叢書集成三編

三六

新文豐出版公司 印行

叢書集成三編　第三六册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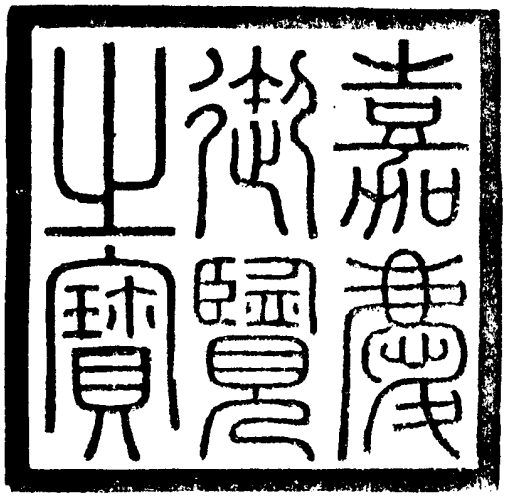
文學類

文總集——歷代

東漢文鑑二十卷……宋、陳鑑編……宛委選　〇卅六　〇〇一
漢魏六朝一百三家集一一八卷自卷一至卷五十七……明　張溥輯……漢魏六朝　〇卅六　一九一
總目……一九四
漢九人
賈長沙集一卷……漢　賈誼著　一九六
司馬文園集一卷……漢司馬相如著　二〇四
董膠西集一卷……漢　董仲舒著　二一二
東方大中集一卷……漢　東方朔著　二二二
褚先生集一卷……漢　褚少孫著　二三一
王諫議集一卷……漢　王褒著　二四七
劉中壘集一卷……漢　劉向著　二五四
揚侍郎集一卷……漢　揚雄著　二七二
劉子駿集一卷……漢　劉歆著　二八五
東漢十一人
馮曲陽集一卷……東漢　馮衍著　二九四
班蘭臺集一卷……東漢　班固著　三〇〇
崔亭伯集一卷……東漢　崔駰著　三一二
張河間集二卷……東漢　張衡著　三一七
李蘭臺集一卷……東漢　李尤著　三三八
馬季長集一卷……東漢　馬融著　三四五
荀侍中集一卷……東漢　荀彧著　三五三
蔡中郎集二卷……東漢　蔡邕著　三六三
王叔師集一卷……東漢　王逸著　三九七
孔少府集一卷……東漢　孔融著　四〇一
諸葛丞相集一卷……東漢　諸葛亮著　四〇八
魏十二人
魏武帝集一卷……魏　曹操著　四一八
魏文帝集二卷……魏　曹丕著　四三九
陳思王集二卷……魏　曹植著　四五九
陳記室集一卷……魏　陳琳著　四九二
王侍中集一卷……魏　王粲著　四九九
阮元瑜集一卷……魏　阮瑀著　五〇八
劉公幹集一卷……魏　劉楨著　五一二
應德連集一卷……魏　應瑒著　五一六

應休連集一卷……魏　應璩著　五一九
阮步兵集一卷……魏　阮籍著　五二四
嵇中散集一卷……魏　嵇康著　五四一
鍾司徒集一卷……魏　鍾會著　五六一
晉二十二人
杜征南集一卷……晉　杜預著　五六六
荀公曾集一卷……晉　荀勗著　五七四
傅鶉觚集一卷……晉　傅玄著　五八〇
張司空集一卷……晉　張華著　六〇一
孫馮翊集一卷……晉　孫楚著　六一三
摯太常集一卷……晉　摯虞著　六一九
束廣微集一卷（又名：晉束廣微集，束陽平集）　晉　束晳著　六二九
夏侯常侍集一卷……晉　夏侯湛著　六三四
潘黃門集一卷……晉　潘岳著　六四一
傅中丞集一卷……晉　傅咸著　六五七
潘太常集一卷……晉　潘尼著　六六九
陸平原集二卷……晉　陸機著　六七六
陸清河集二卷……晉　陸雲著　七〇一
成公子安集一卷……晉　成公綏著　七二八
張孟陽集一卷……晉　張載著　七三二
張景陽集一卷……晉　張協著　七三六
劉越石集一卷……晉　劉琨著　七四〇
郭弘農集二卷……晉　郭璞著　七四七

東漢文鑑



書中首葉印章集印於此

東漢文鑑目錄

石壁野人陳鑑編

卷之一

光武朝

王命論　班彪

說帝延攬英雄　鄧禹

遣劉鈞奉書效順　竇融

予隗囂書令歸漢　竇融

乞速進兵征囂　竇融

曉說諸將歸漢　王常

遺李軼書令歸漢　馮異

上書謝過　馮異

論更始心敗　耿弇

上更始重名器　李淑

勸即皇帝位　諸將等

檄告青徐諸郡　伏隆

陷賊中上書謝罪　伏隆

說隗囂背蜀歸漢　申屠剛
卷之二
論都賦　杜篤
極陳滅囂之策　馬援
表上銅馬式　馬援
遺書誡子孫　馬援
上書頌馬援　朱勃
說廉丹據郡觀望　馮衍
說鮑永修戰守之具　馮衍
責田邑歸新帝　馮衍
上書陳情　馮衍
自論不得爲好官　馮衍
爲祭遵請謚　范升
諫征漁陽　伏湛
論伏湛不宜罷免　杜詩
乞用功臣治郡　杜詩
乞立虎符以示信　杜詩
卷之三
正前史得失　班彪
乞立東宮師保官　班彪
乞優答北匈奴　班彪
日食論用人　鄭興
論刑禁不可復增　杜林
乞立左氏博士　陳元
論不宜專任刺舉　陳元
論權歸刺舉　朱浮
乞廣博士之選　朱浮
日食論守令數易　朱浮
論國是數事　桓譚
論信讖記吝爵賞　桓譚
乞重刑罰　梁統
定宗廟議　張純
定禘祫之祭　張純
請行封禪　張純
請擊匈奴　臧宮
卷之四

明帝朝
說東平王用六士　班固
兩都賦序　班固
西都賦　班固
東都賦　班固
明堂詩　班固
辟雍詩　班固
靈臺詩　班固
寶鼎詩　班固
白雉詩　班固
夏旱諫起北宮　鍾離意
災異乞緩刑罰　鍾離意
諫盛春校獵　東平王
上疏歸職　東平王
卷之五
章帝朝
賓戲　班固
典引　班固
代薦謝夷吾文　班固
北匈奴和親議　班固
諫起二陵部邑　東平王蒼
論后族過盛　第五倫
乞除苛尚寬　第五倫
論竇氏貴盛　第五倫
論親王恩寵太過　宋意
論南單于請兵不可許　宋意
卷之六
達旨　崔駰
乞改前朝苛政　陳寵
斷獄不盡三冬議　陳寵
上太后勸成德政　馬廖
日食論郡守非人　馬嚴
貢舉先孝行議　韋彪
論苛政用人數弊　韋彪

論左氏大義　賈逵
請兵平西域諸國　班超
論大旱由兵刑所致　楊終
與馬廖書令訓子　楊終
卷之七
和帝朝
薦桓郁劉方爲侍講　竇憲
諫伐匈奴　魯恭

諫爲竇憲兄弟治第　何敞
再論篤景　何敞
燕然山銘　班固
論立北單于不當　袁安
誡竇憲書　崔駰
日食論竇憲兄弟　丁鴻
論漢當制作禮樂　張奮
校定律令條法　陳寵
駁爲父報仇議　張敏

論劉愷遜國與弟　賈逵
乞依五經章句以取士　徐防
年老乞歸　班超
卷之八
安帝朝
上太后乞尊崇儒學　樊準
論天災當應以儉節　樊準
不受封爵　鄭騭

乞優容激切之言　陳忠
論任尚書太重　陳忠
薦劉愷復上公　陳忠
大臣行三年喪　陳忠
論水災爲伯榮　陳忠
乞增立捕盜法　陳忠
乞救敦煌議　陳忠
置西域副校尉議　班勇
論伐羌不如恤民　龐參

與鄧騭書棄西域　龐參
救龐參何憚　馬融
上廣成頌　馬融
卷之九
論盛夏斷獄　魯恭
斷獄盡冬月議　魯恭
謝貸死刑　張俊
論外戚擅用威權　翟酺
論阿母緣恩放恣　楊震
潛夫論五篇　王符
乞史官論述太后德政　劉毅
女誡七篇　班昭
卷之十
順帝朝
論弭災數事　郎顗
條便宜七事　郎顗
對臺詰辭　郎顗
乞還黃瓊徵李固　郎顗
條便宜四事　郎顗
論守長不可數易　左雄
論封阿母梁奠不當　左雄
乞孝廉限年薦舉　左雄
駁左雄察舉議　胡廣等
論採籌立后非是　胡廣等
薦胡廣陳留太守　史敞等
乞犯贓併坐舉主　楊倫
卷之十一
西京賦　張衡
東京賦　張衡
思元賦　張衡
應閒　張衡
論圖讖非經　張衡
論嘗官專政　張衡
論宦官縱恣　張衡
論外戚縱恣　張衡

卷之十二
因旱策問何由　周舉
顯親殿災異對　周舉
乞因災薦樊英等　黃瓊
大旱陳政事闕失　黃瓊
乞行籍田禮　黃瓊
予黃瓊書　李固
災異對策　李固
予梁商書　李固
薦樊英黃瓊等　李固
飛章虛誣固罪　李固
與梁冀書議立　李固
乞自效擊羌　皇甫規
對策論冀等　皇甫規
卷之十三
桓帝朝
梁冀封爵議　黃瓊
論梁冀宦官　黃瓊
論封諸梁常侍　杜喬
外戚箴　崔琦
崇厚論　朱穆
乞常侍罷用宦官　朱穆
絕交論　朱穆
正交論　蔡邕
上書救朱穆　劉陶
論威柄下移　劉陶

改鑄大錢議　劉陶
因風變諫微行　楊秉
論倖臣鄧萬　爰延
乞選沿邊牧守　陳龜
卷之十四
政論　崔寔
論賞功立后　李雲
論宦官女寵　劉瑜
諷王暢用刑太深　張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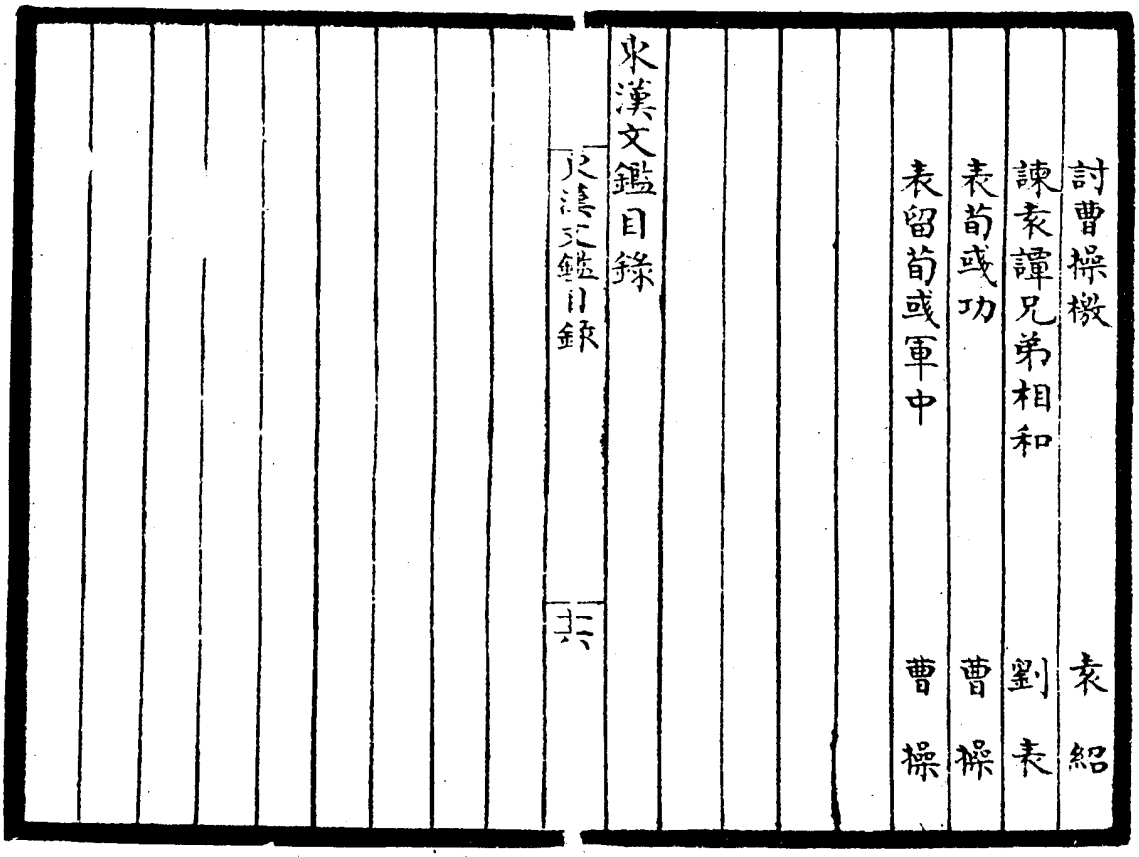
擇誨　蔡邕
論暴政致災　襄楷
再論宦官　襄楷
救第五種　臧旻
上書陳情　寇榮
論親喪尚主宮嬪　荀爽
卷之十五

諫幸廣成校獵　陳蕃
論宦官陷害忠賢　陳蕃
極陳李膺黨事　陳蕃
辨和同論　劉梁
仁孝論　延篤
止李文德薦引　延篤
厲志平羌　皇甫規
自訟平羌報怨　皇甫規
日食應詔言事　皇甫規
應詔論東羌事宜　段熲
卷之十六
靈帝朝
指斥宦官罪惡　陳蕃
自任滅羌　段熲
論三互法　蔡邕
災異應詔論七事　蔡邕
因災辨明邪正　蔡邕

上十意序　蔡邕
諫伐鮮卑議　蔡邕
薦邊讓書　蔡邕
卷之十七
乞重賞募張角　劉陶
論盜賊西羌　劉陶
乞斬十常侍謝百姓　張鈞
乞先去宦官後盜賊　傅燮
乞勿棄涼州議　傅燮

乞免畝田畝錢　陸康
應詔論青蛇數事　謝弼
論青蛇見御坐　楊賜
論濫爵微行　楊賜
論虹蜺降嘉德殿　楊賜
卷之十八
獻書規實武　盧植
乞立五經博士　盧植
日食陳八事　盧植
乞許武蕃改葬　張奐
論宦官采女等事　呂彊
論貢獻導行錢　呂彊
遺命令薄斂素棺　趙咨
窮鳥賦　趙壹
疾邪賦　趙壹
干說皇甫嵩　閻忠
上第五永箴　高彪
卷之十九

獻帝朝
昌言論　仲長統
樂志論　仲長統
述志論　仲長統
申鑒五篇　荀悅
漢紀序　荀悅
較陳忠罪疑議　應劭
卷之二十
諫袁術母僭號　孫策
激厲孔融書　曹操
報曹操書　孔融
與曹操書論酒禁　孔融
薦謝該書　孔融
薦禰衡疏　孔融
枉奏孔融狀　路粹
數袁紹十罪　公孫瓚
上書陳情　袁紹



討曹操檄　袁紹
諫袁譚兄弟相和　劉表
表荀彧功　曹操
表留荀彧軍中　曹操

石壁野人陳鑑編

光武朝

王命論　班彪

出前漢敘傳世祖即位於鄗州起口紅口之不息乃著王命論以救時口凡辭云云

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皐陶稷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載秉之至于湯武而有天下雖其遭遇異時

禪代不同至乎應天順民其揆一也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乎春秋顏曰謂士會歸晉其處首為劉氏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始起沛澤則神母夜號以章赤帝之符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累之業然後精神通于神明流澤加於生民故能為鬼神所福享天下所歸往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不紀不為人所記而得屈起在此位者也屈起起也特世徒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以為適遭暴亂得奮其劒游說之

士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悲夫此世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若然者豈徒闇於天道哉又不曉之於人事矣夫餓饉流隸饑寒道路隸賤思有短褐之褻儋丁監反石之畜所願不過一金然終於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況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故雖遭阨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彊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質享醢分裂又況么麽么麽小也么一妄反麽莫

可反尚不及數子而欲闇奸干音干天位者乎是故駕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燕雀之疇不奮六翮之用槩音節梳之說之才不荷棟梁之任顏曰槩斛也梳梁上短柱斗筲之子不秉帝王之重斗筲小器也當秦之末豪傑共推陳嬰而王之嬰母止之曰自吾為子家婦而世貧賤卒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寧王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亡而劉氏之將興也是時陵為漢將而母獲於楚有漢使至

陵母見之謂曰願告吾子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有口心遂對漢使伏劒而死以口勉陵其後果定於漢陵爲宰相封侯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而全宗祀於無窮垂策書於春秋而況大丈夫之事乎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四者帝王之分狀問反決矣蓋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曰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三曰神武有徵應四曰寬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

使加之以信誠好謀達於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從諫如順流趣時如響赴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寤戒卒之言斷懷土之情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晉曰不立舉韓信於行陳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若迺靈瑞符應又可略聞矣初劉媼任高祖而夢與神遇震電晦冥有龍蛇之怪及其長而多靈口異於衆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券吕公覩形而口

女秦皇東游以厭其氣吕后望雲而知所處始受命則白蛇分西入關則五星聚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稽帝王之世運考五者之所謂取舍不猒斯位符瑞不同斯度而苟昧於權利越次妄據外不量力內不知命則必喪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壽伏鈇鉞之誅英雄誠知覺寤畏若禍戒諾也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絶信布之覬覦覦音與窬音俞距逐鹿之瞽說審神器之有受

毋貪不可幾諱曰冀爲二母之所笑則福祚流于子孫天祿其永終矣

說帝延攬英雄 鄧禹

出本傳禹聞光武安集河北即收衆北渡遠及光武因進說云云光武大悅也

更始雖都關西令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三輔假號往往羣聚更始諸將皆庸人屈起志在財幣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尊主安民者也四方分崩

離析形埶可見明公雖建藩輔之功猶恐無所
成立於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
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
遣劉鈞奉書效順　竇融
先是融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光武即位融
於是召豪傑及諸太守計議皆曰漢承堯運
歷數延長今皇帝姓號見於圖書前世道術
之士谷子雲夏賀良等建明漢有再受命之
符言之久矣故劉子駿改易名字與應其占

及莽末道士君惠言劉秀當爲天子遂謀立
子駿事覺被誅且以人事論之今稱帝者數
人而洛陽土地最廣甲兵最彊號令最明觀
符命而察人事它姓未能當也融遂決策東
向建武五年遣劉鈞奉書獻馬帝歡甚賜融
璽書曰
制詔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屬國都尉勞鎮
守邊五郡兵馬精彊倉庫有蓄民庶殷富外
則折挫羌胡內則百姓蒙福威德流聞虛心

相望道路隔塞邑邑何已長史所奉書獻馬
悉至深知厚意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
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
有輕重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諸事具
長史所見將軍所知王者迭興千載一會欲
遂立桓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欲三分鼎足
連衡合從亦宜以時定天下未并吾與爾絕
域非相吞之國今之議者必有任囂效尉佗
制七郡之計秦胡亥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趙佗令行南國尉事也王

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己事而已授融爲涼
州牧璽書既至河西咸驚以爲天子明見萬
里之外網羅張立之情融即復遣鈞上書云
云
臣融竊伏自惟幸得託先后末屬蒙恩爲外戚
累世二千石至臣之身復備列位假歷將帥假猶
世也守持一隅以委質則易爲辭以納忠則易爲
力書不足以深達至誠故遣劉鈞口陳肝膽自
以底裏上露長無纖介而璽書盛稱蜀漢二主

三分鼎足之權任囂尉佗之謀竊自痛傷臣融雖無識猶知利害之際順逆之分豈可背真舊之主事姦僞之人廢忠貞之節爲傾覆之事棄已成之基求無冀之利此三者雖閭狂夫猶知去就而臣獨何以用心謹遣同産弟友詣闕口陳區區

子隗囂書令歸漢　竇融

出本傳融既深知帝意乃與囂書責讓之云云囂不納融乃與五郡太守共上疏爲兵馬上端請師期帝深嘉美之

伏惟將軍國富政修士兵慄附親遇尼會之際守節不回承事本朝後遣伯春囂子恂之字也委身於國無疑之誠於斯有效融等所以欣服高義願從役於將軍者良爲此也而恣悁之間改節易圖君臣分爭上下接兵言背光武也委成功造難就去從義爲橫謀百年累之一朝毀之豈不惜乎當今西州局迫人兵離散易以輔人難以自建計若失路不反聞道猶迷不南合子陽則北入文伯耳文伯盧芳字也夫負虛交而易強禦恃遠救而輕近敵未見其利也融聞智者不危衆以舉事仁者不違義以要功今以小敵大於衆何如棄子徼功於義何如且初事本朝稽首北面忠臣節也及遣伯春垂涕相送慈父恩也俄而背之謂吏士何忍而棄之謂留子何融聞爲忠甚易得宜實難憂人大過以德取怨知且以言獲罪也區區所獻唯將軍省焉

詔報曰從天水來者寫將軍所讓隗囂書痛入骨髓畔臣見之當股慄慙愧忠臣則酸鼻流涕義士則瞋若發瞶非忠孝慤誠孰能如此豈其德薄者所能克堪

乞速進兵征囂　竇融

出本傳融恐大兵不出乃上書云云八年夏車駕西征融率五郡太守及羌虜等步騎數萬與大軍會逆共進車囂衆大潰城邑皆降帝高融功封爲安豐侯

隗囂聞車駕西征臣融東下士衆騷動計且不戰囂將高峻之屬皆欲逢迎大軍後聞兵罷峻等復疑囂揚言東方有變西州豪傑遂復附從

詈又引公孫述將令守突門（墨子曰城百步為一突門）臣融孤弱介在其間雖承威靈宜速救助國家當其前臣融促其後緩急迭用首尾相資詈蚊排迮（謂蚊迫也）不得進退此必破也若兵不早進久生持疑則外長寇讎內示困弱復令讒邪得有因緣臣竊憂之唯陛下哀憐

曉說諸將歸漢　王常

（出本傳常起兵綠林中後與成丹張印號下江兵至宜秭伯升與光武俱造帝室常大悟曰今劉氏興即其主也曰何歸漢乃悟曉說其將帥曰）

云云（諸將皆謝曰無王將軍吾輩數陷於不義即引兵與漢兵合共擊破王尋王邑）

往者成哀無嗣故王莽得乘間篡位而政令苛酷積失百姓之心民之謳吟思漢非一日也故使吾屬因此得起夫民所怨者天所去也民所思者天所與也舉大事必當下順民心上合天意功乃可成若負彊恃勇觸情恣欲雖得天下心復失之今南陽諸劉舉宗起兵觀其來議事者皆有深計大慮王公之才與之幷合必成大功此天所以祐吾屬也

遺李軼書令歸漢　馮異

（出本傳時更始遣李軼等將兵守洛陽異為treasurer將軍乃遣軼書曰云云軼送不報異事鋒）

愚聞明鏡所以照形往事所以知今昔微子去殷而入周項伯畔楚而歸漢周勃迎代王而黜少帝霍光尊孝宣而廢昌邑彼皆畏天知命靚存亡之符見廢興之事故能成功於一時垂業於萬世今長安壞亂赤眉臨郊王侯搆難大臣乖離綱紀已絕是故蕭王跋涉霜雪經營河北方今英俊雲集百姓風靡雖邠岐慕周不足以喻季文誠能覺悟成敗亟定大計論功古人轉禍為福在此時矣

上書謝過　馮異

（出本傳赤眉破平異久在外不自安上書思慕闕廷帝不許後有言異專制關中斬長安令戚權至重既咸陽王帝以章示異異惶懼上書謝云云詔報曰將軍之於國家義為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

臣本諸生遭遇受命之會充備行伍過蒙恩私

位大將爵通侯受任方面以立微功皆自國家謀慮臣無所能及臣伏自思惟以詔勑戰攻每輒如意時以私心斷決未嘗不有悔國家獨見之明久而益遠乃知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當兵革始起擾攘之時豪傑競逐臣以遭遇託身聖明在傾危涸敝之中尚不敢過差而況天下平定上尊下卑而臣爵位所崇巍巍不測乎誠與以謹勑遂自終始見所示臣章戰慄怖懼伏念明主知臣愚性固敢因緣自陳

籌更始必敗　耿弇

出本傳更始見光武威聲日盛乃遣使立光武爲蕭王令發兵詣長安幷因說云帝大悅乃拜幸爲大將軍於是悉發幽州兵從帝擊破銅馬高湖赤眉等

今更始失政君臣淫亂諸將擅命於畿內貴戚縱橫於都內天子之命不出城門所在牧守輒自遷易百姓不知所從士人莫敢自安虜掠財物劫掠婦女懷金玉者至不生歸元元叩心更思莽政又銅馬赤眉之屬數十輩輩數十百萬聖公不能辨也其敗不久公首事南陽破百萬之軍今定河北北據天府之地以義征伐發號響應天下可傳檄而定天下至重不可令它姓得之聞使者從西方來欲罷兵不可從也今吏士死亡者多爭願歸幽州益發精兵以集其大計

上更始重名器　李淑

更始僞時更始即帝位納趙萌女爲夫人遂委政於萌日夜與婦人飲讌其所授官爵皆輦小貴堅或有騎火牛者或爲卒數百人多者納酒米郎將中郎將羊胃騎都尉侯李叔上書諫云云更始怒叱叔詔獄自是閉中雖心四方怨叛

方今賊寇始誅王化未行百官有司宜慎其任夫三公上應台宿九卿下括河海故天工人其代之陛下定業雖因下江平林之兵下江平林兵號蓋臨時濟用不可施之既安宜釐改制度更延英俊因才授爵以正王國今公卿大位莫非戎陳尚書顯官皆出庸伍資亭長賊捕之用而當輔佐綱維之任唯名與器聖人所重今以所重

加非其人望其毗益萬分興化致理譬猶緣木
求魚升山採珠敗材傷錦所宜至慮惟割既往
謬妄之失思隆周文濟濟之美

勸即皇帝位　諸將等

（本紀建武元年夏四月光武從薊過范陽至中山諸將奏曰云云）

漢遭王莽宗廟廢絕豪傑憤怒兆人塗炭王與
伯升首舉義兵更始因其資以據帝位而不能
奉承大統敗亂綱紀盜賊日多羣生危懼大王
初征昆陽王莽自潰後拔邯鄲北州弭定參分

天下而有其二跨州據土帶甲百萬言武力則
莫之敢抗論文德則無所與辭臣聞帝王不可
以久曠天命不可以謙拒惟大王以社稷爲計
萬姓爲心

光武不聽諸將復固請之

耿純進曰天下士大夫捐親戚棄土壤從大王
於矢石之間者其計固望其攀龍鱗附鳳翼以
成其所志耳今功業即定天人亦應而大王留
時逆衆不正號位純恐士大夫望絕計窮則有
去歸之思無爲久自若也大衆一散難可復合
時不可留衆不可逆

光武深感曰吾將思之行至鄗同舍生彊華
自關中奉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
雲集龍鬬野四七之際火爲主
羣臣因復奏曰受命之符人應爲大萬里合信
不議同情周之白魚昌足比焉今上無天子海
內清亂符瑞之應昭然著聞宜答天神以塞羣
望

光武於是命有司設壇場於鄗南千秋亭五
成陌六月己未即皇帝位燔燎告天禋于六
宗望于羣神其祝文曰皇天上帝后土神祇
眷顧降命屬秀黎元爲人父母秀不敢當羣
下百辟不謀同辭咸曰王莽篡位秀發憤興
兵破王尋王邑於昆陽誅王郎銅馬於河北
平定天下海內蒙恩上當天地之心下爲元
元所歸謹記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卯金修德
爲天子秀猶固辭至于再至于三羣下僉曰

皇天大命不可稽留敢不敬承於是改元爲
建武大赦天下改郡爲高邑
檄告青徐諸郡　伏隆
（出本傳建武二年歲步兄敦城有齊地遂持節使青徐二州招降郡國隆移檄告云云皆降）
乃者猾臣王莽殺帝盜位宗室興兵除亂誅莽
故羣下推立聖公而任用賊臣殺戮賢良三王
作亂盜賊從橫忤逆天心卒爲赤眉所害皇天
祐漢聖哲應期陛下神武奮發以少制衆故尋

邑以百萬之軍潰散於昆陽王郎以全趙之師
土崩於邯鄲大彤高胡望旗消靡鐵脛五校莫
不摧破梁王劉永幸以宗室屬籍爵爲侯王不
知厭足遂封爵牧守造爲詐逆令虎牙大將軍
屯營十萬已拔睢陽劉永奔迸家已族矣此諸
君所聞也不先自圖後悔何及
陷賊中上書謝罪　伏隆
（出本傳冬隆從使於彭步會劉永遣使立步爲齊王遂執隆送詣洛陽洛上書云云帝得書召父老示之曰隆口可謂有縣武之節後步至誅之）

臣隆奉使無狀受執凶逆雖在困戹授命不顧
又吏人知步反叛心不附之願以時進兵無以
臣隆爲念臣隆得生到闕廷受誅有司此其大
願若令沒身寇手以父母昆弟長累陛下陛下
與皇后太子永享萬國與天無極
說隗囂背蜀歸漢　申屠剛
（出本傳時囂據隴右欲背漢而附公孫述剛說云云囂不納遂執從述）

兵之所福非人力也將軍本無尺土孤立一隅
宜推誠奉順上應天心下疇人望爲國立功可
以永年今圍書數到委國歸信欲與將軍共同
吉凶布衣相與尚有沒身不負然諾之信況於
萬乘者哉今何畏何利久疑如是夫未至豫言
固常爲虛及其已至又無所及是以忠言至諫
希得爲用誠願反覆愚老之言

東漢文鑑卷之一

東漢文鑑卷之二

光武朝

論都賦　杜篤

本傳篤以關中表裏山河光帝舊京不宜改營洛邑乃上奏論都賦云

昔在彊秦爰初開畔（疆界也）霸自岐雍（國富人衍）卒以幷兼榮虐作亂天命有聖託之大漢大漢開基高祖有勳斬白蛇也黑雲聚五星於東井提干將而呵暴秦蹈滄海跨崑崙奮彗光埽項軍劉敬建策初都長安太宗承流守之以文躬

履節儉側身行仁食不二味衣無異采賑人以農桑率下以約己曼麗之容不悅於目鄭衛之聲不過於耳佞邪之臣不列於朝巧僞之物不鬻於市故能理升平而刑幾措富衍於孝景功傳於後嗣是時孝武因其餘財府帑之蓄始有鉤深圖遠之意探胃頓之罪校平城之雠遂命票騎勤任衛青勇惟鷹揚軍如流星深之匈奴割裂王庭席卷漠北叩勒祁連橫分單于屠裂百蠻燒罽帳（毛布曰罽）繫閼氏旃（康居仄珍奇椎鳴

鏑釘鹿蠡（前書作谷蠡）馳阬岸獲昆彌馭宛馬鞭駃騠（音決啼）拓地萬里威震八荒肇置四郡據守敦煌幷西域屬國一郡領方（幷西域以屬國主之以敦煌一郡部領西方）立候隅北建護西羌（置護羌校尉）捶驅氐僰寥狼邛笮（此西南夷）東攘烏桓蹂轔濊貊（攘音穰轔音吝）南羈鉤町水叙彊越殘夷文身海波沫血（如水沫血）郡縣日南漂榮朱崖（漂榮猶言也）部尉東南（皆指交部都尉）兼有黃支連緩耳（即僧耳也）瑣離題（離靆題額也）崔天督（即天竺國也）於是同穴裘褐之域（同穴裘褐北狄也）共川鼻飲

之國（略越之俗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也）莫不袒跣檐頹失氣虜伏非夫大漢之盛世藉廓土之饒得御外理內之術孰能致功若斯故創業於高祖詢傳於孝惠德隆於太宗財衍於孝景威盛於聖武政行於宣元侈極於成哀祚缺於孝平傳世十一歷載三百德衰而復盈道微而復章皆莫能遷於廓州而背於咸陽夫廓州本帝皇所以育業霸王所以衍功戰士角鞬之場也西被隴蜀南通漢中北據谷口東阻嶔（音吟）巖（謂崎嶇）關函守嶢

山東道窮用霸則兼并先據則功殊修文則財
行行武則士要（要功也）進攻則百剋退守則有餘
斯固帝王之淵圖而守國之利器也逮及亡新
篡器慢違羣龍並戰未知是非于時聖帝赫然
申威荷天人之符兼不世之姿（光武也）受命於皇
上獲助於靈祇大呼山東響動流沙要龍淵首
鎮鄗西平隴冀東據洛都濟蒸人於塗炭成兆
庶之亹亹（勉也）遂興復乎大漢令天下新定矢石
之勤始瘳而主上方以邊垂爲憂忿餘萌之不

柔（餘即反也）未遑於論都而遺思靡州也方躬勞聖
思以率海內厲撫名將略地彊外信威於征伐
展武乎荒裔若夫文身鼻飲綏耳之王椎結左
衽鑿齒之君（結音髻鑿渠呂反穿耳以鑿鐫牛于反鐫也）東南殊俗
不羈之國西北絕域難制之鄰靡不重譯納貢
請爲藩臣上猶謙讓而不伐勤意以爲獲無用
之虜不如安有益之民略荒裔之地不如保殖
五穀之淵遠救於已亡不若近而存存也今國
家躬修道德吐惠含仁湛恩沾洽時風顯宣徒

垂意於持平守實務在愛育元元苟有便於王
政者聖主納焉何則物罔挹而不損道無隆而
不移陽盛則運陰滿則虧故存不忘亡安不諱
危雖有仁義猶設城池以利器不可久虛而國
家亦不忘乎西都何必去洛邑之淳澤與（淳天喪反
澤烏迥反小貌也）

極陳滅羌之策　馬援

（出本傳初隗囂使援奉書洛陽遺于恂入見會囂置用王元計意更猶疑於兵推漢援乃上疏云云帝乃召援計事）

臣援自念歸身聖朝奉事陛下本無公輔一言
之薦左右爲容之助臣不自陳陛下何因聞之
夫居前不能令人輕（丁利反）居後不能令人軒（言爲
人無所輕重也）與人怨不能爲人患臣所恥也故敢觸
冒罪忌昧死陳誠臣與隗囂本實交友初囂遣
臣東謂臣曰本欲爲漢願足下觀之於汝意可
即專心矣及臣還反報以赤心實欲尊之於善
非敢誦以非義而囂自挾姦心盜憎主人（左傳語）
怨毒之情遂歸於臣臣欲不言則無以上聞願

聽詣行在所極陳滅羌之術得空匈腹申愚策退就隴畝死無所恨

表上銅馬式　馬援

出本傳援好騎善別名馬於交阯得駱越銅鼓乃鑄爲馬式還上之有詔置於宣德殿下以爲名馬式焉

夫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馬者甲兵之本國之大用安寧則以別尊卑之序有變則以濟遠近之難昔有騏驥一日千里伯樂見之昭然不惑近世有西河子輿亦明相法子輿傳儀長孺

長孺傳丁君都君都傳楊子阿臣援嘗師事子阿受相馬骨法輒有驗效臣愚以爲傳聞不如親見視景不如察形今欲行之於生馬則骨法難備具又不可傳之於後孝武皇帝時善相馬者東門京鑄作銅馬法獻之有詔立馬於魯班門外則更名魯班門曰金馬門臣謹依儀氏蒋中口帛氏口齒謝氏脣髻丁氏身中備此數家骨相以爲法馬高三尺五寸圍四尺四寸

遺書誡子孫　馬援

出本傳初兄子嚴敦並喜譏議而通輕俠客援前在交阯遺書誡之云云

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論議人長短妄是非正法謂譏切時政也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所以復言者施衿結褵申父母之戒欲使汝曹不忘之耳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

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爲謹勅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鶩鴨也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訖今季良尚未可知郡將下車輒切齒州郡以爲言吾常爲寒心是以不願子孫效也

上書頌馬援　朱勃

出馬援傳初援在交阯嘗餌薏苡實用能輕身省欲以勝瘴氣還載以一車及卒有譖之者以爲前所載還皆明珠文犀帝怒援妻懼不敢以喪還葬舊塋同郡朱勃上書云云事奏援喪乃歸舊塋

臣聞王德聖政不忘人之功採其一美不求備於衆故高祖赦蒯通而以王禮葬田橫大臣曠然感不自疑夫大將在外讒言在內微過輒記大功不計誠爲國之所慎也故章邯畏口而奔楚燕將據聊而不下豈其甘心末規哉悼巧言之傷類也竊見故伏波將軍新息侯馬援拔自西州欽慕聖義間關險難觸冒萬死孤立羣貴之間傍無一言之佐馳深淵入虎口豈顧計哉寧自知當要七郡之使徵封侯之福邪八年車

駕西討隗囂國計狐疑衆營未集援建宜進之策卒破西州及吳漢下隴冀路斷隔唯獨狄道爲國堅守士民飢困寄命漏刻援奉詔西使鎮撫遠衆乃招集豪傑曉誘羌戎謀如涌泉勢如轉規遂救倒懸之急存幾亡之城兵全師進因糧敵人隴冀略平而獨守空郡兵動有功師進輒克誅鉏先零緣入山谷猛怒力戰飛矢貫脛又出征交阯土多瘴氣遂斬滅徵側克平一州間復南討立陷臨鄉師已有業未竟而死夫戰或以久而立功或以速而致敗深入未必爲得不進未必爲非人情豈樂久屯絕地不生歸哉惟援得事朝廷二十二年北出塞漠南渡江海觸冒害氣僵死軍事名滅爵絕國土不傳海內不知其過衆庶未聞其毀卒遇三夫之言橫被誣罔之讒（明三人言市有虎事）家屬杜門葬不歸墓死者不能自列生者莫爲之訟臣竊傷之夫明主醳於用賞約於用刑高祖嘗與陳平金四萬斤以間楚軍不問出入豈復疑以錢穀間哉詩云取

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此言欲令上天而平其惡唯陛下留思豎儒之言無使功臣懷恨黃泉臣聞春秋之義罪以功除（公羊傳滅項曷爲不言奪以桓公有繼絕存亡之功故諱之也）聖王之祀臣有五義（禮記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人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能禦大災能捍大患則祀之）若援所謂以死勤事者也願下公卿平援功罪宜絕宜續以厭海內之望臣常伏田里竊感欒布哭彭越之義冒陳悲憤戰慄闕廷

說廉丹據郡觀望　馮衍

出本傳時天下兵起莽遣廉丹討伐山東降衍爲偏將軍追詔丹曰倉廩虛府庫空吳可以起兵可以戰矣將軍受國重任不捐身於中野無以報恩衍因說丹云丹不能從遂追及赤眉戰死

左傳齊晉戰于鞌事　鄭祭仲立突而出忽終得復位美於春秋蓋以死易生以存易亡君子之道也詭於

衆意寧國存身賢智之慮也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若夫知其不可而必行之破軍殘衆無補於主身死之日負義於時智者不爲勇者不行且行聞之得時無怠張良以五世相韓推秦始皇博浪之中勇冠予賁育名高乎泰山孟賁生拔牛角賁育力舉千鈞將軍之先爲漢信臣新室之興英俊不附今海內潰亂人懷漢德甚於詩人思召公也愛其甘棠況子孫乎鄭玄曰召公爲諸侯後人思召公爲結南國政後人思其德而不忍傷其所憩之樹也人所歌

舞天心從之方今爲將軍計莫若屯據大郡鎮撫吏士砥礪其節百里之內牛酒日勝納雄俊之士詢忠智之謀要將來之心待從橫之變興社稷之利除萬人之害則福祿流於無窮功烈著於不滅何與軍霣於中原身膏於草野功敗名喪恥及先祖哉聖人轉禍而爲福智士因敗而爲功願明公深計而無與俗同

說鮑永修戰具　馮衍

出本傳史始二年遣謁書鮑永行大將軍事安集北方衍說永云可以

行爲立漢將軍也太原

行聞明君不惡切慤之言以測幽寞之論忠臣不顧爭引之患以達萬機之變今衍幸逢寬明之日將值危言之時豈敢拱默避罪而不竭其誠哉伏念天下離王莽之害久矣始自東郡之師元年程義起兵於東郡繼以西海之役元年西羌龐恬等攻西海太守程永巴蜀沒於南夷西南夷攻益州太尹程隆緣邊破於北狄遠征萬里暴兵累年刑法彌深賦斂愈重衆彊之黨橫擊於外百僚之臣貪殘於內元元無

聊饑寒竝臻父子流亡夫婦離散於是江湖之
上海岱之濱風騰波涌更相駔籍（駔古駔字詁詁也）四
垂之人肝腦塗地死亡之數不啻大半皇帝以
聖德靈威龍興鳳舉率宛葉之衆將散亂之兵
嗛血昆陽長驅武關破百萬之陳摧九虎之軍
（幹卞江兵鄧曜王匡攻武關幹科將軍九人皆以虎爲號）蠭震四海席卷天
下攘除禍亂誅滅無道一朞之間海內大定社
稷復存炎精更輝天下自以去亡新就聖漢樹
恩布德易以周洽其猶順驚風而飛鴻毛也然

而諸將虜掠逆倫絕理殺人父子妻人婦女燔
其室屋略其財產饑者毛食寒者裸跣宽結失
望無所歸命今大將軍以明淑之德秉大使之
權統三軍之政存撫幷州之人將定國家之大
業成天地之元功也且衍聞之兵久則力屈人
愁則變生今邯鄲之賊未滅（邯王郎）眞定之際復擾
劉揚）而大將軍所部不過百里守城不休戰軍不
息兵草雲翔百姓震駭柰何自怠不爲深憂夫
幷州之地東帶名關（關井陘也）北逼彊胡斯四戰之

地攻守之場也故曰德不素積人不爲用備不
豫具難以應卒今生人之命縣於將軍將軍所
仗必須良才宜改易非任更選賢能然後簡精
銳之卒發屯守之士相其土地之饒觀其水泉
之利制屯田之術習戰射之教則威風遠暢人
安其業矣若鎮太原撫上黨收百姓之歡心樹
名賢之良佐天下無變則足以顯聲譽一朝有
事則可以建大功惟大將軍開日月之明發深
淵之慮監六經之論觀孫吳之策省羣議之是

非詳衆士之白黑以超周南之迹垂甘棠之風
令夫功烈施於千載富貴傳於無窮伊望之策
何以加茲（伊尹呂望）

責田邑歸新帝　馮衍

（出本傳初鮪永與上黨太守田邑等繕甲養士扞禦并土及世祖即位遣劉延攻天井關邑迎母弟妻子爲延所獲後邑聞更始敗乃遣使詣洛陽獻璧馬即拜上黨太守而永行前約衍乃遺邑書云云）

蓋聞晉文出奔而子犯宣其忠趙武逢難而程
嬰明其賢（晉文公重耳避麗姬出奔狐偃從令公子犯國子犯趙衰也趙衰生朔晉景公

三年大夫屠岸賈誅趙氏誠其族程嬰公孫杵臼取他人嬰兒負匿山中即趙武也居十五年景公立武爲卿二子之義當矣今三王背叛赤眉危國天下蠭動社稷顛隕是忠臣立功之日志士馳馬之秋也夫上黨之地有四塞之固東帶三關上黨壺口石陘三關也西爲國敵柰何舉之以資敵開天下之禍假仇讎之刃豈不哀哉衍聞之委質爲臣無有二心挈瓶之智守不假器得左傳是以晏嬰臨盟擬以曲戟不易其辭崔杼弑莊公事謝息守郟豫以晉魯不喪其邑謝息孫敖臣也由是言之內無

鈎頸之禍外無桃棘之利桃邑衆山也而被叛人之聲蒙降城之恥竊爲左右羞之爲伯玉深計莫若與鮑尚書同情戮力顯忠貞之節立超世之功如以尊親係累之故能捐位投命歸之尚書大義既全敵人紓悉紓緩也上不損剖符之責下足救老幼之命申眉高談無愧天下若乃貪上黨之權惜全邦之實衍恐伯玉心懷周趙之憂上黨復有前年之禍趙成王受韓上黨秦人圍趙趙又攻西周拔之昔晏平仲納延陵之誨終免欒高之難延陵吳季札邑晏子

祖高靖子屋皆辭大夫孫林父違穆子之戒故陷終身之惡林父衛大夫穆子魯叔孫豹也以爲伯玉聞此至言心若剌心自非嬰城而堅守則策馬而不顧也聖人轉禍而爲福智士因敗以成勝願自彊於時無與俗同

邑報書曰間者上黨黠賊大衆圍城義兵雨輩入據井陘邑親潰敵圍拒擊宗正卽劉延自試智勇非不能當誠知故朝爲兵所害新帝司徒已定三輔謂馬卽也隴西北地從風響應其

事昭昭日月經天河海帶地不足以比夫人道之本有恩有義義有所宜恩有所施君臣大義母子至恩今故主已亡義其誰爲老母拘執恩所當留而厲以貪權誘以策馬抑其利心必其不顧何其愚乎邑年三十性少嗜慾情厭事爲況今位尊身危財多命殆鄙人知之何疑君子君長敬通卡字也揭節垂組自相署立蓋仲由使門人爲臣孔子譏其欺天主亡一歲莫知定所虛冀妄言苟肆鄙塞未

能事生安能事死未知爲臣焉知爲主豈厭爲臣子思爲君父乎欲搖泰山而蕩北海事敗身危要思邑言衍不從後永衍審知更始已歿乃共罷兵幅巾降於河內

上書陳情

馮衍

出本傳建武末衍上疏自陳云云帝猶以前過不用

臣伏念高祖之略而陳平之謀毀之則疏譽之則親以文帝之明而魏尚之忠繩之以法則爲罪施之以德則爲功逮至晚世董仲舒言道德

見妒於公孫宏李廣奮節於匈奴見排於衛青此忠臣之常所爲流涕也臣衍自惟微賤之臣上無無知之薦下無馮唐之說乏董生之才寡李廣之勁而欲免讒口濟忠嫌豈不難哉臣衍之先祖以忠貞之故成私門之禍（馮參忠正不屈於王氏傳）太后臨朝大夫退參自殺而臣衍復遭擾攘之時值兵革之除不敢回行求時之利昔在更始太原執貨財之柄居倉卒之間據位食祿二十餘年而財產歲狹居處日貧家無布帛之積出無輿馬之飾於今遭清明之時飭躬力行之秋而怨雠叢興譏議橫世蓋富貴易爲善貧賤難爲工也疏遠壟畝之臣無望高闕之下惶恐自陳以救罪尤

自論不得爲顯官

馮衍

出本傳衍不得志退而作賦又自論云云

馮子以爲大人之德不祿祿如玉落落如石（老子語）風興雲蒸一龍一蛇與道翱翔與時變化夫豈守一節哉用之則行舍之則藏進退無主屈伸無常故曰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與

物趣舍（司馬談語）常務道德之實而不求當世之名潤略抄小之禮蕩佚人間之事正身直行恬然肆志顧嘗好儉儻之策時莫能聽用其謀喟然長歎自傷不遭久棲遲於小官不得舒其所懷抑心折節意悽情悲夫伐氷之家不利雞豚之息（禮記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氷之家不畜牛羊伐氷謂卿大夫以上喪祭得賜氷也）委積之臣不操市井之利（韓詩外傳云）況歷位食祿二十餘年而財產日狹居處益貧惟夫君子之仕行其道也慮時務者不能興其德爲身求者

不能成其功每念祖考著盛德於前垂鴻烈於後遭時之禍墳墓蕪穢春秋烝嘗昭穆無列年衰齒暮悼無成功將西田牧肥饒之野殖生產修孝道營宗廟廣祭祀然後闔門講習道德觀覽乎孔老之論庶幾乎松喬之福（赤松子王子喬上隴）阪陟高岡游精宇宙流目八紘歷觀九州山川之體追覽上古得失之風愍道陵夷傷德分崩夫覩其終必原其始故存其人而詠其道彊理九野（九州之野）經營五山（即五岳也）眇然有思凌雲之意

爲祭遵請謚　范升

（出遵傳建武九年遵卒於軍帝悼甚喪至河南詔遣百官先會喪所車駕素服臨之哭泣不已喪還成後親祠以大牢如宣帝臨霍光故事傳士范升上疏云云謚曰成侯既葬車駕復臨）

臣聞先王崇政尊美屏惡昔高祖大聖深見遠慮班爵割地與下分功著録勳臣頌其德美生則寵以殊禮奏事不名入門不趨死則疇其爵邑世無絕嗣丹書鐵券傳於無窮斯誠大漢厚下安人長久之德所以累世十餘歷載數百廢

而復興絕而復續者也陛下以至德受命先明漢道褒序輔佐封賞功臣同符祖宗征虜將軍潁陽侯遵不幸早薨陛下遠迎河南恻怛之慟喪事用度仰給縣官重賜妻子不可勝數送死有以加生厚亡有以過存矯俗萬化卓如日月古者臣疾君視臣卒君弔及至陛下復興斯禮羣下感動莫不自勵臣竊見遵修行積善竭忠於國北平漁陽西拒隴蜀先登城上衆兵既退獨守衝難制御士心不越法度所在吏人不知有軍（言不使聞）清名聞於海內廉白著於當世所得賞賜盡與吏士身無奇衣家無私財任重道遠死而後已遵爲將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又爲孔子立後奏置五經大夫雖在軍旅不忘俎豆可謂好禮悅樂守死善道者也禮生有爵死有謚爵以殊尊卑謚以明善惡臣愚以爲宜詳案謚法以禮成之爲後嗣法

諫征漁陽　伏湛

（出本傳建武三年代郡烏桓大人徒時到京師反於漁陽帝欲自征之湛上

疏諫云云帝覽其表竟不親征

臣聞文王受命而征伐五國大夫密須氏皆邘崇也心先詢之同姓然後謀於羣臣加占著龜以定行事故謀則成卜則吉戰則勝陛下受命而帝出入四年而滅檀鄉制五校降銅馬破赤眉不爲無功今京師空遺資用不足未能服近而先事邊外漁陽以東本備邊塞地接外虜貢賦微薄安平之時尚資內郡況今荒耗豈足先圖

論伏湛不宜罷免　杜詩

出湛傳建武五年湛坐事免詩上疏云云

臣聞唐虞以股肱康文王以多士寧臣竊見大司徒伏湛自行束脩訖無毀玷謂年十五以上篤信好學守死善道經爲人師行爲儀表陛下深知其能顯以宰相之重衆賢百姓仰望德義微過斥退久不復用有識所惜儒士痛心臣竊傷之湛容貌堂堂國之光暉智略謀慮朝之淵藪髫髮厲志白首不衰實足以先後王室名足以光示遠人杜石之臣宜居輔弼出入禁門補缺拾遺

臣詩愚戇不足以知宰相之才竊懷區區敢不自竭

乞用功臣治內郡　杜詩

出本傳建武七年詩爲南陽太守百姓便之詩自以無勞不宜久居大郡求試降遊功臣乃上疏云云帝惜其能不許

陛下亮成天工克濟大業偃兵修文羣帥反旅海內合和萬世蒙福唯匈奴未譬聖德威侮二垂譬猶曉也陵虐中國邊民虛耗不能自守臣恐武猛之將雖勤亦未得解甲櫜弓也夫勤而不息

亦恐勞而不休亦恐怨恨之師難復責功臣伏覩將帥之情功臣之望冀一休足於內郡然後即戎出命不敢有恨陛下起兵十有三年將帥和睦士卒悉藻今若使公卿郡守出於軍壘則將帥自厲士卒之復比於宿衛則戎士自百陛下誠宜虛缺數郡以俟振旅之臣重復厚賞加於久役之士如此緣邊屯戍之師競而忘死乘城拒塞之吏不辭其勞則烽火精明守戰堅固聖王之政心因人心今猥用愚薄塞功臣之望

誠非其宜

乞立虎符以示信　杜詩

出本傳初景帝尚用但以璽書發兵未有虎符之信詩上疏云云帝從之

臣聞兵者國之凶器聖人所慎舊制發兵皆以虎符其餘徵調竹使而已文帝二年初與郡守銅虎符竹使符銅虎第一至第五發兵遣使符合乃聽之竹使符以竹五寸銘刻篆書亦第一至第五也間者發兵但用璽書或以詔令如有奸人詐僞無由知覺愚以爲軍旅尚興賊虜未殄徵兵郡國宜有重慎可立虎符以絶姦端昔魏之公子威

傾邯國猶假兵符以解趙圍若無如姬之仇則其功不顯事有煩而不可省費而不得已蓋謂此也

光武朝

正前史得失論　班彪

出本傳彪才高好述作遂專心史籍之間司馬遷史記自太初以後闕而不錄彪乃採前史遺事傍貫異聞作後傳數十篇因斟酌前史而譏正得失其略論云

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暨於諸侯國自有史故孟子曰楚之檮杌晉之乘魯之春秋其事一也定哀之間魯定公哀公魯君子左丘明論集其文作左氏傳三十篇又撰異同號曰國語二十篇由是乘檮杌之事遂闇而左氏國語獨章又有記録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號曰世本一十五篇春秋之後七國竝爭秦幷諸侯則有戰國策三十三篇漢興定天下太中大夫陸賈記録時功作楚漢春秋九篇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馬遷採左氏國語刪世本戰國策據楚漢列國時事上自黃帝下訖獲麟作本紀世家列傳書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十篇謂連及後世錄武紀禮樂兵書制和年表三王世家日者龜策傳新傳

從漢元至武則絕其功也至於採經摭傳分散百家之事甚多踈略不如其本務欲以多聞廣載爲功論議淺而不篤其論術學則崇黃老而薄五經遷序傳曰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瞻足萬物此謂崇黃老也序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此謂棄五經也序貨殖則輕仁義而羞貧窮貨殖序曰家貧親老妻子軽弱歲時無以祭祀飲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趨利則無所比矣無鄉曲奇士之行而長貧賤語仁義亦足羞矣道游俠則賤守節而貴俗功游俠傳序曰李次原憲仗君子之絜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終身空室蓬戶褐衣蔬食不厭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於行必果不愛其軀赴士之厄既已存亡死生矣而既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厄既已存亡死生矣而既已諾必誠多者今抱學守義恥足之義久絕於世豈若半涂廢於俗與世沉浮而取榮名哉此其大敝傷道所以遇極刑之咎也遷與任安書曰最下蠶刑極矣然善述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野文質相稱蓋良史之才也誠令遷依五經之法言同聖人之是非意亦庶幾矣序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卿士特起則曰列傳又進項羽陳涉而黜淮南衡山謂首項羽本紀又陳涉無子孫相繼首爲世家淮南衡山莫室王允當世家而列傳也若遷之著作採獲古今貫穿經傳至

廣傳也一人之精文重思煩故其書列落不盡尚有盈辭多不齊一若序司馬相如舉郡縣著其字至蕭曹陳平之屬及董仲舒班時之人不記其字或縣而不郡者蓋不暇也今此後篇慎叢其事整齊其文不爲世家唯紀傳而已傳曰殺史見極平易正直春秋之義也

乞立東宮師保官　班彪

出本傳建武十七年封諸王十九年建太子時東宮初建諸王國竝開而官屬未備師保多闕故上言之云帝納之

孔子稱性相近習相遠也賈誼以爲習與善人居不能無善猶生長於齊不能無齊言也習與惡人居不能無惡猶生長於楚不能無楚言也是以聖人審所與居而戒慎所習昔成王之爲孺子出則周公召公太史佚入則太顛閎夭南宮适散宜生左右前後禮無違者故成王一日即位天下曉然太平是以春秋愛子教以義方不納於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左傳七大夫諫衛莊公之辭也詩云詒厥孫謀以宴翼子言武王之謀遺子孫也漢興太宗使鼂錯導太子以法術錯上言曰今皇太子

諸書多矣而未知術數願陛下擇聖人之術以賜太子上善之得爲太子家令賈誼教梁王以詩書令梁王好書故誼傳之及至中宗亦令劉向王褒蕭望之周堪之徒以文章儒學保訓東宮以下宣帝使王褒劉向張子僑等皆侍太子朝夕講論堂之爲太傅堪爲少傅莫不崇簡其人就成德器今皇太子諸王雖結髮學問脩習禮樂而傳相未值賢才官屬多闕舊典宜博選名儒有威重明通政事者以爲太子太傅東宮及諸王國備置官屬又舊制太子食湯沐十縣設周衛交戟五日一朝因坐東箱省視膳食其非朝日使僕中允旦旦請問而已明不媟黷廣其敬也漢官儀云僕一人秩二千石中允一人四百石主門衛徼迹

乞優答北匈奴　班彪

出南匈奴傳建武二十八年北匈奴復遣使詣闕貢馬及裘更乞和親一事

詔音樂又求率西域諸國與俱獻見帝下三府議酬答之宜可使像班彪奏云帝惡納從之

臣聞孝宣皇帝勅邊守尉曰匈奴大國多變詐交接得其情則却敵折衝應對失其數則反爲

輕欺今北匈奴見南匈奴來附懼謀其國故數乞和親又遠驅牛馬與漢合市重遣名王多所貢獻斯皆外示富彊以相欺誕也臣見其獻益重知其國益虛歸親愈數爲懼愈多然今既未獲助南則亦不宜絕北羈縻之義無不答謂可頗加賞賜略與所獻相當明加曉告以前世呼韓邪郅支行事（呼韓稱臣受賞郅支背叛誅以此曉告之也）報答之辭令必有適今立稾草并上曰

單于不忘漢恩追念先祖舊約欲修和親以

輔身安國計議甚高爲單于嘉之往者匈奴數有乖亂呼韓郅支自相雠隙並蒙孝宣皇帝垂恩救護故各遣侍子稱藩保塞其後郅支忿戾自絕皇澤而呼韓附親忠孝彌著又（元帝時日逐王薨發兵誅郅支）遂保國傳嗣子孫相繼今南單于攜衆向南款塞歸命自以呼韓嫡長次第當立而侵奪失職猜疑相背數請兵將歸埽北庭策謀紛紜無所不至惟念斯言不可獨聽又以北單于比年貢獻欲

修和親故拒而未許將以成單于忠孝之義漢秉威信總率萬國日月所照皆爲臣妾殊俗百蠻義無親疎服順者褒賞畔逆者誅罰善惡之效呼韓郅支是也今單于欲修和親款誠已達何嫌而欲率西域諸國俱來獻見西域國屬匈奴與屬漢何異單于數連兵亂國內虛耗貢物裁以通禮何必獻馬裘令齎賫繒弓矢若干遺單于前言先帝時所賜竽瑟皆敗願復裁賜念單于國尚未安方厲武

節竽瑟之用不如良弓利劒故未以齎朕不愛小物於單于便宜所欲遣驛以聞

日食論用人　鄭興

（出本傳建武七年三月晦日食興上疏云云帝納之）

春秋以天反時爲災地反物爲妖人反德爲亂亂則妖災生往年以來譴咎連見意者執事頗有闕焉按昭公十七年夏六月朔日有食之（於周爲六月於夏爲四月）傳曰日過分而未至（過春分而未及夏至也）三辰有災於是百官降物（素服也）君不舉（減膳避

時樂奏鼓（奏鼓或作鼓）祝用幣（用幣於社）史用辭（以自責也）已上皆左傳魯太史答季平子之詞今孟夏純乾用事陰氣未作其災尤重夫國無善政則謫見日月變咎之來不可不慎其要在因人之心擇人處位也竟知鯀不可用而用之者屈己之明因人之心也齊桓反政而相管仲晉文歸國而任郤穀者是不私其私擇人處位也今公卿大夫多舉漁陽太守郭伋可大司空者而不以時定道路流言咸曰朝廷欲用功臣功臣用則人位謬矣願陛下上師

唐虞下覽齊晉以成屈已從衆之德以濟羣臣讓善之功

論科禁不可復增　杜林

（出本傳建武十四年有言古者肉刑嚴重則人畏法今令憲律輕漏故姦軌不勝宜增科禁以防其源詔下公卿林奏云云帝從之）

夫人情挫辱則義節之風損法防繁多則苟免之行興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古之明王深識遠慮動居其厚不務多辟周之五刑不過三千大漢初興詳覽失得故破矩爲圓斲削爲璞蠲除苛政更立疏網海內歡欣人懷寬德及至其後漸以滋章吹毛索疵誅欺無限果桃菜茹之饋集以成臧小事無妨於義以爲大戮故國無廉士家無完行至於法不能禁令不能止臣愚以爲宜如舊制不合翻移

乞立左氏博士　陳元

（出本傳議欲立左氏博士詔下其議博士范升奏左氏先未不宜立元聞之乃詣闕上疏云云范升復與元相往還凡十餘上帝卒立左氏學）

陛下發亂反正文武竝用深愍經藝謬雜真僞錯亂每臨朝日輒延羣臣講論聖道知卬明至賢親授孔子而公羊穀梁傳聞於後世故詔立左氏博詢可否示不專已盡之羣下也今論者沈溺所習翫守舊聞左氏孤學少與遂爲異家之所覆冒夫至音不合衆聽故伯牙絕絃至寶不同衆好故卞和泣血仲尼聖德而不容於世竊見范升等所議左氏不可立及太史公違戾凡四十五事（升責左氏之失十四事議者以太史公多引左氏升又上太史公違

案升所言前後相違所謂小辯破言小言破道者也（戴記云）往者孝武皇帝好公羊衛太子好穀梁宣帝在人間聞衛太子好穀梁於是獨學之及即位爲石渠論而穀梁氏興至今與公羊竝存此先帝後帝各有所立不必其相因也孔子曰純儉吾從衆至於拜下則違之夫明者獨見不惑於朱紫聰者獨聞不謬於清濁故離朱不爲巧眩移目師曠不爲新聲易耳（孟子曰離朱之明目者師曠之知音者）方今干戈少弭戎事略戢留意聖藝眷顧儒雅採孔子拜下之義卒淵聖獨見之旨分明白黑建立左氏天下幸甚臣元愚鄙嘗傳師言如得以褐衣召見俯伏庭下誦孔氏之正道理邱明之宿冤若辭不合經事不稽古退就重誅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

論不宜專任刺舉　陳元

出本傳元以才高辟司空李通府時上疏言宜令司隸校尉督察三公事下三府元上疏云云帝從之宣下其議

臣聞師臣者帝賓臣者霸故武王以太公爲師齊桓以夷吾爲仲父孔子曰百官總己聽於冢宰近則高帝優相國之禮（蕭何爲相國贊上殿入朝不趨）太宗假宰輔之權（申屠嘉爲丞相坐府召鄧通欲誅之孝文使使持節召通令人謝嘉改曰假權）及亡新王莽遭漢中衰專操國柄以偷天下況已自喻不信羣臣奪公輔之任損宰相之威以刺舉爲明徵訐爲直至乃陪僕告其君長子弟變其父兄然不能禁董忠之謀身爲世戮（忠與劉歆等謀誅莽事泄覺死也）故人君患在自驕不患驕臣失在自任不在任人是以文王有日昃之勞周公執吐握之勤不聞其崇刺舉務篤察也方今四方尚擾天下未一陛下宜修文武之聖典襲祖宗之遺德勞心下士屈節待賢誠不宜使有司察公輔之名

論權歸刺舉　朱浮

出本傳浮爲幽州牧奏二千石長吏不任位者事先下三公三公遣掾史察驗然後黜退帝時用明察不復委任三府而權歸刺舉之吏刺舉即州牧

陛下清明履約率禮無違自宗室諸王外家后親皆奉遵繩墨無黨執之名至或乘牛車齊於

編人斯固法令整齊下無作威者也竊見陛下
疾往者上威不行下專國命即位以來不用舊
典信刺舉之官黜鼎輔之任至於有所劾奏便
加退免覆案不關三府罷遣不蒙澄察陛下以
使者爲腹心而使者以從事爲耳目是爲尚書
之平決於百石之吏（每州有從事秩百石）故羣下苛刻各
自爲能兼以私情容長憎愛在職皆競張空虛
以要時利故有罪者心不厭服無咎者坐被空
文不可經盛衰貽後王也夫事積久則吏自重

吏安則人自靜傳曰五年再閏天道乃備夫以
天地之靈猶五載以成其化況人道哉

乞廣博士之選　朱浮

（出本傳建武七年浮以國學既興宜廣博士之選乃上書云云帝然之）

夫太學者禮義之宮教化所由興也陛下尊敬
先聖垂意古典宮室未飾干戈未休而先建太
學造立橫舍（橫舍學也或作黌）比日車駕親臨觀饗將以
宏時雍之化顯勉進之功也尋博士之官爲天
下宗師使孔聖之言傳而不絕舊事策試博士
必廣求詳選妥自畿夏延及四方是以博舉明
經唯賢是登學者精勵遠近同慕伏聞詔書更
試五人唯取見在洛陽城者臣恐將有所失

漢官儀曰博士秦官也武帝初置五經博士
後增至十四人太常差選有聰明威重一人
爲祭酒總領綱紀其舉狀曰生事愛敬喪沒
如禮通易尚書孝經論語兼綜載籍窮微闡
奧隱居樂道不求聞達身無金痍痼疾世六
屬不與妖惡交通王侯賞賜行應四科經任

博士下言某官某甲保舉

日食論守令數易　朱浮

（出本傳光武時以二千石長吏多不勝任有纖微之過者必見作罷交易紛擾百姓不寧建武六年有日食之異浮上疏云云帝下其議羣臣多同於浮自是牧守易代頗簡）

臣聞日者衆陽之所宗君上之位也凡居官治
民據郡典縣皆爲陽爲上爲尊爲長若陽上不
明尊長不足則干動三光垂示王者五典紀國
家之政（禮記曰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潔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

也箕辭化事春伏教也　鴻範別災異之文皆宣明天道以徵來事者也陛下哀愍海內新離禍毒保宥生人使得蘇息而今牧人之吏多未稱職小違理實輒見斥罷豈不粲然黑白分明哉然以堯舜之盛猶加三考大漢之興亦累功效吏皆積久養老於官至名子孫因爲氏姓當時吏職何能悉理論議之徒豈不諠譁蓋以爲天地之功不可倉卒艱難之業當累日也而間者守宰數見換易迎新相代疲勞道路尋其視事日淺未足昭

見其職既加嚴切人不自保各相顧望無自安之心有司或因睚眦以騁私怨苟求長短求媚上意二千石長吏迫於舉劾懼於刺譏故爭飾詐僞以希虛譽斯皆羣陽騷動日月失行之應夫物暴長者必夭折功卒成者必亟壞如揣長久之業而造速成之功非陛下之福也天下非一時之用也海內非二旦之功也願陛下游意於經年之外望化於一世之後天下幸甚

論國是數事　桓譚

出本傳光武時拜議郎給事中因上疏陳時政所宜云云

臣聞國之廢興在於政事政事得失由乎輔佐輔佐賢明則俊士充朝理合世務輔佐不明則論失時宜舉多過事夫有國之君俱欲興化建善然而政道未理者其所謂賢者異也昔楚莊王問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爲國是也叔敖曰國之有是衆所惡也恐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亦在臣乎對曰君驕士曰士非我無從富貴士驕君曰君非士無從安存人君或至

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饑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則國是無從定矣莊王曰善願相國與諸大夫共定國是也見新序　蓋善政者視俗而施教察失而立防威德更興文武迭用然後政調於時而躁人可定謂躁之使不定　昔董仲舒言理國譬若琴瑟其不調者則解而更張夫更張難行而拂衆者亡是故賈誼以才逐而鼂錯以智死世雖有殊能而終莫敢談者懼於前事也且設法禁者非能盡塞天下之姦皆合衆人之所欲也大抵取

便國利事多者則可矣夫張官置吏以理萬人縣賞設罰以別善惡惡人誅傷則善人蒙福矣今人相殺傷雖已伏法而私結怨讎子孫相報後忿深前至於滅戶殄業而俗稱豪健故雖有怯弱猶勉而行之此爲聽人自理而無復法禁者也今宜申明舊令若已伏官誅而私相傷殺者雖身逃亡皆徙家屬於邊其相傷者加常二等不得雇山贖罪（前書音義曰今甲女子犯徒遣歸家每月出錢雇人於山伐木名曰雇山）如此則讎怨自解盜賊息矣夫理國之道舉本業而抑末利是以先帝禁人二業鍮商賈不得官爲吏此所以抑幷兼長廉恥也今富商大賈多放田貸中家子弟爲之保役趨走與臣僕等勤收稅與封君比入是以衆人慕效不耕而食至乃多通侈靡以淫耳目今可令諸商賈自相糾告若非身力所得皆以臧畀告者如此則專役一已不敢以貨與人事寡力弱必歸功田畝田畝脩則穀入多而地力盡矣又見法令決事輕重不齊或一事殊法同罪異論奸吏得因緣爲市所欲活則出生議所欲陷則與死比是爲刑開二門也今可令通義理明習法律者校定科比（科謂事條比謂類別）一其法度班下郡國蠲除故條如此天下知方而獄無怨濫矣

論信讖記吝爵賞　桓譚

（出本傳譚奏云帝省奏不悅）

凡人情忽於見事而貴於異聞觀先王之所記述咸以仁義正道爲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蓋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也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況後世淺儒能通之乎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以欺惑貪邪註誤人主焉可不抑遠之哉臣譚伏聞陛下窮折方士黃白之術甚爲明矣而乃欲聽納讖記又何誤也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小數隻偶之類陛下宜垂明聽發聖意屏羣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略靡同之俗語詳通人之雅謀又臣聞安平則尊道術之士有難則貴介胄之臣今聖朝興復祖統爲人臣主而四方盜賊未盡歸伏者此權

謀未得也伏觀陛下用兵諸所降下既無重賞以相恩誘或至虜掠奪其財物是以兵長渠率各生狐疑黨輩連結歲月不解古人有言曰天下皆知取之爲取莫知與之爲取陛下誠能輕爵重賞與士共之則何招而不至何說而不釋何向而不開何征而不尅如此則能以狹爲廣以遲爲速亡者復存失者復得矣

乞重刑罰　梁統

出本傳統在朝廷以爲法令既輕下或不勝宜重刑罰以遵舊典乃上疏

云云事下三公廷尉謀者以爲陵刑峻法非明王急務統所定不宜開

臣竊見元哀二帝輕誅死之刑以一百二十三事手殺人者減死一等自是以後著爲常準故人輕犯法吏易殺人高帝受命誅暴平湯天下約令定律誠得其宜文帝寬惠柔克遭世康平唯除省肉刑相坐之法武帝征伐遠方軍役數興豪傑犯禁姦吏弄法故重首匿之科著知從之律宣帝聰明正直總御海內臣下奉憲無所失墜至哀平繼體而即位日淺丞相王嘉輕爲穿鑿虧除先帝舊約成律謹表其左害於體者傳奏於左（音附）伏惟陛下包元履德權時撥亂功踰文武德謀高皇誠不宜因循季末衰微之軌宣詔有司詳擇其善定不易之典施無窮之法天下幸甚

定宗廟議　張純等

出本傳純以宗廟未定昭穆失序建武十九年乃與朱浮各奏云云

者也元帝以來宗廟奉祀高皇帝爲受命祖孝文皇帝爲太宗孝武皇帝爲世宗皆如舊制又立親廟四世推南頓君以上盡於春陵節侯（南頓令欽即文春陵侯買高祖也）禮爲人後者則爲之子既事太宗則降其私親（太宗謂元帝也高祖至元帝八代以戚屬相推故繼體元帝降其私親謂春陵以下不別序昭穆）今禘祫高廟陳序昭穆而春陵四世君臣竝列以卑厠尊不合禮意設不遭王莽而國嗣無寄推求宗室以陛下繼統者安得復顧私親違禮制乎昔高帝以自受命不由

太上宣帝以孫後祖不敢私親故爲父立廟獨羣臣侍祠臣愚謂宜除今親廟以則二帝舊典願下有司博採其議

詔下公卿大司徒戴涉大司空實融議宜以宣元成哀平五帝四世代今親廟宣元皇帝尊爲祖父可親奉祠成帝以下有司行事別爲南頓君立皇考廟其祭上至春陵節侯羣臣奉祠以明尊尊之敬親親之恩帝從之是時宗廟未備自元帝以上祭於洛陽高廟成

帝以下祠於長安高廟其南頓四世隨所在而祭焉

定禘祫之祭 張純

出本傳建武二十六年詔純曰禘祫之祭不行久矣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宜據經典詳爲其制純奏云云帝從之自是禘祫遂定

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春秋傳曰大祫者何合祭也毀廟及未毀廟之主皆祭合食乎太祖五年而再殷漢舊制三年一祫毀廟主合食高廟存廟主未嘗合祭元始五年諸王公列侯廟會如爲禘祭又前十八年親幸長安亦行此禮禮說三年一閏天氣小備五年再閏天氣大備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禘之爲言諦諦定昭穆尊卑之義也禘祭以夏四月夏者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故正尊卑之義也祫祭以冬十月冬者五穀成熟物備禮成故合聚飲食也斯典之廢於茲八年自十八年至此謂可如禮施行以時定議

請行封禪 張純

出本傳建武三十年純奏宜封禪云中元元年帝乃東巡祠宗以純從

自古受命而帝治世之隆必有封禪以告成功焉樂動聲儀曰以雅治人風成於頌動聲儀樂緯篇名也有周之盛成康之間郊配封禪皆可見也書曰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則封禪之義也臣伏見陛下受中興之命平海內之亂修復祖宗撫存萬姓天下曠然咸蒙更生恩德雲行惠澤雨施黎元安寧夷狄慕義詩云受天之祜四方來賀商頌曰詩大雅下武篇今攝提之歲蒼龍甲寅德在東宮爾雅曰太歲在寅曰攝提宜及嘉時遵唐帝之典繼孝武

之業以二月東巡狩封於岱宗明中興勒功勳復祖統報天神禪梁父祀地祇傳祚子孫萬世之基也

請擊匈奴　臧宮等

（出本傳建武二十七年宮等與馬武上書云云詔報云云自是大將不敢復言兵事者）

匈奴貪利無有禮信窮則稽首安則侵盜緣邊被其毒痛內國憂其抵突虜今人畜疫死旱蝗赤地疫困之力不當中國一郡福不再來時或易失豈宜固守文德而墮武事乎今命將臨塞厚縣購賞喻告高句驪烏桓鮮卑攻其左發河西四郡（張掖酒泉武威敦煌也）天水隴西羌胡擊其右如此北虜之滅不過數年臣恐陛下仁恩不忍謀臣狐疑令萬世刻石之功不立於聖世

詔報曰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仁之助也強者怨之歸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樂人者其樂長樂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彊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且北狄尚彊而屯田警備傳聞之事恒多失實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人

明帝朝

說東平王用六士　班固

出本傳永平初東平王蒼輔政開東閤延英雄時國舅竇固奉記說蒼曰云云蒼納之

將軍以周邵之德立乎本朝承休明之策建威靈之號（威騎將軍也）昔在周公今也將軍詩書所載未有三此者也傳曰心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固幸得

生於清明之世豫在視聽之末私以螻螘竊觀國政誠美將軍擁千載之任躡先聖（先聖周公）之蹤也體宏懿之姿據高明之勢博貫庶事服膺六藝白黑簡心求善無厭竊見幕府新開廣延羣俊顛倒衣裳（言士爭歸之也）將軍宜詳唐殷之舉察伊皐之薦（皐舉也薦舉尹令遠近無偏幽隱心達期於總覽賢才收集明智爲國得人以寧本朝則將軍養志和神優游廟堂光名宣於當世遺烈著於無窮竊見故司空掾桓梁宿儒盛名冠德州里七十從心行不踰矩清廟之光暉當世之俊彥也京兆祭酒晉馮結髮脩身白首無違好古樂道元默自守扶風掾李育經明行著論議通明廉清修潔行能純備章平孔翟無以加焉（章賢平當孔光翟方進也）京兆督郵郭基孝行著於州里經學稱於師門進有羽翮奮翔之用退有杞梁一介之死涼州從事王雍窮卞嚴之節（卞莊子也）文之以術藝涼州冠蓋未有宜先雍者也宏農功曹史殷肅達學洽聞才能絕倫誦詩三百奉命專對此

六子者皆有殊行絕才如蒙徵納以輔高明此山梁之秋夫子所爲歎也（秋猶時也）昔卞和獻寶以離斷趾（離被也）靈均納忠終於沈身（靈均屈原字）而和氏之璧千載垂光屈子之篇萬世歸善願將軍隆照微之明信日昃之聽少屈威神咨嗟下問令塵埃之中永無荊山汨羅之恨

兩都賦序　班固

出本傳固爲郎時京師修起宮室浚繕城隍而閭中耆老猶望朝廷西顧固感相如（相如奏王東方之徒造構文辭終以諷勸乃上兩都賦盛稱洛邑

度之美以折西賓淫佚之論其辭云云

或曰賦者古詩之流也昔成康沒而頌聲寢王澤竭而詩不作大漢初定日不暇給至於武宣之世乃崇禮官考文章內設金馬石渠之署外興樂府協律之事以興廢繼絕潤色鴻業是以眾庶說豫福應尤盛白麟赤鴈芝房寶鼎之歌薦於郊廟漢武帝得白麟作白麟歌幸雍祠五畤獲赤鴈作朱鴈之歌甘泉宮產芝九莖作芝房歌又得寶鼎后土祠作寶鼎之歌神爵五鳳甘露黃龍之瑞以爲年紀宣帝用以紀年也故言語侍從之臣若司

馬相如虞丘壽王東方朔枚皐王褒劉向之屬朝夕論思日月獻納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寬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劉德太子太傅蕭望之等時時間作或以抒食與反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雍容揄揚著於後嗣抑亦雅頌之亞也故孝成之世論而錄之蓋奏御者千有餘篇劉良曰成帝使詞者隨農求遺失之書千有餘篇而後大漢之文章炳焉與三代同風臣竊見海內清平朝廷無事京師脩宮室浚城隍而起苑囿以備制度西土耆老咸懷悁悁思慕上之睠顧而盛稱長安舊制有陋洛邑之議故臣作兩都賦以極眾人之所眩曜折以今之法度辭曰此序沈約摘也

西都賦　班固

有西都賓問於東都主人曰蓋聞皇漢之初經營也嘗有意乎都河洛矣輟而弗康實用西遷作我上都主人聞其故而覩其制乎主人曰未也願賓攄懷舊之蓄念發思古之幽情博我以

皇道宏我以漢京賓曰唯唯漢之西都在于雍州實曰長安左據函谷二崤之阻表以太華終南之山右界褒斜隴首之險帶以洪河涇渭之川褒斜谷名南曰褒北曰斜華實之毛則九州之上腴焉防禦之阻則天下之奧區焉華實之毛謂草木也是故橫被六合三成帝畿司秦漢並都之也周以龍興秦以虎視及至大漢受命仰悟東井之精俯協河圖之靈河圖曰帝劉季日角龍股昌光出軫五星聚井奉春建策留侯演成奉春君婁敬也留侯張良也天人合應以發皇明乃眷西顧實

惟作京圖皇基於億載度宏規而大起肇自高而終平世增飾以崇麗歷十二之延祚故窮奢而極侈建金城其萬雉呀周池而成淵披三條之廣路立十二之通門內則街衢洞達閭閻且千九市開場貨別隧分人不得顧車不得旋軹城溢郭傍流百廛紅塵四合煙雲相連廛市邸舍也都人士女殊異乎五方游士擬於公侯列肆侈於姬姜左傳云姬姜大國之女也鄉曲豪俊游俠之雄節慕原嘗名亞春陵游俠朱家郭解之類也原嘗平原君趙勝孟嘗君田文也春陵春申君黃歇信陵君無忌也若乃觀其四郊則南望杜霸北眺五陵名都對郭邑居相承英俊之域敞冕所興冠蓋如雲七相五公杜陵霸陵在城南長安陵陽陵茂陵平陵五陵也與乎州郡之豪俊五都之貨殖三選七遷充奉陵邑蓋以彊幹弱枝隆上都而觀萬國五都洛陽邯鄲臨淄宛成河北七相車千秋黃霸王商韋賢平當魏相王嘉五公田蚡張安世朱博平晏韋賢也三選七遷謂遷於七陵也封畿之內厥土千里連埰諸夏兼其所有其陽則崇山隱天幽林穹谷陸海珍藏藍田美玉商洛緣其隈鄠杜濱其足隈山曲也源泉灌注陂池交屬竹林果園芳草甘木郊野之富號曰近蜀其陰則冠以九嵕陪以甘泉乃有靈宮起乎其中秦漢之所極觀淵雲之所頌歎九嵕甘泉皆山名始皇於上置林光宮漢又起甘泉宮延壽館通天臺王子淵作甘泉頌揚子雲作甘泉賦下有鄭白之沃衣食之源陿封五萬疆場綺分決渠降雨商重成雲五穀垂穎桑麻敷菜韓使鄭國說秦引涇水爲渠注洛溉田四萬餘頃武帝時白公奏穿渠涇水入樂陽溉田四千餘頃堤積土爲封限也丁寧反樂音洛東郊則有通溝大漕潰渭洞河泛舟山東控引淮湖與海通波西郊則有上囿禁苑林麓藪澤陂池連予蜀漢繚以周牆四百餘里離宮別館三十六所神池靈沼往往而在澤無水曰藪繚猶繞也音了其中乃有九眞之麟大宛之馬黃支之犀條枝之鳥跱峞崘越巨海殊方異類至三萬里宣帝時九眞獻奇獸武帝時李廣利斬大宛王獲汗血馬又黃支國貢生犀條枝國有大鳥卵如甕狀使來獻其宮室也體象乎天地經緯乎陰陽據坤靈之正位放太紫之圓方放象也太紫太微紫宮也於是左瑕右平重軒三階閨房周通門闥洞開列鍾簴於

中庭立金人於端闥仍增崖而衝閨臨峻路而啓扉（環爲階級乎以文與相亞次也環七則反宮中之門曰闥小者謂之閨案以懸鍾始皇鑄金人十二置宮中端闥正門也衝橫也閨門限也）徇以離殿別寢承以崇臺閣館清涼宣溫神仙長年金華玉堂白虎麒麟區宇若茲不可殫論（清涼宣室殿中溫以下並殿名）後宮則有掖庭椒房后妃之室合歡增成安處常寧茝若椒風披香發越蘭林蕙草鴛鸞飛翔之列（呂向曰掖庭宮名在天子左右如時掖椒房以椒塗壁后妃居之呂延濟曰合歡而下並殿名）左右廷中朝堂百僚之位蕭曹魏邴謀謨乎

其上佐命則垂統輔翼則成化流大漢之愷悌湯亡秦之毒螫故令斯人揚和樂之聲作畫一之歌功德著於祖宗膏澤洽于黎庶（蕭何鄭曹參代之百世歌曰蕭何爲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又有天祿石渠典籍之府命夫諄誨故老名儒師傅講論乎六藝稽合乎同異（三輔曰天祿石渠並閣名甘露中詔諸儒講五經同異）又有承明金馬著作之庭大雅宏達於茲爲羣元元本本周見洽聞啓發篇章校理秘文（承明殿前之廬也門有金馬故名金馬門有虎賁贊衣主衣之官秘文秘書也）虎賁贊衣翡翠貂蟬之飾也之換反）闡尹

闈寺陛戟百重各有攸司周廬千列徼道綺錯（應劭曰宿衛之廬周於宮也徼道徼巡之道綺錯文錯也）華路經營脩涂飛閣自未央而連桂宮北彌明光而亘長樂陵登道而超西墉混建章而外屬設壁門之鳳闕上栧（音孤棱力登反）而棲金雀（未央在西長樂在東桂宮明光在北言飛閣相連也陵陛級也墉城也建章宮在城西栧棱殿堂最高之處）張千門而立萬戶順陰陽以開闔前唐中而後太液攬滄海之湯湯揚波濤於碣石激神嶽之嶕嶕滥瀛洲與方壺蓬萊起乎中央（建章宮承露盤高二十丈以銅爲之上有仙人掌承露和玉屑飲之金莖即銅柱栧迴也矗塵也）騁文成之丕誕馳五利之所刑庶喬松之羣類時游從乎斯庭實列仙之攸館匪吾人之所寧（齊人李少翁以方士見上拜爲文成將軍賜甲第僮千人寶器車馬衣服擬於天子大多方略眩惑大言上拜爲五利將軍佩六印貴震天下松赤松子喬王子喬也）爾乃盛娛游之壯觀奮大武乎上囿因茲以威戎夸狄耀威而講事於是乘鑾輿備法駕帥羣臣披飛廉入苑門（飛廉館名）遂繞酆鎬歷上蘭六師

（朱方大澤洲壺梁泉海中神山）抗仙掌與承露擢雙立之金莖躡崆嶱之混濁鮮顥氣之清英（建章宮承露盤高二十丈以銅爲之上有仙人掌承露和玉屑飲之金莖即銅柱栧迴也崆嶱塵也）騁文成之丕誕馳五利之所刑庶喬松之羣類時游從乎斯庭實列仙之攸館匪吾人之所寧（齊人李少翁以方士見上拜爲文成將軍賜甲第僮千人樂大多方略眩惑大言上拜爲五利將軍佩六印貴震天下松赤松子喬王子喬也）爾乃盛娛游之壯觀奮大武乎上囿因茲以威戎夸狄耀威而講事於是乘鑾輿備法駕帥羣臣披飛廉入苑門（飛廉館名）遂繞酆鎬歷上蘭六師

發冑百獸駭殫震震燐燐雷奔電激草木塗地
山淵反覆上蘭觀名衆燐奔走貌爾乃期門依飛列刃鑽
鋋要趺音決追蹤鳥驚觸絲獸駭值鋒機不虛椅
弦不再控矢無單殺中必疊雙飛飛古飛字紛紛
繒繳相纏風毛雨血灑野蔽天期門依飛射士選聚也與猶同爾雅金鋋鏑羽趺莽也機弩牙也飛紛衆多也於是天
子乃登屬玉之館歷長楊之榭覽山川之體勘
觀三軍之殺獲原野蕭條目極四裔禽相鎮厭
獸相枕藉屬玉水鳥也因以名焉士高曰臺有木曰榭饗賜畢勞逸

齊大輅鳴鑾容與裴回集乎豫章之宇臨乎昆
明之池上林有豫章觀左牽牛而右織女昆明池有二石人牽牛織女之象也似雲漢之無崖茂樹蔭蔚芳草被堤蘭渚
節香草發色煜煜猗猗若擢錦布繡燭燿乎其
陂元鶴白鷺黃鵠鵾鷛鸛鵠鵾音鵾鳧鷖鷗
鴈朝發河海夕宿江漢沈浮往來雲集霧散於
是後宮乘輿路輿卑車也仕板反登龍舟張鳳蓋建華
旗祛蒲帷祛舉也鏡清流靡微風澹淡浮澹徒濫反遨遊
之貌撫鴻幢音御繒繳增式也方舟並驚俛仰極樂

方舟並舟也逶風舉雲搖浮遊普覽前乘秦領後越
九嶷山名衆山連東薄河華西涉岐雍宮館所歷百有餘
區行所朝夕儲不改供九用反于斯之時都都相
望邑邑相屬國籍十世之基家承百年之業士
食舊德之名氏農服先疇之畎畝商修族世之
所鬻工用高曾之規矩桀乎隱隱各得其所若
臣者徒觀迹乎舊墟聞之乎故老什分而未得
其一端故不能偏舉也

東都賦

班固

主人喟然而嘆曰痛乎風俗之移人子實秦人
矜誇館室保界河山信識昭襄而知始皇矣惡
音烏睹大漢之云爲乎昭襄秦昭襄王也夫大漢之開原
也奮布衣以登皇極緜數葉而創萬世蓋六籍
所不能談前聖靡得而言焉當此之時功有橫
而當天計有逆而順人故婁敬度taの而獻其說
蕭公權宜以拓其制時豈泰而安之哉計不得
以已也婁敬勸都關中蕭何治未央宮吾子曾不是睹顧燿後
嗣之末造不亦闇乎今將語子以建武之理永

平之事監乎太清以變子之或志太清無爲之化也往
者王莽作逆漢祚中缺天人致誅六合相臧故
下民號而上愬上帝懷而降鑒致命于聖皇於
是聖皇乃握乾符闡坤珍按皇圖稽帝文赫爾
發憤應若興雲霆發昆陽憑怒雷震叫乾符瑞也坤珍天地符瑞之圖緯之文也遂起大河跨北嶽立號高邑建
都河洛體元立制繼天而作系唐統而接漢緒
茂育羣生恢復疆宇勳兼乎在昔事勤乎三五
系繼也三五三皇五帝也且夫建武之元天地革命四海之

內更造夫婦肇有父子君臣初建人倫實始斯
乃慮犧氏之所以基皇德也分州土立市朝作
舟車造器械斯乃軒轅氏之所以開帝功也龔
行天罰應天順民斯乃湯武之所以昭王業也
遷都改邑有殷宗中興之則焉即土之中有周
成隆平之制焉不階尺土一人之柄同符乎高
祖克已復禮以奉終始允恭乎孝文憲章稽古
封岱勒成儀炳乎世宗按六經而校德妙古昔
而論功仁聖之事既該帝王之道備矣至于永
平之際重熙而累洽盛三雍之上儀修袞龍之
法服敷洪藻信景鑠揚世廟正予樂人神之和
允洽君臣之序既肅既光既翼既畫也洪大也藻文也信申也景大也鑠美也世廟謂上尊號光武廟曰代祖正予樂謂依識文改大樂爲大予樂也乃動
大路遵皇衢省方巡狩考聲教之所被散皇明
以燭幽然後增周舊修洛邑翬翬翟翟翼翼顯顯翼翼也洛陽土之中
翼光漢京于諸夏總八方而爲之極極中也是以皇城之內宮室光明闕庭神麗奢不可
踰儉不能侈外則因原野以作苑順流泉而爲
沼發薤藻以潛魚豐圃草以毓獸制同乎梁騶
義合乎靈囿古有梁騶者天子之囿也若乃順時節而蒐狩
簡車徒以講武則必臨之以王制考之以風雅
左傳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王制曰天子無事則歲三田田不以禮曰暴天物也歷騶虞
覽駟牡嘉車攻采吉日禮官正儀乘輿乃出騶虞
蒐田以時駟牡始命有司狩之事車攻因田獵而選車徒於是登玉輅乘時
龍鳳蓋颯灑和鸞玲瓏天官景從侵威盛容玲瓏聲也侵亦盛也山靈護野屬御方神屬連也方四方也雨師汎
灑風伯清塵雨師畢星也風伯箕星也千乘雷起萬騎紛紜

元戎竟野戈鋋彗雲（彗掃也似銳反）羽旄掃電旌旗拂天焱焱（以瞻反）炎炎揚光飛文吐爛生風吹野燎山日月爲之奪明卬陵爲之搖震（叶真遂集乎中固陳師案屯駢部曲列校隊勒三軍誓將帥然後舉烽伐鼓以命三驅輕車霆發驍騎電驚游基發射范氏施御弦不失禽鬻不詭遇飛者來及翔走者未及去（三驅之禮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游基養由基也范氏趙之御人也）指顧倏忽獲車已實樂不極般殺不盡物（般樂也）於是薦三犧效五牲禮神祇懷百

靈御明堂臨辟雍揚緝熙宣皇風登靈臺考休徵（五傳注五牲慶虞麐狼兎祭天地宗祀之犧）俯仰乎乾坤參象乎聖躬日中夏而布德暵（苦蟹反）四裔而抗棱（棱威也）西盪河源東澹海濵北動幽崖南趨朱垠（河源在崑崙山潛猶動也濵水涯音賓垠界也）殊方別區界絶而不鄰自孝武所不能征孝宣所不能臣莫不陸讋（讋閒也之涉反）水慄奔走而來賓遂綏哀牢開永昌（哀牢西南夷號永平閒以其地置永昌郡）春王三朝（春王正月也三朝元日也陽遂反三朝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也）會同漢京是日也天子受四海之圖籍膺萬國之貢珍內撫諸夏外接百蠻（蠻閩也）乃盛禮樂供帳置乎雲龍之庭陳百僚而贊羣后究皇儀而展帝容（晻暖東有雲龍門）於是庭實千品旨酒萬鍾列金罍班玉觴嘉珍御太牢饗（叶爾）乃食舉雍徹泰師奏樂陳金石布絲竹鍾鼓鏗鎗管絃煜煜（雍詩篇名也食記歌雍詩以徹也太師樂官煜音育）抗五聲極六律歌九功舞八佾韶武備太古畢四夷閒奏德廣所及伶倫虞離罔不具集（閒迭也四夷之樂東方曰株南曰任西曰朝北曰禁禁字書作楚禁反周禮作侏離樂作株也）萬樂備百

禮暨皇歡浹羣臣醉降烟煴調元氣然後撞鐘告罷百僚遂退撞直江反於是聖上親萬方之歡娛久沐浴乎膏澤懼其侈心之將萌而怠於東作也乃申舊章下明詔命有司班憲度昭節儉示太素去後宮之麗飾損乘輿之服御除工商之淫業興農桑之上務遂令海內棄末而反本背偽而歸真女脩織紝男務耕耘器用陶匏服尚素元恥纖靡而不服賤奇麗而不珍捐金於山沈珠於淵（陶瓦器也匏瓠也陸賈新語曰舜棄金於山捐珠於五湖之

川於是百姓滌瑕盪穢而鏡至清形神寂漠耳目不營嗜欲之原滅廉正之心生莫不優游而自得玉潤而金聲是以四海之內學校如林庠序盈門獻酬交錯俎豆莘莘下舞上歌蹈德詠仁（卿國曰學緣邑及侯國曰校今論者但知誦卿曰庠聚曰序莘莘衆多也）

槩孰與處乎土中平夷洞達萬方輻湊（辟達也輻湊如輻之湊於轂也）秦領九嶻涇渭之川崑崙四瀆（四瀆江河淮濟）河洛圖書之淵（河出圖洛出書）建章甘泉館御列仙孰與靈臺明堂統和天人太液昆明鳥獸之囿曷若辟雍海流道德之富游俠踰侈犯義侵禮孰與同履法度翼翼濟濟也子習秦阿房之造天而不知京洛之有制也識函谷之有關而不知王者之無外也主人之辭未終西都賓瞿（瞿瞿然驚視之貌）然失容逡巡降階憬然意下（憬猶悚懼也）

捧手欲辭主人曰復位今將喻子五篇之詩賓既卒業乃稱曰美哉乎此詩義正乎揚雄事實乎相如非唯主人之好學蓋乃遭遇乎斯時也小子狂簡不知所裁既聞正道請終身誦之其詩曰

明堂詩

於昭明堂明堂孔陽聖皇宗祀穆穆煌煌（宗祀謂祭光武於明堂穆穆猶敬也煌煌美也）上帝宴饗五位時序誰其配之世祖光武（天神貴者太乙太乙佐曰五帝五佐五帝也河圖曰瞽帝靈威仰赤帝赤熛怒黃帝含樞紐白帝白招拒黑帝叶光紀）普天率土各以其職猗與緝熙允懷多福

辟雍詩

迺流辟雍辟雍湯湯聖皇臨止造舟爲梁（湯湯水流貌臨也造至也謂連舟爲浮梁也）皤皤國老迺父迺兄抑抑威儀孝友光明（皤皤老人貌抑抑美也事三老兄事五更）於赫太上示我漢行鴻化惟神永觀厥成（太上太古也）

靈臺詩

迺經靈臺靈臺既崇帝勤時登爰考休徵三光

宣精五行布序習習祥風祁祁甘雨（習習和也祁祁徐也）百穀溱溱庶卉蕃蕪屢惟豐年於皇樂胥（溱溱盛貌）

寶鼎詩

獄脩貢兮川效珍吐金景兮歊浮雲寶鼎見兮色紛縕煥其炳兮被龍文（永平六年王柏山得寶鼎史記曰秦武王與孟說舉龍文之鼎）登祖廟兮享聖神昭靈德兮彌億年

白雉詩

啓靈篇兮披瑞圖獲白雉兮效素烏（靈篇河洛之書也此萬云白雉素烏歌效兼言效素烏）發皓羽兮奮翅英容潔朗兮

於淳精（翅尾也烏者陽之精）章皇德兮侔周成永延長兮膺天慶（周成王時越裳獻白雉度積曰卿）

夏旱諫起北宮　鍾離意

（本傳永平三年夏旱大起北宮意上疏云云物大匠止作諸宮遂應時澍雨焉澍音注後德陽殿成帝曰種離尚書若在此殿不成）

伏見陛下以天時小旱憂念元元降避正殿躬自克責而比日密雲遂無大潤豈政有未得應天心者耶昔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邪使人疾邪宮室崇邪女謁盛邪苞苴行邪讒夫昌邪（帝王紀曰成湯大旱七年齊戒翦髮斷爪以己爲犧牲禱於桑林之社以六事自責）竊見北宮大作人失農時此所謂宮室崇也自古非苦宮室小狹但患人不安寧宜且罷止以應天心

宋異乞緩刑罰　鍾離意

（本傳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隱於烏明爭爲嚴切以理冤枉責令有變異意復上疏云云帝雖不能用然知其至誠亦以此不得久留）

伏惟陛下躬行孝道郊祀天地畏敬鬼神憂恤黎元而天氣未和日月不明水泉湧溢寒暑違

節者咎在羣臣不能宣化理職而以苛刻爲俗吏殺良人繼踵不絕百官無相親之心吏人無雍雍之志至於骨肉相殘毒害彌深感逆和氣以致天災百姓可以德勝難以力服願陛下垂聖德揆萬機詔有司愼人命緩刑罰順時氣以調陰陽垂之無極

諫盛春校獵　東平王蒼

（本傳永平四年春車駕出觀覽城第當遂校獵河內蒼即上書諫云云帝乃表即還宮）

臣聞時令盛春農事不聚衆興功傳曰田獵不宿食飲不享出入不節則木不曲直此失春令者也臣知車駕今出事從約省雖然動不以禮非所以示四方也惟陛下因行田野循視稼穡消搖仿徉弭節而旋至秋冬乃振威靈整法駕備周衛設羽旄詩云抑抑威儀惟德之隅詩大雅抑之篇

上疏歸職　東平王蒼

出本傳蒼自以至親輔政常望日重意不自安上疏云帝優詔不聽

臣蒼疲駑特爲陛下慈恩覆護在家被教導之仁升朝蒙爵命之首制書褒美班之四海舉負薪之才升君子之器凡匹夫一介尚不忘簞食之惠況臣居宰相之位同氣之親哉宜當暴骸膏野爲百僚先而愚頑之質加以固病誠羞負乘辱汙輔將之位將被詩人三百赤紱之刺令方域晏然要荒無儆將遵上德無爲之時也昔象封有鼻不任以政前事之不忘來事之師也漢興以來宗室子弟無得在公卿位者唯陛下

審覽虞帝優養母弟遵承舊典終卒厚恩乞上騶騎將軍印綬退就藩國

肅宗朝

賓戲　班固

出前漢敘傳上雅好文章因得幸朝廷有大議使難問公卿辯論於前因自以爲位不過郎感東方朔揚雄自論不遭蘇張范蔡之時作賓戲以自適焉

賓戲主人曰蓋聞聖人有壹定之論烈士有不易之分亦云名而已矣故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夫德不得後身而特盛功不得背時而獨

彰是以聖哲之治棲棲皇皇孔席不暖墨突不黔（孔子墨翟也突竈突也黔黑也言志在明道不暇安居）由此言之取舍者昔人之上務著作者前列之餘事耳今吾子幸游帝王之世躬帶紱冕之服浮英華湛道德曠龍虎之文舊矣（孟康曰曠絕也莫限反）辛不能攄首尾奮翼鱗振拔泠塗跨騰風雲（泠滯水也一故反又音烏）使見之者景駭聞之者嚮震（嚮音響震音真）徒樂枕經籍書紆體衡門（顏曰紆屈也衡門橫一木於門上）上無所帶下無所根獨攄意乎宇宙之外銳思於毫芒之內潛神

默記絪以年歲然而器不貫於當已用不効於一世（劉曰貫古關也音雖馳辯如濤波摛藻如春華猶無益於殿最（最子見反）意者且運朝夕之策定合會之計使存有顯號亡有美謚不亦優乎主人迫爾而笑曰（師古曰迫近字）若賓之言斯所謂見埶利之華闇道德之實守突奧之燎燭未知天庭而覩白日也（顏曰突奧室中之二隅也燎燭燎光之燭也仰瞻曰仰突烏弔反）曩者王塗蕪穢周失其御侯伯方軌戰國橫騖於是七雄虓闞分裂諸夏（虓曰七雄秦及六國也虓呼交反）龍戰而虎

爭游說之徒風颺電激並起而救之其餘猋飛景附雲煜其間者蓋不可勝載（煜音育書下甲反並光貌）當此之時捌朽摩鈍鉛刀皆能一斷（捌拔也女角反）是故魯連飛一矢而蹶千金虞卿以顧盼而捐相印也夫啾發投曲感耳之聲合之律度淫蝨而不可聽者非韶夏之樂也（顏曰啾發啾啾小聲也投曲趣合屈曲也感耳感動衆庶之耳也蝨而不合律度淫蝨非正之聲也蝨子由反）因埶合變偶時之會風移俗易乖忤而不可通者非君子之法也及至從人合之衡人散之亡命漂說羇旅騁

辭漂浮也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李斯奮時務而要始皇顏曰三術王一霸二富國強兵三也彼皆躡風雲之會履顛沛之埶據徼乘邪以求一日之富貴徼要也朝而榮華夕而顦顇福不盈眥戾溢於世凶人且以自悔況吉士而是賴乎且功不可以虛成名不可以僞立韓設辯以激呂行詐以貿國貿市也賈音古說難既道其身迺囚秦貨既貴厥宗亦墜顏曰呂不韋初見子楚自媚而云此奇貨可居故旺氏謂子楚也秦貨耳是故仲尼抗浮雲之志孟軻養浩然之氣彼豈樂爲迂闊哉道不可以貳也方今大漢洒埽羣穢夷險芟荒廓帝紘恢皇綱基隆於羲農規廣於黃唐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如神函之如海養之如春是以六合之內莫不同源共流沐浴元德稟卬太和枝附葉著且略反譬猶草木之植山林鳥魚之毓川澤得氣者蕃滋失時者苓落苓與零同參天隆古地字而施化豈云人事之厚薄哉今吾子處皇世而論戰國曜所聞而疑所覩欲從旋敦而度高乎泰山懷沈濫而測深乎重淵亦未

至也應曰前高曰旋卻如覆敦者敦卻側出曰沈泉正出曰濫泉敦于回反溳徒各反沈音軌賓曰若夫鞅斯之倫衰周之凶人既聞命矣敢問上古之士處身行道輔世成名可述於後者默而已乎主人曰何爲其然也昔咎繇謨虞箕子訪周言通帝王謀合聖神殷說夢發於傅巖周望兆動於渭濱傅說呂望也齊甯激聲於康衢漢良受書於邳沂甯臧況良也鄭曰五達曰衢沂牛斤反皆竣命而神交匪詞言之所信音新故能建必然之策展無窮之勳也近者陸子優繇新語以興陸賈後論不注也董生下帷發藻儒林劉向司籍辨章舊聞揚雄覃思法言太元皆及時君之門闈先聖之壺奧應曰宮門謂之闈宮中巷謂之壺苦本反婆娑乎術藝之場休息乎篇籍之圃以全其質而發其文用納乎聖聽烈炳於後人斯非其亞與若迺夷抗行於首陽惠降志於辱仕伯夷柳下惠也辱仕顏駘謂爲士師三黜也顏駘樂於簞瓢孔終篇於西狩顏曰謂伯春秋止於獲麟也聲盈塞於天淵眞吾徒之師表也且吾聞之一陰一陽天隆之方迺文迺質王道之綱有同有異聖

哲之常故曰慎修所志守爾天符委命共已味
道之腴（腴音曰旅腴肥也）神之聽之名其舍諸實又不
聞和氏之璧韞於荊石（和氏楚人名卞藏也於粉反）隨侯之珠
藏於蜂蛤乎（蛤即蚌字平項反）歷世莫眡不知其將含
景曜吐英精曠千載而流夜光也應龍潛於潢
汙魚黿蝶之（顏曰應龍龍有翼者潢汙停水也蝶海神也汗音烏）不覩其
能奮靈德合風雲超忽荒而蹻顥蒼也（蹻以足據持也音戲）
故夫泥蟠而天飛者應龍之神也先賤而後
貴者和隨之珍也時闇而久章者君子之眞也

若迺牙曠清耳於管絃（牙伯牙師曠也）離婁眇目於毫分（逢蒙善
射者也）逢蒙絕技於弧矢（班輸魯公輸班也）班輸擢巧於斧斤（擢奪也音濁）
良樂（良王良樂伯樂也）良樂軼能於相馭（良王良善御也）烏獲抗力於
千鈞（烏獲秦武王良壯士也）和鵲發精於鐵石（和鵲和醫也鵲扁鵲也）研桑心
計於無垠（顏曰和秦醫和也鵲扁鵲也研計研亦曰計）僕亦不任（任堪）
技於彼列故密爾自娛於斯文

典引

班固

（本傳曰述敘漢德以為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揚雄美新典而不實蓋自謂得其敘焉其辭曰云云注典謂典典引猶續也漢承堯後故述堯德以續）

函光而未曜（謂少昊高辛易繫不載故曰函光未曜）若夫上揩乾
則降承龍翼而炳諸典謨以冠德卓蹤者莫崇
乎陶唐（孔子曰唯天為大唯堯則之龍翼謂稷契等為堯輔翼）陶唐含允
而禪有虞（虞亦命夏后稷契熙載成湯武股
肱既周天乃歸功元首將授漢劉（言天更歸功於堯又將授
漢帝位）俾其承三季之荒承值亢龍之災孽懸象
暗而恒文乖彝倫斁而舊章缺（三季三王之季也易曰懸象著
明莫大於日月乖謂失常度也）故先命元聖使綴學立制宏亮
洪業表相祖宗贊揚迪哲備哉燦爛眞神明之

式也（元聖孔子也）雖前聖舉夔衡旦密勿之輔比茲褊矣（衡旦阿衡周公也茲謂孔子言舉夔等比之為褊小矣）是以高光二聖辰居其域時至氣動乃龍見淵躍（孔子曰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翼而未舉則威靈紛紜海內雲蒸雷動電燡胡縊莽分不旋其誅（胡縊莽分謂胡亥縊死公賓就斬莽也）夜臨也言天下先為誅之高光不必親臨也）然後欽若上下恭揖羣后正位度宗有于德不台（上下天地也羣后諸侯度居也宗尊也前言曰商讀于德不台音羨台讀曰嗣高祖即位曰家人謂帝者賢者有也光武即位國辭至於再三）蓋以膺當天之正統受克讓之歸運蓄炎上之烈精縕孔佐之宏陳云爾（正統謂漢承周為火德克典曰允恭克讓炎上謂火德孔佐謂孔即制作春秋及緯書以佐漢也即春秋演孔圖曰卯金刀名為劉中國東南出荊州赤帝後次代周是也）赫赫聖漢巍巍唐基沂測其源乃先孕虞育夏甄殷陶周（逆流曰沂孕懷也育養也甄陶也言虞夏殷周之先蓋為堯臣）然後宣二祖之重光襲四宗之緝熙神靈日燭光被六幽仁風翔乎海表威靈行於鬼區（二祖高祖世祖也四宗文帝為太宗武帝為世宗宣帝為中宗明帝為顯宗鬼區遠方也）故夫顯定三才昭登之績匪堯不興鋪聞遺策在下之訓匪漢不宏（登升也言升天之功非堯不能興遺策謂堯典也在下謂後代子孫也言堯典為子孫之訓非漢不能宏大也）厥道至乎經緯乾坤出入三光外運混元內浸毫芒性類循理品物咸享盛哉皇家帝世德臣列辟功君百王榮鏡宇宙尊無與抗乃始虔羣勞謙兢兢業業貶成抑定不敢論制作（禮記曰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論謙之基也）於是三事嶽牧之僚僉爾而進曰陛下仰監唐典中述祖則俯遹宗軌躬奉天經惇敘辯章之化洽（天經天之經言章帝四時順敘九族平章百姓言章帝性萬安治王肯留京師巡靖黎蒸懷保鰥寡之惠浹是以鳳皇來儀集羽族於觀魏肉角馴毛宗於外囿擾緇文皓質於郊升黃暉采鱗於沼甘露霄零於豐草三足軒翥於茂樹（觀闕門觀也肉角謂麟也擾馴也緇文皓質謂騶虞也黃暉采鱗黃龍也三足烏也）若乃嘉穀靈草奇獸神禽應圖合牒窮祥極瑞者朝夕罔收日月邦畿卓犖方州羨溢乎要荒昔姬有素雉朱鳥元秬黃鬯之事耳君臣動色左右相趨濟濟翼翼峨峨如也（元秬黑黍也黃鬯秬也）蓋用昭明寅畏承聿懷之福亦以寵靈文武貽燕後昆覽以懿鑠豈

其爲身而有顯辭也言成康豈獨爲身而有自專之辭故上能文武之業下遺子孫之基也夫圖書亮章天哲也孔猷先命聖孚也體行德本正性也逢吉丁辰景命也圖書河洛書亮信章明哲知也孔子猷圖也孚信也順命以創制定性以和神荅三靈之繁祉展放唐之明文兹事體大而允寤寐次于聖心瞻前顧後豈蔑清廟憚勿天孚命于伊考自遠古乃降炎兹作者七十有四人有不俾而假素圖光度而遺章今其如台而獨

闕也自古封禪七十有二君并武帝光武爲七十四君也假素言假爲竹素之文也是時聖上固已垂精游神包舉藝文屢訪羣儒謝咨故老與之乎斟酌道德之淵源肴覈仁義之林藪以望元符之臻焉道德仁義人所常行故以酒食爲謝焉淵源林藪喻深遠也元符瑞也既成羣后之讌辭又惩經五絲之頌慮矣將絣萬嗣煬洪暉奮炎景扇遺風播芳烈久而愈新用而不竭汪汪乎丕天之大律其疇能亘之哉唐哉皇哉皇哉唐哉緜兆辭音曹絣繼也方前反唐哉堯也皇哉漢也

代薦謝夷吾文　班固

出夷吾清嚴五倫爲司徒令班固爲文薦夷吾云云

臣聞堯登稷契政隆太平舜用皐陶政治雍熙竊見鉅鹿太守謝夷吾英姿挺特奇偉秀出才兼四科行包九德仁足濟時知周萬物加以少膺儒雅韜含六籍推考皇度綜校圖錄探順聖祕觀變歷徵古天知地與神合契據其道德以經王務昔爲陪隸與臣從事奮忠毅之操躬史魚之節董臣嚴綱最臣愧弱董督也最勸也得以免戾

實賴厥勳及其應選作宰惠敷百里降福彌異流化若神爰牧荊州威行邦國奉法作政有周召之風居儉履約紹公儀之操公儀休相魯尋切簡能爲外臺之表聽聲察實爲九伯之冠九州之伯也遷守鉅鹿政合時雍德量績謀有伊呂管晏之任闡宏道奧同史蘇京房之倫左史蘇晉太史善筮者京房善陰陽步占雖密勿在公而身出心隱不徇名以求譽不馳騖以要寵念存遜遁演志箕山方之古賢實有倫序採之於今超焉絶俗誠社稷之元龜

大漢之棟甍宜當拔擢使登鼎司上令三辰順軌於歷象下使五品咸訓于嘉時臣以頑駑器非其疇願乞骸骨更授夷吾庶令微臣蹇咎免悔

北單于和親議　班固

本傳時北單于求和親議者以爲匈奴變詐使以畏漢威盡還降人令遣使恐失南廣親附之意而成北狄猜詐之計因議云云

固議曰竊自惟思漢興已來曠世歷年兵纏夷狄尤事匈奴綏御之方其塗不一或修文以和之或用武以征之或卑下以就之文帝通關市娶以漢女厚其恩也或臣服以致之宣帝時雖屈申無常所因時異然未有拒絕棄放不與交接者也故自建武之世復脩舊典數出重使前後相繼至於其末始乃暫絕永平八年復議通之而廷爭連日異同紛回多執其難少言其易先帝聖德遠覽瞻前顧後遂復出使事同前世永平八年遣鄧叔使北匈奴今來報使北匈奴今烏桓就闕稽首譯官康居月氏自遠而至匈奴離析名王來降三方歸服不以兵威此誠國家通於神明自然之徵也臣愚以爲宜依故事復遣使者上可繼五鳳甘露致遠人之會下不失建武永平羈縻之義絕之未知其利通之不聞其害設後北虜稍彊能爲風塵復求交通將何所及

諫爲二陵起郭邑　東平王蒼

本傳帝欲爲原陵廟節陵起邑蒼上疏諫云帝從之

臣竊見光武皇帝躬履儉約之行深覩始終之分勤勤懇懇以葬制爲言故營建陵地詔曰無爲山陵陂池栽令流水而已孝明皇帝大孝無違奉承貫行臣愚以爲國邑之興始自彊秦古者邱隴且不欲其著明豈況築郭邑建都郭哉上違先帝聖心下造無益之功虛費國用動搖百姓非所以致和氣祈豐年也

論后族過盛　第五倫

本傳帝以明德太后故尊崇舅氏馬廖兄弟竝居職任倫身交結魏羔之士爭赴趣之倫以后族過盛欲令損抑其權上疏云云

臣聞書曰臣無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

國傳曰大夫無境外之交東脩之饋（東帛也脩脯也）近代光烈皇后雖友愛天至而卒使陰就歸國其後梁冀之家互有非法明帝即位竟多誅之自是洛中無復權戚又譬諸外戚曰苦身待士不如爲國戴益望天事不兩施臣常刻著五藏書諸紳帶而令之議者復以馬氏爲言竊聞衛尉廖以布三千匹城門校尉防以錢三百萬私贍三輔衣冠臣愚不敢不以聞　又曰貴戚可封侯以富之不當以職事任之何者繩以法則傷

恩私以親則違憲

乞除苛尚寬　第五倫

（本傳倫疾俗吏苛刻及爲三公值帝長者屢有善政乃上疏褒稱誠美因以勸成德）

陛下躬天然之德體晏晏之姿以寬宏臨下（晏晏溫和也）出入四年前歲誅刺史二千石貪殘者六人斯皆明聖所鑒非羣下所及然詔書每下寬和而政急不解務存節儉而奢侈不止者咎在俗敝羣下不稱故也陳留令劉豫冠軍令馬協竝以刻薄之姿臨人宰邑專念掠殺務爲嚴苦而議者反以爲能秦以酷急亡國王莽亦以苛法自滅故勤勤懇懇實在於此其刺史太守以下拜除京師及道出洛陽者宜皆召見可因博問四方兼以觀察其人諸上書言事有不合者可但報歸田里不宜過加喜怒以明在寬

論竇氏貴盛　第五倫

（本傳時諸爲得罪歸國而竇氏始貴倫復上疏云云）

伏見虎賁中郎將竇憲椒房之親（后妃以椒塗其室取其多子）

（故曰椒房）典司禁兵出入省闥年盛志美畢謙樂善此誠其好士交結之方然諸出入貴戚者類多瑕釁禁錮之人充少守約安貧之節士大夫無志之徒更相販賣雲集其門衆煦飄山聚蚊成雷蓋驕佚所從生也三輔論議者至云以貴戚廢錮當復以貴戚浣濯之猶解酲當以酒也臣願陛下中宮嚴勑憲等閉門自守無妄交通令憲永保福祿君臣交歡無纖介之隙此臣之所至願也

論親王恩寵太過　宋意

本傳帝性寬仁親親之恩篤於叔父諸兄弟並留京師不遣就國意以爲踰禮過恩乃上疏云云帝納之

陛下至孝烝烝恩愛隆深以濟南王康中山王馬先帝昆弟特蒙禮寵聖情戀戀不忍遠離崇以叔父之尊同以家人之禮車入殿門即席不拜分甘損膳賞賜優渥春秋之義諸父昆弟無所不臣所以尊尊卑卑彊幹弱枝者也又西平王羨等六王皆妻子成家當早就藩國且割

情不忍以義斷恩發遣康馬各歸藩國令羨速就便時以塞衆望

論南單于請兵不可許　宋意

本傳章和二年鮮卑破北匈奴而南單于來北請兵北伐因還舊庭實太后臨朝議欲從之意上疏云云會南單于意不北徙

夫戎狄之隔遠中國幽處北極界以沙漠簡賤禮義無有上下彊者爲雄弱即屈服光武皇帝躬服金革之難深昭天地之明故因其來降羈縻畜養邊人得生勞役休息於茲四十餘年矣今鮮卑奉順斬獲萬數中國坐享大功而百姓不知其勞漢興功烈於斯爲盛所以然者夷虜相攻無損漢兵者也臣察鮮卑侵伐匈奴正是利其抄掠及歸功聖朝實由貪得重賞今若聽南虜還都北庭則不得不禁制鮮卑鮮卑外失暴掠之願內無功勞之賞豺狼貪婪必爲邊患今北虜西遁請求和親宜因其歸附以爲外扞巍巍之業無以過此若引兵費賦以順南虜則坐失上略去安即危矣誠不可許

東漢文鑑卷之五

章帝朝

達旨　崔駰

出本傳駰年十三通詩易春秋古今訓詁百家之言善屬文與班固傳敘齊名未達仕進之事時人或譏其太元靜將心後名失實駰擬楊雄解嘲作達旨以答焉其辭云云

或說已曰易稱備物致用可觀而有所合故能扶陽以出順陰而入春發其華秋收其實有始有極爰登其質令子韞櫝六經服膺道術韞匿也櫝匱也歷世而游高談有日俯鉤深於重淵仰探遠乎九乾九乾重天也窮至賾於幽微測潛隱之無源然下不步卿相之廷上不登王公之門進不黨以讚己退不黷於庸人獨師友道德合符此真抱景特立與士不羣蓋高樹靡陰獨木不林隨時之宜道貴從凡于時太上運天德以君世憲王僚而布官太上帝也臨雍泮以恢儒疏軒冕以崇賢率惇德以厲忠孝揚茂化以砥仁義選利器於良材求鎭鄒於明智不以此時擧台階闥

紫闥據高軒望朱闕夫欲千里而忌尺未發八寸爲忌蒙竊感焉故英人乘斯時也智過萬人謂之英猶逸禽之赴深林蝘蜓之趣大沛胡爲嘿嘿而久沉滯也荅曰有是言乎子苟欲勉我以世路不知其跌而失吾之度也古者陰陽始分天地初制皇綱云緒帝紀乃設傳序歷數三代興滅昔大庭尚矣赫胥罔識古帝號淳樸散離人物錯乖高辛攸降厥趣各違道無常稽與時張弛失仁爲非得義爲是君子通變各審所履故士或掩目而淵潛莊子曰無澤與舜爲友帝以天下讓之乃自投清冷之淵終身以不反或盥耳而山棲莊子許由隱於箕山之下堯以天下讓爲汚乃臨池洗耳或草耕而僅飽伯成子高唐虞時爲諸侯至禹而耕見呂氏春秋或木茹而長飢說苑曰鮑焦衣不完木不食立枯而死莊子狂接輿楚人見其不遇乃行歌而過孔子孔子下車欲與之言趨而避之不得與或重聘而不來莊子狂接輿楚人見王使使者聘之接輿笑而不應或屢黜而不去論語柳下惠爲士師三黜人曰可以去矣或冒詢以干進或望色而斯舉詢辱也大戴禮曰色斯舉矣舉協韻音據或以役夫發夢於王公高宗夢得說或以魚父見兆於元龜太公以釣于西伯云云若夫紛纚糾童反塞路凶虐播流人有昏墊之厄

主有疇咨之憂條垂黼蓌上下相求於是乎賢人授手援世之災跋涉赴俗急斯時也昔堯舍臯陶漠高祖歎而子房慮禍不散而曹絺奮結不解而陳平權及其策合道從克亂弭衝乃將鏤元珪冊顯功銘昆吾之冶（呂尚作太師其功銘於昆吾之鼎）勒景襄之鍾（國語曰晉趙鞅退秦師歎銘于景鍾）與其有事則褒崇濡足冠挂不顧人溺不拯則非仁也當其無事則蹴蠁整襟規矩其步德讓不修則非忠也是以險則救俗平則守禮舉以公心不私其體今聖上之有斯人也撲以皇質雕以唐文（孔子曰堯煥乎其有文章）六合怡怡比屋爲仁壹天下之衆異齊品類之萬殊參差同量坯治一陶羣生得理庶績其凝家家有以樂和人人有以自優威械藏而詛豆布六典陳而九刑睯（械器械甲兵也周禮太宰掌建邦之六典左傳曰周有亂政而作九刑）濟茲兆庶出於平易之路雖有力牧之略尚父之厲（力牧黃帝臣也）伊臯不論奚事范蔡（范雎蔡澤）夫廣厦成而茂木暢遠求存而良馬繫方斯之際處士山積學者川流衣裳被

宇冠蓋雲浮譬猶衡陽之林岱陰之麓伐尋抱不爲之稀蓺拱把不爲之數彼採其華我收其實舍之則藏已所學也故進動以道則不辭執珪而秉柱國復靜以理則甘糟糠而安黎藿夫君子非不欲仕也恥夸毗以求舉（夸毗謂佞人足恭）非不欲室也惡登牆而樓處（孟子云云叫呼衢縣旌自表非隨和之寶也暴智燿世因以干祿非仲尼之道也（因回作遊）不倫黨苟以徇已汗血競時利合而友（汗血謂力也）子笑我之沉滯吾亦病子屑屑而不已也（屑屑猶區區也）先人有則而我弗虧行有枉徑而我非隨臧否在予唯世所議固將因天質之自然誦上哲之高訓詠太平之清風行天下之至順懼吾躬之穢德勤百畝之不耘絫余馬以安行俟性命之所存昔孔子起威於夾谷（家語曰魯與齊會於夾谷孔子攝相事斬沮儒晏嬰發勇於崔杼（沮杼齊莊公乃劫諸大夫有不盟者戟鉤其頤晏子曰崔氏無道而殺其君若復崔氏而嬰不與盟）曹劌舉節於柯盟（曹沫以匕首劫齊桓公還魯侵地）卞嚴克捷於彊禦（卞莊子母在戰而三北母死而開三復）范蠡錯勁於會稽

錯置也伯嚭敗越於夫椒越後滅吳皆蠡之謀也伍員樹功於相舉員
諫於楚於楚員歸吳興兵伐楚於柏舉楚敗績魯連辭言以退燕燕將困
田單攻不下仲連爲書遺燕將遂平聊城包胥單辭而存楚楚爲吳
所敗申包胥以秦師救於庭七日秦師乃出敗吳復楚唐且華頡以悟秦即唐
雎也華頡謂白首也秦王悟發兵敗魏甘羅童牙而報趙年十二事呂不韋奉使
張唐相燕使雎先報趙原衰見廉於壺飧趙衰爲原大夫以不食壺飧故也宣孟收德於東脯晉趙宣
孟見餓人與脯受而弗食曰將以遺母宣孟復與脯二束吳札結信於卯木徐君
好季札劒及還而徐君死乃繫劒徐君家樹而去程嬰願義於趙武晉景

公三年晉韓厥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有通賊生男程嬰奉之即趙武德於數者竊慕古人之所序

乞改前朝苛政 陳寵

本傳時永平故事吏政尚嚴切寵以帝新即位宜改前世苛俗乃上疏云云帝納之每事務從寬厚遂詔有司絕鉗鑽諸慘酷之科斷妖惡之禁除文致之請斷五十餘事定著于令

臣聞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寧僭不濫故唐堯著典書災肆赦肆緩也周公作戒勿誤庶獄伯夷之典惟敬五刑以成三德由此言之聖賢之政以刑罰爲首往者斷獄嚴明所以威懲姦慝姦慝既平必宜濟之以寬陛下即位數詔羣僚宏崇晏晏溫和也而有司執事猶尚深刻斷獄者急於箅格酷烈之痛執憲者煩於誡欺放濫之文或因公行私恣縱威福夫爲政猶張琴瑟大弦急者小弦絕故子貢非臧孫之猛法而美鄭喬之仁政詩云不剛不柔敷政優優方今聖德充塞假于上下宜隆先王之道蕩滌煩苛之法輕薄箠楚以濟羣生全廣至德以奉天心

斷獄不盡三冬議 陳寵

本傳漢制斷獄報重常盡三冬之月帝改用冬初十月而已元和二年詔貴宗上言斷獄不盡三冬故陰氣微弱陽氣發泄致旱以此下公卿議寵奏云云帝納之遂不復改

夫冬至之節陽氣始萌故十一月有蘭射干芸芍之應附音夜即鳥扇也芸香草芍馬蓴天以爲正周以爲春十二月陽氣上通雉雊雞乳地以爲正殷以爲春十三月陽氣已至天地已交萬物皆出蟄蟲

始振人以爲正夏以爲春（正月也）三微成著以通三統（三統三正也統者統一歲之事）周以天元殷以地元夏以人元若以此時行刑則殷周歲首皆當流血不合人心不稽天意月令曰孟冬之月趣獄刑無留罪明大刑畢在立冬也議者咸曰旱之所由咎在改律臣以爲殷周斷獄不以三微而化致康平秦爲虐政四時行刑聖漢初興改從簡易蕭何草律季秋論囚俱避立春之月而不計天地之正二王之春實頗有違陛下探幽析微允

就其中革百載之失建永年之功上有迎承之敬下有奉微之惠聖功美業不宜中疑

上太后勸成德政　馬廖

（本傳時太后躬履節儉廖憲美業難終上疏長樂云云以勸成德政太后深納之）

臣聞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故元帝罷服官（孝元帝罷之）成帝御浣衣哀帝去樂府然而侈費不息至於衰亂者百姓從行不從言也傳曰吳王好劒客百姓多創瘢楚王好細腰國中多餓死長安語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今陛下躬服厚繒斥去華飾既已得之自然猶宜加勉法太宗之隆德（孝文元默躬衣弋綈）戒成衆之不終則四海誦德聲薰天地神明可通金石可勒而況於行仁心乎況於行令乎願置章坐側以當聲人夜誦之音（前漢禮樂志乃采詩夜誦）

日食論郡守非人　馬嚴

（本傳肅宗即位拜御史中丞其冬日食上封事云云帝納其言而史誦等官）

臣聞日者衆陽之長食者陰侵之徵書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言王者代天官人也故考績黜陟以明褒貶無功不黜明陰盛陵陽臣伏見方今刺史太守專州典郡不務奉事盡心爲國而司察偏阿取與自己同則舉爲无異異則中以刑法（中丁仲反）不即垂頭塞耳採取財賂令益州刺史朱酺揚州刺史倪說（音悅）涼州刺史尹業等每行考事輒有物故又選舉不實曾無貶坐是使臣下得作威福也故事州郡所舉上奏司

直察能否以懲虛實前書武帝元狩五年初置司直比二千石掌佐丞相舉不法建武十八年省之今宜加防檢式遵前制舊丞相史親治職事唯丙吉以年老優游不案吏罪於是宰府習爲常俗吏共罔養以崇虛名罔養猶依違也或未曉其職便復遷從誠非建官賦祿之意宜勑正百司各責以事州郡所舉必得其人若不如言裁以法令傳曰上德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故火烈則人望而畏之水懦則人狎而翫之爲政者寬以濟猛猛以濟寬如此綏御有體災

眚消矣

貢舉先才行議　韋彪

本傳時郡國貢舉率非功次故令職益漸多在州郡詔下公卿議題議云云帝深納之

夫國以簡賢爲務賢以孝行爲首孔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夫人才行少能相兼是以孟公綽優於趙魏老不可以爲滕薛大夫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吏持心近薄蒼頡曰鍛椎也鍛鍊猶成就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在其所以磨之故也磨礪也士宜以才行爲先不可純以閥閱史記曰明其等閥績功曰閱然其要歸在於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

論苛政用人數事　韋彪

本傳彪以世承二帝吏化之後多以苛刻爲能又置官不以才因盛夏多寒上疏謝云云帝納之

臣聞政化之本必順陰陽伏見立夏以來當暑而寒殆以刑罰刻急郡國不奉時令之所致也農人急於務而苛吏奪其時賦發充常調而貪吏割其財此其巨患也天下樞要在於尚書尚書之選豈可不重而間者多從郎官起升雖曉習文法長於應對然察察小慧類無大能宜簡嘗歷州宰素有名者雖進退舒遲時有不逮然端心向公奉職周密宜鑒喬夫捷急之對喬夫官名也深思絳侯木訥之功也木質訥遲鈍也又諫議之職應用公直之士通才謇正有補於朝今或徵試輩爲大夫鞋類也又御史外遷動據州郡竝宜清選其任責以言績其二千石視事雖久而爲吏

民所便安者宜增秩重賞勿妄遷徙惟留聖心

論左傳大義　賈逵

本傳帝好古文尚書左氏傳建初元年詔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帝善逵說使出左氏傳大義長於二傳者逵條奏云云帝嘉之令逵自選公羊嚴顏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於左氏

臣謹摘出左氏三十事尤著明者斯皆君臣之正義父子之紀綱其餘同公羊者什有七八至如祭仲紀季伍子胥叔術之屬左氏義深於君父公羊多任於權變其相殊絕固已遠甚臣以

永平中上言左氏與圖讖合者先帝不遺多美

寫其傳詁藏之秘書建平中侍中劉歆欲立左氏不先暴論大義而輕移太常恃其義長詆挫諸儒諸儒內懷不服相與排之孝哀皇帝重逆衆心故出歆爲河內太守從是攻擊左氏遂爲重矣今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強幹弱枝勸善戒惡至明至切至直至順先帝博觀異家各有所採易有施孟復立梁邱施讎孟喜梁邱賀尚書歐陽復有大小夏侯歐陽和伯夏侯勝夏侯建今三傳之異亦猶是

也又五經家皆無以證圖讖明劉氏爲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晉大夫蔡墨曰陶唐既衰其後有劉累明漢承堯後也五經家皆言顓頊代黃帝而堯不得爲火德左氏以爲少昊代黃帝即圖讖所謂宣帝也河圖曰七星如斗下流華渚女節感生白帝朱宣注朱宣少昊也如今堯不得爲火則漢不得爲赤其所發明補益實多陛下遊情六藝研幾綜微靡不審察若復留意奕學以廣聖見庶幾無所遺失矣

請兵平西域諸國　班超

本傳建初六年超攻破柘墨石城說因北回平諸國乃上疏請兵云云帝欲給兵會條奏上疏願留身效死節以幹爲假司馬將吏士從事二十六人超遂

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鄯善于寘即時向化今拘彌莎車疏勒月氏烏孫康居復願歸附欲共并力破滅龜茲平通漢道若得龜茲則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臣伏自惟念卒伍小吏實願從谷吉效命絕域庶幾張騫棄身曠野谷吉永父也元帝時送匈奴閼氏骨歸葬事武帝時使月

民爲匈奴所留十餘歲晉魏絳列國大夫尚能和輯諸戎晉悼公時魏絳說諸戎晉悼公時魏絳說諸戎況臣奉大漢之威而無鈐刀一割之用乎前世議者皆曰取三十六國虜爲斷匈奴右臂武帝時今西域諸國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唯焉者龜茲未服臣前與官屬三十六人奉使絕域備遭艱厄胡夷情數臣頗識之問其城郭小大皆言倚漢與依天等以是效之則葱領可通葱領通則龜茲可伐今宜拜龜茲侍子白霸爲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歲月之

東漢文鑑六 十三

間龜茲可禽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願下臣章參效行事誠有萬分死復何恨臣超區區特蒙神靈冀未便僵仆目見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薦勳祖廟布大喜於天下

論大旱由兵刑所致 楊終

本傳太初五年大旱載貢終以廣陵淮陽濟南之獄徙者萬數又遠七絕域吏民怨曠乃上疏云云

臣聞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百王常典不易之道也秦政酷烈違悖天心一人有罪延及三族高祖平亂約法三章太宗至仁除去收孥澤及昆蟲功垂萬世陛下聖明德被四表今以比年久旱災疫未息臣按春秋水旱之變皆應暴急惠不下流自永平以來仍連大獄有司窮考轉相牽引掠拷濫濫家屬徙邊加以北征匈奴西開三十六國頻年服役轉輸煩費民懷土思怨結邊域足以感動天地移變陰陽矣

書奏肅宗下其章司空第五倫同終議太尉牟融司徒鮑昱校書郎班超等難論以施行

東漢文鑑六 十四

既久孝子無改父之道先帝所建不宜回異終復上疏曰云云帝從之聽還徙者悉罷邊屯

秦築長城功役繁興胡亥不革卒亡四海故孝元棄珠崖之郡光武絕西域之國不以介鱗易我衣裳介鱗喻遠夷言其人與魚鼈無異也衣裳謂中國也魯文公毀泉臺春秋譏之曰先祖爲之而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以其無妨害於民也襄公作三軍昭公舍之君子大其復古以爲不舍則有害於民也故

今伊吾之役樓蘭之屯久而未還非天意也

戒馬廖訓子弟書　楊終

（本傳時太后兄馬廖謹篤自守不訓諸子終以書戒之云云廖不納）

終聞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何者堯舜爲之隄防桀紂示之驕奢故也春秋殺太子母弟直稱君甚惡之者坐失教也禮制人君之子年八歲爲置少傅教之書計以開其明十五置太傅教之經典以道其志漢興諸侯不力教誨多觸禁忌故有亡國之禍而乏

嘉善之稱今君位地尊重海內所望黃門郎年幼血氣方盛既無長君退讓之風（文帝竇后兄曰長君）而要結輕狡無行之客鑒念前世可爲寒心君侯誠宜以臨深履薄爲戒

東漢文鑑卷之六

東漢文鑑卷之七

和帝朝

薦郁方爲侍講　竇憲

出本紀帝即位惠自以外戚之重欲令少主頗涉經學上疏皇太后云云由是復入侍講

禮記云天下之命懸於天子天子之善成于所習習與智長則切而不勤化與心成則中道若性昔成王幼小越在襁褓周公在前史佚在後太公在左召公在右中立聽朝四聖維之是以

慮無遺計舉無過事孝昭皇帝八歲即位大臣輔政亦選名儒韋賢蔡義夏侯勝等入授於前輔成聖德近建初元年張酺魏應召訓亦講禁中章帝時臣伏惟皇帝陛下躬天然之姿宜漸教學而獨對左右小臣未聞典義昔五更桓榮親爲帝師子郁結髮敦尚繼傳父業故再以校尉入授先帝父子給事禁省更歷四世今白首好禮經行篤備又宗正劉方宗室之表善爲詩經宜令郁方竝入教授以崇本朝光示大化

諫伐匈奴　魯恭

本傳帝初立議遣車騎將軍竇憲征西將軍耿秉擊匈奴恭上疏諫云云不從

陛下親勞聖思日昃不食憂在軍役誠欲以安定北陲爲人除患定萬世之計也臣思數年以來秋稼不熟人食不足倉庫空虛國無蓄積會新遭大憂章帝崩人懷恐懼今乃以盛春之月興發軍役擾動天下以事戎夷誠非所以垂恩中國改元正時由內及外也萬民者天之所生天

愛其所生猶父母愛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者則天氣爲之舛錯況於人乎夫戎狄者四方之異氣也薄夷踞肆與鳥獸無別言平坐踞倨肆放無禮也若雜居中國則錯亂天氣汙辱善人是以聖王之制羈縻不絕而已今邊境無事當修仁行義尚於無爲令家給人足安業樂產夫人道脩於下則陰陽和於上祥風時雨霞被遠方夷狄重譯而至矣夫以德勝人者昌以力勝人者亡今匈奴爲鮮卑所殺而欲乘其虛耗利其微弱是非

義之所出也今始徵發而大司農調度不足使者在道分部督趣音促上下相迫民間之急亦已甚矣三輔并涼少雨麥根枯焦牛死日甚此其不合天心之效也羣僚百姓咸曰不可陛下獨柰何以一人之計柰萬人之命不卹其言乎上觀天心下察人志足以知事之得失臣恐中國不爲中國豈徒匈奴而已哉

諫爲篤景治第　何敞

出本傳時憲爲車騎將軍太發軍擊匈奴而詔使者爲憲弟篤景起起師

第百姓勞苦敞上疏諫云云帝不省拜爲尚書復上封事云云憲等深恣之乃自出敞爲濟南太傅

臣聞匈奴爲之梁逆久矣平城之圍嫚書之恥此二辱者臣子所爲捐軀而必死高祖呂后忍怒還忿舍而不誅伏惟皇太后秉文母之操陛下履晏晏之姿匈奴無逆節之罪漢朝無可慚之恥而盛春東作興動大役元元怨恨咸懷不悅而猥復爲篤景繕修館第彌街絕里令衆軍在道朝廷焦脣百姓愁苦縣官無用而遽起大第非所以垂令德示無窮也宜且罷工匠專憂北邊恤人之困

再論篤景　前人

夫忠臣憂世犯主嚴顏譏刺貴臣至以殺身滅家而猶爲之者何邪君臣義重有不得已也昔鄭武姜之幸叔段衛莊公之寵州吁愛而不教終至凶戾由是觀之愛子若此猶飢而食之以毒適所以害之也伏見大將軍竇兄弟專朝憲秉三軍之重篤景總宮衛之權而虐用百姓奢

侈僭逼誅戮無罪臣觀公卿懷持兩端不肯極言者以爲憲等若有匪懈之志則已受吉甫褒申伯之功申伯宣王舅也如憲等陷於罪辜則自取陳平周勃順呂后之權終不以憲等吉凶爲憂也臣敞區區誠欲計策兩安絕其緜緜塞其涓涓上不欲令皇太后損文母之號陛下有誓泉之譏左傳鄭武姜事下使憲等得長保其福佑然臧獲之謀上安主父下存主母猶不免於嚴怒臧獲奴婢賤稱蘇秦說燕王事臣雖知言必夷滅而冒死自盡者誠不

忍目見其禍而懍默苟全

燕然山銘　班固

出竇憲傳時南單于請兵北伐乃拜憲車騎將軍出塞與北單于戰於稽落山大破之於是溫禺鞮王逐等八十一部降憲遂登燕然山刻石勒功紀漢威德令班固作銘云憲班師而還

惟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漢元舅曰車騎將軍竇憲寅亮聖明登翼王室納于大麓維清緝熙乃與執金吾耿秉述職巡御理兵於朔方鷹揚之校蠍虎之士爰該六師該備也暨南單于東烏桓

西戎氐羌侯王君長之羣驍騎三萬元戎輕武長轂四分雲輜蔽路萬有三千餘乘勒以八陣莅以威神元甲耀日朱旗絳天遂陵高闕下雞鹿經磧鹵絕大漠斬溫禺以釁鼓血尸逐以染鍔溫禺尸逐宵遁王號鍔刃也然後四校橫徂星流電埽蕭條萬里野無遺寇於是域滅區單反旆而旋考傳驗圖窮覽其山川遂踰涿邪跨安侯乘燕然躡冒頓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上以憻高文之宿憤光祖宗之元靈下以安固後嗣恢拓境宇振大漢之天聲茲所謂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者也乃遂封山刊石昭銘上德其辭曰

鑠王師兮征荒裔勦凶虐兮截海外夷其邈兮亘地界封神邱兮建隆嶲熙帝載兮振萬世

論立北單于不當　袁安

出本傳竇憲日稔已功欲結恩北虜乃上立降者阿尸逢侯為北單于下公卿議宋由丁鴻耿秉等十人議可許安與任隗奏宜令南單于反其北庭新降家無緣更立阿尸逢上封事云憲竟立之漢遂反叛如第安

臣聞功有難圖不可豫見事有易斷較然不疑伏惟光武皇帝本所以立南單于者欲安南定北之策也故匈奴遂分邊境無患孝明皇帝奉承先意不敢失墜赫然命將爰伐塞北至于章和之初降者十萬餘人議者欲置之濱塞東至遼東太尉宋由光祿勳耿秉皆以為失南單于心不可先帝從之陛下奉承鴻業大開疆宇大將軍遠師討伐席卷北庭此誠宣明祖宗崇立宏勳者也宜審其終以成厥功伏念南單于舉

衆歸德自蒙恩以來四十餘年三帝積累以遺陛下況也（南宮名）首唱大謀空盡北虜輸而弗圖更立新降以一朝之計違三世之規失信於所養建立於無功由秉實知奮議而欲背棄先恩夫言行君子之樞機賞罰理國之綱紀論語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行焉今若失信於一也則百蠻不敢復保誓矣且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五歲一億九十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今北庭瀰遠其費過倍是乃空盡天下而非

建策之要也

誡竇憲書　崔駰

（本傳時竇太后臨朝憲以車騎出內詔命駰獻書誡云云）

駰聞交淺而言深者愚也在賤而望貴者惑也未信而納忠者謗也三者皆所不宜而或蹈之者思效其區區憤盈而不能已也竊見足下體淳淑之姿朗高明之量意美志厲有上賢之風駰幸得充下館列後陳（陳列也）是以竭其拳拳進一言傳曰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生富貴而能不驕傲者未之有也今寵祿初隆百僚觀行當堯舜之盛世處光華之顯時豈可不庶幾夙夜以永衆譽宏申伯之美致周邵之事乎昔馮野王以外戚居位稱爲賢臣（世祖元帝昭儀近陰衛尉克已復禮終受多福鄭氏之宗非不尊也（史丹封鄭祖父恭有女弟爲哀太子良娣）陽侯之族非不盛也重侯累將建天樞執斗柄其所以獲譏於時垂行於後者何也蓋在滿而不挹位有餘而仁不足也漢興以後迄于哀平外家二十保族全身四人而已書曰鑒于有殷可不慎哉竇氏之興肇自孝文二君以淳淑守道成名先日安豐以佐命著德顯自中興（融爲安豐侯）內以忠誠自固外以法度自守卒享祚國垂祉於今夫謙德之光周易所美滿溢之位道家所戒故君子福大而愈懼爵隆而益恭遠察近覽俯仰有則銘諸几杖刻諸盤杅矜矜業業無殆無荒如此則百福是荷慶流無窮矣

日食論竇兄弟　丁鴻

本傳永元四年爲司徒時竇太后臨政憲兄弟各擅威權因日食上封事云討於是收憲大將軍印綬憲及諸弟皆自殺

臣聞日者陽精守實不虧君之象也月者陰精盈毀有常臣之表也故日食者臣乘君陰陵陽月滿不虧下驕盈也昔周室衰季皇甫之屬專權於外黨類强盛侵奪主執則日月薄食皇甫卿士也王后戮也故詩曰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春秋日食三十六就君三十二變不空生各以類應夫威柄不以放下利器不可假人

是以三桓專魯田氏擅齊六卿分晉諸呂握權統嗣幾移哀平之末廟不血食故雖有周公之親而無其德不得行其勢也今大將軍雖欲勑身自約不敢僭差然而天下遠近惶怖承旨刺史二千石初除謁辭求通待報雖奉符璽受臺勑不敢便去久者至數十日背王室向私門此乃上威損下權盛也人道悖於下效驗見於天夫壞崖破巖之水源自涓涓千雲蔽日之木起於蔥青葉微則易救未者難人莫不忽於微細以致其大患不忍誨義不忍割去事之後未然之明鏡也臣愚以爲左官外附之臣依託權門傾覆論諛以求容媚者宜行一切之誅臣聞天不可以不剛不剛則三光不明王不可以不彊不彊則宰牧從橫宜因大變改政匡失以塞天意

論漢當制作禮樂　張奮

本傳永元六年爲司徒九年以病罷在家上疏云云帝雖善之猶未施行

五經同歸而禮樂之用尤急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又曰揖讓而化天下者禮樂之謂也樂記云云子謂子夏曰禮以修外樂以制內邱已矣夫禮稽命徵云云注已矣夫恨不制作禮樂也

又曰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臣以爲漢當制作禮樂是以先帝聖德數下詔書愍傷崩缺而衆儒不達議多駁異臣累世台輔七代祖湯爲御史大夫六代祖于定國宣帝時領尚書父紘光武時爲司空而大典未定私竊惟憂臣犬馬齒盡誠異先死見禮樂之定　又奏云昔孝武皇帝光武皇

帝封禪告成而禮樂不定事不相副先帝已詔曹褒良於東觀次序禮事凡百五十篇奏之今陛下但奉而成之猶周公斟酌文武之道非自爲制誠無所疑

校定律令條法　陳寵

本傳永元六年寵爲廷尉性仁矜識疑明刑自爲奏開經典從宜處斷活者甚衆又詔校律令條法溢於甫刑者除之未及施行會徙廷尉因文通奸罪遷尚書

臣聞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故甫刑大辟二百尚書注曰呂侯後爲甫侯五刑之屬三千禮之所去刑之所取

失禮則入刑相爲表裏者也今律令死刑六百一十耐罪千六百九十八耐罪輕刑也贖罪以下二千六百八十一溢於甫刑者千九百八十九其四百一十大辟千五百耐罪七十九贖罪春秋保乾圖曰王者三百年一蠲法漢興以來三百二年憲令稍增科條無限又律有三家其說各異宜令三公廷尉平定律令應經合義者可使大辟二百而耐罪贖罪二千八百并爲三千悉刪除其餘令與禮相應以易萬人視聽以致刑措之美

駁爲父報仇議　張敏

本衛宏漢舊儀中有父侮辱人父者其子殺之帝傳其死刑而降有之自後因以爲比遂定其議以爲輕侮法故駁云云帝從之爲輕

議曰夫輕侮之法先帝一切之恩不有成科班之律令也夫死生之決宜從上下猶天之四時有生有殺若開相容恕善爲定法者則是故設姦萌生長罪隙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春秋之義子不報讎非子也而法令不爲之

減者以相殺之路不可開故也今託義者得減妄殺者有差使執憲之吏得設巧詐非所以導在醜不爭之義殺人者死三代通制今欲趣生反開殺路一人不死天下受敵記曰利一害百人去城郭夫春生秋殺天道之常春一物枯即爲災秋一物華即爲異王者承天地順四時法聖人從經律願陛下留意

論劉愷遜國與弟　賈逵

劉愷傳愷以當襲父爵讓與弟憲遁逃封久之有司奏請絕愷國爲宗

特優假之永元十年有司復奏之建
上書云和帝紀之安帝朝拜太尉
孔子稱能以禮讓爲國於從政乎何有竊見居
巢侯劉般嗣子愷素行孝友謙遜潔清讓封弟
憲潛身遠迹有司不原樂善之心而繩以循常
之法懼非長克遜之風成含宏之化前世扶陽
侯韋元成讓封於弟
元宏
近有陵陽侯丁鴻讓於弟
或
鄧侯
鄧彪讓於弟
前修
近
以高行潔身辭爵未聞貶削而
皆登三事令愷景仰前修前賢也有伯夷之節
宜蒙矜宥全其先功以增聖朝尚德之美

乞依五經章句取士　徐防

本傳永元十四年拜司空防以五經文遠聖意難明宜爲章句以悟後學上疏云云詔從之

臣聞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
其後諸家分析各有異說漢承亂秦經典廢絕
本文略存或無章句收拾缺遺建立明經博徵
儒術開置太學孔聖既遠微言將絕故立博士
十有四家漢官儀曰光武中興復宏稽古易有施孟梁邱京房書有歐陽夏侯勝建詩有申培轅固春秋有嚴顏禮有二戴凡十四博士設甲乙之科前書曰
十人爲郎中乙科二十人爲太子舍人兩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以勸學者
所以示人好惡改敝就善者也伏見太學試博
士弟子皆以意說不修家法每有策試輒興諍
訟論議紛錯互相是非今不依章句妄生穿鑿
以遵師爲非義意說爲得理輕侮道術寖以成
俗臣以爲博士及甲乙策試宜從其家章句問
五十難以試之解釋多者爲上第引文明者爲
高說若不依先師義有相伐
伐代
也
皆正以爲非
五經各取上第六人論語不宜射策雖所失或

久差可矯革

論語本文章句通乎
射策與今學者務本

年老乞歸　班超

出本傳封超爲定遠侯超自以久在絕域年老思土永元十二年上疏曰云云超妹曹壽妻昭永上書帝感其言乃徵超還

臣聞太公封齊五世葬周狐死首丘代馬依風
夫周齊同在中土千里之間況於遠處絕域小
臣能無依風首丘之思哉蠻夷之俗畏壯侮老
臣超犬馬齒殲常恐年衰奄忽僵仆孤魂棄捐
昔蘇武留匈奴中尚十九年今臣幸得奉節帶

金銀謂西域（金銀印也）如自以壽終屯部誠無所恨然恐後世或名臣爲沒西域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關屬敦煌郡沙州也去長安二千六百里酒泉肅州也去長安二千八百五十里）臣老病哀困冒死瞽言謹遣子勇隨獻物入塞及臣生在令勇目見中土

安帝朝

上太后乞崇儒學　樊準

（本傳鄧太后臨朝儒學陵替準上疏云云太后深納其言）

臣聞貴誼有言人君不可以不學故雖大舜聖德孳孳爲善成王賢主崇明師傅及光武皇帝受命中興羣雄崩擾旌旗亂野東西誅戰不遑啓處然猶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至孝明皇帝兼天地之姿用日月之明庶政萬幾無不簡心而

垂情古典游意經教每饗射禮畢正坐自講諸儒竝聽四方欣欣雖闕里之化矍相之事誠不足言又多徵名儒以充禮官如沛國趙孝琅邪承宮等或安車結駟告歸鄉里或豐衣博帶從見宗廟其餘以經術見優者布在廊廟故朝多皤皤之良華首之老（書曰皤皤良士步何反華首白首也）每讌會則論難衍衍共求政化（衍衍和樂貌）詳覽群言譬如振玉朝者進而思政罷者退而備問小大隨化雍雍可嘉期門羽林介胄之士悉通孝經博士

議郎一人開門徒衆百數化自聖躬流及蠻荒匈奴遣伊秩訾王大車且渠來入就學是以議者每稱盛時咸言永平今學者蓋少遠方尤甚博士倚席不講儒者競論浮麗忘謇謇之忠習諓諓之辭（諓諓謟言音踐）文吏則去法律而學詆欺銳錐刀之鋒斷刑辟之重德陋俗薄以致苛刻昔孝文竇后性好黃老而清靜之化流景武之間臣愚以爲宜下明詔博求幽隱發揚巖穴寵進儒雅有如孝宮者徵詣公車以俟聖上講習之

則公卿各舉明經及舊儒子孫進其爵位使纘其業如此則延頸者日有所見傾耳者月有所聞伏願陛下推述先帝進業之道

論天災當應以儉節　樊準

（出本傳時連年水旱災異郡國多被飢困準上疏云云太后從之）

臣聞之傳曰飢而不損茲曰太厥災水（傳云五行傳曰春秋穀梁傳曰五穀不登謂之大侵大侵之禮百官備而不製（不造作也）群神禱而不祠由是言之調和陰陽實在儉節詩曰京師翼翼四方是則今

可先令太官尚方考功上林池籞諸官實減無
事之物（太官掌御膳考工主作器械尚方作刀劒藥者於也苑中以竹帛縛雕之爲禁禦也）五府調省中都官吏京師作者（五府謂太傅太尉司徒空大將軍也作謂營作也）如此則化及四方人勞省息伏見
被災之郡百姓彫殘恐非賑給所能勝贍可依
征和元年故事（武帝年號詔曰當今務在禁止擅賦力本農桑而已）遣
使持節慰安充困乏者今雖有西屯之役宜先
東州之急（時先零爲寇遣鄧騭等討之東州謂冀兗州流人也）如遣使者
與二千石隨事消息悉留富人守其舊土轉充

貧者過所衣食誠父母之計也願以臣言下公
卿平議

不受封爵　鄧騭等

（本傳殤帝崩太后與騭等定策立安帝永初元年封騭上蔡侯悝葉侯宏西平侯閻西華侯食邑各萬戶騭等辭讓上疏自陳云云太后不聽上疏至於五六乃許之後爲乳母王聖誣執不食而死）

臣兄弟汙穢無分可採過以外戚遭值明時託
日月之末光被雲雨之渥澤竝統列位光昭當
世不能宣贊風美補助清化誠慙誠懼無以處

心陛下躬天然之姿體仁聖之德遭國不造仍
離大憂開日月之明運獨斷之慮援立皇統奉
承大宗聖策定於神心休烈垂於不朽本非臣
等所能萬一而猥推嘉美竝享大封伏聞詔書
驚惶慙怖追觀前世傾覆之誡（上官安事）退自惟
念不寒而慄臣等雖無逮及遠見之慮猶有庶
幾戒懼之情常母子兄弟內相勑厲冀以端慈
畏慎一心奉戴上全天恩下完性分刻骨定分
有死無二終不敢橫受爵土以增罪累惶窘征

營昧死陳乞

乞優容激切之言　陳忠

（本傳災異詔百僚各上封事忠慮言事者必多激切或致不能容乃上疏陳通帝意云云）

臣聞仁君廣山藪之大納切直之謀忠臣盡謇
諤之節不畏逆耳之害是以高祖舍周昌殊紂
之譬孝文嘉爰盎人豕之譏武帝納東方朔宣
室之正元帝容薛廣德自刎之切昔晉平公問
於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爲大對曰大臣重祿不

極諫小臣畏罪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公曰善於是下令曰吾欲進善有謁而不通罪至死今明詔崇高宗之德（雉鼎事）推宋景之誠引咎克躬諮訪羣吏言事者杜根成翊世等新蒙表録顯列上臺必承風響應爭爲切直若嘉謀異策宜輒納用如其管穴妄有譏刺雖苦口逆耳不得事實且優游寬容以示聖朝無諱之美若有道之士對問高者宜垂省覽特遷一等以廣直言之路

（漢文鑑八　五）

論任尚書太重　陳忠

（本傳時三府任輕機事專委尚書而災眚變咎輒切免公台忠以爲非國舊體上疏諫云云）

臣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故三公稱曰冢宰王者待以殊敬在輿爲下御坐爲起入則參對而議政事出則監察而董是非漢興舊事丞相所請靡有不聽今之三公雖當其名而無其實選舉誅賞一由尚書尚書見任重於三公近以地震策免司空陳褒令者災異復欲切讓三公昔孝成皇帝以妖星守心移咎丞相使賁麗納說方進方進自引卒不蒙上天之福（翟方進也）故知是非之分較然有歸矣

薦劉愷復上公　陳忠

（出愷傳愷爲司徒永寧元年罷歸帝始親政事忠上疏薦愷云云拜太尉）

臣聞三公上則台階下象山岳股肱元首鼎足居職協和陰陽調訓五品位莫重焉而今上司缺職未議其人伏見前司徒劉愷沈重淵懿道德博備克讓爵土致祚弱弟躬浮雲之志兼浩然之氣頻歷二司舉動得禮以疾致仕側身里巷處約思純進退有度百僚景式海內歸懷往者孔光師丹近世鄭崇張酺皆去宰相復序上司誠宜簡練卓異以慰衆望

（漢文鑑八　六）

大臣行三年喪　陳忠

（本傳安帝時詔大臣行三年喪祝諷等以爲孝文光武之制不可改忠上疏云宜墮不便竟寢忠奏）

臣聞之孝經始於愛親終於哀戚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尊卑貴賤其義一也夫父母於子同氣

異息一體而分三年乃免於懷抱先聖緣人情而著其節制服二十五月是以春秋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閔子雖要絰服事以赴公難退而致位以究私恩故稱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周室陵遲禮制不序夔夔之人作詩自傷曰靦之罄矣惟罍之恥言已不得終竟子道者亦上之恥也高祖受命蕭何創制大臣有寧告之科合於致憂之義論語曾子曰吾聞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建武之初新承大亂凡諸國政多趣簡易大

臣既不得告寧而羣司營祿念私鮮循三年之喪以報顧復之恩者禮義之方實爲彫損大漢之興雖承衰敝而先王之制稍以施行故籍田之耕起於孝文文帝二年詔曰農者天下之本也其開籍田孝廉之貢發於孝武元光元年初令郡國舉孝廉郊祀之禮定於元成元帝成帝時匡衡韋元成定迭毀郊祀之禮也三雍之序備於顯宗三雍明堂辟雍靈臺也辟雍和也大臣終喪成乎陛下謂安帝詔大臣得行三年喪也聖功美業靡以尚茲孟子有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

臣願陛下登高北望以甘陵之思甘陵安帝母陵陵在清河故言北望也揆度臣子之心則海內咸得其所

論水災爲伯榮　陳忠

本傳時帝數遣黃門常侍及中使伯榮往來甘陵而伯榮負寵驕蹇所經郡國莫不迎謁又霖雨積時百姓騷動忠上疏云云書奏不省

臣聞青與之域淫雨漏河徐岱之濱海水盈溢兗豫蝗蝝滋生荊揚稻收儉薄陛下以不得親奉孝德皇園廟孝德皇帝父也比遣中使致敬甘陵朱軒駢馬相望道路可謂至孝矣然臣竊聞使者所過威權翕赫震動郡縣王侯二千石至爲伯榮獨拜車下伯榮王聖女阿母伯榮之威重於陛下陛下之柄在於臣妾水災之發必起於此臣願明主嚴天元之尊儛乾元也正乾剛之位職事臣細皆任賢能不宜復令女使干錯萬機重察左右得無石顯世漏之姦元帝委心政事恐天子納用左右閒己乃取一言爲驗云云尚書納言得無趙昌諸崇之詐鄭崇哀帝時爲尚書趙昌奏崇與宗族通下獄死公卿大臣得無朱博阿傅之援哀帝時博爲丞相承御太后指奏免大司馬溥喜帝怒下溥獄自殺也外屬近戚得

無王鳳害商之謀（成帝時鳳為大將軍商為丞相鳳使人上書告商閨門內事商坐免）若國政一由帝命王事每決於己則下不得過上臣不得干君常雨大水必當霽止

乞增立捕盜法　陳忠

（本傳時百姓流亡盜賊並起郡縣吏相飾匿莫肯糾發忠上疏云云飾匿謂文飾隱匿也）

臣聞輕者重之端小者大之源故隄潰蟻孔氣洩鍼芒是以明者慎微智者識幾書曰小不可不殺詩云無縱詭隨以謹無良蓋所以崇本絕末鉤深之慮也臣竊見元年以來盜賊連發攻亭劫掠多所傷殺夫穿窬不禁則致彊盜彊盜不斷則為攻盜攻盜成羣必生大姦而頃者州郡督錄怠慢長吏防禦不肅皆欲採獲虛名諱以盜賊為負雖有發覺不務清澄是以盜發之家不敢申告鄰舍比里共相壓迮（迮迫也）或出私財以償所亡其大章著不可掩者乃肯發露陵遲之漸遂且成俗宜糾增舊科以防來事自今彊盜為上官若它郡縣所糾覺一發部吏皆正

法（上官謂部州也）尉貶秩一等令長三月奉贖罪二發尉免官令長貶秩一等三發以上令長免官便可撰立科條處為詔文切勑刺史嚴加糾罰異以猛濟寬驚懼奸慝

乞救敦煌議　陳忠

出西域傳延光二年敦煌太守張璫上書陳三策以為北虜呼衍王常展轉蒲類秦海之間專制西域共為寇鈔今以酒泉屬國吏士二千餘人集昆侖塞先擊呼衍王絕其根本因發鄯善兵五千人駿車師後部此上計也若不能出兵可置軍司馬將士五百人四郡供其犁牛穀食出據柳中此中計也（柳中西州縣也如又不能則宜棄交河城收鄯善等悉使入塞此下計也朝廷下其議尚書陳忠上疏云云帝納之乃以班勇（超子）為西域長史將弛刑士五百人西屯柳中遂破平車師

臣聞八蠻之寇莫甚於北虜漢興高祖窘平城之圍太宗屈供奉之恥故孝武憤怒深惟久長

之計命遣虎臣浮河絕漢窮破虜庭當斯之役黔首憚於狼望之北財幣縻於盧山之壑府庫單竭杼柚空虛筭至舟車貲及六畜夫豈不懷久故也遂開河西四郡以隔絕南羌收三十六國斷匈奴右臂是以單于孤特鼠竄遠藏至於宣元之世遂備蕃臣由此察之戎狄可以威服難以化狎今北虜已破車師埶必南攻鄯善棄而不救則諸國從矣河西四郡危矣河西既危不救則百倍之役興不訾之費發矣方今邊境

守禦之具不精內郡武衛之備不脩敦煌孤危遠來告急復不輔助內無以慰勞吏人外無以威示百蠻臣以爲敦煌宜置校尉案舊增四郡屯兵以西撫諸國庶足折衝萬里震怖匈奴

置西域副校尉議　班勇

出本傳永初元年西域反叛因罷都護元初六年敦煌太守曹宗遣長史索班屯伊吾車師鄯善王皆來降後北單于攻沒班曹宗請兵擊匈奴報索班之恥鄧太后召勇詣朝堂

下闕

於是從勇議復敦煌郡營兵三百人置西域
副校尉居敦煌雖復羈縻西域然亦未能出
屯其後匈奴果數與車師共入寇鈔河西大
被其害

論伐羌不如恤民　龐參

本傳永初元年先零反遣車騎將軍鄧騭討之參於徒中使其子後上言云云會與騭上疏萬參太后納其言召拜謁者使督三輔諸軍屯而徙鄧騭還

方今西州流民擾動而徵發不絕水潦不休地

力不復重之以大軍疲之以遠戍農功消於轉
運資財竭於徵發田疇不得墾闢禾稼不得收
入搏手困窮無望來秋百姓力屈不復堪命臣
愚以爲萬里運糧遠就羌戎不若總兵養衆以
待其疲車騎將軍騭宜西振旅留征西校尉任
尚使督涼州士民轉居三輔休徭役以助其時
止煩賦以益其財令男得耕種女得織紝然後
畜精銳乘懈沮出其不意攻其不備則邊人之
仇報奔北之恥雪矣

與鄧騭書棄西域　龐參

本傳永初四年羌寇轉盛兵費日廣且連年不登穀石萬餘參奏記於騭云云公卿以國用不足欲棄涼州參議衆多不同乃止

比年羌寇特困隴右供徭賦役爲損日滋今復
募發百姓調取穀帛街賣什物以應吏求遂乃
千里轉糧遠給武都西郡塗路傾阻難勞百姓
運糧散於曠野牛馬死於山澤縣官不足輒貸
於民民已窮矣將從誰求名救金城而實困三
輔三輔既困還復爲金城之禍矣參前數言宜

棄西域乃爲西州士大夫所笑夫拓境不寧無
益於彊多田不耕何救飢敝故善爲國者務懷
其內不求外利務富其民不貪廣土三輔山原
曠遠民庶稀疏故縣邑城可居者多（卽空也）今宜
徙邊郡不能自存者入居諸陵田戍故縣孤城
絕郡以權徙之轉運遠費聚而近之徭役煩數
休而息之此善之善也

救龐參何懂　馬融

出龐參傳元初二年先零羌寇褒借攻北地詔參將降羌及湟中七千人擊

之參於道爲羌所敗說下
獻融上書云云故參等

昔周宣獫狁侵鎬及方孝文匈奴亦略上郡而宣王立中興之功文帝建太宗之號非惟兩主有明叡之姿抑亦扞城有虓虎之助是以南仲赫赫列在周詩亞夫赳赳載於漢策竊見前護羌校尉龐參文武昭備智略宏遠既有義勇果毅之節兼以博雅深謀之姿又度遼將軍梁慬前統西域勤苦數年閒在北邊單于降服今皆幽囚陋於法網昔荀林父敗績於邲晉侯使復

其位左傳孟明親喪師於崤秦伯不替其官故晉景卉赤狄之土秦穆遂霸西戎宜遠覽二君使參慬得在寬宥之科誠有益於折衝毗佐於聖化

上廣成頌　馬融

出本傳時鄧太后臨朝鄧隲兄弟輔政而俗儒以爲文德可興武功宜廢遂寢蒐狩之禮故猶賦從橫融乃感激以爲文武之道聖賢不墜五才之用無或可廢初元二年上廣成

頌以諷諫廣成苑在今汝州其辭云云頌奏忤鄧氏滯於東觀十年不得調

臣聞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奢儉之中以禮爲界是以蟋蟀山樞之人竝刺國君諷以太康馳驅之節夫樂而不荒憂而不困先王所以平和府藏頤養精神致之無疆故戛擊鳴球載於虞謨吉日車攻序於周詩聖主賢君以增盛美豈徒爲奢淫而已哉伏見元年以來遭值虎運

謂地震大水雨雹也陛下戒懼災異躬自菲薄荒棄禁苑勤憂潛思十有餘年今年五月以來雨露時澍祥應將至方涉冬節農事閒隙宜幸廣成覽原隰觀宿麥勸收藏因講武校獵使察庶百姓復覩羽旄之美聞鐘鼓之音歡嬉喜樂鼓舞疆畔以迎和氣招致休慶小臣螻蟻不勝區區瞻在書籍謹依舊文重述蒐狩之義作頌一篇并封上淺陋鄙薄不足觀省

臣聞昔命師於鞬櫜偃伯於靈臺或人嘉而稱焉

鞬以藏箭櫜以藏弓音虔高偃休馬伯謂帥師期也靈臺望氣之臺也彼固未識

夫雷霆之爲天常金革之作昏明也自黃炎之前傳道罔記三五以來越可略聞且區區之鄧郊猶廓七十里之圃盛春秋之苗詩詠圃草（韓詩曰東有圃草）樂奏騶虞是以大漢之初基也宅茲天邑總風雨之會交陰陽之和揆厥靈圃營于南郊來輿乃以吉月之陽朔登于疏鑕之金路六騵驎之元龍（陽朔十月朔疏鑕鑕也騵驎馬名馬高八尺曰龍）曳長庚之飛髾載日月之太常（髾所以蚩之羽毛也旌旗）棲招搖與元戈注枉矢於天狼（四者星名）屯田車於平

原播司徒於高岡清氛埃掃野場誓六師搜禽良司徒勒卒司馬平行（周禮曰司徒若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法于司馬以作其衆）車攻馬同教達戒咎（公刀反大鼓也）鼓撞儡（匹妙反）狡課才勁勇程氣狗馬角逐鷹鸇競驚驍騎旁佐輕車橫厲然後飛鋌電激流矢雨墜役（丁外反）殳（音殊）狂擊頭陷顱碎獸不得豫（弋豫反走）禽不得瞥（必例反視也）於是宗廟既享庖厨既充車徒既簡器械既攻然後擺牡班禽於（同）賜犒功山罭常滿（夏后氏之尊）房俎無空（俎所以承肉）記鍠鍠

鎗鎗奏于農郊大路之衢與百姓樂之是以明德耀乎中夏威靈暢乎四荒東鄰浮巨海而入享西旅越葱嶺而來王南徼因九譯而致貢朔狄屬象胥而來同（通言語之官爲象胥音譜）蓋安不忘危治不忘亂道在乎茲斯固帝王之所以曜神武而折遐衝者也方今大漢收功於道德之林致平於仁義之淵忽蒐狩之禮闕槃虞之佃（槃樂閒也）昧不覩日月之光聾昏不聞雷霆之震于今十二年爲日久矣亦方將刊禁臺之秘藏發天府之官常永清原（晉蒐于清原）嘉岐陽（成有岐陽之蒐）登俊乂命賢良舉淹滯拔幽荒乃儲精山藪歷思河漢目曬鼎俎耳聽康衢（傳說於胥靡（傳說代胥靡刑人築於傅）求伊尹於庖厨（負鼎干湯）索膠萬於魚鹽（聽窮戚於大車（車轅而歌）俾之昌言而宏議軼越三家（三皇也）馳騁五帝悉覽休祥摠括羣瑞遂棲鳳凰於高梧宿麒麟於西園納鷦鷯之珍羽受王母之白環（鷦鷯氏來貢毳羽西王母獻白環）永逍遥乎宇內與二儀乎無疆貳造化於后土參神施於昊乾超

特達而無儔煥巍巍而無原豐千億之子孫歷萬載而永延禮樂既閑（苦穴反止也）北轅反旆至自新城背伊闕反洛京

東漢文鑑卷之八

安帝朝

論盛夏斷獄　魯恭

本傳初和帝末下令多秋得案驗淹刑而州郡好深察為政因此遂盛夏斷獄恭上疏諫云

臣伏見舊制至立秋乃行薄刑自永元十五年以來用孟夏而刺史太守不深惟憂民息事之原進良退賤之化因以盛夏徵召農人拘對考驗連滯無已司隸典司京師四方是則而近於

春月分行諸部煩擾郡縣廉考非急逮捕一人罪延十數上逆時氣下傷農業月令孟夏斷薄刑出輕繫夫斷薄刑謂其輕罪正不欲令久繫故時斷之也臣愚以為令孟夏之制可從此令其決獄案考皆以立秋為斷以順時節育成萬物則天地以和刑罰以清矣

斷獄盡冬月議　魯恭

本傳初肅宗時斷獄皆以冬至之前自後論者五多駁異郎太后詔公卿以下會議恭奏云云後卒施行

易曰潛龍勿用乾文言十一月十二月陽氣潛藏未得用事夫王者之作因時為法孝章皇帝深惟古人之道助三正之微定律著令前書註曰陽氣始施萬物微而未著故曰微一曰天統為周十一月建子為正二曰地統謂殷十二月建丑為正三曰人統謂夏十二月建寅為正　冀承天心順物性命以致時雍然從變改以來年歲不熟穀價常貴人不寧安小吏不與國同心者率入十一月得死罪賊不問曲直便即格殺雖有疑罪不復讞正一夫吁嗟王道為虧況於衆乎易十二月君子以

議獄緩死中字衆詞也　可令疑罪使詳其法大辟之科盡冬月乃斷其立春在十二月中者勿以報囚如故事報囚謂奏請報決也

謝貸死刑　張俊

出袁敞傳元初三年敞為司空坐子與尚書郎張俊交通漏泄省中語策免敞自殺俊下獄當死臨行刑鄧太后詔以減死論徙邊名上書謝云云

臣孤恩負義自陷重刑情斷意訖無所復望廷尉鞫遣歐一口　刀在前棺絮在後魂魄飛揚形容已枯陛下聖澤以臣嘗在近密識其狀貌傷

其眼目留心曲慮特加褊覆喪車復還白骨更
肉披棺發椁起見白日天地父母能生臣俊不
能使臣俊當死復生陛下德過天地恩重父母
誠非臣俊破碎骸骨舉宗腐爛所報萬一臣俊
徒也不得上書不勝去死就生驚喜踊躍

論外戚擅用威權　翟酺

本傳帝始親政事元勇欲竇及皇后兄弟閭顯等竝用威權酺上疏諫云

云書奏不省而外戚寵臣咸畏惡之

昔竇鄧之寵傾動四方兼官重紱盈金積貨至

使議弄神器改更社稷竇憲謀逆事豈不以執尊威
廣以致斯患乎及其破滅頭顱墮地願爲孤豚
豈可得哉夫致貴無漸失必暴受爵非道殃必
疾今外戚寵幸功均造化漢元以來未有等比
祿去公室政移私門覆車重尋寧無摧折而朝
臣在位莫肯正議翕翕訾訾更相佐附臣恐威
權外假歸之良難虎翼一奮卒不可制故孔子
曰吐珠於澤誰能不含春秋保乾圖云老子稱國之利
器不可以示人此最安危之極戒社稷之深計
也夫儉德之恭政存約節故文帝愛百金於露
臺飾帷帳於阜囊或有譏其儉者上曰朕爲天
下守財耳豈得妄用之哉至倉穀腐而不可食
錢貫朽而不可校今自初政已來日月未久費
用賞賜已不可算斂天下之財積無功之家帑
藏單盡民物彫傷卒有不虞復當重賦自去年
已來災譴頻數地坼天崩高岸爲谷脩身恐懼
則轉禍爲福輕慢天戒則小害彌深願陛下親
自勞神研精致思勉求忠貞之臣誅遠佞諂之

黨損玉堂之威尊天爵之重割情欲之歡罷宴
私之好帝王圖籍陳列左右心存亡國所以失
之鑒觀興王所以得之庶災害可消豐年可招
矣

論阿母緣恩放恣　楊震

本傳帝乳母王聖因保養之勢緣恩放恣聖子女伯榮出入宮掖傳通姦賂震上疏云云帝以示阿母等內侍皆懷恐懅

臣聞政以得賢爲本以去穢爲務方今九德未
事嬖倖充庭阿母王聖出自賤微得遭千載奉

養聖躬雖有推燥居溼之勤前後賞惠過報勞苦而無厭之心不知紀極外交屬託擾亂天下損辱清朝塵黷日月書誡牝雞牡鳴詩刺哲婦喪國夫女子小人近之喜遠之悠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言婦人不得與於政事也宜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斷絶伯榮莫使往來令恩德兩隆上下俱美惟陛下絶婉孌之私割不忍之心（謝詩曰）留神萬幾誡慎拜爵令野無鶴鳴之歎朝無小明之悔大東不興於今（刺亂也）勞止不悠於

下（人勞）擬蹤往古比德哲王豈不休哉

潛夫論五篇　王符

（本傳和安之後世務游宦而符獨介不同於俗乃隱居著書以譏當時失得不欲顯其名故號曰潛夫論是以觀當時風政）

貴忠篇

夫帝王之所尊敬者天也皇天之所愛育者人也今人臣受君之重位牧天之所愛焉可以不安而利之養而濟之哉是以君子任職則思利人達上則思進賢故居上而下不悠在前而後

不恨也書稱天工人其代之王者法天而建官故明主不敢以私授忠臣不敢以虛受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偷天官以私己乎（左傳介之推曰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功以爲己力乎）以罪犯人必加誅罰況乃犯天得無咎乎五代之臣以道事君（謂唐虞夏商周）澤及草木仁被率土是以福祚流衍本支百世季世之臣以諂媚主不思順天專伏殺伐白起蒙恬秦以爲功天以爲賊息夫董賢主以爲忠天以爲盜是故德不稱其福必酷能不稱其殃必大夫

竊位之人天奪其鑒雖有明察之資仁義之志一旦富貴則背親捐舊喪其本心踈骨肉而親便辟薄知友而厚犬馬寧見朽貫千萬而不忍貸人一錢情知積粟腐倉而不忍貸人一斗骨肉悠望於家細人謗讟於道歷觀前政貴人之用心也與嬰兒子何其異哉嬰兒常病傷於飽也貴臣常禍傷於寵也哺乳多則生癇病富貴盛而致驕疾愛子而賊之驕臣而滅之者非一也極其罰者迺有仆死深牢銜刀都市（趙新李牧爲韓

（所謂賜死將自誅臂短不能及衛刀於柱以自殺）豈非無功於天有害於人者乎夫鳥以山爲卑而增巢其上魚以泉爲淺而穿穴其中卒所以得者餌也（曾子之文）貴戚願其宅吉而制爲令名欲其門堅而造作鐵樞卒其所以敗者非苦禁忌少而門樞朽也常苦崇財貨而行驕僭耳不上順天心下育人物而欲任其私智竊弄君威反戾天地欺誣神明居累卵之危而圖太山之安爲朝露之行而思傳世之功豈不惑哉

浮侈篇

王者以四海爲家兆人爲子一夫不耕天下受其飢一婦不織天下受其寒今舉俗舍本農趣商賈牛馬車輿填塞道路游手爲巧充盈都邑務本者少浮食者衆今察洛陽資末業者什於農夫虛偽游手什於末業是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婦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天下百郡千縣市邑萬數類皆如此本末不足相供則民安得不飢寒飢寒並至則民安能無姦軌姦軌繁多則吏安能無嚴酷嚴酷數加則下安能無愁怨愁怨者多則各徵竝臻下民無聊而上天降災則國危矣夫貧生於富弱生於彊亂生於化危生於安是故明主之養民憂之勞之教之誨之慎微防萌以斷其邪故易美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七月之詩大小教之終而復始由此觀之人固不可恣也今人奢衣服侈飲食事口舌而習調欺或以謀姦合任爲業（相合爲任俠）或以游博持掩爲事（博謂六博掩謂意錢）丁夫不扶犁鉏而懷丸挾彈攜手上山坐食嘉穀消損白日夫山林不能給野火江海不能實漏危皆所宜禁昔孝文皇帝躬衣弋綈革舄韋帶而今京師貴戚衣服飲食車輿廬第奢過王制固亦甚矣今雖不能復古宜令細民略用孝文之制古者墓而不墳中世墳而不崇仲尼喪母冢高四尺遇雨而崩弟子請修之夫子泣曰古不修墓及鯉死有棺無椁文帝葬芷陽明帝葬洛南皆不藏珠寶不起山陵墓雖卑而德最高今京師貴戚

郡縣豪家生不極養死乃崇喪或至金縷玉匣
檽梓梗柟多埋珍寶偶人車馬造起大冢廣種
松栢廬舍祠堂務崇華侈案鄧畢之陵南城之
冢（畢文王武王葬也南城山曾子父葬也）周公非不忠曾子非不
孝以爲褒君愛父不在於聚財揚名顯親無取
於車馬昔晉靈公多賦以雕牆春秋以爲不君
華元樂舉厚葬文公君子以爲不臣況於羣司
士庶乃可僭侈主上過天道乎

實貢篇

東漢文鑑九　十

國以賢興以諂衰君以忠安以佞危此古今之
常論也夫十步之間必有茂草十室之邑必有
忠信（說苑曰十步之澤必有芳草）是故亂殷有三仁小衛多
君子今以大漢之廣土朝廷之清明而官無善
吏位無良臣此豈時之無賢諒由取之乖實夫
志道者少與俗遂者多儔是以明黨用私背實
趨華其貢士者不復依其質幹準其才行但虛
造聲譽妄生羽毛略計所舉歲且二百覽察其
狀則德侔顏冉詳覈厥能則鮮及中人皆總務
升官自相推達夫士者貴其用也不必求備故
四友雖美能不相兼三仁齊致事不一節高祖
佐命出自亡秦光武得士亦資暴莽況太平之
時而云無士乎夫明君之詔也若聲忠臣之和
也如響長短大小清濁疾徐必相應也且攻玉
以石洗金以鹽（詩曰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今之金工鍛金色者皆淬之於鹽水）
濯錦以魚浣布以灰夫物固有以賤理貴以醜
化好者矣今使貢士必覈以實其有小疵勿彊
衣飾（衣於既反）出處語默各因其方則蕭曹周韓之

東漢文鑑九　十一

倫何足不致吳鄧梁竇之屬企踵可待孔子曰
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愛日篇

國之所以爲國者以有民也民之所以爲民者
以有穀也穀之所以豐殖者以有民功也功之
所以能建者以日力也化國之日舒以長故其
民閒暇而力有餘亂國之日促以短故其民困
務而力不足舒長者非謂羲和安行（羲和日也山海經曰
北南海之外日水之間有羲和之國郭璞注曰羲和蓋天帝始主日月者也）迺君明

民靜而力有餘也促短者非謂分度損減迺上暗下亂力不足也孔子稱既庶則富之既富迺教之是故禮義生於富足竊盜起於貧窮富足生於寬暇貧窮起於無日聖人深知力者民之本國之基也故務省徭役使之愛日是以堯勑羲和欽若昊天敬授民時明帝時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凡反支日用月朔爲正戊亥朔一日反支申酉朔二日反支午未朔三日反支辰巳朔四日反支寅卯朔五日反支子丑朔六日反支帝聞而怪曰民廢農桑遠來詣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爲政之

意乎於是遂蠲其制令冤民仰希申訴而令長以神自畜（雞見如神也）百姓廢農桑而趨府廷者相續道路非朝脯不得通非意氣不得見（脯謂日加申時也今爲晡字）或連日累月更相瞻視或轉請鄰里積糧應對歲功既虧天下豈無受其飢者乎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從此言之中材以上足議曲直鄉亭部吏亦有任決斷者而類多枉曲蓋有故焉夫理直則持正而不撓事曲則謟意以行賕不撓故無恩於吏行賕故見私於法若事有

反覆吏應坐之故不得不枉之於廷以贏民之少黨而與豪吏對訟其勢得無屈乎縣承吏言故與之同若事有反覆縣亦應坐之縣以應坐之故而排之於郡以一民之輕而與一縣爲訟其理豈得申乎事有反覆郡亦坐之郡以共坐之故排之於州以一民之輕而與一郡爲訟其事豈獲勝乎正士懷忿結而不見信猾吏崇姦軌而不被坐此小民所以易侵苦而天下所以多困窮也

述赦篇

凡療病者必知脉之虛實氣之所結然後爲之方故疾可愈而壽可長也爲國者必先知民之所苦禍之所起然後爲之禁故姦可塞而國可安也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贖赦贖數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夫謹勑之人身不踰非又有爲吏正直不避彊禦而姦猾之黨橫加誣言者皆知赦之不久故也善人君子被侵怨而能至闕庭自明者萬無數人數人之中得省

問者百不過一既對尚書而空遣去者復什六七矣其輕薄姦軌既陷罪法怨毒之家與其辜戮以解畜憤而反一槩悉蒙赦釋令惡人高會而誇咤老盜服臧而過門孝子見讎而不得討遭盜者覩物而不敢取痛莫甚焉夫養根秀者傷禾稼惠姦軌者賊良民先王之制刑法也貴威姦懲惡除人害也古者唯始受命之君承大亂之極冠賊姦軌難爲法禁故不得不有一赦與之更新順育萬物以成大化非以養姦活罪放縱大賊也夫性惡之民民之豺狼雖得放宥之澤終無改悔之心旦脫重梏夕還囹圄多散誕得之財奉以諂諛之辭以轉相驅非有第五公之廉直孰不爲顧哉第五倫論者多曰久不赦則姦軌熾而吏不制宜數肆眚以解散之此未昭政亂之本源不察禍福之所生也

乞論述太后德政　劉毅

鄧太后紀元初五年毅以太后多德政欲令早有注記上書云云帝從之

臣聞易載羲農而皇德普書述唐虞而帝道崇故雖聖明必書功於竹帛流音於管絃伏惟皇太后膺大聖之姿體乾坤之德齊蹤虞姬比跡任姒（虞姬舜妻任文王母姒武王母）孝悌慈仁允恭節約杜絕奢盈之源防抑逸欲之兆正位內朝流化四海及元興延平之際國無儲副仰觀乾象參之人譽爰立陛下爲天下王永安漢室綏靜四海又遭水潦東州飢荒垂恩元元冠蓋交路菲薄衣食躬率羣下損膳解驂以贍黎苗（苗衆也）惻隱之恩猶視赤子克己引愆顯揚側陋崇晏晏之政

敷在寬之教興滅國繼絕世錄功臣復宗室追還從人蠲除禁錮政非惠和不圖於心制非舊典不訪於朝宏德洋溢充塞宇宙洪澤豐沛漫衍八方華夏樂化戎狄混幷丕功著於大漢碩惠加於生人巍巍之業可聞而不可及蕩蕩之勳可誦而不可名古之帝王左右置史漢之舊典世有注記夫道有夷崇治有進退若善政不述細異輒書是爲堯湯負洪水大旱之責無咸熙假天下之美高宗成王有雉雊迅風之變而無

中興康寧之功也上考詩書有虞二妃周室三母修行佐德思不踰閾未有內遺家難外遇災害覽總大麓經營天物功德巍巍若茲者也宜令史官著長樂宮注聖德頌以敷宣景耀勒勳金石以崇陛下烝烝之孝

女誡七篇　班昭

出本傳昭以爲男能自謀矣但傳諸女方當適人而不漸訓誨懼失容它門取恥宗狀作女誡七篇各爲一通庶有補益

卑弱第一

古者生女三日臥之牀下弄之瓦塼而齋告焉臥之牀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之瓦塼明其習勞主執勤也齋告先君明當主繼祭祀也謙讓恭敬先人後己有善莫名有惡莫辭忍辱含垢常若畏懼是謂卑弱下人也晚寢早作勿憚夙夜執務私事不辭劇易是謂執勤也正色端操以事夫主清靜自守無好戲笑潔齊酒食以供祖宗是謂繼祭祀也

夫婦第二

夫婦之道參配陰陽通達神明禮貴男女之際詩著關雎之義夫不賢則無以御婦婦不賢則無以事夫今徒知妻婦之不可不御威儀之不可不整故訓其男以書傳殊不知夫主之不可事禮義之不可不存也禮八歲始教之書十五而至於學獨不可依此以爲則哉

敬慎第三

陰陽殊性男女異行陽以剛爲德陰以柔爲用男以彊爲貴女以弱爲美鄙諺有云生男如狼猶恐其尪生女如鼠猶恐其虎然則修身莫若敬避彊莫若順敬非它持久之謂也順非它寬裕之謂也持久者知止足也寬裕者尚恭下也夫婦之好終身不離房室周旋遂生媟黷媟黷既生語言過矣語言既過縱恣心作縱恣既作則侮夫之心生矣由不知止足者也夫事有曲直言有是非直者不能不爭曲者不能不訟訟爭既施則有忿怒之事矣由不尚恭下者也侮夫不節譴呵從之忿怒不止楚撻從之夫爲夫

婦者義以和親恩以好合楚撻既行何義之存譴呵既宣何恩之有恩義俱廢夫婦離矣

婦行第四

女有四行一曰婦德二曰婦言三曰婦容四曰婦功婦德不必才明絶異也婦言不必辯言利辭也婦容不必顏色美麗也婦功不必功巧過人也清閑貞靜守節整齊行已有恥動靜有法是謂婦德擇辭而說不道惡語時然後言不厭於人是謂婦言盥浣塵穢服飾鮮潔沐浴以時

身不垢辱是謂婦容專心紡績不好戲笑潔齊酒食以奉賓客是謂婦功此四者女人之大德也

專心第五

禮夫有再娶之義婦無二適之文故曰夫者天也女憲曰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固莫若專心正色耳無淫聽目無邪視出無冶容入無廢飾無聚會羣輩無看視門户此則謂專心正色矣若夫動靜輕脫視聽陝輸（不定貌）入則亂髮壞形出則窈窕作態（妖冶貌）說所不當道觀所不當視此所謂不能專心正色矣

曲從第六

物有以恩自離者亦有以義自破者也夫雖云愛舅姑云非此所謂以義自破者也固莫尚於曲從矣姑云不爾而是固宜從令姑云爾而非猶宜順命勿得違戾是非爭分曲直此所謂曲從矣女憲曰婦如影響焉可不嘗

和叔妹第七

婦人之得意於夫主由舅姑之愛己也舅姑之愛己由叔妹之譽己也由此言之我臧否譽毀一由叔妹然則求叔妹之心固莫尚於謙順矣謙則德之柄順則婦之行斯二者足以和矣

順帝朝

論弭災數事　郎顗

（本傳時災異屢見陽嘉二年公車徵顗乃詣闕拜章云云）

臣聞天垂妖象地見災符所以譴告人主責躬修德使正機平衡流化興政也易內傳曰凡災異所生各以其政變之則除消之亦除伏惟陛下躬日昃之聽溫三省之勤思過念咎務消祇悔（祇大也復卦無祇悔元吉）方今時俗奢侈淺思薄義夫救

奢必於儉約拯薄無若敦厚安上理人莫善於禮修禮遵約蓋惟上興革文變薄事不在下故周南之德關雎政本本立道生風行草從澄其源者流清涵其本者末濁天地之道其猶鼓籥以虛爲德自近及遠者也伏見往年以來園陵數災（陽嘉元年冬葬陵百丈廟災永建元年秋茂陵園寢災）災光熾猛驚動神靈易天人應曰君子不思道利茲謂無澤厥災孽火燒其宮又曰君高墓府犯陰侵陽厥災火又曰上不儉下不節災火竝作燒君室自

頃繕理西苑脩復太學（永建六年修太學）宮殿官府多所搆飾昔盤庚遷殷去奢即儉夏后卑宮盡力致美又魯人爲長府閔子曰仍舊貫何必改作臣以爲諸所繕修事可省減稟卹貧人賑贍孤寡此天之意也人之慶也仁之本也儉之要也禹有應天養人爲仁爲儉而不降福者哉土者地祇陰性澄靜宜以施化之時敬而勿擾竊見正月以來陰闇連日易內傳曰久陰不雨亂氣也蒙之比也蒙者君臣上下相冒亂也（冒音凡又

曰賢德不用厥異常陰夫賢者化之本也雲者雨之具也得賢而不用猶久陰而不雨也又頃前數日寒過其節氷既解釋還復凝合夫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此言日月相推寒暑相避以成物也今立春之後大卦用事當溫而寒違反時節由功賞不至而刑罰必加也宜須立秋順氣行罰臣伏按飛候參察衆政（京房作易飛候）以爲立夏之後當有震裂涌水之害又比焚惑失度盈縮往來涉歷輿鬼環繞軒轅火精南方夏之

正也政有失禮不從夏令則災惑失行正月三日至乎九日三公卦（凡卦六爻一爻爲元士二爻爲大夫三爻爲三公四爲諸侯五爲王位六爲宗廟）三公上應台階下同元首（台階元命包曰謀下）政失其道則寒陰反節節彼南山詠自周詩股肱良哉著於虞典而今之在位競託高虛納累鍾之奉忘天下之憂（六韜四斗曰鍾）棲遲偃仰寢疾自逸被策文得錢即復起矣何疾之易而愈之速以此消伏災青興致升平其可得乎今選舉牧守委任三府（三公也）長吏不良既各

州郡州郡有失豈得不歸責舉者而陛下崇之彌優自下慢事愈甚所謂大綱疏小綱數也（謂綏於三公切於州郡也）三公非臣之仇臣非狂夫之作所以發憤忘食懇懇不已者誠念朝廷欲致興平非不能而譽也

書奏帝復使對尚書（使就尚書吏對也）顗於是條便宜七事具如狀對

條便宜七事

一事陵園至重聖神攸馮而災火炎赫迫近寢殿魂而有靈猶將驚動尋宮殿官府便更修造又西苑離房別觀營建無已易內傳曰人君奢侈多飾宮室其時旱其災火是故魯僖遭旱修政自勑下鐘鼓之縣休繕治之官雖則不寧而時雨自降天之應人敏於影響願陛下校計繕修之費永念百姓之勞罷將作之官減雕文之飾損庖廚之饌退宴私之樂如是則景雲降集青祲息矣

二事去年已來允卦用事類多不效易傳曰有

貌無實佞人也有實無貌道人也寒溫爲實清濁爲貌今三公皆令色足恭外厲內荏以虛事上無佐國之實故清濁效而寒溫不效也是以陰寒侵犯消息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率土之人豈無貞賢未聞朝廷有所賞拔非所以求善贊務宏濟元元宜採納良臣以助聖化

三事天道不遠三五復反（三五行王者改代之際會）今春當旱夏必有水臣以六日七分候之可知夫

災青之來緣類而應行有玷缺則氣逆于天精感變出以戒人君時有不登則損滋徹膳孝文皇帝綈袍革舄木器無文約身薄賦時致升平陛下宜遵前典惟節惟約天下幸甚

四事臣竊見皇子未立儲宮無主仰觀天文太子不明（五行傳曰心之大星天王也前星太子也）昔武王下車出傾宮之女表商容之閭以理人倫以表賢德故天授以聖子成王是也今陛下多積宮人以違天意故皇允多夭嗣體莫寄方今之福

莫若廣嗣廣嗣之術宜簡出宮女恣其婚嫁則天自降福子孫千億

五事臣竊見去年閏十月己丑夜有白氣從西方天苑入玉井數日乃滅春秋曰有星孛于大辰大辰者大火也（大辰房心尾也大火爲大辰罰又爲大辰北極亦爲大辰所以孛一宿而連三宿者言北辰王者之宮也凡中宮無節政教亂逆威武衰微則此三星以應之也罰者白虎其宿主兵其國趙魏變見西方亦應三輔凡金氣爲變發在秋節臣恐立秋以後趙魏關西將有羌寇畔戾之患宜豫告諸郡使輕徭役薄賦斂選賢能以鎮撫之金精之變責歸上司宜遣太尉服干戚建井旗（干楯也戚斧也井南方火宿也鳥星曰旗）書玉板之策引白氣之異於西郊責躬求愆謝咎皇天蓋以火勝金轉禍爲福也

六事臣竊見今月乙卯巳時白虹貫日凡日傍色氣白而純者名爲虹貫日中侵太陽也事

見於春者政變常也以甲乙見者譴在中台自司徒居位陰陽多謬宜黜司徒以應天意

七事臣伏惟漢興以來三百三十九歲文帝改除肉刑至今適三百載宜因斯際大蠲法令官名稱號輿服器械變大爲小去奢就儉除煩爲簡改元更始招求幽隱舉方正徵有道博採異謀開不諱之路

對臺詰辭　郎顗

臺詰顗曰對云白虹貫日政變常也朝廷率

由舊章何所變易而言變常又言當大蠲法令革易官號或云變常以致災或改舊以除異何也又陽嘉初建復欲改元據何經典其以實對

顗對曰方春東作布德之元陽氣開發養導萬物王者因天視聽奉順時氣宜務崇温柔道其行令而今立春之後考事不息秋冬之政行乎春夏故白虹春見掩蔽日曜凡邪氣乘陽則虹蜺在日斯皆臣下執事刻急所致此其變常之

咎也又今選舉皆歸三司每有選用輒參之掾屬公府門巷賓客填集送去迎來財貨無已其當遷者競相饋謁各遣子弟充塞道路開長姦門興致浮偽非所謂率由舊章也尚書職在機衡宮禁嚴密私曲之意卷不得通選舉之任不如還在機密又孔子曰漢三百載斗歷改春秋保乾圖云三百四歲爲一德五德千五百二十歲五行更用立德之数先立金木水火土德各三百四歲王者隨天譬猶自春徂夏改青服絳者也自文帝省刑適三百年而輕微之禁漸以殷積王者之法譬猶江河當使易避而難犯故易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去奢即儉以先天下改易名號隨事稱謂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同歸殊塗一致百慮是知變常而善可以除災變常而惡必致於異今年仲竟來年入季仲終季始歷運變改故可改元所以順天道也臣愚不足以答聖問

乞還瓊徵固　郎顗

本傳顗又上書薦黃瓊李固并陳消災之術云云

臣聞刳舟剡楫將欲濟江海也聘賢選佐將以安天下也昔唐堯在上羣龍爲用羣龍喻賢臣也文武創德周召作輔是以能建天地之功增日月之耀者也詩云赫赫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宣王是賴以致雍熙陛下踐祚以來勤心衆政而三九之位未見其人三九謂公卿是以災害屢臻四國未寧臣考之國典驗之聞見莫不以得賢爲功失士爲敗且賢者出處翔而後

集爵以德進則其情不苟然後使君子恥貧賤而樂富貴矣若有德不報有言不酬來無所樂進無所趨則皆懷歸藪澤修其故志矣夫求賢者上以承天下以爲人不用之則逆天統違人望逆天統則災眚降違人望則化不行災眚降則下呼嗟化不行則君道虧豈可不剛健篤實矜矜慄慄以守天功盛德大業乎臣伏見光祿大夫江夏黃瓊耽道樂術清亮自然被褐懷寶含味經籍又果於從政明達變復（變興前被之行）朝廷

前加優寵實于上位瓊入朝日淺謀謨未就因以喪病致命遂志老子曰大音希聲大器晚成善人爲國三年乃立天下莫不嘉朝廷有此良人而復怪其不時還任陛下宜加隆崇之恩極養賢之禮徵反京師以慰天下又處士漢中李固年四十通游夏之藝履顏閔之仁絜白之節情同皦日忠貞之操好是正直卓冠古人當世莫及元精所生王之佐臣（元爲天精春秋演孔圖曰正氣爲帝閒氣爲侯宮商爲佐考氣爲人）天之生固必爲聖漢宜蒙特徵以

示四方夫有出倫之才不應限以官次昔顏子十八天下歸仁子奇稺齒化阿有聲（子奇齊人年十八爲阿邑宰出倉廩以賑貧乏邑內大化見說苑）若還瓊徵固任以時政伊尹傳說不足爲比則可垂景光致休祥矣謹復條便宜四事附奏於左

條便宜四事　郎顗

一事孔子作春秋書正月者敬歲之始也王者則天之象因時之序宜開發德施爵賢命士流寬大之澤垂仁厚之德順助元氣含養庶

類如此則天文昭爛星辰顯列五緯循軌四時和睦不則太陽不光天地溷濁時氣錯逆霾霧蔽日自立春以來累經旬朔未見仁德有所施布但聞罪罰考掠之聲夫天之應人疾於影響而自從入歲常有蒙氣月不舒光日不宣曜日者太陽以象人君政變於下日應於天清濁之占隨政抑揚天之見異事無虛作臣願陛下發揚乾剛援引賢能勤求機衡之寄以獲斷金之利

二事孔子曰蠶之始發大壯始君弱臣彊從解起今月九日至十四日大壯用事消息之卦也於此六日之中蠶當發聲發聲則歲氣和王道興也易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蠶者所以開發萌牙辟陰除害萬物須蠶而解資雨而潤故經曰蠶以動之雨以潤之王者崇寬大順春令則蠶應節不則發動於冬當震反潛故易傳曰當蠶不蠶太陽弱也今蒙氣不除日月變色則其效

也天網恢恢疏而不失（老子云）隨時進退應政得失蠶者號令其德生養號令殆廢當生而殺則蠶反作其時無歲陛下若欲除災昭祉順天致和宜察臣下尤酷害者亟加用黜以安黎元則太皓悅和蠶聲乃發（太皓天也）

三事去年十月癸亥太白與歲星合於房心相離數寸光芒交接房心者天帝明堂布政之宮孝經鉤命決曰歲星守心年穀豐（歲星守心爲重舉故年豐也）今太白交合明堂金木相賊而反同合此以陰陵陽臣下專權之異也房心東方其國主宋石氏經曰（石氏魏人石申夫也）歲星出左有年出右無年今金木俱東歲星在南是爲出右恐年穀不成宋人飢也陛下宜審詳明堂布政之務然後妖異可消五緯順序矣

四事易傳曰陽無德則旱陰僭陽亦旱陽無德者人君恩澤不施於人也陰僭陽者祿去公室臣下專權也自冬涉春訖無嘉澤數有西風反逆時節朝廷廣爲禱祈薦祭山川暴龍

移市（並仲討春秋繁露曰春旱以甲乙日爲蒼龍小童八人服青衣而舞之夏以丙丁日爲赤龍服赤衣季夏以戊己日爲黃龍服黃衣秋以庚申日爲白龍服白衣冬以壬癸日爲黑龍服黑衣皆汲其方於市也祈禹）臣聞皇天感物不爲僞動災變應人要在責己若令雨可請降水可攘止則歲無隔并太平可待立春以來未見朝廷賞錄有功表顯有德存問孤寡賑恤貧弱而但見洛陽都宮奔車東西收繫纖介牢獄充盈願陛下早宣德澤以應天功若臣言不用朝政不改待立夏之後乃有澍雨若

政變於朝而天不雨則臣爲誣上愚不知量分當鼎鑊

書奏特詔拜郎中辭病不就即歸家至四月京師地震遂陷其夏大旱秋鮮卑入馬邑明年西羌寇隴右皆略如顗言

論守長不可數易　左雄

本傳雄遷尚書令上疏云云帝感其言申下有司施行而官曠擅權終不能用自是選代交互令長月易迎新送舊勞擾無已

臣聞柔遠和邇莫大寧人寧人之務莫重用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是以皐陶對禹在知人安人則惠黎民懷之分伯建侯代位親民民用和穆禮讓以興宗周既滅六國并秦阬儒泯典剗草五等更立郡縣縣設令長郡置守尉什伍相司（令人什伍相救司犯禁相連坐）封爰其民（長楊賦曰秦蒐狹其土封爰其人也）大漢受命雖未復古然克慎庶官蠲苛救敝撫而循之至於文景天下康乂誠由元靖寬柔克慎官人故也降及宣帝興於仄陋綜覈名實知時所病刺史守相輒親引見考察言行信賞必

罰帝乃歎曰民所以安而無怨者政平吏良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爲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政理者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以次用之是以吏稱其職人安其業漢世良吏於茲爲盛故能降來儀之瑞建中興之功漢初至今三百餘載俗浸彫敝巧僞滋萌下飾其詐上肆其殘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莫慮長久謂殺害不辜爲威風聚斂整辦爲賢能以理己安民爲劣弱以奉法循理爲不化髡鉗之戮生於睚眥覆尸之禍成於喜怒視民如寇讎稅之如豺虎監司項背相望與同疾疢見非不舉聞惡不察觀政於亭傳責成於暮月言善不稱德論功不據實虛誕者獲譽拘檢者離毀（離遭也）或因罪而引高或色斯以求名（言觀人之顏色也）車馬衣服一出於民廉者取足貪者充家特選橫調紛紛不絕送迎煩費損政傷民和氣未洽災眚不消咎皆在此今之墨綬猶古之諸侯

謂令長即子男也拜爵王庭與服有庸常也而齊於匹豎叛命避負非所以崇憲明理惠育元元也臣愚以爲守相長吏惠和有顯效者可就增秩勿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鄉部親民之吏皆用儒生清白任從政者寬其負算增其秩祿吏職滿歲宰府州郡乃得辟舉如此威福之路塞虛僞之端絶送迎之役損賦斂之源息循理之吏得成其化率土之民各寧其所追配文宣中興之軌文帝遣呂氏歸故有云中興也

論封阿母梁冀不當 左雄

出本傳初帝廢爲濟陰王母宋貴人與黃門孫程等誅立帝遂封扶爲山陽君又封梁冀爲襄邑侯加上封事云宰封之後阿母以父遇失爵

臣聞人君莫不好忠正而惡讒諛然而歷世之患莫不以忠正得罪讒諛蒙倖者蓋聽忠難從諛易也夫刑罪人情之所甚惡貴寵人情之所甚欲是以時俗爲忠者少而習諛者多故令人主數聞其美希知其過迷而不悟至於危亡臣伏見詔書顧念阿母舊德宿恩欲特加顯賞按尚書故事無乳母爵邑之制唯先帝時阿母王聖爲野王君聖造生讒賊廢立之禍生爲天下所咀嚼死爲海內所歡快今紂貴爲天子而庸僕羞與爲比者以其無義也夷齊賤爲匹夫而王侯爭與爲伍者以其有德也今阿母躬蹈約儉以身率下而與王聖竝同爵號懼違本操失其常願凡人之心理不相遠其所不安古今一也又曰先帝封野王君漢陽地震今封山陽君而京城復震王者可私人以財不可以官今冀以高讓山陽君亦宜崇其本節

乞孝廉限年應舉 左雄

出本傳雄言云云帝從之加下郡國

郡國孝廉古之貢士則出宰民宣協風教若其面牆則無所施用孔子曰四十而不惑禮稱彊仕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請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儒有一家之學故稱家法文吏課牋奏副之端門練其虛實以觀異能以美風俗有不承科令者正其罪法若有茂才異行自可不拘

年齒

明年有廣陵孝廉徐淑年未及舉臺郎詰之對曰詔書曰有如顏回子奇不拘年齒郎不能屈雄詰之曰昔顏回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邪淑無以對於是太守胡廣等十餘人皆坐謬舉自是莫敢輕舉迄于永熹察選清平多得其人

黃瓊以雄所上孝廉之選專用儒學文吏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遺乃奏增孝悌及能從政

者爲四科事竟施行

駁左雄察舉議　胡廣等

本傳時左雄議改察舉之制限年四十以上儒者試經學文吏試章奏廣與郭虞史敞上書駁之帝不從

臣聞君以兼覽博照爲德臣以獻可替否爲忠書載稽疑謀及卿士詩美先人詢于芻蕘是以慮無失策舉無過事竊見尚書令左雄議郡舉孝廉皆限年四十以上諸生試章句文吏試牋奏

漢制事曰凡奏上之書通於天子皆四品章奏表駁議

竊惟王命之重載在篇典當令縣於日月固於金石遺則百王施之萬世蓋選舉因才無抱定制六奇之策不出經學鄭阿之政非必章奏說苑曰子產相鄭內無走妾子優外無走馬子優東阿三年甘奇顯用年垂彊仕甘羅年十二使趙封爲上卿子奇年十八舜君使主東阿記曰四十彊而仕終賈揚聲亦在弱冠終軍年十八擢爲諫議大夫賈誼年十八召爲博士漢承周秦兼覽殷夏祖德師經參雜霸軌貢舉之制莫或回革今以一臣之言刻戾舊章矯枉變常政之所重而不訪台司不謀卿士若事下之後議者剏異異之則朝失

其便同之則王言已行臣以爲可宣下百官參其同異然後覽擇勝否詳採厥衷敢以瞽言冒干天禁惟陛下納焉

論採籌立后非是　胡廣等

本傳順帝欲立皇后而貴人有寵者四人欲探籌以神定選與尚書郭虞史敞上疏諫云云帝從之以梁貴人良家子定立爲皇后

竊見詔書以立后事大欲假之籌策決疑靈神篇籍所記祖宗典故未嘗有也恃神任筮既不必當賢就值其人猶非德選夫歧嶷形於自然

詩云克岐克嶷倪天必有異表倪天之姓譬天之有女和宜參良家簡求有德德同以年年鈞以貌稽之典經斷之聖慮政令猶汗往而不反詔令一下形之四方

薦胡廣陳留太守　史敞等

胡廣時陳留即缺職尚書史敞等薦廣云云

臣聞德以旌賢爵以建事明試以功典謨所美五服五章天秩所祚是以臣竭其忠君豐其寵舉不失德下忘其死竊見尚書僕射胡廣體真履規謙虛溫雅博物洽聞探賾窮理六經典奧

舊章憲式無所不覽柔而不犯文而有禮忠貞之節憂公如家不矜其能不伐其勞翼翼周慎行靡玷漏密勿夙夜十有餘年心不外顧志不苟進臣等竊以爲廣在尚書勑勞日久後母年老既家簡照宜試職千里匡寧方國陳留近郡今太守任缺廣才略深茂堪能撥煩願以參選紀綱頹俗使東脩守善有所勸仰

乞犯贓併坐舉主　楊倫

本傳時鄧陵令任嘉貪贓因遷武威太守後有人奏嘉贓罪千萬倫等坐

劾奏梁將相大臣百餘人倫上書云有司以倫探知密事激以求直坐不敬詔特原之

臣聞春秋誅惡及本本誅則惡消振衣持領領正則毛理今任嘉所坐狼藉自非案坐舉者無以禁絕姦萌往者湖陸令張疊蕭令駟賢徐州刺史劉福等贓惡既章咸伏其誅而豺狼之吏至今不絕者豈非本舉之主不加之罪乎昔齊威之霸殺姦臣五人并及舉者以弭謗讟當斷不斷黃石所戒夫聖王所以聽僮夫匹婦之言

者猶慮加嵩岱霧集淮海雖未有益不爲損也惟陛下留神省察

順帝朝

西京賦　張衡

出文選時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踰侈衡乃擬班固兩都作二京賦因以諷諫精思博會十年乃成

有憑虛公子者心參（侈字）體怯雅好博古學乎舊史氏是以多識前代之載言於安處（安處猶為處）夫人在陽時則舒在陰時則慘此牽乎天者也處沃土則逸處瘠土則勞此繫乎地者也故帝者因天地以致化兆民承上教以成俗化俗之本有與推移何以覈（覈驗也）諸乎（草反）秦據雍而彊周即豫而弱高祖都西而泰光武處東而約政之興衰常由此作（善曰河漢之間為豫州也）先生獨不見西京之事歟請為吾子陳之漢氏初都在渭之涘秦里其朔實為咸陽左有崤函重險桃林之塞綴以二華巨靈（大華小華）右有隴坻（丁禮反）之隘隔閡（音礙）華戎岐梁汧（音幸）雍於前則終南太一連岡乎嶓冢抱杜含鄠（音戶）欽呼合反）灃吐鎬爰有藍田

珍玉是之自出於後則高陵平原據渭踞涇爾乃廣衍沃野厥田上上實為地之奧區神皐（善曰皐司也神明之界禹也）自我高祖之始入也五緯相叶以旅于東井婁敬委輅幹（音干）非其議天啓其心人惎（音忌）之謀宜其可定以為天邑爾乃覽秦制跨周法正紫宮於未央表峣闕於閶闔疏龍首以抗殿狀巍峩以岌（魚立反）業（五合反龍首山名）若夫長年神仙宣室玉堂麒麟朱鳥龍興含章（並殿名）譬衆星之環北極叛赫戲（音麾）以煇煌正殿路寢用朝

羣辟大厦駝駝（駝音鉏反）九戶開闥高門有閎（音宏）列坐金狄（狄人也）內有常侍謁者奉命當御外有蘭臺金馬遞宿迭居次有天祿石渠校文之處（處音昌）道外周千廬內附衛尉八屯警夜巡晝後宮則昭陽飛翔增成合歡蘭林披香鳳凰鸞鵷（皆殿名）故其館室次舍采飾纖縟裒以藻繡文以朱綠翡翠火齊（才計反）絡以美玉流懸黎之夜光綴隋珠以為燭（火齊珠也懸黎璧也）於是鉤陳之外閶道穹隆屬長樂與明光徑北通乎桂宮清淵洋洋神

山栽栽列瀛洲與方丈史蓬萊而駢羅於是采
少君之端信（李少君也）庶繹大之貞固（五利將軍立脩壇
之仙掌承雲表之清露屑瓊蘂以朝飧必性命
之可度美往昔之松喬要（平聲）羨門乎天路（赤松子王
子喬美門古仙人也）想升龍於鼎湖豈時俗之足慕（黃帝事）
徙觀其城郭之制則旁開三門參塗夷庭方軌
十二街衢相經一面三門三道參塗容四軌故方十二軌軌車轍也）廛里
端直甍（音萌）宇齊平（甍棟也）武庫禁兵設在蘭
錡（音綺架也）爾乃廓開九市通闕（胡官反）帶闉（長安立九

市市門曰闉）旗亭五重俯察百隧（旗亭市樓也
市門曰闉）周制大胥今也惟尉（周大胥職主市今爲三輔都尉）都邑遊俠
張趙之倫（張子房趙王張敖皆都）齊志無忌擬跡田文（志氣皆比擬無
忌田文也）輕死重氣結黨連羣若其五縣遊麗辯論
之士街談巷議彈射臧否剖析毫釐擘（音百）肌分
理（解曰擘剖也肌理之間亦能分別）郊甸之內鄉邑殷（音隱）賑（音軫）
五都貨殖既遷既引商旅聯槅（音格）隱隱展展（丁謹反）
冠帶交錯方轂接軫（輸曰轂車輞高誘曰轂車也軫車後橫出曰遷貨入曰引）封
畿千里統以京尹郡國宮館百四十五（音古內史周官）

（武帝更名京兆尹張晏曰地紀高平曰京十億曰兆尹正也）右極盩（知留反）厔
（知栗反）并卷酆鄠（音戶）左暨（其既反）河華遂至虢土上
林禁苑跨谷彌阜東至鼎湖斜界細柳掩長楊
而聯五柞（音作）繞黃山而欵牛首高祖創業繼體
承基暫勞永逸無爲而治多歷年所二百餘暮
徙以地沃野豐百物殷阜巖險周固襟帶易守
得之者彊據之者久流長則難竭根深則難朽
故奮泰肆情而馨烈彌茂鄙生生乎三百之外傳
聞於未聞之者曾髣髴其若夢未一隅之能睹

（三百自高祖至作賦時也）此何異於殷人屢遷前八而後五
方今聖上同天號于帝皇奄四海而爲家富有
之業莫我大也徒恨不能以靡麗爲國華獨儉
嗇以齷齪忘蟋蟀之謂何豈欲之而不能將能
之而不欲與蒙竊惑焉願聞所以辯之之說也

東京賦　張衡

安處先生於是似不能言者憮（音武）然有間乃莞
爾而笑曰若客所謂末學膚受責耳而賤目者
也苟有胷而無心不能節之以禮（緝曰言信胷
憶之所聞而

（上不能以撞師度）宜其陋今而榮古矣楓氏搏（音附）翼擇肉而西邑（擇人而食也）七雄竝爭競相高以奢麗楚築章華於前趙建叢臺於後秦政利嵩長距終得擅場思專其侈乃搆阿房起甘泉征稅盡人力殫然後以大半之賦威以參（音三）夷之刑畝以就役唯力是視百姓不能忍是用息肩於大漢高祖膺籙受圖順天行誅杖朱旗而建大號因秦宮室據其府庫是以西匠營宮目散阿房規摹踰溢不度不臧損之又損然尚過於周堂觀之皆狹而謂之陋帝已譏其泰而弗康且高既受命建家造我區夏矣文又躬自菲薄治致升平之德武有大啓土宇紀禪肅然之功宣重（直用反）威以撫和戎狄呼韓來享銘勳奏器歷世彌光今捨純懿而論爽德以春秋所諱而爲美談（爽差也）則是黃帝合宮有虞總期固不如夏癸之瑤臺殷辛之瓊室也湯武誰革而用師哉盍亦覽東京之事以自寤且夫天子有道守在海外守位以仁不恃隘害苟民志之不諒何云巖險與

襟帶泰負阻於二關卒開項而受沛彼偏據而規小豈如宅中而圖大昔先王之經邑也掩觀九隩靡地不營土圭測景不縮不盈總風雨之所交然後以建王城洛背河左伊右瀍西阻九阿東門于旋（謂東有旋門）盟津達其後太谷通其前虙妃攸館神用挺紀（虙妃神女也）龍圖授羲龜書畀（畀與也）如（綠曰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天與禹洛出書謂神龜負文而出於背）召伯相宅卜惟洛食周公初基其繩則直經途九軌（謂轍廣也）城隅九雉（度也高一丈長三度洛俗八尺爲雉隅角也）度堂以筵度室以几（堂明堂筵席也）京邑翼翼四方所視漢初弗之宅也我世祖龍飛白水（水名）鳳翔參（所今）墟授鉞四七（十七將）共工是除（除芟也）區宇乂寧思和求中濬哲元覽都茲洛宮曰止曰時昭明有融既光厥武仁洽道豐登岱勒封與黃比崇（與黃帝比崇號）逮至顯宗六合殷昌乃新崇德遂作德陽啓南端之特闈立應門之將將（七將反將門南方正門也）昭仁惠於崇賢（東門名）抗義聲於金商（西門名）建象魏之兩觀旌六典之舊章（綠曰象魏闕名觀也）

欽表明六典之法書於象魏六典名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也其內則含德章臺天祿宣明溫飭迎春壽安永寧八殿名飛閣神行莫我能形濯龍地名芳林九谷八溪芙蓉霞水秋蘭被渥音宜渚戲躍魚淵游龜蟠音桃永安宮名離宮脩竹冬青陰池幽流元泉洌清於南則前殿殿名靈臺臺名鱗驤安福二殿名九龍之內實曰嘉德九龍本周時殿名嘉德殿在其內也西南其戶匪雕匪刻我后好約乃宴斯息我后明經始勿亟成之不日猶謂爲之者勞居之者逸慕唐虞之茅茨思夏后之卑室乃營三宮布教頒常複音福廟重屋八達九房規天矩地授時順鄉綵曰三宮明堂辟雍臺也嚴禮曰明堂九室而有八牖八窗方也言政隨時易而居其方造舟清池惟水泱泱綵曰以舟相比爲橋也左制辟雍右立靈臺因進距衰表賢簡能扶來反馮皮冰反相息亮反觀祲音浸祈禳音緣也禳災善曰周禮有馮相氏馮乘相視祲謂陰陽氣相侵襲福也爾乃九賓重平臂臚人列善曰九賓周禮曰九儀謂公侯伯子男孫卿大夫士也臚傳也崇牙張鏞鼓設綵曰崇牙栒虡上板作鋸齒者郎將司階虎戟交鍛音殺龍輅充庭雲旗拂霓五結反夏正三朝庭燎晢晢章列反撞洪鐘伐靈鼓旁震八鄙軯平普萌反磕苦代反隱訇火宏反若疾霆轉雷而激迅風也是時稱警蹕已下雕輦於東廂冠通天佩玉璧紆皇組要平聲干將負斧扆次席紛純之尹反左右玉几穆穆而南面以聽矣綵曰紆垂也皇大也組綬次席竹席也紛純謂以組爲緣曰良曰扆屏風也依也旒斧文屏風於後然後百辟乃入司儀辨等尊卑以班璧羔皮帛之贄既奠天子乃以三揖之禮禮之穆穆焉天子皇皇焉侯階濟濟焉大夫將將焉士信天下之壯觀也乃羨公侯

卿士登自東除階也訪萬機詢朝政勤恤民隱而除其眚所景反人或不得其所若已納之於隍池無水曰隍荷天下之重任匪怠皇以寧靜發京倉散禁財賚皇僚百官逮興臺左傳曰人有十等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臺招有道於側陋開敢諫之直言聘邱園之耿潔旅束帛之戔戔音殘上下通情式宴且盤及將祀天郊報地功乃整法服正冕帶珩音行紞丁敢反紘音宏綖延也冠上用也玉笄綦音其會火龍黼黻藻絺音律鞶厲結飛雲之袷古合反輅

樹翠羽之高蓋建辰旒之太常辰日月星也畫之於旗垂十二旒也紛焱悠以容裔焱風轉貌也屬車九九乘軒竝轂戎士介而揚揮戴金鉦而建黃鉞鉦鉦類鉞金飾斧清道案列天行星陳肅肅習習隱隱轔轔殷見丁反未出乎城闕施以迴乎郊畛音真殿後軍也前軍之畛界也雷鼓鼝鼝六變既畢雷鼓八面鼓凡樂六變為一成冠華重翟列舞八佾舞人冠華冠翟毛也元祀惟稱羣望咸秩元大也祀祭也大祭天地之禮既舉羣廟咸秩神望以祭之颺燔音由燎之炎煬音煬致高煙于太一煙曰聚薪燔之其光炎達於天也太一天之尊神也神

歆馨而顧德祚靈主以元吉靈明也吉福也然後宗上帝於明堂推光武以作配宗尊也於是春秋改節四時迭代蒸蒸之心感物增思躬追養於廟祧祖亮反奉蒸嘗與禴音藥祠記曰遠廟為祧公羊傳曰禴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萬舞奕奕鐘鼓喤喤靈祖皇考來顧來饗神其醉止降福穰穰及至農祥晨正土膏脉起韋昭曰農祥房星也晨正立春之日晨中於午也膏土潤也乘鸞輅而駕蒼龍月令云云介馭閒以剡耜向曰置耜於介者右故曰閒躬左馭者左驭曰天田天子之籍田也三推土回及於天田脩帝籍之千畝

郊之粢盛必致思乎勤已春日載陽合射辟雍設業設虡音巨宮懸金鏞綜曰業捕上板謂大鐘也鼓路鼖音墳鼓音路鼖大鼓也樹羽幢幢音童伯夷起而相儀后夔坐而為工張大侯制五正音征鄭司農王張五采之侯即五正之侯於是皇輿夙駕以須消陰明掃朝霞登天光於扶桑天子乃撫玉輅時乘六龍發鯨魚鏗華鐘大丙弭節風后陪乘徐至於射宮謂辟雍也決拾既次彤弓斯發古俠反決以象骨為右手巨指所以鉤弦也拾謂韝臂皆左日月會於龍殘音閒恤人事之勞疾謂此月也

因休力以息勤致歡忻於春酒執鑾刀以祖割奉觴豆於國叟焙曰天子親執鑾刀祖右臂而割牲國叟三老五更也降至尊以訓恭送迎拜乎三壽三老也詩曰三壽作朋文德既昭武節是宣三農之隙曜威中原歲惟仲冬大閱西園虞人掌焉先期戒事悉率百禽鳩諸靈囿鳩聚也坐作進退節以軍聲一令五申示戮斬牡馭不詭遇射不翦毛升獻六禽麋鹿狼麕也上獻宗廟時膳四膏牛膏犬膏騏膏腥羊膏馬足未極輿徒不勞成禮三爵興駈同解罢伏侯反放麟不窮樂以

訓儉不殫物以昭仁慕天乙之弛罟（音古）因教祝
以懷民（天乙湯名）儀姬伯之渭陽失熊羆而獲人（西伯
田獵過
大公）澤浸昆蟲威振八寓好樂無荒允文允
武薄狩于敖既瑣瑣焉（敖鄭地詩曰建旐設旄薄獸于敖）岐陽
之蒐又何足數（左傳曰成王有岐陽之蒐）是故論其遷邑易
京則同規乎殷盤改奢節儉則合美乎斯干（盤
與也斯干宣王
廟宮室之詩也）登封降禪則齊德乎黃軒遵節
儉尚素樸思仲尼之克己履老氏之常足賤犀
象簡珠玉藏金於山抵（音紙）璧於谷所貴惟賢所

寶惟穀然則道胡不懷化胡不柔聲與風翔澤
從雲游夫君人者蹔纊塞耳車中不內顧珮以
制容鸞以節塗行不變玉駕不亂步却走馬以
糞車何惜騶（烏故反）馬（騶數侯反古駿馬名）方
其用財取物常畏生類之殄也賦政任役常畏
人力之盡也取之以道用之以時百姓同於饒
衍上下共其雍熙夫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
堅冰作於履霜尋木起於蘖栽（音說蘖牙蘖）昧旦丕
顯後世猶怠況初制於甚泰服者焉能改哉故

相如壯上林之觀揚雄騁羽獵之辭辛無補於
風規祇以昭其愆尤凡人心是所學體安所習
鮑肆不知其臭蘭其所以先入咸池不齊度於
耳（烏代反）咬（烏交反）而衆聽者或疑能不惑者其唯
子野乎（咸池黃帝樂也師曠晉之善音者也子野師曠字）客既醉於大道飽
於文義勸德畏戒喜懼交爭忘其所以爲談失
其所以爲誇良久乃言曰鄙哉子乎子習非而
遂迷也幸見指南於吾子乃知大漢之德馨咸
在於此昔常恨三墳五典既泯仰不覩炎帝帝

魁之美（帝魁神農名）得聞先生之餘論則大庭氏何
以尚茲走雖不敏庶斯達矣（大庭古國名莊子
曰容成氏大庭氏
結繩而治）

思元賦

張衡

（本傳帝喜問衡天下所疾惡者衡具以狀已皆共目之衡乃託narrative而出
述此說之衡常思竭身之事以爲吉凶倚伏幽微難明乃作思元賦以宣
寄情志焉云）

仰先哲之元訓兮雖彌高其弗違（遹述也訓道也）匪仁里
其焉宅兮匪義迹其焉追伊中情之信脩兮慕

古人之貞節竦余身而順止兮遵繩墨而不跌
旌性行以制佩兮佩夜光與瓊枝鴈(亦作鵝)幽蘭
之秋華兮又綴之以江蘺(音離)畜(音蓄)余榮而莫見兮
播余香而莫聞幸二八之遲(五故反遇也)虞兮喜傳
說之生殷二八(殷也)元尚前良之遺風兮恫後辰
而無及何孤行之煢煢兮子不羣而介立感鸞
鷖之特棲兮悲淑人之稀合玲蕭艾於重茵兮
謂蕙芷之不香斥西施而弗御兮羈要(於叹反)裹
(如字又以沼反)以服箱(要車旁木也)欲巧笑以干媚兮非余心

之所嘗襲溫恭之敝衣兮披禮義之繡裳辮(簡珍反)
貞亮以爲弊兮雜技藝以爲珩(辮交織也弊小蔽也珩佩玉也)
聘王母於銀臺兮羞玉芝以療飢(銀臺仙人臺所居也)
載太華之玉女兮召洛浦之宓妃(宓妃洛水神也)
咸姣麗以盡(音野)媚兮增嫮(胡故反)眼而蛾眉舒
妙婧(財性反)之纖腰兮揚雜錯之往(音主)來(音緩)離朱
脣而微笑兮顏的礫以遺光雙材悲於不納兮
並詠詩而清歌(雙材謂王女宓妃也)歌曰天地烟煴百卉
含藪(古文叢字)鳴鶴交頸雎鳩相和處子懷春(處女也)

精魂回移如何淑明忘我實多將荅賦而不暇
兮爰整駕而亟行(眠瑞玉女所歌詩也)叫帝閽使闢扉兮
覿天皇于瓊宮聆廣樂之九奏兮展洩洩以彭
彭(彭與蓬同)惟盤逸之無斁兮懼樂往而哀來既防
溢而靜志兮迫我暇以翱翔乘天潢之汎汎兮
浮雲漢之湯湯雖遨遊以娛樂兮豈愁慕之可
懷出閶闔兮降天塗乘颿忽兮馳虛無雲霏霏
兮繞余輪風眇眇兮震余旟繽翩翩兮紛暗曖
倏眩眩兮反常閭(故里也)文章煥以粲爛兮美紛

紜以從風御六藝之珍駕兮游道德之平林結
興籍而爲罟兮歐儒墨而爲禽玩陰陽之變化
兮詠雅頌之微音苟中情之端直兮莫吾知而
不恧系曰天長地久歲不留俟河之清祇懷憂
超踰騰躍絶世俗飄飄神舉逞所欲松喬高跱
孰能離結精遠遊使心攜(松赤松子喬王子喬也跱跼也離附也攜離也)回志竭(卬列反)來從元祺(音基或作謀)獲我所求夫
何思

應閒　張衡

本傳衛爲太史令不幕當世所居之官精年不徙乃以家間作應問以見其志云間非也

有間余者曰蓋聞前哲首務務於下學上達佐國理民有云爲也朝有所聞則夕行之立功立事式昭德音是故伊尹使君爲堯舜而民處唐虞彼豈虛言而已哉必旌厥素爾咎單亟咸實守王家（咸皆也單姓也）申伯樊仲實幹周邦服衮而朝介圭作瑞厥跡不朽垂烈後昆不亦丕歟且學非以要利而富貴萃之貴以行令富以施惠惠施

令行故易稱以大業貿以文美實由華興器賴雕飾爲好人以輿服爲榮吾子性德體道篤信安仁約已博藝無堅不鑽以思世路斯何遠矣（日官史官也原再也謝太史職五載復置也）必蓑滯日官今又原之（天通也精渾天儀等作也）內昭獨智固合理民之式故嘗見謗于鄙儒深厲淺揭隨時爲義曾何貪於支離而習其孤枝邪（莊子曰朱泙漫學屠龍於支離三年技成）參音三輪可使自轉木雕猶能獨飛已垂翅而還故棲盍亦調其機而銛諸昔有文王自求多福人生在勤不索何獲曷若卑體屈己美言以相尅鳴于喬木乃金聲而玉振之用後勲雪前吝婷伱不柔以意誰靳也

應之曰是何觀同而見異也君子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恥祿之不豐而恥智之不博是故藝可學而行可力也天爵高懸得之在命或不速而自懷或羙旃而不臻枉尺直尋議者譏之盈欲虧志孰云非羞於心有猜則篤飧（音孫佐者助也飧飯也）猶不屑餐旌旨以之（旌旗也旨美也）意之無疑則兼金盈百而不嫌辭孟軻以之士或解裼（裼衣也）裼而襲蒲撒（蒲蓆也）或委而策而據文軒者（軒車也）度德拜爵量績受祿也渾元初基靈軌未紀吉凶分錯人用朦朦黃帝爲斯深慘有風后者是焉亮之察三辰於上跡禍福乎下經緯歷數然後天步有常則風后之爲也（黃帝迎日推策擧風后力牧以理人）當少昊之末人神雜擾重黎又相顓頊而申理之日月即次則重黎之爲也

人各有能因藝受任烏師別名四叔三正官無二業事不竝濟（少昊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分主三正）晝長則宵短日南則景北天且不堪兼況以人該之夫元龍迎夏則凌雲而奮鱗樂時也涉冬則涸泥而潛蟠避害也（涸音胥乾也）公旦道行故制典禮以尹天下仲尼不遇故論六經以俟來辟夫戰國交爭戎車競驅君若綴旒人無所麗燭武縣絕而秦伯退師（秦圍鄭鄭使燭之武夜縋而出說秦秦見師）魯連係箭而聊城弛柝（燕將守聊城齊田單攻之連矢書繫箭射城中城中縋柝自投）從往則合

橫來則離安危無常要在說夫（張儀為合縱奉秦為說）咸以得人為急（急則勝）失士為危故樊噲披帷入見高祖（高祖嘗病噲排閤直入）噲高祖踞洗以見酈生當此之會乃鼃鳴而鼈應也故能奄受區夏遂定帝位皆謀臣之由也今也皇澤宣洽海外混同萬方億醜并質共劑（子隨反）若修成之不暇尚何功之可立（劑刺猶今分支契也并共交通也長曰貢短曰劑）立事有三言為下列（左傳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下列且不可庶矣矣異其二哉捷徑邪至我不忍以投步干進苟容我不忍以歙肩方將師天老而友地典與之乎高睨而大談孔甲且不足慕焉稱殷彭及周昭（帝王紀曰黃帝以風后配上台天老配中台五聖配下台謂之三公其餘知天規紀地典孔甲殷賢人也）子憂朱泙曼之無所用吾恨輪扁之無所教也（朱泙曼注見前輪扁斲輪者名扁也）子靚木雕獨飛慨我垂翅故棲吾感去轟（胡犗反）附鵰悲爾先笑而後號也斐豹以斃督燔書（斐豹謂范宣子荀躒丹書其罪也）禮至以掖國作銘（衛孔悝反亂國子我殺督戎蓋豹犯罪以免為隸督燔其書而殺之自為銘功銘曰孔悝反國子莫余敢止）貫高以端辭顯義（高言趙王不反）蘇武以秃節效貞（武留匈奴節毛盡落）蒲且以飛繒逞巧（列子曰蒲且子之戈數引繳繞於青雲之際繒高也）詹何以沈鉤致精（列子曰詹何以若針為鉤剖蚓為餌引綸垂之魚）弈秋以綦局取譽王豹以清謳流聲（孟子曰弈秋通國之善弈者又曰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僕進不能參名於二立（立德立功退又不能羣彼數子愍三墳之既頹惜八索之不理庶前訓之可鑽聊朝隱乎柱史（老子為周柱下史朝隱終身無患）且韞櫝以待價踵顏氏以行止曾不慊夫晉楚敢告誠於知己（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吾何慊也）

論圖讖非經　張衡

（本傳初光武喜讖緯學圖緯以占侯以處妄非聖人之法乃上疏云）

臣聞聖人明審律歷以定吉凶重之以卜筮雜之以九宮（太一自北辰神名也下行八卦之宮每四為通於中央中央乃北辰之所居故謂之九宮）經天驗道本盡於此或觀星辰逆順寒燠所由或察龜策之占巫覡（刑盟反）之言（在男曰覡在女曰巫）其所因者非一術也立言於前有徵於後故智者貴焉謂之讖書自漢取秦用兵力戰功成

業遂當時莫或稱讖若夏侯勝眭孟之徒以道術立名其所述著無讖一言劉向父子閱定九流亦無讖錄成哀之後乃始聞之往者賈逵摘讖互異三十餘事諸言讖者皆不能說至於王莽篡位漢世大禍八十篇何為不戒則知圖讖成於哀平之際也永元中清河宋景遂以歷紀推言水災而偽稱洞視玉版或者至於棄家業入山林後皆無效至於永建復純則不能知順宗後改而且律歷卦候九宮風角數有徵效世莫肯學而競稱不占之書（宋謂讖為書讖譬猶畫工惡圖犬馬而好作鬼魅誠以實事難形而虛偽不窮也宜收藏圖讖一禁絕之則朱紫無所眩典籍無瑕玷矣

論宦官專政　張衡

（本傳時政事損損移於下衡因上疏云云）

伏惟陛下宣哲克明繼體承天親履艱難者知下情備經險易者達物偽故能百揆允當庶績咸熙而陰陽未和災眚屢見神明幽遠宜鑒在

竢近世鄭蔡江樊周廣王聖皆為效矣（皆宦官故）忝僭畏忌必崇社祚奢搖諂慢鮮不悲歎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願陛下稽古率舊勿令刑德八柄不由天子若恩從上下事依禮制禮脩則奢僭息事合宜則無凶咎然後神望允塞災消不至矣

論宦官縱恣　張綱

（本傳時桓帝委任宦官朝政日紊綱不能獨身出命歸國家之難雖生吾不願也退而上書云云）

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尋大漢初隆及中興之世文明二帝德化充盛觀其理爲易循易見但恭儉守節約身尚德而已中官常侍不過兩人近侍賞賜裁滿數金惜費重人故家給人足夷狄聞中國優富任信道德所以姦謀自消而和氣感應而頃者以來不遵舊典無功小人皆有官爵富人驕之而復害之非愛人重器承天順道者(答謂卑服也)伏願陛下少留聖思割損左右以奉天心

論外戚縱恣　張綱

漢安元年選遣八使循行風俗皆耆儒知名(天下見八修曰八修)唯綱年少官微餘人受命之部而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曰云云書御京師震悚時冀姊爲皇后內寵方盛諸梁姻族滿朝帝雖知綱言直終不用

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蒙外戚之援荷國厚恩以芻蕘之資居阿衡之任不能敷揚五教翼讚日月而專爲封豕長蛇肆其貪叨甘心好貨縱恣無底多樹論讎以害忠良誠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也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斯皆臣子所切齒者也

東漢文鑑卷之十一

順帝朝

因旱策問何由　周舉

出本傳陽嘉三年河南三輔大旱五穀災傷天子露坐德陽殿求雨請又禱祀河神名山大澤詔書以舉才學祀河神優深特下策問曰云云

所薦舉對云云

臣聞易稱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二儀交構乃生萬物萬物之中以人爲貴故聖人養之以君成之以化順四節之宜適陰陽之和使男女婚娶不過其時包之以仁恩導之以德教示之以災異訓之以嘉祥此先聖承乾養物之始也陰陽閉隔則二氣否塞二氣否塞則人物不昌人物不昌則風雨不時風雨不時則水旱成災陛下處廣厦之位未行堯舜之政近慕文帝光武之法而循亡秦奢侈之欲內積怨女外有曠夫今皇嗣不興東宮未立傷和逆理斷絕人倫之所致也自枯旱以來彌歷年歲徒勞至尊暴露風塵誠無益也又下州郡祈神致請昔齊有大旱景公欲祀河伯晏子諫曰不可夫河伯以水爲城國魚鼈爲民庶水盡魚枯豈不欲雨自是不能致也陛下所行但務其華不尋其實猶緣木求魚邦行求前誠宜推信革政崇道變惑出後宮不御之女理天下冤枉之獄除太官重膳之

費夫五品不訓責在司徒有非其位宜急黜斥臣自藩外擢典納言學薄智淺不足以對易傳曰陽感天不旋日惟陛下留神裁察

因召見舉及尚書令成翊世僕射黃瓊問以得失舉等對宜慎官人去斥貪汙離遠佞邪循文帝之儉尊孝明之教則時雨必應帝曰百官貪汙佞邪者爲誰乎舉獨對曰公卿大臣數有直言者忠貞也阿諛苟容者佞邪也司徒視事六年未聞有忠言異謀愚心在此

其後以事免司徒劉琦

顯親殺災異對　周舉

本傳時連有災異召舉於顯親殿問以變當舉對云其後江淮清城閭生徐孺等處處並起如舉所陳

陛下初立遵修舊典興化致政遠近肅然頃年以來稍違於前朝多寵倖祿不序德觀天察人準令方古誠可危懼書曰僭恒暘若夫僭差無度則言不從而下不正陽無以制則上擾下竭宜密敕勑州郡察彊宗大姦以時禽討

因災薦樊英等　黃瓊

本傳時連有災異瓊上疏云云於是詔公車徵舉等

聞者以來卦位錯謬寒燠相干蒙氣數興日闇月散原之天意殆不虛然陛下宜開石室案河洛石室藏書之處河圖書之文也外命史官悉條上永建以前至漢初災異與永建以後訖於今日孰爲多少又使近臣儒者參考政事數見公卿察問得失諸無功德者皆斥黜臣前并薦光祿大夫樊英太中大夫薛包魯稚賀純廣漢楊厚未蒙御

省伏見處士巴郡黃錯漢陽任棠年皆耆耋有作者七人之志論語注包咸曰耆長也老人之通稱耋老也朱熹曰七十曰耋宜更見引致助崇大化

大旱陳政事闕失　黃瓊

本傳三年大旱瓊復上疏云云書奏引見德陽殿使中常侍以瓊奏書屬主者施行

昔魯僖遇旱以六事自讓躬節儉開女謁放讒佞者十三人誅稅民受貨者九人退舍南郊天立大雨今亦宜顧省政事有所損闕務存質儉

以易民聽尚方御府息除煩費明勑近臣使遵法度數見公卿引納儒士訪以政化使陳得失

乞行籍田之禮　黃瓊

本傳自帝即位不行籍田之禮瓊上疏之大要不宜久廢上疏云云帝從之

自古聖帝哲王莫不躬郊廟之禮親籍田之勤以先羣萌率勸農功昔周宣王不籍千畝號文公以爲大譏卒有姜戎之難終損中興之名臣聞先王制典籍田有日司徒咸戒司空除壇先時五日有協風之應王即齋宮饗醴載耒誠重

之也自癸巳以來仍西北風甘澤不集寒涼尚
結迎春東郊既不躬親先農之禮所宜自勉

予黃瓊書　李固

瓊傳永建中公車徵瓊至綸氏病疾不進有司劾不敬詔下縣以禮慰遣

先是徵聘處士多不稱望李固乃以書遺之云云

聞已度伊洛近在萬歲亭豈即事有漸將順王命蓋君子謂伯夷陋柳下惠不恭故傳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蓋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誠遂欲枕山棲谷擬跡巢由斯則可矣若當輔政濟民

今其時也自生民以來善政少而亂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爲志士終無時矣嘗聞語曰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汙陽春之曲和心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近魯陽樊君被徵初至朝廷設壇席猶待神明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無所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折減者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太盛乎自頃徵聘之士胡元安薛孟嘗朱仲昭顧季鴻等其功業皆無所採故俗論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宏此遠謨令衆人歎服一雪此言耳

災異對策　李固

出本傳陽嘉二年有地動山崩火災之異公卿舉固對策詔又特問當世之敝爲政所宜

固對云即時出阿母還舍諸常侍悉叩頭謝罪朝廷肅然以固爲議郎而阿母宦者疾固因詐飛章以陷其罪事從中下僕射黃瓊救固事久乃得拜議郎

臣聞王者父天母地

春秋感精符曰人主父天母地兄日姊月寶有山川王道得則陰陽和穆政化乖則崩震爲災

斯皆闕之天心效於成事者也夫化以職成官由能理古之進者有德有命今之進者唯財與力伏聞詔書務求寬博疾惡嚴暴而今長史多殺伐致聲名者必加遷賞其存寬和無黨援者輒見斥逐是以淳厚之風不宣雕薄之俗未革雖繁刑重禁何能有益前孝安皇帝變亂舊典封爵阿母因造妖孽乘權放恣改亂嫡嗣

時順帝立梁氏子爲陰王

今宋阿母

宋城也

雖有大功但加賞賜足以酬勞裂土開國實乖舊典夫妃后之家所

以少全者豈天性當然但以爵位尊顯專摠權
柄不知自損故至顛仆今梁氏戚爲椒房禮所
不臣（椒房者皇后所居以椒泥塗也）尊以高爵尚可然也而子
弟羣從榮顯兼加永平建初故事殆不如此宜
令步兵校尉與及諸侍中還居黃門之官使權
去外戚政歸國家豈不休乎又詔書所以禁侍
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爲使察孝廉者以其秉
威權容請託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執
狠天下子弟祿任曾無限極雖外託謙默不干

州郡而論爲之徒望風進舉可爲設常禁令陛
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爲天喉舌尚
書亦爲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尚書
出納王命賦政四海（賦布也）權尊埶重責之所歸
若不平心災眚必至誠宜審擇其人以毗聖政
令與陛下共理天下者外則公卿尚書內則常
侍黃門譬猶一門之內一家之事安則共其福
慶危則通其禍敗刺史二千石外統職事內受
法則夫表曲者影必邪源清者流必潔猶叩樹
本百枝皆動也陛下宜開石室陳圖書招會羣
儒引問得失指摘變象以求天意其言有中理
即時施行顯拔其人又宜罷退官官去其權重
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黃門
五人才智閑雅者給事殿中如此則論者厭塞
升平可致也

子梁商書　李固

（本商以后父輔政災眚數見下權日重固欲令商先正風化退辭高滿乃奏却云云商不能用）

春秋褒儀父以開義路（隱元年）貶無駭以閉利門
（隱二年）夫義路閉則利門開利門開則義路閉也
孔子曰智者見變思刑愚者覩怪諱名天道無
親可爲祇畏近者月食既於端門之側（端門宮南門也）
月者大臣之體也夫窮高則危太滿則溢月盈
則缺日中則移凡此四者自然之數也天地之
心福謙忌盛是以賢達功遂身退全名養壽無
有怵迫之憂誠令王綱一整道行忠立明公踵
伯成之高（唐虞時諸侯去而耕）全不朽之譽豈與此外

戚凡輩眈榮好位者同日而論哉固狂夫下愚不達大體竊感古人一飯之報況受顧遇而容不盡乎

薦樊英黃瓊等　李固

本傳上疏陳事云云是日有詔徵用學等而還瓊舉以固爲大司農

臣聞氣之清者爲神人之清者爲賢養身以練神爲寶安國以積賢爲道昔秦欲謀楚王孫南設壇西門陳列名臣秦使懽然遂爲寢兵魏文侯師卜子夏友田子方軼段干木故羣俊競

至名過齊桓秦人不敢闚兵於西河斯蓋積賢人之符也陛下撥亂龍飛初登大位聘南陽樊英江夏黃瓊廣陵楊厚會稽賀純策書嗟歎待以大夫之位是以巖穴幽人彈冠振衣樂欲爲用聞厚純等以病免歸悵然爲時惜之一日朝會見諸侍中竝皆年少無一宿儒大人可顧問者宜徵還以副羣望瓊處議郎已且十年衆人皆怪光禄大夫周舉才謨高正宜在常伯侍中杜喬學深行直久託疾病可勑令起

飛章虛誣固罪　梁冀等

固傳時太后委任宰輔固多所正正誅滅其黃門宦者一皆平遣天下咸望遂平而梁冀專附宦官不令外知固表免百餘人此等既悉共作飛章訐云太后不聽

臣聞君不稽古無以承天臣不述舊無以奉君昔堯殂之後舜仰慕三年坐則見堯於牆食則覩堯於羹斯所謂事追來孝不失臣子之節者太尉李固因公假私依正行邪離間近戚自隆交黨至於表舉薦達例皆門徒及所辟召靡非

先舊或富室財賂或子壻婚屬其列在官牒者凡二十九人又廣選賈豎以補令史慕求好馬臨窓呈試大行在殯路人掩涕固獨胡粉飾貌搔頭弄姿曾無慘怛傷悴之心台輔之位實和陰陽旋機不平寇賊姦軌則責在太尉固受任之後東南跋扈兩州數郡千里蕭條兆人傷損而詆疵先主苟肆狂狷存無廷爭之忠沒有誹謗之說夫子罪莫大於累父臣惡莫深於毀君固之過釁事合誅辟

與梁冀書議立　　李固

出本傳冀忌帝聰慧恐爲後患遂令左右進鴆帝崩固與冀書云云固等皆以爲清河王蒜宜立爲嗣先是蠡吾侯志嘗取冀妹冀竟立蠡吾侯是爲桓帝冀因誣固遂誅之

天下不幸仍遭大憂皇太后聖德當朝攝統萬機明將軍體履忠孝憂存社稷而頻年之間國祚三絕（順帝崩沖帝立一年崩質帝立一年崩）今當立帝天下重器誠知太后垂心將軍勞慮詳擇其人務存聖

明然愚情眷眷竊獨有懷遠尋先帝廢立舊儀近見國家踐祚前事未嘗不詢訪公卿廣求羣議令上應天心下合衆望誠是將軍用情之日傳曰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昔昌邑王昏亂日滋霍光憂愧發憤悔之折骨自非博陸忠勇延年奮發大漢之祀幾將傾矣至憂至重可不熟慮悠悠萬事唯此爲大國之興衰在此一舉又曰宜擇長年高明有德任親政事者顧將軍察周霍之立文宣（周勃光）戒鄧閻之利幼弱（太后立殤帝帝方誕百餘日三歲即閻太后立安帝時十餘歲其年益）

乞自效擊羌　　皇甫規

（永初六年西羌大寇三輔任西將軍馬賢將諸郡擊之不克後羌大合攻燒隴西規乃上疏求乞自效云帝不能用）

臣比年以來數陳便宜羌戎未動策其將反馬賢始出頗知必敗夫羌戎潰叛不由承平皆因邊將失於綏御乘常守安則加侵暴苟競小利則致大害微勝則虛張首級軍敗則隱匿不言軍士勞怨困於猾吏進不得快戰以徼功退不

得溫飽以全命徒見王師之出不聞振旅之聲首豪泣血驚懼生變是以安不能久敗則經年臣所以搏手叩心而增歎者也願假臣兩營一郡屯列坐食之兵五千出其不意土地山谷臣所曉習兵埶巧便臣亦更之可不煩方寸之印尺帛之賜高可以滌患下可以納降若謂臣年少官輕凡諸敗將非官爵之不高年齒之不邁臣不勝至誠沒死自陳

對策論奠等　　皇甫規

本傳冲質之間梁太后臨朝想舉賢良方正對策云云與忠其刺已以規
爲下第拜郎中託疾免歸
伏惟孝順皇帝初勤王政紀綱四方幾以獲安後遭姦僞威分近習又因緣嬖倖受賂賣爵天下擾擾從亂如歸陛下體兼乾坤聰哲純茂攝政之初拔用忠貞遠近翕然望見太平而地震之後旱魃爲虐大賊從橫流血川野殆以姦臣擅重之所致也今大將軍梁冀河南尹不疑處周召之任爲社稷之鎮實宜增脩謙節輔以儒

術省去遊娛不急之務割減廬第無益之飾夫君者舟也人者水也羣臣乘舟者也將軍兄弟操檝者也若能平志畢力以度元元所謂福也如其怠弛將淪波濤可不慎乎凡諸宿猾酒徒戲客皆耳納邪聲口出論言亦宜貶斥以懲不軌又在位素餐尚書怠職有司依遠莫肯糾察故使陛下專受詢訣之言不聞戶牖之外

東漢文鑑卷之十二

桓帝朝

梁冀封爵議　黃瓊

出瓊傳元嘉元年帝欲褒崇大將軍梁冀使中朝二千石以上會議其禮特進胡廣太常羊溥太中大夫邊韶等咸稱冀勳德宜比周公錫之山川土田附庸瓊獨建議云云朝廷從之冀意以爲恨永興元年轉太尉冀前後所訐辟召一無所用明年冀被誅以不阿梁氏封

爲祁鄉侯

冀前以親迎之勞增邑三千又其子允亦加封賞昔周公輔相成王制禮作樂化致太平是以大啓土宇開地七百今諸侯以戶邑爲制不以里數爲限蕭何識高祖於泗水霍光定傾危以興國皆益戶增封以顯其功冀可比鄧禹合食四縣賞賜之差同於霍光使天下知賞必當功爵不越德

論梁冀宦官　黃瓊

本傳永興二年梁冀既誅瓊首居公位梁奏素行貪汙至死徙者十餘人海內翕然望之尋而五侯擅權傾動內外自度力不能正乃稱疾不起七年病篤上疏云云其年卒五侯謂左悺徐璜等

臣聞天者務剛其氣君者務彊其政是以王者處高自持不可不安履危任力不可不據夫自持不安則顛任力不據則危故聖人升高據上則以德義爲首涉危蹈傾則以賢者爲力唐堯以德化爲冠冕以稷契爲筋力高而益崇動而愈據此先聖所以長守萬國保其社稷者也昔

高皇帝應天順民奮劒而王掃除秦項革命創制降德流祚至於哀平而帝道不綱秕政日亂遂使奸佞擅朝外戚專恣所冠不以仁義爲冕所蹈不以賢佐爲力終至顛蹶漢祚賴皇乾眷命炎德復輝光武以聖武天挺繼統興業創基冰泮之上立足枳棘之林擢賢於衆愚之中盡功於無形之世崇禮義於交爭循道化於亂雜興復洪祚開建中興至於中葉盛業漸衰陛下初從藩國爰升帝位天下拭目謂見太平而即位以

來未有勝政諸梁秉權豎宦充朝重封累職傾
動朝廷卿校牧守之選皆出其門羽毛齒革明
珠南金之寶殷滿其室殷盛也富擬王府孰回天
地言之者必族附之者必榮塞陛下耳目之明
更為讒諐之主故太尉李固杜喬忠以直言德
以輔政念國忘身隕殁為報而坐才門反陳國議
遂見殘滅賢愚切痛海內傷懼又前白馬令李
雲指言宦官罪穢宜誅皆因衆人之心以救積
薪之敝宏農杜衆懼雲以忠獲罪陳理乞同日

而死雲既不辜衆又并坐朝野之人以忠為諱
尚書周永素事梁冀見冀將衰乃陽毀示忠遂因
奸計亦取封侯陛下不加審別復與忠臣竝時
顯封使朱紫共色粉墨雜蹂所謂抵金玉於沙
礫抵投也音紙碎珪璧於泥塗四方聞之莫不憤歎

論封梁冀常侍等　杜喬

本傳時梁冀子弟五人及中常侍等以無功竝封喬上書諫云云帝不省

陛下越從藩臣龍飛即位天人屬心萬邦攸賴
不急忠賢之禮而先左右之封傷善害德興長

佞諛臣聞古之明君褒爵必以功過末世闇主
誅賞各緣其私今梁氏一門宦者微孽竝帶無
功之紱緣也裂勞臣之土其為非濫胡可勝言夫
有功不賞為善失其望姦回不詰為惡肆其凶
故陳資斧而人靡畏貲利也班爵位而物無勸豈
伊傷政為亂而已喪身亡國可不慎哉

外戚箴　崔琦

本傳琦以文章稱梁冀請與交冀行多不軌琦數引古今成敗以戒之冀不能受乃作外戚箴其辭云

赫赫外戚華寵煌煌昔在帝舜德隆英皇舜妃堯女
女英之女周興三母太姜太王之妃太姒文王之妃有莘
崇湯湯娶有莘氏女伊尹為之媵臣宣王晏起姜后脫簪脫音簪古
琪待罪於永巷曰使君王樂色而忘德也齊桓好樂衛姬不音衛姬不能鄭音之
皆輔主以禮扶君以仁達才進善以義濟
身爰暨末葉漸已頹虧貫魚不叙九御羞池謂宮
人如貫魚之有叙不淫愛也晉國之難禍起於麗獻公麗姬也惟
家之索牝雞之晨專權擅愛顯己蔽人陵長間
舊妃剥至親竝后匹嫡淫女斃陳匪賢是上蕃

為司徒（當幽王之后親當也用為司徒）荷爵負乘采食名都（荷負也乘去聲采食也都大也）詩人是刺德用不憮（憮大也）暴辛惑婦拒諫自孤（紂名辛惑妲己也）蝮蛇其心縱毒不辜（蝮蛇虺屬辜罪也）諸父是殺孕子是刳（殺王子比干刳剖孕婦）天怒地怨人謀鬼圖甲子昧爽身首分離初為天子後為人螘非但耽色毋后尤然不相率以禮而競奨以權先笑後號卒以辱殘家國泯絶宗廟燒燔末嬉喪夏（末妹喜有施氏女寵於桀妲己有蘇氏女寵於紂）褒姒斃周（幽王嬖褒姒為犬戎所殺）妲已亡殷趙靈沙丘（王得吳娃愛而生子何乃廢太子章而立何將沙丘宮章作敞王死沙丘宮）戚姬人豕呂宗以敗（戚姬為呂后所殺）陳后作巫卒死於外（武帝陳皇后以巫蠱廢）霍欲鴆子身乃罹廢（霍光之女欲鴆太子故廢也）故曰無謂我貴天將爾摧無恃常好色有歇微無怙常幸愛有陵遲無曰我能天人爾違患生不德福有慎機日不常中月盈有虧履道者固仗執者危微臣司戚敢告在斯

崇厚論

朱穆

（本傳時為侍御史常感時俗薄薄為敦篤乃作崇厚論六云）

夫俗之薄也有自來矣故仲尼歎曰大道之行也而卬不與焉蓋傷之也夫道者天下為一在彼猶在己也故行違於道則愧生於心非畏義也事違於理則負結於意非憚禮也故率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德性失然後貴仁義是以仁義起而道德還（還復也）禮法興而淳樸散故道德以仁義為薄淳樸以禮法為賊也夫中世之所敦已為上世之所薄況又薄於此乎故夫天不崇大則覆幬不廣地不深厚則載物不博人不敦厖則道數不遠（數猶理也）昔在仲尼不失舊於原壤（原壤孔子之舊也記原壤之母死孔子助之沐椁）楚嚴不忍章於絶纓（說苑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燭滅乃有人引美人之衣者美人援絶其冠纓告王王曰賜人酒使醉失禮奈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曰與寡人飲不絶冠纓者不懽羣臣皆絶去其冠纓乃上火也）由此觀之聖賢之德敦矣老氏之經曰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夫時有薄而厚施行有失而惠用故覆人之過者敦之道也救人之失者厚之行也往者馬援誡其兄子曰吾欲汝曹聞人之過如

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得言斯言要矣遠則聖賢復之上世近則鄙吉張子獨行之漢庭

宣帝時鄙吉爲丞相不案吏曰夫以三公將案吏吾竊恥之子獨爲車騎將軍遇名遠權譎人過失

故能振英聲於百世播不滅之遺風然而時俗或異風化不敦而尚相誹謗謂之臧否記短則兼折其長貶惡則并伐其善悠悠者皆是其可稱乎凡此之類豈徒乖爲君子之道哉將有危身累家之禍焉悲夫行之者不知憂其然故害興而莫之及也斯既然矣又有異焉人皆見

之而不能自遷何則務進者趨前而不顧後榮貴者矜己而不待人智不接愚富不振貧貞士孤而不恤賢者戾而不存故田蚡以尊顯致安國之金

蚡武帝王皇后弟爲太尉辨安國坐去夫官以五百金遺蚡即召爲北地郡將

淳于以貴媒引方進之言

方進成帝時爲丞相淳于長元后姊子封定陵侯爲九卿用事方進倚與長猶薦之也

夫以韓翟之操爲漢之名宰然猶不能振一貧賢薦一孤士又況其下者乎此禽息史魚所以專名於前而莫繼於後者也

韓詩外傳曰禽息秦大夫薦百里奚不見納穆公出當車以頭擊閤閾乃指出曰臣生無補於國不如死也穆公感悟而用百里奚爲大夫史魚於正室士於適室韓子曰史魚衛大夫卒妻柩後寢衛君弔而問之曰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以屍諫也

故時俗敦美則小人守正利不能誘也時否俗薄雖君子爲邪義不能止也何則先進者既往而不反後來者復習俗而追之是以虛華盛而忠信微刻薄稠而純篤鮮斯蓋谷風有棄予之歎伐木有鳥鳴之悲矣嗟乎世士誠躬師孔聖之崇則嘉楚嚴之美行希李老之雅誨思馬援之所尚鄙二宰之失度美韓稜之抗正貴鄭張之宏裕賤

時俗之誹謗則道豐績盛名顯身榮載不刊之德揣不臧之聲然知薄者之不足厚者之有餘也彼與草木俱朽

彼謂時俗也

此與金石相傾

此謂厚也豈得同年而語並日而談哉

乞常侍罷用宦官　朱穆

朱穆居家數年徵拜尚書穆深疾宦官及在臺閣志欲除之乃上疏云帝不納

案漢故事中常侍參選士人建武以後乃悉用宦者自延平以來浸益貴盛假貂璫之飾處常

伯之任（當以金爲之當刪前刪以金字也）天朝政事一更其手
權傾海內寵貴無極子弟親戚並荷榮任凶狡
無行之徒媚以求官恃勢怙寵之輩漁食百姓
窮破天下空竭小人臣以爲可悉罷省率由舊
章更選海內清淳之士明達國體者以補其處
即陛下可爲堯舜之君衆僚皆爲稷契之臣兆
庶黎萌蒙被聖化矣
後穆因進見口復陳曰臣聞漢家舊典置侍
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書事黃門侍郎一人

傳發書奏皆用姓族（士人有族望者）自和熹太后以
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爲常侍小黃
門通命兩宮自此以來權傾人主窮困天下
宜皆罷遣博選耆儒宿德與參政事帝怒
不應

絕交論

朱穆

（本傳注）

子絕存問不見客亦不答也何故曰古者無私
游之交相見以公朝享會以禮紀否則明徒受

習而已曰人將疾子如何曰寧受疾曰受疾可
乎曰世之務交游也久矣敦乎來不忌于君犯
禮以追之背公以從之其愈者則孺子之愛也
其甚者則求蔽過竊譽以瞻其私事替義退公
輕私重居勞於聽也或於道而求其私贍矣是
故遂往不反而莫敢止焉是川瀆並決而莫敢
之塞游殽隊稼而莫之禁也詩云威儀棣棣不
可等也後生將復何述而吾不才焉能規此實
悼無行子道多闕臣事多尤思復白圭重考古

言以補往過時無孔堂思兼則滯匪有廢也則
亦焉興是以敢受疾也不亦可乎
穆又與劉伯宗絕交書及詩曰昔我爲豐令
足下不遭母憂乎親解綬經來入豐寺及代
爲持書御史足下親來入臺足下今爲二千
石我下爲郎乃反因計吏以謁相與足下豈
丞尉之徒我豈足下部民欲以此謁爲榮寵乎
咄劉伯宗於仁義道何其薄哉詩曰北山有
鴟不絜其翼飛不正向寢不定息飢則木攫

飽則泥伏饕餮貪汙臭腐是食填腸滿嗉嗜欲無極長鳴呼鳳謂鳳無德鳳之所趣與子異域永從此訣各自努力蓋因此而著論也

正交論

出宋穆門論注邕以爲穆真而孫又作正交而嘆其效焉

蔡邕

聞之前訓曰君子以朋友講習而正人無有滛朋是以古之交者其義敦以正其誓信以固逮夫周德始衰頌聲既寢伐木有鳥鳴之刺谷風有棄子之怨自此已降彌以陵遲或闕其始終

或彊其比周是以搢紳患其然而論者諄諄如也疾淺薄而携貳者有之惡朋黨而絕交游者有之其論交也曰富貴則人爭趣之貧賤則人爭去之是以君子慎人所以交已審已所以交人富貴則無暴集之客貧賤則無棄舊之賓矣原其所以來則知其所以去見其所以始則觀其所以終彼貞士者貧賤不待夫富貴富貴不驕乎貧賤故可貴也蓋朋友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離善則久要不忘平生之言惡則忠告善誨之否則止無自辱焉故君子不爲可棄之行不患人之遺已也信有可歸之德不病人之遠已也不幸或然則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怨其遠矣求諸已而不求諸人咎其稀矣夫遠怨稀咎之機咸在乎躬莫之改也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而二子各有聞乎夫子然則以交誨也商也寬故告之以拒人師也褊故訓之以容衆各從其行而矯之至於仲尼之正教則泛愛衆而親仁故非善不喜非仁不親交游以方會友以

文可無貶也穀梁亦曰心志既通名譽不聞友之罪也今將患其流而塞其源病其末而刈其本無乃未若擇其正而黜其邪與其彼農皆泰而獨稷焉夫泰亦神農之嘉穀與稷竝爲粢盛也使交而可廢則泰其愆矣括二論而言之則刺薄者博而洽斷交者貞而孤孤有羔羊之節與其不獲已而矯時也走將從夫孤焉

上書救朱穆

出穆傳時爲冀州刺史有宦者趙忠姦穢潛爲擾亂瑋玉匣獨入投下郡案

劉陶等

脫見送於墓封植陳尸出之帝聞大怒徵得論迫尉輸作左校太學書生劉陶等數千人詣闕上書訟穆云乃救之

伏見施刑徒朱穆處公憂國拜州之日志清姦惡誠以常侍貴寵父兄子弟布在州郡競爲虎狼噬食小人故穆張理天網補綴漏目羅取殘禍以塞天意由是內官咸共恚疾謗讟煩興極其刑謫輸作左校（爲將作左工徒）掌當今中官近習竊持國柄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運賞則使錙銖富於季孫呼嗡則令伊顏化爲桀跖而穆獨亢然不顧身害非惡榮而好辱惡生而好死也徒感王綱之不攝懼天網之久失故竭心懷憂爲上深計臣願黥首繫趾（脫謂鑿顙涅墨也以繩貫其頭曰繫趾）代穆校作

論威柄下移　劉陶

（本傳桓帝時梁冀專朝連歲荒饑災異數見陶時游太學乃上疏陳其事云云書奏）

臣聞人非天地無以爲生天地非人無以爲靈是故帝非人不立人非帝不寧夫天之與帝帝之與人猶頭之與足相須而行也伏惟陛下年隆德茂中天稱號（書天之中襲常存之慶循不易之制目不視鳴條之事耳不聞擅車之聲（詩尸鳲篇云鳴條之間梁戰於鳴條之野擅車兵也）天災不有痛於肌膚震食不即損於聖體故茂三光之謬輕上天之怒伏念高祖之起始自布衣捨暴秦之敝追亡周之鹿合散扶傷克成帝業功既顯矣勤亦至矣流福遺祚至於陛下陛下既不能增明烈考之軌而忽高祖之勤妄假利器委授國柄使羣醜刑隸芟刈小民彫敝諸夏虐流遠近故天降衆異以戒陛下陛下不悟而競令虎豹窟於廐場豺狼乳於春囿斯豈唐咨禹稷益典朕虞議物賦土蒸民之意哉又令牧守長吏上下交競封豕長蛇（封蛇食天下貨殖者爲窮寇之魂貪餞者作飢寒之鬼）高門廣廈觀之皋豐室羅妖叛之罪死者悲於宅穸生者戚於朝野（左傳宅穸葬也穸夜猶長夜）是愚臣所爲咨嗟長慷歎息者也且秦之將亡正諫者誅諛進者賞嘉言結於忠舌國命出於讒

口擅閼樂於咸陽授趙高以車府（趙高爲車府令與胥咸陽令閼樂誅殺胡亥）權去已而不知威離身而不顧古今一揆成敗同勢願陛下遠覽亡秦之傾近察良平之變得失昭然禍福可見臣又聞危非仁不扶亂非智不救竊見故冀州刺史朱穆前爲桓校尉李膺皆履正清平貞高絕俗穆前在冀州奉憲操平推破姦黨民清萬里膺歷典牧守正身率下及掌戎馬威揚朔北斯實中興之良佐國家之柱臣也宜還本朝夾輔王室上齊七燿

下鎮萬國臣敢吐不時之義於諱言之朝猶氷霜見日必至消滅臣始悲天下之可悲今天下亦悲臣之愚惑也

改鑄大錢議

劉陶

（本傳時議者言人以貨輕錢薄故致貧困宜改鑄大錢陶上議云云帝竟不鑄大錢）

聖王承天制物與人行止建功則衆悅其事興戎而師樂其旅是故靈臺有子來之人武旅有息藻之士皆舉合時宜動順人道也臣伏讀鑄錢之詔平輕重之議訪覃幽微不遺窮賤是以霍食之人謬延逮及蓋以爲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乎民飢夫生養之道先食後民是以先王觀象育物敬授民時使男不逋畝女不下機故君臣之道行王路之教通由是言之食者迺有國之所寶生民之至貴也比年已來良苗盡於蝗螟之口耔耘空於公私之求所急朝夕之餐所患靡監之事豈謂錢貨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哉就使當今沙礫化爲南金瓦石變爲和玉使

百姓渴無所飲飢無所食雖皇羲之純德唐虞之文明猶不能以保蕭牆之內也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飢故食爲至急也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治之便或欲因緣行詐以貿國利國利將盡取者爭競造鑄之端於是乎生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況今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雖以陰陽爲炭萬物爲銅役不食之民使不飢之士猶不能足無厭之求也夫欲民殷財阜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

足陛下聖德愍海內之憂戚傷天下之艱難欲
鑄錢齊貨以救其敝此猶養魚沸鼎之中棲鳥
烈火之上水木本魚鳥之所生也用之不時必
至燋爛願陛下寬銾薄之禁後治鑄之議錢刻曰
聽民庶之謠吟問路叟之所憂瞰三光之文
耀視山河之分流近聽征夫飢勞之聲追悟匹
婦吟魯之憂始於此矣列女傳曾參妻魯之女過時未適人當穆公之

時召之夫子幼女倚柱而哭傍人聞之心莫不悽愴皆謂婦從之遊謂曰何哭之悲子欲嫁乎
吾夫子執德高潔守志不回今召欲官之必不肯就吾恐禍及之故不樂而悲哉吾憂曾君
老而未子少也見白駒之意屏營徬徨不能監寐伏念
當今地廣而不得耕民衆而無所食聲小竝進
秉國之位鷹揚天下烏鈔求飽吞肌及骨竝噬
無厭誠恐卒有役夫窮匠起於版築之間投斤
攘臂登高遠呼使愁怨之民嚮應雲合八方分
崩中夏魚潰雖方尺之鐵何能有救其危猶舉
函牛之鼎絓纖枯之木謂大鼎也絓繫也纖細也枯木朽也詩人所以
眷然顧之潛馬出涕者也

諫私幸河南尹府舍疏　楊秉

本傳帝微行私幸梁允府舍是日大風拔樹秉因上疏諫云云帝不納允與子也

臣聞瑞由德至災應事生傳曰禍福無門唯人
所召是以孔子迅雷風烈必有變詩云敬天之
威不敢驅馳王者至尊出入有常警蹕而行靜
室而止靜室謂閑使有宮也自非郊廟之事則鑾旗不駕
故詩稱自郊徂宮易曰王假有廟致孝享也諸
侯如臣之家春秋尚列其誡譏前公如齊侯打況
以先王法服而私出樂游降亂尊畀等威無序

侍衛守空宮紘墮委女妾設有非常之變任章
之謀前書曰章代郡大守宣子坐謀反誅上負先帝下悔靡及
臣夾世受恩得備納言謂書也又以薄學充在講
勸特蒙哀識見照日月恩重命輕義使士死敢
憚摧折略陳其愚

論倖臣鄭萬　爰延

出本傳時大史令上言客星經帝坐帝寤以問延延因上封事云云

臣聞天子尊無為上故天以為子位臨臣庶威重
四海動靜以禮則星辰順序意有邪僻則晷度

錯違陛下以河南尹鄧萬有龍潛之舊封爲通
侯恩重公卿惠豐宗室加頃引見與之對博上
下媟黷有虧尊嚴昔宋閔公與彊臣共博列婦
人於側積此無禮以致大災武帝與倖臣李延
年韓嫣同臥起尊爵重賜情欲無厭卒延年被
戮嫣伏其辜夫愛之則不覺其過惡之則不知
其善故王者賞人必酬其功爵人以甄其德善
人同處則日聞嘉訓惡人從游則日生邪情孔
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邪臣惑君亂妾危主

以非所言則悅於耳以非所行則說於目故令
人君不能遠之仲尼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
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蓋聖人之明戒也昔光
武皇帝與嚴光俱寢上天之異夕見夫以光武
之聖德嚴光之高賢尚降此變況今所親幸以
賤爲貴以卑爲尊哉惟陛下遠讒諛之人納謇
謇之士除左右之權寵宦官之敝使積善日熙
佞惡消殄則乾災可除

乞選沿邊牧守　陳龜

本傳魯先朝冠邊帝以龜世諳邊俗
料爲良邊將軍臨行上疏云云帝納
史遷幽并州史

臣龜蒙恩累世馳騁邊垂雖展鷹犬之用頡羯
胡虜之庭魂散不反薦享狐狸猶無以塞厚責
荅萬分也至臣頑駑器無鈐刀一割之用過受
國恩榮秩兼優生年死日永懼不報臣聞三辰
不軌擢士爲相蠻夷不恭按卒爲將臣無文武
之才而忝鷹揚之任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也上慙聖朝
下懼素餐素空也無功而受祿爲素餐雖殺軀體無所云補今

西州邊鄙土地墝埆埆音角謂瘠土也鞍馬爲居射獵
爲業男寡耕稼之利女乏機杼之饒守塞候望
懸命鋒鏑聞急長驅去不圖反自頃年以來匈
奴數攻營郡謂郡有兵者殘殺長吏侮略良細戰夫
身膏沙漠居人首係馬鞍或舉國掩户盡種灰
滅孤兒寡婦號哭空城野無青草室如懸磬左傳曰室如懸磬野無青草言其
室屋如磬之懸下無所有雖含生氣實同枯
朽往歲并州水雨災螟互生稼穡荒耗租更空
悁更治辛更代也老者慮不終年少壯懼於困戹陛下

以百姓爲子品庶以陛下爲父爲可不日見勞神垂撫循之恩哉唐堯親捨其子以禪虞舜者是欲民遭聖君不令遇惡主也古公杖策其民五倍古公亶父大王也杖策謂梁山止於岐山之陽從者如歸市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也文王西伯天下歸之豈復與金輦寶以爲民惠乎近孝文皇帝感一女之言除肉刑之法體德行仁爲漢賢主陛下繼中興之統承光武之業臨朝聽政未留聖意且牧守不良或出中官懼逆上旨取過目前呼嗟之聲招致災害

胡虜凶悍因衰緣隙前涼州刺史祝良多所糾罰太守令長貶黜將半政未踰時功效卓然實應賞異以勸功能改任牧守去斥姦殘又宜更選匈奴烏桓護羌中郎將校尉簡練文武授之法令除并涼二州今年租更寬赦罪隸掃除更始則善吏知奉公之祐惡者覺營私之禍胡馬可不窺長城塞下無候望之患矣

東漢文鑑卷之十三

桓帝朝

政論　崔寔

本傳明於政體論當世便事數十條名曰政論指切時要仲長統曰凡爲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坐側

自堯舜之帝湯武之王皆賴明哲之佐博物之臣故皐陶陳謨而唐虞以興伊箕作訓而殷周用隆及繼體之君欲立中興之功者曷嘗不賴賢哲之謀乎凡天下所不理者常由人主承平

日久俗漸敝而不悟政寖衰而不改習亂安危忲不自覩忲他沒反忲忽忘也或荒耽嗜慾不恤萬機或耳蔽箴誨厭偽忽真或猶豫歧路莫適所從或見信之佐拓囊守祿或疎遠之臣言以賤廢是以王綱縱弛於上智士鬱伊於下悲夫自漢興以來三百五十餘歲矣政令垢弊上下怠懈始怠也風俗彫敝人庶巧僞百姓嵩然咸復思中興之救矣且濟時拯世之術豈必體堯蹈舜然後迺理哉期於補綻決壞枝柱邪傾純直莫反柱除主反隨

形裁割要措斯世於安寧之域而已故聖人執權遭時定制步驟之差各有云設不彊人以不能背急切而慕所聞也蓋孔子對葉公以來遠哀公以臨人景公以節禮非其不同所急異務也是以受命之君每輒創制中興之主亦匡時失昔盤庚愍殷遷都易民周穆有闕甫侯正刑俗人拘文牽古不達權制奇偉所聞簡忽所見烏可與論國家之大事哉故言事者雖合聖德輒見掎奪何者其頑士闇於時權安習所見不

知樂成況可慮始苟云率由舊章而已其達者或矜名妒能恥策非己舞筆奮辭以破其義寡不勝衆遂見擯棄雖稷契復存猶將困焉斯賈生之所以排於絳灌屈子之所以攄其幽憤者也文帝時賈誼數言議更定律令列侯就國而周勃灌嬰等既之疏原禹楚王三閭大夫上官靳尚妒其能屢短誼讒絕之誼作弔屈賦投汨羅以死也夫以文帝之明賈生之賢而有此患況其餘哉故宜量力度德春秋之義左傳曰息侯伐鄭不度德不量力今既不能純法八世故宜參以霸政八世謂三皇五帝也霸政謂幷桓晉文公也霸政則宜重賞

深罰以御之明著法術以檢之自非上德嚴之則理寬之則亂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審於爲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姦軌之膽海內清肅天下密如(密靜也)筭計見效優於孝文及元帝即位多行寬政卒以墮損(墮音隳)威權始奪遂爲漢室基禍之主政道得失於斯可監昔孔子作春秋褒齊桓懿晉文歎管仲之功夫豈不美文武之道哉誠達權救敝之理也故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以爲結繩之約可復理亂

秦之緒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夫熊經鳥伸雖延歷之術非傷寒之理呼吸吐納雖度紀之道非續骨之膏蓋爲國之法有似理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粱肉也夫以德教除殘是以粱肉理疾也以刑罰理平是以藥石供養也方今承百王之敝值厄運之會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馭委其轡馬駘(達來反)其銜四牡橫奔皇路險傾方將扫(巨支反)勒鞬靷以救之豈暇鳴和鑾請節奏

戰昔高祖令蕭何作九章之律有夷三族之令黥劓斬趾斷舌梟首故謂之具五刑文帝雖除肉刑當劓者笞二百當斬左趾者笞五百當斬右趾者棄市右趾者既殞其命笞撻者往往至死雖有輕刑之名其實殺也當此之時民皆思復肉刑至景帝元年迺下詔曰笞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爲民迺定律減笞輕捶自是之後笞者得全以此言之文帝迺重刑非輕之也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也必欲行若言當大定

其本使人主師五帝而式三王(式法也)盪亡秦之俗遵先聖之風棄苟全之政蹈稽古之蹤復五等之爵立井田之制然後選稷契爲佐伊呂爲輔樂作而鳳皇儀擊石而百獸舞若不然則多爲累而已

論賞功立后　李雲

(永傳延熹二年梁冀誅而中常侍單超等五人以功封侯專權選舉又立后庭民女邑民爲皇后后家封者四人地數震裂衆災頻降雲乃露布上言古侈則三所云云露布謂不封并以副本上三公也)

臣聞皇后天下母德配坤靈得其人則五氏（古是字通）來備不得其人則地動搖宮比年災異可謂多矣高祖受命至今三百六十四歲君期一周當有黃精代見姓陳項虞田許氏不可令此人居太尉太傅典兵之官（黃精謂魏氏楊也陳項虞田并輝後卿士姓）帝尚（尚也）梁冀雖持權專擅虐流天下今以罪行誅猶召家臣掠殺之耳而猥封謀臣萬戶以上孔子曰帝者諦也今官位錯亂小人謏進財貨公行政化日損尺一拜用不經御省（凡一之板謂詔敕也）是

帝欲不諦乎

帝得奏震怒遣雲劒戟送黃門北寺獄宏農五官掾杜衆上書願與雲同日死并下廷尉陳蕃楊秉竝上疏救雲帝恚甚有司奏以爲大不敬蕃秉免歸田里雲衆皆死獄中

論宦官女寵　劉瑜

（本傳延熹八年楊秉劉瑜良方正及到京師上書陳事云云於是特詔召瑜問災咎之故瑜應心以對入千餘言帝覽不能用）

臣瑜自念東國鄙陋得以豐沛枝允被蒙復除

故太尉楊秉知臣竊聞典籍猥見顯舉誠與臣愚直有補萬一而秉忠謨不遂命先朝露臣在下土聽聞歌謠騶臣虐政之事遠近呼嗟之音竊爲辛楚泣血連如幸得引録備答聖問泄寫至情不敢庸回誠願陛下且以須臾之慮覽今往之事人何爲咨嗟天曷爲動變今中官邪孽比肩裂土皆競立允嗣繼體傳爵或乞子疎屬或買兒市道殆乖開國家之義古者天子一娶九女今女嬖令色充積閨帷冗食空宮勞散精

神生長六疾（陰陽風雨晦明過則生疾）此國之費也生之傷也詩云五日爲期六日不詹（詹至也）慾曠作歌仲尼所録況從幼至長幽藏歿身又常侍黃門亦廣妻娶慾毒之氣結成妖青惟陛下設置七臣以廣諫道及開東序金縢史官之書（尚書曰東序藏寶書西廂謂之序廂也）遠佞邪之人放鄭衛之聲則政致和平德感祥風矣臣悾悾推情言不足採懼以觸忤征營惴悸

諷王暢用刑太深　張敞

出鬲縛科南陽太守帥貴戚橫深
厥之更為民去吏職二千萬以上不
自首實者盡入財物若其隱伏發屋
伐樹壞井夷墓柰右大逆無道棄市
棄記誅六親
揭案驗之六親

五教在寬著之經典湯去三面八方歸仁武王
入殷先去炮烙之刑劓刑也高祖鑒秦唯定三章
之法孝文皇帝感一縷縈蠲除肉刑卓茂文翁
召父之徒皆疾惡嚴刻務崇温厚仁賢之政流
聞後世夫明哲之君網漏吞舟之魚然後三光
明於上人物悅於下愚以為貌貌用刑不如行

恩孳孳求姦未若禮賢辟舉皐陶不仁者遠隨
會為政晉盜奔秦左傳云虞芮入境讓心自生文王
化人在德不在用刑

釋誨 蔡邕

末俗時反侯擅志邕閒居歎古不交
當世感衆方客難及揚雄班固崔駰
之徒設疑以自通乃斟酌其言趣其
是而橋其非作釋誨以戒厲云爾其
辭曰華顛白首也胡老老之稱

蓋聞聖人之大寶曰位故以仁守位以財聚人
然則有位斯貴有財斯富行義達道士之司也

故伊摯有負鼎之衒仲尼設執鞭之言郭伋尹名也
甯子有清商之歌齊桓公時甯戚飯牛車下擊牀而商歌百里有奏
牛之事百里奚虞大夫也自鬻於秦食牛而干穆公夫如是則聖哲之
通趣古人之明志也夫子生清穆之世秉醇和
之靈覃思典籍韞櫝六經安貧樂賤與世無營
沉精重淵抗志高冥包括無外綜析無形其已
久矣曾不能拔萃出羣揚芳飛文登天庭序彝
倫埽六合之穢慝清宇宙之埃塵連光芒於白日
屬炎氣於景雲時邁歲暮默而無聞小子惑焉

是以有云方今聖上寬明輔弼賢知崇英逸偉
不墜於地德宏者建宰相而裂土才美者荷榮
祿而蒙賜盍亦回塗要平至俛仰取容輯當世
之利定不拔之功榮家宗於此時遺不滅之令
踪夫獨未之思邪何為守彼而不通此胡老慨
然而笑曰若公子所謂靚曖昧之利而忘明哲
之害專心成之功而忽蹉跌之敗者已公子謏
所以反爾斂袂而興曰胡為其然也胡老曰居吾
將釋汝居猶坐也昔自太極君臣始基有羲皇之洪

寧唐虞之至時三代之隆亦有緝熙五伯扶微勤而撫之于斯已降天綱縱人絃弛王塗壞太極陁君臣土崩上下瓦解智者騁詐辯者馳說武夫奮略戰士講銳電駭風馳霧散雲披變詐乖詭以合時宜或晝一策而綰萬金（秦昭王資頓弱萬金）東游談士（東游謂趙人其將相北游燕趙而稷爭教）連衡者六印磊落（衡六也小合從）者駢組流離（蘇秦）隆貴翕習積富無崖據巧蹈機以忘其危夫華離蒂而菱條去幹而枯女治容而淫士背道而辜人毀其滿神疾其邪利端始

萌害漸亦牙速速方轂夭夭是加（夭夭盛也小雅）欲豐其屋乃部其家（豐卦新商也屋覆閒之甚音部）是故天地否閉聖哲潛形石門守晨（論語曰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自孔）沮溺耦耕（語曰長沮桀溺而耕）頗歐抱璞（聲宣王謂顏歐曰潮）遨瑗保生（遨伯玉也）齊人歸樂孔子斯征（聲人隨孔子行）雍渠驂乘逝而遺輕（先生孔子人游歌辭曰先生於山制則毀焉）

（公樂夫人同車宦者驂乘孔子醜之去衛適曹）夫豈敝主而背國乎道不可以傾也且我聞之曰南風至則黃鍾應融風動而魚上氷蟄賓統則微陰萌蒹葭蒼而白露凝寒暑相推陰陽代興運極則化理亂相承今大漢紹陶唐之洪烈盪四海之殘災皇道惟融帝猷顯丕檢六合之羣品濟之乎雍熙濟濟多士端委縉縫（它丁反）鴻漸盈階振鷺充庭譬猶鍾山之玉泗濱之石累珪璧不爲之盈採浮磬不爲之索（鍾山多玉泗水多石喻漢多賢人也）夫世臣門子皆御之族（猶侍御也）天隆其祐主豐其祿其進取也順傾轉圓不足以喻其便逡巡放徙不足以況其易槩乎煌煌莫非華榮騁駕貽於脩路慕騏驥而增驅甲冑乎外戚之門乞助乎近貴之譽榮顯未副從而顛踣（踣北反又音扶）前車已覆覆軌而驚曾不鑒禍以知畏懼乎惟悼哉害（音曷）其若是且用之則行聖訓也舍之則藏至順也夫九河盈涸非一由所防帶甲百萬非一勇所抗今子青匹夫以清宇宙庸可以水旱而累竟沸乎懼煙炎（音焰）之毀燈（子虜反）何光芒之敢揚哉（揚炎以之微細者言常懼微細以致毀滅）是以君子推微達著尋端見緒履霜知氷踐露知暑時行則行時止則止消息盈虛

取諸天紀樂天知命持神任已羣車方斧予險
路安能與之齊軌思危難而自豫故在賤而不
恥方將騁馳乎典籍之崇塗休息乎仁義之淵
藪槃旋乎周孔之庭宇揖儒墨而與爲友舒之
足以光四表收之則莫能知其所有若乃丁千
載之運應神靈之符闓閭閻乘天衢擁華蓋而
奉皇樞納元策於聖德宣太平於中區計合謀
從已之圖也勳績不立予之辜也鸞鳳山翳霧
露不除踊躍草萊祇見其愚不我知者將謂之

迂脩業思真棄此焉如靜以俟命不數不渝百
歲之後歸乎其居幸其獲稱天所誘也罕漫而
已非已咎也昔伯翳綜聲於鳥語葛盧辯音於
鳴牛董父受氏於豢龍冥仲供德於衡輛倕氏
興政於巧工造父登御於驊騮非子享土於善
圉狼瞫取右於禽囚弓父畢精於筋角攸非明
勇於赴流壽王創基於搭五東方要幸於談優
（數方朔以善談笑俳優得幸）上官效力於執蓋（上官桀從上
甘泉大駕辟
（高祖常蓋車）宏羊據相於運籌（桑宏羊以能心
計爲侍中）僕不
能參跡於若人故抱璞而優游於是公子仰首
降階忸（女六反）怩（音尼）而避胡老乃揚衡含笑援琴
而歌（衡眉間也）歌曰練余心兮浸太清滌穢濁兮
存正靈和液暢兮神氣寧情志泊兮心亭亭嗜
欲息兮無由生踔（丑教反）宇宙而遺俗兮眇翩翩
而獨征

論暴政致災　　襄楷

（本傳楷善天文陰陽之術時宦官專
朝政刑暴濫又比失皇子災異七數
延熹九年楷自家詣闕
上疏云云言桑不言）

臣聞皇天不言以文象設教堯舜雖聖必歷象
日月星辰察五緯所在故能享百年之壽爲萬
世之法竊見去歲五月熒惑入太微犯帝座出
端門不軌常道其閏月庚辰太白入房犯心小
星震動中耀天王也傍小星天王子也前
七年十二月熒惑與歲星俱入軒轅而鄧皇后
誅太原太守劉瓊南陽太守成瑨志除姦邪而
陛下受閹豎之譖乃遠加考逮臣聞殺無罪誅
賢者禍及三世自陛下即位以來頻行誅伐梁

冠孫鄧竝見族滅梁冀冠榮孫鄧萬世也李雲上書明主
所不當諱杜衆乞死諒以感悟聖朝而并被殘
戮漢興以來未有拒諫誅賢用刑太深如今者
也魂神冤結無所歸訴淫厲疾疫自此而起昔
文王一妻誕致十子今宮女數千未聞慶育宜
脩德省刑以廣螽斯之祚又七年六月河內有
龍死扶風有星隕爲石聲聞三郡昔秦之將衰
華山神操璧以授鄭客曰今年祖龍死謂始皇也始
皇逃之死於沙邱王莽天鳳二年訛言黃山宮

有死龍之異後漢誅莽光武復興虛言猶然況
於實邪夫星辰麗天猶萬國之附王者也下將
畔上故星亦畔天石者安類墜者失勢春秋五
石隕宋其後襄公爲楚所執秦之亡也石隕東
郡今隕扶風不有大喪必有畔逆案春秋以來
及古帝王未有河清及學門自壞者也臣以爲
河者諸侯位也清者屬陽濁者屬陰河當濁而
反清者陰欲爲陽諸侯欲爲帝也太學天子教
化之宮其門無故自壞言文德將衰教化廢也
京房易傳曰河水清天下平今天垂異地吐妖人
厲疫三者竝時而有河清猶春秋麟不當見而
見孔子書之以爲異也臣聞布穀鳴於孟夏蟋
蟀吟於始秋物有微而志信人有賤而言忠臣
雖至賤誠願賜清閒極盡所言

再論宦官　襄楷

同前後十餘日復上書云云

臣伏見太白北入數日復出東方其占當有大
兵中國弱四夷彊臣又推步熒惑今當出而潛

必有陰謀皆由獄多冤結忠臣被戮德星所以
久守執法亦爲此也德星歲星也陛下宜承天意理
冤獄爲劉瓆成瑨除罪追錄李雲杜衆等子孫
臣又聞之得主所好自非正道神爲生虐故周
衰諸侯以力征相尚於是夏育申休宋萬彭生
任鄙之徒生並多力之人也殺紂好色妲己是出葉公
好龍真龍游廷今黃門常侍天刑之人陛下愛
待兼倍常寵繼嗣未兆豈不爲此又聞宮中立
黃老浮屠之祠浮屠謂佛也此道清虛貴尚無爲好

生惡殺省慾去奢或言老子入夷狄爲浮屠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精之至也天神遺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盼之其守一如此乃能成道今陛下婬女豔婦極天下之麗甘肥飲美單天下之味奈何欲如黃老乎

書上即召詔尚書問狀楷曰臣聞古者本無宦臣武帝末春秋高數游後宮始置之耳後稍見任至於順帝遂益繁熾今陛下爵之十倍於前至今無繼嗣者豈獨好之而使之然

乎尚書承旨奏曰宦者非近世所置漢初張澤爲大謁者佐絳侯誅諸呂孝文使趙談參乘而子孫昌盛楷造合私意誣上罔事請下司隸收送洛陽獄帝以楷言皆天文恒象之數故不誅猶司寇論刑

救第五種　臧旻

出種傳種爲兗州刺史太山賊叔孫無忌帥其黨三千餘人降單超以事聞詔種將步騎五千人隨種坐徙朗方門下掾孫斌追種於大路格殺斌送史種還於閤敦代數年徐州從事臧旻上書訟之云云會赦出

臣聞士有忍死之辱必有就事之計故季布屈節於朱家管仲錯行於召忽此二臣以可死而不死者非愛身於須臾貪命於苟活隱其智力顧其權略庶幸逢時有所爲耳卒遭高帝之成業齊桓之興伯遺其亡逃之行赦其射鉤之讐勲效傳於百世君臣載於篇籍假令二主紀過於纖介則此二臣同死於犬馬沈名於溝壑當何由得申其補過之功乎伏見故兗州刺史第五種在鄉曲無苞苴之嫌步朝堂無擇言之闕

天性疾惡公方不曲故論者說清高以種爲上序直士以種爲首春秋之義選人所長棄其所短錄其小善除其大過種所坐以盜賊公負筋力未就罪至徵徙非有大惡昔虞舜事親大杖則走故種逃亡苟全性命冀有朱家之路以顯季布之會願陛下無遺須臾之恩令種有持忠入地之恨

上書陳情　寇榮

本傳爲侍中稍遷少與以此見寄於權寵而從兄子尚帝姊帝又聘其從

孫女於後宮左右益惡之延熹中遂陷以罪辭巧自亡命中上書云云帝愈怒遂誅殺

臣聞天地之於萬物也好生帝王之於萬人也慈愛陛下統天理物爲萬國覆作人父母先慈愛後威武先寬容後刑辟自生齒以上咸蒙德澤而臣兄弟獨以無辜爲專權之臣所見批抵（擊也）青蠅之人所共搆會以臣婚姻王室謂臣將撫其背奪其位退其身受其埶於是遂作飛章以被於臣欲使墜萬仞之阬踐必死之地令

陛下忽慈母之仁發投杼之怒（曾參事）尚書背繩墨案空劾不復質确其過（實正也确實也）冥於嚴棘之下令殘酷容媚之吏無折中處平之心不顧無辜之害而興虛誣之誹欲使嚴朝心加濫罰是以不敢觸突天威而自竄山林以俟陛下發神聖之聽拒讒慝之謗絕邪巧之言不意滯怒不爲春夏息嚴文尅剥痛於霜雪張羅海內設置萬里逐臣者窮人迹追臣者極車軌雖楚購伍員漢求季布無以過也臣遇罰以來三赦再贖而陛下疾臣愈深有司咎臣甫力止則見掃滅行則爲亡虜苟生則爲窮人極死則爲冤鬼天廣而無以自覆地厚而無以自載如臣犯元惡大憝足以陳於原野備刀鋸陛下當班布臣之所坐以解衆論之疑臣思入國門坐於肺石之上使三槐九棘平臣之罪而閽闔九重陷穽步設舉趾觸罘（罘網也音浮嗟）動行經羅網無緣至萬乘之前永無見信之期矣臣聞勇者不逃死智者不重困固不爲明朝惜垂盡之命願赴湘沅之

波從屈原之悲沉江湖之流弔子胥之哀悲夫久生亦復何聊蓋忠臣殺身以解君怒孝子殞命以寧親悠故大舜不避塗廩浚井之難申生不辭姬氏讒邪之謗臣敢忘斯義不自斃以解明朝之忿哉乞以身塞重責願陛下匄兄弟死命使臣一門頗有遺類以崇陛下寬饒之惠先死陳情臨章涕泣泣血漣如

論親喪尚主宮女　荀爽

（本傳延熹九年超典掌衛至孝拜郎中對策陳便宜云云參閱即棄官去）

夫喪親自盡孝之終也今之公卿及二千石三年之喪不得即去殆非所以增崇孝道也往者孝文勞謙行過乎儉故有遺詔以日易月此當世之宜不可貫之萬世今公卿羣察皆政教所瞻而父母之喪不得奔赴昔丞相翟方進不敢踰制至遭母憂三十六日而除夫失禮之源自上而始天下通喪可如舊禮夫婦人倫之始王化之端堯典曰釐降二女於嬀汭嬪于虞降者下也嬪者婦也言雖堯帝之女下嫁於虞猶屈體

降下勤修婦道易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言湯以娶禮歸其妹於諸侯也今漢承秦法設尚主之儀以妻制夫以卑臨尊違乾坤之道失陽唱之義宜改尚主之制以稱乾坤之性昔者聖人建天地之中而謂之禮禮者所以興福祥之本而止禍亂之源也人能枉欲從禮者則福歸之順情廢禮者則禍殃之衆禮之中婚禮為首故天子娶十二天之數也諸侯以下各有等差事之降也陽性純而能施陰體順而能化以禮濟樂節宣其氣故能豐子孫之祥致老壽之福及三代之季淫而無節瑤臺傾宮陳妾數百陽竭於上陰隔於下故周公之戒曰不知稼穡之艱難惟耽樂之從時亦罔或克壽是其明戒臣竊聞後宮采女五六千人侍使復在其外空賦不辜之民以供無用之女百姓窮困於外陰陽隔塞於內臣愚以為諸非禮聘未曾幸御者一皆遣出使成妃合一曰通恣曠和陰陽二曰省財用實府藏三曰脩禮制綏眉壽四曰配陽施祈螽斯

五曰寬役賦安黎民此誠國家之宏利天人之大福也洪範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凡此三者君所獨行而臣不得同也今臣僭君服下食上珍所謂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者也宜略依古禮尊卑之差董仲舒制度之別嚴篤有司必行其命此則禁亂善俗足用之要

東漢文鑑卷之十四

桓帝朝

論弭盜在擇守令　陳蕃

本傳時零陵桂陽山賊爲害公卿議討之蕃上疏駁之曰云云以此忤左右出爲豫章太守

昔高祖創業萬邦息肩撫養百姓同之赤子今二郡之民亦陛下之赤子也致令赤子爲害豈非所在貪虐使其然乎宜嚴勑三府隱覈牧守令長其有在政失和侵暴百姓者即便舉奏更選清賢奉公之人能班宣法令情在愛惠者可不勞王師而羣賊弭息矣又三署郎吏二千餘人三府掾屬過限未除但當擇善而授之簡惡而去之豈煩一切之詔以長請屬之路乎

論封賞濫內寵盛　陳蕃

本傳蕃遷光祿勳時封賞踰制內寵猥盛蕃上疏諫云云帝頗納其言出宮女五百餘人但賜爵關內侯萬世南鄉侯

臣聞有事社稷者社稷是爲有事人君者容悅是爲今臣蒙恩聖朝備位九列見非不諫則容悅也夫諸侯上象四七二十八宿垂耀在天下應分土藩屏上國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而聞追錄河南尹鄧萬世父遵之微功更爵尚書令黃儁故緯衆失度陰陽謬序稼用不成民用不康又比年收斂十傷五六萬人飢寒不聊生活而采女數千食肉衣綺脂油粉黛不可貲計鄙諺言盜不過五女門以女貧家也今後宮之女豈不貧國乎是以傾宮嫁而天下化武王伐紂乃聊宮之愛於諸侯楚女悲而西宮災傷公爲齊桓所奪以齊腊腸腸女廢居西宮也

且聚而不御必生憂悲之感以致幷隔水旱之困

諫幸廣城校獵　陳蕃

本傳延熹六年車駕幸廣城校獵蕃上疏諫云云帝不納

臣聞人君有事於苑囿唯仲秋西郊順時講武殺禽助祭以敦孝敬如或違此則爲肆縱故皐陶戒舜無教逸遊周公戒成王無槃于遊田況德不及二主者乎夫安平之時尚宜有節況當今之世有三空之危哉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

是謂三空加兵戎未戢四方離散是陛下焦心
毀顏坐以待旦之時也豈宜揚旗曜武騁心輿
馬之觀乎齊景公欲觀於海放乎琅邪晏子爲
陳百姓惡聞旌旗輿馬之音景公爲之不行周
穆王欲肆車轍馬跡祭公謀父爲誦祈招之詩
以止其心誠惡逸遊之害人也

論宦官陷害忠賢　陳蕃

出本傳延熹八年時小黃門趙津南陽大猾
張汜乘埶犯法二郡太守劉瓚成瑨考案之

宦官怨恚有司承旨奏瓚瑨當棄市又山陽
太守翟超沒入中常侍侯覽財産東海相黃
浮誅殺下邳令徐宣竝坐髡鉗輸乃上疏云
云帝得奏愈怒竟無所納宦官由此疾蕃瓚
瑨皆死獄中

齊桓脩霸務爲內政　國語管仲曰若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則何以隱令可以寄政公曰隱令寄政者何對曰作內政而寄軍令　春秋於魯小惡必
書宜先自整飭後以及人今寇賊在外四支之
疾內政不理心腹之患臣寢不能寐食不能飽

實憂左右日親忠言日疎內患漸積外難方深
陛下超從列侯繼承天位　言桓帝以蠡吾侯即位　小家畜
産百萬之資子孫尚恥愧失其先業況乃産兼
天下受之先帝而欲懈怠以自輕忽乎誠不愛
己不當念先帝得之勤苦邪前梁氏五侯毒偪
海內　五侯謂乞諫北忠戴五人與冀同時誅　天啓聖意收戮之天
下之議冀當小平明鑒未遠覆車如昨而近習
之權復相扇結小黃門趙津大猾張汜等肆行
貪虐姦媚左右前太原太守劉瓚南陽太守成

瑨糾而戮之雖言赦後不當誅殺原其誠心在
乎去惡至於陛下有何悁悁　悁悁憂念也　而小人道
長營惑聖聽遂使天威爲之發怒如加刑謫已
爲過甚況乃重罰令伏鈇刃乎

極陳李膺黨事　陳蕃

本傳延熹九年李膺以黨事下獄考實皆因上疏極諫云云帝讀其言切
齒收之

臣聞賢明之君委心輔佐亡國之主諱聞直辭
故湯武雖聖而興於伊呂桀紂迷惑亡在失人

閻龍逢梁臣王子比干
紂諸父二人皆諫死

由此言之君爲元首臣
爲股肱同體相須共成美惡者也前古曰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明其一體相須而成也伏見前司隸校尉李膺太僕杜密
太尉掾范滂等正身無玷死心社稷以忠忤旨
橫加考案或禁錮閉隔或死徙非所杜塞天下
之口聾盲一世之人與秦焚書阬儒何以爲異
昔武王克殷表閭封墓史記武王克殷命畢公表商容之閭封比干之墓也今陛下臨政先誅忠賢遇善何薄待惡何優
夫讒人似實巧言如簧詩小雅曰巧言如簧簧笙簧也讒人之口以喻

使聽之者惑視之者昏夫吉凶之效存乎
識善成敗之機在於察言人君者攝天地之政
秉四海之維舉動不可以違聖法進退不可以
離道規謬言出口則亂及八方何況兇無罪於
獄殺無辜於市乎昔禹巡狩蒼梧見市殺人下
車而哭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故其興也勃
焉說苑曰禹見罪人下車泣而問之左右曰夫罪人不順故使然禹君也何爲痛之至此也禹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爲心今寡人爲君也百姓各自以其心是以痛之也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左傳曰湯謝罪已其亡也勃焉興也勃爲梁討罪人其亡也忽焉又青徐炎旱
五穀損傷民物流遷茹菽不足廣雅曰茹食也而宮女
積於房掖國用盡於羅紈外戚私門貪財受賂
所謂祿去公室政在大夫論語言也昔春秋之末
周德衰微數十年間無復災眚者天所棄也天
之於漢恨恨無已恨恨猶眷眷也故殷勤示變以悟陛
下除妖去孽實在脩德臣位列台司憂責深重
不敢尸祿惜生坐觀成敗如蒙採錄使身首分
裂異門而出所不恨也穀梁傳曰公會齊侯于夾谷使萊人使優施舞於

魯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去焉首足異門而出也

辯和同論

劉梁

夫事有違而得道有順而失義有愛而爲害有
惡而爲美其故何乎蓋明智之所得闇僞之所
失也是以君子之於事也無適無莫必考之以
義焉得由和興失由同起故以可濟否謂之和
好惡不殊謂之同春秋傳曰和如羹焉酸苦以
劑其味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同如水焉若以水
濟水誰能食之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是以君

子之行周而不比和而不同以救過爲正以匡惡爲忠昔楚恭王有疾曰不穀不德失先君之緒覆楚國之師若以宗廟之靈得保首領以歿請爲靈若厲（亂而不損曰厲）大夫許諾及其卒也子囊曰（令尹名）不然夫事君者從其善不從其過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有是寵也而知其過可不謂恭乎（既過能改曰恭）此違而得道者也及靈王驕淫芊尹申亥從王之欲以殯於乾谿殉之二女此順而失義者也（王縊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也）鄢陵之役

晉楚對戰陽穀獻酒子反以斃此愛而害之者也（楚恭王既晉戰司馬子反不幸中厲大夫竊斬子反以獻王大怒斬子反）臧武仲曰孟孫之惡我藥石也季孫之愛我美疢也疢毒滋厚石猶生我此惡而爲美者也（疢病也）孔子曰智之難也有臧武仲之智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而不順施而不恕矣蓋善其知義譏其違道也夫知而違之僞也不知而失之闇也闇與僞焉其患一也故君子之行動則思義不爲利回不爲義疚（病也）進退周旋唯道是務苟失其道則兄弟不阿苟得其義雖仇讎不廢故解狐蒙祁奚之薦（晉祁奚請老晉侯問誰可嗣解狐其讎也）二叔被周公之害勃鞮以逆文爲成（晉寺人披及歸國以獻公使伐蒲屈斬其袪言之）傳瑕以順厲爲敗（鄭厲公爲祭仲所逐後復得歸殺瑕曰）鄧甸令我請觸子厲公殺之（殺鄧甸令也）管蘇以憎忤取進申侯以愛從見退（楚恭王疾曰嘗聞把我以義違我以禮吾死之後尚之於）

仁孝論　延篤

（本傳篤免歸故家因時人或就仁孝前後之證乃論之云云）

觀夫仁孝之辯紛然異端互引典文代取事據可謂萬論矣夫人二致同源總率百行（二致仁孝也）非復銖兩輕重必定前後之數也而如欲分其大較（較猶略也）體而名之則孝在事親仁施品物施物則功濟於時事親則德歸於己歸己則事寡濟時則功多推此以言仁則遠矣然物有出微而著事有由隱而章近取諸身則耳有聽受之

用目有察見之明足有致遠之勞手有飾衛之功功雖顯外本之者心也遠取諸物草木之生始於萌芽終於彌蔓枝葉扶踈榮華紛縕末雖繁蔚致之者根也夫仁人之有孝猶四體之有心腹枝葉之有本根也聖人知之故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爲仁之本與然體大難備物性好偏故所施不同事少兩兼者也如必對其優劣則仁以枝葉扶踈爲大孝以心體本根爲

先可無訟也或謂先孝後仁非仲尼序回參之意論語參也魯回也其愚子蓋以爲仁孝同質而生純體之者則互以爲稱虞舜顏回是也舜回或仁或孝德其所稱若偏而體之則各有其目公劉曾參是也公劉以仁紀德曾參以孝稱賢夫曾閔以孝悌爲至德管仲以九合爲仁功未有論德不先回參考功不大夷吾以此而言各從其稱者也

止李文德薦引　延萬

本傳李文德素善於爲謂公卿曰延秋堅有五佐之才秦何采千里之足

乎欲令引進之爲聞乃爲書止文德云云後遭黨禁廻

夫道之將廢命也流聞乃欲相爲求還東觀來命雖篤所未敢當吾嘗昧爽櫛梳坐於客堂朝則誦義文之易虞夏之書歷公旦之典禮覽仲尼之春秋夕則消搖內階詠詩南軒百家衆氏投閒而作洋洋乎其盈耳也煥爛乎其溢目也紛紛欣欣乎其獨樂也當此之時不知天之爲蓋地之爲輿不知世之有人已之有軀也漸離擊筑傍若無人高漸離事見前

方之於吾未足況也且吾自束脩已來人傳以下人以下也爲人臣不陷於不忠爲人子不陷於不孝上交不諂下交不黷從此而殁下見先君遠祖可不慙赧女板反如此而以不善止者恐如教羿射者也慎勿迷其本棄其生也

奮志平羌　皇甫規

本傳延熹四年叛羌寇吾等討破中規素慕義事志自奮故乃上疏云

臣生長邠岐年五十有九昔爲郡吏再更叛羌豫籌其事有誤中之言臣願乞冗官備單車一

介之使勞來三輔宣國威澤以所習地形兵執佐助諸軍臣窮居孤危之中坐觀郡將已數十年矣自烏鼠至于東伐其病一也言卿守不如越此烏鼠山在渭州東越此隊無足反處也力求猛敵不如清平勤明吳孫未若奉法前變未遠臣誠戚之是以越職盡其區區

至冬羌遂大合朝廷爲憂三公舉規爲中郎將持節監關西兵討零吾等破之諸羌慕規威信相勸降者十餘萬東羌遂乞降涼州復

通

自訟平羌報怨　皇甫規

本傳先是安定太守孫儁受取狼籍屬國都尉李翕督軍御史張禀多殺降羌涼州刺史郭閎漢陽太守趙熹老弱而皆倚恃權貴規悉條奏其罪或免或誅羌人聞之翕然反善規出身數年擁衆立功還督鄉里既無他私惠而多所舉奏又惡宦官官不與交通中外竝怨遂共誣規貨賂羣羌令其文降以文簿虛降非真心也

天子璽書誚讓相屬規懼上疏自訟云

四年之秋戎醜蠢戾延熹四年爰自西州侵及涇陽明詔不以臣愚駑怠使軍就道幸蒙威靈遂振國命羌戎諸種大小稽首輸移書營郡以訪誅納誅叛納受多少之數也所省之費一億以上以爲忠臣之義不敢告勞故恥以片言自及微效然比方先事先時則將也前踐州界先奏孫儁李翕張禀旋師南征又上郭閎趙熹陳其過惡執據大辟凡此五臣支黨半國其餘墨綬下至小吏所連及

者復有百餘吏託報怨之恥載贄馳車懷糧步走交搆豪門競流謗讟云臣私報諸羌謝其錢貨若臣以私財則家無擔石如物出於官則文簿易考就臣愚惑信如言者前世尚遺匈奴以宮姬元帝賜單于掖庭王嬙爲閼氏鎮烏孫以公主武帝以江都王建女細君爲烏孫王今臣但費千萬以懷叛羌則良臣之才略兵家之所貴將有何罪負義違理乎自永初以來將出不少震軍有五動資巨億有旋車完封寫之權門而名成功立厚加賞

封令臣還督本土糾舉諸郡絕交離親戮辱舊故衆謗陰害固其宜也傳稱鹿死不擇音左傳云謹冒昧略上

其年徵還拜議郎論功當封而中常侍徐璜左悺欲求貨遺賓客就問功狀規不答璜等怒陷以前事遂以餘寇不絕坐繫廷尉論輸左校諸公及太學生張鳳等三百餘人詰闕訟之會赦歸家

日食應詔言事　皇甫規

本傳永康元年徵房尚書其夏日食詔公卿舉賢良方正下詢得失規對云云帝不省

天之於王者如君之於臣父之於子也誡以災妖使從福祥陛下八年之中三斷大獄誅梁冀及其黨與及李膺等事一除內嬖故鄧后無德而寵曰嬖再誅外臣郡守成脩等而災異猶見殆賢愚進退有非其理也前太尉陳蕃劉矩忠謀高世廢在里巷劉祐馮緄古本反趙典尹勳正直多悤流放家門李膺王暢孔翊潔身守禮終無宰相之階至於鉤黨之釁事起無端鉤引也虐賢傷害哀及無辜今興改善政易於覆手而羣臣杜口鑒畏前害互相瞻顧莫肯正言伏願暫留聖明容受謇直則前責可弭後福必降

應詔論東羌事宜　段熲

永康元年時西羌弭定而東羌先零等自覆沒馬賢後數寇擾三輔其後皇甫規張奐招之既降又叛詔問熲曰先零東羌造惡反逆而皇甫規張奐各擁彊衆不時輯定欲熲移兵東討未識其宜可參思術略熲因上言云云帝許之悉聽如所上

臣伏見先零東羌雖數叛逆而降於皇甫規者已二萬許落臣以爲狼子野心難以恩納數窮雖服兵去復動唯當長矛扶胥白刃加頸耳計東種所餘三萬餘落居近塞內路無險折非有燕齊秦趙從橫之埶而久亂并涼累侵三輔西河上郡已各內徙安定北地復至單危自雲中五原西至漢陽二千餘里匈奴種羌竝擅其地

是爲癰疽伏疾留滯胷下如不加誅轉就滋大今若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兩三冬二夏足以破定無慮用費爲錢五十四億如此則可伏計永初中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之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費耗若此今不暫疲人則永寧無期臣庶竭駑劣伏待節度

後見畫帝朝

東漢文鑑卷之十五

靈帝朝

指斥宦官罪惡　陳蕃

靈帝即位竇太后臨朝初桓帝欲立田貴人爲后蕃以田氏卑微竇族良家乃立竇后故委用蕃蕃與后父竇武同心盡力徵用名賢天下之士莫不延頸想望太平而帝乳母趙娆（乃了反）旦夕在太后側中常侍曹節王甫等與共諂事太后數出詔命有所封拜蕃常疾之

志誅中官會竇武亦有謀蕃自以既從人望而德於太后心謂其志可申乃先上疏云云臣聞言不直而行不正則爲欺乎天而負乎人危言極意則羣凶側目禍不旋踵鈞此二者臣寧得禍不敢欺天也今京師嚻嚻道路諠譁言侯覽曹節公乘昕王甫鄭颯等與趙夫人諸女尚書竝亂天下附從者升進忤逆者中傷方今一朝羣臣如河中木耳汎汎東西睚祿畏害陛下前始攝位順天行誅蘇康管霸竝伏其辜是時天地清明人鬼歡喜柰何數月復縱左右元惡大姦莫此之甚今不急誅必生變亂傾危社稷其禍難量願出臣章宣示左右并令天下諸姦知臣疾之

太后不納聞者莫不震恐蕃因與竇武謀之（謀在武傳）及事泄曹節等矯詔誅武等蕃年七十餘聞難作將官屬諸生八十餘人竝拔刃突入承明門攘臂呼曰大將軍忠以衛國黃門反逆何云竇氏不道邪王甫讓蕃曰先帝新棄天下山陵未成竇武何功兄弟父子一門三侯又多取掖庭宮人作樂飲讌大臣若此是爲道邪公爲棟梁枉撓阿黨復焉求賊遂執蕃送黃門北寺獄從官驅（騎士也）蹋蹴蕃曰死老魅復能損我曹員數奪我曹禀假不即日害之

自任滅羌　段熲

（本傳建寧元年蕃頻將兵爲解人直指高平與先零戰於逢龍山屢克大潰及竇武東羌大敗時熲討東羌破斬數萬宜以思降可）

無後悔詔書下頃須上言云云

臣本知東羌雖衆而輭弱易制所以比陳愚慮思爲永寧之策而中郎將張奐說虜彊難破宜用招降飾潤辭意云臣兵累見折衂又言血流汙野傷和致災臣伏念先零雜種累以反覆攻沒縣邑剽略人物發冢露尸禍及生死上天震怒假手行誅昔邢爲無道衛國伐之師興而雨臣動兵涉夏連獲甘澍歲時豐稔人無疵疫上占天心不爲災傷下察人事衆和師克案奐爲

漢吏身當武職駐軍二年不能平寇虛欲修文戰戈招致猶（咎反）猶敵昔先零作寇充國徙令居內煎當亂邊馬援遷之三輔始服終叛至今爲鯁故遠識之士以爲深憂今傍郡戶口單少數爲羌所創毒而欲令降徙與之雜居是猶種枳棘於良田養虺蛇於室內也故臣奉大漢之威建長久之策欲絕其本根不使能殖本規三歲之費用五十四億今適暮年所耗未半而餘寇殘燼將向殄滅臣每奉詔書軍不內御願卒斯言一以任臣臨時量宜不失權便

明年夏潁進營凡亭山遣田晏夏育據山上羌悉衆攻之死戰遂破之羌復聚射虎谷潁進擊羌復敗散潁追至谷上下門窮山深谷之中處處破之斬其渠師以下萬九千級分置安定漢陽隴西三郡於是東羌悉平凡百八十戰斬三萬八千六百餘級獲牛馬羊騾驢駱駝四十二萬七千餘頭費用四十四億軍士死者四百餘人更封新豐縣侯邑萬戶

論三互法　蔡邕

本傳：初，朝議以州郡相舉人情比周之制，婚姻之家及兩州人士不得對相監臨至是復有三互法遂用刺點幽冀二州久缺不補邕上疏云云不自三互謂婚姻之家及兩州人不得交互爲官也

伏見幽冀舊壤鎧馬所出閫職經時吏人延屬而三府選舉踰月不定而論者云避三互愚以爲三互之禁禁之薄者今但申以威靈明其憲令在任之人豈不戒懼昔韓安國起自徒中朱買臣出於幽賤並以才宜還守本邦（韓梁人爲梁內史朱

（吳人爲晉諱字）又張敞亡命獲劇州豈復顧循三五繼以來制乎（敞河東人爲兗州刺史）

災異應詔論七事　蔡邕

（本傳時頻有雷震疾風拔木地震閒雹蝗蟲之害又鮮卑犯境熹平六年制書引咎詔羣臣各陳政要邕上封事云云帝乃親迎氣北郊及行辟雍之禮又詔宣陵孝子爲合人昏惡改禮五利焉）

臣聞天降災異緣象而至辟歷數發（辟音壁歷反）殆刑誅繁多之所生也風者天之號令所以教人也（風以扇物以達命人君者）夫昭事上帝則自懷多福宗廟致敬則鬼神以饗國之大事實先祀典天子聖躬所當恭事臣自在宰府及備朱衣（宰府謂司徒橋元府也朱衣謂祭官也）迎氣五郊而車駕稀出四時致敬屢委有司雖有解除猶爲疎廢（解除謂懈過也）故皇天不悅顯此諸異鴻範傳曰政悖德隱厥風發屋折木坤爲地道易稱安貞陰氣憤盛則當靜反動法爲下叛夫權不在上則雹傷物政有苛暴則虎狼食人貪吏傷民則蝗蟲損稼去年六月二十八日太白與月相迫兵事惡之鮮卑犯

塞所從來遠今之出師未見其利上違天文下逆人事誠當博覽衆議從其安者臣不勝憤懣謹條宜所施行七事表左（謂陳之於表左也）

一事明堂月令天子以四立及季夏之節迎五帝於郊（天子居明堂各依其月布政故云明堂月令四立謂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各以其日天子親迎氣於其方并祭其方之帝非夏之末祭中央帝也）所以導致神氣祈福豐年清廟祭祀追往孝敬養老辟雍示人禮化皆帝者之大業祖宗所祀奉也而有司數以蕃國疎喪宮內產生及吏卒小汙屢生忌故（小汙病及死也）竊見南郊齋戒未嘗有廢至於它祀輒興異議豈南郊卑而它祀尊哉孝元皇帝案曰禮之至敬莫重於祭所以竭心親奉以致肅祇者也又元和故事復申先典（章帝元和三年制曰山川百神應典禮者尚未咸秩其渠修舉祀以時禮官又宗祀五帝于汶上明堂三年復祀北郊禮官東萊宗宗宗爲人所稱）前後制書推心愧惻而近者以來更任太史忘禮敬之大任禁忌之書拘信小故以虧大典禮妻妾產者齋則不入側室之門無廢祭之文也（禮記

曰妻特生子及月辰居側室夫使人日再問之夫齋則不入側室之門也所謂宮
中有卒三月不祭者謂士庶人數堵之室共
處其中耳儀禮曰有死於宮中者則离之三月不祭祭豈謂皇居
之曠臣妾之衆哉自今齋制宜如故典庶答
風霆災妖之異
二事臣聞國之將興至言數聞內知己政外見
民情是故先帝雖有聖明之姿而猶廣求得
失又因災異援引幽隱重賢良方正敦朴有
道之選危言極諫不絕於朝陛下親政已來

頻年災異而未聞特舉博選之旨誠當思省
述修舊事使抱忠之臣展其狂直以解易傳
政悖德隱之言
三事夫求賢之道未必一塗或以德顯或以言
揚頃者立朝之士曾不以忠信見賞恒被謗
訕之誅遂使羣下結口莫圖正辭郎中張文
前獨盡狂言聖聽納受以責三司臣子曠然
衆庶解悅臣愚以爲宜擢居右職以勸忠謇
右用事之使謂樞要之官宣聲海內博開政路
四事夫司隸校尉諸州刺史所以督察姦枉分
別白黑者也伏見幽州刺史揚熹益州刺史
龐芝涼州刺史劉虔各有奉公疾姦之心熹
等所糾其效尤多餘皆枉橈不能稱職或有
抱罪懷瑕與下同疾綱網弛縱莫相舉察公
府臺閣亦復默然五年制書議遣八使又令
三公謠言奏事漢官儀曰三公聽採長吏政治得失及人所疾苦餘奏之是時舉
言者也是時奉公者欣然得志邪枉者憂悸失
色未詳斯議所因寢息昔劉向奏曰夫執狐

疑之計者開羣枉之門養不斷之慮者來讒
邪之口前見前書今始聞善政旋復變易足令海
內測度朝政宜追定八使糾舉非法更選忠
清平章賞罰平和也章明也三公歲盡差其殿最使
吏知奉公之福營私之禍則衆災之原庶可
塞矣
五事臣聞古者取士必使諸侯歲貢尚書大傳曰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三年一貢士一適謂之numbered好德再適謂之賢聞三適謂之有功注云適猶朝也
孝武之世郡舉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

於是名臣輩出文武竝興漢之得人數路而已（校勘謂孝廉賢良文學之類也）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匡國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經術聽政餘日觀省篇章聊以娛意當代博弈非以教化取士之本而諸生競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頗引經訓風喻之言下則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臣每受詔於盛化門差次錄第其未及者亦復隨輩皆見拜擢既加之恩難復收改但守奉祿於義已宏

不可復使理人及任州郡昔孝宣會諸儒於石渠章帝集學士於白虎通經釋義其事優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若乃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爲致遠則泥君子故當志其大者

六事墨綬長吏職典理人（漢官儀曰秩六百石銅章墨綬也）皆當以惠利爲績日月爲勞褒責之科所宜分明而今在任無復能省及其還者多召拜議郎郎中若器用優美不宜處之冗散如有釁故自當極其刑誅豈有伏罪懼考反求遷轉更相放效臧否無章先帝舊典未嘗有此可皆斷絕以彊其僞

七事伏見前一切以宣陵孝子者爲太子舍人臣聞孝文皇帝制喪服三十六日雖繼體之君父子至親公卿列臣受恩之重皆屈情從制不敢踰越今虛僞小人本非骨肉既無私幸之恩又無祿仕之實惻隱思慕情何緣生而羣聚山林假名稱孝行不隱心義無所依

至有姦軌之人通容其中恒思皇后祖載之時（周禮曰喪祝掌大喪及祖飾棺及載遂御之鄭元注云祖謂將葬祖於庭載謂升柩於車也）東郡有盜人妻者亡在孝中本縣追捕乃伏其辜虛僞雜織難得勝言又前至得拜後革被遣或經年陵次以暫歸見漏或以人自代亦蒙寵榮爭訟怨恨凶凶道路太子官屬宜搜選令德豈有但取卹墓凶醜之人其爲不祥莫與大焉宜遣歸田里以明詐僞

因災辨明邪正　蔡邕

特詔問曰比災變互生未知厥咎朝廷恐懼每訪羣公卿士庶聞忠言而各存括囊括也囊也不言以邑經學深奧故密特精問宜披露失得指陳政要勿有依違以早囊封上邑對曰臣伏惟陛下聖德允明深悼災咎寤臣末學特垂訪及非臣螻蟻所能堪副斯誠輸寫肝膽出命之秋豈可以顧患避害使陛下不聞至戒哉臣伏思諸異皆亡國之怪也天於大漢殷勤不已故屢出袄變以當譴責欲令人君感

悟改危即安今災眚之發遠則門垣近在寺署其爲監戒可謂至切蜺墮難化皆婦人干政之所致也前者乳母趙嬈奴鳥反貴重天下生則賢藏侔於天府死則卽墓踰於園陵續以霍玉依阻城社又爲姦邪令者道路紛紛復云有程大人者察其風聲將爲國患太尉張顥爲玉所進光祿勳偉璋有名貪濁長水校尉趙玹也騎校尉蓋升竝叨特幸榮富優足宜念小人在位之咎退思引身避賢之福伏見廷尉郭禧純孚老成光祿大夫橋元聰達方直故太尉劉寵忠實守正竝宜爲謀主數見訪問夫宰相大臣君之四體委任責成優劣已分不宜聽納小吏雕琢大臣也臣以愚戇感激忘身敢觸忌諱手書其對夫君臣不密上有漏言之戒下有失身之禍願寢臣表無使盡忠之吏受怨姦仇

章奏帝覽而歎息因起更衣曹節於後竊視之悉宣語左右事遂漏露其爲邑所裁黜者皆側目思報於是下洛陽獄劾以仇怨奉公

議害大臣大不敬棄市事奏有詔減死一等與家屬髡鉗徙朔方

上十志序

蔡邕

出本傳注邕前在東觀與盧植韓說等撰補後漢紀會遭流離不及得成因上書自陳奏其所著十志分別首目連置章左帝嘉其才高

臣在布衣常以漢書十志下盡王莽光武已來唯記紀傳無續志者臣所事師故太傅胡廣知臣頗識其門户略以所有舊事與臣雖未備悉粗見首尾積累思惟二十餘年不在其位非外

史庶人所得擅述天誘其衷得備著作郎建言十志皆當撰錄會臣被罪遂放邊野恐所懷隨軀朽腐抱恨黃泉謹先頗踣科條十志臣欲制刪定者一所當接續者四前志所無臣欲著者五及經典羣書所當依據分別首目幷書章左惟陛下留神省察

律歷志第一　禮志第二
樂志第三　郊祀志第四
天文志第五　車服志第六

諫伐鮮卑議　蔡邕

出鮮卑傳熹平六年鮮卑寇三邊秋夏育言請徵幽州諸郡兵出擊之一冬二春必能禽滅先是田晏坐事論刑欲立功自效因議遣兵與育幷力討賊大臣多有不同乃召百官議蔡邕議云云帝不從遂遣育晏各將萬騎出塞檀石槐帥衆逆戰育等大敗檻車下獄贖爲庶人

邕議曰書戒猾夏易伐鬼方周有玁狁蠻荊之師漢有闕廷瀚海之事征討殊類所由尚矣然而時有同異執有可否故謀有得失事有成敗武帝情存遠略志闢四方南誅百越北討彊胡西伐大宛東幷朝鮮因文景之蓄藉天下之饒數十年間官民俱匱乃興鹽鐵酒榷之利設告緡重稅之令民不堪命起爲盜賊關東紛擾道路不通繡衣直指之使奮鉞而立出既而息兵罷役封丞相爲富人侯故主父偃曰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夫以世宗神武將帥

良猛財富充實所拓廣遠猶有悔焉況今人財竝乏事劣昔時乎自匈奴遁逃鮮卑彊盛據其故地稱兵十萬普段頗善戰有事西羌猶十餘年今育晏未必過頗鮮卑種衆不弱于曩時而虛計二載自許有成若禍結兵連豈得中休當復徵發衆人轉運無已是爲耗竭諸夏幷力蠻夷夫邊垂之患手足之蚧介搔新刻反中國之困胷背之瘭疽方今郡縣盜賊尚不能禁況此醜虜而可伏乎天設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

以別內外異殊俗也苟無戾國內侮之患則可矣豈與蟲螘校寇計爭往來哉雖或破之豈可珍盡夫專勝者未必克挾疑者未必敗衆所謂危聖人不任朝議有嫌明主不行也昔淮南王安諫伐越曰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言其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死以逆執事厭與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而猶爲大漢羞之而欲以齊民易醜虜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猶已危矣況乎得失不可量邪昔珠崖郡反元帝納

賈捐之言而下詔曰珠崖背畔今議者或曰可討或曰棄之朕日夜惟思羞威不行則欲誅之通于時變復憂萬民夫萬民之飢與遠蠻之不討何者爲大今關東大困又當動兵非但勞民而已其罷珠崖郡夫邳民救急雖成郡列縣尚猶棄之況障塞之外乎守邊之術李牧善其略保塞之論嚴尤申其要循二子之策守先帝之規臣曰可矣

薦邊讓書　蔡邕

出讓傳邕深敬讓以爲宜處高任爲於大將軍何進曰云云

伏惟幕府初開博選清英華髮舊德竝爲元龜（華髮白也）雖振鷺之集西雍濟濟之在周庭無以或加竊見陳留邊讓天授逸才聰明賢智髫齔夙孤不盡家訓初涉諸經見本知義心通性達口辯辭長非禮不動非法不言豈徒俗之凡偶近器而已

東漢文鑑卷之十六

靈帝朝

乞重賞募張角　劉陶

本傳時鉅鹿張角假託大道妖惑小民陶與樂松連名上疏云云帝時不悟方詔陶次第春乱條例明年角反

聖王以天下耳目爲視聽故能無不聞見今張角支黨不可勝計雖會赦令而謀不解散四方私言云角等竊入京師覘視朝政烏聲獸心私共鳴呼州郡忌諱不欲聞之宜下明詔重募角

等賞以國土有敢回避與之同罪

論盜賊西羌　劉陶

本傳時天下日危寇賊方熾陶復致前疏上疏云云

臣聞事之急者不能安言心之痛者不能緩聲竊見天下前遇張角之亂後遭遠章之寇每聞羽書告急之聲心灼內熱四體驚竦今西羌逆類變詐萬端已攻河東恐遂轉更參突上京如是則南道斷絕車騎之軍孤立時涼中叛車騎將軍皇甫嵩討之不克關東破膽四方動搖威之不來叫之不應雖有田單陳平之策計無所用今三郡之民皆以奔亡南出武關北徙壺谷冰駭風散唯恐在後軍吏士民悲愁相守民有百走退死之心而無一前鬬生之計將軍張溫天性精勇而軍無後殿假令失利其敗不救臣自知言數見厭而言不自裁者以爲國安則臣蒙其慶國危則臣亦先亡也

謹復陳當今要急八事大較言天下大亂皆由宦官宦官事急共讒陶曰前張角事發詔

書示以威恩各各改悔今四方安靜而陶疾害聖政專言妖孽疑陶與賊通情於是收陶下黃門北寺獄陶對使者曰恨不與伊呂同疇而以三仁爲輩遂閉氣而死天下痛之

乞斬十常侍謝百姓　張鈞

出張讓傳時讓趙忠夏惲郭勝孫璋璋畢嵒栗嵩段珪高望張恭解瑨宋典十二人皆爲中常侍封侯者皆竊父兄子弟布列州郡所在貪殘爲人蠹害張鈞上書云云

竊惟張角所以能興兵作亂萬人所以樂附之

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親賓客典據州郡辜榷財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無所告訴故謀議不軌聚爲盜賊宜斬十常侍縣頭南郊以謝百姓又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須師旅而大寇自消

天子以鈞章示讓等皆免冠徒跣頓首乞自致洛陽獄有詔皆冠復視事如故帝怒曰此真狂子也十常侍固當有一人善者不御史遂誣奏鈞學黃巾道收掠死獄中而讓等實

與張角交通

乞先去宦官後盜賊　傅燮

本傳燮與皇甫嵩俱討賊張角燮素疾中官既行因上疏云云宦者趙忠忿惡及破角燮功多當封忠訴謂之得不加罪竟亦不封

臣聞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內是故虞舜升朝先除四凶然後用十六相明惡人不去則善人無由進也今張角起於趙魏黃巾亂於六州此皆豐發蕭牆而禍延四海也臣受戎任奉辭伐罪始到潁川戰無不克黃巾雖盛不足爲

廟堂憂也臣之所懼在於治水不自其源末流瀰增其廣耳陛下仁德寬容故閹宦弄權忠臣不進誠使張角梟夷黃巾變服臣之所憂甫益深耳何者夫邪正之人不宜共國亦猶冰炭不可同器彼知正人之功顯而危亡之兆見皆將巧辭飾說共長虛僞夫孝子疑於屢至曾參市虎成於三夫若不詳察真僞忠臣將復有杜郵之戮矣（白起賜死杜郵）陛下宜思虞舜四罪之舉速行讒佞放逐之誅則善人思進姦凶自息

乞勿棄涼州議　傅燮

本傳時西羌反遣章就龍右徵發天下騷然已到陳倉燮以爲宜棄涼州詔曾公卿百官列敵先後當言曰斬司徒天下乃安帝以問突對云云帝從之

昔冒頓至逆也樊噲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憤激思奮未失人臣之節顧計當從與不耳季布猶曰噲可斬也今涼州天下要衝國家藩衛高祖初興使酈商別定隴右世宗拓境列置四郡議者以爲斷匈奴右臂今牧御失和使一州

叛逆烈爲宰相不思所以弭之之策乃欲割棄
一方萬里之土臣竊惑之若使虜得居此士勁
甲堅因以爲亂此天下之至慮社稷之深憂也
若烈不知是極蔽也知而故言是不忠也

乞免畝田畝錢　陸康

（章帝欲鑄銅人而國用不足乃詔調民田畝致十錢而此水旱百姓貧苦康上疏諫云云內作謂案據引七國大不破劉濞表此斠輯得之）

臣聞先王治世貴在愛民省徭輕賦以寧天下
故萬姓從化靈物應德陛下聖德承天當隆盛

化而卒被詔書畝畝田錢鑄作銅人伏讀惆悵
悼心失圖夫什一而稅周謂之徹徹者通也言
其法度可通萬世而行也故魯宣稅畝而蝝災
自生（蝝螽子也）哀公增賦而孔子非之豈有聚奪民
物以勞無用之銅人捨聖戒自蹈亡王之法哉

應詔論青蛇數事　謝弼

（本傳時青蛇見前殿大風拔木詔公卿以下陳得失弼上封事云云左右惡其言遂去官歸家曹節從子紹爲求郡太守恣橫弼以它罪收考掠死獄中）

臣聞和氣應於有德祆異生乎失政上天告譴
則王者思其愆政道或虧則姦臣當其罰夫蛇
者陰氣所生鱗者甲兵之符也鴻範傳曰厥極
弱時則有蛇龍之孽又熒惑守亢裴回不去有
近臣謀亂發於左右不知陛下所親信者爲誰
宜急斥黜以消天戒臣又聞惟虺惟蛇女子之
祥伏惟皇太后援立聖明書云父子兄弟罪不
相及竇氏之誅豈宜咎延太后幽隔空宮如有
霧露之疾陛下當何面目以見天下禮爲人後

者爲之子今以桓帝爲父豈得不以太后爲母
哉願陛下仰慕有虞烝烝之化俯思慰母之念
臣又聞爵賞之設必酬庸勳開國承家小人勿
用今功臣久外未蒙爵秩阿母寵私乃享大封
夫台宰重器國命所繫今之四公唯司空劉寵
斷斷首善餘皆素餐致寇之人（謂劉矩許訓胡廣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必有折足覆餗之凶（餗鼎實也）可因災異拉加
罷黜徵故司空王暢長樂少府李膺竝居政府
庶災變可消國祚惟永

論青蛇見御坐　楊賜

出本傳靈平元年青蛇見御坐帝以問賜賜上封事云云

臣聞和氣致祥乖氣致災休徵則五福應咎徵則六極至夫皇極不建則有蛇龍之孽詩云惟虺惟蛇女子之祥故春秋雨蛇鬬於鄭門昭公殆以女敗康王一朝晏起闕雎見幾而作夫女謁行則讒夫昌讒夫昌則苞苴通故殷湯以自戒終濟亢旱之災惟陛下思乾剛之道別內外之宜崇帝乙之制受元吉之祉抑皇甫之權割豔

妻之愛（謂幽王后褒姒也）貶尊甫卿士皆后黨則蛇變可消禎祥立應

論濫爵徵行　楊賜

（本傳靈平五年爲司徒是時朝廷數不以火而帝好微行遊幸外苑）

臣聞天生蒸民不能自理故立君長使司牧之是以唐虞克艱克業業周文日昃不暇明慎庶官後丈在職三載考績以覲厥成今所序用皆有形執者旬日累遷守真之徒歷載不轉勞逸無別善惡同流臣又聞數微行出幸苑囿觀鷹犬之執極槃遊之荒政事日墮大化陵遲陛下不顧二祖之勤止追慕五宗之美（太宗世祖中宗顯宗孝和孝安）而欲以望太平是由曲表而欲直景郤行而求及前人也

論虹蜺降嘉德殿　楊賜

出本傳光和元年有虹蜺晝降於嘉德殿帝惡之使中常侍曹節問以祥異賜謂節曰吾每讀張禹傳未嘗不憤恚歎息既不能竭忠

盡言而反留意少子乞還女壻朱游欲得尚方斬馬劒以理之固其宜也（對策）吾以微薄之學猥當大問死而後已乃書對云甚忤節等

臣聞之經傳或得神以昌或得神以亡國家休明則鑒其德邪辟昏亂則視其禍今殿前之氣應爲虹蜺皆妖邪所生不正之象詩人所謂蝃蝀者也（朝詩序曰刺奔女也）於中孚經曰蜺之比無德以色親（見漸卦文也）圖方令內多嬖倖外任小臣上下

竝怨譁譁盈路案春秋讖曰天投蜺天下怨海內亂加四百之期亦復垂及昔虹貫牛山管諫桓公無近妃宮今妾媵嬖人閽尹之徒共專國朝欺罔日月又鴻都門下招會羣小驩兜共工更相薦說樂松處常伯任芝居納言郗儉梁鵠各受豐爵而令搢紳之徒委伏畎畝口誦堯舜之言身蹈絶俗之行棄捐溝壑不見逮及幸賴皇天垂象譴告周書曰天子見怪則修德諸侯見怪則修政卿大夫見怪則修職士庶人見怪

則修身唯陛下斥遠佞巧之臣速徵鶴鳴之士內親張仲外任山甫留思庶政無敢怠遑奠上天還威衆變可弭

東漢文鑑卷之十七

靈帝朝

獻書規實武　盧植

本傳武揆立靈帝初拜侍郎後轉九江太守徵拜尚書以規之曰云云武竝不能用

植聞陛有不恤緯之事（陛謂宦官左傳曰陛不恤其緯憂宗周之閒漆室有倚楹之戚（魯漆室女倚柱悲吟隣人問曰欲嫁之女曰吾憂國憂人心悲而嘯豈欲嫁哉自經而死）憂深思遠君子之情夫士立爭（去聲）友義貴切磋書陳謀及庶人詩詠詢于芻

蕘植誦先王之書久矣敢愛其聲言哉今足下之於漢朝猶旦�之在周室建立聖主四海有繫天下聚目而視攢耳而聽尋春秋之義王后無嗣擇立親長年均以德德均則決之卜筮今同宗相後披圖按牒以次建之何勲之有豈橫叨天功以爲己力乎宜辭大賞以全身名又比世祚不競仍外求嗣可謂危矣而四方未寧盜賊倡隙將有楚人殭比尹氏立朝之變（楚公子比殺王自立爲君公子棄疾棄其位比自殺王子朝周景王之庶子也靈王卒比立爲君公子棄疾棄其位比自殺王子朝周景王之庶子也景王卒子猛立卿士尹氏立朝猶竝也）宜依古禮置諸子之宮徵王愛子宗室賢才外崇訓道之義內息貪利之心簡其良能隨用爵之彊幹弱枝之道也

乞立五經博士　盧植

本傳熹平四年始立太學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經立于太學門外植乃上書云云

臣少從通儒故南郡太守馬融受古學頗知今之禮記特多回穴（猶紆曲也）臣前以周禮諸經發起粃謬爲之解詁而家無力繕寫願得書生二人

於詣東觀就官財糧專心研精合尚書章句考禮記失得庶裁定聖典刊正碑文古文科斗近於爲實而厭抑流俗降在小學中興以來通儒達士班固賈逵鄭興父子竝敦悅之今毛詩左氏周禮各有傳記其與春秋共相表裏宜置博士爲立學官以助後來以廣聖意

日食陳八事　盧植

本傳光和元年有日食之異植上封事陳云云帝不省

臣聞五行傳曰晦而月見謂之朓王侯其舒此

謂君政舒緩故日食晦也春秋傳曰天子避位移時言其相掩不過移時而間者日食自已過午既食之後雲霧晻曖比年地震彗孛互見臣聞漢以火德化當寬明近色信讒忌之甚者如火畏水故也案今年之變皆陽失陰侵消禦災凶宜有其道謹略陳八事

一曰用良　二曰原禁　三曰禦癘

四曰備冠　五曰修禮　六曰遵喪

七曰御下　八曰散利

用良者宜使州郡覈舉賢良隨方委用○原禁者凡諸禁錮可加赦恕申宥回枉○禦癘者宋后家屬委骸橫尸不得改葬疫癘之來皆由於此宜勑收拾以安遊魂（后以王甫等誣死又及兄弟姊妹帝後悉見還）○備冠者侯王之家賦稅減削愁窮思亂宜使給足以防未然○修禮者徵有道之人若鄭元之徒陳明洪範禳服災咎○遵喪者今郡守刺史一月數還宜依默（帝曰宋后何罪而絶其家已許於天罪雖赦也）陟以章能否縱不九載可滿三歲○御下者請

謁希爵一宜禁塞還舉之事責成主者○散利者天子之體理無私積宜宏大務蠲略細微

乞許武蕃改葬

張奐

（本傳時青蛇見御坐大風雨震霹靂拔樹記百察言災應與上疏云云大略云子孫納與言左右惡之帝不得自從）

臣聞風爲號令動物通氣木生於火相須乃明蛇能屈申配龍騰蟄順至爲休逆來爲咎陰氣專用則凝精爲雹故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或忘寧社稷或方直不回前以讒勝竝伏誅戮海

內默默人懷震憤昔周公葬不如禮天乃動威今武蕃忠貞未被明宥妖眚之來皆爲此也宜急爲改葬徙還家屬其從坐禁錮一切蠲除又皇太后雖居南宮而恩禮不接宜思大義顧復之報

論宜官采女等事

呂彊

（本傳靈帝例封宜者以張爲鄠鄉侯強固不敢當因上疏陳事云云帝知其忠而不能用時強爲中常侍）

臣聞諸侯上象四七下裂王土高祖重約非功

臣不侯伏聞中常侍曹節王甫等竝爲列侯節等品卑人賤讒諂媚主放毒人物疾妬忠良有趙高之禍未被轘裂之誅而陛下不悟妄授茅土開國承家小人是用陰陽乖刺稼穡荒蹙人用不康罔不由此○臣又聞後宮綵女數千餘人衣食之費日數百金昔楚女悲愁則西宮致災況終年積聚豈無憂怨乎○又詔書於河間故國起解瀆之館陛下龍飛即位雖從藩國然處九天之高豈宜有顧戀之意又今外戚四姓

中官公族造起館舍凡有萬數樓閣相接丹青素堊（音惡）殺梁曰財盡則怨力盡則懟尸子曰（晉人也）君如朽民如水朽方則水方朽圓則水圓今上無去奢之儉下有縱欲之敝至使禽獸食民之甘土木衣民之帛普師曠諫晉平公曰梁柱衣繡民無褐衣池有棄酒士有渴死廐馬秣粟民有飢色近臣不敢諫遠臣不得暢此之謂也○又聞前召蔡邕對問於金商門毀刺貴臣議訶豎宦羣邪項領高脣拭舌競欲咀嚼造作飛

條（飛書也）致邕刑罪室家徙放故太尉段熲垂髮服戎（謂童子也）功成皓首既已式序位登台司而爲陽球誣脅一身既斃而妻子遠播宜徵邕更授任反熲家屬則衆怨弭矣

論貢獻導行錢

呂彊

本傳時帝多私藏每郡國貢獻先輸中署名爲導行費導引也貢獻外引有所入以爲所獻希之導引也強上疏諫云云

天下之財莫不生之陰陽歸之陛下陛下豈有公私而令中尚方敛諸郡之寶中御府積天下之繒西園引司農之藏中廐聚太僕之馬而所輸之府輒有導行之錢財調廣民困費多獻少姦吏因其利百姓受其敝

書奏不省中平元年黃巾賊起帝問強所宜施行強欲先誅左右貪濁者大赦黨人料簡刺史二千石能否帝乃先赦黨人於是諸常侍人人求退趙忠等遂共構強云與黨人共議朝廷數讀霍光傳帝使中黃門持兵召強怒曰吾死亂起矣丈夫欲盡忠國家豈能對

獄吏予遂自殺時官者丁肅徐衍郭昭李巡
趙祐等五人稱爲清忠
遺命令薄斂素棺　趙咨
（本傳咨抱疾將終乃遺言物予乞云云）
夫含氣之倫有生必終蓋天地之常期自然之
至數是以通人達士以存亡爲晦明死生爲朝
夕故其生也不爲娛亡也不爲戚夫亡者元氣
去體貞魂游散反素復始歸於無端既已消仆
還合糞土土爲棄物豈有性情而欲制其厚薄

調其燥溼邪但以生者之情不忍見形之毀乃
有掩骼埋胥之制易曰古之葬者衣以薪藏之
中野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棺槨之造自黃帝
始爰自陶唐逮于虞夏猶尚簡樸或瓦或木及
至殷人而有加焉周室因之復重以牆翣之飾
（牆載柩車飾蓋以竹爲之令人執於旁障柩）表以旌銘之儀（銘旌也）招復
含斂之禮（招魂復魄含以珠玉斂以衣服斂亦）殯葬宅兆之期
（宅兆塋域也）棺槨周重之制（天子之棺七重公四
侯三大夫再士一）衣
衾稱襲之數（小斂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
天子殺十二稱公九侯七大夫五
士三）其事煩而害實碎而難備終使晉侯請隧（隧
地爲埏道王之墓
禮也哀王不許）秦伯殉葬（三良
殉葬）陳大夫設參
門之木宋司馬造石槨之奢（桓魋自爲石槨三
年不成子曰不如
速朽之愈）爰暨暴秦違道廢德國貲糜於三泉人
力單於酈墓玩好窮於冀土伎巧費於宓穸（宓
深也穸夜也
猶長夜也）是以華夏之士爭相陵尚違禮之本
事禮之末務禮之華棄禮之實古人動靜應禮
臨事合宜王孫裸葬墨夷露骸（見孟子）皆達於性
理貴於速變梁伯鸞父沒卷席而葬身亡不反

其尸（適吳及
卒葬吳）彼豈薄至親之恩亡忠孝之道邪
故遠采古聖近揆行事以悟爾心但欲制坎令
容棺槨棺歸即葬（卒於
師也）平地無墳勿卜時日
葬無設奠勿留墓側無起封樹於戲小子其勉
之哉吾茂復有言矣

窮鳥賦　趙壹

壹恃才倨傲抵罪幾至死友人救得免乃貽
書謝恩曰昔原大夫贖桑下絕氣傳稱其仁
（趙商見敬桑之下有餘
人而與物二來贖續也）秦越人還虢太子結

脈世著其神（太子病尸厥扁鵲砭股以取三陽五會太子蘇）設景
之二人不遭仁神則結絕之氣竭矣楩柟出
乎車軫（車檻）鍼石運乎手爪令所賴者非直
車軫之楩柟手爪之鍼石也乃收之於斗極
還之於司命使乾皮復含血枯骨復被肉余
畏禁不敢班班顯言竊爲窮鳥賦一篇其辭
曰云云
有一窮鳥戰翼原野罩網加上機穽在下前見
蒼隼後見驅者繳彈張右羿子彀左飛丸激矢

交集于我思飛不得欲鳴不可舉頭畏觸搖足
恐墮內獨怖怠乍氷乍火幸賴大賢我矜我憐
昔濟我南令振我西（音先）烏也雖頑猶識密恩內
以書心外用告天天乎祚賢歸賢永年且公且
侯子子孫孫

疾邪賦　趙壹

伊五帝之不同禮三王又不同樂數極自然故
相反駮于茲迄今情僞萬方傾寔反俗立致咎殃
捷慴逐物日富月昌渾然同惑孰温孰涼邪夫
顯進直士幽藏女掩其視聽芳秉其威權所好
則鑽皮出其毛羽所惡則洗垢求其瘢痕奚異
涉海之失施績新而待燃故法禁屈撓於勢族
恩澤不逮於單門寧飢寒於堯舜之荒歲亡不
飽暖於當今之豐年有秦客昔乃爲詩曰河清
不可俟人命不可延順風激靡草富貴者稱賢
文籍雖滿腹不如一裹錢魯生聞此辭繫而作
歌曰（秦客魯生皆萬言也）孰家多所宜咳唾自成珠被褐
懷金玉蘭蕙化爲芻賢者雖獨悟所困在羣愚哀

哉復哀哉此是命矣夫

干説皇甫嵩　閻忠

（出嵩傳嵩既破黃巾威震天下而朝政日亂海內虛困故閻忠干説嵩云云）

難得而易失者時也時至不旋踵者幾也故聖
人順時以動智者因幾以發今將軍遭難得之
運蹈易駭之機而踐運不撫臨機不發將何以
保大名乎

嵩曰何謂也

忠曰天道無親百姓與能今將軍受鉞於暮春

收功於末冬摧強易於折枯消堅甚於湯雪威德震本朝風聲馳海外雖湯武之舉未有高將軍者也今身建不賞之功體兼高人之德而北面庸主何求安乎

嵩曰夙夜在公心不忘忠何故不安

忠曰不然昔韓信不忍一餐之遇而棄三分之業利劒以揣其喉方發悔毒之歎者機失而謀乖也今主上孰弱於劉項將軍權重於淮陰指撝（麾通用）足以振風雲叱咤可以興雷電羽檄先

馳於前大軍響振於後踦流漳河飲馬孟津誅閹官之罪除羣凶之積雖僮兒可使奮拳以致力女子可使寨棠以用命況厲熊羆之卒因迅風之勢哉功業已就天下已順然後請呼上帝示以天命混齊六合南面稱制移寶器於將興推亡漢於已墜實神機之至會風發之良時也且今豎宦羣居同惡如市上令不行權歸近習昏主之下難以久居不賞之功讒人側目如不早圖後悔無及

嵩懼曰非常之謀不施於有常之孰且人未忘主天不祐逆雖云多讒不過放廢反常之論所不敢聞忠知計不用因亡去

贈第五永歲　高彪

（本傳時永爲督軍御史使督幽州百官大會祖餞於長樂觀彪等皆賦詩彪獨作歲邁等甚美其文）

文武將墜乃俾俊臣整我皇綱董此不虔古之君子即戎忘身明其果毅尚其桓桓（武貌）吕尚七十氣冠三軍詩人作歌如鷹如鸇天有太一五

將三門地有九變卭陵山川人有計策六奇五間（陳平六奇間諜子五間）總茲三事謀則洛詢無曰已能務在求賢淮陰之勇廣武是尊（廣武君李左車也）周公大聖石碏純臣以威克愛以義滅親（周公誅管蔡石碏殺其子）勿謂時險不正其身勿謂無人莫識已真忘富遺貴福祿乃存枉道依合復無所觀先公高節越可永遵佩藏斯戒以厲終身

東漢文鑑卷之十八

東漢文鑑卷之十九

獻帝朝

昌言論　仲長統

本傳獻帝時舉賢良對詔書問古今時俗行事及消息治亂之務統乃著論名曰昌言

理亂

豪傑之當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無天下之分故戰爭者競起焉于斯之時竝僞假天威矯據方國擁甲兵與我角才智程勇力與我競雌雄角智者皆窮角力者皆負形不堪復伉

孰不足復校迺始羈首係頸就我之銜紲耳（對勒也）（紲繫也）夫或曾爲我之尊長矣或曾與我爲等儕矣或曾臣虜我矣或曾執囚我矣彼之蔚蔚皆匈詈詛幸我之不成而以奮其前志詎肯用此爲終死之分邪及繼體之時民心定矣普天之下賴我而得生育由我而得富貴安居樂業長養子孫天下晏然皆歸心於我矣豪傑之心既絕士民之志已定貴有常家尊在一人當此之時雖下愚之才居之猶能使恩同天地威侔鬼神暴風疾霆不足以方其怒陽春時雨不足以喻其澤周孔數千無所復角其聖賁育百萬無所復奮其勇矣彼後嗣之愚主見天下莫敢與之違自謂若天地之不可亡也迺奔其私嗜騁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同惡目極角觝之觀耳窮鄭衛之聲入則眩於婦人出則馳於田獵荒廢庶政棄亡人物澶漫瀾流無所底極信任親愛者盡佞諂容說之人也寵貴隆豐者盡后妃姬妾之家也使餓狼守庖厨飢虎牧牢豚遂

至熬天下之脂膏斷生人之骨髓怨毒無聊禍亂竝起中國擾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昔之爲我哺乳之子孫者今盡是我飲血之寇讎也至於運徙蚊去猶不覺悟豈非富貴生不仁沉溺致愚疾邪存亡以之迭代政亂從此周復天道常然之大數也漢興以來相與同爲編户齊民而以財力相君長者世無數焉而清潔之士徙自苦於茨棘之間無所益損於風俗也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羣

徒附萬計船車貫販周於四方廢居積貯滿於
都城（史記曰廢居者邑居未時射利）琦賂寶貨巨室不能容
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填乎綺室倡
謳伎樂列乎深堂賓客侍見而不敢去車騎交
錯而不敢進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
敗而不可飲睇盼則人從其目之所視喜怒則
人隨其心之所慮此皆公侯之廣樂君長之厚
實也苟運智詐者則得之焉苟能得之者人不
以爲罪焉源發而横流路開而四通矣求士之

舍榮樂而居窮苦棄放逸而赴束縛夫誰肯爲
之者邪夫亂世長而化世短亂世則小人貴寵
君子困賤當君子困賤之時踞高天蹐厚地猶
恐有鎮戮之禍也（蹐曲也累足也）逮至清世則復入
於矯枉過正之檢老者耄矣不能及寬饒之俗
少者方壯將復困於衰亂之時是使姦人擅無
窮之福利而善士持不赦之罪辜苟目能辨色
耳能辨聲口能辨味體能辨寒温將皆以脩潔
爲諱惡設智巧以避之焉況肯有安而樂之者

邪斯下世人主一切之慾也昔春秋之時周氏
之亂世也逮乎戰國則又甚矣秦政乘幷兼之
埶放虎狼之心屠裂天下吞食生人暴虐不已
以招楚漢用兵之苦甚於戰國之時也漢二百
年而遭王莽之亂計其殘夷滅亡之數又復倍
乎秦項矣以及今日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絶而
無民者不可勝數此則又甚於亡新之時也悲
夫不及五百年大難三起中間之亂尚不數焉
嗟乎不知來世聖人救此之道將何用也又不

知天苟窮此之數欲何至邪

損益

作有利於時制有便於物者可爲也事有乖於
數法有戾於時者可改也故行於古有其迹用
於今無其功者不可不變變而不如前易而多
所敗者亦不可不復也漢之初興分王子弟委
之以士民之命假之以生殺之權於是驕逸自
恣志意無厭極魚肉百姓以盈其欲報讎骨血
以快其情上有篡叛不軌之姦下有暴亂殘賊

之害雖藉親屬之恩蓋源流形埶使之然也降爵削土稍稍割奪卒至於坐食俸祿而已然其涔纖之行淫昏之罪猶向多焉故淺其根本輕其恩義猶尚假一日之尊收士民之用況專之於國擅之於嗣豈可鞭笞叱咤而使唯我所爲者乎時政雕敝風俗移易純樸已去智惠已來（老子曰智惠出有大僞）出於禮制之防故於嗜欲之域久矣固不可授之以柄假之以資者也是故收其乘世之權校其縱橫之埶善者早登否者早去

（未詳其氏）故下土無壅滯之士國朝無專貴之人此變之善可遂行者也井田之變豪人貨殖館舍布於州郡田畝連於方國身無半通青綸之命而竊三辰龍章之服（綸青綬也龍章山龍之章服於衣也）不爲編户一伍之長而有千室名邑之役榮樂過於封君埶力侔於守令財賂自營犯法不坐刺客死士爲之投命至使弱力少智之子被穿帷敗寄死不敢冤枉窮困不敢自理雖亦由網禁疎闊蓋分田無限使之然也今欲張太平之紀綱立至化之基阯齊民財之豐寡正風俗之奢儉非井田實莫由也此變有所敗而宜復者也肉刑之廢輕重無品下死則得髡鉗下髡鉗則得鞭笞（下補減也）死者不可復生而髡者無傷於人髡笞不足以懲中罪安得不至於死哉夫雞狗之攘竊男女之淫奔酒醴之賂遺謬誤之傷害皆非值於死者也殺之則甚重髡之則甚輕不制中刑以稱其罪則法令安得不參差殺生安得不過謬乎今患刑輕之不足以懲惡則假藏貨

以成罪託疾病以諱殺科條無所準名實不相應恐非帝王之通法聖人之良制也或曰過刑惡人可也過刑善人豈可復哉曰若前政以來未曾枉害善人者則有罪不死也是爲忍於殺人也而不忍於刑人也今令五刑有品輕重有數科條有序名實有正非殺人逆亂爲獸之行甚重者皆勿殺嗣周氏之祕典續呂侯之祥刑此又宜復之善者也易曰陽一君二臣君子之道也陰二君一臣小人之道也然則寡者爲人

上者也衆者爲人下者也一伍之長才足以長一伍者也一國之君才足以君一國者也天下之王才足以王天下者也愚役於智猶枝之附幹此理天下之常法也制國以分人立政以分事人遠則難綏事總則難了今遠州之縣或相去數百千里雖多山陵洚澤猶有可居人種穀者焉當更制其境界使遠者不過二百里明版籍以相數閱審什伍以相連持限夫田以斷并兼定五刑以救死亡益君長以興政理急農桑

以豐委積去末作以一本業敦教學以移情性表德行以厲風俗覈才藝以叙官宜簡精悍以習師田修武器以存守戰嚴禁令以防僭差信賞罰以驗懲勸糾遊戲以杜奸邪察苛刻以絶煩暴審此十六者以爲政務操之有常課之有限安寧勿懈惰有事不迫遠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向者天下户過千萬除其老弱但户一丁壯則千萬人也又十取之則佐史之才已上十萬人也又十取之則可使在政理之位者萬人也

以筋力用者謂之人人求丁壯以才智用者謂之士士貴耆老充此制以用天下之人猶將有儲何嫌乎不足也故物有不求未有無物之歲也士有不用未有少士之世也夫如此然後可以用天性究人理興頓廢屬斷絶網羅遺漏拱押天人矣或曰善爲政者欲除煩去苛并官省職爲之以無爲事之以無事何子言之云云也曰若是三代不足慕聖人未可師也君子用法制而至於化小人用法制而至於亂均法制也

或以之化或以之亂行之不同也苟使財救羊豚盜跖主征稅國家昏亂吏人放縱則惡復論損益之間哉夫人待君子然後化理國待蓄積乃無憂患君子非自農桑以求衣食者也蓄積非橫賦斂以取優饒也奉祿誠厚則割剥貿易之罪乃可絶也蓄積誠多則兵寇水旱之災不足苦也故由其道而得之民不以爲奢由其道而取之民不以爲勞天災流行開倉庫以稟貸不亦仁乎衣食有餘損靡麗以散施不亦義乎

彼君子居位爲士民之長固宜重肉累帛朱輪駟馬今反謂薄屋者爲高藿食者爲清既失天地之性又開虛僞之名使小智居大位庶績不咸熙未必不由此也得拘絜而失才能非立功之實也以廉舉而以貪去非士君子之志也（去欺反）夫選用必取善士善士富者少而貧者多祿不足以供養安能不少營私門乎從而罪之是設機置穽以待天下之君子也盜賊凶荒九州代作飢饉暴至軍旅卒發橫稅弱人割奪吏祿

所恃者寡所取者猥（多也）萬里縣之首尾不救徭役竝起農桑失業兆民呼嗟於昊天貧窮轉死於溝壑矣今通肥饒之率計稼穡之入令畝收三斛斛取一錢未爲甚多一歲之間則有數年之儲雖興非法之役恣奢侈之欲廣愛幸之賜猶未能盡也不循古法規爲輕稅及至一方有警一面被災未逮三年校計騖短坐視戰士之疏食立望餓莩之滿道如之何爲君行此政也二十稅一名之曰貊況三十稅一乎夫薄吏祿以豐軍用緣於秦征諸侯續以四夷漢承其業遂不改更危國亂家此之由也今田無常主民無常居吏食日稟（給也）祿班未定可爲法制畫一定科租稅十一更賦如舊今者土廣民稀中地未墾雖然猶當限以大家勿令過制其地有草者盡曰官田力堪農事乃聽受之若聽其自取後必爲姦也

法誡

周禮六典冢宰貳王而理天下春秋之時諸侯

明德者皆一卿爲政爰及戰國亦皆然也秦兼天下則置丞相而貳之以御史大夫自高帝逮于孝成因而不改多終其身漢之隆盛是惟在焉夫任一人則政專任數人則相倚政專則和諧相倚則違戾和諧則太平之所興也違戾則荒亂之所起也光武皇帝愠數世之失權忿彊臣之竊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謂尚書）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然政有不理猶加譴責而權移外戚之家寵被近習

之豎親其黨類用其私人內充京師外布列郡
顛倒賢愚貨易選舉疲駑守境貪殘牧民撓擾
百姓忿怒四夷（挽又高反）招致乖敗亂離斯瘼怨氣
並作陰陽失和三光虧缺怪異數至蟲蝗食稼
水旱爲災此皆戚宦之臣所致然也反以策讓
三公至於死免乃足爲咩呼蒼天號咷泣血者
也又中世之選三公也務於清慤謹慎循常習
故者是歸之檢押鄉曲之常人耳惡足以居斯
位邪孰既如彼選又如此而欲望三公勳立於

國家績加於生民不亦遠乎昔文帝之於鄧通
可謂至愛而猶展申屠嘉之志夫見任如此則
何患乎左右小臣哉至如近世外戚宦豎請託
不行意氣不滿立能陷人於不測之禍惡可得
彈正者哉冀者任之重而責之輕今者任之輕
而責之重昔賈誼感絳侯之困辱周陳大臣廉
恥之分開引自裁之端自此以來遂以成俗繼
世之主生而見之習其所常曾莫之悟嗚呼可
悲夫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者猶知

難之況明哲君子哉（言不以重利害其生事見莊子）光武奪三
公之重至今而加甚不假后黨以權數世而不
行蓋親疏之勢異也母后之黨左右之人有至
親之勢故其責任萬世常然之敗無世而無之
莫之斯鑒亦可痛矣未若置丞相自總之若委
三公則宜分任責成夫使爲政者不當與之婚
姻婚姻者不當使之爲政也如此在位病人（病人謂爲姓
國蔽也）舉用失賢百姓不安爭訟不息天地多
變人物多妖然後可以分此罪矣或曰政在一

人權甚重也曰人實難得何重之嫌昔者霍禹
竇憲鄧騭梁冀之徒藉外戚之權管國家之柄
及其伏誅以一言之詔詰朝而決何重之畏乎
今夫國家漏神明於媟近輸權重於婦黨筭十
世而爲之者八九焉不此之罪而彼之疑何其
詭耶

樂志論

仲長統

（本傳統常以爲民莫樂於逸身名耳而名不常存人生易滅忽若過隙但可以自娛於小居清曠以樂其志論之曰云云）

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帀竹木周
布場圃築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涉之難
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親有兼味之膳妻孥
無苦身之勞良朋萃止則陳酒有以娛之嘉時
吉日則烹羊豚以奉之蹰躇畦苑遊戲平林濯
清水追涼風釣游鯉弋高鴻風於舞雩之下詠
歸高堂之上安神閨房思老氏之元虛呼吸精
和求至人之彷彿與達者論道講書俯仰二儀
錯綜人物彈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三禮圖曰

案本五經宮商角徵羽文王增二曰少宮少商始最清也逍遥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則可以凌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羨夫入帝王之門哉

述志詩

仲長統

本傳統又作詩二篇以見其志辭曰云云

飛鳥遺跡蟬蛇式戟反亡殼騰蛇棄鱗神龍喪角至人能變達士拔俗乘雲無轡騁風無足垂露成幃張霄成幄流灑當餐九陽代燭九陽日也恒星
豔珠朝霞潤玉六合之內恣心所欲人事可遺何爲局促大道雖夷見幾者寡任意無非適物無可古來繞繞委曲如瑣百慮何爲至要在我寄愁天上埋憂地下叛散五經滅棄風雅百家雜碎請用從火抗志山西游心海左元氣爲舟微風爲柁徒可反

申鑒五篇

荀悅

本傳時政移曹氏悅志在獻帝而謀無所用乃作申鑒五篇其所論皆通見政體既成而參之大略云云

夫道之本仁義而已矣五典以經之羣籍以緯之詠之歌之弦之舞之前監既明後復申之故古之聖王其於仁義也申重而已致政之術先屏四患迺崇五政一曰僞二曰私三曰放四曰奢僞亂俗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未由行矣夫俗亂則道荒雖天地不得保其性矣法壞則世傾雖人主不得守其度矣軌越則禮亡雖聖人不得全其道矣制敗則欲肆雖四表不得充其求矣是謂四患興農桑以養其

性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人不畏死不可懼以罪人不樂生不可勸以善雖使契布五教皐陶作士政不行焉故在上者先豐人財以定其志帝耕籍田后桑蠶宮國無遊人野無荒業財不貿用言自足也力不妄加以周人事是謂養生也君子之所以動天地應神明正萬物而成王化者必乎真定而已故在上者審定好醜焉善惡要乎功罪毀譽效於準驗聽言責

事舉名察實無惑詐僞以滿衆心故事無不數物無不功善無不顯惡無不章俗無姦怪民無淫風百姓上下覩利害之存乎已也故肅恭其心慎脩其行內不回惑外無異望則民志平矣是謂正俗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刑用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撲以加小人化其刑也君子不犯辱況於刑乎小人不忌刑況於辱乎若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是謂章化章明也小人之情緩則驕驕則恣恣則怨怨則叛危則謀亂安則思欲非威彊無以懲之故在上者必有武備以戒不虞以遏寇虐安居則寄之內政有事則用之軍旅

國語齊桓公問管仲曰國可乎管仲曰未可君若正卑伍脩甲兵則大國亦將脩之小國設備可作內政而寄軍令焉注云政國政也言脩國政而寄軍令隱國不知

是謂秉威賞罰政之柄也明賞必罰審信慎令賞以勸善罰以懲惡人主不妄賞非徒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矜其人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不縱下爲善爲惡則國法立矣是謂統法四患既蠲五政又立行之以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怠疎而不失無爲爲之使自施之無事事之使自交之不肅而成不嚴而化垂拱揖讓而海內平矣是謂爲政之方○又言尚主之制非古聖降二女陶唐之典歸妹元吉帝乙之訓王姬歸齊宗周之禮以陰乘陽違天以婦陵天違人違天不祥違人不義○又古者天子

諸侯有事必告于廟廟有二史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君舉必記善惡成敗無不存焉下及士庶苟有茂異咸在載籍或欲顯而不得或欲隱而名章得失一朝而榮辱千載善人勸焉淫人懼焉宜於今者備置史官掌其典文紀其行事每於歲盡舉之尚書以助賞罰以宏法教

漢紀序　荀悦

昔在上聖惟建皇極經緯天地觀象立法乃作書契以通宇宙揚于王庭厥用大焉先王光演大業肆于時夏亦惟厥後永世作典夫立典有五志焉一曰達道義二曰章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勲五曰表賢能於是天人之際事物之宜粲然顯著罔不備矣世濟其軌不隕其業也損益盈虛與時消息臧否不同其揆一也漢四百有六載發亂反正統武興文永惟祖宗之洪業思光啓乎萬嗣聖上穆然惟文之恤瞻前顧後是紹是繼闡崇大猷命立國典於是縱叙舊書以述漢紀中興以前明主賢臣得失之軌亦足以觀矣

駁陳忠罪疑議　應劭

議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百王之定制有法之成科高祖入關雖尚約法然殺人者死亦無寬降夫時化則刑重時亂則刑輕書曰刑罰時輕時重此之謂也今次王公以清時釋其私憾阻兵安忍僵屍道路朝恩在寬幸至冬獄而初軍愚狷妄自投斃昔召忽親死子糾之難而孔子曰經於溝瀆人莫之知朝氏之父非錯刻峻遂能自隕其命班固亦云不如趙母指括以全其宗傳曰僕妾感慨而致死者非能義勇顧無慮耳夫刑罰威獄以類

天之震燿殺戮也溫慈和惠以放天之生殖長育也是故春一草枯則爲災秋一木華亦爲異今殺無罪之初軍而活當死之次玉其爲枯華不亦然乎陳忠不詳制刑之本而信一時之仁遂廣引八議求生之端夫親故賢能功貴勤賓豈有次玉當罪之科哉若乃小大以情原心定罪此爲求生非謂代死可以生也敗法亂政悔其可追

獻帝朝

諫袁術母僭號　孫策

（術傳興平二年天子播越術欲僭號策與書諫云云術不納策遂絕之）

董卓無道陵虐王室禍加太后暴及宏農天子播越宮廟焚毀是以豪傑發憤沛然俱起元惡既斃幼主東顧乃使王人奉命宣明朝恩偃武修文與之更始然而河北異謀於黑山（紹爲冀州牧與黑山賊相連）曹操毒被於東徐劉表僭亂於南荊公

孫叛逆於朔北（名謂正禮阻兵也）元德爭盟（劉繇也）是以未獲從命繫弓戢戈當謂使君與國同規而舍是弗恤完然有自取之志懼非海內企望之意也成湯討桀稱有夏多罪武王伐紂曰殷有重罰此二王雖有聖德假使時無失道之過無由逼而取也今主上非有惡於天下徒以幼小脅於彊臣異於湯武之時也若輔而興之則旦奭之美率土所望也使君五世相承（安京漢遷術已五代）爲漢宰輔榮寵之盛莫與爲比宜効忠守節以報王室時人多惑圖緯之言苟以悅主爲美古今所慎可不孰慮

激厲孔融書　曹操

（出融傳操以融名重外相容忍融稱述正議郗慮承望旨意奏免融官因此操故書）

蓋聞唐虞之朝有克讓之臣故麟鳳來而頌聲作也殷周之際猶有殺身爲君破家爲國及至其敝睚眦之怨必報一餐之惠必報故鼂錯念國遘禍於袁盎（盎報錯不加善也）屈平悼楚受

譖於椒蘭（子椒子蘭說之於王而放逐之）彭寵傾亂起自朱浮（浮數謂之光武寵遇反）鄧禹威損失於宗馮（宗鈺馮惲爭恒被欽）由此言之喜怒慾愛禍福所因可不慎歟昔廉簡小國之臣猶能相下寇賈倉卒武夫屈節崇好光武不問伯升之怨齊侯不疑射鉤之虜（管仲射桓公中鉤）夫立大操者豈累細故哉往聞二君有孰法之平以爲小介（猶芥也）當收舊好而忽毒漸積志相危害聞之憮（音武）然中夜而起昔國家東遷文舉盛歎鴻豫（遵字也）名實相副綜達經

學出於鄭元又明司馬法鴻豫亦稱文舉奇逸博聞誠怪今者與始相違孤與文舉既非舊好又於鴻豫亦無恩紀然願人之相美不樂人之相傷是以區區思協歡好

報曹操書　孔融

同前

猥惠書教告所不逮融與鴻豫州里比郡知之最早雖嘗陳其功美欲以厚於見私信於尚書不求其覆過掩惡有罪望不坐也前者黜退懼

欣受之昔趙宣子朝登韓厥夕被其戮喜而求賀況無彼人之功而敢枉當官之平哉忠非三閭智非鼂錯竊位爲過乃使餘論遠聞所以慚懼也朱彭寇賈爲世壯士愛惡相攻能爲國憂至於輕弱薄劣猶昆蟲之相齧適足還害其身郗爲故吏融所推進知同其愛訓誨發中雖懿伯之忌猶不得念況恃舊交而欲自外於賢吏哉輒布腹心修好如初昔言至意終身誦之

與曹操書論酒禁　孔融

出融傳注時年紀兵興操表制酒禁融頻書爭之多侮慢之辭

酒之爲德久矣古先哲王類帝禋宗和神定人以濟萬國非酒莫以也故天垂酒星之耀地列酒泉之郡人著旨酒之德堯不千鍾無以建太平孔非百斛無以堪上聖樊噲解厄鴻門非豕肩鍾酒無以奮其怒趙之厮養東迎其王非引卮酒無以激其氣高祖非醉斬白蛇無以暢其靈景帝非醉幸唐姬無以開中興袁盎非醇醪之力無以脫其命定國不酣飲一斛無以決其

法故酈生以高陽酒徒著功於漢屈原不哺糟歠醨取困於楚由是觀之酒何負於政哉

薦謝該書　孔融

出該傳該爲公車司馬令融上書薦之云云拜議郎

臣聞高祖創業韓彭諸將征討暴亂陸賈叔孫進說詩書光武中興吳耿佐命范升衛宏脩述舊業故能文武並用成長久之計陛下聖德欽明同符二祖今尚父鷹揚方叔翰飛王師電驚羣凶破殄始有纂弓臥鼓之次宜得名儒典綜

禮紀竊見故司馬令謝該體曾史之淑性（曾參史魚）兼商偃之文學（卜商言偃也）博通羣籍周覽古今物來有應事至不惑求之遠近少有疇匹若乃巨骨出吳（史記吳伐越得骨節專車使使問仲尼曰防風氏也）隼集陳庭（史記有隼集于陳廷而死楛矢貫之石砮長尺有咫昔公問仲尼曰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於是肅慎貢楛矢石砮長尺有咫）黃能入寢（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曰寡君夢黃能入於寢門何物也對曰昔鯀化為黃能以入羽泉三代祀之或者其鯀之謂乎）亥有二首（左傳云注云亥字二畫在上也）非夫洽聞者莫識其端也禹不疑定北闕之前（昭帝時有

男子詣北闕自稱衛太子亦相御史不敢發言禹不疑曰昔衛侯命出奔距而不納春秋是之謂太子罪重此眾人也遂送下詔獄當死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夏侯勝辯常陰之驗然後朝士益重儒術（昌邑王數出物諫曰天久陰不雨臣下有謀上者時光與張子僑謀廢王光恐其泄召問時對言在於藏匿以此益重儒術）今該卓然比跡前列間以父母老疾棄官欲歸道路險塞無由自致猥使良才抱璞而逃踰越山河沉淪荊楚所謂往而不反者也（韓詩曰山林之士為名故往而不能反朝廷之士為祿故入而不能出也）後日當更饋樂以釣由余魁儁以求傳說豈不煩哉臣愚以為可推錄所在召該令還楚人止孫卿之去國（卿趙人也楚以為蘭陵令）漢朝追匡衡於平原（衡為平原文學史高辟為郎中）尊儒貴學惜夫賢也

薦禰衡疏　孔融

（出衡傳衡字正平有才辯氣尚剛散而融年四十遂與為交友上疏薦之云云後為黃祖所殺）

昔孝武繼統將宏祖業疇咨熙載羣士響臻陛下叡聖纂承基緒遭遇尼運勞謙日昃惟嶽降神異人並出竊見處士平原禰衡年二十四淑

質貞亮英才卓礫初涉藝文升堂覩奧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暫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宏羊潛計安世默識以衡準之誠不足怪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疾惡如讎任座抗行（魏文侯之臣）史魚厲節殆無以過也鷙鳥累百不如一鶚使衡立朝必有可觀飛辯騁辭溢氣坌涌解疑釋結臨敵有餘昔賈誼求試屬國詭係單于終軍欲以長纓牽致勁越弱冠慷慨前世美之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

衡直與比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揚聲紫微垂光虹蜺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子事帝室皇居必蓄非常之寶若衡等輩不可多得激楚揚阿至妙之容臺牧者之所貪作臺飛兎騄耳絕足奔放良樂之所急飛兎騄耳古駿馬名王良伯樂善御人也臣等區區敢不以聞

枉奏孔融狀

路粹

出融傳據所指撮忌而鄙庶須摘成罪案注今將枉狀奏融云云下仍素

市觀梓所作無不嘉其才而忌其筆也

少府孔融昔在北海見王室不靜而招合徒衆欲規不軌云我大聖之後而見滅於宋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及與孫權使語謗訕朝廷又融爲九列不遵朝儀乘巾微行唐突宮掖又前與白衣禰衡跌蕩放言云父之於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爲情欲發耳子之於母亦復奚爲譬如寄物瓶中出則離矣既而與衡更相贊揚衡謂融曰仲尼不死融答曰顏回復生大逆不道宜極重誅

數袁紹十罪

公孫瓚

出本傳瓚上疏云云遂引兵攻紹冀州諸城悉叛瓚

臣聞皇羲已來君臣道著張禮以導人設刑以禁暴今車騎將軍袁紹託承先軌爵位崇厚而情行浮薄太后承攝何氏輔朝紹專爲邪媚招來不軌董卓造爲亂始紹罪一也卓既無禮帝主見質忝辱爵命背違人主紹罪二也紹爲渤海當攻董卓而默選戎馬不告父兄至使太傅一門纍然同斃不仁不孝紹罪三也紹既興兵涉歷二載不恤國難廣自封植百姓痛怨紹罪四也矯刻金玉以爲印璽每有所下輒阜囊施檢文稱詔書觀紹所擬將心階亂紹罪五也紹令星工伺望祥妖刻會期日攻鈔郡縣紹罪六也紹與劉勳首共造兵而以小忿枉加酷害紹罪七也高焉姚貴橫責其錢二人幷命紹罪八也春秋之義子以母貴紹母親爲傳婢地實微賤紹罪九也又長沙太守孫堅驅走董卓忠勤

王室紹遣小將盜居其位使卓久不服誅紹罪十也昔姬周政弱王道陵遲天子遷徙諸侯背畔故齊桓立柯會之盟晉文爲踐土之會伐荊楚以致菁茅誅曹衛以章無禮臣雖闇（叶盡）莫蒙朝恩負荷重任職在鉄鉞輒與諸將州郡共討紹等若大事克捷罪人斯得庶續桓文忠誠之效

上書陳情

袁紹

（本傳建安元年曹操迎天子都許乃下詔告紹責以地廣兵多而專自）

（謂董不聞勤王之師而擅相討伐紹上書云云）

臣聞昔有哀歎而霜隕（淮南子鄒衍事燕惠王左右譖之繫天而哭五月降霜）悲哭而崩城者（莊公攻莒杞梁聞死哭城城隕）臣出身爲國破家立事至乃懷忠獲釁抱信見疑晝夜長吟剖肝泣血曾無崩城隕霜之應臣以負新之資投於陪隸之中（陪重也）奉職憲臺擢授戎校常侍張讓等滔亂天常賊害忠德故大將軍何進忠國疾亂義心赫怒故授臣以督司諮臣以方略臣與合圖事無違異忠策未盡而元師受敗太后被質宮室焚燒陛下聖德幼沖親遭尼困進既被害臣獨將家兵百餘人抽戈承明（紹於承明堂上格殺常侍高望等十人）虎叱羣司奮擊凶醜曾不浹辰罪人斯殄此誠愚臣效命之一驗也董卓所圖不軌臣父兄親從竝當大位不憚一室之禍苟惟寧國之義故遂解節出奔創謀河外卓方貪結外援故即臣渤海申以軍號臣之與卓未有纖芥之嫌若使滑泥揚波偷榮求利則進可以享竊祿位退無門戶之患然

臣愚所守志無傾奪故遂引會英雄興師百萬飲馬孟津歃血漳河（紹合萬州十郡守相刻盟討董卓）會故冀州牧韓馥懷投逆謀欲專權勢絕臣軍糧至使猾虜肆毒害及一門尊卑大小同日幷戮烏獸之情猶知號呼臣所以蕩然忘哀貌無隱戚者誠以忠孝之節道不兩立斯亦愚臣破家徇國之二驗也又黃巾十萬焚燒青兗黑山張楊踦蹏異域臣乃旋師奉辭伐叛金鼓未震皮敵知亡故韓馥懷懼謝咎歸土張楊黑山同

時乞降臣時輒承制竊比實融以議郎曹操權領兗州牧會公孫瓚師旅南馳陸掠北境臣即星駕席卷與瓚交鋒假天之威每戰輒克臣備公族子弟生長京輦頗聞姐豆不習干戈臣非與瓚角戎馬之埶爭戰陣之功也誠以賊臣不誅春秋所貶苟云利國專之不疑故冒踐霜雪不憚劬勤實庶一捷之福以立終身之功社稷未定臣誠恥之太僕趙岐銜命來征宣陛下含宏之施蠲除細故與下更新奉詔之日引師南

轅是臣畏怖天威不敢怠慢之三驗也臣聞守文之世德高者位尊倉卒之時功多者賞厚陛下播越非所洛邑之祀海內傷心志士憤惋是以忠臣肝腦塗地肌膚橫分而無悔心者義之所感故也今賞加無勞以攜有德杜黜忠功以疑衆望斯豈股心之遠圖將乃讒慝之邪說使之然也臣爵爲通侯位二千石殊恩厚德臣既叨之豈敢闚覬重禮以希彤弓旅矢之命哉誠傷偏裨列校勤不見紀盡忠爲國靡成重愆斯蒙怖所以悲號於邊獄白起歎欷於杜郵也太傅日磾位爲師保任配東征而耗亂王命令臣骨肉兄弟還爲讎敵臣雖欲釋甲授戈事不得已誠恐陛下日月之明有所不照四聰之聽有所不聞乞下臣章咨之羣賢使三槐九棘議臣罪戾若以臣今行權爲釁則桓文當有誅絕之刑若以衆不討賊爲賢則趙盾可無書弒之貶矣臣雖小人志守一介若使得申明本心不愧先帝則伏首歐刀褰衣就鑕臣之願也惟陛下垂尸

鳩之平（詩注尸鳩養子均從上下幕從下上平均如一）絕邪諂之倫無令愚臣結恨三泉

於是以紹爲太尉封鄴侯時曹操自爲大將軍紹恥爲之下僞表辭不受操大懼乃讓位於紹二年使孔融持節拜紹大將軍鉞弓矢節鉞虎賁百人兼督冀青幽并四州然後受之

討曹操檄　袁紹

（本傳建安五年劉備破徐州刺史車胄操沛以背操操畏紹遣過河乃急擊）

備遂城之備弁紹紹遣軍攻許田豐強沮作紹遂城繫之乃見曲樑云云
遂此

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曩者彊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命威福由己終有望夷之禍汙辱至今及臻呂后祿産專政擅斷萬機決事禁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於是絳侯朱虛興威奮怒誅夷逆暴尊立太宗故能道化興隆光明融顯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司空曹操祖父騰故中常侍與左悺徐璜竝作妖孽

饕餮放橫傷化虐人父嵩乞匄攜養因臧買位與金輦寶輸貨權門竊盜鼎司傾覆重器操姦閹遺醜本無令德慓狡鋒狹好亂樂禍募府董統鷹揚掃夷凶逆紹謂誅閹人續遇董卓侵官暴國於是提劒揮鼓發命東夏廣羅英雄棄瑕錄用故遂與操參策略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至乃愚佻短慮輕進易退傷夷折衄數喪師徒幕府輒復分兵命銳修完補輯表行東郡太守兗州刺史被以虎文授以偏師奬就威柄冀獲秦師一克之報孟明事而遂乘資跋扈肆行酷烈割剝元元殘賢害善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雋逸以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被梟懸之戮妻孥受夷滅之咎自是士林憤痛人怨天怒匹夫奮臂九州同聲故躬破於徐方地奪於呂布彷徨東裔跼蹐無所幕府惟彊幹弱枝之義且不登畔人之黨故復援拎環甲席卷赴征金鼓響震布衆破沮拯其死亡之患復其方伯之任是則幕府無德於兗土而有大造於操也會後鑾駕東

反羣虜亂政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離局故使從事中郎徐勳就發遣操使繕修郊廟翼衛幼主而使放志專行威刼省禁卑侮王僚敗法亂紀坐召三臺專制朝政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恣滅三族羣談者受顯誅腹議者蒙隱戮道路以目百辟鉗口尚書記期會公卿充員品而已加其細政苛慘科防互設繒繳充蹊阬穽塞路舉手挂網羅動足蹈機埳是以兗豫有無聊之人帝都有呼嗟之怨歷觀古

今書籍所載貪殘虐烈無道之臣於操爲甚幕府方詰外姦未及整訓加意含覆冀可彌縫而操豺狼野心潛包禍謀乃欲撓折棟梁孤弱漢室除忠害善專爲梟雄幕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長戟百萬胡騎千羣奮中黃育獲之士（育一作育）騁良弓勁弩之埶幷州越大行青州涉濟漯（一作合）大軍汎黃河以角其前荊州下宛葉而掎其後雷震虎步並集虜庭若舉炎火以焚飛蓬有何不消滅者哉當今漢道陵遲綱弛網絕操

以精兵七百圍守宮闕外稱陪衛內以拘質懼篡逆之禍因斯而作乃忠臣肝膽塗地之秋烈士立功之會也可不勗哉

諫袁譚兄弟相和　劉表

（出魏志袁紹傳裴松之注引典略云不載二子官爵無所據）

天降災害禍難毀流使王室震蕩彝倫攸斁是以智達之士莫不痛心入骨傷時人不能相忍也然孤與太公志同願等雖楚魏絕邈山河迥遠戮力乃心共奬王室使非族不干吾盟異類不絕吾好此孤與太公無貳之所致也功績未卒太公殂隕賢允承統以繼洪業摧嚴敵於鄴都揚休烈於朔土顧定疆宇虎視河外凡我同盟莫不景附何悟青蠅飛於竿旌無忌游於二壘（費無忌楚平王時爲太子傅）使股肱分成二體胥脅絕爲異身乃知閼伯實沈之忿已成（左傳高辛氏二子名）棄親即讎之計已決旃茆交於中原暴尸累於城下聞之哽咽若存若亡且君子違難不適讎國（詩載馳載驅歸唁衛侯）交絕不出惡聲況忘先人之讎棄親戚

之好而遺同盟之恥哉若冀州有不弟之慨（尚領冀州也）無慙順之節仁君當降志辱身以濟事爲務事定之後使天下平其曲直不亦爲高義邪今仁君見憎於夫人（譚母也）未若鄭莊之於姜氏昆弟之嫌未若重華之於象敖然莊公卒崇大隧之樂象敖終受有鼻之封願捐棄百疴追攝舊義復爲母子昆弟如初

表荀彧功　曹操

（出彧傳建安十二年操上書表彧云云）

昔袁紹作逆連兵官度（即鴻溝也）時衆寡糧單圖欲還許尚書令荀或深建宜往之便遠恢進討之略起發臣心華易愚慮堅營固守徼（古幸反）其軍實遂推撲大寇濟危以安紹既破敗臣糧亦盡將舍河北之規改就荊南之策或復備陳得失用移臣議故得反旆與上克平四州（冀青幽并也）向使臣退軍官度紹心鼓行而前敵人懷利以自百臣衆怯沮以喪氣有必敗之形無一捷之効復若南征劉表委棄究豫飢軍深入踰越江河

利既難要將失本據而或建二策以亡爲存以禍爲福謀殊功異臣所不及是故先帝貴指縱之功薄搏獲之賞（用蕭何事）古人尚惟幄之規下攻拔之力（張良事）原其績效足享高爵而海内未喻其狀所受不侔其功臣誠惜之乞重平議增疇户邑

或深辭讓操誓之曰昔介子推有言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君奇謨拔出興亡所繫可專有之邪雖慕魯連沖高之迹將爲聖人達節之義乎（左傳聖達節次守節）於是增封千户幷前二千户又欲授以正司（先守尚書令欲正除）讓至十數乃止

表留荀或軍中　曹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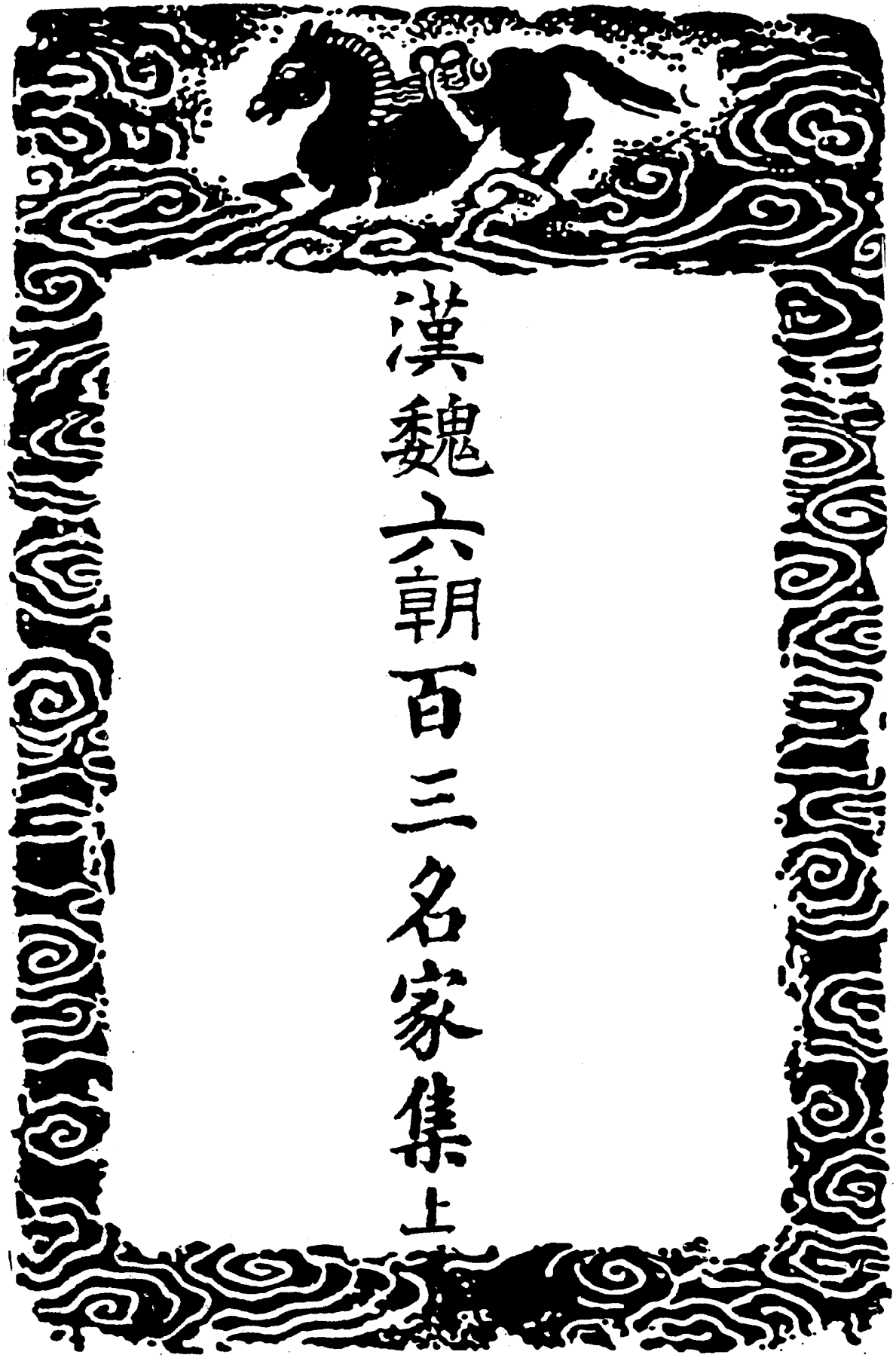
（出或傳建安十七年董昭等欲進操爵國公九錫備物或曰曹公本興義兵以匡振漢朝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事遂寢操心不平會南征孫權表請勞軍于濡須因表留或云云）

臣聞古之遣將上設監督之重下建副二之任所以尊嚴國命謀而鮮過者也臣今當濟江奉

辭伐罪宜有大使肅將王命文武並用自古有之使持節侍中守尚書令萬歲亭侯或國之重臣德洽華夏既停車所次便宜與臣俱進宣示國命威懷醜虜軍禮尚速不及先請臣輒留或依以爲重

書奏遂以或爲侍中持節參丞相軍事至濡須或病留壽春操饋之食發視乃空器也於是飲藥而卒

東漢文鑑卷之二十


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上

序

蓋聞太上以立德為不朽英雄以傳述為不朽夫傳述豈易言哉非曰擁百城學富五車探古人未發之奧闡後世未啓之蒙固未必以及此乃若出則鞅海霧則語遺寢饋櫪俎之中折衝行陣之內雖無意於傳述而其事足傳生人足述即不謂之英雄不可得矣

唐公軍門澤城余之畏友也曩在京師閔公之久歷戎行運籌決勝心儀久之意其人大都趨建純倫戎與古之飛將埒及甲戌歲來川始獲睹面殆猶之弦有儒者風然猶未知生嗜古也嗣結遲溯密每遇花晨月夕短咏長哦偶有投贈啫能抒寫性

埽葉山房藏版

靈抗席風雅弦滋知其古韻盎然底蘊甚深也今復以漢魏六朝百三名家著作及近代趙甌北全集各為編次底稿見示且屬余為序余曰噫嘻公之博雅拔矣夫古之英雄每不以博雅稱然未有如公之苦心孤詣既不居功名顯又不以著作傳而乃以已之淳夫古人者以證諸同好俾後之讀是書者知傳述未足以盡英雄特英雄餘事耳是為序

光緒三季歲次丁丑十月既望詁亭恒訓題于成都軍署

丁巳孟夏之初鴛湖碩庶書 辨庶

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敘

文集之名始於阮孝緒七錄後代因之遂列史志焉貴典經務考詳載集名人物爵里著作源流備具左方覽者可以卷大義已顯然李唐以上放軼多矣周惟屈原宋玉漢惟枚乘董仲舒劉向揚雄蔡邕魏惟曹植陳琳王粲阮籍嵇康晉惟張華陸機陸雲劉琨陶潛宋惟鮑照謝惠連齊惟謝朓孔稚圭梁惟沈約吳均江淹何遜周惟庾信陳惟陰鏗千餘年間文士輩出指不勝屈而卷帙所存不滿三十餘家藏書五

埽葉山房藏版

尤古今同慨晉孳仲洽繆鈔羣集分為流別梁昭明特標選目舉世稱工澄汰之餘遺亡殆衆五逸書編於隋章古文鈔自會稽匜源寶經龕之帙容齋毅齋之藏趙宋諸賢載力搜古不能追續湮淪補揚詞苑心惟妻之吋運抱痛河海而已余少嗜秦漢文字苦不能句讀晚占緗帙義類影自唐前目成掌錄編次為集可得百四五十種近見閩刻七十二家更脫其搜揚苦心有功作者而東風雅光益日月一字獲苗壽且億萬觀維改元承流未遠晉為清徵宋於刻功南齊雅尚捷長蕭梁英華通俗總言其概椎輪大路不應雕戟月露風雲無傷氣骨江左名流浮典漢朝大手同立天地者未有不先質後文咄華舍實左史人但厭陳季之淫蕩而毀賴謝惡周清之駢衍而罷絳庾此數家者斯文具在豈肯為後人愛遏哉余自質拙沙汀下逮隋河東隨手次第先授剞劂凡百三家卷帙重大好謀鍾行古人詩文不容加點隨俗為之聊便流沙無當有亡詐馮之言懼黑前人何敢後贅每集敘首本末徵見送特取難箋代莛叩爾別集之外詩家著書紀文體大概不編入其他數篇逸句雖少亦貴期於舉收但家無秉書益譚遠古滕囊漏拄甯免訕笑倘世有蓄文德之刻郤大恩光之玉海者則願負擔以往矣 婁東張溥題 丁巳四月汀州伊立勳書 伊立勳印 伊立勳印

漢魏六朝一百三家集總目

漢 九人

賈長沙集　雒陽賈誼著
司馬文園集　蜀郡司馬相如著
董膠西集　廣川董仲舒著
東方大中集　平原東方朔著
褚先生集　潁川褚少孫著
王諫議集　蜀郡王褒著
劉中壘集　劉向著
揚侍郎集　蜀郡揚雄著
劉子駿集　劉歆著

東漢 十一人

馮曲陽集　京兆馮衍著
班蘭臺集　北地班固著
崔亭伯集　安平崔駰著

張河間集　南陽張衡著
李蘭臺集　廣漢李尤著
馬季長集　扶風馬融著
荀侍中集　潁川荀彧著
蔡中郎集　陳留蔡邕著
王叔師集　宜城王逸著
孔少府集　魯國孔融著
諸葛丞相集　琅琊諸葛亮著

魏 十二人

魏武帝集　譙沛著
魏文帝集　譙沛著
陳思王集　譙沛著
陳記室集　廣陵陳琳著
王侍中集　山陽王粲著
阮元瑜集　陳留阮瑀著
劉公幹集　東平劉楨著
應德連集　汝南應瑒著
應休連集　汝南應璩著
阮步兵集　陳留阮籍著
嵇中散集　譙國嵇康著
鍾司徒集　潁川鍾會著

晉 二十二人

杜征南集　當陽杜預著
荀公曾集　潁川荀勗著
傅鶉觚集　北地傅玄著
張司空集　范陽張華著
孫馮翊集　太原孫楚著
摯太常集　長安摯虞著
束廣微集　元城束晳著
夏侯常侍集　譙國夏侯湛著

潘黃門集　滎陽潘岳著
傅中丞集　北地傅咸著
潘太常集　滎陽潘尼著
陸平原集　吳郡陸機著
陸清河集　吳郡陸雲著
成公子安集　白馬成公綏著
張孟陽集　安平張載著
張景陽集　安平張協著
劉越石集　中山劉琨著
郭弘農集　河東郭璞著
王右軍集　琅琊王羲之著
王大令集　琅琊王獻之著
孫廷尉集　太原孫綽著
陶彭澤集　潯陽陶淵明著

宋 八人

何衡陽集　東海何承天著
傳光祿集　北平傅亮著
謝康樂集　陳郡謝靈運著
顏光祿集　琅琊顏延之著
鮑參軍集　東海鮑照著
袁陽源集　陽夏袁淑著
謝法曹集　陳郡謝惠連著
謝光祿集　陳郡謝莊著
齊六人
竟陵王集　蕭子良著
王文憲集　琅琊王儉著
王寧朔集　琅琊王融著
謝宣城集　陳郡謝朓著
張長史集　吳郡張融著
孔詹事集　山陰孔稚圭著

梁十九人
梁武帝集　蕭衍著
梁昭明集　蕭統著
梁簡文帝集　蕭綱著
梁元帝集　蕭繹著
江醴陵集　濟南江淹著
沈隱侯集　吳興沈約著
陶隱居集　秣陵陶弘景著
丘司空集　烏程丘遲著
任中丞集　樂安任昉著
王左丞集　東海王僧孺著
陸太常集　吳郡陸倕著
劉户曹集　平原劉孝標著
王詹事集　琅琊王筠著
劉秘書集　彭城劉孝綽著

劉豫章集　彭城劉潛著
劉中庶集　彭城劉孝威著
庾度支集　新野庾肩吾著
何記室集　東海何遜著
吳朝請集　吳興吳均著
陳五人
陳後主集　陳叔寶著
徐僕射集　東海徐陵著
沈侍中集　吳興沈炯著
江令君集　濟陽江總著
張散騎集　清河張正見著
北魏二人
高令公集　渤海高允著
温侍讀集　濟陰溫子昇著
北齊二人
邢特進集　河間邢邵著
魏特進集　鉅鹿魏收著
北周二人
庾開府集　新野庾信著
王司空集　琅琊王褒著
隋五人
隋煬帝集　楊廣著
盧武陽集　范陽盧思道著
李懷州集　博陵李德林著
牛奇章集　安定牛弘著
薛司隸集　河東薛道衡著

漢魏六朝一百三家集總目終

賈長沙集題詞

屈原為楚懷王左徒入議國事出對諸侯深見親任賈生年二十餘吳廷尉言于漢文帝一歲中超遷至大中大夫此兩人者始何常不遇哉讒積忌行欲生無所比古之懷才老死終身不得見人主者悲傷更甚即漢大臣若絳灌東陽數短賈生亦武夫天性不便文學未必讒人罔極如上官子蘭也太史公傳而同之悼彼短命無異沉江漢廷公卿莫能材賈生而用也敝于不知猶楚讒人耳賈生治安策其大者無過減封爵重本業教太子禮大臣數者于天子甚忠啟于功臣宿將無不利也怒之深而遠之疾何為乎史記不載疏策班固始條列之世謂于賈生有功然身既疎退哭泣而死焉用文為太史公闕而不錄其哀生者深也時政諸疏雜見新書顧倫理博通不如本疏揣摹家庭登獻華屋草創潤色意者亦有殊途乎騷賦辭清而理哀其宋玉景差之徒歟西漢文章莫大乎是非賈生其誰哉

婁東張溥題

賈長沙集目錄

賦

弔屈原賦　旱雲賦
虡賦　同前
服賦

騷

惜誓

疏

論時政疏　論積貯疏
上都輸疏　諫鑄錢疏
請封建子弟疏　諫立淮南諸子疏

論

過秦論上　過秦論中
過秦論下

附錄　本傳

賈長沙集卷全

漢　雒陽賈　誼著
明　太倉張　溥閱

賦

弔屈原賦

恭承嘉惠兮竢罪長沙仄聞屈原兮自湛汨羅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遭世罔極兮迺隕厥身烏虖哀哉兮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鴟鴞翱翔闒茸尊顯兮讒諛得志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謂隨夷溷兮謂跖蹻廉莫邪為鈍兮鉛刀為銛吁嗟默默生之亡故兮斡棄周鼎寶康瓠兮騰駕罷牛驂蹇驢兮驥垂兩耳服鹽車兮章父薦屨漸不可久兮嗟苦先生獨離此咎兮誶曰已矣國其莫吾知兮子獨壹鬱其誰語鳳縹縹其高逝兮夫固自引而遠去襲九淵之神龍兮沕淵潛以自珍偭蟂獺以隱處兮夫豈從蝦與蛭螾所貴聖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臧使麒麟可係而羈兮豈云異夫犬羊般紛紛其離此郵兮亦夫子之故也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鳳皇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微兮遥增擊而去之彼尋常之汙瀆兮豈容吞舟之魚橫江湖之鱣鯨兮固將制于螻蟻

旱雲賦

惟昊天之大旱兮失精和之正理遥望白雲之蓬勃兮滃滃澹澹而妄止運清濁之澒洞兮正重沓而並起嵬隆崇以崔巍兮時彷彿而有似屈卷輪而中天兮象虎驚與龍駭相搏據而俱興兮妄倚儷而時有遂積聚而合沓兮相紛薄而慷慨若飛翔之從橫兮揚波怒而澎濞正雲布而雷動兮相擊衝而破碎或窕電而四塞兮誠若雨而不墜陰陽分而不相得兮更惟貪婪而狼戾終風解而霧散兮遂陵遲而堵潰或深潛而閉藏兮爭離刺而並逝廓蕩蕩其若滌兮日照照而無穢隆盛暑而無聊兮煎砂石而爛煟陽風吸習熇熇羣生悶懣而愁憒壠畝枯槁而失澤兮壤石相聚而為害農夫垂拱而無事兮釋其耰鉏而下涕悲疆畔之遭禍痛皇天之靡惠惜稚稼之旱夭兮離天災而不遂懷怨心而不能已兮竊託咎於在位獨不聞唐虞之積烈兮與三代之風氣時俗殊而不還兮恐功久而壞敗何操行之不得兮政治失中而違節陰氣辟而留滯兮厭暴戾而沉沒嗟乎作孽大劇何辜于天恩澤弗宣嗇夫寡德羣生不福來何暴也去何躁也孳孳望之其可悼也憭兮慓兮以鬱怫兮念思白雲腸如結兮終怨不雨甚不仁兮布而不下甚不信兮白雲何盭奈何人兮

虡賦

玫太平以深志兮巨獸之屈奇。鈔彫文以刻鏤兮。舒脩尾之采垂。畢其銛牙以左右相指。負大鍾而欲飛。

同前

鈔彫文以刻鏤兮。象巨獸之屈奇兮。載高角之戔戔。負大鍾而顧飛。美哉爛兮。亦天地之大式。

服賦

單閼之歲四月孟夏庚子日斜。服集余舍止於坐隅。貌甚閑雅。異物來悼。私怪其故。發書占之。鵩言其度。曰野鳥入室。主人將去。問於子服。余何去之吉凶。言其災福速之度。語余其期。服乃太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對請以意。萬物變化。固亡休息。斡流而遷。或推而還。形氣轉續。變化而嬗。沕穆亡間。胡可勝言。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憂喜聚門。吉凶同域。彼吳信大夫差。以敗越。種會稽。句踐伯世斯。遊遂成辛。被五刑。傳說胥靡。乃相武丁。夫禍之與福。何異糾纏。命不可測。軌知其極。水激則旱。矢激則遠。萬物回薄。震蕩相轉。雲蒸雨降。糾錯相紛。大鈞播物。埏埴無垠。天不可與慮。道不可與謀。遊遨有命。鳥識其時。且夫天地為鑪。造化為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合散消息。安有常則。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為人。何足控揣。化為異物。又何足患。

小智自私。賤彼貴我。達人大觀。物亡不可。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品庶每生。怵迫之徒。或趨東西。大人不曲。儼變齊同。愚士繫俗。儒若拘墟。至人遺物。獨與道俱。眾人惑惑。好惡積慕。真人恬漠。獨與道息。釋智遺形。超然自喪。寥廓忽荒。與道翱翔。乘流則逝。得坎則止。縱軀委命。不私與己。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乎若深淵之靚。汎乎若不繫之舟。不以生故自寶。養空而遊。德人無累。知命不憂。細故介慮。何足以疑。

鵩

惜誓

惜余年老而日衰兮。歲忽忽而不反。蒼蒼天而高舉兮。歷眾山而日遠。觀江河之紆曲兮。臨四海之霑濡。擊非極而一息兮。吸沆瀣以充虛。飛朱鳥使先驅兮。駕太一之象輿。蒼龍蚴虯於左驂兮。白虎騁而為右。鸞建日月以為蓋兮。載玉女於後車。馳騖於眇冥之中兮。休息虖崑崙之墟。樂窮極而不厭兮。願從容乎神明。涉丹水而馳騁兮。右大夏之遺風。鴻鵠之一舉兮。知山川之紆曲。再舉兮睹天地之圜方。臨中國之眾人兮。託回飆乎尚羊。乃至少原之壄兮。赤松王喬皆在旁。二子擁慧而調均兮。余因稱乎清商。遊敞而自樂兮。吸眾氣而翱翔。念我長生而久傿兮。不如反余之故鄉。

黃鵠後時而寄處兮。鵁鶄羣而制之。神龍失水而陸居兮。為螻蟻之所裁。夫黃鵠神龍猶如此兮。況賢者之逢亂世哉。壽冉冉而日衰兮。固儃回而不息。俗流從而不止兮。眾枉聚而矯直。或偷合而苟進兮。或隱居而深藏。苦稱量之不審兮。同權概而就衡。或推遠而苟容兮。或直言之謇謇。傷誠是之不察兮。幷紛茅絲以為索。方世俗之幽昏兮。眩白黑之異態。放山淵之龜玉兮。相與貴夫礫石。梅伯數諫而至醢兮。來革順志而用國。悲仁人之盡節兮。反為小人之所賊。比干忠諫而剖心。箕子被髮而佯狂。水背流而源竭兮。木去根而不長。非重軀以慮難兮。惜傷身之無功。已矣哉。獨不見夫鸞鳳之高翔兮。乃集大皇之梧。循四極而回周兮。見盛德而後下。彼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麒麟可得羈而係兮。又何以異乎犬羊。

疏

論時政疏

臣竊惟事數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偏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諛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大廈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猶擾。非甚有紀。胡可謂治。陛下何

不一令臣得熟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臬之設。與安危之機。熟急使為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鐘鼓之樂。勿為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民保首領。海內安寧。四荒鄉風。百姓素樸。獄訟衰息。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生為明帝。沒為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為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以永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羣生。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為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固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猶此非難也。其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熟也。雖使辯如偃生。為陛下計。無以易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乘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為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馬猶尚如是。況其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乎。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撫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偪切於上。偏黨於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淮北之禍耶。此時而欲為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中必熭。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為。已迫墮骨肉之屬而抗剄之

豈有異秦之季世乎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為安以亂為治假設陛下居鼎柱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襄時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為相盧綰王燕陳豨在代今此六七公者皆亡慙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殷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非有尺寸之勢以豫席之也諸公爭奮迺為中涓其次墨徼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即天子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為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諛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亡慙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為治乎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為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為者懷爵人就死罪甚者或戴黃屋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幸而來乘法安可得如動一親戚天下圜視而起陛下之宗雖有悍如馮敬者適啟其口七首已陷其匈矣陛下雖賢誰與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跡也其異姓負彊而

百三名家集

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其跡而動既有徵矣其勢盡又復然秋禍之變未知所移明帝處之高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也至於髖髀之所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衆髖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嘿以芒刃臣以為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勢不可也臣竊跡前事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彊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綰最弱最後反長沙邊在二萬五千户即功少而最完勢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勢然也曩令樊酈絳灌據數十城而天下雖以殘亡可也今信越之倫列為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勿迫臨則莫若令如樊酈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今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輳並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為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他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為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

入漢者為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一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畔之心上無隳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貴高利幾之謀不生紫奇開章之計不萌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卧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腶脩養衰而天下不亂當時大治後世誦聖一動而王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為此天下之埶方病大瘇一脛之大幾如股乎居不可屐信一二指懣身慮亡聊失今不治必為痼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為已病非徒瘇也又苦跼蠖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儤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瘇也又苦跼蠖可為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埶方倒縣人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之人下也今匈奴嫚侮侵掠至不故也為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奚狄徼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縣如此其之能解猶為國有人乎非直倒縣而已又類辟且病痱得毋戾乎候望烽燧不得目將吏被介胄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

百三名家集

可為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帝王之號而為戎人諸侯埶既卑爵而禍不息長此安窮進謀者率以為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臣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衆甚為埶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舉匈奴之衆唯上之令今不獵猛獸而獵田鼠不搏反寇而搏畜鬼玩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為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為流涕者此也今民賣僮者為之衣繡衣綵履偏諸緣內之閑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穀之表薄紈之裏緁以偏諸美者繡緣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僭侈下賤律為后飾僭而天下不厭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皂緆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隸妾以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饑不可得也饑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為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為大耳夫俗至大不故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為可為長太息者此也高君遺禮謁奮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壞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

出貲借父耬銀慮有德色毋取簀第立而譯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詘則反唇而相稽其慈子嗜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然并心而赴時猶曰蹴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衆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襄之為秦者今轉而為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修靡相競而上亡制度奢禮誼損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剟寢户之簾搴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偽者出幾十萬石衆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為大故至於俗流失世敗壞困恥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以為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猶為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為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為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管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管子怨人也則可管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為寒心哉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三歲而社稷為墟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疑惑嘗如今

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無所幾幸而羣臣衆信上不疑惑此業一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夏為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為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生而置之保傅所以習之於正也保傅之官蚤定於初也是以教喻德義而太子之德義固已馳於海內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愧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饋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采薺趨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傳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誇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管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絕者其轍跡可見也然而不遠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安危之機

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縣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謀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嗜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有死而不相為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為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孰此之務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為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樞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有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於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殴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殴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載而弗失秦王治天

下十餘歲則大貶此亡他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桀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器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治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讐禍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孰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為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喻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無戮辱是以黥劓之罪不及大夫所以厲節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蹀其鎰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過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罪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為主上隊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貌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

舅也而令與衆庶同黥劓髡刖笞傞棄市之法然則堂不亡陛乎被戮辱者不泰迫乎廉恥不行大臣無據重權大官而有徒隸無恥之心乎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忌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之矣史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縲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俗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等吾亦過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貴敬庶人之所賞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宜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行之君智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釁面吞炭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讎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列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為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為也頑頓亡恥寡詘亡節廉恥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趨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捽之矣主上有患則吾前免而已立而觀之耳存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羣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於羣下也僄亡恥僄苟妄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坐汙穢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汙穢曰帷薄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宠有其罪矣猶和顏悅色以諫之也尚遷就而為之諱也故其在大誼大訶之域者聞誼訶則白冠麤纓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罪耳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殺上不使人頸盭而加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捽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憙矣廉恥節行士誼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為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誡死宗廟法度之臣誡死社稷輔翼之臣誡死君主守圉扞敵之臣誡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此物此志也彼且為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為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為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伏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廣廉恥行禮義之所致也主上何丧焉此之不為而顧彼之欠行故曰可為長太息者此也

疏

論積貯疏

筦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之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月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匱漢之為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蒭藁不入請賣爵子既闇耳矣安有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世之有飢穰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饋之兵旱相乘天下大病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豪傑之audience未易子而齕其骨政治不畢通也遠方之能疑者並舉而爭起矣迺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陛民而歸之農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為富安天下而直為此廩廩也

上都輸疏

天子都長安而以淮南東道為奉地錯道數千不輕致輸郡或乃越諸侯而遠調均

貲徙至無狀也古者天子之地方千里中之而為都輸將繇使其遠者不在五百里而至公侯地百里中之而為都輸將繇使遠者不在五十里而至輸者不苦其繇者不傷其費故遠於人安及秦不能分人寸地欲自有之輸將起海上而來一錢之賦數十錢之費不輕而致也上之所得甚少而人之苦甚多也

諫鑄錢疏

孝文五年為錢多而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為半兩除盜鑄錢令使民得鑄誼諫不聽

法使天下公得顧租鑄銅錫為錢敢雜以鉛鐵為它巧者其罪黥然鑄錢之情非殽雜為巧則不可得顧而殽之甚微為利甚厚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奸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勢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奸雖黥罪日報其勢不止通者民人抵罪多者一縣百數及吏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眾夫縣法以誘民使入陷阱孰積於此暴若鑄錢死罪積下今公鑄錢黥罪積下為法若此上何賴焉又民用錢郡縣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或用重錢平稱不受法錢不立吏急而壹之廢則大為煩苛而力不能勝縱而弗呵廢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苟非其術何鄉而可哉今農事棄損而采銅者日蕃釋其耒耨治鎔炊炭奸錢日多五穀不為多善人怵而為奸邪雖黥罪日報其勢不止通者民人百三名家集

賈長沙集　疏　十　歸葉山房藏版

愚民陷而之刑戮刑戮將甚不詳奈何而忽國知患此吏議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術其傷必大今禁鑄錢則錢必重重則其利深盜鑄如雲而起雖重之嚴又不足以禁奸數不勝而法禁數潰銅使之然也故銅布於天下其為禍博矣今博禍可除而七福可致也何謂七福上收銅勿令布則民不鑄錢黥罪不積一矣偽錢不蕃民不相疑二矣采銅鑄作者反於耕田三矣銅畢歸於上上挾銅積以御輕重錢輕則以術斂之重則以術散之貨物必平四矣以作兵器以假貴臣多少有制用別貴賤五矣以臨萬貨以調盈虛以收奇羨則官富實而末民困六矣制吾器財以與匈奴逐爭北民則敵必懷七矣故善為天下者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今久退七福而行博禍臣誠傷之

請封建子弟疏

陛下即不定制如今之勢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橫而太強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為蕃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代北邊匈奴與強敵為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屋如黍子之著面適足以餌大國耳不足以有所禁御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以為餌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黨人主唯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以為不可故蘄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畢以為王而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牽小行以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於漢其吏民徭役往來長安者自恣而補中遺衣衛錢用諸費稱此其若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通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勢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為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三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雒陽梁起於新鄭北有河濟陽包陳以南扼之山則夫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當今恬然遷諸侯之昏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禍今陛下力制天下頤指如意高拱以成六國之禍難以言聞苟身亡事畜亂宿禍孰視而不定萬年之後傳之孝母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唯陛下裁幸

諫立淮南諸子疏

竊恐陛下挾王淮南諸子曾不與如臣者孰計之也淮南王之悖逆亡道天下孰不知其罪陛下幸而赦遷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之不當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脅譒於天下耳此人少壯豈能忘其父哉白公勝所為父報仇者大父與伯父叔父也白公為亂非欲取國代主也銍悍快志報手以衝仇人之向国為俱靡而已淮南雖小縣布嘗用之矣漢存特幸耳夫擅仇人足以危漢之資於策不便雖割而為四四子一心也子之衆積之財此非布子孥白公報於廣都之中即羝有剸諸荊軻起於兩柱之間所謂假賊兵為虎翼者也願陛下少留計

論

過秦論上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鬬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襄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美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為一當是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離衡并韓魏燕楚齊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倫制其兵常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

賈長沙集　疏　十一　歸葉山房藏版

百三名家集

之師。逡巡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離。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敝。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鹵。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彊國請服。弱國入朝。延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扑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鑄鏑。以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為城。因河為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振於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甿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才能不及中庸。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而倔起阡陌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雲集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耰棘矜。非銛於鉤戟長鎩也。適戍之衆。非抗於九

國之師也。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為家。殽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過秦論中

秦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以養四海。天下之士。斐然鄉風。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無王。相與並爭。三四百年。周室卑微。五霸既沒。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政。彊侵弱。衆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即元元之民。莫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當此之時。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始皇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為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此言取與守不同術也。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假使始皇計上世之事。並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猶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各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者利短褐。而飢者甘糟糠。天下之黎黎新主之澤也。此言勞民之易為

仁也。鄉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繕秦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帑汙辱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以振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修行。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盛德與天下。天下集矣。即四海之內。皆誼然各自安樂其處。唯恐有變。雖有狡猾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奸止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之以無道。壞宗廟。與民更始。作阿房宮。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斂無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紀。百姓困窮。而主不收恤。然後奸僞並起。而上下相遁。蒙蔽者誅。刑戮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於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臂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見始終之變。知存亡之機。是以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矣。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於為非。此之謂也。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身不免於戮殺者。政傾非也。是二世之過也。

過秦論下

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繕津關。據險塞。修甲兵而守之。然陳涉以戍卒散亂之

衆。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雲合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耰棘矜。非銛於鉤戟長鎩也。適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也。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為家。殽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過秦論下

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繕津關。據險塞。修甲兵而守之。然陳涉以戍卒散亂之衆。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雲合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耰棘矜。非銛於鉤戟長鎩也。適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也。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為家。殽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天下已亂奸不上聞豈不哀哉先王知壅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飾法設刑而天下治其彊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伯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滅也繁法嚴刑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望而海內畔矣故周王序得其道而千餘歲不絕秦本末並失故不長久由此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野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是以君子為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有時故曰長久而社稷安矣

本傳

賈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河南守吳公聞其秀材召置門下甚幸愛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嘗學事焉徵以為廷尉廷尉迺言誼年少頗通諸家之書文帝召以為博士是時誼年二十餘最為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為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諸生於是以為能文帝說之超遷歲中至太中大夫誼以為漢興二十餘年天下未治宜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興禮樂迺草具其儀法色上黃數用五為官名悉更秦之文帝謙讓未皇也於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國其說皆誼發之於是天子議以誼

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迺毀誼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以誼為長沙王太傅誼既以適去意不樂自以謫居卑濕意自傷悼以為壽不得長迺為賦以自廣後歲餘文帝思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迺拜誼為梁懷王太傅懷王上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誼傅之數問以得失是時匈奴彊侵燕趙北地上郡兵各萬餘騎以自強後分代為兩國立皇子武為代王參為太原王小子揖則梁王矣後又徙代王武為淮陽王而太原王參為代王盡得故地居數年梁王勝死亡子誼上疏請封建文帝於是從誼計迺徙淮陽王武為梁王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得大縣四十餘城徙城陽王喜為淮南王撫其民時又封淮南厲王四子皆為列侯誼知上必將復王之也上疏諫後梁王勝墜馬死誼自傷為傅無狀常哭泣後歲餘亦死賈生之死年三十三矣後四歲齊文王薨亡子文帝思賈生之言迺分齊為六國盡立悼惠王子六人為王又遷淮南王喜於陽城而分淮南為三國盡立厲王三子以王之後十年文帝崩景帝立三年而吳楚趙與四齊王合從舉兵西鄉京師梁王扞之卒破七國至武帝時淮南厲王子為王者兩國亦反誅孝武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賈嘉最好學世其家贊曰劉向稱賈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論甚美通達國體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也使時見用功化必盛為庸臣所害甚可悼痛迹觀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風俗誼之所陳略施行矣及欲改定制度以漢為土德色上黃數用五及欲試屬國施五餌三表以係單于其術固以疏矣誼亦天年早終雖不至公卿未為不遇也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擬其切於世事者著于傳云

賈生矯矯弱冠登朝遭文敝聖屢抗其疏暴秦之戒三代是憲建設藩屏以強守圉吳楚合從糾誼之慮述賈誼第十八

漢賈長沙集終

司馬文園集題詞

梁昭明太子文選登采絕嚴獨於司馬長卿取其三賦四文其生平壯篇畧具茲山
篤好之沉湎終日而不能舍也太史公曰長卿賦多虛辭濫說要歸節儉與詩諷諫
何異余謂之良然子虛上林非徒極博寔發於天材揚子雲銳精掐鍊僅能合轍然
疎密大致猶漢書於史記也美人賦風詩之尤上掩宋玉益長卿風流誕放深於論
色即其所自叙傳琴心善感好女夜亡史遷形狀安能及此他人之賦賦才也長卿
賦心也得之於內不可以傳彼曾與盛長通言之歌合組賦列錦均未喻耳獵獸獻
書長楊志直馳檄發難巴蜀疎聽慕閒生之滇池跨虞蒙於絕域赤車駟馬足名丈
夫抑其文皆賦流也生賦長門漫留封禪英主怨后思眷不忘豈偶然乎

婁東張溥題

司馬文園集目錄

賦

子虛賦　上林賦

大人賦　長門賦

美人賦　哀二世賦

書

諫獵書　報卓文君書

檄

諭巴蜀檄

難

難蜀父老文

符命

封禪文

歌

琴歌二首

附錄

本傳

司馬文園集卷全

漢蜀郡司馬相如著

明　太倉張　溥閱

賦

子虛賦

楚使子虛使於齊齊王悉發境內之士備車騎之衆與使者出畋畋罷子虛過詫烏有先生而亡是公存焉坐定烏有先生問曰今日畋樂乎子虛曰樂獲多乎曰少然則何樂對曰僕樂齊王之能論僕以車騎之衆而僕對以雲夢之事也曰可得聞乎子虛曰可王駕車千乘選徒萬騎畋於海濱列卒滿澤罘網彌山掩兎轢鹿射麋腳麟鶩於鹽浦割鮮染輪射中獲多於而自功顧謂僕曰楚亦有平原廣澤遊獵之地饒樂若此者乎楚王之獵孰與寡人乎僕下車對曰臣楚國之鄙人也幸得宿衛十有餘年時從出遊遊於後園覩於有無猶未能偏觀也又焉足以言其外澤者乎齊王曰雖然畧以子之所聞見而言之僕對曰唯唯臣聞楚有七澤嘗見其一未覩其餘也臣之所見蓋特其小小者耳名曰雲夢雲夢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則盤紆茀鬱隆崇峻嵂崪崔嵬參嵳巉岩日月蔽虧交錯糾紛上干青雲罷池陂陁下屬江

河其土則丹青赭堊雌黃白坿錫碧金銀衆色炫燿照爛龍鱗其石則赤玉玫瑰琳
琅昆吾瑊玏玄厲礝石礔砆其東則有蕙圃衡蘭芷若射干芎藭昌蒲江離蘼蕪諸
柘巴苴其南則有平原廣澤登降陁靡案衍壇曼緣以大江限以巫山其高燥則生
葴菥苞荔薜莎青薠其卑濕則生藏莨蒹葭東薄雚蒲發菡萏芙蓉菱華內隱鉅石白沙其中則
有神龜蛟鼉瑇瑁鼈魚其北則有陰林巨樹楩柟豫樟桂椒木蘭檗離朱楊樝梨樗
栗橘柚芬芳其上則有赤猿獑蝯雌孔鸞騰遠射千里其下則有白虎玄豹蠷蜒貙
犴於是乎乃使專諸之倫手格此獸楚王乃駕駟馭之駟乘雕玉之輿靡魚鬚之橈
旃曳明月之珠旗建干將之雄戟左烏嶲之弧右夏服之勁箭陽子驂乘纖阿為
御案節未舒即凌狡獸蹶蛩蛩轔距虛軼野馬轢騊駼乘遺風射游騏倏忽追電
動淫泰至星流霆擊弓不虛發中必決眥洞胸達掖絕乎心繫獲若雨獸接草敷地於
是楚王乃弭節徘徊翱翔容與覽乎陰林觀壯士之暴怒與猛獸之恐懼徼幸無誤
殫睹衆物之變態於是鄭女曼姬被阿錫揄紵縞雜纖羅垂霧穀襞積繓縩徐移
曲襞統綪谷紛紛裖裖揚袘戌削蔕終垂髯扶與倚靡耾呷萃蔡下摩蔪蔥上拂羽
蓋錯翡翠之威蠗繆繞玉綏眇眇忽忽若神仙之髣髴於是乃相與獦於蕙圃娭

勃窣而上乎金隄揜翡翠射鵔鸃微矰出纖繳施弋白鵠連駕鵝雙鶬下玄鶴加怠
而後發遊於清池浮文鷁揚旌栧張翠帷建羽蓋罔瑇瑁鉤紫貝摐金鼓吹鳴籟榜
人歌聲流喝水蟲駭波鴻沸涌泉起奔揚會礧石相擊硠硠磕磕若雷霆之聲聞乎
數百里之外將息獠者擊靈鼓起烽燧車案行騎就隊纚乎淫淫般乎裔裔於是楚
王乃登雲陽之臺泊乎無為澹乎自持勺藥之和具而後御之不若大王終日馳騁
曾不下輿脟割輪焠自以為娛臣竊觀之齊殆不如於是齊王無以應僕也烏有先
生曰是何言之過也足下不遠千里來貺齊國王悉發境內之士備車騎之衆與使
者出田乃欲戮力致獲以娛左右何名為夸哉問楚地之有無者願聞大國之風烈
先生之餘論也今足下不稱楚王之德厚而盛推雲夢以為高奢言淫樂而顯侈靡竊
為足下不取也必若所言固非楚國之美也有而言之是章君之惡無而言之是害
足下之信章君之惡而傷私義二者無一可而先生行之必且輕於齊而累於楚
矣且齊東渚鉅海南有琅邪觀乎成山射乎之罘浮渤澥遊孟諸邪與肅慎為鄰右
以湯谷為界秋田乎青丘彷徨乎海外吞若雲夢者八九於其胸中曾不蔕芥若乃
俶儻瑰瑋異方殊類珍怪鳥獸萬端鱗萃充仞其中者不可勝記禹不能名卨不能
計然在諸侯之位不敢言遊戲之樂苑囿之大先生又見客是以王辭而不復何為
無以應哉

上林賦

亡是公听然而笑曰楚則失矣而齊亦未為得也夫使諸侯納貢者非為財幣所以
述職也封疆畫界者非為守禦所以禁淫也今齊列為東藩而外私肅慎捐國踰限
越海而田其於義固未可也且夫二君之論不務明君臣之義正諸侯之禮徒事爭遊
戲之樂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勝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揚名發譽而適足以貶君自
損也且夫齊楚之事又烏足道乎君未覩夫巨麗也獨不聞天子之上林乎左蒼梧
右西極丹水更其南紫淵徑其北終始灞滻出入涇渭酆鎬潦潏紆餘委蛇經營乎
其內蕩蕩乎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東西南北馳騖往來出乎椒丘之闕行乎洲淤
之浦經乎桂林之中過乎泱漭之野汩乎混流順阿而下赴隘陿之口觸穹石激堆
埼沸乎暴怒洶涌滂湃滭弗宓汩偪側泌瀄橫流逆折轉騰潎洌滂濞沆溉穹隆雲
橈宛潬膠戾踰波趨浥涖涖下瀨批巖衝擁奔揚滯沛臨坻注壑瀺灂霣墜沈沈隱
隱砰磅訇礚潏潏淈淈湁潗鼎沸馳波跳沫汩急漂疾悠遠長懷寂漻無聲肆乎永
歸然後灝溔潢漾安翔徐回翯乎滈滈東注太湖衍溢陂池於是乎蛟龍赤螭鮔䲛
漸離鰅鰫鰬魠禺禺魼鰨揵鰭掉尾振鱗奮翼潛處乎深巖魚鼈讙聲萬物衆夥明

月珠子的皪江靡蜀石黃碝水玉磊砢磷磷爛爛采色澔汗叢積乎其中鴻鷫鵠鴇
駕鵝屬玉交精旋目煩鶩庸渠箴疵鵁盧羣浮乎其上汎淫泛濫隨風澹淡與波搖
蕩奄薄水渚唼喋菁藻咀嚼菱藕於是乎崇山矗矗巃嵸崔巍深林巨木嶄巖參差
九嵕巀嶭南山峩峩巖陁甗錡摧崣崛崎振溪通谷蹇產溝瀆谽呀豁閜阜陵別隝
崴磈嵔廆丘虛堀礨隱轔鬱㠑登降施靡陂池貏豸沇溶淫鬻散渙夷陸亭皋千里
靡不被築揜以綠蕙被以江離糅以蘪蕪雜以留夷布結縷攢戾莎揭車衡蘭槀本
射干茈薑蘘荷葴持若蓀鮮支黃礫蔣苧青薠布濩閎澤延曼太原麗靡廣衍應風
披靡吐芳揚烈郁郁菲菲衆香發越肸蠁布寫晻薆咇茀於是乎周覽泛觀縝紛軋
芴芒芒恍忽視之無端察之無涯日出東沼入乎西陂其南則隆冬生長踊水躍波
其獸則㺎旄貘犛沈牛麈麋赤首圜題窮奇象犀其北則盛夏含凍裂地涉冰揭河
其獸則麒麟角端騊駼橐駝蛩蛩驒騱駃騠驢騾於是乎離宮別館彌山跨谷高廊
四注重坐曲閣華榱璧璫輦道纚屬步櫚周流長途中宿夷嵕築堂纍臺增成巖窔
洞房頫杳眇而無見仰攀橑而捫天奔星更於閨闥宛虹拖於楯軒青龍蚴蟉於東
箱象輿婉僤於西清靈圄燕於閒館偓佺之倫暴於南榮醴泉涌於清室通川過於
中庭盤石振崖嶔巖倚傾嵯峨嶫嶫刻削崢嶸玫瑰碧琳珊瑚叢生瑉玉旁唐玢豳

文鱗赤瑕駁犖雜插其間鼂采琬琰和氏出焉於是乎盧橘夏熟黃甘橙楱枇杷橪
柿楟柰厚朴梬棗楊梅櫻桃蒲陶隱夫薁棣荅遝離支羅乎後宮列乎北園貤丘陵
下平原揚翠葉扤紫莖發紅華垂朱榮煌煌扈扈照曜鉅野沙棠櫟櫧華楓枰櫨留
落胥邪仁頻并閭欃檀木蘭豫章女貞長千仞大連抱夸條直暢實葉葰楙攢立叢
倚連卷欐佹崔錯癹骫坑衡閜砢垂條扶疏落英幡纚紛溶箾蔘猗柅從風瀏莅卉
歙蓋象金石之聲管籥之音偨池茈虒旋還乎後宮雜襲絫輯被山緣谷循阪下隰
視之無端究之無窮於是玄猨素雌蜼玃飛蠝蛭蜩蠼猱獑胡豰蛫棲息乎其間長
嘯哀鳴翩幡互經夭蟜枝格偃蹇杪顛踰絕梁騰殊榛捷垂條踔稀閒牢落陸離爛
熳遠遷若此輩者數百千處娛遊往來宮宿館舍庖廚不徙後宮不移百官備具於
是乎背秋涉冬天子校獵乘鏤象六玉虯拖蜺旌靡雲旗前皮軒後道游孫叔奉轡
衛公參乘扈從橫行出乎四校之中鼓嚴簿縱獵者江河為阹泰山為櫓車騎雷起
殷天動地先後陸離離散別追淫淫裔裔緣陵流澤雲布雨施生貔豹搏豺狼手熊
羆足野羊蒙鶡蘇絝白虎被班文跨野馬凌三嵕之危下磧歷之坻徑峻赴險越壑
厲水推蜚廉弄獬豸格蝦蛤鋋猛氏羂騕褭射封豕箭不苟害解脰陷腦弓不虛發
應聲而倒於是乎乘輿弭節徘徊翱翔往來睨部曲之進退覽將帥之變態然後侵

淫侻部倏覺遠去流離輦禽龍履狡獸轀白鹿捷狡兎軼赤電遵光耀逌怪物出宇宙彎蕃弱滿白羽射遊梟櫟叢逐擇肉而後發先中而命處弦矢分蚤知仆然後揚節而上浮凌驚風歷駭猋乘虛無與神俱閶玄鶴亂昆雞遵孔鸞促鵕鶴拂翳鳥捎鳳皇捷鵰雛掩焦鵬遒盡筆彈迴車而還招搖乎桑林降集乎北紘率乎直指睢乎反鄉麾石關歷封巒過鵷鸞望露寒下榮棨息宜春西馳宣曲濯鵰牛首登龍臺掩細柳觀士大夫之勤署釣獵者之所得獲觀徒車之所輜轢步騎之所蹂蹈人民之所踸踔與其窮極蹉跔驚懼讋伏不被創刃怖而死者佗他藉藉填阬滿谷捐平罷澤於是乎游戲懈怠置酒乎顥天之臺張樂乎膠葛之寫撞千石之鐘立萬石之虡建翠華之旗樹靈鼉之鼓奏陶唐氏之舞聽葛天氏之歌千人唱萬人和山陵為之震動川谷為之蕩波巴俞宋蔡淮南于遮文成顛歫族居遞奏金鼓迭起鉦鐲閧鞈洞心駭耳荊吳鄭衛之聲韶濩武象之樂陰淫案衍之音鄢郢繽紛激楚結風俳優侏儒狄鞮之倡所以娛耳目樂心意者麗靡爛漫於前靡曼美色於後若夫青琴宓妃之徒絶殊離俗妖冶閑都靚莊刻飾便嬛綽約柔橈嫚嫵嫵媚擾弱以隨俗嫮目宜笑的礫長眉連娟微睇縣藐流視轉盼遺光耀精内蕩心逐魂與神俱於是酒中樂酣天子芒然而思似若有亡曰

嗟乎此太奢侈朕以覽聽餘閒無事棄日順天道以殺伐時休息於此恐後世靡麗遂往而不返非所以為繼嗣創業垂統也於是乎乃解酒罷獵而命有司曰地可墾闢悉為農郊以贍氓隸賦墻填壍使山澤之人得至焉實陂池而勿禁虛宮館而勿仞發倉廩以救貧窮補不足恤鰥寡存孤獨出德號省刑罰改制度易服色革正朔與天下為始於是歷吉日以齋戒襲朝服乘法駕建華旗鳴玉鸞游乎六藝之圃馳騁乎仁義之塗覽觀春秋之林射狸首兼騶虞弋玄鶴舞干戚載雲罕掩羆狼悲伐檀樂樂胥修容乎禮園翱翔乎書圃述易道放怪獸登明堂坐清廟恣羣臣奏得失四海之内靡不受獲於斯之時天下大說向風而聽隨流而化沕然興道而遷義刑錯而不用德隆於三皇而功美於五帝若此故獵乃可喜也若夫終日馳騁勞神苦形疲車馬之用抗士卒之精費府庫之財而無德厚之恩務在獨樂不顧眾庶忘國家之政貪雉兎之獲則仁者不由也從此觀之齊楚之事豈不哀哉地方不過千里而囿居九百畏草木不得遂阖而民無所食也夫以諸侯之細而樂萬乘之所儉恐百姓被其尤也於是二子憱然改容逡巡避席曰鄙人固陋不知忌諱乃今日見教謹受命矣

大人賦

世有大人兮在於中州宅彌萬里兮曾不足以少留憁世俗之迫隘兮揭輕舉而遠遊乘絳幬之素旎兮載雲氣而上浮建格澤之長竿兮總光耀之采旄垂旬始以為幢兮掉彗星而為旌掉指橋以偃蹇兮又猗旎以招搖攬捖槍以為旌兮靡倚虹而為綱紅杳渺以眩滑兮欻風涌而雲浮駕應龍象輿之蟃蜒委麗兮鬱赤蝹青蚪之蜿蟉蜿蜒低卬天嶠據以驕驁兮詘折隆窮躋以連卷沛艾赫蔎仡以佁儗兮放散畔岸驤以孱顏踰轒轀容以委麗兮紬繆偃蹇怵惕以梁倚糾摎叫轟踔以踱路兮幾雾踊躍騰而狂趭拉颯卉翕燦至電過兮煥然霧除霍然雲消邪絶少陽而覩太陰兮與真人乎相求互折窈窕以右轉兮横絶飛泉以正東憱儵巆圂而選之兮部乘衆神於瑶光使五帝先導兮反太乙而從陵陽左玄冥而右黔雺兮前陵離而後滴湲厮征伯僑而役羨門兮屬岐伯使尚方祝融驩而驒御兮清雰氣而後行屯余車其萬乘兮綷雲蓋而樹華旗使勾芒其將行兮吾欲往乎南嬉歷唐堯於崇山兮過虞舜於九疑紛湛湛其差錯兮雜遝膠葛以方馳驟擾衝從其相紛孳兮滂濞泱軋觀以林離鑴羅列聚叢以龍茸兮衍曼流熲痰以陸離徑入露室之砰磕鬱律兮洞出鬼谷之窟磐嵬嵳崴嵔嵬嵳以嵯峨兮振仡以嵚崟下崔嵬而降望兮仰攀北極而脩眺兮經營炎火而浮弱水兮杭絶浮清而涉流沙奄息總極泛濫水嬉兮使靈媧鼓瑟而舞馮夷時若憂

愛將混濁兮召屏翳誅風伯而刑雨師西望崑崙之軋汩洸忽兮直徑馳乎三危排閶闔而入帝宮兮載玉女而與之歸舒閶風而摇集兮亢烏騰而一止低回陰山翔以紆曲兮吾乃今目睒睒而日顑顑白首戴勝而穴處兮亦幸有三足烏為之使必長生若此而不死兮雖濟萬世不足以喜回車竭來兮絶道不周會食幽都呼吸沆瀣餐朝霞兮噏咀芝英兮曒瓊華娭浸淫而高縱兮紛鴻涌而上屬貫列缺之倒景兮涉豐隆之滂沛馳遊道而修降兮驚遺霧而遠逝迫區中之隘陝兮舒節出乎北限道屯騎於玄闕兮帥先驅於寒門下崢嶸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視眩眠而無所聽慌忽而上假兮超無友而獨存

長門賦

孝武皇帝陳皇后時得幸頗妬別在長門宮愁悶悽悒聞蜀郡成都司馬相如天下工為文奉黄金百斤為相如文君取酒因于酣悽愁之辭而相如為文以悟主上陳皇后復得親幸其辭曰

夫何一佳人兮步逍遥以自廣魂踰佚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獨居言我朝往而暮來兮飲食樂而忘人心慊移而不省故兮交得意而相親伊予志之慢愚兮懷真慈之懇心願賜問而自進兮得尚君之玉音奉虚言而望誠兮期城南之離宮修薄具而

爲設兮。君曾不肯乎幸臨。願獨潛而專精兮。天飄飄而疾風。登蘭臺而遠望兮。神怳怳而外淫。浮雲鬱而四塞兮。天窈窈而晝冥。雷殷殷而響起兮。聲象君之車音。飄風迴而起興兮。舉帷幄之襜襜。桂樹交而相紛兮。芳酷烈之訚訚。孔雀集而相存兮。玄猿嘯而長吟。翡翠脅翼而來萃兮。鸞鳳翔而北南。心憑噫而不舒兮。邪氣壯而攻中。下蘭臺而周覽兮。步從容於深宮。正殿塊以造天兮。鬱嵯峩而穹崇。閒徙倚於東廂兮。觀夫靡靡而無窮。攝玉戶以撼金鋪兮。聲嘈吰而似鐘。音刻木蘭以爲根兮。飾文杏以爲梁。雕枅複栭。文以剡龍。委參差以梁倚。時仿佛以物類兮。象積石之將將。五色炫以相曜兮。煥爛爚而成光。緻錯石之嵚嵜。瑣之文章。張羅綺之幔帷兮。垂楚組之連綱。撫柱楣以從容兮。曉曲臺之央央。白鶴嗷以哀號兮。孤雌跱於枯楊。日黃昏而望絕兮。悵獨託於空堂。縣明月以自照兮。徂清夜於洞房。援雅琴以變調兮。奏慈思之不可長。按流徵以却轉兮。聲幼眇而復揚。冥壁覽其中操兮。意慷慨而自卬。左右悲而垂淚兮。涕流離而從橫。舒息悒而增歔兮。蹝履起而彷徨。愉長袂以自翳兮。數昔日之燮殃。無面目之可顯兮。遂顏思而就牀。揮芬若以爲枕兮。席荃蘭而茝香。忽寢寐而夢想兮。魂若君之在旁。惕寤覺而無見兮。魂逶迤若有亡。衆雞鳴而歔欷兮。起視月之精光。觀衆星之行列兮。畢昴出於

東方。望中庭之蹊蹊兮。若季秋之降霜。夜曼曼其若歲兮。懷鬱鬱其不可再更。澹偃蹇而待曙兮。荒亭亭而復明。妾人竊自悲兮。窓年歲而不敢忘。

美人賦

司馬相如美麗閑都。遊於梁王。梁王說之。鄒陽譖之於王。曰相如美則美矣。然服色容治。妖麗不忠。將欲媚辭取悅遊王後宮。王不察之乎。王問相如曰。子好色乎。相如曰。臣不好色也。王曰。子不好色。何若孔墨乎。相如曰。古之避色。孔墨之徒。閑齋獨女而選逸室。朝歌而迴車。譬猶防火水中。避滔山隅。此乃未見其可欲。何以明不好色乎。若臣者。少長西土。厥處僻室。宇邊廓。莫與爲娛。臣之東鄰有一女子。雲髮豐蛾。蛾眉皓齒。顏盛色茂。景曜光起。恒翹翹而西顧。欲留臣而共止。登垣而望臣三年於茲矣。臣棄而不許。竊慕大王之高義。命駕東來。遠出鄭衛道。由桑中。朝發溱洧。暮宿上宮。上宮閒館。寂寞雲虛。門閣晝掩。曖若神居。臣排其戶而造其堂。芳香芬烈。蘭帳高張。有女獨處。嫕嫕然在床。奇龍逸麗。收質斂光。靚妝刻飾。便嬛綽約。柔嘉維則。於是寢具既設。琥珀枕橫。紅羅複帳。垂霧綃之幬。舒鴛鴦之被。枕橫施女乃侍其上。服飾極麗。顏色姣美。皓體呈露。骨肉勻稱。時來親臣。柔滑如脂。臣乃脈定於內。心正於懷。信誓旦旦。秉志不回。翻然高舉。與彼長辭。

哀二世賦

登陂陁之長阪兮。望入谿宮之嵯峨。臨曲江之隂州兮。堂南山之參差。麓巃嵸深山之谾谾兮。通谷嵕乎谿阹。泪流嚏習以永逝兮。注平皐之廣衍。觀衆樹之蓊茸兮。覽竹林之榛榛。東馳土山兮。北揭石瀨。弭節容與兮。歷弔二世。持身不謹兮。亡國失勢。信讒不寤兮。宗廟滅絕。嗚呼哀哉。操行之不得兮。墓蕪穢而不修。魂亡歸而不食。魄邈絕而不齊。彌久遠而愈侏。精罔閬而飛揚。拾九天而永逝。嗚呼哀哉。

書

諫獵書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竊以爲人誠有之。歟亦寔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與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技。力不得用。括木朽林。盡爲害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

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後馳。猶時有衝輮之變。而況陟乎崖嵩。馳乎巨壑。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爲禍也。不亦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而樂出於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也。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未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之留意幸察。

妙在轉折疎勁。

報卓文君書

五味雖甘。鬱兮爲羶。五色有燐。而不掩韋布。惟此綠衣。將執子之巾。錦水有鴛。漢宮有木。誦此嘉吟。而回予故步。當不令負丹青。感白頭也。

檄

諭巴蜀父老檄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擾。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輯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首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面而馳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怠惰。延頸舉踵。喁喁然皆鄉風慕義。欲爲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

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為善者和賞故遣中郎將往寵之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衛使者不煩廉有兵革之事戰鬬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為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加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聲舉燧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惟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議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讐彼蠻夷之情畏威而寡恩其俗貴信而賤利故可以德懷而不可以勢服今以軍興法誅其人臣竊為陛下不取也且民之生各有所樂安所利天下莫不樂生而惡死人情皆然故可以生道治也今發巴蜀之民以為兵而令跋涉山川崇深險阻之地其勢不可以久居也又擅興之誅加於無罪之人恐非所以慰安天下之心也竊恐邛筰之君長以為漢興兵誅其君長而虜其人民以為臣妾也則必相率而為亂矣是開夷狄之禍而生邊境之患也且發軍興誅而不順其心則士卒勞倦而功不立矣邛筰之君長聞誅必皆自疑恐而相聚為非計約束以固其意則邊境之民不安矣故曰興兵誅而不順其心則士卒勞倦而功不立也

難

難蜀父老文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湛恩汪濊羣生澒濛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攄風之所被罔不披靡罔朝丹從馳定筰存邛略斯榆舉邑浦結軌還輸東鄉將報至於蜀都耆老大夫縉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舉進曰蓋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羈靡勿絕而已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興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為左右患之且夫邛筰西僰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強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乎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已不化俗也僕尚惑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覩也余之行惑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為大夫粗陳其畧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洪水沸出氾濫衍溢民人升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慮之乃堙洪塞源決江疏河灑沉澹畜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惟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胼胝無胈膚不生毛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洽乎于兹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握齪拘文牽俗循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閎議創業垂統為萬世規故馳騖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淫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譬君之於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域舟車不通人跡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殺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為奴係累號泣內鄉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澤愚鄙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為遺已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饑夫之於飡沉乎上聖又為能已故北出師以討強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繼集仰流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闡沫若傲牂柯鑲靈山梁孫原創造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疏逖不閉習爽闇昧得燀乎光明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提福不亦康乎夫撓民於溷溷奉至尊之休德庇衰世之隊夷繼周氏之絕業天子之忽發也百姓雖勞又烏可以已哉且夫王者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佚樂者也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方將增太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鑾揚樂頌上威五下登三觀者未覩指聽者未聞音猶鷁鵬已翔乎寥廓而羅者猶視乎數澤懣夫於是諸大夫茫然喪其所懷來而

失厥所以進喟然並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勞請以身先之敢罔靡從遽延而辭退

符命

封禪文

伊上古之初肇自昊穹今生民列採歷辟以迄於秦率邇者躡武迷聽者風聲紛綸威儀堙滅而不稱有不可勝數也續貂夏殷號謚各可道者七十二有君罔若淑而不昌疇迹失而能存軒轅之前邈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已五三六經載籍之傳維見可觀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因斯以談君莫盛於唐堯臣莫賢於后稷后稷創業於唐公劉發迹於西戎文王改制爰周郅隆大行越成而後陵夷衰微千載無聲豈不善始善終哉然無異端慎所由於前謹遺教於後耳故軌迹夷易易遵也湛恩滂涌易豐也憲度著明易則也垂統理順易繼也是以業隆於禋祀而崇冠於二后揆厥所元終都攸卒未有殊尤絕迹可考於今者也然猶躡梁父登泰山建顯號施尊名大漢之德逢涌原泉汩滃漫衍旁魄四塞雲專霧散上暢九垓下沂八埏懷生之類霑濡浸潤協氣橫流武節飄逝通陬迭原迥溶泫沫首惡滭沒闇昧昭晰毘蟲凱澤回首面內然後圉騶虞之珍羣徵麋鹿之怪獸導一莖六穗於庖犧雙觡共抵

之駭獲周餘珍。放龜於岐。招翠黃乘龍於滋。鬼神接靈圃。賓於閒館。奇物譎詭。俶儻窮變。欽哉符瑞。蓁茲猶以為薄。不敢道封禪。蓋周躍魚隕鳥。休之以燿。斯之為符。也以益介。已不亦悉乎。進讓之道。其何爽與。於是大司馬進曰。陛下仁育羣生。義征不憚。諸夏樂貢。百蠻執贄。德侔往初。功無與二。休烈浹洽。符瑞衆變。期應紹至。不特創見。意者泰山梁父。設壇場。望幸益號。以況榮上帝垂恩。儲祉將以薦成。陛下謙讓而弗發也。竊三神之軀。蚖玉道之儀。羣生悉焉。或謂且天為質。闇而珍符。固不可辭。若然。辭之是泰山靡記。而梁父靡幾也。亦各垂時而榮。咸濟厥世。而屈說者。尚何御於後。而云七十二君乎。夫修德以錫符。奉符以行事。不為進越。故聖人弗替而修。禮地祇。謁款天神。勒功中嶽。以彰至尊。舒盛德。發榮號。受厚福。以浸黎民也。皇皇哉。斯事。天下之壯觀。王者之不業。不可貶也。願陛下全之。而後因雅薦紳先生之器術。使獲燿日月之末光。絕炎以展采。錯事猶兼正列。其義。祓飭厥文。作春秋一藝。將襲舊六為七。攄之無窮。俾萬世得激清流。揚微波。垂英聲。騰茂實。前聖之所以永保鴻名。而常稱稱者。蓋用此。宜命掌故。悉奏其義而覽焉。於是天子沛然改容曰。偷乎。朕其試哉。乃遂思回慮。總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乃作頌曰。自我天覆。雲之油油。甘露時雨厥壤。可遊。滋液滲漉。何生不育。嘉穀六穗。我穡曷蓄。非唯雨之又。潤澤之非。唯滭之汜。專漠之。萬物熙熙。懷而慕。思名山顯位。望君之來。君唯君子。侯不邁哉。般般之獸。樂我君囿。白質黑章。其儀可嘉。肫肫臆臆。君子之能。益聞其聲。今觀其來。厥塗靡蹉。天瑞之徵。茲亦於罷。廣氏以興。濯濯之麟。遊彼靈時。孟冬十月。君徂郊祀。馳我君輿。帝以享祉。三代之前。蓋未嘗有。兕兕黃龍。興德而升。采色炫燿。煥炳煇煌。正陽顯見。鬱鬱蒸蒸。於傳載之。云受命所乘。厥之有章。不必諄諄。依類託寓。論以封禪。旋藝觀之。天人之際。已交上下。相發允答。聖王之德。皦皦翼翼。必故曰。興如盡敬。究必思危。是以湯武至聖。猶不失敷祇。祗在位。此之謂也。

傳

自敘傳

司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長卿。少時好讀書。學擊劍。故其親名之曰犬子。相如既學。慕藺相如之為人。更名相如。以貲為郎。事孝景帝為武騎常侍。非其好也。會景帝不好辭賦。是時梁孝王來朝。從遊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莊忌夫子之徒。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遊梁。梁孝王令與諸生同舍。相如得與諸生遊。止舍數歲。乃著子虛之賦。會梁孝王卒。相如歸而家貧。無以自業。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吉曰

長卿。久宦遊不遂。而來過我。於是相如往舍都亭。臨邛令繆為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初見之。後稍病使。從者謝吉。愈益謙。臨邛中多富人。而卓王孫家僮八百人。程鄭亦數百人。二人乃相謂曰。今有貴客。為令。令既至。卓氏客以百數。至日中。謁司馬長卿。長卿謝病不能往。臨邛令不敢嘗食。自往迎相如。相如不得已。強往一坐盡傾。酒酣。臨邛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相如辭謝。為鼓一再行。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相如之臨邛。從車騎。雍容閒雅甚都。及飲。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戶窺之。心說而好之。恐不得當也。既罷。相如乃使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與馳歸家。徒四壁立。卓王孫大怒曰。女至不材。我不忍殺。不分一錢也。人或謂王孫曰。有一男兩女。所不足意。非財也。今文君已失身於司馬長卿。長卿故倦遊。雖貧。其人材足依也。且又令客。獨不可相念。何至自苦如此。王孫曰。有終不聽。文君久之不樂。曰長卿第俱如臨邛。從昆弟假貸。猶足為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與俱之臨邛。盡賣其車騎。買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當鑪。相如身自著犢鼻褌。與保庸雜作。滌器於市中。卓王孫聞而恥之。為杜門不出。昆弟諸公更謂王孫曰。有一男兩女。所不足意。非財也。今文君已失身於司馬長卿。長卿故倦遊。雖貧。其人材足依也。且又令客。獨不可相念。何至自苦如此。王孫不得已。分與文君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與相如歸成都。買田宅。為富人。居久之。蜀人楊得意為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也。請為天子遊獵賦。賦成奏之。上許令尚書給筆札。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為楚稱。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為齊難。無是公者。無是人也。明天子之義。故空籍此三人為辭。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其卒章歸之於節儉。因以風諫奏之天子。天子大說。賦奏天子以為郎。無是公言。天子上林廣大。山谷水泉萬物。及子虛言。楚雲夢所有甚衆。多靡過其處。且非義理所尚。故刪取其要。歸正道而論之。相如為郎數歲。會唐蒙使略通夜郎西僰中。發巴蜀史卒千人。郡又多為發轉漕萬餘人。用興法誅其渠帥。巴蜀民大驚恐。上聞之。乃使相如責唐蒙。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相如還報。唐蒙已略通夜郎。因通西南夷道。發巴蜀廣漢卒作者數萬人。治道二歲。道不成。士卒多物故。費以巨萬計。蜀民及漢用事者多言其不便。是時邛筰之君長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願為內臣。妥請吏比南夷。天子問相如。相如曰。邛筰冉駹。有近蜀。道亦易通。秦時嘗通為郡縣。至漢興而罷。今誠復通。為置郡縣。愈於南夷。天子以為然。乃拜相如為中郎將。建節往使。副使王然于。壺充國呂越人。馳四乘之傳。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夷。至蜀。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以為寵於是卓王孫臨邛諸公皆因門下。

蔽牛酒以交驩卓王孫喟然而歎自以得使女尚司馬長卿晚而厚分與其財與男等同司馬長卿使畧定西夷邛筰冉駹斯榆之君皆請為內臣除邊關關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牂柯為郡通零關道橋孫水以通邛都還報天子天子大說相如使時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不為用唯大臣亦以為然相如欲諫業已建之不敢乃著書籍以蜀父老為辭而己詰難之以風天子且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知天子之意其後人有上書言相如使時受金財物為人口吃而善著書常有消渴疾與卓氏婚饒於財其進仕宦未嘗肯與公卿國家之事稱病閒居不慕官爵嘗從上至長楊獵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彘馳逐野獸相如上書以諫上善之還過宜春宮相如奏賦以哀二世行失也拜為孝文園令天子既美子虛之事相如見上好仙道因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靡者臣嘗為大人賦未就請具而奏之相如以為列仙之傳居山澤間形容甚臞此非帝王之儀意也乃遂就大人賦天子大說飄飄有凌雲之氣似遊天地之間意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閒

劉子玄史通云馬卿為自傳具在其集中子長錄為列傳班氏仍舊無所改尋固於馬傳末皆云遷雖自敘至相如篇下獨無此言蓋止遷太史之書未見文園之集耳余謂此傳果馬卿自作安得有相如已死天子遣所忠索書又云卒沒後數歲上始祭后土及禮中岳事乎然則自敘傳應至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為止此後別有結束惜今不傳而天子曰以下還是太史公補足之○近世學士謂相如集中傳乃校集者取于長所作附之非其自筆然使通敘傳一章詳言作者自

敘基于雜經傳及相如始以自敘為傳史通之意直以後人序傳皆作祖于相如斷非影響而俗儒多以亡稗滋篇等事期不少肆以此為非馬卿筆不知馬卿正自還慢世一段光景委曲周至他人不能代之寫照阿堵中他又拽南史云古之名人相如孟堅于長宵自敘風流傳芳末世則言此文之出相如手非一人矣

歌

琴歌二首

鳳兮鳳兮歸故鄉遨遊四海求其凰時未遇兮無所將何悟今夕升斯堂有豔淑女在閨房室邇人遐毒我腸何緣交頸為鴛鴦胡頡頏兮其翔翔

又

鳳兮鳳兮從我棲得託孳尾永為妃交情通體心和諧中夜相從知者誰雙翼俱起翻高飛無感我思使余悲

本傳

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往從悉取其書若不然後失之矣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無書問其妻對曰長卿固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又取去即空居長卿未死時為一卷書曰有使者來求書奏之無他書其遺札書言封禪事奏所忠忠奏其書天子異之司馬相如既卒五歲天子始祭后土八年而遠先禮中嶽封于太山至梁父禪肅然相如他所著若遺平陵侯書與五公子相難草木書篇不采采其尤著公卿者云

太史公曰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之以顯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連於庶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以言雖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其要歸引之節儉此與詩之諷諫何異余采其語可論者著于篇

司馬文園集終

董膠西集題詞

史記儒林傳載廣川董氏與胡毋生春秋同列無大褒異至漢書始特為立傳贊述劉子政與劉歆劉龔言論抑揚其辭以寄鄭重凡人輕今貴古賢者不免太史公與董生並遊武帝朝或心易之孟堅後生本先儒之說推崇前輩則有叩頭戶下耳止誼明道西漢絕學遂為儒宗三策三對君臣喜起文章大醮禮記傳也公孫用事同學懷妬出相膠西謝病自免悲哉董生向賦不遇今其然耶然尊孔氏斥百家立學校舉茂孝王者制度皆發自董生身雖廢言何嘗不顯哉高廟燔災聞居擬對私家書也主父挾奏呂生妄譏下吏當死漢法失刑與誅腹誹何殊宋儒因武帝好殺第跡淮南曲罪董生一對上啟殘賊將生罪反居張湯上乎非論之平也

婁東張溥題

董膠西集目錄

賦
士不遇賦
策
賢良策一　并制
賢良策二　并制
賢良策三　并制
章
乞種麥限田章
書
詣丞相公孫弘記室書
對
高廟園災對
雨雹對
郊祀對
頌
山川頌
春秋陰陽
附錄
本傳

董膠西集目錄終

漢清河董仲舒著

明太倉張　溥閱

賦

士不遇賦

嗚呼嗟予遐哉邈矣時來遝遠去之速矣厥意從人非吾徒矣正身俟時將就木矣悠悠偕時豈能覺矣心之憂歎不期禄矣皇皇匪寧秖增辱矣努力觸藩徒摧角矣不出戶庭庶無過矣生不丁三代之聖隆兮而丁三季之末俗以辯詐而期通兮貞士耿介而自束雖日三省於吾身兮猶懷進退之維谷彼實繁之有徒兮指其白而為黑目信嫮而言眇兮口信辯而言訥鬼神不能正人事之變戾兮聖賢亦不能開愚夫之違惑出門則不可以偕往兮藏器又嗤其不容退洗心而內訟兮亦未知其所從也觀上古之清濁兮廉士亦既既而靡歸殷湯有卞隨與務光兮周武有伯夷與叔齊卞隨務光遁迹於深淵兮伯夷叔齊登山而采薇使彼聖人其猶周遑兮矧舉世而同迷若伍員與微虺兮固亦無所復願亦不能同彼數子兮將遠遊而終慕於吾儕之云遠兮疑荒途而難踐憚君子之于行兮誠三日而不飯嗟天下之偕違

兮悵無與之偕返款若返身於素業兮莫隨世而輸轉雖矯情而獲百利兮復不如正心而歸一善紛既迫而後動兮豈云稟性之惟褊同人而大有兮明謙光而務屐遵幽昧於默足兮豈舒采而斬顧苟肝膽之可同兮奚簪髮之足辨也

策

賢良策一

制曰朕獲承至尊休德傳之亡窮而施之罔極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甯永惟前事之統猶懼有闕故廣延四方之豪俊郡國諸侯公選賢良修絜博習之士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今子大夫褒然為舉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益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當虞氏之樂莫盛於韶於周莫盛於勺聖王已沒鍾鼓筦絃之聲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於殊紂之行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繼襲其世者甚衆然猶不能返日以作滅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持操或誖謬而失其統與固天降命不可復反必推之於大衰而後息與嗚呼凡所為屑屑夙夜孜孜務法上古者又將無補與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習聞其號未燭厥理伊欲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姦改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修何飭而膏露降百穀登德潤四海澤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祐享鬼神之靈德澤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羣生子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之變終始之序講問高誼之日久矣其明以諭朕科別其條勿猥勿并取之於術愽其所出通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極於事書之不泄興于朕躬毋悼後害子大夫其盡心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

對曰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按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驚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迺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強勉而已矣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詩曰夙夜匪懈書云茂哉茂哉皆強勉之謂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甯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乃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藏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

管絃之聲未衰也夫廣氏之不為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由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作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治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為生賢佐後世稱頌至今不絕此夙夜不懈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亂廢興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謬誤失其統也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烏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孔曰子德不孤必有隣皆積善累德之效也及至後世淫佚衰微不能統理羣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以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蓄於上上下不和則陰陽繆盭而妖孽生矣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猶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縱之斯縱動之

斯和此之謂也臣謹按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治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為而下以正其所為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為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故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為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按春謹秋謂一元之意一者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為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遍五穀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臧德而皆使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禎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

也今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實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至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為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損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顯為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為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器質抵冒殊扞執爛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彫也糞土之墻不可圬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墻矣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籥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嘗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先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為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于天夫仁義禮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飾也五者修飭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德德施于於八延及羣生也

賢良策二

制曰蓋聞虞舜之時游於巖廊之上垂拱無為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於日昃不暇食而宇內亦治夫帝王之道豈可同條共貫與何逸勞之殊也蓋俊有不造玄黃旌旗之飾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陳於庭而頌聲興夫帝王之道豈指異哉或曰良玉不琢又曰非文無以輔德二端異焉殷人執五刑以督姦傷肌膚以懲惡成康不式四十餘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虛秦國用之死者甚衆刑者相望耗矣哀哉嗚呼朕夙寤晨興惟前帝王之憲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業皆在力本任賢今朕親耕籍田以為農先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勞恤孤獨盡思極神功烈休德未始云獲也今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

未濟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殽未得其真故詳延特起之士意庶幾乎今子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道世務而未濟稽之上古而不同考之于今而難行毋乃牽於文辭而不得騁與將所由異術所聞殊方與各悉對著于篇毋諱有司明其指略切磋究之以稱朕意

對曰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為憂而未以位為樂也故誅逆亂西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高舉縣衆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治萬民皆安仁樂誼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迺遜于位以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辟乃即天子之位以禹為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為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此之謂也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為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天下耗亂萬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以闔天太顛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濱而即三公也當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諸事見素王之文焉由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

善也此之謂也臣聞制度文采玄黃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官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儉非聖人之中制也臣聞良玉不琢資質潤美不待刻琢此亡異於達者賢人不學而自知也然則帝王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侯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讓而恥犯其上成王行大道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為俗非有文德以教訓於下也詐名而不察實為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空言盧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偽飾詐趨利無恥又好用憯酷之吏賦斂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羣盜並起是以刑者甚眾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此之謂也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廣覽兼聽極羣臣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於方外夜郎康居殊方絕里說德歸誼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他在乎加之意而已

願陛下因用所聞謀議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親耕籍田以為農先風寤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而務以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眾對亡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為市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氣氣充塞羣生寢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差非所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為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濁未得其真臣愚以為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利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史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循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為而堯舜之名可及也冊以日月為功實

試賢能為上置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恥明路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覽臣之罷劣垂制於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盡愚

賢良策三

制曰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應於今茲朕垂問乎天人之應上嘉唐虞下悼桀紂浸微浸滅寖明寖昌之道虛心以改今子大夫明於陰陽所以造化習於先聖之道業然而文采未極豈惑乎當世之務哉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意朕之不明與聽若眩與夫三代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復之詩不云乎嗟爾君子毋常安息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朕將親覽焉子大夫其茂明之

對曰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今陛下幸加惠留聽於承學之臣復下明冊以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冊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羣物之祖也故偏覆包函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說誼文理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天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探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惡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為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棄行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天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雖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圈豹檻虎是以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為君子此之謂

也冊曰上嘉唐虞下悼禁紂寖微寖滅寖明寖昌之道處心以改臣聞衆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脆致明以微致顯是以亮發於諸侯聲聞乎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己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盛小者大慎微者著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亮統統曰行其道而聲業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寖明寖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乎情性察乎流俗者就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禁紂之所以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反如景響之應形聲也故禁紂暴譎譎賊竝進賢知隱伏愚日顯國日亂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終陵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故禁紂雖亡道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寖微寖滅之道也冊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亦異哉臣聞夫樂而不厭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眠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抹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由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陛下有明德嘉道悠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議考問將欲興仁誼之修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竊不勝述所聞竊觀前聖道師之言歷能勿失耳若乃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急務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猶有惓惓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亦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今民去仁義行貪利並進財多者尊富無者賤榮勢利者聚朋黨孤寡者老羸而不振廉恥節行日以陵遲大化陵遲則奸邪生殘賊興刑罰用而不改其俗雖嚴刑峻法猶不勝也是以盜賊寖多上下相遁姦軌不勝主上為之旰食宵衣勞心苦志親自勉以求天下之治猶不能勝其任也自古及今未嘗有也今陛下並天地承聖統兼利群生而德澤有所壅閉百官有所曠職其咎安在以陛下之聖資而有此二難者何也豈非天質之有性而習俗之移人情之有欲而聖治之開道與不明與未習與其所繇來者漸矣

臣聞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生也固有仁義之心使之有見善而遷有過而改之質也猶其有聰明聖智之資也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衆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務此而亡已以迫蹙民民日削月朘寖以大窮富有餘侈以淫貧者不足窮急愁苦憂患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為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為行也故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慙而出其妻食於舍而拔葵愾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乎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為庶人之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為小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為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一章

乞種麥限田章

春秋他穀不書至於麥禾不成則書之以此見聖人於五穀最重麥與禾也今關中俗不好種麥是歲失春秋之所重而損生民之具也願陛下幸詔大農使關中民益種宿麥令無後時況古者不過什一其求易共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民財內足以養老盡孝外足以事上供稅下足以畜妻子極愛故民說從上至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又頗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荒淫越制踰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也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也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三十倍於古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人食之食重以會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無聊亡逃山林轉為盜賊赭衣半道斷獄歲以千萬數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并兼之路鹽鐵皆歸於

民去奴婢除喪殺之威薄賦斂有絲後以覺民力然後可善治也

書

詣丞相公孫弘記室書

江都相董仲舒叩頭死罪再拜上言君侯以周召自然休質撰升三公統理海內總領百寮未有卓言之教郡國翁然望風更思改新以助至治羣衆所占必有成功仲舒叩頭死罪仲舒愚闇素無治名大漢之興數蒙君侯衣憐之恩恨被非任無以稱職仲舒竊見宰職任天下之重羣心所重推須賢俊以成聖化願君侯大開蕭相國求賢之路廣選舉之門既得其心接以周公下士之義即奇偉隱世異倫之人各思竭愚歸往盛德英俊滿朝百能備具即君侯大立則道德弘通化流四極仲舒愚陋經術淺薄所識褊陋不能贊揚萬分君侯所棄捐竊聞春秋曰聖賢博觀以章其名擇善者從之無所不聽又曰近而不言為諂遠而不言為怨故輒披心腹陳誠仲舒叩頭死罪死罪夫堯舜三王之業皆由仁義為本仁者所以理人倫也故聖王以為治首或曰發號出令利天下之民者謂之仁政疾天下之害於人者謂之仁心二者備矣然後海內應以誠惟君侯深觀往古思本仁義至誠而已方今關東兵革未息災異數見民被其殃傷者中益賊旌起發亡不止良民被害為聖主憂咎皆由仲舒等與

職防禁無素當先坐仲舒叩頭死罪死罪仲舒至愚以為扶衰止亂本在史耳宜一考察天下領民之吏留心署置以明消滅邪枉之迹使百姓各安其產業無有寇盜之患以蠲主憂仲舒叩頭死罪謹奉春秋署置術再拜君侯足下

對

高廟園災對

春秋之道舉往以明來是故天下有物視春秋所舉與同比者精微眇以存其意通倫類以貫其理天地之變國家之事粲然皆見亡所疑矣按春秋魯定公哀公時季氏之惡已熟而孔子之聖方盛夫以盛聖而易熟惡季孫[illegible]成也故定公二年五月雨觀災雨觀僭禮之物天災之者若曰僭禮之臣可以去已見罪徵而後告可去此天意也定公不知省至哀公三年五月桓宮僖宮災二者同事所為一也若曰燔貴而去不義云爾哀公未能見故四年六月亳社災雨觀桓僖廟亳社四者皆不當立天皆燔其不當立者以示魯欲其去亂臣而用聖人也季氏亡道久矣前是天不見災者魯未有聖臣雖欲去季孫其力不能昭公是也至定哀過見之其時可也不時不見天之道也今高廟不當居遠東高園殿不當居陵寢於禮亦不當立與魯所災同其不當立久矣至於陛下時天適災之者殆亦其時可也

昔秦受亡周之敝而亡以化之漢受亡秦之敝又亡以化之夫繼二敝之後承其下流兼受其猥難治甚矣又多凡弟親戚骨肉之連驕揚奢侈溼隋者衆所謂重難之時者也陛下正當大敝之後又遭重難之時甚可憂也故天災若語陛下當今之世雖脩而重難非以太平至公不能治也視親戚貴屬在諸侯遠正最甚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遠親高廟過可脩近臣在國中處宗戚及貴而不正都忍而誅之如吾燔高園殿乃可云爾在外而不正者雖貴如高園殿猶災燔之況諸侯乎在內而不正者雖貴如高園殿猶災燔之況大臣乎此天意也罪在外者天災外罪在內者天災內燔甚罪當重燔簡罪當輕承天意之道也

雨雹對

元光元年二月京師雨雹劉敞問董仲舒曰雹何物也何氣而生之仲舒曰陰氣脇陽氣天地之氣陰陽相半和氣周遍朝夕不息陽德用事則和氣皆陽建巳之月是也故謂之正陽之月陰德用事則和氣皆陰建亥之月是也故謂之正陰之月十月陰雖用事而陰不洽立此月純陰疑於無陽故謂之陽月詩人所謂日月陽止者也四月陽雖用事而陽不獨存此月純陽疑於無陰故亦謂之陰月自十月以後陽氣始生於地下漸再流散故言息也陰氣轉收故言消也日夜滋生遂至十月純陰用事二月八月陰陽正等無多少也以此推移無有差忒運動抑陽更相動薄則薰蒿敫蒸而風雨雲霧雷雹生焉氣上薄為雨下薄為霧風其噫也雲其氣也雷其相擊之聲也電其相擊之光也二氣之初蒸也若有若無若實若虛若方若圓攢聚相合其體稍重故雨乘虛而墜風多則合速故雨大而疏風少則合遲故雨細而密其寒月則雨凝於上體尚輕微而因風相襲故成雪焉寒有高下上暖下寒則上合為大雨下凝為冰霰雪是也雹霰之流也陰氣暴上雨則凝結成雹焉太平之世則風不鳴條雨不破塊潤葉津莖而已雹不萬人號令啟發而已電不眩目宣示光耀而已霧不塞望浸淫被泊而已雪不封條凌殄害而已雲則五色而為慶三色而成喬靄則結味而成甘結潤而成膏此聖人之在上則陰陽和風雨時也政多純緣則陰陽不調風發屋雨溢河雪至牛目雹殺驢馬此皆陰陽相蕩而為襲沴之妖也敞曰四月無陰十月無陽何以明陰不孤立陽不獨存耶仲舒曰陰陽雖異而所資一氣也陽用事此則氣為陽陰用事此則氣為陰陽陰之時雖異二體常存猶如一鼎之水而未加火純陰也加火極熱純陽也純陽則無陰氣急火水寒則更陰矣純陰則無陽氣加火水熱則更陽矣然則建巳之

月為純陽不容都無陰陰也但是陽家用事陽氣之極耳薺麥枯由陰殺也建亥之月為純陰不容都無陽陽也但是陰家用事陰氣之極耳薺麥始生由陽升也其尤者蒹蘼死於盛夏款冬花於嚴寒水極陰而有温泉火至陽而有涼煖故知陰不得無陽陽不容都無陰也敞曰冬雨必暖夏雨必涼何也曰冬氣多寒陽氣自上躋故人得其暖而下蒸成雪矣夏氣多暖陰氣自下昇故人得其涼而上蒸成雨矣敞曰雨既陰陽相蒸四月純陽十月純陰斯則無二氣相薄則不雨乎曰然純陽雖在四月十月純陰雖在十月四月中之一日耳敞曰月中何日曰純陽用事未夏至一日純陰用事未冬至一日朔旦夏至冬至其正氣也敞曰然則未至一日其不雨乎曰然顧有之則妖也和氣之中自生災沴能使陰陽改節暖涼失度敞曰災沴之氣其常存耶曰無也時生耳猶乎人四支五臟中也有時及其病也四支五臟皆病也敞遷延負牆俛揖而退

郊祀對

廷尉臣湯昧死言臣湯承制以郊事問故膠西相仲舒臣仲舒對曰所聞古者天子之禮莫重於郊郊常以正月上辛日者所以先百神而最居前禮三年喪不祭其先而不敢廢郊郊重於宗廟天尊於人也王制曰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尺此言德盛美而牲滋備也春秋曰魯祭周公用白牡色白貴純也帝

牲在滌三月牲貴肥潔而不貪其大也凡養牲之道務在肥潔而已駒犢未能舒泰之食莫如令食其母俛臣湯謹問仲舒魯祀周公用白牲非禮也臣仲舒對曰禮也臣湯問周天子用騂剛犆公不毛周公諸公也何以得用純牲臣仲舒曰武王崩成王幼而在襁褓之中周公繼文武之業成二聖之功德漸天地澤被四海故成王賢而貴之詩曰無德不報故成王使祭周公以白牡上不得與天子同色下有異於諸侯臣仲舒愚以為報德之禮臣湯問仲舒天子祭天諸侯祭土魯何緣以祭郊臣仲舒對曰周公傳成王成王遂及堅功莫大於此周公聖人也有祭於天道成王令魯郊也臣湯問仲舒魯祭周公用白牡其郊何用臣仲舒對曰魯郊用純騂剛周色尚赤魯以天子命郊故以騂臣湯問仲舒祠宗廟或以騭當鳧騭非鳧可用否臣仲舒對曰騭非鳧鳧非騭也臣聞孔子入太廟每事問慎之至也陛下祭躬親齋戒沐浴以承宗廟甚敬謹奈何以鳧當騭當鳧名實不相應以承太廟不亦不稱乎臣仲舒愚以為不可臣犬馬齒衰賜骸骨伏陋巷陛下乃幸使九卿問臣以朝廷之事臣愚陋曾不足以承明詔奉大對臣仲舒冒死以聞

頌

山川頌

山則龍從竊糈鬼崔巍久不崩陁似夫仁人志士孔子曰山川神祇立實藏殘器用資曲直合大者可以為宮室臺榭小者可以為舟輿浮灌大者無不中小者無不入持斧則斫折鎌則艾生人立禽獸伏死人多多則功而不言是以君子取辟也且積土成山無損也成其高無害也成其大無虧也小其上泰其下久長安後世無有去就儼然獨處惟山之意詩云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此之謂也水則源泉混混沄沄晝夜不竭既似力者盈科後行既似持平者循微赴下不遺小間既似察者循谿谷不迷或奏萬里而必至既似知者鄣防止之能淨淨既似知命者不清而入潔清而出既似善化者赴千仞之壑而不疑既似勇者物皆困於火而水獨勝之既似武者咸得之而生失之而死既似有德者孔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此之謂也

春秋陰陽

桓公十四年八月壬申御廩災

先是四國共伐魯大破之於龍門百姓傷者未瘳怨咎未復而君臣俱脩內急政事外侮四鄰非能保守宗廟終其天年者也故天災御廩以戒之

釐公二十年五月乙巳西宮災

釐娶於楚而齊媵之齊公使立以為夫人西宮者小寢夫人之居也於曰妾御為此宮誅去之意也以天災之故大之曰西宮也

宣公十六年夏成周宣榭火

十五年王札子殺召伯毛伯天子不能誅天戒若曰不能行政令何以禮樂為而臧之

成公三年二月甲子新宮災

成居喪亡哀戚心數興兵戰伐故天災其父廟示失子道不能奉宗廟也

襄公三十年五月甲午宋災

伯姬如宋五年宋恭公卒伯姬幽居守節三十餘年又憂傷國家之患積陰生陽故火生災也

昭公九年夏四月陳火

陳夏徵舒殺君楚嚴王託欲為陳討賊陳國開門而待之至因滅陳陳臣子尤毒恨甚極陰生陽故致火災

昭公十八年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象王室將亂天下莫救故災四國言亡四方也又宋衛陳鄭之君宵荒淫於樂不恤

國政與周室同行陽失節則火災出是以同日災也

定公二年五月雉門及兩觀災

此皆奢僭過度者也先是季氏逐昭公昭公死於外定公即位既不能誅季氏又用其邪謀淫於女樂而退孔子天戒若曰去高顯而奢僭者

哀公三年五月辛卯桓釐宮災

此二宮不當立違禮者也哀公又以季氏之故不用孔子孔子在陳聞魯災曰其桓釐之宮乎以為桓季氏之所出釐使季氏世卿者也

哀公四年六月辛丑亳社災

亡國之社所以為戒也天戒若曰國將危亡不用戒矣春秋火災屢於定哀之間不用聖人而縱一臣將以亡國不明甚也

嚴公二十八年冬大水亡麥禾

夫人哀姜淫亂逆陰氣故大水也

桓公元年秋大水

桓弑凡隱公民臣痛隱而賤桓後宋督弑其君諸侯會將討之桓受宋賂而歸又背宋諸侯由是伐魯仍交兵結讐伏尸流血百姓愁怨故十三年夏復大水

嚴公七年秋大水亡麥苗

嚴母文姜與兄齊襄公淫共殺桓公嚴釋父讐復娶齊女未入先與之淫一年再出會於道逆亂臣下賤之之應也

嚴公十一年秋宋大水

時魯宋比年為乘丘鄤之戰百姓愁怨陰氣盛故二國俱水

嚴公二十四年大水

夫人哀姜淫亂不婦陰氣盛也

宣公十年秋大水飢

時比伐邾取邑亦見報復兵讐連結百姓愁怨

成公五年秋大水

時成幼弱政在大夫前此一年再用師明年復城鄆以彊私家仲孫蔑叔孫僑如顓會宋竟陰勝陽

襄公二十四年秋大水

先是一年齊伐晉襄使大夫帥師救晉後又侵齊國小兵弱數敵彊大百姓愁怨陰氣盛

成公七年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又食其角

鼷鼠食郊牛尊養牲不謹也

釐公二十一年夏大旱

齊桓既死諸侯從楚釐尤得楚心楚來戲捷釋宋之執外倚彊楚炕陽失衆又作南門勞民興役諸雩旱不雨群皆同說

桓公十五年春亡冰

象夫人不正陰失節也

成公元年二月無冰

方有宣公之喪君臣無悲哀之心而炕陽作乖甲

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李梅實

李梅實臣下彊也記曰不當華而華易大夫不當實而實易祖宰冬水王木相故象大臣

桓公八年十月雨雪

象夫人專恣陰氣盛也

昭公四年正月大雨雪

宣公十五年冬蝝生

蝝蜮始生也一曰蜮始生是時民患上力役解於公田宣見時初稅畝稅畝就民田畝擇美者稅其什一亂先王制而為貪利故應是而蝝生屬蟲蝝之孽

釐公十五年九月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夷伯季氏之孚也陪臣不當有廟震者雷也晦瞑雷擊其廟明當絕去僭差之類也

隱公五年秋蜮

時公觀漁於棠貪利之應也

嚴公六年秋蜮

先是衛侯朔出奔齊齊侯會諸侯納朔許諸侯賂齊人歸衛寶齊受之貪利應也

隱公三年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季孫宿任政陰氣盛

定公元年十月隕霜殺菽

菽草之強者天戒若曰加誅于強臣言菽以微見季氏之罰也

文公三年秋雨蝗于宋

宋三世內取大夫專恣殺生不中故蝗先死而至

宣公十五年冬蝝生

蝝蜮始生也一曰蜮始生是時民患上力役解於公田宣見時初稅畝稅畝就民田畝擇美者稅其什一亂先王制而為貪利故應是而蝝生屬蟲蝝之孽

釐公十五年九月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夷伯季氏之孚也陪臣不當有廟震者雷也晦瞑雷擊其廟明當絕去僭差之類也

隱公五年秋蜮

時公觀漁於棠貪利之應也

嚴公六年秋蜮

先是衛侯朔出奔齊齊侯會諸侯納朔許諸侯賂齊人歸衛寶齊受之貪利應也

隱公三年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其後戎執天子之使鄭獲魯隱滅戴衛魯宋戚殺君

桓公三年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前事已大後事將至者又大則既先是魯宋弒君魯又戍宋鄭易許田無事天子之心楚僭稱王後鄭屈王師射桓王又二君相篡

桓公十七年十月朔日有食之

言朔不言日惡魯桓且有夫人之禍將不終日也

嚴公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

宿在東壁魯象也後公子慶父叔牙果通于夫人以弒公

嚴公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宿在畢主邊兵夷狄象也後狄滅邢衛

嚴公二十六年十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宿在心心為明堂文武之道廢中國不絕若綫之象也

嚴公三十年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魯二君弒夫人誅兩弟死狄滅邢徐取舒晉殺世子楚滅弦

僖公五年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先是齊桓行伯江黃自至南服遍楚其後不內自正而外執陳大夫則陳楚不附鄭伯逃盟諸侯將不從桓政故天見戒其後晉滅虢楚圍許諸侯伐鄭晉弒二君狄滅溫楚伐黃桓不能救

僖公十二年三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是時楚滅黃狄侵衛鄭莒滅杞

僖公十五年五月日有食之

後秦獲晉侯齊滅項楚敗徐於婁林

文公元年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先是大夫始執國政公子遂如京師後楚世子商臣殺父齊公子商人弒君皆自立

宋子哀出奔晉滅江楚滅六大夫公孫敖叔彭生並專會盟

文公十五年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後宋齊莒晉鄭八年之間五君被殺楚滅舒蓼

宣公八年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

先是楚商臣弒父而立至於嚴王遂彊諸夏大國惟有齊晉齊晉新有篡弒之禍內皆不安故楚乘弱橫行八年之間六侵伐而一滅國伐陸渾戎觀兵周室後又入鄭鄭伯肉袒謝罪北敗晉師于汝流血色水園宋九月析骸而炊之

宣公十年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後陳夏徵舒弒其君楚滅蕭晉滅二國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宣公十七年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後郤芃解揚子晉敗王師子貜戎敗齊于鞏

成公十六年六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後晉敗楚鄢子鄢陵執魯侯

成公十七年十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後楚滅舒庸晉弒其君宋魚石因楚奪君邑莒滅鄫齊滅萊鄭伯弒死

襄公十四年二月朔日有食之

後衛大夫孫甯共逐獻公立孫剽

襄公十五年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先是晉為雞澤之會諸侯盟又大夫盟後為溴梁之會諸侯在而大夫獨相與盟君若縱臣不得專事

襄公二十年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陳慶虎慶寅藏君之明邾庶其有叛心後庶其以漆閭丘來奔陳殺二慶

襄公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晉欒盈將犯君後入于曲沃

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宿在軫角楚大國象也後楚屈氏譖殺公子追舒齊慶封脅君亂國

襄公二十三年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後衛侯入陳儀甯喜弒其君剽

襄公二十四年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比食又既象陽將絕夷狄主上國之象也後六君弒楚子果從諸侯伐鄭滅舒鳩魯往朝之卒主中國伐吳討慶封

襄公二十七年十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禮義將大滅絕之象也時吳子好勇使刑人守門蔡侯通于世子之妻苔不早立嗣後闔戮吳子蔡世子般弒其父苔人亦弒君而庶子爭

昭公七年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先是楚靈王弒君而立會諸侯執徐子滅嶺後陳公子招殺世子楚因而滅之又滅

蔡侯靈王亦弒死

昭公十七年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時宿在畢晉國象也

昭公二十一年七月壬申朔日有食之

周景王老劉子單子專權蔡侯朱驕君臣不說之象也後蔡侯朱果出奔劉子單子立王猛

昭公二十二年十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宿在心天子之象也後尹氏立王子朝天王居于狄泉

昭公二十四年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宿在胃魯象也後昭公為季氏所逐

昭公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宿在心天子象也時京師微弱後諸侯果相率而城周宋中幾亡尊天子之心而不衰城

定公五年三月癸卯朔日有食之

後鄭滅許魯陽虎作亂竊寶玉大弓季桓子退仲尼宋三臣以邑叛

宋公十二年十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後晉三大夫以邑叛薛弒其君楚滅頓胡越敗吳衛逐世子

定公十五年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宿在柳周室大壞夷狄主諸夏之象也明年中國諸侯果累累從楚而圍蔡蔡恐遷于州來晉人執戎蠻子歸于楚京師是也

嚴公七年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常星二十八宿者人君之象也衆星萬民之類也列宿不見象諸侯微也衆星隕墜民失其所也夜中者為中國也不及地而復象齊桓起而救存之也鄉亡桓公星遂至地中國其良絕矣

文十四年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孛者惡氣之所生也謂之孛者言其孛孛有所妨蔽闇亂不明之貌也北斗大國象後齊宋魯皆晉皆弒君

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

大辰心也心為明堂天子之象後王室大亂三王分爭此其效也

哀公十三年冬十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不言宿名者不加宿也以辰乘日而出亂氣蔽君明也明年春秋事終

獲公十六年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象宋襄公欲行伯道將自敗之戒也石陰類五陽類自上而隕此陰而陽行欲高反下也石與金同類色以白為主近白祥也鷁水鳥六陰數退飛欲進反退也其色青青祥也屬於貌之不恭天戒若曰德薄國小勿持炕陽欲長諸侯與彊大爭必受其害襄公不寤明年齊桓死伐齊喪執滕子圍曹為盂之會與楚爭盟卒為所執後得反國不悔過自責復會諸侯伐鄭與楚戰于泓軍敗身傷為諸侯笑

本傳

董仲舒廣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焉對既畢天子以仲舒為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誼匡正王敬重焉久之王問仲舒曰粵王句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以為粵有三仁桓公決疑於管仲寡人決疑於君仲舒對曰臣愚不足以奉大對聞昔者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如何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為至于我哉徒見問禽且猶羞之況設詐以伐吳乎由此言之粵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為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苟為詐而已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也五伯比於他諸侯為賢其比三王猶武夫之與美玉也王曰善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為中大夫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草稿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上召視諸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為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仲舒為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仲舒以弘為從諛弘嫉之膠西王亦上凡也尤縱恣數害吏二千石弘乃言於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聞仲舒大儒善待之仲舒恐久獲罪病免凡相兩國輒事驕王正身以率下數上疏諫爭教令國中所居而治及去位歸居終不問家產業以修學著書為務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法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冊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年老以壽終於家家徙茂陵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

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事得失閒舉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屬復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于後世擬其切當世施朝廷者著于篇

贊曰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材雖伊呂無以加管晏之屬伯者之佐殆不及也至向子歆以為伊呂乃聖人之耦王者不得則不興故顏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余唯此一人為能當之自宰我子貢子游子夏不與焉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令後學者有所統壹為羣儒首然考其師友淵原所漸猶未及乎游夏而曰管晏弗及伊呂不加過矣至向曾孫龔篤論君子也以歆之言為然

董膠西集終

皕宋樓藏版

東方大中集題詞
東方曼倩求大官不得始設客難楊子雲草太玄乃作解嘲學者爭慕效之假主客遣抑鬱者篇章疊見無當玉卮世亦頗厭觀之其體不尊同于游戲然二文初立詞鋒競起以蘇張為輸攻以荀鄒為墨守作者之心寔命奇偉隨者自貧彼不任咎未可薄連珠而笑士衡鄙七體而譏枚叔也曼倩別傳多神怪不足盡信即史書所記拔劍割肉醉遺殿上射覆隱語楞楚含人俳優其跡相近及誄起上林而責重偃正言獄汲長孺猶病不如何況公孫丞相以下誠于一詩義色道德兩篇其藏身之智與烏而世皆不知漢武欺其臧罪劉向次於列仙事或有之此非淳沉異行直誄事雄主其誠難哉
婁東張溥題

東方大中集目錄
騷
七諫
初放　沈江
怨世　怨思
自悲　哀命
謬諫
疏
諫起上林苑疏　應詔上書
書
與公孫弘書　從公孫弘借車馬書
與友人書
序
十洲記序
論
非有先生論
設難
答客難　答驃騎難
頌
旱頌
銘
寶鼎銘
詩
據地歌　誡子詩
嗟伯夷
附錄
本傳

東方大中集目錄終

東方大中集卷卷全

漢平原東方朔著

明太倉張溥閱

騷

七諫王逸註

平生於國兮，平屈原名也 長於原塹，高平曰原 洞外曰野言屈原少生於楚國與君同朝長大見遠棄於山野傷有始而無終也 言語訽音溷出口為言 初荅曰訽 諂者貌也溷濁有雜也 又無彊輔，言己質性忠信不能巧利辭令言語訽鈍無強輔以保進己志也 壅一作蔽 閒遠兒而言淺狹者是也 數言便事兮，見怨門下。作數 門下前親近之人也言己數進忠言陳便宜以助治而見怨恨於左右欲害己也一作數陳便事 王不察其長利兮，卒見棄乎原塹，言懷王不察己忠謀可以安國利民反信讒言終棄載於原塹而不還也 伏念思過兮，無可改者，言己伏自思念行無過失可改易也 羣眾咸朋兮，上浸以惑。明察成眾君指以成亂而不自知也 巧佞在前兮，賢者滅息。也言佞臣巧好其言順意承旨旦夕在於君前而使忠賢之士心懷隱擯吞聲小語消滅蹇蹇之義以避讒惡也 堯舜聖已沒兮，孰為忠直。言堯舜聖明今已沒世誰為盡忠直也 高山崔巍兮，崔巍高貌 水流湯湯。湯湯時舉切湯湯流貌言己仰視高山其形崔巍而不知傾危俛視水流湯湯而不知深淺也 羣眾咸朋兮，上浸以惑。明察成眾君指以成亂而不自知也 巧佞在前兮，賢者滅息。也言佞臣巧好其言順意承旨旦夕在於君前而使忠賢之士心懷隱擯吞聲小語消滅蹇蹇之義以避讒惡也 堯舜聖已沒兮，孰為忠直。言堯舜聖明今已沒世誰為盡忠直也 高山崔巍兮，崔巍高貌 水流湯湯。湯湯時舉切湯湯流貌言己仰視高山其形崔巍而不知傾危俛視水流湯湯而不知深淺也

百三名家集

卧無所依宿也 舉世皆然兮，余將誰告。告古六切舉與也言舉當世之人皆行佞偽吾何所告我忠信之情乎 逐鴻鵠，鴻鵠大鳥 近習鴟梟。鴟梟惡鳥斬伐橘柚，柚音又橘柚美木 列樹苦桃。苦桃惡木言君親近貪殘惡人而遠仁賢之臣也 便娟之脩竹兮，寄生乎江潭。便娟平聲便娟好貌屈原自喻忠通達也 竹心空虛原自喻忠通心空虛以竹自喻言己忠心通達也 上葳蕤而防露兮，葳蕤盛貌 下泠泠而來風。泠泠清涼貌言上能有所蔽而下能有所防也 防蔽也 清涼可休庇也 以言己德上能庇蔭於民下能庇蔭於君下能庇蔭於子孫 閨塞蓋於君下能庇蔭於民 閨塞其志不合若竹柏之異心也 往者不可及兮，已老命不 悠悠蒼天兮，莫我振理。悠悠憂貌 振救也言己憂愁思想則呼蒼天言已已老命不悠悠蒼天兮，莫我振理。悠悠憂貌 振救也言己憂愁思想則呼蒼天言已 寤怨君之不寤兮，吾獨死而後已。言己今我獨抱忠信死於山野之中而已 寤覺也 初放

惟往古之得失兮，言己思念古者人君得道則安失道則危禹湯以王桀紂以亡覽私微之所傷。傷害也言己又觀人君私愛佞讒受 堯舜聖而慈仁兮，後世稱而弗忘。言堯舜明之德者以任賢其徵言傷害賢臣者國以危殆其也 羿浇二姬，羿所以有聖 用心閨成終不覺悟 信讒而棄忠兮，卒逢殃而喪其元。元頭也 齊桓失於專任兮，夷吾忠而名彰。夷吾管仲名也管仲將死成桓公曰豎刁自割易牙烹子此二臣者 龍恣愛百姓故也 齊桓失於專任兮，夷吾忠而名彰。夷吾管仲名也管仲將死成桓公曰豎刁自割易牙烹子此二臣者 民安王令輯之也 子胥不悲其身兮，恐霸功之不成。子胥伍員 不悲其身不悲其身不可任也桓公不從使專國政桓公卒二子各欲立其所溝公子諸公子糾爭國亂無主而桓公尸不棺積六十日蟲流出戶故曰失於專任夷吾 不愛其身兮，痛君之聽讒。痛傷也 忠而名晉獻惑於驪姬兮，申生孝而被疏。已解於九章篇中 偃王行其仁義兮，荊文寤而徐亡。偃王 其徼言偃王之無極矣之幸語是也 堯舜聖而慈仁兮，後世稱而弗忘。言堯舜明之德者以任賢 齊桓失於專任兮，夷吾忠而名彰。夷吾管仲名也管仲將死成桓公 龍恣愛百姓故也 齊桓失於專任兮，夷吾忠而名彰。夷吾管仲名也管仲將死成桓公 民安王令輯之也 子胥不悲其身兮，恐霸功之不成。子胥伍員 不悲其身不悲其身不可任也桓公不從使專國政桓公卒二子各欲立其所溝公子諸公子糾爭國亂無主而桓公尸不棺積六十日蟲流出戶故曰失於專任夷吾 不愛其身兮，痛君之聽讒。痛傷也 忠而名晉獻惑於驪姬兮，申生孝而被疏。已解於九章篇中 偃王行其仁義兮，荊文寤而徐亡。偃王 其徼言偃王之無極矣之幸語是也

初放

惟往古之得失兮，言己思念古者人君得道則安失道則危禹湯以王桀紂以亡覽私微之所傷。傷害也言己又觀人君私愛佞讒受 堯舜聖而慈仁兮，後世稱而弗忘。言堯舜明之德者以任賢其徵言傷害賢臣者國以危殆其也 羿浇二姬，羿所以有聖 用心閨成終不覺悟 信讒而棄忠兮，卒逢殃而喪其元。元頭也 齊桓失於專任兮，夷吾忠而名彰。夷吾管仲名也管仲將死成桓公曰豎刁自割易牙烹子此二臣者 龍恣愛百姓故也 齊桓失於專任兮，夷吾忠而名彰。夷吾管仲名也管仲將死成桓公曰豎刁自割易牙烹子此二臣者 民安王令輯之也 子胥不悲其身兮，恐霸功之不成。子胥伍員 不悲其身不悲其身不可任也桓公不從使專國政桓公卒二子各欲立其所溝公子諸公子糾爭國亂無主而桓公尸不棺積六十日蟲流出戶故曰失於專任夷吾 不愛其身兮，痛君之聽讒。痛傷也 忠而名晉獻惑於驪姬兮，申生孝而被疏。已解於九章篇中 偃王行其仁義兮，荊文寤而徐亡。偃王 其徼言偃王之無極矣之幸語是也

百三名家集

巖穴處而隱藏，士曰隱實曰藏言己壞忠信之計不成功績而不卒分，猶子胥死而不離。言子胥以諫吳伐楚吳卒不聽遂自殺其屍盛以鴟夷之囊投於江中 進不得施其智兮，退恐身之不全。言己進不得施忠信之智退恐身之不全 願悉心之所聞兮，心作余 遭值君之不聰。悉盡也聰達也言己欲盡忠陳列於君君不聽達 不開寤而難道兮，道一作導 不別橫之與縱。橫曰衡言君心常感而不可閉寤也 橫縱以政道而言 不別橫縱不能知 賢愚亦駭矣。駭矣 驕妒臣之浮說兮，絕國家之久長。言君好驕耶說之臣虛言導說以自親 讒亂將絕國家累世久矣之祿也 滅規榘而不用兮，背繩墨之正方。言君為政滅去聖之法度而不施用背棄忠直之臣以自傾危 離憂患而乃寤兮，離一罹 若縱火於秋蓬，蓬蒿也 欲時柏輔言君信任佞臣不慮難平 業失之而不救兮，尚何論乎禍福。言君施行棄火逐身將危始 彼離畔而朋黨兮，獨行之士其何望。言做 不別橫之與縱。橫曰衡言君心常感而不可閉寤也 橫縱以政道而言 不別橫縱不能知 賢愚亦駭矣。駭矣 驕妒臣之浮說兮，絕國家之久長。言君好驕耶說之臣虛言導說以自親 讒亂將絕國家累世久矣之祿也 滅規榘而不用兮，背繩墨之正方。言君為政滅去聖之法度而不施用背棄忠直之臣以自傾危 離憂患而乃寤兮，離一罹 若縱火於秋蓬，蓬蒿也 欲時柏輔言君信任佞臣不慮難平 業失之而不救兮，尚何論乎禍福。言君施行棄火逐身將危始 彼離畔而朋黨兮，獨行之士其何望。言做

文王見諸侯朝徐有眾心中覺悟恐為所并因興兵擊之而滅徐也 紂暴虐以失位兮，周得佐乎呂望。呂望紂時賢人也 以文其位周得呂望而有天下也 修往古以行恩兮，封比干之丘壠。小曰丘大曰墳 言武王修先古之法敬賢能克紂暴虐而封比干之墓以彰其德宣示四方也 賢俊慕而自附兮，日浸淫而合同。才能千人為俊淫多貌也 附浸淫下賢美俊慕周之德也日來親多四海如合皆同志也 明法令而修理兮，蘭芷幽而有芳。言己欲效箕子佯狂以脫其難也 不顧地以貪名兮，心怫鬱而內傷。言己不願楚國之地貪忠直之名念君閨昧心為病也 聯葱並以為佩兮，過鮑肆而失香。言仁人聯結葱並芬芳之草痛聲鬱而傷病也 正臣端其操行兮，反離謗而見攘。謗訕也攘排也言其性而不苟香也以言己指果忠信為讒人所毀失其忠名也 世俗更而變化兮，伯夷餓於首陽。言當世俗人皆改移忠欲以輔君反為讒人所排逐而遠放也 秋草榮其將實兮，微霜下而夜降。微霜始降也以喻讒欲言秋時百草將實微霜夜下而殺之使不得成熟讒人晨夜毀己亦將害己身使其忠名不得成也 商風肅而害生兮，商風西風也 百草育而不長。言秋風起則西風急疾而害生物使百草不得長以言君今急促刻傷百姓使不得保其性命也 眾somebody齕兮，孤聖特而易傷。言眾佞相與比同以妬賢者雖有聖懷計謀而不見用兮，以妬賢兮，孤聖特而易傷。明之智孤特無助易傷害也也去聲

夏落敷生言君用舜那日以漸禁隨之變化而不自知若秋意見生其容撥盼而日長大也眾輕積而折軸兮原谷離而累重皆過也言車載眾輕之物以折其軸而不可乘其多之故也以言國君聽用羣小之不可不慎也重累載平言則壞敗法度而自傾危也走湘沅之流浙兮恐逐波而復東也言己心清潔不能久居濁世故走湘沅之水以流浙俱浮恐遂乘波而東入大海也懷沙礫而自沈兮不忍見君之蔽壅礫小石也沈於水者不忍久見懷王壅蔽於讒佞也

沈江

世沈淖而難論兮沈沒也淖泥也俗岭峨而參嵯岭與岑同岭峨岑嵯不齊貌言時世之人服俗鍛鑿高下岑嵯賢愚也清泠泠而殲滅兮泠音力盡也滅消也一云而日蹙兮溷湛湛而日多溷濁也湛直深也言泠泠清清之士盡棄鴟鵄貪濁之人進在顯位日以盛多也鴟鵄以成羣兮玄鶴鵾翼而屏移言貪狼之人趙成羣之士放節而退也蓬艾親入御於牀第兮艾音蚊第牀簀馬蘭踡踔而日加踡音起踔音卓馬蘭惡草也踡踔暴長而茂盛也以言佞諂見親近而賢人日疏遠也蕙捐芸並與杜衡兮余泰世之不知芳何言蕙損芳草忠正之士當泰世人不知賢不知芳何一云余泰夫世不知芳何一云余泰夫

何周道之平易兮然無徵而險戲險直戲猶言險戲不平直也周道平直之道也徵驗也言周家建立德化其道無險傾危有心戲意直公方所履無失而言無徵驗何周道之平易兮然無徵而險戲險直戲猶言險戲不平直也周道平直之道也徵驗也言周家建立德化其道無險傾危有心戲意直公方所履無失而言無徵驗何

日加陋音起踔音卓馬蘭惡草也踡踔暴長也以言佞諂見親近而賢人日疏遠也蕙捐芸並與杜衡兮余泰世之不知芳何言蕙損芳草忠正之士當泰世人不知賢不知芳何一云余泰夫世不知芳何

棄捐芸並與杜衡兮余泰世之不知芳何言蕙損芳草忠正之士當泰世人不知賢不知芳何一云余泰夫世不知芳何

世沈淖而難論兮沈沒也淖泥也俗岭峨而參嵯岭與岑同岭峨岑嵯不齊貌言時世之人服俗鍛鑿高下岑嵯賢愚也清泠泠而殲滅兮泠音力盡也滅消也一云而日蹙兮溷湛湛而日多溷濁也湛直深也言泠泠清清之士盡棄鴟鵄貪濁之人進在顯位日以盛多也鴟鵄以成羣兮玄鶴鵾翼而屏移言貪狼之人趙成羣之士放節而退也蓬艾親入御於牀第兮艾音蚊第牀簀馬蘭踡踔而日加踡音起踔音卓馬蘭惡草也踡踔暴長也以言佞諂見親近而賢人日疏遠也蕙捐芸並與杜衡兮余泰世之不知芳何言蕙損芳草忠正之士當泰世人不知賢不知芳何一云余泰夫世不知芳何

八師謂為被高帛而衣奥地益愛也言堯舜有聖賢之輔也皇天保其高兮后土持其久言皇天保其高明之安不可喻越后土持其久長不可傾覆也后土持其久長不可輕脫也服清白以逍遥兮偏與乎玄英異色玄英純黑也以喻貪濁言己欲服修清白偏與貪者異行不可同處也西施媞媞而不得見兮媞音提女也媞媞好貌也慕母勃屑而日徠慕母勃屑猶懇懇行貌言西施媞媞而待時曰好人媞媞也慕母勃屑而日徠儀容姣好屏不得見慕母醜惡反得媒嫗而侍左右也以言君子也桂蠹不知所淹留兮桂蠹以喻貪濁之臣也言桂蠹小小而留止委於汙池則失甘美之木亡其居高顯不知留近君子也蓼蟲不知徙乎葵菜言蓼蟲處辛烈食苦惡不能知徙於葵菜食甘美然妄行侵詔亦將失其位也處潛濁之濁世兮今安所達乎吾志潛音泜言己居濁泜之世無有遭我清白之志安所達乎云今安所達乎吾志潛音泜言己居濁泜之世無有遭我清正之志欲遠去以求賢人賢人所能知也驥踡躓於鹽車兮踡音蜷躓音質君子困非眾人所識踡躓不行貌言君子困非眾人所識也以言賢人不遇明君建道流化垂功業也呂望窮困而不遇兮寧甯戚飯牛而商歌兮桓公聞而悲當寧解於路室女之方桑兮路室客舍也孔子過之以自侍言孔子出遊過於客舍其女方桑采一心不視喜其貞信故以自侍吾獨乖剌而無當兮乖差也剌邪也心悽愴而增思兮增益也思比干之忼忼慨也忼音抗悲楚人之和氏兮獻寶王以為石遇厲武之不察兮羌而足以卑卞和得寶玉之璞而獻之楚厲王

或終之以為石王怒斷其左足武王即位和復獻之武王不察卞又斷其右足和乃抱寶泣於荊山之下悲極血出於是發成玉乃使工人攻之果得美玉世所謂和氏之璧也或曰兩足果索索也以言玉石為小人之居勢兮志抱材而為小人也視忠正之何若言小人智少慮狹苟欲承順求媚以居位故視忠正之人常何如乎甚於萃芥也攻前聖之法度兮作先一喜嘩嘴而妄作猶小商龍利鞿也言小人在位以其憑心以擯毀先聖法度背違仁義相與耳語讒抖而妄遷虛偽以擯毀賢人也閭娵為醜惡雖諱為媒閭娵好女也言君親信讒欲之臣斥逐忠正蔽賢聖法度眾人雖憎之猶以好為惡心違意惑不自知也愉近習而敝遠兮孰知察其黑白見用雖當知己之清白被之貪濁也卒不得效其心容兮卒一作未安眇眇而無所歸薄薄附也言己眇眇然無所歸附也專精要以自明兮悔冥冥而壅蔽兮言己專壹忠情蔽塞耳目之精明欲以年既已過太半兮終輒軻而留滯兮輒軻不遇也言己年已過五十而輒軻沈滯卒無所達偶也欲高飛而遠集兮恐離罔而滅敗罔以網法言己欲高飛遠止他方恐遭罪法以滅敗身原自沈於江流兮絕橫流而徑逝徑一作遠一宿為江海之泥塗兮安能久見此濁世塗不忍久見貪濁之俗也

怨世

賢士窮而隱處兮士一作有廉方正而不容言時貪亂有眾賢有隱處廉正之士不得容於世也子胥諫而靡軀兮比干忠而剖心子胥自剖而飲君兮德日忘而怨深飲音胤已解於九章中卷自剖而飲君兮行明白而徑逝兮作一逍壅絕而不通言己思君盡忠言而遂徑去障蔽於讒佞而不得志也

怨思

居愁勤其誰告兮獨永思而憂悲言己放在山澤心中愁苦無所告想長憂悲而已內自省而不慙兮操愈堅而不衰言己自念懷忠誠抱忠信於外不媿於人志愈堅固不衰解也隱三年而無決兮歲忽忽其若頹言己放在山野滿三年矣歲月迫促去若頹下年且老也古有人臣三諫不從待放三年君命還則還行也憐余身不足以卒意兮一作憐余身不足以待意兮一作放三年君命還則還行也異一見而復歸言己自離身去不足以斜志意也哀人事之不幸兮屬天命而委之咸池咸池天神也言己自哀不能脩人事以身被疾而不閒兮閒差也心沸熱其若湯言己修行中仁義身反被病而不閒差憂心沸熱若湯之沸也冰炭不可以相竝兮竝併也吾固知乎命之不長言冰見炭則消炭得冰則滅以喻忠佞不可並處則相侵害國知我命之不長一云吾乎周知命之不長哀獨苦死之無樂兮惜予年之未央自哀惜死年尚少也悲不及余之所居兮一本不下有得字恨離予之故鄉不得歸郢見故居也鳥獸鷺而失羣兮飛者為鳥走者為獸猶鳥飛而哀鳴兮走本作獸猶鳥獸失其羣猶尚哀鳴相念之況我離郢之故鄉乎言己人生有死誰有不思故鄉乎言己

光也　故人疏而日忘兮新人近而愈好言修故忠臣日以疏遠親新人日以近而見親也一云新人愈近而日好莫能行於香冥兮孰能施於無報言聚人誰能有救心立行於香冥之中施無報之人乎言皆苟且而行以求利也若衆人之皆然兮乘回風而遠遊言己患苦衆人皆行苟且故乘風而遠去也凌恒山其若陋兮凌乘也恒山北嶽也陋小也聊娭以忘憂言己乘麟高山以為車小涉陂陁聊娭以忘憂也娭一作嬉悲虛言之無實兮苦衆口之鑠金已解於章中過故鄉而一顧兮泣歔欷而霑襟言己遠行新思楚而悲泣也厥白玉以為面兮厥皆也懷琬琰以為心言己施行清白心內外如副邪氣入而感內兮施玉色而外淫淫溺也言己邪之言雖自內威己志而猶不變玉而皆玉內外如副也何青雲之流瀾兮瀾一作瀾言己雖自作瀾而內愈明也徼霜降之蒙蒙蒙冥也言己遭讒人摩絜其柔言遭讒人摩絜而愈明也悲虛言之無實兮苦衆口之鑠金已解於章中過故鄉而一顧兮泣歔欷而霑襟言己遠行新思楚而悲泣也厥白玉以為面兮厥皆也懷琬琰以為心言己施行清白心內外如副邪氣入而感內兮施玉色而外淫淫溺也言己邪之言雖自何青雲之流瀾兮瀾一作瀾言己雖自作瀾而內愈明也徼霜降之蒙蒙蒙冥也言己遭讒人摩絜其柔言遭讒人摩絜而愈明也徐風至而徘徊兮徐風而一作之疾風過之湯湯湯一作蕩風為號令言君命宽則風舒風疾則風蕩也聞南藩樂而欲往兮藩蔽也南國諸侯為天子藩蔽故曰藩也一本無樂字而至會稽而且至兮會稽山名也言己聞南國號樂而且至會稽山且休息也見韓衆而窮之兮問天道之所在韓衆仙人也天道長生之道也借浮雲以送予兮載雌霓而為旌旌旗也有約為旌也一云載虹霓而為旌駕青龍以馳驁兮班行行之冥冥言極遠也忽容容其安之兮超慌忽其焉如之也苦衆人之難信兮願離羣而遠舉舉去也言苦見俗人多言無信不可遠任故願離衆而遠去也登巒山而遠望兮巒小山也一云登巒巒無山好桂樹之冬榮南方有不死之草北方有不釋之水也一云好桂茂而冬榮觀天火之炎煬煬陽也炎上陽也兮聽大壑之波聲大壑海水也言己仰觀天下朝海水心悲恐也引八維以自道兮八維以為綱紀也天有八維以為綱紀也舍沆瀣以長生沆瀣北方夜半氣也言己乃學

百三名家集　東方大中集　騷　五　蒲葉山房藏版

自悲

哀時命之不合兮傷楚國之多憂言己自哀生時祿命好行公正不與君合讒楚國無有忠臣國家多憂也內懷情之潔白兮遭亂世而離尤言己潔一作貨遭亂世而離尤得罪過於衆人也以惡耿介之直行兮世溷濁而不知言衆人惡明正之直士以君闇昧不知用之故也何君臣之相失兮上沉湘而分離言讒佞害己使明君故遂忠臣上下分離失其所也測汨離之湘水兮湘水在長沙羅縣下注湘水中傷離散之交亂知時固而不反言己沈身汨水終不還楚國也處幽穴而窟伏巖穴也言己修德不用隱伏穴之中以自隱遂去而流遷也處玄舍之幽門兮穴巖石而窟伏從水蛟而為徒兮與神龍乎休息自偷速如蛟龍而潛匿也何山石之嶄巖兮靈魂屈而偃蹇言山石高巖非己所居靈魂屈難上缺去之也哀形體之離解兮解一作懈神閔而無舍閔病無所適依而舍止也惟椒蘭之不反兮椒子蘭也蘭不肯反己魂魄何也魂迷惑而不知路迷惑不知道路當如何也願無過之設行兮雖滅沒之自樂言願設陳己行終身成福自樂不改易也痛楚剡之流亡兮哀靈脩之過剡到也言懷王之過已至於惡楚之故也固時俗之溷濁兮志督迷而不知路督閉也迷惑也言己遭亂世心中到困時危亡失賢之故也

自悲

哀時命之不合兮傷楚國之多憂言己自哀生時祿命好行公正不與君合讒楚國無有忠臣國家多憂也內懷情之潔白兮遭亂世而離尤言己潔一作貨遭亂世而離尤得罪過於衆人也以惡耿介之直行兮世溷濁而不知言衆人惡明正之直士以君闇昧不知用之故也何君臣之相失兮上沉湘而分離言讒佞害己使明君故遂忠臣上下分離失其所也測汨離之湘水兮湘水在長沙羅縣下注湘水中傷離散之交亂知時固而不反言己沈身汨水終不還楚國也處幽穴而窟伏巖穴也言己修德不用隱伏穴之中以自隱處玄舍之幽門兮穴巖石而窟伏從水蛟而為徒兮與神龍乎休息自偷速如蛟龍而潛匿也何山石之嶄巖兮靈魂屈而偃蹇言山石高巖非己所居靈魂屈難上缺去之也哀形體之離解兮解一作懈神閔而無舍閔病無所適依而舍止也惟椒蘭之不反兮椒子蘭也蘭不肯反己魂魄何也魂迷惑而不知路迷惑不知道路當如何也願無過之設行兮雖滅沒之自樂言願設陳己行終身成福自樂不改易也痛楚剡之流亡兮哀靈脩之過剡到也言懷王之過已至於惡楚之故也固時俗之溷濁兮志督迷而不知路督閉也迷惑也言己遭亂世心中

頃惑不知所行也念私門之正匠兮匠教也遥涉江而遠去言己念衆臣宿營其私相教以利乃以其邪心欲正國家之事故已遠去也念女嬃之嬋媛兮嬃一作姁嬋媛煩惑貌也我決死而不生兮雖重追吾何及言亦無所復還也戲疾瀨之素水兮望高山之蔇蔇言己履清白其志如水雖遇素故猶志仰高遠而不懈也哀高丘之赤岸兮遂沒身而不反言己哀楚有高丘山其岸嵯峨赤而有光明也傷無賢君將以陷危故沈身於湘流而不還也

哀命

怨靈脩之浩蕩兮已解於離騷輕也夫何執操之不固操志也固堅也言己念懷王信讒佞志數變移而不堅固也悲太山之為隍兮隍城下池也易曰城復于隍也執江河之可涸涸塞也言太山將頹為池江河之決不可用心迷惑過愆已成若太山之為隍江河之涸也願承閒而效志兮閒一作閑恐犯忌而干諱所畏為忌所隱為諱干觸也言己願承君閒暇之日時竭効忠言恐犯上忌觸衆人諱而遏塞也言己願承君閒暇之日時竭効忠言恐犯上忌觸衆人諱而見形也卒撫情以寂寞兮然怊悵而自悲怊悵恨貌也言己終撫我情寂寞不言然怊悵自恨心悲毒也玉與石而同匱兮匱匣也貫魚眼與珠璣圓澤為珠蠡瑣為璣以言君不知賢愚忠佞之士猶離魚眼與珠璣同貫而不別也駑駘驥於一乘兮駑駘馬也良馬為驥言君遇士用人雜用駑駘不馬為駑也服罷牛而驂驥兮左驂為服外雖為驂言君遇士用人雜用駑駘不賢愚若駕罷牛驂以騏驥才力殊也罷音皮年滔滔而日遠兮滔滔行貌也壽冉冉而愈衰冉冉音奴甘反年老也心悁悁而煩寃兮悁音於圭反悁悁憂愁貌也寃超搖而無冀寃鬱也超搖不安也言己自念年老固時俗之工巧兮滅規榘而改錯心中憂超搖不安也終無所冀望也背繩墨之正法兮追曲囏而枉策背反不用衆人之法度也追隨也曲囏邪枉也直士隱而辟匿兮諛諛登乎明堂直士隱身辟匿諛佞之人反登明堂布政之堂也言忠直之士皆公而鄣私也鄣一作障邪人在位障蔽賢士也讒佞之人為政也棄彭咸之娛樂兮棄去也彭咸清潔之士樂之風浴則為貧俗也滅巧倕之繩墨言工滅巧倕之繩墨則枉直失其制也言君背先王之法則自亂威也蒭蕘雜於叢蔣兮蒭蕘刈草者蔣香蒲也叢蔣以言取心亦善蒭蕘雜於叢蔣而蕪之叢蔣言賢士之位卑賤也蒭蕘刈草者蔣香蒲也叢蔣以言取心亦善機蓬矢以射革機蓬矢以射革矢箭也言張弦弩之機以達萬之箭以射犀革之甲必推折而無所能入也致荒亂兮無所能成也駕蹇驢而無策兮蹇跛也策箠也又何路之能極極盡也言君任蒭蕘之強又無鞭箠終不竟道也以直鍼而為鈞兮鈞一作鉤又何魚之能得言君不能以禮敬賢者猶釣魚無所能得也伯牙將頓轡而不能行兮頓轡收持前輓者也伯牙之絕弦兮伯牙善鼓琴絕弦斷琴弦也無鍾子期而聽之鍾子期古善聽者也言鍾子期死伯牙破琴絕弦以世無知音者也言己不遇明君濟忠直者亦宜然口和抱璞而泣血兮一云和氏抱璞而泣血安得良工而剖之也已解於上篇同音者相和兮謂清濁同也同類者相似謂好惡也以言君清明則潔白之士進君濁則貪濁之人用易曰水以潤下火以炎上各從其類聚也物以群分飛鳥號其羣兮鹿鳴求其友同志為友言飛鳥登高木志意喜樂則和鳴求其羣而呼其友而號其谷也以言在位之臣不思賢念德曾不若鳥獸也詩曰嚶其鳴矣求其友聲又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草故叩宮而宮應兮彈角而角動叩擊也彈擿也言叩擊其友聲又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草故叩宮而宮應兮彈角而角動叩擊也彈擿也言叩擊

五音各以其聲感而相應也以言君修正則下直也一云叩宮而商應彈角而徵動 虎嘯而谷風至兮 虎陽物也谷風陽氣也言虎嘯而吟則谷風至而應其類也以言君修德行政則百姓隨而化也 龍舉而景雲往 龍介蟲陰物也景雲大雲而有光者雲亦陰也言神龍將舉暨天則景雲覆而扶之輔其類也言君好賢士則英俊往而並集也 音聲之相和兮 言物類之相感也 言鳥獸相呼雲龍相感無不應其類而從其類也傷君獨無精誠之心以動賢也一云音聲而相和兮一無言及也字 夫方圜之異形兮 一云若夫圜一作圓 勢不可以相錯 言君性所為不與己合若方與圜不可錯雜勢不相安也 列子隱身而窮處兮 列子古賢士也 世莫可以寄託 言列子所以隱佚不仕而窮處者以世多詐偽無可以寄命託身也以一作與 衆鳥皆有行列兮 鳳獨翔翔而無所薄 已解於九辨也 經濁世而不得志兮 願側身巖穴而自託 言己懸貪濁之世終不得展其志意但甘處巖穴之中而隱伏也 欲闔口而無言兮 嘗被君之厚德 闔閉也言己欲閉口結舌而不復言以嘗被君之厚祿故不能默也 獨便悁而懷毒兮 愁鬱鬱之焉極 言憂愁之無窮極也 念三年之積思兮 願壹見而陳詞 思一見君而陳忠言也 不及君而騁說兮 騁馳也 世孰可為明之 言己不及賢君而騁極忠說則時世闇蔽無可為明真偽也 身寢疾而日愁兮 寢臥也 情沈抑而不揚 言己身被疾病臥而愁思自傷忠誠沈抑而不得揚達也 衆人莫可與論道兮 悲精神之不通 言當世之人無可與議事君之遺者哀我精神所志而不得通於君也

謬諫

亂曰 鸞皇孔鳳日以遠兮 孔孔雀也一云鸞孔鳳皇 畜鳧駕鵝 一云畜鵝鳧駕 雞鶩滿堂壇兮 高殿敞揚為堂平場廣坦為壇 鼃黽游乎華池 鼃蝦蟆也華池芳華之池也言君推遠孔鳳斥逐賢智畜養鵝鶩親近小人滿於堂庭鼃黽讒諛美口得志也 要褭

奔亡兮 騰駕橐駝 要音腰一作騠 鉛刀進御兮 遙棄太阿 要褭駿馬太阿利劍也言君放遠要褭英俊之士而駕橐駝任使罷駑頑朽之人而棄明智之士也 拔搴玄芝兮 玄芝神草也 列樹芋荷 橘柚萎枯兮 橘柚美木也 苦李旖旎 旖旎盛貌也言君乃拔去芝草賤棄橘柚種植芋荷養育苦李愛重小人斥逐君子也 甂甌登於明堂兮 甂甌瓦器名也 周鼎潛乎深淵 周鼎夏禹所作鼎也左氏傳曰昔夏之有德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桀有昏德鼎遷于商商紂暴虐鼎遷于周是為周鼎言甂甌之器登明堂周鼎反藏于深淵之水言小人仕政賢者隱匿也 自古而固然兮 吾又何怨乎今之人 言往古嫉妒忠直而不肯進用哉何為獨怨今世之人乎自斷詞之

疏

諫起上林苑疏

臣聞謙遜靜慤天表之應應之以福驕溢靡麗天表之應應之以異今陛下累郎臺恐其不高也弋獵之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為變則三輔之地盡可以為苑何必盩厔鄠杜乎奢侈越制天為之變上林雖小臣尚以為大也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汧隴以東商雒以西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產以西都涇渭之南北所謂天下陸海之地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柘異類之物不可勝原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卬足也又有秔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土宜薑芋水多䵷魚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饑寒之憂故酆鎬之間號為土膏其賈畝一金今規以為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棄就功就敗事損耗五穀是其不可一也且盛荆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廣狐兔之苑大虎狼之墟又壞人冢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囿之騎馳東西車鶩南北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輿是其不可三也故務苑囿之大不恤農時非所以彊國富人也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糞土愚臣忘生觸死逆盛意犯隆指罪當萬死不勝大願願陳泰階六符以觀天變不可不省

應詔上書

臣朔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二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教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固已誦四十四萬言又常服子路之言臣朔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為天子大臣矣臣朔昧死再拜以聞

書

與公孫宏書

蓋聞爵祿不相責以禮同類之游不以遠近為叙是故東門先生居蓬戶空穴之中而魏公子一朝以百騎馳造之呂望未嘗與文王同席而坐一朝讓以天下半大丈夫相知何必以撫塵而游垂髮齊年偃伏以日數哉

從公孫弘借車馬書

朔當從甘泉願借外廄之後乘木槿夕死而朝榮者士亦不必長貧也

公孫弘答東方朔書附

譬猶龍之未升與魚龍為伍及其升天鱗不可覩

與友人書

不可使塵網名韁拘鎖怡然長笑脫去十洲三島相期拾瑤草吞日月之光華共輕舉耳

序

十洲記序

臣學仙者耳非得道之人以國家盛美特招延儒墨於文綱之內抑絕俗之道揎虛詭之迹臣故韜隱逸而赴王庭藏養生而侍朱闕矣亦由尊上好道且復欲揣望盛

儀也曾隨師之主履行北至朱陵扶桑之關滄海冥夜之丘純陽之陵始青之下月宮之間內遊七丘中旋十洲踐赤縣而遨五嶽行陂澤而息名山臣自少及今周流六天涉歷八極於是矣未若陵虛之孫飛真之官上下九天洞視百方北極鉤陳而并華蓋南翔太丹而栖大夏東之通陽之霞西薄寒穴之野日月所不逮星漢所不與其上無復物其下無復底臣之所識始塊不足以酬廣訪矣

論

非有先生論

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稱往古以厲主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默默無言者三年矣吳王怪而問之曰寡人獲先人之功寄於衆賢之上夙興夜寐未嘗敢怠也今先王率然高舉遠棄吳地將以輔治寡人誠竊嘉之體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虛心定志欲聞流議者三年于茲矣今先生進無以輔治退不揚主譽竊不為先生取也蓋懷能而不見是不忠也見而不行主不明也意者寡人殆不明乎非有先生伏而惟惟吳王曰可以談矣寡人將竦意而覽焉先生曰於戲可乎哉談何容易夫談有悖於目拂於耳謬於心而便於身者或有說於目順於耳快於心而毀於行者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吳王曰何為其然也中

人已上可以語上也先生試言寡人將聽焉先生對曰昔有觸龍逢深諫於桀而王人已上可以語上也先生試言寡人將聽焉先生對曰昔有觸龍逢深諫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紂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閔王澤不下流而萬民驟動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者將以為君之禁除主之禍也今則不然反以為誹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果紛然傷於身蒙不辜之名戮及先人為天下笑故曰談何容易是以輔弼之臣足觚而邪諂之人竝遊遂及嬖廉悉來革等二人皆詐偽巧言利口以進其身陰奉琱琢刻鏤之好以納其心務快耳目之欲以苟容為度遂往不歸身沒被戮宗廟崩地國家為虛故戮賢堅親近讒夫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此之謂也故卑身賤體說色微辭愉愉唯唯終無益於主上之治則志士仁人不忍為也將儼然作於嚴之色深言直諫上以拂人主之邪下以損百姓之害則忤於邪主之心歷於衰世之法故養壽命之士莫肯進也遂居家山之間積土為壇編蓬為戶彈琴其中以咏先王之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是以伯夷叔齊避周餓於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仁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懼然易容損薦去几危坐而聽先生曰接輿避世箕子被髮陽狂此二人者皆避濁世以全其身者也使遇明王聖主得清燕之閒寬和之色發憤畢誠圖畫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禮下以便萬民則五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故伊尹豪恥辱負鼎俎和五味以干湯太公釣於渭之

陽以見文王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誠得其君也深念遠慮引義以正其身推恩以廣其下本仁祖義褒有德樣賢能謀惡亂總遠方一統類美風俗此帝王所由昌也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天地和洽遠方懷之故號聖王臣子之職既加矣於是裂地定封爵為公侯傳國子孫名顯後世民到于今稱之以遇湯與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穆然俛而深惟仰而泣下交頤曰嗟乎余國之不亡也緜緜連連殆哉世之不絕也於是正明堂之朝齊君臣之位舉賢材布德惠施仁義賞有功躬節儉減後宮之費損車馬之用故鄭聲遠佞人省庖廚去侈靡卑宮館壞苑囿填池塹以予貧民無產業者開內藏振貧窮存耆老卹孤獨薄賦斂省刑辟行此三年海內晏然天下大治陰陽和調萬物咸得其宜國無災害之變民無饑寒之色家給人足畜積有餘囹圄空虛鳳凰來集麒麟在郊甘露既降朱草蒨茂遠方異俗之人鄉風慕義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治亂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見而君人者莫肯為也臣愚竊以為過故詩云王國克生惟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設難

答客難

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脩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著於竹帛脣腐齒落服膺而不釋好學樂道之效明白甚矣自以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同胞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故非子之所能備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并為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彊失士者亡故談說行焉身處尊位珍寶充內外有廩君澤及後世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流德天下震懾諸侯賓服威震四夷連四海之外以為帶安於覆盂天下平均合為一家動發舉事猶運之掌賢不肖何以異哉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殺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為將卑之則為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泉之下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雖欲盡節效情安知前後夫天地之大士民之衆竭精談說竝進輻輳者不可勝數悉力慕之困於衣食或失門戶使蘇秦張儀與僕竝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常侍郎乎俚曰天下無害萬雖有聖人無所施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脩身乎哉詩云鼓鐘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苟能

脩身何患不蒞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迺設用於文武得信厥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所以日夜孳孳敏行而不敢怠也辟若瞻鴿飛且鳴矣傳曰天不為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為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為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故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覓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纊充耳所以塞聰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蓋聖人之教化如此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魁然無徒廓然獨居上觀許由下察接輿計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鰥少徒固其宜也子何疑於我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鄙食其之下齊說行加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也子又何怪之邪語曰以筦闚天以蠡測海以莛撞鐘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音聲哉蘇是觀之譬猶龜龍鮑之襲狗狐豚之咋虎至則雕耳何功之有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惑於大道也

答騶騎難

干將莫耶天下之利劍也水斷鵠鴈陸斷馬牛將以補履曾不如一錢之錐騏驥縗耳騖鴻驊騮天下良馬也將以捕鼠於深宮之中曾不如跛貓

頌

旱頌

維旱天之大旱失精和之正理遙望白雲之鄧滃鬱曀曀而亡止陽風吸習而熇熇群生閔懣而愁憤龍敵枯槁而凡布壞石相聚而為害農夫垂拱而無為釋其耨鉏而下涕悲壇畤之遺禍痛皇天之靡濟

銘

寶甕銘

當皇帝時瑞甕至堯時猶存甘露不竭謂之寶露舜遭寶甕於歷山故有寶露壞下起月館以望少月又遭寶壞於零陵之上舜崩蠻淪地下至秦始皇通汨羅之流為小瀟湘從長沙至零陵掘地得未玉甕可容八斗在舜廟之堂前不知年月至漢東方朔識之乃作寶甕銘

寶雲生於露壇祥風起於月館望三壺如盈尺視八鴻如蒙帶

詩

據地歌

陸沉於俗避世金馬門宮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萬丈之下

誡子詩

明有處世莫尚於中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相從首陽為拙柳惠為工飽食安步以仕代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才盡身危好名得辜有慕巢父洗耳不顧自盡無多聖人之通一龍一蛇形見神藏與物變化隨時之宜無有常家

嗟伯夷

窮隱處兮窞穴自藏與其隨侯而得志不若從孤竹於首陽

本傳

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武帝初即位徵天下舉方正賢良文學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多上書言得失自衒鬻有以千數其不足采者輒報聞朔初來上書文辭不遜高自稱譽上偉之令待詔公車奉祿薄未得省見久之朔給騶朱儒曰上以若曹無益於縣官耕田力作固不及人臨眾庶官不能治民從軍擊虜不任兵事無益於國用徒索衣食今欲盡殺若曹朱儒大恐叩頭朔教曰上即遨呼頭請罪居有頃聞上過朱儒衒玉頻首上問何為對曰東方朔言上欲盡誅臣等上知朔多端召問朔何恐朱儒為對曰臣朔生亦言死亦言朱儒長三尺餘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臣朔長九尺餘亦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朱儒飽欲死臣朔飢欲死臣言

可用幸異其禮不可用罷之無令但索長安米上大笑因使待詔金馬門稍得親近上嘗使諸數家射覆置守宮盂下射之皆不能中朔自贊曰臣嘗學易請射之乃別蓍布卦而對曰臣以為龍又無角謂之為蛇又有足跂跂脈脈善緣壁是非守宮即蜥蜴上曰善賜帛十匹復使射他物連中輒賜帛時有幸媚郭舍人滑稽不窮常侍左右曰朔狂幸中耳非至數也臣願令朔復射朔中之臣榜百朔不能中臣賜帝廷覆樹上寄生令朔射之朔曰是寓數也舍人曰果如朔不能中也朔曰生肉為臛乾肉為脯著樹為寄生盆下為寓數立令倡監榜舍人舍人不勝痛呼纍朔笑之曰咄口無毛聲謷謷尻益高舍人恚曰朔擅詆欺天子從官當棄市上問朔何故詆之對曰臣非敢詆之過與為隱耳上曰隱云何朔曰夫口無毛者狗竇也聲謷謷者鳥哺穀也尻益高者鵄俛啄也舍人不服因曰臣願復問朔隱語不知亦當榜即妄為誕語曰令壺盧老柏塗伊優亞狐吽牙何謂也朔曰令者命也壺有所以盛也顱者齒不正也老者人所敬也柏有鬼之迂也塗者漸洳徑也伊優亞者辭未定也狐吽牙者兩犬爭也舍人所問朔應聲輒對變詐錯出莫能窮者左右大驚上以朔為常侍郎遂得愛幸久之伏日詔賜從官肉大官丞日晏不來朔獨拔劍割肉謂其同官曰伏日當蚤歸請受賜懷肉去大官奏之朔入上曰昨賜肉不待詔以劍割肉而去

之何也朔免冠謝上曰先生起自責也朔再拜曰朔來朔來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割肉壹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上笑曰使先生自責迺反自譽復賜酒一石肉百斤歸遺細君初建元三年微行始出北至池陽西至黃山南獵長楊東游宜春微行常用飲酣已八九月中無待中常侍武騎及待詔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自此始微行以夜漏下十刻迺出常稱平陽侯旦明入山下馳逐麋豕狐兔手格熊羆馳騖禾稼稻杭之地民皆號呼罵詈相聚會自言鄠杜令今往欲謁平陽侯諸騎欲擊鞭之令大怒使吏呵止獵者數騎見留迺示以乘輿物久之迺得去時夜出夕還後齋五日糧會朝長信宮上大驩樂之是後南山下乃知微行數出也然尚迫於太后未敢遠出丞相御史知指乃使右輔都尉循徼長楊以東右內史發小民共待會所後迺私置吏衣從宣曲以南十二所中休吏衣投宿諸宮長楊五柞倍陽宣曲尤幸於是上以為道遠勞苦又為百姓所惡迺使大中大夫吾丘壽王與待詔能用算二人舉籍阿城以南盩厔以東宜春以西提封頃畝及其墳墓欲除以為上林苑屬之南山又詔中尉左右內史表屬縣草田欲以償鄠杜之民吾丘壽王奏事上大說稱善時朔在傍進諫是日因奏秦階之事上迺拜朔為大中大夫給事中賜黃金百斤然遂起上林苑如壽王所

奏云久之隆慮公主子昭平君尚帝女夷安公主隆慮主病因以金千斤錢千萬為昭平君贖死罪上許之隆慮主卒昭平君日驕醉殺主傅獄繫內官以公主子廷尉上請請論左右人人為言前又入贖陛下許之上曰吾弟老有是一子死以屬我於是為之垂涕歎息良久曰法令者先帝所造也用弟故而誅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又下負萬民迺可其奏哀不能自止左右盡悲朔前上壽曰臣聞聖王為政賞不達仇讐誅不擇骨肉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二者五帝所重三王所難也陛下行之是以四海之內元元之民各得其所天下幸甚臣朔奉觴昧死再拜上萬歲壽上迺起入省中夕時召讓朔曰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今先生上壽時乎哉史記頃首曰臣聞樂太甚則陽溢哀太甚則陰損陰陽變則心氣動心氣動則精神散精神散而邪氣及銷憂者莫若酒臣朔所以上壽者明陛下正而不阿因以止哀也愚不知忌諱當死先是朔嘗醉入殿中小遺殿上劾不敬有詔免為庶人待詔宦者署因此對復為中郎賜帛百匹初帝姑館陶公主號實太主堂邑侯陳午尚之午死主寡居五十餘矣近幸董偃始偃與母以賣珠為業偃年十三隨母出入主家左右言其姣好主召見曰吾為母養之因留第中教書計相馬御射頗讀傳記至年十八而冠出則執轡入則侍內為人溫柔愛人以主故諸公接之名譽傾城中號曰董

君主因推令散財交士今中府曰董君所發一日金滿百斤錢滿百萬帛滿千匹乃白之安陵爰叔者爰盎兄子也與偃善謂偃曰足下私侍漢主挾不測之罪將欲安處乎偃懼曰憂之久矣不知所以爰叔曰願城廟遠無宿宮又有荻竹籍田足下何不白主獻長門園此上所欲也如是上知計出於足下也則安枕而臥長無慘怛之憂久之不然上且請之於足下何如偃頓首曰敬奉教入言之主主立奏壽獻之上大說更名實太主園為長門宮主大喜使偃以黃金百斤為爰叔壽叔因是為董君畫求見上之策今主稱疾不朝上往臨疾問所欲主辭謝曰妾幸蒙陛下厚恩先帝遺德奉朝請之禮備臣妾之使列為公主賓賜邑入隆天重地死無以塞責一日卒有不勝洒掃之職先狗馬填溝壑竊有所恨不勝大願願陛下時忘萬事養精游神從中掖庭回輿枉路臨妾山林得獻觴上壽娛樂左右如是而死何恨之有上曰主何憂幸得愈恐羣臣從宮多大為主費上還有頃主疾愈起謂上以錢十萬從主飲後數日上臨山林主自執案敝膝道入登階就坐坐未定上曰願謁主人翁主乃下履去簪珥徒跣頓首謝曰妾無狀負陛下身當伏誅陛下不致之法頓首死罪有詔謝主簪履起之東箱自引董君董君縗幘傅韝隨主前伏殿下主迺贊館陶公主胞人臣偃昧死再拜謁因叩頭謝上為之起有詔賜衣冠上偃起趍就衣冠主自奉食

進饌當是時董君見尊不名稱為主人翁飲大驩樂主迺請賜將軍列侯從官金錢雜繒各有數於是董君貴寵天下莫不聞郡國狗馬琴瑟鞠劍容輻湊董氏常從游戲北宮馳逐平樂觀雞鞠之會角狗馬之足上大歡樂之於是上為實太主置酒宣室使謁者引內董君是時朔陛戟殿下辟戟而前曰董偃有斬罪三安得入乎上曰何謂也朔曰偃以人臣私侍公主其罪一也敗男女之化而亂婚姻之禮傷王制其罪二也陛下富於春秋方積思於六經留神於王事馳騖於唐虞折節於三代偃不遵經勤學反以靡麗為右奢侈為務盡狗馬之樂極耳目之欲行邪枉之道偃淫辟之路是乃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蠹也偃為淫首其罪三也昔伯姬燔而諸侯憚奈何陛下上默然不應良久曰吾業已設飲後而自改朔曰不可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故淫亂之漸其變為憂是以賢貉為淫而易牙作患虞父死而魯國全管蔡誅而周室安上曰善有詔止更置酒北宮引董君從東司馬門入東司馬門更名東交門賜朔黃金三十斤董君之寵由是日衰至年三十而終後數歲實太主卒與董君會葬於霸陵是後公主貴人多踰禮制自董偃始時天下多靡趨末百姓多離農畝上從容問朔吾欲化民豈有道乎朔對曰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者老皆聞

見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足履革鳥以韋帶劍莞蒲為席兵木無刃衣縕無文集上書囊以為殿帷以道德為麗以仁義為準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為小圖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號駟千門萬戶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纋罽宮人簪瑇瑁垂珠璣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鼓雷霆之聲轟轟隱天地作倡優奴婢舞鄭女上為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捐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起走馬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願陛下留意察之朔雖詼笑然時觀容顏色直言切諫上常用之自公卿在位朔皆教弄無所為屈上以朔口諧辭給好作問之嘗問朔曰先生視朕何如主也朔對曰自唐虞之隆成康之際未足以論當世臣伏觀陛下功德陳五帝之上在三王之右非若此而已誠得天下賢士公卿在位咸得其人矣譬若以周邵為丞相孔丘為御史大夫太公為將軍畢公高拾遺於後升嚴子為衛尉皐陶為大理后稷為司農伊尹為少府子贛使外國顏閔為博士子夏為太常益為右扶風季路為執金吾契為鴻臚龍逢為宗正伯夷為京兆管仲為馮翊魯般為將作仲山甫為光祿申伯為太僕延陵季子為水衡百里奚為典屬國柳下惠為大長秋史魚為司直遽伯玉為太傅孔父為詹事孫叔敖為諸侯相子

產為郡守王慶忌為期門夏育為鼎官弁為旄頭宋萬為式道侯上乃大笑是時朝廷多賢材上復問朔方今公孫丞相兒大夫董仲舒夏侯始昌司馬相如吾丘壽王主父偃朱買臣嚴助汲黯膠倉終軍嚴安徐樂司馬遷之倫皆辯知閎達溢于文辭先生自視何與比哉朔對曰臣觀其画齒牙樹頰腭吐肝嗋推項願結股腳連脽尻遺蛇其迹行步僄疾臣朔雖不肖尚兼此數子者朔之進對澹辭皆此類也武帝既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時方外事胡越內興制度國家多事自公孫弘以下至司馬遷皆奉使方外或為郡國守相至公卿而朔嘗至大中大夫後常為郎與枚皐郭舍人俱在左右談啁而已久之朔上書陳農戰彊國之計因自訟獨不得大官欲求試用其言專商鞅韓非之語也指意放濫頗復詼諧辭數萬言終不見用朔因著論設客難己用位卑以自慰諭又設非有先生之論朔之文辭此二篇最善其餘有封泰山責和氏璧及皇太子生祺屏風殿上柏柱平樂觀賦猶八言七言上下從公孫弘借車凡劉向所錄朔書具是矣世所傳他事皆非也

贊曰劉向言少時數問長老賢人通於事及朔時者皆曰朔口諧倡辯不能持論喜為庸人誦說故今後世多傳聞者而揚雄亦以為朔言不純師行不純德其流風遺書蔑如也然朔名過實者以其詼達多端不名一行應諧似優不窮似智正諫似直譏德似隱非夷卿卒是柳下惠戒其子以上容首陽為抽柱下為工飽食安步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其滑稽之雄乎朔之詼諧逢占射覆其事浮淺行于衆庶童兒牧豎莫不眩耀而後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語附著之朔故詳錄焉

東方贍辭詼諧優戲苑扞倨正諫舉郵懷肉汙殿弛張沈浮述東方朔傳第三十五

東方大中集終

褚先生集題詞

張晏云褚先生潁川人仕元成間韋玄成云褚顗家傳褚少孫梁相褚大弟之孫宣帝時為博士寓居於沛事大儒王式故號為先生續太史公書而先生自述亦云幸得以經術為郎其記外戚閎之鍾離生記梁孝王閒之宮殿中老郎吏編列三王封策取之長老好故事者愼哉所聞與子長稱董生壺大夫何以異史記中孝武本紀禮樂二書時傳為褚生所補論者謂武帝好功利多制作史臣備集行事其可觀感必有大於泰皇請紀者乃僅取封禪書充之闕如自在禮書本前卿樂書本樂記載太史公語無多本朝有司何遽失傳盡錄褚生才薄折足匪任然讀其所記景帝王后武帝尹邢兩夫人與梁王田仁任安諸逸事及滑稽六章自者龜策二傳錯綜爾雅狀形貌緝古語竟有似太史公者設令兩人生同時官同舍子長主書褚生為副緒閱金匱成就必廣又令各譔一史如淮南八公之徒聞見角立相視而笑未必不為莊周之許惠施也予為採列獨出使世知龍門而下扶風而上尚有褚生以當史家小山云

婁東張溥題

漢褚先生集目錄

陳涉世家
論
外戚世家
王太后　衛子夫
尹姬好　鉤弋夫人
梁孝王世家
三王世家
張丞相列傳
韋賢　魏相
丙吉　黃霸
韋玄成　匡衡
田叔列傳　任安
田仁
平津侯列傳
滑稽列傳　東方朔　東郭先生
王先生　西門豹
日者列傳
龜策列傳
三代世表
答張夫子問
建元以來侯年表
修記孝昭以來功臣侯者

漢褚先生集目錄終

漢 潁川褚少孫 著

明 太倉張溥 閱

陳涉世家

褚先生曰地形險阻所以為固也兵革形法所以為治也猶未足恃也夫先王以仁義為本而以固塞文法為枝葉豈不然哉

外戚世家

褚先生曰臣為郎時聞習漢家故事者鍾離生曰王太后在民間時所生子女者父為金王孫王孫已死景帝崩後武帝已立王太后獨在而韓王孫名嫣素得幸武帝。求聞白書太后有女在長陵也武帝曰何不蚤言乃使使往先視之在其家武帝乃自往迎取之蹕道先驅騎出橫城門乘輿馳至長陵當小市西入里門閉暴開門乘輿直入此里通至金氏門外止使武騎圍其宅為其亡走身自往取不得也即使左右摩臣入呼求之家人驚恐女匿內中牀下扶持出門令拜謁武帝下車泣曰謹大姊何藏之深也詔副車載之還車馳還而直入長樂宮行詔門者引籍通到謁太后太后曰帝倦矣何從來帝曰今者至長陵得臣姊與俱來顧曰謁太后太后

曰女其邪曰是也太后為泣下女亦伏地泣武帝奉酒前為壽奉錢千萬奴婢三百人公田百頃甲第以賜姊太后謝曰為帝費焉於是召平陽主南宮主林慮主三人俱來謁見姊因號曰修成君有子男一人女一人男號為修成子仲女為諸侯王王后此二子非劉氏以故太后憐之修成子仲驕恣陵折吏民皆患苦之

衛子夫立為皇后后弟衛青字仲卿以大將軍封為長平侯四子長子伉為侯世子侯世子常侍中貴幸其三弟皆封為侯各千三百戶一曰陰安侯二曰發干侯三曰宜春侯貴震天下天下歌之曰生男無喜生女無怒獨不見衛子夫霸天下是時平陽主寡居當用列侯尚主主與左右議長安中列侯可為夫者皆言大將軍可主笑曰此出吾家常使令騎從我出入耳今何用為夫乎左右侍御者曰今大將軍姊為皇后三子為侯富貴振動天下主何以易之乎於是主乃許之言之皇后令白之武帝乃召衛將軍尚平陽公主焉

褚先生曰太夫龍變傳曰蛇化為龍不變其文家化為國不變其姓大夫當時富貴百惡滅除光耀榮華貧賤之時何足累之哉

武帝時幸夫人尹婕妤邢夫人號娙娥兒人謂之婕何婕何秩比中二千石容華秩比二千石婕妤秩比列侯常從婕妤遷為皇后尹夫人與邢夫人同時並幸有詔不得相見尹夫人自謂武帝厭望見邢夫人帝許之即令他夫人飾從御者數十人為邢夫人來前尹夫人前見之曰此非邢夫人身也帝曰何以見之對曰視其身貌形狀不足以當人主矣於是帝乃詔使邢夫人衣故衣獨身來前尹夫人望見之曰此真是也於是乃俛頭俛而泣自痛其不如也竟曰美女人室惡女之仇

褚先生曰浴不必江海要之去垢馬不必騏驥要之善走士不必賢世要之知道女不必貴種要之貞好傳曰女無美惡入室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美女者惡女之仇豈不然哉

鉤弋夫人姓趙氏河間人也得幸武帝生子一人昭帝是也武帝年七十乃生昭帝昭帝立時年五歲耳衛太子廢後未復立太子而燕王旦上書願歸國入宿衛武帝怒立斬其使者於北闕上居甘泉宮召畫工圖畫周公負成王也於是左右羣臣知武帝意欲立少子也後數日帝譴責鉤弋夫人夫人脫簪珥叩頭帝曰引持去送掖庭獄夫人還顧帝曰趣行女不得活夫人死雲陽宮時暴風揚塵百姓感傷使者夜持棺往葬之封識其處其後帝閑居問左右曰人言云何左右對曰人言既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帝曰然是非兒曹愚人所知也往古國家所以亂也由主少母壯也女主獨居驕蹇淫亂自恣莫能禁也女不聞呂后耶故諸為武帝生子者無男女其母無不譴死豈可謂非賢聖哉昭然遠見為後世計慮固非淺聞愚儒之所及也諡為武皇帝

梁孝王世家

褚先生曰臣為郎時聞之於宮殿中老郎吏好事者稱道之也竊以為今梁孝王怨望欲為不善有事從中生今太后女主也以愛少子故欲令梁王為太子大臣不時正言其不可狀阿意治小私說意以受賞賜非忠臣也齊如魏其侯實嬰之正言也何以有後禍景帝與王燕見侍太后飲景帝曰千秋萬歲之後傳王太后喜說實嬰在前據地言曰漢法之約傳子適孫今帝何以得傳弟擅亂高帝約乎於是景帝默然無聲太后意不說故成王與小弱弟立樹下取一桐葉以與之曰吾用封汝周公聞之進見曰天王封弟甚善成王曰吾直與戲耳周公曰人主無過舉不當有戲言言之必行之於是乃封小弟以應縣是後成王沒齒不敢有戲言言必行之孝經曰非法不言非道不行此聖人之法言也今主上不宜出好言於梁王梁王上有太后之重驕蹇日久數聞景帝好言千秋萬世之後傳王而實不行又諸侯王朝見天子漢法凡當四見耳始到入小見到正月朔旦奉皮薦璧以賀正月法見後三日為王置酒賜金錢財物後二日復入小見辭去凡留長安不過二十日小見者燕見於禁

門內飲於省中非士人所得入也今梁王西朝因留且半歲入與人主同輦出與同車示風以大言而實不與令出怨言謀畔逆乃隨而戮之不亦遠乎非大賢人不知退讓今漢之儀法朝見賀正月者常一王與四侯俱朝見十餘歲一至今梁王常比年入朝見久留鄙語曰驕子不孝非愛之也故諸侯王當為置良師傅相忠言之士如汲黯轅固韓長孺等敢直言極諫安得有患害益聞梁王西入朝謁竇太后燕見與景帝俱侍坐於太后前語言私說太后謂帝曰吾聞殷道親親周道尊尊其義一也安車大駕用梁孝王為嗇景帝跸席舉身曰諾罷酒出帝召袁盎諸大臣通經術者曰太后言如是何謂也皆對曰太后欲意立梁王為帝太子帝問其狀袁盎等曰殷道親親者立弟周道尊尊者立子殷道質質者法天親其所親故立弟周道文文者法地尊者敬也故其本始故立長子周道太子死立適孫殷道太子死立其弟帝曰於公何如皆對曰方今漢家法周周道不得立弟當立子故春秋所以非宋宣公宋宣公死不立子而與弟弟受國死復反之與凡之子弟之子爭之以為我當代父後即刺殺兄子以故國亂禍不絕故春秋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為之臣請見太后白之袁盎等入見太后太后言欲立梁王梁王即終欲誰立太后曰吾復立帝子袁盎等以宋宣公不立正生禍亂後五世不絕小不忍害大義狀報太后太后乃解

說即使梁王歸就國而梁王聞其義出於袁盎諸大臣所怨使人來殺袁盎袁盎顧之曰我所謂袁將軍者也公得毋誤乎刺者曰是矣刺之置其劍劍著身視其劍新治問長安中削厲工工曰梁郎某子來治此劍以此知而發覺之發使者捕逐之獨梁王所欲殺大臣十餘人文吏窮本之謀反端頗見太后不食曰反泣不止景帝甚憂之問公卿大臣大臣以為遭經術史往治之乃可解於是遣田叔呂季主往治之此二人皆通經術知大禮來還至霸昌厩取火悉燒梁之反辭但空手來對景帝景帝曰何如對曰言梁王不知也造為之者獨其幸臣羊勝公孫詭之屬為之耳謹以伏誅死梁王無恙也景帝喜說曰急趨謁太后太后聞之立起坐食氣平復故曰不通經術知古今之大禮不可以為三公及左右近臣少見之人如從管中闚天也

三王世家

褚先生曰臣幸得以文學為侍郎好覽觀太史公之列傳列傳中稱三王世家文辭可觀求其世家終不能得竊從長老好故事者取其封策書編列其事而傳之令後世得觀賢主之指意益聞孝武帝之時同日而俱拜三子為王封一子於濟一子於廣陵一子於燕各因子才力智能及土地之剛柔人民之輕重為作策以申戒之謂王世為漢藩輔保國治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夫賢主所作固非淺聞者所能知非博聞強記君子者所不能究竟其意至其次序分絕文字之上下簡之參差長短皆有意心莫之能知謹論次其真草詔書編于左方令覽者自通其意而解說之

王夫人者趙人也與衛夫人竝幸武帝而生子閎閎且立為王時其母病武帝自臨問之曰子當為王欲安所置之王夫人曰陛下在妾又何等可言者帝曰雖然意所欲欲於何所王之王夫人曰願置之雒陽武帝曰雒陽有武庫敖倉天下衝阨漢國之大都也先帝以來燕子王於雒陽者去雒陽餘盡可王夫人不應武帝曰關東之國無大於齊者齊東負海而城郭大古時獨臨菑中十萬戶天下膏腴地莫盛於齊者矣王夫人以手擊頭謝曰幸甚王夫人死而帝痛之使使者拜之曰皇帝謹使使太中夫人明奉璧一雙夫人為齊王太后子閎王齊年少無有子立不幸早死國絕為郡天下稱齊不宜王云所謂受此土者諸侯王始封者必受土於天子之社歸立之以為國社以歲時祠之春秋大傳曰天子之國有泰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方黃故將封於東方者取青土封於南方者取赤土封於西方者取白土封於北方者取黑土封於上方者取黃土各取其色物裹以白茅封以為社此始受封於天子者也此之為王土主土者立社而奉之也胙承祖考祖者先也考者父也維猶古維者度也念也稽者當也當順古之道也齊地多變詐不習於禮義故戒之曰

恭敬之詔唯命不可為常人之好德能明顯光不圖於義使君子怠慢惡若心信執其中天祿長終有過不善乃凶于而國而害于若身齊王之國左右維持以禮義不幸中年早夭然全身無過如其策意傳曰青采出于藍而賤青於藍者教使然也遠哉賢主昭然獨見誡齊王以慎內誡燕王以無作怨無侮儆誡廣陵王以慎外無作威與福夫廣陵在吳越之地其民精而輕故誡之曰江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保疆三代之時迫要使從中國俗服不大及以政教以意御之而已無侗好佚無通宵人維法是則無長好佚樂馳騁弋獵淫康而近小人常念法度則無羞辱矣三江五湖有魚鹽之利銅山之富天下所仰故誡之曰臣不作福者勿使行財幣厚賞賜以立聲譽為四方所歸也又曰臣不作威者勿使因輕以倍義也會孝武帝崩孝昭帝初立先朝廣陵王胥厚賞賜金錢財幣直三千餘萬益地百里邑萬戶會昭帝崩宣帝初立緣恩行義以本始元年中裂漢地盡以封廣陵王胥四子一子為朝陽侯一子為平曲侯一子為南利侯最愛少子弘立以為高密王其後胥果作威福通楚玉使者楚王宣言曰我先元王高帝少弟也封三十二城今地邑益少我欲與廣陵王共發兵云廣陵王為上我復王楚三十二城如元王時事發覺公卿有司請行誅謀天子以骨肉之故不忍致法於胥下詔書無治廣陵王獨誅首惡楚王傳曰逢生麻中

不救自亶白沙在泥中與之皆黑者土地教化使之然也其後常復祝詛謀反自殺國除燕土境埸北迫匈奴其人民勇而少慮故誡之曰肇祁民無有李行而禽獸心以貓盜侵犯邊民朕詔將軍往征其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君皆來降旗爺師肇祁徙域遠處北州以安矣悉若心無作怨者勿使從俗以怨望也無佻德者勿使上背德也無廢備者無乏武備常備匈奴也非教士不得從徵者言非習禮義不得在於側也會武帝年老長而太子不幸薨未有所立而旦使來上書請身入宿衛於長安李武見其書擊地怒曰生子當置之齊魯禮義之鄉乃置之燕趙果有爭心不讓之端見矣於是使使即斬其使者於闕下會武帝崩昭帝初立旦果作怨而望大臣自以長子當立舉齊王子劉澤等謀為叛逆出言曰我安得弟在者今立者乃大將軍子也欲發兵事發覺當誅昭帝緩恩寬忍抑案不揚公卿使大臣請遣宗正與太中大夫公户滿意御史大夫僧往使燕風喻之到燕各異日吏見責王宗正者主宗室諸劉屬籍先見王為列陳道昭帝貴武帝子狀侍御史乃復見王責之以正法問王欲發兵罪名明白當坐之漢家有正法王犯纖介小罪過即行法直斷耳安能寬王驚動以文法王意益下心恐公户滿意習於經術最後見王稱引古今通義國家大禮文章爾雅謂王曰古者天子必內有異姓大夫所以正骨肉也外有同姓大

夫所以正異族也周公輔成王誅其兩弟故治武帝在時尚能寬王今昭帝始立年幼當於春秋未臨政委任大臣古者誅罰不阿親戚故天下治方今大臣輔政奉法直行無敢所阿恐不能寬王王可自謹無自令身死國滅為天下笑於是燕王旦乃恐懼服罪叩頭謝過大臣欲和合骨肉難傷之以法其後旦復與左將軍上官桀等謀反宣言曰我次太子太子不在我當立大臣共抑我云云大將軍光輔政與公卿大臣議曰燕王旦不改過悔正行惡不變於是修法直斷行罰誅旦自殺國除如其策指有司請誅旦妻子孝昭以骨肉之親不忍致法寬赦旦妻子免為庶人傳曰蘭根與白芷漸之滫中君子不近庶人不服者所以漸然也宣帝初立推恩宣德以本始元年中盡復封燕王旦兩子一子為安定侯立燕故太子建為廣陽王以奉燕王祭祀

張丞相列傳

孝武時丞相多甚不記其錄其行起居狀略且紀征和以來有車丞相長陵人也卒而有韋丞相代韋丞相賢者魯人也以讀書術為吏至大鴻臚有相工相之當至丞相有男四人使相工相之至第二子其名玄成相工曰此子貴當封韋丞相言曰我即為丞相有長子是安從得之後竟為丞相病死而長子有罪論不得嗣而立玄成

玄成時佯狂不肯立竟立之有讓國之名後坐騎至廟不敬有詔奪爵一級為關內侯失列侯得食其故國邑韋丞相卒有魏丞相代

魏丞相相者濟陰人也以文吏至丞相其人好武皆令諸吏帶劍帶劍前奏事或有不帶劍者當入奏事至乃借劍而敢入奏事其時京兆尹趙君丞相奏以免罪使人執魏丞相欲求脫罪而不聽復使人脅恐魏丞相以夫人賊殺侍婢事而私得奏請驗之發吏卒至丞相舍捕奴婢笞擊問之實不以兵刃殺也而丞相司直繫君奏京兆尹趙君迫脅丞相誣以夫人賊殺婢發吏卒圍捕丞相全不道又得擅屏騎士事趙京兆坐要斬又有使掾陳平等劾中尚書疑以獨擅劫事而坐之大不敬長史以下皆坐死或下獄室而魏丞相竟以丞相病死子嗣後坐騎至廟不敬有詔奪爵一級為關內侯失列侯得失其故國邑魏丞相卒以御史大夫邴吉代

邴丞相吉者魯國人也以讀書好法令至御史大夫孝宣帝時以有舊故封為列侯而因為丞相明於事有大指後世稱之以丞相病死子嗣嗣後坐騎至廟不敬有詔奪爵一級失列侯食得故國邑顯為吏至太僕坐官耗亂身及男子有疾臧免為庶人邴丞相卒黃丞相代長安中有善相工田文者與韋丞相魏丞相邴丞相賤微時會於客家田文言曰今此三君者皆丞相也其後三人竟更相代為丞相何見之明

也

黃丞相霸者淮陽人也以讀書為吏至潁川太守治潁川以禮義條教喻告化之犯法者風曉令自殺化大行名聲聞孝宣帝下制曰潁川太守霸以宣布詔令治民道不拾遺男女異路獄中無重囚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徵為京兆尹而至丞相復以禮義為治以丞相病死子嗣後為列侯黃丞相卒以御史大夫于定國代于丞相已有廷尉傳在張廷尉語中于丞相去御史大夫韋玄成代

韋丞相玄成者即前韋丞相子也代父後失列侯其人少時好讀書明於詩論語為史至衛尉徙為太子太傅御史大夫薛君免為御史大夫于丞相之骸骨免而為丞相因封故邑為扶陽侯數年病死孝元帝親臨喪賜甚厚子嗣後其治容容隨世俗淳沉而見謂論巧而相工本謂之當為侯代父而後失之復自游宦而起至丞相父子俱為丞相世間美之豈不命哉相工其先知之韋丞相卒御史大夫匡衡代丞相匡衡者東海人也好讀書從博士受詩家貧衡傭作以給食飯才下數射策不中至九乃中丙科其經以不中科故明習補平原文學卒史數年郡不尊敬御史徵之以補百石屬屬為郎而補博士拜為太子少傅而事孝元帝孝元好詩而遷為光祿勳居殿中為師授教左右而縣官坐其家聽甚善之日以尊貴御史大夫鄭弘坐事

免而匡君為御史大夫歲餘韋丞相死匡君代為丞相封樂安侯以十年之間不出長安城門而至丞相豈非過時而命也哉深惟士之進官所以至封侯者微甚然多至御史大夫即去者諸為大夫而丞相次也其心慕幸丞相物故也或乃陰私相毀害欲代之然守之日久不得或為之日少而得之至於封侯莫命也夫御史大夫鄭君守之數年不得匡君居之未滿歲而韋丞相死即代之矣豈可以幹巧得哉多有賢聖之才困尼不得者眾甚也

田叔列傳

楮先生曰臣為郎時聞之曰田仁故與任安相善任安梁陽人也少孤貧困為人將車之長安留求事為小吏未有因緣也因占着名數家於武功武功扶風西界小邑也谷口蜀刻道近山安以為武功小邑無豪易高也安留代人為求盜亭父後為亭長邑中人民俱出獵任安常為人分麋鹿雄兔部署老小當壯劇易處眾人皆喜曰無傷也任少卿分別平有智略明日復合會會者數百人任少卿曰某子甲何為不來乎諸人皆怪其見之疾也其後除為三老舉為親民出為三百石長治民坐上行出游其恨不辦斥免乃為衛將軍舍人居門下同心相愛此二

人家貧無錢用以事將軍家監家監使養惡畜馬兩人同床臥仁獨言曰不知人哉家監也任安曰將軍尚不知人何乃家監也衛將軍從此兩人過平陽主主家令兩人與騎奴同席而食此二子拔刀列斷席別坐主家皆怪而惡之莫敢呵其後有詔募擇衛將軍舍人以為郎將軍取舍人中富給者令具鞍馬絳衣玉具劍欲入奏之會賢大夫少府趙禹來過衛將軍將軍呼所舉舍人以示趙禹趙禹以次問之十餘人無一人習事有智略者趙禹曰吾聞之將門之下必有將類傳曰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子視其所友今有詔舉將軍舍人者欲以觀將軍而能得賢者文武之士也今徒取富人子上之又無智略如木偶人衣之綺繡耳將奈之何於是趙禹悉召衛將軍舍人百餘人以次問之得田仁任安曰獨此兩人可耳餘無可用者衛將軍見此兩人貧意不平趙禹去謂兩人曰各自具鞍馬新絳衣兩人對曰家貧無用具也將軍怒曰今兩君家自為貧何為出此言鞅鞅如有移德於我者何也將軍不得已上籍以聞有詔召見衛將軍舍人此二人前見詔問能略相推第也田仁對曰提桴鼓立軍門使士大夫樂死戰鬬仁不及任安任安對曰夫決嫌疑安是非辯治官使百姓無怨心安不及仁也武帝大笑曰善使任安護北軍使田仁護邊田穀於河上此兩人立名天下其後用任安為益州刺史以田仁為丞相長史田仁上書言天下郡太守多為姦利三河尤甚臣請先刺舉三河三河太守皆內倚中貴人與三公有親屬無所畏憚宜先正三河以警天下奏史是時河南河內太守皆御史大夫杜父兄子弟也河東太守石丞相子孫也是時石氏九人為二千石方盛貴田仁數上書言之杜大夫及石氏使人謝謂田少卿曰吾非敢有語言也願少卿無相誣汙也仁已刺三河三河太守皆下吏誅死仁還奏事武帝說以仁為能不畏彊禦拜仁為丞相司直威振天下其後逢太子有兵事丞相自將兵使司直主城門司直以為太子骨肉之親父子之間不甚歡近去之諸陵過是時武帝在甘泉使御史大夫暴君下責丞相何為縱太子丞相對言使司直部守城門而開太子上書以聞請捕繫司直司直下吏誅死是時任安為北軍使者護軍太子立車北軍南門外召任安與節令發兵安拜受節入閉門不出武帝聞之以為任安為佯邪不傳事何也任安皆孰北軍錢官小吏上書言之以為党太子節言幸與我其鮮好有書上聞武帝曰是老吏也見兵事起欲坐觀成敗見勝者欲合從之有兩心安有當死之罪甚哀吾常活之今懷詐有不忠之心下安吏誅死

平津侯列傳

太皇太后詔大司徒大司空益聞治國之道當民為始當民之要在於節儉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與奢也寧儉昔者管仲相齊桓賓諸侯有九合一匡之功而仲尼謂之不知禮以其奢泰侈擬於君故也夏禹卑宮室惡衣服後聖不循由此言之始之盛也德儉矣其富於儉儉化俗民則尊卑之序得而骨肉之恩親爭訟之原息斯乃家給人足刑錯之本也歟可不務哉夫三公者百寮之率萬民之表也未有樹直表而得曲影者也孔子不云乎子率以正孰敢不正舉善而教不能則勸維漢興以來股肱宰臣身行儉約輕財重義較然著明未有若故丞相平津侯公孫弘者也位在丞相而為布被脫粟之飯不過一肉故人所善賓客皆分奉祿以給之無有所餘誠內自克約而外從制汲黯詰之乃聞于朝此可謂減於制度而可施行者也德優則行否則止與內奢泰而外為詭服以釣虛譽者殊科以病乞骸骨孝武皇帝即制曰賞有功褒有德善善惡惡君宜知之其省思慮存精神輔以醫藥賜告治病半酒雜帛居數月有瘳視事至元狩二年竟以善終于相位夫知臣莫若君此其效也弘子度嗣爵後為山陽太守坐法失侯夫表德章義所以率俗厲化聖王之制不易之道也其賜弘後子孫之次當為後者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傳詔公車上名尚書朕親臨拜焉

滑稽列傳

褚先生曰臣幸得以經術爲郎而好讀外家傳語竊不遜讓復作故事滑稽之語六章編之於左可以覽觀揚意以示後世好事者讀之以游心駭耳以附益上方太史公之三章

武帝時有所幸倡郭舍人者發言陳辭雖不合大道然令人主和說武帝少時東武侯母常養帝（案東武縣名帝壯時號之曰大乳母卑一月再朝朝奏入有詔使宰臣馬游卿以帛五十匹賜乳母又奉飲糒飧養乳母乳母上書曰某所有公田願得假倩之帝曰乳母欲得之乎以賜乳母乳母所言未嘗不聽有詔得令乳母乘車行馳道中當此之時公卿大臣皆敬重乳母乳母家子孫奴從者橫暴長安中當道掣頓人車馬奪人衣服聞於中不忍致之法有司請徙乳母家室處之於遼奏可乳母當入至前面見辭乳母先見郭舍人爲下泣舍人曰即入見辭去疾步數還顧乳母如其言謝去疾步數還顧郭舍人疾言罵之曰咄老女子何不疾行陛下已壯矣富尚須汝乳而活耶尚何還顧於是人主憫焉悲之乃下詔止無徙乳母前語譜之者

武帝時齊人有東方生名朔（仲長統云遷爲滑稽傳叔優病事不檢束方朔非也綱之行事宜直荷孟之比哉而祖龍本以遷內爲是又非也）以好古傳書愛經術多所博觀外家之語朔初入長安至公車上書凡用三千奏

牘公車令兩人共持舉其書僅能勝之人主從上方讀之二月乃盡詔拜以爲郎常在側侍中數召至前談話人主未嘗不說也時詔賜之食於前飯已盡懷其餘肉持去衣盡汗數賜綿帛擔揭而去徒用所賜錢帛取少婦於長安中好女率取婦一歲所者即棄去更取婦所賜錢財盡索之於女子人主左右諸郎牀呼之狂人主聞之曰令朔在事無爲是往者若等安能及之哉朔任其子爲郎又爲侍謁者常持節出使朔行殿中郎謂之曰人皆以先生爲狂朔曰如朔等所謂避世於朝廷閒者也古之人乃避世於深山中時坐席中酒酣據地歌曰陵況於俗避世金馬門宮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廬之下金馬門者宦署門也門傍有銅馬故謂之曰金馬門時會聚宮下博士諸先生與論議共難之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著於竹帛自以爲海內無雙即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其故何也東方生曰是固非子之所能備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張儀蘇秦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幷爲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強失士者亡故說聽行通身處尊位澤及後世子孫長榮今非然也聖帝在上德流天下諸侯賓服威振四夷連四海之外以爲席安於覆盂天下平均合爲一家動發舉事猶如運之掌中賢與不肖何以異哉方今以天下之大士民之衆竭精馳說並進輻輳者不可勝數悉力慕義困於衣食或失門戶使張儀蘇秦與僕並生於今之世嘗不能得掌故安敢望常侍侍郎乎傳曰天下無害雖有聖人無所施其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則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九皐聲聞于天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躬行仁義七十二年遭文王得行其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之所以日夜孜孜修學行道不敢止也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嶷然獨立塊然獨處上觀許由下察接輿策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有常也子何疑於余哉於是諸先生默然無以應也建章宮後閣重櫺中有物出焉其狀似麋以聞武帝往臨視之問左右羣臣習事通經術者莫能知詔東方朔事之朔曰臣知之願賜美酒粱飯大餐臣乃言詔曰可已狼又曰某所有公田魚池蒲葦數頃陛下以賜臣臣朔乃言詔曰可於是朔乃肯言曰所謂騶牙者也遠方當來歸義而騶牙先見其齒前後若一齊等無牙故謂之騶牙其後一歲匈奴混邪王果將十萬衆來降漢乃復賜東方生錢財甚多至老朔且死時諫曰詩云營營青蠅止于樊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願陛下遠巧佞退讒言帝曰今顧東方朔多善言怪之居無幾何朔果病死傳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此之謂也

武帝時大將軍衛青者衛后兄也封爲長平侯從軍擊匈奴至於吾水上而還斬首捕虜有功來歸詔賜金千斤將軍出宮門齊人東郭先生以方士待詔公車當道迎衛將軍車拜謁曰願白事將軍止車前東郭先生旁車言曰王夫人新得幸於上家貧今將軍得金千斤誠以其半賜王夫人之親入主聞之必喜此所謂奇策便計也衛將軍謝之曰先生幸告之以便計請奉教於是衛將軍乃以五百金爲王夫人之親壽王夫人以聞武帝帝曰大將軍不知爲此間之安所受計策對曰愚之侍詔者東郭先生詔召東郭先生拜以爲郡都尉東郭先生久待詔公車貧困饑寒衣敝履不完行雪中履有上無下足盡踐地道中人笑之東郭先生應之曰謝能履行雪中令人視之其上履也其履下處乃似人足者乎及其拜爲二千石佩青綬（青綬一青）出宮門行謝主人故所以同宮侍詔有等比相道於都門外榮華道路立名當世此所謂衣褐懷寶者也當其貧困時人莫省視至其貴也乃爭附之諺曰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其此之謂邪王夫人病甚人主自往問之曰子當爲王欲安所置之對曰願居洛陽人主曰不可洛陽有武庫敖倉當關口天下咽喉自先帝以來傳不

為置王統關東國莫大於齊可以為齊王夫人以手擊頭哭幸甚王夫人死號曰
齊王太后歲貢者齊王使淳于髡獻鵠於楚出邑門道飛其鵠徒揭空籠造詐成辭
往見楚王曰齊王使臣來獻鵠過於水上不忍鵠之渴出而飲之去我飛亡吾欲刺
腹絞頸而死恐人之議吾王以鳥獸之故令士自傷殺也鵠毛物多相類者吾欲買
而代之是不信而欺吾王也欲赴他國奔亡痛吾兩主使不通故來服過叩頭受罪
大王楚王曰善齊王有信士若此哉厚賜之財備鵠在也

武帝時徵北海太守詣行在所漢書宣帝徵勃海太守龔遂為有文學卒史王先生者自請與太守俱吾有益於君君許之諸府掾功曹白云王先生嗜酒多言少實恐不
可與俱太守曰先生意欲行不可逆遂與俱行至宮下待詔宮府門王先生徒懷錢
沽酒與衛卒僕射飲日醉不視其太守太守入跪拜王先生謂戶郎曰幸為我呼吾
君至門內遮語戶郎為呼太守太守來望見王先生王先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
北海令無盜賊君對曰何哉對曰選擇賢材各任之以其能賞異等罰不肖王先生
曰對如是是自譽自伐功不可也願君點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威武所變化也
太守曰諾召入至于殿下有詔問之曰何以治北海令盜賊不起叩頭對言非臣之
力盡陛下神靈威武之所變化也武帝大笑曰於乎安得長者之語而稱之安所受

之對曰受之文學卒史帝曰今安在對曰在宮府門有詔召拜王先生為水衡丞
以北海太守為水衡都尉傳曰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君子相送以言小人相
送以財

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豹往到鄴會長老問之民所疾苦長老曰苦為河伯娶婦
以故貧豹問其故對曰鄴三老廷掾常歲賦斂百姓收取其錢得數百萬用其二三
十萬為河伯取婦與祝巫共分其餘錢持歸當其時巫行視人家女好者云是當為
河伯婦即娉取洗沐之為治新繒綺穀衣閒居齋戒為治齋宮河上張緹絳帷女居
其中為具牛酒飯食行十餘日共粉飾之如嫁女床席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始浮
行數十里乃沒其人家有好女者恐大巫祝為伯取之以故多持女遠逃亡以故城
中益空無人又困貧所從來久遠矣民人俗語曰即不為河伯娶婦水來漂沒溺其
人民云西門豹曰至為河伯娶婦時願三老巫祝父老送女河上幸來告語之吾亦
往送女皆曰諾至其時西門豹往會之河上三老官屬豪長者里父老皆會以人民
往觀之者三二千人其巫老女子也年已七十從弟子女十人所皆衣繒單衣立大
巫後西門豹曰呼河伯婦來視其好醜即將女出帷中來至前豹視之顧謂三老巫
祝父老曰是女子不好煩大巫嫗為入報河伯得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即使吏卒共

抱大巫嫗投之河中有頃曰巫嫗何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有頃曰
弟子何久也復使一人趣之復投一弟子河中凡投三弟子西門豹曰巫嫗弟子是
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為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西門豹簪筆磬折嚮河立待良
久長老吏傍觀者皆驚恐西門豹顧曰巫嫗三老不來還奈之何欲復使趣投奈
長老一人入趣之皆叩頭叩頭且破額血流地色如死灰西門豹曰諸且留待之須
臾須史豹曰廷掾起矣狀河伯留客之久若皆罷去歸矣鄴吏民大驚恐從是以後
不敢復言為河伯娶婦西門豹即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田皆漸當其時民
治渠少煩苦不欲也豹曰民可以樂成不可與慮始今父老子弟雖患苦我然百歲
後期令父老子孫思我言至今皆得水利民人以給足富十二渠經絕馳道到漢之
立而長吏以為十二渠橋絕馳道相比近不可欲合渠水且至馳道合三渠為一橋
鄴民人父老不肯聽長吏以為西門君所為也賢君之法式不可更也長吏終聽置
之故西門豹為鄴令名聞天下澤流後世無絕已時幾可謂非賢大夫哉傳曰子產
治鄭民不能欺子賤治單父民不忍欺西門豹治鄴民不敢欺三子之才能誰最賢
哉雖治者當能別之

日者列傳

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興何嘗不以卜筮決於天命哉其於周尤甚及秦可見代王
之入任於卜者太卜之起由漢興而有

司馬季主者楚人也卜於長安東市宋忠為中大夫賈誼為博士同日俱出洗沐相
從論議誦易先生聖人之道術究徧人情相視而歎賈誼曰吾聞古之聖人不居朝
廷必在卜醫之中今吾已見三公九卿朝士大夫皆可知矣試之卜數中以觀采二
人即同與而之市游於卜肆中天新雨道少人司馬季主閒坐弟子三四人侍方辯
天地之道日月之運陰陽吉凶之本二大夫再拜謁司馬季主視其狀貌如類有知
者即禮之使弟子延之坐坐定司馬季主復理前語分別天地之終始日月星辰之
紀差次仁義之際列吉凶之符語數千言莫不順理宋忠賈誼瞿然而悟猶纓正襟
危坐曰吾望先生之狀聽先生之辭小子竊觀於世未嘗見也今何居之卑何行之
汙司馬季主捧腹大笑曰觀大夫類有道術者今何言之陋也何辱之野也今夫子
所賢者何也所高者誰也今何以卑汙長者二君曰尊官厚祿世之所高也賢才處
之今所處非其地故謂之卑言不信行不驗取不當故謂之汙夫卜筮者世俗之所
賤閒也世皆言曰夫卜者多言誇嚴以得人情虛高人祿命以說人志擴言禍災以
傷人心矯言鬼神以盡人財厚求拜謝以私於己此吾之所恥故謂之卑汙也司馬

季主曰公且安坐公見夫被髮童子乎日月照之則行不照則止問之日月疵瑕吉凶則不能理由是觀之能知別賢與不肖者寡矣賢之行也直道以正諫言不聽則退其譽人也不望其報惡人也不顧其怨以便國家利眾為務故官非其任不處也祿非其功不受也見人不正雖貴不敬也見人有汙雖尊不下也得不為喜去不為恨非其罪也雖眾辱而不愧也今公所謂賢者皆可為羞矣卑疵而前媿趨而言相引以苟相導以利比周賓正以求尊譽以受公奉事私利枉王法擾農民以官為威以法為機求利逆暴譬無異於操白刃劫人者也初試官時備刀為巧詐飾虛功執空文以詷主上用居上為右試官不讓賢陳功見偽增實以無為有以少為多以求便勢尊位飽食驅馳從姬歌妒不顧於誅犯法害民盧公察此夫為盜不操矛孤者也攻而不用弦刃者也欺父母未有罪而弒君未伐者也何以為高賢才乎盜賊發不能禁莫貊不服不能攝姦邪起不能塞官耗亂不能治四時不和不能調歲穀不熟不能適才賢不為是不忠也才不賢而託官佴利上奉妨賢者處是竊位也有人者進有財者禮是偷也子獨不見鴟梟之與鳳皇翔乎蘭芷芳鷖棄於廣野鳳蕭成林使君子退而不顯眾公等是也遠而不作君子義也今夫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時順於仁義分策定卦按式正棊然後言天地之利害事之成敗昔先王之定國家

必先龜策日月而後乃敢代正時日乃後入家產子必先古吉凶後乃有之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越王勾踐徙文王八卦以破敵國霸天下由是言之卜筮有何負哉且夫卜筮者掃除設坐正其冠帶然後乃言事此有禮也言而鬼神或以饗忠臣以事其上孝子以養其親慈父以富其子此有德者也而以義置數十百錢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患或以免事或以成嫁子娶婦或以養生此之為德豈值數十百錢哉此夫老子所謂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今夫卜筮者利大而謝少老子之云豈異於是乎莊子曰君子內無饑寒之患外無劫奪之憂居上而敬居下不為害君子之道也今夫卜筮者之為業也積之無委聚藏之不用府庫從之不用輜車負裝之不重止而用之無盡索之時持不盡索之物游於無窮之世雖莊氏之行未能增於是也子何故而云不可卜哉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足東南以海為池日中必移月滿必虧先王之道乍存乍亡公責卜者言必信不亦惑乎公見夫談士辯人乎處事定計必是人也然不能以一言說人主意故言必稱先王語必道上古處事定計飾先王之成功語其敗害以恐喜人主之志以求其欲多言詮麤莫大於此矣然欲彊國成功盡忠於上非此不立今夫卜者導惑教愚也夫愚惑之人豈能以一言而知之哉言不厭多故騏驥不能與罷驢為駟而鳳皇不與燕雀為羣而賢者亦不與不肖者同列故君子處卑隱以辟恥自匿以辟倫微見德順以除羣害以明天恤助上養下多其功利不求尊譽公之等喁喁者也何知長者之道乎宋忠實誼忽而自失芒乎無色悵然噤口不能言於是攝衣而起再拜而辭行洋洋也出市門倏能自上車伏軾低頭卒不能出氣居三日宋忠見實誼於殿門外乃相引屏語相謂自歎曰道高益安勢高益危居旃之勢失身且有日矣夫卜而有不審不見尊榮為人主計而不審身無所處此相去遠矣猶天冠地履也此老子之所謂無名者萬物之始也天地曠曠物之熙熙或安或危莫知居之我與若何足須臾哉彼久而愈安雖亂氏之義曾一作莊奉有以異也久之宋忠使向奴不至而還抵罪而實誼為梁懷王傅王墮馬薨誼不食毒恨而死此卻華絕根者也

太史公曰古者卜人所以不載者多不見于篇及至司馬季主余志而著之

褚先生曰臣為郎時游觀長安中見卜筮之賢大夫觀其起居行步坐起自動誓正其衣冠而當鄉人也有君子之風見性好解婦來卜對之顏色嚴振未嘗見齒而笑也從古以來賢者避世有居止舜澤者有居民間閉口不言有隱居卜筮閒以全身者夫司馬季主者楚賢大夫游學長安通易經術黃帝老子博聞遠觀其對二大夫貴人之談言稱引古明王聖人道固非淺聞小數之能及卜筮立名幕千里者各往往而在傳曰富為上貴次之既貴各各學一伎能立其身貴貞丈夫也陳君夫婦人也以相馬立名天下齊張仲曲成侯以善擊刺學用劍立名天下留長孺以相癡立名滎陽褚氏以相牛立名能以伎能立名者甚多皆有高世絕人之風何可勝言故曰非其地樹之不生非其意教之不成夫家之教子孫當視其所以好好舍苟生活之通因而成之故曰制宅命子足以觀士子有處所可謂賢心臣為郎時與太卜御諸為郎者同署言曰孝武帝時聚會占家問之某日可取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叢辰家曰大凶歷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雖訟不決以狀聞剌曰避諸死忌以五行為主人取於五行者也

龜策列傳

太史公曰自古聖人將建國受命興動事業何嘗不寶卜筮以助善屈廣以上不可記已自三代之興各據禎祥堅守山之兆龜而夏啓世飛燕之卜順故殷興百穀之筮吉故周室王者決定諮疑參以卜筮斷以蓍龜不易之道也蠻夷氏羌雖無君臣之序亦有決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木國不同俗然皆可以戰伐攻擊推兵求勝各信其神以知來事略聞夏殷欲卜者乃取蓍龜已則棄去之必為龜藏則不靈蓍久則不神至周室之卜官常實藏蓍龜又其大小先後各有所尚要其歸等耳或以為

聖王遭事無不定決疑無不悉其設精神求問之道者以為後世衰微愚不師智人智卻安化分滅百室道戴而無根故推歸之至微要潔於精神也或以為昆蟲之所長聖人不能與爭其處吉凶別然否多中於人至高祖時因秦太卜官天下始定兵革未息及孝惠享國日少呂后女主孝文孝景因襲掌故未遑講試雖父子疇官世世相傳其精微深妙多所遺失至今上即位博開藝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學通一伎之士咸得自効絶倫超奇者為右無所阿私數年之間太卜大集會上欲擊匈奴西攘大宛（一作衰南收百越卜筮至預見表象先圖其利及猛將推鋒執節獲勝於彼而蓍龜時日亦有力於此上尤加意賞賜至或數千萬如丘山子明之屬富溢貴寵傾於朝廷至以卜筮射蠭遶巫蠱時或頗中蒿有毗睚不快因公行誅恣意所傷以破族滅門者不可勝數百僚恐怖曰龜策能言後事覺姦欺亦誅三族夫攘策定數（一作遠○趙翊兩手灼龜觀兆變化無窮是以擇賢而用占焉可謂聖人重事者乎周公卜三龜而武王有瘳紂為暴虐而元龜不占晉文將定襄王之位卜得黃帝之兆卒受彤弓之命厥公貪驪姬之色卜而兆有口象其禍竟流五世楚靈將背周室卜而龜逆終被乾溪之敗兆應信誠於內而時人明察見之於外可不謂兩合者哉君子謂夫蓍卜筮無神明者惇悖人道信禎祥者鬼神不得其正故書連

稽疑五謀而卜筮居其二五占從其多明有而不專之道也余至江南觀其行事問其長老云龜千歲乃游蓮葉之上（蓮一作荷相近或假借字也）蓍百莖共一根又其所生獸無虎狼草無毒螫江傍家人常畜龜飲食之以為能導引致氣有益於助衰養老豈不信哉

褚先生曰臣以通經術受業博士治春秋以高第為郎幸得宿衛出入宮殿中十有餘年竊好太史公傳太史公之傳曰三王不同龜四夷各異卜然各以決吉凶略聞其要故作龜策列傳臣往來長安中求龜策列傳不能得故之太卜官問掌故文學長老習事者寫取龜策卜事編于下方聞古五帝三王發動舉事必先決蓍龜傳曰（此傳即太卜所得占龜之說也）下有伏靈上有兔絲上有擣蓍（擣音道謂反擣蓍擣古禱字）下有神龜所謂伏靈者在兔絲之下狀似飛鳥之形新雨已天清靜無風以夜消兔絲去之即以篝燭此地（篝龍也蕭然大而龍罩其上也燭之火滅即記其處）以新布四丈環置之明即掘取之入四尺至七尺得矣過七尺不可得伏靈者千歲松根也食之不死聞蓍生滿百莖者其下必有神龜守之其上常有青雲覆之傳曰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蓍莖長丈其叢生滿百莖方今世取蓍者不能中古法度不能得滿百莖長丈者取八十莖以上蓍長八尺即難得也人民好用卦者取滿六十莖已上長滿六尺者即可用矣記曰能得名龜者財物歸之家必大富至千萬一曰北斗龜二曰南辰龜三曰五星龜四曰八風龜五曰二十八宿龜六曰日月龜七曰九州龜八曰玉龜凡八名龜龜圖各有文在腹下文云云者此某之龜也略記其大指不寫其圖取此龜不必滿尺二寸民人得長七八寸可寶矣今夫珠玉寶器雖有所深藏之見其光必出其神明其此之謂乎故玉出於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岸不枯者（不字潤澤之所加也明月之珠出於江海藏於蚌中蚌蜃伏之（許氏說淮南云蚌蛤龍屬也音蜃）然當為蛟蜃音龍注音決誤也）王者得之長有天下四夷賓服能得百莖蓍並得其下龜以卜者百言百當足以決吉凶神龜出於江水中廬江郡常歲時生龜長尺二寸者二十枚輸太卜官因以吉日剔取其腹下甲龜千歲乃滿尺二寸王者發軍行將必鑽龜廟堂之上以決吉凶今高廟中有龜室藏內以為神寶傳曰取前足腨骨穿佩之（腨音乃充反腨腓）取龜置室西北隅懸之以入深山大林中不惑臣為郎時見萬畢石朱方傳曰有神龜在江南嘉林中嘉林者獸無虎狼鳥無鴟梟草無毒螫野火不及斧斤不至是為嘉林龜在其中常巢於芳蓮之上左脅書文曰甲子重光（子一作于）得我者匹夫為人君有土正（正長也為有諸侯得我為帝王求之於白蛇蟠杆林中者齋戒以待（蟠音盤杆音干林名白蛇蟠杆林龜藏其中也齋音咨戒以持恒凝然也）狀如有人來告之因以醮酒（醮一作祓）祓髮（祓一作被）求之三宿而得由是觀

之豈不偉哉故龜可不敬歟南方老人用龜支牀足行二十餘歲老人死移牀龜尚生不死龜能行氣導引問者曰龜至神若此然太卜官得生龜何為輒殺取其甲乎近世江上人有得名龜畜置之家因大富與人議欲遣去人教殺之勿遣遣之破人家龜見夢曰送我水中無殺吾也其家終殺之殺之後身死家不利人民與君王者異（異一作民）得名龜其狀類不宜殺也以往古故事言之古明王聖主皆殺而用之宋元王時得龜亦殺而用之謹述其事於左方今好事者觀擇其中焉宋元王二年江使神龜使於河至於泉陽漁者豫且舉網得而囚之置之籠中夜半龜來見夢於宋元王曰我為江使於河而幕網當吾路泉陽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語王有德義故來告訴是何物也衛平乃援式而起仰天而視月之光觀斗所指定日處鄉規矩為輔副以權衡四維已定八卦相望視其吉凶蚤介先見乃對元王曰今昔壬子宿在牽牛河水大會鬼神相謀漢正南北江河同期南風新至江使先來白雲猩猩萬物盡留斗柄指日使者當因玄服而乘輜車其名為龜王急使人問而求之王曰善於是王乃使人馳而往

閒泉陽令曰漁者幾何家名誰為豫且豫且得龜見夢於王王故使我求之泉陽令乃使吏案籍視圖水上漁者五十五家上流之廬名為豫且泉陽令曰諾乃與使者馳而問豫且曰今昔汝漁何得豫且曰夜半時舉網得龜使者曰今龜安在曰在龍中使者曰王知子得龜故使我求之豫且曰諾即系龜而出之龍中獻使者使者載行出於泉陽之門正晝無見風雨晦冥雲蓋其上五采青黃雲雨並起風將而行入於端門見於東廂身如流水潤澤有光堂見元王延頸而前三步而止縮頸而却復其故處元王見而怪之問衛平曰龜見寡人延頸而前以何望也縮頸而復是何當也衛平對曰龜在患中而終昔因王有德義使人活之今延頸而前以當謝也縮頸而卻欲亟去也元王曰善哉神至如此乎不可久留趣駕送龜勿令失期衛平對曰龜者是天下之寶也先得此龜者為天子且十言十當十戰十勝生於深淵長於黃土知天之道明於上古游三千歲不出其域安平靜正動不用力壽敝天地莫知其極與物變化四時變色居而自匿伏而不食春倉夏黃秋白冬黑明於陰陽審於刑德先知利害察於禍福以言而當以戰而勝王能寶之諸侯盡服王勿遣也以安社稷元王曰龜甚神靈降於上天陷於深淵在患難中以我為賢德厚而忠信故來告寡人寡人若不遣也是漁者也漁者利其肉寡人貪其力下為不仁上為無德君臣無

禮何從有福寡人不忍奈何勿遣衛平對曰不然臣聞盛德不報重寄不歸天與不受天奪之實今龜周流天下還復其所上至蒼天下海泥塗還偏九州未嘗愧辱無所稽留今至泉陽漁者脅而囚之王雖遣之江河必怒務求報仇自以為侵因神與謀淫雨不霽水不可治若為枯旱風而揚埃蝗蟲暴生百姓失時王行仁義其罰必來此無他故其罪在龜後雖悔之豈有及哉王勿遣也元王慨然而歎曰夫逆人之使絕人之謀是不暴乎取人之有以自為寶是不強乎寡人聞之暴得者必暴亡強取者必後無功桀紂暴強身死國亡今我聽子是無仁義之名而有暴強之道江河為湯武我為桀紂未見其利恐離其咎寡人狐疑安事此寶趣駕送龜勿令久留衛平對曰不然王其無患天地之間累石為山高而不壞得地為安故云物或危而顧安或輕而不可邊人或忠信而不如誕謾或醜惡而宜大官或美好佳麗而為衆人患非神聖人莫能盡言春秋冬夏或暑或寒寒暑不和賊氣相薄同歲異節其時使然故令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或為仁義或為暴強暴強有鄉仁義有時萬物盡然不可勝治大王聽臣臣請悉言之天出五色以辨白黑地生五穀以知善惡人民莫知辨也與禽獸相若谷居而穴處不知曰作天下禍亂陰陽相錯忽忽疾疾通而不相擇妖孽數見傳為單薄聖人別其生使無相獲禽獸有牝牡置之山原鳥有雌雄布

之林澤有介之蟲置之谿谷故牧人民為之城郭內經閭術外為阡陌夫妻男女賦之田宅列其室家為之圖籍別其名族立官置吏勸以爵祿衣其桑麻養以五穀耕之耨之鉏之耰之口得所嗜目得所美身受其利以是觀之非強不至故曰田者不強囷倉不盈商賈不強不得其贏婦女不強布帛不精官御不強其勢不成大將不強卒不使令侯王不強沒世無名故云強者事之始也分之理也物之紀也所求於強無不有也王以為不然王獨不聞玉積崑雉出於昆山明月之珠出於四海鍭石拌蚌傳賈於市聖人得之以為大寶大寶所在乃為天子今王自以為暴不如拌蚌於海也自以為強不過鍭石於昆山也取者無咎寶有無患今龜使來抵網而遭漁者得之見夢自言是國之寶也王何憂焉元王曰不然寡人聞之諛者賊也人主聽諛是愚惑也雖然禍不妄至福不徒來天地合氣以生百財陰陽有分不離四時十有二月日至為期聖人徵焉身乃無災明王用之入莫敢賊故云福之至也人自生之禍之至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門刑與德鄰聖人察之以知吉凶桀紂之時與天爭功擁遏鬼神使不得通是固已無道矣諛臣有衆桀有諛臣名曰趙梁教為無道勸以貪狼緊湯夏臺殺關龍逢左右恐死偷諛於傍國危於累卵皆曰無傷拇樂萬歲或曰木央徹其耳目與之詐狂湯卒伐桀身死國亡聽其諛臣身獨受殃春

秋著之至今不忘紂有諛臣名為左彊誇而目巧教為象郎將至於天又有玉牀扈玉之路象者而賞聖人剖其心壯士斬其脛（斬音斬脛胻也）箕子恐死被髮佯狂殺周太子歷因文王昌授之石室將以昔至明陰統治之與之俱亡入於周地得太公望興卒聚兵與紂相攻文王病死載尸以行太子發代將號為武王戰於牧野破之華山之陽紂不勝敗而還走圍之象郎自殺宣室身死不葬頭懸車軨四馬曳行寡人念其如此腸如流湯是人皆富有天下而貴至天子然而大傲欲無厭時舉事而喜高貪狼而驕不用忠信聽其諛臣而為天下笑今寡人之邦居諸侯之間嘗不如秋毫舉事不當又安亡逃衛平對曰不然河雖神賢不如崑侖之山江之源理不如四海而人尚奪取其寶諸侯爭之兵革為起小國見亡大國危殆殺人父兄虜人妻子殘國滅廟以爭此寶戰攻分爭是暴強也故云取之以暴強而治以文理無逆四時必親賢士與陰陽化鬼神為使通於天地與之為友諸侯賓服民衆殷喜邦家安寧與世更始湯武行之乃取天子春秋著之以為經紀王不自稱湯武而自比桀紂為暴強也固以為常桀為觚室紂為象郎徵絲灼之務以費民賦欲無度殺戮無方殺人六畜以韋為囊盛其血與人懸而射之與天帝爭強逆亂四時先百鬼嘗諫者輒死諛者在傍聖人伏匿百姓莫行天數枯旱國多妖祥蜮蟲成生五穀不成民不安其

處鬼神不爭飄風日起正晝晦冥日月並蝕滅息無光列星奔亂皆絶紀綱以是觀之安得久長雖無湯武時固當亡故湯伐桀武王剋紂其時使然乃為天子孫繩世終身無咎後世稱之至今不已是皆當時而行見事而彊乃能成其帝王今龜大寶也為聖人使傳之賢士不用手足雷電將之威甬送之流水行之侯王有德乃得當之今王有德而當此寶恐不敢受王若遣之宋必有咎後雖悔之亦無及已元王大悦而喜於是元王向日而謝再拜而受擇日齋戒甲乙最良乃刑白雄及與鬬羊以血灌龜於壇中央以刀剣之身全不傷腑酒禮之横其腹腸荆支卜之必剌其剣理達於理文相錯迎使工占之所言盡當邦福重寶聞于傍鄉殺牛取革被鄭之桐草木畢分化為甲兵戰勝攻取莫如元王元王之時衡平相宋宋國最彊龜之力也故云神至能見夢於元王而不能自出漁者之罾身能十言盡當不能通使於河還報於江賢能令人戰勝攻取不能自解於刀鋒免剌剌之患聖能先知亟見而不能令衡平無言言事百全至身而擧當時不利又為事賢賢者有恆常士有適然是故明有所不見聽有所不聞人雖賢不能在晝方右晝圖日月之明而時徹於浮雲昇名善射不如雄渠逢門夔雄濕子夜行見伏石當道以為虎而射之應弦而斃禹名為辯智而不能勝鬼神地柱折天故毋據又余何責人以全孔子聞之曰神龜知吉凶而骨直空枯日為德而

君於天下辱於三足之烏月為刑而相依見食於蝦蟇蝦蟇於鵰鵰制虎騰蛇之神而殆於即虫行外有節理中直空虚松柏為百木長而守門閭日辰不全故有孫盧黄金有避白玉有瑕事有所疾亦有所徐物有所拘亦有所據固有所數亦有所疎人有所貴亦有所不如何可而適乎物安可全乎天尚不全故世為虚不成三五而陳之以應之天下有階物不全乃生也

褚先生曰漁者舉網而得神龜龜自見夢宋元王元王召博士衛平告以夢龜狀平運式定日月分衡度視吉凶占龜與物色同平課王留神龜以為國重寶美矣古者筮必揲蓍龜者以其令名所從來久矣余述而為傳

三月　二月　正月正義曰言正月二月三月者謂周環終十二月有日月之龜腹下十二黒點為十二月若二十八宿龜也十二月　十一月中關內高外下○正義曰此等下至首俛大者皆卜兆之狀也四月首仰反謂兆首仰起足開胠開索隱曰音去魚反胠謂兆足傍也首俛大索隱曰俛音免兆首伏也五月　横吉　首俛大大正曰俛音免謂兆首伏而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卜禁曰子亥戌不可以卜及殺龜日中如食已卜暮昏龜之徽也徽者叶謂撰不可以卜庚辛可以提及以鑽之常以日旦秩龜秩者敷又音撫拭洗之先以清水漱之以水雜卵膏之而龜以卵被之以雞卵摩清水洗之乃持龜而遂之若嘗以為祖也一作祝○祖法常法人若已

卜不中皆祓之以卵東向立灼以荆若剛木土一作十○按古之灼龜取生荆枝及生堅木燒之斫斷以灼龜投土字合依劉氏說當連下句卵指之者三持龜以卵周環之祝曰今日吉謹以梁卵婦黄也梁米祓去玉靈之不祥玉靈必信以誠知萬事之情辨兆審可占不信不誠則燒玉靈揚其灸以徵後龜其卜必北向龜甲必尺二寸

卜先以造者竈灼鑽造謂燒荆之鑽中已又灼龜首各三又復灼所鑽中曰正身灼處物若木也

首曰正足一作止各三即以造三周龜祝曰假之玉靈夫子夫子玉靈荆灼而心令而先知而上行於天下行於淵諸靈巽剔音第○戰者所見尺剋音近義或剋是第之別名此卜筮之書其字亦無可疑他皆放此莫如汝信今日良日行一良臭行一作身其欲卜某事即得而喜不得而悔即欲荅鄉我身長大手足收入皆上偶不得荅鄉我身挫折中外不相應手足滅去

靈龜卜祝曰假之靈龜五筮五靈不知神龜之靈知人死知人生某身良某欲求某物即得也頭見足荅內外相應即不得也頭仰足胠內外自隨可得占

卜占病者祝曰今某病困死首上開內外交騫身節折不死首仰足胠卜病者祟曰今病有祟無祟有呈兆有中祟有內外祟有外

卜繫者出不出不出横吉安若出足開首仰有外

卜求財物其所當得得首仰足開內外相應即不得呈兆首仰足胠

卜擊盜聚若干人在某所今某將卒若干人往擊之當勝首仰足開身正內自橋外下不勝足胠首仰身首內下外高

卜求當行不行行首足開不行足胠首仰若横吉安安不行

卜往擊盜當見不見首仰足胠有外不見足開首仰

卜往候盜見不見見首仰足胠胠勝有外不見足開首仰

卜聞盜來不來來外高內下足胠首仰不來足開首仰若横吉安期之自次

卜遷徙去官不去去足開首胠外首仰不去自去即足胠呈兆若横吉安

卜居官尚吉不吉呈兆身正若横吉安不吉身節折首仰足開

卜居室家吉不吉吉呈兆身正若横吉安不吉身折節首仰足開

卜歲中禾稼孰不孰孰首仰足開內外自橋外自垂不孰足胠首仰有外

卜歲中民疫不疫疫首仰足開身節有彊外不疫身正首仰足開

卜歲中有兵無兵無兵呈兆若横吉安有兵首仰足開身作外彊情

卜見貴人吉不吉吉足開首仰身正內自橋不吉首仰身節折足胠有外若無漁

卜請謁於人得不得得首仰足開內自橋不得首仰足胠有外

卜追亡人當得不得得首仰足胅內外相應不得首仰足開若橫吉安
卜漁獵得不得得首仰足開內外相應不得足胅首仰若橫吉安
卜行遇盜不遇遇首仰足開身節折外高內下不遇呈兆
卜天雨不雨雨首仰有外外高內下不雨首仰足開若橫吉安
卜天雨霽不霽霽呈兆足開首仰不霽橫吉命曰橫吉安以占病病甚者一日不死不甚者卜曰廖不死繫者重罪不出輕罪環出過一日不出久毋傷也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一日環得過一日不得不得行者不行來者環至過食時不至不來擊盜不行行不遇聞盜不來徙官不徙居官家室皆吉歲稼不孰民疾疫無疫歲中無兵見人行不行不喜請謁人不行不得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
命曰呈兆病者不死繫者出行者行來者來市賈得追亡人得過一日不得聞行者不到
命曰柱徽卜病不死繫者出行者行來者來市賈得憂者毋憂追亡人不得
命曰首仰足胅有內無外占病病甚不死繫者解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聞言不行來者不來聞盜不來聞言不至徙官聞言不徙居官有憂居家多災歲稼中孰民疾疫多病歲中有兵聞言不聞見貴人吉請謁不見行不得善言追亡人不得

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不雨甚霽不霽故其字皆為首備問之曰備者仰也故定以為仰此私記也
命曰首仰足胅有內無外占病病甚不死繫者不出求財買臣妾不得行者不行來者不來擊盜不見聞盜來內自驚不來徙官不徙居官家室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有病甚歲中無兵見貴人吉請謁追亡人不得亡財物財物不出得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也
命曰呈兆首仰足胅以占病不死繫者未出求財物負臣妾馬牛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相見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官久久憂居家室不吉歲稼不孰民病疫歲中毋兵見貴人不吉請謁不得漁獵得少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小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開以占病病篤死繫囚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不見盜聞盜來不來徙官徙居官不久居家室不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有而少歲中無兵見貴人不見吉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遇盜雨不雨霽小吉
命曰首仰足胅以占病不死繫者久毋傷也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不行擊盜不行來者來聞盜來徙官聞言不徙居家室不吉歲稼不孰民疾疫少歲中毋兵見貴人得見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吉
命曰首仰足開有內以占病者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行不見盜聞盜來不來徙官徙居官不久居家室不吉歲孰民疾疫有而少歲中毋兵見貴人不吉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霽霽小吉不霽吉
命曰橫吉內外自橋以占病卜曰毋廖死繫者毋罪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合交爭聞盜來來徙官徙居家室吉歲孰民疫無疾歲中無兵見貴人請謁追亡人漁獵得行遇盜雨霽雨霽大吉
命曰橫吉內外自吉以占病病者死繫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追亡人漁獵不得行者不來擊盜不相見聞盜不來徙官徙居家室見貴人請謁不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歲中無兵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不吉
命曰漁人以占病者病者甚不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擊盜請謁追亡人漁獵得行者行來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家室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歲中毋兵見貴人吉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吉
命曰首仰足胅內高外下以占病病者甚不死繫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追亡人漁獵得行不行來者來擊盜勝徙官不徙居官有憂無傷也居家室多憂病歲大孰民疾疫歲中有兵不至見貴人請謁不吉行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吉

命曰橫吉上有仰下有柱病久不死繫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行行不見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家室見貴人吉歲大孰民疾疫歲中無兵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大吉
命曰橫吉榆仰以占病病不死繫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至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行行不見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官家室見貴人吉歲孰歲中有疾疫毋兵請謁追亡人不得漁獵至不得行不得行不遇盜雨霽不霽小吉
命曰橫吉下有柱以占病病甚不環有瘳無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不得漁獵不得行來不來擊盜不合聞盜來來徙官居官吉不久居家室不吉歲不孰民毋疾疫歲中無兵見貴人吉行不遇盜雨不雨霽小吉
命曰載所以占病環有瘳無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相見不相合聞盜來來徙官徙居家室憂見貴人吉歲孰民毋疾疫歲中毋兵行不遇盜雨不雨霽霽吉
命曰根格以占病者不死繫久毋傷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盜行不合聞盜不來徙官不徙居家室吉歲稼中民疾疫無死見貴人不得見行不遇盜雨不雨大吉

命曰首仰足脥外高內下卜有憂無傷也行者不來病久死求財物不得見貴人者吉

命曰外高內下卜病不死有祟而市買不得居官家室不吉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繫者久毋傷吉

命曰頭見足發有內外相應以占病有起繫者出行者行來者來求財物得吉

命曰羊兆首仰足開以占病病甚死繫者出有憂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合聞盜來來徙官居官家室不吉歲慈民疾疫無死歲中毋兵見貴人不吉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吉

命曰羊兆首仰足開外高內下以占病不死有外祟繫者出有憂求財物買臣妾馬牛相見不會行行來聞言不來擊盜勝聞盜來不來徙官居官家室見貴人不吉歲中民疾疫有兵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聞盜遇盜雨不雨霽凶

命曰首仰足脥身折內外相應以占病病甚不死繫者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有用勝聞盜來來徙官不徙居官家室不吉歲不孰民疾疫歲中有兵不至見貴人喜請謁追亡人不得遇盜凶

命曰內格外垂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病者死繫者不出求財物不得見人不見大吉

命曰橫吉內外相應自橋榆仰上柱上柱足足脥以占病病甚不死繫久不抵罪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居官家室見貴人吉徙官不徙歲不大孰民疾疫有兵有兵不會行遇盜聞言不見雨不雨霽大吉

命曰頭仰足脥內外自隨卜憂病者甚不死居官不得居行者行來者不來求財物不得求人不得吉

命曰橫吉下有柱卜來者來卜曰即不至未來卜病者過一日毋瘳死行者不行求財物不得繫者出

命曰橫吉內外自舉以占病者久不死繫者久不出求財物得而少行者不行來者不來見貴人見吉

命曰內高外下疾輕足發求財物不得行者行病者有瘳繫者不出來者來見貴人不見吉

命曰外格求財物不得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繫者不出不吉病者死求財物不得見貴人見吉

命曰內自舉外來正足發者行來者來求財物得病者久不死繫者不出見貴人見吉

此橫吉上柱外內自舉足脥以卜有求得病不死繫者毋傷未出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百事盡吉

此橫吉上柱外內自舉柱足以作以卜有求得病死環起繫留毋傷環出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百事吉可以舉兵

此挺詐有外以卜有求不得病不死數起繫禍罪聞言毋傷行不行來不來

此挺詐有內以卜有求不得病不死數起留禍罪無傷繫出行不行來者不來見人不見

此挺詐內外自舉以卜有求得病不死繫毋罪行行來來困實市漁獵盡喜

此狐狢以卜有求不得病死難起繫留毋罪難出可居宅可娶婦嫁女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有憂不憂

此狐獨以卜有求不得病者死繫留有抵罪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言語定百事盡不吉

此首俯足脥身節折以卜有求不得病者死留繫有罪望行者不來行行來不來見人不見

此挺內外自垂以卜有求不晦病不死難起繫留毋罪難出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

此橫吉上柱載正身節折內外自舉以卜病者卜曰不死其一日乃死

此橫吉上柱足脥內自舉外自垂以卜病者卜曰不死其一日乃死

為人病首俯足脥有外無內病者占龜未已急死卜輕失大一日不死

首仰足脥以卜有求不得以繫有罪人言語恐之毋傷行不行見人不見

大論曰按禎先生所取太卜雜占卦體及命名之解外者人也內者自我也外者女也內者男也首俛者憂大者身也小者枝也太法病者足脥者生足開者死行者足開至足脥者不至行者足脥不行足開行有求足開得足脥者不得繫者足脥不出開出其卜病也足開而死者內高而外下也

三代世表

答張夫子問

張夫子問禎先生曰詩言契后稷皆無父而生今案諸傳記咸言有父父皆黃帝子也得無與詩謬乎禎先生曰不然詩言契生於卵后稷人迹者欲見其有天命精誠

之意耳。鬼神不能自成。須人而生。奈何無父而生乎。一言有父。一言無父。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故兩言之。堯知契稷皆賢人天之所生。故封之契七十里。後十餘世至湯王天下。堯知后稷子孫之後王也。故益封之百里。其後世且千歲。至文王而有天下。詩傳曰。湯之先為契。無父而玉契母與娣妹浴於玄丘水。有燕銜卵墮之。契母得故含之。誤吞之。即生契。契生而賢。堯立為司徒。姓之曰子氏。子者。茲茲益大也。詩人美而頌之曰。殷社芒芒。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商者。價殷號也。文王之先為后稷。后稷亦無父而生。后稷母為姜嫄。出見大人蹟而履踐之。知於身則生。后稷。姜嫄以為無父賤而棄之道中。羊牛避不踐也。抱之山中。山者養之。又捐之大澤。鳥覆席食之。姜嫄怪之。於是知其天子。乃取長之。堯知其賢才。立以為大農。姓之曰姬氏。姬者本也。詩人美而頌之曰。厥初生民。深修益成而道后稷之。始也。孔子曰。昔者堯命契為子氏。為有湯也。命后稷為姬氏。為有文王也。大王命季歷。明天瑞也。太伯之奔。遂生源也。天命難言。非聖人莫能見。舜禹契后稷皆黃帝子孫也。黃帝策天命而治天下。德澤深後世。故其子孫皆復立為天子。是天之報有德也。人不知。以為氾從布衣匹夫起耳。夫布衣匹夫。安能無故而起。王天下乎。其有天命。然黃帝後世何王天下之久遠邪。曰傳云天下之君。王為萬夫之黔首。請膸民之命者。帝有福萬世。黃帝是也。五政

明則修稷義。因天時舉兵征伐而利者。王有福千世。蜀王黃帝後世也。至今在漢西南五千里。常來朝隆。輸獻於漢。非以其先之有德澤流後世邪。行道德宜可以忽乎哉。人君王者舉而觀之。漢大將軍霍子孟名光者。亦黃帝後世也。此可為博聞遠見者言。固難為淺聞者說也。何以言之。古諸侯以國為姓。霍者國名也。武王封弟叔處於霍。後世晉獻公滅霍公。後世為庶民。往來居平陽。平陽在河東。河東晉地分為魏國。以詩言之。亦可為周世周起后稷。后稷無父而生。以三代世傳言之。后稷有父名高辛。高辛黃帝曾孫。黃帝終始傳曰。漢興百有餘年。有人不短不長。出自燕之鄉。持天下之政。時有嬰兒主卻行車。霍將軍者本居平陽。自燕。臣為郎時。與方士考功。會猶冢下。為臣言。豈不偉哉。

建元以來侯年表

傳記孝昭以來功臣侯者

後進好事儒者褚先生曰。太史公記事。盡於孝武之事。故復修記孝昭以來功臣侯者。編於左方。令後好事者得覽觀成敗長短絕世之適。得以自戒焉。當世之君子。行權合變。度時施宜。布世用事。以建功有土封侯。立名當世。豈不盛哉。觀其持滿守成之道。卑不謙讓。驕蹇事權。喜揚聲譽。知進不知退。終以殺身滅國。以三得之。及身失之不能傳功於後世。今恩德流于孫。豈不悲哉。夫龍額侯嘗為前將軍。世俗順善厚重。謹信不與政事。退讓愛人。其先起於晉六卿之世。有土君國。以來為王侯子孫。相承不絕。歷年經世。以至于今。凡八百餘歲。豈可與功臣及身失之者。同日而語之哉。悲夫。後世其人之

博陸霍光家在平陽。以兄驃騎將軍故貴。用事武帝。覺捕得侍中謀反者馬何羅等功。侯三千戶。輔幼主昭帝。為大將軍。謹信用事。擅治尊為大司馬。益封萬戶。後事宣帝。歷事三主。天下信鄉之。益封二萬戶。子禹代立。謀反。族滅國除。

稆金翁叔名日磾。以匈奴休屠王太子。從渾邪王將衆五萬降漢。歸義侍中。事武帝。覺捕侍中謀反者馬羅何等。功侯二千戶。中事昭帝。謹厚。益封三千戶。子弘代立。為奉車都尉事宣帝。

安陽上官桀家在隴西。以善騎射。從軍稍貴。事武帝為左將軍。覺捕斬侍中謀反者馬何羅弟重合侯通。功侯三千戶。中事昭帝。與大將軍霍光爭權。因以謀反。族滅國除。

桑樂上官安以父桀為將軍故。貴侍中。事昭帝。安女為昭帝夫人。立為皇后。故侯三千戶。驕寒。與大將軍霍光爭權。因以父子謀反。族滅國除。

富平張安世家在杜陵。以故御史大夫張湯子。武帝時給事尚書。為尚書令事昭帝。謹厚習事。為光祿勳右將軍。輔政十三年。無適過。侯三千戶。及事宣帝。代霍光為大司馬。用事。益封萬六千戶。子延壽代立。為太僕侍中。

義陽傅介子家在北地。以從軍為郎。為平樂監。昭帝時。刺殺外國王天子下詔書曰。平樂監傅介子使外國。殺樓蘭王。以直報怨。不煩師有功。其以邑千三百戶。封介子為義陽侯。子厲代立。爭財相告。有罪國除。

商利王山齊人也。故為丞相史。會騎將軍上官安謀反。山說安與俱入。丞相斬安山。以軍功為侯三千戶。上書願治民。為代太守。為人所上書言。繫獄當死。會赦出為庶人。國除。

建平杜延年。以故御史大夫杜周子。給事大將軍幕府。發覺謀反者。騎將軍上官安等。乘封為侯。邑二千七百戶。拜為太僕。元年出為西河太守。五鳳三年。入為御史大夫。

弋陽任宮。以故上林尉捕格謀反者。左將軍上官桀殺之。便門。封為侯。二千戶。後為太常。及行衛尉事。節儉謹信。以壽終。傳於子孫。

宣城燕倉。以故大將軍幕府軍吏。發謀反者。騎將軍上官安有罪。功封侯。邑二千戶。

為汝南太守有能名
宣春王訢家在齊本小吏佐史稍遷至右輔都尉武帝數幸扶風都訢共置辦拜為右扶風至孝昭時代桑弘羊為御史大夫元鳳三年代田千秋為丞相封二千戶立二年為人所上書言暴自殺不殊子代立為屬國都尉
安平楊敞家在華陰故給事大將軍幕府稍遷至大司農為御史大夫元鳳六年代王訢為丞相封二千戶立二年病死子翁君代立為典屬國三歲以季父憚故出惡言繫獄當死得免為庶人國除
陽平蓋義家在溫故師受諸詩為博士給事大將軍幕府為杜城門侯乃侍中授昭帝韓詩為御史大夫是時年八十衰老常兩人扶持乃能行然公卿大臣議以為為人主師當以為相以元平元年代楊敞為丞相封二千戶病死絕無後國滅
扶陽韋賢家在魯通詩禮尚書為博士授魯大儒入侍中為昭帝師遷為光祿大夫大鴻臚長信少府以為人主師本始三年代蓋義為丞相封扶陽侯千八百戶為丞相五歲多恩不習吏事免相就第病死子玄成代立為太常坐祠廟騎奪爵為關內侯
平陵范明友家在隴西以家世習外國事使護西羌事昭帝拜為度遼將軍擊烏桓

功侯二千戶取霍光女為妻地節四年與諸霍子禹等謀反族滅國除
營平趙充國以隴西騎士從軍得官侍中事武帝數將兵擊匈奴有功為護軍都尉中事昭帝崩議立宣帝決疑定策以安宗廟功侯封二千五百戶
陽城田延年以軍吏事昭帝發覺上官桀謀反事後留遲不得封為大司農本造廢昌邑王議立宣帝決疑定策以安宗廟功侯二千七百戶逢昭帝崩方上事並急因以盜都內錢三千萬發覺自殺國除
平丘王遷家在衛為尚書郎習刀筆之文侍中事昭帝帝崩立宣帝決疑定策以安宗廟功侯二千戶為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坐受諸侯王金錢財滿溷中事謀死國除
樂成霍山山者大將軍光兄子也光未死時上書曰臣見驃騎將軍去病從軍有功病死賜謚景桓侯絕無後臣光願以所封東武陽邑三千五百戶分與山天子許之拜山為侯後坐謀反族滅國除
冠軍霍雲以大將軍兄驃騎將軍適孫為侯地節三年天子下詔書曰驃騎將軍去病擊匈奴有功封為軍侯薨卒子侯代立病死無後春秋之義善善及子孫其以邑三千戶封雲為冠軍侯後坐謀反族滅國除

平恩許廣漢家昌邑坐事下蠶室獨有一女嫁之宣帝未立時素與廣漢出入相通卜者言當大貴以故廣漢免恩甚厚地節三年封為侯邑三千戶病死無後國除
昌水田廣明故郎為司馬稍遷至南郡都尉淮陽太守鴻臚左馮翊昭帝崩議廢昌邑王立宣帝決疑定策以安宗廟本始三年封為侯邑二千三百戶為御史大夫後為祁連將軍擊匈奴軍不至質當死自殺國除
高平魏相家在濟陰少學易為府卒史以賢良舉為茂陵令遷河南太守坐賊殺不辜繫獄當死會赦免為庶人有詔守茂陵令為揚州刺史入為諫議大夫復為河南太守遷為大司農御史大夫地節三年譖毀革賢代為丞相封千五百戶病死長子賓代立坐祠廟失侯
博望許中翁名以平恩侯許廣漢少弟故為侯封二千戶拜為疆弩將軍擊破西羌還
樂平許翁孫以平恩侯許廣漢少弟故為侯封二千戶拜為疆弩將軍擊破西羌還更拜為大司馬光祿勳亦故有私恩故得封嗜酒好色以早病死子湯代立
將陵史子回名以宣帝大母家封為侯二千六百戶與平臺侯昆弟行也子回妻宣君故成王孫嫉妒殺侍婢四十餘人盜斷婦人初產子脣脢以為婿道為人所上

書言論棄市子回以外家故不失侯
平臺史子叔名以宣帝大母家封為侯二千五百戶衛太子時史氏內一女於太子嫁一女魯王今見魯王亦史氏外孫也外家有親以故貴數得賞賜
樂陵史子長名以宣帝太母家貴侍中重厚忠信以發覺霍氏謀反事封三千五百戶
博成張章父故潁川人為長安亭長失官之北闕上書寄宿霍氏第舍因馬樞間夜聞養馬奴相與語言諸霍氏子孫欲謀反狀因上書告反為侯封三千戶
都成金安上先故匈奴以發覺故大將軍霍光子禹等謀反事有功封侯二千八百戶安上者奉車都尉秩侯從霍子行謹善退讓以自持欲傳功德於子孫
平通楊惲家在華陰故丞相楊敞少子任為郎好士自喜知人居眾人中常與人顏色以故高昌侯董忠引與屏語言霍氏謀反狀共發覺告反侯二千戶為光祿勳到五屬四年作為妖言大逆罪腰斬國除
高昌董忠父故潁川陽翟人以習書詣長安忠有材力能騎射用矩兵給事期門與張章相習知章告語忠霍禹謀反狀忠以語常侍騎郎楊惲共發覺告反侯二千戶今為衆騎都尉侍中坐祠宗廟乘小車奪百戶

爰戚趙成用發覺楚國事侯二千三百戶地節元年楚王與廣陵王謀反成發覺反
狀夫子推恩廣德義下詔書曰無治廣陵王廣陵王不變更後復坐祝詛滅國自殺
國除今帝復立子為廣陵王
鄧地節三年天子下詔書曰朕聞漢之興相國蕭何功第一今絶無後朕甚憐之其
以邑三千戶封蕭何玄孫建世為鄧侯
平昌王長君（名無故）家在趙國常山廣望邑人也衛太子時嫁太子家為太子男史皇
孫為配生子男絶不聞聲問行且四十餘歲至今元康元年中詔徵立以為侯封五
千戶宣帝舅父也
樂昌王稚君（名武）家在趙國常山廣望邑人也以宣帝舅父外家封為侯邑五千戶平
昌侯王長君弟也
邛成王奉光家在房陵以女立為宣帝皇后故封千五百戶言奉光初生時夜見光
其上傳聞者以為當貴云後果以女故為侯
安遠鄰吉家在會稽以卒伍起從軍為郎使護將兵刑士田渠梨會匈奴單于兜國
亂相攻日逐王將衆來降漢先使語吉吉將吏卒數百人往迎之衆頗有欲還者因
斬殺其渠率遂與俱入漢以軍功侯二千戶

博陽郰吉家在魯本以治獄為御史屬給事大將軍幕府常施舊恩宣帝遷為御史
大夫封侯二千戶神爵二年代魏相為丞相立五歲病免子翁孟代立為將軍侍中
甘露元年坐祠宗廟不乘大車而騎至廟門有罪奪爵為關內侯
建成黃霸家在陽夏以侯使使徙雲陽以廉吏為河內守丞遷為廷尉監行丞相長史
事坐見知夏侯勝非詔書大不敬罪久繫獄三歲從勝學尚書會故以賢良舉為揚
州刺史潁川太守善化男女異路耕者讓畔賜黃金百斤秩中二千石居潁川入為
太子太傅遷御史大夫五鳳三年代郰吉為丞相封千八百戶
西平于定國家在東海本以治獄給事為廷尉史稍遷御史中丞上書諫昌邑王遷
為光祿大夫為廷尉乃師受春秋變通行化謹厚愛人遷為御史大夫代黃霸為丞
相
陽平王稚君（名賜○索隱家在魏郡故丞相史女為太子妃太子立為帝女為皇后
目漢表名集）故侯千二百戶初元以來方盛貴用事游宦求官於京師者多得其力未聞其有知
署廣宣於國家也

漢諸先生集卷全終

王諫議集題詞

漢書嚴助朱買臣吾丘壽王主父偃徐樂嚴安終軍王褒賈捐之九人同傳令終者辭惟子雲棄繻子淵作頌名高齊蜀而天病隨之即身非鼎烹能無惑辨命乎聖主賢臣文辭采密其排彭祖嚴喬松歸之文王多士以祝壽考意主規諷猶長卿之子虛上林游戲苑囿有戒心焉乃蜻蛉神見持節南嶽金馬碧雞光景未來使者先殞彼所刺者神僊而不能抗辭于卿命爲得云善諫哉甘泉洞簫後宮誦讀傳約諧放頗近東方元帝尚太子時忽忽不樂惟子淵奇文足起體疾以此賢於博奕信矣九懷之作追悼屈原古今才士共致一也執握金玉委之汚瀆他人有心誰能不怨大氏王生俊才歌詩尤善奏御天子不外中和諸體然辭長于理聲偶漸階固西京之一變也

婁東張溥題

王諫議集目錄

賦

洞簫賦

騷

九懷

匡機　通路

危俊　昭世

尊嘉　蓄英

思忠　陶壅

休昭

論

四子讓德論

頌

聖主得賢臣頌　甘泉宮頌

移文

移金馬碧雞文

約

傳約

文

責髯奴文

附錄

本傳

漢蜀郡王褒著
明太倉張溥閱

賦

洞簫賦

原夫簫幹之所生兮、于江南之丘墟。洞條暢而罕節兮、標敷紛以扶疏。徒觀其旁山側兮、則嶇嶔巋崎、倚巇迤㠥、誠可悲乎其不安也。彌望儻莽、聯延曠盪、又足樂乎其敞閑也。託身軀於后土兮、經萬載而不遷。吸至精之滋熙兮、稟蒼色之潤堅。感陰陽之變化兮、附性命乎皇天。翔風蕭蕭而逕其末兮、迴江流川而溉其山。揚素波而揮連珠兮、聲磕磕而澍淵。朝露清泠而隕其側兮、玉液浸潤而承其根。孤雌寡鶴、娛優乎其下兮、春禽羣嬉、翺翔乎其顛。秋蜩不食、抱樸而長吟兮、玄猿悲嘯、搜索乎其閒。處幽隱而奧屛兮、密漠泊以徼傢。惟詳察其素體兮、宜清靜而弗諠。幸得諡為洞簫兮、蒙聖王之渥恩。可謂惠而不費兮、因天性之自然。於是班匠施巧、夔襄准法、帶以象牙、掍其會合、鎪鏤離灑、絳脣錯雜、鄰菌繚糾、羅鱗捷獵、膠緻理比、挹抐擫㩶。於是乃使夫性昧之宕冥、生不覩天地之體勢、闇於黑白之貌形。憤伊鬱而酷㦒、愍眸子之喪精。寡所舒其思慮兮、專發憤乎音聲。故吻吮值夫宮商兮、和紛離其匹溢。形旖旎以順吹兮、瞋㖞㘈以紆鬱。氣旁迕以飛射兮、馳渙散以逫律。趣從容其勿迷兮、騖合遝以詭譎。或混沌而潺湲兮、獵若枚折。或漫衍而絡驛兮、沛焉競溢。惏慄密率、掩以絕滅、㗘霵曄踕、跳然復出。若乃徐聽其曲度兮、廉察其賦歌。啾咇㘉而將吟兮、行鍖銋以和囉。風鴻洞而不絕兮、優嬈嬈以婆娑。翩緜連以牢落兮、漂乍棄而為他。要復遮其蹊徑兮、與謳謠乎相和。故聽其巨音、則周流氾濫、并包吐含、若慈父之畜子也。其妙聲則清靜厭瘱、順敘卑迖、若孝子之事父也。科條譬類、誠應義理、澎濞慷慨。一何壯士。優柔溫潤、又似君子。故其武聲則若雷霆輘輷、佚豫以沸渭。其仁聲則若颽風紛披、容與而施惠。或雜遝以聚斂兮、或拔摋以奮棄。悲愴怳以惻惐兮、時恬淡以綏肆。被淋灑其靡靡兮、時橫潰以陽遂。哀悁悁之可懷兮、良醰醰而有味。故貪饕者聽之而廉隅兮、狼戾者聞之而不懟。剛毅強虣反仁恩兮、嘽唌逸豫戒其失。鍾期牙曠悵然而愕立兮、杞梁之妻不能為其氣。師襄嚴春不敢竄其巧兮、浸淫叔子遠其類。嚚頑朱均惕復慧兮、桀跖鬻博儡以頓顇。吹參差而入道德兮、故永御而可貴。時奏狡弄、則彷徨翺翔、或留而不行、或行而不留。愺恅瀾漫、亡耦失疇、薄索合沓、罔象相求。故知音者樂而悲之、不知音者怪而偉之。故為悲聲、則莫不愴然累欷、撆涕抆淚。其奏歡娛、則莫不憚漫衍凱、阿那腲腇者已。是以蟋蟀蚸蠖、蚑行喘息、螻蟻蝘蜒、蠅蠅翊翊、遷延徙迤、魚瞰雞睨、垂喙蜿轉、瞪瞢忘食。況感陰陽之和、而化風俗之倫哉。

亂曰、狀若捷武、超騰踰曳、迅漂巧兮、又似流波、泡溲汎㴸、趨巇道兮、哮呷呟喚、躋躓連絕、淈殄沌兮、攪搜㶇捎、逍遙踊躍、若壞頹兮、優游流離、躊躇稽詣、亦足耽兮、頹唐遂往、長辭遠逝、漂不還兮、賴蒙聖化、從容中道、樂不淫兮、條暢洞達、中節操兮、終詩卒曲、尚餘音兮、吟氣遺響、聯緜漂撇、生微風兮、連延絡繹、變無窮兮。

騷

九懷 王逸註

匡機

極運兮不中、(周轉求君道不合也) 來將屈兮困窮。(還就農桑修播植也) 余深愍兮慘怛、(我內傷心剝切也) 願一列兮無從。(欲陳忠謀道隔塞也) 乘日月兮上征、(想託神明陞天庭也) 顧游心兮鄗酆。(鄗與鎬同酆一作豐周文王都酆武王都鄗二聖有德明於用賢故顧其都冀遭遇也) 彌覽兮九隅、(歷觀九州求英俊也) 彷徨兮蘭宮。(遊戲道室誦五經也一作彷徨) 芷閭兮葯房、(居仁履義守忠貞也) 奮搖兮眾芳。(動作應禮行馨香也) 菌閣兮蕙樓、(節度彌高德成就也) 觀道兮從橫。(眾人瞻望聞功名也) 寶金兮委積、(志意堅固策謀明也) 美玉兮盈堂。(懿譽光明滿朝廷也) 桂水兮潺湲、(芳流衍溢周四境也) 揚流兮洋洋。(潔白之化動百姓也) 蓍蔡兮踊躍、(蓍龜喜樂共清高也蓍筮也蔡大龜也論語曰臧文仲居蔡也) 孔鶴兮回翔。(畏怖羅網陞青雲也鶴一作鵠) 撫檻兮遠望、(登樓伏楯覩楚郢也) 念君兮不忘。(思慕懷王結中情也) 怫鬱兮莫陳、(忠言蘊積不列聽也) 永懷兮內傷。(長思切切中心痛也)

通路

天門兮墬戶、(金闕玉閣君之舍也) 孰由兮賢者。(誰當涉履英俊路也) 無正兮溷廁、(邪佞雜亂來並居也) 懷德兮何覩。(忠信之士不見用也) 假寐兮愍斯、(衣冠而寢自憐傷也不脫冠帶而卧曰假寐詩云假寐永歎) 誰可與兮寤語。(誰與求人思謀也) 痛鳳兮遠逝、(仁者之士遁去也) 畜鴳兮近處。(鴳音晏畜養佞諛而親附也) 鯨鱏兮幽潛、(鱏七禽切大賢隱匿竄林藪也) 從蝦兮遊陼。(小人並進在朝廷也鯨大魚也蝦小魚也) 乘虬兮登陽、(意欲駕龍而陞雲也) 載象兮上行。(遂騎神獸用登天也神象白身赤頭有翼能飛也) 朝發兮葱嶺、(旦發西極之高山也) 夕至兮明光。(暮宿東極之丹巒也) 北飲兮飛泉、(吮嗽天液之浮源也) 南采兮芝英。(咀嚼靈草以延年也) 宣遊兮列宿、(徧歷六合觀眾星也) 順極兮彷徉。(周繞北辰觀天庭也) 紅采兮騂衣、(五采婆娑芬華英也) 翠縹兮為裳。(衣色瓌瑋羅青蔥也) 舒佩兮綝纚、(綝音申纚音離緌徐步五玉鳴也) 竦余劍兮干將。(握我寶劍立延頸也) 騰蛇兮後從、(神獸侍從慕仁賢也) 飛駏兮步旁。(駏驉奮飛承轂輪也) 微觀兮玄圃、(上睨帝園見天圃也) 覽察兮瑤光。(觀視斗杓與玉衡也) 啟匱兮探筴、(筴與策同發匣引籌考祿相也) 悲命兮相當。(不獲富貴值流亡也) 紉蕙兮永詞、(結草為誓長訣行也) 將離兮所思。(背去九族遠懷王也) 浮雲兮容與、(天氣滃溶乍東西也) 道余兮何之。(道一作導來導我難處從也) 遠望兮仟眠、(遙視楚國晦未明也) 聞雷兮闐闐。(君好妄怒威武盛也) 陰憂兮感余、(內愁鬱伊害我性也) 惆悵兮自憐、

悵然失志，嗟厥命也。怜一作憐

危俊

林不容兮鳴蜩（國不養民，賢宜退也）余何留兮中州（我去諸夏，將遠逝也）陶嘉月兮總駕（嘉及吉時，駕乘駟也）搴玉英兮自修（采取瓊華，自修飾也）結榮茝兮逶逝（東草陳信，遂奔邁也）將去烝兮遠遊（遠離於君，之四裔也）徑岱土兮魏闕（行出北荒，山高榮也）歷九曲兮牽牛（過觀列宿，九天際也）聊假日兮相佯（且徐遊兮，須年歲也）遺光燿兮周流（觀揚榮華，垂顯烈也）望太一兮淹息（覩天貴將，上沉滯也）紆余轡兮自休（緩我馬勒，留寢寐也）晞白日兮皎皎（天精光明，而照察也）彌遠路兮悠悠（周望八極，究地外也）顧列宇兮縹縹（孛庚六反，邪視彗星光瞥瞥也）觀幽雲兮陳浮（山氣淵鬱，而羅列也）鉅寶遷兮砏磤（砏孚允反，磤音隱，太歲轉移，聲磕磕也）雉咸雊兮相求（飛鳥驚鳴，雌雄合也）泱莽莽兮究志（周望率土，達廣大也）懼吾心兮懤懤（懤音紬，惟我憂思，意愁毒也）步余馬兮飛柱（徘徊神山，直休息也）覽可與兮匹儔（歷觀群英，求妃合也）卒莫有兮纖介（衆皆邪佞，無忠直也）永余思兮怞怞（怞音抽，愁心長慮，憂無極也）

昭世

世溷兮冥昏（時君闇蔽，臣貪佞也。一云世溷濁也）違君兮歸真（將去懷王，就仁賢也。一云臣違君兮）乘龍兮偃蹇（駿駕神獸，犁紛紘也）高回翔兮上臻（行戲遨遊，遂至天也）襲英衣兮緹䋤（䋤音紬，重我絳袍，采色鮮也）披華裳兮芳芬（徐曳文衣，動馨香也。詩曰）登羊角兮扶輿（陟彼高山，徐顧睨也。婆娑其下）浮雲漠兮自娛（乘雲歌吟，而遊戲也）握神精兮雍容（捱持神明，動容儀也）與神人兮相胥（留侍松喬，與伴儷也）流星墜兮成雨（隊精並降，如墜雨也）進䁂盼兮上丘墟（䁂音鄰，盼音汾，天旦欲明，至山澳也）

覽舊邦兮滃鬱（下見楚國，之危亂也）余安能兮久居（將背舊鄉，之九夷也）志懷逝兮心懰慄（懰音留，心中欲去，內傷悲也）紆余轡兮躊躇（緩我馬勒，而低佪也）聞素女兮微歌（神仙謳吟，聲依微也）聽王后兮吹竽（伏妃作樂，百蟲至也）魂悽愴兮感哀（精神惆悵，而思歸也）腸回回兮盤紆（意中毒悶，心紆屈也）撫余佩兮繽紛（持我玉帶，相糾結也）高太息兮自憐（長嘆傷己，遠放棄也）使祝融兮先行（俾南方神，開軌轍也）令昭明兮開門（炎神前驅，闢梁發也）馳六蛟兮上征（乘龍直驅，陞閶闔也）竦余駕兮入冥（遂馳我車，上寥廓也）歷九州兮索合（周遍天下，求雙匹也）誰可與兮終生（莫足與友，為親密也）忽反顧兮西囿（見彼隴蜀，道阻阸也）覩軫丘兮崎傾（山陵欲岑，難涉歷也）橫垂涕兮泫流（悲念思國，泣雙下也）悲余后兮失靈（哀昔我君，違天法也）

尊嘉

季春兮陽陽（三月溫和，氣清明也）列草兮成行（百卉垂條，吐榮華也）余悲兮蘭生（哀彼香草，獨隕零也）委積兮從橫（橫音黃，枝條折傷根莖也）江蘺兮遺捐（怨正之士，棄山林也）辛夷兮擠臧（擠子里切，仁智之士，抑沉沒也）伊思兮往古（惟念前世，諸賢俊也）亦多兮遭殃（仁義遇罰，禍及身也）伍胥兮浮江（吳王棄之，於江濱也）屈子兮沉湘（懷沙負石，赴汨淵也）運余兮念茲（轉思念此，志頓寬也）心內兮懷傷（腸中惻痛，摧肝肺也）望淮兮沛沛（臨水恐懼，畏禍患也。一云淵沛沛）濱流兮則逝（意欲隨水，而隱遁也）榜舫兮下流（乘舟順水，遠海濱也）東注兮磕磕（濤波踴躍，多險難也）蛟龍兮導引（虬螭水禽，馳在前也。一云蛟）文魚兮上瀨（巨鱗扶己，泝湍瀨也）抽蒲兮陳坐（拔草為席，處海單也）援芙蕖兮為蓋（引取荷華，以覆身也。一云援英兮為蓋，一云拔英）水躍兮余旌（風波動我，旌旗搖也）繼以兮微蔡（續以草芥，入己船也）雲旗兮電騖（遂乘風電，驅橫奔也）

儵忽兮容裔（往來亟疾，若鬼神也）河伯兮開門（水君殊望，開府寺也）迎余兮歡欣（喜笑迎己，愛我善也）顧念兮舊都（還視楚國，思郢城也）懷恨兮艱難（抱念恚恨，常欲還也）竊哀兮浮萍（自比如蘋，生水瀕也）汎淫兮無根（隨水浮游，乍東西也）

蓄英

秋風兮蕭蕭（陰氣用事，天政急也）舒芳兮振條（動搖百草，使芳熟也）微霜兮眇眇（霜凝微薄，寒深酷也）病殀兮鳴蜩（飛蟬卷曲，而寂默也）玄鳥兮辭歸（燕將入海，化為蛤也）飛翔兮靈丘（鸞鳴神仙，翕羽翼也）望谿兮滃鬱（川谷吐氣，雲闇昧也）熊羆兮呴嗥（猛獸應秋，將害賊也）唐虞兮不存（堯舜已過，難追逮也）何故兮久留（宜更求君，之他國也）臨淵兮汪洋（睹望大川，無極也）顧林兮忽荒（周視禽木，與山瀕也）修余兮袿衣（整我衫裳，自結束也）騎霓兮南上（託乘赤霄，登張翼也）乘雲兮回回（載氣浴浴，意中悉也）亹亹兮自強（精精陞進，逐自力也）將息兮蘭臯（且欲中休，止方澤也）失志兮悠悠（從高視下，目眩惑也）蒶蘊兮黴黧（蒶音紛，蘊音云，黴音梅，黧音黎，愁思蓄積，面垢黑也）思君兮無聊（聊音留，想念懷王，忘寢食也）身去兮意存（體遠情近，在胷臆也）愴恨兮懷愁（心中憂恨，內悽惻也）

思忠

登九靈兮遊神（想登九天，抽精神也。神一作精）靜女歌兮微晨（神女夜吟，聲激清也）悲皇丘兮積葛，衆體錯兮交紛（言己見美大之丘，萬草緣之而生，交錯茂盛，人不異而采取，則不戚綷紛也。自言楚國士民衆多，君不異而舉用，則不知其有德也）貞枝葉兮枯槁（貞正）枉車登兮慶雲（慶雲喻尊顯也。言萬有正直之枝，抑棄枯槁而不見采，枉壞惡者滿車陞進，反見珍重御尊顯也。以言貞正之人棄於山野，佞曲之臣陞於顯朝也）感余志兮慘慄（動踊我心，如折割也）心愴愴兮自憐（意中切傷，憂悲楚也。一云心悲兮）駕玄螭兮北

征（將乘山神，而奔走也）鄉吾路兮葱嶺（鄉音向，欲喻高山，度阻險也）連五宿兮建旄（係續列星，為旗旐也）揚氛氣兮為旌（舉布雲霧，作旗表也）歷廣漠兮馳騖（從過長沙，馳驅馬也）覽中國兮冥冥（顧視諸夏，尚昧晦也）玄武步兮水母（天龜水神，侍送余也）與吾期兮南榮（已與為誓，會炎野也。南方冬溫，草木常茂，故曰南榮）登華蓋兮乘陽（上擧北斗，躡房星也。乘一作棄）聊逍遙兮播光（且徐遊戲，布文采也）抽庫婁兮酌醴（引持二星，以斟酒也）援匏瓜兮接糧（匏音袍，嗼食神果，志厭飽也）畢休息兮遠逝（周徧留止，而復去也）發玉軔兮西行（引支車木，遂馳驅也）惟時俗兮疾正，弗可久兮此方（世憎忠信愛，路陝也）寤辟摽兮永思（心常長愁拊心踊也，辟拊心貌也）心怫鬱兮內傷（憂思積結，肝膽爛也）

陶壅

覽杳杳兮世惟（楚沉濁，俗闇蔽也）余惆悵兮何歸（悶然失志，無依附也）傷時俗兮溷亂（衆陰當世，衆貪暴也）將奮翼兮高飛（振翅翱翔，絕塵埃也）駕八龍兮連蜷（乘虬翱翔，見容貌也）建虹旌兮威夷（樹蝃蝀旗，粉光耀也）觀中宇兮浩浩（天下大哉，難徧照也）紛翼翼兮上躋（盛氣振迅，陞天衢也）浮溺水兮舒光（遂渡沉流，揚精華也）淹低佪兮京沚（沚讀平聲。且留水側，息河洲也。水中可居者為洲，小洲為渚，小渚為沚。京沚者，即高洲也）屯余車兮索友（往我之駕，求松喬也）覩皇公兮問師（遂見天帝，詔秘要也）道莫貴兮歸真（執守無為，修朴素也）羨余術兮可夷（念己道藝，可悅樂也。詩云：既見君子，我心則夷。夷，喜也）吾乃逝兮南娭（往之太陽，遊九野也）道幽路兮九疑（疑通作嶷。陟歷深山，過舜墓也）越炎火兮萬里（積熱彌天，不可處也）過萬首兮嶷嶷（見海中山數萬頭也。海中山名嶷嶷，嶽屬交趾也。嶷嶷一作崕崕）濟江海兮蟬蛻（遂渡大水，解形體也）絕北梁兮永辭（超過海津，長訣去也）浮雲鬱兮晝昏（楚國濁亂，氣未除也）霾土忽兮塺塺（風俗塵濁，不可居也。塺音縻）息陽城

兮廣夏逶止夾野大屋廣也衰色罔兮中怠叶徒來切志欲懈倦身罷勞也意曉陽兮燎瘖心中燎明內自覺也乃息軫
兮存茲徐自省視至此處也思堯舜兮襲興善慕二聖相繼代也幸咎繇兮獲謀叶謨悲切冀遇虞舜與議道也悲九州
兮靡君傷今天下無聖主也撫軾歎兮作詩狀車浩歎作風雅也

株昭

悲哉于嗟兮愁思憤滿長歎息也心內切磋意中激感腸病痛也欵冬而生兮物叩盛陰不滋育也凋彼葉柯傷害根莖枝卷曲也瓦礫進寶兮佞偽愚䯁侍帷幄也捐棄隋和貞良君子棄山澤也鈆刀厲御兮頑嚚之徒任政職也頓棄太阿明智忠賢放斥逐也驥垂兩耳兮雄俊傑愚閉口目也中坂蹉跎求無知己不盡力也蹇騎服駕兮駑鈍之徒為輔翼也無用日多僅蒙益進擴滿園也修潔處幽兮執履清白居側隅也貴寵沙劘權右大夫佯不識也劘叶音磨鳳皇不翔兮賢智隱處深藏匿也鶉鴳飛揚小人得志作威福也乘虹驂蜺兮託駕神器而遠征也載雲變化陞高去俗易形貌也鷦鵬開路兮仁士智鳥導在前也後屬青蛇介蟲之長衛惡姦也步驟桂林兮馳逐正道德香芬也超驤卷阿騰越曲阜過阨難也丘陵翔儛兮山丘踊躍而歡喜也谿谷悲歌川瀆作樂進五音也神章靈篇兮河圖洛書諱讖文也赴曲相和宮商並會應琴瑟也余私娛茲兮我誠樂此發中心也孰哉復加天下歡悅莫如今也還顧世俗兮同視楚國及衆民也壞敗罔羅廢棄仁義修詒陝也卷佩將視兮祛衣束帶將橫奔也涕流滂沱思君念國泣沾衿也

亂曰皇門開兮王門啓闢路四通也一云皇開門也照下土鑑覽幽冥見萬方也株穢除兮邪惡已消遠逃亡也蘭芷覩俊乂英雄在朝堂也四佞放兮驩共苗鯀竄四荒也後得禹兮乃獲文命治江河也聖舜攝兮重華秉政執綱紀也昭堯緒著明唐業致時雍也孰能若兮誰能知人如唐虞也願為輔思竭忠信備股肱也

論

四子講德論

微斯文學問於虛儀夫子曰蓋聞國有道貧且賤焉恥也今夫子閉門距躍專精趨學有日矣幸遭聖主平世而久懷寶是伯牙去鍾期而舜禹遁帝堯也於是欲顯名號建功業不亦難乎夫子曰然有是言也夫蚊䖟終日經營不能越階序附驥尾則涉千里攀鴻翮則翔四海僕雖嚚頑願從足下雖然何由而自達哉文學曰陳懇誠於本朝之上行話談於公卿之門夫子曰無介紹之道安從行乎公卿文學曰何為其然也昔甯戚商歌以干齊桓越石貿易而寤晏嬰非有積素累舊之歡皆塗覯卒遇而以為親者也故毛嬙西施善毀者不能蔽其好嫫姆倭傀善譽者不能掩其醜苟有至道何必介紹夫子曰咨夫特達而相知者千載之一遇也招賢而處友者眾士之常路也是以空柯無刃公輸不能以斲但懸曼矰蒲苴不能以射故膺騰撇波而濟水不如乘舟之逸也衝蒙涉田而能致遠未若遵塗之疾也才微於無人行衰於寡黨此古今之患唯文學慮之文學曰唯唯敬聞命矣於是相與結侶攜手俱遊求賢索友歷於西州有人二焉乘輅而歌倚輗而聽之詠歎中雅轉運中律嘽緩舒繹曲折不失節閒歌者為誰則所謂浮游先生陳丘子者也於是以士相見之禮友焉禮文既集文學夫子降席而稱曰俚人不識寡見尠聞曩從末路望聽玉音竊動心焉敢問所歌何詩請聞其說浮游先生陳丘子曰所謂中和樂職宣布之詩益州刺史之所作也刺史見太上聖明股肱竭力德澤洪茂黎庶和睦天人並應屢降瑞福故作三篇之詩以歌詠之也文學曰君子動作有應從容得度南容三復白圭孔子睹其慎戒太子擊誦晨風文侯諭其指意今吾子何樂此詩而詠之也先生曰夫樂者感人心深而風移俗易吾所以詠歌之者美其君術明而臣道得也君者中心臣者外體外體作然後知心之好惡臣下動然後知心之節趣好惡不形則是非不分節趣不立則功名不宣故美玉蘊於碔砆凡人視之怏焉良工砥之然後知其和寶也精鍊藏於鑛璞庸人視之忽焉巧冶鑄之然後知其幹焉況乎聖德巍巍蕩蕩黎泯所不能命哉是以刺史推而詠之揚君美德深乎洋洋罔不覆載紛紜天地寂寥宇宙明君之惠顯忠臣之節究皇唐之世何以加茲是以每歌之不知老之將至也文學曰書云迪一人使四方若卜筮夫忠賢之臣導主志承君惠據盛德而化洪天下安瀾比屋可封何必歌詠詩賦可以揚君哉愚竊惑焉浮游先生色勃眥溢曰是何言與昔周公詠文王之德而作清廟建為頌首吉甫歎宣王穆如清風列於大雅

夫世衰道微偽臣虛稱者殆也世平道明臣子不宣者鄙也鄙殆之累傷乎王道故自刺史之來也宣布詔書勞來不怠令百姓徧曉聖德莫不沾濡厖眉耆耇之老咸愛惜朝夕願濟須臾觀大化之淯流於是皇澤豐沛主恩滿溢百姓歡欣中和感發是以作歌而詠之也傳曰詩人感而後思思而後積積而後滿滿而後作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此臣子於君父之常義古今一也今子執分寸而罔億度處把握而却寥廓乃欲圖大人之樞機道方伯之失得不亦遠乎陳丘子見先生言切恐二客慙膝步而前曰先生詳之行潦暴集江海不以為多鮪鱓並逃九罭不以為虛是以許由匿堯而深隱唐氏不以衰夷齊恥周而遠餓文武不以卑夫青蠅不能穢垂棘邪論不能惑孔墨今刺史質敏以流惠舒化以揚名采詩以顯至德歌詠以董其文受命如絲明之如緡甘棠之風可倚而俟也二客雖室計沮議何傷顧謂文學夫子曰先生微矜於談道又不讓乎當仁亦未巨過也願二子措意焉夫子曰否夫雷霆必發而潛底震動枹鼓鑑鏘而介士奮竦故物不震不發士不激不勇今文學之言欲以議愚惑敵舒先生之憤願二生亦勿疑也於是文繹復集乃始講德文學夫子曰昔成康之世君之德歟臣之力也先生曰非有聖智之君惡有甘棠之臣故虎嘯而風寥戾龍起而致雲

氣蟄蟲俟秋吟蜉蝣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鳴聲相應仇偶相從人由意合物以類同是以聖主不倫窺望而視以明不彈傾耳而聽以聰何則淑人君子就者眾也故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大廈之材非一兵之木太平之功非一人之智蓋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有君而無臣春秋刺焉三代以上皆有師傅五伯以下各自取友齊桓有管鮑隰甯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晉文有舅犯趙衰取威定霸以尊天子秦穆有王由五羖攘却西戎始開帝績楚莊有孫叔子反兼定江淮威震諸夏句踐有種蠡泄庸越滅彊吳雪會稽之恥魏文有段干田禽秦人寢兵折衝萬里燕昭有郭隗樂毅夷破彊禍因閔於莒夫以諸侯之細功名猶尚若此而況帝王選於四海羽翼百姓哉故有賢聖之君必有明智之臣欲以積德則天下不足平也欲以立威則百蠻不足攝也今聖主冠道德履純仁被六藝佩禮文屢下明詔舉賢良求術士招異倫拔駿茂是以海內歡慕莫不風馳雨集襲雜遝至填庭溢闕含淳詠德之聲盈耳登降揖讓之禮極目進者樂其條暢忽者欲罷不能偃息孚詩書之門游觀乎道德之域咸潔身修德吐情素而披心腹各悉精銳以貢忠誠允願推主上弘風俗而騁太平濟濟乎多士文王所以甯也若乃美政所施洪恩所潤不可究陳舉孝以篤行崇能以招賢去煩蠲苛以綏百姓祿勤增俸以厲貞廉減

膳食卑宮觀省囚官損諸苑疏緜役振乏困恤民災害不湲游宴閔耄老之逢幸憐嬪嫔之服事惻隱身死之腐人懷愴子弟之縲縶恩及飛鳥惠加走獸胎卵得以成育草木遂其零茂憤悱君子民之父母豈不然哉先生獨不聞秦之時耶違三王背五帝滅詩書壞禮義信佳羣小憎惡仁智詐僞者進讒佞者容入宰相刻峭大理峻法處位而任政者皆短於仁義長於酷虐狠擊虎攫懷璜棄賊其所臨涖莫不肌慄慴伏吮毛求瘢竝施螫毒百姓怔忪無所措其手足嗷嗷愁怨遂亡秦族是以養雛者不育狸狌獸者不育豺樹木者憂其蠹保民者除其賊故大漢之為政也崇簡易尚寡柔進溫仁聚賢才上下無怨民用和睦今海內樂業朝廷淑清天符既章人瑞又明品物咸亨山川降靈神光耀輝洪洞朗天鳳皇來儀翼翼邑邑群鳥並從舜德垂容神雀仍集麒麟自至甘露滋液嘉禾滿比大化隆洽男女條暢家給年豐咸則三壤豈不盛哉昔文王應九尾狐東夷歸周武王獲白魚而諸侯同辭周公受柜鬯而鬼方臣宣王得白狼而夷狄賓夫名自正而事自定也今南郡獲白虎示偃武興文之應也獲之者張武張而猛彪也是以北狄賓洽邊不恤寇甲士寢而玲旗仆也文學夫子曰天符既聞命矣敢問人瑞先生曰夫匈奴者天驕之最彊者也天性驕蹇習俗梟暴賤老貴壯氣力相高業在攻伐事在獵射兒能騎羊走箭飛鍼逐水

隧畜都無常處為業獸散往來馳騖周流曠野以濟嗜欲其未耜則弓矢鞍馬播種則扞弦掌拊收秋則奔狐馳兔獲刈則顛倒穜作追之則奔遁釋之則為寇是以三王不能懷五伯不能綏鶩邊扼土屢犯勃亲詩人所歌自古患之今聖德隆盛威靈外覆日逐舉國而歸德單于稱臣而朝賀乾坤之所開陰陽之所接編結沮顏燋齒枭瞵剪髮黥首文身裸袒之國靡不奔走貢獻惟忻來附選安嘔吟鼓腹而笑夫鴻均之世何物不樂飛鳥翕翼淵魚鬱躍是以刺史感懽舒音而詠至德鄙人黯淺不能究識敬遵所聞未克殫焉於是二客醉于仁義飽于盛德終日仰歎怡懌而悅服

頌

聖主得賢臣頌

夫荷旃被毳有難與道純縣之麗密羹黍餔糗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今臣辟在西蜀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無有遊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旨雖然敢不客陳愚而抒情素記曰恭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審己正統而已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眾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及至巧冶鑄干將之樸清水焠其鋒越砥砺其鈎水斷蛟龍陸剸犀革忽若篡泥畫塗如此則使離婁督繩公輸削

墨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而不漏者工用相得也庸人之御駕馬亦傷吻徹策而不進於行曾喘膚汗人極馬倦及至駕蜚鄰騁乘旦王良執轡韓哀附輿縱馳騁驚忽如景靡過都越國蹶如歷塊追奔電逐遺風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故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勞燠裘貂狐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慄愴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以易海內也是以嗢噱受之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英俊也夫竭知附賢者必建仁策索人求士者必樹伯迹昔周公躬吐握之勞故有圄空之隆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則上不察其信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愬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百里自鬻寧子飯牛離此患也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即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去卑辱與深而升本朝離疏釋賤而享膏粱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于孫以資說士故世必有聖知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洌風龍興而致雲蟋蟀蹉秋吟蜉蝣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故世平主聖俊乂將自至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皐陶伊尹呂望之臣明明在朝穆穆列布聚精會神相得益章雖伯牙操遞鍾達門子彈烏號猶未足以

喻其意也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必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歡然交欣千載一會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泮乎如巨魚縱大壑其得意若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畢臻是以聖主不偏窺望而視已明不殫傾耳而聽已聰恩從祥風翔德與和氣游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遵遊自然之勢恬淡無為之場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何必偃仰詘信若彭祖呴噓呼吸如喬松眇然絕俗離世哉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蓋信乎其以寧也

甘泉宮頌

甘泉山天下顯敞之名處也前接大荊後臨北極左撫仁鄉右望素域其宮室也仍載薛而為觀攘抗岸以為階壅波瀾而觸坻馳道列以遠迤覽除閣之麗靡覺堂殿之巍巍倭落與以差錯編玳瑁之文樓纍蠵龍以造牖采雲氣以為櫺神星羅於題鄂虹蜺往往而繞棷纓俊忽其無垠意能了之者誰竊想聖主之優游時娛神而歆縱坐鳳皇之堂聽和鸞之奔臨麒麟之域驗符瑞之貢詠中和之歌讚太平之頌

移文

移金馬碧雞文

華陽國志曰蜻蛉縣山有碧雞金馬光影倏忽民多見之有山神漢宣帝遣王褒祭之欲致金馬

持節使者啟移南崖金精神馬剽剽碧雞處南之荒深溪回谷非土之鄉歸來歸來漢德無疆廣乎唐虞澤配三皇黃龍見兮白虎仁歸來歸來可以為倫歸兮翔兮何事南荒也

約

僮約

蜀郡王子淵以事到荊上寡婦楊惠舍有一奴名便了倩行酤酒便了提大杖上冢罵曰大夫買便了時只約守冢不約為他家男子酤酒子淵大怒曰奴寧欲賣邪惠曰奴父許人人無欲者子即決賣券之奴復曰欲使皆上不上券便了不能為也子淵曰諾券文曰神爵三年正月十五日資中男子王子淵從成都安志里女子楊惠買夫時户下髯奴便了決賣萬五千奴從百役使不得有二言晨起灑掃食了洗滌居當穿白鐸碓舂磑盂鑿井汲渠縛落鉏園研陌杜埤地刻大枷屈竹作杷削治鹿盧出入不得騎馬載車踑坐大呶下床振頭垂鉤刈芻結葦牖纏沃不酪住酣酗織履作麄黏雀張烏結網捕魚繳雇彈鳧登山射鹿入水捕龜後園縱養雁鶩百餘驅逐鵝鳥持梢牧豬種蓋養牛長育豚駒糞除常潔鋪食馬牛鼓四起坐夜半益劇二月春分被隄杜疇落桑皮檛種瓜作瓠別茄披葱芟橫發畴壟集破封日中早莫雞鳴起舂調治馬騾兼落三重舍中有客提壺行酤汲水作餔滌杯整案園中拔葵斬蘇切脯縈肉臐羊膊魚煎鱉茶盡具鋪已蓋藏閑門塞竇鍛倚縱犬勿與隣里爭鬬奴當飯豆飲水不得嘻酒欲飲美酒唯得舉白滿口不得傾盂覆斗不得晨出夜入交關伴偶舍後有樹當裁作船上至江州下到煎主為府掾求用錢推紛惡敗棬索綿亭買席往來都洛當為婦女求脂澤販於小市歸都擔枲轉出旁蹉牽牛賣鵝武陽買茶楊氏池中擔荷往來市聚慎護奸偷入市不得與傳舍卧惡言醜詈多作刀子持入益州貿易牛羊奴自交精慧不得癡愚持斧入山斷槲裁轅若殘當作俎机木屐及桑盤焚新作炭磐石薄岸治舍益屋書削代讀日暮以歸當送乾薪兩三束四月當披五月當穫十月收豆多取蒲芋益作繩索雨墮無所為當編新織箔槓種桃李梨柿柘桑三丈一樹八赤為行果類相從縱橫相當果熟收斂不得吮嘗犬吠當起聲告隣里根門柱戶上樓擊鼓椅眉曳矛還落三周勤心疾作不得遨遊奴老力索種覓織席事訖欲休當舂一石夜半無事浣衣當白若有私斂主給賓客奴不得有奸私事事當關白奴不聽教當笞一百讀券文徧訖詞窮咋索佗佗扣頭兩手自縛目淚下落鼻涕長一尺當如王大夫言不如早歸黃土陌蚯蚓鑽額早知當爾

王大夫酤酒當不敢作惡

太平御覽載僮約尚有椒茭客竽南安拾果採橘持車載脹三語今則益尚屬第文

文

青縣奴文

古文苑作黃香今從藝文作王褒

我觀人鬚長而復黑冉弱而調離若緣坡之竹欒欒若春田之苗因風披拂隨風飄飄爾乃附以豐頤表以蜚發以素顏呈以妍姿約之以紲綫潤之以芳脂華華翼翼靡靡綏綏振之發髾黝若玄珪之垂於是搔鬚舊髭則論說廣唐鼓著動蕤則妍衆臧否內育璞形外闡宮商相如以之開都顓孫以之堂堂豈若子鬚既亂且赭枯槁虎痒劬勞辛苦汗垢流離污穢泥土僮囑攘擾塵為伍無素顏可依無豐頤可恃動則困於愁滅靜則窘於囚虜薄命為髭正著子頤為身不能庇其四體為智不能飾其形骸顏瘦面常如死灰實不如犬羊之毛尾狐狸之毫覽為子鬚者不亦難乎

本傳

王褒字子淵蜀人也宣帝時修武帝故事講論六藝孝書博盡奇異之好徵能為楚辭九江被公召見誦讀益召高材劉向張子僑華龍柳褒等待詔金馬門神爵五鳳之間天下殷富數有嘉應上頗作歌詩欲興協律之事丞相魏相奏言知音善鼓雅

娶者渤海趙定梁國龔德皆召見侍詔於是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風化於衆庶聞王褒有俊材請與相見使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選姣事者令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時氾鄉侯何武為僮子選在歌中久之武等學長安歌太學下轉而上聞宣帝召見武等觀之皆賜帛謂曰此盛德之事吾何足以當之褒既為刺史作頌又作其傳益州刺史因奏褒有軼材上乃徵褒既至詔褒為聖主得賢臣頌是時上頗好神仙故褒對及之上令褒與張子僑等並侍詔數從褒等放獵所幸宮館輒為歌頌第其高下以差賜帛議者多以為淫靡不急上曰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雜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辭麗可喜辟如女工有綺穀音樂有鄭衛今世俗猶皆以此處說耳即雜賦比之尚有仁義風諭鳥獸草木多聞之觀賢於倡優博奕遠矣頃之擢褒為諫議大夫其後太子體不先苦忽忽善忘不樂誦讀使褒等皆之太子宮虞侍太子朝夕誦讀奇文及所自造作疾平復迺歸太子喜褒所為甘泉及洞簫頌令後宮貴人左右皆誦讀之後方士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寶可祭祀致也宣帝使褒往祀焉褒於道病死上閔惜之

王諫議集終

劉中壘集題詞

漢膠侯劉路叔長者也頗修黃老術治淮南獄時得其枕中鴻寶苑秘書子子政因而誦讀獻之人主鑄金不成繫獄當死路叔上書頌罪亦遭吏劾好奇賈禍誦白圭者且為父咎云元帝初立忠直輔政寺人譖愬復困拘獄至今讀其封事忠愛惜恒義兼詩書成帝尚文心嚮子政阨於王氏不能大用連章讜言僅告無罪而已夫屈原放廢始作離騷子政疾讒八篇乃顯同姓忠精感慨相類左徒當日諫書不傳彼益爭之口舌其著者張儀一事耳子政苦口終身不倦年餘七十憫傷漢宗感災異而論洪範戒趙衛而傳列女鑒往古而著新序說苑其書皆非無為而作者也雖九嘆深雅微謝騷經其他文詞宏博足相當矣太史公屈原傳云原死後楚日削竟為秦滅孟堅亦云子政卒後十三歲王氏代漢此兩人係社稷輕重何如哉

婁東張溥題

漢劉子政集目錄

賦
請雨華山賦
疏
理甘延壽陳湯疏　諫營起昌陵疏
訟星雩山崩疏　說成帝興禮樂
諫成帝
上書
使人上變事書
封事
條災異封事　極諫外家封事
議
神爵議時議
對
日食對

頌
高祖頌
銘
杖銘　薰爐銘
序
上戰國策序　上關尹子
上晏子　上子華子
上列子　上於陵子
孫卿子後序
騷
九歎
逢紛　離世　遠逝　愛苦　思古
臨民
傳
洪範五行傳
附錄
本傳

漢劉中壘集目錄終

漢劉中壘集

漢 劉向子政 著

明 張溥西銘 閱

賦

請雨華山賦

崆峒巍嵯峨山清忽幽眛往曲勃林谷茱萸一作蘼 竭離安連迎槑通谷叟服慌登華

均阿阪紛紜沸路源遠調修峥嶸寒服嶼窅窱蘭叟散峽嵯峨琳琳漆漆路黍稷

雲縱忽傳天下為深壑旅請今深渥水谷容請宜令所出百鐫鐫清池涌泉淡州鳴

鳶翔嚶嚶琳侶診窱驪若神悲哀但往不可語人麂麝麂麛他他野牛勝提觸熊

麥麥律慈佛特林旅麥摩麝遊山陵天陰且雨員日聆棠柘桐樛梢母猴猿木戲

于相持騰陽趨梦若風時憚駕飄陽嚘孔翠文章明駭曠苑食游山旁悃蠅於洛臨

水凝潭今不觸果必方並格可為悃陵鯉雞神龜春夏出游冬自根聖人親之誠虞

哉號拖何不可勝亦路臨何為華山

疏

劉更生理甘延壽陳湯疏

是時石顯匡衡以延壽湯矯制生事於絕域幸得不誅不宜復加爵土上重違其議而內嘉湯等功賜久不決向上疏元帝於是卒封

臣聞天下之安危在乎國家之興廢國家之興廢在乎賢臣之用捨故賢臣進則國家安而天下寧賢臣退則國家危而天下傾是以聖王務在求賢以自輔佐故雖有堯舜之聖必待衆賢而後能明其德是以股肱良則元首明叢脞惰則元首病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此之謂也

孝武以為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國強于大宛郅支之虐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猶單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褒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

諫營起昌陵疏

更生坐廢十餘年成帝即位騶伏事更生乃復進用更名向說九卿召拜為中郎領護三輔都水久之營起昌陵數年不成復還歸延陵射都奉奏向上疏極其言而不能從

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故聖賢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喟然嘆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於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訹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雖有商湯之德不能訓末孫之紂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昔高皇帝既滅秦將都雒陽感婁敬劉敬之言自以德不及周而賢于秦遂徙都

關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長知以德為效故數戰慄不敢諱亡孔子所謂富貴無常蓋謂此也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厠意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槨用紵絮斮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鋼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槨又何戚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為無窮計也孝文薄馬遵薄葬不起山墳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藏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棺槨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于橋山堯葬濟陰丘壠皆小葬且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葬于畢秦穆公葬于雍囓泉宮祈年館下樗里子葬于武庫皆無丘壠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歎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于防稱古墓而不墳曰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不識也為四尺墳遇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者不修墓益非之也延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外 嬴博之閒穿不及泉欲以時脤封墳掩坎其高可隱而號曰骨肉復歸於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夫嬴博去吳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之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帝忠臣周公弟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為儉誠使於體

也宋桓司馬為石槨仲尼曰不如速朽秦相呂不韋集智略之士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義皆明於事情者也逮至吳王闔閭違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嚴襄五王皆大作丘壠多其瘞葬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迴五里有餘石槨為游館人膏為燈燭水銀為江海黃金為鳧鴈珍寶之藏機械之變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宮人生臧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徙者咸見發掘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藏槨自古及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罹牧豎之禍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儉無德厚知其葬愈厚丘壠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為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也及魯嚴公刻飾宗廟多築臺囿後嗣再絕春秋制焉周宣如彼而昌秦魯如此而絕是則奢儉之得失也陛下即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約小天下莫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埤為高積土為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工費大萬百餘死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氣感動陰

陽因之以饑饉物故流離以十萬數臣甚憫焉以死者為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又何為哉陛下慈仁篤美甚厚聰明疏達蓋世宜弘漢家之德崇劉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顧與暴秦亂君競為奢侈比方丘隴說愚夫之目隆一時之觀違賢知之心亡萬世之安臣竊為陛下羞之唯陛下上覽明聖黃帝堯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知穆公延陵樗里張釋之之意孝文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為則秦昭始皇增山厚藏以侈生害足以為戒初陵之制宜從公卿大臣之議以息衆庶

論星宇山崩疏

向廉清樂道精恩經術盡誦書傳夜觀星宿或不寐達旦元延中星宇東井鬼郎峨山崩雅江向念此異復上疏上輒入之然終不能用也

臣聞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敖周公戒成王毋若殷王紂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永言湯以桀為戒也聖帝明王常以敢亂自戒不諱廢興故臣敢極陳其愚唯陛下留神察焉謹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蝕三十六襄公尤數率三歲五月有奇而壹食漢興訖竟甫孝景帝尤數率三歲一月而一食臣向前數言日當食今連三年比食自建始以來二十歲間而八食率二歲六月而一發古今字有異有大小希稠占

有舒疾緩急而聖人所以斷疑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昔孔子對魯哀公並言夏桀殷紂暴虐天下故歷失則攝提失方孟陬無紀此皆易姓之變也秦始皇之末至二世時日月薄食山陵淪亡辰星出於四孟太白經天而行無雲而雷枉矢夜光蝗惑龍月孽火燒宮野禽戲廷郤門內崩長人見臨洮石隕于東郡星孛大角大角以亡觀孔子之言考暴秦之異天命信可畏也及項籍之敗亦孛大角漢之入秦五星聚於東井得天下之象也孝惠時有雨血日食於衝滅光星見之異孝昭時有泰山卧石自立上林僵柳復起大星如月西行衆星隨之此為特異孝宣興起之表天狗炎漢而西久陰不雨者二十餘日昌邑不終之異也皆著於漢紀觀秦漢之異世賢惠昭之無後蓉邑之不終視孝宣之紹起天之去就豈不昭昭然哉高宗成王亦有雊雉拔木之變能思其故故高宗有百年之福成王有復風之報神明之應應若影響世所同聞也臣幸得託末屬誠見陛下寬明之德莫銷大異而興高宗成王之聲以崇劉氏故狼狼數奸宄亡之誅今日食尤屢星孛東井攝提炎及紫宮有識長老莫不震動此變之大者也其事難一二記故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以說卦指文而復說義書曰仲來以圖天文難以相曉臣雖圖上猶須口說然後可知願賜清燕之閒指圖陳狀

說成帝興禮樂

興辟雍設庠序陳禮樂隆雅頌之聲盛揖讓之容以風化天下如此而不治者未之有也或曰不能具禮禮以養人為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死傷今之刑非皋陶之法也而有司請定法削則削筆則筆救時務也至於禮樂則曰不敢是敢于殺人不敢於養人也為其俎豆筐弦之間小不備因是絕而不為是去小不備而就大不備大不備或莫甚焉夫教化之比于刑法刑法輕是舍所重而急所輕也且教化所持以為治也刑法所以助治也今廢所恃而獨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自京師有詩逆不順之子孫至于陋大辟受刑戮者不絕繇不習五常之道也夫承千歲之衰周繼暴秦之餘敝民漸清惡俗貪餐險詭不閑義理不示以大化而獨敺以刑罰終已不改故曰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初叔孫通將制定禮儀見非于魯儒之士然卒為漢儒宗業垂後嗣斯成法也

諫成帝

聖人即天地以權物常無私於上均恩澤於下協和萬邦黎民無怨用能隆興胤嗣與天無窮也

上書

使人上變事書

元帝初即位太傅蕭望之少傅周堪並領尚書禀廣更生忠直明經有行能為歆騎宗正給事中與侍中金敞四人同心輔政時苦外戚許史放縱官官弘恭石顯弄權望之堪更生議欲白罷退之未白而路絀為所譖遂退更生下獄及望之免官春地震更生感悟賜望之爵關內侯秩儀增而欲以為諫大夫恭顯白皆為中郎參地復言恭顯誣史子弟皆側目於望之等更生懼禹乃使其外戚上變書言恭顯誣史更生所為白請考核顯誣遂幽禁下太傅韋玄成等劾望之堪更生子猛為庶人而望之坐徙于上書拉宽令謂欲置對自殺天子甚悼恨之擢猛為光祿大夫見信任更生見二人在位幾已得復退欲懼其傾危乃上封事條災異以諫恭顯見其書念與許史比而為更生等

竊聞故前將軍蕭望之等皆忠正無私欲致大治忤於貴戚尚書今道路人聞望之等復進以為且復見數讒必曰當有過之臣不宜復用是大不然臣聞春秋地震為在位執政太盛也不為三獨夫動亦已明矣且往者高皇帝時季布有罪至於夷滅後誠以為將軍萬石孝文之間卒滿名臣孝武帝時兒寬有重罪幸按道侯韓說諫曰前吾丘壽王既誅不至今恨之今殺寬復將復大恨矣上感其言遂貰寬復用之位至御史大夫御史大夫未有及寬者也及董仲舒坐私為災異書主父偃取奏之下吏罪至不道幸蒙不誅復為大中大夫膠西相以老病免歸漢有所欲興嘗有詔問仲舒為世儒宿定議有益天下孝宣皇帝時夏侯勝坐誹謗繫獄三年免為庶人宣帝復用勝至長信少府太子太傅名敢直言天下美之若乃羣臣多此比類難一

二記有過之臣無貳國家有益天下此四臣者足以觀矣前弘恭奏望之等獄決三月地大震恭移病出後復視事天陰雨雪由是言之地動殆為恭等臣愚以為宜退恭顯以章漸善之詔進望之等以通賢者之路如此太平之門開災異之原塞矣

封事

條災異封事

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竊見災異並起天地失常傚表為國欲終不言念忠臣雖在咽畝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況重以骨肉之親又加以舊恩未報乎欲竭愚誠又恐觸闕然惟二恩未報忠臣之義一抒愚意退就農畝死無所恨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簫韶九成而鳳凰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四海之內靡不和睦至周文開基西郊雖遷衆賢罔不肅和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成於內萬國安於外故盛得其雖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雖雖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諸侯和于下天應報于上周頌曰降福穰穰又曰貽我麾嫠麾嫠麥也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獲天助也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

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欽欽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欽欽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君子獨處守正不撓衆枉勉彊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愬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其詩曰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天變見于上地變動于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為非甚衆大也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自此之後天下大亂篡殺殃禍並作厲王奔彘幽王見殺至乎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即位也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于鄂而春秋為諱不言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諸侯背叛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林崩陁二彗星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一火災十四長狄三國五石隕墜六鷁退飛多麋有蜮蜚鵂鶹來巢者皆一見書冥晦雨木冰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殺菽大雨雹雨雪霜霆失序相乘水旱饑蝗蟲螟蝝生蜚午並起當是時禍亂孰應孰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分走不得保其社稷

者不可勝數也周室多禍背叛其師於貿戎伐其郊鄭傷桓王戎執其使衛侯朔召不往聘逆命而助朔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遂至陵夷不能復興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今賢不肖渾淆白黑不分邪正雜揉忠讒並進章文公車人滿北軍朝臣舛午膠戾乖刺更相諱懟轉相是非傾搉增加文書紛紜前後錯謬竪譽渾亂所以營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為黨往往羣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權藉埶之人子弟姻婭於朝羽翼佹附者衆輻輳于前毀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分是以日月無光雪霜夏隕海水沸出陵谷易處列星失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夫遵衰周之軌迹循詩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頌猶緣邠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按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者也夫有春秋之異無孔子之救猶不能解紛況其於春秋乎原其所以然者讒邪並進也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以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聞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

則政日亂故禹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為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雪瀌瀌見晛曰消與易同義昔者蘇共工雖兇與舜禹雜處免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流言相誵宜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是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倚仗於魯季斯與叔孫俱宦於魯定公始皇賢季孟季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汚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倚仗信任既專在于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議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故出本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奉小人成奉誠足恤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為朋黨禹稷與皐陶傳相汲引不為比周何則忠於為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拔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眾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賢臣並在交戟之內合黨共謀遣善依惡歙歙訛訛數設危險之言欲

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聖明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述察兩觀之誅覽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誡歷周唐之所進以為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為戒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眾杜閉羣枉之門廣開眾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煥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眾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臣幸得託肺腑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竊推春秋災異以效今事一二條其所以不宜宣泄臣謹

封眭死上

極諫外家封事

時上無繼嗣政由王氏災變深甚向請外家曰戚其漸必危劉氏身為宗室遭本歷事三主建上封事極諫書奏召見向數息悲傷其意以向為中壘校尉上數欲用為九卿以王氏故終不遷居列大夫三十餘年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

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為害者也昔晉有六卿齊有田衡有孫甯魯有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弒其君光孫甯父林碩出其君仇弒其君劉季氏八佾舞于庭三家者以雍徹並專國政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筦朝事蔑亂王

室子朝子猛更立連年乃定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殺王子克甚之也春秋舉成敗錄禍福如此類甚眾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秦昭王舅穰侯及涇陽葉陽君專國擅勢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權重於昭王家富於秦國國甚危殆賴寤范雎之計而秦復存二世委任趙高專權自恣壅蔽大臣終有胡樂望夷之禍秦遂以亡近事不遠即漢所代也漢興諸呂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席大后之寵據將相之位兼南北軍之眾擁梁趙王之尊驕盈無厭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朱虛侯等竭誠盡節以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鳥觜左右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擅斷自恣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為威重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筦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為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位不令得給事朝廷恐其與己分權數構燕王益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不肯稱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磐石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甫秦穆侯漢武安呂霍上官之屬皆不及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為其人

微奧孝昭帝時冠石立于泰山仆柳起于上林而孝宣帝即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垂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孰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為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柄移于外戚降為卑謙絕不為身奈宗廟何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樂昌侯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援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毋使以政皆罷令就第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賢內外之姻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衆口銷金流言鑠骨雖甘泉泰時依南郊日大風折甘泉行宮折拔樹木十圍以上百餘上以問劉向向對上意恨之後以久無繼嗣遂修復

議

神寶舊畤議

明年匡衡奏言天子祭天地之禮皆因其物之自然而致誠敬之心故天地之祭不過郊丘而已今陛下親奉郊祀兼享地祇於汾陰祭后土於北郊合陰陽之施順時氣之宜誠合天心厥應甚著然猶以為德薄不稱神意乃興造甘泉泰畤汾陰后土祠建立太一五帝及后土之祠壇場過制作倍古法糜費無益於神明宜復古制以合聖心上從其言

家人尚不欲絕種祠祀於國之神寶傷時且甘泉汾陰及雍五時始立皆有神祇感應然後營之非苟而已也武宣之世奉此三神禮敬敉備神光光着祖宗所立神祇舊位誠未易數及陳寶時自秦文公至今七百餘歲矣漢興世世常來光色亦黃長四五丈直祠而息音聲砰隱野雞皆雊每見雍太祝祠以大牢遣侯者乘傳馳詣行在所以為福祥高祖時五來文帝二十六來武帝七十五來宣帝二十五來初元元年以來亦二十來此陽氣盛時也及漢宗廟之禮不得擅議皆祖宗之君與賢臣所共定古今異制經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說正也前始納貢禹之議後人相因多所動搖易大傳曰誣神者殃及三世恐其咎不獨止禹等

日食對

河平元年四月己亥晦日有食之不盡如鉤在東井六度向北

四月交於五月月同孝惠日同孝昭東井京師地且既其占恐害懼禍

頌

高祖頌

漢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於周在秦作劉涉魏而東為豐公

銘

杖銘一作崔瑗銘見覽揆隱

歷危乘險匪杖不行耆力竭匪杖不彊有杖不任顛跌誰怨有士不用害何足言

都薕雖甘殆不可杖佞人悅己亦不可用杖必取便不必用吁士必任賢何必取貴

薰爐銘

嘉此正器嶄巖若山上貫太華承以銅盤中有蘭綺朱火青煙

序

上戰國策敘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戰國策書中書錄卷錯亂相糅書又有國別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國別有略以時次之分別不以序者以相補除復重得三十三篇本字多誤脫為半字以趙為肖以齊為立如此字者多中書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修書臣向以為戰國時游士輔所用之國為之策謀宜為戰國策其後繼春秋以後訖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間之事皆定以殺青書可繕寫敘曰周室自文武始興崇道德隆禮義設辟雍泮宮庠序之教陳禮樂弦歌移風之化敘人倫正夫婦天下莫不曉然論孝弟之義惇篤之行故仁義之道滿乎天下平致之刑措四十餘年遠方慕義莫不賓服雅頌歌詠以思其德下及康昭之後雖有衰德其綱紀尚明及春秋時已四五百載矣然其餘業遺烈流而未滅五霸之起尊事周室五霸之後時君雖無德人臣輔其君者若鄭之子產晉之叔向齊之晏嬰挾君輔政以立於中國猶以義相支持歌說以相感聘覲以相交期會以相一盟誓以相救天子之命猶有所行會享之國猶有所恥小國猶有所依存焉猶有所息故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周之流化豈不大哉及春秋之後衆賢輔國者既沒而禮義衰矣孔子雖論詩書定禮樂王道燦然分明以匹夫無勢化之者七十二人而已皆天下之後也時君莫尚之是以王道遂用不興故曰非威不立非勢不行仲尼既沒之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道德大廢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禮讓而貴爭戰棄仁義而用詐譎苟以取強而已矣夫篡盜之人列為侯王詐譎之國興立為強是以轉相放效後生師之遂相吞滅并大兼小暴師經歲流血滿野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安夫婦離散莫保其命泯然道德絕矣民日益苦萬乘之國七千乘之國五敵俛爭權盡為戰國貪餐無恥競進無厭國異政教各自制斷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力功爭強勝者為右兵革不休詐偽並起當此之時雖有道德不得施說有謀之強員阻而恃連與交質重約結誓以守其國故孟子孫卿儒術之士棄捐於世而游說權謀之徒見貴于俗是以蘇秦張儀公孫衍陳軫代興之屬生從橫短長之說左右傾側蘇秦為從張儀為橫橫則秦帝從則楚王所在國重所去國輕然當此之時秦國最雄諸侯乃弱蘇秦結之時六國為一以儐背秦秦人恐懼不敢窺兵於關中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然秦國勢便形利權謀之士咸先馳之蘇秦初欲橫秦弗用故東合從及蘇秦死後張儀連橫諸侯聽之西向事秦是故始皇因四塞之國據崤函之阻跨隴蜀之饒聽衆人之策乘六世之烈以籠食六國兼諸侯并有天下杖子詐謀之弊終無信篤之誠無道德之教仁義之化以縱天下之心任刑罰以為治信小術以為道遂燔燒詩書坑殺儒士上小亮弊下遂二王二世愈甚患不下施情不上達君臣相疑骨肉相疏化道淺薄綱紀敗壞民不見義而懸於不測撫天下十四歲天下大潰詐偽之弊也其比王德豈不遠哉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夫使天下有所恥故化可致也苟以偽詐偷活取容自上為之何以率下秦之敗也不亦宜乎戰國之時君德淺薄為之謀策者不得不因勢而為資據時而為政故其謀扶急持傾為一切之權雖不可以臨教化兵革救急之務也皆高才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出奇策異智轉危為安連亡為存亦可喜皆可觀謹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所校戰國策書錄

上關尹子

陳氏曰漢志有關尹子九篇而隋唐志皆不著錄意其書亡久矣始依託也序亦不類向文

右新書者定關尹子九篇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言所校中秘書關尹子九篇臣向校雠太常存七篇臣向本九篇臣向輒除錯不可考增闕斷續者九篇成皆殺青可繕寫關尹子名喜號關尹子或曰關令子隱德行人易之實請老子著道德經上下篇列禦寇莊周皆稱道家書篇宋鈃尹文皆稱其人有章章首皆有關尹子曰四字篇敘異章章義異其旨同離與老列莊異其歸同渾質崖岸汪洋大肆然有式則使人泠泠輕輕不使人狎益公授曹相國參曹相國驁書募至孝武皇帝時有方士來以七篇上上以仙處之淮南王安好道聚書有此不出臣向父德因治淮南王事得之臣向幼好焉校士清人能重愛黃老清靜不可闕臣向昧死上永始二年八月庚子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謹進上

上晏子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書晏子十一篇臣向謹與長社尉參校雠太史書五篇臣向所書一篇參書十三篇凡中外書三十篇為八百三十八章除復重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章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外書無有三十六章中書無有七十一章中外皆有以相定中書以天為劣又為備先為半章者長如此類者多

謹頗略複皆已定以殺青書可繕寫晏子名嬰謚平仲萊人萊者今東萊地也晏子諫闡強記通於古今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盡忠極諫道齊國君得以正行百姓得以附親不用則退新於野用則必不詘義不可撓以邪白刃雖交胸終不受撓抒之劾諫齊君懿而至順而數及使諸侯莫能詘其辭其博通如此益次管仲內能親親外能尊賢居相國之位受萬鍾之祿故親戚待其祿而衣食五百餘家處士待而舉火者亦甚眾晏子衣苴布之衣麋鹿之裘駕敝車疲馬盡以祿給親戚朋友齊人以此重之晏子益短　其書六篇皆忠諫其君文章可觀義理可法皆合六經之義又有復重文辭頗異不敢遺失復列以為一篇又有頗不合經術似非晏子言疑後世辯士所為者故亦不敢失復以為一篇凡八篇其六篇可常置乡御覽謹第錄臣向昧死上

上子華子

漢藝文志及隋唐宋志惠無子華子吳競李凱二家書目亦不載朱子曰其理多取佛老醫卜其字多用左傳班史決非先秦古書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雠中子華子書凡二十有四篇以相校復重十有四篇定著十篇皆以殺青書可繕寫子華子程氏名本字子華晉人也晉自唐公失政政在六卿趙簡子始得志招徠賢俊之士為其家臣子華子生于是時博學能通典古禮及故府傳記之書性閑爽善持論不肯苟容於諸侯聚徒著書自號程子名增稱甚聞於諸侯孔子過諸鄭歎曰天下之賢士也蘭子欲仕諸朝而不能致乃遣使者奉縻幣聘以為辯執主是時簡子殺實犢及舜華孔子為作臨河之操子華子亦遂廻不肯起簡子大怨將殺之以兵子華子去而之齊齊景公不能用也子華子館於晏氏更題其書曰子華子簡子卒襄子立子華子反於晉時已老矣遂不復仕以卒今其書編離簡斷以是門人弟子共相綴隨記其所聞而無次叙非子故所著之書也大抵子華子以道德為指歸而綱紀以仁義存誠養操不苟於隹唯孔子然後知其賢齊大夫晏平仲與之為久要之交當時諸侯以勢相軋爭結怨連禍日以棲諱為事子華子之言如揮水納石不相酬答卒以不遇可為酸鼻謹目錄臣向昧死上

上列子

右新書定著八章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書列子五篇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參校雠太常書三篇太史書四篇臣向書六篇臣參書二篇內外書凡二十篇以校除復重十二篇定著八篇中書多外書少章亂布在諸篇中或字誤以盡為進以賢為形如此者眾在新書有棧校雠從中書已定皆以殺青書可繕寫列子

者鄭人也與鄭繆公同時益有道者也其學本於黃帝老子號曰道家道家者秉要執本清虛無為及其治身接物務柔不競合於六經而穆王湯問二篇遷誕恢詭非君子之言也至於力命篇一推分命楊子之篇唯貴放逸二義非詘不似一家之書然各有所明亦有可觀者孝景皇帝時黃老術此書頗行於世及後遺落散在民間未有傳　且多寓言與莊周相類故太史公司馬遷不為列傳謹第錄臣向昧死上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所校列子書錄永始三年八月壬寅上

上於陵子

鄧文原云此前史藝文及崇文總目所無惟石延年家藏有之○按其書詞義寒淺必出僞撰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臣所校中書於陵子十五篇以校除雜亂三篇著定十二篇殺青書可繕寫臣按於陵子齊之廉士名子終世稱陳仲子是也仲子齊之世家兄戴為齊王卿士益祿萬鍾仲子以為不義而弗與共也齊王將使為大夫不受遂去齊居楚之於陵身織屨妻辟纑以為衣食楚王聞其賢欲相之不許遂與其妻逃去為人灌園著書十二篇卒于楚臣觀周室衰微諸侯競為富強貪據相率草上之風以故仲有為李氏宰當於周公至於戰國士遊騰相竊貨自雄沈敺原始而廉風遂泯是以顯觸詘而出屈勉行事輒以長傷當時況仲子遵上

遊民舍車而徒礪志潔卓亡有疑二者哉即其達達中庸取譏通人至論其先人夢
棨諫爺可謂亡歉幽昧足有嚴慕春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仲子有焉晚近
王公不閑軌度貪侈轉相法則用溷元元傾世選顧甯有其人為之綱紀故臣願陛
下少加覽觀風諭臣庶幾有益道教臣向謹第錄昧死上

孫卿子後序

卿名況趙人也楚相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或謂春申君曰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孫卿賢者今與之百里地楚其危乎春申君謝之孫卿去之趙後客或謂春申君曰
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強故賢者所在君尊國安今
孫卿天下賢人所去之國其不安乎春申君使人聘孫卿乃還復為蘭陵令

誡子歙書

告歙思之無忽若禾有異德蒙惠甚厚將何以報重生有云弔者在門賀者在閭言
有憂則恐懼敬事敬事則必有善功而福至也又云賀者在門弔者在閭言受福則
驕奢驕奢則禍至故弔隨而來齊頃公之始猜霸者之餘威輕侮諸侯虧褻踐之容
故被鞍之禍遁服而亡所謂賀者在門弔者在閭也兵敗師破人皆弔之恐懼自新
百姓愛之諸侯皆歸其所奪已所謂弔者在門賀者在閭也

又

歌通詩賦能屬文成帝召見奏為黃門郎

今若年少得黃門侍郎顯處也新頓皆謝賓人叩頭謹戰慄慄乃可必免

騷

九歎

伊伯庸之末胄兮諒皇直之屈原云余肇祖於高陽兮惟楚懷之嫜連原生受命于
毓德兮鴻永路有嘉名賚余名余以嘉字於天地兮並光明於列星吸精粹而吐氣濁兮橫邪
世而不取容行叩誠而不阿兮遂見排而逢讒后聽虛而黜實兮吾理而順情腸
憤悁而含怒兮志邊憂而左傾心懷慌而不我與兮躬速速而不吾親靡靈修而隕
意兮吟澤畔之江濵楛栘糾以鄣覆兮有蹟信而歸誠讒夫譊譊而曼著兮曷其不
舒予情始結言於廟堂兮信中塗而叛之懷蘭蕙與衡芷兮行中壢而散之聲哀哀
而懷高止兮心愁愁而思舊邦顧承閒而自悼兮傺溘壖而道旁顏黴黧以沮敗兮
精越裂而衰亡衰襜襜而含風兮衣紛紛而掩露赴江湘之湍流兮順波流而下降
徐徘徊於山阿兮飄風來之洶洶馳余車兮玄石步余馬兮洞庭平明發兮蒼梧夕
投宿兮石城芙蓉益而蔆華車兮紫貝闕而玉堂薜荔飾而陸離兮魚鱗衣而白

蜺裳登蓬龍而下隕兮達故都之漫漫思南郢之舊俗兮腸一夕而九運揚流波之
潢潢兮體溶溶而東回心悒悵以永思兮高晻晻而自頹白露紛紛以塗塗兮秋風
瀏瀏以蕭蕭身永流而不還兮魂長逝而常愁

歎曰譬彼流水紛揚礫兮波逢洶涌紛湱沛兮揄揚淫湯漂流閒往觸兮石兮龍邛
將圖繚戾宛轉阻相薄兮遭紛逢屯蹇離尤兮垂文揚采遺將來兮

右逢紛

靈懷其不吾知兮靈懷其不吾聞就靈懷之皇祖兮攄靈懷之鬼神靈懷嘗不吾知
兮即聽夫讒人之諛離余辭上參於天地兮旁引之於四時指日月使延照兮撫招
搖以質正立師曠俾端詞兮命各繇使竝聽兆出吉曰正則兮封發宇曰靈均余幼
既有此鴻節兮長愈固而獨純不從俗而敓行兮直躬指而信志不枉繩以追曲兮
屈情素以從事端余行其如玉兮述皇輿之纁跡羣阿容以晦光兮皇輿覆以幽辟
與中塗以回畔兮駟馬驤而橫騁執組者不能制兮必折軛而摧轅斷鑣銜以馳驚
兮暮去次而敢止路蕩蕩其無人兮遂不潔乎予點身衡陷而下流兮不可獲而復
蓋不顧身之卑賤兮惜皇輿之不興出國門而端指兮方莫宅而錫還衣僕夫之
坎壈兮屢離憂而逢患九年之中不吾反兮思彭咸之水遊惜師延之浮濟兮赴汨
羅之長流遵曲江之逶移兮闕石碕而衡遊波澧澧而揚澆兮順長瀨之濁流淩黃
沈而下低兮思還流而復反玄輿馳而並集兮身容與而日遠權舟杭以橫濊兮泝
湘流而南極立江界而長吟兮愁哀哀而累息情慌忽以忘歸兮神浮遊以高翔志
蜚蜚而懷顧兮魂眷眷而獨逝

歎曰余思舊邦心依違兮日暮黃昏嗟幽悲兮去鄢東遷余誰慕兮謂夫靈旅其以
茲故兮河水滔滔情所願兮顧瞻郢路終不返兮

右靈懷

惟歲聿之優遊兮志坎壈而不遠身憔悴而考旦兮日黃昏而長逝閔空宇之孤子
兮哀枯楊之寃雌孤雌吟於高墉兮鴟梟棲於桑榆玄蛾失於潛林兮獨偏喜而遠
施征夫勞於周行兮處婦愎而長望申誠信而罔違兮情素潔於紈帛光明齊於日
月兮文采耀於玉石傷靈次而不發兮思沈抑而不揚芳蘙蘙而終敗兮名蔑散而
不彰背玉門以斡鶩兮蹇離尤而于詒若龍逢之況首兮王子比干之逢醢念社稷
之幾危兮反為讎而見怨思國家之離沮兮躬謇衍而結難若青蠅之偽質兮譖鑠
姬之反情恐登階之逢殆兮故退伏於末庭蘧子之號咷兮本朝無而不治犯顏色
而觸諫兮反蒙辜而被疑蒐蘿蕪與菌若兮漸藁本於汚瀆淹芳芷於廣井兮弃捐

駭於鸞鵷鵾鵾以躡逵兮。乘千將以馳騁兮。馳內隰之澤瀉以豹鞹兮。破荊和以繼策。時溷濁猶未清兮。世淆亂猶未察。欲容與以俟時兮。懼年歲之既晏。顧低節以從流兮。心翼翼而不寁。甯浮沇而馳騁兮。下江湘以遵迴。歎曰。山中樞機。余傷懷兮。征夫皇皇。其孰依兮。繞營原野。杳冥冥兮。乘騏驥驥。舒吾情兮。縱儵儵。邦與讒語兮。長辭遠逝。乘湘去兮。

右離世

志隱隱而鬱怫兮。愁獨哀而寃結。腸紛紜以繚轉兮。涕漸漸其若屑。情慨慨而長懷兮。信上皇而質正。合五嶽與八靈兮。訊九魁與六神。指列宿以白情兮。訴五帝以置詞。北斗為我質中兮。太一為余聽之。云服陰陽之正道兮。御后土之中和。佩蒼龍之蚴虯兮。帶隱虹之逶蛇。曳彗星之皓旰兮。撫朱爵與鵾鵾。遊青霧之颯戾兮。服雲衣之披披。扶玉菜與朱旗兮。垂明月之玄珠與寶旌之委髾兮。建黃昏之總旄。躬純粹而閨德兮。承皇考之妙儀。惜往事之不合兮。橫汨羅而下厲。蔡隆波而南度兮。逐江湘之順流。赴陽侯之潢洋兮。下石瀨而登州。陵魁堆以厥視兮。雲冥冥而闇前山。峻高以無垠兮。遂會鄰而迫身。雪霧霧而簿木兮。雲靄靄而隕集。阜隰狹而幽險兮。石嶮嶮以翳日。悲故鄉而發怒兮。去余邦之彌久。背龍門而入河兮。登大墳而望夏首。

橫舟航而濟湘兮。耳聊啾而懵慌。波滔滔而周流兮。鴻溶溢而滔蕩。路曼曼其無端兮。周容容而無識。引日月以指極兮。少須臾而釋思。水波遠以冥冥兮。眇不睹其東西。順風波以南北兮。霧霄晦以紛闇。日杳杳以西頹兮。路長遠而窘迫。欲酌醴以娛意兮。寒騷騷而不釋。

歎曰。飄風逢龍埃拂拂兮。草木搖落時槁悴兮。遺傾遇禍不可救兮。長吟永歎涕霑兮。舒情陳誡。冀以自免兮。頹流下逝。身日以遠兮。

右怨思

悲余怯之不可改兮。廆懲艾而不逆。脈覺酷以殊俗兮。貌揭揭以巍巍。若王僑之乘雲兮。載赤霄而淩太清。欲與天地參壽兮。與日月而比榮。覽崑崙而北首兮。悉靈圉而來謁。選鬼神於太陰兮。賀閶闔於玄闕。回朕車俾西引兮。褰虹旗於玉門。馳六龍於三危兮。朝四靈於九滃。結余軫於西山兮。橫飛谷以南征。絕都廣以直指兮。歷祝融於朱冥。柱玉衡於炎火兮。委雨館於咸塵。貫澒濛以東謁兮。維六龍於扶桑。周流覽於四海兮。忘升降以高馳。徵九龍於回極兮。建虹采以招指。鴛鸞鳳以上遊兮。從玄鶴於鵾鵬。孔鳥飛而送迎兮。騰翠鶴於瑤光。排帝宮與羅列兮。升縣圃以眩滅。結瓊枝以雜佩兮。立長庚以繼日。淩驚雷以軼駿電兮。緤鬼谷於北辰。鞭風伯使先驅兮。因雲霓於虞淵。想高風以徘徊兮。覽周流於朔方。就顓頊而漱詞兮。考玄冥於空桑。旋車迕於崇山兮。奏虞舜於蒼梧。濟揚舟於會稽兮。就申胥於五湖。見南郢之流風兮。殞余躬於沅湘。望舊邦之黯黮兮。時溷濁猶未央。懷蘭芷之芬芳兮。妬被離而折之。張絳帷以襜襜兮。風邑邑而微之。日曒曒其西舍兮。陽炎炎而復顧。聊假日以須臾兮。何騷騷而自故。

歎曰。譬彼蛟龍乘雲浮兮。汎淫溳溶。紛若霧兮。潏湲轇轕。雷動電發。駭高舉於升虛。淩冥涌。獨浮清。入帝宮兮。揩翔翥羽。馳風騁雨。遊無窮兮。

右遊逝

覽茲氏之離騷兮。心哀哀而怫鬱。拜啟啟以寂寥兮。顧僕夫之憔悴。撥諂諛而匡邪兮。切洪泌之流俗。澄浸淫之姦谷兮。夷蠢蠢之溷濁。懷芬香而挾蕙兮。佩江離之菲菲。握申椒與杜若兮。冠浮雲之峨峨。登長陵而四望兮。覽芷圃之蠢蠢。遊蘭皐與蕙林兮。睨玉石之嵯嵳。揚精華以眩燿兮。芳鬱渥而純美。結桂樹之搴旋兮。紉荃蕙與辛夷兮。若茲而不御兮。捐林薄而菀死。驅子僑之犇走兮。申徒狄之赴淵。若夷由之純美兮。介子推之隱山。嘗申生之離殃兮。荊和氏之泣血。吳子胥之抉眼兮。王子比干之橫戮。欲卑身而下體兮。心隱惻而不罪。方圜殊而不合兮。鉤繩用而異態。欲竢順風以偃仰兮。尚由由而進之。心憤恨以冤結兮。情糾錯以曼曼。搴薜荔於山野兮。采撚枝於中州。望高丘而歎涕兮。悲吸而長懷。就契契而委棟兮。日晦晦而下頹。

歎曰。油油江湘。長流泪兮。挑揄揚波。濯辺疾兮。憂心展轉。愁怫鬱兮。冤結未舒。長隱忽兮。丁時運殃。孰可奈何兮。勞心涓涓。涕滂沱兮。

右惜賢

悲余心之悁悁兮。哀故邦之違殃。離九年而不復兮。獨煢煢而南行。思余俗之流風兮。心紛錯而不受。遵野莽以呼風兮。步從容於山藪。巡陸夷之曲衍兮。幽空虛以寂寞。倚石巖以流涕兮。憂愴悷而無樂。登嶟嵲以長企兮。望南郢而闚之。山修遠其遼遠兮。途漫漫其無時。聽玄鶴之晨鳴兮。于高岡之峨峨。憤憤憯憯而哀娛兮。翔江洲而安歌。三鳥飛飛以自南兮。覽其志而欲北。願言寄於三鳥兮。去飄疾而不可得。欲遷志而改操兮。心紛結而未離。外彷徨而遊覽兮。內惻隱而含哀。聊須臾以時忘兮。心漸漸其煩錯。願假翼以舒憂兮。志紆鬱其難釋。歎離騷以揚意兮。猶未殫於九章。長噓吸以於悒兮。涕橫集而成行。傷明珠之赶泥兮。魚眼璣之眩藏。同舊處與乘駟兮。

雜班駁與隣葛兮蟠蔓於桂樹兮鵁鶄集於木蘭優佻諛於廊廟兮律魁放乎山閒
飛廉氏之簫韶兮好遺風之激楚潛周鼎於江淮兮窴土甕於中宇且人心之有舊
兮而不可倚長遺彼南道兮以征夫宵行思念郢路兮還顧嗟嗟涕流交集兮泣下
漣漣

歎曰登山長望中心悲兮菀彼青青泣如頹兮留思北顧涕漸漸兮斮銳摧於凝氾
濫兮念我楚魂誰求兮僕夫慌悴散若流兮

右憂苦

皆皇考之嘉志兮喜登能而宪賢情純潔而固執兮姿盛質而無慾放佞人與論諛
兮斥讒夫與便嬖親忠正之悃誠兮招貞良與明智心溶溶其不可量兮情澹澹其
若淵回邪辟而不能入兮誠願藏而不可遷逐下袂於後堂兮迎宓妃於伊雒剸讒
賊於中瀍兮選呂管於榛薄叢棘之下無怨士兮江河之畔無隱夫三苗之徙以放
逐兮伊皐之倫以充廚今反表以為裏兮顛裳以為衣戚宋萬於兩楹兮廢周邵於
遐奥却騏驥以轅運兮騰騾駴以馳逐蔡女黜而出帷兮戎婦入而綵繡脆慶忌因
於阱室兮陳不占戰而赴圍破伯牙之號鍾兮挾人箏而彈繅藏瑁石於金匱兮捐
赤瑾於中庭韓信蒙於介胄兮行夫將而攻城宛岑彖於澤州兮飽鑠鑠於筐麗麒

麟奔於九皐兮熊羆凝而逸囿折芳枝與瑤華兮樹枳棘與蘞蒺荼蔥與蕡倚兮
秋蓂實與蕙倚情令世其何殊兮遠近思而不同或沉淪其無所達兮或清激其無
所通哀余生之不當兮獨蒙毒而逢尤雖寒寒以申志兮君乖差而屏之誠情兮之
非罪兮反以茲為愆也懷椒聊之蕃蕃兮乃逢紛以惟詬

歎曰嘉皇既沒終不返兮山中幽險郢路遠兮魂入謏謏孰可愬兮征夫罔極誰可
語兮行吟累欷聲哨哨兮憐憂含戚何佗傺兮

右悲命

窈冥深林兮樹木蓊鬱山參差以嶕嶫兮草育育以藏日悲余心之悄悄兮眇眇
而遺泣風蟲肩以搖木兮雲吸吸以淑虒悲余生之無歡兮愁倥傯於山陸旦排徊
於長阪兮夕彷徨而獨宿髮披披以鬖鬖兮躬劬勞而痻悴魂徙徙而南行兮泣霑
襟而滿袂心嬋媛而無告兮口噤閉而不言遠郢都之舊閭兮回湘流而遠遷念余
邦之橫陽兮宗鬼神之無次閔先嗣之中絕兮心遑惑而自悲聊浮遊於山阿兮步
周流於江畔臨深水而長嘯兮且倘佯而沉觀魚雜騰之微文兮莫靈修之壹悟還
余車於南郢兮復往執於初古道修遠其難遷兮傷余心之不能已背三五之典刑
兮絕洪範之辟紀揩規榘以背度兮錯權衡而任意操繩墨而放棄兮傾容幸而侍

側甘棠枯於豐草兮蔡棘樹於中庭西施斥於北宮兮仳倠倚於嬪楹烏獲戚而驟乘兮燕公操於馬圉鼂聽登於清廟兮咎繇棄於樸外益見茲以永歎兮欲登階而孤疑蔡白水而高驚兮因徙弛而長詞

歎曰倘佯墟阪沼水深兮容與漢淹涕滿滿兮鏁牙已死誰為聲兮纖阿不遇焉舒情兮曾哀悽歉心離離兮還顧高丘泣如灑兮

洪範五行傳

雨木冰 春秋成公十六年

冰者陰之盛而水滯者也木者少陽貴臣卿大夫之象也此人將有害則陰氣脅木木先寒故得雨而冰也是時孫叔喬如出奔公子偃誅死

御廩災 春秋桓公十四年

御廩夫人八妾所舂米之藏以奉宗廟者也時夫人有淫行挾逆心天戒若曰夫人不可以奉宗廟桓不寤與夫人俱會齊夫人譖桓公於齊侯齊侯殺桓公

齊大災 春秋莊公二十年

齊桓好色驕女口以妾為妻適庶數更故致大災桓公不寤及死適庶分爭九月不得葬

西宮災 春秋莊公二十年

釐立妾母為夫人以入宗廟故天災愍宮若曰去其卑而親奢將害宗廟之正禮

新宮災 春秋成公三年

時魯三桓子孫始執國政宣公欲誅之恐不能使大夫公孫歸父如晉謀未及宣公死三家譖歸父於成公成公父喪未葬聽譖而逐其父之臣使奔齊故天災宮明不用父命之象也

宋災 春秋襄公九年

先是宋公馳譏逐其大夫華弱出奔魯

宋災 春秋襄公三十年

先是宋公馳譏而殺太子痤應火不炎上之訓也

陳火 春秋昭公九年

先是陳侯弟招殺陳太子偃師皆外事不因其宮館者略之也八年十月壬午楚師滅陳春秋不與蠻夷滅中國故復書陳火也

宋衛陳鄭災 春秋昭公十八年

宋陳王者之後衛鄭周同姓也時周景王老劉子單子事王子猛尹氏召伯毛伯事

王子適子麗楚之出也及宋衛陳鄭亦皆外附於楚亡尊周室之心後三年景王廟
王室亂故天災四國天戒若曰不救周反從楚廢世子立不正以害王室明同罪也
趙襄臺災 高后元年
是時呂氏女為趙王后嫉妒將為讒口以害趙王王不寤焉卒見幽殺
未央宮凌室織室災 惠帝四年
元年呂太后殺趙王如意殘賊其母戚夫人是歲十月壬寅太后立帝姊魯元公主
女為皇后其乙亥凌室災明日織室災凌室所以供養飲食織室所以奉宗廟衣服
與春秋御廩同義天戒若曰皇后亡奉宗廟之德將絕祭祀其後皇后亡子後宮美
人有男太后使皇后名之而殺其母惠帝崩嗣子立有怨言太后廢之更立呂氏子
弘為少帝賴大臣共誅諸呂而立文帝惠后無嗣
未央宮東闕罘罳災 文帝七年
東闕所以朝諸侯之門也罘罳在其外諸侯之象也漢興大封諸侯王連城數十文
帝即位實誼等以為違古制度必將叛逆先是濟北淮南王皆謀反其後吳楚七國
舉兵而誅
燕城南門災 昭帝元鳳元年

時燕王使邪臣通於漢為讒賊謀逆亂南門者通漢道也天戒若曰邪臣往來為姦
讒於漢絕亡之道也燕王不寤卒伏其辜
孝文廟正殿災 元鳳四年
孝文太宗之君與成周宣榭火同義先是皇后父車騎將軍上官安安父左將軍桀
謀為逆大將軍霍光誅之皇后以光外孫年少不知居位如故光欲后有子因上侍
疾譖言桀內後宮皆不得進唯皇后嬪侍皇后年六歲而立十三年而昭帝崩遂絕
繼嗣光執朝政猶周公之攝也是歲正月上加元服通詩尚書有明恉之性光亡周
公之德秉政九年久於周公上既已冠而不歸政將為國害故正月加元服五月而
災見古之廟皆在城中孝文廟始出居外天戒若曰去貴而不正春宮帝既立光猶
攝政驕溢過制至妻顯殺許皇后光聞而不討後遂誅滅
孝武園白鶴館災 元帝初元三年
先是前將軍蕭望之光祿大夫周堪輔政為佞臣石顯許章等所譖望之自殺堪廢
黜明年白鶴館災園中五里馳逐走馬之館不當在山陵昭穆之地天戒若曰去貴
近逸遊不正之臣將害忠良後章坐走馬上林下蜂馳逐免官
孝宣杜陵園東闕南方災 永光四年
先是上復徵用周堪為光祿勳及堪弟子張猛為太中大夫石顯等復譖毀之皆出
外遷是歲上復徵堪領尚書猛給事中石顯等終欲害之園陵小於朝廷闕在司馬
門中內臣石顯之象也孝宣親而貴門闕法令所從出也天戒若曰去法令內臣親
而貴者必為國害後堪希得進見因顯言事事決顯口堪病不能訟顯誣告張猛自
殺於公車成帝即位顯卒伏辜
大水亡麥禾 春秋屬公二十八年
水旱當書不書水旱而曰大亡麥禾者去氣不養稼穡不成有也是時大人淫於二
叔內外亡別又因凶飢一年而三築臺故應是而稼穡不成飾臺榭內淫亂之罰云
遂不改寤四年而死亂流二世奢淫之患也
石言於晉 左傳昭公八年
石白色為主屬白祥
宋大水 莊公十一年
時宋愍公驕慢賄賂不修而明年與其臣宋萬博戲婦人在側於而罵萬為魯公之應
大水 莊公二十四年
哀姜初入公使大夫宗婦見用幣大淫於二叔公弗能禁臣下慢[illegible]

大水
秋大水饑 宣公十年
宣公殺子赤而立子赤齊出也故懼以濟西田賂齊邾子貜且亦齊出也而宣比與
邾交兵臣下懼齊之威創邾之禍皆賤公行而非其正也
秋大水 襄公二十四年
先是襄慢鄰國是以邾伐其南齊伐其北苦伐其東百姓騷動後又犯彊齊也大水
饑穀不成其災甚也
恒雨
向以為大水
隱公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雪庚辰大雨雪春秋
周三月今正月也當雨水雪雜雨雪未可以發也既已發也則雪不當復降皆失
節故謂之異於易雷以二月出其卦曰豫言萬物隨雷出地皆逸豫也以八月入其
卦曰歸妹言雷復歸入地則孕觸根核保藏蟄蟲避威除之患出地則養長萃育發
揚隱伏宣威陽之德入能除害出能興利人君之象也是時隱以弟桓幼代而攝立
公子彄見隱居位已久勸之遂立隱既不許彄懼而易其辭遂與桓共殺隱天見其

將然故止月大雨水而雷雷是陽不閉陰水溢危雞而害萬物天戒若曰為君失時
賊承僭臣將作亂於後八日大雨雪陰見閒隙而勝陽篡殺之禍將成也公不寤後
二年而殺

昭帝時昌邑王賀遣中大夫之長安多治反注冠以賜大臣又以冠奴
近服妖也時王頗狂惕閒天子不豫弋猨馳驟如故與騶奴宰人游居娛戲驕嫚不
敬冠者尊服奴者賤人賀無故好作非常之冠暴尊象也以官奴者富自至尊墮至
賤也其後帝崩無子漢大臣徵賀為嗣即位狂亂無道縛戮諫者夏侯勝等於是大
臣白皇太后廢賀為庶人賀為王時又見大白狗冠方山冠而無尾此服妖亦犬禍
也賀以問郎中令龔遂曰此天戒言在仄者盡冠狗也夫之則存不去則亡矣賀
既廢數年宣帝封之為列侯復有罪死不得葬後又犬禍無尾之效也

雄雞自斷其尾

近雞禍也是時王有愛子子竈王與賓起陰謀欲立之田於北山將因兵眾殺適子
之黨未及而刖三子爭國王室大亂其後賓起誅死子囂奔楚而賊

元帝永光中雄雞生角京房以為己知時恐當之

房失雞占雞者小畜主司時起居人小臣執事為政之象也言小臣將秉君威以害

政事猶石顯也竟甯元年石顯伏辜此其效也

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又食其角 成公七年

以為近青祥亦牛禍也不敬而備齋之所致也昔周公制禮樂成公道故成王命魯
郊祀天地以尊周公至成公時三家始顓政魯將從此衰天愍周公之德痛其將有
敗亡之禍故於郊祭而見戒云鼠小蟲性盜竊鼷其又小者也牛大畜祭天尊物也
角兵象在上君威也小小鼷鼠食至尊之牛角象季氏乃陪臣竊盜之人將執國命
以傷君威而害周公之祀也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天重語之也成公怠慢昏亂遂
君臣更執于魯至於襄公晉為漢梁之會天下大夫皆尊君政其後三家逐昭公卒
死於外幾絕周公之祀

鼷鼠食郊牛牛死 定公十五年

定公知季氏逐昭公罪惡如彼親用孔子為夾谷之會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聖
德如此反用季桓子淫於女樂而退孔子無道甚矣詩曰人而亡儀不死何為是歲
五月定公薨牛死之應也

鼷鼠食郊牛 哀公元年

天意汲汲於用聖人逐三家故復見戒也哀公年少不親見昭公之事故見敗亡之
異已而公不寤身奔於粵此其效也

吳二城門自傾大船自覆 景帝三年

近金沴木木動也先是吳王濞以太子死於漢稱疾不朝陰與楚王戊謀為逆亂城
猶國也其一門名曰楚門一門曰魚門吳地以船為家以魚為食天戒若曰與楚所
謀傾國覆家吳王不寤正月與楚俱起兵身死國亡

庶徵之恒陽

春秋大旱也其夏旱雩祀謂之大雩不傷二穀謂不之雨

多麋 晉公十七年

麋色青近青祥也麋之為言迷也益牝獸之淫者也是時厲公將取齊之淫女其象
先見天戒若曰勿取齊女淫而迷國厲不寤遂取之夫人既入淫于二姒終皆誅死
幾亡社稷

庶徵之恒奧 書

春秋亡冰也小奧不書無冰然書舉其大者也

春亡冰 桓公十五年

周春今冬也先是連兵鄰國三戰而再敗也內失百姓外失諸侯不敢行誅罰鄰伯
突篡兄而立公與相親長養同類不明善惡之罰也

二月無冰 成公元年

時公幼弱政舒緩也

春無冰 襄公二十八年

先是公作三軍有侵陵用武之意於是鄰國不和伐其三鄙被兵十有餘年因之以
饑饉百姓怨望臣下心離公懼而施緩不敢行誅罰楚有夷狄行公有從楚心不明
善惡之應

隕霜不殺草 僖公三十三年

今十月周十二月於易五為天位為君位九月陰氣至五通於天位其卦為剝剝落
萬物始大殺矣明陰從陽命臣受君令而後殺也今十月隕霜而不能殺草此君誅
不行舒緩之應也是時公子遂顓權三桓始世官天戒若曰自此之後將皆為亂矣
文公不寤其後遂殺子赤三見逐昭公

伊洗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 書序

殷道既衰高宗承敝而起盡誠信之衷天下應之既獲顯榮忘於政事國將危亡故
桑穀之異見桑猶喪也穀猶生也殺生之東失而在下近草妖也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登鼎耳而雊 書序
雉雊鳴者雄也以赤色為主於易離為雉雉南方近赤祥也
十二月季梅實 僖公三十三年
周十二月今十月也李梅當剝落今反華實近草妖也先華而後實不書華舉重者也陰成陽熟象臣顓君作威福
皇后曾祖父潛南東平陵王伯基門梓柱卒生枝葉上出屋
王氏貴盛將代漢家之象也
鸜鵒來巢 昭公二十五年
有蜚有戒不言來春氣所生所謂青也鸜鵒言來者氣所致所謂祥也鸜鵒夷狄穴藏之禽來至中國不穴而巢陰居陽位象季氏將逐昭公去宮室而居外野也鸜鵒白羽皁之祥也穴居而好水黑色為主急之應也天戒若曰既失衆不可急暴急暴陰持陽位必逐卿去宮室而居外野矣昭不寤而舉兵圍季氏為季氏所敗出奔於齊遂死於外野
白頸烏與黑烏羣鬬楚國吕縣白頸不勝墮泗水中死者數千
近白黑祥也時楚王戊暴逆無道刑辱申公與吳王謀反烏羣鬬者師戰之象也白頸者小明小者敗也墮于水者將死水地王戊不寤遂舉兵應吳與漢大戰兵敗而走至於丹徒為越人所斬墮死于水之效也

禿鶖集昌邑王殿下
水烏色青青祥也時王馳騁無度慢侮大臣不敬至尊有服妖之象故青祥見也野烏入處宮室將空王不寤卒以亡
宋有生女子赤而毛 魯襄公時
時則火災赤眚之明應也
天雨血于宜陽一頃所 惠帝二年
赤眚也時又冬雷桃李華常與之罰也是時政舒緩諸呂用事讒口妄行殺三皇子建立非嗣及不當立之王退王陵趙堯周昌呂太后崩大臣共誅滅諸呂僵尸流血
庶徵之恒寒
春秋無其應周之末世舒緩微弱政在臣下與煖而已故籍秦以為驗秦始皇帝即位崇級委政太后太后淫于呂不韋及嫪毐封毐為長信侯以太原郡為毐國宮室苑囿自此政事斷焉故天冬雷以見陽不禁閉以涉危害舒與迫近之變也始皇既冠毐帷誅作亂始皇誅之斬首數百級大臣二十人皆車裂以徇夷滅其宗遷四千餘家于房陵是歲四月寒民有凍死者數年之間緩急如此寒與煖應此其效也常雨屬貌不恭
十月雨雪 桓公八年
時夫人有淫齊之行而桓有妬媚之心夫人將殺其家見也桓不覺寤後與夫人俱如齊而殺死凡雨陰也雪又雨之陰也出非其時迫近象也
冬大雨雪 魯公十年
先是魯公立妾為夫人哈吕陽位陰氣盛也
正月大雨雪 昭公四
昭取于吳而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行于上臣非于下又三家已彊皆賤公行慢侮之心生
十月隕霜殺菽 定公元年
周十月今八月也於卦為觀陰氣未至君位而殺誅罰不由君出在臣下之象也是時季氏逐昭公公死於外定公得立故天見災以視公也魯公二年十月隕霜不殺草為嗣君微失秉事之象也其後卒在臣下則災為之生矣異故言隕災故言殺重殺穀

秋大雨雹 魯公二十九年
盛陽雨水溫煖而湯熱陰氣脅之不相入則轉而為雹盛陰雨雪凝滯而冰寒陽氣薄之不相入則散而為霰故沸湯之在閉器而湛于寒泉則為冰及雪之銷亦冰解而散此其驗也故雹者陰脅陽也霰者陽薄陰也春秋不書霰者猶月食也魯公末年信用公子遂遂顓權自恣將至於殺君故陰脅陽之象見魯公不寤遂終專權後二年殺子赤立宣公
晉文公卒庚辰將殯于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
近鼓妖也喪凶事聲如牛怒象也將有急怒之謀以生兵革之禍是時秦穆公遣兵襲鄭而不假道還晉大夫先軫謂襄公曰秦師過不假塗請擊之遂要崤阸以敗秦師匹馬觸輪無反者操之急矣晉不惟舊而聽士結怨殭國四被秦寇禍流數世凶慝之效也
無雲而雷 秦二世元年
雷發聲於雲猶君託於臣陰陽之合也二世不恤天下萬民有怨畔之心是威陳勝起天下畔趙高作亂秦遂以亡
河上大魚 史記秦始皇八年

近魚孽也是歲始皇弟長安君將兵擊趙反死屯留軍吏皆斬遷其民於臨洮明年有蟁奏之謀魚陰類民之象逆流而上者民將不從君令而逆行也其在天文魚星中河而處車騎滿野至於二世暴虐無甚終用急亡

秋蝝 桓公五年

介蟲之孽屬言不從是歲公殺二國之嗣取鼎易色興役起城

有蜚 莊公二十九年

蜚色青近青者也非中國所有南越盛暑男女同川澤淫風所生為蟲臭惡是時嚴公取齊為女為夫人既入淫於二叔故蜚至天戒若曰今誅及之尚及不將生臭惡聞於四方嚴不寤其後夫人與兩叔作亂二嗣以殺辛皆被辜

秋雨螽于宋 文公三年

先是宋殺大夫而無罪有暴虐賦斂之應

八月螽 宣公六年

先是時宣伐莒向後北再如齊謀伐萊十三年秋鉞公孫歸父會齊伐莒十五年秋螽宣亡熟歲數有軍旅

八月螽 襄公七年

先是襄興師救陳勝子郟子小邾子皆來朝夏城費

十二月螽 哀公十年

春用相賦冬而螽。十三年。九月螽。十二月螽。比三螽虐取於民之效也。

齊襄公田於貝丘見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射之豕人立 虓公懼墜車傷足喪屨 左傳莊公八年

近豕禍也先是齊襄淫于妹魯桓公夫人使公子彭生殺威又殺彭生以謝魯公孫無知有寵於先君襄公紿之無知師徒恨之徒攻襄於田所襄匿其戶閒足見於戶下遂殺之傷足喪屨卒死於足虐急之效也

燕王宮永巷中豕出囓壞都竈街其補六七枚置殿前

近豕禍也時燕王旦與長公主左將軍謀為大逆謀殺諫者暴急無道竈者生養之本家而敗竈陳補于庭補竈將不用宮室將廢舂也燕王不改卒伏其辜

穀洛水鬬將毀王宮 史記魯襄公二十三年

近火沴水也周靈王將擁之有司諫曰不可長民者不崇藪不墮山不防川不實澤今吾執政毋乃有所辟而滑夫二川之神使至於爭明以防王宮室王而飾之毋乃不可乎懼及子孫王室愈卑王卒擁之以傳推之以四瀆比諸侯穀洛其沁卿大夫之象也為卿大夫將分爭以危亂王室也是時世卿專權儋佸將有篡殺之謀如靈王覺寤匡其失政懼以永戒則災禍除矣不聽諫謀闇嫚大異佞其私心蹇埤擁下。以逆水氣而害鬼神後數年有黑如日者五是歲早霜靈王崩景王立二年儋佸欲殺王而立王弟佞夫佞夫不知景玉并誅佞夫及景王死五大夫爭權或立子猛或立子朝王室大亂

秦武王三年渭水赤者三日昭王三十四年渭水又赤三日

近火沴水也秦連相坐之法棄灰於道者黥囹圄而刑虐加以武伐積出殘賊鄰國至於變亂五行氣色謬亂天戒若曰勿為刻急將致敗亡秦遂不改至始皇滅六國二世而亡皆三代居三河河洛出圖書秦居渭陽而渭水數赤瑞異應德之效也

恒風 書

於易巽為風為木卦在三月四月繼陽而治主木之華實風氣盛至秋冬木復華故有華孽

淮南王都壽春大風毀民室殺人 漢文帝二年

是歲南越反攻淮南邊淮南王長破之後年入朝殺漢故丞相辟陽侯上赦之歸聚姦人謀逆亂自稱東帝見異不寤後遷于蜀道死雒

九月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魯公十五年

晦冥也震雷也夷伯世大夫正晝雷其廟獨冥天戒若曰勿使大夫世官將專事寃晦明年公子季友卒果世官政在季氏至成公十六年六月甲午晦正晝昏晦陰盛為陽臣制君也成公不寤其冬季氏殺公子偃季氏明于釐公大於成公此其應也

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 宣公三年

近牛禍也是時宣公與公子遂謀共殺子赤而又欲以喪娶齊女亂成于口幸有季文子得免於禍天猶惡之生則不饗其祀死則災犧其廟

旂胸衍有獻五足牛者 秦孝文王五年

近牛禍也先是孝惠王初都咸陽廣大宮室南臨渭北臨涇思心失逆土氣足者止也戒秦建止咎秦將致危亡秦遂不改至於離宮三百起復阿房未成而亡

梁孝王田北山有獻牛足上出背上者 景帝中六年

近牛禍先是孝王驕奢起苑方三百里宮館閣道相連三十餘里納于邪臣羊勝之計欲求為漢嗣刺殺議臣袁盎竇嬰賓客歸死既退歸國猶有恨心內則思慮霿亂外則土功過制故牛禍作足而出于背下奸上象之也猶不能自解發疾暴死又凶短之極也

周景王將鑄無射鐘 昭公二十一年

是時景王好聽淫聲適庶不明思心霿亂明年以心疾卿近心腹之病山短之極者也

周三川皆震 幽王二年

金木水火沴土者也

三川竭岐山崩

陽失在陰者謂火氣來煎枯水故川竭也山川連體下竭上崩事孰然也時幽王暴虐妄誅伐不聽諫遂於褒姒廢其正后廢后之父申侯與犬戎共攻殺幽王

九月癸酉地震 文公九年

先是時齊桓晉文會鄄二伯賢君新沒周襄王失道楚穆王殺父諸侯皆不肖權傾於下天戒若曰臣下彊盛有將動為害後宋魯晉莒鄭陳齊皆殺君

五月甲子地震 襄公十六年

先是雞澤之會諸侯盟大夫又盟是歲三月諸侯為澶淵之會而大夫獨相與盟五月地震矣其後崔氏專齊欒盈亂晉良霄傾鄭閻殺吳子燕逐其君楚滅陳蔡

五月己卯地震 昭公十九年

是時季氏將有逐君之變其後宋三臣曹會皆以地叛蔡莒逐其君吳敗中國殺二君

八月乙未地震 昭公二十三年

是時周景王崩劉單立王子猛尹氏立子朝其後季氏逐昭公黑肱叛邾吳殺其君僚宋五大夫晉二大夫皆以地叛

四月甲午地震 哀公二年

是時諸侯皆信邪臣莫能用仲尼盜殺蔡侯齊陳之弒君

沙麓崩 襄公十四年

臣下背叛散落不事上之象也先是齊桓行伯道會諸侯事周室管仲既死桓德日衰天戒若曰伯道將廢諸侯散落政逮大夫陪臣執命臣下不事上矣桓公不寤天子蔽晦及齊桓死天下散而從楚王札子殺二大夫晉敗天子之師莫能征討從是陵遲

夏梁山崩壅梁傳曰雍河三日不流晉君帥羣臣而哭之乃流 成公五年

山陽君也水陰民也天戒若曰君道崩壞下亂百姓將失其所矣哭然後流喪亡象也梁山在冀地卽晉始而及天下也後晉暴殺三卿厲公以戮溴梁之會天下大夫皆執國政其後孫甯出衛獻三家逐魯昭單尹亂王室

齊楚地山二十九所同日俱大發水潰出 文帝元年

近水沴土也天戒若曰勿盛齊楚之君今失制度將為亂後十六年帝庶兄齊悼惠王之孫文王則薨無子帝分齊地立悼惠王庶子六人皆為王賈誼鼂錯諫以為遠古制恐為亂至景帝三年齊楚七國起兵百餘萬漢皆破之春秋四國同日災漢七國同日眾山滑戚被其害不畏天威之明效也

山崩雍江江水逆流三日通 成帝河平三年

周時岐山崩三川竭而幽王亡岐山者周所興也漢家本起於蜀漢今所起之地山崩川竭星孛又及攝提大角從參至辰殆必亡矣其後三世亡嗣王莽篡位

秋有蜮 嚴公十八年

蜮生南越越地多婦人男女同川淫女為主亂氣所生故聖人名之曰蜮蜮猶惑也在水旁能射人射人有處甚有至死南方謂之短狐近射妖死亡之象也時嚴將取齊之淫女故蜮至天戒若曰勿娶齊女將生淫惑簒弒之禍嚴不寤遂取之入後淫于二叔二叔以死兩子見弒夫人亦誅

魯哀公時有隼集于陳廷而死楛矢貫之石砮長尺有咫

隼近黑祥會暴類也矢貫之近射妖也死于廷國亡表也炙陳昏亂不服事周而行貪暴將致遠夷之禍為所滅也是時中國晉南夷吳楚為彊陳交晉不親附楚不固數被二國之禍後楚有白公之亂陳乘而侵之卒為楚所滅

褒姒滅周

夏后季世周之幽厲皆詖亂逆天故有龍蘸之怪近龍蛇孽也藻血也一曰沫也檿弧桑弓也箕服益以箕草為箭服近射妖也女童謠者禍將生於女國以兵寇亡也

龍鬬於鄭時門之外洧淵 左傳昭公十九年

近龍孽也鄭以小國攝乎晉楚之間重以彊吳鄭當其衝不能修德將鬬三國以自危亡是時子產任政內惠於民外善辭令以交三國鄭卒亡患能以德消變之效也

正月癸酉旦有兩龍見於蘭陵廷東里溫陵井中至乙亥夜去 惠帝二年

龍貴象而困於庶人井中象諸侯將有幽執之禍其後呂太后幽殺三趙王諸呂亦終誅滅

魯嚴公時有內蛇與外蛇鬬鄆南門中內蛇死

近蛇孽也先是鄭厲公叔相祭仲而逐昭公代立後厲公出奔昭公復入死弟子儀代立厲公自外叔大夫傅瑕使傿子儀殺內蛇之象也蛇死六年而厲公

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 左傳文公十六年

近蛇孽也泉宮在圃中公母姜氏嘗居之蛇從之出象宮將不居也詩曰維虺維蛇女子之祥又蛇入國國將有女變也如先君之數者公母將薨象也秋公母薨公惡之乃毀泉臺夫妖孽應行而即見則為害也文不改行循正共御厥罰而作非禮以重其過後二年薨公子遂殺文之二子惡視而立宣公文公夫人大歸于齊

秦孝公二十一年有馬生人昭王十二年牡馬生子而死 史記

牡馬禍也孝公始用商君攻守之法東侵諸侯至於昭王用兵彌烈其象將以兵革拓極成功而還自害也牡馬非生類妄生而死猶人恃力殭得天下而還自滅之象也

有馬生角于吳角在耳前上鄉右角長三寸左角長二寸皆大二寸 文帝十二年

馬不當生角猶吳不當舉兵鄉上也是時吳王濞封有四郡五十餘城內懷驕恣變見於外天戒早矣王不寤後卒舉兵誅滅

文公十一年敗狄于鹹穀梁公羊傳曰長狄凡弟三人一者之魯一者之齊一者之晉皆殺之身橫九畝

是時周室衰微三國為大可責者也天戒若曰不行禮義大為夷狄之行將至危亡其後三國皆有篡弒之禍近下人伐上之痾也

十月朔日有蝕之桓公十七年

是時衛侯朔有罪出奔齊天子更立衛君朔藉助五國舉兵伐之而自立王命遂壞魯夫人淫失于齊卒殺桓公

三月日有食之 莊公十八年

夜食者陰因日明之衰而奪其光象周天子不明齊桓將奪其威專會諸侯而行伯道其後遂九合諸侯天子使世子會之此其效也

十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莊公二十六年

時戎侵曹魯夫人淫于慶父叔牙將以弒君故比年再蝕以見戒

五月日有食之 僖公五年

象晉公文將行伯道後遂伐衛執曹伯敗楚城濮再會諸侯召天王而朝之此其效也日食者臣之惡也夜食者掩其罪也以為上亡明王桓文能行伯道攘夷狄安中國雖不正猶可蓋春秋書與而文不與之義也

十二月朔日有食之 襄公二十七年

自二十年至此歲八年間日食七作禍亂將重起故天仍見戒也後齊崔杼弒君宋殺世子北燕伯出奔鄭夫人自外入而篡位

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昭公二十四年

自十五年至此歲十年間天戒七見人君猶不寤後楚殺戎蠻子晉滅陸渾戎盜殺衛侯兄蔡莒之君出奔吳滅巢公子光殺王僚宋三臣以邑叛其君

十二月癸卒朔日有食之 昭公三十一年

時吳滅徐而蔡滅沈楚圍蔡吳敗楚入郢昭王走出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定公十五年

盜殺蔡侯齊陳乞弒其君而立陽生孔子終不用

五月丁卯先晦一日日有食之幾盡在七星初 惠帝七年

五月微陰始起而犯至陽其占重至其八月宮車晏駕有呂氏詐置嗣君之害

二月丙戌朔日有食之在奎十四度 武帝建元二年

奎為卑賤婦人後有衛皇后自至微興卒有不終之害

二月丙辰晦日有食之七月癸未先晦一日日有食之在翼八度 武帝元光元年

前平高園便殿災與春秋御廩災後日食於翼軫同其占內有女變外為諸侯其後

陳皇后廢江都淮南衡山王謀反誅日中時食從東北過半晡時復

七月己亥晦日有食之幾盡在張十二度 元鼎元年

己亥而既其占重後六年宮車晏駕卒以亡嗣

四月己亥晦日有食之不盡如鉤在東井六度 成帝和平元年

其占恐害繼嗣日晏食時從西南起

八月戊午晨滿未盡三刻有兩月重見 成帝建始元年

朓者疾也君舒緩則臣驕慢故日行遲而月行疾也人愚者不進之意君肅急則臣恐懼故日行疾而月行遲不敢迫近君也不舒不急以正失之者食朔日

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哀公七年

夜中者言不得終性命中道敗也

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文公十四年

君臣亂於朝政令虧於外則上濁三光之精五星贏縮變色逆行甚則為孛北斗人君象孛星亂臣類篡殺之表也星傳曰魁者貴人之宿又曰孛星見北斗中大臣諸侯有受誅者一曰魁為齊晉夫彗星較然在北斗中天之視人顯矣史之有占明矣時君終不改寤是後宋魯晉鄭陳六國咸弒其君齊再弒焉中國既亂夷狄並侵

兵革從橫楚衆威席勝深入諸夏六侯伐一滅國觀兵周室晉外滅二國內脅王師又連三國之兵大敗齊師於鞍遂亡逐北東臨海水威陵京師武折大衘皆孛星災之所及流至二十八年星傳又曰彗星入北斗中得名人不入失名人宋華元賢名大夫大棘之戰華元獲于鄭傳舉其效云

冬有孛星於大辰 昭公十七年

星傳曰心大星天王也其前星太子後星庶子也尾為君臣乖離孛星加心衆天子適庶將分爭也其在諸侯角亢氐陳鄭也房心宋也後五年周景王崩王室亂大夫劉子單子立王猛尹氏召伯毛伯立子鼂楚出也時楚圍宋衛陳鄭皆南附楚王猛既卒敬王即位子鼂入王城天王居狄泉莫之敢納五年楚平王居卒于鼂奔楚王室乃定後楚帥六國伐吳吳敗之子雞父殺獲其君臣蔡怨楚而滅沈楚怒圍蔡吳人收之遂為相舉之戰敗楚師屠郢都夷昭王母鞭平王墓此皆孛彗流災所及之效也

七月有星孛于大角旬餘乃入 高帝三年

是時項羽為楚王伯諸侯而漢已定三秦與項羽相距榮陽天下歸心於漢楚將滅故彗除王位也

九月有星孛於西方其本直尾箕末指虛危長丈餘及天漢十六日不見 文帝後七年

尾宋地今楚彭城也箕為燕又為吳越齊宿在漢中負海之國水澤地也是時景帝新立信用鼂錯將誅正諸侯王其象先見後三年吳楚四齊與趙七國舉兵反皆誅滅云

六月有星孛于北方 武帝建元六年

明年淮南安王入朝與太尉武安侯田蚡有郤謀而陳皇后驕恣其後陳后廢而淮南王反誅

正月有星孛于西方去太白二丈所 宣帝地節元年

太白為大將彗孛加之掃滅象也明年大將軍霍光薨後二年家夷滅

正月有星孛于營室青白色長六七丈廣尺餘 成帝建始元年

營室為後宮懷妊之象彗星加之將有害懷妊絕繼嗣者

七月辛未有星孛于東井 成帝元延元年

三代之亡攝提易方秦漢之滅星孛大角

劉向本傳

向字子政本名更生年十二以父德任為輦郎既冠以行修飭擢為諫大夫是時先帝循武帝故事招選名儒俊材置左右更生以通達能屬文辭與王褒張子僑等並進對獻賦頌凡數十篇上復興神僊方術之事而淮南有枕中鴻寶苑秘書書言神僊使鬼物為金之術及鄒衍重道延命方世人莫見而更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得其書更生幼而讀誦以為奇獻之言黃金可成上令典尚方鑄作事費甚多方不驗上乃下更生吏更生勑吏書以傷德不忠不敬當死更生兄陽城侯安民上書入國户半贖更生罪上亦奇其材得踰冬減死論會初立穀梁春秋徵更生受穀梁講論五經於石渠復拜為郎中給事黃門遷散騎諫大夫給事中元帝初即位太傅蕭望之為前將軍少傅周堪為諸吏光祿大夫給尚書事甚見尊任更生年少於望之堪然二人重之薦更生宗室忠正明經有行擢為散騎宗正給事中與侍中金敞拾遺於左右四人同心輔政患苦外戚許史在位放縱而中書宦官弘恭石顯弄權望之堪更生議欲白罷退之禾白而語泄遂為許史及恭顯所譖愬堪更生下獄及望之皆免官語在望之傳其春地震夏客星見昴卷舌間上感悟下詔賜望之爵關內侯奉朝請秋徵堪向欲以為諫大夫恭顯白皆為中郎冬地復震時恭顯許史子弟侍中諸曹皆側目於望之等更生懼焉乃使其外親上變事書奏恭顯疑其更生所為白

請考奴詐辭果服遂逮更生繫獄下太傅韋玄成諫大夫貢禹與廷尉雜考劾更生前為九卿坐與望之堪謀排車騎將軍高許史氏侍中者毀離親戚欲退去之而獨專權為臣不忠幸不伏誅復蒙恩徵用不悔前過而教令人言變事誣罔不道更生坐免為庶人而望之亦坐使子上書自冤前事恭顯白令詣獄置對望之自殺天子甚悼恨之遂擢周堪為光祿勳堪弟子張猛光祿大夫給事中大見信任恭顯憚之數譖毀焉更生見堪猛在位幾已得復進懼其傾危迺上封事恭顯見其書愈與許史比而怨更生等堪性公方自見孤立遂直道而不曲是歲夏寒日青無光恭顯及許史皆言堪猛用事之咎上內重堪又惠衆口之霑潤無所取信時長安令楊興以材能幸賓稱舉堪上欲以為助迺見問興朝臣斷斷不可光祿勳何耶興者傾巧士謂上疑堪固順指曰堪非獨不可於朝廷自州里亦不可也臣見衆人聞堪前與劉更生等謀毀骨肉以為當誅故臣前言堪不可誅傷為國養恩也上曰然此何罪而誅今宜奈何興曰臣愚以為可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户勿令典事明主不失師傅之恩此最策之得者也上於是疑會城門校尉諸葛豐亦言堪猛短上因發怒免豐語在其傳又曰豐言堪猛負信不立朕閔而不治又惜其材能未有所效其左遷堪為河東太守猛槐里令顯等專權日甚後三歲餘孝宣廟闕災其晦日有蝕之於是

上召諸前言日變在堪猛奇貴閒皆稽首謝乃因下詔曰河東太守堪先帝舊之命而傅朕資淑慤道術通明論議正直秉心有常發憤惻愍信有憂國之心以不能阿尊事貴孤特寡助抑厭遂退卒不克明往者衆臣見異不務自修深惟其故而反晻昧說天託咎此人朕不得已出而試之以彰其材堪出之後大變仍臻衆亦默然堪治未期年而三老官屬有識之士咸頌其美使者過郡雁人不輟此固足以彰先帝之知人而朕有以自明也俗人趨造端作基非議誣欺或引幽隱非所宜明意疑以難欲以陷之朕亦不取也朕迫於俗不得專心迺者天著大異朕甚懼焉今堪年衰氣暮恐不得自信排於異人將安究之哉其徵堪詣行在所拜為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領尚書事猛復為大中大夫給事中顏幹尚書尚書五人皆其黨也堪希得見常因顯白事決顯口會堪疾瘧不能言而卒顯誣譖猛令自殺於公車吏生傷之迺者災謫頻要數危及世領凡八篇依興古事悼己及同類也遂廢十餘年成帝即位顯等伏辜更生乃復進用更名向向以故九卿召拜為中郎使領護三輔都水數奏封事邊吏祿大夫皇時帝元舅陽平侯王鳳為大將軍秉政倚太后專國擅凡弟七人皆封為列侯時數有大異向以為外戚貴盛鳳凡弟用事之咎而上方精於詩書觀古文召向領校中五經秘書向見尚書洪範箕子為武王陳五行陰陽休咎

之應向乃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精故為鳳凡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久之營起昌陵數年不成復還歸延陵制度泰奢向上疏諫書奏上甚感向言而不能從其計向睹俗彌奢涉而趙魏之閒起傲賤踰禮制向以為王教緣內及外自近者始故採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可法則及孽嬖亂亡者序次為列女傳凡八篇以戒天子及採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凡五十篇奏之數上疏言得失陳法戒書數十上以助觀覽補遺闕上雖不能盡用然內嘉其言常嗟歎之時上無繼嗣政由王氏出災異漸甚向雅奇陳湯不能盡用然內嘉其言常嗟歎之時上無繼嗣政由王氏出災異漸甚向雅奇陳湯智謀與相親友獨謂湯曰災異如此而外家日甚其漸必危劉氏吾幸得同姓末屬累世蒙漢厚恩身為宗室遭衰歷事三主上以我先帝舅臣每進見常加優禮吾而不言孰當言者向遂上封事極諫書奏天子召見向歎息悲傷其意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以向為中壘校尉向為人簡易無威儀廉靖樂道不交接世俗專積思於經術晝誦書傳夜觀星宿或不寤達旦元延中星孛東井蜀郡岷山崩雍江向惡此異語在五行志懷不能已復上奏上輒入之然終不能用也向每召見數言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陰方今同姓疏遠母黨專政祿去公室權在外家非所以彊漢宗卑私門保守社稷安固後嗣也向自見得信於上故常顯訟宗室譏刺王氏及在位大臣其言多痛切發於至誠上數欲用向為九卿輒不為王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故終不遷居列大夫官前後三十餘年年七十二卒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向三子皆好學長子伋以易教授官至郡守中子賜九卿歆最少子歆最知名

漢劉中壘集卷全終

楊侍郎集題辭

劇秦美新詆文也後世勸進九錫皆權輿焉元后誄哀思文母盛譽宰衡猶然美新豈有周人申后之思乎予嘗疑子雲耆老清靜王莽之世身尚日景何愛一官自奪玄守班史作傳亦未顯嘗其符命之作傳聞異僞尚在龍蛇間或者棄善誑耀頌功德者遍海內莫不高三皇魏五帝子雲美新猶頗醞藉鮮醜孟堅讀而不怪也法言世貴太玄後顯並輔六經而行河東甘泉長楊羽獵四賦絕倫自比諷諫相如不死逐貧賦長於解嘲釋愁送窮文士調脫多原於此十二州二十五宮歲廣書曾頌之遺也酒箴滑稽陳遵見而拊掌宵讓高于貶說酒哉

婁東張溥題

楊侍郎集目錄

賦

太玄賦　長楊賦
河東賦　羽獵賦
逐貧賦　甘泉賦
酒賦

上書

諫不受單于朝書

書

答劉歆書　答桓譚書
與桓譚書　答茂陵郭威書

設難

解嘲　解難

頌

趙充國頌

箴

冀州牧箴　兗州牧箴
青州牧箴　徐州牧箴
揚州牧箴　荆州牧箴
豫州牧箴　益州牧箴
雍州牧箴　幽州牧箴
并州牧箴　交州牧箴
光祿勳箴　衛尉箴
太僕箴　廷尉箴
大鴻臚箴　宗正箴
大司農箴　少府箴
執金吾箴　將作大匠箴
城門校尉箴　上林苑令箴
司空箴　太常箴
尚書箴　博士箴

酒箴

箴補

潤州牧箴　太史令箴
太樂令箴　大官令箴
國三老箴　司命箴

符命

劇秦美新文有序

連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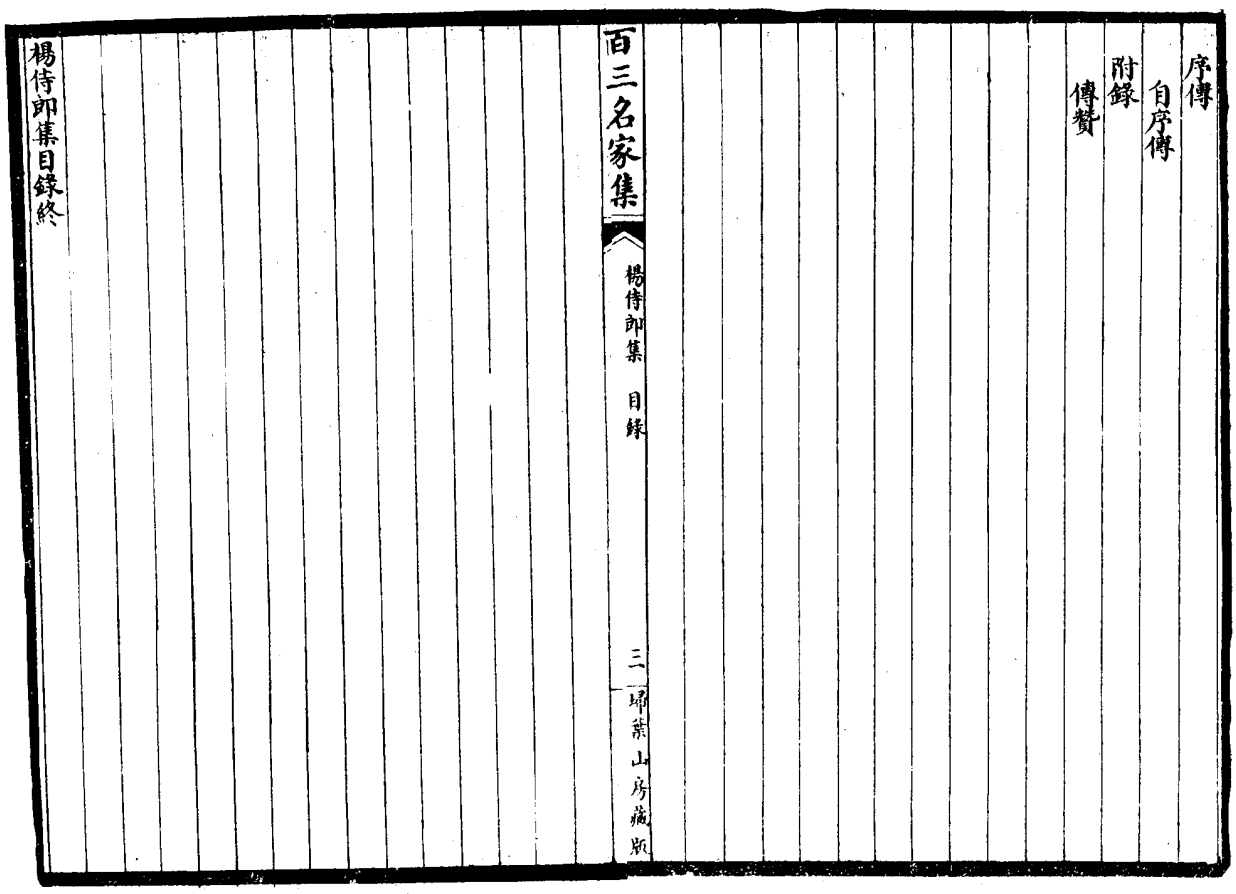
連珠二首

誄

元后誄

文

太玄攡　難蓋天八事
騷
反離騷


序傳
自序傳
附錄
傳贊

漢蜀郡楊雄子雲著
明太倉張溥天如閱

賦

太玄賦

觀太易之損益兮覽老氏之倚伏省憂喜之共門兮察吉凶之同域曦曦著乎日月兮何俗聖之暗燭豈獨寵以冒災兮將噬臍之不及若飄風不終朝兮驟雨不終日雷隆隆而輒息兮火猶熾而速滅自夫物有盛衰兮況人事之所極奚貪婪於富貴兮迄喪躬而危族豐盈禍所樓兮名譽怨所集蕙以芳而致燒兮膏含肥而見炳翠羽嫩而殃身兮蚌含珠而壁裂聖作典以濟時兮驅蒸民而入甲張仁義以為網兮懷忠貞以矯俗指尊選以誘世兮疾身沒而名滅豈若師由聃兮執玄靜於中谷納偶祿於江淮兮棲松喬於華岳幷崑崙以散髮兮蹈弱水以躍足朝發軔於流沙兮夕翔翔乎碣石忽萬里而一頓兮過列仙以託宿從青要與承戈兮舞馮夷以作樂聽素女之清聲兮觀宓妃之妙曲茹芝英以禦饑兮飲玉醴以解渴排閶闔以窺天庭兮騎騁騶以踟躕載羨門與儵遊兮永覽周乎八極

亂曰甘餌含毒難數嘗兮麟而可羈近犬羊兮鸞鳳高翔戾青雲兮不掛網羅固足珍兮斯錯位極離大戮兮屈子慕清葬魚腹兮伯姬曜名焚厥身兮孤竹二子餓首山兮斷跡厲婁何足稱兮辟斯數子智若淵兮我異於此執太玄兮湯然肆志不拘攣兮

逐貧賦

揚子適世離俗獨處左鄰崇山右接曠野鄰垣乞兒終貧且窶禮薄義弊相與聚歎惆悵失志呼貧與語汝在六極投棄荒遐好為庸卒刑戮是加匪惟幼稚嬉戲土砂居非近鄰接屋連家恩輕毛羽義薄輕羅進不由德退不受呵久為滯客其意謂何人皆文繡余褐不完人皆稻粱我獨糟糠貧無寶玩何以接歡宗室之燕為樂不槃徒行負擔出處易衣身服百役手足胼胝或耘或耔露體霑肌朋友道絕進官凌遲厥咎安在職汝為之舍汝遠竄崑崙之顛爾復我隨翰飛戾天舍爾登山巖穴隱藏爾復我隨陟彼高岡捨爾入海汎彼柏舟爾復我隨載沉載浮我行爾動我靜爾休豈無他人從我何求今汝去矣勿復久留貧曰唯唯主人見逐多言益嗤心有所懷願得盡辭昔我乃祖宣其明德克佐帝堯普為典則土階茅茨匪雕匪飾爰及世季縱其昏惑饕餮之羣貪富苟得鄙我先人乃傲乃驕瑤臺瓊室崇屋崇高流酒為池積肉為脩是用鵝遊不踐其朝三省吾身謂予無譽處君之家福祿如山忘我大德思我小怨堪寒能暑少而習焉寒暑不忒等壽神仙榮跖不顧貪類不干人皆棄蔽子獨露居人皆怵惕子獨無虞言辭既罄色厲目張攝齊而興降階下堂誓將去汝適彼首陽孤竹二子與我連行余乃避席辭謝不直請不貳過閑義則服長與汝居終無厭極貪遂不去與我遊息

甘泉賦

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祀甘泉奉時汾陰后土以求繼嗣召雄待詔承明之庭正月從上甘泉還奏甘泉賦以風其辭曰

惟漢十世將郊上玄定泰時擁神休尊明號同符三皇錄功五帝卽脩錫羨拓迹開統於是乃命羣僚歷吉日協靈辰星陳而天行詔招搖與太陰兮伏鈞陳使當兵屬堪輿以壁壘兮梢樂飄而抉獨狂八神奔而警蹕兮振殷轅而軍裝崑尤之倫帶干將而秉玉戚兮飛蒙茸而走陸梁齊總總以搏搏其相膠轕兮猋駭雲迵奮以方攘駢羅列布鱗以雜沓兮倏儵參差魚頡而鳥盱翁赫曶霍霧集而蒙合兮半散照爛爣以成章於是乘輿迺登夫凰凰兮而翳華芝駟蒼螭兮六素虬蠖略綏緩濂虖穆穆帥爾陰閉霅然陽開騰清霄而軼浮景兮夫何撰扶郪偈之猗旎也流星旄以電燭兮咸翠蓋而鸞旗屯萬騎於中營兮方玉車之千乘聲駍隱以陸離兮輕先疾雷而馺遺風臨高衍之嵱嵷兮超紆譎之清澄登椓欒而泝天門兮馳閶闔而入凌兢是時未臻夫甘泉也迺望通天之繹繹下陰潛以慘慄兮上洪紛而相錯直嶢嶢以造天兮厥高慶而不可乎彌度平原唐其壇漫漫兮列新羨於林薄攢并閭與茇括兮紛被麗其亡鄂崇卬陵之駊騀兮深溝嶻嶪而為谷遝遝離宮般以相燭兮封巒石闕迤靡乎連屬於是大廈雲譎波詭攡嵬而成觀仰矯首以高視兮目瞑眴而無見正瀏漫以弘惝兮指東西之漫漫徙徊徊以徨徨兮魂魄眇眇而昏亂據軒而周流兮忽坱圠而無垠翠玉樹之青葱兮璧馬犀之璘瑫金人仡仡其承鐘虡兮嵌巖巖其龍鱗揚光曜之燎燭兮垂景炎之炘炘配帝居之懸圃兮象泰壹之威神洪臺崛其獨出兮概北極之嶟嶟列宿迴旋於上榮兮日月繞經於棟梁雷鬱律於巖窔兮電儵忽於牆藩鬼魅不能自逮兮羊長逵而下顛歷倒景而絕飛梁兮浮蝮蠎而撇天左槐棨而右玄冥兮前熛闕而後應門陰陽海與幽都兮涌醴汩以生川蛟龍連蜷於東厓兮白虎敦圉乎崑崙覽樸流於高光兮溶方皇於西清前殿崔巍兮和氏瓏玲抗浮柱之飛梁兮神莫莫而扶傾閌閬閬其寥廓兮似紫宮之崢嶸駢交錯而曼衍兮嵯峨隗乎其相嬰乘雲閒而上下兮紛蒙籠以混成曳紅采之流離兮颺

翠氣之宛延襲璇室與傾宮兮若登高眇遠亡國庸乎臨淵迴夾肆其陽駭兮脫桂椒而鬱栘楊香分芳溶溶兮擊薄櫨而將榮薌咲肹以棍批兮聲駢隱而愿鐘排玉戶而颺金鋪兮發蘭蕙與芎藭惟彌漫其拂汨兮稍暗暗而靚深陰陽清濁穆羽相和兮若夔牙之調琴般倕棄其剞劂兮王爾投其鉤繩雖方征僑與偓佺兮猶彷彿其若夢於是事變物化目駭耳回蓋天子穆然珍臺閒館璇題玉英蟺蜿蠖濩之中惟天所以澄心清魂儲精垂恩感動天地逆釐三神者迺搜求索偶畢伊之徒冠倫魁能函甘棠之惠挾東征之意相與齊乎陽靈之宮靡薜荔而為席兮折瓊枝以為芳嚼清雲之流霞兮飲若木之露英集乎禮神之圜壁乎頌桷之堂建光耀之長旃兮昭華覆之威威攀璇璣而下視兮行遊目乎三危陳衆車於東阬兮畢玉軼而下馳漂龍淵而還九垠兮窺地底而上迴風縱縱而扶轄兮鸞鳳紛其衔雞梁弱水之濿濿兮躡不周之逶迤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壽兮屏玉女而却恣妃玉女亡所眺其清臚兮恣妃曾不得施其蛾眉方攬道德之精剛兮侔神明與之為資於是欽柴宗祈燎黃皇天皇搖泰壹舉洪颐樹靈旗焱焱昆上配祭四施東燭滄海西耀流沙北橫幽都南煬丹厓玄瓚觕觡炬燧脂潤燧燧兮兮炎感黃龍兮燻訛碩麟選巫咸兮叫帝閽開天庭兮延羣神儐暗鶡兮降清壇瑞穗葆兮委如山於是事

畢功弘迴車而歸度三嶷兮偈崇梨天閶決兮地垠開八荒協兮萬國諧登長平兮雷鼓磕天聲起兮勇士厲雲飛揚兮雨滂沛于胥德兮麗萬世辭曰崇崇圜邱隆隱天兮登降羽旄翠堮垣兮增宮參差騈嵯峨兮岭嵸嵣峋洞無厓兮上天之綷杳旭卉兮聖皇穆穆信厥對兮徠祈郊禋神所依兮徘徊招搖靈迟遲兮輝光眩燿降厥福兮子子孫孫長無極兮

羽獵賦

孝成帝時羽獵雄從以為昔在二帝三王宮館臺榭沼池苑囿林麓藪澤財足以奉宗廟御賓客充庖厨而已不奪百姓膏腴穀土桑柘之地女有餘布男有餘粟國家殷富上下交足故甘露零其庭醴泉流其唐鳳凰巢其樹黃龍游其沼麒麟臻其囿神爵棲其林昔者禹任益虞而上下和草木茂成湯好田而天下用足文王圜百里民以為尚小齊宣王圜四十里民以為泰大裕民之與奪民也武帝廣開上林東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旁南山西至長楊五柞北繞黃山濱渭而東周袤數百里穿昆明池象滇河營建章鳳闕神明駭娑漸臺太液象海水周流方丈瀛洲蓬萊遊觀侈靡窮妙極麗雖頗割其三垂以贍齊民然至羽獵中車戎馬器械儲峙禁藥所營尚泰奢麗誇誚非堯舜成湯文武三驅之意也又恐後世復修前好不折中以衆臺

故聊因校獵賦以風之其辭曰

或稱義農皇或帝王之獵文哉論者云否各亦並時而得宜奚必同條而共貫則泰山之封馬得七十而有二儀是以創業垂統者俱不見其爽遞遘三五孰知其是非遂作頌曰麗哉神聖處於玄宮富既與地乎侔貴正與天乎比崇齊桓曾不足使扶轂葵藋未足以為參乘挾三王之阨僻矯高舉而大興歷五帝之寥廓涉三皇之登閬建道德以為師友仁義與之為朋於是玄冬季月天地隆烈萬物權輿於內殂落於外帝將惟田於靈之囿開北垠受不周之制以終始翫琁玄冥之統乃詔虞人典澤東延昆鄰西馳閶闔儲積共備戍卒夾道斬叢棘夷野草禦自汧渭經營鄠鎬章皇周流出入日月天與地盭爾乃虎路三嶷以為司馬圜經百里而為殿門外則正南極海邪界廣淵鴻濮沆茫碣以崇山營合圜會然後先置乎白楊之南昆明靈雁日月之朱竿曳蠭星之飛旗青雲為粮虹蜺為纛屬乎皇鄂之墟渙若天星之離浩如濤水之波淫淫與與前後要遮橈鐙為闉明月為候熒惑司命天狐發射解扁陸離駢行儵路徽車輕武鴻綱繢獵殷殷軫軫披陵緣岨窮夏極遠者相與列乎高原之上羽騎營營卟分殊事繽紛往來輻輳不絕若光若滅者布乎青林之下於是

天子乃以陽冕始出乎玄宮擅鴻鐘建九旒六白虎載靈輿蚩尤並轂蒙公先驅立慝天之旗曳捎星之旃霹靂烈缺吐火施鞭華倏沆瀣漱清飛廉前巨狻猊浮鹿駢趾連卷蹕天蹈嬉閒門莫莫紛紛山谷為之風森林為之生塵及至獲夷之徒蹶松拓掌蔟蔟獵豵觿輕飛屨般首帶脩蛇鉤赤豹拏豪犀毗巒陀超唐陂車騎雲會登降闇譪泰華為旒熊耳為綴木仆山還漫若天外儲與乎大浦聊浪乎宇內於是天清日晏逢蒙列眥羿氏控弦皇車幽輖光純天地望舒彌轡翼乎徐至於上蘭移圜徙陣浸淫鬻部曲隊堅重各紮行伍壁壘天旋神扶電擊逢之則碎近之則破鳥不及飛獸不得過車騖師駭刮野掃地及至罕車飛揚武騎聿皇蹈飛豹轔嘯陽追天竇出一方應聲斃擊流光野盡山窮囊括其雌雄沈沈溶溶遥噱乎紘中三軍芒然窮冗閑與罷觀夫剥禽之紲踰犀兕之抵觸熊羆之拏攫虎豹之凌遽徒角搶題注蹴埒驚怖魂亡魄失觸輻關脰妄發期中進退履獲創淫輪夷卹累陵聚於是禽殫中衰相

與集於靖冥之館以臨珍池灌以岐梁溢以江河東瞰目盡西暢亡涯隨珠和氏焯爍其波玉石磬釜眩燿青熒漢女水潛怪物暗冥不可殫形玄鸞孔雀翡翠垂榮王睢關關鴻雁嚶嚶羣嬉乎其中嘻嘻昆明鳧鷖振鷺上下砰磕聲若雷霆乃使丈夫之使水格蘇鼉凌堅冰犯嚴淵探巖排碕薄索蛟蟠蹈獵獵據黿鼉拮靈蠵入洞穴出蒼梧乘鉅鱗騎鯨魚浮彭蠡目有虞方椎夜光之流離剖明月之胎珠鞭洛水之宓妃鉤屈原與彭胥於茲乎鴻生鉅儒俄軒冕雜衣裳修唐典匡雅頌摛讓於前昭光振耀響忽如神仁聲惠於北狄武誼動於南鄰是以狨裘之王胡貉之長移珍來享扰手稱臣前入圜口後陳盧山羣公常伯楊朱墨翟之徒喟然並稱曰崇哉乎德雖有唐虞大夏成周之隆何以侈茲夫古之觀東嶽禪梁基舍此世也其誰與哉上猶讓而未創也方將上獵三靈之光下決醴泉之滋發黃龍之穴窺鳳凰之巢臨麒麟之圃宰神雀之林翳雲夢侈孟諸非章華是靈臺罕徂離宮而輟觀遊土事不飾木功不彫庶人乎農桑勸之以弗怠儐男女使莫違恐貧窮者不徧被洋溢之饒開禁苑散公儲創道德之囿弘仁惠之虞馳弋乎神明之囿覽觀乎羣臣之有亡救雉兔收置罘麋鹿芻蕘與百姓共之蓋所以臻茲也於是臨洪崖之德豐茂世之規加勞三皇勤五帝不亦至乎乃祇莊雍睦之徒立君臣之節崇賢聖之業未遑苑

圓之麗遊獵之靡也因過輟還衡背阿房反未央

長楊賦

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秋命右扶風發民入南山卤周獲斜東至弘農南驅漢中張羅網罝罘捕熊羆豪豬虎豹狖獲狐兔麋鹿載以檻車輸長楊射熊館以網為周阸縱禽獸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焉是時農民不得收斂雖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卿因筆墨之成文章故藉翰林以為主人子墨為客卿以諷其辭曰

子墨客卿問於翰林主人曰蓋聞聖主之養民也仁霑而恩洽動不為身今年獵長楊先命右扶風左太華而右褒斜梁截薛而為弋紆南山以為罝羅干乘於林莽列萬騎於山隅帥軍踤阸錫戎獲胡搤熊羆拖豪豬木擁槍纍以為儲胥此天下之窮覽極觀也雖然亦頗擾於農人三旬有餘其勤至矣而功不圖恐不識者外之則以為娛樂之遊內之則不以為乾豆之事豈為民乎哉且人君以玄默為神澹泊為德今樂遠出以露威靈數搖動以疲車甲本非人主之急務蒙竊惑焉翰林主人曰吁客何謂茲邪若客所謂知其一未覩其二見其外不識其內也僕嘗倦譚不能一二其詳請畧舉其凡而客自覽其切焉客曰唯唯主人曰昔有強秦封豕其土窫嗥其民鑿齒之徒相與磨牙而爭之豪傑麾沸雲擾羣黎為之不康於是上帝眷顧高祖高祖奉命順斗極運天關橫巨海漂崑崙提劍而叱之所過麾城摲邑下將降旂一日之戰不可殫記當此之勤頭蓬不暇梳饑不及餐踦蹇生蟣蝨介胄被霑汗以為萬姓請命乎皇天迺展民之所屈振民之所乏規德載帙帝業七年之間而天下密如也逮至聖文隨風乘流方垂意於至宵躬服節儉綈衣不弊革鞜不家大厦不居木器無文於是後宮賤琦璋而疏珠璣却翡翠之飾除雕琢之巧惡靡靡而不近斥芬芳而不御抑止絲竹宴衍之樂憎聞鄭衛幻眇之聲是以玉衡正而太階平也其後稍稍作虛東夷橫叛羌戎睚眦闕越相亂遲氓為之不安中國蒙被其難於是聖武勃怒爰整其旅乃命驃衛紛紜沸渭雲合電發轊騰波流機駭蠭擾疾如奔星擊如雷霆碎輻輾破穹廬腦沙漠髓余吾遂蹶乎王庭驅橐駝燒煬蠡分勢單于磔裂屬國夷阬谷拔夷莽刊山石蹂屍輿厮係累老弱吮鋌厥酋金鐻淫夷者數十萬人皆稽顙樹領扶服蛾伏二十餘年矣尚不敢惕息夭天兵四臨幽都先加迴戈邪指南越相夷靡節卤征羌毅東馳是以遐方疏俗殊隣絕黨之域自上仁所不化茂惠所不綏莫不蹻足抗首請獻歌珍使海內澹然永無邊城之災金革之患今朝廷純仁遵道顧義並包書林聖風雲靡英華沉浮洋溢八區普天所覆莫不沾濡士有不

諱王道者則樵夫笑之意者以為事閡隆而不報物靡盛而不虧故平不肆陂安不忘危迺時以有年出兵整輿埶戎振師五柞習馬長楊簡力狡獸校武影禽迺華然登南山瞰烏弋卤壓月窟東震日域又恐後代遂於一時之事常以此為國家之大務淫荒畋獵陵夷而不禦也是以稟不安輒日未雁旆從者彷彿骫靡而還亦所以奉太尊之烈遵文武之度復三王之田反五帝之廣使農不輟耨工不下機婚姻以時男女莫違出愷悌行簡易矜劬勞休力役見百年存孤弱帥與之同苦樂然後陳鐘鼓之懸鳴鞉磬之緐建碣磍之虡曼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之雅雍受神人之福祐歌投頌吹合雅其勤若此故真神之所勞也方將俟元符以禪梁父之基增泰山之高延光於將來比榮乎往號豈徒欲淫覽浮觀馳騁紆轵之地周流梨栗之林蹂踐芻蕘誇詡眾庶盛狩獲之收多麋鹿之獲哉且盲者不見咫尺而離婁燭千里之隩客徒愛胡人之獲我翫獸曾不知我亦已獲其玉侯言未卒墨客降席再拜稽首曰大哉體乎允非小人之所能及也乃今日發矇聊然已昭矣

河東賦

伊季暮春將壅后土禮靈祇謁汾陰於東郊因茲以勤崇垂鴻貺發祥瀆祉欽若神明者盛哉鏘乎越不可載已於是命羣臣齊法服整靈輿迺撫翠鳳之駕六先景之乘

掉冉星之流旗彍天狼之威弧張燿日之玄旄揚左纛被雲梢奮電鞭驟雷轂鳴洪鐘建五斿義和司日顏倫奉輿風發飇拂神騰鬼趯千乘雷亂萬騎屈橋嚻嚻旭旭天地稠教飛卬跳蠷涌渭躍涇泰神下釐跖魂負洿河靈踢瓜華踧踖遂臻陰宮穆穆肅肅蹲蹲如也靈祇既卿五位時敘網縕玄黃將紹厥後於是靈輿安步周流容與以覽序介山嗟丈公而愍推分勤大禹於龍門灑沈菑於豁瀆分插九河於東瀕登六觀而遥望分聊遊浮以經營樂往昔之遺風分喜虞民之所耕瞰帝唐之嵩高分瞰隆周之大甯泊低回而不能去分行睨垓下與彭城滅南巢之坎坷分是幽岐之喪乎乘翠龍而超河分陟鹵岳之巉嵉雲龍霧而來迎分澤滲滿而下降鬱蕭條其幽瑣分滴汎沛以豐隆叱風伯於南北分呵雨師於卤東參天地而獨立分卻邊遠其亡雙遵迹乎歸來以函夏之大漢分彼何足與比功建乾坤之貞兆分將悉總之以羣龍麾鉤芒與驂奪收分服玄冥及祝融敦煌神使式道分奮六經以據頌喻於穆之緝熙分過清廟之雖難軼五帝之遐迹分躡三皇之高蹤既發軔於平盈分誰謂路遠而不能從

酒賦

子猶瓶矣觀瓶之居居井之湄處高臨深動常近危酒酣不入藏水滿裏不得左右

牽於繩徽自用如此不如鴟夷鴟夷滑稽腹大如壺盡日盛酒人復藉酤常為國器託於屬車出入兩宮經營公家由是言之酒何過乎

上書

諫不受單于朝書

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為漢與匈奴從此隙矣夫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強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迺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奇譎之士石畫之臣甚衆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又高皇后嘗忿匈奴羣臣庭議欲擊之樊噲請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妄阿順旨於是大臣權書遺之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憂平及孝文時匈奴中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乃罷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衆徼於便塞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況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迺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擇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寘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瀚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以為不壹勞者不久佚不暫廢者不永甯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塡廬山之窓而不悔也至本始之初匈奴有縻心欲掠烏孫侵公主迺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而長罷侯以烏孫五萬騎震其西皆至質而還時解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風雷耳雖空行空反尚詘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閒大化神明鴻恩溥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稱臣然尚羈縻之計不顓制自此之後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強何者外國天性恣雠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誅以惡其強難詘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撫循之接略遺戚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踰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籍蒲類之場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近不過內月之役遠不踰二時之勞固已坐其庭帰其閒即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役無餘齕惟北狄為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隳突前世重之後其來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慕誠之心從陳其庭陳其前此四上世之所以事中國之

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祭何距以來厭之辭疏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欵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謝之不能焉得不為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聽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即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不然豈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毀譽於外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匈西域制車師置城都護三十六國賈威以大萬計者豈為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迺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為國不安也惟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以遏亂萌之禍

書

答劉歆書

雄叩頭賜命謹至又告以田儀事事窮竟白案顛出甚厚甚厚田儀與雄同鄉里幼稚為鄰長大相更視覩動精采似不為非者故舉至之雄之任也不意淫迹汙暴于官朝今舉者懷報而低眉任者含聲而鬼舌知人之德竟猶病請雄何慙焉叩頭叩頭又教以殊言十五卷君何由知之謹歸誠底裏不敢違信雄少不師章句亦於五經之訓所不解嘗聞先代輶軒之使奏籍之書皆藏於周秦之室及其破也遺棄無

見之者獨蜀人有嚴君平臨邛林閭翁孺者深好訓詁猶見輶軒之使所奉言翁孺與雄外家舉連之親又君平遇誤有以私遇少而與雄也君平財有千言耳翁孺梗概之法畧有翁孺往數歲死歸蜀郡掌氏子無子而去而雄始能草文先作縣邸銘玉佩碣階閭銘及成都城四場銘蜀人有楊莊者為郎誦之于成帝成帝好之以為似相如雄遂以此得外見此數者皆都水君常見也故不復奏雄為郎之歲自奏少不得學而心好沉博絕麗之文願不受三歲之俸且休脫直事之緣得肆心廣意以自克就有詔可不奪奉令尚書賜筆墨錢六萬得觀書于石渠如是後一歲作綉補靈節龍骨之銘詩三章成帝好之遂得盡意故天下上計孝廉及內郡衛卒會者雄常把三寸弱翰齎油素四尺以問其異語歸即以鉛摘次之于槧二十七歲于今矣而語言或交錯相反方覆誦思詳卷集之燕其疑張伯松不好雄賦頌之文然亦有以奇之常為雄道言其父及其先君嘉典訓屬雄以此篇日頻示之伯松曰是縣諸日月不刊之書也又言雄為太玄經由鼠垤之與牛場也如其用則實五稼飽邦民否則為秕糞棄之于道矣而雄般之伯松與雄獨何德慧而君與雄獨何謫譔而當匿乎哉其不勞戎馬高車令人君坐幃幕之中知絕遐異俗之語此流于混沌言列于漢籍誠雄心所紀極至情之所想遘也扶聖朝達照之明使君家此如君之意誠

雄散之會也死之日則今之榮也不敢有貳不敢有愛少而不以行立於鄉里長而不以功顯於縣官著訓於帝籍但言詞博覽翰墨為事誠欲崇而就之不可以遺不可以怠即君必欲脅之以威陵之以武欲令入之於此此又未定未可以見今君又終之則縊死以從命也而可且寬假延期必不敢有愛雄之所為得使君輔貢于明朝則雄無恨何敢有匿惟執事圖之長監於規繡之就死以為小雄敢行之謹因還使叩頭叩頭

答桓譚書

長卿賦不似從人間來其神化所至耶大諦能讀千賦則能為之諺云伏習衆神巧者不過習者之門

與桓譚書

望風景附聲訓自結

設難

解嘲

客嘲揚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不生則已生則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圭儋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祿紆青拖紫朱丹其轂今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羣賢同行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目如耀星舌如電光賣從賣衒論者莫當顧默而作太玄五千文枝葉扶疎獨說十餘萬言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纖者入無倫然而位不過侍郎擢纔給事黃門意者玄得毋尚白乎何為官之拓落也揚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欲朱丹吾戲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往者周網解結羣鹿爭逸離為十二合為六七四分五剖並為戰國士無常君國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矯翼厲翮恣意所存故士或自盛以索或鑿坏以遁是故鄒衍以頡亢而取世資孟軻雖連蹇猶為萬乘師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前番禺後陶塗東南一尉西北一侯檄以糾墨製以鉞鈇散以禮樂風以詩書曠以歲月結以倚廬天下之士雷動雲合魚鱗雜襲咸營於八區家家自以為稷契人人自以為咎繇戴纓垂纓而談者皆擬於阿衡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鬼吾當塗者入青雲失路者委溝渠旦握權則為卿相夕失勢則為匹夫譬若江湖之涯渤澥之島乘雁集不為之多雙鳧飛不為之少昔三仁去而殷墟二老歸而周熾子胥死而吳亡種蠡存而粵伯五羖入而秦喜樂殺出而燕懼范睢以折搰而危穰侯蔡澤以喋吟而咲唐舉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當其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亡所患故世亂則聖哲馳駕而不足世

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或釋褐而傅或倚夷門而笑或橫江潭而漁或七十說而不遇或立談間而封侯或枉千乘於陋巷或擁帝篡而先驅是以士頗得信其舌而奮其筆窒隙蹈瑕而無所詘也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羣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談者卷舌而固聾欲行者擬足而投迹嚮使上世之士處厥今世莫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觸聞龍又安得青紫且吾聞之災災者滅窿窿者絕觀雷觀火為盈為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嫫母衣黼黻者亡默默者存位極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游神之廷惟寂惟寞守德之宅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何如今子迺以鴟鴟而笑鳳鳳孰蜾蠃而嘲龜龍不亦病乎子徒笑我玄之尚白吾亦笑子之病甚不遭史跗與扁鵲也悲夫客曰然則雕玄無所成名乎范蔡以下何必玄哉揚子曰范雎魏之亡命也折脅拉髀免於檐索翕肩蹈背扶服入橐激卬萬乘之主界涇陽抵穰侯而代之當也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頤頤折頤涕泣流沫西揖強秦之相搤其咽而亢其氣拊其背而奪其位時也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於雒陽婁敬委輅脫輓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徙之長安適也五帝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抱鼓之間解甲

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甫刑靡敝秦法酷烈聖漢糠制而蕭何造律宜也故有造
蕭何律於唐虞之世則誖矣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畢敬之策於
成周之世則繆矣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夫蕭規曹隨留侯畫策
陳平出奇功若泰山響若陂隤唯其人之贍知哉亦會其時之可為也故為可為於
可為之時則從為不可為於不可為之時則凶夫蘭先生收功於章臺四皓采榮於
南山公孫創業於金馬騄騏發迹於折連司馬長卿竊營於卓氏東方朔割名於細
君僕誠不能與此數子者並故默然獨守吾太玄

解難

客難揚子曰凡著書者為衆人之所好也美味期乎合口工聲調於比耳今吾子迺
抗辭幽說閎意眇指獨馳騁於有亡之際而陶冶大鑪旁薄羣生歷覽者茲年矣而
殊不脤賈精神於此而頓學者於彼譬畫者畫於無形弦者放於無聲殆不可乎
揚子曰俞若夫閎言崇議幽微之塗蓋難與覽者同也昔人有觀象於天視度於地
察法於人者天麗且漏地普而深昔人之辭迺王迺金彼豈好為艱難哉勢不得已
也獨不見夫翠蚪絳蠕之將登虖天必奮身於蒼鷹之淵不階浮雲翼疾風虛舉而
上升則不能擭籠騰九閡日月之經不千里則不能燭六合耀八紘泰山之高不

嶕嶢則不能浡滃雲而散歊烝是以宓犧氏之作易也綿絡天地經以八卦文王附
六爻孔子錯其象而系其辭然後發天地之藏定萬物之基典謨之篇雅頌之聲不
温純深潤則不足以揚鴻烈而章緝熙蓋斧鼒為宰寂寞為尸大味必淡大音必希
大語叫呺大道低回是以聲之眇者不可同於衆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混於世俗
之目辭之衍者不可齊於庸人之聽今夫絃者高張急徽追趨逶迤者則坐者不期而
附矣試為之施咸池揄六莖發箾韶詠九成則莫有和也是故鍾期死伯牙絶絃破
琴而不肯與衆鼓矮人亡則匠石輟斤而不敢妄斲郢賊之謂鍾嗟知音者之不作
也孔子作春秋幾君子之前睹也老聃有遺言貴知我者希此非其操與

頌

趙充國頌　咸帝時西羌侵隴充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
國乃召黃門郎揚雄卿充國圖畫而頌之

明靈惟宣戎有先零先零猖狂侵漢西疆漢命虎臣惟後將軍整我六師是討是震
既臨其域喻以威德有守勠功謂之弗克請奮其旅于罕之羌天子命我從之鮮陽
營平守節屢奏封章料敵制勝威謀靡亢逡克西戎遲師於京鬼方賓服罔有不庭
昔周之宣有方有虎詩人歌功乃列於雅在漢中興充國作武赳赳桓桓亦紹厥後

歲

冀州牧箴

洋洋冀州鴻原大陸岳陽是都鳥夷皮服湯湲河流夾以碣石三后攸降列為侯伯
降周之末趙魏是宅莫土靡沸炫沄如湯吏盛更衰載從載橫陪臣擅命天王是替
趙魏相反秦拾其弊北築長城怳夏之場漢興定制改封藩王仰覽前世厥力孔多
初安如山後崩如崖故治不忘亂安不遺危周室自怙云焉有予隳六國奮矯果絶
其維牧臣司冀敢告在階

兗州牧箴

悠悠濟河兗州之宇九河既導雷夏攸處草縣木條濼絲絺紵濟漯既通降邱宅土
成湯五徙卒都于亳盤庚北渡牧野是宅丁惑雊雉祖己伊忠爰正厥事遂繕高宗
厥後陵遲顛覆湯緒西伯戡黎祖伊奔走致天威命不恐不震婦言是用北雞是晨
三仁既知武果戎殷牧野之禽豈復能敢甲子之朝豈能復笑有國雖久必畏天咎
有民雖長必懼人殃其子歆嘏厥居為墟牧臣司兗敢告執書

青州牧箴

茫茫青州海岱是極鹽鐵之地鉛松怪石羣水攸歸萊夷作牧貢篚以時莫怠莫違
昔在文武封呂於齊厥土塗泥在邱之營五侯九伯是討是征馬殆其衡御失其度

周室荒亂小白以霸請侯僉服復尊京師小白既沒周卒凌遲嗟茲天王附命下土
失其法度喪其文武牧臣司青敢告執矩

徐州牧箴

海岱伊淮東海是淪徐州之土邑子蕃宇大野既瀦有羽有蒙泗桐蠙珠泗沂攸同
實列蕃蔽侯衛東方民好農蠶大野以康帶岱及辛不祇不恪沉湎于酒而忘其東
作天命湯武勦絶其緒祇降周任姜鎮于瑯琊姜姓絶苗田氏攸都事由細微不慮
不圖禍如邱山本在萌牙牧臣司徐敢告僕夫

揚州牧箴

矯矯揚州江漢之濱彭蠡既瀦陽烏攸處橘柚羽貝瑤琨篠簜閩越北垠沅湘攸往
獷矣淮夷蠃蠃蠙蠯彼昭王南征不復人咸蹟於坯莫蹟於山咸跌於污莫跌於
川明哲不云我昭童蒙不云我昏湯武聖而師伊呂桀紂悖而誅逢于蓋邊不可不
察達不可不親靡有孝而逆父罔有義而忘君太伯遜位基吳紹類夫差一誤太伯
無祚周室不匡勾踐入霸嘗周之隆越裳重譯春秋之末侯甸叛逆元首不可不思
股肱不可不孚堯崇廣狹舜盛欽謀牧臣司揚敢告執籌

荊州牧箴

岱畎巫山在荆之陽江漢朝宗其流湯湯夏君遺鴻荆衡是調雲夢澤三泥包厥菁茅金石砮磬象齒元龜貢篚百物世世以饒戰戰慄慄至祭荒淫曰我在帝位若天有日不順庶國執敢余侮亦有成湯果衷其鉞放之南巢號之以祭西戎北狄包楛與荆風慄以悍氣銳以剛有道後服無道先強世雖安平無敢逸豫牧臣司荆敢告執御

豫州牧箴

郁郁荆河伊雒是經榮播泉漆惟用攸成田田相孳廬廬相距夏殷不都成周攸處豫野所居爰在鵝壖四隩咸宅宇內莫如陪臣執命不慮不圖王室陵遲爽其爪牙靡哲靡聖捐失其正方伯不維辣卒擅命文武孔純至厲作昏成康孔甯至幽作僭故有天下者毋曰我大莫或余敗毋曰我強靡克余亡夏宅九州至於季世放于南巢成康太平降及周微帶蔽屏營屏營不起施于孫子至根為極實絕周祀牧臣司豫敢告柱史

益州牧箴

巖巖岷山古曰梁州華陽西極黑水南流茫茫洪波緜埋降陸于時八都厥民不興禹導江沱岷嶓啟乾遠近底貢磬錯碧丹絲厥條暢有稉有稻貢京俎畛民攸溫飽

帝有柴紂洒沉湎僻逼絕苗民滅夏殷績爰周受命復古之常幽厲夷業破絕為荒秦作無道三方潰叛義兵征暴遂國于漢拓開疆宇恢梁之野列為十二光燾虞夏牧臣司梁是職是圖經營盛衰敢告士夫

雍州牧箴

黑水西河橫截崑崙邪指閻闔畫為雍垠上侵積石下礙龍門自彼氐羌莫敢不來庭莫敢不來臣每在季王常失厥緒侯紀不貢荒侵其宇陵遲衰微秦據以奧興兵山東六國顛沛上帝不甯命漢作京龐山以徂列為西荒南排勁越北啟彊胡并連屬國一護攸都蓋安不忘危盛不諱衰牧臣司雍敢告贊衣

幽州牧箴

蕩蕩平川惟冀之別北阨幽都戎夏交偏伊昔唐虞實為平陸周末厲殘追于獯鬻晉溺其陰周使不阻六國擅權燕趙本都東限穢貊秦及東胡彊秦北排蒙公城疆大漢初定介狄之荒元戎屢征如風之騰義兵涉漠偃我邊萌既定且康復古虞唐盛不可不圖衰不可或忘隄潰蟻穴器漏箴芒牧臣司幽敢告侍僚

并州牧箴

雍別朔方河水悠悠北辟獯鬻南界涇流畫茲朔土正直幽方自昔何為莫敢不來

貢莫敢不來王周穆遲征犬戎不享爰紹伊德侵玩上國宣王命將掃之涇北宗周罔職日用爽躍既不狙豆又不干戈大戎作亂毚于驪阿太上曜德其次曜兵德兵俱頓靡不悖荒牧臣司并敢告執綱

交州牧箴

交州荒裔水興天際越裳是南荒國之外爰是開闢不羈不絆周公攝政白雉是獻昭王陵遲周室是亂越裳絕貢荆楚逆叛四國內侵蠶食周宗臻於季赧遂入滅亡大漢受命中國兼該南海之宇聖武是恢稍稍受羈邊鄙黃支抗海三萬李章其犀盛不可不憂隆不可不懼顧瞻陵遲而忘其規摹亡國多逸豫而存國多難泉竭中虛池竭瀕乾牧臣司交敢告執憲

光祿勳箴

經兆宮室畫為中外廊殿門閫限以禁界國有周衛民有藩籬各有攸保守以不岐昔在夏殷祭紂淫湎持牛之飲門户荒亂郎戟戰謁者參差殿中成市或鼓或鞞忘其廊廟而騁夫逋逃四方多罪載號載嘷內不可不嚴外不可不清德人立朝議士充庭祿臣司光敢告執經

衛尉箴

茫茫上天崇高其居設置山險畫為防禦重垠累塽以難不律關為城衛以待暴卒國有以固民有以內各保其守永修不敗維昔庶僚宮得其人荷戈而歌中外以堅齊桓憚惕宿衛不飭門非其人户靡其職曹子標劍遂成其詐輒挾匕首而衛人不廢二世安宿敗於望夷閻樂矯搜戟者不誰尉臣司衛敢告執維

太僕箴

肅肅太僕車馬是供鏘鏘和鸞儛彼特龍昔在上帝巡狩四宅玉用三驅前禽是射紛作不令武王征殷檀車孔夏四騏孔昕僕夫執伴載驂載駟我興云安我馬惟閑雖馳雖驅匪逸匪恣昔有淫昇馳騁忘歸景公千駟而淫于齊詩好牡馬牧於坰野輦車就牧而詩人興魯嚴梵問人仲尼厚酬孟子蓋惡夫厩多肥馬而野有餓殍僕臣司駕敢告執皂

廷尉箴

天降五刑惟夏之績亂茲平民不回不辟昔在蚩尤爰作淫刑延于苗民夏氏不甯穆王耄荒甫侯伊訓五刑訓夫周以阜基厥後陵遲上帝不蠲周輕其制秦繁其辜五刑紛紛靡遵靡率鼻劓滿山刑者半道昔唐虞象刑天民是全紛作炮烙墜民于淵蚩有國者無云何謂臯刑是劓無云何害是剝是割惟虐惟殺人莫予奈殷以刑

顛秦以酷則獄臣司理敢告執誤

大鴻臚箴

蕩蕩唐虞經通垓極陶陶百王天工人力畫為上下羅條百職人有材能寮有級差遷能授官各有攸宜主以不廢官以不曠昔在三代二季不蠲機德慢道署非其人人失其材職反其宜衆寮荒老國政如漫文不可武武不可文大小上下不可奪倫鴻臣司鐸敢告在隣

宗正箴

魏魏帝堯欽親九族經哲宗伯禮有攸訓厲有攸籍各有育子世以不錯昔在夏時太康不恭有仍二女五子家降晉獻悖統宋宣亂序瘠桓不脩而忘其宗綽周識戎如魯叔子同高作秦崇而扶蘇被凶宗廟荒墟魂靈靡附伯臣司宗敢告執主

大司農箴

時惟大農爰司金穀自京徂荒粒民是斛學自厥初實施惟食厥條后稷有無遷易實均寶藏惟都作稽勞求衣食厥民攸生上稽二帝下閱三王什一而征為民作常遠近貢篚百姓不忘帝王之盛咸在農殖季周爛漫而東作不勑膏腴不墾庶物並荒府藏單虛靡積靡倉陵遲衰微姬卒以狩秦收太半二世不瘳流血之末海內無

聊農民司均敢告執路

少府箴

實實少府奉養是供紀理九品臣子攸同海內常稅和和如雲家有孝子官有忠臣共僚率舊聖則越遵民以不擾國以不煩昔在帝堯堯辛之世酒池糟隄而象著以噬至於貶樂流湎而妲妹作祟共察不御不恢夏啟丕其國康而卒以陵遲嗜不可不察欲不可不圖未嘗失之於約嘗失之於奢府臣司共敢告執銚

執金吾箴

溫溫唐虞重輦純孰經表九德紫設武官以御寇賊如虎有牙如鷹有爪國以自固獸以自保牙爪惡惡動作宜時用之不理實反生災秦政暴虐擯其威虐亡其仁義而思其殘酷猛不可重任威不可獨行堯咨虞舜惟思是尚吾臣司金敢告執璜

將作大匠箴

侃侃將作經構宮室牆以禦風宇以蔽日寒暑攸除鳥鼠攸去王有宮殿民有宅居昔在帝世茅茨土階夏卑宮觀在彼溝洫桀作瑤臺紂為琁室人力不堪而帝業不卒詩詠宣王由儉改奢觀豐上下大屋小家春秋譏刺書彼泉臺雨觀雉門而魯以不恢或作長府而閔子不仁秦築臨阿嬴姓以顛故人君無云我貴棟題是逾毋云

我富淫作極游在彼牆屋而忘其國敢作臣司匠敢告執敖

城門校尉箴

幽幽山川徑塞九路盤石唐芒襲險重固國有城溝家有析柜各有攸堅民以不虞德懷其內險難其外王公設險而承以盤蓋昔在上世有殷有夏癸辛不德而設夫險阻湯武爰征而莫逼莫禦作君之危不可德少而城溝伊保不可德布而城溝是依唐虞長德而四海永懷秦恢長城而天下畔乖尉臣司城敢告侍階

上林苑令箴

茫茫大田艾艾作穀山有陘陸野有林麋鹿原污鼫禽獸攸伏魚鼈以時蕃羣咸殖國以殷富民以家給昔在帝堯共田徑澤弧矢是尚而射夫封豬不顧於衍卒遇後羿是以田獲三驅不可過差麀鹿攸伏不如德至衡臣司虞敢告執指

司空箴

普彼坤靈俾天作則分制五服劃為萬國乃立地官空惟是職茫茫九州都鄙盈區綱以羣牧紀以方伯烈烈禹父冀冀王臣臣當其官官宜其人九一之政七賦以均昔在季葉班祿遺縣捨克充朝而象恭滔天匪人斯力匪政斯勑流貨市寵而苞苴是鬻王路斯浮孰不傾覆空臣司土敢告在側

太常箴

冀冀太常實為宗伯穆穆靈祇寢廟奕奕稱秩元祀班于羣神我祀既祓我粢孔碩匪愆匪忒公尸攸宜弗祈弗求惟德之報不矯不誣庶無罪悔昔在成湯葛為不祀棄禮慢神嬰子不祀楚師是虞魯人蹈僞臧文不悟文褒太室桓納郜賂災降二宮用詰不恍故聖人在位無曰我貴慢行繁祭無曰我材輕身恃巫東鄰之犧牛不如西鄰峯禴秦殤望祀隱薨鍾巫常臣司宗敢告執書

尚書箴

皇皇聖哲允勑百工命作賡慬龍為納言是機是密出入朕命王之喉舌獻善宣美而讒說是折我視云明我聽云聰載夙載夜惟允惟恭故君子在室出言如風動於民人渙其大號而萬國平信春秋譏漏言易泄不密則失臣兌吉其和冀合其頻書稱其明申申厥鄰昔秦尚權詐官非其人符璽竊發而扶蘇隕身一奸愆命七廟為墟威福同門牀上維幸書臣司命敢告侍隅

博士箴

洋洋三代典禮是修畫為辟雍國有學校侯有洋宮各有攸教德用不陵昔在文王經啟其執最于德音而思皇多士多士作楨惟周以甯國人興讓虞芮質成公劉把

行濁而濁斯清宮操其業士執其經昔聖人之綏俗莫美於施化故孔子觀夫大寧而知為王之易易大舜南面無為而祖席乎選師階級之間三苗以懷秦作無道斬決天紀漫彼王述而坑夫術士詩書是泯家言是守狙豆不陳而願其社稷故仲尼不對問陳而胡簋是遵原伯非學而閔子知周之不振儒臣司典敢告在寘

酒箴

子猶瓶矣觚瓶之居居井之湄處高臨深動常近危酒醪不入口藏水滿懷不得左右韋於纏徽一旦曳礙為賞所轆身提黃泉骨肉為泥自用如此不如鴟夷鴟夷滑稽腹大如壺晝日盛酒人復借酤常為國器託於屬車出入兩宮經營公家繇是言之酒何過乎

符命

劇秦美新文有序

諸吏中散大夫臣雄稽首再拜上封事皇帝陛下臣雄經術淺薄行能無異數蒙溫恩擢擢倫比與羣賢並愧無以稱職臣伏惟陛下以至聖之德龍興登庸欽明尚古作民父母為天下主執粹清之道鏡照四海聽聆風俗博覽廣包參天貳地泰壹神明配五帝冠三王開闢以來未之聞也臣誠樂昭著新德光之罔極往時司馬相如

作封禪一篇以彰漢氏之休臣常有顛眴病恐一旦先犬馬填溝壑所懷不章長恨黃泉敢竭肝膽寫腹心作劇秦美新一篇雖未究萬分之一亦臣之極思也臣雄稽首再拜以聞曰惟興天地未祛睢睢盱盱或玄而萌或黃而牙玄黃剖判上下相嗢爰初生民帝王始存在乎混混茫茫之時暨閒罕漫而不昭察世莫得而云也厥有云者上周顯於義皇中葉盛於唐虞邇靡著於成周仲尼不遑用春秋因斯發言神明所祚兆民所記罔不云道德仁義禮智獨秦嶢起西戎卬荒岐雍之疆因衰文宣靈之僭跡立基孝公茂惠文奮昭莊至政破縱擅衡并吞六國邊垂乎始皇盛從鞅儀韋斯之邪政馳騖起箭恬賁之用兵劉滅古文刮語燒書弛禮崩樂塗民耳目遂欲流唐漂虞滌殷蕩周黜除仲尼之篇籍自勒功業改制度軌量咸稽之於秦紀是以耆儒碩老抱其書而遠遯禮官博士卷其古而不談來儀之鳥肉角之獸狙獷而不臻甘露嘉醴景曜浸潭之瑞潛大弗經實巨狄鬼信之妖發神歌靈繹海水羣飛二世而亡何其劇與帝王之道競競乎不可離已夫能貞而明之者窮祥瑞回而時之者枉妖烖上覽古在昔有憑應而尚缺焉壞徹而能全故若古者稱堯舜威侮者踣祭紂況盡汎掃前聖數千載功業專用已之私而能享祐者哉會漢祖龍騰豐沛奮迅宛葉自武關與項羽戮力咸陽創業蜀漢發跡三秦克項山東而帝天下撝秦

政慘酷尤煩者爬時而蠲如儒林刑辟歷紀圖典之用稍增焉秦餘制度項氏爵號雖違古而猶襲之是以帝典闕而不補王綱弛而未張道極數殫闕忽不還遑至大新受命上帝還資后土顧懷玄符靈契黃瑞涌出澤淳汎滿川流海淳雲動風偃霧集雨散誕彌八垓上陳天庭寖聲日景炎光飛響盈塞天淵之間必有不可辭讓云爾於是乃奉若天命窮寵極崇與天剖神符地合靈契創億兆規萬世奇偉倜儻譎詭天祭地事其異物殊怪存乎五威將帥班乎天下者四十有八章璽假皇宮鋪衍下土非新家其疇離之卓哉煌煌真天子之表也若夫白鳩丹烏素魚斷蛇方斯蔑矣受命甚易格來甚勤昔帝纘皇王纘帝隨前踵古或無為而治或損益而亡豈如新室委心積意儲思盡務旁作穆穆明旦不寐勤勤懇懇者非秦之為與夫不勤勤則前人不當不懇懇則覺德不愷是以發秘府覽書林遙集乎文雅之囿翔翔乎禮樂之場脩殷周之失業紹唐虞之絕風懿律嘉量金科玉條神卦靈兆古文畢發煥炳照耀靡不宣臻式軨軒振旗以示之揚和鸞肆夏以節之施觚敲衮冕以昭之正嫁娶送終以尊之親九族叙賢以穆之夫改定神祇上儀也欽修百祀咸秩也明堂雍臺壯觀也九廟長壽極孝也制成六經洪業也北憬單于廣德也若復五爵度三壝經井田免人役方甫刑匡馬法恢崇祇庸燭德懿和之風廣被揩紳講習言諫箴誦之銘振鷺之聲充庭鴻鸞之黨漸階俾前聖之緒布濩流衍而不韞櫝郁郁乎渙哉天人之事盛矣鬼神之望允塞羣公先正罔不夷儀姦宄寇賊罔不振威絕少典之苗著黃虞之裔帝典闕者已補王綱弛者已張炳炳麟麟豈不懿哉厥被風濡化者京師沈潛甸內市洽侯衛屬撫要荒灌沐而術前典巡四民迄四嶽增封泰山禪梁父斯受命者之典業也蓋受命曰不暇給或不受命然猶有事矣況堂堂有新正丁厥時崇嶽停海通濱之神咸設壇場望受命之臻馬海外遐方信延頸企踵回面內嚮喁喁如也帝者雖勤惡可以已乎宜命賢哲作帝典一篇奮三為一襲以示來人摛之罔極令萬世常戴巍巍履栗栗其馨香舍甘實鏡純粹之至精聆清和之正聲則百工伊凝庶績咸熙荷天衡提地璧斯天下之上則已庶可試哉

連珠

連珠二首

臣聞明君取士貴拔衆之所遺忠臣厲善不廢格之所排是以巖穴無隱而側陋章顯也

臣聞天下有三樂有三憂馬陰陽和調四時不忒年穀豐逸無有夭折災害不生兵戎不作天下之樂也聖明在上祿不遺賢罰不偏罪君子小人各處其位衆臣之樂

也吏不苟暴役賦不重財力不傷安土樂業民之樂也亂則反焉故有三憂

誄

元后誄

新室文母太后崩天下哀痛號哭涕泗思慕功德咸上詞誄之銘曰詞一作抠

惟我有新室文母聖明皇太后姓出皇帝西陵昌意實生高陽純德虞帝孝聞四方登陟帝位禪受伊唐爰初胙土陳田至王營相殷宇渡河濟雩沙麓之靈太陰之精天生聖姿豫有禪禎作合于漢配元生成孝順皇姑承家尚莊內則純被後烈丕光肇初配元天命是將兆徵顯見新都黃龍漢成既終肩嗣匪生哀帝承祚惟離典經尚是言異大命俄顛厥年天隕大終不盈文母覽之十載不傾博選大智新都宰衡明聖作佐與圖國艱以度厄運徵立中山庶其可濟博采淑女備其姪娣觀禮高祿祈廟嗣繼雇格匪天雇動匪地穆穆明明昭事上帝弘漢祖考夙夜匪懈興滅繼絕博立侯王親睦庶族昭穆序明帝致友屬雇有遺荒咸被祚慶冀以金火赤仍有央勉進大聖上下兼該肇祥眾瑞正我黃來火德將滅惟后于斯天之所壞心不敢支哀平大折百姓分離祖宗之愆終其不全天命有託適在于前扇遘不造榮極而遷皇天眷命黃虞之孫歷世運移屬在聖新代于漢劉受祚于天漢祖承命亦傳于黃

攝帝受禪立為真皇允受厥中以安黎眾漢廟黜殺移定安公皇皇靈祖惟若孔臧降茲珪璧命服有常為新帝母鴻德不忘欽德伊何奉命是行菲薄服食神祇是崇尊不虛統惟祇惟庸隆衛人敬先民是從承天祇家允恭虔恪豐阜庶齐旅力不射恤民于留不皇說作別計十邑國之是度還奉于此以處貧薄罷宛置縣築里作宅以處貧寡哀此發獨起常盈倉五十萬斛為諸生儲以勸好學志在黎元是勞是勤春巡灞滻秋臻黃山夏撫鄠杜冬卹涇栒大射饗飲飛羽之門綏宥耆幼不拘婦人刑女歸家以育良信玄冥季冬搜狩上蘭寅賓出日東秩暘谷鳴鳩拂羽戴勝降桑蠶于鄛館躬親執曲卹導羣妾咸循蠶禮分兩理絲女工是勑遲遲蒙社中外祓福

自京建海雁不仰德成類存生秉天地經無物不理無人不甯尊號文母與新有成世奉長壽雁塵有傾耆德太常注諸旒旌嗚呼哀哉以昭鴻名享國六十殂落而崩四海傷懷擗踊拊心若喪考妣遏密八音嗚呼哀哉萬方不勝德被海表彌流魂精去此昭昭就彼冥冥忽兮不見超兮西征既作下宮不復故庭爰緘伊銘嗚呼哀哉

自序傳

楊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也其先出自有周伯僑者以支庶初食采於晉之楊因氏焉不知伯僑周何別也楊在河汾之間周衰而楊氏或稱侯號曰楊侯會晉六卿爭權韓魏趙興而范中行知伯弊當是時偪楊侯楊侯迭於楚巫山因家焉楚漢之興也楊氏遡江上處巴江州而楊季官至廬江太守漢元鼎間避仇復遡江上處嶓山之陽曰郫有田一壓有宅一區世世以農桑為業自季至雄五世而傳一子故雄亡它楊於蜀雄少而好學不為章句訓詁通而已博覽無所不見為人簡易佚蕩口吃不能劇談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靜亡為少耆欲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不修廉隅以徼名當世家產不過十金之無儋石之儲晏如也自有大度非聖哲之書不好也非其意雖富貴不事也顧嘗好辭賦先是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雄心壯之每作賦常擬之以為式又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離騷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讀之未嘗不流涕也以為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遒作書往往摭離騷文而反之自嵎山投諸江流以弔屈原名曰反離騷又旁離騷作重一篇名曰廣騷又旁惜誦以下至懷沙一卷名曰畔牢愁畔牢愁廣騷文多不載獨載反離騷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祠甘泉奉時汾陰后土以求繼嗣召雄侍詔承明之庭正月從上甘泉還奏甘泉賦以風甘泉本因秦離宮既奢奉而武帝復增通天高光迎風宮外近則洪厓旁皇儲胥弩陸遠則石關封巒枝鵲露寒棠黎師得遊觀侈奇瑰偉非木摩而不雕牆塗而不畫周宣所考殷

庚所遷夏卑宮室唐虞揖讓三等之制也且其為已久矣非成帝所造欲諫則非時欲默則不能已故遂推而隆之迺上比於帝室崇宮若曰此非人力之所為實鬼神可也又是時趙昭儀方大幸每上甘泉常法從在屬車間豹尾中故雄聊盛言車騎之衆參麗之觀非所以感動天地逆釐三神又言屏玉女卻虎妃以微戒齋肅之事賦成奏之天子異焉其三月將祭后土上迺帥郡臣橫大河涉汾陰既祭行遊介山回安邑顧龍門覽盬池登歷觀陝西岳以望八荒迹殷周之虛眇然以思唐虞之風雄以為臨川羨魚不如歸而結網遂上河東賦以勸十二月羽獵雄從以為昔在二帝三王宮館臺榭沼池苑囿林麓藪澤財足以奉郊廟御賓客充庖厨而已不奪百姓農時墾辟土桑柘之地女有餘布男有餘粟國家殷富上下交足故甘露零其庭醴泉流其唐鳳凰巢其樹黃龍游其沼麒麟臻其囿神爵棲其林昔者禹任益虞而上下和草木茂成湯好田而天下用足文王囿百里民以為尚小齊宣王囿四十里民以為大裕民之興奪民也武帝廣開上林南至宜春鼎胡御宿昆吾旁南山而西至長楊五柞北繞黃山瀕渭而東周袤數百里穿昆明池象滇河營建章鳳闕神明駭娑渐臺泰液象海水周流方丈瀛洲蓬萊遊觀多靡窮妙極麗雜頗割其三垂以贍齊民然至羽獵田車戎馬器械儲峙禁禦所營尚奏簪麗誇詡非堯舜成湯文王三

驅之意也又恐後世復脩前好不折中以衆疊故聊因校獵賦以風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秋命右扶風發民入南山西自褒斜東至弘農南賦漢中張羅罔罝捕熊羆麋猪虎豹狡獾狐菟糜鹿載以檻車輸長楊射熊館以罔為周阯縱禽獸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焉是時農民不得收斂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聊因筆墨成文章故藉翰林以為主人子墨為客卿以風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請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或嘲雄以玄尚白而雄解之號曰解嘲雄以為賦者將以風也必推類而言極麗靡之辭閎侈鉅衍競於使人不能加也既迺歸之於正然覽者已過矣往時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賦欲以風帝反縹縹有凌雲之志歸是言之賦勸而不止明矣又頗似俳優淳于髡優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賢人君子詩賦之正也於是輟不復為而大潭思潭天參摹而四分之極於八十一劣則三摹九据極之七百二十九贊亦自然之道也故觀易者見其卦而名之觀玄者覽其畫而定之玄首四重者非卦也數也其用自天元推一晝一夜陰陽數度律歷之紀九九大運與天終始故玄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贊分為三卷曰一二三與泰初歷相應亦有頌項之歷焉揲之以三策閒之以休咎繫之以象數播之以人事文之以五行擬之以道德仁義禮智無主無名要合五經苟非其事文不虛生為其奉曼衍而不可知故有首衝錯測攡瑩數文捃圖告十一篇皆以解剝玄體離散其文章句尚不存焉玄文多故不著觀之者難知學之者難成客有難玄太深衆人之不好也雄解之號曰解難雄見諸子各以其知外馳大氐詆訾聖人即為怪迂析辯說辭以撓世事雖小辯終破大道而惑衆使溺於所聞而不自知其非也及太史公記六國歷楚漢訖麟止不與聖人同是非頗謬於經故人時有問雄者常用法應之誤以為十三卷象論語號曰法言法言丈多不著獨著其目

傳贊

贊曰雄之自序云師古曰自法言月之前皆是雄本自敘之文也初雄年四十餘自蜀來至游京師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雅召以為門下史薦雄待詔歲餘奏羽獵賦除為郎給事黃門與王莽劉歆並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當成哀平間莽賢皆為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談說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者甚衆雄復不侯以耆老久次轉為大夫恬於勢利迺如是實好古而樂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以為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於倉頡作訓纂篇莫善於虞箴作州箴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皆斟酌其本相與放依而馳騁云用心於內不求於外於時人皆習之惟劉歆及范逡敬焉而桓譚以為絕倫王莽時劉歆甄豐皆為上公莽既以符命自立即位之後欲絕其原以神前事而豐子尋歆子莽復獻之莽誅豐父子投棄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事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迺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何故在此間請問其故迺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雄不知情有詔勿問然京師為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靜作符命雄以病免復召為大夫家素貧嗜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游學而鉅鹿侯芭常從雄居受其太玄法言焉劉歆亦嘗觀之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雄笑而不應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侯芭為起墳喪之三年時大司空王邑納言嚴尤聞雄死謂桓譚曰子常稱楊雄書豈能傳於後世乎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楊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禮學然後世好之者尚以為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今楊子之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若使遭遇時君更閱賢知為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諸儒或譏以為雄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吳楚之君僭號稱王蓋詳絕之罪也自雄之沒至今四十餘年其法言大行而玄終不顯然篇籍具存

楊侍郎集終

劉子駿集題詞
王莽篡漢甄豐劉歆王舜為其腹心豐舜不足道歆宗室宿儒胡為僕僕符命同賚餅兒也甄尋之嫂劉棻兄弟三人皆死歆始忿懼後與王涉董忠謀誅莽徬徨太白漏言婦人遂自殺也班史謂歆初心輔莽圖富貴謀至加號安漢far衡而止事不出於居攝即真以後內畏不安懷變有日此固實為之辭然論歆罪幽州羽山流殛猶小矣子政三子皆好學長子伋以易教授官至郡守中子賜九卿丞早卒而少子歆最知名令歆繼父業校秘書領五經死於哀帝之世宮以都尉終其名豈不出兩兄上而冒榮國師投跡亂逆悲乎其毒也左傳未立移書責讓子雲為友求索方言至洪範傳著天人七略綜百家三統歷譜考步日月五星此非古鉅儒耶讀其書益傷其人則有掩卷爾
婁東張溥題

漢劉子駿集目錄
賦
遂初賦
甘泉宮賦
燈賦
書
移太常博士書
答文學
與楊雄求方言書
議
武帝廟不宜毀議
太上惠景寢園議
王莽服母總衰議
奏
上鄧析子
說
三統歷說
論
新序論
傳
洪範五行傳
附錄
本傳

劉子駿集目錄終

漢劉歆子駿 著

明 張溥西銘 閱

賦

遂初賦

遂初賦者劉歆所作也歆少通詩書能屬文成帝召為黃門侍郎中壘校尉待中奉車都尉光祿大夫歆好左氏春秋欲立於學官時諸儒不聽歆乃移書太常博士責讓深切為朝庭大臣非疾求出補吏為河內太守又以宗室不宜典三河徙五原太守是時朝政已多失矣歆以論議見排擯志竟不得之官經歷故晉之域感今思古遂作斯賦以歎往事而寄己意

昔遂初之顯祿兮遭閹闒之開通蹝三台而上征兮入北辰之紫宮侍列宿於鉤陳兮擁太常之樞極總六龍於駟房兮奉華蓋於帝側惟太階之修潤兮機衡為之難運懼魁杓之前後兮遂降集於河濱遭陽侯之豐沛兮乘素波以聊戲得玄武之嘉兆兮守五原之烽燧二乘偶而既俟僕夫期而在涂馳太行之嚴防兮入天井之喬關歷崗岑以升降兮馬龍騰以超擾雙軨以優遊兮濟黎侯之舊居心滌蕩以慕遠兮迴高都而北征劇彊秦之暴虐兮弔趙括於長平好周文之嘉德兮躬尊賢而下士篤四馬而觀風兮慶辛甲於長子哀衰周之失權兮數困辱而莫挹執撰蘭于屯留兮救王師於余吾過下虒而歎息兮悲平公之作臺背宗周而不卹兮苟偷樂而情怠枝葉落而不省兮公族閒其無人日不悛而愈甚兮政委棄於家門載約屨而正朝服兮降皮弁以為履竇礫石於廟堂兮面隋和而不眄始建衰而造亂兮公室蹙此遂卑憐後君之寄寓兮唁靖公之銅鞮越侯田而長驅兮釋叔向之飛患悅善人之有救兮勞祁奚於太原何叔子之好直兮為羣部之所惡賴祁子之一言兮幾不免乎徂落霍姜不必為偶兮昔有羞而不娶及雖韞櫝而求價兮嗟千載其焉合昔仲尼之淑聖兮竟阨窮乎陳蔡彼屈原之貞專兮卒放沉於湘潯何方直之難容兮柳下黜而三辱遠逡抑而再喪兮豈材知之不足揚蛾眉而見妒兮固醜女之情也曲木惡直繩兮小人之誠也以夫子之觀博兮何此道之必然空下嘗而睢世兮自命己之取患悲積習之生常兮固明智之所別叔牙既在阜棘兮六卿興而為孽荀寅肆而顓恣兮吉射叛而擅兵憎人臣之若茲兮責趙鞅於晉陽鞅中國之龍邑兮登句注以陵厥壁雁門而入雲中兮超絕轅而遠逝濟臨沃而遥思兮忽乖意乎邊鄙楚蕭條以寥廓兮陵谷錯以盤紆飄寂寥以荒眇兮沙埃起而杳冥

迴風育其飄忽兮迴飇飄之泠泠薄涸凍之凝滯兮弗路谷之清涼漂積雪之暗暗兮涉凝露之隆霜揚寬霧之援陰兮慨原泉之凌陰激流漸之瀺灂兮窺九淵之潛淋飇悽愴以慘怛兮懷風瀺以浮寒獸望浪以穴竄兮鳥脇翼之浚淺山蕭瑟以鴈鳴兮樹木壞而哇喤地坼裂而憤怠兮巨石破之嵁巖天烈烈以厲高兮廆臻臆以鬲牢雁邕邕以遲遲兮雙鶴鳴而嘈嘈望亭隧之繳繳兮飛旃幟之翩翩回百里之無家兮路脩遠之縣縣於是勤障塞而固守兮奮武靈之精誠據趙脊之兼慮兮威謀宪乎金城外折衝以無虞兮內撫民以永甯既皇容以自得兮唯陽曜於竺寒攸潛溫之玄室兮滌濁穢於太清反情素於寂寞兮居華體之冥冥琉書棄以條暢兮孝性命之變態運四省而覽陰陽兮總萬物之珎怪雖窮天地之粗窺兮曾何足乎留意長恬澹以惟娛兮固聖賢之所喜辭曰處幽潛德含聖神兮抱奇內光自得真兮寵幸浮寄奇無常兮寄之去留亦何傷兮大人之度品物齊兮舍位之過忽若遺兮求位得位保其常兮守信保己比老彭兮

甘泉宮賦 載敘文

軼陵陰之地宝過陽谷之秋城迴天門而鳳舉躡黃帝之明庭冠高山而為居棄鹿砦而為宮按軒轅之舊處居北辰之閟中肯共工之幽絕向炎帝之祝融封巒為之

東序鎪石闕之天梯桂木櫨而成行芳盼蠁之依依翡翠孔雀飛而翔翔鳳皇止而集梧甘醴湧於中庭兮激清流之瀰瀰黃龍遊而蜿蟺兮神龜沉於玉泥蘸宮特觀棲比相連雲起波駭星布彌山高巒峻阻臨眺曠衍深林浦葦涌水清泉芙蓉菡萏菱荇薠蘩璞章樵木楩柟杼槭女貞編勃桃李棗橿

燈賦 載敘文

惟茲蒼鶴修麗以奇身體剖削頭頸奏蛇貪斯明燈躬舍水池明無不見照察纖微以夜繼晝烈者所依

書

移太常博士書

昔唐虞既戴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逆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之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脩易序書制作春秋以紀帝王之道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重遭戰國棄遵豆之禮理軍旅之陳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陵夷至於暴秦燔經書敎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是遂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唯存易卜未有它書至孝

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冑武夫莫以為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朝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問已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為置博士在漢朝之儒惟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于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稱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其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雖於全經固已遠矣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脩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秘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閔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秘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間編傳間民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廣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詞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宜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妬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尚書為

備謂左氏為不傳春秋豈不哀哉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閔文學錯亂學士若茲雖昭其情猶依違讓讓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旨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擿以不誦絕之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衆庶之所都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外內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梁丘書則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甯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己守殘黨同門妬道真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為二三君子不取也

漢書。桓公一作伯公誤。桓生以頌禮為大夫貫長卿受詩毛公並見儒林傳。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于建元之間。師古曰。言此四國皆教授故舊不定何者禮是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是魯趙之詩劉歆博而寫矣。此與王舜同誤據漢書歆所撰述也。

議

武帝廟不宜毀議

司徒掾班固曰漢承七秦絕學之後祖宗之制因時施宜自

最目得使入錄今聖朝留明明之典歆叩頭叩頭

雄為郎一歲作編纂靈師龍骨之銘詩三章及天下上計孝廉雄問異語紀十五卷為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續二十七年成帝時歆與揚雄從事

答文學

誠思拾遺冀以云補

李善文選注

與揚雄求方言書

蒐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國結爲孫起敦煌酒泉張掖以南始築列亭障至於幕北四垂無事乃地遠境起十餘郡功業既定乃封丞相爲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實百姓其規橅可見又招集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興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地之祠建封禪declare官號存周後定諸侯之制永無逆爭之心至今累世賴之單于守藩百蠻服從萬世之基也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高帝建大業爲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爲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爲武世宗此孝宣帝所以發德音也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故於殷太甲爲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爲毋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諸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祀典曰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竊觀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凡在

於異姓猶將祀之況於先祖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云敳爾甘棠勿翦勿伐邵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況宗其道而毀其廟乎失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以親疎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孝宣皇帝舉公卿之議用衆儒之謀既以爲世宗之廟建之萬世宣布天下臣愚以爲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

太上惠景寢園議

禮去事有殺春秋外傳曰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祖禰則曰祭曾高則月祀二祧則時享壇墠則歲貢大禘則終王德盛而游廣親親之殺也彌遠則彌尊故禘爲重矣孫居王父之處正昭穆則孫常與祖相代此遷廟之殺也聖人於其祖出於情矣禮無所不順故無毀廟自貢禹建迭毀之議惠景及太上寢園廢而爲虛失禮意矣

王莽服母緦衰議居攝二年莽母功顯君死意不在哀念太后詔議其服少阿義和劉歆與諸士講儒七十八人議莽竟行焉

居攝之義所以統立天功興崇帝道成就法度安輯海內也昔殷成湯既沒而太子蚤夭其子太甲幼少不明伊尹放諸桐宮而居攝以興殷道周武王既沒周道未成成王幼少周公屏成王而居攝以成周道是以殷有翼翼之化周有刑錯之功今太皇太后比遭家不造委任安漢公宰尹奉像衡平天下遭孺子幼少未能共上下皇天降瑞出丹石之符是以太皇太后則天明命詔安漢公居攝踐祚將以成聖漢之業與唐虞三代比隆也攝皇帝遂開秘府會羣儒制禮作樂卒定庶官茂成天功聖心周悉卓爾獨見發得周禮以明因監則天稽古而損益焉猶仲尼之聞韶曰月之不可階非聖哲之至孰能若茲網紀咸張成在一匱此其所以保佑聖漢安靖元元之效也今功顯君莞禮庶子爲後爲其母緦傳曰與尊者爲體不敢服其私親也攝皇帝以聖德承皇天之命受太后之詔居攝踐祚奉漢太宗之後上有天地社稷之重下有元元萬機之憂不得顧其私親故太皇太后建厥元孫傳侯新都爲哀侯後明攝皇帝與尊者爲體承宗廟之祭奉共養太皇太后不得服其私親也周禮曰王爲諸侯緦縗弁而加環絰同姓則麻異姓則弔攝皇帝當爲功顯君緦縗弁而加麻環絰如天子弔諸侯服以應聖制

奏

上鄧析子

中鄧析書四篇臣叙書一篇凡中外書五篇以相校除復重爲一篇皆定殺而書可繕寫也鄧析者鄭人也好刑名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當子產之世數難子產之法記或云子產起而戮之於春秋左氏傳昭公二十年而子產卒子太叔嗣爲政定公八年太叔卒驅欵嗣爲政明年乃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子欵於是乎不忠苟有可以加于國家棄其邪可也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竽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故用其道不棄其人詩之敳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也況用其道不恤其人乎然無以勸能矣竹刑簡法也久遠世無其書子產卒後二十年而鄧析死傳說或稱子產誅鄧析非也其論無厚者言之異同與公孫龍同類謹第上

說

三統歷說漢書云劉向總六藝羣書種別爲七略而論其指意作辨證疑列是非作五紀論向子歆究其微眇作三統歷及譜以說春秋推法密要故述焉

夫歷春秋者天時也列人事而因以天時傳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故有禮誼動作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以之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故列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以陰陽之中制其禮故春爲陽中萬物以生秋爲陰中萬物以成是以事舉其中禮取其和歷數以閏正天地之中以作事厚生皆所以定命也易金火相革之卦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又曰治歷明時所以和人道也周道既衰幽王既喪天子不能班朔曾曆不正以閏餘一之歲爲部首故春秋書十一月乙亥朔

日有食之於是辰在申而司歷以為在建戌史書建亥哀十二年亦以建申流火之月為建亥而怪蠆蟲之不伏也自文公閏月不告朔至此百有餘年莫能正歷數故子貢欲去其餼羊孔子愛其禮而著其法於春秋經曰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於朝言告朔也元典歷始曰元傳曰元善之長也共養三德為善又曰元禮之長也合三體而為之原故曰元於春三月每月書王元之三統也三統合於一元故曰元一而九三之以為法十一三之以為實如法得一黃鍾初九律之首陽之變也因而六之以九為法得林鍾初六呂之首陰之變也皆參天兩地之法也上生六而倍之下生六而損之皆以九為法九六陰陽夫婦子母之道也律娶妻而呂生子天地之情也六律六呂而十二辰立矣五聲清濁而十日行矣傳曰天六地五數之常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夫五六者天地之中合而民所覩以生也故曰有六甲辰有五子十一而天地之道畢言終而復始太極中央元氣故為黃鍾其實一龠以其長自乘故八十一為日法所以生權衡度量禮樂之所繇出也經元一以統始易太極之首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公編年歲易兩儀之中也於春每月書王易三極之統也於四時雖亡事必書時月易四象之節也時月以建分至啟閉之分易八卦之位也象事成敗

易吉凶之効也朝聘會盟易大業之本也故易與春秋天人之道也傳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是故元始有象一也春秋二也三統三也四時四也合而為十成五體以五乘十大衍之數也而道據其一其餘四十九所當用也故蓍以為數以象兩兩之又以象三三之又以象四四之又歸奇象閏十九及所據一加之因以再扐兩之是為月法之實如曰法得一則一月之日數也而三辰之會交矣是以能生吉凶故易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并終數為十九易窮則變故為閏法參天九兩地十是為會數參天數二十五兩地數三十是為朔望之會以會數乘之則周於朔旦冬至是為會月九會而復元黃鍾初九之數也經於四時雖亡事必書時月時所以紀啓閉也月所以紀分至也啓閉者節也分至者中也節不必在其月故時中必在正數之月故傳曰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此聖王之重閏也以五位乘會數而朔旦冬至是為章月四分月法以其一乘章月是為中法參閏法為周至以乘月法以減中法而約之則六扐之數為一月之閏月其餘七分此中月相求之術也朔

不得中是為閏月言陰陽雖交不得中不生故曰法乘閏法是為統歲三統是為元歲元歲之閏陰陽災三統閏法易九厄曰初入元百六陽九次三百七十四陰九次四百八十陽九次七百二十陰七次七百二十陽七次六百陰五次六百陽五次四百八十陰三次四百八十陽三凡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與一元終經歲四千五百六十災歲五十七是以春秋曰舉正於中又曰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正也何以為民故魯僖五年春正月亥卒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為備故也至昭二十年二月己丑日南至失閏至在非其月梓慎望氛氣而弗正不履端於始也故傳不曰冬至而曰日南至極於牽牛之初日中之時景最長以此知其南至也斗綱之端連貫營室織女之紀指牽牛之初以紀日月故曰星紀五星起其初日月起其中凡十二次日至其初為節至其中斗建下為十二辰視其建而知其次故曰制禮上物不過十二天之大數也經曰春王正月傳曰周正月火出於夏為三月商為四月周為五月夏數得天得四時之正也三代各據一統明三統常合而迭為首餘閏降三統之首周還五行之道也故三五相包而生天統之正始施於子半日朔色赤地統受之於丑初日肇化而黃至丑半日牙化而白人統受之於寅初日

孳成而黑至寅半曰生成而青天施復於子地化自丑畢於辰人生自寅成於申故歷數三統天以甲子地以甲辰人以甲申孟仲季迭用事為統首三微之統既著而五行自青始其序亦如之五行與三統相錯傳曰天有三辰地有五行然則三統五星可知也易曰參五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太極運三辰五星於上而元氣轉三統五行於下其於人皇極統三德五事故三辰之合於三統也日合於天統月合於地統斗合於人統五星之合於五行水合於辰星火合於熒惑金合於太白木合於歲星土合於填星三辰五星而相經緯也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五勝相乘以生小周以乘乾坤之策而成大周陰陽比類交錯相成故九六之變登降於六體三微而成著三著而成爻二爻十有八變而成卦四營而成易為七十二參三統兩四時相乘之數也參之則得乾之策兩之則得坤之策以陽九九之為六百四十以陰六六之為四百三十二凡一千八十陰陽各一卦之微算策也八之為八千六百四十而八卦小成引而信之又八之為六萬九千一百二十天地再之為十三萬八千二百四十然後大成五星會終觸類而長之以乘章歲為二百六十二萬六千五百六十而與日月會三會為七百八十七萬九千六百八十而與三統會三統二千三百六十

三萬九千四十而復於太極上元九章歲而六之為法太極上元為實實如法得一陰一陽各萬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氣體之數天下之能事畢矣

論

新序論史記商君傳末注

戴劉敞新序論

秦孝公保崤函之固以廣雍州之地東并河西北收上郡國富兵强長雄諸侯周室歸籍四方來賀為戰國霸君秦遂以彊六世而并諸侯亦皆商君之謀也夫商君極身無二慮盡公不顧私使民內急耕織之業以富國外重戰伐之賞以勸戎士法令必行內不私貴寵外不偏疏邇是以令行而禁止法出而姦息故雖書云無偏無黨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司馬法之厲戎士周后稷之勸農業無以易此此所以并諸侯也故孫卿曰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然無信諸侯畏而不親夫霸君若齊桓晉文者桓不倍柯之盟文不負原之期而諸侯畏其彊而親信之存亡繼絕四方歸之此管仲鮑叔之謀也今商君倍公子卬之讎恩棄交魏之明信詐取三軍之衆故諸侯畏其彊而不親信也藉使孝公遇齊桓晉文得諸侯之統將合諸侯之君驅天下之兵以伐秦秦則亡矣天下無桓文之君故秦得以兼諸侯衛鞅始自以為知霸王之德原其事不論也昔周召施善政及其死也後世思之敝芾甘棠之詩是也嘗舍

於樹下後世思其德不忍伐其樹況害其身乎管仲奪伯氏邑三百戶無怨言今衛鞅內刻刀鋸之刑外深鉄鉞之誅步過六尺者有罰棄灰於道者被刑一日臨渭而論囚七百餘人渭水盡赤號哭之聲動於天地畜怨積讐比於丘山所逃莫之隱所歸莫之容身死車裂滅族無姓其去霸王之佐亦遠矣然惠王殺之亦非也可輔而用也使衛鞅施寬平之法加之以恩申之以信庶幾霸者之佐哉

洪範五行傳

五行

伏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賜雒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聖人行其道而實其真降及于殷箕子在父師位而興之周既克殷以箕子歸武王親虛己而問焉故經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王迺言曰烏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迺敘箕子迺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弗畀洪範九疇彝倫迺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迺錫禹洪範九疇彝倫迺敘此武王問雒書於箕子箕子對禹得雒書之意也初一曰五行次二曰羞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叶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畏用六極凡此六十五字皆雒書本文所謂天迺錫禹大法九章常事所次者也以為河圖雒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裏昔殷道弛文王演周易周道敝孔子述春秋則乾坤之陰陽效洪範之咎徵天人之道粲然著矣

正月雨水水 公十六年

上陽施不下通下陰施不上達故雨而水為之氷雰氣寒水不曲直也

八月壬申御廩災桓公十四年

御廩公所親耕藉田以奉粢盛者也粢法度亡禮之應也

春石言於晉昭公八年

金石同類是為金不從革失其性也

秋大水桓公元年

桓易許田不祀周公廢祭祀之罰也

大水莊公二十四年

先是嚴飾宗廟刻桷丹楹以夸夫人閒宗廟之罰也

恒雨書

貌傳曰有鱗蟲之孽羊觸鼻痾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隱公九年

三月癸酉於歷數春分後一日始震電之時也當雨而不當大雨大雨常雨之罰也於始震電八日之間而大雨雪常寒之罰也

八月大雩昭公三年

昭公即位年十九矣猶有童心居喪不哀炕陽失眾

八月大雩昭公二十四年

左氏傳二十三年邾師城翼還經魯地魯襲取邾師獲其三大夫邾人憩於晉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是春還歸之

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昭公二十五年

時后氏與季氏有隙又季氏之族有活妻為讒使季平子與族人相惡皆共讒平子子家駒諫曰讒人以君徼幸不可昭公遂伐季氏為所敗出奔齊

恒與書

屬思心不容於易剛而包柔為離離為火為目羊上剛下號剛而包柔羊大目而不精明視氣毀故有羊觸之變離為火為目羊上剛下號剛而包柔羊大目而不精明視氣毀故有羊觸字闕二視傳曰有羽蟲之孽離為

十二月隕霜不殺草僖公三十三年

草妖也

高宗祭成湯有蜚雉登鼎耳而雊

羽蟲之孽易有鼎卦鼎宗廟之器主器奉宗廟者長子也野鳥自外來入為宗廟器主是繼嗣將易也

十二月李梅實僖公三十三年

庶徵曰以蟲為孽思心蠱蟲孽也李梅實屬草妖

夏有鸜鵒來巢昭公二十五年

羽蟲之孽其色黑又黑祥也視不明聽不聰之罰也

恒寒

聽傳曰有介蟲孽也

庶徵之恒寒

大雨雪及木冰雨雪而雨雪及大雨霜隕霜殺菽草皆常寒之罰也

秋螽桓公五年

貪虐取民則螽介蟲之孽也與魚同占

有蜚厲公二十九年

負蠜也性不食穀食穀為災介蟲之孽

秋雨螽於宋文公三年

螽為穀災卒遇賊陰墜而死也

十二月螽哀公十二年

周十二月夏十月也火星既伏蟄蟲皆畢天之見變因物類之宜不得以螽是歲再失閏矣周九月夏七月故傳曰火猶西流司歷過也

冬蝝生宣公十五年

蝝蜕螽之有翼者食穀為災黑青也

恒風

思心傳曰時則有蠃蟲之孽謂螟螣之屬也

九月己卯晦震夷伯之廟莊公十五年

春秋及朔言朔及晦言晦人道所不及則天震之展氏有隱慝故天加誅於其祖夷伯之廟以譴告之也成公十六年六月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宵月晦云

秋螟隱公五年

又逆臧僖伯之諫貪利區霜以生蠃蟲之孽也

夏梁山崩成公五年

梁山晉望也崩弛崩也古者三代命祀祭不越望吉凶禍福不是過也國主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美惡周必復是歲歲在鶉火至十七年復在鶉火樂書中行偃殺厲公而立悼公

恒陰

皇極傳曰有下體生上之痾

秋有蜮厲公十八年

蜮盛暑所生非自越來也

敗狄于鹹文公十一年

人變屬黃祥

二月己巳日有食之穀梁傳曰言日不言朔食晦公羊傳曰食二日隱公三年

正月二日燕越之分野也凡日所躔而有變則分野之國失政者受之人君能脩政共御厥罰則災消而福至不能則災息而禍生故經書災而不紀其故蓋吉凶常隨行而成禍福也周衰天子不班朔曆不正置閏不得其月月大小不得其度史記曰食或言朔而實非朔或不言朔而實朔或脫不書朔與日皆官失之也

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桓公三年

六月趙與晉分先是晉曲沃伯再滅晉侯是歲晉大亂滅其宗國

十月朔日有食之桓公十七年

楚鄭分

三月日有食之莊公十八年

晦魯衛分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莊公二十五年

五月二日魯趙分

十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莊公二十六年

十月二日楚鄭分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莊公三十年

八月秦周分

九月戊寅朔日有食之僖公五年

七月秦晉分

三月庚午朔日有食之傳公十二年
正月齊魯分
五月日有食之傳公十五年
三月朔齊趙分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文公元年
正月朔燕越分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文公十五年
四月二日魯衛分
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宣公八年
十月二日楚鄭分
四月丙辰日有食之宣公十年
二月魯衛分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宣公十七年
三月晦朏魯衛分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成公十六年
四月二日魯衛分
十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成公十七年
九月周楚分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襄公十四年
前年十二月二日宋燕分
八月丁巳日有食之襄公十五年
五月二日魯趙分
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襄公二十年
八月秦周分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襄公二十一年
七月秦晉分
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八月秦周分
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襄公二十三年
前年十二月二日宋燕分

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襄公二十四年
五月魯趙分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六月晉趙分
十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襄公二十七年
九月周楚分
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昭公七年
二月魯衛分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昭公十五年
三月魯衛分
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昭公十七年
四月二日魯趙分
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昭公二十一年
五月二日魯趙分
十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昭公二十二年
十月楚鄭分
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昭公二十四年
二日魯趙分是月斗建辰
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昭公三十一年
二日宋燕分
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定公五年
正月二日燕趙分
十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定公十二年
十二月二日楚鄭分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定公十五年
六月晉趙分
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定公十四年
三月二日齊衛分
八月戊午晨滿未盡三刻有兩月重見成帝建始元年
舒者侯王展意頗事臣下促急故月行疾也肅者王侯縮朒不任事臣下弛縱故月

行遲也當春秋時侯王率多縮朒不任事故食二日仄慝者十八食晦日朓者一此其效也

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嚴公七年

晝象中國夜象夷狄夜明故常見之星皆不見象中國微也星隕如雨如而也星隕而且雨故曰與雨偕也明雨與星隕雨變相成也洪範曰庶民惟星易曰雷雨作解是歲歲在玄枵齊分野也夜中而星隕象庶民中離上也雨以解過施復從上下象齊桓行伯復興周室也周四月夏二月也日在降婁魯分野也先是衛侯朔奔齊衛公子黔牟立齊帥諸侯伐之天子使使救衛魯公子溺顓政會齊以犯王命嚴弗能止卒從而伐衛逐天王所立不義至甚而自以為功民去兵上政踈下作亢者故星隕於魯天事常象也

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周史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文公十四年

北斗有環域四星入其中也斗天之三辰綱紀星也宋齊晉天子方伯中國綱紀皆所以除舊布新也斗七星故曰不出七年至十六年宋人弒昭公十八年齊人弒懿公宣公二年晉趙穿弒靈公

冬有星孛于大辰昭公十七年

大辰房心尾也八月心星在西方孛從其西過心東及漢也宋大辰虛謂宋先祖掌祀大辰星也陳太昊虛慶義禾德火所生也鄭祝融虛高辛氏火正也故皆為火所舍衛顓頊虛星為大水營室也天星既然又四國失政相似及為王室亂皆同

冬十一月有星孛于東方哀公十三年

孛東方大辰也不言大辰旦而見與日爭光星入而彗猶見是歲再失閏十一月實八月也日在鶉火周分野也

冬有星孛哀公十四年

不言所在官失之也

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襄公十六年

是歲歲在壽星其衛降婁降婁魯分野也故為魯多大喪正月日在星紀厥在玄枵齊分野也石山物齊大嶽後五石象齊桓卒而五公子作亂故為明年齊有亂庶民惟星隕于宋象宋襄將得諸侯之象而治五公子之亂星隕而鷁退飛故為得諸侯而不終六鷁象後六年伯業始退執于盂也民反德為亂亂則妖災生言吉亦錄人然後陰陽衝厲受其咎齊魯之災非君所致故曰吾不敢逆君故也

本傳

劉歆字子駿少以通詩書能屬文召見成帝侍詔宮者署為黃門郎河平中受詔與父向領校秘書講六藝傳記諸子詩賦數術方技無所不究向死後歆後為中壘校尉哀帝初即位大司馬王莽舉歆宗室有材行為侍中太中大夫遷騎都尉奉車光祿大夫貴幸復領五經卒父前業歆乃集六藝羣書種別為七畧語在藝文志歆及向始皆治易宣帝時詔向受穀梁春秋十餘年大明習及歆校秘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歆大好之時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與歆共校經傳歆畧從咸及丞相翟方進受質問大義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歆亦湛靖有謀父子俱好古博見彊志過絕於人歆以為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之其辭畧不同歆數以難向向不能非間也然猶自持其穀梁義及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其言甚切諸儒皆怨恨是時名儒光祿大夫龔勝以故移書上疏深自罪責願乞骸骨罷及儒者師丹為大司空亦大怒奏歆改亂舊章非毀先帝所立上曰歆欲廣道術亦何以為非戮歆由是忤執政大臣為衆儒所訕懼誅求出補吏為河內太守以宗室不宜典三河徙守五原後復

轉在涿郡歷三郡守數年以病免官起家復為安定屬國都尉會哀帝崩王莽持政莽少與歆俱為黃門郎重之白太后太后留歆為右曹太中大夫遷中壘校尉羲和京兆尹使治明堂辟雍封紅休侯典儒林史卜之官考定律歷著三統歷譜初歆以建平元年改名秀字穎叔云及王莽篡位歆為國師復事皆在莽傳

劉子駿集終

馮敬通以野王之孫不仕王莽天下兵起說廉丹棄新就漢懇款再三丹不悟而死後歸更始與鮑永田邑拒光武屢招不下更始殘廼降身亦終廢其所著賦誄銘說問交德誥慎情書記說自序官錄說策五十篇遺逸者多即今所傳慷慨論列可謂長於春秋夫西京之文降而東京整齊縛密生氣漸少敬通諸文直達所懷至今讀之尚想見其揚眉抵几呼天飲酒誠哉馬遷揚惲之徒也北地任安情好不倫書詞詆訶如碌狐鼠竢惟不得志於時故發憤於中蓁然亦足為妒婦戒矣幅巾歸誠偃蹇郡邑陰侯之交亦非得已復以此蹈罪幾死獄門窮困無徒空丈自老回思委贅更始橫刀并土之日事同隔世陸機謂之曰怨江淹名之以恨其知心乎建武八事其書不傳自陳哀悶不蒙見答上慚鮑子下愧田生志命興漢之臣而一生蹈復夫之哥是真兩而裘堂而養矣顯宗欲用其身而毀者曰至肅宗重其文而其人已死馮氏多賢遺者希少新豐地脉又安在哉孟堅詳雅平子淵博高步東漢若言路達識此序揚文園則必首敬通云

臺東張溥題

馮曲陽集目錄

賦
顯志賦

疏
自陳疏

奏記
奏記鄧禹

牋
與鄧禹牋

書
與田邑書　說鄧禹書
與鄧禹書　與陰就書
出獄後與陰就書　與婦弟任武達書
與宣孟書

論
自論

銘
刀陽銘　刀陰銘
杖銘　杯銘
車銘

附錄
本傳

馮曲陽集目錄終

馮曲陽集卷全

漢京兆馮衍敬通著

明太倉張溥天如閱

賦

顯志賦

開歲發春兮百卉含英甲子之朝兮旦吾西征發軔新豐兮裹囘鎬京陵飛廉而太息兮登平陽而懷傷悲時俗之險阸兮哀好惡之無常棄衡石而意量兮隨風波而飛揚紛綸流於權利兮親富而妒異獨耿介而慕古兮豈時人之所臧沮先聖之成論兮顧名賢之高風忽道德之珍麗兮務富貴之榮耽遵大路而褒囘兮履孔德之窈冥固衆夫之所眩兮孰能觀於無形行勁直以離尤兮羌前人之所有內自省而不慙兮遂定志而弗改欣吾寧之唐虞兮愍吾生之愁勤聊發憤而揚情兮將以湯夫憂心往者不可攀援兮來者不可與期病沒世之不稱兮願橫逝而無由悒雍畤而消搖兮超略陽而不反念人生之不再兮悲六親之日遠陟九嵕而臨嵏藟兮聽涇渭之波聲顧鴻門而歔欷兮哀吾孤之早零何天命之不純兮信吾罪之所生傷誠善之無葬兮齎此恨而入冥嗟我思之不遠兮豈敗事之可悔雖九死而不眠

兮恐餘殃之有再泯汎瀾而雨集兮氣滂滂而雲披心拂鬱而紆結兮意沈抑而內悲瞰太行之差峩兮觀壺口之嶕嶸悼丘墓之蕪穢兮恨昭穆之不榮感忽忽而日邁兮壽再再其不與恥功業之無成兮赴原野而窮處昔伊尹之干湯兮七十說而乃信皐陶鈞於靁澤兮賴虞舜而後親無二士之遭遇兮抱忠貞而莫達率妻子而耕耘兮委厥美而不伐韓盧抑而不縱兮騏驥絆而不試獨悽慨而遠覽兮非庸庸之所識卑衛賜之草貨兮高顏回之所慕重祖考之洪烈兮故收功於此路循四時之代謝兮分五土之刑德相林麓之所產兮嘗水泉之所殖修神農之本業兮採軒轅之奇策追周棄之遺教兮軼范蠡之絕迹陟龍山以愉望兮眇然覽於八荒風淚飄其拉興兮情惆悵而增傷覽河華之洪涔兮望秦晉之故國憤馮亭之不遂兮愠去疾之遺惑流山岳而周覽兮徇碣石與洞庭浮江河而入海兮泝淮濟而上征觀燕齊之舊居兮感宋楚之名都哀奪后之不祀兮痛列國之為墟馳中夏而升降兮路紆軫而多艱講聖哲之通論兮心愊憶而紛紜惟天路之同軌兮或帝王之異政堯舜煥其湯湯兮禹承平而革命并日夜而幽思兮終悆慴而洞疑高陽邈其超遠兮世孰可與論茲訊夏啟於甘澤兮傷帝典之始傾頌成康之載德兮詠南風之歌聲思唐虞之憂襲兮擯稷契與為朋茵蕭紛其係暢兮至湯武而勃興皆三后之純粹兮每季世而窮禍弔夏桀於南巢兮哭殷紂於牧野詔伊尹於亳郊兮享呂望於鄧洲功與日月齊光兮名與三王爭流楊朱號乎衢路兮墨子泣乎白絲知漸染之易性兮怨造作之弗思美關雎之識微兮愍王道之將崩援周唐之盛德兮據桓文之謫功悼戰國之遘禍兮憎權臣之擅彊黜楚子於南郢兮執趙武於溴梁尊忠信之救時兮惡詐謀之妄作聘申叔於陳蔡兮禽荀息於虞虢誅犂鋤之介聖兮討臧倉之憸知嫉子反於彭城兮爵管仲於夷儀疾兵革之寖滋兮苦攻伐之萌生沈孫武於五湖兮斬白起於長平惡叢巧之亂世兮毒縱橫之敗俗流蘇秦於溫水兮幽張儀於鬼谷澄德化之陵遲兮烈刑罰之峻熾商鞅之法術兮燒韓非之說論誚始皇之跋扈兮投李斯於四衢滅先王之法則兮禍寖淫而弘大援前聖以制中兮矯二主之驕奢饜女謁於絳臺兮饗椒舉於章華搞道德之光耀兮匡衰世之耽風哀宋襄於汶谷兮表季札於延陵撫仁智之英華兮激亂國之末流覩鄭衛於溱洧兮悲吳越於營丘目曒曒其將暮兮獨於邑而煩惑夫何九州之博大兮遂不知路

遵南北朝嘉時而馳騁兮乘翠雲而相佯就伯鬼而折中兮得務光而愈明疑子高於林野兮遵伯成而定慮欽真人之德美兮淹躊躇而弗去意猶堪而不澹兮俟回風而容與求善卷之所存兮遇許由於負黍輟吾車於箕陽兮秣吾馬於潁濱聞至言而曉領兮還吾反乎故宇覽天地之幽奧兮統萬物之雌綱究陰陽之變化兮昭五德之精光躍青龍於滄海兮奏白虎於金山鑿巖石而為室兮託高陽以養仙神翔於鴻崖兮玄武潛於嬰宮伏朱櫋而四望兮採三秀之華英纂前修之令節兮曜往昔之光榮披綺季之麗服兮揚屈原之靈芬高吾冠之岌岌兮長吾佩之洋洋飲六醴之清液兮食五芝之茂英捷六枳而為籬兮築蕙若而為室播蘭芷於中廷兮列杜衡於外術攢射干雜蘼蕪兮搆木蘭與辛夷光鹿鹿而煬耀兮紛郁郁而暢美華芳曄其發越兮時恍惚而莫貴非惜身之殆軻兮憐眾芳之憔悴游精神於大宅兮抗玄鈔之常操處清靜以養志兮實吾心之所樂山峨峨而造天兮林冥冥而暢茂鸞回翔索其羣兮麋鹿鳴而求其友誦古今以散思兮覽聖賢以自鎮嘉孔丘之知命兮大老聃之貴玄德與道其孰實兮名與身其孰親陵山谷而間處兮守寂寞而存神夫莊周之釣魚兮辭卿相之顯位於陵子之灌園兮似至人之髣髴蓋隱約而得道兮羌窮悟而入術離塵垢之窈冥兮配喬松之妙節惟吾志之所庶兮固與俗其不同既微儻而高引兮顧觀其從容

疏

自陳疏

臣伏念高祖之畧而陳平之謀毀之則疏譽之則親以文帝之明而魏尚之忠繩之以法則為罪施之以德則為功遂至晚世董仲舒言道德見矩於公孫弘李廣奮節於匈奴見排於衛青此忠臣之常所為流涕也臣衍自惟微賤之臣上無無知之薦下無馮唐之說乏董生之才寡李廣之魏而欲免讒口濟怨嫌豈不難哉臣衍之先祖以忠貞之故成私門之禍而臣衍復遭棲遑之時值兵革之際不敢回行求時之利事君無傾邪之謀將帥無虞掠之心衛尉陰興敬慎周密內自修勑外遠嫌疑故敢與交通興知臣之貧數欲本業之臣自惟無三益之才不敢處三損之地固讓而不受之昔在更始太原執貸財之柄居倉卒之間據位食祿二十餘年而財產歲狹居處日窮家無布帛之積出無輿馬之飾於今遭清明之時飭躬力行之秋而怨讎叢興讒議橫世蓋富貴易為善貧賤難為工也疏遠壟畝之臣無望高闕之下惶恐自陳以救罪尤

奏記

奏記鄧禹

衍聞明君不恐切愍之言以測幽寞之論忠臣不顧爭引之患以達萬機之變是故君臣兩興功名兼立銘勒金石今問不忘今衍幸逢寬明之日將值危言之時豈敢

拱默避辜而不竭其誠哉伏願天下離王莽之害久矣始自東郡之師繼以西海之役巴蜀沒於南夷緣邊破於北狄遠征萬里暴兵累年禍挐未解兵連不息刑法濫深賦斂愈重眾彊之黨橫擊於外百僚之臣貪殘於內元元無聊飢寒並臻父子流亡夫婦離散廬落丘墟田疇無墾疾疫大興災異蠭起於是江湖之上海岱之濱風騰波湧更相駔譪四垂之人肝腦塗地死亡之數不啻太半殃咎之毒痛入骨髓匹夫匹婦咸懷怨怒皇帝以聖德靈威龍興鳳舉率窕葉之眾將散亂之兵哺血昆陽長驅武關破百萬之陳推九虎之軍震震四海席捲天下攘除禍亂誅滅無道一朞之間海內大定繼高祖之休烈脩文武之絕業社稷復存災精更輝德冠往初功無與二天下自以去亡新就聖漢當蒙其福而賴其願樹恩布德易以周洽其猶順驚風而蜚鴻毛也然而諸將虜掠逆倫絕理殺人父子妻人婦女燔其室屋略其財產饑者毛食寒者裸跣冤結失望無所歸命今大將軍以明淑之德秉大使之權統三軍之政存撫并州之人惠愛之誠加乎百姓高世之聲聞乎羣士故其延頸企踵而望者非特一人也且大將軍之事豈特珪璧其行束修其心而已哉將定國家之大業成天地之元功也昔周宣中興之主齊桓霸彊之君耳猶有申伯召虎夷吾吉甫攘其蠻貊安其疆宇況乎萬里之漢明帝復興而大將軍為之梁棟此誠不可以忽也且衍聞之兵久則力屈人愁則變生今邯鄲之賊未滅真定之際復擾而大將軍所部不過百里守城不休戰軍不息兵革雲翔百姓震駭奈何自怠不為深憂夫并州之地東帶名關北通玁狁年穀獨熟人庶多資斯四戰之地攻守之場也如其不虞何以待之故曰德不累積人不為用備不豫具難以應卒今生人之命繫於將軍將軍所校必須良才宜改易非任更選賢能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審得其人以承大將軍之明則雖山澤之人無不感德思樂為用矣然後簡精銳之卒鎮屯守之士三軍既整甲兵已具相其土地之饒觀其水泉之利割屯田之術習戰射之教則威風遠暢人安其業矣若鎮太原撫上黨收百姓之歡心樹名賢之良佐天下無變則足以顯聲譽一朝有事則可以建大功惟大將軍開日月之明發深淵之慮監六經之論觀孫吳之策省羣議之是非詳眾士之白黑以超周南之迹垂甘棠之風今夫功烈施於千載富貴傳于無窮伊望之策何以加茲

棧

與鄧禹棧

今日裹與養孰急見雨則裹不用上堂則養不御此更為適者也今故過逢堂裹之不御也

書

與田邑書

蓋聞晉文出奔而子犯宣其忠趙武逢難而程嬰明其賢二子之義當矣今三王背畔亦眉危國天下蠭動社稷顛覆是忠臣立功之日志士馳馬之秋也伯王擢選討符專命大郡夫上黨之地有四塞之固東帶三關西為國蔽奈何舉之以資彊敵開天下之釁假仇讎之刃豈不良哉衍聞之委質為臣無有二心挈瓶之智守不假器是以晏嬰臨盟擬以曲戟不易其辭謝息字郤脅以晉魯不喪其邑由是言之內無鈞頸之禍外無桃棘之利而被畔人之聲蒙降城之恥竊為左右羞之且郡度其竊邑畔君以要大利曰賤而必書苟牟夷以土地求食而名不滅是以大丈夫動則思禮行則思義未有背此而身名能全者也為伯王深計莫若與鄗尚書同情戮力顯忠貞之節立超世之功如以尊親係累之故能捐位投命歸之尚書大義既全敵人紓怨上不損剖符之責下足救老幼之命申眉高談無媿天下若乃貪上黨之權惜全邦之實衍恐伯王必懷周趙之憂上黨復有前年之禍昔吳平仲納延陵之誨終免樂高之難孫林父違穆子之戒故陷終身之惡以為伯王聞此至言必若剌心自非嬰城而堅守則策馬而不顧也聖人轉禍而為福智士因敗以成勝願自強于時

無與俗同（又太平御覽云今以一節之任建三軍之威豈得寵其八尺之竹麾牛之尾也）

說鄧禹書

衍聞昔者先王學大道以觀於政天為君而不明於道上無所承天下無以化民為臣而不明於道進無以事君退無以脩身聖朝天然之資將軍純茂之德誠少游神乎經書之林馳情乎玄妙之中明照於日月而智溢於四海聖朝享堯舜之榮將軍荷稷契之烈自然理也

與鄧禹書

衍以為寫神輸意則聊城之說碧鷄之辨不足難也（又太平御覽載馮書云夫虎豹愛大林蛟龍愛大水

與陰就書

衍聞神龍驤首幽雲景燕明聖修德志士思名是以意同情合聲比則應也伏見君侯忠孝之性慈仁殷勤論議周密思慮深遠顧以敝賤數蒙聖恩被侯大惠衍年老被病恐一旦無祿命先犬馬懷抱不報獨恨入冥思剖肝膽有以塞責方今天下安定四海咸服蒙恩更生之臣無所效其死力側聞東平山陽王壯當之國擇除官屬衍不自量願侯白以衍備門衛鄙語曰水不激不能破舟矢不激不能飲羽不念舊惡名賢所離負責之臣欲言不敢惟侯良憐深留聖心則闔棺之日魂復何恨

出獄後與陰就書

衍材素愚薄行義汙穢外無鄉里之譽內無汗馬之勞猥蒙明府天覆之德華寵重疊間者掾史疏衍之罪衆口飄山當為灰土賴蒙明察揆其素行復保首領倍知厚德篤於慈父浸淫肌膚滲漉骨髓德重山嶽澤深河海前送妻子還淵踰遭雨逢暮以七月還至陽武聞詔捕諸王賓客惶怖踧踖先事自歸十一日到十二日書報歸田里即日東手詣洛陽詔獄十五日夜詔書勿問得出遭雨又疾大困莫高世之德施以田子老馬之惠贈以秦穆駿馬之恩使長有依歸以效忠心

與婦弟任武達書

天地之性人有喜怒夫婦之道義有離合先聖之禮士有妻妾雖宗之眇微尚欲踰制年衰歲暮恨入黃泉遭遇嫉妬家道崩壞五子之母足尚在門五年已來日甚歲劇以白為黑以非為是造作端末妄生首尾無罪無辜讒口嗷嗷亂匪降天生自婦人青蠅之心不重破國嫉妬之情不憚喪身牝雞之晨維家之索古之大患今始於衍醉飽過差輒為榮約房中調戲布散海外張目抵掌以有為無痛徹蒼天毒流五臟愁令人不賴生恣令人不願禍入門者牀繼嗣不育紡績織紝了無女工家貧無儋斃為匹夫故舊見之莫不悽愴曾無憫惜之恩惟一嫂武達所見頭無釵琪面無脂澤形骸不被手足抱土不原其窮不揆其情跳梁大吠呼若入冥販糖之妾不忍其態計婦當去久矣念兒曹小家無宅使良憐姜豹常為奴婢惻惻焦心事事腐腸詘詘藉藉不可聽聞暴虐此婢不死如髮半年之間膿血橫流婢病之後委竟春炊豹又觸冒泥塗心為愴然縑穀放散冬衣不補端坐化亂一縷不貫既無婦道又無母儀忿見侵犯恨見狼藉依倚鄭令如居天上持質相脚詞語百車鈴戟在門何暇有讓百錢瑣舍何可強復舉宗達人解說詞如循環口如布穀縣幡竟天擊鼓動地心不為惡身不為搖耳宜詳居錯且自為計無以上書告訴相恐狗吠不驚自信其情不去此婦則家不富不去此婦則家不清不去此婦則禍不生不去此婦則身不榮不去此婦則事不成吾數奇命薄端相逢遭自恨以華盛時不早自定至於垂白家貧身賤之日養雞長疽自生禍殃衍以室家紛然之故損棄衣冠側身山野絕交游之路杜仕宦之門閉門不出心專耕耘以求衣食何敢有功名之路哉

與竇武書

論

自論

馮子以為大人之德不碌碌如玉落落如石風興雲蒸一龍一蛇與道翱翔與時變化夫豈守一節哉用之則行舍之則藏進退無主屈伸無常故曰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與物趣舍常務道德之實而不求當世之名潤畧秒小之禮蕩俠人間之事正身直行恬然肆志頹嘗好倣儻之策時莫能聽用其謀喟然長歎自傷不遠久棲遲於小官不得舒其所懷抑心折節意慊情悲夫伐氷之家不利鸇豚之息委積之臣不操市井之利況歷位食祿二十餘年而財產益狹居處益貧惟夫君子之仕行其道也應時務者不能興其德為身求者不能成其功去而歸家復羈旅於州郡身愈擾職家彌窮困卒離飢寒之災有喪元子之禍先將軍葬渭陵哀帝之崩也營之以為園於是以新豐之東鴻門之上壽安之中地勢高敞四通廣大南望鄜山北屬涇渭東瞰河華龍門之陽三晉之路西顧鄜鄠周秦之丘宮觀之墟通視千里覽見舊都遂定塋焉退而幽居蓋忠臣過故墟而歔欷孝子入舊室而哀歎每念祖考著盛德於前垂鴻烈於後遭時之禍墳墓蕪穢春秋蒸嘗昭穆無列年衰歲暮悼無成功將西田牧肥饒之野瘏生產修孝道營宗廟廣祭祀然後閭門講習道德觀覽乎孔老之論庶幾乎松喬之福上隴阪陟高岡游精宇宙流目八紘歷觀九州山川之

體追覽上古得失之風愍道陵遲傷德分崩夫覩其終必原其始故存其人而踈其遺疆理九野經營五山剖然有思陵雲之意乃自賦自厲命其篇曰顯志顯志者言光明風化之情昭章玄鈔之思也

銘

刀陽銘

脩爾甲兵用戒不虞見危授命臨事而懼

刀陰銘

温温穆穆配天之威茁裔無疆福祿來綏

杖銘

杖莫如信行莫如仁惠而無實怨及爾身趙武之珍子罕之寶二子之述蓋近於道

杯銘

樂則思憂無則思懼民之失德乾餱以愆

車銘

乘車必護輸治國必愛民車無輸安處國無民誰與

本傳

馮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人也祖野王元帝時為大鴻臚衍幼有奇才年九歲能誦詩至二十而博通羣書王莽時諸公多薦舉之者衍辭不肯仕時天下兵起莽遣更始將軍廉丹討伐山東丹辟衍為掾與俱至定陶莽追詔丹曰倉廩盡矣府庫空矣可以懲矣可以戰矣將軍受國重任不捐身於中野無以報恩塞責丹惶恐夜召衍以書示之衍因說丹曰衍聞順而成者道之所大也逆而功者權之所貴也是故期於有成不問所由論於大體不守小節昔逢尸父伏軾而使其君取飲稱於諸侯鄭祭仲立突而出忽終得復位美於春秋蓋以死易生以存易亡君子之道也詭於衆意嘗國存身賢智之慮也故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若夫知其不可而必行之破軍殘衆無補於主身死之日負義於時智者不為勇者不行且衍聞之得時無怠張良以五世相韓椎秦始皇搏浪之中勇冠乎賁育名高乎泰山將軍之先為漢信臣新室之興英俊不附今海內潰亂人懷漢德甚於詩人思召公也愛其甘棠而況子孫乎人所歌舞天必從之方今為將軍計莫若屯據太卻鏕撫吏士砥礪其節百里之內牛酒日賜納雄俊之士詢忠智之謀要將來之心待從橫之變興祉福之利除萬人之害則福祿流於無窮功烈著於不滅何與軍覆於中原身喪於草野功敗名喪恥及先祖哉聖人轉禍而為福智士因敗而為功願明公深計而

無與俗同丹不能從進入睢陽復說丹曰蓋聞明者見於無形智者慮於未萌況其昭昭者乎凡患生於所忽禍發於細微敗不可悔時不可失公孫鞅曰有高人之行負非於世有獨見之慮見贅於人故信庸庸之論破金石之策棄當世之操失高明之德夫決者智之君也疑者事之役也時不重至公勿再計丹不聽遂進及無鹽與赤眉戰死衍乃亡命河東更始二年遣尚書僕射鮑永行大將軍事安集北方衍因以計說永永既素重衍為且受使得自置偏裨乃以衍為立漢將軍領狼孟長史太原與上黨太守田邑等繕甲養士扞衛并土及世祖即位遣宗正劉延攻天井關與田邑戰連十餘合延不得進邑迎母弟妻子為延所獲後邑聞更始敗乃遣使詣洛陽獻璧馬即拜為上黨太守因遣使者招永衍永衍等疑不肯降而答邑背前約衍乃遣邑書邑報之衍不從或說言更始隨赤眉在北永衍信之故屯兵界休方移書上黨云皇帝在雍以惑百姓永遣弟升及子壻張舒誘降湟城舒家在上黨邑悉縶之又書勸永降永不答自是與邑有隙邑字伯玉馮翊人也後為漁陽太守永衍審知更始已殺乃共罷兵幅巾降於河內帝怨衍等不時至永以立功得贖罪遂任用之而衍獨見黜永謂衍曰昔高祖賞季布之罪誅丁固之功今遭明主亦何憂哉衍曰記有之人有挑其鄰人之妻者挑其長者長者晝之挑其少者少者報之後其夫死而取其長者或謂之曰夫非罵爾者邪曰在人欲其報我在我欲其罵人也夫天命難知人道易守守道之臣何患死亡頃之帝以衍為曲陽令誅新劇賊郭勝等降五千餘人論功當封以讒毀故實不行建武六年日食衍上書陳八事其一曰顯文德二曰獲武烈三曰脩舊功四曰招俊傑五曰明好惡六曰簡法令七曰差秩祿八曰撫邊垂奏帝將召見初衍為狼孟長以罪摧陷大姓令狐茂是時略為司空長史讒之於尚書令王護尚書周生豐曰衍所以求見者欲毀君也護等懼之即共排閒衍遂不得入後衛尉陰興新陽侯陰就以外戚貴顯深敬重衍衍遂與之交結由是為靖王所聘請奉為司隸從事帝懲西京外戚賓客故皆以法繩之大者抵死徙其餘至貶黜衍由此得罪嘗自詣徵有詔被不問西歸故邨閉門自保不敢復與親故通建武末上疏自陳書奏猶以前過不用衍不得志退而作賦顯宗即位又多短衍以文過其實遂廢於家衍娶北地女任氏為妻悍怠不得衆媵妾兒女常自操井臼老竟遂之遂塒壠於時然有大志不戚戚於貧賤居常慷慨歎曰衍少事名賢經歷顯位懷金垂紫揭節奉使不求苟得常有凌雲之志三公之貴千金之富不得其願不累於懷負而不衰賤而不悵年雖疲曳猶庶幾名賢之風脩道德於幽寂之路以終身名為後世法居貧年老卒於家所著賦誄銘說問交德誥慎情書記說自序

官錄說第五十篇肅宗甚重其文
論曰夫貴者負勢而驕人才士負能而遺行其大略然也二子不其然乎馮衍之引
挑妻之譬得矣夫納妻宿知取舍已者而取士則不能何也豈非厄窮悖易而恕藏
情難光武雖得之於鮑永猶失之於馮衍夫然義再所以見感於既往字節故以滯
阻於來情嗚呼

嘯嶽山房藏版

馮曲陽集卷全終

安陵班叔皮清淨守道有二令子孟堅文章領著作仲升武節威西域天下之奇在其一門漢世無比仲升功名拔傅介子張騫以上孟堅晚節竟蹶不起亡時與幕中郎同年又以竇氏賓客為洛陽种令所捕繫頻辱更甚私心痛其才同厥考而志恥薄宦冀進失當不若望都長優游以終也叔皮專心史籍欲撰漢史孟堅躡就其業為人誣訟陽身獄網仲升馳謝分明轉禍為福危哉漢書之得成更兩世閱變故如是其不易也兩都倣上林賓戲倣客難典引倣封禪美新之間大體取象前型制以心極而師規徒奔反在燕然片石夫惟大雅既明且哲豈孟堅亦讀而未之詳乎

婁東張溥題

班蘭臺集目錄

賦

兩都賦有序　西都賦

東都賦　明堂詩

辟雍詩　靈臺詩

寶鼎詩　白雉詩

幽通賦　終南山賦

覽海賦　遊居賦

竹扇賦

表

為第五倫薦謝夷吾表

奏記

奏記東平王蒼

牋　又

與竇憲牋　又

又　又

又　又

書

與弟超書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與陳文通書

議

匈奴和親議

符命

典引有序 蔡邕註

設難

答賓戲有序

頌

竇車騎北征頌　東巡頌

南巡頌

銘

封燕然山銘有序　高祖沛水亭碑銘

十八侯銘

鄧侯竇何　將軍舞陽侯樊噲

將軍留侯張良　太尉絳侯周勃

將軍平陽侯曹參　丞相尸絛侯陳平

南宮侯張敖　衛尉曲陽侯鄜商

將軍潁陽侯灌嬰　將軍汝陰侯夏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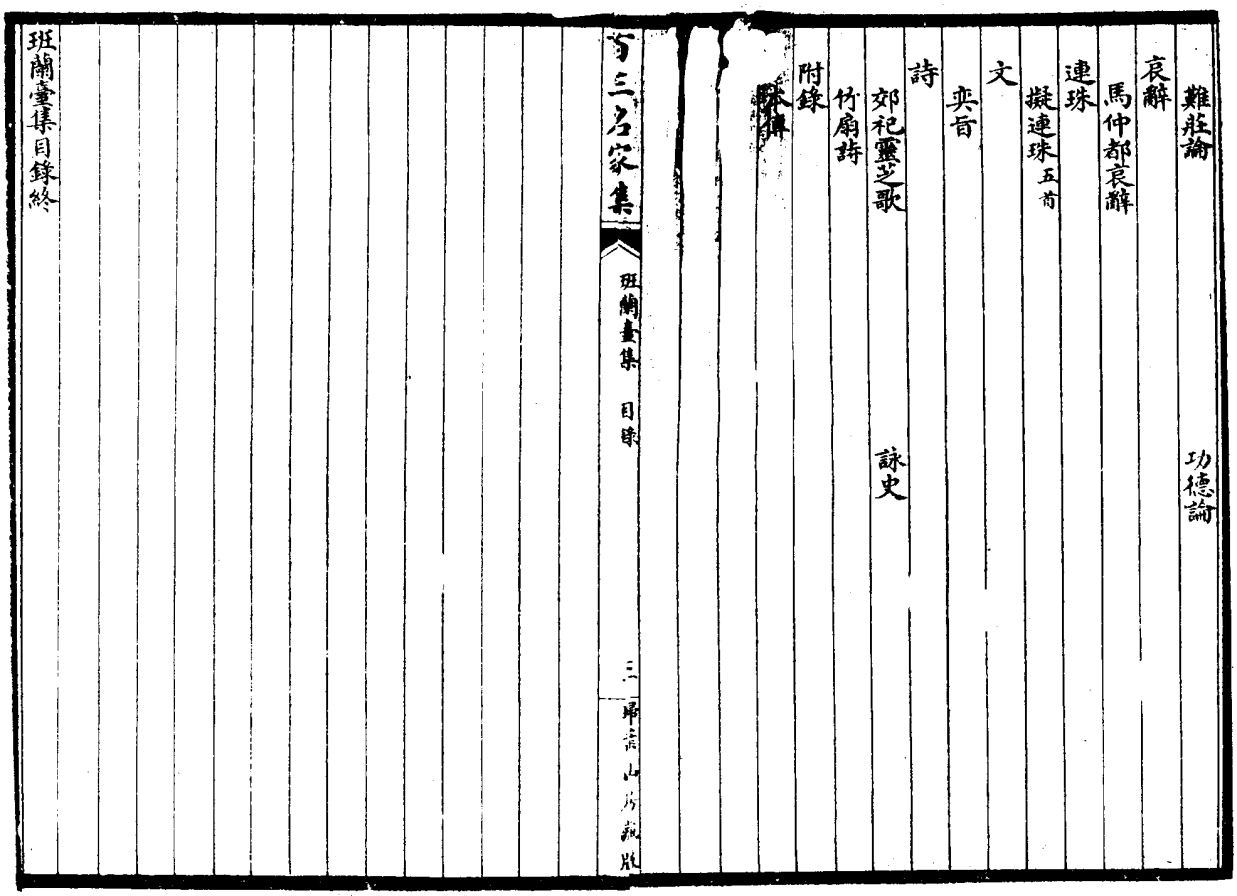
將軍陽陵侯傅寬　將軍信武靳歙

丞相安國侯王陵　將軍襄平侯韓信

將軍棘津侯陳武　曲成侯蟜逢

御史大夫汾陰侯周昌　將軍青陽侯王吸

論


難莊論　功德論
哀辭
馬仲都哀辭
連珠
擬連珠五首
文
奕旨
詩
郊祀靈芝歌　詠史
竹扇詩
附錄
班蘭臺集
班蘭臺集　目錄
三
百三名家集
班蘭臺集目錄終

漢 北地班 固著

明 太倉張 溥閱

賦

兩都賦有序

或曰賦者古詩之流也昔成康沒而頌聲寢王澤竭而詩不作大漢初定日不暇給至於武宣之世乃崇禮官考文章內設金馬石渠之署外興樂府協律之事以興廢繼絕潤色鴻業是以衆庶說隆福應尤甚白麟赤雁之貢寶鼎之歌薦於郊廟神爵五鳳甘露黃龍之瑞以為年紀故言語侍從之臣若司馬相如虞丘壽王東方朔枚皐王褒劉向之屬朝夕論思日月獻納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寬太常孔臧大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劉德太子太傅蕭望之等時時間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雍容揄揚著於後嗣抑亦雅頌之亞也故孝成之世論而錄之蓋奏御者千有餘篇而後大漢之文章炳焉與三代同風且夫道有夷隆學有篤密因時而建德都不必遠近易則故皐陶歌虞奚斯頌魯同見采於孔氏列於詩書其義一也稽之上古則如彼考之漢室又如此斯事雖細然先臣之舊式國家之遺美不可闕也臣竊見海內清平朝廷無事京師修宮室浚城隍而起苑囿以備制度西土耆老感懷怨思冀上之睠顧而盛稱長安舊制有陋洛邑之議故臣作兩都賦以極衆人之所眩曜折以今之法度辭曰

西都賦

有西都賓問於東都主人曰蓋聞皇漢之初經營也嘗有意乎都河洛矣輟而弗康實用西遷作我上都主人聞其故而覩其制乎主人曰未也願賓摠懷舊之蓄念發思古之幽情博我以皇道弘我以漢京賓曰唯唯漢之西都在於雍州實曰長安左據函谷二崤之阻表以太華終南之山右界褒斜隴首之險帶以洪河涇渭之川察流之隈汧涌其西華實之毛則九州之上腴馬防禦之阻則天地之奧區焉是故橫被六合三成帝畿周以龍興秦以虎視及至大漢受命而都之也仰悟東井之精俯協河圖之靈奉春建策留侯演成天人合應以發皇明乃眷西顧實惟作京於是睎秦嶺北阜挾澧灞據龍首圖皇基於億載度宏規而大起肇自高而終乎世增飾以崇麗歷十二之延祚故窮奢而極侈建金城之萬雉呼周池而成淵披三條之廣路立十二之通門內則街衢洞達閭閻且千九市開場貨別隧分人不得顧車不得旋闐城溢郭旁流百廛紅塵四合煙雲相連於是既庶且富娛樂無疆都人士女殊異乎五方遊士擬於公侯列肆侈於姬姜鄉曲豪舉遊俠之雄節慕原嘗名亞春陵連交合衆騁騖乎其中若乃觀其四郊浮遊近縣則南望杜霸北眺五陵名都對郭邑居相承英俊之域紱冕所興冠蓋如雲七相五公與乎州郡之豪傑五都之貨殖三選七遷充奉陵邑蓋以強幹弱枝隆上都而觀萬國封畿之內厥土千里卓犖諸夏兼其所有其陽則崇山隱天幽林穹谷陸海珍藏藍田美玉商洛緣其隈鄠杜濱其足源泉灌注陂池交屬竹林果園芳草甘木郊野之富號為近蜀其陰則冠以九嵕陪以甘泉乃有靈宮起乎其中秦漢之所極觀淵雲之所頌歎於是乎存焉下有鄭白之沃衣食之源提封五萬疆場綺錯溝洫婁列原隰龍鱗決渠降雨荷鍤成雲五穀垂頴桑麻鋪棻東郊則有通溝大漕潰渭洞河泛舟山東控引淮湖與海通波西郊則有上囿禁苑林麓藪澤陂池連乎蜀漢繚以周墻四百餘里離館別宮三十六所神池靈沼往往而在其中乃有九真之麟大宛之馬黃支之犀條枝之鳥崑崙之東巨海之珠方異瑰寶充於三萬里其宮室也體象乎天地經緯乎陰陽據坤靈之正位放太紫之圓方樹中天之華闕豐鎬山之朱堂因瓌材而究奇抗應龍之虹梁列莽榛以布翼若棟桴而高驤雕玉璜以居楹裁金壁以飾璫發五色之溼彩光燭朗以景彰於是左城右平重軒三階閨房周通門闥洞開列鐘虡於中庭立金人於端

闈仍增崖而衡闕臨峻路而啓扉狗以離宮別寢承以崇臺閒館燠若列宿蘩宮是環清涼宣溫神仙長年金華玉堂白虎麒麟區宇若茲不可殫論增盤業嶸登降炤爛朱彤形詭制每各異觀棄茵步輦惟所息宴後宮則有掖庭椒房后妃之室合歡增城安處常寧蒲陸若椒風被香發越蘭林蕙草鶬鶊飛翔之列昭陽特盛隆於孝成屋不呈材墻不露形裒以藻繡絡以綸連晴侯明月錯落其間金釭銜璧是為列錢翡翠火齊流耀含英懸黎垂棘夜光在焉於是玄墀釦砌玉階形庭碝磩綠緻琳琅青熒珊瑚碧樹周阿而生紅羅颺纊綺組繽紛精曜華燭俯仰如神後宮之號十有四位窈窕繁華更盛迭貴處乎斯列者蓋以百數左右庭中朝堂百寮之位蕭曹魏邴謀謨乎其上佐命則垂紱輔翼則成化流大漢之愷悌湯亡秦之毒螫故令斯人揚樂和之聲作畫一之歌功德著乎祖宗膏澤洽乎黎庶又有天祿石渠典藉之府命夫惇誦故老名儒傳講論乎六藝稽合乎同異又有承明金馬著作之庭大雅宏達於茲為羣元元本本紬繹載籍周以鈎陳之位衛以嚴吏之署總禮官之甲科羣百郡之廉孝虎賁羽衣閶戶闈寺陛戟百重各有典司周廬千列徼道綺錯華路經營修塗飛閣自未央而連桂宮北彌明光而亘長樂陵墟道而超西墉捷建章而連外屬設璧門之鳳闕上角嶕而棲金爵內則別風嶕嶢眇麗巧

而聳擢。張千門而立萬户。順陰陽以開闔。爾乃正殿崔巍。層構峻高。臨乎未央。經駘盪而出駁。娑洞杪詣以與天梁。上反宇以蓋戴。激日景而納光。神明鬱其特起。遂偃蹇而上躋。軼雲雨於太半。虹霓迴帶於棼楣。雖輕迅與僄狡。猶怵惕而不能階。攀井幹而未半。目眩轉而意迷。捨櫺檻而却倚。若顛墜而復攜。魂怳怳以失度。巡迴廊而下低。睨櫺檻於發望。降周流以徬徨。步甬道以縈紆。又奇窗而不見陽。排飛閣而上出。若遊目於天表。似無依而洋洋。前唐中而後太液。覽滄海之湯湯。揚波濤於碣石。激神岳之將將。瀺灂洲與方壺。蓬萊起乎中央。於是靈草冬榮。神木叢生。巖峻嵳崒。金石崢嶸。抗仙掌以承露。擢雙立之金莖。鉄埃壒之混濁。鮮顥氣之清英。騁文成之丕誕。馳五利之所刑。底松喬之羣類。時遊從乎斯庭。實列仙之攸館。非吾人之所甯。爾乃盛娛遊之壯觀。會大武乎上囿。因蒐以威戎。夸狡獟威靈而講武事。命荆州使驅獏車木塗地。山淵反覆。踩蹈其十二三。乃拗怒而少息。爾乃期門伏飛。列刃攢鋭。要央追蹙。鳥驚觸繒。獸駭值鋒。機不虛掎。弦不再控。矢不單殺。中必疊雙。殪輒紛紛。

矰繳相纏。風毛雨血。灑野蔽天。平原赤勇士屬。獲狡失木豺狼嘷。窴爾乃移師趨險。並踣脅徹。窮虎奔突。狂兕觸蹶。許少施巧。奉成力折。掎僄狡。扼猛噬。脫角挫脰。徒搏獨殺。挾師豹。拖熊螭。曳犀犛。頡象羆。超洞壑。越峻崖。蹶嶕巖。巨石顛。松柏仆。叢林摧。草木無餘。禽獸殄夷。於是天子乃登屬玉之館。歷長楊之榭。覽山川之體勢。觀三軍之殺獲。原野蕭條。目極四裔。禽相鎮壓。獸相枕藉。然後收禽會衆。論功賜胙。陳輕騎以行。息鵬酒車以斟酌。割鮮野食。舉烽命爵。饗賜畢勞。逸豫大路。鳴鑾容與。徘徊乎豫章之宇。臨乎昆明之池。左牽牛而右織女。似雲漢之無涯。茂樹蔭蔚。芳草被隄。蘭茝發色。曄曄猗猗。若揚錦與布繡。爛爛乎其陂。鳥則玄鶴白鷺。黃鵠鴻鸛。鸛鵠鵠鴇。鴻鴈鷖鳧。朝發河海。夕宿江漢。沈浮往來。雲集霧散。於是後宮乘輿。輕輅登龍。舟張鳳蓋。建華旗。袷輔帷。鏡清流。靡微風。濫淫浮。權女謳。鼓吹震聲。激越轟天。鳥羣翔。魚窺淵。招白鷴。下雙鵝。投文竿。出比目。撫鴻罿。御繒繳。方舟並驚。俛仰極樂。遂乃風舉雲搖。浮遊溥覽。前乘秦嶺。後越九嵕。東薄河華。西涉岐雍。宮館所歷。百有餘區。行止朝夕。儲不改供。禮上下而接山川。究休佑之所用。采遊童之歌謠。第從臣之嘉頌。於斯之時。都都相望。邑邑相屬。國藉十世之基。家承百年之業。士食舊德之名。氏農服先疇之畝。商循族世之所鬻。工用高曾之規矩。槩乎隱隱。各得其所。若臣者徙觀迹於舊墟。聞之乎故老。十分未得其一端。故不能備舉也。

東都賦

東都主人喟然而嘆曰。痛乎風俗之移人也。子實秦人。於吾館室。保界河山。信讖昭襄而知始皇矣。烏覩大漢之云為乎。夫大漢之開元也。奮布衣以登皇位。由數期而剏萬代。蓋六籍所不能談。前聖靡得而言焉。當此之時。攻有橫而當天。討有逆而順民。故曩敬度勢而獻其說。蕭公權宜而拓其制。時豈泰而安之哉。計不得以已也。吾子曾不是睹顧曜後嗣之永造。不亦暗乎。今將語子以建武之治。永平之事。監于太清。以變子之惑志。往者王莽作逆。漢祚中缺。天人致誅。六合相滅。于時之亂。生民幾亡。鬼神泯絶。鞏無究柩。郊罔遺寀。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秦漢之災。猶不克半。書契以來。未之或紀。故下人號而上訴。上帝懷而降監。乃致命乎聖皇。於是聖皇乃握乾符。闡坤珍。披皇圖。稽帝文。赫然發憤。應若興雲。震擊昆陽。憑怒雷震。遂超大河。跨北嶽。立號高邑。建都河洛。紹百王之荒屯。因造化之盪滌。體元立制。繼天而作。系唐統。接漢緒。茂育羣生。恢復疆宇。勲兼乎在茲。事勤乎三五。豈特方軌並跡。紛綸后辟。治近古之所務。蹈一聖之險易云爾。且夫建武之元。天地革命。四海之內。更造夫婦。肇有父子。君臣初建。人倫貴始。斯乃伏羲氏之所以基皇德也。分州土。立市朝。作舟輿。造器械。斯乃軒轅氏之所以開帝功也。龔行天罰。應天順人。斯乃湯武之所以昭王業也。遷都改邑。有殷宗中興之則焉。即土之中。有周成隆平之制焉。不階尺土一人之柄。同符乎高祖。克己復禮。以奉終始。允恭乎孝文。憲章稽古。封岱勒成。儀炳乎世宗。按六經而校德。則古昔而論功。仁聖之事既該。而帝王之道備矣。至於永平之際。重熙而累洽。盛三雍之上儀。修袞龍之法服。鋪鴻業。信景鑠。揚世廟。正雅樂。神人之和。允洽羣臣之序既肅。乃動大輅。遵皇衢。省方巡狩。窮覽萬國之有無。考聲教之所被。散皇明以爛幽。然後增周舊。修洛邑。廓魏魏。翼翼。光漢京。于諸夏。總八方而為之極。是以皇城之內。宮室光明。闕庭神麗。奢不可踰。儉不能侈。外則因原野以作苑。順流泉而為沼。發頻藻以潛魚。豐圃草以毓獸。制同乎梁邹。誼合乎靈囿。若乃順時節而蒐狩。簡車徒以講武。則必臨之以王制。考之以風雅。歷鷄虞。覽騶虞。嘉車攻。采吉日。禮官整儀。乘輿乃出。於是發鯨魚。鏗華鍾。登王輅。乘時龍。鳳蓋棽麗。和鑾玲瓏。天官景從。寢威盛容。山靈護野。屬御方神。雨師洒塵。風伯清塵。千乘雷起。萬騎紛紜。元戎竟野。戈鋋彗雲。羽旄掃霓。旌旗拂天。焱焱炎炎。揚光飛文。吐爓生風。欽野獻山。日月為之拲明。三陵為之搖震。遂集乎中囿。陳師案屯。騑部曲。列校隊。勒三軍。誓將帥。然後舉烽伐鼓。申令三驅。輕車霆激。驍騎電騖。由基發矢。范氏施御。弦不

睨禽轡不詭遇飛者不及翔走者不及去指顧倏忽獲車已實樂不及盤殽不盡物馬踕餘足士怒未渫先驅復路屬車按節於是萬三讌效五牲禮神祇懷百靈覩明堂臨辟雍揚緝熙宣皇風登靈臺考休徵俯仰乎乾坤參象乎聖躬目中夏而布德瞰四裔而抗稜西溫河源東濟海滭北動幽塵南曜朱垠殊方別區界絶而不隣自孝武之所未征孝宣之所未臣莫不陸讋水慄奔走而來賓遂綏哀牢開永昌春王三朝會同漢京是日也天子受四海之圖籍膺萬國之貢珍內撫諸夏外綏百蠻蕃乃威禮興樂供帳置乎雲龍之庭陳百寮而贊羣后究皇儀而展帝容於是庭實千品旨酒萬鍾列金罍班玉觴嘉珍御太牢饗爾乃食舉雍徹太師奏樂陳金石布絲竹鐘鼓鏗鍧嘗絃瞽焻抗五聲極六律歌九功舞八佾韶舞備泰古畢四夷間奏德廣所極僕侏雕鞮不具集萬樂備百禮盛皇猷決羣臣酣降烟煴調元氣然後撞鐘告罷百寮遂退於是聖上覩萬方之歡娛又沐浴於膏澤懼其侈心之將萌而怠於東作乃申舊章下明詔命有司班憲度昭節儉示太素去後宮之麗飾捐乘輿之服御抑工商之淫業興農桑之盛務遠令海內棄末而反本背偽而歸真女脩織紝男務耕耘器用陶匏服尚素玄恥纖靡而不服賤奇麗而不珍捐金於山沈珠於淵於是百姓淳瑕盪穢而鏡至清形神寂寞耳目不營嗜慾之源滅廉恥之心生莫不

優游而自得玉潤而金聲是以四海之內學校如林庠序盈門獻酬交錯俎豆莘莘下舞上歌蹈德詠仁登降飲宴之禮既畢因相與嗟歎玄德讀言弘說咸含和而吐氣頌曰盛哉乎斯世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詠殷周之誥講義文之易論孔氏之春秋罕能精古今之清濁究漢德之所由唯子頗識舊典又徒馳騁乎末流溫故知新已難而知德者鮮矣且夫辟界西戎險阻四塞脩其防禦孰與處乎土中守奧窔達萬方輻湊奉嶺九嵕涇渭之川曷若四瀆五嶽帶河洛圖書之淵建章甘泉館御列仙孰與靈臺明堂統和天人太液昆明鳥獸之圃曷若辟雍海流道德之富游俠踰侈犯義侵禮孰與同履法度翼翼濟濟子徒習秦阿房之造天而不知京洛之有制識函谷之可關而不知王者之無外主人之辭未終西都賓矍然失容逡巡降階捺然意下捧手欲辭主人曰復位吾將授子五篇之詩賓既卒業乃稱曰美哉乎斯詩義正乎揚雄事實乎相如匪唯主人之好學蓋乃遭遇乎斯時小子狂簡不知所裁既聞正道請終身而誦之其詩曰

明堂詩

於昭明堂明堂孔陽聖皇宗祀穆穆煌煌上帝宴饗五位時序誰其配之世祖光武普天率土各以其職猗歟緝熙允懷多福

辟雍詩

乃流辟雍辟雍湯湯聖皇臨止造舟為梁黮黮鬼老乃父乃兄抑抑威儀孝友光明於赫太上示我漢行洪化惟神永觀厥成

靈臺詩

乃經靈臺靈臺既崇帝勤時登爰考休徵三光宣精五行布序習習祥風祁祁甘雨百穀蕃蕪庶草蕃廡慶惟豐年於皇樂胥

寶鼎詩

嶽脩貢兮川效珍吐金景兮獻浮雲寶鼎見兮色紛縕煥其炳兮被龍文登祖廟兮享聖神昭靈德兮彌億年

白雉詩

啟靈篇兮披瑞圖獲白雉兮效素烏嘉祥草兮集皇都發皓羽兮奮翹英容潔朗兮於宣精彰皇德兮侔周成永延長兮膺天慶

幽通賦

系高頊之玄胄兮氏中葉之炳靈鯨氛孛而橫逝兮雄朔野以颺聲皇十紀而鴻漸兮有羽儀於上京臣洎天而泯夏兮考遘愍以行謠終保己而貽則兮里上仁之所

廬懿前烈之純淑兮窮與達其必濟咨孤蒙之眇眇兮將圮絕而罔階豈余身之足殉兮違世業之可懷靖潛處以永思兮經日月而彌遠匪黨人之敢拾兮庶斯言之不玷覩蒼蒼與神交兮精誠發於宵寐夢登山而迥眺兮覩幽人之髣髴攬葛藟而援余兮眷峻谷曰勿墜眇昕寤而仰思兮心曒曒猶未寐黃神邈而靡質兮儀遺蹟以臆對曰乘高而遠神兮道遲通而不逮萬緒繇於椓木兮詠南風以為絃蓋惴惴之臨深兮乃二雅之所祗既訊爵以吉象兮又申之以烟戒盍孟晉以迫羣兮辰倏忽其不再承靈訓其虛徐兮佇盤桓而且俟惟天地之無窮兮鮮生民之晦在紛屯邅與蹇連兮何數多而知寡上聖寤而後拔兮豈羣黎之所稟昔衛叔之御昆兮昆為寇而喪予管彎弧欲斃管兮譬作后而成已變化故而相詭兮孰云預其終始雍造怨而先賞兮丁因惠而被戮栗取弔于由吉兮王膺慶於所威叛迴穴其若茲兮壯卑顧識其倚伏單治裹而外周兮張脩襮而內遏聿中和為庶幾兮顏與冉又不得漸招路以從已兮謂孔氏猶未可安慆慆而不蔽兮卒隕身乎世禍遊聖門而靡救兮雖覆醢其何補固行行其必出兮免溫亂為賴遁形氣發于根柢兮柯葉黨而靈茂悤悤之責影兮羌未得其云已黎涪耀于高辛兮苹孃大於南汜嬴取威於百僚兮美本支乎三趾既仁得其信然兮仰天路而同軌東鄰虐而殲仁兮王合位

乎三五，戎女列而喪孝兮，伯徂歸於龍虎，發遷師以成命兮，重辭行而自耦，震鱗聚于夏庭兮，匝三正而滅姬，巽羽化乎宣宮兮，孀五辟而成災，道修長而世短兮，貴實默而不周，胥仍物而鬼訓兮，乃窮宙而達幽，媧巢姜於孺望兮，旦筭祀于契龜，宣曹興敗於下夢兮，魯衛名謚於銘諡，妣眙吸而劾石兮，許相理而鞠條，道混成而自然兮，術同原而分流，神先心以定命兮，命應行以消息，幹流遷其不濟兮，故貴罹而厥縮，三樂同于一體兮，雖移易而不忒，洞參差其紛錯兮，斯衆兆之所惑，周賈盪而貢情兮，齊死生與禍福，抗爽言以矯情兮，信投巑而忌鵩，所貴聖人之至論兮，順天性而斷誼，物有欲而不居兮，亦有惡而不避，守孔約而不戚兮，乃輸德而無繫，三仁殊於一致兮，夷惠異而齊聲，木偃息以蕃魏兮，申重繭以存荊，紀焚身以衛上兮，皓頤志而弗傾，侯草木之區別兮，苟能實其必榮，要沒世而不朽兮，乃先民之所程，觀天網之紘覆兮，實巢譙而相訓，謨先聖之大猷兮，亦隣德而助信，處韶美而儀鳳兮，孔忘味於千載，素文信而底麟兮，漢實祚于異代，精通靈而感物兮，神動氣而入徵，養流睇而猿號兮，李虎發而石開，非精誠其焉通兮，苟無實其孰信，操末伎猶必然兮，矧眺躬於道真，登孔昊而上下兮，繹羣龍之所經，朝貞觀而夕化兮，猶諠已而遺形，若倩彭而偕老兮，訴來哲而通情，亂曰天造草昧，立性命兮，獲心弘道，惟賢聖兮，渾元運物，流不處兮，保身遺名，民之表兮，舍生取誼，亦道用兮，憂傷夭物，忝莫痛兮，皓爾太素，曷渝色兮，尚越其幾，淪神域兮，

終南山賦

伊彼終南，歸載嶵囷，概青宮，觸紫宸，叡釜鬱律，莘于霞芬，蝯樹晦霧，若鬼若神，傍吐流瞰而猿號兮，李虎發而石開，非精誠其焉通兮，苟無實其孰信，操末伎猶必然兮，矧眺躬於道真，登孔昊而上下兮，繹羣龍之所經，朝貞觀而夕化兮，猶諠已而遺形，若倩彭而偕老兮，訴來哲而通情，亂曰天造草昧，立性命兮，獲心弘道，惟賢聖兮，渾元運物，流不處兮，保身遺名，民之表兮，舍生取誼，亦道用兮，憂傷夭物，忝莫痛兮，皓爾太素，曷渝色兮，尚越其幾，淪神域兮，

終南山賦

伊彼終南，歸載嶵囷，概青宮，觸紫宸，叡釜鬱律，莘于霞芬，蝯樹晦霧，若鬼若神，傍吐飛瀨上捷，修林玄泉，落落密陰，沉沉，榮期綺季，此焉恬心，三春之季，孟夏之和，天氣肅清，周覽八隅，皇轡驚驚，聲乃前驅，瞷其珍怪，碧玉挺其阿，蜜房溜其巔，翔鳳哀鳴，集其上，清水泌流，注其前，彭祖宅以蟬蛻，安期饗以延年，唯至德之為美，我皇應福以來臻，掃神壇以告誠，薦珍饗以祈仙，嗟茲介福，永終億年，

覽海賦

余有事於淮浦，覽滄海之茫茫，悟仲尼之乘桴，聊從容而遂行，馳鴻瀨以漂舊，翼飛風而迴翔，顧百川之分流，煥爛熳以成章，風波薄其裔裔，邈浩浩以湯湯，指日月以為表，索方瀛與壺梁，曜金璆以為闕，次玉石而為堂，黃芝列於階路，涌醴漸於中唐，朱紫彩潤，明珠夜光，松喬坐於東序，王母處於闺箱，命韓眾與岐伯，講神篇而校靈章，顧結旅而自託，因離世而高遊，騁飛龍之驂駕，歷八極而迴周，遂踰節而響應，忽輕舉以神浮，凌寰霧之掩蕩，登雲逵以凌厲，乘虛風而體景，超太清以增逝，麾天閽以啟路，闢閶闔而望余，通王謁於榮宮，拜太乙而受符，

遊居賦

夫何事於冀州，聊託公以遊居，歷九土而觀風，亦哲人之所處，遂發軫於京洛，臨孟津而北騖，想尚甫之威虞，號蒼兕而明誓，既中流而歎息，美周武之知性，謀人神以動作，喜烏魚之瑞命，臨淇澳之園林，善綠竹之猗猗，望常山之峩峩，登北嶽而高遊，嘉孝武之乾乾，親飾躬於伯姬，建封禪於岱宗，慶玄王於此丘，偏五岳與四瀆，觀滄海以周流，鄙臣恨不及事，陪後乘之下僚，今匹馬之獨征，豈斯樂之足娛，且休精於敝邑，聊卒歲以須臾，

竹扇賦

青青之竹形兆直，妙華長竿紛寔異，奮條叢生於水澤，疾風時紛紛蕭颯，削為扇翼成器美，託御君王供時有，度量興好有圓方，來風僻暑致清涼，安體定神達消息，百王傳之賴功力，壽考康甯累萬億，

表

為第五倫薦謝夷吾表

臣聞堯登稷契，治隆太平，舜用皐陶，政致雍熙，殷周雖有高宗昌發之君，猶賴傅說呂望之策，故能克崇其業，允協大中，竊見鉅鹿太守會稽謝夷吾，出自東州，厥土塗泥，而英資挺特，奇偉秀出，才兼四科，行包九德，仁足濟時，知周萬物，加以少膺儒雅，韜含六籍，推考星度，綜校圖錄，探賾聖秘，觀變歷徵，占天知地，與神合契，據其道德，以經王務，昔為陪諫，與臣從事，奮忠義之操，彰史魚之節，董臣嚴綱，最臣懦弱，得以免戾，宜頼嚴勳，及其應選作宰，惠敷百里，降福瀰異，流化若神，爰牧荊州，咸行邦國，奉法作政，有周召之風，居儉履約，紹公儀之操，尋功簡能，為外臺之表，聽聲察實，為九伯之冠，遷守鉅鹿，政合時雍，德量績謀，有伊呂管晏之任，闡弘道奧，同史蘇京房之倫，雖密勿在公，而身出心隱，不殉名以求譽，不馳驟以要寵，起存遜遁，演志箕山，方之古賢，實有倫序，採之於今，超然絶俗，識社稷之元龜，大漢之棟幹，宜當拔擢，使登鼎司，上令三辰順軌於歷象，下使五品咸訓於嘉時，必致休徵，克昌之慶，非徒循法奉職而已，臣以頑駑，竊非其疇，尸祿負乘，夕惕若厲，願乞骸骨，更授夷吾，上以光七曜之明，下以厭率土之望，庶令微臣，塞咎免悔，

奏記

奏記東平王蒼

將軍以周召之德，立乎本朝，承休明之業，建威靈之號，昔在周公，今也將軍，詩書所

載未有三此者也傳曰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固幸得生於清明之世豫在視聽之末私以螻蟻竊觀國政誠美將軍擁千載之任躡先聖之蹤體弘懿之姿擕高明之勢得賢庶事服膺六藝白黑簡心求善無厭採擇狂夫之言不逆負薪之議竊見幕府新開廣延群俊四方之士顛倒衣裳將軍宜詳唐殷之舉察伊皋之薦令遠近無偏幽隱必達期於總攬賢才收集明智為國得人以甯本朝則將軍養志和神優游廟堂光名宣於當世遺烈著於無窮竊見故司空掾桓梁冠儒盛名冠德州里七十從心行不踰矩益清廟之光輝當世之俊彥也京兆祭酒晉馮結髮修身白首無違好古樂道玄默自守古人之美行時俗所莫及扶風掾李育經明行著教授百人客居杜陵茅室土階京兆扶風二郡更請徙以家貧數辭病去溫故知新論議通明廉清修潔行能純備雖前世名儒國家所器章平孔翟無以加焉宜令考績以參萬事京兆督郵郭基考行著於州里經學稱於師門政務之績有絕異之效如得及明時兼事下僚進有羽翮奮翔之用退有杞梁一介之死涼州從事王雍窮下嚴之節文之以術藝涼州冠蓋未有宜先雍者也古周公一舉則三方怨曰奚為而後已宜及府開以慰遠方弘農功曹史殿肅達學洽聞才能絕倫誦詩三百奉使專對此六子者皆有殊行絕才德隆當世如蒙徵納以輔高明此山梁

之秋夫子所為歎也昔卞和獻寶以離斷趾靈均納忠終於沈身而和氏之璧千載垂光屈子之篇萬世歸善願將軍隆照徵之明信日昃之聽少屈威神咨嗟下問令塵埃之中永無荊山汨羅之恨（殿廡國集作殿廡六字惟李育見後漢儒林傳育字元春扶風漆人仕為博士遷侍中擁一作擬斷趾作折趾沈身下一有已字歸善一作歸章）

戩 與竇憲牋 六首

今月中舍以令賜固刀把曰此大將軍少小時所服今賜固伏念大恩且喜且慚

又

將軍哀憐賜以玉躬所喜駮犀玳瑁簪絳單衣以魯縞之質被服鸞鳳之彩飾（八字闕）

又

將軍哀憐賜固手迹告以中軍宜鮮明乃賜以琱瑁簪絳紗單衣

又

固於張掖縣受賜虎頭繡囊囊一雙

又

復賜犀毗金頭帶此將軍所自帶也

又

將軍憐固乃賜以玉躬所著琱帴三具

書

與弟超書 九首

傳武仲以能屬文為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

又（徐幹字伯章扶風平陵人官至班超軍司馬善章草國典超書稱之）

得伯章書槩教殊工知識讀之莫不歎息實亦藝由己立名自人成

又

竇侍中遺仲升楚腾陵錯橫刀瓛皁削一枚金錯平垂刀一枚

又

竇侍中令載雜綵七百疋市月氏馬蘇合香

又

竇侍中前寄人錢八十萬市雜罽十餘張也

又

月支駹大小相雜但細好而已

又

今賈白素三百疋欲以市月支馬蘇合香闌登

又

遺仲升虎頭金鞶囊金鈎

又

今遺仲升琱瑁黑犀簪

與陳文通書

奉國威靈信志方外

議

匈奴和親議

竊自惟思漢興已來曠世歷年兵纏夷狄尤事匈奴綏御之方其塗不一或修文以和之或用武以征之或卑下以就之或臣服而致之雖屈申無常所因時異然未有拒絕棄放不與交接者也故自建武之世復修舊典數出重使前後相繼至於其末始乃暫絕永平八年復議通之而迄爭連日異同紛回多執其難少言其易光帝聖德遠覽瞻前顧後遂復出使事同前世以此而推未有一世闕而不修者也今為桓就闕稽首譯官康居月氏自遠而至匈奴離析名王來降三方歸服不以兵威此誠

國家通於神明。自然之徵也。臣愚以為宜依故事。復遣使者。上可繼五鳳甘露致遠人之會。下不失建武永平羈縻之義。虜使再來。然後一往。既明中國主在忠信。且知聖朝禮義有常。豈可逆詐示猜。孤其善意乎。絕之未知其利。通之不聞其害。設後北虜稍彊。能為風塵。方復求為交通。將何所及。不若因今施恩。為策近長。

符命

典引 有序 蔡邕註

臣固言。永平十七年。臣與賈逵傅毅杜矩展隆郗萌等。召詣雲龍門。小黃門趙宣持秦始皇帝本紀。問臣等曰。太史遷下贊語中。寧有非邪。臣對此贊。賈誼過秦篇云。向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秦之社稷。未宜絕也。此言非是。即召臣入。問本聞此論非邪。將見問意。開寤耶。臣具對素聞知狀。詔因曰。司馬遷著書。成一家言。揚名後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譏。貶損當世。非誼士也。司馬相如洿行無節。但有浮華之詞。不周於用。至於病疾而遺忠。主上求取其書。竟得頌述功德。言封禪事。忠臣效也。至是賢遷遠矣。臣固常伏刻誦聖論。昭明好惡。不遺微細。緣事斷誼。動有規矩。雖仲尼之因史見意。亦無以加。臣固被學最舊。受恩浸深。誠思畢力竭情。昊天罔極。臣固頓首頓首。伏惟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揚雄美新。典而亡實。然皆游揚後世。垂為

舊式。臣固才朽。不及前人。蓋詠雲門者難為音。觀隨和者難為珍。不勝區區。竊作典引一篇。雖不足雍容明盛萬分之一。猶啟發憤懣。覺悟童蒙。光揚大漢。軼聲前代。然後退入溝壑。死而不朽。臣固愚戇。頓首頓首曰。

太極之元。兩儀始分。烟烟熅熅。易太極是生兩儀烟烟熅熅陰陽和一相扶貌也 有沈而奧。有浮而清。奧濁也言兩儀始分之時其氣和同沈而濁者為地浮而清者為天 沈浮交錯。庶類混成。沈而氣升天道浮而降交錯則眾類同矣 肇命民主。五德初起。民主者天子也尚書曰成湯簡代夏作民主五德五行之德自伏羲已下帝王相代各據其一行始於木終於水則復始也 同于草昧。玄混之中。易曰天造草昧混混沌沌 踰繩越契。寂寥而亡詔者。系不得而綴也。言結繩書契已往其道寂 上哉夐參無聲莫能以相告故不得紹連也緜知貌 厥有氏號。紹天闡繹。莫不開元於太昊皇初之首。上哉夐乎。其書猶可得而修也。所依為氏也號功之表也號太昊曰伏羲炎帝曰神農黃帝曰軒轅少昊曰金天顓頊曰高陽帝嚳曰高辛堯曰陶唐舜曰有虞紹天闡繹始天地開通人事宗 亞斯之世。通變神化。函光而未曜。若夫上稽乾則。降承龍翼。而炳諸典謨。以冠德卓絕者。莫崇乎陶唐。陶唐舍胤而禪有虞。有虞亦命夏后。稷契熙載。越成湯武。股肱既周。天迺歸功元首。將授漢劉。天有五行之序堯與四臣各據其一行而堯為之正四臣已備故歸功元首之子孫而授漢劉也高祖始於沛公起兵入關後為漢王以即尊位故遠曰漢也春秋左氏傳曰陶唐氏既衰其後劉累者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成王滅唐宣王殺杜伯杜伯之子隰叔奔晉其後士會奔秦而復歸其子留秦者為劉氏以是明之漢為堯後 俾其承三季之荒末。值亢龍之災孽。懸象闇而恒文乖。彝倫斁而舊章缺。故先命玄聖。使綴學立制。宏量洪

業。表相祖宗。贊揚迪哲。相助也始受命為祖繼中為宗皆不毀廟之稱也言仲尼之作亦顯明祖宗揚明其舊詰之德 備哉燦爛。真聖明之式。雖皐夔衡旦密勿之輔。比茲褊矣。茲孔子也 是以高光二聖。宸居其域。言高祖光武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 時至氣動。乃龍見淵躍。拊翼而未舉。則威靈紛紜。海內雲蒸。雷動電熛。胡縊莽分。尚不涖其誅。言二祖即位胡亥王莽皆先已誅天之所為先除也 然後欽若上下。恭揖羣后。正位度宗。度居也宗尊也言二主既除亂諸侯推而尊之然後敬順天地恭揖諸侯正位居尊也 有于德不台淵穆之讓。淵曾深美之辭也 靡號師矢敦奮撝之容。矢陳也敦勉也氏曰矢於牧野毛 蓋以膺當天之正統。受克讓之歸運。蓄炎上之烈精。蘊孔佐之弘陳云爾。謂大漢之德也蓄聚也 洋洋乎若德帝者之上儀。誥誓所不及已。本事曰皓光事曰晉 鋪觀二代洪纖之度。其賾可探也。洪大也纖細也 並開迹於一匱。同受侯甸之服。奕世勤民。以方伯統牧。乘其命。賜彤弧黃鉞之威。用討韋顧黎崇之不恪。韋豕韋顧己姓之國 昔夏諸侯黎崇饑諸侯也湯文王誅之毛詩曰韋顧既伐又曰既伐于崇作邑於豐書曰西伯戡黎 至于參五華夏。京遷鎬亳。遂自北面。虎螭其師。革滅天邑。天下天子邑也 是故誼士華而不敦。武稱未盡。護有慚德。不其然歟。武周樂也護殷樂也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舜揮而周伐紂故未盡善也延陵季子聘魯觀樂見舞大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慚德恥於始伐也豈不然乎 亦猶於穆猗那。翕純皦繹。周頌曰於穆清廟商頌曰猗與那與孔子曰始作翕如也純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 以崇嚴祖考。殷薦宗配帝。發祥流慶。對越天地者。對荅也 舄弈乎千載。豈不克自神明哉。舄奕光曜流行貌 誕略有常。審言行於篇籍。光藻朗而不渝耳。矧夫赫赫聖漢。巍巍唐基。

泝測其源。乃先孕虞育夏。甄殷陶周。言則度漢本至唐乃任舜育禹化契成稷皆為之父母模範也 然後宣二祖之重光。襲四宗之緝熙。宣偏也襲因也高祖光武為二祖孝文曰太宗孝武曰世宗孝宣曰中宗孝明曰顯宗二祖重光天下四宗咸美相因而起也 神靈日照。光被六幽。六幽為上下四方也尚書日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仁風翔乎海表。威靈行乎鬼區。鬼區絕遠之區也 慝亡回而不泯。微胡瑣而不頤。故夫顯定三才。昭登之績。匪堯不興。言明定天地人之道明登天之功非堯莫能興也尚書曰昭登于上 鋪聞遺策在下之訓。匪漢不弘厥道。至於經緯乾坤。出入三光。言使日月星辰出以其節入以其期亡朒朓側慝盈縮之異也 外運渾元。內霑豪芒。性類循理。品物咸亨。其已久矣。盛哉。皇家帝世。德臣列辟。功君百王。榮鏡宇宙。尊亡與亢。四表曰宇往古來今曰宙 乃始虔鞏勞謙。兢兢業業。貶成抑定。不敢論制作。鞏亦勞也 至於遷正黜色賓監之事。渙揚寓內。漢承周復當就夏正以十二月為年首而秦以十月為年首高祖又以十月至霸上因而不改至武帝太初始改為賈誼公孫弘等議以漢土德服色尚黃至光武中乃黜黃而尚赤立殷後曰紹嘉公周後曰承休公以賓而監二代矣於四者宣揚海內制作之事猶未章也 而禮官儒林屯用篤論之士。不傳祖宗之髣髴。雖云優慎。無乃葸與。慎而無禮則葸 於是三事岳牧之寮。僉爾而進曰。陛下仰監唐典。中述祖則。俯蹈宗軌。躬奉天經。惇睦辨章之化洽。巡靖黎蒸。懷保鰥寡之惠浹。懷安也保養也 燔瘞懸沈。肅祗羣神之禮備。是以來儀集羽族於觀魏。恭體仁則鳳皇來儀 肉角馴毛宗於外囿。視明禮修則麒麟來應 擾緇文皓質於郊。思睿信立則白虎擾 升黃輝采鱗於沼。聽德知王則黃龍見 甘露宵零於豐草。德至天則甘露降 三足軒翥於茂樹。烏反哺之烏至孝之應也 若乃嘉穀靈草奇獸

神禽應圖合諜窮祥極瑞者翕夕珂牧天子寰日月邦畿卓犖方州洋溢乎要荒昔周姬有素雉朱烏玄秬黃鬯之事耳君臣動色左右相趨濟濟翼翼喊哦如也蓋用昭明黃畏承聿懷之福毛詩曰昭哉嗣上亦以寵靈文武胎燕後昆飛以譖鑠豈其為身而有離離也若然受之亦宜勤德旅力以充厥道慈恩也旅陳也啟恭館之金縢御東序之秘實以流其占恭館宋廟金縢之所在東序藏書者存仁之事尚覽之以演禍福之機也夫圖書在天圖維也河圖洛書至信孔鮒先命聖孚先定道也吉孔子也體行德本正性也體行正性習見所逢吉丁辰景命也言逢此吉當此時之逢吉丁辰景命也者皇天之大命也順命以創制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應乎人神治定作樂以和人神咎三靈之蕃祉展敬唐之明文茲事體大而允寤寐次於心瞻前顧後豈蔑清廟惲勑天命也伊考自遂古乃降庶發茲作者七十有四人有不俾而假素罔光度而遺章今其如台而獨闕也是跻聖上固以垂精遊神苞舉藝文廣訪羣儒俞咨故老興之斟酌道德之淵源館毅仁義之林藪以望元符之臻焉斟酌飲也有義食也肉曰有骨曰肉水深曰淵水本曰源義木曰藪藪也天子與羣儒故老斟酌有義而行以天應之至既感羣后之讜辭又悉猷五縣之碩慮矣讜當也持曰洞酌彼行潦又曰有酌彼流泉也猷常也縣占也王者迎得預卜五年歲習其祥習則行不則修德而改卜言天下已舉五卜之占而習吉也將紆滿帛揚洪輝鬱景炎揚皆振布扇遺風播芳烈久而逾新用而不竭汪汪乎不天之大律其疇能亘之哉唐

哉皇哉皇哉唐哉言讓龍見此道惟唐堯與漢興而已

設難

答賓戲有序

永平中為郎典校秘書專篤志於儒學以著述為業或譏以無功又感東方朔揚雄自喻以不遭蘇張乞骸之時曾不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故聊復應焉其辭曰

賓戲主人曰蓋聞聖人有一定之論烈士有不易之分亦云名而已矣故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夫德不得復身而特盛功不得背時而獨彰是以聖喆之治棲棲遑遑孔席不暖墨突不黔由此言之取舍者昔人之上務著作者前烈之餘事耳今吾子幸游帝王之世躬帶綬冕之服浮英華湛道德譬龍虎之文舊矣卒不能攄首尾奮翼鱗振拔洿塗跨騰風雲便見之者影駭聞之者響震徙樂枕經籍書紆體衡門上無所帶下無所根獨攄意乎宇宙之外銳思於毫芒之內潛神默記紬以年歲然而弱不貫於當已用不效於一世雖馳辯如濤波摛藻如春華猶無益於殷最也意者且運朝夕之策定合會之計使存有顯號亡有美諡不亦優乎主人迫爾而笑曰若賓之言所謂見世利之華闇道德之實守窶奠之熒燭未仰天庭而覩白日也翼者王逞燕機周失其馭侯伯方軌戰國橫騖於是上雄虓闞分裂諸夏龍戰虎爭游說之徒風颺電激並起而救之其餘灰飛霧煜附雲煜其間者蓋不可勝載當此之時猶朽磨鈍鉛刀皆能一斷是故魯連飛一矢而蹶千金慶卿以顧盼而捐相印夫啾嘈慢投曲感耳之聲合之律度淫繩而不可聽者非韶夏之樂也因勢合變偶時之會風移俗易乖迕而不可通者非君子之法也及至從人合之衡人散之亡命漂說羈旅騁辭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李斯奮時務而要始皇彼皆躡風塵之會履顛沛之勢據徼乘邪以求一日之富貴朝為榮華夕為顦顇福不盈眥禍溢於世凶人且以自悔況吉士而是賴乎且功不可以虛成名不可以僞立韓設辯以激君呂行詐以買國說難既道其身乃囚秦貨既貴厥宗亦隆是以仲尼抗浮雲之志孟軻養浩然之氣彼豈樂為迂濶哉道不可以貳也方今大漢洒掃羣穢夷險芟荒廓帝紘恢皇綱基隆於羲農親廣於黃唐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如神涵之如海養之如春是以六合之內莫不同源共流沐浴玄德稟仰太和枝附葉著譬猶草木之植山林鳥魚之毓川澤得氣者蕃滋失時者零落參天地而苞化豈云人事之厚薄哉今吾子處皇代而論戰國曜所聞而疑所覩欲從埜敦而度高乎泰山懷沈潛而測深乎重淵亦未至也竇曰若夫鞅斯之倫衰周之山人既聞命矣敢問上古之士處身行道輔世成名可述於後者默而已乎主人曰何為其然也昔者咎繇謨虞箕子訪周

言通帝王謀合神聖殷說夢發於傅巖周望兆動於渭濱齊甯激聲於康衢漢良受書於邳垠皆俟命而神交匪詞言之所信故能建必然之策展無窮之動也近者陸子優游新語以興董生下帷發藻儒林劉向司籍辨章舊聞揚雄譚思法言太玄皆及時君之門闚究先聖之壺奧婆娑乎衛藝之場休息乎篇籍之囿以全其質而發其文用納乎聖德烈炳乎後人斯非其亞與若乃伯夷抗行於首陽柳惠降志而辱仕顏潛樂於簞瓢孔終篇於西狩聲盈塞於天淵真吾徒之師表也且吾聞之一陰一陽天地之方乃文乃質王道之綱有同有異聖哲之常故曰慎修所志守爾天符委命供己味道之腴神之聽之名其舍諸實又不聞和氏之璞韞於荊石隋侯之珠藏於蚌蛤乎歷世莫眡不知其將含景曜吐英精曠千載而流光也應龍潛於潢汚魚龜媒之不覩其能奮靈德合風雲超忽荒而躡昊蒼也故夫泥蟠而天飛者應龍之神也先賤而後貴者和隋之珍也時暗而久章者君子之真也若乃牙曠清耳於管絃離婁眇目於毫分逢蒙絕技於弧矢輸輮推巧於斧斤良樂軼能於相馭烏獲抗力於千鈞和鵲發精於鍼石研桑心計於無垠走亦不任則技於彼列故密爾自娛於斯文

難嶽周

太史之世不車不舟陸足以游不棟不宇巢穴而處

頌

實車騎北征頌

車騎將軍應昭明之上德該文武之妙姿踐佐歷輔樑翼胳聖上作主光輝資天心謨神明規卓遠圖幽寞觀率戎士迺撫疆城勒邊衛之永設奮賴檜之遠徑閔遐黎之騷狄念荒服之不庭乃總三選簡虎校勒部隊明誓號援謀夫於未言察武毅於俎豆取可校於品象拔所用於仄陋料資器使來用先務民儀饗慕羣英影附羌戎相率東胡爭驁不召而集未令而諭於是雷震九原電曜高闕金光鏡野武旗穹蜺衝雖鹿超黃磧輕選四縱所從莫敵馳飆疾踵蹊迹探梗莽除嶄阨斷溫禺分尸逐電激私渠星流霰落名王交手稽顙請服乃收其鋒鏃干鹵甲冑積象如丘阜陳閱滿廣野戰載連百兩散數累萬億放獲駜孳掠域拔邑擒馘之倡九谷譙譙響胳東夷埃塵戎域然而唱呼鬱憤未逞厥願甘平原之酣戰於訊捷之累篡何則上將榮至仁行猷易弘濮恩降溫澤同庖厨之珍餌分裂室之纖息勞不御輿寒不施澤行無偏勤止無兼役惟蒙識而愎戾順二者異而慮夫奮遂踰溶郡跨祈連籍庭蹈就殲獨峭嶢巀嶭幽山超山河睨安候軼馬居與虞衍顧衛霍之遺迹瞰伊秩之所邇

師橫騖而無御士憚慴以爭先回萬里而風騰劉殘寇於沂琅糧不賦而師贍役不重而備軍行戎醜以禮教炘鴻枝而昭仁文武炳其並隆威德兼而兩信清乾鈞之攸冒拓畿畧之所順橐弓鏃而戢戈回雙虎以東運於是封燕然以隆高禮廣鞬以弘曠銘靈陶以勒崇欽皇祇之祐貺宣惠氣盪殘風軨泰幽嘉凝陰飛雪瀼瘝其雨洒淋榛枯一握興嘉卉始濩土膏含農四行分任於是三軍稱曰躔疊將軍克廣德心光光神武弘昭德音超兮眇天潛眇兮與神參

東巡頌

竊見巡狩岱宗柴望山嶽崇祀明堂上稽帝堯中述世宗遵奉世祖禮儀備具動自聖心是以明神屢應休徵乃睯不勝狂簡之情謹上岱宗頌一篇

曰若稽古在漢迪哲聿修厥德憲章丕烈翻六龍鞅五輅齊百僚陶質素命南重以司歷厥中月之六辰備天官之列衛盛輿服而東巡

南巡頌

惟漢再受命系葉十一協景和則天經郊高宗光六幽通神明既禘祖於西都又將祫于南庭是時聖上運天官之法駕建日月之旃旌

銘

封燕然山銘有序

維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漢元舅曰車騎將軍竇憲奮聖皇啓冀王室紹于大麓惟清緝熙乃興執金吾耿秉述職巡禦治兵於朔方鷹揚之校蟠虎之士爰該六師暨南單于東胡烏桓西戎氐羌侯王君長之屬驍騎十萬元戎輕武長轂四分雷輜蔽路萬有三千餘乘勒以八陣申以威神玄甲耀日朱旗絳天遂凌高闕下臨絕漠斬溫禺以釁鼓血尸逐以染鍚然後四校橫徂星流彗掃萬里野無遺寇於是域滅區殫反旆而旋考傳驗圖窮覽其山川遂踰溶都跨安侯乘燕然勰冒頓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將上以憑高丈之宿憤光祖宗之玄靈下以安固後嗣恢拓境宇振大漢之天聲茲可謂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甯也乃遂封山刊石昭銘盛德其辭曰

（其例反）（碣居列反）（史灰）

（志韻）

（叶居列反）

丞相尸牖侯陳平
澤洋丞相勢誦師旅擾攘楚魏為漢謀主六奇解厄揚名于後
南宮侯張敖
堂堂張敖耳之遺萌以誠佐國序跡建忠功成德立襲封南宮垂號萬春永保無疆
衛尉曲陽侯酈商
行行衛尉德行循規遺兄食其隕歿於齊橫恥愧景刎頸自獻金紫褒表萬世不刊
將軍潁陽侯灌嬰
煌煌將軍輔漢久長威震呂氏奸惡不揚寇攘珍盡船迎代王功顯帝室萬世益章
將軍汲陰侯夏嬰
斌斌將軍應武是揚內康王室外鎮四方諸夏又安流及要荒聲騁海內苗嗣紀功
將軍陽陵侯傅寬
休休將軍如虎如羆御師勒陳破敵以威靈金曜楚火流烏飛將命伏節功績永垂
將軍信武靳歙
斤斤將軍忠信孔雅出身六師十二匹旅折衝扞難遂甯天下金龜章德建號傳後
丞相安國侯王陵

明明丞相天賦挺直剛德正行不枉不曲功業成著榮顯食邑距呂奉王昭然不惑
將軍襄平侯韓信
桓桓將軍輔主克征奉使全璧身拙項營序功差德履讓以平轉北而遊雲中以傾
將軍棘津侯陳武
嚴嚴將軍帶武佩威御雄來險難困不遣伐滅主定四海是桓功成食土德被遐邁
曲成侯蟜連
晏晏曲成與從龍騰安危從主求曜以升蟜赫皇皇道彌光明惟德御國流及後萌
御史大夫汾陰侯周昌
肅肅御史以武以文相趙距呂志安君身徵詣行所如意不全天秩邑土勛乃永存
將軍青陽侯王吸
邑邑將軍育養孫徒建謀正直行不匿邪入軍討敵項定天都佩崔雙印百里為家

論

難張論

衆人之逐世利如青蠅之赴肉汁也青蠅嗜肉汁而忘溺死衆人貪世利而陷罪禍

功德論

朱軒之使鳳舉於龍堆之表

哀辭

馬仲都哀辭并序

壯堂書鈔載班固馬仲都哀辭按此不似固自序似人為序其事也

車騎將軍順文侯馬仲都明帝舅也從車駕於水浮橋馬驚入水溺死帝顧謂侍御史班固於馬上三十步遂為哀辭

連珠

擬連珠

臣聞公輸愛其斧故能妙其功明王貴其士故能成其治

臣聞良匠度其材而成大廈明主器其士而建功業

臣聞聽決價而資玉者無楚和之名因近習而取士者無伯王之功故璵璠之為寶非趨儈之術伊呂之為佐非左右之舊

臣聞鸞鳳養六翮以凌雲帝王乘英雄以濟民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

臣聞馬伏阜而不用則駑與良而為羣士齊賽而不職則賢與愚而不分

文

奕旨

大冠言博既終或進而問之曰孔子稱有博奕今博行於世而奕獨純博義既弘奕義不述問之論家師不能說其聲可聞乎曰學不廣博無以應客壯方之人謂棊為奕弘而說之舉其大畧嚴義深矣局必方正象地則也道必正直神明德也棊有白黑陰陽分也駢羅列布效天文也四象既陳行之在人蓋王政也成敗臧否為仁由己危之正也夫博懸於投不專在行優者有不遇劣者有僥倖蹄擊相凌氣勢力爭雖有雄雌未足以為平也至於奕則不然高下相推人有等級若孔氏之門回賜相服術名實課以計策若唐虞之朝考功黜陟器用有常施設無祈困敵為資應時屈伸績之不復變化日新或虛設豫置以自護衛蓋象庖羲固器之制隄防周起障塞漏決有似夏后治水之勢一孔有闕壞頹不振有似叅子汎濫之貶一棊破全亡地復還曹子之盛作伏設詐突圍橫行田單之奇要尼相趾割地取償蘇張之姿圍本自廣敵人恐懼三分有二糈而不誅周文之德知者之慮也既有過失能量弱強逡巡儒行保角依旁却自補續雖敗不亡繆公之智中庸之方也上有天地之象次有帝王之治中有五覇之權下有戰國之事覽其得失古今畧備及其要也至於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推而高之仲尼極也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質之詩書闚睹數也紕

專知柔陰陽代至施之養性彭祖氣也外若無為默而識淨泊自守以道意隱居放言遠咎悔行象虞仲信可喜感乎大冠論未備故因問者喻其事

詩

郊祀靈芝歌

因露寢兮產靈芝參三德兮合瑞應圖延壽命兮光此都配上帝兮象太微參日月兮揚光輝

詠史

三王德綱薄惟後用肉刑太倉令有罪就逮長安城自恨身無子困急獨煢煢小女痛父言死者不可生上書詣闕下思古歌雞鳴憂心摧折裂長風揚激聲聖漢孝文帝惻然感至情百男何憒憒不如一緹縈

竹扇詩

供時有度量異好有圓方來風堪避暑靜夜致清涼

附錄

本傳

班固字孟堅年九歲能屬文誦詩賦及長遂博貫載籍九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所

學無常師不為章句舉大義而已性寬和容衆不以才能高人諸儒以此慕之永平初東平王蒼以至戚為驃騎將軍輔政開東閤延英雄時固始弱冠奏記說蒼蒼納之父彪卒歸鄉里固以彪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思欲就其業既而有人上書顯宗告固私改作國史者有詔下郡收固繫京兆獄盡取其家書先是扶風人蘇朗僞言圖讖事下獄死固弟超恐固為郡所殺考不能自明乃馳詣闕上書召見具言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其書顯宗甚奇之召詣校書部除蘭臺令史與前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共成世祖本紀遷為郎典校秘書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奏之帝乃復使終成前所著書固以為漢紹堯運以建帝業至於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紀編於百王之末厠於秦項之列太初以後闕而不錄故探撰前記綴集所聞以為漢書起元高祖終于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傍貫五經上下洽通為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固自永平中始受詔潛精積思二十餘年至建初中乃成當世甚重其書學者莫不諷誦焉自為郎後遂見親近時京師脩起宮室濬繕城隍而關中耆老猶望朝廷西顧固感前世相如壽王東方之徒造構文辭終以諷勸乃上兩都賦盛稱洛邑制度之美以折西賓淫侈之論及肅宗雅好文章固愈得幸數入讀書禁中或連日

繼夜每行巡狩輒獻上賦頌朝廷有大議使難問公卿辨論於前嘗賜恩寵甚渥固自以二世才衛位不過郎感衰方翔揚雄自論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作賓戲以自通焉後遷玄武司馬天子會諸儒講論五經作白虎通德論令固撰集其事時北單于遣使貢獻求欵和親詔問羣僚議者或以為匈奴變詐之國無內向之心徒以畏漢威靈逼憚南虜故布望報命以安其離叛今若遣使恐失南虜親附之歡而成北狄猜詐之計不可固議因令施惠為策近長固又作典引篇述敘漢德以為相如封禪雍而不典揚雄美新典而不實益自謂得其致焉固後以母喪去官永元初大將軍竇憲出征匈奴以固為中護軍與參議北單于聞漢軍出遣使款居延塞欲修呼韓邪故事朝見天子請大使憲上遣固行中郎將軍將數百騎與虜使俱出居延塞迎之會南匈奴掩破北庭圍至私渠海聞虜中亂引還及竇憲敗固先坐免官固不教學諸子諸子多不遵法度吏人苦之初洛陽令种兢嘗行固奴千其車騎吏推呼之奴醉罵兢大怒畏憲不敢發心銜之及竇氏賓客皆逮考兢因此捕繫固遂死獄中時年六十一詔以謹責親抵王者吏罪固所著典引竇戚應讖詩賦銘誄頌書文記論議六言在者凡四十一篇

班蘭臺集卷全終

崔亭伯集題辭

漢肅宗好崔亭伯文章稱於竇憲有真龍之目憲遂揖為上客自古文人遭時遇主未或無因而前趙良娶人長卿狗監作合之始不辭汙泥亭伯以四頌結知天子躬親薦達責臣曳履迎門其榮重亦百世一時也竇氏驕恣屢獻規誡忤意見疎樂浪小邑竟長甘肥遯披其文詞十過杜欽之說王鳳矣亭伯少與班傅齊名未遑仕進時或譏其玄靜乃作達旨以匹解嘲立言之致初若符節及其終也子雲抱恨於投閣亭伯成名於遼陰文之為文非言之難行之難也崔氏顯人西漢代有崔發詔事王莽官至司空崔篆羞之閉門榮陽重自傷悼而賦慰志言及逮新其耻同於珉詩之琬垣復關也亭伯處士年少感剌貴戚翻然高蹈無忝先子此之謂乎何必銘昆吾之鼎勒景襄之鐘然後名得意哉

東東張溥題

東漢崔亭伯集目錄

賦
反都賦有序
大將軍臨洛觀賦
著述
達旨
書
與竇憲書
牋
與竇憲牋
又
箴
太尉諸箴
司徒箴
大理箴
虎賁中郎箴
河南尹箴
酒箴
銘
仲山父鼎銘
車右銘
車後銘
樽銘
機銘
缝銘
刀劍銘
又
刻漏銘
六安枕銘
扇銘
頌
上四巡頌表
西巡頌有序
南巡頌有序
東巡頌
北巡頌有序
漢明帝頌
北征頌
杜頌
議
章帝謚議
論
博徒論
又
七
七依
雜文
婚禮結言
詩
安封侯詩
七言詩
附錄
本傳

崔亭伯集目錄終

東漢崔亭伯集卷全

漢　安平崔駰　著

明　太倉張溥　閱

賦

反都賦　有序

漢歷中絕京師為墟光武受命始遷洛都客有陳西土之富云洛邑褊小故略陳戲敗之機不在險也

建武龍興奮旅西驅虜赤眉討高明斬銅馬破骨都收翡翠之鴈據天下之圖上帝受命將昭其烈潛龍初九真人乃發上貫紫宮裴徊天闕樞狼狐跆泰伐陶以乾坤始分日月觀三代之餘烈察殷湯之遺風背崤函之固即周雒之中興四郊建三雍禪梁父封岱宗

大將軍西征賦　有序

主簿駟言愚聞昔在上世義兵所克工歌其詩賢陳其頌書之庸器列在明堂所以顯武功也於是襲孟秋而西征跨雍梁而遠蹤涉隴阻之峻坂升天梯以高翔旗旒翼如遊風羽毛紛其覆雲金光皓以奪目武鼓鏗而雷震

大將軍臨洛觀賦

濱曲洛而立觀營高壤而作廬處崇顯以閒敞超絕鄰而特居列阿閣以環匝表高臺而起樓步輦道以周流臨軒檻以觀魚於是迎夏之時未春之垂桃枝夭夭楊柳猗猗既乃日垂函陽中曜內光弛衙縱策逸如奔飈

著述

達旨

或說已曰易稱備物致用可觀而有所合故能扶陽以出順陰而入春發其華秋收其實有始有極爰登其質今子韞櫝六經服膺道術歷世而游高談有日俯鉤深於重淵仰探遠乎九乾窮至賾於幽微測潛隱之無源然下不步卿相之廷上不登王公之門進不黨以譖己退不黷於庸人獨師友道德含符纂真抱景特立興士不羣蓋高樹蘼蕪獨木不林隨時之宜道貴從凡於是太上運天德以君世憲王像而布官臨雍泮以恢儒疏軒冕以崇賢率愷德以厲忠孝揚淺化以砥仁義選利器於良材求鎮御於明智不以此時攀台階聞紫閨據高軒望朱闕夫欲千里而咫尺未發蒙翳感焉故英人乘斯時也猶逸禽之赴深林魚蝦之趣大沛胡為嘿嘿而久沉滯也答曰有是言乎子苟欲勉我以世路不知其跌而失吾之度也古者陰陽始分天地初制皇綱亡紀乃設傳序麾數三代興滅昔大庭尚矣赫胥罔識溫模散離人物錯乖高辛攸降厥趣各違道無常稽興時張施失仁為非得義為是君子通變各審所履故士或掩目而淵潛或盥耳而山棲或草耕而僅飽或木如而長饑或重聘而不來或屢黜而不去或冒詢以干進或望色而斯舉或以役夫發夢於王公或以漁父見兆於元龜若夫紛纚塞路山虞播流人有昏墊之厄王有嘯咨之憂涂嗞蔓上下相求於是乎賢人授手援世之災跋涉赴俗急斯時也昔堯含感而皐陶謨高祖歎而子房慮禍不散而曹絺蕩結不解而陳平權及其策合道從克胤弭衡乃將鏤玄珪冊顯功銘昆吾之冶勒景亳之鍾興其有事則寮寀濡足冠挂不顧人溺不拯則非仁也當其無事則蹴纓整襟規矩其步德讓不修則非忠也是以險則救俗平則守禮舉以公心不私其體今聖上之育斯人也樸以皇質雕以唐文六合怡怡比屋為仁壹天下之衆異齊品類之萬殊參差同量坏冶一陶羣生得理庶績其凝家家有以樂和人人有以自優威械藏而狙豆布六典陳而九刑措濟茲兆庶出於平易之路雖有力牧之略尚父之厲伊皐不論奚事范蔡夫廣厦成而茂木暢達求存而良馬繫陰事終而水宿藏場功畢而大火入方斯之際處士山積學者川流衣裳被宇冠蓋雲浮譬猶衡陽之林從陰之麓伐尋抱不為之稀藝拱把不為之

數悠悠罔極亦各有得彼採其華我收其實舍之則藏已所學也故進動以道則不辭執珪而東柱國復靜以理則甘糟糠而安黎藿夫君子非不欲仕也恥夸毗以求舉非不欲室也惡登牆而摟處吁呼衢鬻賣荏自表非隨和之寶也暴智燿世困以干祿非仲尼之道也游不倫黨苟以徇己汗血競時利合而友子笑我之沉滯吾亦病子屑屑而不已也先人有則而我弗虧行有枉俓而我非隨藏否在予唯世所議固將因天質之自然誦上哲之高訓詠太平之清風行天下之至順懼吾郎之機德勤百畝之不耘縶余馬以安行俟性命之所存昔孔子起成於夾谷晏嬰發勇於崔杼曹劌畢節於柯盟卞嚴克捷於強禦范蠡錯勢於會稽伍員樹功於柏舉曾連辯言以退燕包胥單辭而存楚唐且華顛以悟秦甘羅童牙而報趙原寬見廉於盍殄宣孟收德於束脯吳札結信於丘木展季劾貞於門女顏回明仁於度轂程嬰顯義於趙武僕誠不能編德於數者竊慕古人之所序

書

與實憲書

駟聞交淺而言深者愚也在賤而望貴者慼也未信而納忠者誘也皆所不宜而為蹈之者思効其區區憤盈而不能已也竊見足下體純淑之姿躬高明之量意美志厲有上賢之風駟幸得戈下館序復陳是以竭其拳拳敢進一言傳曰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生富貴而能不驕傲者未之有也今寵祿初隆百僚觀行當堯舜之盛世處光華之顯時豈可不庶幾夙夜以永衆譽弘申伯之美致周邵之事乎語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昔馮野王以外戚居位稱為賢臣近陰衛尉克己復禮終受多福郤氏之宗非不尊也陽侯之族非不盛也重侯累將建天樞執斗柄其所以獲譏於時垂愆於後者何也蓋在滿而不挹位有餘而仁不足也漢興以徇迄於哀平外家二十保族全身四人而已書曰鑒于有殷可不慎哉竇氏之興肇自孝文二君滒淑守道成名先日安豈以佐命著德顯自中興內以忠誠自固外以法度自守卒享祚國垂祉於今夫謙德之光周易所美滿溢之位道家所戒故君子福大而愈懼位隆而益恭遠察近覽俯仰有則銘諸几杖刻諸盤杅矜矜業業無殆無荒如此則百福是荷慶流無窮矣

百三名家集

崔亭伯集　書

牋

與竇憲牋

主簿崔駰言今旦漢陽太守稜吏卒數十人皆臂鷹牽狗陳於道側云欲上幕府駰聞傳曰禽獸之皮不足以備器用其肉不可以將獻養則公不舉焉禮公侯非麋兕射且以服猛為民除害因以供賓客器械也故晉唐叔射兕於徒林以為大甲夫鷹犬所獲不過雉兎而有歷險阻之難斯乃細人匹夫之事非王侯大人所為要資也駰幸得充下館序在衆賢後乘是以竭其愚愚敢進一言北堂書鈔載牋云主簿職在檢校恩智慶淺短何益也還注載奏記云明華持精拜記曾下

與竇憲牋南單于請兵北伐拜憲車騎將軍金印紫綬官屬依司空

君侯以野幕為府前世封青故事也

與竇憲牋

將軍窮絕天阻萬里長途

箴

太尉諸箴

天官冢宰庶僚之率師錫有帝命虞作尉爰叶台極妥平國域制軍詰禁王旅惟式

九州用綏群公咸治干戈載戢載宿纓其紀上之云據下之云戴苟非其人歎我帝載

昔周人思文公而召南詠甘棠昆吾隆夏伊摯咸商季世頗僻禮用不匡無曰我強莫余敢喪無曰我大輕戰好殺紂師百萬卒以不艾宰臣司馬敢告在隙

司徒箴

天監在下仁德是興乃立司徒亂茲黎烝茫茫烝域率土祁祁民具爾瞻四方是維朝乾夕惕靡忌靡違恪恭爾職以勤王機敬敷五教九德咸事嗇人用章黔黑是富無曰余恃忘余爾輔無曰余聖以忽執政匪用其良乃荒厥命無績不怡疚于爾祿豐其折右而鼎覆其餗書歌股肱詩刺南山尹氏不堪國度斯僭徒臣司徒敢告執灊

大理箴

逦矣阜陶堲唐作士設為狂獬九刑允理如石之平如淵之清三槐九棘以質以聽罪人斯殛凶猿斯弔熙文帝戴考旌作明普在仲尼哀務聖人子罕禮刑衛人釋艱釋之其忘勳亮孝文于公哀寡定國廣門貧哉逦矣舊訓不遵主慢臣驕虐用其民賞以崇欲刑以肆慾紂作炮烙周人滅殷夏用淫刑湯誓其軍衛鞅酷烈卒殞于秦不疑加害禍不反身嗟茲大理慎于屬官貴不可不思斷不可不虔或有忠能被害或有孝而見殘吳況伍胥殷割比干莫遂爾情是截是刑無遂爾心以速以殛天鑒在顏無細不錄福善災惡其傚甚速理臣思律敢告執獄

百三名家集

虎賁中郎箴

赫矣帝臣爰奮厥武桓桓征夫矯矯其旅王師是成戎事是御惟鳥之鷹惟鷹之發出翼王路入司階闥功成閑邪憂其萌孽

河南尹箴御覽作楊雄箴河南尹

茫茫天區書莫為京商邑翼翼四方是營唐虞商周河洛是居成王郊郟以處鶉墟諸夏勁張是從是橫徹我牆屋而師尹不平霸舊其權宗器以分圖碧遷齊九鼎入秦爰作卿士以尹王州風化攸興萬國承流爰作四句太平御覽案入秦下有闕句一作之徵

酒箴

豐侯況酒荷翼貢缶自斃於世圖凡戒後

銘

仲山父鼎銘

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有福足勝其任公餗乃珍於高思危在滿戒溢可以永年天之大律

車左銘三銘古文苑作傳毅

虞夏作車取象璣衡君子建左法天之陽止位受綏車不內顧塵不出軌鸞以節步

彼言不爽彼指不貳玄鑒于道永思厥中（夏文苑作氏）

車右銘

擇御卜右採德用良詢納耆老于我是匡惟覺是師惟道是式歲閱旅貢內顧自救匪皇其度匪經其則越戒敦儉禮以華國（儉文苑作約）

車後銘

敬其在路體貌思恭望衡顧毅允慎茲容無或好失匪盤于遊顧省厥遺虎尾斯求（遺文苑作逸）

昭德塞違抑盈以無雖有三晉歐然若虛（失音逸）

椅銘

惟歲之元朝賀奉樽金罍犧象嘉禮具存獻酬交錯萬國咸歡（國古國字）

機銘

機衡建子萬物含滋黃鍾肇化以養元基長履景福至于億年皇靈既祐祉祿來臻本枝萬世子子孫孫

鏤銘

惟歲之始承天嘉德皇靈□顧□國絲綏克贊以□朝迪

刀劒銘

歐冶運巧鑄鋒成鍔麟角鳳觜玉飾金錯

又

龍淵太阿干將莫邪帶以自鑒燁燁吐花

刻漏銘

天德順動人以立信乃作斯策以咸渥潤封傳今晚兌蓋覆四極

六安枕銘（言六面皆安也）

枕有規矩恭一其德承元宵翰終始不忒

扇銘

有圖者扇誕此秀儀晞露散霍擬日定規朗姿玉暢惠風時披

頌

上四巡頌表

臣聞陽氣發而鶡鷻鳴秋風厲而蟋蟀吟氣之動也唐虞之世樵夫牧豎擊轅中詻咸于和也臣不知手足之動音聲敢獻頌云

西巡頌有序

惟永平三年八月己丑行幸河東志曰君舉必書是故工歌其詩史立春秋若大聲

管不發雅頌罔記

惟秋穀既登上將省斂平秩西成巡幾于西郊因斯萬物凝德綏俗昔既春遊今乃秋稼

南巡頌有序

建和九年秋穀始登猶斯嘉時舉先王之大禮假于章陵遂南巡楚路臨江川以望衡山顧九疑嘆虞舜之風是時庶績咸熙罔可黜陟

惟休慕之鴻德允天覆而無遺壯雲行之博惠淑雨施於庶黎

東巡頌元和二年章帝東巡狩○一作傳毅

伊漢中興三葉於皇惟烈允迪厥倫矩坤度以範物規乾則以陶鈞於是考上帝以質中總列宿於北辰開太微敞禁庭延儒林以諮詢岱嶽之事于時典司者耆艾華抱實迺爾而造曰盛哉大漢既重雍而繼熙世增其德唯斯嶽禮久而不修此神人之所慶幸海內之所想思頃有喬山之征典有徂嶽之巡時邁其邦民斯攸勤不亦宜哉乃命太僕訓六騶閑路馬戒師徒於是乘輿登天靈之威路駕太一之象車升九龍之華旗建神鼎之旌旄袁胡耆之元老實孝行之畯農闕三軍霆激羽騎火烈天動雷霆隱隱轔轔登天靈之威路駕太乙之象車躬東作之上務始八正於南行

（古文苑厥倫下有續王命風漢興由民作人制作則賜作憲）

北巡頌有序

元和三年正月上既畢郊祀之事乃東巡出于河內納青兗之郊回冀州禮北嶽聖澤流泱黎元被德嘉瑞並集乃作頌曰

穆穆享祈歆害百神爰始賦政授務于人雍容清廟謐爾無虞垂拱穆穆神行化馳登中山□天帝觀神晨將省陽穀相天功巡東作

漢明帝頌

帝乃負扆執冑履珪璋斗杓以酬酢酌酒旗之玉巵

北征頌

人事協兮皇恩得金精揚兮水靈伏順天機兮把刑德戈所指兮罔不勉

杖頌

爰植根於湘浦承雷夏之洪澤寓浮雲而貽我合天生之質直用以為杖飾以犀角王母扶持永保百祿壽如南極子孫千億

議

章帝謚議

臣聞攄者功之表誼者行之迹據德錄功各當其實孝經曰天地明察神明章矣

論

博徒論

博徒見虞夫戴笠持耜以苦勞蒸面色驪黑手足胼胝膚如桑朴足如熊蹄滿望壠畝汗出調泥乃謂曰子觸熱耕耘背上生鹽腥如燒椽皮如領革雖不能穿行步狼跋蹄皮腥酸謂子草木支體屈伸謂子禽獸形容似人何受命之薄稟性不純

又

牛臞羊膽炙雁煮鳧雞寒狗熱重案滿盈

通達長史撫綏于卑蒸烹鱉餔鵠煎魚但到酒鑪不醉無歸

七

七依

客曰乃導玄山之粲不周之稻襲以絺綌砥以柔韋洞庭之鮪灌水之鯉滋以陽樸之薑萩以壽木之華鰿以大夏之壜酢以越裳之梅反宇垂阿洞門金鋪丹柱雕楹飛閣曾樓於是置酒乎燕遊之堂張樂乎長娛之臺酒酣樂中美人進以承宴調歌欣以解容迴顧百萬一笑千金振飛穀以長舞袖鳥細腰以務抑揚當此之時孔子

傾於阿谷柳下忽而更娛老聃遺其虛靜揚雄失其太玄此天下之逸豫宴樂之至盤也公子豈能興乎客曰彭蠡之鳥萬萬而羣荊山之獸億億而屯雲合風散隱隱震震乃命長狄使驅獸夷羿作虞人騰勾喙以追飛騁韓盧以逐奔弓彈交鐀把弧控弩擊弱鼓千鈞死獸籍聚如山選取上鮮獻之庖人

雜文

婚禮結言

乾坤其德恒久不已爰定天綱夫婦作始乃降英媛有淑其儀姬姜是侔比則姚嬀載納嘉贊申結繫褵

詩

安封侯詩

戎馬鳴兮金鼓震壯士激兮忘身命被光甲兮跨良馬揮長戟兮殺強虜

七言詩

鸞鳥高翔時來儀應治歸德合望規啄食竹實飲華池

崔駰本傳

崔駰字亭伯涿郡安平人也高祖父朝昭帝時為幽州從事諫刺史無與熹刺王通及刺王敢擯為侍御史生子舒歷四郡太守所在有能名舒小子篆篆生毅以疾隱身不仕毅生駰年十三能通詩易春秋博學有偉才盡通古今訓詁百家之言善屬文少游太學與班固傅毅同時齊名常以典籍為業未遑仕進之事時人或譏其大玄靜將以後名失實駰擬揚雄解嘲作達旨以答焉元和中肅宗始修古禮巡狩方岳駰上四巡頌以稱漢德辭甚典美帝雅好文章自見駰頌後帝嗟歎之謂侍中竇憲曰卿寧知崔駰乎對曰班固數為臣說之然未見也帝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駰此葉公之好龍也試請見之駰由此候憲憲廉復迎門笑謂駰曰亭伯吾受詔交公公何得薄哉遂擁入為上客居無幾何帝幸憲第時駰適在憲所帝聞而欲召見之憲諫以為不宜與白衣會帝悟曰吾能令駰朝夕在傍何必於此適欲官之會帝崩竇太后臨朝憲以重戚出內詔命駰獻書誡之及憲為車騎將軍辟駰為掾憲府貴重賓駰高第出為長岑長駰自以遠去不得意遂不之官而歸永元四年卒于家所著詩賦銘頌書記表七依婚禮結言達旨酒誡合二十一篇

崔亭伯集卷全終

張河間集題辭

東漢之有班張猶西漢兩司馬也相如無史子長無賦孟堅兼之豈後來者欲居上乎抑其文不能齊也平子官侍中請東史職條錄三皇更改借紀龍門之志也上書不聽典章散略誰之咎歟渾儀靈憲綱絡天地振龍發機懸驗若神子雲復生未容抗跡二京之賦卓思十年長楊羽獵風猶可續崔子玉作碑稱河間制作譬諸造化想慕若此甯異平子耽好玄經嘆為漢四百歲書哉政權下夷圖讖繁興發憤陳論務壅時枉斯又昔者楊雄所無也同聲麗而不淫四愁遠摹正則蔡邕翠鳥秦嘉述婚俱出其下謂之好色謂之思賢其曰可矣時有過否性命難求興世汎汎曷若歸而諷河洛六藝八十一篇乎始于應間終於思玄固平子之生平也

婁東張溥題

張河間集目錄

卷之一

賦

西京賦 薛綜註

卷之二

賦

南都賦　　遡天大象賦

温泉賦　　羽獵賦

思玄賦　　歸田賦

定情賦　　扇賦

觀舞賦　　冢賦

觀鵠賦

詰

東巡詰

疏

大疫上疏　　陳事疏

馭圖讖疏　　論貢舉疏

論舉孝廉疏

策

水災對策

表

求合正三史表　　日蝕上表

請專事東觀收檢遺文表

書

與崔瑗書又　　與特進書又又

七

七辨

設難

應間　　應間序

議

曆議

說

渾儀　　靈憲

靈應

銘

綏蜀銘有引

贊

南陽文學儒林書贊

誄

大司農鮑德誄　　司徒呂公誄

司空陳公誄　　又

樂府

怨篇　　同聲歌

詩　　附錄

四愁詩　　本傳

張河間集卷之一

漢　南陽張　衡著

明　太倉張　溥校

賦

西京賦　薛綜註

有憑虛公子者心參體忼雅好博古學乎舊史氏。憑依託也虛無也言無有此公子也參怯言本子生于貴盛心志參差溫馨安職泰也泰或謂怯習之怯言習于麗好也公子雅好博古事故學于舊史舊史太史掌圖典者是以多識前代之載言於安處先生曰。公子為先生言也安處猶烏處若言何處亦謂無此先生也鄭玄禮記注云先生老人教學者夫人在陽時則舒。在陰時則慘此牽乎天者也。秋冬陰慘也處沃土則逸處瘠土則勞此繫乎地者也。慘則勤於斂勞則褊於惠。能遵之者寡矣。小必有之大亦宜然。遵循易也言人修德則不能以職處易苦則不能以施惠少有能易此者小大謂王者故帝者因天地以致化。兆民承上教以成俗。化俗之本有興推移何以叙諸。言帝王必欲順時居沃土敷遠其人使下承而化之推移也秦據雍而疆周即豫而弱。高祖都而而秦。光武處東而約。政之興衰常由此作。先生獨不見西京之事歟請為吾子陳之。漢氏初都在渭之涘。秦里其朔實為咸陽。涘涯也里居也朔北也言是也秦地居其北是曰咸陽左有崤函重險。桃林之塞。綴以二華。巨靈贔負高掌遠蹠。以流河曲。厥跡猶存。贔負作力之貌也。右有隴坻之隘。隔閡華戎。岐梁汧雍。陳寶鳴雞在焉。坻之陼曰坻山陽縣界山有兩岐因以名焉於前則終南太一。隆嵏崔萃。隱轔鬱律。連岡乎嵩岑。終南太一二山名也隆嵏之類言高帝關此居容也。形抱杜含鄠。欽澧吐鎬。爰有藍田珍玉。是之自出。藍田弘農縣也鄠杜鎬皆在長安東故言左華山名也巨靈河神也巨大也古語云此本一山當河水過之而曲行河之神以手擘開其上尼碣離其下中分為二以通河流手足履作力之貌也右有五柞。五柞五畤也秦漢皆於雍郊祭天地五畤在長安東故言右。

寒泉范子計然曰玉英出藍田是之自出。寒泉在藍田縣西北自出溉田百畝也。於後則高陵平原。據渭踞涇。澶漫靡迤。作鎮於近。靡迤陵原也其遠則有九嵕甘泉。涸陰沍寒。日杜至而含凍。此焉清暑。九嵕甘泉皆在雲陽縣西北日杜至謂夏至時鶺江寒而有凍帝悅秦繆公而覲之。饗以鈞天廣樂。帝有畔焉。乃為金策。錫用此土。而爾諸鶉首。大帝天也首是時也。並為疆國者有六。韓魏燕趙齊楚。然而四海同宅。西秦豈不讋哉。宅居也讋懾也公孫述僭稱成都王莽篡漢號曰新室述與莽皆自稱六國竟滅秦并而居之豈不異哉。自我高祖之始入也。五緯相汴。以旅于東井。五緯五星也東井秦分野也畢敬委輅。幹非其識。天啓其心。人慈之謀。及帝圖時意。亦有應乎神祇。宜其可定以為天邑。天啟謂王星聚也慈教也謀言高帝圖此居之時意亦以應於天地陰陽而思可宜定以為天邑。豈伊不虔。思于天衡。豈伊不懷。歸于枌榆。天命不滔。嗜欲以渝。伊惟也虔敬也言此時豈惟不敬思居天氣四支之處邪謂東京也惟思也枌榆豐社高祖所起也豈惟不思歸處枌榆社之城都于洛邑也嗜欲易也天使都長安謂五星聚于東井也於是量徑輪。考廣袤。經城洫。營郭郛。取殊裁於八都。豈稽度於往舊。南北為徑東西為廣洫城池也裁制也八都猶八方也度法也言采取八方異制以為宮室之巧非復遵往日之故

法。爾乃覽察制跨周法。狹百堵之侧陋。增九逵之迫脅。跨越也因慕制故曰覽也堵今以為隔觀曰明堵今又增之也詩曰築室百堵之也逵九達道也脅旁也言九達之道今又增之使寬大也正榮宮於未央。榮魄闕於閶闔。天有紫微宮王者象之紫微宮九門名曰閶闔宮門以為表魄者疏龍首以抗殿。狀鬼栽以岌嶫。亘雄虹之長梁。結茇棬以相接。抗舉也亘竟也言高遠也疏龍首山形似龍頭殿梁皆但皮朱畫五色如蛇鱗也雄牝鱗殿梁有雌雄也茇棬梁柱頭曲木也狀鬼栽以岌嶫言高遠也虹虹度也虹梁似之也

景耀之轢曉。若流星之轢天也曉明也轢中交木方為之如井幹也華櫨畫其櫨也雕琢言明成也爾雅曰櫨謂之枅枅即斗也櫨梁也皆雲氣畫如棟也檻闌也檻置中周閣上名曰軒。右平左城。青瑣丹墀。城限也瑣鏤窗也墀階也天子殿高九尺階九級各中分左右左有盛右則清池平之令肇車得上列層平堂。設切厓隒。列前坻崿鱗眴棧齴巉巖。形勢也襄所以登堂也眴棧齴巉巖皆山形也厓隒升也重門襲固。姦究是防。仰福帝居。陽曜陰藏。陽時則見陰時則藏言分明法天之同法矣。洪鐘萬鈞。猛虡趪趪。負筍業而餘怒。乃詹趐而騰躍。洪大也猛怒也三十斤曰鈞縣鐘格曰筍植曰虡趪趪張踆貌言大鐘乃重三十萬斤虡力猛能負此筍業已重乃有餘力起踆者朝堂承東。溫調延壯。西有玉臺。臨以昆德。皆殿名也昆明池在西故以為名焉。嶕峣峻峙。峣峻高也言其兩翼如將趨踆者也。嶕峣峻峙。形勢也不能若夫長年神仙。宣室玉堂。麒麟朱鳥。龍興含章。譬帝星之環極。敷赫戲以煇煌。極北極也環繞也言宮觀臺榭樓闕之周於正殿如衆星之繞北極也煇煌猶洪也赫戲炎盛也煇煌光耀也正殿路寢用朝。羣辟大廈。眇眇九户。開闢。周曰路寢漢曰正殿羣辟謂王侯公卿大夫士也屋之四下者為廈眇眇深邃之貌也

庭芳草如積。高門有閎。列坐金狄。內有常侍謁者。奉命當御。外有蘭臺金馬。遞宿送居。常侍謁者宮謁者令次有天祿石渠。校文之處。重以虎威。章滿嚴更之署。徹道外周千廬內。門衛八屯。警夜巡晝。虎威章滿未聞其意嚴更晝行夜鼓署位也衛尉外伺為廬舍晝則巡行非常夜則警擊不廢植鎩懸戲。用戒不虞。植柱也鎩戟也戲麾也故其館室次舍。采飾繽紛。裒以藻繡。文以朱綠。綠五色也翡翠火齊。絡以美玉。流蘇黎之夜光。緻隨珠以為燭。明月大珠夜則有光如燭金扃玉階。彤庭煇煌。彤赤也煇煌赤色貌珊瑚琳碧。瑤琨璘彬。珍物羅生。煥若崐崙。雖厥載之不廣。侈靡踰乎奎婁。碼彤玉光色雖也珍美之物羅列布見煥為如見崐崙之所生者耀其載制雖事務小於至尊然其靡麗之好乃過之也於是鈞陳之外。閨道周營。隆屬長樂。與明光。徑壯通於桂宮。長樂桂宮皆宮名命般爾之巧。匠盡變態乎其中。般魯般一云公輸之子魯良公時巧人明先般名於是後宮不移。樂不徙縣。門衛供帳。官以物辦。恣意所幸。下輦成蔭。窮年忘歸。猶弗能徧。覩異日新殫所未見。覩奇也殫盡也言奇異之好日惟帝王之神麗懼尊卑之不殊。雖斯宇之既垣。心猶憑而未攄。垣大也憑滿也攄舒也思比象於紫微。恨阿房之不可廬。廬居也時阿房已燔故不得居也。覩往昔之遺館。獲林光於秦餘。覩視也林光秦宮名餘殘也。處甘泉而爽塏。乃隆崇而弘敞。甘泉山名爽塏明也隆崇高也弘敞猶廷曼也言甘泉在渭湖雲陽縣奧明也沒崇高也弘敞猶廷曼也既新作於迎風。增露寒與儲胥。皆宮名也儲胥積薪也露寒在甘泉山上迎風在甘泉宮外。託喬基於山

岡直埒覓以高居埒覓高貌也通天訬以竦峙徑百常而莖擢上辮華以交紛下刻陗其
若削通天臺名武帝元封二年作漢書舊儀云高三十丈望見長安城訬高也竦立也峙住也徑度也倍尋曰常莖特也擢獨出貌也辮華散大也刻陗升高也
翔鶤仰而弗逮況青鳥與黃雀伏欞檻而頫聽聞雷霆之相激鶤大鳥青鳥黃雀皆小鳥翔高飛也伏猶
憑也欞臺上闌也頫低頭也蒼頡篇曰霆霹靂也言臺之高於上低頭聽雷聲乃在下柏梁既灾越巫陳方建章是經用厭火
祥營宇之制事兼未央兼猶倍也所以順巫言圜闕竦以造天若雙碣之相望鳳騫翥於甍標
咸遡風而欲翔甍棟也標末也遡向也謂作鐵鳳皇令張兩翼舉頭敷尾以帝屋上當棟中央下有轉樞常向風如將飛者閶闔之內別
風嶕嶢何工巧之瑰瑋交綺豁以疏寮瑰瑋奇好也疏刻穿之也千雲霧而上達狀亭亭以苕苕
亭亭苕苕高貌千犯也神明崛其特起井幹疊而百增峙遊極於浮柱結重欒以相承累層構
而遂隮望北辰而高興崛高貌峙猶置也三輔名梁為極作遊梁置浮柱上欒柱上曲木兩頭受櫨者消雰埃於中宸集重
陽之清澂瞰宛虹之長鬐察雲師之所憑上飛闥而仰眺正睹瑤光與玉繩消散也雰埃塵
壒也宸天地之交宇也言神明臺高既除去下地之埃壒乃上止于天陽之宇清澂之中也上為陽清又為陽故曰重陽著皆也雲師畢星也臺高懸得覩之飛闥突出
方木也將乍往而未半怵悼慄而聳兢非都盧之輕趫孰能超而究升怵恐也悼傷也慄憂戚也言恐
墜也駁娑駘盪燾奡桔桀枍詣承光睽罛庨豁燾奡桔桀睽罛庨豁皆形貌增桴重棼鍔鍔列列反
宇業業飛檐巘巘流景內照引曜日月凡屋宇皆垂下向而好大屋飛邊頭瓦皆更微使反上其形業業然檐板承落也巘巘高
貌言皆朱畫華采流引日月之光曜於宇內天梁之宮寔開高闈旗不脫扃結駟方蘄轢輻輕騖容於一

扉天梁宮名宮中之門謂之闈此言特高大爾雅曰熊虎為旗扃關也謂建旗車上有關制之令不動搖曰扃每門解下之今此門高不復脫扃結駕駟馬方行而入
新馬街也長廊廣廡連閣雲蔓閈庭詭異門千戶萬閣道如雲相延蔓也重閨幽闥轉相逾延望
窔窱以徑廷眇不知其所返宮中之門小者曰闈互相周通窈窕徑廷過度之意言入其中皆迷惑不識還道也既乃珍臺蹇
產以極壯墱道邐倚以正東蹇產形貌也墱閣道也邐倚一高一下一屈一直也乃從建章館踰西城東入于正宮中也似閬風
之遐坂橫西洫而絕金墉城尉不弛柝而內外潛通閬風山名也洫城池也墉謂城也絕度也言閣道似此山
之長遠橫越西池而度金城也西方稱之曰金弛廢也潛嘿也言城門校尉不廢擊柝之備內外已自嘿通也前開唐中彌望廣潒顧臨太
液滄池漭沆彌遠也漭沆猶洸瀁亦寬大也漸臺立於中央赫眇眇以弘敞清淵洋洋神山峩峩列
瀛洲與方丈夾蓬萊而駢羅上林岑以壘嵬下嶄巖以嵒齬三山形貌也峩峩高大也長風激于
別隯起洪濤而揚波浸石菌于重涯濯靈芝以朱柯水中之洲曰隯音島石菌靈芝皆海中神山所有神草名仙之
所食者浸漬也重涯池邊也朱柯芝草莖赤色也海若游于玄渚鯨魚失流而蹉跎海若海神鯨大魚於是采少君
之端信欒大之貞固立修莖之仙掌承雲表之清露屑瓊蘂以朝餐必性命之可
度美往昔之松喬要羨門乎天路想升龍于鼎湖豈時俗之足慕若歷世而長存何
遽營乎陵墓徙觀其城郭之制則旁開三門參塗夷庭方軌十二街衢相經衢大道也經歷
也一面三門門三道故云參塗塗容四軌故方十二軌軌車轍也夷平也庭猶正也廛里端直甍宇齊平都邑之空地曰廛甍棟也北闕甲
第當道直啟程巧致功期不陁陊木衣綈錦土被朱紫武庫禁兵設在蘭錡第館也甲言第

一也言皆程擇好匠令盡致其功夫既宇又固不傾陊也言皆采畫如錦繡之文章也綺紫也武庫天子主兵器之官也匪石匪董疇能宅此爾
乃廓開九市通闤帶闠旗亭五重俯察百隧周制大胥今也惟尉廓大也闤市營也闠中隔門也崔豹
古今注曰市牆曰闤市門曰闠旗亭市樓也隧列肆道也瓌貨方至鳥集鱗萃鬻者兼贏求者不匱瓌奇貨也方四方也奇寶
有如鳥之集鱗之萃也鬻賣也兼倍也贏利也匱乏也爾乃商賈百族裨販夫婦鬻良雜苦蚩眩邊鄙坐者為商行者
為賈裨販買賤賣貴以自裨益良善也良物價定而雜與惡物以欺惑下土之人先見何必昏於作勞邪贏優而足恃昏勉也邪偽也
優饒也言何必當勉力作勤勞之事乎欺偽之利自饒足恃也彼肆人之男女麗美奢乎許史言長安市井之人被服皆過此二家若
夫翁伯濁質張里之家擊鐘鼎食連騎相過東京公侯壯何能加都邑遊俠張趙之
倫齊志無忌擬跡田文輕死重氣結黨連羣寔蕃有徒其從如雲寔實也蕃多也徒眾也茂陵
之原陽陵之朱趫悍虓豁如虎如貙睚眥蠆芥尸僵路隅僵仆也丞相欲以贖子罪陽
石污而公孫誅若其五縣遊麗辯論之士街談巷議彈射臧否剖析毫釐擘肌分理
所好生羽毛所惡成瘡痏毛羽言飛揚瘡痏瘢痕也郊甸之內鄉邑殷賑五都貨殖既遷既引
商旅聯槅隱隱展展冠帶交錯方轅接軫五十里為近郊百里為甸殷賑謂富饒也遷易也引致也言賈人多車軛相連屬
隱隱展展重車聲也冠帶猶縉紳謂吏人也封畿千里統以京尹郡國宮館百四十五離宮別館在諸郡國者右極
盩厔并卷酆鄠左暨河華遂至虢土盩厔山名因名縣暨言及也華陰縣故屬京兆上林禁苑跨谷彌阜東
至鼎湖斜界細柳掩長楊而聯五柞繞黃山而款牛首路越也彌猶掩也大陵曰阜上林苑名禁禁人妄入也鼎

湖細柳皆地名也鼎湖在華陰東細柳在長安西北長楊宮在盩厔五柞亦館名云有五柞樹繞眾也款至也繚垣緜聯四百餘里植物斯
生動物斯止繚垣猶繞了也緜聯猶連也四百餘里苑之周圍也植物草木動物禽獸眾鳥翩翻羣獸駓騃散似驚波
聚似京峙皆鳥獸之形貌也京高也水中有土曰峙言禽獸散走之時如水驚風而揚波聚時如水中之高土也伯益不能名隸首不
能紀林麓之饒于何不有木叢生曰林木則樅栝椶楠梓棫楩楓樅松葉柏身栝柏葉松身梓如栗而小楓白楊
也楓香木也嘉卉灌叢蔚若鄧林嘉猶美也灌叢蔚若皆盛貌也鬱蓊薆薱橚爽櫹槮吐葩颺榮布葉垂
陰皆木草盛貌也葩華也草則葴莎菅蒯薇蕨荔芁王芻莔臺戎葵懷羊苯蓴蓬茸彌皋被岡
彌猶覆也言草木盛覆被於高澤及山岡之上也篠蕩敷衍編町成篁山谷原隰泱漭無疆篠竹箭也蕩大竹也敷布也衍
蔓也編連也町謂畝篁竹墟名也泱漭無限域之貌言其多無境限也迺有昆明靈沼黑水玄阯周以金堤樹以柳杞
小渚曰阯金隄謂以石為隄而多種杞柳之木豫章珍館揭焉中峙牽牛立其左織女處其右皆豫章木為臺館也
日月於是乎出入象扶桑與濛汜其中則有黿鼉巨鼈鱣鯉鱮鮦鮪鮷鱨魦修額短
項大口折鼻詭類殊種自鱣鮪以上皆魚名也修額至折鼻皆魚形也詭類殊種多雜物也鳥則鷫鷞鴰鴇駕鵝鴻鶤
上春候來季秋就溫南翔衡陽北棲鴈門奮隼歸鳧沸卉軿訇眾形殊聲不可勝論
隼小鷹也論說也於是孟冬作陰寒風肅殺雨雪飄飄冰霜慘烈百卉具零剛蟲搏摯寒氣急殺
於萬物孟冬十月陰氣始盛萬物彫零飄飄雨雪貌慘烈寒也草木零落陰氣盛殺鷹犬之屬可擊摯也爾乃振天維衍地絡蕩川瀆簸
林薄維網也絡網也謂其大如天地也搜盤理也行中布也林薄草木叢生也蕩動也簸揚也謂驅獸也鳥畢駭獸咸作草伏木棲寓

叢書集成三編 第三十六冊

居穴託起彼集此霍繹紛泊在彼靈囿之中前後無有垠鍔謂禽獸驚走得草則伏遇木則棲非其常處尚寄而居值穴而託為人窮迫之意起彼集此謂為彼人所驚而來集此人之前霍繹紛泊飛走之貌前後無有垠鍔言禽獸之多前却顧視無復齊限也虞人掌焉為之營域焚萊平場柞木翦棘虞人掌禽獸之官結罝百里迒杜蹊塞麀鹿麌麌駢田偪仄罝網也迒道也蹊徑也皆以網杜塞之也麀牝曰麀麌麌形貌駢田偪仄聚會之意也天子乃駕彫軫六駿駮戴翠帽倚金較璿弁玉纓遺光儵爚彫畫也天子駕六馬駮白馬而黑畫為文如虎者翠羽為車蓋黃金以飾較也古今注曰車耳重較文官青武官赤或曰車藩上重起如牛角也弁馬冠也又髦以璿玉作之纓馬鞅也以玉飾之遺餘也儵爚有餘光也建玄弋樹招搖棲鳴鳶曳雲梢弧旌枉矢虹旃蜺旄玄弋北斗第八星名為矛頭主胡兵招搖第九星名為盾今鹵簿中畫之於旗建樹之以前驅禮記曰前有塵埃則載鳴鳶據謂畫其形于旗上雲梢謂旌旗之流飛如雲也弧星名通帛為旃雄曰虹雌曰蜺華蓋承辰天畢前驅華蓋星覆北斗王者法而作之畢星網也象畢星也前驅之載千乘雷動萬騎龍趨屬車之簉載獫猲獢大駕最後一乘懸豹尾以前為省中侍御史載之簉副也匪惟翫好逝有秘書小說九百本自虞初從容之求寔俟寔儲小說醫巫厭祝之術凡有九百四十三篇言九百舉大數也持此秘術儲以自隨待上所求問皆常具也於是蚩尤秉鉞奮鬣被般禁禦不若以知神姦魑魅魍魎莫能逢旃陳虎旅於飛廉正壘壁乎上蘭陳列也結部曲整行伍燎京薪駭雷鼓縱獵徒赴長莽積高為京燎謂燒之莽草長謂深且遠也方言曰草南楚間謂之莽迾卒清候武士赫怒緹衣韎韐睢盱拔扈光炎燭天庭囂聲震海浦河渭為之波盪吳嶽為之陁堵燭照也海浦四瀆之口波盪搖動也陁落也百禽㥄遽騤瞿奔觸喪精亡魂失歸忘趍投輪關輻不邀自遇㥄猶怖也遽促也騤瞿走貌奔觸唐突也言禽獸已失精魂不知所當歸趨也反關入輪輻之間不須邀逐往自得之趨向也邀遮也飛罕潚箾流鏑檣攥矢不虛舍鋋不苟躍潚箾罕形也檣攥中聲也舍放也躍跳也矢鋋跳躍必有獲矣當足見蹍值輪被轢僵禽斃獸爛若磧礫足所蹈為蹍車所加為轢僵仆也石細者曰礫謂所獲禽鳥爛然如聚細石但觀罝羅之所羂結竿殳之所揘畢羂繯也結縛也竿竹也殳杖也八觚長丈二而無刃或以木為之或以竹為之揘畢謂撞柲也叉蔟之所攙捔徒搏之所撞柲攙捔貫刺之柲猶揘畢也白日未及移晷已獮其十七八晷景也獮殺也言日景未移禽獸什已殺七八矣若夫游鷮高翬絕阬踰斥毚兎聯猭陵巒超壑比諸東郭莫之能獲鷮雉之健者為鷮尾長六尺詩云有集維鷮翬飛也斥澤崖也毚狡兎也聯猭走也巒山也壑阬谷也自游鷮至此皆說禽獸輕狡難得也乃有迅羽輕足尋景追括鳥不暇舉獸不得發青骹摯於韝下韓盧噬於緤末迅羽鷹也輕足好犬也括箭括之御弦者舉飛也發駭走也青骹鷹青脛者及其猛毅髬髵隅目高眶威懾兕虎莫之敢伉髬髵毛鬣也隅目角眼視也高眶深瞳子也皆謂猛獸作怒可畏者兕水牛類伉當也謂獸猛兕虎且猶畏之人無敢當之者乃使中黃之士育獲之儔朱鬕髽髻植髮如竿袒裼戟手奎踽盤桓絳帕額露頂髻植髮如竿以擊猛獸能服之也奎踽開足也盤桓便捷也鼻赤象圈巨狿摣狒猬批窳狻揩枳落突棘藩象鼻赤者怒巨狿麤也怒走者為狿謂能戾象鼻又穿圈以著狒獸身人面身有毛被髮迅走食人猬其毛如刺窳窫窳也類貙虎亦食人狻狻猊一曰獅子摣批皆謂戟撮之梗林為之靡拉㩧叢為之摧殘靡拉摧殘言揩突之皆崩碎毀折也輕銳僄狡趫捷之徒赴洞穴探封狐陵重巘獵昆駼杪木末擭獑猢超殊榛摕飛鼯輕銳謂便利捷疾也言如此者多也洞穴深且遠也探取也封大也陵猶升也山之上大下小者曰昆駼如馬跋蹄善登高言能升重巘之嶺而獵取昆駼之獸杪猶表也獑猢猨類而白腰以前黑在木表擭謂搵取之也殊猶大也榛木也摕捎取之也

是時後宮嬖人昭儀之倫常亞於乘輿慕賈氏之如皐樂北風之同車盤于遊畋其樂只且嬖幸也昭儀後宮官也亞次也乘輿天子所乘車盤樂也於是鳥獸殫目觀窮遷延邪睨集乎長楊之宮殫盡也窮極也所觀畢也遷延退旋也息行夫展車馬收禽舉胔數課眾寡息休也胔死禽獸將腐之名也數計課錄校所得多少置互擺牲頒賜獲鹵割鮮野饗犒勤賞功互所以挂肉擺謂破磔懸之頒謂以所鹵獲之禽獸賜士眾也謂饗食士眾於廣野中勞勤苦賞有功五軍六師千列百重酒車酌醴方駕授饔升觴舉燧既釂鳴鐘酒肴皆以車布之燧大也謂行酒舉烽火以告眾也以釂鳴鐘鼓也膳夫馳騎察貳廉空炙炰夥清酤鈙皇恩溥洪德施徒御悅士忘罷膳夫宰夫也察廉皆視也貳為兼重也空減無也言宰人騎馬行視有有兼重及減無者詩有魚釃清酤美酒也巾車命駕迴旆右移儴佯乎五柞之館旋憩乎昆明之池巾車主車官也迴車右轉將旋也相羊仿羊也池即所謂靈沼登豫章簡矰紅蒲且發弋高鴻挂白鶴聯飛龍磻不特絓往必加雙豫章池中臺也簡省也繳射矢長八寸其絲名矰挂矢絲挂鳥上也飛龍鳥名也沙石絲為矰非徒獲一而已必雙得之於是命舟牧為水嬉浮鷁首翳雲芝垂翟葆建羽旗舟牧主舟官也嬉戲也船頭象鷁鳥厭水神故天子乘之翳覆也為畫芝草及雲氣以為船覆飾也垂翟謂垂羽翟為葆蓋飾建隼羽為旌旗齊栧女縱櫂歌發引和校鳴葭奏淮南度陽阿感河馮懷湘娥驚蝄蜽憚蛟蛇發引和言一人唱餘人和葭更校急之乃鳴和杜摯葭賦曰李伯陽入西戎所造漢書有淮南鼓員四也人謂舞人也淮南子曰足蹀陽阿之舞蝄蜽水神蛟龍類驚憚謂皆使駭怖也然後釣魴鱧纚鰋鮋摭紫貝搏耆龜搤水豹馽潛牛澤虞是濫何有春秋纚網如箕形狹後廣前結纚鰋鮋皆魚名摭搏皆拾取之名耆老也龜之老者神水豹潛牛皆謂水處也澤虞主水澤官濫施罛罟也言不順時節常設之也擿漻澥搜川瀆布九罭設罜䍡摷鯤鮞殄水族蘧藕拔蜃蛤剝漻澥小水別名也摷謂一一周索也鯤魚子鮞細魚摷類也摷殄言盡取之蘧芙蕖蜃蛤蚌也逞欲畋魰效獲麑麇摎蓼浶浪乾池滌藪逞極也鹿子曰麑麇子曰麌所求偏也上無逸飛下無遺走擭胎拾卵蚳蝝盡取取樂今日遑恤我後遑暇也言且快今日之樂焉能復顧後日之長久也既定且寧焉知傾陁天下已定貴在安樂極意恣心何能復顧後日之傾陁也大駕幸乎平樂之館張甲乙而襲翠被平樂館大作樂處也襲服也李尤樂觀賦設平樂之觀處金商之維限攢珍寶之玩好紛瑰麗以奓靡臨迥望之廣場程角觝之妙戲攢聚也紛猶雜也瑰奇也麗美也奓靡奢放也程課其技能也烏獲扛鼎都盧尋橦衝狹鷰濯胸突銛鋒跳丸劍之揮霍走索上而相逢卷簟席以矛插其中伎兒以身投從中過鷰濯以盤水置前坐其後踊身張手跳前以足偶節踰水復却坐如鷰之浴也揮霍謂丸劍之形也索上長繩繫兩頭於梁上舉其中央兩人各從一頭上交相度即所謂舞絙者也華嶽峨峨岡巒參差神木靈草朱實離離總會仙倡戲豹舞羆白虎鼓瑟蒼龍吹篪華山為西嶽峨峨高大貌參差低仰貌神木松柏靈壽之屬靈草芝英朱赤色離離實垂之貌仙倡偽作假形謂如神也羆豹熊虎皆為假頭也女娥坐而長歌聲清暢而蜲蛇洪涯立而指麾被毛羽之襳襹蜲蛇聲餘詰曲也洪涯三皇時伎人倡家託作之衣毛羽之衣襳襹衣毛形也度曲未終雲起雪飛初若飄飄後遂霏霏飄飄霏霏雪下貌皆巧偽作之複陸重閣轉石成雷複陸複道閣也於上轉石以象雷聲礔礰激而增響磅磕象乎天威增響重聲也磅磕雷霆之音如天之威怒巨獸百尋是為曼延神山崔巍欻從背見熊虎升而拏攫猨狖超而高援作大獸長八十丈所謂蛇龍曼延也欻之言忽也偽所作也獸從東來當觀樓前背上忽然出神山崔嵬也皆偽所作也怪獸陸梁大雀踆踆白象行孕垂鼻轔輑海鱗變而成龍狀蜿蜿

以蝹蝹皆僞所作也陸梁東西倡佯也跳跋大雀容也僞作大白象從東來當觀前行且乳鼻正轔囷也海鱗大魚也初作大魚從東方來當觀前而變作龍蜿蜿蝹蝹龍形貌也含利颬颬化為仙車驪駕四鹿芝蓋九葩蟾蜍與龜水人弄蛇含利獸名性吐金故曰含利颬颬容也驪猶羅列駢駕之也以芝為蓋蓋有九葩之采也作千秋蟾蜍及千秋龜行舞於前也水人俚兒能禁固弄蛇也奇幻儵忽易貌分形吞刀吐火雲霧杳冥畫地成川流渭通涇儵忽疾也易貌分形變化異也東海黃公赤刀粵祝冀厭白虎卒不能救挾邪作蠱於是不售東海有能赤刀禹步以越人祝法厭虎者號黃公又于觀前為之蠱惑也售猶行也挾不正道者於是時不得行也爾乃建戲車樹修旃侲僮程材上下翩翻突倒投而跟絓譬隕絕而復聯樹植也旃謂橦也建之於戲車上也侲之言善善童幼子也程猶見材伎能也翩翻戲橦形也突然倒投身如將墜足跟反絓橦上若已絕而復連百馬同轡騁足並馳橦末之伎態不可彌彌猶極也言於橦末作其形狀變巧之多不可極也彎弓射乎西羌又顧發乎鮮卑彎挽弓也鮮卑在羌之東皆於橦上作之於是衆變盡心酲醉盤樂極悵懷萃酲絕也萃猶至也於是遊戲畢至心絕於悅樂悵然思念期當復至也陰戒期門微行要屈降尊就卑懷璽藏紱要戒為微天子印曰璽紱綬也懷藏之自同卑者便旋閭閻周觀郊遂若神龍之變化彰后皇之為貴龍出則昇天潛則泥蟠故云變化彰明也天子稱元后皇漢帝也然後歷掖庭適歡館捐衰色從嬿婉掖庭今官主後宮擇所寵者乃幸之嬿婉美好之貌促中堂之陿坐羽觴行而無算秘舞更奏妙材騁伎妖蠱豔夫夏姬美聲暢於虞氏始徐進而羸形似不任乎羅綺嚼清商而卻轉增嬋娟以跐豸紛縱體而迅赴若驚鶴之羣罷中堂中央也秘言希見為奇也更遞也嬛進也清商鄭音嬋娟跐豸姿態妖蠱也縱體舞容也迅疾赴節相越也相鶴經曰後七年學舞又七年舞應節振朱屣於盤

樽奮長袖之颯纚振猶揮也朱屣赤絲履也舞人特作長袖颯纚要紹修態麗服颺菁眳藐流眄一顧傾城長貌也要紹謂嬋娟作姿容也修為也態嬌媚意也菁華英也眳眉睫之間藐好視容也流眄轉眼貌也展季桑門誰能不營列爵十四競媚取榮盛衰無常惟愛所丁後宮官從皇后以下凡十四等競爭邪媚求榮愛也衛后興於鬒髮飛燕寵於體輕爾乃逞志究欲窮身極娛鑒戒唐詩他人是媮逞娛也娛樂也唐詩刺晉僖公不能及時以自娛樂曰子有衣裳弗曳弗婁究其死矣他人是媮言今日之不極意恣婚亦如此也自君作故何禮之拘增昭儀於婕妤賢既公而又侯許趙氏之無上思致董於有虞王閎爭於坐側漢載安而不渝渝易也高祖創業繼體承基暫勞永逸無為而治耽樂是從何慮何思多歷年所二百餘朞朞匝也徒以地沃野豐百物殷阜巖險周固衿帶易守得之者彊據之者久流長則難竭柢深則難朽故奢泰肆情馨烈彌茂沃肥也豐饒也殷盛也阜大也謂左崤函右隴坻前終南後高陵言土地險固故得放心極意而奢泰之馨烈益以茂盛鄙生生乎三百之外傳聞於未聞之者曾髣髴其若夢未一隅之能覩鄙生公子自稱謙辭也三百自高祖以下至作賦時也此何與於殷人屢遷前八而後五居相圮耿不常厥土盤庚作誥帥人以苦方今聖上同天號於帝皇掩四海而為家富有之業莫我大也天稱皇天帝今漢天子號皇帝兼同之掩覆也三皇以來無大于漢者徒恨不能以靡麗為國華獨儉嗇以齷齪忘蟋蟀之謂何儉嗇節愛也蟋蟀唐詩刺儉也言獨為節愛不念唐詩所刺邪豈欲之而不能將能之而不欲歟蒙竊惑焉願聞所以辯之之說也言我不解何故去西都從東京置奢逸即儉嗇也反說猶分別辯說

東京賦 薛綜註

安處先生於是似不能言者憮然有閒有閒謂有頃之閒也先生聞公子稱西京奢泰之事心怪其所貴者謂違禮失道故愕然有頃乃能言乃莞爾而笑曰若客所謂末學膚受貴耳而賤目者也莞爾舒張面目之貌也末學謂不經根本膚受謂皮膚之不經于心胸貴耳謂東京先生笑公子以西京為貴以東為賤也苟有胸而無心不能節之以禮苟猶誠也言實誠信胸膽之所聞而心不能以禮節度其可否也宜其陋今而榮古矣言人不能以禮節度其事情者固宜薄陋今日之事而以此所聞古事為榮貴由余以西戎孤臣而悝穆公於宮室如之何其以溫故知新研覈是非近於此惑如泰也覈實也研審也先生言由余但西戎孤陋之臣尚知非秦宮室之大如何公子雅好博古溫故知新之德當審實事理之是非而延盛于此事論語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王良貴辭如曰研覈否臧周姬之末不能厥政政用多僻始於宮鄰卒於金虎姬周姓也末謂幽厲也二主周末世之王多邪僻之政也鄰近也謂幽王近於宮室戚於褒姒卒有禍敗也金虎西方白虎神主金全白也嬴氏搏翼擇肉西邑嬴秦姓也周書曰無為虎搏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也搏翼謂著翼也搏與附同是時也七雄並爭競相高以奢麗七雄謂韓魏燕趙齊楚秦也爭謂各強盛而競相高以奢溢將為國好不復顧乎禮法楚築章華於前趙建叢臺於後左氏傳曰楚子成章華之臺于乾谿一朝之前在春秋之時史記趙武靈王起叢臺太子圖之三月子後在六國之時秦政利觜長距終得擅場思專其侈以莫己若言秦以天下為大場喻七雄為鬬雞利喙長距者終擅一場也史記曰秦始皇秦襄王子名政號文曰擅尊也莫無也若如也言始皇所以思專擅其奢侈者以天下之君無如于我也乃構阿房起甘泉三輔故事秦始皇上林苑中作離宮別觀一百四十六所不足以為大會羣臣二世胡亥起阿房殿東西三里南北五百步下可建五丈旗在山之阿故號阿房也甘泉山名也戰國策范雎曰秦北有甘泉宮謂其下有甘泉水因以名之結雲閣冠南山結連

也雲閣閣名也高如雲故言雲三輔故事曰秦二世胡亥起雲閣欲與山齊冠覆也南山終南在長安南征稅盡人力殫然後收以太半之賦威以參夷之刑言征稅之賦盡於奢泰之用天下之力盡於長城與宮室也殫盡也漢書伍被曰秦作阿房宮收太半之賦韋昭曰凡數三分有二為太半言秦造宮室者麗貴用不足乃復收其太半之賦百姓賦稅不得者誅其三族漢書曰秦用商鞅之法造參夷之誅參三也謂滅三族其遇民也若薙氏之芟草既蘊崇之又行火焉遇逢也周禮有薙氏掌山澤芟除草菅毛詩載芟作左傳周任有言曰若農夫之務去草芟夷蘊崇之杜預曰芟刈也蘊積也崇聚也言秦始皇酷虐百姓如芟草積而放火也惏惏黔首豈徒跼高天蹐厚地而已哉乃救死於其頸史記曰秦更名民曰黔首謂黑頭無知也惏惏恐懼之貌毛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蹐累足也謂此時之民非徒跼高天蹐厚地而已乃晝夜畏死其頸毆以就役唯力是視謂不復知民有急緩與飢寒唯飽煖令作力而已百姓不能忍是用息肩於大漢而欣戴高祖忍堪也言秦天下之民若擔重物不得休息也今來歸漢得息肩高祖膺籙受圖順天行誅杖朱旗而建大號膺籙謂當五勝之籙受圖卯金刀之語順天謂順天命而起又悟神姥之言舉朱旗而大呼天下之英雄興其定事也所推必亡所存必固言高祖所推擊者使之亡所存者使之堅固掃項軍於垓下紲子嬰於軹塗掃除也項羽也垓地名漢王圍項羽于垓下羽聞四面有楚歌乃與數百騎走也高祖使灌嬰追之斬羽于東城紲猶繫也子嬰秦子嬰也因秦宮室據其府庫作洛之制我則未暇因仍也據就也府庫謂官吏所止為府庫馬器械所居曰庫也作洛謂造洛邑也我謂高祖也天下新造草創不暇改作如禮制也是以西匠營宮目翫阿房規摹踰溢不度不臧損之又損然尚過於周堂觀者狹而謂之陋帝已譏其泰而弗康西匠謂秦之舊匠也目視也翫習也阿房宮名漢書曰梧齊侯陽城人名延為少府作長樂未央宮也規圖也踰越也溢過也度法也臧善也謂西匠所圖越過不得禮法皆言不善也損減也言高祖睹數損減其制度猶過于周家之堂觀視陋小也康安也言觀者習見秦

之李麗醜今日之滅小皆以為殛然高祖獨已纖其泰而不安也謂七年冬上自將擊韓王信蕭丞相留長安營起未央宮立東闕前殿武庫太倉高祖見其壯麗怒曰何修宮室之適也且高既受命建家造我區夏矣高高祖也區區域也夏華夏也言高祖受上天之命建立國家制造區夏文又躬自非薄治致升平之德文文帝也躬自非薄謂儉約漢書文帝欲作露臺召匠計直百金曰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用臺為故文景之際號為升平升平謂國太平也武有大啓土宇紀禪肅然之功武武帝也漢書武紀曰定越地為南海七郡北置朔方等五郡故云大啓土宇啓開也紀記也肅然也謂登封太山升禪肅然宣重威以撫和戎狄呼韓來享宣宣帝也漢書宣紀曰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奉國珍毛詩曰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享獻也撫安也戎狄呼韓邪并國名左傳曰子教寡人和戎狄言宣帝能和戎狄咸用紀宗存主饗祀不輟咸皆也紀錄也宗太宗文帝廟號也主木主言刻木為人主神置廟中而祭之輟止也凡天子五世則遷今廟不遷銘其主各四時祭祀無止絕時銘勳彝器歷世彌光彝常也宗廟之器無功也歷經也彌益也光明也銘勳也勳銘于宗廟之器鐘鼎為祀彌益光明今捨純懿而論爽德以春秋所諱而為美談宜無嫌於往初故蔽善而揚惡祇吾子之不知言也爾雅曰純大懿美也爽差也今公子反舍四帝純大懿美之德而專論爽差之過失者也春秋諱國之惡今公子以為美談宜之害義也無謂不也祇是也今公子之義不嫌於蔽國之善揚國之惡是公子之不如言也必以肆奢為賢則是黃帝合宮有虞總期固不如夏癸之瑤臺殷辛之瓊室也湯武誰革而用師哉肆放也賢善也謂黃帝明堂以草蓋之名曰合宮舜之明堂以草蓋之名曰總章言難公子黃帝等造此是守險也湯謂殷湯武謂武王革改也言誰遣之革改殷紂夏桀而用師哉以其奢修故湯武所以湯武順天命而行討之此譏西京公子也盍亦覽東京之事以自寤乎盍猶何也覽視也自寤自覺寤也言公子何不觀東京之行事心自覺寤邪且夫天子有道守在海外淮南子曰若天下無道守在四夷天下有道守在海外言四夷皆為臣僕守位以人不恃隘害人謂庶庶也隘險也言要須擇任賢臣不以隘害為牢固苟

民志之不諒何云嚴險與襟帶苟誠也諒信也公子稱嚴險周固襟帶易守今吾曰誠使人心不信何用周固襟帶易守故秦負阻於二關卒開項而受沛負恃也卒終也言負二關以為牢固終受二人入也二人謂高祖從武關入項羽從函谷關入所彼偏據而規小豈如宅中而圖大彼謂秦也據依也言秦地偏據西所規近在二關之內故曰小也豈如東京居天地之中所圖者四海之外昔先王之經邑也掩觀九隩靡地不營土圭測景不縮不盈總風雨之所交然後以建王城先王謂周成王也邑洛邑也掩猶及也九隩謂九州之內也靡地不營謂之卜遷圖及黎水皆不吉鄭玄曰土度也縮短也盈長也謂圭長一尺五寸夏求至之日豎八尺表日中而度之圭影正等天當中也若影長於主則太近北影則太近南近北多寒近南多暑近東多風近西多雨總稱括也王城今河南也周禮曰士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四時之所交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乃建王國也審曲面勢審度也謂審察地形曲直之勢而建王都泝洛背河左伊右瀍泝向也洛洛水河黃河伊伊水瀍瀍水西阻九阿東門于旋謂東有旋門在成皋西南十數里阪形周屈故曰于旋盟津達其後太谷通其前孟津四瀆之長故武王為諸侯約誓于其上尚書曰東至于盟津盟津地名在洛北都道所奏古今以為津太谷在輔氏北洛陽西也洛陽記曰太谷洛城南五十里舊名通谷迴行道乎伊闕邪徑捷乎轘轅伊闕山名也轘轅阪名也迴曲也捷邪也謂大道迂曲乃當伊闕之外邪徑趣疾當歷轘轅太室作鎮揭以熊耳太室嵩高別名也揭猶表也言以之嶽為國之鎮也復表以熊耳之嵩山底柱輟流鐔以大伾底柱山名也在河東縣東南向居河中猶柱然也輟止也溫液湯泉黑丹石緇言泉水可以除病在河南梁縣界中黑丹石緇謂黑石言溫液即湯泉之流黑丹石緇之所出王鮪岫居能鼈三趾山有穴曰岫王鮪魚名也居山穴中長老言王鮪之魚由南方來出此穴中入河水見日目眩浮水上流行七八十里釣人見之取之以獻天子用祭其穴在河南小平山虙妃攸館神用挻紀攸所也館舍也傳曰成王遷九鼎於洛邑卜年七百卜世三十後皆如其言故云神所挻紀謂告邑卜年紀之處也龍圖授羲龜書畀姒

尚書傳曰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文曰天與禹洛出書謂神龜負文而出列于背召伯相宅卜惟洛食周公初基其繩則直相視也宅居也惟有也食謂吉兆謂和適洛邑召公先相宅卜之吉周公繼度之合于制度甚弘魏舒是廓是極甚弘周大夫也魏舒晉大夫獻子也廓猶規也極致也謂二人率諸侯曰獻以致功規度三城三旬而立之經途九軌城隅九雉南北為經途道軌車軌也度堂以筵度室以几九筵堂明堂也筵席也長九尺几長七尺京邑翼翼四方所視京大也謂洛陽也大邑翼翼禮儀威儀翼翼然也四方觀漢初弗之宅也故宗緒中圮巨猾閒釁竊弄神器歷載三六偷安天位于時蒸民罔敢或貳其取威也重矣緒統也圮絕也漢家不居于洛故宗廟統中廢絕也巨王莽字巨君也閒隙也神器帝位也言王莽因成哀無嗣元后秉政漢祚微弱篡高位戲也年也三六十八年謂王莽篡位一十八年也天位帝位也于於也蒸衆也也言是時衆民無敢有二心于莽者毛詩曰于時言言書曰蒸民乃粒威畏也重猶多也謂天下所畏者多矣我世祖忿之乃龍飛白水鳳翔參墟世祖光武也忿恚疾王莽威重如此也白水謂南陽白水縣世祖所起之虛也和為吏始大司馬討王郎于河北北為參虛分野龍飛鳳翔以喻聖授鉞四七共工是除授與也鉞斧鉞也四七二十八將也共工人之王莽也六韜曰凡國有難君召將以授斧鉞漢書天下者以喻有共工之亂以定水災欃槍旬始群凶靡餘欃槍星名也謂王莽之在位為妖氣之在天世祖除之凶惡無餘爾雅曰彗星為欃槍旬始妖氣也區宇乂寧思和求中天地之內稱宇言四海安寧思求陰陽之和史記曰旬始狀如雄雞也靡無也今言世祖除山賊無有遺餘也睿哲玄覽都茲洛宮睿聖也玄通也言通見洛陽宮也中而居之也曰止曰時昭明有融融長也言當止是居也時是也洛邑必有昭明之德長久之道也既光厥武仁洽道豐止戈曰武諡法曰功格天下曰光克定禍亂曰武洽合也豐盛也世祖既能止戈故諡光武武書仁義之道大豐盛也登岱勒封與黃比崇登上也岱泰山也謂封泰山勒功于石以紀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故史記曰崇

高也言世祖與黃帝比其尊號逮至顯宗六合殷昌逮及也殷盛也昌熾也顯宗明帝號也六合天地四方也乃新崇德遂作德陽崇德德陽皆殿名崇德在東德陽在西相去五十步啓南端之特闈立應門之將將啓開也端門南方正門也應門中門也昭仁惠於崇賢抗義聲於金商崇賢東門名也金商西門名也謂東方為木主仁西為金主義東門立崇賢門以子仁惠之聲義音為商若秋氣之殺萬物故立金商門于西飛雲龍於春路屯神虎於秋方德陽殿東門稱雲龍門西門稱神虎門神虎金獸也秋方西方也雲龍為木獸春路東方道也建象魏之兩觀旌六典之舊章一名象魏闕也表也言所以立兩觀者欲表明六典章之法謂懸書于象魏決日而歛之其內則含德章臺天祿宣明溫飭迎春壽安永寧八殿皆以休令為名其時在應門之內也飛閣神行莫我能形言閣道相通不在于地故曰飛人不見行往故曰神形謂天子之形容言我無能覩其形狀也濯龍芳林九谷八溪芙蓉覆水秋蘭被涯渚戲躍魚淵游龜蠵洛陽圖經曰濯龍池名故歌曰濯龍望如海河橋渡似雷芳林苑名九谷八溪養魚池芙蓉荷華也秋蘭香草故生水邊秋時盛也渚水渚也戲游也躍跳也毛詩曰王在靈沼於牣魚躍蠵龜類也凡此物謂取有時非時則不游戲不驚動也永安離宮修竹冬青陰池幽流玄泉洌清鵯鶋秋棲永安宮名也脩長也冬青謂伏溝從地下流通於河也水不彫落故曰玄泉陰幽清洌鶻鵃春鳴鴡鳩麗黃關關嚶嚶鵯鶋爾雅曰鷽斯鵯鶋鶻鵃郭璞曰鵯鶋似山鵲而短尾青黑色秋棲春鳴謂各得其性也雎鳩匹鳥爾雅曰雎鳩王雎也郭璞曰鵰類又曰鵃鶻鵃曰鶬鶊黃鸝也鸝黃黑也關關嚶嚶謂音聲和也鸝麗古字通於南則前殿靈臺龢驩安福前殿露寢也靈臺名也龢驩安福二殿名並在德陽殿之南謻門曲榭邪阻城洫謻門冰室門也臺有木曰榭曲邪行依城池為道也阻依也洫城下池也奇樹珍果鉤盾所職奇異也珍貴也鉤盾今官主小苑也西登少華亭候修勅登升也並有亭有候也修治勅整也謂西園中有少華之山九

龍之內、寔曰嘉德。西南其戶、匪雕匪刻。我后好約、乃宴斯息。九龍本周時殿名也門上有三銅柱柱有三龍相糾繞故曰九龍嘉德殿在九龍門內也詩曰西南其戶不雕不刻無質也言殿舍之多其戶或西或南也我后謂明帝也宴安息止也於東則洪池清籞、泳水澹澹。內阜川禽、外豐葭菼。獻鼈蜃與龜魚、供踦蠃與菱芡。洪池名也在洛陽東三十里多出魚鼈也內多魚鼈外饒蒲葦菼薍頭也蜃蛤也蠃螺也菱芡雞頭也其西則有平樂都場、示遠之觀。平樂觀名也都謂聚會之處也為大場于上以作樂使遠觀之謂之龍雀蟠蜿、天馬半漢。龍雀蟠蜿飛天馬銅馬也半漢皆形容也現異譎詭、燦爛炳煥、現奇平樂在城西也譎詭變化也燦爛炳煥奇異也奢未及侈、儉而不陋。規遵王度、動中得趣。言皆合于禮故奢不至侈儉不至陋也規摹遵循趣意也度先王之法度舉動合家語曰公甫之婦動中得趣於是觀禮舉義、具明禮義皆備具也綏始勿亟、成之不日。勿猶不也亟急也成之不日言不用一日即成之猶謂為之者勞、居之者逸。慕唐虞之茅茨、思夏后之卑室。勞苦也逸樂也乃營三宮、布政頒常。復廟重屋、八達九房。規天矩地、投時順鄉。三宮明堂辟雍也常舊典也所以行教化布典禮之宮也復廟重屋謂明堂廟屋前後異制謂宮室之飾圖者象天方者則地也鄉方也言頒政職常隨時月而居造舟清池、惟水決決。造舟以舟相比次為橋梁決決水流貌也詩曰造舟為梁決決水流貌左制辟雍、石立靈臺、因進距衰、表臂簡能。言應陽殿東有辟雍於西有靈臺謂於其上班教令者曰明堂大合樂辟雍者曰辟雍司屈紀候節氣者曰靈臺也進距衰老也言因其進則舉而用之衰漏馮相觀侵祈者拒而退之馮相掌天之官也侵漸也祈求也退謂罷退之以表明德行簡錄其能石謂辟雍也礪、穆史、於是孟春元日、羣后旁庭。尚書曰正月元日舜格于文祖孟春正月也元日羣后公卿之徒也旁四方也庭至也侯正月一日從四方而至各來朝享天子也百像師師、于斯胥洎。尚書曰百像師師謂百官也師師相師法也胥相洎及也言元日百官

於此相連及諸侯國也言要荒之外所奉貢令者盡來朝見具惟帝臣、獻瑾執贄、而來朝賀也瀋國奉聘、要荒來貢。瑾玉侯蕃稱國也言要荒之具之言俱也獻貢也執持也贄所以質而貢之也當覲於殿下者、蓋數萬以二。覲見也言於此之時當入見於殿下者可數萬爾乃九賓重臚、人列。言鴻臚所主蕃胡之人皆羅列于殿下矣道為二部分于階下東道為一部西道為一部也崇牙張鏞鼓設、崇牙樹虡上板飾鋸齒者橫曰栒縣之以鞞鐘鼓也郎將司階、虎戟交鍛。龍輅充庭、雲旗拂霓。言虎賁執戟交錯龍輅天子之車也龍旗畫龍旗也霓旗畫雲氣也旗旒垂貌也郎將司階虎賁之屬也輅大也言車旗之大充滿庭中也拂過也霓旗畫雲氣也旒音劉是時稱警蹕、已下彤輦于東廟。道也警蹕謂止行人清道也彤輦赤輦也東廟謂太廟也輦人挽車彤謂有彤飾車以赤漆飾車轂也輦音攆東西次為輪冠通天、佩玉璽紆皇組、要干將、負斧扆、次席紛純。天冠名也佩帶也璽天子印也蔡邕獨斷曰天子冠通天紆委也干將劍名越純書曰黼純王令畋冶子干將為鉤鐔三而南面以聽矣、通天冠名也佩帶也璽天子印也蔡邕獨斷曰天子冠通天紆委也干將劍名越純書曰黼純王令畋冶子干將為鉤鐔三皇大也組綬也干將劍名越純書曰黼純王令畋冶子干將為鉤鐔三

枚一曰龍淵二曰太阿三曰工市也吳越春秋曰干將者吳人造劍二枚一曰干將二曰莫邪白與黑韜之斧扆屏風之坐復也次席竹席也紛純謂以組為緣周禮曰天子左右有几優至尊也然後百辟、乃入。司儀辨等、尊卑以班。璽紱之贊既奠、百辟諸侯也司主也儀法也辨別也言百官有分別尊卑有差等也天子乃以三揖之禮禮之穆穆焉、皇皇焉、宿謂同主之次也班位次也謂尊卑有差等也天子乃以三揖之禮禮之穆穆焉皇皇焉皇大夫濟濟士、將將鄭玄曰天子儀容止之觀也皇大夫濟濟士將將言有威儀也乃羨公侯卿士、登自東除、訪萬機、詢朝政、勤恤民隱而除其膏人曰天下之壯觀也

武于後陳奏展敔之噌喊在後陳者謂北軍五營兵戎也士卒也介甲也擇為肩上綁幟如燕尾者也金鉦鐲銑之屬也黃鉞以黃金飾之戎士介而揚揮戴金鉦而建黃鉞

辨辨殿未出乎城闕祊已迴乎郊畛之里行羅列有次廬肅敬執智行執德恩衆多貌辨辨車聲也殿後軍也祊前軍也郊畛謂郊界也郊界也言從之多設猶未出城闕祊已迴于郊界也威厲后之致美爰恭敬於明神威嘉也夏后禹也言今嘉欽行禹之事爰布恭敬于神明也

爾乃孤竹之管雲和之瑟孤竹國名出竹雷鼓鼖鼓六變既畢為一成則更奏舉盡也冠華裳翟列舞八佾冠華裳翟舞人以綴作之上溯下殺以翟雉尾飾之舞人八人八列六十四人謂令參某花也裁元大也祀祭也稿舉也謂大祭天地之時舉岳祭神望以祭祀之時有殺

飄颻燠之炎煬致高煙乎太一飄飄飄也燠之言煬也煙上達于天也太一天之尊神也曜實也炎神

敬馨而顧德祚靈主以元吉、說賽也顧眷也祚報也靈明也馨香也元大也吉福也言天神之明厭饗其馨香故報之以大福高書曰明德惟馨周書曰明帝宗祀五帝于明堂先武皇帝配之

然後宗上帝於明堂推光武以作配宗尊也上帝太微中五帝也配帝于明堂光武皇帝配之漢書曰明帝宗祀五帝于明堂以光武配之漢書曰明帝宗祀五帝于明堂以光

易曰明德惟馨周書元吉五方星也帥至尊赤氏之來光四靈懸而允懷赤氏謂炎火德所統赤帝神名也河圖曰四靈蒼帝神名

靈威仰赤帝神名赤熛怒黃帝神名含樞紐白帝神名白招拒黑帝神名汁光紀合止云四靈謂倉赤黃白也招拒招搖也懷安也

於是春秋改節四時迭代蒸蒸之心感物增思改易迭更也代謝也言感四時之謝而致孝也廣雅曰蒸蒸孝也感物謂感四時之物即春進卵夏薦魚秋薦鮪冬佰鳧孝子感此新物則思祭先祖

躬追養於廟桃奉蒸嘗與禴祠言祭皆追感者慕之道故躬自為之郭璞曰物牲辨省

百三名家集　張河間集一　臧　十三　晞荣山房藏版

設其福衡物牲謂祭祀之物皆編者視之也橫木於牲角端以備抵觸謂之福衡

毛炰胖肉亦有和羹滌濯靜嘉禮儀

孔明縱橫謂洗滌也靜潔也嘉善也禮儀蓋鄉明也

萬舞奕奕鐘鼓喤喤萬舞干也奕奕舞貌也喤喤聲也

靈祖皇考、

來顧來饗神具醉止降福穰穰靈皇神名謂先帝也言先帝之神顧眷子孫喜其食饗而降福也穰穰多也

及至農祥晨正土膏脈起時正也農祥天駟房星也晨謂正月初也乘雲輅而駕蒼龍介馭閒以剋翟

天子車帝在左御匡中介威右躬三推於天田脩帝籍之千畝供稀郊之粢盛必致恩乎勤已禘郊祭天郊祀天地也言天子藉田千畝必須親耕者以率先百姓考用古文說云漢盛故云

兆民勸於疆場感懋力以耘耔兆民謂雅田畔也耘去草也耔壅本也

春日載陽合射辟雍陽暖也言春三月之時與設業設虡宮縣金鏞辟雍所以行禮教諸侯合射辟雍行禮教業大版也所以飾縣也捷業然植者為飾以捷設縣之宮中也鏞大鐘也

鼖鼓路鼗樹羽幢幢鼖大鼓也路小鼓也幢幢羽貌也

於是備物物有其容言備具也物禮物也有容儀也

伯夷起而相儀后夔坐而為工伯夷唐虞賢臣掌禮之官言禮以行施故云起樂以靜深故云坐

張大侯制五正設三乏罷司侯言大射張三侯故以三乏為罷也

是備物物有其容言備具也物禮物也有容儀也

伯夷起而相儀后夔坐而為工伯夷唐虞賢臣掌禮之官言禮以行施故云起樂以靜深故云坐

張大侯制五正設三乏罷司侯言大射張三侯故以三乏為罷也

天子乃撫玉輅時乘六龍發

及至農祥晨正土膏脈起時正也農祥天駟房星也晨謂正月初也乘雲輅而駕蒼龍介馭閒以剋翟

天子車帝在左御匡中介威右躬三推於天田脩帝籍之千畝供稀郊之粢盛必致恩乎勤已禘郊祭天郊祀天地也言天子藉田千畝必須親耕者以率先百姓考用古文說云漢盛故云

兆民勸於疆場感懋力以耘耔兆民謂雅田畔也耘去草也耔壅本也

春日載陽合射辟雍陽暖也言春三月之時與設業設虡宮縣金鏞辟雍所以飾縣也捷業然植者為飾以捷設縣之宮中也鏞大鐘也

鼖鼓路鼗樹羽幢幢鼖大鼓也路小鼓也幢幢羽貌也

於是備物物有其容言備具也物禮物也有容儀也

伯夷起而相儀后夔坐而為工伯夷唐虞賢臣掌禮之官言禮以行施故云起樂以靜深故云坐

張大侯制五正設三乏罷司侯言大射張三侯故以三乏為罷也

天子乃撫玉輅時乘六龍發

玉輅謂玉飾之也鄭玄禮記注曰樞猶據也東都時駕所據也

鯨魚鏗華鐘大而弭節風后陪乘實曰陪王輅乘時駕發舉也鯨猶擊也華鐘謂有

樂物具王夏闕騶虞奏展謂行陳具物具備王夏樂名也天子祭祀出奏也闕然也決拾既次弓矢斯發決以象骨著右手巨指所以鉤弦也拾韝著左臂也射韝以韋為之也

揖讓而升下而飲揖讓謂賓主相向也升堂也下謂飲畢下堂也飲飲酒也

辯告旨酒既清既香賓既醉止主既潔既臧

辯告旨酒既清既香賓既醉止主既潔既臧

君子萬年介爾景福

君子萬年介爾景福

百三名家集　張河間集一　臧　十四　晞荣山房藏版

林兖次和樹表司鐸授鉦次比也和軍之正門處和也表門表也司主也鉦鐸所以為軍節

坐作進退節以軍聲聲名言

中進退取鐘鼓揩之節

三令五申示戮斬牲示教也言三令五申示衆人教之若今時也

陳師鞠旅教達禁戒陳師列師衆也鞠之言告也教達告戒猶列師衆也

三令五申示戮斬牲示教也言三令五申示衆人教之若今時也

陳師鞠旅教達禁戒陳師列師衆也鞠之言告也教達告戒猶列師衆也

火烈具舉武士星數火烈具舉武士星數具俱也數布也言武士具俱布也如星之布也

鷁鷁魚鳧其張翼舒鷁鳧鷁並飛張翼舒此而列行如其之張如翼之舒

執虞掩迹匪疾匪徐捕獲也迹車軌之迹

執虞掩迹匪疾匪徐捕獲也迹車軌之迹

遵自覆踣言得馭不詭遇射不翦毛升獻六禽時膳四膏升進馬足未極輿徒不勞

成禮三殿解罘放麑極也興衆也罘罬也麑兒也言不射麑兒不射伏也

不殄物以昭仁窮極也詘教也物謂禽獸也言殺禽獸不盡即昭明人君行仁之道謂崇德故也

慕天乙之弛罟因教祝以懷民天乙殷湯名祝祭也言湯慕天乙之弛罟因教祝以懷民

儀姬伯之渭陽失熊羆而獲人儀則也姬伯文王為西伯也

八寓便獨也八寓八方區宇也

好樂無荒允文允武允信也無荒言不荒淫也文武等其功德也

薄狩于敖既殢殢馬岐陽之蒐又何足數敖鄙地今之河南滎陽也謂周王狩也殢殢小也言鄙足可也

爾乃卒歲大儺歐除羣瘧卒終謂一歲之終也歐逐疫鬼也

方相秉鉞巫覡操劑倀子萬童丹首玄製倀倀子童男童女也朱桃弧棘矢所發無臬飛礫雨散剛殭必斃桃弧謂弓也棘矢箭也臬射的也

言鬼之剛而難煌火馳而星流逐赤疫於四裔煌火光也馳疾也赤疫疫鬼惡者也裔邊也

者皆盡死也

煌然如火光之與星流也然後凌天池絕飛梁凌升也天池海也飛梁橋也

捎魑魅斬獝狂斬蝮蛇腦方良捎擊也魑魅山澤之鬼名也獝狂疫鬼名也方良罔兩也

倉水名在南陽西鄂草澤之神也腦指其頭也

囚耕父於清冷溺女魄於神潢清冷水名在南陽西鄂亦水名未知

所在殘夔魖與罔象，殪野仲而殲游光。殘猶殺也夔木石之怪如龍有角鱗甲光如日月見則其邑大旱說文曰魖耗鬼也罔象木石之怪殪殺也殲滅也野仲游光惡鬼也兄弟八人常在人間作怪害八靈為之震慴，況鬾蜮與畢方。鬾小兒鬼畢方老父神如鳥兩足一翼者常銜火在人家作怪災度朔作梗，守以鬱壘，神荼副焉，對操索葦。東海中度朔山有二神一曰神荼二曰鬱壘領眾鬼之惡害者執以葦索而用食虎目察區陬，司執遺鬼。察觀也區陬隅隙之間也司主也謂于度朔山主執遺餘之鬼也京室密清，罔有不韙。密靜也清潔也罔無也韙惡也謂無復疫癘皆得安善也於是陰陽交和，庶物時育。庶眾也漢書曰陰陽和風雨時言疫癘既無陰陽乃和物育養也卜征考祥，終然允淑。征迎行也考問也祥吉也允信也淑善也乘輿巡乎岱嶽，勸稼穡於原陸。乘輿天子也岱泰山也種曰稼收曰穡謂春勸東方諸侯課民以耕種故尚書云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同衡律而一軌，量齊急舒於寒燠。衡秤也律法也寒燠猶若同一齊皆使中也不參差也省幽明以黜陟，乃反旆而迴復。省者察也幽暗也黜退也陟升也謂有功者進無功者退尚書曰三載考績黜陟幽明反旆謂迴還也望先帝之舊墟，慨長思而懷古。侯閭風而西遐，致恭祀於高祖。先帝先神也舊墟長安也慨歎息也古往也謂前漢初也侯待也閭風秋風也祠謂祭祀高祖廟也遐逝也既春游以發生，啟諸蟄於潛戶。春游謂仲春巡行岱岳是時蟄蟲皆開夫帝乃東巡助宣氣也度秋豫以收成，觀豐年之多稌。秋行曰豫謂秋行禮高祖廟時萬物始成此嘉田畯之匪懈，勤致賚于九扈。嘉善也畯主田官也九扈農正知田事扈正也言天子行慶福致賚于九扈使民不淫放左瞰暘谷，右睨玄圃，眇天末以遠期，規萬世而大摹。暘谷日出之處玄圃在崑崙山上瞰望也睨視也眇視也摹法也言帝之巡狩眇然以天末為遠期規欲以為萬代之大法也且歸來以釋勞，膺多福以安念。念當也歸謂西征旋乃釋吏士之劬勞祭祀受多福以安寧也總集瑞命，備致嘉祥。總會也集聚也祥神也即騶虞澤馬之屬也瑞應也即鸞鳳之屬也圉林氏之

騶虞，擾澤馬與騰黃。圉牢養也林氏山名也騶虞義獸也鳴女牀之鸞鳥，舞丹穴之鳳皇。女牀山名在華陰西六百里山海經曰女牀之山有鳥其狀如翟五色文名曰鸞鳥見則天下安寧又曰丹穴之山有鳥其狀如雞五采名曰鳳皇是鳥也飲食自歌自舞見則天下安寧植華平於春圃，豐朱草於中唐。植種也華平瑞木也天下平其華則平有不平處其華則向其方傾中唐堂塗也惠風廣被，澤洎幽荒。惠恩也洎及也幽荒九州外謂四夷也北燮丁令，南諧越裳，燮諧皆和也越裳南今九真是也丁令國名西包大秦，東過樂浪，重舌之人九譯，僉稽首而來王。重舌謂曉夷狄語者九譯言始至中國者也是故論其遷邑易京，則同規乎殷盤，改奢即儉，則合美乎斯干。京京師也規法也盤庚殷王之名也斯干謂周宣王儉宮室之詩也今漢光武改西京奢華而既儉約合斯干之美登封降禪，則齊德乎黃軒，為無為，事無事，永有民以孔安，遵節儉，尚素樸，思仲尼之克己，履老氏之常足。登謂上泰山封土降謂下禪梁父也言光武登上泰山下禪梁父則與黃帝齊其功儉為作也事業也永長也孔甚也以無為為功以無事為業澹然不煩瀆也遵循也樸質也言遵循節儉尚其樸素也孔子曰克己復禮馬融曰克己約身將使心不亂於所在，目不見其可欲，賤犀象，簡珠玉，藏金於山，抵璧於谷。簡猶略也藏抵皆謂不取之謂儉故也翡翠不裂，瑇瑁不蔟，翡翠鳥名也瑇瑁玳名不裂不折其羽以為玩飾也不蔟不以蔟取之為器也所貴惟賢，所寶惟穀。民去末而反本，咸懷忠而抱愨，詐偽為末忠信為本于斯之時，海內同悅，曰：吁漢帝之德馨侯其褘而。言於此之時皆同歡樂也于於也悅樂也吁驚也褘美也蓋蓂莢為難蒔也，故曠世而不覿，惟我后能殖之，以至和平，方將數諸朝階。覿見也蓂莢瑞應之草王者賢聖太平和氣之所生生于階下始一日生一莢至月半生十五莢十六日落一莢至晦日而盡小月則一莢厭不落王者以是知月之小大堯時夾階生之謂不世見故云難蒔也后帝也惟我帝有至和之德故必能植之方當生於朝階得以數如月之大小謂蓂莢也然則道胡不懷，化胡不柔？胡何也懷來也柔安也言皆安之也聲與風翔，澤從雲遊。翔游皆行也風者天之號令雲雨者天之膏潤故聲教與風皆翔恩澤與雲俱行也萬物我賴，亦又何求？我賴賴我也言萬物皆賴帝之恩惠以得所無復他求也德寓天覆，輝烈光燭，寓猶蓋也帝之德蓋如天之覆日月之光輝照於遠近也狹三王之趢趗，軼五帝之長驅，踵二皇之遐武，誰謂駕遲而不能屬？狹謂陋也趢趗局小貌也軼過也驅馳也言以三王禮法為局小狹陋過五帝而遠馳則繼三皇之跡也踵繼也二皇伏羲神農也遐遠也武迹也屬連也誰敢謂今所駕者遲而不能連言必能連也東京之懿未罄，值余有犬馬之疾，不能究其精詳，故粗為賓言其梗概如此。懿美也罄盡也先生言東京之美未盡遇我有疾故不能究其美事也粗猶略也賓西京也梗概不纖密言粗舉大綱如此之言也若乃流遁忘反，放心不覺，樂而無節，後離其戚。言若流情放心不自反恣意所為淫樂無禮以為節終後卒當罹其憂禍即秦皇王莽是也一言幾於喪國，我未之學也。幾近也先生責公子云取樂今日皇恤我後言今之非也且夫挈缾之智，守不假器，況纂帝業而輕天位？言挈缾之小智耳尚不妄以假人也纂繼也今如公子言皆淫心放意之事此乃輕居天王之尊位而禪於董賢瞻仰二祖，厥庸孔肆，常翹翹以危懼，若乘奔而無轡，庸功也孔甚也肆勤也言瞻望高祖功庸甚勤若而得之也言居天子之位常若奔馬而無轡履冰而負重也白龍魚服，見困豫且，雖萬乘之無懼，猶怵惕於一夫，終日不離於輜重，獨微行其焉如？說苑曰吳王欲從民飲伍子胥曰昔白龍下清泠之淵化為魚豫且射中目白龍不化豫且不射君今棄萬乘之位而從於臣恐有豫且之患此言先生責公子陰戒潮微行要屈萬乘天子也即秦始王高祖也昔秦始皇東游為張良所擊中其副車漢高祖於柏人亭殆為貫高所中輜重車也焉言安也如往也公子說微行要屈故先生問之言欲何往夫君人者，黈纊塞耳，車中不內顧。黈纊言以黃緜大如丸懸冠兩邊當耳不欲妄聞不急之言也內顧謂不外視臣下之私也珮以制容，鑾以節

塗。佩為行容鑾為車節行不變玉，駕不亂步，行合容則玉聲應馬步齊則鑾和譬並謂君之禮法却走馬以糞車，何惜騕褭與飛兔。却退也老子曰天下無道戎馬生于郊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河上公曰糞者糞田也兵甲不用却走馬以務農田然今言糞車者言馬不用而車不敗故曰糞車何惜言不愛之方其用財取物，常畏生類之殄也，賦政任役，常畏人力之盡也，取之以道，用之以時，方將也生類謂天下萬物之類也殄盡也任役謂使人常畏人力盡也論語曰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謂此之謂也山無槎枿，畋不麛胎，槎斫而復生曰枿麛胎者言不如公子所道胎拾卵枝獲麛麑也漢書昔先王山不槎蘖畋不殺胎草木蕃廡，鳥獸阜滋，蕃滋也廡盛也阜大也滋益也民忘其勞，樂輸其財。民謂百姓也言民不以力役為勞苦不以財賦為損費故文王有子來之人武帝時卜式入錢以助官也百姓同於饒衍，上下共其雍熙。言富饒是同上下咸悅和而廣也論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洪恩素蓄，民心固結。洪大也蓄積固牢固也謂高祖已下積恩施惠人心固結故王莽之時皆謳吟而思漢執義顧主，夫懷貞節。夫猶人人也言執禮義之心顧思漢德人懷貞正之志分也楚辭曰原生受命于貞節忿姦慝之干命，怨皇統之見替，玄謀設而陰行。合二九而成譎。慝惡也統嗣也替廢也謂忿王莽之逆命怨漢統之替廢也玄神也譎變也謂王莽之志陰行十八年而成變詐也登聖皇於天階，章漢祚之有秩。聖皇光武也章明也秩常也言明漢家之常秩若此故王業可樂焉。今公子苟好勦民以婾樂，忘民怨之為仇也；若如此也言如此即王業之可樂也勦盡也婾猶僥倖也仇讐也今公子所言苟好盡人以僥倖須臾之樂不知人民共怨已當成大讐也好殫物以窮寵，忽下叛而生憂也。殫盡也寵驕也忽忘也生憂謂生己之憂患也言好盡人之財以極驕逸之樂忘人叛己之為大患也漢書谷永曰財竭則下叛下叛則上亡夫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覆敗也堅冰作於履霜，尋木起於蘖栽。言事皆從微至著不可不慎之于初所以尋木起於牙蘗洪波出于涓泉昧旦丕顯，後世猶

怠況初制於甚泰服者焉能改裁昧早也五大也顯明也怠懈也謂起行大明之道服者得而衣之阿能更加之乎故相如壯上林之觀揚雄騁羽獵之辭雖系以頹墻填塹亂以收置解罘罝無補於風規祇以昭其愆尤系繼也亂理也相如上林賦曰乃命有司脩墻填塹使山澤之人得至焉揚雄羽獵賦曰散罘罝罔羅百禽而悉收之填塹猶脩也祇適也愆過也言不能補其愆過臣濟參以陵君忘經國之長基故函谷擊柝於東西朝廷顛覆而莫排濟謂度也度於奢侈謂僭也陵踰君法若季氏八佾舞於庭左傳曰魯以周公之勳賞使用天子禮樂魯於是乎有四代之禮以大路越席昭其儉也大路殷之祭車越席蒲席也孔子曰先王制禮過之者俯而就之不及者企而及之故曰中庸也以經國析宇夜警木也顛隕也持扶持也謂王莽之兵猶擊柝守函谷關而三輔已自入長安宮朝廷顛隕無復扶持也衆謂函谷在京之東而朝則京師也凡人心是所學體安所習酖肆不知其臭腥其所以先入所習也先入言久處其俗也酖本不典酖咬同而衆譏者乃有疑惑子野師曠字曉音曲者以喻安處先生也言西京奢泰鄙情不依禮度東京儉約依禮行事衆人亂之謂是其一唯安處先生得知其指客既醉於大道飽於文義客斥公子謂閩東京文義之通若醉飽焉勸德最戚喜懼交爭勸德謂公子京禮法自勸勉行其道戚所學者非正也言已之感不知德又最懼先生之戚也罔然若醒朝疲夕倦奪氣褫魄之為者也罔然猶惘惘然也醒病酒也朝罷夕倦夜不卧惘然如神奪其精氣又若魂魄亡離其身今公子亦如之也忘其所以為誤矣其所以為夸良久乃言曰鄙哉于乎于習非而遂迷也幸見指南於吾子公子本以奢侈為美故今見先生述東京之德所以忘漢先奢也良久復能言而北今先生指以示我我則足以二隅反也若僕所聞華而不實先生之言信而有徵鄙夫寡識而今而後乃知大漢之德聲咸在於此若知也公子言知僕所聞西京之事並是虛華而無實錄

先生安處先生也徵驗也言先生之言信有徵驗也公子重白鄙曰如今日復曰乃知大漢之德在於此耳昔常恨三墳五典既泯仰不覩炎帝帝魁之美三墳三皇之書也五典五帝之書也泯滅也睹見也炎帝神農後也帝魁神農名並古之君號也得聞先生之餘論則大庭氏何以尚茲走雖不敏庶斯達矣先生安處先生也大庭古國名也尚高也走公子自稱走使之人如今言僕矣不敏猶不達也公子言我雖不敏於大道庶幾先生之說達矣

張河間集卷之一終

張河間集卷之二

漢 南陽張 衡 著
明 太倉張 溥 校

賦

南都賦 南都為光武舊里以置都焉桓帝時欲發之衡作賦以諷

於顯樂都既麗且康陪京之南居漢之陽割周楚之豐壤跨荆豫而為疆體奥塩以開敞紛郁郁其難詳爾其地勢則武關關其西桐柏揭其東流滍浪而為隍廓方城而為墉湯谷涌其後消水盪其胸推淮引滿三方是通其實利珍怪則金彩玉璞隋珠夜光銅錫鉛鍇緒皇流黄綠碧紫英青雘丹栗太乙餘糧中黄鈹玉松子神陂赤靈解角耕父揚光於清冷之淵游女弄珠於漢皐之曲其山則崆峒嶓嶓嶕嶢嵯峨崟崱巖嶷岸峯巃嵸嶷嶷屹嵲幽谷眢窅夏含霜雪或若嶸而纚聯或豁爾而中絶鞠巍巍其隱天俯而觀孚雲霓若夭夭封大狐列仙之所上平衍而曠蕩下蒙龍而崎嶇城域載鉏而成嶽鎡鎒錯縱而盤紆芝房菌蠢生其限玉膏滒溢流其隅崑崙無以參閬風不能踰其木則檉松楔榎樧楓柙櫨樅帝女之桑榑桂桋櫚柍柘檀檟結根疎本垂條煇娭布綠葉之翼翼數華藥之蓑蓑玄寠合而重陰谷風起而增哀攢

立叢駢青宵肝瞵睿謡翁鬱於谷底森萋萋而刺天虎豹黄熊游其下貙獾猱貗戲其顛蠷蠷鴟雛翔其上騰猿飛猵棲其間其竹則籦籠篁篠箖箠箾箬箘箖延坂坻澶漫陸離阿那蓊茸風靡雲披觸其川濱則淖溫濼瀘發源岩穴潛廬洞出沒滑濊滿布漫漫汗洋流洋溢總括趣欽箭馳風疾流滿投滅矽入輖軋長輸遠逝溶滴滅汨其水蟲則有嬰龜鳴蛇潛龍伏螭鱣鱨鰋鯉鰅鱯鼉鼈鼂鮫螭巨蟃函珠鮫蝦委蛇其陂澤則有鉗盧玉池諸陽東陂貯水渟淪亘望無涯其草則有麃芋蘋莞蒋蒲蓁蔽藻茆菱芙蓉含華從風發榮菲披芬詭其色則有篤黄鵠鷺鴻鴈鵝鶂鵠鶂鶂鷗鷖和鳴灩淡隨波其水則開賨瀧流浸彼稻田溝澮脉連堤塍相輔朝雲不興而滂潦獨臻決瀆則瞷為溉為陸冬稌夏穱隨時代熟其原野則有桑漆麻苧菽麥稷黍百穀蕃廡實實與與若其園圃則有芻豢雜菜蓏蓏瓜瓞薤薑芋瓜乃有櫻梅柿侯桃梨棗橪蔆若榴穰橙郁橘其香草則有鮮茈蒽若微蕪蓀蘆脂淩蒿蔚含芬吐芳若其廚膳則有華鄉重秬滍皋香杭歸雁鳴鷗黄稻鱯魚以為苟樂酸甜滋味百種千名春卵夏筍秋蓴冬菁蘇葵薑拂徽鱉膍酒則九醞甘醴十旬兼清醪數個寸浮蟻若萍其甘不爽醉而不醒及其糾宗綴族論祫蒸嘗以速遠朋嘉賓是將摠醼而升堂于蘭堂珍羞琅玕充滋圓方琢琱狎獵金銀琳琅侍者蠱媚巾幘

鮮明被服雜錯鹿蠯華英儀才齊敏受爵傳觴獻酢既交率禮無違彈琴撫箑流風徘徊清角發徵驩者增哀客賦醉言歸主稱露未晞接歡宴於日夜終愷樂之今儀於是暮春之禊元巳之辰方軌齊軫祓于陽瀕朱帷連網曜野映雲男女姣服駱驛繽紛致飾程豔傾紹便娟微眺流睇蛾眉連卷於是齊僮唱兮列趙女坐南歌兮起鄭舞曰鶴飛兮翫鬼緒修袖繚繞而滿庭羅襪躡蹀而容與翻緤綠其若絶眩將墜而復舉翹遥遷延蹴蹈躧結九秋之增傷怨西荆之折盤彈箏吹笙更為新聲暮婦悲吟鵾鷄哀鳴坐者懷歡滂魂傷精於是群士放逐馳乎沙場騶騶齊鑣黄間機張足逸驕飇鑽析毫芒俯貫鮎鰋仰落雙鶴魚不及竄鳥不暇翔爾乃撫輕舟兮浮清池鼓北渚兮揚南涯汰瀇瀁兮船容裔陽侯澆兮掩鼉鼉逆水豹兮鞭蜩蜿蟺龍兮怖蛟螭於是日將遠昏樂者未荒收歡命駕分背迴塘車雷震而風厲馬虎超而龍驤夕暮言歸其樂難忘斯乃浮觀之好耳目之娱未覩其美者焉足稱譽夫南陽者真所謂漢之舊都也遠世則劉后甘厥龍醜視魯縣而來遷奉先帝而追孝立唐祀於堯山固靈根於夏禼終三代而始蕃非純德之宏圖孰能揆而處旃近則考侯恩故匪居匪甯穢長沙之無樂庶江湘而北征曜朱光於白水會九世而飛榮寮茲邦之神僊啟天心而寤靈於是宫室則有園廬舊宅隆崇崔嵬御房穆以華麗連閣峽其相徹聖皇之所逍遥靈祇之所保綏章陵鬱以菁葱清廟肅以微微皇祖啟而降福彌萬祀而無衰帝王臧其擅美詠南音以顧懷且其君子弘懿明敏介恭溫良容止可則出言有章進退屈伸與時抑揚方今天地之睢剌帝亂其政豺虎肆虐真人革命之秋也鬷其則有謀臣武將皆能攫戎執猛破堅摧剛排捷隘剽蹈威陽高祖階其濮光武攬其英是以關門反距漢德久長及其去危乘安視人用遷周召之儔據鼎足焉以尸王職紹紳之倫經綸訓典敷納以言是以朝無闕政風烈昭宣也於是乎鮑齒耆艾背之叟皤皤然被黄髮者喟然相與歌曰望翠華兮威凝建太常兮徘徊飛龍兮駿駿振和鑾兮京師總萬乘兮徙平路兮來歸豈不思天子南巡之辭者哉遂作頌曰皇祖止焉光武起焉據俊河洛統四海焉本支百世位天子焉永世克孝懷柔祥焉真人南巡覩舊里焉

週天大象賦

垂萬象乎列星仰四覽乎中極一人為主四輔為翼鈎陳分司內座齊飾華蓋於是乎臨映大帝於是乎游息尚書諮謀以納言柱史記私而奏職女史掌彤管之訓御宫揚翠城之色陰德周給乎其陽大理詳獄乎其側天柱司晦朔之序六甲候陰陽之域其文煥矣厥功茂哉環落衛以曲列藩閭閨之洞開比斗標建車之象移節度

而齊七政文昌制戴筐之位羅將相而枕三台闢天床於玉闕乃宴休之攸御肅天理於璇璣執威權而是頒天捨天掊以相指內廚內酳而分膊雙三夾斗而變詣丙乙賓門而佐助爾乃天牢崇園設葉慕之隄防太尊明位擬聖公之寵章太陽接相以班跡玄戈撥杓而耀芒勢微微而有象輔熠熠而流光薦秋成於八穀務春採於扶筐天廚厥分供百宰傳舍開分通四方偉天官之繁縟立疏廟之隆崇何太角之皎皎夾攝提之融融七宿晝野以分區五宮立都而對雄既以歷於中宮乃回眸而顧東觀角亢於黃道包分野於營中開天門之燦耀揖進賢之雍容是推紀於變節是正綱於大同其次則梗河備預招搖候敵泛舟尤池飛觴帝席周鼎毓神天田豐籍婁三條於平道窮萬國於天門置平皇以決獄列騎官而衛閽陽門守於邊險折威防於將奔頓頑司於五驃車騎參於八屯望南門之峻闕覩庫樓之城府偃蹇列於四衡的歷分於五柱或藏兵而蓄銳或重扃而禦侮煥爰龍之中宿臚氐心以及房聽朝路寢布政明堂爰俾其地于宋之疆粵若太火赫然天王鈞鈐儼於鳳闕積卒穆於龍驤天輻備於舉鞬閑守於關梁騎陣啟將軍之位從官主巫醫之職罰作贖刑日為陽德二咸防非而體正七公議賢而糾慝陣車雷擊乎其南天乳露滋乎其北彼貫索之為狀實幽圄之取則歷龍尾以及箕騎北燕而在茲配四妃而有

序均九子以延慈龜曳尾而波泳魚張鱗而水嬉天江為太陰之主傳說奉中闈之祠糠為箴揚之物衽為春臼之用天鑰司其啟閉丈人存其播種狗以吠盜奸回靡縱却睇女床前瞻天紀耀寐庭之金印柴椒宮之玉齒中有崇垣厥名天市車肆中衢以連屬市樓臨箕而夢起帝座類候而獨尊侯臣光熙而燮理宗星派疎而遞集宦者刑餘而近侍列肆與屠肆分行宗正與宗人同峙帛度立象以量用斗斛載形而取擬若乃眺北宮於玄武泊南斗而牽牛賦象通犧廟之類司域應江淮之洲建星含曜於黃道天弁寫映於清流河鼓進軍以嘈囋雨旗夾道以飛浮天淵委輸於南海狗國分權於北幽雞鳴音而顧侶鼈曜影而來遊天田臨於九坎羅堰逼於天斿是司溝洫是制田疇遂聳睇於漢陽乃攸寬於織女引實毓圃揩機弄杼聳道清塵而俟駕漸臺飛灰而候吕可以嬉遊可以臨處瞻須女之緇室奄開邦於會稽離珠耀珍於藏府剖瓜薦菓於宸閨禹瑜佩瓊而衛敗匏瓜委蛩以分畦其外鄭越開國燕趙鄰境韓魏接連齊秦悠永周楚列曜晉代分圄天津橫漢以摛光奚仲臨津而汎影既編梁以虹構亦裁輪而電警列虛危於齊瀆職悲哀與宗廟積墓寫狀以孤出哭泣含聲而相召賤臼舂突而揚輝天壘守夷而駢照司命興司祿連彩司危與司非疊耀個禍福之多端總興亡之要妙人掌詔以優游儼為人之質鈞主震而屈

曲宛如鈎之象車府怠雷轂之聲造父曳風鑾之響杆軍給以標正臼年豐而示仰土吏設備以司存金鉞用誅之所掌虛梁閣寂以幽閉蓋屋喧轟而宴賞天錢納賣以山積天網憩輿而野饗北落置候兵之門八魁建張禽之網瞻廟府於室壁諒有衛之封幾布離宮之睆睆散雲雨之霏霏露霑交震雷電橫飛豐壁寫陣而齊影羽林分營而折暉士公司築而開務天廐飛御而起機騰蛇宛而成質水蟲總而攸歸動則飛躍於雲外止則盤縈於漢沂遠奎婁之分野辨郁雪之川陸參馴獸於園苑肆封豕於溝瀆左更處東而掌虞右更居西以司牧立困倉之儲聚樹溷屏之重復司空主土以搜祥鐵鎖縈菊而鷹畜軍南門列轅而遠出天將軍揚旗而示逐伊王良之策馬則車騎之滿野蒙居河而路塞策載鞭而電寫閭道優游而據中附路備闕而居下旬胃倉而昴畢實趙地之交衝建葴頭而肅引畢罕車而迟驅卷舌則天謁之表附耳屬天高之隅天高望氣天謁備巫捲舌安其寂默附耳矜其諂諛天船泛影乎清瀨貯積水而窺害太陵分光乎耀虛包積尸而如帶礪石資乎鎔丸月宿歸乎大陰天街畫於戎野天阿察於山林天節宣威於邦域天陰進謀於腹心天庾積粟以示稔天廩備稷以祈啟天園曲列分儲芳樹天苑圓開分畜異禽翥薁遵納秸之軌殊國曉重譯之音九游排鋒以進退軍井依營而淺深天關嚴扃於畢野諸

王列藩於漢滻何五車之均明而三柱之照煥納五兵於藏府圖七國之邦貫天潢利涉以淪漣咸池浮中而渺漫闢岷峨之沃壤睎甾參之曜形示斬刈以明割牧褒旅而獲甯參旗鏑於邊疆玉井通於水經座旗肅穆以昭禮司怔幽求而發寘屏嫌於客廁告於圖亦有天原質黃劾靈於是仰東井之輿鬼覽西泰之伯邑質明杞而變生鉞泮水而刑及四瀆斷江淮之候兩河占胡越之域水位瀉流而迟奔天樽莫餲而禽集軍市通貨以圓緻五侯疑議而衡立積水酾燕酔之勞積薪備牲庖之結野雞侯兵而擭市天狗吠盜而映連闕立擬乎兩觀水府司乎百川狼援戈而野戰孤屬矢而承天老人作主而秋煥丈人通臣而夜懸子扶尊而眇邈孫孕緒而連綿惟天社之蔇若實勾龍之神焉爰觀柳以及張知周疆之爰啟儼味顒以分嗇奉溢嘗而賜醴觀天軒轅之宮宛若騰蛇之體交雷雨之露露列后妃之濟濟酒旗緝醮以承歡內平繩愆而執禮燿含烽而喋寇實防邊之有侯長垣崇司域之備少微彰處士之懿外厨調列膳之滋天相居大臣之位天紀錄禽而獻菌天廣嚴祠而毓粹天稷播五稼之勤東歐表三爽之類爰周翊軫厥土惟荊驅風驛之千乘奏雲門之六莢長沙明而厭壽車騎朗而陳兵青丘麾於韓貊器府總於參笙軍門坐甲於軍閫司空掌土於司平曦太微之崢嶸啟端門之赫爽何宮庭之宏嚴爾乾坤之闔闢

五座參一帝之謀九卿陸三公之跡儲以太子參之幸臣從官蕭侍謁者通賓即將司戟於丹陛郎位舍香於紫宸乃寄屏以持法控端門之內闡明堂演化靈臺候神虎賁之儀猛士進賢之訪幽人獻淵謀於諸侯儼營衛於常陳胡天漢之昭回自東震而綿絡北斗南經說而緯侖合乘津而浮仌分漂杆而泛閣歷玉濆以汪洋淪七星而依泊惟木德之含精為歲星而明麗雖盈縮所察禍福攸繫然而得之者隆失之者替祚明君而耀朗罰昏主之光翳下為社靈上為天貴如天胎而毓卵具職仁而施惠迴駭期前馳舛契奮搶捂以示懲峙樓垣而表戾參若榮惑火帝之精每執法以明罰必伺灾而告誡守其邦而歲戰去其野而時清若虧信而廢禮則下乘而上征居惟靈發合興憂并浮天魏而聳餘列崇尤而耀旌司危見而失國昭明出而起兵伊王宿之播靈為旗星而耀質尋所履為休慶視所居為貞吉廣邦繼而斯留復軒宮而載出若榮奮而賤義則行虧而度失或含丹而舉兵或噙黑而違疾旬始發而侯起嶽漢明而主黜被金方之耀色有太白之垂文乃降神於屏蠶實建象於將軍如用兵而不察匪先達之攸聞高出利於深戰順指著乎宏勳苟恩義之不濟則禍福之攸分或飛芒而蝕月或引彗而橫氛六賊陳灾而搆禍天狗殺將而破軍咨太陰之稟粹鎮星辰之攸接乘四仲而顯晦歷一周而匝履為用罰之淵讌為出師之令軌若淫刑而縱欲則委宇而流天白其角而表哀黑其規而應水篡函餘之相去侯正旗之所指非其出而夏寒錯其宜而將死於是究經緯之終始徵幽微之機符昭晰兮為人主之明鑑省譴兮實冥祇之秘樞固聲聞而響集方形移而影趨若出石之荏處士谷風之應鴈虞者也若夫退寒暑而無鈐中昏旦而不越畢露雲油箕斂吹發亦有樞降軒而繞電景瑞亮而麗月雖胙鄉里之難窮信靈英之未歇嘉大舜之登禪耀黃星而靡鋒壯高祖之遇時家五緯而相從般遮縱眺說曹公之潛跡李郤流目知漢使之幽蹤荊柯入秦白虹貫日衛生設策長庚食昴悲夫星隕如雨而周良基長竟天而秦滅蛇隨楚而九域含嗟狗過梁而千里流血晉君終而發妖見漢帝園而參輦結周楚滅而南衡晉齊殃而北裂自大辰以及漢彰宋焚而衛熱或除舊以布新顓陳盛而姜絕諒吉凶之有兆匪灾禍之虛設固周念而作狂在恭已而成哲是以帝王之有天下也莫不分設其官武司其告唐則羲和降察夏則昆吾演奧嘉殷巫之美服登周史之雅號宋述子韋鄭謹裨竈唐昧與尹皐宣乾甘德暨石甲垂誥故能下守職而恪恭上知變而無傲此希夷之妙象豈蒙昧之私好有少微之養哀無進賢之見譽參器府之樂肆掌貴索之刑書恥附耳之求達方卷舌以幽居且扃扉而絕跡柰臨河而羨魚望天門而屏迹安知公卿之

所如

溫泉賦

陽春之月百草萋萋余在遠行顧望有懷遙適驪山觀溫泉浴神井風中巒壯厥類之獨美思在化之所原感洪澤之普施乃為賦云

覽中域之珍怪兮無斯水之神靈揆湯谷於瀛洲兮濯日月乎中營詮高山之壯埶處幽屏以閒清於是殊方跋涉駿奔來臻士女瞻其鱗萃紛雜遝其如烟亂曰天地之德莫若生兮帝育烝民懿厥成兮六氣淫錯有疾癘兮溫泉汩焉以流穢兮蠲除苛慝服中正兮熙哉帝載保性命兮

羽獵賦

皇上感天威之繆烈愚太昊之觀虞虞人表林麓而廓棄數翦荊祥而夷榛株於是鳳凰獻歷太僕駕具蚩尤先驅雨師清路山靈護陣方神衛御羲和捧轡弭節西征翠蓋蔽鸞鳴礒玲山谷為之簸傾於是皇輿綢繆遲延容與抗天津於伊洛貫連集乎南圖大詔獵者竟逐長驅輕車飛屬羽騎電騖霧合雲集波流雨注馬蹄蹙鹿轢轢麈麈弓不妄彎弩不虛舉鳥驚絓羅獸興矢遇

思玄賦

仰先哲之玄訓兮雖獨高其弗違匪仁里其焉宅兮睚義迹其焉追潛服膺以永靚兮綿日月而不衰伊中情之信修兮慕古人之貞節球余身而順止兮遵繩墨而不跌志圜圜以應懸兮誠心固其如結旌性行以制佩兮佩夜光與瓊枝繡幽蘭之秋華兮又綴之以江蘺美襞積以酷烈兮允塵邈而難虧既姱麗而鮮雙兮非是時之攸珍奮余榮而莫見兮播余香而莫聞幽獨守此仄陋兮敢怠皇而舍勤幸二八之遥虞兮喜傅說之生殷尚前良之遺風兮恫後辰而無及何孤行之煢煢兮子不羣而介立感鸞鵾之特棲兮悲淑人之稀合彼無合其何傷兮患衆偽之冒真旦獲雠于群第兮啟金縢而乃信覽蒸民之多僻兮畏立辟以危身嘗煩毒以迷惑兮羌孰可與言已私湛憂而深懷兮思繽紛而不理願竭力以守義兮雖貧窮而不改執雕虎而試象兮陷焦原而踞止蔑斯奉以周旋兮要既死而後已俗遷渝而事化兮泯規矩之圜方珍羣艾於重茵兮謂蕙芷之不香斥西施而弗御兮羈樓裘以服箱行陂僻而獲志兮循法度而離殃惟天地之無窮兮何遭遇之無常不抑揉而苟容兮譬臨河而無航欲巧笑以干媚兮非余心之所嘗襲溫恭之徽衣兮披禮義之繡裳辮貞亮以為檝兮雜枝藝以為珩昭繅藻與雕琢兮璜聲遠而彌長海樓運以恣欲兮曜靈忽其西藏恃已知而華予兮鵾鴻鳴而不芳冀一年之三秀兮遒白露之為

覇時臺靈而代序兮嚮可與乎比伉咨妒媢之難並兮想依韓以流亡恐漸冉而無成兮留則蔽而不彰心猶與而狐疑兮即岐阯而臚情文君為我端蓍兮利飛遁以保名歷衆山以周流兮翼迤風以揚聲二女戚於崇岳兮或氷折而不營天蓋高而為澤兮雖云路之不平動自強而不息兮蹈玉階之巍峣懼筮氏之長短兮鑽東龜以觀禎遇九皐之介鳥兮怨素意之不遑遵塵外而瞥天兮據寞翳而哀鳴鵾鵾鏡於貪婪兮我修潔以益榮子有故於玄鳥兮歸毋氏而後甯占既吉而無悔兮簡元辰而徵裝旦余沐於清源兮晞余髮於朝陽漱飛泉之瀝液兮咀石菌之流英翻鳥舉而魚躍兮將往走乎八荒遇少皞之窮野兮問三丘乎句芒何道真之滀粹兮去穢累而彰輕登蓬萊而容與兮鼇雖抃而不傾留瀛洲而採芝兮聊且以乎長生憑歸雲而遐逝兮夕余宿乎扶桑噭青岑之玉醴兮餐流瀣以為糧發昔夢於木禾兮穀崑崙之高岡朝吾行於暘谷兮從伯禹於稽山集羣臣之執玉兮疾防風之食言指長沙以邪徑兮存重華乎南隣哀二妃之未從兮翩儐處後湘瀕流目頹乎衡阿兮睹有黎之圮墳痛火正之無懷兮託山陂以孤魂愁蔚蔚以暮遠兮越仰州而愉敖躋日中于昆吾兮憩炎火之所陶揚芒燠而絳天兮水沄沄而涌濤溫風翕其增熱兮超夢邑其難聊顧驕旅而無友兮余安能乎留茲願金天而數息兮吾欲往乎

西墉前祝融使舉麾兮纚朱鳥以承旗纚建木於廣都兮拓若華而踟躕趨軒轅於西海兮跨汪氏之龍魚聞此國之千歲兮曾焉足以娛余思九土之殊風兮從蓂收而遠徂歎神化而蠖蛻兮朋精粹而為徒濫白門而東馳兮云台行乎中野亂弱水之湯湯兮逗華陰之湍渚號馮夷俾清津兮權龍舟以濟予會帝軒之未歸兮悵相佯而延佇嘔河林之蓁蓁兮偉關雎之戒女黃靈詹而訪命兮撫天道其焉如曰近信而遠疑兮六藉闕而不書神遠眯其難覆兮嚚克謨而從諸牛哀病而成虎兮雖逢昆其必噬鼈令瘖而尸亡兮取蜀禪而引世死生錯而不齊兮雖司命其不晰實號行於代路兮後膺祚而繁廡王畔侈於漢庭兮卒衛恤而絕緒尉尨眉而即潛兮逮三葉而遘武董弱冠而司兌兮設王陛而弗處夫吉凶之相仍兮恒反側而靡所穆屆天以悅牛兮豎亂叔而幽主戈斷栝而忌伯兮閼謁賊而甯后通人閨於好惡兮豈愛惑之能剖羅擿讖而戒胡兮備靖外而發肉或輦賄而遷車兮孕行產而為對慎寵顧於言天兮占水火而妄評梁叟惠夫黎丘兮丁厥子而剸刃親所睇而弗識兮刳幽冥之可信毋綿攣以滓己兮思百憂以自疚彼天監之孔明兮用悲忱而佑仁湯蠲體以禱祈兮蒙庞祓以拯人景三慮以營國兮熒惑次於宅辰魏顆亮以從理兮鬼亢回以敵秦咎繇邁而種德兮德樹茂乎英六桑末寄夫根生兮齊既剔而已航有無言而不酬兮又何往而不復蓋遠逝以飛聲兮孰謂時之可蓄仰矯首以遙望兮魂憀惘而無嘯傷區中之隘陋兮將壯度而宣遊行積氷之磕磕兮清泉泛而不流寒風漼其水至兮拂穹岫之驚騷玄武縮於殼中兮螣蛇蜿而自糾魚矜鱗而幷凌兮鳥登木而失條坐太陰之屏室兮慨含歊而增愁怨高陽之相寓兮倘顓頊之宅幽廣織絡於四裔兮斯與彼其何瘳望寒門之絕垠兮縱余縶乎不周迅飈滿其勝我兮驚翩飄而不禁越谿嶋之洞穴兮穨通淵之碑碑經重陰乎寂寞兮隘墳羊之潛深道慌忽於地底兮軼無形而上浮出右密之閬野兮不識蹊之所由速燭龍令執炬兮過鍾山而中休瞰瑶谿之赤岸兮弔祖江之見劉縢王母於銀臺兮羞玉芝以療饑戴勝慈其既歡兮又誚余之行遲載太華之玉女兮召洛浦之宓妃咸姣麗以蠱媚兮增嫮眼而蛾眉舒詒婧之纖腰兮揚雜錯之桂徽離朱脣而微笑兮顏的礫以遺光獻環琨與瑛瑰兮申厥好之玄黃雖色豔而賂美兮志浩盪而不嘉雙材悲於不納兮並詠詩而清歌歌曰天地烟煴百卉含蘊鳴鶴交頸雎鳩相和處子懷春精魂同移如何淑明忘我實多將荅賦而不暇兮羌整駕而亟行瞻崑崙之巍巍兮臨縈河之洋洋伏靈龜以負坻兮亘蟠龍之飛梁登閬風之層城兮攜不死而為牀眉瑶藥以為糧兮斟白水以為漿捭巫咸使占夢兮迺貞吉之元符滋

令德於正中兮含嘉秀以為敷既垂穎而顧本兮亦要思乎故居安和靜而隨時兮姑純懿之所廬戒庶寮以風會兮會恭職而並迓豐隆軒其震霆兮列欽舉其貔夜雲師轟以交集兮漂雨沛其灑塗輜琱輿而樹旄兮擾應龍以服輅百神森其備從兮屯騎羅而星布振余袂而就車兮修鉞揭以低昂冠冕旁皇其映蓋兮佩紲纚以輝煌僕夫一其正策兮八乘驤而趙驤氛旌溶以天旋兮蜺旌飄而飛揚撫軨軹而還睨兮心灼爍其如湯羨上都之蘇戲兮何迷故而不忘左青琱以捷芝兮右素威以司鉦前長離使拂羽兮委水衡乎玄宴屬箕伯以函風兮澄輿浥而為清曳雲旗之離離兮鳴玉鑾之譽譽涉青霄而升遐兮浮蔑蒙而上征紛翼翼以徐戾兮踐回回其揚靈叶帝閽使闢扉兮覩天皇於瓊宮聆廣樂之九奏兮展洩洩以彤彤考理亂于律鈞兮意建始而思終惟盤逸之無數兮懼樂往而哀來素女撫弦而餘音兮太容吟曰念哉既防溢而靜志兮迫我暇以翱翔出紫宮之肅肅兮集太微之閒闕命王良掌策馭兮踰高閣之銷鑠建罔車之幕幕兮獵青林之芒芒鬱威弧之撥剌兮射嶓冢之封狼觀壁壘于北落兮伐河鼓之磅硠乘天潢之汎汎兮浮雲漢之湯湯倚招搖擣提以低回剔流兮晷二紀五緯之綢繆通皇傾蹇天矯虵以連卷兮雜沓囊穎珮以方驤喊汩颶戾沛以罔象兮爛漫麗靡鏡以迭遞凌驚雷之砉磕兮

弄狂電之淫裔蹴鹿瀕于宕冥兮貫倒景而高厲廓盪盪其無涯兮乃今窮乎天外。
據開陽而頫盼兮臨舊鄉之暗藹悲離居之勞心兮情悁悁而思歸魂眷眷而屢顧
兮馬倚輈而徘徊雖遨遊以愉樂兮豈愁慕之可懷出閨閤兮降天塗乘飇忽兮馳
虛無雲霏霏兮繞余輪風眇眇兮震余旗繽聯翩兮紛暗曖倏眩眩兮反常閭收嚻
昔之逸豫兮卷淫放之遐心修初服之婆娑兮長余珮之參參文章煥以粲爛兮美
紛紜以從風御六藝之珍駕兮遊道德之平林結典籍而為罟兮畋儒墨而為禽玩
陰陽之變化兮詠雅頌之徽音嘉曹氏之歸耕兮慕歷陵之欽釜恭風昔而不貳兮
固終始之所服也夕惕若厲以首譬兮懼余身之未勑也苟中情之端直兮莫吾知
而不惪墨無為以凝志兮與仁義乎消搖不出戶而知天下兮何必歷遠以劬勞系
曰天長地久歲不留俟河之清祇懷憂願得遠度以自娛上下無常窮六區趙踰騰
躍絕世俗飄飄神舉遂所欲天不可階仙夫希栢舟悁悁吾不飛松喬高跱孰能離
結精遠遊使心攄迴志謁來從玄謀獲我所求夫何思。

歸田賦

遊都邑以永久無明君以佐時徒臨川以羨魚俟河清乎未期感蔡子之慷慨從唐
生以決疑諒天道之微昧追漁父以同嬉超埃塵以遐逝與世事乎長辭於是仲春

令月時和氣清原隰鬱茂百草滋榮王雎鼓翼倉庚哀鳴交頸頡頏關關嚶嚶於焉
逍遙聊以娛情爾乃龍吟方澤虎嘯山丘仰飛纖繳俯釣長流觸矢而斃貪餌吞鈎
落雲間之逸翮懸淵沈之紲繆于時曜靈俄景繼以望舒極盤遊之至樂雖日夕而
忘劬感老氏之遺誡將迴駕乎蓬廬彈五絃之妙指詠周孔之圖書揮翰墨以奮藻
陳三皇之軌模苟縱心於域外安知榮辱之所如。

定情賦

夫何妖女之淑麗光華豔而秀容斷當時而呈美冠明匹而無雙歎曰大火流兮草
蟲鳴繁霜降兮草木零秋為期兮時已征思美人兮愁屏營。

扇賦

採茲竹以成扇乃畫象而造儀惟規上而矩下和采爛以雜施。

觀舞賦

客有觀舞於淮南者美而賦之曰

音樂陳兮旨酒旅擊鐘鼓兮吹參差叛淫行兮漫陸離於是飲者皆醉日亦既昃美
人興而將舞乃修容而改服襲羅穀之縠錯申綢繆而自飾拊者咻其聲劉盤鼓煥
以駭羅抗修袖以翳面展清聲而長歌歌曰驚雉遊兮孤雌翔臨歸風兮思故鄉掲

纖腰以玄折嬛傾倚兮低昂增芙蓉之紅華兮光灼爍以發揚騰嫮目以顧盼兮盼
爛爛以流光連翩絡繹乍續乍絕若飛驚褰如迴雪於是粉黛施兮玉質鑠珠簪
挺兮綰髮亂然後飾羿鞞髮被纖垂榮同肢駢奏合體齊聲進退無差若影追形。

冢賦

載輿載步地勢是觀降此平土陟彼景山一升一降乃以斯安爾乃張巍山平險陸
列黎林鑿盤石起峻龍構大櫛高岡冤其南平原承其北列石限其壇羅竹藩其域
系以修堨洽以溝瀆曲折相連迤靡相屬乃樹靈木靈木戕戕鬱嵯峨睢雕琢
周棺顧盼亦各有行乃相厥宇乃立厥堂直之以巽正之以日有覺其材以構玄室
奕奕將將崇棟廣宇在冬不涼在夏不暑祭祀是居神明是處修堨之隙亦有掖門
掖門之西十有餘步下有直渠上有平岸舟車之道交通舊館思洞應弘存不忘亡
恢厥廟壇子孫蒸嘗宅兆之形規矩之制睇而望之方以麗踐而行之巧以廣幽蓋
既美鬼神既甯降之以福如水之平如春之升如日之升。

髑髏賦

張平子將遊目於九埜觀化乎八方星回日運鳳舉龍驤南遊赤野北涉幽鄉西經
昧谷東極扶桑於是季秋之辰微風起涼聊回軒駕左翔右昂步馬於嚻阜逍遙乎

陵岡顧見髑髏歩於路旁下居於壤上有玄霜平子悵然而問之曰子將幷糧推命
以天逝乎本喪此土流遷來乎為是上智為是下愚為是女人為是丈夫於是肅然
有靈但聞神響不見其形答曰吾宋人也姓莊名周游心方外不能自修壽命終極
來茵玄丘公子何以問之對曰我欲告之於五岳禱之於神祇起子素骨反子四肢
取耳壯坎求目附離使東震獻足西坤授腹五內皆還六神盡復子欲之不乎髑髏
曰公子之言殊難也死為休息生為役勞冬水之凝何如春水之消榮位在身不亦
輕於塵毛巢許所恥伯成所逃況我已化與道逍遙朱不能見子莖不能聽堯舜
不能賞桀紂不能刑虎豹不能害戰鼎不能傷與陰陽同其流元氣合其朴造化為
父母天壤為牀穊雷電為鼓扇日月為燈燭雲漢為川池星宿為珠玉合體自然無
情無欲澄之不清渾之不濁不行而至不疾而速於是言卒響絕神光除滅顧盼彰
恤乃命僕夫假之以編巾衾之以玄塵為之傷濡酹於路濆。

詔

東巡詔

惟二月初吉帝將狩於岱嶽展義省方觀民設教丙寅朏率群寀備法駕以祖于東
門屆于靈宮是日也有鳳雙集於臺壬辰祀上帝於明堂帝曰咨予不材為天地主

慄慄翹翹百僚萬幾心之謂矣孰朕之勞上帝有靈不替朕命誠敢不祗承凡庶與
祭於壇壝之位者曰懷國邦君實顧先帝載殄大宗以左右朕躬羣臣曰帝道橫被
帝行海表一人有疆萬民賴之從巡助祭者茲惟嘉瑞乃歌曰皇皇者鴈通玄知時
萃於山趾與帝遇期吉事有祥惟漢之祺帝曰朕不敢當亦不敢蔽天之吉命

疏

大疫上疏

臣竊見京師為害兼所及民多病死有滅戶人人恐懼朝廷燋心以為至憂臣官
在於考繼稷卨思在防救未知所由風夜征營臣聞國之大事在祀祀莫大於郊天
奉祖方今道路流言會日孝安皇帝南巡路崩從駕左右行慝之臣欲徼詐國王子
故不發喪衣車還宮偽遣大臣並禱請命臣處外治不知其審然尊靈見罔豈能無
怨且凡夫私小有不蠲猶為醜穢況以大穢用禮郊廟孔子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
乎天地明靡降禍見灾乃其理也又間者有司正以冬至之後奏開恭陵神道陛下
至孝不忍距違或發冢移戶月令仲冬土事無作慎無發蓋及起大眾以固而閉地
氣上泄是謂發天地之房諸蟄則死民必疾疫又隨以喪厲氣未息恐其殆此二年
欲使知過改悔五行傳曰六沴作見若時共禦帝用不差神則不怒萬福乃降用章

于下臣愚以為可使公卿處議所以陳術改過取娟神祇自求多福也

陳事疏

伏惟陛下宣哲克明繼體承天中遭傾覆龍德泥蟠今乘雲高躋盤桓天位誠所謂
將隆大位必先饑德之也覩履艱難者知下情備經險易者達物偽故能一貫萬機
靡所疑惑百揆允當庶績咸熙宜獲福祉神祇受譽黎庶而陰陽未和灾眚屢見神
明幽遠冥鑒在茲福仁禍淫景響而應因德降休乘失致咎天道雖遠吉凶可見近
世鄭綦江拱周廣王聖皆為效矣故恭儉畏忌必蒙祉祚奢淫諂慢鮮不夷戮前事
不忘後事之師也夫情勝其性流遯忘反豈惟不肖中才皆然苟非大賢不能見得
思義故積惡成釁罪不可解也向使能瞻前顧後擾鏡自戒則何陷於此患乎貴寵
之臣眾所屬仰其有愆尤上下知之褒美讒惡有心皆同故怨讎溢乎四海神明降
其禍辟也頃年雨常不足思求所失則洪範所謂僭恒若者也懼群臣奢侈多昏踰
典式自下逼上用速咎徵又前年京師地震上裂裂者臧分震者人擾也君以靜唱
臣以動和臧自上出不趣於下禮之政也竊惟聖思厭倦制不專己思不忍割與眾
共臧臧不可分德不可共洪範曰臣有作威作福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天鑒孔
明雖陳不失灾異示人前後數矣而未見所革以復往悔自非聖人不能無過願陛
下思惟所以稽古率舊勿令刑德八柄不由天子若恩從上下事依禮制禮制修則
奢僭怠事合宜則無凶咎然後神望允塞灾消不至矣

駁圖讖疏

臣聞聖人明審律歷以定吉凶重之以卜筮雜之以九宮經天驗道本盡于此或觀
星辰逆順寒燠所由或察龜策之占巫覡之言其所因者非一術也立言於前有徵
於後故智者貴焉謂之讖書讖書始出蓋知之者寡自漢取秦用兵力戰功成業遂
可謂大事當此之時莫或稱讖若夏侯勝眭孟之徒以道術立名其所述著無讖一
言劉向父子領校秘書閱定九流亦無讖錄成哀之後乃始聞之尚書堯使鯀理洪
水九載績用不成鯀則殛死禹乃嗣興而春秋讖云共工理水凡讖皆云黃帝伐蚩
尤而詩讖獨以為蚩尤敗然後堯受命春秋元命包中有公輸班與墨翟事見戰國
非春秋時也又言別有益州益州之置在於漢世其名三輔諸陵世數可知至於圖
中說於成帝一卷之書亦異數事聖人之言勃無若是殆必虛偽之徒以要世取資
往者侍中賈逵通讖亦異三十餘事諸言讖者皆不能說至於王莽篡位漢世大禍
八十篇何為不戒則知圖讖成於哀平之際也且河洛六藝篇錄已定後人皮傅無
所容篡永元中清河宋景遂以歷紀推言水灾而偽稱洞視玉版或者至於棄家業

入山林後皆無効而復求前世以為證驗至於永建復統則不能知此皆欺世罔俗
以眛執位情偽較然莫之糾禁且律歷卦侯九宮風角數有徵效世莫肯學而競稱
不占之書譬猶畫工惡圖犬馬而好作鬼魅誠以實事難形而虛偽不窮也宜收藏
圖讖一禁絕之則朱紫無所眩典籍無瑕玷矣

論貢舉疏

古者以賢取士諸侯歲貢孝武之代郡舉孝廉又有賢良大學之選於是名臣皆出
文武並興漢之得人數路而已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匡國理政未有能焉陛下即
位之初先訪經術聽政餘日觀省篇章聊以游藝當代博奕非以教化取士之本而
諸生兢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頗引經訓風喻之言下則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
文虛冒名氏臣每受詔於盛化門差次錄第其未及者亦復隨輩皆見拜擢既加之
恩難復收改但守俸祿於義已加不可復理人及任州郡昔者宜會諸儒於石渠章
帝集學士於白虎通經釋義其事優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乃若小能小善雖有可
觀孔子以為致遠則泥君子故當致其大者遠者也

論舉孝廉疏

汝南謝廉，河南趙建，年始十二，各能通經，尚書令左雄，並奏拜童子郎，自是負書來學，雲集京師，侍中張衡上疏，

自初舉孝廉到京二百年必先孝行行有餘力乃草文法耳今詔書一以能誦章句結奏案為限雖有至孝不當其科所謂損本而末者也自改試以來累有妖星震裂之變是天意不安於此法故也此順帝時

策

水災對策

水者五行之首滯而逆流者人君之恩不能下及而教逆也

表

求合正三史表

臣伏見陛下思光先緒以興籍為本而史書枝別條異不同一貫建武以來新載未

(後漢書註載疏幕曰易稱宓戲氏王天下宓戲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史遷獨載五帝不紀三皇今宜并錄○又一事曰帝系黃帝產青陽昌意

周書曰乃命少皞清清即清陽也今宜定之)

日蝕上表

今年三月朔方覺日蝕此郡懼有兵患臣愚以為可勑北邊須塞郡縣明烽火遠斥候深藏固閉無令穀畜外露

請專事東觀收檢遺文表

臣仰幹史職敢徼官守竊貪成訓自忘頑愚願得專於東觀舉力於紀記竭思於補闕俾有漢休烈比久長於天地並光明於日月昭示萬嗣永永不朽也

書

興崔瑗書

乃者興朝賀明日披讀太玄經知子雲持極陰陽之數也以其滿汎故故時人不務此非特傳記之勤心與五經擬漢家得二百歲卒乎所以作興者之數其道必顯一代常然之符也玄四百歲其興乎揭已精思以揆其義更使人難論陰陽之事足下累世窮道極微子孫必命世不絕且幅寫一通藏之以待能者

又同前

吾觀太玄方知子雲妙極道教乃與五經相擬非徒傳記之屬竭力精思以揆其義使人難論陰陽之事漢家得天下二百歲之書也復二百歲殆將終乎所以作者之數必顯一世常然之符也漢四百歲玄其興矣

與特進書

蓬萊太史之秘府道家所貴衡再得當之竊為幸矣

又

鉛刀強可一割

又

其言之不慙恃惠子之知我

又

酸者不能不苦於言

七

七辯

無為先生祖述列仙背世絕俗唯誦道篇形虛年衰志猶不遷於是七辯謀焉曰無為先生淹在幽隅藏聲隱景剋迹窮居抑其不遑盍往辯諸乃偕而就之

虛然子曰樂國之都設為閒館公輸制匠譎詭煥爛重屋百層連閣周漫應門鍾鏘華闕雙連彫蟲形綠蝱虹蜿蜒於是彈比翼落鸝黃加雙鶵經鴛鴦然後擢罾舫觀中流搴芙蓉集芳洲縱文身搏潛鱗探水玉拔瓊根收明月之照曜玩赤瑕之琦璵此宮室之麗也子盍歸而處之乎

安存子曰淮南清歌燕餘材舞列乎前堂遞奏代叙結鄭衛之遺風揚流哇而脉激楚聲鼓協吹竽籟應律金石合奏妖冶邪會觀者交目衣解志帶於是樂中日晚移

即昏庭美人妖服嬰曲為清改賦新詞轉歌流聲此音樂之麗也子盍歸而聽諸

闕丘子曰西施之徒姿容修嫮弱顏回植妍夸閑暇形似削成腰如約素淑性窈窕秀色美艷髮髮立鬢光可以鑒腦輔巧笑清眸流盼皓齒朱唇的樂繁練於是紅華曼理遺芳酷烈侍夕先生同茲宴寢假明蘭燈指圖觀列幛綿宜愜夫紹紆折此女色之麗也子盍歸而從之

空桐子曰文阯緇純冒中之紵京城阿縞譬之蟬羽翼為時服以適寒暑駟秀騏之駿駿轡轂獵之輜車建采虹之長旃系雌霓而為旗逸駭颯於青丘超廣漢而永逝此輿服之麗也子盍歸而乘之

雕華子曰玄清白醴浦陶醲醪嘉有雜醢三糱七逋荔支黃甘寒梨乾棒沙餳石蜜遠國儲珍於是乃有羽豢脂牲麋麌豹胎飛鳧樓鷰養之以時審其齊和適其辛酸芳以薑椒芼以桂蘭會稽之菰冀野之粱珍羞雜遝灼爍芳香此滋侬衛子曰若夫赤松王喬羨門安期噏吸流瀣飲醲茹芝駕應龍戴行雲桴弱水越炎氛覽八極度天垠上游紫宮下棲崑崙此神仙之麗也子盍行而求之先生乃興而言曰吁美哉吾子之誨穆如清風啟乃嘉猷實慰我心矯然傾首邪睨玄圖軒臂矯翼將飛未舉髮無子曰在我聖皇躬勞至思參天兩地睢息厥司率由舊章遵彼前謀正邪理謬

雖有所疑旁窺八索仰鏡三墳講禮習樂儀則彬彬是以英人底材不賞而勸學而不戲誨而不倦於是二八之儔列于帝庭揆事施教地平天成然後建明堂而班辟雍和邦國而悅遠人化明如日下應如神漢雖舊邦其政維新而先生乃翻然迴面曰君子一言於是觀智先民有言談何容易子雖蒙蔽不敏指趣敢授教命敢不務

設難

應聞有序附後

有聞余者曰蓋聞前哲首務務於下學上達佐國理民有云為也朝有所聞則夕行之立功立事式昭德音是故伊尹思使君為堯舜而民處唐虞彼豈虛言而已哉必莊嚴奏酬答單巫咸實守王家申伯樊仲實幹周邦服衮而朝介圭作瑞厥跡不朽垂烈後昆不亦丕歟且學非以要利而富貴萃之貴以行令富以施惠惠施令行故易稱以大業質以文美寶由華興器賴雕飾為好人以興服為榮吾子性德體道篤信安仁約已博藝無堅不鑽以思世路斯何遠矣曩滯日官今又原之雖老氏曲全進道若退然行亦以需必也學非所用術有所仰故臨川將濟而舟楫不存馬徒經思天衢內昭獨智固合理民之式也故嘗見謗於鄙儒深廣淺揭隨時為義曾何貪於支離而習其孤技邪參輪可使自轉木雕猶能獨飛已乘翅而還故樓盍亦調其

機而鈕諸昔有丈王自求多福人生在勤不索何獲曷若卑體屈己美言以相尅鳴于喬木乃金聲而玉振之用後勳雪前恥弗很不悉以意誰靳也應之曰是何觀同而見異也君子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恥祿之不穀而恥智之不博是故藝可學而行可力也天爵高難得之在命或不速而自懷或美辭而不臻求之無益故智者循而不思咕身以徼幸固貪夫之所為未得而豫喪也枉尺直尋議者譏之盈欲虧志孰云非羞於心有猶則篕飧饌餔猶不屑餐雅晉以之意之無疑則兼金盈百而不嫌鮮孟軻以之士或解短褐而襲輔縠或委車築而據文軒者度德拜爵量績受祿也輸力致庸受必有階渾元初基肇軌未紀吉凶分錯人用臆膌黃帝為斯深慘有風后者是高亮之察三辰於上跡禍福乎下經緯愿數然後天步有常則風后之為也當少昊清陽之末實或亂德人神雜慢不可方物重黎之相顓頊而申理之日月即次則重黎之為也人各有能固藝受任鳥師別名四叔三正官無二業事不並濟晝夜則宵短日南則景北天且不堪兼況以人該之夫玄龍迎夏則陵雲而奮鱗樂時也涉冬則涸泥而替蟠避害也公旦道行故制典禮以尹天下懼教誨之不從有人之不理仲尼不遇故論六經以俟來辟恥一物之不知有事之無範所考不齊如何可一夫戰國交爭戎車競驅君若纓紱人無所麗燭武縣縋而秦伯退師魯連係箭而聊城弛析從往則合橫來則離安危無常要在說夫咸以得人為梟失士為尤故樊噲披帷入見高祖高祖踞洗以對酈生當此之會乃龍鳴而鸞應也故能同心戮力勤恤人隱奄受區夏遂定帝位皆謀臣之由也故一介之策各有攸建子長謀之嫻然有第夫女魋北而應龍翔洪鼎聲而軍容息濩暑至而鶡火棲寒冰沍而龜鼈蟄今也皇澤宣洽海外混同鳥方德鄙幷貿共劑若修成之不嘏尚何功之可立立事有三言為下列下列且不可庶矣奚其二哉子茲縉紳如雲儒士成林及津者風攄失望者幽僻遭遇難要趙偶為幸世易俗異事勢殊不能通其變而一度以揆之斯契船而求劒守株而伺兎也冒愧逞願必無仁以繼之有道者所不履也越王勾踐事此故厥緒不永捷徑邪至我不忍以投步于進苟容我不忍以歙肩雖有犀舟勁檝猶人涉卬否有須者也姑亦奉順敦篤守以忠信得之不休不獲不吝不見是而不慍居下位而不憂允上德之常脈焉方將帥天老而友地典興之乎高睨而大談孔甲且不足蔑馬稱殷彭及周聃與世殊技固狐是求子憂來淨曼之無所用吾恨輪扁之無所教也子靦木雕猶飛賤我垂翅故棲吾感去毳附鴟悲鬬先笑而後號也斐豹以斃臣督僨書禮至以披國作銘弦高以牛饒退敵墨翟以縈帶全城貢高以端辭顯義蘇武以禿節效貞猶且以飛矰逞巧詹何以沈鉤致

精奚秋以基局取譽王豹以清謳流聲僕進不能參名於二立退又不能聳彼數子慨三墳之既頹惜八索之不理庶前訓之可鑽聊朝聽于柱史且韞櫝而待價踵顏氏以行止曾不慊夫晉楚敢告識于知已

應閒序

閒者觀余去史官五載而復還非進取之勢也唯衡內識利鈍揔心不改或不我知者以為失志矣用為閒余應之以時有遇否性命難求因茲以露余誠焉名之應閒云

議

歷議

延光二年詔者竇融言當用甲寅元河南梁豐言當復用太初南書郎張衡周典皆能歷數難論禮或不對或言失說衛興參案儀註考往校今以為九道法最密詔下公卿詳議太尉憙等上待中施延等議太初遇天日一度弦望失正月以晦見西方食不與天相應元和改從四方四方雖密於太初皆不可用甲寅元與天相應合圖讖可施行博士黃廣大行令任貪據如九道河南尹祉等議即用甲寅元當除元命包天地開闢推漢中百一十四歲推閏月六直其日或朔或弦望二十四氣宿度不相應者非一用九道為朔有比三大二小皆疏遠元和變歷以應保乾圖三百歲斗歷改憲之文四分歷本起圖讖最得其正不宜易慮等議宜從太初尚書令忠上奏諸從太初者依以世宗攘夷廓境享國久長為辭或云孝章比四分失異率甚未有善應臣伏惟漢祖受命因秦之紀遵於帝典太宗遵修三階以平良平之際同爭太初改憲襲從阿撫非一端者不以成數相參況采妄說歸福太初致咎

四分減見曲論求可為是臣輒復重
難漢興課云云上然其言遂改歷數

五紀論推步行度當時此諸術為近然猶未稽於古及向子歆欲以合春秋橫斷年數損夏益周考之表紀差謬數百兩歷相課六千一百五十六歲而太初多一日冬至日直斗而云在牽牛迂濶不可復用昭然如此史官所共見非獨衡與前以為九道密近今議者以為有闕及甲寅元復多違失皆未可取正昔仲尼順假馬之名以崇君之義況天之歷數不可伝疑從虛以非易是

說

渾儀

赤道橫帶渾天之腹去極九十一度十分之五黃道斜帶其腹出赤道表裏各二十四度故夏至去極六十七度而強冬至去極百一十五度亦強也然則黃道斜截赤道者則春分秋分之去極也今此春分去極九十一少秋分去極九十一少者就夏歷景去極之法以為率也上頭橫行第一行者黃道進退之數也本當以銅儀日月度之則可知也以儀一歲乃竟而中間又有陰雨難卒成也是以作小渾畫赤道黃道乃各調賦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之一從冬至所在始起令之相當值也取北極及衡各誠椓之為軸取薄竹篾穿其兩端令兩穿中間與渾半等以貫之令察之與渾相

切摩也乃從減半起以為八十二度八分之五盡衡減之半焉又中分其篾拗去其半令其半之際正直與兩端減半相直令篾半之際從冬至起一度一移之視篾之半際多黃赤道幾也其所多少則進退之數也從北極數之則元極之度也各分赤道黃道為二十四氣一氣相去十五度十六分之七每一氣者黃道進退一度焉所以然者黃道直時去南北極近其處地小而橫行與赤道且等故以篾度之於赤道多也設一氣令十六日皆常率四日差少半也令一氣十五日不能半耳故使中道三日之中若少半也三氣一節故四十六日而差今三度也至於差三之時而五日同率者「其實節之間不能四十六日也今殘日居其策故五日同率也其率雖同先之皆強後之皆弱不可勝計取至於三而復有進退者黃道稍斜於橫行不得度故也春分秋分所以退者黃道始起更斜矣於橫行不得度故也亦每一氣一度焉三氣一節亦差三度也至三氣之後稍遠而直故橫行得度而稍進也立春立秋橫行稍進矣而度猶退者以其所進增其所退猶有不足未舉故也以此論之日行非有進退而以赤道重廣黃道使之然也本二十八宿相去度數以赤道為強耳故於黃道亦進退也冬至在斗二十一度少半最遠時也而此歷斗二十度俱百一十五

強矣冬至宜與之同率焉夏至在井二十一度半強最近時也而此歷井二十三度俱六十七度強矣夏至宜與之同率焉

靈憲

昔在先王將步天路用之靈軌尋繹本元先準之於渾體是為正儀立度而皇極有道建也樞運有道稽也乃建乃稽斯經天常聖人無心因茲以生心故靈憲作興曰太素之前幽清玄淨寂寞寞默不可為象厥中惟靈厥外惟無如是者永久焉斯謂滇滓蓋乃道之根也道根既建自無生有太素始萌萌而未兆幷氣同色渾沌不分故道志之言云有物渾成先天地生其氣體固未可得而形其遲速固未可得而紀也如是者又永久焉斯謂靈鴻蓋乃道之幹也道幹既育有物成體於是元氣剖判剛柔始分清濁異位天成於外地定於內天體於陽故圓以動地體於陰故平以靜動以行施靜以合化坱圠構精時育庶類斯謂太元蓋乃道之實也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天有九位地有九域天有三辰地有三形有象可效有形可度情性萬殊旁通感薄自然相生莫之能紀於是人之精者作聖實始紀綱而經緯之八極之維徑二億三萬二千三百里南北則短減千里東西則廣增千里自地至天半於八極則地之深亦如之通而度之則是渾已將覆其數用重鉤服鼈天之景海地之義皆移千

里而差一寸得之過此而往者未之或知也未之或知者宇宙之謂也宇之表無極宙之端無窮天有兩儀以儐道中其可覩樞星是也謂之北極在南者不著故聖人弗之名焉其世之遂九三而減二陽道左迴故天運左行有驗於物則人氣左癘形左線也天以陽迴地以陰潔是故天致其動稟氣舒光地致其靜承施候明天以順動不失其中則四序順至寒暑不減致生有節故品物用生地以靈靜作合承天清化致養四時而後育故品物用成凡至大莫如天至厚莫若地地至質者曰地而已至多莫若水水精為漢漢用於天而無列焉思次質也地有山嶽以宣其氣精種為星星也者體生於地精成於天列居錯跱各有道屬紫宮為皇極之居太微為五帝之廷明堂之房大角有帝天市有坐蒼龍連蜷於左白虎猛據於右朱雀奮翼於前靈龜圜首於後黃神軒轅於中六擾既畜而狼蛇魚鱉罔有不具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於是備矣鬼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其徑當天周七百三十六分之一地廣二百四十二分之一日者陽精之宗積而成鳥象烏而有三趾陽之類其數奇月者陰精之宗積而成獸象兎陰之類其數耦其後有憑焉者幷請無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之以奔月將往枚筮之於有黃有黃筮之曰吉翩翩歸妹獨將西行逢天晦芒毋驚毋恐後且大昌姮娥遂託身於月是為蟾蜍夫日譬猶火月譬猶水火則

外光水則含景故月光生於日之所照魄生於日之所蔽當日則光盈就日則光盡也衆星被耀因水轉光當日之衝光常不合者蔽於他也是謂闇虛在星星微月過則食日之薄地其明也縣暗視明明無所屈是以望之若大方於中天天地同明縣明瞻暗暗還自奪故望之若水大當夜而揚光在晝則不明也月之於夜與日同而差微星則不然強弱之差也衆星列布其以神著有五列焉是為三十五名一居中央謂之北斗動變提占實司王命四布於方為二十八宿日月運行歷示吉凶五緯經次用告禍福則天心於是見矣中外之官常明者百有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為星二千五百而海人之占未存焉微星之數蓋萬一千五百二十無物蠢蠢咸得繫命不然何以總而理諸夫三光同形有似珠玉神守精存麗其職而宣其明及其衰神散精斃於是乎有隕星然則奔星之所墜至則石文曜麗乎天其動者七日月五星是也周旋右回天道者貴順也近天則遲遠天則速行則屈留回留回則逆逆則遲迫於天也行遲者覩于東覩于西屬陰日與月此配合也攝提感地侯見晨附于日也太白辰星見昏附于月也二陰三陽參天兩地故男女取焉方星迺鎮必因常度苟或盈縮不逾于次故有列司作使曰老子四星周伯王逢芮各一錯乎五緯之間其見無期其行無度實妖經星之所然後

吉凶宣周其祥可盡

靈應

崑崙東南有赤縣之州風雨有時寒暑有節苟非此州南則多暑北則多寒東則多陽西則多陰故聖王不處焉

銘

綏冝銘 有引

南陽太守鮑德有詔所賜先公綏冝傳世用之時德更理冝衡時為德主簿作銘曰

懿矣茲冝爰藏寶珍冠纓組履文章日信皇用我賜俾作帝臣服其令服黻對艾緑天祚明德大賚福仁垂光厥世子孫克神厥器維舊中實維新周公惟事七旬有隣

贊

南陽文學儒林書贊

南陽太守上黨鮑君愍文學之殆廢懷儒之陵遲乃命匠修而新之崇肅肅之儀揚濟濟之化

誄

大司農鮑德誄

昔君烈祖平顯奕世啟叔生才美管交賴至于中葉種德以邁種德伊何去虛適參建旄屯留其茂如林降及我君總角有聲遺蒙鞠寵猥斯丁守約勤學克勞其形濬哲之資日就月成業業學徒童蒙求我舍厥往著去風即雅濟濟京河實為西魯昔我南都惟帝舊鄉同于郡國殊於表章命親如公幷冕鳴璜若惟允之實耀其光導以仁惠教以義方習射實相饗老虞庠羙冕作卿艱我西鄰君斯整旅耀武月頻蠢蠢戎虜是憎是震知德者鮮惟君克舉既厭帝心將處台輔命有不永時不我與天實為之孰其能禦股肱或毀何痛如之國喪遺愛如何無思

司徒呂公誄

昔呂皇祖帝堯之緒伯夷秩唐唐宗允叙四嶽在虞傳士佐禹克厭帝心姓姜氏呂登是南邦以家以處降及于周穆侯作輔寧于九族九族用甯登受八命袞職靡傾黃耳金鉉公餗以盈綽兮其寬皦兮其清既明且哲式保令名存於從風駟牡趙驤去此甫禹歸于幽堂玄室寞寞修夜彌長

司空陳公誄

敬仲初肓發繇卜筮鳳飛觀國流光来裔天祚明德德茂于公入孝出友爰肅爰昌邑兼學多識窮理知幾德音孔昭翻厥飛賊政二城還集皇闡公實首之疊疊庶績

公實靜之鵲鵲百僚公實愍之乃陟司空奏禹之跡導揚徽庸致訓京畿協和萬邦萬邦既協殊服來同耶論前緒莫與比蹤

又

後作鴻臚職掌九賓輔甫侯衛懷柔遠人

樂府

怨篇 文心雕龍云張衡怨篇清典可諷

猗猗秋蘭植彼中阿有馥其芳有黃其葩雖曰幽深厥美彌嘉之子之云 一作遠我勞如何

同聲歌 詩雖云哥興高遠遠辭自妙

邂逅承際會得充君後房情好新交接恐懼若探湯不才勉自竭賤妾職所當綢繆主中饋奉禮助蒸嘗思為苑翦席在下蔽匡牀願為羅衾幬在上衛風霜灑掃清枕席鞮芬以狄 一作秋 一作香重戶結金扃高下華燈光衣解巾粉郎列圖陳枕張素女為我師儀態盈萬方衆夫所希見天老教軒皇樂莫斯夜樂沒齒焉可忘 西漢鼓吹鐃歌云南有旨乃出張衡同聲歌

詩

四愁詩 并序

付林詩評云張衡四愁遺襄狄梁獨風騷之遺韻也葢花庵言云平子四愁千古絶唱傅玄擬之致不足言大是笑資耳

張衡不樂久處機密出為河間相能內察屬縣奸猾行巧却皆密知名下吏收捕盡服擒諸豪俠遊客悉惶懼逃出境郡中大治爭訟息獄無繫囚時天下漸弊豐不得志為四愁詩放屈原以美人為君子以珍寶為仁義以水深雪霜為小人思以道術為報貽於時君而懼讒邪不得以通其辭曰

一思曰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從之梁父艱側身東望涕沾翰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路遠莫致倚逍遥何為懷憂心煩勞

二思曰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從之湘水深側身南望涕霑襟美人贈我金五色作琴琅玕何以報之雙玉盤路遠莫致倚惆悵何為懷憂心煩傷

三思曰我所思兮在漢陽欲往從之隴阪長側身西望涕霑裳美人贈我貂襜褕何以報之明月珠路遠莫致倚踟躕何為懷憂心煩紆

四思曰我所思兮在雁門欲往從之雪霏霏側身北望涕霑巾美人贈我錦繡段何以報之青玉案路遠莫致倚增歎何為懷憂心煩悁

張衡本傳

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也世為著姓祖父堪蜀郡太守衡少善屬文游於三輔因入京師觀大學遂通五經貫六藝雖才高於世而無驕尚之情常從容澹靜不好交接俗人永元中舉孝廉不行連辟公府不就時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踰侈衡乃擬班固兩都作二京賦因以諷諫精思傅會十年乃成大將軍鄧騭奇其才累召不應衡善機巧尤致思於天文陰陽歷算常好玄經謂崔瑗曰吾觀太玄方知子雲眇極道數乃與五經相擬非徒傳記之屬使人難論陰陽之事漢家得天下二百歲之書也復二百歲殆將終乎所以作者之數必顯一世常然之符也漢四百歲玄其興矣安帝雅聞衡善術學公車特徵拜郎中再遷為太史令遷乃研覈陰陽精於盡璇璣之正作渾天儀著靈憲算罔論言甚詳明順帝初再轉復為太史令衡不慕當世所居之官輒積年不徙自去史職五載復還乃設客問作應問以見其志云陽嘉元年復造候風地動儀以精銅鑄成圓徑八尺合蓋隆起形似酒尊飾以篆文山龜鳥獸之形中有都柱傍行八道施關發機外有八龍首銜銅丸下有蟾蜍張口承之其牙機巧制皆隱在尊中覆蓋周密無際如有地動尊則振龍機發吐丸而蟾蜍銜之振聲激揚伺者因此覺知雖一龍發機而七首不動尋其方面乃知震之所在驗之以事合機若神自書典所記未之有也嘗一龍機發而地不覺動京師學者咸怪其無徵後數日驛至果地震隴西於是皆服其妙自此以後乃令史官記地動所從方起時政事漸損權移於下衡因上疏陳事初光武善識及顯宗肅宗因祖述焉自中興之後儒者爭學圖緯兼復附以妖言衡以圖緯虛妄非聖人之法又上疏諫之後遷侍中帝引在帷幄訓議左右嘗問衡天下所疾惡者宦官懼其毀己皆共目之衡乃詭對而出閹豎恐終為其患遂共譖之衡常思圖身之事以為吉凶倚伏幽微難明乃作思玄賦以宣寄情志永和初出為河間相時國王驕奢不遵典憲又多豪右共為不軌衡下車治威嚴整法度陰知奸黨名姓一時收禽上下肅然稱為政理視事三年上書乞骸骨徵拜尚書年六十二永和四年卒著周官訓詁崔瑗以為不能有異于諸儒也又欲繼孔子易說彖爻殘缺者竟不能就所著詩賦銘七言靈憲應閒七辨巡誥縣圖凡三十二篇永初中謁者僕射劉珍校書郎劉騊駼等著作東觀撰集漢記因定漢家禮儀上言請衡參論其事會並卒而衡常歎息欲終成之及為侍中上疏請得專事東觀收檢遺文畢力補綴又條上司馬遷班固所敘與典籍不合者十餘事又以為王莽本傳但應載篡事而已至於編年月紀災祥宜為元后本紀又更始居位人無異望光武初為其將然後即真宜以更始之號建於光武之初書數上竟不聽及後之著述多不詳典時人追恨之

論曰崔瑗之稱平子曰數術窮天地制作侔造化斯致可得而言數推其圓範兩儀天地無所蘊其靈運情機物有生不能參其智故智思引淵微人之上術記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量斯思也豈夫藝而已哉何德之損乎

贊曰三才理通人靈多蔽近推形算遠抽深滯不有玄慮孰能昭晰

張河間集卷二終

李蘭臺集題詞

後漢書文苑二十人李伯仁與其選亦蘭臺文章之傑也傳云著詩賦銘誄頌七歎哀典凡二十八篇今誄頌哀典俱不見七歎無傳惟有七啟豈數字之訛耶其文寂寥非枚叔比也詩有九曲歌間屬闕文賦五首微質雅擬之上林長楊則泰山丘垤也當時薦者稱其文有相如楊雄風何哉銘八十餘多體要之作及所匠意于子雲百官箴得其深矣摯仲治譏以穢病盛諸玉莽鼎銘之下抑文家以少言為貴而多者難于見工也

婁東張溥題

漢李蘭臺集目錄

賦
函谷關賦
東觀賦
辟雍賦

七
七歎

銘
函谷關銘
河銘
鴻池陂銘
明堂銘
辟雍銘
德陽殿銘
靈臺銘

平樂觀賦
德陽殿賦

孟津銘
洛銘
井銘
太學銘
永安宮銘
闕銘
京師城門銘

正陽城門銘
平樂館銘
堂銘
門銘
中東門銘
上東門銘
津城門銘
廣陽門銘
夏城門銘
室銘
牖銘
鐘簴銘
鼎銘
屏風銘
寶劍銘
小車銘

高安館銘
東觀銘
上西門銘
闕陽城門銘
旄城門銘
雍城門銘
穀城門銘
楹銘
琴銘
漏刻銘
古鼎銘
舟楫銘
笛銘
天蚡車銘

經機銘
筆銘
冠績銘
借佩刀銘
弧矢銘
彈銘
鉦銘
床几銘
良弓銘
鞍銘
臥床銘
薰鑪銘
蓁魁銘
箕銘
匳匣銘

讀書枕銘
墨研銘
文履銘
金馬書刀銘
弩銘
盾銘
書案銘
鎧銘
轡銘
馬蓋銘
麈尾銘
安戲銘
豐侯銘
權衡銘
武庫銘

圖棋銘　盤銘
樽銘　杯銘
印銘　鏡銘
靈壽杖銘　金羊燈銘
灶銘　席銘
鞠城銘
序
几銘序
詩
九曲歌
附錄
本傳

李蘭臺集目錄終

漢　廣漢李尤　著

明　太倉張溥　閱

賦

函谷關賦

惟皇漢之休烈兮，包八極以據中。混無外之溢溢兮，惟唐典之極崇。萬國喜而洞洽兮，何天衢以流通。襟要約之險固兮，制閼捷以擒并。其南則有蒼梧旁浦，離水謝沐，涯浦零中，以窮海陸於北。則有蕭居天井，壺口石經，貫越伐朔，以臨朝廷。緣邊邪指，陽會玉門，陵測龍堆，或置於西。則有隨龍武夷，白水江零，沔漢阻曲，路縣山泉，舊水遭濫，沐落是經，迺周覽以汎觀兮，歷眾關以遊目。惟今潤之宏麗兮，羌莫盛於函谷。施雕鶚以作好，建峻敞之堅重。殊中外以隔別，翼魏魏之高崇。命尉臣以執鑰，統摩類之所從。嚴周守之猛厲，操戈鉞而普聚。番鎮造而惕息，侯伯過而震惶。惟函谷之初設，險前有姬之茵流。嘉尹喜之望氣，知真人之西遊。爰物色以遮道，為著書而肯留。自周報之東邁，奉虎睒乎中州。文馳齊而懼追，誦雞鳴於狗偷。雖背魏而西逝，託余衣以免搜。大漢承弊以建德，革厥舊而運修。准今宜以就制，因茲勢以立基。益可以詰非司邪，括執咽喉。季末荒戍，隨顛有年。天閔羣黎，命我聖君。稽符皇乾，孔適河文。中興再授，二祖同勛。永平承緒，欽明奉循。上羅三關，下列九門。會萬國之玉帛，徠百蠻之貢琛。冠蓋紛其雲合，車馬動而雷奔。察言服以有譏，捐繻傳而勿論。於以廓襟度於神聖，法易簡於乾坤。

百三名家集

平樂觀賦

乃設平樂之觀，觀章秘瑋之奇珍。習禁武以講捷，厭不軌之遐鄰。徙觀平樂之制，瞽瞿以離婁。辨巖巖其銘嶺，紛電影以盤盱。彌平原之博敞，處金商之維陬。大廈累而鱗次，承茗莞之蓁樓。過洞房之轉闥，歷金環之華鋪。南切洛濱，北陵蒼山。龜池決滌，泉林榛榛。天馬沛艾，鱗尾布分。爾乃太和隆平，萬國肅清。殊方重譯，絕域造庭。四表交會，抱珍遠并。雜遝踵誼，集於春正。玩侲奇之神怪，顯逸才之捷武。百像於時，各命所主。方曲既設，秘戲連敘。逍遙俯仰，節以鞉鼓。戲車高橦，馳騁百馬。連翩九仞，離合上下。或以馳騁，覆車顛倒。烏獲扛鼎，千鈞若羽。吞刀吐火，燕躍鳥跱。陵高履索，踊躍旋舞。飛九跳劍，沸渭同極。色淪隕一，踰肩相受。有仙駕雀，其形蜿虯。騎鹽馳射，狐兔驚走。倏儻巨人，戲龍為耦。禽鹿六駁，白鴈朱首。魚龍爰延，嵘嵘山阜。龜蟾蜘蛛，挈琴鼓缶。

東觀賦

數華實於雍堂，集幹質於東觀。東觀之執孽孳洋洋，上承重閣，下屬周廊。步西蕃以徙倚，好綠樹之成行。歷東厓之敞坐，庇敞苦之甘棠。前望雲臺，後匝德陽。道無隱而不顯，書無闕而不陳。覽三代而采宜，包郁郁之周文。

德陽殿賦

開三階而參會，錯金銀於兩楹。入青陽而窺總章，歷戶牖之所經。連璧組之潤漫，雜虬文之蜿蜒。爾乃周閣迴匝，峻櫩臨門。朱閣嶪嶪，嵯峨槩雲。青瑣禁門，廊廡翼翼。華蟲詭異，密采珍繽。達蘭林以西通，中方池而特立。果竹籬茂，以養鴻雁。蕃蕃而來集，德陽之北。斯曰濯龍，蔔苞安石，蔓延蒙籠。楯柚含桃，甘果成叢。文桷曜水，光映煌煌。

百三名家集

辟雍賦

辟雍嚴嚴，規矩圓方。階序牖闥，雙觀四張。流水湯湯，造舟為梁。神聖班惠，由斯以匡。王公群后，卿士具集。撰羅鱗次，差池襟連。延忠信之純德，分列左右之貂璫。三后八蕃，師尹羣卿，加休慶德，稱壽上觴。戴甫垂舉，其儀蹌蹌。是以乾坤所周，八極所要。夷狄蠻羌，儋耳衣牢，重譯響應，抱珍來朝。南金大路，玉象犀翫

百三名家集

七

七歎

奇宮閬館，迴洞庭門。井幹廣望，重閣柘園。夏屋渠渠，嵯峨合連。前臨都街，後據流川。梁王（一作青黎）麗（一作盧橘）是生，白華綠葉，扶疎久榮。與時代序，孰不隕零。黃景炫炫，眩林曜封。金衣素裡（一作紫）班白內充。滋味偉異，淫樂無窮。副以羊桓，豐弘誕節。纖液玉津，旨於飲蜜。

銘

函谷關銘

函谷險要，襟帶喉咽。尹從李老，留作二篇。孟嘗離秦，舜鶏東征。夜造稽疑，譎以雞鳴。范雎將入，自臧以囊。元鼎鼏移，錯之新安。舍彼西阻，東即高原。長塘重關，閉固不踰。簡易易從，與乾合符。

孟津銘

洋洋河水，赴宗於海。經自中州，龍圖所在。黃流白神，赤符以信。昔有周武，集會孟津。魚入王舟，迺往克殷。赴水經（一作朝）

河銘

洋洋河水赴宗於海經自中州龍圖所在昔周武諸侯會於孟津魚入王舟乃住尅殷大漢承緒懷附遐鄰事來濟各貢厥珍

洛銘

洛出熊耳東流會集夏禹導疏經於洛邑玄龜赤字漢符是立帝都通路建國南鄉萬乘終濟造舟為梁三都五州貢雜萬方廣視遠聽審任賢良元首昭明庶類是康

鴻池陂銘 水經注

鴻澤之陂聖王所規開水東注出自城池

井銘

井之所尚寒泉冽清法律取象不樂自平多取不損少汲不盈執憲若斯何有邪傾

明堂銘

布政之室上圓下方體則天地在國正陽宮闈四設流水洋洋順節行化各居其房春恤幼孤夏進賢良秋厲武人冬講闕梁

太學銘

漢遵禮典崇興六藝修周之理埽秦之弊廣建儒宮廣置異記開延學者勸以爵位

辟雍銘

惟王所建方中圖外清流四匝蕩滌濁穢

永安宮銘

含歡黃堂中和是導舊廬懷本前果暢春館作新候臺築道停司屋長豐葉廣德以協天人萬福來臻嘉娛永欣

德陽殿銘

皇穹垂象以示帝王紫微之側弘讓一作掖一作編闥一作光大漢體天承以陽德崇弘高麗苞一作包一作受萬方內宗一作綜一作朝貢外示一作供一作遐荒

闕銘

皇上尊嚴萬姓載依國都攸處建設端闡表樹兩觀雙闕巍巍

雲臺銘

周氏舊居惟漢龔因崇臺增峻一作嵯一作嵬上擬蒼雲垂示億載傳率舊章人修一作脩其行而國其昌

京師城門銘

天險匪登地險丘陵帝王設險乾坤是承

正陽城門銘 雒陽城門十二門

平門督司午位處分外臨僚侍內達帝宮正陽南面尊者嘏融後漢書注平城門督司午位處中

高安館銘

巍巍高安明聖是修峣峣巍館窗牖列周長除臨起櫺檻相承聖朝明察同係休徵

平樂館銘

乃興平樂弘敞巍光層樓通閣綺闥洞房梁照曜朱華飾璫騏武舒秘以示幽荒如榮普覆然後來王

東觀銘

周氏舊區皇漢宴婚房闥內布疏綺外陳升降三陰貢啟七門是謂東觀書籍林林列侯弘雅治掌教文

堂銘

因邑致宅爰興殿堂夏屋渠渠高敞清涼冢以師禮修奉蒸嘗延賓西階主近東廂宴樂嘉客吹笙鼓簧

門銘

門之設張爲宅表會納善閑邪擊柝防害

中東門銘

中東處仲月值當昴倉皇有聲隼鷹匿形除去桎梏訟獄勿考

上西門銘

上西在季位月惟戌執黃豹察號令嚴悉

上東門銘

上東少陽厥位在寅條風動物月值孟春

關陽城門銘 關一作開

關陽在孟位月惟巳清門一作冠即太陽進起

津城門銘

津名自定位月在未一作名有定位惟月在未溫風暮暑鷹鳥習鷙

旄城門銘

旄門值季位月在辰順陽布惠貸之是振

廣陽門銘

廣陽位孟厥月在申涼風從時白露已紛

雍城門銘

雍門處中位月在酉盲風寒濁蔌雁一作歸山阜

夏城門銘

夏門值孟位月在亥陰陽不通蟄蟲閉藏迎冬北壇從陰所在

穀城門銘

穀門北中位當於丑太陰主形殺伐為首丑後漢書注作子為首一作子

室銘

室以安宜寢息幽閑室塞空隙遮遏風寒無日晷冥室漏昭然

楹銘

幹強體正雖重不移上下相安高而不危

牖銘

天設窗牖開光照陰施於明堂以象八風

琴銘

琴之在音蕩滌邪心雖有存一作正性其感亦深存雅却鄭浮侈是禁條暢和止一作樂樂而不淫

鐘虡銘

周因殷禮損益可知漢因於周猶若重規人曰奉器寧有可施鴻鐘怒虡物得其宜

聲揚遠聞文耀遒迪

漏刻銘五海摘昏明數句為晉李充銘注云舊文有後漢李尤銘又有李充銘今攷舊文兩載並作尤

昔在先聖配天亟則仰瞪七曜俯順神德乃一作建日宮俾立漏刻昏明既序景曜不忒唐命羲和敬授人時懸象著明序以紫宸季末不度德衰於政挈壺失職一作節刺流在詩聖哲稽古帝則是欽尺璧非寶重此寸陰眡旦不顯被聽漏音思我王慶如玉如金

鼎鈁

五鼎大和滋味集具雖快其口損之為務

古鼎銘

王命尸臣官此旬邑賜爾和鑾鞞鞛琱戈尸臣拜手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

屏風銘

舍則潛避用則設張立必端直處必廉方雖闕風雅霧露是抗舉上蔽下不失其常

舟楫銘

舟楫之利譬猶輿馬載一作輦重歷遠以濟天下相風視波窮究川野安審懼慎終無不可

寶劒銘

五材並用誰能去兵龍淵耀奇太阿飛名陸斷犀兕水截鯨鯨揩紳威服翼宣儀刑

宣徒振武義合金羣

笛銘

出自昆南流離浩蕩

車銘

圓蓋象天方輿象地輪法陰陽動不相離合一作軫之嘿虛疏達開通兩輪障扉尊卑是從軨軹之用信義所同

天軿車銘御覽作軿車

奚氏本造後裔飾雅輪以代步屏以蔽容輪軿并合出入周通追仁赴義惟禮是恭

經機銘

勝之在前忽焉在後進新習故不舍於口子在川上逝者如斯及年廣學無問不知

讀書枕銘

聰政理事怠則聾書傾倚偃息隨體與居寤心起意由愈宴娛

筆銘

筆之強志一作忍燕事分別七術雖眾猶可解說設足口無擇言駟不及舌筆之過誤悠尤不滅

墨硯銘

書契既造硯墨乃陳烟石附筆以流以申篇籍永垂紀志功勳

冕幘銘

冠為元服幘為首服君子敬慎自強不忒

文儀銘

乃製茲儀文質武斌允顯明哲單以牧身步此堤道絕彼埃塵

錯佩刀銘

佩之有錯抑武揚文豈為麗好將戒其身

金馬書刀銘

巧冶鍊剛金託於刑貢文錯鏤兼勒工名淬以清流礪以越石一本無淬以二句

弧矢銘

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協并八極同紀一作城并八極四方同紀

弩銘

放自近古發意所覩前聖制方後世建弩機牙發矢執破醜虜克獲雖廣猶不可常忘戰者危極武者傷

彈銘

昔之造彈起意弦木以丸為矢合竹為樸漆飾以霊不用筋角丸彈之利以弋鳧鴈晉靈驕悖群臣是彈樂其如躍趯如避丸

盾銘

吳斫鼻厭戎兵特頒進則避刃爰以衛軀

鉦銘

申嚴號令警飾師旅以肅紀律萬衆是聽

書案銘

居則致樂承顏接賓承奉奏記通達詔制尊上答下道合仁義

牀几銘

虛左致賢設坐來賓延林對几盛養已陳殺仁飯義枕典席文道可醉飽何必清醇

西伯善養二老來遊

鎧銘

甲鎧之施扞禦鋒矢尚其堅剛或用犀兕內以存身外不相害有似仁人厥道廣大

好德者嘗好戰者危專智恃力君子不為

良弓銘

弓矢之作爰自羲時鄉射一作射載櫜招命在詩妙一作稱顏高巧一作功贊晉師一作由基不爭之美亦以辨儀一作詳疑

轡銘

轡銜在手急緩必時賞罰在心中和是思馬知良御進取道理心知善疏令行禁止

鞍銘

駑駘馳逐騰躍覆被蹶其捷智亦有艱沛羸其孤罔不斯貶

馬箠銘

御者箠策示有威怒東野之敗曾責過度

卧床銘

體之所安寢處和懌夕陽啟慎崇德遠奸

塵尾銘

揭成德柄言為訓誡屢彼逸傲念茲永茲

薰爐銘

上似蓬萊吐氣委蛇芳烟布繞遊沖紫微

安哉銘陶器

安哉令名甘旨是嗜埏埴之巧甄陶所成食彼美珍思此鹿鳴

羹魁銘

羊羹不偏駟馬長驅

豐侯銘

豐侯荒縱醉亂迷逸乃象其形為禮戒式後世傳之固無止說

箕銘

神農稙穀以養蒸民箕主簸揚糠秕及陳

權衡銘

夫審輕重莫若權衡欲正是非其唯賢明

匱匣銘

國有都邑家有匣匱貨賄之用我之利器

武庫銘

搏噬爪牙鋒距之先毒螫芒刺矛矢以存聖人垂象五兵已陳

圓棋銘

詩人幽憶感物則思志之空閑玩弄遊意局為憲矩棋法陰陽道為經緯方錯列張

盤銘

或以承觴或以受物既與清觴又成口實

樽銘

樽設在堂以俟俊乂三山共承雕琢錯落

杯銘

小之為杯大之為觥杯觥之用無施不可以飲以享慎斯得止周公之美騶吾為病

印銘

赤紱在組非印不明榮傳符節非印不行範紐犢鼻周爾作程

鏡銘

鑄銅為鑑整飾容顏修爾法服正爾衣冠

靈壽杖銘

亭亭育幹宛曰靈壽甘泉潤根清露流莖乃矩為杖扶危定傾既憑其實亦貴其名

金羊燈銘
賢哲勉務惟日不足金羊載燈作明以續
灶銘
燧人造火灶能以興五行接備陰陽相承
席銘
施席接賓士無愚賢值時所有何必羊豚
鞠城銘
圓鞠方牆做象陰陽法月衡對二六相當建長立平其例有常不以親疎不有阿私
端心平意莫怨其非鞠政由然況乎執機
序
几銘序
黃帝軒轅仁智恭恕恐事之有闕作與几之法
詩
九曲歌
年歲晚暮時已斜安得力士翻日車闕

本傳
李尤字伯仁廣漢雒人也少以文章顯和帝時侍中賈逵薦尤有相如揚雄之風召詣東觀受詔作賦拜蘭臺令史稍遷安帝時為諫議大夫受詔與謁者僕射劉珍等俱撰漢紀後帝廢太子為濟陰王尤上書諫爭順帝立遷樂安相年八十三卒所著詩賦銘誄頌七歎哀典凡二十八篇尤同郡李勝亦有文才為東觀郎著詩誄頌論數十篇

漢李蘭臺集終

馬季長集題詞
漢世通儒並推季長盧涿郡鄭北海咸出其門家世貴戚居奢豐澤即坐高堂施絳帳著書授生徒以老亦足以傳何汲汲榮仕也實成一頌雕鏤萬物名雖諛諫鄧氏意在炫才感眾宜知適逢彼怒乎東巡頌貨古簡言似季長龍光之作安帝見而奇之召拜郎中文之遇不遇豈人意所及哉西羌反叛馬賢胡蠻留兵不進季長懷河上之憂上書求効又陳星孛奚異戎狄將起觀其撫時奮發誠恥儒冠同腐草木及心懲鄧氏恐怖梁冀既頌將軍西第又誣奏季太尉於死代人匠斷黜梁名賢斯文墜地百身莫贖矣季長注孝經云忠猶有闕述仲尼之說而作忠經其文常人耳及讀本傳並未云季長作忠經然則忠經果馬氏之書歟予不敢信也泡史識融應溧垂堂不及胥靡予亦哀其儒者風流自隕漢陽之節重負南山摯季直矣
婁東張溥題

東漢馬季長集目錄
賦
長笛賦　圍棊賦
樗蒱賦　琴賦
疏
上安帝請罷衆等書　上論日蝕疏
上順帝乞自効疏
頌
廣成頌　東巡頌
書
為梁冀誣奏太尉李固書　與謝伯世書
與竇伯向書
序
忠經序
著述
忠經
附錄
本傳

東漢馬季長集目錄終

東漢馬季長集卷全

賦

長笛賦有序

漢 扶風馬融 著
明 太倉張溥 閱

融既博覽典雅精覈數術又性好音律能鼓琴吹笛而為督郵無留事獨卧郿縣平陽鄔中有雒客舍逆旅吹笛為氣出精列相龢融去京師踰年蹔聞甚悲而樂之追慕王子淵枚乘劉伯康傅武仲等簫琴笙頌唯笛獨無故聊復備數作長笛頌其辭曰

惟籦籠之奇生兮於終南之陰崖託九成之孤岑兮臨萬仞之石磎特箭槀而莖立兮獨聆風於危極秋潦漱其下趾兮冬雪揣封乎其枝巔根跱之槷刖兮感廻飈而將頹夫其面旁則重巘增石簡積頵砡兀嵔狋觺傾昃倚伏庨窌巧老港洞坑谷嶰壑澮㟭𡾰窞巖𡼖運裛穵汷罔連嶺屬林簫蔓荊森槮柞樸於是山水猥至渟涔障潰頹淡滂流碓投瀺穴爭湍萃縈汩活澎濞波瀾鱗淪窊隆詭戾濕瀑噴沫犇遯碭突搖演其山動杌其根者歲五六而至焉是以間介無蹊人跡罕到猨蜼晝吟鼯鼠夜叫寒熊振頷特麚昏髟山雞晨羣野雉朝雊求偶鳴子悲號長嘯由衍識道噍噍讙譟經涉其左右哤聒其前後者無晝夜而息焉夫固危殆險巇之所迫也眾哀集悲之所積也故其應清風也纖末奮蘙錚鐄譻嗃若絙瑟促柱號鐘高調於是放臣逐子棄妻離友彭胥伯奇哀姜孝己攢乎下風收精注耳雷歎頹息掐膺擗摽泣血泫流交橫而下通旦忘寐不能自禦於是乃使魯般宋翟構雲梯抗浮柱蹉纖根跋篾縷膺峭阤腹陘阻逮乎其上匍匐伐取挑截本末規摹彠矩夔襄比律子野協呂十二畢具黃鍾為主撟揉斤械剸剡度擬鍃硐頹墜程表朱裏定名曰笛以觀賢士陳於東階八音俱起食舉雍徹勸侑君子然後退理乎黃門之高廓重丘宋灌名師郭張工人巧士肄業修聲於是遊閒公子暇豫王孫心樂五聲之和耳比八音之調乃相與集乎其庭詳觀夫曲胤之繁會叢雜何其富也紛葩爛漫誠可喜也波瀾廣衍實可異也掌距劫遌又足怪也啾咋嘈啐似華羽兮絞灼激以轉切震鬱怫以憑怒兮耾碭駭以奮肆氣噴勃以布覆兮乍跱蹠以狼戾雷叩鍛之岌峇兮正瀏溧以風冽薄湊會而凌節兮馳趣期而赴躓爾乃聽聲類形狀似流水有象飛鴻氾濫溥漠浩浩洋洋長矕遠引旋復迴皇充屈鬱律瞋菌碨柍酆琅磊落駢田磅唐取予時適去就有方洪殺衰序希數必當微風纖妙若存若亡蓋滯抗絕中息更裝奄忽滅沒

瞱然復揚或乃聊慮固護專美擅工漂凌絲簧覆冒鼓鍾或乃植持縼纆佁儗寬容簫管備舉金石並隆無相奪倫以宣八風律呂既和哀聲五降曲終闋盡餘絃更興繁手累發密櫛疊重踾踧攢仄蜂聚蟻同眾音猥積以送厥終然後少息蹔怠雍容閑奏易聽駭耳有所搖演安翔駘蕩從容闡緩惆悵怨懟窳圔窴赧聿皇求索乍近乍遠臨危自放若頹復反蚡緼蟠紆緸冤蜿蟺笢笏抑隱行入諸變絞槩汩湟五音代轉挼拏捘臧遞相乘邅反商下徵每各異善故聆曲音者觀法於節奏察度於句投以知禮制之不可踰越焉聽簉弄者遥思於古昔虞志於怛惕以知長戚之不能閑居焉故論記其義協比其象彷徨縱肆曠瀁敞罔老莊之槩也溫直優毅孔孟之方也激朗清厲隨光之介也牢刺拂戾諸賁之氣也節解句斷管商之制也條決繽紛申韓之察也繁縟駱驛范蔡之說也剺櫟銚愅皙龍之惠也上擬法於韶箾南籥中取度於白雪淥水下采制於延露巴人是以尊卑都鄙賢愚勇懼魚鼈禽獸聞之者莫不張耳鹿駭熊經鳥申鴟視狼顧拊譟踊躍各得其齊人盈所欲皆反中和以美風俗屈平適樂國介推還受祿澹臺載尸歸皐魚節其哭長萬輟逆謀渠彌不復惡蒯聵能退敵不占成節鄂王公保其位隱處安林薄宦夫樂其業士子世其宅鱏魚喁於水裔仰駟馬而舞玄鶴於斯時也綿駒吞聲伯牙毀絃瓠巴聑柱磬襄弛懸留眎矘眙累稱屢讚失容墜席搏拊雷抃僬眇睢維涕洟流漫是故可以通靈感物寫神喻意致誠效志率作興事溉灌污濊澡雪垢滓矣昔庖羲作琴神農造瑟女媧制簧暴辛為塤倕之和鐘叔之離磬或鑠金礱石華睆切錯丸梃彫琢刻鏤鑽笮窮妙極巧曠以日月然後成器其音如彼唯笛因其天姿不變其材伐而吹之其聲如此蓋亦簡易之義賢人之業也若然六器者猶以二皇聖哲黈益況笛生乎大漢而學者不識其可以裨助盛美忽而不讚悲夫有庶士丘仲言其所由出而不知其弘妙其辭曰近世雙笛從羌起羌人伐竹未及已龍吟水中不見已截竹吹之聲相似剡其上孔通洞之裁以當簻便易持易京君明識音律故本四孔加以一君明所加孔後出是謂商聲五音畢

督郵官名主諸縣罰負殿糾攝之也鄔里名又營居曰鄔氣出精列古曲名劉玄字伯康作簧賦籦籠竹名九成九重也箭幹謂之槀揣與團古字通聚也巔根生於巔也槷則危貌感觸也頹墜也面旁正面側旁也山之下小上闊者曰嶺大也顛砡石齊頭貌兀嵔狋觺峻險貌庨窌巧老深空貌港洞相通也小山別大山曰嶰澮㟭嶰深平貌㟭即坎也窞坎中小坎也窟也良注曰嶰壑㟭峗寬大而相連也𡾰窞巖𡼖山下深闇窟穴也運裛迴旋相纏也穵汷卑下向注運裛陰陽運氣裛之也穵汷氣之潤濕也林簫小竹蔓荊柞樸皆木名森槮長貌竹與諸物雜生也此言笛所產之地也猥眾也渟涔池也障隄也潰壞也頹淡滂流水搖蕩廣大貌碓舂也瀺穴水注成穴也言水似舂之投瀺穴也爭湍急水萃縈迴旋也汩活疾貌澎濞波聲鱗淪相次貌窊隆高下貌詭戾猶奇異也濕瀑沸涌也蜼似獼猴鼯鼠一名夷由一名飛生聲如人呼頷頤也昏視也髟鬣也迴視而起鼯鼠也由衍行貌哤亂聲蘙與稍同動也錚鐄大聲譻小聲嗃大呼也絙急絃也

號鑛琴者言風動竹聲如急絃促柱鳴琴高調也彭彭戚練紂不從而奔胥伍子胥伯奇尹吉甫之子聽後妻言逐之自傷無罪投河而死哀姜會文公夫人子不得立而被殺歸齊過市而哭孝已殷中宗子事親一夜五起聽後妻言逐之搯膺叩心也擗摽拊心貌言竹未成笛時水盪其根風動其梢而有此感人也落也岸峭者陀言險也阻斷山也以膺服於峭陀而腹寔於陘阻也龍飾也瘦后衰師襄子野師曠字十二六律六呂也黃鍾宮聲也宮為君故以為主嬌嫖者以火矯之斤稿者以斧理之剸裁也刻鋭也總大鑿中木也謂以木通節中也硐磨也類瑩竹節之屑瑩落也翰注云硐以刃通節中也程示也程表外不加飾也宋裏以時塗其內也以其滌纖故可觀士黃門署名習樂之處重丘地名宋灌郭張四姓漢時善樂者也重丘所出也屑善注曰曲也濟注曰曲長曰屑也紛葩淵嘆聲散而多波散廣衍聲散而遠寄柱也遂觸也喉咋聲眾而大也噌吰聲貌跳冠子曰南方萬物華羽馬故調以羽調南方大其聲烈也皎灼激聲相皎激也懸慾大怒也助聲貌碭突也氣噴勃氣結笛中聲不散也布覆氣通而四覆也跨蹤其聲跨立如有所蹤履也鋭推也皮客叩推之聲不測漂風冽聲隨風而清寒濤湊會聲相集湊而會合也節曲之節其聲溢出故曰淩節馳疾也期亦節也蹤下也疾起則其聲散而赴於下也琴道曰伯夷操似鴻雁之音故云象飛鴻嚮善注視也輸注被也言似流水飛鴻相被遠引不絕也疾復迴皇去住不定高下不常貌充屈二句善注眾聲鬱積貌出貌濟注鬱結不散貌鄣琅二句眾聲宏大四布貌衰序差其次序也蓋與爐同餘也抗極也裝束也更裝者謂中道息聲更調理而次之也抗絕則奄忽而沒更裝則又復揚也聚束應精心也固護堅志也漂淩謂過之覆冒謂擿之也纖繩也植立而相引持似纏也怡懌寬閑貌八風八方之風降也罷退也言聲成五降而息也餘絃笛聲似擊緻之餘響也密櫛如櫛也踧迫感也罷猶退仄攢聚也蹈蹤二句正眾音徵精之狀曲將終眾音畢出而送之也搖演心神清貌安翔貽蕩從容與縷皆聲初發越起越伏寬容閑縷也宛圓聲不貌寬散聲緩也事皇兵貌求索相合擊也繚切行聲相紉終也謂索寬蜿蟺盤屈搖動激筏迴抑隱手尋笛孔也絞繚汨瀆聲相磨也按孝拔職也經持而推抑之也遠遺也辰首下覆變調也引亦曲也投與逗古通猶章句也選弄小曲也輸云選雜也長歲長曼也閒居獨處也節奏句逗之中有禮制此正聲也選弄則繁雜小聲矣故遠趣古人心餘恒傷也驟潑敵閔寛大閑也宰判宰落乖刺也積亂也紛南五臣作理亂而能理也務標銳憤分別節側之貌晳龐鄧晳公孫龍皆辨士也

籥以籥舞也文王之樂白雪淥水古曲名延露巴人小曲也鹿性多驚故云駭熊經如熊之攀樹而引氣也鴟伸引頸也鶴視鸞首而視狼顧也反顧也各得其齊言侍其分齊不相踰也屈平以下言各反其常性也左傳曰介之推從晉文公出亡後賞從亡者不推不言祿隱而死博物志曰澹臺子溺於江弟子欲收之曰螻蟻何親魚鱉何仇弟子曰何夫子之不慈予曰生為吾子死非吾鬼遂不收葬一詩傳曰孔子出遊聞哭聲甚悲則皐魚也問其故曰吾少好學周流天下吾親死一失也高尚其志不事庸君而仕無成二失也少擇交遊寡親友老無所託三失也樹欲靜而風不甯子欲養而親不待立哭而死左傳曰南宮長萬弒宋閔公又曰鄭伯將以高渠彌為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弒之又曰衛太子登鐵丘望鄭師眾自投車下詩傳曰陳不占齊人崔杼弒莊公不占將往赴之食則失哺上車失軾其僕曰敵在數百里外而懼怖如此雖往其益乎不占曰死君之難義也無勇私也至公門外聞鐘鼓聲駭而死喁魚口上見也魚喁水高即伯牙鼓琴魚出聽也仰秣即飲巳鼓琴駟馬仰秣也尚書大傳曰虞舜樂歌曰和伯之樂玄鶴翔安也睢直視也貽鶚貌擯拊舉手也雷抃同拊手也燋眇雕維目開合之貌暴卒周時諸侯壎土樂燒土為之大如雞卵三孔僅舜時人丘仲漢武時人不見已不見其身也聲相似與龍吟相似也刻削也適馬氣也易京京房也字君明武帝時人修易故曰易京尤好音律知五聲笛本四孔少商聲房加孔於下為商也

檔圞桊臬颰標頵直砡玉嶁婁狋宜觺擬庨器窌砲峴兄嵰坎窞淡寢伏穿汙洿

遏椮參作作頤慽濡學碭唐蜼位頷撼霞加彭標嗅啾瑩榮絙亙阤蘖畫鏓忽硐

同還近眩宏谷渦鬱縈緩切愁戀怡翅儗毅寂究圖盍皺龍經四嬗善筤浪撥帷邅

初敎切勞黎儢獲鐔尋胛跕眙翅睆患梃抽切延笮鑿鞋偷聲上邁趣

圍棋賦

略觀圍棋兮、法於用兵、三尺之局兮、為戰鬬場、陳聚士卒兮、兩敵相當、拙者無功兮、弱者先亡、自有中和兮、請說其方、先據四衢兮、保角依旁、緣邊遮列兮、往往相望、離離馬首兮、連連鴈行、踔度間置兮、裴徊中央、違閣奪翼兮、左右翱翔、道狹敵衆兮、情無遠。行、棋多無㨨兮。如聚羣羊、駱驛自保兮、先後來迎、攻寬擊虛兮、蹌蹌內房、利則為時兮、便則為強、厭於食兮、壞決垣牆、堤潰不塞兮、泛濫遠長、橫行陣亂兮、敵心駭惶、迫兼棋雖兮、頗棄其裝、巳下險口兮、鑿置清坑、窮其中罫兮、如鼠入囊、收死卒兮。無使相迎。當食不食兮。反受其殃。勝負之㨨兮、于言如髮、乍緩乍急兮、上且未別、白黑紛亂兮、於約如葛、雜亂交錯兮、更相度越、守規不固兮、為所唐突、深入貪地兮、殺亡士卒、狂攘相救兮、先後并沒、上下離遮兮、四面隔閉、圍合罕散兮、所對哽咽、韓信將兵兮、難通易絕、自陷死地兮、設見權譎、誘敵先行兮、往往一室、損褰委食兮、三將七卒、馳逐爽問兮、轉相周密、商度地道兮、期相盤結、蔓延連閣兮、如火不滅、扶疏布散兮、左右流溢、浸淫不振兮、敵人懇懍、迫役踧踖兮、惆悵自失、計功相除兮、以時早訖、事留變生兮、收拾欲疾、營惑窘乏兮、無令詐出、深念遠慮兮、勝乃可必、

樗蒲賦

昔玄通先生遊於京都、衟悳既備、好此樗蒱、伯陽入戎、以斯消憂、枰則素旃紫罽出乎西鄰、緣以繢繡、紩以綺文、杯則摇木之幹、出自崑山、矢則藍田之石、卞和所工、含

精玉潤、不細不洪、馬則玄犀象牙、是磋是礲、桮為上將、木為君副、齒為號令、馬為翼距、籌為策動、天法卒數、於是芬葩貴戚、公侯之儔、坐華榱之高殿、臨激水之清流、排五木、散九齒、勒良馬、取道里、是以戰無常勝、時有逼逐、臨敵攘圍、事在將帥、見利電發、紛綸滂沸、精誠一叫、十盧九雉、磊落踸踔、并來猥至、先名所射、應聲紛潰、勝貴歡悅、負者沉悴、

琴賦

惟梧桐之所生、在衡山之峻陂、於是遊閑公子、中衟失志、孤煢特行、懷閔抱思、昔師曠三奏、而神物下降、玄鶴二八、軒舞於庭、何琴德之深哉、

疏

上安帝請龐參等書

元初中、參為護羌校尉、擊先零羌、為其所敗、乃稱病引兵還、坐詐徵下獄、校書郎中馬融上書請之、書奏、赦參等、

伏見西戎反畔、寇鈔五州、陛下愍百姓之傷痍、哀黎元之失業、單竭府庫、以奉軍師、昔周宣獫狁侵鎬及方。孝文匈奴。亦略上郡。而宣王立中興之功。文帝建太宗之號。非惟兩主有明叡之資。抑亦扞城有虓虎之助。是以南仲赫赫。列在周詩。亞夫赳赳。載於漢策。竊見前護羌校尉龐參、文武昭備、智略弘遠、既有義勇果毅之節、兼以博

雅深謀之姿又度遼將軍梁慬前統西域勤苦數年遠留三輔功效克立聞在北邊單于降服今皆幽囚陷於法網昔荀林父敗績於邲晉侯使復其位孟明視喪師於崤秦伯不替其官故晉景并赤狄之土秦穆遂霸西戎宜遠覽二君使參慬得在寬宥之科誠有益於折衝毗佐於聖化

上論日蝕疏

建光四年三月戊午朔日有蝕之在胃十二度隴西酒泉朔方各以狀上史官不覺是時融為許令上書

伏讀詔書陛下深惟禹湯罪己之義歸咎自責寅畏天戒詳延百僚博問公卿知變所自審得厥故修復往術以答天命臣子遠近莫不延頸企踵苟有隙空一介之知事願自效貢納聖聽臣伏見日蝕之占自昔典籍十月之交春秋傳記漢注所載史官占候摩臣密對陛下所觀覽左右所諷誦可謂詳悉備矣雖復廣問陋在前志無以復加乃者弗氣於參臣前得敦朴之人後三年二月對策北宮端門以為參者西方之位其於分野并州是也殆謂西戎北狄其後種羌叛戾烏桓犯上郡并涼動兵驗略效矣今復見大異申誡重譴於此二城海內莫見三月一日合辰在畢畢又西方之宿眾占顯明者羌及烏桓有悔過之辭將吏策勳之名臣恐受任典牧者苟脫目前皆租圖身一時之權不顧為國百世之利論者美近功忽其遠則各相不大疚

病伏惟天象不虛老子曰圖難於其易也為大於其細也消災復異宜在於今詩曰日月吉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傳曰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誦於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安民三曰從時臣融伏惟方今有道之世漢典設張候匈采衛司民之吏案繩循墨雖有殿最所差無幾其陋罪辟身自取禍百姓未被其大傷至邊郡牧御失和吉之與凶敗之與成優劣相懸不誠不可審擇其人上以應天變下以安民隸職見列將子孫生長京師食俸祖奉不知稼穡之艱又希遭跑困故能果毅輕財抑與孤弱以獲死生之用此其所長也不拘法禁奢泰無度功勞足以宣威踰濫足以傷化此其所短也州郡之士出自貧苦長於檢柙難專賞罰不敢越溢此其所長也拘文守法遭遇非常狐疑無斷畏首畏尾威恩纖薄外內離心士卒不附此其所短也必得將焉有二長之才無二短之累參以吏事任以兵法有此數姿然後能折衝厭難致其功實轉災為福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以天下之大四海之眾云無若人臣以為誠矣宜特與詳舉審得其真鎮守二方以應用良擇人之義以塞大異也

上順帝乞自効疏

融陽嘉中大將軍梁商表為從事中郎轉武都太守時內羌反叛征西將軍馬賢與護羌校尉胡疇征之賢久不進融知其將敗上疏乞自効朝廷不能用

令雜種諸羌轉相鈔盜實及其未并與遣深入破其支黨而馬賢等處處留滯羌胡百里望塵千里聽聲今逃匿避回漏出其後則必侵寇三輔為民大害臣願請賢所不可用關東兵五千裁假部隊之號盡力率厲埋根行首以先軍士三旬之中必克破之臣少習學藝不更武職很陳此言必受誅罔之辜昔毛遂厮養為眾所蚩終以一言克定從要臣懼賢等專守一城言功於西而羌出於東且其將士必有言克濮叛之變

頌

廣成頌

融拜校書郎東觀典校秘書是時鄧太后臨朝聽兄弟輔政謂文德可興武功宜廢遂寢蒐狩之禮息戰陳之法故撰成此頌東觀乃感激以為文武之道聖賢不墜五才之用興或可廢元初二年上廣成誦以風陳頌奏悅鄧氏滯於宋舊十年不調

臣聞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奢儉之中以禮為界是以蟋蟀山樞之人並刺國君諷以太康馳驅之節夫樂而不荒憂而不困先王所以平和府藏頤養精神致之無疆故曼撃鳴球載於禹謨吉日車攻序於周詩聖王賢君以增歡美豈徒為奢淫而已哉伏見元年以來遭值厄運陛下戒懼災異躬自菲薄荒棄蔡苑廢弛樂懸勤愛潛思中有餘年以過禮數重以皇太后體唐堯親九族篤睦之德陛下廣有虞烝烝之孝外舍諸家每有憂疾聖恩普勞遣使交錯稀有曠絕時時當息又無以自娛樂殆非所以逢迎太和裨助萬福也臣愚以為雖尚頗有蝗蟲今年五月以來雨露時澍祥應將至方涉冬節農事閒隙宜幸廣成覽原隰觀宿麥勸收藏因講武校獵使寮庶百姓復覩羽旄之美聞鐘鼓之聲歡欣喜樂鼓舞疇畔以迎和氣招致休慶小臣螻蟻不勝區區職在書籍謹依舊文重述蒐狩之義作頌一篇並封上淺陋鄙薄不足觀省臣聞昔命師於孟冬簡車徒於茇舍或人嘉而稱焉彼固未識夫畫鹿之為天常金革之作容明也自黃炎之前傳道罔記三五以來越可略聞且區區之鄭郊猶鄙七十里之圃盛春夏之苗詩詠囿草樂奏騶虞是以大漢之初基也宅茲天邑總風雨之會交陰陽之和稜威靈囿營於南郊徙觀其垠場區宇恢眩曠濶視覩勿罔寥廓鬱泱騁望千里天與地接於是周阯環濠右譬三淵左概當蔵面據衡陰箕背王屋浸以波濆賓以滎洛金山石林殷起乎其中峨峨嵯鎒鏘鏘崔嵬隆穹槃回嵎堮錯峙神泉側出丹水溷池怪石浮磬爛焜於其陂其土毛則推牧薦草茂芳甘茶此其芸祖昌本深浦芝蒻蒹蕳蘆筍菱格蓮蒲于其植物則玄林包竹潛陵蔽京珍林嘉樹建木叢生椿梧桔柏杞柳楓楊豐彤對峙室頡檉爽翕習春風含津吐榮鋪於布濩雜廕蔽翳可殫形至於陽月陰慝害作百草畢落林衡虞

田。焚萊作木。然後舉天網。頓八紘。拳歛九數之動物。縱橫西野之飛征。鳩之乎茲囿之中。山敦雲移。羣鳴膠膠。鄙騶讙讙。子野聽聲。離朱目睫。隸首筭籌。陳子善爺於時營圍恢廓。充斥川谷。旁亘雅蠻。編綸阬澤。畢牢陵山。按隊案部。前後有屯。甲乙相伍。戊己為堅。乘輿乃以吉月之陽朔。暨於疏鑣之金路。六騏騄之玄龍。建雄旌之旗夏。揭鳴鵝之修橦。曳長庚之飛旞。載日月之太常。樓招搖與玄戈。注枉矢於天狼。羽毛紛其髣髴。揚金爰而施玉瓏。屯田車於平原。播同徒於高岡。游旃掾其如林。錯五色以攝光。清氛埃。掃野塲。整六師。樓傷良。司徒勒卒。司馬平行。車攻馬同。鼓達戒通。伐咎鼓撞華鍾。徽徒縱。走棒叢。徽壚霍。奕剔鶩分奔。騶擾拿皇。住來交舛。紛紛回回。南北東西。風行雲轉。匈磕隱訇。黃塵勃滃。闇若霧昏。日月為之龍光。列宿為之驫昧。儻狡課才。勁勇程氣。狗馬角逐。鷹鶻競鷙。驍騎旁佐。輕車橫驟。相與陵梁。聿皇於中原。綢混蹴鋭。特肩股宛。狀搗介鮮。散毛族。梢羽摩。然後飛鋌電激。流矢雨墜。各指所質。不期俱殪。寘伏扣輪。發作梧輻。被受狂擊。頭陷顧碎。獸不得攫。禽不得骸。或夷蹂未殊。顛狽頻蹶。顓蹙蟲蟲。充衢塞隘。施華併布。不可勝計。若夫驚獸殺蟲。俛牙黔口。大匈哨後。纖巡畝紆。貧陽依阻。莫敢盤桑。乃使鄭叔晉婦之徒。踤狐封刺。褓裎袒裼。胥檄柘搓。棘枳窮沒。谷底幽嶭。暴斥虎搏狂兕。獄豷熊。祛封豨。或輕詒超慄。慶疏裏領。犯歷害

百三名家集　馬季長集　頌　八　嘯葉山房藏版

無空酒。正宗隊。膳夫巡行。清醑車溱。燔炙騎將。鼓駿舉爵。鏡鳴既觴。若乃陽阿薤露之音制。闡意華羽之南音。所以洞蕩幽隱。發明耳目。疏越鬱悒。駭惆底伏。鍠鍠鎗鎗。奏於農郊大路之衢。與百姓樂之。是以明德耀乎中夏。威靈暢乎四荒。東鄰浮巨海而入享。西旅越恩嶺而來王。南徼因九譯而致貢。朔狄屬象胥而來同。益安不忘危。治不忘亂。道在乎茲。斯固帝王之所以曜神武而折遐衝者也。方今大漢收功於道德之林。致平於仁義之淵。忽蒐狩之禮闕。槃虞之佃閑。昧不覩日月之光。聾昏不聞雷霆之震。於今十二年。為日久矣。亦方將刊禁臺之秘藏。發天府之官常。緜質要之故事。翠典刑之舊章。永清原。嘉岐陽。登俊傑。命賢良。舉海濱。拔幽荒。察淫侈之華譽。顧介特之實功。聘畎畝之摩雅。宗重淵之潛龍。乃儲精山藪。歷思河澤。目曉鼎鉉。耳聽庸徵。管傅說於胥靡。求伊尹於庖廚。索膠鬲於魚鹽。聽甯戚於大車。俾昌言而宏謨。峽越三家。馳騁五帝。悉曉休祥。總括摩瑞。遂棲鳳凰於高梧。宿麒麟於西園。納僊僥之珍羽。受王母之白環。永逍遙於宇內。與二儀乎無疆。甄造化於后土。參神施於昊乾。超特邁而無儔。煥魏魏而無原。豐千億之子孫。歷萬載而永延。禮樂既闕。非輶反旆。至自新城。背伊闕。反洛京

東巡頌

安帝親政。召融還。部署復任。講部出為河間王傅。長時車駕東巡。岱宗。融上東巡頌。帝奇其文。召拜郎中。

允迪在昔。紹烈陶唐。殷天惠克。搖光若時。則運璇衡。斂六典。經八成。肆類乎上帝。實柴乎三辰。禋祀乎六宗。祇燎乎摩神。遂發號摩司申戒百工。卜筮稱吉。蒼龍從南征。有時。馮相告祥。清輿道而後行。曜四國而揚光。展聖義於巡狩。喜圻畤而咏八荒。指宗嶽以為期。固岱神之所望。散齋既畢。越翼良辰。槱燔增爟。烈火燔燁。光四塲。炎煽薄天。蕭香肆升。青煙冒雲。珪璋戛戛。犧牲潔純。擊鸞宗彝。明水玄酌。空桑孤竹。咸池雲門。六八匝變。神祇並存。

太平御覽。八成下有變和為陳德領神明二句。

書

為梁冀誡奏太尉李固書

質帝初立。梁太后妄任宰輔。國多所匡正。冀每相忌疾。逢班奏。固時缺在座。為冀舉巢。冀長史吳祐面責融曰。李公之罪。咸於卿秉。冀恕起入祐亦竟去。書奏太后不悅。

臣聞君不稽古。無以承天。臣不述舊。無以奉君。昔堯舜之後。辟仰甚多。三年坐則見堯於墻。食則覩堯於羹。斯所謂事追來孝。不失臣子之節者。太尉李固。因公假私。依正行邪。誰問近戚。自隆支黨。至於表舉鴻達。例皆門徒。及所辟召。靡非先偪。或富室財賂。子壻婚姻。其列在官牒者。凡四十九人。又廣選賈豎。以補令史。募求好馬。臨窗呈

試出入踰侈輒軒輊日大行在殯路人掩涕固獨胡粉飾貌揔皆弄尾槃旋候仰從容治步曾無慘怛傷悴之心山陵未成違矯制善則歸己過則歸君斥逐近臣不得侍送作威作福莫甚之甚臣聞台輔之位實和陰陽璇璣不平寇賊姦軌則責在太尉固受任之後東南跋扈兩州數郡千里蕭條兆人傷損大化陵遲而詆毀先主苟肆狂狷存無廷爭之忠沒有誹謗之說夫子罪莫大於累父臣惡莫深於毀君固之過變事合誅辟

與謝伯世書

頃憒憒愁思猶不解懷思在竹間被狗逐麋晚秋涉冬大倉出龍黃棘下蒐笔以乾炙以送餘日欲樂而已（藝文類聚。憒憒尺賤作憒憒誤以送一作自送。）

與竇伯向書

（章宇伯向好學有文與馬融崔瑗同好史相推為敵與馬融書。）

孟陵奴來賜書見手迹歡喜何量次於面也書雖兩紙八行行七字七八五十六字。百一十二言耳。（馬融集。後漢志注馬融對策曰火中之道在天為北辰在地為人君。）

序

忠經序

忠經者蓋出於孝經也仲尼說孝者所以事君之義則知孝者俟忠而成之所以答君親之恩明臣子之分忠不可廢於國孝不可施於家孝既有經忠則猶闕故述仲尼之說作忠經焉今皇上含宏軒之姿軫勤華之德猶懼傳能無遠不舉忠之與孝天下攸同臣誠鄙野之臣性則愚朴沐浴德澤其可默乎作為此經庶少裨補雖則辭理淺陋不足以稱焉忠之所存存於物善物善之大何以加於忠孝者哉夫定高卑以章目引詩書以明綱吾師於古曷敢徒然其或異同者變易之宜也或對之以象其意或遷之以就其類或損之以簡其文或益之以備其事以忠應孝亦著為十有八章所以洪其至公勉其至誠信本為政之大體陳事君之要道始於立德終於立功此忠經之義也謹序

忠經

天地神明章第一

昔在至理上下一德以徵天休忠之道也天之所覆地之所載人之所履莫大乎忠忠者中也至公無私天無私四時行地無私萬物生人無私大亨貞忠也者一其心之謂矣為國之本何莫繇忠忠能固君臣安社稷感天地動神明而況於人乎夫忠興於身著於家成於國其行一焉是故一於其身忠之始也一於其家忠之中也一於其國忠之終也身一則百祿至家一則六親和國一則萬人理書云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聖君章第二

聖君以聖德監於萬邦自下至上各有尊也故王者上事於天下事於地中事於宗廟以臨於人則人化之天下盡忠以奉上也是以兢兢業業日慎日增其明祿賢官能式敷大化惠澤長久黎民咸懷故得皇猷顯丕行於四方揚於後代以保社稷以光祖考蓋聖君之忠也詩云昭事上帝聿懷多福

冢臣章第三

為臣事君忠之本也本立而後化成冢臣於君可謂一體下行而上信故能成其忠夫忠者豈惟奉君忘身徇國忘家正色直辭臨難死節已矣在乎況謀潛運正國安人任賢以為理端委而自化尊其君有天地之大日月之明陰陽之和四時之信聖德洋溢頌聲作焉書云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百工章第四

有國之建百工惟才守位謹常非忠之道故君子之事上也入則獻其謀出則行其政居則思其道動則有儀秉職不回言事無懾苟利社稷則不顧其身上下用成故

昭君德蓋百工之忠也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

守宰章第五

在官惟明治事惟平立身惟清清則無欲平則不曲明能正俗三者備矣然後可以理人君子盡其忠能以行其政令而不理者未之聞也夫人莫不欲安君子順而安之莫不欲富君子敷而富之為之以仁義以固其心導之以禮樂以和其氣宣君德以弘大其化明國法以至於無刑視君之人如視乎子則人愛之如愛其親蓋守宰之忠也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兆人章第六

天地泰甯君之德也君德昭明則陰陽風雨以和人賴之而生也是故秉承君之法慶行孝悌於其家服勤稼穡以供王賦此兆人之忠也書云一人元良萬邦以貞

政理章第七

夫化之以德理之上也則人日遷善而不知施之以政理之中也則人不得不為善懲之以刑理之下也則人畏而不敢為非也刑則在省而中政則在簡而能德則在博而久德者為理之本也任政非德則滛任刑非德則殘故君子務於德修於政謹於刑圄其忠以明其信行之匪懈何不理之人乎詩云數政優優百祿是遒

武備章第八

王者立武以威四方安萬人也淳德布洽戎夷稟命統軍之帥仁以懷之義以厲之禮以訓之信以行之賞以勸之刑以嚴之行此六者謂之有利故得師盡其心竭其力致其命是以攻之則克守之則固武備之道也詩云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觀風章第九

惟臣以天子之命出於四方以觀風聽不可以不聰視不可以不明聰則審於事明則辨於理理辨則忠事審則分君子去其私正其色不害理以傷物不憚勢以舉任惟善是與惟惡是除以之而黜則無怨夫如是則天下敬服萬邦以甯詩云載馳載驅周爰諮諏

保孝行章第十

夫惟孝者必貴於忠忠苟不行所率猶非其道是以忠不及之而失其守匪惟危身辱及親也故君子行其孝必先以忠竭其忠則福祿至矣故得盡愛敬之心以養其親施及於人此之謂保孝行也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廣為章第十一

明主之為國也任於正去於邪則不忠忠則必正有正然後用其能是故師保道

德股肱賢良內睦以文外威以武被服禮樂提防政刑故得大化興行蠻夷率服人臣和悅邦國平康此君能任臣下忠上信之所致也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甯

廣至理章第十

古者聖人以天下之耳目為視聽天下之心為心端旒而自化居戚而不有斯可謂至理也已矣王者思於至理其違乎哉無為而天下自清不疑而天下自信不私而天下自公賤珍則人去貪徹侈則人從儉用實則人不僞榮譽則人不爭故得人心和平天下淳質樂其生保其壽優游聖德以為自然之至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揚聖章第十三

君德聖明忠臣佐弼君德不足忠臣必辱不足則補之聖明則揚之古之道也是以虞有德咎繇歌之文王之道周公頌之宣王中興吉甫詠之故君子臣於盛明之時必揚之盛德流滿天下傳於後代其忠矣夫

辨忠章第十四

大哉忠之為用也施之於通則可以保家邦施之於遠則可以極天地故明王為國必先辨忠君子之言忠而不佞小人之言佞而似忠而非聞之者鮮不惑矣夫忠而能仁則國德彰忠而能知則國政舉忠而能勇則國難清故雖有其能必由忠而成也仁而不忠則私其恩知而不忠則文其詐勇而不忠則易其亂是雖有其能以不忠而敗也此三者不可不辨也書云旌別淑慝其是謂乎

忠諫章第十五

忠臣之事君也莫先於諫下能言之上能聽之則王道光矣諫於未形者上也諫於已彰者次也諫於既行者下也違而不諫則非忠臣夫諫始於順辭中於抗議終於死節以成君休以甯社稷書云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證應章第十六

惟天監人善惡必應善莫大於作忠惡莫大於不忠忠則福祿至焉不忠則刑罰加焉君子守道所以長守其休小人不常所以自陷其咎休咎之徵也不亦明哉書云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

報國章第十七

為人臣者當於君先後光慶皆君之德不思報國豈忠也哉君子有無祿而益君無有祿而已者也報國之道有四一曰貢賢二曰獻畝三曰立功四曰興利賢者國之幹畝者國之規功者國之將利者國之用是皆報國之道惟其能而行之詩云無言不酬無德不報況忠臣之於國乎

盡忠章第十八

天下盡忠淳化行也君子盡忠則盡其心小人盡忠則盡其力盡力者則止其身盡心者則洪於遠故明王之理也務在任賢賢臣盡忠則君德廣矣政教以之而美禮樂以之而興刑罰以之而清仁惠以之而布四海之內有太平者嘉祥既成告於上下是故播於雅頌傳於無窮

本傳

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也將作大匠嚴之子為人美辭貌有俊才初京兆摯恂以儒術教授隱於南山不應徵聘名重關西融從其遊學博通經籍恂奇融才以女妻之永初二年大將軍鄧騭聞融名召為舍人非其好也遂不應命客於涼州武都漢陽界中會羌虜起遠方擾亂米穀踊貴自關以西道殣相望融既饑困乃悔而歎息謂其友人曰古人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懸天不為所以然者生貴於天下也今以曲俗咫尺之羞滅無貲之軀豈非老莊所謂也故往應騭召四年拜為校書郎中詣東觀典校秘書是時鄧太后臨朝騭兄弟輔政而俗儒世士以為文德可興武功宜廢寢蒐狩之禮息戰陣之法故猾賊從橫乘此無備融乃感激以為

文武之道聖賢不墜五才之用無或可廢元初二年上廣成頌以諷諫頌奏忤鄧氏滯於東觀十年不得調因兄子喪自劾歸太后聞之怒謂融蓋薄詔除欲仕州郡遂令禁錮之太后崩安帝親政召還郎署復在講部出為河間王廐長史時車駕東巡岱宗融上東巡頌帝奇其文召拜郎中及北鄉侯即位融移病去為郡功曹陽嘉二年詔舉敦樸城門校尉岑起舉融徵詣公車對策拜議郎大將軍梁商表為從事中郎轉武都太守時西羌反叛征西將軍馬賢與護羌校尉胡疇征之而稽久不進融知其將敗上疏乞自効朝廷不能用又陳屋宇參舉於西方之宿畢為邊兵至於分野并州是也西戎北狄殆將起乎宜備二方尋而隴西羌反烏桓寇上郡皆卒如融言三遷桓帝時為南郡太守先是融有事忤大將軍梁冀旨冀諷有司奏融在郡貪濁免官髡徙朔方自剌不殊得赦還復拜議郎重在東觀著述以病去官融才高博洽為世通儒教養諸生常有十數涿郡盧植北海鄭玄皆其徒也善鼓琴好吹笛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居宇器服多作侈飾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列生徒後設女樂弟子以次相傳鮮有入其室者嘗欲訓左氏春秋及見賈逵鄭眾注乃曰賈君精而不博鄭君博而不精既精既博吾何加焉但著三傳異同說注孝經論語詩易三禮尚書列女傳老子淮南子離騷所著賦頌碑誄書記表奏七言琴歌對策遺

令凡二十一篇初融懲於鄧氏不敢違忤勢家遂為梁冀草奏李固又作大將軍西第頌以此頗為正直所蓋年八十八延熹九年卒於家遺令薄葬族孫日殫獻帝時位至太傅

論曰馬融辭命鄧氏逶迤隴漢之間將有意於居貞乎蔑有羞曲士之節惜不貴之軀終以奢樂恣性黨附成讒固知識能匡欲者鮮矣夫事苟則矜全之情薄生厚故安存之慮深登高不懼者胥靡之人也坐不垂堂者千金之子也原其大畧歸於所安而已矣物我異觀亦更相笑也

馬季長集卷全終

東漢荀侍中集題詞
西豪荀氏楚蘭陵令後裔也季和八龍名稱極盛諸孫若仲豫文若並為時所知然文若娶婦中官依身逆賊壽春飲藥進退觸藩雖何顒目以王佐曹操謂為子房徒虛聲耳豈及仲豫周旋故君志存獻替哉文若佐操舉事禽呂布破袁紹奉迎車駕徙都許昌咸出其謀以彼英才說詩書論禮樂言堂滿堂甯避北海而掌撫縱橫疲猜單旅鴻毛一死銅雀先驅萬世而下竟無一卷足傳者仲豫性況靜好著述隱居託疾不入閹官網羅及事獻帝駁論禁省憤曹氏之執政哀天子之蒙己既作申鑒復援漢紀余觀立典五志知其永懷西京悄悄不寐也諸論上倣過秦下儗驃騎較班馬挹諱其辭直矣高陽才子德業世濟能立言者慈明仲豫耳余於此益悲敬侯之無年也　　晉東張溥題

百三名家集　荀侍中集　題詞　一　博古堂山房藏版

荀侍中集　目錄

東漢荀仲豫集目錄

序
漢紀序　又
後序
論贊
鄒食其謀立六國論　家令說太公論
賈高張敖論　高祖贊
立張氏為惠帝后論　列侯論
祿制論　災異論
高后贊　時務論
立制度論　除田租
馮唐論　文帝遺詔短喪論
文帝贊　景帝賜江都王非天子旌旗論
高帝封王侯約論　封匈奴徐盧等論
三游論　丞相封侯論
神怪論　斬仕安論
昌邑王論　王吉請改正尚主之禮論
單于朝位論　石顯論
赦論　矯制立功論
漢治迹論　經籍論
王商論　立定陶王昕為太子論
成帝贊　罷司空官論
州牧論　阿保乳母論
原涉論　鄭崇論
哀帝贊
著述
申鑒大略
附錄
本傳

百三名家集　荀侍中集　目錄　二　博古堂山房藏版

東漢荀侍中集目錄終

漢 荀悅仲豫 著
明 張溥西銘 閱

序

漢紀序

凡漢紀十二世十一帝通王莽二百二十九年一祖三宗高祖定天下孝惠高后值國家無事百姓安集太宗昇平世宗建功中宗治平昭景稱治元成哀平歷世陵遲莽遂篡國也凡祥瑞黃龍見鳳凰集麒麟臻神馬出神鳥翔神雀集白虎神獸馴寶鼎昇寶碑神光見山稱萬歲甘露降芝草生嘉木茂玄稷降醴泉涌木連理凡災異大者日蝕五十六地震十六天開地裂五星集於東井各一太白再經天星孛二十四山崩三十四隕石十一星隕如雨二星晝見三火災二十四河漢水大汎溢為人害十汎一冬雷五夏雷三冬無冰二天雨血雨草雨魚死人復生男子化為女子嫁為人婦生子枯木更生大石自立建安元年上巡省幸許昌以鎮萬國外命元輔征討不庭內齊七政允亮聖業綜練典籍博覽傳記其三年詔給事中秘書監荀悅抄撰漢書略舉其要假以不直尚書給紙筆虎賁給書吏悅於是約集舊書撰序表

志總為帝紀通比其事例繫年月其祖宗功勳先帝事業國家綱紀天地災異功臣名將奇策善言殊德異行法式之典凡在漢書者本末體殊大略舉其紀傳所遺闕者差次而表志勢有所不能盡繫重之語凡所行之事出入省要刪畧其文凡為三十卷數十餘萬言作為帝紀省約易習無妨本書有便於用其旨云爾會悅還為侍中其五年書成乃奏記云四百有一十六載謂書奏之歲載在庚辰昔晉之乘楚之椅杌魯之春秋齊夏商周之書其揆一也皆古之令典立之則成其法棄之則蔑於地睹之則存忽焉則廢故君子重之漢書紀其義同矣凡漢紀有法式焉有監戒焉有發亂焉有持平焉有兵謀焉有政化焉有休祥焉有災異焉有華夏之事焉有四夷之事焉有常道焉有權變焉有策謀焉有說論焉有術藝焉有文章焉斯皆明主賢臣命世立業摩厄之盛勳駿俊之遺事是故質之事實而不誣通之萬方而不泥可以興可以治可以動可以靜可以言可以行德惡而懲善獎成而懼敗茲亦有國之常訓典籍之淵林雖云撰之者陋淺而本末存焉誠故君子可觀之矣

又序

昔在上聖唯建皇極經緯天地觀象立法乃作書契以通宇宙揚於王庭垂用大焉先王以光演大業垂於時夏亦惟殷冀以監厥後永世作典夫立典有五志焉一曰

達道義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勳五曰表賢能於是天人之際事物之宜粲然顯著罔不能備矣世濟其軌不殞其業損益盈虛與時消息雖殊百不同其撰一也是以聖上穆然惟文之邺瞻前顧後是紹是維臣悅職監秘書撮官尋之祇奉明詔竊惟其宜謹約撰舊書通而敘之總為帝紀列其年月比其時事撮要舉凡存其大體旨少所缺務從省約以副本書以為要紀未克厥中亦各其志也其得失以俟君子焉

後序

凡漢紀其稱年本紀表志傳者書家本語也其稱論者臣悅所論粗表其大事以參得失以廣視聽也惟漢四百一十有六載皇帝撥亂反正統武興文永惟祖宗之洪業思光啟於萬嗣闡綜大猷命立國典以及秦稿於是乃作考舊通體要以述漢紀易稱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詩云古訓是式中興以前一時之事明主賢臣規模法則得失之軌亦足以監矣振漢書百篇以綜往事庶幾來者亦有監乎此其辭曰

泛泛上古結繩而治書契爰作典謨云備明德惟馨光於萬祀其中在葉實有陶唐丕顯伊則配天惟明湯湯厥猷有煥其章至於有周對日重光於赫大漢統辟元功

穆穆惟穀二祖六宗明明皇帝纂承洪緒遭國閔凶因於秦弊實天生德應運建主矯矯俊臣惟國作輔綏我思成有德思祜撥亂反正大建惟序武功既列迺替斯文禮惟前軌命我小臣爰著典籍以立舊勳綜往昭來永監後昆侍中悅上

論

鄧禹其謀立六國論

夫立策決勝之術其要有三一曰形二曰勢三曰情形者言其大體得失之數也勢者言其臨時之宜也進退之機也情者言其心志可否之意也故策同事等而功殊者何二術不同也初張耳陳餘說陳涉以復六國自為樹黨鄧生亦說漢王所以說者同而得失異者陳涉之起也天下皆欲亡秦而楚漢之分未有所定時天下未必欲亡項也且項羽率從六國攻滅強秦之時勢則不能矣故立六國於陳涉所謂多己之黨而益秦之敵也且陳涉未能專天下之地也所謂取非其有以與人行虛惠而穫實禍也立六國於漢王所謂割己之有以資敵設虛名而受實禍也此同事而異形也及宋義待秦趙之弊與昔卞莊刺虎同說者也施之戰國之時鄰國相攻無臨時之急則可也戰國之立其日久矣一戰勝負未必以存亡也其勢非能急於亡敵國也進乘利退自保故累力待時乘敵之弊其勢然也今楚趙所起其與秦勢不

並立安危之機呼吸成變進則成功退則受禍此同事而異勢者也伐趙之役韓信軍於泜水之上而趙不能貶彭城之難漢王戰於滍水之上士卒皆走入滍水而楚兵大勝何則趙兵出國迎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懷內顧之心無必死之計韓信軍孤在水上士卒必死無有二心此信之所以勝也漢王深入敵國飲酒高會士卒逸豫戰心不固楚以強大之威而喪其國都項羽自外而入士卒皆有憤激之氣挫敗走亡之急以決一旦之命此漢之所以敗也且韓信選精兵以守而趙以內顧之士攻之項羽選精兵以攻而漢以怠惰之卒應之此同事而異情者也故曰權不可預設變不可先圖與時遷移應物變化設策之機也

家令說太公論

孝經云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王者必父事三老以示天下所以明有孝也無父猶設三老之禮況其存者乎孝莫大於嚴父故后稷配天尊之至也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王不先不窋古之道子尊不加於父母家令之言於是過矣

賈高張放論

賈高首為亂謀殺主之賊雖能證明其王小亮不塞大逆私行不贖公罪春秋之義大居正罪無赦趙王掩高之逆心失將而必誅之義使高得行其謀不亦殆乎無論

國之義滅宛可也侯之過歟

高祖論

高祖起於布衣之中奮劒而取天下不錄唐虞之禪不階湯武之王龍行虎變率從風雲征亂伐暴廓清宇內載之閭海內克定遂何天之徵登建皇極上古已來書籍所載未嘗有也非雄俊之才寬明之器歷數所授神祇所相安能致功如此夫帝王之作必有神人之助非德無以建業非命無以定眾或以文昭或以武興或以聖立或以人崇焚魚斬蛇異功同符豈非精靈之感載書曰天工人其代之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其斯之謂乎故觀秦項之所亡察大漢之所興得失之驗可於斯矣太史公曰夏政忠忠之弊野故殷承之以敬敬之弊鬼故周承之以文以文之弊薄救薄莫若忠三王之道周而復始周秦之間可謂文弊秦不改文酷刑漢承秦弊得天統矣

立張氏為惠帝后論

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詩稱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易稱正家道家道正而天下大定矣婢子而為后皆於禮而黷於人情非所以示天下作民則也羣臣莫敢諫過哉

列侯論

諸侯之制所由來尚矣易曰先王建萬國親諸侯孔子作春秋為後世法譏世卿不改世侯昔者聖王之有天下非所以自為所以為民也不得專其權利與天下同之唯義而已無所私焉封建諸侯各世其位欲使親民如子愛國如家於是為置賢卿大夫考績黜陟使有分土而無分民而王者總其一統以御其政故有暴橫於其國者則民叛於下王誅加於上是以計利慮害勤賞畏威各競其力而無亂心及至天子失道諸侯正之王室微弱則大國輔之雖無道不得虐於天下賢人君子有所周流上下左右皆相夾輔凡此所以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者也故民主兩利上下俱便是則先王之所以能永有其世也然古之建國或小或大子前之弊變而通之夏殷之時蓋不過百里故諸侯微而天子強紂得肆其虐紂脯邘侯而醢九侯以文王之上德不免於羑里周承之弊故大國方五百里所以崇寵諸侯而自抑損也至其末流諸侯強大更相侵伐周室卑微禍亂用作秦承其弊不能正其制以求其中而遂廢諸侯改為郡縣以一威權以專天下其意主以自為非以為民深淺之慮德量之殊豈不遠哉故秦得擅其海內之勢無所拘忌肆行奢欲暴虐天下然十四年而滅亡故人主失道則天下遍被其害百姓一亂則魚爛土崩莫之匡救賢人君子復無息肩眾庶無所還徙此民主俱害上下兩危漢興承周秦之弊故兼而用之六王七國之難作者誠失之於強大非諸侯治國之各其後遂皆郡縣治民而絕諸侯之權矣當時之制必求百王之法也

祿制論

先王之制祿也下足以代耕上足以充祀故食祿之家不與下民爭利所以厲其公義塞其私心其或犯逾之者則繩以政法是以君子勸慕小人無怨若位苟祿薄外而不充憂匱是虞所求不瞻則私利之制萌矣故而聽之則貪利之心滋矣以法繩之則下情怨矣故位必稱德祿必稱義故一物而不稱則亂之本也今漢之賦祿薄而吏非員者眾在位者貪於財產規奪官民之利則殖貨無厭奪民之利不以為恥是以清節毀儀公義損缺富者比公室貧者匱朝夕非所為濟俗也然古今異制爵賦不同祿亦如之雖不及古度時有可嘉也

災異論

凡三光精氣變異此皆陰陽之精也其本在地而上發於天也政失於此則變見於彼猶影之象形響之應聲是以明王見之而悟恐身正己者其咎謝其過則禍除而福生自然之應也詩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詳難得而聞矣豈不然乎災祥之報

或應或否故稱洪範咎徵則有旱湯水旱之災稱消災復異則有周宣雲漢富弼我聽稱易稽善有慶則有顏冉天疾之山善惡之効事物之顯變化萬端不可齊一是以視聽者惑焉若乃稟自然之數按性命之理稽之經典校之古今乘其三勢以通其精撮其兩端以御其中參五以變錯綜其紀則可以髣髴其旨矣夫事物之性有自然而成者有待人事而成者有失人事不成者有雖加人事終身不可成者是謂三勢凡此三勢物無不然以小知大近取諸身譬之疾病不治而以瘳者有治之則瘳者有不治則不瘳者有雖治而終身不可愈者豈非類乎昔虢太子死扁鵲治而生之鵲曰我非能治死為生也能使可生者生耳然太子不遇鵲亦不生矣若夫膏肓之疾雖醫和亦不能治矣故孔子曰死生有命又曰不得其死然又曰幸而免死生有命其正理也不得其死未可以死而死幸而免者可以死而不死凡此皆性命三勢之理推此以及教化則亦如之何哉人有不教而自成者待教而成者無教化則不成者有加教化而終身不可成者故上智下愚不移至於中人可上下者也是以推此以及天道則亦如之災祥之應無所譁矣故堯湯水旱者天數也洪範咎徵人事也詩傳澍雨乃可救之應也周宣旱應雖變之勢也顏冉之必性命之本也猶天迴日轉大運推移雖日遇福禍亦在其中矣今人見有不移者因曰人事無所能

移見有可移者因曰無天命見天人之殊遠者因曰人事不相干知神氣流通者因曰天人共事而同業此皆守其一端而不究終始易曰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言其異也第三才而兩之言其同也故天人之道有同有異據其所以異而責其所以同則成矣守其所以同而求其所以異則弊矣孔子曰好智不好學其弊也蕩末俗見其紛亂事變乖錯則異心橫出而失其所守於是救湯反道之論生而誣神非聖之義作夫上智下愚雖不移而教之所以移者多矣大數之極雖不幾然之事之變者亦眾矣且夫疾病有治而未瘳瘳而未平平而未復教化之道有教而未行行而未成成而有敗故氣類有動而未應應而未終終而有變遷遠深淺變化錯於其中矣是故參差難得而均矣天地人物之理莫不同之凡三勢之數深不可識故君子盡心力焉以俟天命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其此之謂乎

高后贊

本紀稱孝惠高后之時海內得離戰爭之苦君臣俱無為故惠帝拱己高后女主制政不出房闥而天下宴然刑罰罕用民務稼穡衣食滋殖及稱作諸呂大過漸至縱橫殺戮鴆毒生於豪強賴朱虛周陳惟社稷之重顧山河之誓籌討篡逆匡漢祚豈非忠哉王陵之徒精潔心過於丹青矣

時務論

論曰聖王之制務在綱紀明其道義而已矣若夫一切之計必推其公義度其時宜不得已而用之非有大故則不由之

立制度論

先王立政以制為本三正五行服色歷數承天之制經國序民列官布職疆理品類辨方定物人倫之處自上已下降殺有序上有常制則政不煩下有常制則民不二官無淫度則事不悖民無淫制則業不廢貴不專寵富不獨奢民雖積財無所用之故世俗易足而情不濫奢究不興禍亂不作此先王所以綱紀天下統成大業立德興功為政之德也故曰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矣本傳曰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以下至於抱關擊柝者其爵祿奉養死生之制各有差別小不得僭大賤不得逾貴夫然故上下有序而民志悉定於是裂土地之宜教之種植畜養以時而用之有節草木未落斤斧不入於山林豺獺未祭罻羅不布於野澤鼈黿未孕罾弋不施於蹏隧既順時而取物然而山不童澤田不伐天豚魚麛卵咸有常禁所以順時宣氣蕃阜庶物畜足功用如此之備然後從四民因其土宜任其智力安其居樂其業甘其食而美其服欲寡而事節財足而不爭及至周室道衰

禮法隳壞諸侯刻桷丹楹大夫山節藻棁其流至於士庶莫不離制度稼穡之人少商賈之人多穀不足而貨有餘陵遲至於桓文之後禮義大壞上下相冒國異政家殊俗奢靡不制僭差無極於是商通難得之貨工作無用之器士設反道之行以追時好而取世資僞民倍實而要名者矣犯難而求利篡殺取國者為王公劫奪成家者為侯伯禮義不足以制君子刑戮不足以威小人富者土木被文繡犬馬餧菽粟貧者短褐不完食疏飲水傭為編户齊民而以財力相君雖為僕虜猶無慍色故夫飾變詐為奸宄自足乎一世之間守道隨理不免乎飢寒之患其化自上興由法度之無限也故易曰君以財成輔相天下之宜以左右民備物致用立象成器以為天下利立制度之謂也

除田租

古者什一而稅以為天下之中正也今漢民或百一而稅可謂鮮矣然豪強富人占田逾侈輸其賦大半官收百一之稅民收太半之賦官家之惠優於三代豪強之暴酷於亡秦是上惠不通威福分於豪強也今不正其本而務除租稅實足以資富強夫土地者天下之本也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封大夫不得專地今豪民占田或至數百千頃富過王侯是自專封也賈誼曰亡是自專地也孝武時董仲舒嘗言貧民

民占田至哀帝時乃限民占田不得過三十頃雖有其制卒不得施行然三十頃有不平矣且夫井田之制宜於民衆之時地廣民稀勿為可也然欲廢之於衆土地既高列在豪強卒而規之並有怨心則生紛亂制度難行由是觀之若高帝初定天下及光武中興之後民人稀少立之易矣就未悉備井田之法宜以口數占田為立科限民得耕種不得買賣以贍民弱以防兼并且為制度張本不亦宜乎雖古今異制損益隨時然紀綱大畧其致一也

馮唐論

以孝文之明也本朝之治百寮之賢而實誼見逐張釋之十年不見省用馮唐白首屈於郎署豈不惜哉夫以絳侯之忠功存社稷而猶見疑不亦痛乎夫知賢之難用人不易忠臣自古之難也雖在明世且猶若茲而況亂君闇主者乎然則屈原赴湘水子胥鴟夷於江安足恨哉周勃質朴忠誠高祖以為安劉氏者必勃也既定漢室建立明主暮暮之心豈有異哉狼狽失據塊然囚執俛首撫襟屈於獄吏豈不愧哉夫忠臣之於其主猶孝子之於其親盡心焉盡力焉進而喜非貪位退而憂非懷寵結志於心慕戀不已進得及時樂行其道故仲尼去魯曰遲遲而行孟軻去齊三宿而後出境彼誠仁聖之心夫實誼過湘水弔屈原惻愴慷慨豈徒悠悠而已哉與夫

苟患失之者異類殊意矣及其傳梁王梁王薨哭泣而從死宜可謂不忠乎然人主不察豈不哀哉及釋之屈而思歸馮唐困而後達有可悼也此忠臣所以泣血賢俊所以傷心也

文帝遺詔短喪論

論曰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孔子曰古之人皆然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由來者尚矣今而廢之以虧大化非禮也雖然以國家之重慎其權柄雖不諒闇存其大體可也

文帝贊

讚曰本紀稱孝文皇帝宮室苑囿車馬衣服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身衣弋綈慎夫人雖幸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以示敦朴愛賚百金不為露臺及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因其山不起墳南越王尉佗自立為帝以德懷之匈奴背約令守邊備不發兵深入無動勞百姓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羣臣袁盎等諫說雖切常假借之張武等受賂金錢重加賞賜以愧其心卑身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登顯洪業為漢太宗其盛矣哉揚雄有言文帝親履帝尊以申亞夫之軍令曷為不能用頗牧彼將有所感激云爾

景帝賜江都王非天子旌旗論

江都王賜天子旌旗過矣夫唯盛德元功有天子之勳乃受異物則周公其人也凡功者有賞而已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夫名設於外實應於內事制於始志成於終故王者慎之

高帝王侯約論

高皇帝刑白馬而盟曰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不侯不如約者當天下共擊之是教下犯上而興兵亂之階也若後人不修是盟約不行也書曰法惟上行不惟下行若以為典未可通也

封匈奴徐盧等論

論曰春秋之義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也若以利害由之則以功封其通逃之臣賞有等差可無列土矣

三游論

世有三游德之賊也一曰游俠二曰游說三曰游行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強於世者謂之游俠飾辨辭設詐謀馳逐於天下以要時勢者謂之游說色取仁以合時好違禁類立虛譽以為權利者謂之游行此三游者亂之所由生也傷道害德敗

法惑世夫先王之所慎也國有四民各修其業不由四民之業者謂之姦民姦民不生王道乃成凡此三游之作生於季世周秦之末猶甚焉上不明下不正制度不立綱紀廢弛以毀譽為榮辱不核其真以愛憎為利害不論其實以喜怒為賞罰不察其理上下相冒萬事乖錯是以言論者計游學而吐詞遂舉者度親疏而舉善惡謗於衆譽功罪亂於王法然則利不可以義求害不可以道避也是以君子犯嫌小人犯法奔走馳騁越職僭度飾筆磨實競趙時利簡父兄之尊而崇賓客之禮薄骨肉之恩而篤朋友之愛忘修身之道而求衆人之譽剖衣食之業以供饗宴之好包苴盈於門庭聘問交於道路書記繁於公文私務眾於官事於是流俗成矣而正道壞矣游俠之本生於武斆不挫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見危授命以救時難而濟同類以正行之者謂之武斆其末之甚者至於為盜賊也游說之本生於使乎四方不辱君命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則專對解結辭之繹矣民之莫矣以正行之者謂之辨智其末之甚者至於為詐給徒衆矣游行之本生於道德仁義況覺容衆以文會友和而不同進德及時樂行其道以立功業於世以正行之者謂之君子其末之甚者至於因事害私為姦軌矣其相去殊遠豈不哀哉故大道之行則三游廢矣是以聖王在上經國序民正其制度善惡要於公罪而不淫於毀譽聽其言而責其事

舉其名而指其實故實不應其聲者謂之虛情不稱其貌者謂之僞毀譽失其真者謂之誣言事失其類者謂之罔虛僞之行不得設誣罔之辭不得行有罪惡者無僥倖無罪過者不憂懼謂無所行貨賂無所用民志定矣民志既定於是先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舉業勸功以用本務不求無益之物不畜難得之貨絕羅紈之飾遏利欲之巧則淫流之民定矣而貪穢之俗清矣息華文去浮辭禁僞辨絕淫智放百蠱之紛亂一聖人之至道則虛誕之術絕而道德有所定矣尊天地而不凟敬鬼神而遠之除小忌去淫祀絕奇怪正人事則妖僞之言塞而性命之理得矣然後百姓上下皆反其本人人親其親尊其尊修其身守其業於是養之以仁惠文之以禮樂則風俗定而大化成矣

丞相封侯論

丞相始拜而封非典也夫封必以功不聞以位孔子曰如有可譽必有所試矣譽必待試況於實乎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刑渥凶若不勝任覆亂鼎實刑將加之況於封乎

神怪論

易稱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也六者各當其理而不相亂也過則有越氣變而然也

若夫大名自立僵柳復起此形神之異也男子化為女死人復生此含氣之異也鬼神仿佛在於人間言語音聲此精神之異也夫豈形神之怪異哉各以類感因應而然善則為瑞惡則為異瑞則生吉惡則生禍精氣之際自然之符也故逆天之理則神失其節而妖神妄興逆地之理則形失其節而妖形妄生逆中和之理則合血失其節而妖物妄生此其大旨也若夫神君之類精神之異非求請所能致也又非可以求福而禳災也且其人不自知其所然而然況其能為神乎凡物之怪亦皆如之春秋傳曰作事不時怨讟起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者當武帝之世賦役煩眾民力凋弊加以好神仙之術迂誕妖怪之人四方並集皆虛而無實故無形而言者至矣於洪範言僭則生時妖此益怨讟所生時妖之類也故通於道正身以應萬物則精神形氣各返其本矣

斬任安論

論曰任安之斬也是開後人遂惡而無懲計也易曰不遠復无祗悔元吉

昌邑王論

昌邑之廢豈不哀哉書曰殷王紂自絕於天易曰斯其所取災言自取之也故曰有六主焉有王主有治主有存主有衰主有危主有亡主體正性仁心明志固動以為人不以為己是謂王主赴己恕躬好問力行動以從義不以縱情是謂治主勤事守業不敢怠荒動以先公不以先私是謂存主悖逆交爭公私並行一得一失不純道德是謂衰主情過於義私多於公制度殊限政令失常是謂危主親用讒邪放逐忠賢縱情遂欲不顧禮度出入游放不拘儀蔡賞賜行私以趨公用忿怒施罰以逾法制遂非文過知而不改忠信擯塞直諫誅戮是謂亡主故王主能興平治主能行其政存主能保其國衰主遭無難則庶幾得全有難則殆危主遇無難則幸而免有難則亡亡主必亡而已矣夫王主為人而後己利焉治主從義而後情得焉存主先公而後私立焉故遭亡主之行而求存主之福行危主之政而求治主之業蹈衰主之跡而求王主之功不可得也夫為善之至易莫易於人主立業之至難莫難於人主至福之所隆莫隆於人主至禍之所加莫深於人主夫行至易以立至難便計也興至福而隆至禍厚實也其要不遠在乎所存而已矣雖在下才可以庶幾然迹觀前後中人左右多不免於亂亡何則況於宴安誘於謟導放於情欲不思之咎也仁遠乎哉存之則至是以昔者明王戰戰兢兢如履虎尾勞謙日昃夙夜不怠誠達於此理也故有六主亦有六臣有王臣有良臣有直臣有具臣有僞臣有佞臣以道事君匪躬之故違節通方立功興化是謂王臣忠順不失夙夜匪懈順理處和以

輔上德是謂良臣犯顏逆意抵失不撓直諫過非不避犯罪是謂直臣奉法守職無能往來是謂具臣便辟苟容順意從諛是謂僞臣傾險讒害誣下惑上專權擅寵惟利是務是謂佞臣或有君而無臣或有臣而無君同善則治同惡則亂雜則交爭故明主慎所用也六主之有輕重六臣之有簡易其存亡成敗之機在於是矣可不盡而深慮乎

王言請改正尚主之禮論

尚公主之制人道之大倫也昔堯降釐二女於嬀汭嬪於虞易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春秋稱王姬歸於齊古之達禮也男替女淫則淫暴之變生矣禮自上降則昏亂於下者眾矣三綱之首可不慎乎夫成大化者必稽古立制務以正其本也凡吉所言古之道也

單于朝位論

春秋之義王者無外欲一於天下也書曰西戎即序言皆順從其序也道里遠遠人物介絕人事所不至血氣所不洽不告諭以文辭故正朔不及禮義不加非導之也其勢然也王者必則天地天無不覆地無不載故盛德之主則亦如之九州之外謂之藩國蠻夷之君列於五服詩云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故要荒之地必奉王貢若

不供職則有辭讓號令加焉非敵國之謂也故遠不間親狄不亂華輕重有序賞罰有章此先王之大禮故舜四夷之樂於四門之外不備其禮故不見於先祖感其志意音聲而已望之欲待以不臣之禮加之以王公之上僭度失序以亂天常非禮也若以權時之宜則異論矣時蕭望之議故云

石顯論

夫佞臣之惑君主也甚矣故孔子曰遠佞人非但不用而已乃遠而絕之隔塞其源戒之極也察觀其言行未必合於道者必此人也此亦察人情之一端也倫生於多巧邪生於多慾是以君子不尚也禮與其奢也甯儉事與其煩也甯畧言與其華也甯質行與其絀也甯朴孔子曰政者正也夫要道之本正己而已矣平直真實者正之主也故德必核其真然後授其位能必核其真然後授其事功必核其真然後授其賞罪必核其真然後授其刑行必核其真然後貴之言必核其真然後信之物必核其真然後用之事必核其真然後修之一物不稱則榮辱賞罰從而繩之故眾正積於上萬事實於下先王之道如斯而已矣

赦論

大赦者權時之宜非常典也漢興承秦兵革之後大愚之世此歷可刑故設三章之法大赦之令湯滌穢流與民更始時勢然也後世承業襲而不革失時宜矣若惠文之世無所赦之若孝景之時七國皆阻異心並起姦邪非一及武帝末賦役繁興群賊並起加太子之事巫蠱之禍天下紛然百姓無聊人不自安及光武之際攟亂之後如此之比宜無赦矣君臣失禮政教陵遲犯法者眾亡命流竄而不捕雖前後相繼布滿山野勢窮形屈將為寇盜或刑政失中猛暴橫作怨枉繁多天下憂愁群黎姦宄難得而治永此之後宜為赦也或赦大逆或赦輕罪或赦一方或赦天下期於應變濟時也

矯制立功論

成其功義足赴追錄前可也春秋之義毀泉臺則惡之舍中軍則善之各由其宜也夫矯制之事先王之所慎也不得已而行之若矯大而功小者罪之可也矯小而功大者賞之可也功過相敵如斯而已可也權其輕重而為之制宜焉

漢治迹論

自漢興以來至於茲祖宗之治迹可得而觀也高祖開建大業統一元功度量規矩不可尚也時天下初定庶事草創故韶夏之音未有聞也孝文皇帝克己復禮躬行玄默遂至昇平而刑罰幾措時稱古典未能悉備制度玄雅禮樂之風闕焉故太平之功不興孝武皇帝規恢萬世之業安固後嗣之基內修文學外攘武威延天下之士濟濟盈朝興事創制無所不施先王之風燦然復存矣然猶好其文不盡其實發其始不要其終奢侈無限窮兵極武百姓空竭萬民疲弊當此之時天下騷動海內無聊而孝文之業衰矣孝宣皇帝任法審刑綜核名實聽斷精明事業修理下無隱情是以功光前世號為中宗然不甚用儒術孝元皇帝從諫如流下善若歸寬容優柔寬仁其仁心文德足以為賢主矣而佞臣石顯用事蔽其大業明不照姦決不斷惡豈不惜哉昔齊桓公任管仲以霸任賢刀以亂一人之身唯所措之夫萬事之情常立於得失之原治亂榮辱之機可不慎哉楊朱哭多岐墨翟悲素絲傷其本同而末殊孔子曰遠佞人詩云取彼讒人投畀豺虎疾之深也若夫石顯可以痛心泣血矣豈不疾之哉初宣帝任刑法元帝諫之勸以用儒術宣帝不聽乃嘆曰亂我家者必太子也故凡世之論政治者或稱教化或稱刑法或言先教而後刑或言先刑而後教或言教化宜詳或言教化宜簡或曰刑法宜畧或曰刑法宜重皆引為政之一方未究治體之終始聖人之大德也聖人之道必則天地制之以五行以通其變是以博而不泥夫德刑並行天地常道也先王之道上教化而下刑法右文德而左武功此其義也或先教化或先刑法所遇然也攟亂抑強則先刑法扶弱綏新則先教化安平之世則刑教並用大亂無教大治無刑亂之無教勢不行也治之無刑時不用也教初必簡刑始必畧則其漸也教化之隆莫不興行然後奇偽刑法之定莫不避罪然後求密未可以備詳之虐教未可以密謂之峻刑虐教傷化峻刑害民君子弗由也設必違之教不量民力之未能是陷民於惡也故謂之傷化設必犯之法不度民情之不堪是陷民於罪也故謂之害民莫不興行則毫毛之善可得而勸也然後教備莫不避罪則纖芥之惡可得而禁也然後刑密故孔子曰不嚴以蒞之則民不敬也嚴以蒞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是言禮刑之並施也吾求如之何言教之不行也可以勝殘去殺矣言刑之不用也周禮曰治新國用輕典舉其初也春秋之義貶纖芥之惡備至密也孔子曰行有餘力則可以學文簡於始也繪事後素成有終也夫通於天人之理達於變化之數故能違於道故聖人則天賢者法地考之天道參之典經然後用於正矣

經籍論

經稱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陰陽之節在於四時五行仁義之大體在於三綱六紀上下威序五品有章淫則荒越民失其性於是在上者則天之經因地之義立度宣教以制其中施之當時則為道德垂之後世

則為典經皆所以總統綱紀崇立王業及至末俗異端並生諸子造讖以亂大倫於是徵言絕摩議興焉故仲尼畏而憂之詩歎斯文是聖人篤文之至也若乃李路之言何必讀書然後為學昧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夫潛地處者而不覩天明守冬株者而不識夏榮非通焰之術也然博覽之家不知其變兼而善之是大田之秀與苗並興則良農之所悼也質朴之士不懌其美兼而棄之是崑山之玉與石俱捐則卞和之所痛也故孔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孝武皇帝時董仲舒推崇孔氏抑絀百家至劉向父子典校經籍而新義分方九流區別典籍益彰矣自非至聖之崇孰能定天下之疑是以俊賢異心各有損益中興之後大司農鄭眾侍中賈逵各為春秋左氏傳作解注孝桓帝時故南郡太守馬融著易解頗生異說及臣悅叔父故司徒爽著易傳據爻象承應陰陽變化之義以十篇之文解說經意由是究探之言易者咸傳荀氏學而馬氏亦頗行於世爽又著詩傳皆附正義無他說又去聖久遠道義難明而古之尚書毛詩左氏春秋周官通人學者多尚好之然希各得立於學官也

王商論

王商言水不至非以見智也非以傷風也將欲忠主安民事不得已而鳳以為慨恨

馮婕妤之當熊非欲見勇也非欲求媚也非以高左右也惻怛於心將以救上而傳昭儀以為陳旨至於死真可痛乎夫獨智不容於世獨行不容於時是以苦心所以自退也雖退猶不得自免是以離世深藏以天之高而不敢舉首以地之厚而不敢投足詩云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蹐哀今之人胡為虺蜴本不敢立於人間況敢立於朝乎自守猶不免患況敢守於時乎無過猶見誅枉而況敢有罪乎閉口而獲誹謗況敢直言乎雖隱身深藏猶不得免是以甯武子佯愚接輿為狂困之至也人無狂愚之慮者則不得自安於世是以屈原忽而自沈鮑焦憤而矯死悲之甚也雖死猶懼形骸之不潔魏神之不遠故徐衍負石入海申屠狄蹈甕之河痛之極也悲夫以六合之大匹夫之微而一身無所容焉不哀哉是以古人畏患苟免以計安身挽直為曲斷方為圓織素絲之潔推亮直之心是以羊古職受盜於王蜜蓬伯玉可卷而懷之以死易生以存易亡難乎哉

立定陶王昕為太子論

聖人立制必有所定所以防忿爭一統序也春秋之義立嫡以長立子以貴是以言嫡無二也貴有常也以弟及凡則貴有常矣兄弟之子非一也不可以為典雖立其長猶非正也且兄弟近而親所以繼父也兄弟子疎而卑所以承亡也俱非正統捨親取疎棄父立子非順也以弟繼父近於義矣春秋傳曰太子亡則立母弟無則立長立均以順義均則卜之道也

成帝讚

讚曰本紀稱孝成帝善修容儀望車正立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臨朝淵默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貌也博覽古今容受直言公卿稱職威儀可述遭世承平上下和睦然沉於酒色趙氏內亂外家擅朝言之可為於邑建始以後王氏始執國命迄於哀平莽遂篡位蓋其威福所由來漸矣劉向朱雲之忠信明矣若得而用之福祚未已張禹不吐直言佞於垂殁亦可痛哉

罷司空官論

論曰丞相三公之官而數變易非典也初丞相秦之制本次國命卿故置左右丞相無三公之官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一人者謂天子也自上已下必參而成位易曰鼎足以喻三公所以參事統職立官定制三公蓋其宜也

州牧論

州牧數變易非典也古者諸侯之國百里而已故易曰震驚百里以象諸侯之國也夫國小人眾易統也古諸侯皆久其位視民如子愛國如家於是建諸侯之賢者以

為牧故以考績黜陟不統其政不御其民患無所積權無所弔故牧伯之位宜合古也惟周制為不然大國不過五百里而公侯伯子男以次小焉今漢曆諸侯之制以郡縣治民者本以強幹弱枝一統於上使權柄不分於下也今之州牧號為萬里總郡國威尊勢重與古之牧伯同號異勢當周之末天下戰國十有餘而周室寖矣今牧伯之制是近今戰國之迹而無治民之實刺史今為監御史出督州郡而還奏事可矣

阿保乳母論

夫內寵嬖近阿保御豎之為亂自古所患故尋及之言也李尋上孔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性不安於道智不周於物其所以事上也唯欲是從唯利是務飾便假之容供耳目之好以姑息為忠以苟容為智以伎巧為枕以佞諛為美而親近於左右玩習於朝夕先意承旨因間隨隙以惑人主之心求聽其私欲慮不遠圖不恤大事人情不能無懈怠或忽然不察其非而從之或知其非不忍斷之或以為小事而聽之或心迷而惑信之或眩曜而不疑之其事皆始於纖微終於顯著及亂弘大其為害深矣其傷德甚矣是以明主唯大臣是任惟正直是用內寵便辟請求之事無所聽焉事有損之而益益之而損物有善而不信惡而不可避甘醴有鴆毒漿酒有浴病

是以君子以道抑中不肆心焉不縻體焉悔義而後已

原涉論 原涉任俠王莽時為第一大戶

天子建國諸侯立家有卿大夫已下至於士庶人為有等差是以民服其上而下無覬覦孔子曰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百官有司奉治令以修所職失職有誅侯官有罪夫然故上下相順庶事治焉周室既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桓文之後大夫世權陪臣執國命陵遲以至於戰國合從連橫易政爭強由此列國公子魏有信陵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齊有孟嘗皆藉王公之勢競為游俠雖鳴狗盜無不賓禮而趙相虞卿棄國捐君以周窮交拔魏齊之厄信陵無忌竊符矯命救將專師以赴平原之急皆取重諸侯顯名天下撝腕游談者以四豪為稱首於是背親戚棄之義成乎職奉上之道廢矣及漢興禁網疏濶承秦之匡正是以代相陳稀從車千乘而吳濞淮南皆有賓客以千數外威魏其武安之徒皆競逐於京師布交游於天下劇孟郭解之徒皆馳騖於閭閻權行州郡力折公卿眾庶觀其名迹榮而慕之雖陷刑戮自為殺身成名若季路仇牧宛而不悔也故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非明王在上示之以好惡齊之以禮法民何由知禁而反正乎古之正法五伯三王之罪人也六國五伯之罪人也夫四豪六國之罪人也況郭解之倫以臣夫之細竊生殺之權罪已不容

於誅矣然觀其溫良汎愛聞急讓退不伐亦有絕異之資惜乎不入道德苟放縱於末流殺身亡宗非不幸也自魏其武安淮南之徒天子切齒至於衡霍故節然郡國豪傑處處貴布京師親戚冠蓋相望亦古今之常莫足言者惟王氏五侯劉客為盛而畏謹為師諸公之間陳遵為雄樂閭里之俠獨涉為魁首

鄭崇論

夫臣之所以難言者何也其故多矣言出於口則咎悔及身舉過揚非則有干忤之禍勸勵教誨則有刺上之譏下言而當則以為勝己不當則以為毀先己而明則惡非己之明從己而昧則以為順從違下從上則以為諂諛違上從下則以為雷同與眾共言則以為專美言而淺露則簡而薄之深妙弘遠則不知而非之特見獨知則眾以為蓋己雖是而不見稱與眾同之則以為附隨雖得之不以為功據事而盡理則以為專必諫讓不爭則以為易辯言不盡則以為懷隱盡說竭情則以為不知量言而不切則忘其忿責言而事効則以為固當或利於上不利於下或便於左不便於右或合於前而忤於後或應事當理決疑定功超然獨見值所欲聞不害上下無妨左右言立策成終無咎悔若此之類不一而過其知之所見萬不及一也且犯言致諍下之所難言也忠臣干難聞之主以萬不

及一之時未百六一遇之知此下情所以不上通非但君臣而凡言百姓亦如之是乃仲尼所以憤歎予欲無言也

哀帝讚

讚曰本紀稱孝哀自為藩王及太子文辭博敏幼有令聞雅性不好聲色時覽卞射武戲親孝成之世禄去公室權柄外移是故臨朝務覽主威以則武宣然董賢用事大臣誅傷有獲鉗梶折之凶自初即位有憂痒之疾未年寖劇享國不永亂臣乘間豈不哀哉世主覽此足以見成敗之機收后族之權清儉愛民可垂統也

著述

申鑒大略

大道之本仁義而已矣五典以經之摩籍以緯之詩之歌之弦之舞之前監既明後復申之故古之聖王其於仁義也申重而已致政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一曰偽二曰私三曰放四曰奢偽亂俗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未由行矣夫俗亂則道荒雖大地不得保其性矣法壞則世傾雖人主不得守其度矣軌越則禮亡雖聖人不得全其道矣制敗則欲肆雖四表不得充其求矣是謂四患興農桑以養其性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是

謂五政人不畏死不可懼以罪人不樂生不可勸以善雖使契布五教皋陶作士政不行焉故在上者先豐人財以定其志帝耕籍田后桑蠶宮國無遊人野無荒業財不實用力不妄加以周人事是謂養生君子之所以動天地應神明正萬物而成王化者必乎真定而已故在上者審審好醜焉善惡要乎功罪毀譽效於準驗聽言責事舉名察實無惑詐偽以湯眾心故事無不覈物無不巧善無不顯惡無不章俗無姦怪民無淫風百姓上下觀利害之存乎己也故爾恭其心慎修其行內不回惑外無異望則民志平矣是謂正俗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刑用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撲以加小人化其刑也君子不犯辱況於刑乎小人不忘刑況於辱乎若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是謂章化小人之情緩則驕驕則恣恣則怨怨則叛危則謀亂安則思欲非威強無以懲之故在上者必有武備以城不虞以遏寇虐安居則寄之內政有事則用之軍旅是謂秉威賞罰政之柄也明賞必罰審信慎令賞以勸善罰以懲惡人主不妄賞非徒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務其人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為善不縱下為惡則國法立矣是謂統法四患既蠲五政又立行之以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怠疎而

不失無為為之使自施之無事事之使自交之不肅而成不嚴而化垂拱攝讓而海內平矣是謂為政之方

又

尚主之制非古聖降二女陶唐之典歸妹元吉帝乙之訓王姬歸齊宗周之禮以陰乘陽違天以婦陵夫違人違天不祥違人不義

又

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於廟朝有二史左史記言右史書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君舉必記善惡成敗無不存焉下及士庶苟有茂異咸在載籍或欲顯而不得或欲隱而名章得失一朝而榮辱千載善人勸焉淫人懼焉實於今者備置史官掌其典文紀其行事每於歲盡舉之尚書以助賞罰以弘法教

本傳

悅字仲豫儉之子也儉卒悅年十二能說春秋家貧無書每之人間所見篇牘一覽多能誦記性沈靜美姿容尤好著述靈帝時閹官用權士多退身窮處悅乃託疾隱居時人莫之識惟從弟彧特稱敬焉初辟鎮東將軍曹操府遷黃門侍郎獻帝頗好文學悅與彧及少府孔融侍講禁中旦夕談論累遷秘書監侍中時政移曹氏天

子恭己而已悅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乃作申鑒五篇其所論辯通見政體既成而奏之帝覽而善之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乃令悅依左氏傳體以為漢紀三十篇詔尚書給筆札詞約事詳論辨多美又著崇德正論及諸論數十篇年六十二建安十四年卒

荀侍中集終

禁中郎集題詞

董卓狼戾賊臣折節名士陳留蔡中郎時已六十許人令稱疾堅卧偃蹇遇害不猶愈昔日死洛陽獄乎勉強受官侍中封侯憲嘆之下身名並隕雖王司徒輕戮善人識者知其不長然周歷三臺鼓琴贊事杜欽谷永之誚終不能為中郎解也余揣其徙朔方避江海囚形毀貌不覩天日幾十五年驟登大官隆遇侍非不欲奮其拳拳之忠補益國家當日公卿滿朝栖遲危亂金華赤芾豈獨中郎但識不鑒於比匪諶不出於討賊噤口牢獄愛莫能助伯喈曠世逸才余獨傷其讀春秋未盡善耳漢史未成願就黥刖子長腐刑之志也設竟其意即不如子長豈出孟堅下哉若家門清白三世同居卻五侯之招陳六事之本憂心虹蜺抵觸禁近抱子政之恫愘踡宗房之患禍又班生所望慕先逝矣

婁東張溥題

禁中郎集目錄

卷之一

賦

述行賦有序　漢津賦
協和婚賦　撿逸賦
協初賦　青衣賦
短人賦有序　瞽師賦
又　筆賦
琴賦　又
又　彈棊賦
又　團扇賦
胡栗賦　蟬賦

疏

陳政要七事疏　幽冀刺史久闕疏
上漢書十志疏　為陳留縣上孝子狀

表

上始加元服與羣臣上壽表　薦皇甫規表
薦太尉董卓表　讓高陽侯印綬符策表
再讓高陽侯印綬符策表　讓尚書乞在閒冗表
巴郡太守謝表　尚書詰狀自陳表
表賀錄換誤上章謝罪　辭金龜紫綬表

書

與何進薦邊讓書　徙朔方報楊彪書
辭郡辟讓申屠蟠書　與袁公書
又與人書

論

明堂月令論　正交論
銘論　桓彬論

議

諫伐鮮卑議　歷數議
宗廟迭毀議　答臨議
和熹鄧后謚議　朱公叔謚議

對問

答詔問災異八事　封事

說論

釋誨　月令問答

連珠

廣連珠

頌

東巡頌有序　南巡頌
胡廣黃瓊頌　京兆樊惠渠頌
陳留太守行小黃縣頌　考城縣頌
祖德頌有序　麟頌
五靈頌

贊
太尉陳公贊　焦君贊
琴贊
卷之二
箴
衣箴
銘
黃鉞銘　東鼎銘
中鼎銘　西鼎銘
朱公叔鼎銘
京兆尹樊德雲銘
盤銘　警枕銘
碑
太尉橋公廟碑　太尉橋公碑
太傅文恭侯胡公碑　太傅胡公碑
胡公碑　太尉汝南李公碑
太尉楊公碑　司空文烈侯楊公碑
漢太尉楊公碑
司空房楨碑　司空袁逢碑
荊州刺史度侯碑
陳留太守胡公碑　太守胡公碑
陳太丘碑　陳太丘廟碑
文範先生陳仲弓碑　郭有道林宗碑
貞節先生范史雲碑　彭城姜伯淮碑
翟先生碑　汝南周巨勝碑
處士圈叔則碑　光武濟陽宮碑
王子喬碑　伯夷叔齊碑
九疑山碑　陳留索昌廉上里社碑
瑯琊王傳慕公碑　玄文先生李子材碑
郡掾史張玄祠堂碑　袁滿來墓碑

童幼胡根碑　真定真父碑
靈表
太傅胡公夫人靈表　司徒袁公夫人馬氏靈表
誄
濟北相崔君夫人誄
神誥
漢交趾都尉胡夫人黃氏神誥
哀讚
議郎胡公夫人哀讚
祝辭
宗廟祝嘏辭　九祝辭
祝社文　祖禖祝文
禊文
弔文
弔屈原文

文
篆勢　隸勢
九惟文
詩
飲馬長城窟行　答對元式詩
答卜元嗣詩　翠鳥
附錄
本傳

蔡中郎集目錄終

漢 陳留蔡 邕著
明 太倉張 溥評

賦

述行賦有序

延熹二年秋霖雨逾月是時梁冀新誅而徐璜左悺五侯擅貴於其處又起顯明苑於城西人徒凍餓不得其命者甚衆白雲令季雲以直言死鴻臚陳君以救雲抵罪璜以余能鼓琴自朝廷救陳留郡守遣余到偃師病不前得歸心憤此事遂託所過述而成賦

余有行於京洛兮遘淫雨之經時塗迮遑其蹇連兮�汗滯而為災馬榮踣而不進兮心鬱悒而憤思聊弘慮以存古兮宣幽情而屬詞久余宿於大梁兮請無忌之稱神。衰晉鄙之無辜兮愍朱亥之墓。歷中牟之舊城兮憎佛肹之不臣。問寧越之裔胄兮覩琴鼻而無聞。經圃田而瞰北境兮睠衛康之封疆。迄管邑而增感歎兮愠叔氏之啟商。過漢祖之所隘兮弔紀信於滎陽。降虎牢之曲陰兮。路丘墟以盤縈。勤諸侯之遠戍兮。修申子之美城。稔濤塗之復惡兮。閡夫人以大名。登長阪以凌高兮。陟

葱山之巉隆。建撫體而立洪。高兮經萬世而不傾。迴峭峻以降阻兮。小阜麥其異形。岡岑紆以連屬兮。谿谷夐其杳冥。迫嵯峨以乖邪兮。廓巖峯以嶸嶸。攢棫樸而雜榛楛兮。被浣濯而羅生。叢蓁蓁與蠹茵兮。緣層崖而結莖。行遊目以南望兮。覺太室之威靈。顧大河於北垠兮。瞰洛汭之始并。追劉定之攸儀兮。美伯禹之所營。惇太康之失佚兮。愍五子之歌聲。尋修軌以增舉兮。邈悠悠之未央。山風洞以颼涌兮。氣操慄而厲帝雲轡術而四塞兮。雨濛濛而漸唐。僕夫疲而劬瘁兮。我馬飽穎以玄黃。格莽丘而稅駕兮。陰曀曀而不陽。哀衰周之多故兮。眺瀕隈而增感。悠子帶之猶逸兮。言襄王於壇坎。悲寵嬖之為梗兮。心惻愴而懷慘。乘舫舟而泝湍流兮。浮清波以橫厲。想涇妃之靈光兮。神幽隱以潛翳。實熊耳之泉液兮。總伊瀍與澗瀕。通渠源於京城兮。引曠貢乎荒裔。操吳榜其萬艘兮。充王府而納最。濟西溪而容與兮。息華都而後逝。愍簡公之失師兮。疾子朝之為害。玄雲黮以凝結兮。集零雨之溱溱。路阻敗而無軌兮。逢淫溜而難遵。率陵阿以登降兮。赴偃師而釋勤。壯田横之奉首兮。義二士之灰墳。佇滹留以俟霽兮。感愛心之殷殷。并日夜而逶思兮。宵不寐以極晨。候風雲之體勢兮。天平滿而無丸。彌信宿而後閑兮。思遠迹以東運。見陽光之顯顯兮。懷少弭而有欣。命僕夫其就駕兮。吾將往乎京邑。皇家赫而天居兮。萬方阻而並集。貴龍扇以獵熾兮。斂宗利而不踐。前車覆而未遠兮。後乘驅而競及。窮變巧於毫釐兮。民露處而寢濕。消嘉穀於禽獸兮。下糠粃而無粒。宏寬裕於便辟兮。糾忠諫其駸急。懷伊呂而黜逐兮。道無因而獲入。唐虞眇其既遠兮。常俗生於積習。周道鞠為茂草兮。哀正路之日泯。觀風化之得失兮。猶紛拿其多違。無亮采以匡世兮。亦何為乎此畿。甘衡門以寓神兮。詠都人而思歸。爰結蹙而迴軌兮。復邦族以自綏。亂曰。跋涉遐路艱以阻兮。終其永懷。窘陰雨兮。靡覩皋都。尋前緒兮。老之儔聞。敘事舉兮。登高斯賦。我有取兮。則善戒。惡豈云苟兮。翩翩獨征。無儔與兮。言旋言復。我心胥兮。

漢津賦

夫何大川之浩浩兮。洪流滭以玄清。配名位乎天漢。披厚土而載形。登源自乎嶓冢。引漾濾而東征。納陽谷之所吐兮。兼漢沔之殊名。總岷澹之羣液兮。滇西土之陰精。過夔山以左迴兮。旋襄陽而南縈。切大別之東山兮。與江湘乎通靈。嘉清源之體勢兮。澹澶漫以安流。鱗甲育其萬類兮。蛟龍集以嬉遊。明珠胎於蠃蚌兮。夜光潛乎玄洲。羅神寶其充盈兮。豈魚龜之足收。於是遊目騁觀。南援三州。北集京都。上控隴坻。下接江湖。導財運貨。懋遷有無。既乃風颸蕭瑟。勃焉並興。陽侯沛以俳徊。洪濤涌而沸騰。顧乘流以上下。窮滄浪乎三澨。覩朝宗之形兆。瞰洞庭之交會。

協和婚賦

惟情性之至好。徵莫偉乎夫婦。受精靈之造化。固神明之所使。事深微以玄妙。實人倫之肇始。考遷初之原本。覽陰陽之綱紀。乾坤和其剛柔。良兌感其晦朏。萬單恐其失時。摽梅求其庶士。惟休和之盛代。男女得乎年齒。婚姻協而莫違。播欣欣之繁社。良辰既至。婚禮已舉。二族崇飾。威儀有序。嘉賓僚黨。祁祁雲聚。車服照路。駿騑如舞。既臻門屏。結軌下車。阿傅御監。鴈行蹉跎。麗女盛飾。蟬如春華。

檢逸賦

夫何姝妖之娛女。顏煒燁而含榮。普天壤其無儷。曠千載而特生。余心悅於淑麗。愛獨結而未并。情罔象而無主。意徙倚而左傾。晝夢情以舒愛。夜託夢以交靈。

協初賦

其在近也。若神龍采鱗翼將舉。其既遠也。若披雲綴漢見織女。立若碧山亭亭。豎動若翡翠奮其羽。衆色燁照眎之無主。面若明月輝。似朝日色若蓮葩。肌如凝蜜。

青衣賦

金生砂礫。珠出蚌泥。歎茲窈窕。產於卑微。盼倩淑麗。皓齒蛾眉。玄髮光潤。領如蝤蠐。縱橫接鬢。葉如低葵。修長冉冉。碩人其頎。綺袖丹裳。躡蹈絲屣。盤跚蹀躞。坐起昂低。

和暢善笑動揚朱唇都治嫵媚卓躒多姿精慧小心趨事如飛中饋裁割莫能變追
闕睢之潔不踰邪非察其所厲世之鮮希宜作夫人為衆女師伊何爾命在此賤微
代無與姬楚莊嚴妃感昔鄭季平陽是私故因錫國歷爾邦畿雖得嬿婉舒寫情懷
寒雪繽紛充庭盈階兼裳累鎮展轉倒旗眴昕將曙鷄鳴相催飭駕趨歲將舍爾乖
矇冒矇冒思不可排停停濟側嗷嗷青衣我思遠逝爾思來追明月昭昭當我戶扉
條風伸厲吹予牀帷河上逍遙徙倚庭階翫瞻井柳仰察斗機非彼牛女隔於河維
思爾念爾慈焉且饑

短人賦有序

侏儒短人僬僥之後出自外域戎狄別種去俗歸義慕化企踵遂在中國形貌有部
名之侏儒生則象父唯有婁子在齊辨勇匡景拒崔加刃不恐其餘廷公劣厥僂窶
囊囊怒語與人相拒矇昧嗜酒喜索罰舉醉則揚聲罵詈洛口衆人患忌難與並侶
是以陳賦引譬比偶寤得形象誠如所詔其詞曰

雄荊雞兮鶩鶩鳩鵴分鶏鶩鳩冠戴勝兮啄木鬼觀短人兮形若斯熱地螳兮
蘆蜘且蟹中蛹兮蠶蠕視短人兮形若斯木門閫兮梁上柱徹鑿頭兮斷柯斧鞞鞘
鼓兮補履樸脫椎枘兮擣雖杵視短人形如許

替師賦

夫何矇昧之瞽兮心窮忽以罔伊目寘寘而無睹兮嘵求煩以愁悲撫長笛以攄憤
兮氣鬱鍾而橫飛

又

何此聲之悲痛愴然淚以隱惻類離鶛之孤鳴起娶婦之哀泣詠新詩之悲歌舒滯
積而宣鬱

筆賦

惟其翰之所生於季冬之狡兎性精亟以慓悍體遒迅以騁步削文竹以為管加漆
絲之纏束形調拇以直端染玄墨以定色畫乾坤之陰陽讚帝皇之洪勲叙五帝之
休德揚湯湯之典文紀三王之功伐兮表八百之肆觀傳六經而緻百氏兮建皇極
而序彝倫綜人事於睫昧兮贊幽冥於明神象類多喻靡施不協上剛下柔乾坤位
也新故代謝四時次也圓和正直規矩極也玄首黃管天地色也

琴賦

爾乃言求茂木周流四垂觀彼椅桐魯山之陂丹華煒煒綠葉參差甘露潤其末涼
風扇其枝鸞鳳翔其顛玄鶴巢其岐考之詩人琴瑟是宜爰制雅器協之鍾律通理
治性怙淡清溢爾乃清聲發兮五音舉韻宮商兮動角羽曲引興兮繁絃撫然後哀
聲既發秘弄乃開左手抑揚右手徘徊指掌反覆抑案藏推於是繁絃既抑雅韻乃
揚仲尼思歸鹿鳴三章梁甫悲吟周公越裳青雀西飛別鶴東翔飲馬長城楚曲明
光楚姬遺歌鷄鳴高桑走馬率舞飛鳥下翔感激絃歌一低一昂

又

間關九絃出入律呂屈伸低昂十指如雨

又

於是歌人恍惚以失曲舞者亂節而忘形哀人塞耳以惆悵輸馬蹶足以悲鳴

彈棋賦

榮華灼爍萼不韡韡於是列象調華逞麗豐腹斂邊中隱四企輕利調博易使馳騁
狡後我製兵綦奇觚或風飄波動若飛若浮不遲不疾如行如留故一樊六功無與
儔

又

夫張局陳棋取法武備因嬉戲以肄業託歡娛以講事設茲矢石其喪如砥采若錦
繢平若停水肌理光澤滑不可摧棄色行巧據險用智

團扇賦

裁帛成扇陳象應矩輕徹妙好其輔如羽動角揚徵清風遂暮春夏用事秋冬潛處

胡栗賦

人有折蔡氏祠前栗者故作斯賦

樹遲方之嘉木兮於靈宇之前庭通二門以征行兮夾階除而列生獮霧雪而不彫
兮當春夏而滋榮因本心以誕節兮凝青葉之綠英形猗猗以蠶茂兮似翠玉之清
明何根莖之豐美兮將蕃熾以悠長適禍賊之災人兮嗟天折以摧傷

蟬賦

白露凄其夜降秋風肅以晨興聲嘶嗌以沮敗體枯燥以外凝雖期運之固然獨潛
類乎太陰要明年之中夏復長鳴而揚音

疏

陳政要七事疏

臣伏讀聖旨雖周成遇風訊諸執事亶王遺旱密勿祇畏無以或加臣聞天降災異
緣象而至霹靂數發陷刑誅繁多之所生也風者天之號令所以敬人也夫昭事上
帝則自懷多福宗廟致敬則鬼神以饗國之大事實先祀典天子聖躬所當恭執臣

自在宰府。及備朱衣迎氣五郊而車駕稀出。四時致敬。屢委有司。雖有解除。猶為疎慢。故皇天不悅。顯此諸異。洪範傳曰。政悖德隱。厥風發屋折木。坤為地。邑易稱安貞。陰氣憤盛。則當靜反動。法為下叛。夫權不在上。則雹傷物。政有苛暴。則虎狼食人。貪利傷民。則蝗蟲損稼。去六月二十八日。太白與月相迫。兵事惡之。鮮卑犯塞。所從來遠。今之出師。未見其利。上違天文。下逆人事。誠當博覽衆議。從其安者。臣不勝憤懣。謹條宜所施行七事表左。

一事。明堂月令。天子以四立及季夏之節。迎五帝於郊。所以導致神氣。祈福豐年。清廟祭祀。追往孝敬。養老辟雍。求人體化。皆帝者之大業。祖宗所祗奉也。而有司數以蕃國疎喪。宮內產生。及吏卒小汙。屢生忌故。竊見南郊齋戒未嘗有廢。至於他祀。輒興異議。宣南郊卑而他祀尊哉。孝元皇帝策書曰。禮之至敬。莫重於祭。所以竭心親奉以致齋祗者也。又元和故事。復申先典。前後制書。推心懇惻。而近者以來。更任太史忘禮敬之大。任禁忌之書。拘信小故。以虧大典。禮妻妾產育。爵則不入側室之門。無廢祭之文也。所謂宮中有卒。三月不祭。有謂士庶人數堵之室。共處其中耳。豈謂皇居之曠。臣妾之衆哉。自今齋制宜如故典。庶答風霆災妖之異。

二事。臣聞國之將興。至言數聞。內知己政。外見民情。是故先帝雖有聖明之資。而猶

廣求得失。又因災異。援引幽隱。重賢良方正敦朴有道之選。危言極諫。不絕於朝。陛下親政以來。頻年災異。而未聞特舉博選之旨。誠當思省遽修舊事。使抱忠之臣。展其枉直。以解易傳。傳政悖德隱之言。

三事。夫求賢之道。未必一塗。或以德顯。或以言揚。頃者立朝之士。曾不以忠信見賞。恆被謗訕之誅。遂使羣下結口。莫圖正辭。郎中張文前獨盡狂言。聖聽納受。以責三司。臣子曠然。衆庶解悅。臣愚以為宜擢文右職。以勸忠謇。宣聲海內。博開政路。

四事。夫司隸校尉諸州刺史。所以督察姦枉。分別白黑者也。伏見幽州刺史楊熹。益州刺史龐羙。涼州刺史劉虔。各有奉公疾姦之心。熹等所糾。其効尤多。餘皆枉撓不能稱職。或有抱罪懷瑕。與下同疾。網網弛縱。莫相舉察。公府臺閣。亦復默然。五年制書。議遣八使。又今三公謠言奏事。是時奉公者欣然得志。邪枉者憂悸失色。未詳斯議所因。寢息昔劉向奏曰。夫執孤疑之計者。開羣枉之門。養不斷之慮者。來讒邪之口。今始聞善政旋復變易。足令海內測度朝政。宜追定八使糾舉非法。更選忠清平章貪鄙。三公咸盡差其殿最。使吏知奉公之福。營私之禍。則衆災之原。庶可塞矣。

五事。臣聞古者取士。必使諸侯貢秀。武之世。郡舉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臣輩出。文武並興。漢之得人。數路而已。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匡國理政。未有其

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經術。聽政餘日。觀省篇章。聊以游意。嘗代博奕。非以為教化取士之本。而諸生競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頗引經訓。風喻之言。下則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臣每受詔於盛化門。差次錄第。其未及者。亦復隨輩。皆見拜擢。既加之恩。難復收改。但守俸祿於義已弘。不可復使理人及仕州郡。昔孝宣會諸儒於石渠。章帝集學士於白虎。通經釋義。其事優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若乃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為致遠則泥。君子固當志其大者。

六事。稽綜長吏。職典理人。皆當以惠利為績。日月為勞。褒賞之科。所宜分明。而今在任無復能者。及其還者。多召拜議郎。郎中。若器用優美。不宜處之冗散。如有繫故。自當極其刑誅。豈有伏罪懼考。反求還轉。更相倣效。臧否無章。先帝舊典。未嘗有此。可皆斷絕。以戮真偽。

七事。伏見前一切以宣陵孝子為太子舍人。臣聞孝文皇帝制喪服三十六日。雖繼體之君。父子至親。公卿列侯。受恩之重。皆屈情從制。不敢踰越。今虛偽小人。本非骨肉。既無辜私之恩。又無祿仕之實。側隱思慕。情何緣生。而羣聚山陵。假名稱孝。行不掩心。義無所依。至有姦軌之人。通容其中。桓思皇后祖載之時。東郡有盜人妻者。亡在孝中。本縣追捕。乃伏其辜。虛偽雜穢。難以勝言。又前至得拜。後輩被遣。或經年陵

次。以暫歸見滿。或以人自代。亦蒙寵榮。爭訟怨恨。洶洶道路。太子官屬。宜搜選令德。豈有但取丘墓凶醜之人。其為不祥。莫與大焉。宜遣歸田里。以明詐偽。

幽冀刺史久闕。疏

臣聞國家置官。以職建名。臣愚淺小。不竊假階級。官以議為名。職以郎為貴。智淺謀陋。無所厥裨。夙夜寤歎。愛悸恒惕。臣竺頓首死罪。伏見幽州奕騎。冀州強弩。為天下精兵。國家贍供四方有事。軍師舊攻。未嘗不辦於二州也。頃者以來。連年饑荒。穀價一斛至六七百錢。故饑烏桓校尉夏育出征鮮卑。無功而還。士馬死傷者萬數。方兵燹亡幾盡。生民之本。守禦之備。無一可恃。百姓元元。流離溝壑。疑賊肇起。莫能禁討。長吏寒心。朝不守夕。卒有他方之急。則役之不能驅使。自為寇虜。則誅之不能擒制。豈非可憂之難。三府選幽冀二州刺史。踰月不定。臣惟問其故。云避三五十一州有禁。當取二州而已。二州之中。少素有威名之士。或拘限歲年。不應選用。孤疑遲淹。雨州空懸。萬里蕭條。無所管繫。每冀州長吏初除。詔書治嚴。不過五日。今者刺史數旬不選。誠非其理。愚以為三五之禁。禁之漸者。以陛下威靈申明禁令。在位之人。豈不戒懼。而當坐三五自生留閡。邪昔孝景時。梁人轅安國坐事被刑。起徒中為內史。武帝患東越數反。拜故侍詔會稽朱買臣。宣帝時。患冀州有盜賊。故京兆尹張敞有

罪逃命上使使就家召為冀州刺史安國徒隸買臣郡民皆還治其國張敞亡命擢授劇州豈顧三互拘官簿得救時之便也卒獲其用遺芳不滅此先帝不誤己然之事三公明知二州之要尤宜揀選當越禁取能以救時弊而不顧爭臣之義苟避輕微之科竊見日月拘忌選既稽滯又未必審得其人則二部蠢蠢將為憂念願陛下上則先帝用三臣之法蠲除近禁其諸州刺史器用可換者無拘日月三互以差厥中臣懷懷瞽言惟陛下留神再省三省

伏見幽冀偽璽鎮馬所出比年兵饑漸至空耗今者百姓虛罷萬里蕭條閭職經時吏人延頸而三府選舉踰月不定臣愚性其事而論者云限三互十一州有禁禁取二州而已又二州之土或復限以歲月郡縣逃亡以為三互之禁禁之薄者今但申以威靈明其慈令在任之人盡不戒懼而書生既三互自生拘閡臣竊痛焉轉史國起自幽中朱買臣出于幽殿並以才宜還守本郡又張敞之命報授劇州宣復頻煩三互職以本制守二公明知二州之要所宜速定書越禁取能以救時弊而不顧爭臣之義苟避輕微之科選用儁彥以失其人臣願陛下上則先帝錫命近禁其請州刺史器用可換者無拘日月三互以差厥中

上漢書十志疏

朔方駑鈍徒臣邕稽首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邕被受陛下寵異大恩初由宰府備數典城以親父故依叔父衛尉質時以尚書召拜中郎受詔詣東觀著作遂與羣儒並拜議郎沐浴恩澤承答聖問前後六年贊奉機密趨走陛下遂由端右出相外藩還尹筆轂旬日之中登躡上列父子一門兼受恩寵不能輸罵心力以効絲髮之功

一旦被章淪沒奉戮陛下天地之德不忍刀鋸截首鎮得就平罪父子家屬徙充邊方完全軀命喘息相隨非臣無狀所敢復望非臣罪惡所當復蒙非臣辭筆所能復陳臣初決罪洛陽詔獄生出牢戶顧念元初中故尚書郎張俊坐漏泄事當服重刑已出穀門俊聽繕鞫詔書馳救一等輸作左校俊上書謝恩遂以轉徙邑為郡縣促遣迫於吏手不得頃息含酲抱悲無由上達既到徙所乘塞守烽職在候望憂怖焦灼無心復能操筆成章致章闕廷誠知聖朝不責臣謝但懷愚心有所不竟臣自在布衣常以為漢書十志下盡王莽而止世祖以來唯有紀傳無續志者臣所師事故太傅胡廣知臣頗識其門户略以所有舊事與臣雖未備悉粗見首尾積累思惟二十餘年不在其位非外吏庶人所得擅述天誘其衷得備著作郎建言十志皆當撰錄遂與議郎張華等分受之其難者皆以付臣先治律歷以籌算為本天文為驗請太師田注考校連年往往頗有差舛當有增損乃可施行為無窮法道至深微不可獨議郎中劉洪密於用算故臣表上洪與共參思圖牒尋繹度數適有頭緒會臣被罪逐放邊野臣竊自痛一為不善使史籍所闕胡廣所校二十年之間中道廢絕不得究竟懷懷之情猶以結心不能自遠臣初欲須刑竟乃因縣道具以狀聞今年七月九日匈奴攻鹽池縣其時鮮卑連犯雲中五原一月之中烽火不絕不意西虜相與合謀所圖廣遠恐遂為變不知所濟郡縣咸悄悄不知所守且臣所在孤危懸命鋒鏑湮滅土灰呼吸無期誠恐所懷隨軀朽抱恨黃泉遂不設施輒先顓陪科條諸志臣欲刪定者一所當接續者四前志所無臣欲著者五及經典羣書所宜据據本奏詔書所當依據分別首目並書章左臣初考逮妻子迸竄亡失文書無所按請加以惶怖愁恐思念荒敝十分不得識一所識者又恐謬誤觸冒死罪披攈愚情愿下東觀推求諸奏參以璽書補綴遺闕昭明國體章聞之後雖肝腦流離白骨剖破無所復恨惟陛下留神省察謹因臨戎長寢園封上臣頓首死罪犹首再拜以聞

為陳留縣上孝子狀

臣前到官慇問掾史孝行卓異者臣門下掾申屠夔稱孝子平丘程未年十四歲時祖父叔病殁未抱伏叔尸號泣悲哀口乾氣少喘息纔屬旁偃哀其羸劣嚼棗肉以哺之未見食噓唏不能吞咽旁飯寒水聞用之旁偃誘勸哽咽益甚是後精美異味遂不過口常在柩旁耳聞叔名目應以淚前太守文穆召署孝義董云以叔未葬不能至府舍臣輒核問掾史邑子殷盛宿彥等辭驗皆合臣即召來見未年十四歲顏色瘦小應對甚謹臣問樂為吏否垂泣求去白歸喪所臣為設食但用麥飯寒水不食肥膩舅本以田作為事家無典學者其至行發於自然非耳目聞見所倣傚也雖

成人之年知禮識義之士恐不能及伏惟陛下體因心之德當中興之運躬秉萬幾建用皇極神紀騁於無方淑暢洽於羣生故醻行感時而生美義因政以出清風奮揚休徵誕漫太平之萌昭驗已著臣誠伏見幸甚臣聞膏侯能存命於夷宦張仲孝友侯在左右用宣之興實始於此且烏以反哺託體太陽慈以跪乳為贄國鄉禽鳥之微猶以孝竈況未稟純粹之精爽立百行之根源其人隱瘁而德曜彌光其族益章臣不勝願會使末冀昭顯本朝謹陳狀臣邕頓首

表

上始加元服與羣臣上壽表

伏惟陛下應天淑靈丁期中興誕在幼齡聖姿碩義威儀孔備俯仰龍光顏如日星言稽典謨動蹈規矩緝熙光明思齊周成早智夙就參美顯宗今月吉日始加元服進御犢結以章天休臣妾萬國遐邇大小同喜逸豫式歌且舞臣等不勝踊躍鼓藻謹奉生蒭酒九鍾稽首再拜上千萬壽陛下享茲吉福永守皇極通遵太和靖綏六合宜民宜人受祿於天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甯惟永詩曰顯顯昂昂如珪如璋令聞不忘萬壽無疆

薦皇甫規表

臣聞唐虞以師師成熙周文以濟濟為寧區區之楚猶用賢臣為寶衛多君子季札知其不危由此言之忠臣賢士國家之元龜社稷之楨固也昔孝文憫匈奴之生事思李牧於前代孝宣忿奸邪之不誅舉張敞於亡命況在於當時謙虛為罪而可遺棄臣伏見讓羌校尉皇甫規少明經術道為儒宗修身力行忠亮聞着出處抱義曖然不污藏器林藪之中以辭徵召之寵先帝嘉之羣公歸德盜發東岳莫能擾討即起家拜為太山太守屠斬梟黠綏撫叛弱青兗之郊迄用康乂自是以來方外有事戎狄猾華進簡前勳連見委任伏聞舉處威靈盛行演化山惸俠為懲慝受財首檮每有餘資養士御衆悅以亡死論其武勇則漢室之干城課其文德則皇家之腹心誠宜試用以廣振旅西靡之美臣以頑愚忝污顯列輒流汗墨不堪之責不勝區區執心所見越職瞽言罪當殊死唯陛下留神省察臣邕頓首頓首

薦太尉董卓表

臣某等聞周有流殪之亂而宣王以興漢有呂邑之難而中宗以昭由此觀之天生神聖將以靖亂整飭丕業輔佐重臣國之楨棟生應期運稟氣山岳是故申伯山甫列於大雅蕭曹丙魏載於史籍國遺奸臣孽妾制弄主權累葉相繼六十餘載火熾流沸浸以不振威移羣下福在弄臣海內嗷嗷被其傷毒故大將軍慎侯何進

盡忠出身圖讖盪滌以清李朝執山遺難兵起亂作元窮上卿先蹈受害禍至羣僚社稷傾危太尉鄛侯卓起會東土封畿之外義勇憤發旋赴京師先陳便宜列表奸猾羣愿情狀辭意激切感物悟靈精兵虎臣承持卓勢資擊醜類滿刻之間靡有子遺卓聞乘輿已趨河津身率輕騎長驅邙阪上解國家播越之危下救兆民塗炭之禍然後黜廢頑凶爰立聖哲天心聿得萬國賴祉及至差功行賞辭多受少近臣幸臣一人之封戶至萬數今者受爵十有一人總合戶數千不當一封今月七日卓又上書辭疾讓位乞就國土上違聖主嘉寵之至下乖羣生瞻仰之望非所以褒功賞勳也惟陛下益隆委任數加訪問厚其爵賞責以相業之成臣等不勝大願

讓高陽侯印綬符策表

詔制左中郎將蔡邕今封邕陳留雍丘高陽鄉侯下印綬符策假限食五百戶歲五十萬穀臣稽首受詔怔營喜懼精魄搖越恍惚如夢不敢自信臣伏惟賤朴小生學術虛淺少竊方正長歷宰府備數典城著作東觀無狀取謗損棄朝野蒙恩徙還退伏畎畝謳謠進察憲盛違充機密今守已郡還備侍中車駕西遷執鞭路馬及看輸轂升與下輦扶接聖躬既至傷京出備郎將中外所疑對越者閒羣臣之中特見優異訛言無難犬鳴吠之用常以汗墨愧負恩寵誠不意悟猥與公卿以下錄功受賞服金紫爵至通侯非臣草萊功勞微薄所當被寵臣十四世祖肥如侯佐命高祖以受爵賞統嗣臘絕除在匹庶臣子遭苗裔復蒙顯封前功輕重不侔慚惶累息無心怡寓唐虞之朝猶美三讓臣者何人受而不讓臣不勝戰悚怵惕詣闕拜章上所假高陽侯印綬符策伏受罪誅臣得微勞被受爵邑光寵榮華艱娼祖禰非臣小族陋宗器量褊狹所能堪勝非臣力用勤勞有所當受誠無安寧甘悅之情國憲上行下不敢逆苟順恩旨退省金龜紫綬之飾非臣容體所當服佩中讀符策詰戒之詔非臣才量所能祇奉歷日靡久震懼益甚臣聞高祖受命元功姻德者與共天下爵土故曰使黃河若帶太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夫山河至大猶謂之小重功輕賞如此其至也是以戰攻之事大有陷堅破敵斬將搴旗之功小有誅截首級屢傷涉血之難勤苦軍旅連年累歲首如蓬領體如漆幹勞瘁辛苦如此其重也以受爵土誰曰不宜令者聖朝遷都應順天人奔走之役臣僕職分宜然臣事輕賞等功薄蟬翼忽史官錄書臣等在功臣之列陋恩澤之科孌名後葉作戒來嗣非本朝之德竊御臣之長策臣是以宵寢晨興叩膺增歎心煩慮亂喘呼息吸且鷦鷯巢林不過一枝鼷鼠飲河不過滿腹小人之情求足而已臣不勝大願

再讓高陽侯印綬符策表

臣忝自參省資非哲人藩屏之用器非殷邦佐君之才憂心灼爚耳目昏曀忪懵敵罔累息屏氣臣聞稷契之儔以德受命功德靡堪讓所不如昔之范丐不亡禮讓其下化之春秋采焉臣雖小醜不足勖勵以詩人斯亡之戒攬見符策君國之誨兩印雙綬並在篋幣至德元功器量宏大猶且跼蹐無心寤寐況臣嫠蠃無功德而叨竊茸閑何以居之且晏嬰辭鄆殿之邑張良辭三萬之戶書籍紀之以為異美夫人君無戲弄之言憲法有誣罔之刻臣不敢違戾飾虛以距上旨疑碻之誠與神明通謹奉章詣闕頓首敢因以請息伏惟留省

讓尚書乞在閒冗表

臣流離藏竄十有二年陛下應期中興龍飛踐祚奸臣嬖孽一時珍盡懵疾臣者隨流埋沒太尉鄛侯卓收拾洗濯上臣高第補侍御史轉治書御史陛下天地之大德聰納大臣扶飾文舉遵用臣邕充備機密三月之中充歷三臺光榮顯着非臣愚敵不才所當盜竊非臣碎首靡軀所能補報臣邕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聞世宗之時田千秋有神明感動一言以悟聖聽昭發上心故有一日九遷臣邕草萊小臣思謀愚淺非千秋職不狎練加以新來入朝不更郎署攬省文書其猶面糢陛下統纘大業委政冢宰太傅隗以備典入錄機密事尚書今日碑先軍儁商德更上公僕射凡

故司隸校尉河南尹某尚書張熹已歷九列侍中魯旭牧守宣藩剖符數郡唯臣官位微賤時輩輕匹此六臣臣當自知況於論者將謂臣何是以夙夜瘡歎寢息屏營無顏以居無心以寓明時階級人所勤慕乞在他署抱關執鍰以守滿刻則臣之心厭飫足矣降榮於悾退顯於進臣不勝區區疑戒不敢盡飾

巴郡太守謝表

臣尚書邑免冠頓首死罪臣猥以頑闇連值盛時超自羣吏入登機密未及輸力盡心日下五府舉臣任巴郡太守陛下不復參論府舉入奏竊惶失守非臣敢安怔營累息不知所措臣邑頓首死罪知納言任重非臣所得久忝今月丁丑一章自聞乞在閒冗抱關執鍰不意錄待銀青授任千里求退得進後上先遷為衆所悔不合事宜願乞還詔命盡力他役死而後已臣猥以愚闇益竊明時周旋三臺充列機衡出入省閤登踏丹墀承隨同位與在行列以受酒禮嘉幣之賜詔書前後賜石鏡奩禮經素字尚書章句白虎議奏合成二百一十二卷及嗹壺彈棋石枰連棊弈子黎錫汁器圍廬諸物誠念及下錫惠周至每救勿謝前後重疊雖父母之於子孫無以加此未得因緣有事答稱萬一不意卒遷荷受非任臨時自陳未蒙省許慘結屏營踧踖受拜命服銀青光祿休顯上耀祖先下榮昆裔誠非所望且巴土長遠江山修隔

頃來未悉輯睦劉焉撫寧有方柔遠功著臣以頑蒙不聞職政宣暢聖化道遵和風非臣才力所能供給必以乘辱頻污聖朝幸循儁職當竭肝膽從事肋絶骨破以命繼之臣邑頓首死罪

尚書詰狀自陳表

議郎冀土臣邑頓首再拜上書皇帝陛下今月十三日臣被尚書召問臣以大鴻臚劉郃前為濟陰太守臣屬吏張宛長休百日郃為司隸又託河内郡吏李奇為州書佐及營護故河南尹羊涉侍御史胡毋班郃不為用致怨之狀臣怔營怖悸肝膽塗地不知死命所在竊自尋按實屬宛奇不及涉班凡休假小吏皆非結恨之本與涉姻家豈敢申助私稟如臣父子欲相傷隔當明言臺閣具陳恨狀所緣内無寸事而詭書外發宜以臣對與郃參驗臣得以學問特蒙褒異執事秘館操管御前姓名貌狀徹聞聖心今年七月召詣金商門問以變異猥詔申旨誘臣使言臣實愚戇惟識忠盡出命忘軀不顧後患譏切公卿内及寵迎區區欲答上問救悾與為陛下圖康寧之計而已預知所言者當必怨臣陛下不念忠臣直言宜加掩蔽誹謗卒至便用疑悔豈不負盡忠之吏哉每有災異輒令百官各上封事欲以改政息讁除凶致吉而言者不蒙延納之福旋被隔破之禍羣臣杜口以臣為戒誰敢復為陛下盡忠者乎臣季父質連見拔擢位在上列臣被蒙恩渥數見訪問言事者因此欲陷臣父子破臣門户非復發紆救悞補益國家者也臣年四十有六孤特一身前無立男得盡節王室託名忠臣死有餘榮竊恐陛下不復聞至言矣臣愚以凡冗拾致禍患自臣職耳臣對閤時質為下邳相不聞臣謀今日橫見逮及使質恨以衰老白首隨臣推漫并内坑陽以快言事厥副其心誠宪誠願陛下仁篤之心必不忍此愚之未至耳臣一入牢檻當為箠楚所迫趣飲章辭情何緣復達臣死期垂至冒昧自陳乞身當辜戮免質並坐臣死之日則生之年也唯陛下加餐為百姓自愛臣邑死罪

表賀錄換誤上章謝罪

今月十八日臣以相國兵討逆賊故河内太守王臣等也陳破壞斬獲首級詣朝堂上賀臣邑奉賀錄故羽林郎將李參遷城門校尉而署名羽林左監右衛尉杜衍在朝臺而稱不在錄咎在臣不詳省按使參以亡為存衍以存為亡錯奏謬錄不可行侍御史劾臣不敬當賜刑書懲戒不悛陛下天地之德不辱收戮丙辰詔書以一月俸贖罪臣邑怔營慚怖屏氣累息不知所自投處臣邑頓首死罪臣不惟石慶數馬之誤簡忽校讎不謹之愆雖見原宥仰愧先臣傷肌入骨不勝忪蒙流汗臣邑頓首死罪

書

與何進薦邊讓書

明將軍以申甫之德當中興之隆建上將之任膺秉國之權妖寇作孽震驚京師運籌惟幄定策廟勝先擒馬元歸近之變天兵致誅充豫以清冀荊用次雲消席卷克厥衆心王室已寧萬國兆民莫不賴祉伏維幕府初開博選清英華髦舊德並為元龜咸功立事莫不舉舉雖振鷺之集西雝濟濟之在周庭無以或加伏見陳留邊讓字文禮天授逸才聰明賢知纂成伋柯不遠之則豁亂風孤不墜家訓始任學問便就大業聞不遊壎初覽諸經見本知義尋端極緒授者不能答其問章句不能受其意詩書易禮先通大義業以次舉衆傳篇章無術不綜心通性達剖纖入冥口辨辭長而節之以禮度安祥審固守持内宕非禮勿動非法不言據孤疑之論定嫌審之分經典交錯檢括並合衆夫嘉馬莫之能奪使讓生於先代在唐虞則元凱之比當仲尼則顏冉之亞豈徒世俗之凡偶兼混是非講論而已哉才藝言行卓逸不羣階級名位亦宜超絶不以常制為限長幼為拘若復輩從此郡選舉非所以彰瓌瑋之高慮昭大知之絶明也傳曰函牛之鼎一旦立之以烹雖多汁則澹而不可食少汁則焦而不可熟大器之於小用固有所不宜也邑誠竊悁悒怪此寶鼎來受犧牛大

羹之和。久佐煎熬臠截之間。顧明將軍回謀守慮。思垂來納。就讓疾病所親。榮之更以屬缺。招延表賁行。班列於正府。璘之宗伯。納之機密。展其力用。副其器量。夫若以年齒為嫌。則顏淵不得冠德行之首。子奇不得紀治阿之功。苟能其事。古今一也。密疏特表及期而行。邦國其昌。邑寮蔵。匍匐拜寄。不敢須通。

徙朔方報楊嗄書

昔此徙者。故城門校尉梁伯喜。南郡太守馬季長。或至三歲。近者歲餘。多得旋返。自廿罪戾。不敢慕此。

徙朔方報羊月書

幸得無恙。遂至徙所。自城以西。惟青紫鹽也。

辭郡辟讓申屠蟠書

（蟠家貧傭為傢工邑深重婚及被州辟乃辭讓之）

申屠蟠稟氣玄妙。性敏心通。喪親盡禮。幾於毀滅。至行美誼。人所鮮能。安貧樂潛。味道守真。不為燥濕輕重。方之於邑。以齒則長。以德則賢。

與袁公書

朝夕游談。從學宴飲。酌麥醴。燔乾魚。欣欣焉。樂在其中矣。

又與人書

家祖居常言。客有三當死。夜半驚時至。入室家也。今者一行而犯其兩。

又與人書

邕薄祐早喪二親。年逾三十。鬢髮二色。叔父親之。猶若幼童。陸則封坐食則比肩。

論

明堂月令論

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崇禮其祖。以配上帝者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中央曰太室。易曰離也者。明也。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人君之位。莫正於此焉。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其正中皆曰太廟。謹承天順時之令。昭令德宗祀之禮。明前功百辟之勞。起養老敬長之義。顯教幼誨辨之學。朝諸侯選造士於其中。以明制度。生者乘其能。而至死者。論其功而祭。故為大教之宮。而四學具焉。官司備焉。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萬象冀之。政教之所由生。變化之所由來。明一統也。故言明堂事之大義之深也。取其宗祀之貌。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尊榮。則曰太室。取其向明。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四面周水圜如璧。則曰辟廱。異名而同事。其實一也。春秋因魯。取宋之廟。以祀契。則顯之太廟。以明聖王建清廟明堂之義。經曰取郜大鼎於宋。戊申納於太廟。傳曰非禮也。君人者將昭德塞違。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昭其儉也。夫德儉而有度。升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所以明大教也。以周清廟論之。魯太廟。即明堂也。魯禘祀周公於太廟。明堂猶周宗祀文王於清廟明堂也。禮記擅弓曰。王齊禘於清廟。明堂也。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禮記明堂曰。位太廟。天子曰明堂。又曰。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禘祀周公於太廟。以天子之禮。升歌清廟。下管象舞。所以異魯於天下也。取周清廟之歌。歌於魯太廟。明魯之太廟。猶周之清廟也。皆所以昭文王。周公之德。以示子孫也。易傳太初篇曰。天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暮入西學。太學在中央。天子之所自學也。禮記保傅篇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入太學。承師而問道。與易傳同。魏文侯孝經傳曰。大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禮記古大明堂之禮曰。膳夫是相禮。日中出南門。見九侯。反問於相。日側出西門。見五國之事。日入出北門。視帝節。酢爾雅曰。宮中之門謂之閨。王居明堂之禮。又別陰陽。門東南辟門。西北辟閨。故周官有門閨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六藝。守王閨。然則師氏居東門南門。保氏居西門北門也。知掌教國子。與易傳保傅王居明堂之禮。參相發明。為學四焉。文王世子篇曰。凡大合樂。則遂養老。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之席。位言教學始之於養老。由東方歲始也。又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習於東序。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又曰大司成論說在東序。然則詔學皆在東序。東序東之堂也。學者聚焉。故稱詔太學。仲夏之月。令祀百辟卿士之有德於民者。禮記太學志曰。禮士大夫學於聖人。善人祭於明堂。其無位者祭於太學。禮記昭穆篇曰。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即所以顯行國禮之處也。太學明堂之東序也。皆在明堂辟雍之內。月令記曰。明堂者。所以明天氣。統萬物。明堂上通於天。象日辰。故下十二宮。象日辰也。水環四周。言王者動作法天地。德廣及四海。方此水也。禮記盛德篇曰。明堂九室。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此水名曰辟雍。王制曰。天子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樂記曰。武王伐殷。薦俘馘於京太室。詩魯頌云。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皋陶。在泮獻囚。淑問如臯陶。京鎬京也。太室辟雍之中。明堂太室也。與諸侯泮宮俱獻馘。馬即王制所謂以訊馘告者也。禮記曰。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孝經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

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言孝者則曰明堂行焉者則曰太學故孝經合冲為一義而禮記之詩以明之凡此皆明堂太室辟雍太學事通文合之義也其制度數各有所法堂方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圖屋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廟明堂方三十六丈通天屋徑九丈陰陽九六之變也圜蓋方載六九之道也八闥以象八卦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宮以應辰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以四户九牖乘九室之數也户皆外設而不閉示天下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黃鍾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列於四方亦七宿之象也堂高三丈以應三統四

鄉五色者象其行外廣二十四丈應一歲二十四氣也四周以水象四海王者之大禮也月令篇名曰因天時制人事天子發號施令祀神受贐每月異禮故謂之月令所以順陰陽奉四時効氣物行王政也成法具備各從時月藏之明堂所以承祖考神明不敢泄瀆之義故以明堂冠月令自天地定位有其象聖帝明君世有紹襲蓋以載成大業非一代之事也易正月之卦曰泰其經曰王用享於帝吉孟春令曰乃擇元日祈穀於上帝顓頊氏元正月己巳朔日立春日月俱起於泰建宮室制度月令孟春之月日在營室堯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令曰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易曰不利為寇利用禦寇令

曰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書曰歲二月同律度量衡中春令曰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凡此合於大歷唐政其類不可盡擧戴禮夏小正傳曰陰陽生物之後王事之次則夏之月令也殷人無文及周而備文義所說傳記遠自周公之所著也官號職司與周官合周書七十二篇而月令第五十三古者諸侯朝正於天子受月令以歸而藏諸廟中天子藏之於明堂每月告朔朝廟出而行之周室既衰諸侯怠於禮魯文公廢告朔而朝仲尼譏之經曰閏月不告朔猶朝於廟剌舍大禮而狥小儀也自是告朔遂闕而徒用其羊子貢非廢其令而請去之仲尼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庶明王復興君人者昭而明之擯而用之即無逆聽令無逆政所以臻乎大順陰陽和年穀豐太平洽符瑞由此而至矣秦相呂不韋著書取月令為紀號淮南王安亦以取為第四篇改名曰時則故倫見之徒或云月令呂不韋作或云淮南皆非也

正交論

聞之前訓曰君子以朋友講習而正人無有淫朋是以古之交者其義敦以正其誓信以固逮夫周德始衰頌聲既寢伐木有鳥鳴之剌谷風有棄予之怨自此以降彌以凌遲或闕其始終或殭其比周是以繒紳患其然而論者諄諄如也疾淺薄而懷攜貳者有之惡朋黨而絕交遊者有之其論交也曰富貴則人爭趨之貧賤則人爭去之是以君子慎人所以交已審已所以交人富貴則無暴集之客貧賤則無棄舊之賓矣原其所以和則知其所以去見其所以始則觀其所以終彼貞士者貧賤不待夫富貴富貴不驕乎貧賤故可貴也益朋友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離義則久要不忘平生之言惡則忠告善誨之否則止無自辱焉故君子不為可棄之行不患人之遺己也患己之不可以遺人也不幸或然則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怨其遠矣求諸己而不求諸人咎其讎矣夫遠怨讎咎之機成在乎躬莫之致也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而二子各有聞乎夫子然則以交誨也商也寬故告之以抑人師也褊故誨之以容衆各從其行而矯之王於仲尼之正教則泛愛衆而親仁故非善不喜非仁不親交游以文會友以文可無敗也穀梁赤曰心志既通名譽不聞友之罪也今將患其流而塞其源病其末而刈其本無乃未若擇其正而黜其邪與與其彼農賢黍而獨穫焉夫黍亦神農之嘉穀與稷並為衆誠也使交可廢則黍其慤矣括二論而言之則剌薄者博而洽斷交者貞而孤孤有羔羊之節與其不獲已而矯時也起將從夫孤焉

銘論

春秋之論銘也曰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昔庸慎納貢銘之揩矢所謂

天子令德者也若黃帝有巾几之法孔甲有盤盂之誡殷湯有甘誓之勒冕鼎有丕顯之銘武王踐祚咨於太師作席几楹杖之銘十有八章周廟金人緘口以慎亦所以勸導人主勗於令德者也呂尚作周太師封於齊其功銘於昆吾之冶獲寶鼎於羑陽仲山甫有補袞闕誠百辟之功周禮司勳凡有大功者銘之太常所謂諸侯言計時功者也有宋大夫正考父三命滋益恭而莫侮衛孔悝之祖莊叔隨難漢陽左右獻公衛國賴之皆銘乎鼎晉魏顆獲杜回於輔氏銘功於景鍾所謂大夫稱伐者也鍾鼎禮樂之器昭德紀功以示子孫物不朽者莫不朽於金石故也近世以來咸銘之於碑

桓彬論

桓彬之子少與蔡邕齊名仕尚書郎厲志操以忤宦官免官卒邕等共論序其志乃樹碑而頌焉

彬有過人者四夙智早成岐嶷也學優文麗至通也仕不苟祿絕高也辭隆從寂操也

議

諫伐鮮卑議

永康元年夏幽冀二州螟蝗秋稼枯耗是歲鮮卑寇邊遼西太守張純坐臧千億被徵當詣廷尉純素貴豪多賄賂與中常侍張讓等交通讓等為之說赦純罪純既得免乃與同郡人丘力居等叛攻烧州郡殺略吏人朝廷以其連年饑荒欲且羈縻安慰之公卿皆從其議

用為破解卑中郎將使匈奴中郎將以下與青奏三
通並出大臣多以為不便召百官議中郎琴邑張曰

書戒猾夏易伐鬼方周宣王命南仲吉甫攘玁狁威蠻荊漢有衛霍開顏瀚海竇憲
燕然之事征討之作所由尚矣然而時有同異勢有可否故謀有得失事有成敗不
可齊也自漢興以來匈奴常為邊害而未聞鮮卑之事詳謀臣竭精武夫戮力而所
見常異其設不戰之計守禦之固者皆社稷之臣永久之策也孝武皇帝因文景之
畜用度饒衍南伐越北伐胡西征大宛東弁朝鮮兵出數十年帑藏空竭官民俱匱
乃興鹽鐵酤榷之利設告緡重稅之令民不堪命及盜賊羣起關東紛然道路不通
綉衣直指之使奮鉄鉞而並出然後僅得寧息既而覺悟乃封丞相為富民侯故主
父偃曰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夫世宗神武將卒良猛財賦充實所拓廣
遠而猶有悔況無彼時地利人財之備而欲輕動此其不可一也鮮卑種衆新盛自
匈奴北遁以來據其故地稱兵十萬彌地千里意智益生才力勁健加以禁網漏洩
善金良鐵出者莫繇漢人遁逃為其謀主兵利馬疾過於匈奴昔段熲良將習兵善

戰經營西羌猶十餘年今育畏欲以三年之期尊勝必克育畏某慮未能過熲鮮卑
種衆又不弱於西羌也乃欲張設近期誘戲朝廷三年不成必迫於害竭結兵連不
得中休轉運糧穀不可勝給天無豐歲官見殫財民人流移於四方不能還其骸骨
以此時興議橫發一發不已必至再三諸夏之內弱者伏尸強者作寇邊郡之患手
足之疥癢也中國之困胸背之瘭疽也其不可二也育云自春以來三十餘發方今
郡縣盜賊劫掠人財攻犯官民日月有之冠帶之坻吏調政密猶不能絕況此醜虜
輩類抵冒心不受仁膽不畏威而可使斷無盜竊苟者鳥桓乃忍平城之恥呂后甘
棄樊噲之詬方之於今何者為甚是其不可三也天設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
以別內外異殊俗也其外則介之夷狄其內則任之良吏後嗣遵業慎奉所遺苟無
變國內侮之患豈與蠢蠢之虜較往來之數哉乃欲越幕踰域度塞出攻得地不可
耕處得民不可冠帶破之不可珍盡而本朝必為之肝食四海必為之焦枯其不可
四也夫煎盡府帑之蓄以恣輕事之人專勝者必未克狹疑者必未動衆所謂危堅
人不任朝議有嫌明主不行是其不可五也按育一戰所獲不如所失皆淮南王安
諫伐越曰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言其莫敢校也使越人蒙死徼幸以逆執事廝輿之
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猶為大漢之羞威化不行則欲伐之孤疑避難
則守為長宜通乎時變且憂萬人饑饉與蠻夷之不計何者為大宗廟之祭凶年不
備況避不避之辱哉今關東大困無以相贍又議動兵非但勞人凶年隨之其罷敝
有不可勝言者此先帝所以發德音也夫鄙民救患雖成郡列縣尚猶棄之況以障

塞之外未審為人居者乎臣愚以為宜止征伐之計今諸營甲士循行塞垣也守衛
要以堅牢不動為務若乃守邊之術李牧閉其原嚴尤申其要遺業摘在丈章具存
循二子之策守先帝之規臣可矣臣邕愚戇議不足采臣邕頓首頓首

書戒猾夏易伐鬼方周有玁狁蠻荊之師漢有匈奴瀚海之事征討殊策所由尚
矣然而時有同異勢有可否故謀有得失事有成敗不可齊也自漢興以來匈
奴常為邊害而未聞鮮卑之事詳謀臣竭精武夫戮力而所見常異其設不戰
之計守禦之固者皆社稷之臣永久之策也孝武皇帝因文景之蓄循天下之
統數年間四方無虞百姓殷富乃興鹽鐵酤榷之利設告緡重稅之令民不堪
命及盜賊羣起關東紛然道路不通繡衣直指之使奮鉄鉞而並出然後僅得
寧息既而覺悟乃封丞相為富民侯故主父偃曰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
者也夫世宗神武將卒良猛財賦充實所拓廣遠而猶有悔況無彼時地利人
財之備而欲輕動此其不可一也鮮卑種衆新盛自匈奴北遁以來據其故地
稱兵十萬彌地千里意智益生才力勁健加以禁網漏洩善金良鐵出者莫繇
漢人遁逃為其謀主兵利馬疾過於匈奴昔段熲良將習兵善戰經營西羌猶
十餘年今育畏欲以三年之期尊勝必克育畏某慮未能過熲鮮卑種衆又不
弱於西羌也乃欲張設近期誘戲朝廷三年不成必迫於害竭結兵連不得中
休轉運糧穀不可勝給天無豐歲官見殫財民人流移於四方不能還其骸骨
以此時興議橫發一發不已必至再三諸夏之內弱者伏尸強者作寇邊郡之
患手足之疥癢也中國之困胸背之瘭疽也其不可二也育云自春以來三十
餘發方今郡縣盜賊劫掠人財攻犯官民日月有之冠帶之坻吏調政密猶不
能絕況此醜虜輩類抵冒心不受仁膽不畏威而可使斷無盜竊苟者烏桓乃
忍平城之恥呂后甘棄樊噲之詬方之於今何者為甚是其不可三也天設山
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內外異殊俗也其外則介之夷狄其內則任之
良吏後嗣遵業慎奉所遺苟無變國內侮之患豈與蠢蠢之虜較往來之數哉
乃欲越幕踰域度塞出攻得地不可耕處得民不可冠帶破之不可珍盡而本
朝必為之肝食四海必為之焦枯其不可四也夫煎盡府帑之蓄以恣輕事之
人專勝者必未克狹疑者必未動衆所謂危堅人不任朝議有嫌明主不行是
其不可五也按育一戰所獲不如所失皆淮南王安諫伐越曰天子之兵有征
無戰言其莫敢校也使越人蒙死徼幸以逆執事廝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
雖得越王之首猶為大漢之羞威化不行則欲伐之孤疑避難則守為長宜通
乎時變且憂萬人饑饉與蠻夷之不計何者為大宗廟之祭凶年不備況避不
避之辱哉今關東大困無以相贍又議動兵非但勞人凶年隨之其罷敝有不
可勝言者此先帝所以發德音也夫鄙民救患雖成郡列縣尚猶棄之況以障

塞之外未審為人居者乎臣愚以為宜止征伐之計今諸營甲士循行塞垣也守衛
要以堅牢不動為務若乃守邊之術李牧閉其原嚴尤申其要遺業摘在丈章具存
循二子之策守先帝之規臣可矣臣邕愚戇議不足采臣邕頓首頓首

書戒猾夏易伐鬼方周有玁狁蠻荊之師漢有匈奴瀚海之事征討殊策所由尚
矣然而時有同異勢有可否故謀有得失事有成敗不可齊也自漢興以來匈
奴常為邊害而未聞鮮卑之事詳謀臣竭精武夫戮力而所見常異其設不戰
之計守禦之固者皆社稷之臣永久之策也孝武皇帝因文景之蓄循天下之
統數年間四方無虞百姓殷富乃興鹽鐵酤榷之利設告緡重稅之令民不堪
命及盜賊羣起關東紛然道路不通繡衣直指之使奮鉄鉞而並出然後僅得
寧息既而覺悟乃封丞相為富民侯故主父偃曰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
者也夫世宗神武將卒良猛財賦充實所拓廣遠而猶有悔況無彼時地利人
財之備而欲輕動此其不可一也鮮卑種衆新盛自匈奴北遁以來據其故地
稱兵十萬彌地千里意智益生才力勁健加以禁網漏洩善金良鐵出者莫繇
漢人遁逃為其謀主兵利馬疾過於匈奴昔段熲良將習兵善戰經營西羌猶
十餘年今育畏欲以三年之期尊勝必克育畏某慮未能過熲鮮卑種衆又不
弱於西羌也乃欲張設近期誘戲朝廷三年不成必迫於害竭結兵連不得中
休轉運糧穀不可勝給天無豐歲官見殫財民人流移於四方不能還其骸骨
以此時興議橫發一發不已必至再三諸夏之內弱者伏尸強者作寇邊郡之
患手足之疥癢也中國之困胸背之瘭疽也其不可二也育云自春以來三十
餘發方今郡縣盜賊劫掠人財攻犯官民日月有之冠帶之坻吏調政密猶不
能絕況此醜虜輩類抵冒心不受仁膽不畏威而可使斷無盜竊苟者烏桓乃
忍平城之恥呂后甘棄樊噲之詬方之於今何者為甚是其不可三也天設山
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內外異殊俗也其外則介之夷狄其內則任之
良吏後嗣遵業慎奉所遺苟無變國內侮之患豈與蠢蠢之虜較往來之數哉
乃欲越幕踰域度塞出攻得地不可耕處得民不可冠帶破之不可珍盡而本
朝必為之肝食四海必為之焦枯其不可四也夫煎盡府帑之蓄以恣輕事之
人專勝者必未克狹疑者必未動衆所謂危堅人不任朝議有嫌明主不行是
其不可五也按育一戰所獲不如所失皆淮南王安諫伐越曰天子之兵有征
無戰言其莫敢校也使越人蒙死徼幸以逆執事廝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
雖得越王之首猶為大漢之羞威化不行則欲伐之孤疑避難則守為長宜通
乎時變且憂萬人饑饉與蠻夷之不計何者為大宗廟之祭凶年不備況避不
避之辱哉今關東大困無以相贍又議動兵非但勞人凶年隨之其罷敝有不
可勝言者此先帝所以發德音也夫鄙民救患雖成郡列縣尚猶棄之況以障

塞之外未審為人居者乎臣愚以為宜止征伐之計今諸營甲士循行塞垣也守衛
要以堅牢不動為務若乃守邊之術李牧閉其原嚴尤申其要遺業摘在丈章具存
循二子之策守先帝之規臣可矣臣邕愚戇議不足采臣邕頓首頓首

書戒猾夏易伐鬼方周有玁狁蠻荊之師漢有匈奴瀚海之事征討殊策所由尚
矣然而時有同異勢有可否故謀有得失事有成敗不可齊也自漢興以來匈
奴常為邊害而未聞鮮卑之事詳謀臣竭精武夫戮力而所見常異其設不戰
之計守禦之固者皆社稷之臣永久之策也孝武皇帝因文景之蓄循天下之
統數年間四方無虞百姓殷富乃興鹽鐵酤榷之利設告緡重稅之令民不堪
命及盜賊羣起關東紛然道路不通繡衣直指之使奮鉄鉞而並出然後僅得
寧息既而覺悟乃封丞相為富民侯故主父偃曰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
者也夫世宗神武將卒良猛財賦充實所拓廣遠而猶有悔況無彼時地利人
財之備而欲輕動此其不可一也鮮卑種衆新盛自匈奴北遁以來據其故地
稱兵十萬彌地千里意智益生才力勁健加以禁網漏洩善金良鐵出者莫繇
漢人遁逃為其謀主兵利馬疾過於匈奴昔段熲良將習兵善戰經營西羌猶
十餘年今育畏欲以三年之期尊勝必克育畏某慮未能過熲鮮卑種衆又不
弱於西羌也乃欲張設近期誘戲朝廷三年不成必迫於害竭結兵連不得中
休轉運糧穀不可勝給天無豐歲官見殫財民人流移於四方不能還其骸骨
以此時興議橫發一發不已必至再三諸夏之內弱者伏尸強者作寇邊郡之
患手足之疥癢也中國之困胸背之瘭疽也其不可二也育云自春以來三十
餘發方今郡縣盜賊劫掠人財攻犯官民日月有之冠帶之坻吏調政密猶不
能絕況此醜虜輩類抵冒心不受仁膽不畏威而可使斷無盜竊苟者烏桓乃
忍平城之恥呂后甘棄樊噲之詬方之於今何者為甚是其不可三也天設山
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內外異殊俗也其外則介之夷狄其內則任之
良吏後嗣遵業慎奉所遺苟無變國內侮之患豈與蠢蠢之虜較往來之數哉
乃欲越幕踰域度塞出攻得地不可耕處得民不可冠帶破之不可珍盡而本
朝必為之肝食四海必為之焦枯其不可四也夫煎盡府帑之蓄以恣輕事之
人專勝者必未克狹疑者必未動衆所謂危堅人不任朝議有嫌明主不行是
其不可五也按育一戰所獲不如所失皆淮南王安諫伐越曰天子之兵有征
無戰言其莫敢校也使越人蒙死徼幸以逆執事廝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
雖得越王之首猶為大漢之羞威化不行則欲伐之孤疑避難則守為長宜通
乎時變且憂萬人饑饉與蠻夷之不計何者為大宗廟之祭凶年不備況避不
避之辱哉今關東大困無以相贍又議動兵非但勞人凶年隨之其罷敝有不
可勝言者此先帝所以發德音也夫鄙民救患雖成郡列縣尚猶棄之況以障

塞之外未審為人居者乎臣愚以為宜止征伐之計今諸營甲士循行塞垣也守衛
要以堅牢不動為務若乃守邊之術李牧閉其原嚴尤申其要遺業摘在丈章具存
循二子之策守先帝之規臣可矣臣邕愚戇議不足采臣邕頓首頓首

書戒猾夏易伐鬼方周有玁狁蠻荊之師漢有匈奴瀚海之事征討殊策所由尚
矣然而時有同異勢有可否故謀有得失事有成敗不可齊也自漢興以來匈
奴常為邊害而未聞鮮卑之事詳謀臣竭精武夫戮力而所見常異其設不戰
之計守禦之固者皆社稷之臣永久之策也孝武皇帝因文景之蓄循天下之
統數年間四方無虞百姓殷富乃興鹽鐵酤榷之利設告緡重稅之令民不堪
命及盜賊羣起關東紛然道路不通繡衣直指之使奮鉄鉞而並出然後僅得
寧息既而覺悟乃封丞相為富民侯故主父偃曰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
者也夫世宗神武將卒良猛財賦充實所拓廣遠而猶有悔況無彼時地利人
財之備而欲輕動此其不可一也鮮卑種衆新盛自匈奴北遁以來據其故地
稱兵十萬彌地千里意智益生才力勁健加以禁網漏洩善金良鐵出者莫繇
漢人遁逃為其謀主兵利馬疾過於匈奴昔段熲良將習兵善戰經營西羌猶
十餘年今育畏欲以三年之期尊勝必克育畏某慮未能過熲鮮卑種衆又不
弱於西羌也乃欲張設近期誘戲朝廷三年不成必迫於害竭結兵連不得中
休轉運糧穀不可勝給天無豐歲官見殫財民人流移於四方不能還其骸骨
以此時興議橫發一發不已必至再三諸夏之內弱者伏尸強者作寇邊郡之
患手足之疥癢也中國之困胸背之瘭疽也其不可二也育云自春以來三十
餘發方今郡縣盜賊劫掠人財攻犯官民日月有之冠帶之坻吏調政密猶不
能絕況此醜虜輩類抵冒心不受仁膽不畏威而可使斷無盜竊苟者烏桓乃
忍平城之恥呂后甘棄樊噲之詬方之於今何者為甚是其不可三也天設山
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內外異殊俗也其外則介之夷狄其內則任之
良吏後嗣遵業慎奉所遺苟無變國內侮之患豈與蠢蠢之虜較往來之數哉
乃欲越幕踰域度塞出攻得地不可耕處得民不可冠帶破之不可珍盡而本
朝必為之肝食四海必為之焦枯其不可四也夫煎盡府帑之蓄以恣輕事之
人專勝者必未克狹疑者必未動衆所謂危堅人不任朝議有嫌明主不行是
其不可五也按育一戰所獲不如所失皆淮南王安諫伐越曰天子之兵有征
無戰言其莫敢校也使越人蒙死徼幸以逆執事廝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
雖得越王之首猶為大漢之羞威化不行則欲伐之孤疑避難則守為長宜通
乎時變且憂萬人饑饉與蠻夷之不計何者為大宗廟之祭凶年不備況避不
避之辱哉今關東大困無以相贍又議動兵非但勞人凶年隨之其罷敝有不
可勝言者此先帝所以發德音也夫鄙民救患雖成郡列縣尚猶棄之況以障

為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及命歷序積獲麟至漢起庚子部之二十三歲竟己酉戊子及丁卯部六九十歲合為二百七十五歲漢元年歲在乙未上至獲麟則歲在庚申推此以上極開闢則不在庚申識雖無文其數見存而光晃以為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五萬九千八百八十六歲獲麟至漢百六十二歲轉差少一百一十四歲云當滿足則上違乾鑿度元命苞中使獲麟不得在哀公十四年下不及命歷序獲麟漢相去四部年數與奏記講注不相應當今歷正月癸亥朔光晃以為乙丑朔己丑之與癸亥無題勒欵識可與衆共別者須以弦望晦朔光魄虧滿可得而見者考其符驗而光晃歷以考靈曜二十八宿度數及冬至日所在與今史官甘石舊文錯異不可考校今以渾天圖儀檢天文亦不合於考靈曜光晃誠能自依其術更造望儀以追天度遠有驗於圖書近有效於三光可以易奪甘石窮服諸術者實宜用之難問光晃但言圖讖所言不服元和二年二月甲寅制書曰朕聞古先聖王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史官用太初鄧平術冬至之日日在斗二十二度而歷以為牽牛中星先立春一日則四分數之立春也而以折獄斷大刑於氣已近用望平和蓋亦遠矣今改行四分以遵於堯以順孔聖奉天之文是始用四分歷庚申元之詔也深引河圖洛讖以為符驗非史官私意獨所興撰而光晃以為固意造妄說違反經文謬之甚者昔堯命羲和歷象日月星辰辨叶時月正日湯武革命治歷明時可謂正矣且猶遇水遭旱戒以蠻夷猾夏寇賊姦宄而光晃以為陰陽不和姦臣盜賊皆元之咎誠非其理元和二年乃用庚申至今九十二歲而光晃言秦所用代周之元不知從秦來漢三易元不常庚申光晃區區信用所學亦妄虛無造欺語之愆至於改朔易元往者壽王之術已課不效更誦之議不用元和詔書文備義著非羣臣議者所能變易劉昭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觀蔡邕之議可以言天機矣賢明在朝弘益遠哉公卿結正足懲遠妄之徒詔書勿治亦深之義者之故

宗廟迭毀議

漢承亡秦滅學之後宗廟之制不用周禮每帝即位輒立一廟不止於七不列昭穆不定迭毀孝元皇帝皆以功德茂盛尊崇廟稱孝文曰太宗孝武曰世宗孝宣曰中宗時忠正大臣夏侯勝猶執議欲出世宗至孝成帝議猶不定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據經傳義謂不可毀上從其議古人考據慎重不敢私其君父若此其至也後遭王莽之亂光武皇帝受命中興廟稱世祖孝明皇帝聖德聰明政冢文宣廟稱顯宗孝章皇帝至孝烝烝仁恩溥大海內賴祉廟稱肅宗比方前事得禮之宜自此以下政事多紊推移臣下嗣帝殷勤各欲褒崇至親而已臣下懦弱莫能執夏侯之直故遂衍濫無有方限今聖朝遵古復禮以求厥中誠合事宜禮傳封議自依家法今不知國家儻有宗儀聖主賢臣所共創定欲就六廟黜損所宗蓮先帝舊章未可施行臣謹按禮制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七孝元皇帝世在第八光武皇帝世在第九故以元帝為考廟尊而奉之孝明遵制亦不敢毀元帝於今親九世以七廟言之則非所宗八月報聞可出元帝主比惠景昭成哀平帝五年一致祭孝章皇帝孝桓皇帝親在三昭孝和皇帝孝順皇帝孝靈皇帝親在三穆廟親未盡四時常陳孝明以下穆宗敬宗恭宗之號皆宜省去以遵先典殊異祖宗不可參並之義今又總就一堂崇約尚省不復改作惟主及几筵應改而已正數世之所閥為無窮之常典稽禮制之舊則合神明之徽心臣愚戇議不足採臣邕頓首頓首

答臏議

詔召尚書問立春當臏迎氣東郊尚書左丞馮方歐殺指揮使於尚書西祠可臏否得無不宜具對

議郎臣蔡邕博士住敏死罪對按禮上帝之祠無所為廢臏者所以致竈不敢渙散其意宮室至大指使至微不在臏潔之處元和詔禮無免臏宜以自潔靜交神明本無嫌閒祠室又寬可臏無疑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夫臏以

恭奉明祀文王所以懷福無有不宜臣邕敏愚戇死罪

和熹鄧后謚議

孝和鄧皇后崩羣臣謀謚於是尚書陳忠上言以為鄉黨叙孔子威儀俯仰無所遺彤管記君王纖微大小無不舉是以德著圖籍名垂於後伏惟大行皇后規乾則坤兼包日月厥初作合允有休烈貫魚之次加於小勝中饋之叙昭於惟嶓遵家不造三元之厄孝殤幼冲國祚中絕海內紛然羣臣累息加以洪流為災扎荒為害西戎蠢動武威侵悔并涼猾夏作寇振憾渤碣家有採薇之悲人懷殷卯之聲皇太后參圖考表求人之瘼度越平原建立聖主垂簾冏之問遵六事之求勞謙克躬非海為務是以尚官損服衣不製羞膳不過擇黃門閑樂魚龍不作織室絕供綦組不經尚方抑巧雕鏤不為離宮罕幸儲峙不施遐方斷薦珠離不貢罷出宮女免遣宗室沒入者六十餘人以紓鬱滯奉率舊禮交饗祖廟以展孝子承歡之敬蠲正憲法六千餘事以順漢氏三百之期經義乖舛恐史闕文命衆儒考校東觀閣學博士一缺廣選十人何有伐檀素飧不援庸舉方直顯擢孝子遵忠孝之紀啓大臣喪親之哀疾貪吏受取為姦糾增舊科之罰慈長吏虛偽鋤之十年追崇世祖功臣國土或有斷絕封植遺苗以奉其祀爵高蘭諸國胄子以紹三王之後事不稽古不以

為政政不惠和不圖於策猶不自專傳謀遠暨允求厥中刑之所加不阿近戚賞之所及不遺側陋終朝反側明發不寐徒以百姓為憂不以天下為樂聖誠著於禁隨而德教被於萬國故自昏墊迄於康乂叛虐蜂集賊害遷陷永元之世以為遺誡今畏服威靈稽顙即懿徼外絶域慕義重譯來獻其琛史官咸賀請作主頌却而不聽郡國咸上瑞應漸而不宣允恭抑損密勿在勤遭疾不豫垂念臣子御輦在殿顧命羣司流恩布澤大赦天下有始有卒同符先聖昔書契所載虞帝二妃夏后塗山高陽有卒娵氏任母徙以正身率內思媚周京為萬世有如大行皇后勤勞恩篤繼國之祀正三元之儀康百六之會消無妄之運者也功德巍巍誠不可及漢世后氏無謚至於明帝始建光烈之稱是後轉固帝號加之以謚高下優劣混而為一違禮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之制謚法有功安居曰熹帝后謚禮亦宜同大行皇太后宜謚為和熹皇后上稽典訓之正下協先帝之稱

朱公叔謚議

漢益州刺史南陽朱公叔卒門人陳李珪等議所謚云宜曰忠文子陳留蔡邕議曰昔在聖人之制謚也將以勸善彰惡俾民興行賢愚臧否依事從實雖文武之美幽厲之檢罔不具存自王公以降至於列國大夫皆用配號傳於無窮秦以世言溢而黜其數漢興以來惟天子與五等之爵然後有之公卿大臣其禮闕焉歷世靡久莫之或修益州府君貫綜典術率由舊章始與諸儒考禮定議加陳留府君以益州之謚是後覽之者亦無聞焉今子寘纂襲前業不忘遺則孝既至矣禮貴宜之謹覽陳生之議思忠文之意參之羣典稽之謚法夫萬類莫貴乎人百行莫美乎忠故夏后氏正以人純教以忠德然則忠也者人德之至也而猶有三焉孔子曰進恩盡忠又曰臣事君以忠奉上之忠也曰為人謀而不忠乎又曰忠焉能勿誨乎謀誨之忠也春秋左傳曰小大之獄必以情情忠之屬也又曰上思利人曰忠撫下之忠也三者人之則而忠行乎其中益州府君自始事至沒身忠言不輟乎口忠謀不已乎心其在帝室正身危行言如砥矢策合神明憂褒之諫文章俱存奉上忠矣其在部臣匡救善導出自一心疑不我聽者果有瞻瘝不測之禍謀誨忠矣爰救冀州時值凶荒勞心苦思勤恤度事誅覽貪暴糾戢貴黨雖則強禦嘗官能行夫豈淫刑將有利也發墓盜柩議而不罪夫豈漏姦察以情也撫下忠矣位在牧伯職據納言秉椎貪猾實有年數而居無畜好財貨不益儲嫡食布衾蔬謂之精麗者昔晏孫行父卒卒厄家器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君子曰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而謚曰文子春秋外傳曰忠文之實也然則文忠之彰也忠以為實文以彰之事通議合兩

名一致是臾儉之稱文也郭子邃簒卜邁於繹史曰利於民不利於君公曰民苟利矣孤亦與焉於是遷而遂卒謚曰文公是危身利民之稱文也衛大夫孔圉謚曰文子子貢疑焉惟敏而好學不恥下問仲尼與之是勤學好問之稱文也府君所在屢以忤違陷以深患苟除民害死生以之前後三黜一徙疾廢於身危矣兼包六典命世作師猶復宗事趙鬼示有攸尊能下問矣有一於此猶可以稱況乃忠兼三義文備三德於古志不悖而謚法亦曰宜矣本議曰忠文子按古之以子配謚者魯之季文子孟懿子衛之祝文子公叔文子皆諸侯之臣也至於王室之卿大夫其尊與諸侯並故以公配春秋曰劉卷卒莫劉文公公羊傳曰劉卷者何天子大夫也經又曰王子虎卒左傳曰王叔文公卒而如同盟禮也此皆天子大夫得稱公禮與同盟諸侯敵體故也又禮緣臣子感欲尊其君父故雖侯伯子男之臣自稱其君咸得曰公及其卒也異國之人稱之皆然是以郭子許男稱公以奠春秋之正義也以例言之則府君王室亞卿也有王叔劉氏之比以臣子之辭言之則有郭許稱公之文雖無土而其位是也今曰公猶可若稱子則降等多矣懼禮廢日久將說時聽周有仲山甫伯陽嘉父優老之稱也宋有正考父齊有尼父配謚之稱也春秋曰孔父子曰伯苟父亡之稱也父雖非爵號與天子諸侯用優賢禮同順乎門人臣子所稱之宜可於公父之中擇一處焉使不得稱子而已

對問

答詔問災異八事

光和元年七月十日詔書凡一召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華蔡邕太史令單颺詣金商門引入崇德殿署門內南辟幃中為都座漏未盡三刻中常侍育陽侯曹節冠軍侯王甫從東省出就都座東面十門劉龍龐訓北面賜南面日磾華邕颺西面受詔書各一通凡一木板草書兩常侍又前宣朝廷以災異憂懼特首密問政事所變改施行務令分明賜等稱臣再拜受詔書起就坐五人共一處給筆硯為對臣學識淺薄心慮愚瞶不足以答聖問情哀變易怔營怖悸謹列狀上臣邕頓首頓首

詔問去月二十九日有黑氣墮溫德殿東庭中黑如車蓋降氣禽數五色有頭體長十餘丈形狀如龍似虹蜺邕對虹者於天而降施於庭以臣所聞則所謂天投蜺者也不見尾足者不得稱龍易曰蜺之匕無德以色親也潛潭巴曰虹出后妃陰脅主又曰五色蜺迭至照於宮殿有兵革之事演孔圖曰虹者斗之精氣也失度投蜺見態主惑於嬖佞合讖圖曰天子外苦兵威內禽臣無忠政變不虛生占不虛言憙者

陛下關機之內，推席之上，獨有以色見進。陵尊踰制，以昭變象。若羣臣有以鯁讐聖意，低回未知誰是。兵戎不息，威權浸移，忠言不聞，則虹蜺所生，此抑內寵，任忠賢，決毀讐，分直邪，各得其所，嚴守衛，整武備，威權之機，不以假人，則其救也。易傳曰：陽感天不旋日，書曰：惟辟作威，惟辟作福。臣或為之，謂之凶害，是以明主尤務焉。

詔問：正月三日，有白衣入德陽殿門，辭稱伯夏教我上殿，與中黃門桓賢語言相往來，不得入，遂亡去，不知姓名。臣聞凡人為惡，皆皇極道失，下或謀上，故其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則有下謀上之痕。孝成綏和二年八月，男子王褒衣小冠，帶劒入北司馬殿東門，上殿入室，解帷組佩之，招前殿署王葉等曰：天帝命我居此，葉收縛考問，褒故公車卒病狂，不自知入宮，乃下獄死，是時王莽為司馬，遂為篡亂，亦爭誅臣竊思之，與綏和時相似，而有異。被服既不同，來入雲龍門而稱伯夏教，入殿裏與桓賢言，伯夏即故大將軍梁商商子，冀冀子不疑等，皆以罪受戮，殘餘非天所祐，以往況今，將狂狡之人，為王氏之禍未至，殿省而覺亡，不久伏誅，夫誠仰見上帝之厚德，也潛潭巴曰：有人走入宮，不知其名，大水為戒，天子驚，羣陰太陰，羣下並湊，強盛也，建大中之道，舉賢良而寵祿之，則其救也。經曰：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於汝極，錫汝保極。

詔問：南宮侍中寺雌雞欲化為雄，尾身毛已似雄，頭尚未變。臣聞凡雞為牝，皆貌之失也。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時即有雞禍。孝宣黃龍元年，未央宮掖庭中雌雞化為雄，不鳴無距，是時元帝初即位，將立妃王氏為后，至初元元年，丞相史家雌雞化為雄，距而鳴，是歲封后父禁為平陽侯，而后正位，王氏之寵始盛，哀帝崩，后攝政，王莽以后兄子為大司馬，由是為亂。昔武王伐紂，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易傳曰：婦人專政，國不靜，牝雞雄鳴，主不榮，夫牝雞但雄鳴，尚有索家不榮之名，況乃陰陽易體，名實變改，此誠大興，臣竊以為推之，頭為元首，人君之象，今雞身已變，未至於頭，而聖主知之，訪問其故，是將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若應之不精，誠無所及，頭冠或成，即為患災，故慎威儀，動作之容，斷斷御政，興政之源，則其救也。夫其匹夫顏氏之予，有過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易曰：不遠復，無祗悔，元吉。

詔問：即祚以來，災青屢見，頃歲月蝕地動，風雨不時，疾癘流行，迅風折樹，河洛盛溢，臣聞陽勝則震，陰勝則食，思亂則風，貌失則雨，視闇則疾，癘流行，聞宗廟則水不潤下，河流滿溢，明君正上下，抑陰尊陽，修五事於聖躬，致精慮於洪御，則其救也。

詔問：辰星錯謬，臣竊見變惑變色，入太微西門，太白正晝而見，臣聞變惑示變，主當精明其德，而有休慶之色，太白當晝而見，是陰陽爭明，強國弱國，強皆有失，跋又失道而見，是為亂長，侯王不驕，變惑主禮，太白主兵，謹禮事，治兵政，審舉中外之言，申明守禦之令，以杜漸防萌，則其救也。昔宋景公小國諸侯，三有德言，而變惑為之退舍。

詔問：蝗蟲冬出，臣聞易傳曰：大作不時，天降災厥咎，蝗蟲來，河圖秘徵篇曰：帝貪則政暴吏酷，則誅深，而蝗蟲出，息不急之作，省役賦之費，進清仁，黜貪虐，介損求安，屈省刷藏，以贍國用，則其救也。易曰：得臣無家，言有天下者，何私家之有。

詔問：平城門及武庫屋各損壞，臣愚以為平城門，正陽之門，郊祀法駕所從出，門之最尊者也，武庫禁兵所藏，國家之本兵也，變此二處，異於凡屋。易傳曰：小人在位，上下咸悚，厥妖城門內崩，潛潭巴曰：出宮瓦自隳，諸侯強陵主，易傳曰：一柱泥故法棄其咎，宮室傾圮，小人在顯位者黜之，以尊上整下，去暴悖之慾，抑諸侯強陵主之漸，率由舊章，以變柱泥棄法之咎，則其救也。洪範傳曰：六沴作見，若時共禦，帝用不羞，神則不怒，五福乃降，用彰於下。

又特詔問：朝廷焦心，聞災恐懼，每訪羣公卿士，皆各括囊迷圖，莫肯建忠規，闚以邕博學深奧，退食在公，故特密問，宜披演所懷，指陳政要所先後，勿有依違顧忌，以經術分別皂囊封上，勿漏所聞。臣邕伏惟陛下聖德允明，深悼變異，德音懇誠，褒臣未

學，特垂訪及，非臣螻蟻所能堪副，亦臣輸寫肝膽，出命之秋，豈可顧患避害，復使陛下不聞至戒哉？臣邕頓首死罪。伏思諸異，各應皆亡國之恠，如天於大漢殷勤不已，赤帝之精，輔或未亮，故屢出妖變，以當責讓，固以感懼，則危可為安，此可作吉，假使大運已移，豈有譴告，哉春秋魯定哀公之時，周德已絕，故數十年無有日蝕，此人為天所棄，故也。至於今者災青之發，不於他所，遠則門垣，近在寺署，紛降目前，欲使陛下豁然大悟，可謂至切矣。幸陛下深問，臣敢不盡情以對。蜺旤雞化，皆婦人干政之所致，如即祚以來，宮中無地逸竄，而乳母趙嬈，貴重赫赫，生則貴富，侔於帑藏，死則丘墓踰越園陵，兩子受封，兄弟典郡，續以永樂門史霍玉依阻城社，大為奸猾，盜寵竊權，藏晦惑之罪，事必積漫，然後成形。虹蜺集庭，雌雞變化，豈不謂是？今者道路紛紛，復云有程大人者，察其風聲，將為國患，宜高其隄防，明其禁限，深惟趙霍，以為至戒，論者疑太尉張顥為玉所進，睹時已成，非外臣所能審處，如誠有之，近者不治，無以正遠，傾邪在官，當有所懲，光祿勳偉璋所在，尤貪濁九列之中，豈宜有此，牧守數十，選代既不盡由本朝，反有異辈，無以示四方。聖意勤勤，欲清流蕩濁，扶正黜邪，不得但以州郡無課而已，長水校尉趙玹屯騎校尉益升，其貴已足，其富已優，當以見災之故，為陛下先羣臣引退，以解易傳所載，小人在位之咎。伏見廷尉郭禧敦重純

厚國之老成光祿大夫橋玄聰達方直有山甫之姿故太尉劉寵忠貫守固恫悍剛正並宜為謀主數見訪問夫宰相大臣君之四體委任責成優劣已分春秋之義以貴治賤遠間親小加大引在六逆陛階增則堂高輔位重則上尊不宜聽納小吏雕琢大臣也又尚方工技之作洪都備賦之文宜且消息以示愛憎詩云畏天之怒不敢戲豫天戒誠不可戲也宰府孝廉士之不選但當察其真偽以加黜陟近者每以辟召高懷切責三公乃並以書疏小文一介之技超取選舉開請託之門違明王之典眾心不厭莫之敢言臣願陛下聽納忠言忍而絕之側身踊躍思惟萬幾以答天望以導嘉應聖朝既自約屬以身率人左右近臣亦宜戮力從化人自抑損天道虛滿鬼神福謙久高不危常滿不溢羣公之福諸侯凌主之戒不可不察也臣邑愚戇感激忘身敢觸忌諱手書具對夫君臣不密上有漏言之戒下有失身之禍臣安敢漏所聞顧瞑臣表無使盡忠之吏受怨致仇

封事

臣聞天降災異緣象而至辟靈數發殆刑誅繁多之所生

設論

釋誨

有務世公子誨於華顛胡老曰蓋聞聖人之大寶曰位故以仁守位以財聚人然則有位斯貴有財斯富行義達道士之司也故伊摯有負鼎之衒仲尼設執鞭之言寧子有清商之歌百里有拳牛之事夫如是則聖哲之通趣古人之明志也夫子生清穆之世秉醇和之靈量思典籍輯橫六經安貧樂賤與世無營沈精重淵抗志高冥包括無外綜析無形其已久矣曾不能拔萃出羣揚芳飛文登天庭序奧倫掃六合之穢愚清宇宙之埃塵連光芒於白日屬炎氣於景雲時逝歲暮默而無聞小子惑焉是以有云方今聖上寬明輔弼賢知崇英逸偉不墜於地德弘者建宰相而裂土才羨者荷榮祿而蒙賜蓋亦回塗要至俛仰取容輯當世之利定不拔之功榮家宗於此時遺不滅之令蹤夫獨未之思邪何為守彼而不通此胡老憮然而笑曰若公子所謂靦睍眎之利而忘昭晳之害事必成之功而忽蹉跌之敗者已公子謏爾欲袂而興曰胡為其然也胡老曰居吾將釋汝昔自太極君臣始基有羲皇之洪寧唐虞之至時三代之隆亦自緝熙五伯扶撽勤而撫之於斯已降天網縱人紘弛王塗壞太極陋君臣土崩上下瓦解於是智者騁詐辯者馳說武夫奮畧戰士講銳軍驟風馳霧散雲披變詐非詭以合時宜或畫一策而綰萬金或談崇朝而錫瑞珪連衡者六印磊落合從者騶組流離隆貴翕習積富無崖據巧騁機以忘其危夫華離蒂而菱除去幹而枯女治容而淫士背道而辜人毀其清神疾其邪利端始萌害漸亦茅速速方鞫天天是加欲豐其屋乃部其家是故天地否閉聖哲潛形石門守晨沮溺耦耕顏歜抱璞遵瑗保生齊人歸樂孔子斯征雍渠驂乘逝而遺輕夫豈懷主而背國乎道不可以傾也且我聞之日南至則黃鐘應融風動而魚上氷凝賓統則微陰萌兼葭而白露凝寒暑相推陰陽代興運極則化理亂相承今大漢紹陶唐之洪烈盪四海之殘災隆隱天之高折桓地之基皇道惟融帝猷纘丕泯泯棼棼含甘吮滋檢六合之羣品濟之乎雍熙羣僚恭已於職司聖主垂拱乎兩楹君臣穆穆守之以平濟濟多士端委縉緌鴻漸盈階振鷺充庭譬猶鍾山之玉泗濱之石累珪璧不為之盈採浮磬不為之索襄者洪源辟而四隩集武功定而干戈戢猃狁攘而吉甫宴城漢提而晉凱入故當其有事也則簪笏並戴振甲揚鋒不給於務當其無事也則舒紳緩佩鳴玉以步綽有餘裕夫世守閥閱躬御之禄天隆其祐主豐其祀抱膺從容爵位自從攝須理舆餘官委責其進取也順傾轉圓不足以喻其便逶迤放飛不足以況其易夫夫有逸羣之才人人有優贍之智童子不問疑於老成瞳矇不務謀於先生心恬澹於守高意無為於持盈榮乎煌煌莫非華榮明哲泊焉不失所寧狂淫振蕩乃亂其情貪夫殉財夸者死權瞻仰此事體燥心煩閣謙盈之効違損

益之數騁駕馳於修路慕騏驥而增驅卑俯乎外戚之門乞助乎近貴之譽榮顯未副從而顛踣下獲棄脅之辱高受滅家之誅前車已覆覆轍而蹈曾不鑒禍以知畏懼予惟悼哉害其若是天高地厚跼而蹐之慾豈在明患生不思戰戰兢兢必慎厥尤且用之則行聖訓也舍之則藏至順也九河盈溢非一曲所防帶甲百萬非一勇所扰今子責匹夫以清宇宙窮可以水旱而累堯湯乎懼煙炎之燬憚何光芒之敢揚哉且夫地將震而樞星直井無景則日陰食元首寬則望舒朏侯王肅則月側匿是以君子推微達著尋端見緒履霜知冰漸露知暮時行則行時止則止消息盈沖取諸天紀利用遭泰可與處否樂天知命持神任已羣車方奔乎險路安能與之齊軌思危難而自豫故在賤而不耻方將騁馳乎典籍之崇塗休息乎仁義之淵藪棄旋乎周孔之庭宇揖儒墨而與為友舒之足以光四表收之則莫能知其所有若乃丁千載之運應神靈之符闓閶闔乘天衢摧華蓋而奉皇樞納玄策於聖德宣太平於中區計合謀成已之圖也勳績不立予之辜也龜鳳山翳霧露不除踊躍草萊飛見其愚不我知者將謂之迂修業思真棄此焉如靜以俟命不戮不渝百歲之後歸乎其居幸其獲稱天所誘也罕漫而已非己告也昔伯嚭綜聲於鳥語萬盧辯音於鳴牛董父受氏於豢龍奚仲供德於衡轅僅民興政於巧工造父登御於驊騮非子

享土於善園狼膘取右於禽囚亏父畢精於肋角欽飛明勇於赴流壽王創基於格五東方要幸於談優上官効力於執蓋弘羊據相於連籌僕不能參跡於若心故抱璞而優遊於是公子仰首降階怛怩而避胡老乃揚衡含笑援琴而歌歌曰練余心兮浸太清滌穢濁兮存正靈和液暢兮神氣甯情志泊兮心亭亭嗜欲息兮無由生踔宇宙而遺俗兮耽翩翩而獨征

月令問答

問者曰子何為著月令說也子幼讀記以為月令體大經同不宜與記書雜錄並行而記家記之又略及前儒特為章句者皆用其意傳非其本旨又不知月令徵驗布在諸經周官左傳贊與禮記通他議橫生紛紛久矣光和元年予被誇章罹重罪徙朔方內有獫狁敵衝之警外有寇虜鋒鏑之艱危險凜凜死亡無日過被學者聞家就而考之亦自有所覺悟庶幾頗得事情而記未有注記者於文字也懼顛蹶隕墜無以示後同於腐朽竊誠思之書有陰陽升降天文歷數事物制度可假以為本敘辭託說審求歷象其要者莫大於月令故遂於憂怖之中晝夜密勿昧死成之旁貫五註參互羣書至及國家律令制度遂定歷數盡天地三光之情辭繁多而莫行非所謂理約而達也道長日短危殆兢惕恥其心盡而已故不能復加刪省蓋所以探

賾辨物庶幾多識前言往行之流苟便學者以為可覽則余死而不朽也

問者曰子說月令多類周官左傳假無周官左傳月令為無說乎曰夫根抵植則枝葉必相從也月令與周官並為時王政令之記異文而同體官名百職皆周官解月令甲子沈子所謂似春秋也若夫太昊帥收句芒祝融之屬左傳造義立說生名者同是以用之

問者曰既用古文於歷數乃不用三統用四分何也曰月令所用參諸歷象非一家之事傳之於世不曉學者宜以當時所施行夫密近者三統已疏濶廢弛故不用也

問者曰既不用三統以攡蠆為孟春春中雨水為二月節皆三統法也獨用之何曰孟春月令曰蟄蟲始震在正月也中春始雨水則雨水二月也以其合故用之

問者曰歷云小暑季夏節也而今文見於五月何也曰今不以歷節言據時始暑而記也歷於大雪小雪大寒小寒皆去十五日然則小暑當去大暑十五日不得及四十五日不以節言求時暑也

問者曰中春令不用犧牲以圭璧更皮幣不攡牲何也曰是月獻羔以太牢祀高禖宗廟之祭以中月安得用犧牲祈者求之祭也蒼令者豫設水旱疫癘當禱祈用犧牲者是用之助生養傳祈以幣代牲章句於高禖之事乃造說曰更者刻木代牲如廟有桃更此說自欺極矣經典傳記無刻木代牲之說蓋書有轉誤三豕渡河之類也

問者曰仲冬令曰奄尹申宮令謹門閭今曰門閭何也曰閽尹者內官也主宮室出入宮中宮中之門曰閨閽尹之職也閭里門非閽尹所主知當作闈也

問者曰令曰七騶戲駕今曰六騶何也曰本官職者莫正於周官周官天子馬六種種別有騶故知六騶左氏傳晉程鄭為乘馬御六騶屬馬無言七者知當為六也

問者曰令以中秋築城郭於經傳為非其時詩曰定之方中作於楚宮定營室也九月十月之交西南方中故傳曰小雪正而栽築即營室也昏正者昏中也栽築者栽木而始築也今文在前月不合於經傳也

問者曰子說三難皆以日行為本古論周官禮記說以為但遂惡而已獨安所取之曰取之於月令而已四時通等而夏無難文由日行也春行少陰秋行少陽冬行太陰陰陽背使不於其類故冬春難以助陽秋難以違陰至夏節太陽行太陰自得其類無所扶助獨不難取之於是也

問者曰反令每行一時轉三旬以應行三月政也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謂孟夏也草木蕃枯中夏也國乃有恐季夏也今總合為一事不分別施之於三月何也曰說者見其三旬不得傳注而為之說有所滯礙不得通矣孟秋反令行冬令則草木枯

後乃大水敗其城郭即分為三事後乃大水在誰後也城郭為獨自壞非水所為也季冬令曰行春令則胎夭多傷民多盛疾命之曰逆即分為三事行季冬令為不感災異但命之曰逆也知不得斷絕分應一月也其類皆如此今之所述略舉其尤者也

問春食麥羊夏食菽鶉秋食麻犬冬食黍豕之屬但以為時味之宜不合於五行月令服食器械之制皆順五行者也說所食獨不以五行不已略乎曰蓋亦思之矣凡十二辰之禽五時所食者必家人所畜丑牛未羊戌犬酉鶉亥豕而已其餘龍虎以下非食也春木王木勝土土王四季四季之禽牛屬季夏犬屬季秋故未羊可以為春食也夏火王火勝金故酉鶉可以為夏食也季夏土王土勝水故食豕而食牛土五行之數本五畜之大者四行之性無足以配土德者故以中為季夏食也秋金王金勝木寅虎非可食者犬豕而無角虎屬也故以犬為秋食也冬水王水勝火當食馬而禮不以馬為牲故以其類而食豕也然則麥為木穀為金麻為火黍為水各配其牲為食也雖有此說而米鹽猜粹不合於易卦所為之禽及洪範傳五事之畜近似卜筮之術故予略之不以為章句聊以應問見有說而已

問記曰三老五更子獨曰五叟周禮曰八十一御妻今曰御妾何也曰字誤也叟長老之稱其字與更相似書者轉誤遂以為更嫂字女妾瘦字從叟今皆以為更矣立

字法者不以形聲何得以為字以叟瘦推之知是更為叟也妻者齊也惟一適人稱妻其餘皆妾位最在下是以不得言妻云也

連珠

唐連珠

臣聞目瞤耳鳴近夫小戒也狐鳴犬嗥家人小妖也猶忌慎動作封鎮書符以防其禍是故天地示異災變橫起則人主恒恐懼而修政道為知者說焉為御者息賢為聖者用辨為知者通

頌

東巡頌有序

竊見巡狩岱宗柴望山川宗祀明堂上稽帝堯中述世宗遵奉光武禮儀備具動自聖心是以神明慶應休徵乃降不勝狂簡之情謹上岱宗頌一篇

曰若稽古在漢迪哲舉修厥德憲章丕烈翹六龍較五輅贊百僚陶貿泰命南重以司厥中月之六辰備天官之列衛盛輿服而東巡

按此篇文及古文苑俱編在連珠後疑刻中郎集者亦載是篇始兩存之

南巡頌

惟漢再受命柔葉十一協景和則天經郊高宗光六幽通神明既禘祖於西都又將祫於南庭是時聖上遷天官之法觀建日月之旒薩

舊集不載此篇而載文云蔡邕作始并存之

胡廣黃瓊頌

巖巖山嶽配天作輔降臣有周生申及甫允茲漢室誕育二后曰胡曰黃方軌齊武惟道之淵惟德之數股肱元首代作心膂天生巫人有則有類我胡我黃鍾厥純懿巍巍特進仍踐其位赫赫三事乂佩其紱奕奕四牡汰若六轡袞職龍章其文其舄參曜乾台窮寵極貴功加八荒羣生以遂超哉邈乎莫與為二

京兆尹樊惠渠頌

洪範八政一曰食周禮九職一曰農有生之本於是乎出貨殖財用於是乎在九土上沃為大田多稌然而地有堉墝川有墊下溉灌之便行趨不至明哲君子創業農事固高卑之宜驅自行之勢以盡水利而富國饒人自古有焉若夫西門起鄭鄭國行秦李冰在蜀信臣治穰皆此道也陽陵縣衆其地衍隰土氣平壄嘉穀不植草萊焦枯而涇水長流溉灌維首編戶齊氓庸力不供救人之吏謀不假給益常興役猶不克成光和五年京兆尹樊君諱陵字德雲勤恤人隱恙心政事苟有可以惠斯人者無聞而不行焉遂諮之郡吏申於政府僉以為因其所利之事者不可已者也乃命方略大吏翟遂令伍瓊揣度計慮揆程經用以事上聞付在三府司農遂取財於豪富借力於黎元樹桂累石奏新積土基跂工堅體勢強壯折滿流歛曠陂會之於新渠疏水門通窬瀆灑之於畝畝清流浸潤泥濘浮游昔日蘧田化為甘壤粳黍稼穡之所入不可勝算農民熙怡悅豫相與謳誦嘽嘽奭然咸稱謂之樊惠渠云其歌曰

我有長流莫或遏之我有溝瀆莫或達之田疇斥鹵莫修莫墾饑饉困悴莫恤莫思乃有樊君作人父母立我畝畝黃潦膏蚖多稼茂止惠乃無疆如何勿喜我壤既營我疆斯成泯泯我人既富且盈為酒為醴烝烈祖靈貽福惠君壽考且寧

陳留太守行小黃縣頌

大顛為政建時春陽我君勤止庶茲小黃濟濟羣吏攝袵升堂乃訓乃厲示之憲方原罪以心察獄以情欽於刑濫惟務求輕有辜小罪放死從生玄化洽矣黔首用寧

惟以作頌式昭德聲

考城縣頌

曖曖玄路非至考城勸茲穡民東作是營農桑之業為國之經我君勤心德音遼成率爾茵民慎不敢聽女執伊箧男執其耕申戒羣僚務在寬平罪人赦宥囹圄用清

祖德頌有序

昔文王始受命武王定禍亂至於成王太平乃治祥瑞畢降夫人后德熙隆漸浸之所通也是以易嘉積善有餘慶詩稱子孫保之非特王道然也賢人君子修仁履德者亦其有焉昔我烈祖躋于予考世載孝友重以明德率禮莫違是以靈祇降之休瑞鬼擾馴以昭其仁木連理以象其義斯乃祖禰之遺靈盛德之所貺也豈我童蒙孤稚所克仕哉乃為頌曰

穆穆我祖世篤其仁其德克明惟懿惟醇宣慈惠和無競伊人巖巖我考莊之以肅增崇丕顯克構其堂是用祚之休徵惟光厥徵伊何於昭于今園有甘棠別斡同心墳有擾兔宅我柏林神不可誣偽不可加拆薪之業畏不克荷矧爾靈既以為已華惟子小子豈不是砥干有先功匪榮伊辱

麟頌

皇矣大角降生靈駭視明禮修麒麟來孚春秋既書爾來告就庶士子鉏獲諸西狩

五靈頌

大梁秉精白虎用生思威信立繞于垣坰

贊

太尉陳公贊

公在百里有西產之惠賜命方伯分陝餘慶餘慶伊何兆民其觀老者是懷少者是

安綱紀文王文王用平東曾京輦京輦用濆乃登三事三事攸宜契稷之佐具于堯庭今則由古於穆誕成

焦君贊

猗歟焦君常叱玄黑衛門之下栖遲偃息泌之洋洋樂以忘食鸛鳴九皐音亮帝側廼徵廼用將受衮職昊天不弔賢人遺慝不遺一老屏此四國如何穹蒼不照斯域惜哉朝廷喪茲黃德恨茲學士將何法則

琴贊

惟彼雅器載璞靈山體其德貞清和自然澡以春雪澹若洞泉温乎其仁玉潤外鮮

蔡中郎集卷一終

漢 陳留蔡邕 著

明 太倉張溥 閱

箴

衣箴

今人務在奢麗志好美飾帛必薄細衣必輕燸或一朝之暴再三易衣私居移坐不因故服

銘

黃鉞銘

孝桓之季年鮮卑入寇盜起雁門及左部梁州叛羌逼迫兵謀淫行東夷高句麗貊子百固逆謀並發三垂騷然為國憂念西府表橋公昔在涼州柔遠能邇不煩軍師而車師克定及在上谷漢陽連在營郡膂力方剛明集士衆徵拜度遼將軍始受旄鉞鉦鼓之任扞禦三垂公以吏士頻年在外勤於奉命人馬疲羸撓鈍請且息州營積發之役以補困憊朝廷許之於是儲廩豐饒室屋不懸人逸馬壯弓勁矢利而經用省息官有餘貲執事無放散之尤簿書有進入之叢治兵示威戎士踊躍旌旗耀日

金鼓雷奮守有山嶽之固攻有必克之勢羌戎授首于西疆百固永散于東鄰鮮卑收迹烽燧不舉脉事三年馬不帶鞅弓不受弧是用鏤石作茲鉦鉞軍鼓陳之東階以昭公文武之勛焉銘曰

帝命將軍秉茲黃鉞威靈振耀如火之烈公之在位羣狄斯柔齊斧周設人士斯休

東鼎銘

維建甯三年秋八月丁丑延公于玉堂前廷乃詔曰其以大鴻臚橋玄為司空再拜稽首以讓帝曰俞往哉三讓然後受命公乃虔恭夙夜帝采勤施八方咨作穆穆以對揚天子丕顯休命越在先民畴于天子罔不著其股肱畢其思心弘率天行式昭德音公亦克紹厥猷鑒于法罔敢不法憲于誡罔敢不誡用總是羣后保乂帝家勛在方册民咸曰休哉惟帝念功越若來二月丁丑遷於司徒

中鼎銘

維建甯四年三月丁丑延公登于玉堂前廷乃制詔曰其以司空橋玄為司徒公拜稽首以讓帝曰俞往哉三讓然後受命公允迪厥德宣力畢勤戰戰兢兢以俟帝事率夫百辟媚于天子天子曰都慎厥身修思永同寅協恭以和天衷德則昭之違則塞之回乃不敢不弼直乃不敢不匡股肱之事既充三事之錄允備災眚作見乃引其責曰凡庶徵不若奏倫不叙是惟臣之職祇以疾告表越十月庚午記此

西鼎銘

維光和元年冬十二月丁巳延公入崇德殿前乃制詔曰其以光祿大夫玄為太尉公拜稽首曰臣聞之三讓莫或克從臣不敢辭臣犬馬齒七十可以生可以死其戮力閫外悉心在公以盡為臣之節于時侍從陛階與聞公之昌言者莫不惕厲如履薄氷既乃碑表百代

朱公叔鼎銘

忠文朱公名穆字公叔有殷之胄微子啟以帝乙元子周武王封諸宋以奉成湯之祀至元子啟生公子米其孫氏焉後自沛遷于南陽之宛遂大於宋爵位相襲烈祖尚書令肅宗之世守于臨淮考曰實為陳留太守乃及忠文克慎明德以紹服祖禰之遺風悉心臣事用媚天子顯允其勳蹟尋綜六藝契闊馳思所以啟前惑而覺後疑者疊疊焉雖商偃其猶病諸初舉孝廉除郎中尚書侍郎獨念遭際存亡之要乃陳五事諫諫深切退處畝畝以察天象驗應著焉孝順晏駕賊發江淮時辟大將軍府實掌其事用拜宛陵令非其好也遂以疾辭復辟大將軍再拜博士高第作侍御史明司國憲以齊百僚矯枉董直罔肯阿順以黜其位潛于郎中羣公並表乃還讓

郎登于東觀纂著前史于時冀州山荒年饑民匱而貪婪之徒乘之為虐錫命作牧靜其方隅乃攄洪化奮靈武昭令德褒羣遺貞良者封植殘灰者莫夷去惡除盜無俾比而作慝用淪于非羣僕徵拜尚書清一以考其素正直以醋其德出納帝命乃無不允雖龍作納言山甫喉舌靡以尚之享年六十有四漢皇二十一世延熹六年夏四月乙巳卒于官天子痛悼詔曰尚書朱穆立節忠亮世篤爾行度恪機任守死善道不幸而卒朝廷愍焉今使權詣者中郎揚賁贈穆益州刺史印綬魂而有靈嘉其寵榮嗚呼哀哉肆其孤用作茲寶鼎銘厥休功俾後裔永用享祀以知其先之德

胡太傅祠前銘

天鑒有漢山嶽降靈於肅文恭應期誕生好是懿德柔惠且貞爰在初服皇嘉其聲納于機密機密惟清守于三邦三邦事實越尹三卿百揆時序七受帝命作此元輔左右六世靖綏土宇矞彼羣生保賴厥叙紹跡龍興繼軌山甫遺國不造仍世短祚援立聖嗣得公之謨帝曰文恭朕嘉君功為邑安樂以祐其庸登位特進于異羣公休命丕顯光寵克章公拜稽首是對是揚鐫銘惟公民斯攸望春秋既暮倏爾乃喪不愍遺俾屏於皇新廟奕奕於以蒸嘗子子孫孫承嗣無疆

京兆尹樊德雲銘

於顯哲尹誕德孔彰膺帝休命謂篤不忘爰納忠式規悟聖皇欽崇國邑大孝允光九命車服昭示采章軒軿四牡承祀蒸嘗多士時貢徭役永息道路孔夷民清險棘同體諸舊兆氓蒙福惠垂無疆守以罔極

樽銘

酒以成禮弗愆以湑德將無醉過則荒沈盈而不冲古人所戒尚鑒茲器懋厥心

盤銘

華盤既用以享嘉賓內納其實外若玄真

謦枕銘

應龍蟠蟄潛德保靈制器象物示有其形哲人降鑒居安閑傾

碑

太尉橋公廟碑

橋氏之先出自黃帝帝嚳子橋山子孫之紹基立姓者咸以為氏漢興世以禮樂為業高祖諱仁位至大鴻臚列名於儒林祖侍中廣川相考東萊太守公稟性貞純幼有弘姿剛而不虐威而不猛聞仁必行睹義斯居文以典衛守以純固弱冠從政當

官而行刺史周公辟舉從事所部二千石受取有驗公糾發贓罪致之於理時有檄房桂戚之託周公累息公不為之動史魚之勁直山甫之不阿於是始彤舉孝廉除郎中洛陽左尉特進潁王梁不疑為河南尹當事以對是時畏其權寵而為屈辱者多矣公不折節解印綬去辟司徒舉高第補侍御史以詔書考司隸校尉趙郡事廷尉郭貞私與公書非接使衛命之宜公封書以聞貞以文章得用鬼薪公雖司寇辟大將軍梁公幕府屢以救正干其隆指將軍嘉之無言不酬又以高第補侍御史在職旬月羌戎匪茹寇鈔隴漢西府衆公拜涼州刺史威名克宣凶虜革心清風席卷至則無事車師後部西羅多卑君相與爭國興兵作亂公遣從事牛稱何傳舉輒騎奉解青罷政阿羅多卑君繫燉煌正處以聞阿羅多為王卑君侯稱以奉使副指除候部不動干戈揮鞭而定西域之事人以為美談又值饉荒詣郡饑餒公開倉廩以貸救其命主者以舊典宜先請公曰若先請民已死廩訖乃上之詔報曰邊穀不得妄出玄纁出於是玄有汲黯憂民之心後不以為常公違于事情剖斷不疑皆此類也遷齊相視民如保赤子討惡若赴水火形明賞遂民知勸懼臨淄令賂財贓多罪正受鞫就刑沒齒無怨竟以不先請免官徵拜上谷太守民有父子俱行山人人惡言當道曉之不止其子殺人而捕得公以其見悔辨直不舉文書以遇赦令蕃縣有

帝舜廟以故事齋祠戶曹史張機有懲罰貨祠巫自託以辟命約公云不得謹公覺其奸態收考首伏即日伏辜遷漢陽太守上邽令皇甫稹贓罪明審收考髡鉗死子冀市後以病去徵拜議郎司徒長史循王悝桓帝同產以懷逆謀黜封廮陶王以公長於禘帶拜鉅鹿太守悝畏怖明憲檢于靜息自將作大匠徵未到而章誥先入故轉拜議郎遂用免官徵度遼將軍遼河南尹少府大鴻臚司徒司空詔病而去悉引衆災雖非己負公皆以自劾避位歲餘拜尚書令時河間相盖升以朝廷在藩國時隣近舊恩慝河南太守太中大夫在郡受取數億以上創毒深刻公表升貪放狼藉不顧天罔損辱國家為上招怨當肆市朝以謝兆民幸遇贖令罪除惡在可免升官禁錮終身沒入財賂非法之物以充都藏饑饉戒羣下連表上不納而升遷為侍中公稱病辭徙拜光祿大夫復拜太尉如前遜位復拜少府病不就職拜太中大夫凡所獲祿皆公府所特表選臨難受位自九列之後乃以丕貤公紀綱張弛勇決不回是非明作逮於察機燕居從容申申夭夭和樂寬裕愛士親仁凡見公容貌聞公聲音莫不熙怡悅懌思樂模則來者忘歸去者顧遲雅性謙克不吝於利欲雖衆子羣孫並在仕次曾無順媚一言之求身沒之日無獲大位在百里者莫得好縣比方公孫未有若茲者也初公為舍於舊里弟卒推與其孤至於即世柩殯無所清儉仁與之

効於斯為著魏魏乎若德允世之表儀也已公諱玄字公祖少辟孝廉辟司徒大將軍府為侍御史牧一州典五郡出將遷營入掌機密歷三卿同三司享年七十五光和七年夏五月甲寅以太中大夫薨于京師朝廷所以弔贈如前傳之儀九月乙酉葬于某所三孤故臣門人相與述公言行咨度禮制文德銘于三鼎武功勒于鉦鐘官簿次第事之實錄書于碑陰俾闚昆裔永有仰于碑陰云銘曰

光光烈考伊漢元公克明克哲實厥實聰如淵之浚如嶽之嵩威壯虓虎文縟雕龍櫜弢矰弋戎狄率從敷教中夏五典依通帝謂我后朕嘉君功命君三事時亮天工公拜稽首翼翼惟恭左右天子祇厥勳庸庶績既熙黎民時雍上下謐甯八方和同丕顯伊德作憲萬邦

太尉橋公碑

公諱玄字公祖梁國睢陽人也大鴻臚之曾孫廣州相之孫東萊太守之元子也膺受純性誕有特表岐嶷而趍等總角而逸羣至於初紳高明卓異為衆傑雄其性疾華尚朴有百折不撓臨大節而不可奪之風經藝傳記周覽博涉瑰奇在前靡所不識當世是以服重器歸高名州郡交請待以訪斷歷端首則義可行處爪牙而威以布察孝廉除郎中洛陽左尉以公事去辟司徒舉高第侍御史直道而任用光其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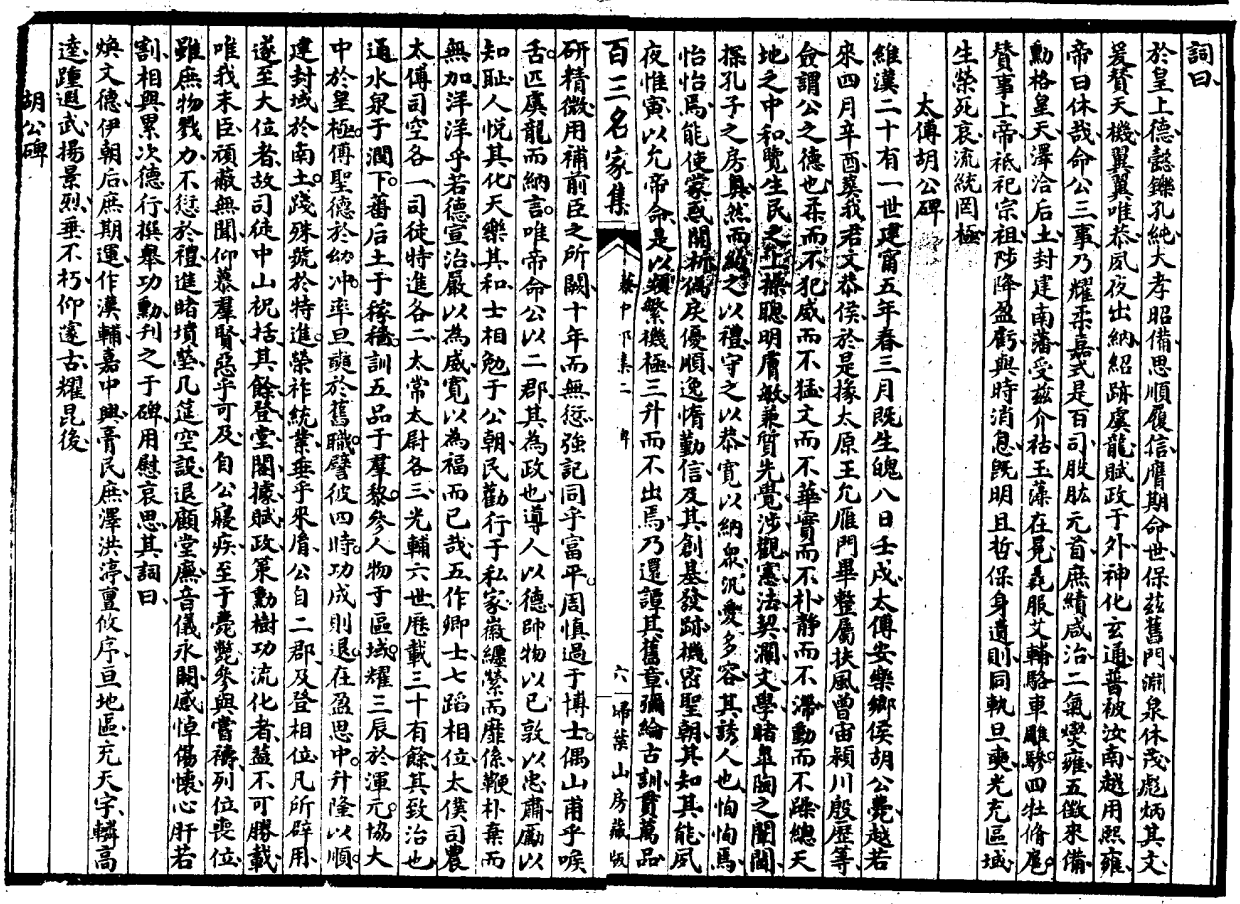
辟大將軍西府表拜涼州刺史遷齊相以公事去詔書印綬即家拜上谷太守遷漢陽太守徵拜議郎司徒長史鉅鹿太守被詔書為將作大匠為受罰者所章拜議郎即徵拜度遼將軍遷河南尹少府大鴻臚遷陽司空司徒託病遜位起家拜尚書令以疾篤請拜光祿大夫復拜太尉久病自替復為少府太中大夫春秋七十五光和七年五月甲寅薨公性質直不憚強禦在憲臺則有盡規之忠領州郡則有虎臂之威其拔賢如旋流討惡如寇擊每所臨向清風先翔遠近豫震茲可謂超越衆庶彰于遠邇者已于是故吏司徒博陵崔烈廷尉河南吳整等以為至德在已揚之由人苟不嗽述夫何考焉乃共勒嘉石永昭芳烈遂作頌曰

嗚呼橋公秉文樞武內為宗翰出為滔輔在憲殫枉竟由厥矩允牧于涼刈彼羣土爰將度遼亦用齊斧敷教四徼旋統京宇敦茲五服衆庶是與膺踐七命翼我哲聖登空補袞陟徒訓敷尹尉清宸熙帝之政終始為貞典章以定遺愛在民皇哀其命立石刊銘莫遒斯聽魂而有靈萬億其慼

太傅文恭侯胡公碑

公諱廣字伯始交趾都尉之元子也公應天淑靈履性貞固九德咸修百行畢備遭家不造童而夙孤上奉繼親下慈弱弟崎嶇儉約之中以盡孝友之道及至入學從

訓慝觀古今生而知之聞一覩十兼以周覽六經博總羣議考貫憲法通識國典年二十七察孝廉侍郎中尚書侍郎尚書左丞尚書僕射幹練機事綱紐樞極忠亮唯允簡于帝心智器周密冤于庶事遷濟陰太守其為政也寬裕足以容衆和柔足以安物剛毅足以威暴髦仁足以勸俗故葉不用刑勸不用賞其下望之如日月從之如影響恩不可忘度不可華遺愛結于人心超無窮而垂則徵拜大司農遷作司徒遷太尉以援立之功封安樂鄉侯錄尚書事耦疾廢辭策賜就第復拜司空功成身退俾位特進又拜太尉復以特進致命休神又拜太尉遜位歸爵拜于舊土徵拜太中大夫尚書令太僕太常司徒永康之初以定策元功復封前邑錄尚書事疾病就第又授太傅入參機衡五蹈九列七統三事踈闇之際三據冢宰和神人于宗伯理水土于下台副五品于司徒耀三辰于上陰光弼六世歷載三十自漢興以來鼎臣元輔耆耋老成勳祓萬方與國終始未有若公者焉春秋八十二建甯五年三月壬戌薨于位天子悼惜舉后傷懷詔五官中郎舟任榮舉舟贈以太傅安樂鄉侯印綬拜室家子一人郎中賜東園秘器賜絲帛含飲之備中詔有董翁帛祠護喪錢布賻賜率禮有加賜益曰文恭昭顯行述四月丁酉葬于洛陽塋故吏濟陰池喜感公之義率慕黃為之哀推尋雅意彷徨舊土休績不泯宜宣于此乃樹石作頌用揚德音



詞曰

於皇上德懿鑠乳純大孝昭備思順履信膺期命世保茲舊門瀏泉休茂虔炳其文爰贊天機翼翼唯恭夙夜出納紹跡虞龍賦政于外神化玄通普被汝南越用熙雍帝曰休哉命公三事乃耀柔嘉式是百司股肱元首庶績咸治二氣燮雍五徵來備勳格皇天澤洽后土封建南藩受茲介祉玉藻在冕袞服文輅駱車雕駟四牡脩鷹贊事上帝祇祀宗祖陟降盈虧與時消息既明且哲保身遺則同軌旦奭光充區域生榮死哀流統罔極

太傅胡公碑

維漢二十有一世建甯五年春三月既生魄八日壬戌太傅安樂鄉侯胡公薨越若來四月辛酉葬我君文恭侯於是掾太原王允雁門畢整屬扶風曹宙潁川殷歷等僉謂公之德也柔而不犯威而不猛文而不華質而不朴靜而不滯動而不躁總天地之中和覽生民之正據聰明膺敏兼質先覺涉觀憲法契闊文學睹皐陶之闇闇探孔子之房奧然而敘之以禮守之以恭寬以納衆汎愛多容其誘人也恂恂焉怡怡焉能使蒙恥關梁猶戾優順逸惰勤信及其創基發跡機密聖朝其知其能夙夜惟寅以允帝命是以蟬繁機極三升而不出焉乃還譚其舊章彌綸古訓貫萬品

研精微用補前臣之所闕十年而無愆強記同寀富平周慎過于博士偶山甫乎喉舌匹厲龍而納言唯帝命公以二郡其為政也導人以德師物以已敦以忠肅厲以知恥人悅其化天樂其和士相勉于公朝民勸行于私家嶽纏縈而靡係鞭朴棄而無加洋洋乎若德宣治嚴以為威寬以為福而已哉五作卿士七蹈相位太僕司農太傅司空各一司徒特進各二太常太尉各三光輔六世歷載三十有餘其致治也通水泉于澗下蕃后土于稼穡訓五品于羣黎參人物于區域耀三辰於渾元協大中於皇極傳聖德於幼冲率旦奭於舊職譬彼四時功成則退在盈思中升降以順建封域於南土踐殊號於特進榮祚統業垂乎來胤公自二郡及登相位凡所辟用遂至大位者故司徒中山祝恬其餘登堂閣據賦政策勳樹功流化者益不可勝載唯我未臣頑蔽無聞仰慕羣賢惡乎可及自公寢疾至于薨斃參與嘗禱列位喪位雖無物戰力不懲於禮進睹墳塋几筵空設退顧堂廡音儀永闕感悼傷懷心肝若割相興累次德行撰舉功勳刊之于碑用慰哀思其詞曰

煥文德伊朝后庶期運作漢輔嘉中興膏民庶澤洪淳亶攸序亘地區充天宇輔高遠踵遐武揚景烈垂不朽仰邁古耀昆後

胡公碑

公諱廣字伯始南郡華容人也其先自嬀姓建國南土曰胡子春秋書焉列于諸侯公其後也考以德行純懿官至交阯都尉公寬裕仁愛覆載博大研道知幾窮理盡性凡聖哲之遺教文武之未墜罔有不綜年二十七察孝廉除郎中尚書侍郎左丞尚書僕射內正機衡允釐其職文敏暢乎庶事密靜周乎樞機帝用嘉之遷濟陰太守公乃布惠愷悌宣柔嘉通神化導靈和揚惠風以養真激清流以盪邪取忠肅于不言消奸宄於爪牙是以君子勤禮小人知恥鞠推息於官曹刑戮廢于朝市餘貨委于路衢餘種樸于畝畞遷汝南太守增修前業考績既明入作司農實掌金穀之淵藪和均關石王府以充遂作司徒昭敷五教進作太尉宣暢渾元八倫輯睦日月重光遷國不造帝祚無主援立孝桓以紹宗緒用首謀定策封安樂鄉侯戶邑之數加于羣公入錄機事聽納總已致位就第復拜司空數土導川俾順其性功遂身退告疾固辭乃為特進爰以休息又拜太常興司三禮敬恭禋祀神明嘉歆永世豐年聿懷多福復拜太尉尋申前業又以特進道遵致位又拜太常遘疾不夷遜位歸蔣遷於舊都徵拜太中大夫延和末年聖主革正幸臣誅斃引公為尚書令以二千石居官委以閫外之事獲改度量以新國家弘綱既整袞闕以補乃拜太僕車正馬閑六騶習馴遷太常司徒成宗晏駕推建聖嗣復封故邑與參機密寢疾告退復拜太傅

錄尚書事于時春秋高矣繼親在堂朝夕定省不違子道勞無几杖言不稱老居喪致哀率禮不越其接下答賓雖幼賤降等禮從謙厚尊而彌恭勞思焉機身勤心苦雖老萊于嬰兒其眠方叔克壯其猷公旦納於台屋正考父俯而循禮曷以尚茲夫蒸蒸至孝德本也體和履忠行極也博聞周覽上通也勤勞王家茂功也用能十登三事寓受介社亮皇業于六王嘉不績于九有窮生人之光寵享黃耆之退紀踰明德以保身興福祿乎終始年八十有二建甯五年春壬戌薨于位天子悼痛贈策賜誄謚曰文葬如前傅之儀而有加焉禮也故吏司徒許訶等相與欽慕松高燕民之作取言時計功之則論集行跡銘諸琬琰其詞曰

伊漢元輔時惟文恭聰明叡哲思心弈容畢力天機帝休其庸賦政於外有邈其蹤進作卿士粵登上公百揆時序五典克從萬邦黎獻共惟時雍勳烈既建爵土乃封七祓三事再作特進弘惟幼沖作傅以訓赫赫荷公邦家之鎮澤被華夏遺愛不倫日興月興齊光並運存榮亡顯沒而不泯

太尉汝南李公碑

公諱咸字元卓汝南西平人蓋慕將李信之後孝武大將軍廣之胄也枝流葉布家于盛土文武繼踵世為著姓曾祖父江夏太守伯父東郡太守公受純懿之資華忠清之節夙夜嚴慄孝配大舜敦詩書而悅禮樂觀天文而察地理動與神合契叶乾行操邁伯夷德追孔父舉孝廉除郎中光祿茂才遷衛國公相受高密令勤恤民隱政成功簡遷徐州刺史百司震肅饗養風靡惡直醜正恭事法宮帝念其勤屢被榮命滎陽太守還遷度遼將軍協德魏絳和戎綏邊徵河南尹母憂乞行服闋奔命孝和皇帝時機密久決百僚僉允詔拜尚書歷僕射令納言危行不絀以公事去民神憤怒羣公薦之帝曰俞哉徵拜將作大匠大司農大鴻臚大僕射公所莅任憲天心以敎胄激垢濁以揚清懿鑠之美昭聞于下及遷台司位太尉稱衰闕叙爽倫天人交格終始無疵雖元凱翼虞周召輔姬未之或踰功遂身退以疾自遜求歸田里告老致仕七十有六嘉平四年薨海內咨嗟莫不惻焉故吏潁川太守張溫等相與歎曰名莫隆於不朽德莫盛于萬世銘勒顯于鐘鼎清烈光于來裔刊石立碑德載不泯詞曰

天垂三台地建五岳降生我公應鼎之足奕世載德名昭圖錄既文且武桓桓紹續外則折衝內則大麓惟清惟敏品物以熙告老懸車天人靡欺曾不百齡圮我國基人之云亡八極悼思申德作頌光寵宣流鴻紀斯石鴻烈顯休

太尉楊公碑

公諱秉字叔節弘農華陰人其先蓋周武王之穆晉唐叔之后也末葉以支子食邑于楊因氏焉周室既微裔胄無緒暨漢興烈祖楊喜佐命征伐封赤泉侯嗣子業紹冕相繼公之丕考以忠蹇亮弼輔孝安登司徒太尉公承風緒世篤儒教以歐陽尚書京氏易施授四方學者自遠而至蓋踰三千初辟司空舉高第拜侍御史遷豫州兗州刺史任城相徵入勸讓拜太中大夫左中郎將尚書出補右扶風留拜光祿大夫遭權變貴盛六年守靜外戚火熾乃遷太僕太卿公事絀位決辰之間俾位河南憤疾豪強見遏奸禁用嬰疾廢起家復拜太常遂陟三司沙汰虛冗料簡貞實抽拔表達與之同蘭芳任鼎重從駕南巡為朝碩德然知權過於寵私當俾國大臣苛察望欲復還條表以開啟導上恕其時所免州牧郡守五十餘人褒庶是黜英才是烈善否有章京夏清肅在位七載年七十有四延熹八年五月丙戌薨朝廷惜焉寵賜有加公自奉嚴敕勤遵禮度童材授任當官而行不為義絀疾是苛政益固其守廚無宿肉器不鏤雕風喪婧儷妻不嬖御可謂立身無過之地正直清儉該備者矣昔仲尼嘗垂三戒而公免焉故能匡朝盡直獻可去奸忠侔前後聲塞宇宙非黃中純白窮達一致其惡能立功立事敷聞于下昭升于上若茲巍巍者乎于是門人學徒相與刊石樹碑表勒鴻勳讚述德傳億年於戲公唯威靈天挺德翼赤精氣絪縕仁

哲生應台任作邦楨帝欽亮詭典刑道不感迄有成光遐邁移其清

司空文烈侯楊公碑

曰漢有國師司空文烈侯楊公公唯司徒之孫太尉公之胄子皇祖考以懿德晉及肆勤弋建休勳啟洪範公祇服弘業克丕堂構小乃不敢不慎大亦不敢不戒用罔有擇言失行在于其躬泊在辟舉先志載言罔不攸該乃自牢臣以從王事立功不有用辭其祿逮作御史允執國憲納于侍中在帝左右爰董武事王師孔閑羣公以舊德碩儒通術明宜建師保延入華光侍宴露寢數典誥之精旨達聖王之聰廣帝以機密齊栗常伯劇任鮮克知臧以釐其采命公再作少府俾莘其屬以熙庶績天地作陰國家丕承軍門祛棘弋遏寇虐命公再作光祿勳總其旅羅之士不貳心之臣保乂帝家嚴嚴大理惟制民命命公作廷尉惟刑之恤旁施四方惟明折獄蔽罪于憲之中亦惟三禮六樂國之元幹命公作太常明德惟馨八音克諧神人以和永世豐年溥天率土而眾莫外命公作司空公唯戴之翊明其政時惟休哉惟天陰騭下民奠倫所由順序命公作司徒而敬敷五教以親百姓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時惟休哉昭教于辟雍命公作三老帝躬以祇敬遵有虞于上庠莊莊大運垂尼烈耀命公作太尉璇璣運周七精循軌時惟休哉帝欲宣力于四方公則翼之辟道或違公則砺之庋恭夙夜不敢荒寧用對揚天子丕顯休命天子大簡其勳用授爾賜封侯于臨晉功成化洽景命有傾帝乃震慟執書以涖命于左中郎將郭儀作策賜公驃騎將軍臨晉侯印綬兼攬特進謚以文烈寵命卑備而後即世肆其孤彪敢議古式昭銘景烈銘曰

天鑒有漢誕生元輔世作三事勳在王府乃及伊公克光前矩悉心舉力胄其祖武化洽羣心澤霑區宇帝曰文烈朕嘉君功為邑河渭建茲土封申備九錫以作其屬位此特進于異羣公昔在申呂匡佐周宣茲高作頌大雅揚言今我文烈帝載用熙參光日月比功四時身歿名存永世慕思

漢太尉楊公碑

公諱賜字伯獻弘農華陰人姬姓之國有楊侯者公其後也其在漢室赤泉侯佐高丞相奚宣成以威德光于前朝祖司徒考太尉纘跡宰司咸有勳烈公承家崇軌受天醜素欽承奉構闕于伐柯烈風維鑾不易其趣文藝典籍尋道入奧操清行朗潛晦幽聞不筮州郡之命辟大將軍府不得已而應之遷陳倉令公乃困是行退居廬公車特徵以病辭司空聖高第拜侍中越騎校尉帝篤先業將間故訓公以曩公之舉進授尚書于禁中遷少府光祿勳敬揆百事莫不時序庶尹知恤閣閤推清列作司空地平天成陰陽不忒公遂身避託疾告退又以光祿大夫受命司徒敬敷五品宣洽人倫禦和化理股肱耳目之任靡不克明及至太尉四時順動三光耀潤羣生豐遂太和交通三作六卿五蹈三階受爵開國應位特進非盛德休功假于天人孰能該備寵榮兼包令錫如公之至者乎公體資明哲長於知見凡所避選并諸帝朝者莫非瑰才逸秀并參諸位惟我下流二三小臣織損清風愧于前人乃糾合同寮各述所審紀公勳績刊石立銘以慰永懷銘曰

天降純嘏篤生柔嘉俾胄祖考光輔國家三葉在服帝載用和粵隆我公允執忠貞在棣伊隆于鼎斯甫德被宇宙華夏以清受茲介福履祚孔成為邑河渭茂冕綏瑞以佐天子祇事三靈丕顯伊德萬邦作程爰銘爰贊式昭懿聲

文烈侯楊公碑

公諱賜字伯獻兼通五典周覽篇籍以為尚書帝王之要政有國之大本也是以三葉相承研其精義五代之微言王政之約綱罔不尋其端源究其條貫瀝乎其見聖人之情旨也益以踐騰餘蹤思高游夏初潛山澤授誨童冠後生賴以發祛蒙蔽文其材素者益不可勝數乃由牢府遷作帝臣于時聖幼將入學羣公以公溫故知新德宜保師乃以越騎校尉援侍華光之內帝坐已北面以納大誨其教人善誘則恂恂焉罔不仲也引情致喻則閭閻焉罔不釋也迄用有成緝熙光明惟帝念功六在九卿三事勳假皇天澤充區域疆土建封申增戶邑人臣之極位兼而有之然處豐盈約九命滋恭可謂高朗令終有始有卒者已於是門生大將軍何進等瞻仰沫泗公喪之禮糾合朋徒稽諸典制僉以為匡弼之功政事之實詔策之文則史臣志其詳若夫道術之美授之方策則是門人二三小子所特貫綜敢竭不才謏錄所審言于碑乃申頌曰

巍巍聖猷睠師不昭士子困蒙睠師不教於皇文懿哉伊趙如玉之固如嶽之喬鑽之斯堅仰之彌高示我顯德授我無隱正席傳道承帝之問誨茲一人萬邦作順微微我徒實賴遺訓文武作式元勳既奮光啟爵土垂統來胄存榮亡哀沒而不泯

司空房植碑

公言非法度不出于口行非至公不萌于心治身則伯夷之潔也儉嗇則季文之約也盡忠則史魚之直也剛平則山甫之勵也總茲四德式是百辟夙夜睠衋以事一人杜絲髮樹私恩不為也討無禮當殛禦弗避也是以功隆名顯在世孙特不獲愷悌覽厚之譽享年垂老至于積世門無立車堂無宴客衣不變裁食不兼味雖易之負廡詩之羔羊無以加也

明明在公寔惟皇后誕應正德式作漢輔邪愚是仇直亭是與剛則不吐柔則不茹媚茲天子以靖土宇

司空袁逢碑

凡所臨君明而先覺故能教不肅而化成政不嚴而事治其惠和也晏晏然其博大也洋洋焉信可謂兼三才而該剛柔無射于人斯矣銘曰

天鑒有漢賜茲世輔顯允厥德昭胄休序我袁雍容禮樂備舉穆穆天子孝敬允釐降拜屏着奉饋西序威儀聿修化滋區宇乃尹京邑總齊禁旅

荊州刺史庾侯碑

君資天地之正氣含太極之純精明潔鮮於白珪貞操厲乎寒松視鑒出于自然英風發乎天受事親以孝則行侔於曾閔結交以信則契明於黃石溫溫然弘裕虛引落落然高風起世信荊山之良寶靈川之明珠也爰在弱冠英風固以揚于四海矣拜為荊州刺史仗沖靜以臨民施仁義以接物恩惠著于萬里誠信暢于殊俗由是撫亂以治綏擾以靜帝嘉其功錫以車服方將揚除冠逝清一宇宙鄧天步之艱難甯陵夷之屯否

朱公叔墳前石碑

維漢二十一世延熹六年歲在四月丁巳忠文公益州太守朱君名穆字公叔卒于京師其五月丙申葬于究邑北萬歲亭之陽舊兆域之南其孤野受顧命曰古者不崇墳不封墓祭服雖三年無不於寢今則易之吾不取也而其無拘于俗無廢予誠野欽率遺意不敢有違封墳三板不起楝宇乃作祠堂于邑中南陽舊里備器鑄鼎銘功載德懼墳封彌久夷于平壤於是依德像緣雅則設茲方石鎮表靈域用慰其孤罔極之懷乃申詞曰

敢惟忠文時惟朱父實天生德丕承洪緒纘綸典術允迪聖矩好是貞厲疾彼強禦斷剛若仇柔亦不茹仍用明夷遘難受侮帝曰休哉朕嘉乃功命汝納言脩汝祖跡

父拜指首翼翼惟恭篤棐不忘夙夜在公昊天不弔降茲殘殃不遺一父俾屏我皇我皇悼心錫詔孔傷位以益州贈之服章用刑褒謚宣昭遺光子子孫孫永載寶藏

陳留太守胡公碑

君諱碩字季慤交趾都尉之孫太傅安鄉侯少子也其先與楚同姓別封于胡以國為氏臻乎漢興世載德不替舊勳君幼有嘉表克岐克嶷不見異物習與性成孝于二親養色備意蒸蒸雍雍雖曾閔顏柴無以尚也總角入學治孟氏易歐陽尚書韓氏詩博綜古文周覽篇籍言語造次必以經綸加之行已忠儉事施順恕公體所安

興衆共之騶客不萌于內喜慍不形於外可謂無競伊人溫恭淑慎者也初以公在司徒除郎中宿衛十年遭叔父憂以疾自免州郡交辟皆不就後以大將軍高第拜侍御史遷諫議大夫以將軍事免官舉賢良方正不詣公車建甯元年召拜議郎納忠蠹規匪懈于位遷侍中虎賁中郎將是年遭疾屢上印綬詔書聽許以侍中養疾其年七月被尚書召不任應命詔使謁者劉悝齎印綬即拜陳留太守君聞使者至加朝服拖紳使者致詔君以手自擊陳辭謝恩其明二十一日遣吏奉章報謝意氣精朗是日疾大慚刻漏未分奄忽而卒時年四十一天子憯悼詔使者王謙送葬以中牢具祠賜錢五萬布百疋贈穀三十斛同位畢至赴弔雲集生榮未艾沒有餘哀於是遏通搢紳爰暨門人相與叡述君德遒痛不窴恒切情懷無不永懷行由已作名自人成先民既邁賴茲頌聲嗟我明哲如何勿銘乃作辭曰

猗歟懿德令聞有彰祇服其訓克構克堂孝思唯則文藝丕光敦厚忠恕衆悅其良綏弱以仁不云我強爰自登朝進退以方見幾而作如鴻之翔乃位常伯恪處左右兼掌虎賁禁戎允理遘茲虐痾帝用悼止俾守陳留庶篤其祉王人既詔景命不俟嗚呼昊天殲我英士如何贈也命不自已哀哉永傷萬年是紀

太守胡公碑

君諱碩字季慤交趾都尉之孫太傅安樂侯之子也順帝時為郎中桓帝時遭叔父憂以疾自免荊州將軍每辟輒辭疾後以高等拜侍御史遷諫議大夫舉賢良方正病不詣公車建甯元年七月拜陳留太守病劇不任應召詔使謁者劉悝即授印綬二十一日卒詔遣使者王謙以中牢具祠特賜錢五萬布一百疋贈穀三十斛儒類赴送遠近鱗集於是陳留主簿高吉蔡彰等咸以郡遷充備官屬來迎者三十四人奔驚跋涉顧承清化遵天之戚不獲延祚痛心絕望忉怛永慕乃相與哀經庭位號咷靈柩將空申敕脩儀疚在興服寮御部引各執其職路人感愴觀者歎息遂樹碑作銘以表令德銘曰

於戲下國瞻仰後人欽見我君爰綏我惠式昭績恩有勞其悴昊天不弔景命顛墜悠悠蒸黎懷恨喪氣政雖未宣古之遺愛祁祁我君習習冠蓋修誡以迓曾不東邁靈魂徘徊靡所瞻逮惟其傷矣胸肝摧碎勒銘告哀傳千萬代

陳太丘碑

先生諱寔字仲弓潁川許昌人也含元精之和應期運之數兼資九德總修百行於鄉黨則恂恂焉斌斌焉善誘善導仁而愛人使夫少長咸安懷之其為道也用行舍藏進退可度不徼訐以干時不遷貳以臨下四為郡功曹五辟豫州六辟三府再辟

大將軍宰閫喜半歲太丘一年德務中庸教敦不肅政以禮成化行有謚會遭寇事禁錮二十年樂天知命澹然自逸交不詔上愛不黷下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及文書敕宥時年已七十遂隱丘山懸車告老四門備禮閑心靜居大將軍何公司徒袁公前後招辟使人曉諭云欲特表便可入踐常伯趙補三事紆佩金紫光國垂勳先生曰絶望已久飾巾待期而已皆遂不至弘農楊公東海陳公每在衮職羣僚賀之皆舉手曰潁川陳君命世絶倫大位未躋嘶于文仲竊位之負故時人高其德重于公相之位也年八十有三中平三年八月丙子遭疾而終臨沒顧命留葬所卒時服素棺椰財周槨喪事唯約用過乎儉羣公百僚莫不咨嗟嚴數知名先聲揮涕大將軍弔祠錫以嘉謚曰徵士陳君稟嶽瀆之精苞靈曜之純天不憖遺一老俾屏我王梁崩哲萎于時靡憲縉紳儒林論德譔績謚曰文範先生傳曰郁郁乎文哉書曰洪範九疇彝倫攸叙文為德表範為士則存誨没號不亦宜乎三公遣令史奉以中牢剌史敬弔太守南陽曹府君命官作誄曰赫矣陳君命世是生含光韜德為士作程資始既正守終有令奉禮終没休矣清聲遺官屬掾史前後赴會刋石作銘府丞與比縣會葬旬慤明韓元長等五百餘人緦麻設位哀以送之遠近會葬千人以上河南尹种府君臨郡追歎功德述録高行以為遠近鮮能及之重部大掾以成斯銘可謂

存錄没哀死而不朽者也乃作銘曰

我我崇徽吐符降神[illegible]先生抱寶懷珍如何昊穹既喪斯文微言紀絶來者曷聞交交黃鳥爰集于棘會葬[illegible]贈哀何有極

陳太丘廟碑

維中平五年春三月癸未豫州刺史典以褒功述德政之大經是以作謚封墓興於周禮衛鼎晉銘其勛有實故太丘長潁川許昌陳述字仲弓含聖哲之清和盡人才之上美光明配于日月廣大資乎天地辟四府宰三城神化著於民物形表圖於丹青魏魏乎其不可尚也洋洋乎其不可測也儉約違時懸車致仕徵辟交至遂不屑就春秋八十有三寢疾而終大將軍賜謚羣后建碑國人立廟先生有二子季方元方皆命世希有蟬期特立季方盛年早亡亦圖容加謚元方在喪毀瘠消形嘔血純孝追哀率禮不越于時嘉異畫像郡國欽盛德之休明懿鐘鼎之碩義乃樹碑鐫石垂世靡光詞曰

於皇先生冠耀八荒闡德之字探道之綱繼期立表以訓四方惟亮天工羣生之望高明允實有馥其芳載德爽世休有烈光欽慕在人舊憲章過牧斯州庶奉清塵棄予而遷靡瞻靡聞嗟哉懷矣曷所咨詢告哀金石式昭其勳

文範先生陳仲弓碑

君諱寔字仲弓潁川許人也其先出自有虞氏中葉當周之盛德有嬀滿者武王配以太姬而封諸太昊之墟是為陳胡公春秋之末失其爵土遂以國氏焉世篤懿德令聞不顯君膺皇靈之清和受明哲之上咨憲先民之遐迹秉玄妙之淑行投足而襲其軌施舍而合其量夫其仁愛溫柔足以孚育羣生廣大寬裕足以包覆無方剛毅強固足以威暴嬙邪正身體化足以陶冶世心先生有四德者故言斯可象靜斯可効是以邦之子弟遐方後生莫不同情瞻仰由其模範從其趣尚戾狠斯和爭訟化讓鮮嚴威猛政迫以刑戮未若先生潛導之速也其立朝事上也恭順貞厲含章方直無顯諫以彰直不割高而引長常幹州郡腹心之任義則進之以達道否則退之以光操然後德立名宣蓋于當世辟司徒府納規陳謀匡弼三事人用昭明台階允甯遷聞喜長清風暢於所漸儉節滋於監司郡政有錯爭之不從即解綬去復辟太尉府遷太丘長民之治情斂怨反於端懿者猶草木之偃於翔風百卉之捉于春陽也以所執不協所屬色斯舉矣不俟終日辟大將軍府道之行廢有分於命乃羅密網以訊英俊潛伏不試十有八年大忌蠲除舉賢良方正大將軍司徒並辟君曰七十有懸車之禮況我過諸遂不應其命容止法度老而彌壯凡所履行事類博審

不可勝數畧舉盲目具實錄記在乎其傳春秋八十有三中平三年八月丙子卒大將軍三公使御屬往弔祠會葬作誄謚曰文範先生刺史太守樹碑頌德許令以下至于國人立廟舊邑四時蒸嘗歆哀承祀具如祖禰先生存獲重稱亡歆血食修行于已得斯于人固上世之所罕有前哲之所不過也孤嗣紀衡恤在疚敢錄言行終始所守乃有二三友生咨度禮則咸曰君化道神速行于有國法施於民祀典所宗鄉人之祠非此遺孤所得專也昔者先生甚樂茲土築室講誨精靈所甯紀順奉雅意遂定兆域宜有銘勒表墳墓俾後生之歌詠德音者如丘封之存斯也乃作銘曰

於熙文考天授弘造淵玄其深巍巍其高剛而無虐柔而不撓誕鋪模憲示世作教君之誨矣民胥効矣遵行斯進庶乃斯止鮮我顯泰既多幽石含榮取辱湟而不縞德之休明賤不為恥趙邈其猷莫與方軌

郭有道林宗碑

先生名泰字林宗太原界休人也其先出自有周王季之穆有虢叔者實有懿德文王咨曰建國命氏或謂之郭即其後也先生誕膺天衷聰啟明哲考友溫恭仁篤慈惠夫其器量弘深姿度廣大浩浩焉汪汪焉與乎不可測已若乃砥節勵行貞道正辭貞固足以幹事隱括足以矯時遂考覽六籍採綜圖緯周流華夏游集帝學收文

武之將墜挺徹言之未絕于時纍緜之徒紳佩之士望形表而景附聆嘉聲而嚮和者猶百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宗龜龍也爾乃潛隱衡門收朋勤誨童冬頼焉用祛其蔽州郡聞德虛己備禮莫之能致羣公休之遂辟司徒掾又舉有道皆以疾辭將跼洪崖之遐迹紹巢由之絶軌翔區外以舒翼超天衢以高峙稟命不融享年四十有三以建甯二年正月乙亥卒凡我四方同好之人永懷良悼靡所置念乃相與推先生之德以國不朽之事僉以為先民既沒而德音猶存有亦賴之于紀述也今其如何而闕斯禮于是建碑表墓昭銘景行俾芳烈奮乎百世令聞顯于無窮其詞曰

於休先生明德通玄純懿淑靈受之自天崇壯幽溟如山如淵禮樂是悅詩書是敦匪惟撫華乃尋厥根宮牆重仞允得其門懿乎其純確乎其操洋洋搢紳言觀其高樓遲泌丘善誘能教赫赫三事幾行其招奄辭召貢保此清妙降年不永民斯悲悼爰勒茲銘揚其光穆嗟嘽來世是則是效

貞節先生范史雲碑

先生諱丹字史雲陳留外黃人陶唐氏之後也其在周室有士會者為晉大夫以受詭邑遂以為氏漢文景之際爰自南陽來家于咸安生惠延熹二年官至司農廷尉君則其後也君受天正性志高行潔在乎幼弱固已藐然有烈節矣時人未之或知

屈為縣吏亟從仕進非其好也退不可得乃託死遁去親戚莫知其謀遂隱嵩山中涉五經覽書傳允篤易與尚書學立道通久而後歸遊集太學知人審友苟非其類無所容納介操所在不顧貴賤其鄉黨也事長惟敬養稚惟愛言行舉動斯為楷式郡縣請召未嘗屈節其有備禮招延屢已迻止亦為謀基盡其忠直以處士舉孝廉除郎中來燕長未出京師丁母憂行服故事服闋後還郎中君遂不從州郡之政凡其事君過則彌之闕則補之通清庾之路塞邪枉之門舉善不拘階次黜惡不畏強禦其事繁多不可詳載雅性謙儉體勤能苦不樂假借與從事衒負徒行人不堪勞君不勝其逸辟太尉府俄而冠帶或以羣黨見嫉時政用受禁錮君罹其罪閉門靜居九族中表莫見其面晚節禁寬困于廛空而性多檢括不治產業以為卜筮之術得因吉凶道治民情以受薄債且無咎累乃鬻封于梁宋之域好事者覺之應時輒去禁既蠲除太尉張公司徒崔公前後四辟皆不就仕不為樣故不羣於位謀不苟合故神立于時是則君之所以立節明行亦其所以後時失逮也年七十有四中平二年四月卒太尉張公兗州劉君陳留太守滀于君外黃令劉君貪有休命使諸儒參校典禮作誄著謚曰貞節先生昭其功行錄記所履誄于耆舊刊石樹銘光示來世銘曰

於顯貞節天授懿度誕茲明哲允迪德譽如淵之清如玉之素瀰之不濁涅之不汙用行思忠舍藏思固伯喬是師史鰌是慕榮貧安賤不恤窮迮甘死善道道名之故身沒譽存休聲載路

彭城姜伯淮碑

先生諱肱字伯淮彭城廣人也其先出自帝胤在皇唐姬典四岳共葉能禮于神舜命秩宗爰封于呂其裔吕望佐周克殷俾侯齊國姓有姜氏即其後也高祖祖父皆豫章太守顓陰令先生既踰先世之純德體英妙之高姿立性純固百行修備故其平生所能事親惟孝如大舜五十而慕友于兄弟有棠棣之華萼鄂之度體惠理和有上德之素安靜守約恩及嬰兒至操動信邑中化之外戶不閉治藏無隱及其學而知之者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俯仰古候推步陰陽有名物定事之能獨見先覩之効然猶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童冠自遠方而集者蓋千餘人夫水盈而流德充而形是故德行外著洪聲遠布華夏同稱名振當世凡十辟公府九舉賢良方正公車特徵玄纁禮聘又家拜建為太守太中大夫先生盤桓育德莫之肯就不隕穫于貧賤不充詘于富貴拔乎其萃出乎其類生民之傑也年七十有七熹平二年四月辛巳卒于是從遊弟子陳留申屠蟠等悲悼傷懷懼徵言之欲絶感絶倫之咸事乃建碑

于墓既述景行銘曰

邈矣先生應天淑靈孝友是備上德是經弘此文藝眡怡是甯恫恫善誘童冠來識有煒其譽有煥其聲顯顯羣公並加辟命赫赫聖皇仍獲其聘委策避國守此玄靜紳乎其裕確乎其操嗚呼昔洪崖擘名並高嗟乎殞沒搢紳永悼依依我徒靡則靡效勒銘金石貽遺益曜舊本蔡中郎集載伯淮碑誤書建安二年卒宋人翻思建安前在邑為先輩大儒此碑實出邑賢筆今改正建安二字為熹平可耳

翟先生碑

世以仁義為質學問為業爰暨先生固天縱德應運立言繼期五百實行彤于州里明哲與聖合契該通五經兼洞墳籍為萬里之場圃九域之林澤挹之若江湖仰之若華岳玄玄焉測之則無源汪汪焉酌之則不竭可謂生民之英者已國失元傅學失表式凡百搢紳哀矣泣血人百其身匪云來復于是鄉黨乃相與登山伐石而勒銘曰

邈矣先生厥德孔貞腹心弘道深高入神王錫三命觀國之寧其視富貴忽若浮雲既不降志亦不辱身

汝南周巨勝碑

君諱祕字巨勝陳留太守之孫光祿勳之子也君應乾坤之淳靈繼命世之期運玄懿清朗貞厲精粹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總六經之要拓河洛之機援天心以立鈞贊幽明以揆時況靜微密淪于無內寬裕弘博含乎無外巨細洪纖罔不總也是以實槃于華德盈乎譽和以久任拜郎中疾去官察孝廉是時郡守梁氏外戚貴寵非其好也遂以病辭太守復察孝廉乃俯而就之以明可否然猶私存衛門講誨之樂不屑已也又委之而旋故大將軍梁冀專國作威海內從風世之雄材優逸之徒莫不委質從命而顧瞿者蓋亦多矣聞君洪名前後三辟卒不降身由是搢紳歸高羣公事德太尉司徒再辟三辟察賢良方正州舉孝廉皆病不就擾攘之際災眚仍發聖上詢諮師錫策命公車特徵君仰瞻天象俯察人事世路多險進非其時乃托疾杜門靜居里巷外無人跡庭生蓬蒿如此者十餘年強禦不能奪其守王爵不能滑其慮至延熹二年乃更闡門延賓享宴娛樂及秋而梁氏誅滅十二月君卒然則識幾知命可觀於斯矣洋洋乎若德難崇山千仞重淵百尺未足以喻其高究其深也夫三精垂耀處者有表爰在上世作者七人焉有該百行備九德齊光日月洞靈神明如君之至者與豈所謂天明之秀也享年五十不登期考遐邇歎悼痛心失圖乃相與建碑勒銘以推休美其辭曰

厥初生民天賜之性有麤有醜有否有聖伊惟周君允卜其政誕茲明德自貽哲命煥乎其文如星之布確乎不拔如山之固追踪先緒應期作度潛心大猷覃思德謨通世無悶屢辭王賜洋洋泌丘于以逍遙茂爾童蒙是訓是教瞻彼榮寵譬諸雲霄優哉游哉俾此弘高名振華夏光耀昆苗清風丕揚德音孔昭

處士圈叔則碑

伊漢二十有一世處士有圈典字叔則者夫其生也天真淑性清理條暢精微周密包括道要致思無形深總底部織入藝文藻分飽列如春之榮守根據窮不虛其聲偉德若茲惟世之英乃遂隱身高數穢穡孔勤童蒙來求慤之用文不義富貴譬諸浮雲州郡禮招休命交集徒加名位而已莫之能起也博士徵舉至孝恥已處而復出若有和而無終潔耿介于丘園慕七人之遺風年七十有五建甯二年六月卒臨沒顧命曰知我者其蓼莪乃為銘載書休美俾來世昆裔永有諷誦于先生之德其辭曰

民之齊敏卓時挺生思心精叡綜物通靈術有玄妙于時游情聞道睹異惕然若驚守死善據與世無營渾其若濁徐然後清綽其若煥終其益貞有恒實難獨秉其經嗟爾來世是瞻是憑

光武濟陽宮碑

惟漢再受命曰世祖光武皇帝考南頓君初為濟陽令濟陽有武帝行過宮常封閉帝將生考以令舍下漏開宮後殿居之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夜帝生時有赤光室中皆明使卜者王長卜之長曰此善事不可言咸有嘉禾一莖生九穗長于凡禾因為尊諱王室中微哀平短祚奸臣王莽偷有神器十有八年罪盈惡熾天人致誅帝乃龍見白水淵躍昆潁破前隊之衆珍二公之師收兵畧地經營河朔戮力戎功冀戴更始義不即命帝位闕焉於是羣公諸將據河洛之文叶符瑞之珍僉曰歷數在帝踐祚允宜乃以建武元年六月乙未即位鄗縣之陽五成之陌祀漢配天不失舊物享國三十六年方內乂安蠻夷率服巡狩泰山禪梁父皇代之遐迹帝者之上儀罔不畢舉道德餘慶延于無窮先民有言樂樂其所自生而禮不忘其本是以虞稱媯汭姬美周原皇天乃眷神宮實始于此厥跡邈哉所謂神麗顯融越不可尚小臣河南尹翬瑋先祖銀艾封侯歷世卿尹受漢厚恩瑋以商算餘烈郡舉孝廉為大官丞來在濟陽顧見神宮追惟桑梓褒述之義用敢作頌頌曰

赫矣炎光爰耀其輝篤生聖皇貳漢之微稽度虔則誕育靈姿黃尊作慝握天機帝赫斯怒爰整其師應期潛見扶陽而飛禍亂克定羣山珍夷區復帝載萬國以綏

巡于四嶽展義省方登封降禪升于中皇爰茲初基天命孔彰子子孫孫保之無疆

王子喬碑

王孫子喬者蓋上世之真人也聞其仙蕩矣不知興于何代博聞道家或言顓川或言彥雲和建斯域則具斯丘傳承先人曰王氏墓絕胄不繼荒而不祠歷載彌年莫之能紀暨于永和元年十有二月當臘之夜上有哭聲其音甚哀附居者往聞而怪之明則營其墓塞焉洪雪下無人踪見一大鳥跡有祭祀之處左右或以為神其後有人着絳冠大衣杖竹策立冢前呼樵獨子尹先謂曰我王子喬也爾勿復取吾先人墓前樹也須臾忽然不見時令太山萬熙稽古考之言感精瑞之應咨訪其驗信而有徵乃造靈廟以休厥神於是好道之傳自遠來集或絃歌以詠太一或誅思以厭丹田其疾病危療者靜躬祈福即獲祚若不度恪輒顛踣故知至德之宅兆真人之先祖也延熹八年秋八月皇帝遣使者奉犧牲以致祀祓懼之敬肅如也相國東來王章字伯義以為神聖所興必有銘表昭示後世是以賴卿仰伯陽之踪闚民蒙尹喜之風乃會長史遷乾訪及士隸遂樹玄石紀遺烈俾志道者有所覽焉詞曰

伊王君德通靈含光耀東純貞應大道羨久榮棄世俗飛神形翔雲霄浮太清乘螭龍載鴻軿戴華笠舊金鉞揮羽旗曳霓旌惟罔極壽億齡昭篤孝念所生歲終關發

丹情存墓冢舒哀聲遺鳥跡覺舊滅被絳衣兮紫纓呼豬子告姓名由此悟感怖驚修祠宇反几筵饋饘進甘香陳時傾顧誉明種匡流社熙帝庭祐邦國相黔民光景福禳無垠

伯夷叔齊碑

熹平五年天下大旱禱請名山求獲答應時處士平陽蘇騰字玄威夢陟首陽有神馬之使在道明覺而思之以其夢陟狀上聞天子開三府請雨使者與郡縣戶曹掾吏登山升祠手書要曰君況我聖主以洪澤之福天尋興雲即降甘雨因樹碑為銘曰

惟君之質體清良兮昔佐殷姬忠孝彰兮委國捐爵諫國亡兮識武伐紂欲喻匡兮時不可救懸潭蒼兮追念先侯受命皇兮憂懷感兮雖沒不朽名字芳兮

九疑山碑

農農九疑峻極于天觸石膚合興播雲時風嘉雨浸潤下民芒芒南土實賴厥勛遭于虞舜聖德光明克諧禋敬以孝蒸蒸師錫帝世堯乃授鐵受終文祖璇璣是承泰階以平人以有終遂奠九疑辭體而升登此崔嵬託靈神仙

陳留索昏廟上里社碑

社祀之建尚矣昔在聖帝有五行之官而共工子勾龍為后土及其沒也遂為社祀故曰社者土地之主也周禮建為社位左宗廟右社稷戎醜攸行於是受脤土膏恒動於是祈農又頌之于兆民春秋之中命之供祠故自有國至于黎庶莫不祀焉惟斯庠里古陽武之戶牖鄉也春秋時有子華為秦相漢興陳平由此社宰遂佐高帝克定天下為右丞相封曲逆侯永平之世廣延為太尉司空封公至嘉平延弟曾孫故字子卿為尚書令外戚梁冀乘寵作亂首策誅之王室以績封召都亭侯太僕太常司空毗天子而維四方克揩其功往烈有常于是司監爰暨邦人僉以為宰相繼踵咸出斯里奉一漢三而廣氏世焉雖有積善餘慶修身之致亦斯社之所相也乃相與樹碑作頌以示後昆云

唯王建祀明事百神乃顧斯社于我兆民明德惟馨其慶孔臻自嬴及漢四輔代昌爰我廣宗乃世重光元勳既立錫茲土疆乃公乃侯帝載用康神人協祚且巨且長凡我里人盡受嘉祥刊銘金石永世不忘

瑯琊王傅蔡公碑

君諱朗字仲明蓋諸之稽侯姬稷之末胄也昔叔度文王之昭建侯于蔡以國氏焉迄于平襄周祚微缺王室遂卑齊晉交爭強楚侵陵昭侯徙于州來公族分遷氏家于圉世葉載德常應官尹以遷于茲君雅操明允威厲不猛履孝悌之性懷文藝之才包洞典籍刊摘沉秘知幾達要通含神奧既討三五之術又采二南之業以魯詩教授生徒雲集莫不自遠並至栖遲不易其志簞食曲肱不改其樂心棲清虛之域行在玉石之間是以德行儒林智周當代四岳稱名帝曰子聞元和元年徵拜博士舒演奧秘賁理闕文所立卓爾度躡雲蹤其選士也抑頑錯枉進聖擢偉極遺逸於九皐揚明德于側陋拔茅以彙幽滯用濟加以清敏廣平好是正直規誨之策日誄王庭忠讜著烈令聞流行聖朝以藩國貴胄先帝遺體或以繼絕襲位正于阿保來洽雅訓騶盈階差或蹈憲理非弘直碩儒莫能匡弼蔡君審行修德進退可度遷河閒中尉瑯琊王傅乃從經術之方示以柔謀之威幸禮莫違其國用靖雖安國之輔梁孝仲舒之相江都靡以加焉勳績既盛帝簡其功將授上位遷于紫宮賦壽不永遺此疾山年五十八永興六年夏卒嗚呼哀哉凡百君子咨痛罔極殷懷傷悼含沸流懶如何昊天喪我師則發勒斯銘式昭其德天敏明哲於赫我君含弘光大玄覽孔真潛樂教思韞玉衡門雲龍感應養徒三千珠藏外耀鶴鳴聞天若時徵屢登祚王臣綜彼前疑定此典文參佐七德俾相大藩身沒稱顯永遺令勳表行揚名垂示後昆

玄文先生李子材碑

玄文先生名休字子材南陽宛人也其祖李伯陽周柱下史覩衰世而遁焉其後雄俊豪傑往往迸出自戰國及漢名臣繼踵支胄散遷其遷于宛尚矣王莽竊位漢祚中移考冀佐世祖匡復郊廟錫封茅土卿相牧守于時相逐休少以好學游心典謨既綜七經又精雘緯鈐深極奧窮覽妙旨居則玩其辭動則察其變雲物不顧必考其占故能獨見前識以先神意若古今常難疑義錯繆前人所布論後學所不曉休盡剖判剝散幽暗靡不昭爛猶發憤于目所不覩體所不閑遂登東岳觀百王遺風習容闕里以協禮衷退而講誨畫冠仰焉僊僊如也郡署五官掾功曹司空胡公顯以儒譽特進大鴻臚仍優禮固請乘讓執虛辭此三命不為利回不為義疚臨寵審已不動其守可謂純潔皓素純有餘裕者已其於鄉黨細行敦睦九族篤信交友不可得而詳也初娶配出後配未字年既五十苗胄不嗣以永壽二年夏五月乙未卒凡其親昭朋徒相與大會而蔡之鼎俎之禮節文曲備時令戴君臨喪命誄郡遣丞掾冠蓋盛倫既定而後龍焉于是故好朋舊僉以仲尼既沒文不在茲龜櫝美玉喪莫貴之求而無繼懷爾永思乃刊斯石懿德是丕吁茲先生東德恭勤天啟哲心其學孔純經緯是綜稚麗是分行已守道匪禮不蹈處約不戚聞寵不欣榮不能華威

不能震天淑殛命以讓以仁有惠云載惟邦之珍按典考謚謚以玄文身沒名彰配黔作隣遺譽罔極不昭億年嗚呼哀哉

郡掾史張玄祠堂碑

掾諱玄字伯雅河南偃師人也其先張仲者實以孝友為名左右周室大漢初興張蒼為丞相封北平侯其後自河內遷于茲土世為顯姓掾天姿恭恪寔慈惠和允恭博敏惻隱仁恕正身履道以協閨庭損用節財以贍疏族動中規矩言合典式不知名彰不飾行著可謂仁粹淑貞自然之素者已論者嘉之州郡禮招署致掾史況靜寡欲不求榮祿是以豐于子孫爵薄于人位某月日遭疾而卒掾孫翻以貞固之質受過庭之訓獲執戟出宰相邑遷太守得大夫之祿奉蒸嘗之祀尋原作之所由而至于此先考積善之餘慶陰德之陽報乃于是立祠堂樹碑勒銘式明令德以示乎後辭曰

於惟我考允迪懿德治信斯順其儀不忒仁惠周洽行惟模則篤垂餘慶貽此燕翼愈矣遺孫周懷多福刊名金石流于罔極

袁滿來墓碑

茂德休行曰袁滿來太尉公之孫司徒公之子逸才淑姿實天所授聰達通敏越齠

在髫明智易學從誨如流百家衆氏遇目能識事不再舉問一及三具始知終情性周備風有奇節孝睿所生順而不驕篤友凡弟和而不忤氣決泉達無所疑滯雖冠帶之中士校材考行無以加焉允公族之殊異國家之輔依衆律其器士嘉其良雖則童稚令聞令芳降生不永年十有五四月壬寅遭疾而卒既苗而不穗凋殞華英嗚呼悲夫乃假碑誄于墓表嗟其傷矣唯以告哀

童幼胡根碑

故陳留太守胡君子曰根字仲原生有家表幼而克才角犀豐盈光潤玉顏聰明敏惠好問早識言語所及智思所生雖成人之德無以加焉稟命不長夙罹凶災年七歲建甯二年遭疾夭逝慈母悼痛昆娣孔懷感襚稱之親愛憐國城之乖離乃權宜就封二祖墓側親屬李陶等相與追慕先君悲悼遺嗣樹碑刊辭以慰哀思辭曰

於惟仲原應氣淑靈實有令儀而氣如瑩明之之性與體俱生圖言斯識觀物知名傳者太勤受藏則成柔和順美與人靡爭恣不怨懟喜不驕盈當受福永為光榮榮如何昊天降此短齡惜繁華之方曄含皇嚴霜而凋零嗟重孺之夭逝兮傷慈母之肝情從皇祖乎靈兆兮庶神魄之斯甯哀悽戚以流涕兮念汚彰之不停顧永懷于不朽兮乃託辭于斯銘

真定直父碑

其接友也審辨其僞明于知人度終始而後交情不疎而貌親

靈表

太傅胡公夫人靈表

夫人編縣舊族章氏之長女也字曰顯章令儀小心柬操寒淵仁孝婉順率禮無違體季蘭之姿蹈思齊之跡永初二年年十有五爰初來嫁誕成家道仰奉慈姑竭歡致敬俯誨膝下化導周悉至德修於幾微徽音暢于神明故能多姓姒之功兼生人之榮朝春路寢贊桑蠶宮光寵有榮祭服有琉前後奉斯禮者三十餘載夫人生五男長曰整伯齊次曰千億叔驎次曰甯穉威次曰碩季厥伯仲各未加冠遭厲氛同時夭折故上郡孝廉季更應州郡舉茂才謀令京令為議郎季以高第為侍御史諫議大夫侍中虎賁中郎將陳留太守皆早即世夫人哀悼幼悴由是被疾遭太夫人憂篤建甯三年堯夫人之存也契濶中饋婉戀供養依生奉仁紹述雅意其閨月階于太夫人窀穸于茲地魂而有靈欽明定省神心欣焉其實甯之元女金盈追慕永思憯怛罔極遂及斯表鐫著堅珉頌曰悲母氏之不永懷殷恤以摧傷惟子道之無窮惜聞誨之未央庶黃耆以期頤胡委我以風喪恒思心以激切亦割肝以絕腸昔

先聖之遺辭言仁者其壽長嗟母氏之憂患體懷悌以慈良失延年之報祐獨何棄於穹蒼日月忽以將暮抱長結以含愁尋修念於在昔原疾病之所由遭元子之弱夭心傷怍以自憂陞祔季之殯終哀情結以彌綢皇姑沒而中感遂大漸兮速流疾兢兢而日遷氣微微以長浮銷精魂以遐翔曾不可乎援留爾乃順旨於寢寢繼存意於不遠爰樹靈於皇姑尚魂魄之有依潛幽室之黯漠惜昭明之景輝一往超以未及傾徂邈其彌遲顧新廟以累欷伏几筵而增悲嗟既逝之益遠耿悠悠而莫追

司徒袁公夫人馬氏靈表

維光和七年司徒袁公夫人馬氏薨其十一月葬哀子懿達仁達衛恤哀痛靡所寫懷乃撰錄母氏之德履示公之門人覩文感義采石于南山諮之羣儒假貞石以書焉夫人石扶風平陵人也曾祖中水侯祖將作大匠考南郡太守中水侯弟伏波將軍女在淑媛作合孝明誕生孝章婚姻帝室世為名族夫人生應靈和德精性妙角庠豐盈實有偉表溫慈惠愛慎而寡言幼從師氏四禮之教早達窈窕德象之儀及笄未匹明哲供治婦業孝敬婉孌畢力中饋後生仰則以為模憲自公歷據王官至宰相夫人營克家道扶翼政事聰明達乎中外隱括及乎無方不出其機化導宣暢童子無驕逸之尤婦妾無捨力之愆故能寵生人之光寵獲福祿之豐報朝春政於

王室躬桑蠶於蠶宮春秋六十有三寢疾不永懿等追想定省尋思髣髴哀窮念極不知所裁乃申辭曰

於穆母氏其德孔休思齊先始百行聿修宣慈惠和恩澤並周義方之訓如川之流俾我小子蒙昧以淪不享遐年以永春秋往而不返潛淪大幽嗚呼哀哉凡筵虛設帷帳空陳品物猶在不見其人魂氣飄颻焉所安神兄弟何依姊妹何親號咷叩地曾不我聞呼嗟上天何辜而然傷逝不續往者不旋

誄

濟北相崔君夫人誄

維延熹四年故濟北相崔夫人卒嗚呼哀哉世喪母儀宗殞憲師哀孝子靡所瞻依凡百赴弔至止增悲投涕歔欷共叙赫姿乃為誄曰

清和有鑠時惟哲母令儀令色爰以資始窒淵其心淑慎其止于母斯勤在子斯敬仰覽篇籍俯察絲枲多才多藝于何不有休譽遐馬允女之英乃及崔君惟德是行其德伊何實粹實明虔恭事幾契潤中饋敦此婉順疾彼攸逐思齊徽音展興夜寐穆穆其猷莫之與二天祚明德底之方轂於赫崔君膺茲祉祿夫人有肩翼此清淑仁風溫潤義惠優渥推恩中外施洽疏族食不兼膳服不織穀以儉為榮以奢為辱

堂堂其眉惟世之良於其令母受茲義方訓以柔和董以嚴剛怒不傷愛喜不亂莊納之軌度終然允臧是用登躋享其寵光雖則崇盛猶匪甯息同其婦子茂師其職服貴無荒尊不舍力密勿不忘惟德之極昔在共姜陪臣之母勞謙紡績仲尼是紀矧茲夫人帝室命婦猶日孜孜復禮克己人亦有言仁者壽長宜登永年黃耆無疆昊天不平降此殘殃寢疾彌留精爽悴傷惙怛孝子惴惴其惶靡神不舉無藥不嘗嗚呼哀哉於是孝子長呼氣絕復蘇號呼告哀不知其辜昊天上帝忍弔遺孤哥想遊靈焉識所徂嗚呼哀哉既瘞神柩薄言于歸冢宰喪儀循禮無遺切切喪主痛靡哀衰情兮長慕涕兮無睎行旅撣涕千里于咨乃謀卜筮言考其良建彼北域于時翳藏寞寞窀穸無時有陽燈燭既滅焉適納光形影不見定省何望嗟其哀矣不可弭忘日月代序古有如喪由斯夫人榮烈有章配彼哲彥既隆且昌顧景赫奕饋供孔將惟以慰懷庶無永傷嗚呼哀哉

神誥

漢交趾都尉胡夫人黃氏神誥

夫人江陵黃氏之季女字曰列飆其先出自伯翳別封于黃以國氏焉高祖父汝南太守曾祖父延城大尹祖父雷禺令父以王簿嘗證太守事奉明君以立臣節漢南之士以為美談初都尉君娶于故豫州刺史即黃君之姊生太傅安樂侯廣及泰令廣而卒繼室以夫人生童紀未齠而夭夫人懷聖善之姿黜慈母之仁撫育二孤導以義方思齊先始神罔時恫改能迄用有成誕膺繁祉廣庭五卿七公再封之祿康亦由孝廉宰牧二城九鼎之義夫人是享爰豐稚孫更仕三宮或典百里或作虎臣銀艾貂蟬近侍顯尊受茲介福于我夫人自郡尉仕于京師及廣兄弟式叙漢朝夫人居京師六十有餘載其乘輅執贊朝皇后採柔桑于蠶宮手三盆于蘭館者蓋三十年上有帝室寵光之休下有堂宇斤斤之祚心恥其榮體安其遠圖長慮迴用遵舊居欲留此焉康甯之時亟以為言太夫人年九十一建甯二年薨于太傅府是月辛酉公之季子陳留太守碩卒于洛陽左池里舍公衛哀悼祇慎其厲遵奏遺意不敢失墜乃俾元孫顯咨度厚儒以考其衷僉曰昔帝舜沒于蒼梧竄于虞郊二妃薨于江湘不即兆于九疑延陵季子實惟吳人長子遠終卜葬嬴博夫遭時而制不遠遷德魂氣所之不繫丘隴帝舜以之神罔時怨季札以之仲尼嘉焉襲帝藉之高論綜精靈之幽情稽先人之遐迹順母氏之所甯茲事體遠而義同允不可替於是公乃為辭聒告先考然後卜定宅兆龜筮悉從遂營窀穸之事舉封樹之禮十月既望粤翌日己酉葵我夫人黃氏及陳留太守碩于此高原維陽東界關亭之阿天子使

中常侍謁者李納弔且送葬持賻錢二十萬布二百疋再以中牢祠羣后異禽榮哀孔備千時濟陽故吏舊民中常侍勾陽子肅等二十三人思應慕化推本議銘著斯碑石俾諸見者瞻仰以知禮之用是為神誥乃申頌曰

於穆夫人家邦之媛昔在嬴代黃國氏建至于近祖亦降于漢天祚明德福祿流衍既作母儀履信思順登壽考壹用永蕃蘂子孫以仁追稽先典厝茲洛濱齊跡湘靈配名古人休矣耀光千億斯年

哀讚

議郎胡公夫人哀讚

議郎夫人趙氏字曰永姜允有令德秉心塞淵舒詳閑雅儀節孔備女師四典窈窕德象罔不習熟以供婦道議郎早世撿誨幼孤義方以道其性中禁以閑其情孤顛儉節用免答薦少辟侍中襲先公之爵以議郎出為濟陰太守是時夫人寢疾未愈而國家方有楚陽冠賊震驚帝師簡選州辟授任進衛不得辭王命親醫樂夫人乃自矜精稟氣力俛起若愈以勸遵穎到官月餘所疾暴加春秋五十八中平四年薨于京師顯有剖符之寄偏于國典疾篤不得顧親增感氣絕不能自宥慎終之事闕焉永廢雖不毀以隨沒亦困悴而傷懷知我如此不如勿生號咷告哀以乞骸骨踰

年然後獲聽追惟考君存時之命迎棺舊土同穴此城孤心推割靡所底念仰瞻二親或有神識靈表之文敢曰亮闇叙我憂痛作哀讚書之于碑

悠予小子夙惟孔艱嚴考殞沒我在齠年母氏鞠育載孺載懷慺勤斯慈愛備存匪惟騶之軌我熟度教誨嚴肅昭示好惡俾我克類畏威忌怒用免咎悔踐繼先祖即爵其土二將是臨興帝剖符守于濟陰夫人寢疾榮此寵休疾用徵痊翊日斯瘳將征將遷從養陶丘景命徂迅不愍少留疾大漸以危亟兮精微微而浸淫遇王職於憲典兮于孫忽以替違目不臨此氣絶兮手不覩夫含飯陳衣衾而不省兮合緼棺而不見昔予考之即世兮安宅兆于舊邦依存意以奉亡兮遷靈柩而同來考妣痛以修兮離乖神柩集而移兮增哀黃壚密而無間兮出入閨其無門昇柩在茲兮不知魂景之所存悼孤裹之不遂兮思情慘以傷肝幽情淪于后坤兮精哀達乎臭軌

祝辭

宗廟祝嘏辭

嗣曾孫皇帝某敢昭告于皇祖高皇帝各以后配昔受命京師都于長安享國十有一世歷年二百一十載遭王莽之亂宗廟隳壞世祖復帝祚遷都洛陽以服土中享

國一十一世歷年一百六十五載予末小子遭家不造早統洪業奉嗣無疆闇東吏民敢行稱亂總連州縣擁兵聚衆以圖叛逆震驚王師命將征服殷脉大臣推皇天之命以巳行之事遷都舊京昔周德衰而斯干作應運變通自古有之於是乃以三月丁亥來自雒越三月丁巳至于長安飭躬不愼最疾旬日賴祖宗之靈以獲有瘳吉旦齊宿敢用潔牲一元大武柔毛剛鬣商祭明視卿合嘉蔬香其馨薦豐本明粢醴酒用告遷來尚饗

九祝辭

高皇帝使工祝丞致多福無疆于爾嗣曾孫皇帝使爾受祿于天宜此舊都萬國和同兆民康人眉壽萬年于子孫孫永守民庶勿替引之

祝社文

元正令午時惟嘉良乾坤交泰太簇運陽乃祀社靈以祈福祥

祖餞祝文

今歲淑月日吉時良爽應孔加君當遷行神龜吉兆林氣煌煌著卦利貞天見三光鸞鴻雍雍四牡彭彭君既升輿道路開張風伯雨師洒道中央陽遂求福巽尤辟兵倉龍夾轂白虎扶行朱雀道引玄武作侶勾陳居中厭伏四方往臨邦國長樂無疆

禊文

洋洋暮春厥日除巳尊卑煙駕惟女與士自求眉福在洛之涘

吊文

弔屈原文

鴟鴞鼓翼鸞鳳摧翮啄啄琥琰寶其鎮顓皇車軼而失轄軌轡忽而不顧卒壞覆而不振顛抱石其何補

文

篆勢

字畫之始因於鳥跡蒼頡循聖作則制文體有六篆巧妙入神或象龜文或比龍鱗紆體放尾長翅短身頹若秦穆之垂纓蟠若蟲蛇之蔡編揚波振擊鷹峙鳥震延頸脩翼勢欲凌雲或輕舉內投微本濃末若絶若連似露緣絲凝垂下端從者如懸衡者如編抄者邪趣不方不圓若行若飛岐岐翻音煩小翻遠而望之若鴻鵠翥遊絡繹遲迫而視之湍際不可得見指揮不可勝原研桑不能數其詰屈難奠不能覩其隂間殿堂揖讓而辭巧籀誦拱手而韜輪處篇籍之首目粲粲彬彬其可觀摘華豔於紈素為學者之範閑嘉文德之弘懿蘊作者之莫刊思字體之俯仰舉大略而

論旃古文苑起句云鳥迹皇頡循聖作則制斯文體有六篆為真形要妙巧入神或龜文斜列蝌蚪蟲跡註同

隸勢

鳥跡之變乃惟佐隸蠭彼繁文崇此簡易厥用既行體象有度奥若星陳鬱若雲布其大徑尋細不容髮隨事從宜靡有常制或宮隆恢廓或櫛比鱗列或砥繩平直或蜿蜒縈庾或長邪奮趣或規旋矩折修短相副異體同勢奮華輕舉離而不絶纖波濃點錯落其間若鍾簴設張庭燎飛煙蘭岩崔嵬高下屬連似崇臺重宇層雲冠山遠而望之若飛龍在天近而察之心亂目眩奇姿譎誕不可勝原研桑所不能計宰賜所不能言何草篆之足算而斯文之未宣豈體大之難都將拟與之不儁聊仿思而詳觀舉大畧而論旃

九惟文

八惟困乏憂心殷殷天之生我星宿值貧六極之厄獨遭斯勤居處浮漚無以自存冬日栗栗上下同雲無衣無褐何以自溫六月徂暑炎赫來臻無締無絡何以蔽身無食不飽永離歡欣

詩

飲馬長城窟行

青青河邊草綿綿思遠道遠道不可思宿昔夢見之夢見在我旁忽覺在他鄉他鄉各異縣展轉不可見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入門各自媚誰肯相為言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童烹鯉魚中有尺素書長跪讀素書書中竟何如上有加餐食下有長相憶

答對元式詩

伊余有行羨庾茲邦先進博學同類率從濟濟厚彥如雲如龍君子博文貽我德音辭之集矣穆如清風

答卜元嗣詩

斌斌碩人貽我以文庶此休辭非余所希敢不酬答賦誦以歸

翠鳥

庭隅一作有若榴綠葉含丹蒂翠鳥時來集振翼修形容回顧生碧色動搖揚標青幸脫虞人機得親君子庭馴心托君素雌雄保百齡

本傳

蔡邕字伯喈陳留圉人也六世祖勳好黃老平帝時為酈令王莽初授以厭戎連率勳對印綬仰天歎曰吾策名漢室死歸其正昔曾子不受季孫之賜況可事二姓哉

遂搗將家屬逃入深山與鮑宣卓茂等同不仕新室又稷丞有清白行誼曰貞定公邕性篤孝母常滯病三年邕自非寒暑節變未嘗解襟帶不寢寐者十旬母卒廬于冢側動靜以禮有兎馴擾其室傍又木生連理遠近奇之多往觀焉與叔父從弟同居三世不分財鄉黨高其義少博學師事太傅胡廣好辭章數術天文妙操音律桓帝時中常侍徐璜左悺等五侯擅恣聞邕善鼓琴遠白天子勅陳留太守督促發遣邕不得已行到偃師稱疾而歸閉門靜居歎古不交當世感東方朔客難及楊雄班固崔駰之徒設疑以自通乃斟酌覈言趣其是而矯其非作釋誨以戒厲云酈建甯三年辟司徒橋玄府玄甚敬待之出補河平長召拜郎中校書東觀遷議郎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熹平四年乃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颺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册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初朝議以州郡相辟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兩州人士不得對相監臨至是復有三互法禁忌轉密選用艱難轇轕二州久缺不補邕上疏書奏不省初帝好學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因引諸生能為文賦者本頗以經學相招後諸為尺牘及工書鳥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數十人待中祭

酒樂松實謖多引無行趣勢之徒並待制鴻都門下喜陳方俗閭里小事帝甚悅之待以不次之位又市賈小民為宣陵孝子者復數十人悉除為郎中太子舍人時頻有雷霆疾風傷樹拔木地震隕雹蝗蟲之害又鮮卑犯境役賦及民六年七月制書引咎誥羣臣各陳政要所當施行邕上封事書奏帝乃親迎氣北郊及行辟雍之禮又詔宣陵孝子為舍人者悉改為丞尉焉光和元年遂置鴻都門學畫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其諸生皆勑州郡三公舉用辟召或出為刺史太守入為尚書侍中乃有封侯賜爵者士君子皆恥與為列焉時妖異數見人相驚擾其年七月詔召邕與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華太史令單颺詣金商門引入崇德殿使中常侍曹節王甫就問災異及消改變故所宜施行邕悉心以對事在五行天文志又特詔問曰比災變互生未知厥咎朝廷焦心載懷恐懼每訪羣公卿士庶聞忠言而各存括囊莫肯盡心以邕經學深奧故密特稽問宜披露失得指陳政要勿有依違自生疑諱且對經術以皂囊封上邕對章奏帝覽而歎息因起更衣曹節於後竊視之恐宣語左右事遂漏露其為邕所裁黜者皆側目思報初邕與司徒劉郃素不相平叔父衛尉質又與將作大匠楊球有隙球郎中常侍程璜女夫也璜遂使人飛章言邕質數以私事請託於郃郃不聽邕含隱切志欲相中於是詔下尚書召邕詰狀邕上書自陳於是下邕質於洛陽獄劾以仇怨奉公議害大臣大不敬棄市事奏中常侍呂強愍邕無罪請之帝亦更思其章有詔減死一等與家屬髡鉗徙朔方不得以赦令除楊球使客追路剌邕客感其義皆莫為用球又賂其部主使加毒害所賂者反以其情飛邕故每得免焉居五原安陽縣邕前在東觀與盧植韓說等撰補後漢記會遭事流離不及得成因上書自陳奏其所著十志分別首目連置章左帝嘉其才高會明年大赦乃宥邕還本郡邕自徙及歸凡九月焉將就還路五原太守王智餞之酒酣智起舞屬邕邕不為報智者中常侍王甫弟也素貴驕慠於賓客詬邕曰徒敢輕我邕拂衣而去智銜之密告邕怨於因故謗訕朝廷內寵惡之邕慮卒不免乃亡命江海遠跡吳會往來依太山羊氏積十二年在吳吳人有燒桐以爨者邕聞火烈之聲知其良木因請而裁為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猶焦故時人名曰焦尾琴焉初邕至陳留也其鄰人有以酒食召邕者比往而主以酣馬客有彈琴於屏邕至門試潛聽之曰憶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反將命者告主人曰蔡君向來至門而去邕素為邦鄉所宗主人遽自追而問其故邕具以告莫不懌然彈琴者曰我向鼓絃見螳螂方向鳴蟬蟬將去而未飛螳螂為之一前一卻吾心聳然惟恐螳螂之失之也此豈為殺心而形於聲者乎邕瞿然而笑曰此足以當之矣中平六年靈帝

崩董卓為司空聞邕名高辟之稱疾不就卓大怒嘗曰我力能族人蔡邕遲偃蹇者不旋踵矣又切勅州郡舉邕詣府邕不得已到署柰酒甚見敬重舉高第補侍御史又轉侍書御史遷尚書三日之間周歷三臺遷巴郡太守復留為侍中初平元年拜左中郎將從獻帝遷都長安封高陽鄉侯董卓賓客部曲議欲尊卓比太公稱尚父卓謀之於邕邕曰太公輔周受命翦商故特為其號今明公威德誠為巍巍然比之尚父愚意以為未可宜須關東平定車駕還反舊京然後議之卓從其言初平二年六月地震卓以問邕邕對曰地動者陰盛侵陽臣下踰制之所致也前春郊天公奉引車駕乘金華青蓋小華兩轄遠近以為非宜卓於是改乘皂蓋車卓重邕才學厚相遇待每集讌輒令邕鼓琴贊事邕亦每存匡益然卓多自狠用邕恨其言少從謂從弟谷曰董公性剛而遂非終難濟也吾欲東奔兗州若道遠難達且遯逃山東以待之何如谷曰君狀異恒人每行觀者盈集以此自匿不亦難乎邕乃止及卓被誅邕在司徒王允坐殊不意言之而歎有動於色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國之大賊幾傾漢室君為王臣所宜同忿而懷其私遇以忘大節今天誅有罪而反相傷痛豈不共為逆哉即收付廷尉治罪邕陳辭謝之黥首刖足繼成漢史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太尉馬日磾馳往謂允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成後史為一代大典且忠孝素著而所坐無名誅之無乃失人望乎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方今國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既無益聖德復使吾黨蒙其訕議日磾退而告人曰王公其不長世乎善人國之紀也制作國之典也滅紀廢典其能久乎邕遂死獄中允悔欲止而不及時年六十一搢紳諸儒莫不流涕北海鄭玄聞而歎曰漢世之事誰與正之兗州陳留聞皆畫像而頌焉其撰集漢事未見錄以繼後史適作靈紀及十志又補諸列傳四十二篇因李傕之亂湮沒多不存所著詩賦碑誄銘讚連珠篆弔論議獨斷勸學釋誨敘樂大訓篆勢祀文章表書記凡百四篇傳於世

論曰意氣之感士所不能忘也流極之運有生所共深悲也當伯喈抱銅拊徙幽裔仰日月而不見照燭臨風塵而不得經過其意豈及語平日倖全人哉及解刑衣冠甌越潛舟江壑不知其遠捷步深林尚苦不密但願北首舊丘歸骸先壟又可得乎董卓一旦入朝辟書先下分明枉結信宿三遷匡導既申狂偪屢奪資同人之先號得壯卿之後福屬其厄者夫豈無懷君子斷刑尚或為之不舉況國憲倉卒慮不先圖於情變容而副同邪黨執政乃追怨于長謗書流後救此為戮未或聞之典刑

贊曰邕實慕靜心精辭綴厈言金商而徂壯徙藉裸懷董名澆身毀

卷二終

王叔師集題詞

屈原在楚平王時以忠被疎作離騷經頃襄王立放之江南復作九歌天問九章遠遊卜居漁父大招自沉汨羅其後楚宋玉作九辯招魂漢賈誼作惜誓淮南小山作招隱士東方朔作七諫嚴忌作哀時命王褒作九懷劉向作九歎皆擬其文漢武時淮南王安始作離騷傳向典校經書分為十六卷東京班固賈逵各作離騷章句餘十五卷闕而不說至王逸復作十六篇章句又續為九思取班固二序附之為十七篇今世所行離騷皆王本也東漢文苑王叔師父子皆有名文考靈光殿賦與夢賦二篇世共傳誦叔師文少有習者讀離騷乃見之矣文字存亡常有時命或存已集或附他書俱可不敝天壤叔師騷註即不能割本書獨行然自以為與原同產南陽上風哀思有足親者章句諸篇與遺文並錄不類巨山詩序康成詩譜哉

婁東張溥題

漢王叔師集目錄

賦
機賦 荔支賦
楚辭序
楚辭章句序 離騷章句
九歌章句 天問章句
九章章句 遠遊章句
卜居章句 漁父章句
九辯章句 招魂章句
大招章句 惜誓章句
招隱士章句 七諫章句
哀時命章句 九懷章句
九歎章句
論
折式論
騷
九思 逢尤
怒上 疾世
憫上 遭厄
悼亂 傷時
哀歲 守志
詩
琴思楚歌
附錄
本傳

漢王叔師集目錄終

漢 王逸叔師 著

明 張溥西銘 閱

賦

機賦

帝軒龍躍庶業是昌俯覃聖恩仰覽三光爰制布帛始垂衣裳於是取衡山之孤桐南嶽之洪樟結靈根於磐石託九層於嚴傍性條暢以端直貫雲表而對良儀鳳晨鳴翔其上怪獸羣萃而陰栖於是迴命匠人潛江奮斧踰五嶺越九岡斬伐剖析擬度短長勝復迴轉剋像乾形大匡淡泊擬則川平光為日月蓋取昭明三軸列布上法台星兩騏齊首儼若將征方圓綺錯微紗窮奇蟲禽品獸物有其宜兎耳跧伏若安若危搤犬相守竄身匿蹄高樓雙峙下臨清池遊魚銜餌瀲瀲其波鹿盧並起繽繽俱垂一往一來匪勞匪疲於是莫春代謝朱明達時蠶人告訖含龍獻絲或黃或白繅擭凝脂纖纖靜女經之絙乃窈窕淑媛美色貞怡解鳴珮釋羅衣披華幕登神機乘輕杼覽牀帷動搖多容俯仰生姿

荔支賦

暖若朝雲之興森如橫天之彗湛若大廈之容鬱如峻嶽之勢修幹紛錯綠葉臻臻灼灼若朝霞之映日離離如繁星之着天皮似丹罽膚若明瑠瀲泮和璧奇喻五黃仰數麗表俯嘗嘉味口含甘液心受芳氣兼五滋而無當主不知百和之所出卓絕類而無傳超衆羣而獨貴

楚辭序

楚辭章句叙

叙曰昔者孔子歎聖明詰天生不王俾定經術乃刪詩書正禮樂制作春秋以為後王之法門人三千罔不昭達臨終之日則大義乖而微言絕其後周室衰微戰國並爭道德陵遲諂諛萌生於是楊墨鄒孟孫韓之徒各以所知著造傳記或以述事或以明世而屈原履忠被譖憂悲愁思獨依詩人之義而作離騷上以諷諫下以自慰遭時暗亂不見省納不勝憤懣遂復作九歌以下凡二十五篇楚人高其行義瑋其文采以相教傳至於孝武帝恢廓道訓使淮南王安作離騷經章句則大義粲然後世雄俊莫不瞻仰德音妙思繽紛述其詞連至劉向典校經書分以為十六卷考章句即位深弘道藝而班固賈逵復以所見改易前疑各作離騷經章句其餘十五卷闕而不說又以壯為狀義多乖異事不要撮今臣復以所識所知稽之舊章合之經傳作

十六卷章句雖未能究其微眇然大指之趣略可見矣且人臣之義以中正為高以仗節為賢故有危言以存國殺身以成仁是以伍子胥不恨于浮江比干不悔于剖心然後德立而行成榮顯而名稱若夫懷道以迷國佯愚而不言顛則不能扶危則不能安婉挽以順上逡巡以避患雖保黃耆終壽百年蓋志士之所恥愚夫之所賤也今若屈原膺忠貞之質體清潔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進不隱其謀退不顧其命此誠絕世之行俊彥之英也而斑固謂之露才揚己競於羣小之中怨恨懷王讒耑椒蘭苟欲求進強非其人不見容納悠悠自沈是虧其高明而損其清潔者也昔伯夷叔齊讓國守志不食周粟遂餓而死豈可復謂有求於世而恨怨哉且詩人怨王刺上曰嗚呼小子未知臧否匪面命之言提其耳風諫之語於斯為切然仲尼論之以為大雅引此比彼屈原之詞僶俛嚮順甯以其君不知之故欲提攜其耳乎而論者以為露才揚己怨刺其上強非其人茹失厥中矣夫離騷之文依託五經以立義焉帝高陽之苗裔則詩厥初生民時惟姜嫄也紉秋蘭以為佩則將離將翔佩玉瓊琚也夕攬洲之宿莽則易潛龍勿用也圖左乱而乘騏則履中和以制天也就重華而陳詞則尚書咎繇之謀謨也登崑崙而涉流沙則禹貢之敷土也故智彌盛者其言博才益劭者其識遠屈原之詞誠博遠矣自孔子終後以來名儒博達之

士著造詞賦莫不擬則其儀表祖式其模範取其要妙竊其華藻所謂金相玉質百歲無匹名垂罔極永不刊滅者也

離騷經章句

離騷經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與楚同姓仕于懷王為三閭大夫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入則與王圖議政事決定嫌疑出則監察羣下應對諸侯謀行職修王甚珍之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妬害其能共譖毀之王乃疏屈原屈原執履忠貞而被讒表憂心煩亂不知所愬乃作離騷經離別也騷愁也經徑也言以放逐離別中心愁思猶陳直徑以風諫君也故上述唐虞三代之制下序桀紂昏亂之societies君驕傲反于正道而還已也是時秦昭王使張儀譎詐懷王令絕齊交又使誘楚請與俱會武關遂脅與俱歸拘留不遣卒客死于秦其子襄王復用讒言遷屈原于江南而屈原放在山野復作九章援天引聖以自證明終不見省不忍以清白久居濁世遂赴汨淵自沉而死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諭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賢臣虬龍鸞凰以託君子飄風雲霓以為小人其詞溫而雅其義皎而朗凡百君子莫不慕其清高嘉其文采良其不遇而閔其志焉

九歌章句

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祠必作樂鼓舞以樂諸神屈原放逐竄伏其域懷憂苦毒愁思憤鬱出見俗人祭祀之禮歌舞之樂其詞鄙陋因為作九歌之曲上陳事神之敬下以見己之冤結託之以風諫故其文意不同章句雜錯而廣異義焉

天問章句

天問者屈原之所作也何不言問天天尊不可問故曰天問也屈原放逐憂心愁悴彷徨山澤經歷陵陸嗟號昊穹仰天嘆息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僪佹及古賢聖怪物行事周流罷倦休息其下仰見圖畫因書其壁呵而問之以渫憤懣舒泄愁思楚人哀惜屈原因共論述故其文義不次叙云叙曰昔屈原所作凡二十五篇世相教傳而莫能說天問以文義不次又多奇怪之事旬太史公曰論道之多所不遠至於劉向揚雄援引傳記以解說之亦不能詳悉所闕者眾多無聞焉既有解說乃復多連蹇其文澒溟洞其說故厥義不昭微指不明自游覽者靡不苦之而不能照也今則稽之舊章合之經傳以相發明為之符驗章決句斷事事可曉俾後學者永無疑焉

九章章句

九章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於江南之野思君念國憂思閔極故復作九章章者著明也言己所陳忠信之道甚著明也卒不見納委命自沈楚人惜而哀之世論其詞以相傳焉

遠遊章句

遠遊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履方直之行不容于世上為讒佞所譖毀下為俗人所困極章皇山澤無所告訴乃深惟元一修執恬漠思欲濟世則意中憤然文采秀發遂叙致思託配仙人與俱遊戲周愍天地無所不到然猶懷念楚國思慕舊故忠信之篤仁義之厚也是以君子珍重其志而瑋其辭焉

卜居章句

卜居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履忠貞之性而見嫉妬念讒佞之臣承君順非而蒙富貴己執忠直而身放棄心迷意惑不知所為乃往至太卜之家稽問神明決之蓍龜卜己居世何所宜有冀聞異策以定嫌疑故曰卜居也

漁父章句

漁父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逐在江湘之間憂愁嘆吟儀容變易而漁父避世隱身約漁江濱欣然自樂時遇屈原川澤之域怪而問之遂相應答楚人思念屈原因叙其辭以相傳焉

九辨章句

九辨者楚大夫宋玉之所作也辨者變也謂敷道德以變說君也九者陽之數道之綱紀也故天有九星以正機衡地有九州以成萬邦人有九竅以通精明屈原懷忠貞之性而被讒邪傷君閣蔽國將危乃援天地之數列人形之要而作九歌九章之頌以諷諫懷王明己所言與天地合度可履而行也宋玉者屈原弟子也閔惜其師忠而放逐故作九辨以述其志至於漢興劉向王褒之徒咸悲其文依而作詞故號為楚詞亦承其九以立義焉

招魂章句

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招者召也以手曰招以言曰召魂者身之精也宋玉憐哀屈原忠而斥棄愁憒山澤魂魄放佚厥命將落故作招魂欲以復其精神延其年壽外陳四方之惡內崇楚國之美以諷諫懷王冀其覺悟而還之也

大招章句

大招者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屈原放流九年憂思煩亂精神越散

與形離別恐命將終行不遂故憤然大招其魂咸稱楚國之樂崇懷襄之德以比三王能任用賢公卿明察能薦舉人宜輔佐之以興至治因以風諫達己之志也

惜誓章句

惜誓者不知誰所作也或曰賈誼疑不能明也惜者哀也誓者信也約也言哀惜懷王與己信約而復背之也古者君臣將共為治必以信誓相約然後言乃從而身以親也益刺懷王有始無終也

招隱士章句

招隱士者淮南小山之所作也昔淮南王安博雅好古招懷天下俊偉之士自八公之徒咸慕其德而歸其仁各竭才智著作篇章分造辭賦以類相從故或稱小山或稱大山其義猶詩有小雅大雅也小山之徒閔傷屈原又怪其文昇天乘雲役使百神似若仙者雖身沉沒名德顯聞與隱處山澤無異故作招隱士之賦以章其志也

七諫章句

七諫者東方朔之所作也諫者正也謂陳法度以諫正君也古者人臣三諫不從退而待放屈原與楚同姓無相去之義故加為七諫慇懃之意忠厚之節也或曰七諫者法天子有爭臣七人也東方朔追閔屈原故作此辭以述其志所以昭忠信矯曲

朝也

哀時命章句

哀時命者嚴夫子之所作也夫子名忌與司馬相如俱好辭賦客遊于梁梁孝王甚奇重之忌哀屈原受性忠貞不遭明君而遇暗世斐然作辭嘆而述之故曰哀時命也

九懷章句

九懷者諫議大夫王褒之所作也懷者思也言屈原雖見放逐猶思念其君憂國傾危而不能忘也褒讀屈原之文嘉其溫雅藻采敷衍執握金玉委之污瀆遭世溷濁莫之能識追而愍之故作九懷以稗其詞史官錄第遂列于篇

九歎章句

九歎者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劉向之所作也向以博古敏達典校經書辯章舊文追思屈原忠信之節故作九歎歎者傷也息也言屈原放在山澤猶傷念君歎息無已所謂讀賢以輔志驗詞以曜德者也

九思章句

九思者王逸之所作也自屈原終沒之後忠臣介士遘佞臣學者讀離騷九章之文莫

不憯然心為悲感高其節行妙其麗雅至劉向王褒之徒咸嘉其義作賦騁辭以讚其志則皆列于譜錄世世相傳逸與屈原同土共國悼傷之情與凡有異籍慕向褒之風作頌一篇號曰九思以稗其辭未有解說故聊訓誼焉

論

折武論

包含六藝游覽百家用道德為弓弩仁義為鎧甲（北堂書鈔載王逸臨秦州敘云學道處于山藪此作那于俾閑）

騷

九思

悲兮愁哀兮憂天生我兮當闇時被讒諧兮虛獲尤心煩憒兮意無聊嚴載駕兮出戲遊周八極兮歷九州求軒轅兮索重華世既卓兮遠眇眇握佩玖兮中路躊躇舉臯繇兮建與謨懿風后兮受瑞圖愍余命兮遭六極委玉質兮於泥塗遽偉遑兮驅林澤步屏營兮行丘阿車軨折兮馬虺頹蓋悵立兮涕滂沱思丁文兮聖明哲哀平羌兮迷謬愚呂傳舉兮殷周興忌諱專兮郢吳虛仰長歎兮氣飲結悒殟絕兮活復蘇虎兕爭兮於廷中豺狼鬬兮我之隅雲霧會兮日寘晦飄風起兮揚塵埃走壸堂兮作東西欲竄伏兮其焉如念靈閨兮奧重深孤煢煢兮誰語節兮隔無繇望舊邦兮路委隨

憂心悄兮志勤劬魂兢兢兮不遑寐目眩眩兮晉終朝

右逢尤

令尹兮謦謦羣司兮讒讒哀哉兮溷溷上下兮同流菽菡兮蔓衍芳蕙兮挫枯朱紫兮雜亂曹莫兮別諸倚此兮巖穴承思兮窈悠嗟懷兮眩惑用志兮不昭將喪兮玉斗遭夫兮鈕樞我心兮煎熬惟是兮用憂集慕兮九旬退顧兮彭務擬斯兮二蹤未知兮所投誶吟兮中野上榮兮蜿蟺大火兮西睨攜提兮運低雷震兮碌磕雹霰兮霏霏奔電兮光晃涼風兮愴悽鳥獸兮驚駭相從兮宿棲鴛鴦兮雍雍狐狸兮嶽嶽哀吾兮介特獨處兮罔依蝘蜓兮鳴東蟋蟀兮號西載緤兮我裳蝎入兮我懷蟲多兮夾余惆悵兮自悲行立兮忉怛心結繒兮折裂

右怨上

周徘徊兮漢渚求水神兮靈女嗟此國兮無良謀女誣兮讒諛鵾雞列兮譁讙雌鴻鳴兮眩余抱昭華兮寶璋欲衒鬻兮莫收言逝邁兮北徂吁我友兮配耦日陰曀兮未光聞鼃黿兮鼓鼉紛載驅兮高馳將諮詢兮皇羲遵河皋兮周流路變易兮時乘鴻滄海兮東逝沐盥浴兮天池訪太昊兮道要云靡貴兮仁義志欣樂兮反征就周文兮卻峻秉王英兮結誓日欲暮兮心悲惟天祿兮不再背我信兮自違蹦隴堆兮渡漠過桂車兮合黎赴崑山兮軍驟從盧敖兮棲遲吮玉液兮止渴齧芝華兮療飢居嶕廓兮斟嚮遠梁邕兮幾迷望江漢兮濩落心緊綦兮傷懷時朏朏兮且旦塵漠漠兮未晞憂不暇兮寢食吒增歎兮如雷

右疾世

哀世兮睒睗譏讒兮嗢喔衆多兮阿媚骫靡兮成俗貪枉兮黨比貞良兮梵獨鵾鶌兮枳棘鵷集兮淮澶鼫鼠兮青蔥纂本兮姦落靦斯兮僞惑心為兮隔錯遠巡兮圖藪率彼兮畛陌川谷兮澗淵山島兮硌硌叢林兮崨崨林榛兮岳嵓霜雪兮雍湣冰凍兮洛澤東西兮南北罔所兮歸薄底厓兮枯樹朽蘭兮嚴石路跼兮寒局數獨處兮志不申年齒盡兮命迫促魁纍擯摧兮常困辱含憂強老兮愁無樂類髮悳顛兮顯贅白思靈澤兮一齊沐懷蘭英兮把瓊若待天明兮立躑躅雲濛濛兮電像爍狐鵠驚兮鳴呴呴思佛鬱兮肝切剝悠悁悒兮孰訴告

右憫上

悼屈子兮遭厄沈玉躬兮湘汨何楚國兮難化迕于今兮不易士莫志兮美來兢佞諛兮讒閒閱指正義兮為曲訕壁玉兮為石鵾鵬遊兮華屋鴟鵂棲兮柴棘起奮迅兮奔走遭羣小兮謟詞載青雲兮上昇適昭明兮所處踹天衢兮長驅踵九陽兮戲

蕩越雲漢兮南濟秣余馬兮河敖霄霓紛兮晻翳參辰回兮顛倒逢流星兮問路顧
指我兮從左偃蹇旗兮直馳御者迷兮失軌遂踰遠兮邪造與日月兮殊道志閼絶
兮安如哀所求兮不耦攀天階兮下視見鄣郵兮舊宇意遥遥兮欲歸衆穢盛兮杳
杳思哽饐兮詰詘澤流瀾兮如雨

右遭厄

嗟嗟兮悲夫殷亂兮紛絷芳絲兮同絲冠履兮共紉瞥萬兮侍宴周郎兮負劒白龍
兮見射靈龜兮執拘仲尼兮困厄鄒行兮幽囚伊余兮念茲弁遁兮隱居將升兮高
山上有兮猴猿欲入兮深谷下有兮虺蛇左見兮鳴鵙右睹兮梟惶悸兮失氣踊
躍兮距跳便旋兮中原仰天兮增嘆管蒯兮野莽龍葬兮千眠鹿躁兮斷貔貅兮
蟑螳螂鵙兮軒軒鶺鴒兮甄甍痛兮寡獨靡有兮匹倫意欲兮沈吟迫日兮黄昏
玄鶴兮高飛增逝兮青冥鵾鷄兮喈喈山鵲兮嚶嚶鴻鷹兮振翅歸雁兮于征吾志
兮鬱悟懷我兮聖京垂屣兮將起踑跱兮須明

右悼亂

惟昊天兮昭靈陽氣發兮清明風習習兮和煖百草萌兮華榮董荼茂兮敷疏蘅芷
彫兮堂嫭感貞良兮遷害將大斤兮辟廉時混混兮流俗賢當世兮莫知覽往哲兮

俊彦亦詘辱兮繫縲管束縛兮桎梏百賈易兮傳賣遭桓繆兮識舉才德用兮列施
且從容兮自慰吮焚書兮遊戲迫中國兮迮陋吾欲之兮九夷超五嶺兮嵯峨觀浮
石兮崔嵬陟丹山兮炎野屯余車兮黄支就祝融兮稽疑嘉已行兮無為乃回遑兮
北逝遇神嬉兮宴娭欲靜居兮自娛心愁感兮不能故余轡兮策駟忽風騰兮雲浮
蹶飛杭兮越海從安期兮蓬萊緣天梯兮北上登太一兮玉臺使素女兮鼓黄乘戈
和兮謳謡聲激誂兮清和音晏衍兮要娵戚欣欣兮酣樂余春春兮獨悲顧章華兮
太息志戀戀兮依依

右傷時

昊天兮清涼玄氣兮高朗北風兮潦烈草木兮凋唐呼吸兮嗛嗛螿蜕兮穰穰歲忽
忽兮惟暮余感時兮愁愴傷俗兮泥濁疇蔽兮不章竇彼兮砂礫捐此兮夜光椒瑛
兮涅汙築耳兮充房攝衣兮繚帶操戈兮墨陽昇車兮命僕將馳兮四荒下堂兮見
蕃出門兮觸塗巷有兮幽蛙邑多兮螳螂睹斯兮嫉賊心為兮切傷俛念兮子胥仰
慕兮比干投餌兮脱冕龍屈兮蛻蟤潛藏兮山澤鼠蜀兮叢攢窺見兮溪澗流水兮
沄沄黿鼉兮欣欣鱣鮎兮延延羣行兮上下騏羅兮列陳自恨兮無友特處兮煢煢
冬夜兮陶陶雨雪兮寘寘神光兮熲熲鬼火兮熒熒修德兮困控慈不聊兮遲生憂
紓兮鬱鬱愁所兮寫情

右哀歲

陟玉巒兮遠遥覽高岡兮曉嶢桂樹列兮紛敷吐紫華兮布條實孔鸞兮所居兮其
集兮惟鶏為鶵鶩兮啞啞余顧瞻兮怊怊彼日月兮闇昧障覆天兮侵氛伊我后兮
不聰焉陳誠兮効忠攄羽翮兮超俗遊陶遨兮養神乘六蛟兮蜿蟤馳騁兮陞雲
揚彗光兮為旗秉電策兮為鞭朝晨發兮鄢郢食時至兮增泉繞曲阿兮北次造我
車兮南端謁玄黄兮納贄崇忠貞兮彌堅履九宮兮偏觀睹秘藏兮寶珍就傅說兮
騎龍與織女兮合婚興天畢兮掩邪設天弧兮射姦隨真人兮翱翔食元氣兮長存
望太微兮穆穆睨三階兮炳分相輔政兮成化建烈業兮垂勳日瞥瞥兮西沒道遐
迥兮阻嘆志稽積兮未通悵敞罔兮自憐

右守志

辭曰天庭明兮雲霓藏三光朗兮鏡萬方斥蜥蜴兮進龜龍策謀從兮翼機衡配稷
契兮恢唐功嘉英俊兮未為雙

詩

琴思楚歌

感陰脩夜何難曉思念糾戾腸摧繞時節晚暮年齒老冬夏更運去若頹寒來暑往
難逐追形容改少顏色虧時忽晻晻若駒馳意中私喜施用為內無所恃失本義志
願不得心肝沸憂懷感結重嘆噫歲月已盡去奄忽亡官失祿去家室思想君命幸
復位久處無成辛苦乘

王逸本傳

王逸字叔師南郡宜城人也元初中舉上計吏為校書郎順帝時為侍中著楚辭章
句行於世其賦誄書論及雜文凡二十一篇又作漢詩百一十三篇子延壽字文考
有高才少游魯國作靈光殿賦後蔡邕亦造此賦未成及見延壽所為甚奇之遂輟
翰而已曾有異夢意惡之乃作夢賦以自廣後溺水死時年二十餘

漢王叔師集卷全終

孔少府集題辭

魯國男子孔文舉年大於曹操二歲家世聲華曹氏不敵其詩文益非操所敢望也操殺文舉在建安十三年時僭形已彰文舉既不能詩之又不能遠之並立衰朝戲謔笑傲激其忌怒無啻肉餵餓虎此南陽管樂所深悲也曹丕論文首推北海徐幹次錄氏於楊班脂元升往哭文舉官以中散丕好賢知文十倍於操然令文舉不死親見漢帝禪受當涅盜鼎亦必舉族況焚所恨者其死先操狐鼠妄行攘袂之日天下遂無孔父仇牧耳文舉天性樂善甄賮配食虎賁同坐死不相負何況生存臧憲困於孫權葆首急難稱衡謝該淪落下士抗章推舉今讀其書表如鮑子復生舍息不沒彼之大度豈止六國四公子乎而遺窮命盡不能庇九歲之男七歲之女天道無親其言不信猶稟錮餘烈哉陳留路粹中郎弟子也呈身漢賊奏殺賢者與馬融役於梁冀等耳東漢氣節獨少府詩文豪氣直上孟子所謂浩然非耶琴堂衣冠客滿酒盈予尚能想見之

婁東張溥題

孔少府集目錄

表疏
薦禰衡表　崇國防疏
上書
薦謝該上書　上漢帝書
奏宜准古王畿制書　上三府所辟掾故吏事
奏馬賢事
對
東海王祭禮對
教
告高密縣立鄭公鄉教　脩鄭公宅教
告昌安縣教　下高密恤鄭子然教
答王脩教　又
書
與曹操論盛孝章書　與曹操論酒禁書
又　與曹操討烏桓書
報曹操書　答賓戲書
與韋甫休書　又
與王朗書　與張紘書
又　喻卭原書
與卭原書　與諸卿書
與宗從弟書　與許博士書
論
汝顏優劣論　聖人優劣論
又　周武王漢高祖論
議
馬日磾不宜加禮議　肉刑議
碑
衛尉張儉碑
詩

離合作郡姓名字詩　雜詩二首
臨終詩　六言三首
失題
附錄
本傳

孔少府集目錄終

孔少府集卷全

漢　魯國孔　融著

明　太倉張　溥閱

表疏

薦禰衡表

臣聞洪水橫流帝思俾乂旁求四方以招賢俊昔世宗繼統將弘祖業疇咨熙載羣士響臻陛下叡聖纂承基緒遭厄運勞謙日仄惟嶽降神異人並出竊見處士平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亮英才卓躒初涉藝文升堂覩奧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暫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弘羊潛計安世默識以衡準之誠不足怪忽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疾惡若讐任座抗行史魚屍節殆無以過也鶚鳥累百不如一鵷使衡立朝必有可觀飛辯騁辭溢氣坌涌解疑釋結臨敵有餘昔賈誼求試屬國說繫單于終軍欲以長纓牽致勁越弱冠慷慨前世美之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衡宜與比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揚聲紫微垂光虹蜺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帝室皇居必蓄非常之寶若衡等輩不可多得激楚陽阿至妙之容實伎者之所貪飛兎騶褭絕足奔放

良樂之所急也臣等區區敢不以聞陛下篤慎取士必須効試乞令衡以褐衣召見必無可觀采臣等受面欺之罪

崇國防疏

竊聞領荊州牧劉表縱恣放恣所為不軌至乃郊祭天地擬儀社稷雖昏僭惡極罪不容誅至於國體宜且譏之何者萬乘至重天王至尊身為聖躬國為神器陛級縣遠祿位限絕猶天之不階日月之不可踰也海有一豎臣輒去圖之若形之四方非所以杜塞邪韻愚謂雖有重戾必宜隱忍實誼所謂鼷鼠忌窒蓋謂此也是以齊兵次楚唯責包茅王卻敢績不書晉人前以露哀術之罪今復下劉表之事是使跛躄欲闚高岸天陰可得而登也案表跋扈擅誅列侯遏絕詔命斷盜貢篚招呼元惡以自營衛專為羣逆王萃淵藪部鼎在廟章孰甚焉桑落瓦解其勢可見臣愚以為宜隱郊祀之事以崇國防

上書

薦謝該上書

臣聞高祖創業韓彭諸將征討暴亂陸賈叔孫通進說詩書光武中興吳漢佐命范升衛宏修述舊業故能文武並用成長久之計陛下聖德欽明同符二祖勞謙虎運三年乃讓今尚父鷹揚方叔翰飛王師電驚羣凶破殄始有衆弓卜敖之次宜得名儒典綜禮紀竊見故公車司馬令謝該體曾史之淑性兼商偃之文學博通羣藝周覽古今物來有應事至不惑清白異行敦悅道訓求之遠近少有疇匹若乃巨骨出吳隼集陳庭黃能入寢亥有二首非夫洽聞者莫識其端也雋不疑定壯閼之前夏侯勝辯常陰之驗然後朝士益重儒術今該實卓然比跡前列閭以父母老疾棄官欲歸道路陰塞無由自致猥使良才抱璞而逃踰越山河沈淪荊楚所謂往而不反者也後日當更精樂以釣由余赴像以求傅說豈不煩哉臣愚以為可推錄所在召該令還楚人止孫卿之去國漢朝追匡衡於平原尊儒貴學惜失賢也

上漢帝書

先帝褒厚老臣懼其殞越是故扶接助其氣力三公刺腋近為憂之罪駕戒也云備大臣非其類也

教

告高密縣立鄭公鄉教

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單皆異賢之意也鄭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述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臣又南山四皓有園公夏黃公潛光隱穢世加其高皆悉

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昔東海于公僅有一節猶式戒鄉人修其門閭矧乃鄭公之德而無駟牡之路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駟為通德門

修鄭公宅教

玄在徐州文舉欲其還都敦請懇惻使人繼路又教曰

鄭公久遊南夏今艱難稍平儻有歸來之思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藩垣林木必繕治墻宇以俟還

告昌安縣教

邑人高幼自言辟得井中鼎夫鼎久潛于井德之休明雖小重也黃耳金鉉利貞之象國遭凶荒棄器出或者明以饗人

下高密恤鄧子然教

志士鄧子然告困焉得受釜庾之聞以傷烈士之心與豆二斛後之復言

答王修教

修為孔融主簿舉孝廉修讓卿原融不聽

原之賢也吾已知之矣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堯不能用辟賓舉之原可謂不患無

位之士以遺復賢不亦可乎

又答

修里辭
駁答

接清身潔已慿誠諸難諫而鮮過惠訓不倦余嘉乃勳應乃懿德用升阊于王庭其可辭乎

書

與曹操論盛孝章書

憲字孝章會稽人初為臺郎路迮融時十餘歲載歸與言知其奇尋舉孝廉補尚書郎稍遷吳郡太守以疾去官歸鄉里雅業平吳忘憲名因之融興振書曰是徵為騎都尉命未至為雄懼所害

歲月不居時節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為始滿融又過二海內知識零落殆盡惟會稽盛孝章尚存其人困於孫氏妻孥湮沒單子獨立孤危慼苦者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復永年矣春秋傳曰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今孝章實丈夫之雄也天下談士依以揚聲而身不免於幽執命不期於旦夕是吾祖不當復論損益之友而朱穆所以絕交也公誠能馳一介之使加咫尺之書則孝章可致友道可弘矣今之少年喜誇前輩或能識乎孝章孝章要為有天下大名九牧之人

所共稱歎燕君市駿馬之骨非欲以騁道里乃當以招絕足也雖公匡復漢室宗社將絕又能正之正之術實須得賢珠玉無躡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況賢者之有足乎昭王築臺以尊郭隗隗雖小才而逢大遇竟能發明主之至心故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鄒衍自齊往繆使郭隗倒懸而王不解臨溜而王不捨則士亦將高翔遠引莫有北首燕路者矣凡所稱引自公所知而復有云者欲公崇篤斯義也因表不悉

與曹操論酒禁書

公初當來邦人咸忭舞踊躍以望我后亦既至止酒禁施行夫酒之為德久矣古先哲王類帝禋宗和神定人以齊嘉國非酒莫以也故天垂酒星之耀地列酒泉之郡人著旨酒之德堯不千鍾無以建太平孔非百觚無以堪上聖與嗜解尼鴻門非豕肩鍾酒無以奮其起趙之厮養東迎其主非引卮酒無以激其氣高祖非醉斬白蛇無以暢其靈景帝非醉幸唐姬無以開中興袁盎非醞酈之力無以脫其命定國不酣飲一斛無以決其法故鄙生以高陽酒徒著功於漢屈原不餔醨醞醨取困於楚由是觀之酒何負於政哉

又書

昨承訓答陳二代之禍及衆人之敗以酒亡者實如來誨雖然徐偃王行仁義而亡今令不絕仁義燕噲以讓失社稷今令不禁謙退曾因儒而損今令不棄文學夏商亦以婦人失天下今令不斷婚姻而將酒獨急者疑但惜穀耳非以亡王為戒也

啁曹操討烏桓書

大將軍遠征蕭條海外昔肅慎氏不貢楛矢丁零盜蘇武牛羊可幷案也

報曹操書

猥惠書教告所不逮融與鴻豫州里比鄰知之最早雖嘗陳其功美欲以厚於見私信於為國不求其覆過掩惡有罪望不坐也前者黜退歡欣受之昔趙宣子朝贳韓厥夕被其戮喜而求賀況無彼人之功而敢枉當官之平哉忠非三閭智非鼂錯竊位為過免罪為幸乃使餘論遠聞所以慚懼也朱彭寃賈為世壯士愛惡相攻能為國憂至於輕弱廉劣猶見蟲之相嚙適足還害其身誠無所至也晉侯嘉其臣所爭者大而師曠以為不如心競性既遲緩與人無傷雖出跨下之負榆次之辱不知恥毀之於已猶蚊虻之過也子産謂人心不相似或矜勢者欲以取勝為榮不念宋人待四海之客大壚不欲令酒酸也至於屈轂巨鄒堅而無竅當以無用罪之耳他者奉尊嚴教不敢失墜都為故吏融所推進趙襄之拔郤穆不輒公叔之升臣也知同

其愛訓誨發中雖懿伯之忌猶不得念況恃舊交而欲自外於賢吏哉輒布腹心修好如初苦言至意終身誦之

答虞翻書

示所著易傳自商瞿以來舛錯多矣去聖彌遠衆說騁辭義聞延陵之理樂今覩吾君之治易知東南之美者非但會稽之竹箭焉又觀象雲物察應寒溫推本禍福與神合契可謂探賾索通者已方世清聖上求賢者梁丘以卦遇宣世劉向以共範昭名想當來翔追蹤前烈相見乃盡不復多陳

與韋甫休書

使君足下懷遠垂勳西戎即敘前別意恨甚多不悉卒從事至承獲所說喜而起居不悉而到也云便結駟徑至舊治西土之人宗服令德解仇崇好以順風化萬里雍穆如樂之和雖為國家威靈感應亦實士穀堪事之效也昔伯安由幽都而登上司子琰以豫州而取宰相近事未遠當勉功業以豐此慶且聞僻疾動不得復與足下岸幘廣坐舉杯相於以為邑邑

又

前日元將來淵才亮茂雅度弘毅偉世之器也昨日仲將又來懿性貞實文敏篤誠

保家之主也不意雙珠近出老蚌甚珍貴之

與王朗書

朗漢末為會稽太守孫策渡江略地與策戰敗績乃詣策合伏詰讓朗對謝服書隙為司空長猷之未至疑與之書朗自曲阿展轉江海積年乃至詳諫

議大夫參司空軍事

世路隔塞情問斷絕感懷增思前見章表知尋湯武罪己之迹自投東裔同縣之罰覽省未周涕隕潛然主上寬仁貴德有過曹公輔政思賢並立策書屢下殷勤款至知權舟浮海息駕廣陵不意黃能突出羽淵也談笑有期勉行自愛

與張紘書

紘為孫策奉章至許宮留為侍御史融等皆與親善後曹操聞策亡紘輔權內附出紘為會稽東部都尉及權討江夏以東部少事命紘居守遏領所

歐融通

聞大軍西征足下留鎮不有居者誰守社稷深固折衝亦大勳也無乃李廣之氣循鬚蓋怒槊一當單于以盡餘憤乎南北並定世將無事孫叔投戈絳灌俎豆亦在今日但用離析無緣會面為慈數耳道直途清相見豈復難哉

又

紘既好文學又善楷篆興融書自書融遣紘書美之

前勞手筆多冢書每舉篇見字欣然獨笑如復覩其人也

喻邴原書

原初署北海功曹融為太守以原為計佐是時漢朝陵遲政以賄成原乃特家人入鄄洲山中鄄舉有道融以書喻原原遂到遼東

修性保真清虛守高危邦不入久潛樂土王室多難西遷鎬京聖朝勞謙疇咨俊乂我徂求定策命總謀國之將隕蹉不恤緯家之將亡緹縈跋涉彼匹婦也猶執此義實望根矩仁為已任投手提衡振民於難為我晏晏居息莫我肯顧謂之君子固如此乎根矩根矩可以來矣

與邴原書

原自遼東欲歸鄉里止於三山融移書與之原於是徙還積十餘年後乃詣遷

隨會在秦賈季在翟諮仰靡所數息增懷頃知來至近在三山詩不云乎來歸自鎬我行永久今遣五官掾奉問榜人舟楫之勞禍福動靜告慰亂階未已阻兵之雄若基與爭鳥

與諸卿書

鄭康成多臆說人見其名學謂有所出也證案大較要在五經四部書如非此文近為妄矣若子所執以為郊天敦必當麒麟之皮也寫考經本當曾子家眾乎

與宗從弟書

知晚節豫與既美大弟困而能寤又合先君加我之義豈惟仁弟實尊承之凡我宗族猶或賴焉

與許博士書

許博士為漢樂語融與書

今足下遠以敝弊金石並志為國家來儀之瑞亦丈夫之大勳

論

汝顗優劣論

融以汝南士勝潁川士陳長文難融答之曰汝南戴子高親止千乘萬騎與光武皇帝共於道中潁川士雖抗節未有顓頊天子者也汝南許子伯與其友人共詆世俗將壞因夜舉聲疏哭潁川雖愛時未有能哭世者也汝南府許掾教太守鄧展圖開稻陂數萬頃累世獲其功夜有大光之瑞韓元長雖好地理未有成功見効如許掾者也汝南張元伯身死之後見夢范巨卿潁川士雖有奇異未有能神而靈者也汝南應世叔讀書五行俱下潁川士雖多聰明未有能離婁並聰者也汝南李洪為太尉掾弟殺人當死洪自劾詣閤乞代弟命使飲酖而死弟用得全潁川士雖尚節義

未有能殺身成仁如洪者也汝南翟子威為東郡太守始舉義兵以討王莽潁川士雖疾惡未有能破家為國者也汝南良公著為甲科郎上書欲治梁冀潁川士雖慕忠讜未有能投命直言者也

聖人優劣論

荀悦等以為聖人俱受乾坤之醞靈稟造化之和氣該百行之高善備九德之淑懿極鴻源之深閫窮品物之情類曠蕩出於無外沈微淪於無內豈不是周不克聖極前以孔子稱大哉堯之為君也唯天為大唯堯則之是為覆蓋眾聖最優之明文也孔以堯作天子九十餘年政化洽於民心雅頌流於眾聽是以聲德發聞遂為稱首則易所謂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百年然後勝殘去殺必世而後仁者也故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堯之為聖也明其聖與諸聖同但以人見稱為君爾

又

馬之駿者名曰騏驥犬之駿者名曰韓盧犬之有韓盧馬之有騏驥人之聖也名號等設騏驥與韓盧並走甯能頭尾相當八脚如一無有先後之覺矣

周武王漢高祖論

周武王俊后稷以來至其身相承積五十世俱有魚鳥之瑞至高祖一身修德瑞遠

有四呂公望形而鳶安呂后見雲知其處自蛇分神母哭西入關五星聚又武王伐紂斷而刺之高祖入秦赦子嬰而還之是寬裕又不如高祖也

議

馬日磾不宜加禮議

日磾以上公之尊秉髦節之使銜命直指甯輯東夏而曲媚奸臣為所牽率草表署用輒使首名附下罔上奸以事君昔國佐當晉軍而不撓宜僚臨白刃而正色王室大臣豈得以見脅為辭又袁術僭逆非一朝一夕日磾隨從周旋歷歲漢律與罪人交關三日已上皆應知情春秋魯叔孫得臣卒以不發揚襄仲之罪貶不書日鄭人討幽公之亂斬子家之棺聖上哀矜舊臣未忍追案不宜加禮

肉刑議

古者敎化淸明民恥刑辟治無過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凌遲風俗壞亂政挽其俗法逼其民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繩之以古刑投之以殘棄非所謂與時消息者也斟酌損益之體天下謂為無道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刖一人是天下常有千八百刖也末世休和弗可得已且被刑之人慮不念生志在思死

遁足絕人還為善耳雖忠如鬻拳信如尾生和智如孫臏寬如卷伯才如史遷達如子政一惟刀鋸沒世不齒是太甲之思庸穆公之霸秦南睢之骨立衛武之初筵陳湯之者讎魏尚之守邊無所復施也漢開改惡之路凡為此也故明德之君遠度深惟棄短就長不苟革其政者也

碑

衛尉張儉碑

其先張仲實以孝友左右周室晉主夏盟而張老延君譽於四方君稟乾綱之正性蹈高世之殊軌氷潔淵清介然特立雖史魚之勵操杜向之正色未足比焉中常侍同郡侯覽專權主命豺虎肆虐威震天下君以西都督郵上覽穢亂山國之罪鞫沒臧奸以巨萬計僦而制書案驗部黨君為覽所陷亦章名捕逐當世英雄投命殞身以籍濟君危者蓋數十人故克免其難旋宅舊宇衆無懷其德王公慕其聲州宰爭命辟大將軍幕府公車特就家拜少府皆不就也復以衛尉徵明詔嚴切勅州郡乃不得已而就之銘曰

桓桓我君應天淑質皓素其質允迺忠貞肆志直道進不為榮赴戰騶臣發如震霆凌剛摧堅視危如寧

詩

離合作郡姓名字詩

漁父屈節水潛匿方離魚字與時進止出行施張離日字魚日合成魯呂公磯釣闉口渭傍離口字

九域有聖無土不王離或字口或合成國好是正直女回于匡字離子海外有截隼迺鷹揚當離字

忍古文與今文六嗣將奮羽儀未彰離兩蛇龍之孌俾也可忘離虫字合成融

玉龜光不去玉成文無名無譽放言深藏字離與案轡安行誰謂路長離才字合成舉

雜詩二首

晨晨鍾山首赫赫炎天路高明曜雲門遠景灼寒素昴昴累世士結根在所固呂望老匹夫荀為困世故嘗仲小囚臣獨能建功祚人生有何常但惠年歲暮幸托不肖軀且當猶虎步安能苦一身與世同舉厝由不慎小節庸夫笑我度呂望尚不希夷齊何足慕

遠送新行客歲暮乃來歸入門望愛子妻妾向人悲聞子不可見日已潛光輝孤墳在西北常念君來遊褰裳上墟丘但見蒿與薇白骨歸黃泉肌體乘塵飛生時不識父死後知我誰孤魂遊窮暮飄颻安所依人生圖尋息爾死我念追俛仰內傷心不覺淚沾衣人生自有命但恨生日希

臨終詩

言多令事敗路滅苦不密河清蟻孔穿山壞由猿窟涓涓江漢流天寬通宜室讒邪害公正浮雲翳白日靡辭無忠誠華繁竟不實人有兩三心安能合為一三人成市虎浸漬解膠漆生存多所慮長寢萬事畢

六言詩三首

漢家中興道微董卓作亂乘輿借上虐下專威萬官惶怖莫違百性慘慘心悲

郭李分爭為非還都長安思歸瞻望關東可哀夢想曹公歸來

從洛到許巍巍曹公憂輔作國無私滅去厨膳甘肥屢僕率從祈祈雖得俸祿常饑念我苦寒心悲

失題

歸家酒債多問客槃幾成一作行高談滿四座一日傾千觴

本傳

孔融字文舉魯國人孔子二十世孫也七世祖霸為元帝師位至侍中父仙太山都尉融幼有異才年十歲隨父詣京師時河南尹李膺以簡重自居不妄接士賓客勅外自非當世名人及與通家皆不得白融欲觀其人故造膺門語門者曰我是李君

通家子弟門者言之膺請融閉曰高明祖父嘗與僕有恩舊乎融曰然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衆坐莫不歎息太中大夫陳煒後至坐中以告煒煒曰夫人小而聰了大未必奇融應聲曰觀君所言將不早慧乎膺大笑曰高明必為偉器年十三喪父哀悴過毀扶而後起州里歸其孝性好學博涉多該覽山陽張儉為中常侍侯覽所怨覽為刋章下州郡以名捕儉儉與融兄褒有舊亡抵於褒不遇時融年十六儉少之而不告融見其有窘色謂曰兄雖在外吾獨不能為君主邪因留舍之後事泄國相以下密就掩捕儉得脫走遂并收褒融送獄二人未知所坐融曰保納舍藏融也當坐之褒曰彼來求我非弟之過請甘其罪史問其母母曰家事任長妾當其辜一門爭死郡縣疑不能決乃上讞之詔書意坐褒焉融由是顯名與平原陶丘洪陳留邊讓齊聲稱州郡禮命皆不就辟司徒楊賜府時隱覈官僚之貪濁者將加貶黜多舉中官親族尚書畏迫內寵召掾屬詰責之融陳對罪惡言無阿撓河南尹何進當遷為大將軍場賜遣融奉詔賀進不時通融即奔詣進府拔劒而去河南官屬恥之私遣劒客欲追殺融容有言於進曰孔文舉有重名將軍若造怨此人則四方之士引領而去矣不如因而禮之可以示廣於天下進然之既拜而停融界高第為侍御史與中丞趙舍不同託病歸家後辟

司空掾拜中軍候在職三日遷虎賁中郎將會董卓廢立融每因對答輒有匡正之言以忤卓旨轉為議郎時黃巾寇數州而北海最為賊衝卓乃諷三府同舉融為北海相融到郡收合士民起兵講武馳檄飛翰引謀州郡賊張饒等羣輩二十萬衆從龔州還融逆擊為饒所敗乃收散兵保朱虛縣稍復鳩集更民為黃巾所誘者男女四萬餘人更置城邑立學校表顯儒術廣舉賢良鄭玄彭璆邴原等郡人甄子然臨孝存知名早卒融恨不及之乃命配食縣社其餘雖一介之善莫不加禮焉郡人無後及四方游士有死亡者皆為棺具而斂葬之時黃巾復來侵暴融乃出屯都昌為賊管亥所圍融逼急乃遣東萊太史慈求救於平原相劉備備驚曰孔北海乃復知天下有劉備邪即遣兵三千救之賊乃散走時袁曹方盛而融無所協附左丞黃祖者稱有意謀勸融有所結納融知紹操終圖漢室不欲與同故怒而殺之融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才疎意廣迄無成功在郡六年劉繇表領青州刺史建安元年為袁譚所攻自春至夏戰士所餘裁數百人流矢雨集戈矛內接融隱几讀書談笑自若城夜陷乃奔山東妻子為譚所虜及獻帝都許徵融為將作大匠遷少府每朝會訪對融輒引正定議公卿大夫皆肅名而已初太傅馬日磾奉使山東及至淮南數有意於袁術術輕侮之遂奪取其節來去又不聽因欲逼為軍帥日磾深自恨遂嘔血

而斃及喪還朝廷議欲加禮融乃獨議不宜加禮朝廷從之而論者多欲復肉刑融建議以為不可朝廷善之卒不改焉是時荊州牧劉表不供職貢多行僭偽遂乃郊祀天地擬斥乘輿詔書班下其事融上疏宜隱郊祀之事以崇國防五年南陽王馮東海王祇薨帝傷其早歿欲為脩四時之祭以訪於融融對曰聖恩敦睦感時增思悼二王之靈發哀愍之詔稽度前典以正禮制竊觀故事前梁懷王臨江愍王齊哀王臨淮懷王並薨無後同產昆弟即景武昭明四帝是也未聞前朝脩立祭祀若臨時所施則不列傳紀臣愚以為諸在沖齡聖慈哀悼禮同成人加以號謚者宜稱上恩祭祀禮畢而後絕之至於一歲之限不合禮意又違先帝已然之法所未敢處初曹操攻屠鄴城袁氏婦子多見侵暴而操子丕私納袁熙妻甄氏融乃與操書稱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操不悟後問出何經典對曰以今度之想當然耳後操討烏桓又嘲之時年饑兵興操表制酒禁融頻書爭之多侮慢之辭既見操雄詐漸著數不能堪故發辭偏宕多致乖忤又嘗奏宜準古王畿之制千里寰內不以封建諸侯操疑其所論建漸廣益憚之然以融名重天下外相容忍而潛忌正議慮鯁大業山陽郗慮承望風旨以微法奏免融官因顯明讐怨操故書激厲融融答之歲餘復拜太中大夫性寬容少忌好士喜誘益後進及退閑職賓客日盈其門常歎曰坐上客

常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與蔡邕素善邕卒後有虎賁士貌類於邕融每酒酣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宜有典刑融聞人之善若出諸己言有可採必演而成之面告其短而退稱所長薦達賢士多所獎進知而未言以為己過故海內英俊皆信服之曹操既積嫌忌而郗慮復搆成其罪遂令丞相軍謀祭酒路粹枉狀奏融曰少府孔融昔在北海見王室不靜而招合徒衆欲規不軌云我大聖之後而見滅於宋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及與孫權使語誚訕朝廷又融為九列不遵朝議秃巾微行唐突宮掖又前與白衣禰衡跌蕩放言云父之於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為情欲發耳子之於母亦復奚為譬如寄物瓶中出則離矣既而與衡更相贊揚衡謂融曰仲尼不死融答曰顏回復生大逆不道宜極重誅書奏下獄棄市時年五十六妻子皆被誅初女年七歲男年九歲以其幼弱得全寄它舍二子方奕棋融被收而不動左右曰父執而不起何也答曰安有巢毀而卵不破乎主人有遺肉汁男渴而飲之女曰今日之禍豈得久活何賴知肉味乎兄號哭而止或言於曹操遂盡殺之及收至謂兄曰若死者有知得見父母豈非至願乃延頸就刑顏色不變莫不傷之初京兆人脂習元升與融相善每戒融剛直及被害許下莫敢收者習往撫尸曰文舉舍我死吾何用生為操聞大怒將收習殺之得赦出魏文帝深好融文辭歎曰揚班儔也

慕天下有上融文章者輒賞以金帛所著詩頌碑文論議六言策文表檄教令書記凡二十五篇文帝以習有樂布之節加中散大夫

論曰昔諫大夫鄭昌有言山有猛獸者蜂蠆為之不採是以孔父正色不容弒虐之謀平仲立朝有紓盈齊之望若夫文舉之高志直情其足以動義概而忤雄心故使移鼎之逆事隔於人存代終之規啟機於身後也夫嚴氣正性履折而已豈有員圓委屈可以侮其生哉懍懍焉嶠嶠焉其與琨玉秋霜比質可也

贊曰北海天逸音情頓挫越俗易驚孤音少和直轡安歸高謀誰佐

孔少府集卷全終

諸葛丞相集題辭

諸葛梁甫吟古今諷誦然遥望蕩陰懷齊三士此不過好勇輕死者流何關管樂神明悲吟不止或云梁甫泰山下小山也人君有德則封禪而不得見躬耕隴畝歌謠託志田疇之倫豈所慕哉出師二表遠匹伊訓正議兩篇亦湯誓大誥之遺餘則赫蹏數字能使憾夫解雠壯士刎頸開誠布公集思廣益一生靖獻之本施於僚佐賢愚悉心所自然耳戒子書云學以廣才靜以成學周孔之教也晉世有寫其辭編爲諸子者其理學始基乎後主暗弱黃皓陰狡武鄉侯親督師旅不居密勿而君臣魚水常如先帝時東山金縢似反遜之志則同也郭槐屋漏魚極能事崔浩致詰無當論功唐裴晉公益非之矣

婁東張溥題

諸葛丞相集目錄

詔
為後主伐魏詔

表
羣下上漢帝請先主爲漢中王表 請宣大行遺詔表
前出師表 後出師表
薦呂凱表 彈李平表
彈廖立表 又
臨終遺表 舉蔣琬密表

奏
上言追尊甘夫人爲昭烈皇后

疏
街亭自貶疏 上事疏

公文
公文上尚書

教
與羣下教 又
答蔣琬教 作爻教
黜來敏教 與張裔教
稱姚伷 教
又 與參軍椽屬教
教 又

書
與關雲長書 與杜微書
答杜微書 答李嚴書
又 與張裔書
與張裔蔣琬書 又
又 與蔣琬董允書
與孟達論李嚴書 與李豐書
與劉巴書 與孟達書

與陸遜書 與步騭書
與允瑾書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誡子書
又 誡外生
又與劉巴論張飛書 書
與吳主書 上先主書

戒
戒 又
遠涉帖

議
正議 絕盟好議

法

作木牛流馬法
論
交論
記
黃陵廟記
碑
司馬季主墓碑　南中紀功碑陰銘
令
軍令
又　又　軍令
兵軍要誡
詩
梁甫吟
附錄
本傳

諸葛丞相集卷全

漢　琅琊諸葛亮著
明　太倉張　溥閱

詔

為後主伐魏詔

朕聞天地之道福仁而禍淫善積者昌惡積者喪古今常數也是以湯武修德而王桀紂極暴而亡曩者漢祚中微網漏凶慝董卓造難震蕩京畿曹操階禍竊執天衡殘剝海內懷無君之心子丕孤豎敢尋亂階盜據神器更姓改物世濟其凶當此之時皇極幽昧天下無主則我帝命隕墜于下昭烈皇帝體明叡之德光演文武應乾坤之運出身平難經營四方人鬼同謀百姓與能兆民欣戴奉順符讖建位易號丕承天序補闕興衰存復祖業膺誕皇綱不墜於地萬國未靜早世遐殂朕以幼沖繼統鴻基未習保傅之訓而膺祖宗之重六合壅否社稷不建永惟所以念在匡救光載前緒未有攸濟朕甚懼焉是以夙興夜寐不敢自逸每從菲薄以益國用勸分務穡以阜民財授才任能以參其聽斷私降意以養將士欲奮劍長驅指討凶逆朱旗未舉而丕復隕喪斯所謂不然我薪而自焚也殘類餘醜又支天禍恣睢河洛阻兵

未得諸葛丞相弘毅忠壯忘身憂國先帝托以天下以崩朕躬今授之以旄鉞之重付之以專命之權統領步騎二十萬眾董督元戎龔行天伐除患寧亂克復舊都在此行也昔項籍總一彊眾跨州兼土所務者大然卒敗垓下死於東城宗族如焚為笑千載皆不以義陵上虐下故也今賊僞尤天人所怨奉時宜速庶憑奕精祖宗威靈相助之福所向必克吳王孫權同恤災患潛軍合謀椅角其後涼州諸國王各遣月支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餘人詣受節度大軍壯出便欲率將兵馬奮戈先驅天命既集人事又至師貞勢并必無敵矣夫王者之兵有征無戰尊而且義莫敢抗也故鳴條之役軍不血刃牧野之師商人倒戈今荼虐百路其所經至亦不欲窮兵極武有能棄邪從正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者國有常典封寵大小各有品限及魏之宗族支葉中外有能規利害審逆順之數來詣降者皆原除之昔輔果絕親于智氏而蒙全宗之福微子去殷項伯歸漢皆受茅土之慶此前世之明驗也若其迷沉不反將助亂人不式王命戮及妻孥罔有攸赦廣宣恩威貸其元帥弔其殘民他如詔書律令丞相其露布天下俾稱朕意焉

表

羣下上漢帝請先主為漢中王表

昔唐堯至聖而四凶在朝周成仁賢而四國作難高后稱制而諸呂竊命孝昭幼沖而上官逆謀皆馮世寵藉虜國權窮山極亂社稷幾危非大舜周公朱虛博陸則不能流放禽討安危定傾伏惟陛下誕姿聖德統理萬邦而遺厄運不造之艱董卓首難蕩覆京畿曹操階禍竊執天衡皇后太子鴆殺見害剝亂天下殘毀民物久令陛下蒙塵憂厄幽處虛邑人神無主遏絕王命厥咎皇極竊盜神器左將軍領司隸校尉豫荊益三州牧宜城亭侯備受朝爵秩念在輸力以殉國難覩其機兆赫然憤發興車騎將軍董承同謀誅操將安國寧克甯舊都會承機事不密令操游魂得逞長惡殘泯海內臣等每懼王室大有閻樂之禍不有安定之變夙夜惻惻戰慄累息昔在虞書敕序九族周監二代封建同姓詩著其義歷載長久漢興之初割裂疆土尊王子弟是以季折諸呂之難而成太宗之基臣等以備肺腑枝葉宗子藩翰心有國家念在弭亂自操破於漢中海內英雄望風蟻附而爵號不顯九錫未加非所以鎮衛社稷光昭萬世也奉辭在外禮命斷絕昔河西太守梁統等值漢中興限於山河位同權均不能相率咸推實融以為元帥率立效績摧破隗囂今社稷之難急於隴蜀操外吞天下內殘羣寮朝廷有蕭牆之危而禦侮未建可為寒心臣等輒依舊典封備漢中王拜大司馬董齊六軍糾合同盟掃滅山逆以漢中巴蜀廣漢犍為為國

所署置依漢初諸侯王故典大權宜之制苟利社稷專之可也然後功成事立臣等退伏嬌罪雖死無恨

請宣大行遺詔表

伏惟大行皇帝遵仁樹德覆燾無疆昊天不弔寢疾彌留今月二十四日奄忽升遐臣妾號咷若喪考妣乃顧遺詔事惟太宗動容損益百寮發哀滿三日除服到葬期後如禮其郡國太守相都尉縣令長三日便除服臣亮親受敕戒震畏神靈不敢有違臣請宣下奉行

前出師表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也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議舉寵以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穆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指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勤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帥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奸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責允等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後出師表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坐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得偏全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安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舉引聖人羣疑滿腹眾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偪於黎陽幾敗伯山殆死潼關然後偽定一時耳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為能猶有此失況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期年兵無衰損趙雲陽羣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賨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早圖之欲以一州

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此表處集所無出張懷瓘書記

薦呂凱表

呂凱為永昌郡吏雍闓降吳吳署闓為永昌太守凱與府丞王伉帥闓攻南征上表會凱為叛夷所殺以其子祥嗣侯

永昌郡吏呂凱府丞王伉等執忠絕域十有餘年雍闓高定偪其東北而凱等守義不與交通臣不意永昌風俗敦直乃爾以凱為雲南太守封陽遷亭侯

彈李平表

自先帝崩後平所在治家尚為小惠安身求名無憂國之事臣當北出欲得平兵以鎮漢中平窮難縱橫無有來意而求以五郡為巴州刺史去年臣欲西征欲令平主督漢中平說司馬懿等開府辟召臣知平鄙情欲因行之際偪臣取利也是以表平子豐督主江州陰崇其過以取一時之務平至之日都委請事群臣上下皆怪臣待平之厚也正以大事未定漢室傾危伐平之短莫若褒之然謂平情在於榮利而已不意平心顛倒乃爾若事稽留將致禍敗是臣不能言多增咎

彈廖立表

長水校尉廖立生自貴大臧否羣士公言國家不任賢達而任俗吏又言萬人幸者皆小子也誹謗先帝毀壞眾臣人有言國家兵眾簡練部伍分明者立舉頭視屋憤咤作色曰何足言凡如是者不可勝數羊之亂羣猶能為害況立託在大位中人以下識真偽邪

又

立奉先帝無忠孝之心守長沙則開門就敵領巴郡則有闇昧闕葦其事隨大將軍則誹謗譏訶侍梓宮則挾刃斷人頭於梓宮之側陛下即位之後普增職號立隨比為將軍面語臣曰我何宜在諸將軍中不表我為卿上當在五校臣答將軍者隨大比耳至於卿者正方亦未為卿也且宜處五校自是之後快快懷恨

臨終遺表

伏念臣賦性拙直遭時艱難興師北伐未獲全功何期病在膏肓命垂旦夕伏願陛下清心寡慾約己愛民達孝道於先君布仁心於寰宇捍拔逸隱以進賢良屏黜奸讒以厚風俗臣家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臣身在外別無調度隨時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盈

財以負陛下也

舉蔣琬密表

臣若不幸後事宜以付琬

奏

上言追尊甘夫人為昭烈皇后甘生後主章武二年追謚皇思夫人先主薨後上言追尊為后

皇思夫人履行修仁淑慎其身大行皇帝昔在上將婚配作合載育聖躬大命不融大行皇帝存時篤義垂恩念皇思夫人神柩在遠飄颻特遣使者奉迎會大行皇帝崩今皇思夫人神柩已到又梓宮在道園陵將成安厝有期臣輒與太常臣賴恭等議禮記曰立愛自親始教民孝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不忘其親所繇生也春秋之義母以子貴昔高皇帝追尊太上昭靈夫人為昭靈皇后孝和皇帝改葬其母梁貴人尊號曰恭懷皇后孝愍皇帝亦改葬其母王夫人尊號曰靈懷皇后今皇思夫人宜有尊號以慰寒泉之思輒與恭等案謚法宜曰昭烈皇后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故昭烈皇后宜與大行皇帝合葬臣請太尉告宗廟布露天下具禮儀別奏

疏

街亭自貶疏

臣以弱才叨竊非據親秉旄鉞以厲三軍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懼至有街亭違命之闕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無方臣明不知人料事多闇春秋責帥臣職是當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

上事疏

臣先遣孟琰據武功水東司馬懿因渭水派以二十日出騎萬人來攻琰營臣作車箱渡水射之賊見楯兵成便引兵退

公文

公文上尚書

平為大臣受恩過量不思忠報橫造無端尼恥不辨迷罔上下論嶽棄科導人為姦使情志狂若無天地自度姦露嫌心遂生閒軍臨至西嚮託疾還沮漳軍臨至沮復還江陽平參軍狐忠勤諫乃止今慝賊未滅社稷多難國事惟和可以克捷不可苞含以危大業輒與行中軍師車騎將軍都鄉侯臣劉琰使持節前軍師征西大將軍領涼州刺史南鄭侯臣魏延前將軍都亭侯臣袁綝左將軍領荊州刺史高陽鄉侯臣吳壹督前部右將軍玄鄉侯臣高翔督後部後將軍安樂亭侯臣吳班領長史綏軍將軍臣楊儀督左部行中監軍揚武將軍臣鄧芝行前監軍征南將軍臣劉巴行

中護軍偏將軍臣費禕行前護軍偏將軍漢成亭侯臣許允行左護軍蕩寇將軍臣丁咸行右護軍偏將軍臣劉敏行護軍征南將軍當陽亭侯臣董厥行中監軍討虜將軍臣上官雝行中參軍昭武中郎將臣胡濟行參軍建義將軍臣閻晏行參軍偏將軍臣爨習行參軍裨將軍臣杜義行參軍武騎中郎將臣杜祺行參軍綏戎都尉臣盛勃領從事中郎武騎中郎將臣樊岐等議輒解平住免官祿節傳印綬符策削其爵土

教

與羣下教

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弊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事不盡又董幼宰參署事有不至至于十反來相啟告苟能慕元直之十反幼宰之殷勤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

又

昔初交州平廣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啟誨前參軍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於偉度數有諫止雖姿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

答蔣琬教

亮開府辟琬為東曹掾舉茂才琬固讓亮答之

思惟背親捨德以珍百姓衆人既不隱於心實又使遠近不解其義是以君宜顯其功舉以明此選之清重也

作斧教

前後所作斧都不可用前到武都斧刃斧千餘枚賴賊已走間自令作部刀斧百枚用之百餘日初無壞者爾乃知彼主者無意宜收治之非小事也若臨敵敗人軍事矣

黜來敏教

將軍來敏對上官顯言新人有何功德而奪我榮資與之邪諸人共憎我何故如是敏年老狂悖生此怨言昔成都初定議者以為來敏亂羣先帝以新定之際故遂含容無所禮用後劉子初選以為太子家令先帝不悅而不忍拒也今上即位吾閻於知人遂復擢為將軍荅酒違議者之審見背先帝所疎外自謂能以敦厲薄俗帥之以義今既不能表退職使閉門思愆

與張裔教

去婦不顧門荄韭不入園以婦人之性草菜之情猶有所恥想忠壯者意何所之

稱姚仙

忠益者莫大于進人進人者各務其所尚今姚掾並存剛柔以廣文武之用可謂博雅矣願諸掾各希此事以屬其望

教

昔孫叔敖乘馬三年不知牝牡稱其賢也

又

若賊騎左右來至徒行以戰者陟險不便宜以車蒙陣而待之地狹者以鋸齒而待之

與參軍椽屬教

任重才輕故多闕漏前參軍董幼宰每言輒盡數有諫云雖性鄙薄不能悉納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未有忠于國如亮可以少其過也

教

作部作七百五十枚以給騎士

又

勑作部皆作五折剛鎧十折矛以給之

書

答闡雲長書

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黥彭之徒當與翼德並驅爭先猶未及髯之絕倫逸羣也

與杜微書

微先為劉璋從事以疾去官先主定蜀數稱薦聞門不出亮領益州牧遣迎皆妙簡英德以微為主簿微固辭乃致之亮以微不聞人語于坐上與書

服聞德行饑渴歷時清濁異流無緣咨覩王元泰李伯仁王文儀楊季休丁君幹李永南兄弟文仲寶等毎歎高志未見如舊猥以空虛統領貴州德薄任重慘慘憂深朝廷主公今年始十八天姿仁敏愛德下士天下之人思慕漢室欲興君因天順民輔此明主以隆季興之功著勳於竹帛也以謂賢愚不相為謀故自割絕守勞而已不圖自屈也

答杜微書

微自以老病求歸亮又與書答之拜諫議大夫以從其志

曹丕篡弒自立為帝是猶土龍芻狗之有名也欲與羣賢因其邪偽以正道滅之怪

君未有相誨。便欲求還於山野。丕又大興勞役。以向吳楚。今困丕多務。且以閉境勤慶育養民物。並治甲兵。以待其裡。然後伐之。可使兵不戰。民不勞。而天下定也。君但當以德輔時耳。不責君軍事。何為汲汲欲求去乎。

答李嚴書

殿興亮書勸亮宜受九錫進爵稱王亮答之。

吾與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復相解。足下方誨以光國。戒之以勿拘之道。是以未得默已。吾本東方下士。誤用於先帝。位極人臣。祿賜百億。今討賊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寵齊晉。坐自貴大。非其義也。若滅魏斬虜。帝還故居。與諸子並升。雖十命可受。況於九邪。

又

吾受賜八十觔。今蓄財無餘。妾無副服。

與張裔書

亮北往漢中。欲用裔為留府長史。問裔。洪對曰。裔天姿明暢。性不公平。恐不可專任。不如留向閬。和裔子為洪更徵還受罰。裔以為恨。時或疑洪自欲作長史。或知裔自嫌不願。裔處要職。復裔與司盬校尉。參還不和。至于忿恨。竟與裔書。論者由是明洪無私。

君昔在陌下。營壘吾之用心。食不知味。復流進南海。相為悲歎。寢不安席。及其來還。委付大任。同獎王室。自以為與君古之石交也。石交之道。無譽以相益。割骨肉以相明。猶不相謝也。況吾但委噫於元儉。而君不能忍邪。

與張裔蔣琬書

亮將美雄為倉曹掾。如奉義將軍。與留府長史張裔參軍蔣琬書。

姜伯約忠勤時事。思慮精密。考其所有。永南季常諸人不如也。其人涼州上士也。

又

須先教中虎步兵五六千人。姜伯約甚敏於軍事。既有膽義。深解兵意。此人心存漢室。而才兼於人。畢教軍事。當遣詣宮。覲見主上。

又

令史失賴。左掾處衰。楊顒為朝中損益多矣。

與蔣琬董允書

李平坐誣罔。臧亮與長史蔣琬侍中董允書。

孝起前臨至吳。為吾說正方腹中有鱗甲。鄉黨以為不可近。吾以為鱗甲但不當犯之耳。不圖復有蘇張之事。出於不意。可使孝起知之。

與孟達論李嚴書

部分如流。趣捨罔滯。正方性也。

與李嚴書

初亮以李嚴子豐為江州都督。令嚴以中都護署府事。嚴改名平。亮軍祁山。平復督運事。值天霖雨。運糧不繼。呼亮來還。軍退。乃更陽聲軍糧饒足。呵以便歸。又表後主說軍糧足。平子豐復表說軍糧不繼。欲以誘賊。亮出其前後書疏表發為民。又敕與平子豐。後聞亮卒。發病死。平常冀亮當自補復。策復入不能故以激憤也。

吾與君父子戮力。以獎漢室。此神明所聞。非但人知之也。表都護與漢中。委君於東關者。不與人議也。謂至心感動。終始可保。何圖中乖乎。昔楚卿屢詘。亦乃克復。思道則福應。自然之數也。願寬慰都護。勤追前闕。今雖解任。形業失故。奴婢賓客百數十人。君以中郎參軍居府。方之氣類。猶為上家。若都護思負一意。君與公琰推心從事者。否可復通。逝可復還也。詳思斯戒。明吾用心。臨書長歎。涕泣而已。

與劉巴書

劉公雄才蓋世。據有荊土。莫不歸德。天人去就。已可知矣。足下欲何之。

與孟達書

達與劉封不和。叛歸魏。為新城太守。亮南行。歸至漢陽縣。降人李鴻詣亮。言孟達計通見王冲。從南來。言任者達之去就。明公加兩袒解達奏。天柄先主不聽。具達盡不信冲言。委仰名公。無復已已。亮將北伐。欲誘達為外援。乃與達書。達得書。默相交通。欲叛魏。魏遣司馬懿征之。即斬達。

往年南征。歲未及還。適與李鴻會於漢陽。承知消息。慨然永歎。以存足下平素之志。豈徒空託名榮貴為乖離乎。嗚呼孟子。斯實劉封侵陵足下。以傷先主待士之義。又鴻道王冲造作虛語云足下量度吾心。不受冲說。尋表明之言。追平生之好。依依東望。故遣有書。

與陸遜書

恪為亮凡理之子。孫權置節度官。典掌軍糧。時用恪與遜寇。遜以白權。即轉恪領兵。

家兄年老而恪性疎。今使點主糧穀。糧穀軍之要最。僕雖在遠。竊用不安。足下特為啟至尊轉之。

與步騭書

僕前軍在五丈原。原在武功西十里。馬塚在武功東十餘里。有高勢。攻之不便。是以留耳。

與兄瑾書

兄嫌白帝兵非精練。到所督。則先王帳下白眊。西方上兵也。嫌其少也。當復部分江州兵以廣益之。

又

留志趙雲未傳云亮駐漢中。出軍祁山。雲由斜谷道。今趙雲與鄧芝往祁山。雲芝兵敗。雲斜於箕谷。又趙雲別傳云雲數道有軍資物。而身攻祁山。雲芝兵敗。雲斜於箕谷。又趙雲別傳云雲數道有軍資物。

諸葛亮使分賜將士雲曰軍士無利何為有獲其物請悉入赤岸府庫十月為冬賜按與理此二書似即其事也

前趙子龍退軍燒壞赤岸以北閣道緣谷一百餘里其閣梁一頭入山腹其一頭立柱於水中今水大而急不得安柱此其窮極不可彊也

又

頃大水暴出赤岸以南橋閣悉壞時趙子龍與鄧伯苗一戍赤岸屯田一戍赤岸口但得緣岸與伯苗相聞而已

又

渭水又東與陽溪合上承斜水自斜谷分注縣陽溪北屈陳倉入故亮與凡理書

有綏陽小谷雖山崖絕重谿水縱橫難用行軍者遲候往來要道通人今使前軍斫治此道以向陳倉足以扳連賊勢使不得分兵東行者也

又

震為衝尉入吳貨殖傳貲財僅與理書

孝超忠純之性老而益篤及其贊述東西歡樂和合有可貴者

又

孫權字子喬權弟子為財僅校尉卒亮與理書

既受東朝厚遇依依於子弟又子喬良器為之惻愴見其所與亮器物感用流涕

又

殷禮字往嗣吳郡雲陽人通古候張溫以入蜀亮見數曰東吳蒜薤中乃有奇俊如此人與理書

殷往嗣秀才今之儁朋者也

又

喬字伯松亮兄理之子亮先未有子求喬為嗣理卒喬為都尉

喬本當還成都今諸將子弟皆得傳還思惟宜同榮辱今使喬督五六百兵與諸子弟傳於谷中

又

亮子瞻字思遠建興中亮出武功與瑾費禕為衛將軍起鄧艾戰死

瞻今已八歲聰慧可愛嫌其早成恐不為重器耳

誡子書

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薄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欲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慆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年與時馳意與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窮廬將復何及

又

夫酒之設合禮致情適體歸性徨終而退此和之至也主意未殫賓有餘倦可以至醉無致於亂

誡外生

夫志當存高遠慕先賢絕情欲棄凝滯使庶幾之志揭然有所存惻然有所感忍屈伸去細碎廣咨問除嫌吝雖有淹留何損於美趣何患於不濟若志不彊毅意不慷慨徒碌碌滯於俗默默束於情永寓伏於凡庸不免於下流矣

又與劉巴論張飛書

張飛雖實武人敬慕足下主公方今收合文武以定大事足下雖天素高亮宜少降意也

書

吾心如秤不能為人作輕重

與吳王書

所送白氈薄少重見辭謝益以增慙

上先王書

先主自治攻雒城亮遣馬良上先主書已而軍師隨統中流矢死

亮算太乙數今年歲次癸巳罡星在西方又觀乾象太白臨於雒城之分主于將帥多出少入吉太乙飛鈐

歲

歲

朝發南鄭暮宿黑水四五十里

又

漢嘉金朱提銀採之不足以自食

遠涉船

師徒遠涉道路甚艱自及衰斜幸皆無恙便還馳此不復具

議

正議

昔在項羽起不由德雖處華夏秉帝者之勢卒就湯鑊為復永戚鯁不審鑒今次之矣免身為幸刑在子孫而二三子各以耆艾之齒承偽指而進書有若崇竦稱莽之功亦將偪于元禍苟免旨邪昔世祖之創迹萬基督羸卒數千摧莽彊旅四十餘萬

於昆陽之郊。夫據道訓淫不在衆寡。及至孟德。以其譎勝之力。舉數十萬之師。救張卻於陽平。勢窮應降。僅能自脫。辱其鋒銳之衆。逐喪漢中之地。深知神器不可妄獲旋還未至。感毒而死。子桓淫逸繼之。以篡絕位。二三子多逞蘇張說鹿之說。奉進騶虞。溺於天之靜欲。以誣毀唐帝諷解禹稷所謂徒喪文藻煩勞辭墨者矣。夫大人君子之所不為也。又軍誡曰。萬人必死。橫行天下。昔軒轅氏整卒數萬。剖四方。定海內。況以數十萬之衆。據正道而臨有罪。有得干礙者哉。

絕盟好議

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畧其釁情者。求掎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絕。譬我必深。便當移兵東戍。與之角力。須并其土。乃議中原。彼賢才尚多。將相輯穆。未可一朝定也。頃兵相持。坐而須老。使壯賊得計。非策之上者。昔孝文卑辭勾奴。先帝優與吳盟。皆應權通變。弘思遠益。非匹夫之為分者也。今議者咸以權利在鼎足。不能并力。且志望已滿。無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俾。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魏賊之不能渡漢。非力有餘而利不取也。若大軍致討。彼高當分裂其地以為後規。下當畧民廣境。示武於內。非坐者也。若就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之憂。河南之衆不得盡西。此之為利。亦已深矣。權僭之罪未宜明也。

法

作木牛流馬法

木牛者方腹曲頭一脚四足頭入領中舌著于腹載多而行少宜可大用不可小使特行者數十里。群行者二十里也。曲者為牛頭。雙者為牛脚。橫者為牛領。轉者為牛足。覆者為牛背。方者為牛腹。要者為牛舌。曲者為牛肋。刻者為牛齒。立者為牛角。細者為牛鞅。攙者為牛鞦。軸牛仰雙轅人行六尺。牛行四步。載一歲糧。日行二十里。而人不大勞。流馬尺寸之數。肋長三尺五寸。廣三寸。厚二寸二分。左右同。前軸孔分墨去頭四寸。徑中二寸。前脚孔分墨二寸。去前軸孔四寸五分。廣一寸。前杠孔去前脚孔分墨二寸七分。孔長二寸。廣一寸。後軸孔去前杠分墨一尺五分。大小與前同。後脚孔分墨去後軸孔三寸五分。大小與前同。後杠孔去後脚孔分墨二寸七分。後載剋去後杠孔分墨四寸五分。前杠長一尺八寸。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後杠與等。板方囊二枚。厚八分。長二尺七寸。高一尺六寸五分。廣一尺六寸。每枚受米二斛三斗。從上杠孔去肋下七寸。前後同。上杠孔去下杠孔分墨一尺三寸。孔長一寸五分。廣七分。八孔同。前後四脚。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形制如象鼻。長四寸。徑面四寸三分。孔徑中三脚杠長二尺一寸。廣一寸五分。厚一寸四分。同杠耳。

論

交論

勢力之交。難以經遠。士之相知。溫不增華。寒不改葉。能貫四時而不衰。歷夷險而益固。

記

黃陵廟記

僕躬耕南陽之畝。遂紊劉氏顧草廬。勢不可卻。計事善之。於是情好日密。相拉總師趙。罥道。履黃牛。因覩江山之勝。亂石排空。驚濤拍岸。欽巨石於江中。崔嵬巉巖。列作三峯。平治洚水。順導其道。非神扶助於禹。人力烏能致此耶。僕縱步環覽。乃見江左大山壁立。林麓峯巒。如畫。熟視於大江重復石壁間。有神像。影現。焉髣髴眉冠裳。宛然如彩畫者。前竪一旌旗。右駐一黃犢。猶有董工開導之勢。古傳所載黃龍助禹開江治水。九載而功成。信不誣也。惜乎廟貌屢去。使人太息。神有功助禹開江。不事繫舍。順濟舟航。當廟食茲土。僕復而興之。再建其廟。旒目之曰黃牛廟。以顯神功。

碑

司馬季主墓碑

玄漠太寂。混合陰陽。天地交泮。萬品滋彰。先生理著。分別柔剛。鬼神以觀六度。顯明南中紀功碑陰銘

萬歲後勝我者過此

令

軍令

敵以來進。持鹿角。兵慤却在連衝後。敵已附鹿角裏。兵但得進跟。以矛戟刺之。不得此任起住。妨營壞壘。

又

連衝陣狹而厚也。

又

荊非少人也。而著藉者寡。平居發調。即人心不悅。凡有游戶。皆使自實。因錄以一衆可也。

又

始出營。竪矛戟。舒旛旗。鳴鼓角。三里辟矛戟。結旛旗。鳴鼓角。復結旛旗。鳴鼓角。遠令者覺。

兵軍要誡

枝葉強大比居同勢各結朋黨競進險人有此不去是謂敗徵

詩

梁甫吟

晏子云公孫捷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勇而無禮晏子言於公銳之二桃曰三子計功而食桃公孫捷曰吾再拜陳虎功可以食田曰吾效兵而卻三軍者再功可以食古冶子曰君當濟河蓋衝左驂冶潛行水底逆流百步復流九里得黿類功可以食二子曰吾勇不若子功不遷子取桃不讓是貪也然而不死無勇也刎頸而死冶曰二子死之治獨不遷又刎頸而死

步出齊城門遙望蕩陰里里中有三墳纍纍正相似問是誰家墓田疆古冶子力能排南山文能絕地紀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誰能為此謀國相齊晏子云（潛夫詩評明梁甫吟步出齊東門遙望蕩陰里樂府解題作遠望陰陽里青州有陰陽二田疆古冶子解題作田強國野子西漢藝語云李善陸詩注梁邱據云梁父悲吟不知名為梁父吟何義張衡四愁詩云欲往從之梁父艱注云泰山東嶽也君有德則封此山顧輔傳君王致於有德而為小人讒邪之所阻晏父泰山下小山名諸葛亮好為梁父吟恐取此意）

本傳

諸葛亮字孔明琅琊陽都人也漢司隸校尉諸葛豐後也父珪字君貢漢末為太山郡丞亮早孤從父玄為袁術所署豫章太守玄將亮及亮弟均之官會漢朝更選朱

皓代玄玄素與荊州牧劉表有舊往依之玄卒亮躬畊隴畝好為梁父吟身長八尺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庶元直與亮友善謂為信然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先主器之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頹奸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答曰自董卓以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為強者非惟天命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以為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脩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先主解之

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劉表長子琦亦深器亮表受後妻之言愛少子琮不悅於琦琦每欲與亮謀自安之術亮輒拒塞未與處畫琦乃將亮游觀後園共上高樓飲宴之間令人去梯因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入於吾耳可以言未亮答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意感悟陰規出計會黃祖死得出遂為江夏太守俄而表卒琮聞曹公來征遣使請降先主在樊聞之率其衆南行亮與徐庶並從為曹公所追破獲庶母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曹公先主至於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時權擁軍在柴桑觀望成敗亮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當何不案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為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弊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荊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即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并力拒曹公曹公敗于赤壁引軍歸鄴先主遂收江南以亮為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建安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先主使擊張魯亮與關羽鎮荊州先主自葭萌還攻璋亮與張飛趙雲等率衆泝江分定郡縣與先主共圍成都成都平以亮為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先主外出亮常鎮守成都足食足兵二十六年羣下勸先主稱尊號先主未許亮說曰昔吳漢耿弇等初勸世祖即帝位世祖辭讓前後數四耿純進言曰天下英雄喁喁冀有所望如不從議者士大夫各歸求主無為從公也世祖感純言深至遂然諾之今曹氏篡漢天下無主大王劉氏苗族紹世而

起。今即帝位。乃其宜也。士大夫隨大王久勤苦者。亦欲望尺寸之功。如純言耳。先主於是即帝位。策亮為丞相曰。朕遭家不造。奉承大統。兢兢業業。不敢康寧。思靖百姓。懼未能綏。於戲丞相。亮其悉朕意。無怠輔朕之闕。助宣重光。以照明天下。君其勗哉。亮以丞相錄尚書事。假節。張飛卒。後領司隸校尉。章武三年春。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於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効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先主又為詔勅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開府治事。頃之。又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南中諸郡並皆叛亂。亮以新遭大喪。故未便加兵。且遣使聘吳。因結和親。遂為與國。三年春。亮率衆南征。其秋悉平。軍資所出。國以富饒。乃治戎講武。以俟大舉。五年。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遂行也。于沔陽六年春。揚聲由斜谷道取郿。使趙雲鄧芝為疑軍。據箕谷。魏大將軍曹真舉衆拒之。亮身率諸軍攻祁山。戎陣整齊。賞罰肅而號令明。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應亮。關中響震。魏明帝西鎮長安。命張郃拒亮。亮使馬謖督諸軍在前。與郃戰于街亭。謖違亮節度。舉動失宜。大為郃所破。亮拔西縣千餘家。還于漢中。戮謖以謝衆。上疏請自貶。於是以亮為右將軍。行丞相事。所總統如前。冬。亮復出散關。圍陳倉。曹真拒之。亮糧盡而還。魏將王雙率騎追亮。與戰破之。新雙七年。亮遣陳式攻武都陰平。魏雍州刺史郭淮率衆欲擊式。亮自出至建威。淮退。還。遂平二郡。詔策亮曰。街亭之役。咎由馬謖。而君引愆深自貶抑。重違君意。聽順所守。前年耀師。誅斬王雙。今歲爰征。郭淮遁走。降集氐羌。興復二郡。威震山瀆。功勳顯然。方今天下騷擾。元惡未梟。君受大任。幹國之重。而久自困穨。非所以光揚洪烈矣。今復君丞相。君其勿辭。九年。亮復出祁山。以木牛運糧。盡退軍與魏將張郃交戰。射殺郃。十二年春。亮悉大衆由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亮每患糧不繼。使已志不伸。是以分兵屯田為久住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相持百餘日。其年八月。亮疾病。卒于軍。時年五十四。及軍退。宣王案行其營壘處所。曰。天下奇才也。亮遺命葬漢中定軍山。因山為墳。冢足容棺。斂以時服。不須器物。詔策曰。惟君體資文武。明叡篤誠。受遺託孤。匡輔朕躬。繼絕興微。志存靖亂。爰整六師。無戒不征。神武赫然。威震八荒。將建殊功於季漢。參伊周之巨勳。如何不弔。事臨垂克。遘疾隕喪。朕用傷悼。肝心若裂。夫崇德序功。紀行命謚。所以光昭將來。刊載不朽。今使使持節左中郎將杜瓊贈君丞相武鄉侯印綬。謚君為忠武侯。魂而有靈。嘉茲寵榮。嗚呼哀哉。嗚呼哀哉。初。亮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羸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亮性長於巧思。損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云。亮言教書奏多可觀。別為一集。景耀六年。春。詔為亮立廟於沔陽。秋。魏鎮西將軍鍾會征蜀。至漢川。祭亮之廟。令軍士不得於亮墓所左右芻牧樵採。亮弟均官至長水校尉。亮子瞻嗣爵。評曰。諸葛亮之為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讐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偽不齒。終於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

諸葛丞相集卷全終

魏武帝集題詞

孟德瑞應黃星志窺漢鼎世遂謂梁沛真人天下莫敵究其初一名孝廉也曹嵩為長秋養子生出莫審官壓太尉經董卓之亂避難瑯琊陶徐州戮之直撲殺常侍兒耳孟德奮跳當塗大振易漢而魏雖附會曹參難洗宋恥閻靖本集苦寒猛虎短歌對酒樂府稱絕又助以子桓子建帝王之家文章瑰瑋前有曹魏後有蕭梁斯曹氏居最矣孟德御軍三十餘年手不捨書兼草書亞崔張音樂比桓蔡圍棋坍王郭復好養性解方藥周公所謂多才多藝孟德誠有之使彼不稱王謀篡獲與周梁書講武築夜論經傳或登高賦詩被之管絃又觀其射飛鳥搏猛獸殆可終身忘老乃竟甘心作賊者謂時不我容耳漢末名人丈有孔融武有呂布孟德實兼其長此兩人不死殺孟德有餘述志一令似爭歲人未嘗不抽序心腹慨當以慷也

婁東張溥題

魏武帝集目錄

令

- 壽祠令
- 述志令
- 軍謀令
- 嚴敗軍令
- 重功德令
- 建學令
- 求賢令
- 舉士令
- 選舉令
- 選令
- 又
- 求逸才令
- 求直言令
- 封功臣令
- 分給諸將令
- 掾屬進得失令
- 効力令
- 讓禮令
- 抑兼幷令
- 禁比周令
- 存恤令
- 給貸令
- 慎刑令
- 禁絕火令
- 禁鮮飾令
- 百辟刀令
- 修廬植墳墓令
- 褒墓山太守呂虔令
- 表封田疇令
- 下田疇讓封令
- 與張範令
- 徐晃假節令
- 勞徐晃令
- 下州郡美杜畿令
- 賜杜畿令
- 與華吐令
- 與邴原令
- 辟王必令
- 拜高柔為理曹掾令
- 下諸侯長吏令
- 諸兒令
- 列孔融罪狀令
- 丁幼陽令
- 表青州刺史劉琮令
- 壽陵令
- 遺令
- 蝗河北租賦令
- 更始令
- 讓九錫令
- 遣使令
- 褒賞令
- 軍策令
- 又
- 又
- 鼓吹令
- 論將令

- 設官令
- 賜夏侯惇伎樂名倡令
- 褒夏侯淵令
- 論功行封二荀令
- 稱荀攸令
- 又
- 請鍾繇參軍令
- 誅崔琰令
- 省西曹令
- 徐奕為中尉手令
- 諸子選官屬令
- 蔣濟為揚州別駕令
- 蔣濟為丞相西曹屬令
- 棗祗子處中封爵令
- 褒杜畿令
- 原劉廣令
- 議復肉刑令
- 禁用誹謗令
- 報和洽論毛玠令
- 杜襲為留府長史令
- 內誡令
- 又
- 臨淄侯曹植犯禁令
- 遺命諸子令
- 與衛臻令
- 請鍾繇參軍令

教

- 議田疇讓封教
- 授崔琰東曹掾教

征吳教　復教
與張遼等教　賜袁渙家穀教
表
上言破袁表　讓費亭侯表
又讓封表　讓增封武平侯表
讓增封表　讓還司空印綬表
讓九錫表　謝襲費亭侯表
領兗州牧表　陳損益表
拜九錫謝表　請封荀彧為萬歲亭侯表
請增封荀彧表　請封田疇表
請恤郭嘉表　獲宋金生表
請封荀攸表　請增封郭嘉表
廢竺領嶽郡太守表　上獻帝器物表
奏事
破袁尚上事　上九醞酒法奏

上雜物疏
策
立下王后策
書
與少府孔融書　與太尉楊文先書
與王修書　與荀彧書
報荀彧書　與荀彧悼郭嘉書二首
與鍾繇書　與荀攸書
與閻行書　報蘭越書
答朱靈書　報楊阜書
報劉廙書　答袁紹書
答呂布書　遺孫權書二首
與王芬書　為兗州牧上書
尺牘
報荀彧　與荀彧

又　又
又　與諸葛亮
序
孫子兵法序
祭文
祀橋太尉文
樂府
氣出唱三首　精列
度關山　薤露
蒿里行二首　對酒
陌上桑　短歌行二首
苦寒行　秋胡行二首
善哉行二首　郤東西門行
碣石篇四首一作步出東西門行　觀滄海
冬十月　土不同
龜雖壽　謠俗詞
董卓歌詞
附錄
本紀

令

春祠令

議者以為祠廟上殿當解履吾受錫命帶劍不解履上殿今有事于廟而解履是尊先公而替王命敬父祖而簡君主故吾不敢解履上殿也又臨祭就洗以手擬水而不盥夫盥以潔為敬未聞擬向不盥之禮且祭神而神在故吾親受水而盥也又降神禮記下階就幕而立須奏樂畢竟似若不得烈祖遲祭不速訖也故吾坐俟樂闋送神乃起也受胙納神以授侍中此為敬恭不終實也古者親執祭事故吾親納于神終抱而歸也仲尼曰雖違衆吾從下誠哉斯言也

述志令

孤始舉孝廉年少自以本非岩穴知名之士恐為海內人之所見凡愚欲為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譽使世士明知之故在濟南始除殘去穢平心選舉違迕諸常侍以為彊豪所忿恐致家禍故以病還去官之後年紀尚少顧視同歲中年有五十未名為老內自圖之從此却去二十年待天下清乃與同歲中始舉者等耳故以四

時歸鄉里於譙東五十里築精舍欲秋夏讀書冬春射獵求底下之地欲以泥水自蔽絕賓客往來之望然不能得如意後徵為都尉遷典軍校尉意遂更欲為國家討賊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將軍然後題墓道言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此其志也而遭值董卓之難興舉義兵是時合兵能多得耳然常自損不欲多之所以然者多兵意盛與彊敵爭偏更為禍始故汴水之戰數千後還到揚州更募亦復不過三千人此其本志有限也後領兗州破降黃巾三十萬衆又哀術僭號於九江下皆稱臣名門曰建號門衣被皆為天子之制而婦預爭為皇后志計已定人有勸術使遂即帝位露布天下答言曹公尚在未可也後孤討禽其四將獲其人衆遂使術窮亡解沮發病而死及至袁紹據河北兵勢彊盛孤自度勢實不敵之但計投死為國以義滅身足垂於後幸而破紹寧其二子又劉表自以為宗室包藏奸心乍前乍却以觀世事據有當州孤復定之遂平天下身為宰相人臣之貴已極意望已過矣今孤言此若為自大欲人言盡故無諱耳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或者人見孤彊盛又性不信天命之事恐私心相評言有不遜之志妄相忖度每用耿耿齊桓晉文所以垂稱至今日者以其兵勢廣大猶能奉事周室也論語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謂至德矣夫能以大事小也昔樂毅走趙趙王欲與之圖燕樂毅伏而垂泣對曰臣事昭王猶事大王臣若雍戾故在他國沒世然後已不忍謀趙之徒隸況燕後嗣乎胡亥之殺蒙恬也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其勢足以背叛然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數以忘先王也孤每讀此二人書未嘗不愴然流涕也孤祖父以至孤身皆當親重之任可謂見信者矣以及子桓兄弟過於三世矣孤非徒對諸君說此也常以語妻妾皆令深知此意孤謂之言庶我萬年之後汝曹皆當出嫁欲令傳道吾心使他人皆知之孤此言皆肝鬲之要也所以勤勤懇懇叙心腹者見周公有金縢之書以自明恐人不信之故然欲孤便爾委捐所典兵衆以還執事歸就武平侯國實不可也何者誠恐已離兵為人所禍也既為子孫計又已敗則國家傾危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此所不得為也前朝恩封三子為侯固辭不受今更欲受之非欲復以為榮欲以為外援為萬安計孤聞介推之避賞封申胥之逃楚賞未嘗不舍書而歎有以自省也奉國威靈仗鉞征伐推弱以克彊處小而禽大意之所圖動無違事心之所慮何向不濟遂蕩平天下不辱主命可謂天助漢室非人力也然封兼四縣食戶三萬何德堪之江湖未靜不可讓位至於邑土可得而辭今上還陽夏柘苦三縣戶二萬但食武平萬戶且以分損謗議少減孤之責也

軍謀令

吾起義兵為天下除暴亂舊土人民死喪略盡國中終日行不見所識使吾惻愴傷懷其舉義兵已來將士絕無後者求其親戚以後之授土田官給耕牛置學師以教之為存者立廟使視其先人魂而有靈吾百年之後何恨哉

嚴敗軍令

司馬法將軍死綏故趙括之母乞不坐括是古之將者軍破於外而家受罪於內也自命將征行但賞功而不罰罪非國典也其令諸將出征敗軍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

重功德令

議者或以軍吏雖有功能德行不足堪任郡國之選所謂可與適道未可與權管仲曰使賢者食於能則上尊鬬士食於功則卒輕於死二者設於國則天下治未聞無能之人不鬬之士而受祿賞而可以立功興國者也故明君不官無功之臣不賞不戰之士治平尚德行有事賞功能論者之言一似管窺虎豹

建學令

喪亂已來十有五年後生者不見仁義禮讓之風吾甚傷之其令郡國各修文學縣滿五百戶置校官選其鄉之後造而教學之庶幾先王之道不廢而有以益於天下

求賢令

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爲當不得賢人君子與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賢也曾不出閭巷豈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賢之急時也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無有被褐懷玉而鈞於渭濱者乎又得無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揚仄陋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

舉士令

夫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陳平豈篤行蘇秦豈守信邪而陳平定漢業蘇秦濟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廢乎有司明思此義則士無遺滯官無廢業矣

選舉令

國家舊法選尚書郎取年未五十者使文案真草有才能謹慎典曹治事起草立義文以草呈示令僕訖乃付令史書之耳書訖共省讀內之事本來臺郎統之令史不行知也書之不好令史坐之至於謬誤讀省者之責若郎不能爲文書當御令史是爲牽牛不可以服箱而當取辮於繭角也

選令

諺曰失晨之雞思補更鳴昔季鬲在白馬有受金取婢之罪棄而弗問後以爲濟北相以其能故

又

今詔書省隸官鍾校尉司材智決洞通敏先覽可上請參軍事以輔闇政

求逸才令

昔伊摯傅說出於賤人管仲桓公賊也皆用之以興蕭何曹參縣吏也韓信陳平負汙辱之名有見笑之恥卒能成就王業聲著千載吳起貪將殺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歸然在魏秦人不敢東向在楚則三晉不敢南謀今天下得無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間及果勇不顧臨敵力戰若文俗之吏高才異質或堪爲將守負汙辱之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其各舉所知勿有所遺

求直言令

夫治世御衆建立輔弼誠在面從詩稱聽用我謀庶無大悔斯實君臣相須之求也吾元重任每懼失中頻年以來不聞嘉謀豈吾開延不勤之咎邪自今以後諸機局治中別駕常以月旦各名其失吾將覽焉

封功臣令

吾起義兵誅暴亂於今十九年所征必克豈吾功哉乃賢士大夫之力也天下雖未悉定吾當要與賢士大夫共定之而專饗其勞吾何以安焉其促定功行封於是大封功臣二十餘人皆爲列侯其餘各以次受封反復死事之孤輕重各有差

分給諸將令

昔趙奢實嬰之爲將也受賜千金一朝散之故能濟成大功永世流聲吾讀其文未嘗不慕其爲人也與諸將士大夫共從戎事幸賴賢人不愛其謀羣士不遺其力是以夷險平亂而吾得竊大賞戶邑三萬追思嘗與散金之義今分所受租與諸將掾屬及故戍于陳蔡者庶以疇答衆勞不擅大惠也宜差死事之孤以租穀及之若年殷用足租奉畢入將大與衆人悉共饗之

掾屬進得失令

自今諸掾屬侍中別駕常以月朔各進得失紙書函封主者朝常給紙函各一

効力令

今清時但當盡忠於國効力王事雖私結好於他人用千疋絹萬石穀猶無所益

讓禮令

里諺曰讓禮一寸得禮一尺斯合經之要矣

抑兼幷令

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袁氏之治也使豪彊擅恣親戚兼幷下民貧弱代出租賦衘冀家財不足應命審配宗族至乃藏匿罪人爲通逃主欲望百姓親附甲兵殭盛豈可得邪其收田租畝四升戶出絹二匹綿二斤而已他不得擅興斂郡國守相明檢察之無令殭民有所隱藏而弱民兼賦也

禁比周令

阿黨比周先聖所疾也聞冀州俗父子異部更相毀譽昔直不疑無兄世人謂之盜嫂第五伯魚三娶孤女謂之喝婦翁王鳳擅權谷永比之申伯王商忠議張匡謂之左道此皆以白爲黑欺天罔君者也吾欲整齊風俗四者不除吾以爲羞

存恤令

自頃已來軍數征行或遇疫癘吏士死亡不歸家室怨曠百姓流離而仁者豈樂之哉不得已也其令死者家無基業不能自存者縣官勿絕廉長吏存恤撫循以稱吾意

給貸令

去冬天降疫癘民有遭傷軍與于外墾田損少吾甚憂之其令吏民男女年七十

已上無夫子若年十二已下無父母凡弟及目無所見手不能作足不能行而無妻子父兄産業者廩食終身幼者至十二止貧窮不能自贍者隨口給貸老耄須待養者年九十已上復不事家一人

慎刑令

夫刑百姓之命也而軍中典獄者或非其人而任以三軍死生之事吾甚懼之其選明達法理者使持典刑

禁絶火令

聞太原上黨西河雁門冬至後百五日皆絶火寒食云為介子推且北方涼寒之地老少羸弱將有不堪之患令到人不得寒食若犯者家長半歲刑主吏百日刑令長奪一月俸

禁鮮飾令

孤不好鮮飾嚴具用新皮葦筒以黃蘗線中遇亂世無蘗筒乃更作方竹嚴具以包韋衣之此孤平常之用者也內中婦曹置嚴具子時為之推壞令方竹嚴具綠漆其蓋好

百辟刀令

百鍊利器以辟不祥橫服姦宄者也往歲作百辟刀五枚適成先以一與五官將其

餘四吾諸子中有不好武而好文學者將以次與之

修盧植墳墓令

故北中郎將盧植名著海內學為儒宗士之楷模乃國之楨幹也昔武王入殷封商容之閭鄭喬子產而仲尼隕涕孤到此州毒其餘風春秋之義賢者之後有異於人敬遣丞掾修墳墓并致薄醊以彰厥德

褒表山太守吕虔令

夫有其志以成其事蓋烈士之所徇也卿在郡以來禽姦討暴百姓賴安躬蹈矢石所征輒克昔鬼恒立名於汝賴取弁建策於青兗古今一也

表封田疇令

修令田疇至節高尚遭值州里戎夏交亂引身深山研精味道百姓從之以成都邑袁賊之盛命名不屈慷慨守志以徼真主及孤奉詔征定河北遂服幽都將定胡寇時加禮命疇即受署隨建攻胡蹊路所由率齊山民一時向化開塞導送供承使役路近而便令虜不意斬蹋頭於白狼遂長驅於柳城疇有力焉及軍入塞將圖其功表封亭侯食邑五百而疇懇惻前後辭賞出入三載歷年未賜此為成一人之高甚違王典失之多兵宜從表封無久留吾過

下田疇讓封令

昔伯成棄國夏后不奪將欲使高尚之士俊賢之主不止於一世也其聽疇所執

與張範令

郡原名高德大清規邈世魁然而峙不為孤用聞張子頗欲學之吾恐造之者貪也

徐晃假節令 見袒割備於陽平備遣陳式等絶馬鳴關道晃別破之太祖喜復晃節令曰

此閻道漢中之險要咽喉也劉備欲斷絶外內以取漢中將軍一舉克奪賊計善之美者也

勞徐晃令 見振旅還太祖迎晃七里置酒大會舉酒勸晃曰全軍克捷將軍之功也

賊圍壅鹿角十重將軍致戰全勝遂陷賊圍多斬首虜吾用兵三十餘年及所聞古之善用兵者未有長驅徑入敵國者也且抹襄陽之在圍過於苫即墨將軍之功踰孫武穰苴

下州郡美杜畿令

昔仲尼之於顏子每言不能不歎既情愛發中又宜率馬以驥今吾亦冀衆人仰高山慕烹行也

賜杜畿令

昔蕭何定關中寇恂平河內卿有其功閻將授卿以納言之職顧念河東吾股肱郡充實之所足以倚天下故且煩卿卧鎮之

與李畴令 太祖攻鄴克之表畴為鎮郡久之遣都護曹洪平下辨從畴與曹休參之令曰

昔高祖貪財好色而良平匡其過失今佐治文烈憂不輕矣

與郡原令 文帝為五官中郎將太祖轉原五官長史令曰

子弱不才懼其難正貪欲相屈以匡勵之雖云利賢能不恧恧

辟王必令

領長史王必是吾披荆棘時吏也忠能勤事心如鐵石國之良吏也蹉跌久未辟之捨麒驥而弗乘焉遑遑而更求哉故教辟之已畢所宜便以領長史統事如故

拜高柔為理曹掾令

夫治定之化以禮為首撥亂之政以刑為先是以舜流四凶族皋陶作士漢祖除秦苛法蕭何定律掾清識平當明于憲典勉恤之哉

下諸侯長史令

諸侯長史及帳下吏知吾出輒將諸侯行意否從子建私開司馬門來吾都不復信

諸侯也恐吾適出便復私出故攝將行不可恒使吾爾誰為心腹也

諸兒令

今壽春漢中長安先欲使一兒各往督領之欲擇慈孝不違吾令兒亦未知用誰也雖兒小時見愛而長大能善必用之吾非有二言也不但不私臣吏兒子亦不欲有所私

列孔融罪狀令

大中大夫孔融既伏其罪矣然世人多稱其虛名少於核實見融浮豔好作變異眩其誑詐不復察其亂俗也此州人說平原禰衡受傳融論以為父母與人無親譬若缾罌寄盛其中又言若遭饑饉而父不肖寧賜活餘人融違天反道敗倫亂理雖肆市朝猶恨其晚更以此事列上宣示諸軍將校掾屬皆使聞見

丁幼陽令

昔吾同縣有丁幼陽者其人衣冠良士又學問材器吾愛之後以憂恚得狂疾即差愈往來故當共宿止吾常遣謂之曰昔狂病儻發作持兵刃我畏汝俱共大笑輒遣不與共宿

表青州刺史劉琮令

楚有江漢山川之險復服先彊與秦爭衡荊州則其故地劉鎮南久用其民矣身沒之後諸子鼎峙雖終難全猶可分曰青州刺史琮心高志潔智深慮廣輕榮重義薄利厚德蔑萬里之業忽三軍之衆篤中正之體敦令名之譽上耀先君之遺塵下圖不朽之餘祚鮑永之棄并州竇融之離五郡未足以喻也雖封列侯一州之位猶恨此寵未副其人而比有饑求還州監史雖尊秩祿未優今聽所執表琮為諫議大夫參同軍事

壽陵令

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規西門豹祠西原上為壽陵因高為基不封不樹周禮冢人掌公墓之地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後漢制亦謂之陪陵其公卿大臣列將有功者宜陪壽陵其廣為兆域使足相容

遺令

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葬畢皆除服其將兵屯戍者皆不得離屯部有司各率乃職斂以時服無藏金玉珍寶

蠲河北租賦令 下并九年

河北罹袁氏之難其令無出今年租賦

更始令 下并十年

其與袁氏同惡者與之更始

讓九錫令 建安十八年夏五月魏帝使卿大夫郗慮策命太祖為魏公加九錫公下令前後三讓乃受命

夫受九錫廣開土宇周公其人也漢之異姓八王者與高祖俱起布衣掃定王業其功至大吾何可比之

遣使令

夫遣人使于四方古人所慎擇也故仲尼曰使乎使乎言其難也

褒贊令

別部司馬請立齊桓公神堂使記室阮瑀議之

軍策令

夏侯淵今月賊燒却鹿角鹿角去本營十五里淵將四百兵行鹿角因使士補之賊山上望見從谷中卒出淵使兵與鬬賊遂繞出其後兵退而淵未至甚可傷淵本非能用兵也軍中呼為白地將軍為督帥尚不當親戰況補鹿角乎

又

孫先在襄邑有起兵意與工師共作弩手及時北海孫賓碩來候孤孤譏孤曰當慕其大者乃與工師共作刀耶孤答曰能小復能大何害

又

袁本初鎧萬領吾大鎧二十領本初馬鎧三百具吾不能有十具見其少遂不施也吾遂出奇破之是時士卒練不與今時等也

鼓吹令 書鈔令云據子用兵常以少敵衆

孤所以能常以少兵敵衆者常念增戰士怨餘事是以往者有鼓吹而使步行為戰士愛馬也不多樂暑夫為戰士愛種也

論將令

趙奢實嬰之為將也受賜千金一朝散之故能濟大功永代流聲吾讀其文未嘗不慕其為人也

設官令

魏諸官印各以官為名印如漢法斷二千石者章

賜夏侯惇伎樂名倡令 楊修征蜀檄遷使都督二十六軍留居巢

魏絳以和戎之功猶受金石之樂況將軍乎

褒夏侯淵令 地理志建自魏河首平漢玉淵討建新之禮右平太祖下令

宋建造為亂逆三十餘年淵一舉滅之虎步關右所向無前仲尼有言吾與爾不如也

論功行封二荀令

忠正密謀撫甯內外文若是也公達其次也

稱荀攸令 魏氏春秋

孤與荀公達周遊二十餘年無毫毛可非者

又令

荀公達真賢人也所謂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孔子稱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公達即其人也

誄崔琰令 評在崔琰與楊訓書

琰雖見刑而通賓客門若市心對賓客虽貶真視若有所瞋

省西曹令 毛玠為東曹掾請託不行時人稱之復議所升皆成敗皆稱曹太祖知其情令曰

日出於東月盛於東凡人言方亦復先東何以省東曹

徐奕為中尉手令 魏國建奕遷尚書令太祖征漢中魏諷反中尉楊俊左遷乃以奕為中尉手令

昔楚有子玉文公為之側席而坐汲黯在朝淮南為之折謀詩稱邦之司直君之謂與

諸子選官屬令 遂以邢顒為平原侯家丞

侯家吏宜得淵深法度如邢顒輩

蔣濟為楊州別駕令 濟為楊州刺史別駕令曰

季子為臣吳宜有君今君還州吾無憂矣

蔣濟為丞相西曹屬令

舜舉皋陶不仁者遠臧否得中望於賢屬矣

棗祗子處中封爵令 魏武故事

故陳留太守棗祗天性忠能始共舉義兵周旋征討後袁紹在冀州亦貪祗欲得之祗深附託於孤使領東阿令呂布之亂兗州皆叛惟范東阿完在由祗以兵據城之力也後大軍糧乏得東阿以繼祗之功也及破黃巾定許得賊資財當與立屯田時議者皆言當計牛輸穀田科以定施行後祗白以為僦牛輸穀大收不增穀有水旱災除大不便反覆來說孤猶以為當如故大收不可復改易祗猶執之孤不知所從後與荀令君議之時故軍祭酒侯聲云科取官牛為官田計如祗議於官便於客不便聲懷此云云以疑令君祗猶自信據計盡還白執分田之術孤乃然之使為屯田都尉施設田業其時歲則大收後遂因此大田豐足軍用摧滅羣逆克定天下以隆王室祗與其功不幸早沒追贈以郡猶未副之今重思之祗宜受封稽留至今孤之過也祗子處中宜加封爵以祀祗為不朽之事

褒杜畿令

河東太守杜畿孔子所謂禹吾無間然矣

原劉廣令 魏諷反廣策備為謀所引當相坐誅令特原不問

叔向不坐弟虎古之制也

議復肉刑令陳羣

安得通理君子達於古今者使平斯事乎昔陳鴻臚以為死刑有可加於仁恩者正謂此也御史中丞能申其父之論乎

禁用誹謗令 魏氏春秋云陳矯本劉氏子出嗣舅氏而婚于本族徐宣母非之太祖惜矯才下令

衰亂以來風教凋薄謗議之言難用褒貶自建安五年已前一切勿論其以斷前誹議者以其罪罪之

報和洽論毛玠令 玠為尚書僕射以權寵與丁儀等比黨而太祖忽收付獄和洽救解遂免廢于家

今言事者白玠不但謗吾也乃復為崔琰歐望此損君臣恩義妄為死友怨歎殆不可忍也昔蕭曹與高祖並起微賤致功立勳高祖每在宮第二相恭順臣道益敦所以祚及後世也和侍中比求寶之所以不聽欲重參之耳

杜襲為留府長史令 主者所選多不當太祖令

釋騏驥而不乘馬皇皇而更索

內誡令

孤有逆氣病常儲水卧頭以銅器盛臭惡前以銀作小方器人不解謂孤善銀物今以木作

又

吏民多製文繡之服履綵不得過隆紫金黃絲織履前於江陵得雜綵絲履以與家約當着盡此履不得效作也欲自正精舍今遂為討賊又令房戶不漏聽燒槐香及蔥葉

臨淄侯曹植犯禁令 由是垂諸侯科禁而植寵日衰

始者謂子建兒中最可定大事自植私出開司馬門至金門令吾異目視此兒矣

遺命誡子

吾死之後葬於鄴之西岡上與西門豹祠相近無藏金玉珠寶餘香可分諸夫人不命祭吾妾與伎人皆著銅雀臺臺上施六尺牀下總帳朝晡上酒脯糒糒之屬每月朝十五輒向帳前作伎汝等時登臺望吾西陵墓田

與備錄令（備為青門侍郎東郡朱越躁反引錄太祖令）

孤與卿君同共舉事加欽今聞始聞越言固自不信及得荀令君書具亮忠誠

請鍾繇參軍令

令詔書省司隸官鍾校尉材智決洞通敏先覺可上請參軍事以輔聞政

教

議田疇讓封教

昔袁盎棄爵而識武王可謂忘聞孔子猶以為求仁得仁疇之所守雖不合道但欲清高耳使天下忠如疇志節亦墨兼愛尚同之事而老卿使民結繼之道也外議雖善為復使令司隸以決之

授崔琰東曹掾教

君有伯夷之風史魚之直貪夫慕名而清壯士高稱而厲斯可以率時者已故授東曹佳踐厥職

征吳教（魏名臣奏建為張相主簿太祖被征吳大潦雨軍不得行恐有諫者下教違者以軍法從事）

今孤戒嚴未知所之有諫者死

復教

達無惡意原復其職

與張遼等教（魏征張遼李典守合肥教與遼及吳王孫權率衆圍合肥乃共擊破之）

若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

賜袁渙家穀教（渙為魏國郡中令卒太祖一教以太倉穀千斛賜郡中令之家一教以退下穀千斛與耀卿家外不解其意令曰）

以太倉穀者官法也以垣下穀者親舊也

表

上言破袁表

大將軍鄴侯袁紹前與冀州牧韓馥立故大司馬劉虞刻作金璽遣故任長舉瑜詣虞為說命錄之數又紹與臣書云可都鄴城當有所立擅鑄金銀印孝廉計吏皆往詣紹從弟濟陰太守敘與紹書云今海內喪敗天意實在我家神應有徵當在尊兄南凡臣下欲使即位南凡言以年則北凡長以位則北凡重便欲送璽會曹操斷道紹帥統衆世受國重恩而凶逆無道乃至於此輒勒兵馬與戰官渡乘聖朝之威得斬紹大將淳于瓊等八人首遂大破潰紹與子譚輕身迸走凡斬首七萬餘級輜重財物巨億

讓費亭侯表

臣伏讀前後策命既錄臣庸才微功乃復追述先臣幽讚顯揚見得恩義屏營怖懼未知首領所當所授故古人忠臣或有違城而不辭或有一邑而違命所以然者欲必正其名也又禮制諸侯國土以絕子孫有功者當更受封不得增襲其有所增者謂國未絕也或有所襲者謂先祖功大也數未極無故斷絕故追紹之也臣自三考先臣雖有扶輦微勞不應受爵賞速臣三葉若錄臣關東微功皆祖宗之靈祐陛下之聖德豈臣愚陋何能克堪

又讓封表（一作上讓封書）

臣誅除暴逆克定二州四方來貢以為臣之功蕭相國以關中之勞一門受封鄧禹以河北之勤連城食邑考功效實非臣之勳臣祖父中常侍侯時但從輦扶翼左右既非首謀又不奮戰並受爵封暨臣三葉臣聞易蹻卦曰利建侯行師有功乃當進立以為諸侯也又訟卦六三曰食舊德或從王事謂先祖有大德若從王事有功者子孫乃得食其祿也伏惟陛下垂乾坤之仁降雲雨之潤遠錄先臣扶掖之節採臣在戎犬馬之用優策褒崇光曜顯量非臣陋頑所能克堪

讓增封武平侯表

伏自三省妄質頑素材志鄙下進無匡輔之功退有拾遺之美雖有犬馬微勞非獨

臣九皆縣部曲將校之助陛下前追念先臣微功使臣續襲爵土祖考蒙光照之隊臣受不貲之分未有絲髮以自報效昔齊侯欲更晏嬰之宅嬰曰臣之先容馬臣不足以繼之卒遷公命以成私志臣自顧省不克負荷食舊為幸雖上德在弘下有因割臣三葉累寵皆統極位義在殞越豈敢飾辭

讓增封表

無非常之功而受非常之福是用屢結心章歸閑天應無已未即聽許臣雖不敏猶知讓不過三所以仍佈腹心至於四五上欲陛下爵不失實下為臣身免於苟取

讓還司空印綬表

臣文非師尹之佐武非折衝之任遭天之幸忝竊重授內踵伯禽司空之職外承呂尚鷹揚之事斗筲處之民具瞻觀水土不安姦宄未靜臣常媿辱憂為國累臣無智勇以助萬一夙夜慙懼若集水火未知何地可以閒越

讓九錫表

臣功小德薄忝寵已過進爵益土非臣所宜九錫大禮臣所不稱惶悸怔營心如炎灼歸情寫實冀察聽省不悟陛下復詔褒誘喻以伊周未見哀許臣聞事君之道犯而勿欺量能處位計功受爵苟所不堪有殞無從加臣待罪上相民所具瞻而自過

誤其謂臣何
謝襲爵亭侯表
不悟陛下乃尋臣祖父剛豫功臣克定寇逆援立孝順皇帝謂操不忘舊封茅土聖恩明發遠念忝梓日以臣為忠孝之苗不復量臣才之豐否既勉襲爵邑忝厥祖考復寵上將鉄鉞之任兼領大州萬里之憲內叱鼎臣外參二伯身荷兼紱之榮本枝賴無窮之祚此昔大彭輔殷昆吾翼夏功成事就乃備爵鋘臣承脩無稱統御無績比荷殊寵策命褒績未盈一時三命交至雙金重紫顧以方任雖不識義庶知所尤
領兗州牧表
入司兵校出總符任臣以累葉受恩膺荷洪施不敢顧命是以將戈帥甲順天行誅雖戮夷殲亡不暇臣愧以興隆之秩功無所執以偽假實係不勝華寵感讖誚益以
維谷
陳損益表
陛下即祚復蒙試用遂受上將之任統領二州內參機事實所不堪昔韓非閔韓之削弱不務富國強兵用賢任能臣以區區之質而當鍾鼎之任以闇鈍之才而奉明明之政顧恩念責亦臣竭節授命之秋也謹條遵奉舊訓權時之宜十四事奏如左

庶以蒸蒸增明太陰言不足採
拜九錫謝表（一作謝策命魏公書）
臣蒙先帝厚恩致位郎署受性疲怠意望舉足非敢希望高位庶幾顯達會董卓作亂義當死難故敢奮身出命推鋒率衆遂值千載之運奉役目下當二袁炎沸侵侮之際陛下與臣寒心同憂顧瞻京師進受猛敵常恐君臣俱陷虎口誠不自意能全首領賴祖宗靈祐醜類夷滅得使徼臣竊名其間陛下加恩授以上相封爵寵祿豐大弘厚生平之願實不望也口與心計幸且待罪保持列侯遺付子孫自託聖世永無愛責不意陛下乃發威意開國備錫以貶愚臣地叱齊晉禮同藩王非臣無功所宜應據歸情上聞不蒙聽許嚴詔切至誠使臣心俯仰逼迫伏自維省列在大臣命制王室身非己有豈敢自私遂其愚意亦將黜退令就初服今奉彊土備數藩輔非敢違期慮有後世至於父子相誓終身灰軀盡命報塞厚恩天威在顏悚懼受詔
請封荀彧為萬歲亭侯表
臣聞慮為功首謀為賞本野績不越廟堂戰多不踰國勳是故曲阜之錫不後營丘蕭何之土先於平陽珍策重計古今所尚侍中守尚書令彧積德累行少長無悔遭世紛擾懷忠念治臣自始舉義兵周游征伐興或戮力同心左右王略發言授策無施不效或之功業臣錄以濟用披浮雲顯光日月陛下幸許或左右機近忠恪祇順如履薄冰研精極銳以撫庶事天下之定或之功也宜尊高爵以彰元勳
請增封荀彧表
昔袁紹侵入郊甸戰於官渡時兵少穀盡圍欲還許書與或議或不聽臣建宜住之便恢進討之規更起臣心易其慮遂權大逆覆取其衆此或觀勝敗之機略不世出也及紹破敗臣糧亦盡以為河北未易圖也欲南討劉表或復止臣陳其得失臣用反覆遂吞山東克平四州向使臣退於官渡紹必益行而前有傾覆之形無克捷之勢復若南征委棄克獲利既難要將失本據或之二策以亡為存以禍致福謀殊功異臣所不及也是以先帝貴指嶷之功薄博獲之賞古人尚帷幄之規下攻拔之捷前所賞錄未副或巍巍之勳乞重平議疇其戶邑
請封田疇表
文雅優備忠武又著和於撫下慎於事上量時度理進退合義幽州始擾胡漢交萃蕩析離居靡所依懷疇率衆人避難於無終山北拒盧龍南守要害清靜隱約耕而復食人民化從咸共資奉及袁紹父子威力加於朔野遠結為丸與為首尾前後召疇終不陷撓復臣奉命軍次易縣疇長驅自到陳討胡之勢猶廣武之建燕策薛公之度淮南又使部曲持臣露布出誘胡衆漢民或因亡來烏丸聞之震蕩王旅出塞塗由山中九百餘里疇帥兵五百啟導山谷遂滅烏丸蕩平塞表疇文武有效節義可嘉誠應寵賞以雅其美

請恤郭嘉表
臣聞褒忠示寵未必當身念功維績恩隆後嗣是以楚宗孫叔顯封厥子岑彭既沒爵及支庶誠賢君殷勤於清良聖祖悼慟於明勳也故軍祭酒前陽亭侯潁川郭嘉立身著行稱茂鄉邦與臣參事盡節為國忠良淵淑體通性達每有大議發言盈庭執中處理動無遺策自在軍旅十有餘年行同騎乘坐共帷席東禽呂布西取眭固斬袁譚之首平朔土之衆踰越險塞蕩定烏丸震威遼東以最袁尚雖假天威易為指麾至於臨敵發揚誓命出奇克疑勳實繇嘉方將表顯使賞足以報效薄命夭殞不終美志上為陛下悼惜良臣下自毒恨喪失奇佐昔霍去病蚤死孝武為之咨嗟祭遵不究功業世祖望柩悲慟仁恩降下念發五內今嘉隕命誠足憐傷宜追增嘉封并前千戶褒亡為存厚往勸來也（褒文無宜追贈等句）
薦宋金生表
臣前遣討河內獲嘉之屯獲生口辭云河內有一神人宋金生今諸屯皆云鹿角不

須守吾使狗為汝守不從其言者即夜聞有軍兵聲明日視迹下但見虎跡臣輒部武猛都尉呂納將兵捕捉得生輒行軍法

請封荀攸表 於是封陵樹亭侯

軍師荀攸自初佐臣無征不從前後克酬皆攸之謀也

請增封郭嘉表

軍祭酒郭嘉自從征伐十有一年每有大議臨敵制變臣策未決嘉輒成之平定天下謀功為高不幸短命事業未終追思嘉勳寤寐不可忘可增邑八百戶并前千戶

糜竺領嬴郡太守表 竺字子仲東海朐人與弟芳皆以資貨自全官從先主入蜀為安漢將軍

泰山郡界曠遠舊多輕悍權時之宜可分五縣為嬴郡揀選清廉以為守將倫將軍糜竺素履忠貞文武昭然請以竺領嬴郡太守撫慰吏民

上獻帝器物表

臣祖騰有順帝賜器今上四石銅鋗四枚五石銅鋗一枚御物有純銀粉銚一枚 又銅 度妻云三公列侯門施內外塾方三十畝

奏事

破袁尚上事

臣前上言逆賊袁尚還即厲精銳討之今尚人徒震蕩部曲喪守引兵遁亡陳軍被堅執銳朱旗震煜虎士雷譟望旗眩精聞聲喪氣投戈解甲翕然沮壞尚單騎遁走捐棄偽節鋭鉄太將軍邟鄉侯印各一枚兵甕萬九千六百二十枚其矛楯弓戟不可勝數

上九醞酒法奏

臣縣故令南陽郭芝有九醞春酒法用麴三十斤流水五石臘月二日清麴正月凍解用好稻米漉去麴滓便釀法飲曰譽諸蟲雖從多完三日一釀滿九石米止臣得法釀之常善其上清滓亦可飲若以九醞苦難飲增為十釀差甘易飲不病今謹上獻

上雜物疏

御物三十種有純銀參帶臺硯一枚 御物有漆畫鞍轡二枚貴人公主有黑漆鞍轡三十枚 御物三十種有純金香爐一枚下盤自副貴人公主有純銀香爐四枚皇太子有純銀香爐四枚西園貴人銅香爐三十枚 御雜物用有純金唾壺一枚貴人有純銀參帶唾壺三十枚 御雜有漆圓油唾壺四枚 御雜物有純銀盤又有容五石銅澡盤 御物有純銀鏤帶漆畫書案一枚 御物三十種有上車漆畫重几大小各一枚 御雜物用有純銀澡豆匳純銀括鏤匳 御物有銀鏤漆匳四枚 油漆畫厮器一純金參帶畫方厮器一

策

立卞王策

夫人卞氏撫養諸子有母儀之德今進位王后太子諸侯陪位羣卿上壽減國內死罪一等

書

與少府孔融書 獻帝當見郗慮及孔融謂慮何所優長融曰可與適遭未可與適遇慮不復應融又曰融昔在北海破黃巾募人濟其根窘安在遠與融互相長短操以書解之

蓋聞唐虞之朝有克讓之臣故麟鳳來而頌聲作也後世德薄猶有殺身為君破家為國及至其敝睚眦之怨必讐一餐之惠必報故彊銜忿國遘禍於袁盎屈平悼楚受譖於椒蘭彭寵傾鄧起自朱浮鄧禹戚福失於宗馮繇此言之喜怒怨愛禍福所因可不慎與昔廉藺小國之臣猶能相下況賈舍平武夫屈節崇姬光武不問伯升之怨齊侯不疑射鉤之虜夫立大操者豈累細故哉往聞二君有執法之平以為小介當收舊好而怨毒漸積志相危害聞之憮然中夜而起昔國家東遷文舉盛數鴻豫名實相副綜達經學出於鄭玄又明司馬法鴻豫亦稱文舉奇逸博聞誠怪今者與始相違孤與文舉既非舊好又於鴻豫亦無恩紾然願人之相美不樂人之相傷是以區區思協歡好又知二君羣小所構孤為人臣進不能風化海內退不能建德和人然撫養戰士殺身為國破滑華交會之徒計有餘矣 選注云臨淮侯植以才貌愛幸修為之羽翼魏為太子修知內外事稱意臨淄侯植以才貌愛幸修為之羽翼魏為太子修植見誅太祖既虞終始之變以修頗有才策文衰氏之規以策誅之操與魏書

操自與足下同海內大義足下不遺以賢子見輔比中國雖靖方外未夷今軍征事大百姓騷擾吾制鍾鼓之音主簿宜守而足下賢子恃豪父之勢每不與我同懷即欲直繩顧慨恨謂其能改遂轉寬舒復即宥貸將延足下專門大累便令刑之念卿父息之情同此悼楚亦未必非幸也謹贈足下錦裘二領八節角桃杖一枝官絹五百疋錢六十萬四望通幰七香車一乘青牸牛二頭八百里驊騮馬一匹赤戎金裝鞍轡十副鈐苞一具驅使二人幷遺足下貴室錯綵雜彀裘一領織成鞞一量有心青衣二人長奉左右所奉雖薄以表吾意足下便當慨然承納不致往返

與王修書 修為司金中郎附陳黃白異議因奏記太祖甚然之乃與修書

君澡身浴德流聲本州忠能成績為世美談名實相副過人甚遠孤以心知君至深至熟非徒耳目而已也察觀先賢之論多以鹽鐵之利足贍軍國之用昔孤初立司

金之宜。念非屈君。餘無可者。故與君教曰。昔過父陶正。民賴其器用。及子嫣滿建侯于陳。近桑弧羊位至三公。此君元龜之兆。先告者也。是孤用君之本意也。或恐衆人未曉此意。自是以來。在朝之士。每得一顧選。常舉君為首。及聞袁軍師衆賢之議。以為不宜越君。然孤執心。將有所底。以軍師之職。關於司金。至於建功。重於軍師。孤之精誠。足以達君。君之察孤。足以不疑。但恐傍人淺見。以蠡測海。為蚊負山。將言前後百選輒不用之而使此君沉滯冶官。張甲李乙。尚猶先之。此主人意待之不優之效也。孤懼有此空聲。實淫亂耳。假有斯事。亦應鍾期不失聽也。若其無也。過備何害。昔宣帝察少府蕭望之才任宰相。故復出之。今為馮胡從正卿往。似於左遷。上使侍中宣意曰。君守平原日淺。故復試君三輔。非有所間也。孤捨先主中宗之意。誠備此事。既君崇勳業以副孤意。公叔文子與臣俱升。獨何人哉。

與荀彧書 太祖錄彧前後功表封彧萬歲亭侯。彧固辭無野戰之勞。太祖與彧書。彧乃受。

與君共事以來。立朝廷。君之相為匡弼。君之相為建計。君之相為密謀。亦已多矣。夫功未必皆野戰也。願君勿讓。

報荀彧書 初太祖與袁紹相拒。兵少糧盡。圍紹破敗。以河北未易圖。欲南征劉表。彧遂諫止。因表上二策。復增彧邑千戶。彧深辭讓。太祖以書報之。

君之算謀。非但所表二事而已。前後謀沖。欲慕魯連先生乎。此聖人達節者所不貴也。昔介子推有言。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君密謀安衆。先顯於孤者。以百數乎。以二事相還而復辭之。何取謙亮之多耶。

與荀彧悼郭嘉書

郭奉孝年不滿四十。相與周旋十一年。阻險艱難。皆共罹之。又以其通達見世事無所疑滯。欲以後事屬之。何意卒爾失之。悲痛傷心。今表增其子滿千戶。然何益亡者。追念之感深。且奉孝乃知孤者也。天下人相知者少。又以此痛惜。奈何奈何。

又與荀彧悼郭嘉書

追惜奉孝不能去心。其人見時事兵事。過絕於人。又以多是病南方有疫。常言吾往南方。則不生還。然與共論計云當先定荊。此為不但見計之忠厚。必欲立功分。棄命定事。人心乃爾。何得使人忘之。

與鍾繇書

得所送馬。甚應其急。關右平定。朝廷無西顧之憂。足下之勳也。昔蕭何鎮守關中。足食成軍。亦適當爾。

與荀攸書

方今天下大亂。智士勞心之時也。而願觀變弱漢。不已久乎。

與關行書 行始隨辭納使詣太祖。太祖表拜騎為太守。行請令其父入宿衛。西還見約。謂約宜遣一子會約計。張猛留行守營。馬超反。猛與約為部曲。行不欲令與超合。及超破走。行還。會城太祖聞行前意。但謀約子。孫在京師。書手書與行。

覩文約所為。使人笑來。吾前後與之書。無所不說。如此何可復忍。卿父諫議自平安也。雖然。牢獄之中。非養親之處。且又官家亦不能久為人養老也。

報嚴越書 越繫獄。終與太祖書。招以門戶。太祖報之。

死者反生。生者不愧。孤少所舉行之多矣。魂而有靈。亦將聞孤此言也。

答朱靈書 太祖平冀州。遣靈守許南。戒之曰。冀州新兵。意尚輕佻。卿名先有威。嚴須以道寬之。不然。即有變。靈至陽翟。陣吊等果反。即斬吊以狥聞。太祖手書答之。

兵中所以為危險者。外對敵國。內有姦謀。不測之變。昔鄧禹中分光武軍西行。而有宗歆馮愔之難。後將二十四騎還洛陽。禹豈以是減損者。來書慮測多引咎過。未必如所云也。

報楊阜書 阜為涼州刺史。韓遂馬超攻冀。冀中有報超之志。未得其便。阜外兄姜叙屯歷城。阜內過歷叙母。說虜破冀叙母。慨然勿從。阜討超。超襲歷城。得叙母。馬而死。超南奔張魯。魯以右平太祖。封為關內侯。

君與羣賢共建大功。西土之人。以為美談。子貢辭賞。仲尼謂之止善。君其剖心以順國命。姜叙之母。勸叙早發。明智乃爾。雖楊敬之妻。蓋不過此。賢哉賢哉。良史紀錄。必不墜於地矣。

報劉廙書

非但君當知臣。臣亦當知君。今欲使吾坐行西伯之德。恐非其人也。

答袁紹書

董卓之罪。暴於四海。吾等合大衆。興義兵。而違近莫不響應。此以義動故也。今幼主微弱。制於奸臣。未有昌邑亡國之釁。而一旦改易天下其安之。諸君北面。我自向西。

答呂布書

山陽屯送將軍所失大封。國家無好金。孤自取家好金。更相為作印。國家無紫綬。自取所帶紫綬以籍心。將軍所使不良。衰術稱天子。將軍止之。而使不通。棄朝廷信將軍使復重上。以相明忠誠。

遺孫權書

近者奉辭伐罪。旌旄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於吳。

又

赤壁之役。值有疫病。孤燒船自退。橫使周瑜虛獲此名。

與王芬書 冀州刺史王芬連結豪傑謀廢靈帝立合肥侯以告太祖太祖拒之

夫廢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古人有權成敗計輕重而行之者。伊尹霍光是也。伊尹懷至忠之誠。據宰臣之勢。處官司之上。故進退廢置。計從事立。及至霍光受託國之任。藉宗臣之位。內因太后秉政之重。外有羣卿同欲之勢。昌邑即位日淺。未有貴寵朝之讜臣。議出密迩。故計行如轉圜。事成如推朽。今諸君從見冀者之易。未覩當今之難。諸君自度結衆連黨。何若七國。合肥之貴。孰若吳楚。而造作非常。欲望必克。不亦危乎。

為兗州牧上書

山陽郡有美梨。謹獻甘梨三箱。

尺牘

報荀彧 太祖拔鄄自領冀州牧有就其宜復置九州者以為冀部所統既廣天下易眼太祖將從之彧言曰今若依古制是為冀州所統愚有河東馮翊扶風西河幽并之地也公前屠滅鄴城鴻內震駭今若一處被侵必頭以次見脅人心易動若一旦生變天下未可圖也願公先定河北繕修舊業南臨楚郢責王肅之不入天下咸知公意則人人自安頴淯內大定乃議古制此社稷長久之利也因報焉

儻足下之相難所失多矣。

又頴川戴志才算畫士也太祖甚善之早卒太祖與彧書彧薦郭嘉。

自志才亡後莫可與計事者。汝頴固多奇士。誰可以繼之。

又太祖圍張繡於穰劉表遣兵救繡以絕軍後太祖將引還繡兵來太祖軍不得進連憑險阻與戰書

賊來追吾雖日行數里吾策之到安衆復還必矣。

又滿水東南流溫水注之溫水又東南逕安衆縣而為陰溝之安衆之間以為沔涉之艱阻也

繡遏吾歸師迫我死地。

又劉越字異度漢中足智仕劉表為章陵太守荊州平太祖與越書以為先據襄

不喜得荊州喜得蒯異度耳。

與諸葛亮書

今奉雞舌香五斤。以表徽意。

序

孫子兵法序

操聞上古有弧矢之利。論語曰。足食足兵。尚書八政曰。師。易曰。師貞丈人吉。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黃帝湯武咸用干戈以濟世也。司馬法曰。人故殺人。殺之可也。用武者滅。用文者亡。夫差偃王是也。聖賢之用兵也。戢而時動。不得已而用之。吾觀兵書戰策多矣。孫武所著深矣。審計重舉。明畫深圖。不可相誣而但世人未之深亮。剖

況文煩富。行於世者。失其旨要。故撰為略解焉。

祭文

祀橋太尉文

故太尉橋公誕敷明德。汎愛博容。國念明訓。士思令謨。靈幽體翳。邈哉晞矣。吾以幼年。逮升堂室。特以頑鄙之姿。為大君子所納。增榮益觀。皆由奬助。猶仲尼稱不如顏淵。孝生之厚。歎賈復。士死知己。懷此無忘。又承從容約誓之言。殂逝之後。路有經由。不以斗酒隻雞過相沃酹。車過三步。腹痛勿怪。雖臨時戲笑之言。非至親之篤好。胡肯為此辭乎。誣謂靈忿。能貽己疾。懷蓄惟顧念之懷。愴奉命東征屯次鄉里。北望歸土。乃心陵墓。裁致薄奠。公其尚饗。

樂府 詩品云曹公古直甚有悲涼之句屠不如王粲稱三祖庾信詩云魏武文父子橫槊賦詩過壯仰揚而乏帝王之度什卷詩話云曹孟德樂府如苦寒行猛虎行短歌行贈吳人口吻矣其希踈穿鑿者若不戚年往憂世不治存亡有命慮之為愚又云壯盛智慧妹不再來愛時遒趣將以惠訓不惟句法高遠識趣近於有道

氣出唱三首

駕六龍。飡神風。而行。行四海外。路下之八邦。歷登高山。臨谿谷。飡雲而行。行四海外。東到泰山。仙人玉女。下來遨遊。驂駕六龍。飲玉漿。河水盡。不東流。解愁腹。飲玉漿。奉持行。東到蓬萊山。上至天之門。玉闕下引見得入。赤松相對。四面顧望。視正惶惶。開王心正興其氣。百道至。傳告無窮。閉其口。但當愛氣。壽萬年。東到海。與天連。神仙之道出窈入冥。常當專之。心恬澹。無所愒欲。閉門坐自守。天與期。氣。願得神之人。飡駕雲車。驂駕白鹿。上到天之門。來賜神之藥。跪受之。敬神齋。當如此。道自來。作煌煌煌煌

其二

華陰山。自以為大高。百丈浮雲為之蓋。仙人欲來出。隨風列之雨。吹我洞簫。鼓瑟琴。何闓闓。酒與歌戲。今日相樂誠為樂。玉女起起舞。移數時。殽收一何嘈嘈。從西北來時。仙道多駕烟。來雲駕龍。鬱何務務。遨遊八極。乃到崑崙之山。西王母側。神仙金止玉亭。來者為誰。赤松王喬。乃德旋之門。樂共飲食。到黃昏。多駕合坐。萬歲長宜子孫

其三

遨君山甚為真。磽磈砟砢。爾自為神。乃到王母臺。金階玉為堂。芝草生殿傍。東西廂。客滿堂。主人當行觴。坐者長壽。遨何央。長樂甫始宜孫子。常願主人增年與相守

精列

厥初生造化之陶。物莫不有終期。莫不有終期。聖賢不能免。何為懷此憂。願蟜龍之駕。思想崑崙居。思想崑崙居。見敖於逵怪。志意在蓬萊。志意在蓬萊。周孔聖但潛會

稽以墳丘會稽以墳丘陶陶誰能度君子以弗憂年之暮奈何時過時來微

度關山

天地間人為貴立君牧民為之軌則車轍馬跡經緯四極黜陟幽明黎庶繁息於鑠賢聖總統邦域封建五爵井田刑獄有墳丹書無書青史膏肓甫侯何有失職嗟哉後世改制易律勞民為君役賦其力舜漆食器諸者十國不及唐堯采椽不斷世歎伯夷欲以厲俗後惡之大儉為共德詐由推讓豈有訟曲兼愛尚同疏者為戚

薤露

惟漢二十世所任誠不良沐猴而冠帶知小而謀大雖猶豫不敢斷因狩執君王白虹為貫日已亦先受殃賊臣執國柄殺主滅宇京蕩覆帝基業宗廟以燔喪播越西遷移號泣而且行瞻彼洛城郭微子為我傷

萬里行

關東有義士興兵討羣凶初期會孟津乃心在咸陽軍合力不齊躊躇而雁行勢利使人爭嗣還自相戕淮南弟稱號刻璽於北方鎧甲生蟣蝨萬姓以死亡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

對酒

對酒歌太平時吏不呼門王者賢且明宰相股肱皆忠良咸禮讓民無爭訟三年耕有九年儲倉穀滿盈班白不負戴雨澤如此百穀用成道不拾遺老幼咸得以壽終恩澤廣及草木昆蟲

陌上桑

駕虹蜺乘赤雲登彼九疑歷玉門濟天漢至崑崙見西王母謁東君交赤松及羨門受要秘道愛精神食芝英飲醴泉桂杖桂枝佩秋蘭絕人事遊渾元若疾風遊欻飄翩景未移行數千壽如南山不忘愆

短歌行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唯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時可掇憂從中來不可斷絕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闊談讌心念舊恩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厭高水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同前

周西伯昌懷此聖德三分天下而有其二修奉貢獻臣節不墜崇侯譖之是以拘羑

解一後見赦原賜之斧鉞得使征伐為仲尼所稱建及德行猶奉事殷論叔其美解二齊桓之功為霸之首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一匡天下不以兵車正而不譎其德傳稱三解孔子所歎並稱夷吾民受其恩賜與廟胙命無下拜小白不敢踰天威在顏咫尺解四咎文亦霸朝奉天王受賜珪瓚秬鬯彤弓盧弓矢千虎賁三百人解威服諸侯師之者尊八方聞之名亞齊桓河陽之會詐稱周王是以其名紛紜

苦寒行

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羊腸坂詰屈車輪為之摧樹木何蕭瑟北風聲正悲熊羆對我蹲虎豹夾道啼解一谿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延頸長歎息遠行多所懷解二我心何怫鬱思欲一東歸水深橋梁絕中路正徘徊解三迷惑失徑路瞑無所宿樹木何蕭瑟北風聲正悲熊羆對我蹲虎豹夾路啼谿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延頸長歎息遠行多所懷我心何怫鬱思欲一東歸水深橋梁絕中路正徘徊迷惑失故路薄暮無宿棲行行日已遠人馬同時飢擔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悲彼東山詩悠悠使我哀

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羊腸坂詰屈車輪為之摧解一樹木何蕭瑟北風聲正悲熊羆對我蹲虎豹夾道啼解二谿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延頸長歎息遠行多所懷我心何怫鬱思欲一東歸水深橋梁絕中路正徘徊解三迷惑失徑路瞑無所宿樹木行行日已遠人馬同時飢擔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悲彼東山詩悠悠使我哀

秋胡行二首

晨上散關山此道當何難晨上散關山此道當何難半頭不越車墮谷間坐盤石之上彈五弦之琴作為清角韻意中迷煩歌以言志晨上散關山解有何三老公卒來在我後有何三老公卒來在我後翦櫛似非恒人謂卿云何困苦以自怨慢慢所欲來到此間歌以言志有何三老公解二我居崑崙山所謂者真人我居崑崙山所謂者真人道深有十得名山歷觀遊遊八極枕石漱流飲泉沉吟不決遂上升天歌以言志我居崑崙山解三去去不可追長恨相摩攀去去不可追長恨相摩攀夜夜安得寐惆悵以自憐正而不譎乃賦依因經傳所過西來所傳歌以言志去去不可追

二儀合聖化貴者獨公不萬國率土莫非王臣仁義為名禮樂為榮歌以言志明明日月光三解四時更逝去晝夜以成歲四時更逝去晝夜以成歲大人先天而天弗違不戚年往憂世不治存亡有命憂之為茁歌以言志四時更逝去四解戚戚欲何念歡笑意所之戚戚欲何念歡笑意所之壯盛智慧殊不再來愛時進趣將以惠誰汎汎放逸亦同何為歌以言志戚戚欲何念五解

善哉行

古公亶父積德累仁思弘一道哲王於邠一太伯仲雍王德之仁行施百世斷髮文身二伯夷叔齊古之遺賢讓國不用餓殂首山三智哉山甫相彼宣王何用杜伯累戎聖賢四齊桓之霸賴得仲父復任豎刁蟲流出戶五晏子平仲積德兼仁與世沈德未必思命六仲尼之世王國為君隨制飲酒揚波使官七

其二

自惜身薄祜厥賤罹孤苦既無三徙教不聞過庭語一其窮如抽繭自以思所怙雖懷一介志是時其能與二守窮者貧賤慨歎淚如雨泣涕於悲夫乞活要能數三我願於天窮琅琊倾側左雖欲竭忠誠沒公歸其楚四快人由為歎抱情不得敘願行天教人誰知莫不繞五我願何時隨此歎亦難處今我將何照於光曜釋衡不如雨

六解

卻東西門行

鴻雁出塞北乃在無人鄉舉翅萬里餘行止自成行冬節食南稻春日復北翔田中有轗軻隨風遠飄揚長與故根絕萬歲不相當奈何此征夫安得去四方戎馬不解鞬鎧甲不離傍冉冉老將至何時反故鄉神龍藏深泉猛獸步高岡狐死歸首丘故鄉安可忘

碣石篇

雲行雨步超越九江之泉臨觀異同心意懷遊豫不知當復何從經過至我碣石心惆悵我東海愛行至此為雖

東臨碣石以觀滄海水何澹澹山島竦峙樹木叢生百草豐茂秋風蕭瑟洪波湧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裏幸甚至哉歌以詠志一解滄一作滄右觀滄海

其二

孟冬十月北風徘徊天氣肅清繁霜霏霏鴈雁南飛鴈鳥潛藏熊羆窟棲錢鎛停置農收積場逑根整詘以通商賈幸甚至哉歌以詠志二解冬十月右

其三

鄉土不同河朔隆寒流漸浮漂舟船行難雖有心地壹穎深與水竭不流冰堅可蹈士隱者貧勇俠輕非心常歎怨戚多悲幸甚至哉歌以詠志三解上不同右

其四

神龜雖壽猶有竟時騰蛇乘霧終為土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盈縮之期不但在天養怡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詠志四枯一作姑龜雖壽

謠俗詞

甕中無斗儲發簣無尺緒友來從我貸不知所以應

董卓歌詞

德行不虧缺變故自難常鄭康成行酒伏地氣絕郭景圖命盡於園桑

本紀

太祖武皇帝沛國譙人也姓曹諱操字孟德漢相國參之後桓帝世曹騰為中常侍大長秋封費亭侯養子嵩嵩官至太尉莫能審其生出本末嵩生太祖太祖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治行業故世人未之奇也唯梁國橋玄南陽何顒異焉玄謂太祖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年二十舉孝廉為郎除洛陽北部尉遷頓丘令徵拜議郎光和末黃巾起拜騎都尉討潁川賊遷為濟南

相國有十餘縣長吏多阿附貴戚贓汚狼籍於是奏免其人禁斷淫祀姦宄逃竄郡界肅然久之徵還為東郡太守不就稱疾歸鄉里頃之冀州刺史王芬南陽許攸沛國周旌等連結豪傑謀廢靈帝立合肥侯以告太祖太祖拒之芬等遂敗金城邊章韓遂殺刺史郡守以叛衆十餘萬天下騷動徵太祖為典軍校尉會靈帝崩太子即位太后臨朝大將軍何進與袁紹謀誅宦官太后不聽進乃召董卓欲以脅太后卓未至而進見殺卓到廢帝為弘農王而立獻帝京都大亂卓表太祖為驍騎校尉欲與計事太祖乃變易姓名間行東歸出關過中牟為亭長所疑執詣縣邑中或竊識之為請得解卓遂殺太后及弘農王太祖至陳留散家財合義兵將以誅卓冬十二月始起兵於己吾是歲中平六年也初平元年春正月後將軍袁術冀州牧韓馥豫州刺史孔伷兗州刺史劉岱河內太守王匡渤海太守袁紹陳留太守張邈東郡太守橋瑁山陽太守袁遺濟北相鮑信同時俱起兵衆各數萬推紹為盟主太祖行奮武將軍二月卓聞兵起乃徙天子都長安卓留屯洛陽遂焚公室是時紹屯河內邈岱瑁遺屯酸棗術屯南陽伷屯潁川馥在鄴卓兵彊紹等莫敢先進太祖曰舉義兵以誅暴亂大眾已合諸君何疑向使董卓聞山東兵起倚王室之重據二周之險東向以臨天下雖以無道行之猶足為患今焚燒宮室劫遷天子海內震動不知所歸

此天下之時也一戰而天下定矣不可失也遂引兵西將據成皋遮遏將衛茲分兵隨太祖到滎陽汴水遇卓將徐榮與戰不利士卒死傷甚多太祖為流矢所中所乘馬被創從弟洪以馬與太祖得夜遁去榮見太祖所將兵少力戰盡日謂酸棗未易攻也亦引兵還太祖到酸棗諸軍兵十餘萬日置酒高會不圖進取太祖責讓之因為謀曰諸君聽吾計使勃海引河內之衆臨孟津酸棗諸將守成皋據敖倉塞轘轅太谷全制其險使袁將軍率南陽之軍軍丹析入武關以震三輔皆高壘深壁勿與戰益為疑兵示天下形勢以順諫逆可立定也今兵以義動持疑而不進失天下之望竊為諸君恥之邈等不能用太祖兵少乃與夏侯惇等詣揚州募兵刺史陳溫丹陽太守周昕與兵四千餘人還到龍亢士卒多叛至銍建平復收兵得千餘人進屯河內劉岱與橋瑁相惡岱殺瑁以王肱領東郡太守袁紹與韓馥謀立幽州牧劉虞為帝太祖拒之紹又嘗得一玉印於太祖坐中舉向其肘太祖由是笑而惡焉二年春紹馥遂立虞為帝虞終不敢當夏四月卓遷長安秋七月袁紹韓馥取冀州黑山賊于毒白繞駐固等十餘萬衆暑魏郡東郡王肱不能禦太祖引兵入東郡擊白繞於濮陽破之袁紹因表太祖為東郡太守治東武陽三年春太祖軍頓丘毒等攻東武陽太祖乃引兵西入山攻毒等本屯毒間之棄武陽還太祖要擊眭固又擊匈

奴於夫羅於內黃穿太破之夏四月司徒王允與呂布共殺卓卓將李傕郭汜等殺允攻布布收東出武關傕等擅朝政青州黃巾衆百萬入兗州殺任城相鄭遂轉入東平劉岱欲擊之鮑信諫曰今賊衆百萬百姓皆震恐士卒無鬬志不可敵也觀賊衆屢相降軍無輜重唯以鈔畧為資今不若畜士衆之力先為固守彼欲戰不得攻又不能其勢必離散後選精銳據其要害擊之可破也岱不從遂與戰果為所殺信乃與州吏萬潛等至東郡迎太祖領兗州牧遂進兵擊黃巾於壽張東信力戰鬬死使而破之購求信喪不得乃刻木如信形狀祭而哭焉追黃巾至濟北乞降冬受降卒三十餘萬男女百餘萬口收其精銳者號為青州兵袁術與紹有隙術求救於公豫璽璽使劉備屯高唐單經屯平原陶謙屯發干以逼紹太祖與紹會擊皆破之四年春軍鄄城荊州牧劉表斷術糧道術引軍入陳留屯封丘黑山餘賊及於夫羅等佐之術使將劉詳屯匡亭太祖擊詳術救之與戰大破之術退保封丘遂圍之未合術走襄邑追到太壽決渠水灌城走甯陵又追之走九江夏太祖還軍定陶下邳闕宣衆衆數十人自稱天子徐州牧陶謙與共舉兵取泰山華費諸縣任城秋太祖征陶謙下十餘城謙守城不敢出是歲孫策受袁術使渡江數年間遂有江東興平元年春太祖自徐州還初太祖父嵩去官後還譙董卓之亂避難琅邪為陶謙所害故

太祖志在復讐東伐謙使前或程昱守鄄城復征陶謙拔五城遂略地至東海還過郯謙將曹豹與劉備屯郯東要太祖太祖擊破之遂攻拔襃貫所過多所殘戮會張邈與陳宮叛迎呂布郡縣皆應前或程昱保鄄城范東阿二縣固守太祖乃引軍還布到攻鄄城不能下西屯濮陽太祖曰布一旦得一州不能據東平斷亢父泰山之道乘險要我而乃屯濮陽吾知其無能為也遂進軍攻之布出兵戰先以騎犯青州兵青州兵奔太祖陣亂馳突火出營馬燒左手掌司馬樓異扶太祖上馬遂引去未至營止諸將未與太祖相見皆怖太祖乃自力勞軍令軍中促為攻具進復攻之與布相守百餘日蝗蟲起百姓大饑布糧食亦盡各引去秋九月太祖還鄄城布到乘氏為其縣人李進所破東屯山陽於是紹使人說太祖欲連和太祖新失兗州軍食盡將許之程昱止太祖太祖從之冬十月太祖至東阿是歲穀一斛五十餘萬錢人相食乃罷吏兵新募者陶謙死劉備代之二年春襲定陶濟陰太守吳資保南城未拔會呂布至又擊破之夏布將薛蘭李封屯鉅野太祖攻之布救蘭蘭敗布走遂斬蘭等布復從東緡與陳宮將萬餘人來戰時太祖兵少設伏縱奇兵擊大破之布夜走太祖復攻拔定陶分兵平諸縣布東奔劉備張邈從布使其弟超將家屬保雍丘秋八月圍雍丘冬十月天子拜太祖兗州牧十二月雍丘潰超自殺夷邈三族邈詣

袁術請救為其衆所殺兗州平遂東略地是歲長安亂天子東遷敗于曹陽渡河幸安邑建安元年春正月太祖軍臨武平袁術所置陳相袁嗣降太祖將迎天子諸將或疑荀或程昱勸之乃遣曹洪將兵西迎衛將軍董承與袁術將萇奴拒險洪不得進汝南賴川黃巾何儀劉辟黃邵何曼等衆各數萬初應袁術又附孫堅二月太祖進軍討破之斬辟邵等儀及其衆皆降天子拜太祖建德將軍夏六月遷鎮東將軍封費亭侯秋七月楊奉韓暹以天子還洛陽奉別屯梁太祖遂至洛陽衛京都進逼走天子假太祖節鉞錄尚書事洛陽殘破董昭等勸太祖都許九月車駕出轘轅而東以太祖為大將軍封武平侯自天子西遷朝廷日亂至是宗廟社稷制度始立天子之東也奉自梁欲要之不及冬十月公征奉奉南奔袁術遂攻其梁屯拔之於是以袁紹為太尉紹恥班在公下不肯受公乃固辭以大將軍讓紹天子拜公司空行車騎將軍是歲用棗祈韓浩等議始興屯田呂布襲劉備取下邳備來奔程昱說公曰觀劉備有雄才而甚得衆心終不為人下不如早圖之公曰方今收英雄時也殺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張濟自關中走南陽濟死從子繡領其衆二年春正月公到宛張繡降既而悔之復反公與戰軍敗為流矢所中長子昂弟子安民遇害公乃引兵還舞陰繡將騎來鈔公擊破之繡奔穰與劉表合公謂諸將曰吾降張繡等

失不便取其質以至於此吾知所以敗諸卿觀之自今以後不復敗矣遂還許袁術欲稱帝於淮南使人告呂布布收其使上其書術恕攻布為布所破秋九月術侵陳公東征之術聞公自來棄軍走留其將橋蕤李豐梁綱樂就公到擊破蕤等皆斬之術走渡淮公還許公之自舒陰還也南陽章陵諸縣復叛為繡公遣曹洪擊之不利還屯葉數為繡表所侵冬十一月公自南征至宛表將鄧濟據湖陽攻拔之生擒濟湖陽降攻舞陰下之三年春正月公還許初置軍師祭酒三月公圍張繡於穰夏五月劉表遣兵救繡以絕後軍公將引還繡兵來公軍不得進連營稍前公與荀彧書曰賊來追吾雖日行數里吾策之到安衆破繡必矣到安衆繡與表兵合守險公軍前後受敵公乃夜鑿險為地道悉過輜重設奇兵會明賊謂公為遁也悉軍來追乃縱奇兵步騎夾攻大破之秋七月公還許荀彧問公前以策賊必破何也公曰虜遏吾歸師而與吾死地戰吾是以知勝矣呂布復為袁術使高順攻劉備公遣夏侯惇救之不利備為順所敗九月公東征布冬十月屠彭城獲其相侯諸進至下邳布自將騎逆擊大破之獲其驍將成廉追至城下布恐欲降陳宮等沮其計求救於術勸布出戰戰又敗乃還固守攻之不下時公連戰士卒罷欲還用荀攸郭嘉計決泗沂水以灌城月餘布將宋憲魏續等執陳宮舉城降生擒布宮皆殺之太山臧霸孫

觀吳敦尹禮昌豬各聚衆布之破劉備也霸等恐從布布敗獲霸等公厚納待遂割青徐二州附于海以委焉分琅邪東海北海為城陽利城昌慮郡初公為兗州以東平畢諶為別駕張邈之叛也邈劫諶母弟妻子公謝遣之曰卿老母在彼可去諶頓首無二心公嘉之為之流涕既出遂亡歸及布破諶生得衆為諶懼公曰夫人孝于其親者豈不亦忠於君乎吾所求也以為魯相四年春二月公還至昌邑張楊將楊醜殺楊睦固又殺醜以其衆屬袁紹屯射犬夏四月進軍臨河使史渙曹仁渡河擊之固使楊故長史薛洪河內太守繆尚留守自將兵北迎紹求救與渙仁相遇犬城交戰大破之斬固公遂濟河圍射犬洪尚率衆降封為列侯還軍敖倉以魏种為河內太守屬以河北事初公舉种孝廉兗州叛公曰唯魏种且不棄孤也及聞种走公怒曰种不南走越北走胡不置汝也既下射犬生禽种公曰唯其才也釋其縛而用之是時袁紹既并公孫瓚兼四州之地衆十餘萬將進軍攻許諸將以為不可敵公曰吾知紹之為人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畫不明將驕而政令不一土地雖廣糧食雖豐適足以為吾奉也秋八月公進軍黎陽使臧霸等入青州破齊北海東安留于禁屯河上九月公還許分兵守官渡冬十一月張繡率衆降封列侯十二月公軍官渡袁術自敗於陳稍困袁譚自青州遣迎之術欲從下邳

北過公遣劉備朱靈要之會術病死程昱郭嘉聞公遣備言於公曰劉備不可縱公悔追之不及備之未東也陰與董承等謀反至下邳遂殺徐州刺史車冑舉兵屯沛遣劉岱王忠擊之不克廬江太守劉勳率衆降封為列侯五年春正月董承等謀泄皆伏誅公將自東征備諸將皆曰與公爭天下者袁紹也今紹方來而棄之東紹乘人後若何公曰夫劉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為後患袁紹雖有大志而見事遲必不動也郭嘉亦勸公遂東擊備破之生禽其將夏侯博備走奔紹獲其妻子備將關羽屯下邳復進攻之羽降昌豬叛為備又攻破之公還官渡紹卒不出二月紹遣郭圖淳于瓊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紹引兵至黎陽將渡河夏四月公北救延荀攸說公曰今兵少不敵分其勢乃可公到延津若將渡兵向其後者紹必西應之然後輕兵襲白馬掩其不備顏良可禽也公從之紹聞兵渡即分兵西應之公乃引軍兼行趨白馬未至十餘里良大驚來逆戰使張遼關羽前登擊破斬良遂解白馬圍徙其民循河而西紹於是渡河追公軍至延津南公勒兵駐營南阪下使登壘望之曰可五六百騎有頃復白騎稍多步兵不可勝數公曰勿復白乃令騎解鞍放馬是時白馬輜重就道諸將以為敵騎多不如還保營荀攸曰此所以餌敵如何去之紹騎將文醜與劉備將五六千騎前後至諸將復白可上馬公曰未也有頃騎至稍多或分

趣輜重公曰可矣乃皆上馬時騎不滿六百遂縱兵擊大破之斬醜良醜皆紹名將也每戰悉禽紹軍大震公還軍官渡紹進保陽武臨羽亡歸劉備八月紹連營稍前依沙堆為屯東西數十里公亦分營與相當合戰不利時公兵不滿萬傷者十二三紹復進臨官渡起土山地道公亦於內作之以相應紹射營中矢如雨下行者皆蒙楯衆大懼時公糧少與荀彧書議欲還許彧以為紹悉衆聚官渡欲與公決勝敗公以至弱當至強若不能制必為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且紹布衣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用夫以公之神武明哲而輔以大順何向而不濟公從之孫策聞公與紹相持乃謀襲許未發為刺客所殺汝南降賊劉辟等叛應紹畧許下紹使劉備助辟公使曹仁擊破之備走遂破辟也袁紹運穀車數千乘至公用荀攸計遣徐晃史渙邀擊大破之盡燒其車公與紹相拒連月雖比戰斬將然衆少糧盡士卒疲乏公謂運者曰却十五日為汝破紹不復勞汝矣冬十月紹遣車運穀使淳于瓊等五人將兵萬餘人送之宿紹營北四十里紹謀臣許攸貪財紹不能足來奔因說公擊瓊等左右疑之荀攸賈詡勸公公乃留曹洪守自將步騎五千人夜往會明至瓊等望見公兵少出陣門外公急擊之瓊退保營遂攻之紹遣騎救瓊左右或言賊騎稍近請分兵拒之公怒曰賊在背後乃白士卒皆殊死戰大破瓊等皆斬之紹初聞公之擊瓊謂

長子譚曰就彼攻瓚等吾攻拔其營彼固無所歸矣乃使張邻高覽攻曹洪邻等聞瓚破遂來降紹衆大潰紹及譚棄軍走渡河追之不及盡收其輜重圖書珍寶虜其衆公收紹書中得許下及軍中人書皆焚之冀州諸郡多舉城邑降者初桓帝時有黃星見有楚宋之分遷東殷適善天文言後五十歲當有真人起於梁沛之閒其鋒不可當至是凡五十年而公破紹天下莫敵矣六年夏四月揚兵河上擊紹倉亭軍破之紹歸後收散卒攻定諸叛郡縣九月公還許紹之未破也使劉備呂汝南汝南賊共都等應之遣黎陽擊都不利為都所破公南征備備聞公自行走奔劉表都等皆散七年春正月公軍譙遂至浚儀治睢陽渠遣使以太牢祀橋玄進軍官渡紹自軍破後發病嘔血夏五月死小子尚代譚尚自號車騎將軍屯黎陽秋九月公征之連戰譚尚數敗退固守八年春三月攻其郭乃出戰擊大破之譚尚夜遁夏四月進軍鄴五月還許留賈信屯黎陽秋八月公征劉表軍西平公之去鄴而南也譚尚爭冀州譚為尚所敗走保平原尚攻之急譚遣辛毗乞降請救諸將皆疑荀攸勸公許之公乃引軍還冬十月到黎陽為子整與譚結婚尚聞公北乃釋平原還鄴東平呂曠呂詳叛尚屯陽平率其衆降封為列侯九月春正月濟河遏淇水入白溝以通糧道三月尚復攻譚留蘇由審配守鄴公進軍到洹水由降既至攻鄴為土山地道武

安長尹楷屯毛城通上黨糧道夏四月留曹洪攻鄴公自將擊楷破之而還尚將沮鵠守邯鄲又擊拔之易陽令韓範涉長梁岐舉縣降賜爵關內侯五月毀土山地道作圍塹決漳水灌城城中餓死者過半秋七月尚還救鄴諸將皆以為此歸師人自為戰不如避之公曰尚從大道來當避之若循西山來者此成禽耳尚果循西山來臨滏水為營夜遣兵犯圍公逆擊破走之遂圍其營未合尚懼故豫州刺史陰夔及陳琳乞降公不許為圍益急尚夜遁保祁山追擊之其將馬延張顗等臨陣降衆大潰尚走中山盡獲其輜重得尚印綬節鉞使尚降人示其家城中崩沮八月審配兄子榮夜開所守城東門內兵配逆戰敗生禽配斬之鄴定公臨祀紹墓哭之流涕慰勞紹妻還其家人寶物賜雜繒絮廩食之初紹與公共起兵紹問公曰若事不輯則方面何所可據公曰足下意以為何如紹曰吾南據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衆南向以爭天下庶可以濟乎公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九月令曰河北惟袁氏之難其今無出今年租賦重調豪彊兼并之法百姓喜悅天子以公領冀州牧公讓還兗州公之圍鄴也譚畧取甘陵安平渤海河間尚敗還中山譚攻之尚奔故安遂并其衆公遣譚書責以負約與之絕婚女還然後進軍譚懼拔平原走保南皮十二月公入平原畧定諸縣十年春正月攻譚破之斬譚誅其妻子冀州平下令曰其與袁氏同惡者與之更始令民不得復私讐禁厚葬皆一之於法是月袁熙大將焦觸張南等叛攻熙尚奔三郡烏丸觸等舉其縣降封為列侯初討譚時民亡推水今不得降頃之亡民有詣門首者公謂曰聽汝則違令殺汝則誅首歸深自藏無為吏所獲民垂泣而去後竟捕得夏四月黑山賊張燕率其衆十餘萬降封為列侯故安趙犢霍奴等殺幽州刺史三郡烏丸攻鮮于輔於獷平秋八月公征之斬犢等乃渡潞河救獷平烏丸奔走出塞冬十月公還鄴初袁紹以甥高幹領并州牧公之拔鄴幹降遂以為刺史幹聞公討烏丸乃以州叛執上黨太守舉兵守壺關口遣樂進李典擊之幹還守壺關城十一年春正月公征幹幹聞之乃留其別將守城走入匈奴求救於單于單于不受公圍壺關三月拔之幹遂走荊州上洛都尉王琰捕斬之秋八月公東征海賊管承至滑于遣樂進李典擊破之承走入海島割東海之襄賁郯戚以益琅邪省昌慮郡二郡烏丸承天下亂破幽州畧有漢民合十餘萬戶袁紹皆立其酋豪為單于以家人子為己女妻焉遼西單于蹋頓尤彊為紹所厚故尚兄弟歸之數入塞為害公將征之鑿渠自呼沱入派水名平虜渠又從泒河口鑿入潞河名泉州渠以通海十三年春二月公自滑于還鄴大封功臣二十餘人皆為列侯其餘各以次受封及復死事之孤輕重各有差將北征三郡烏丸諸將皆白袁尚亡虜

卑庾狄貪而無親豈能為尚用今深入征之劉備必說劉表以襲許萬一為變事不可悔惟郭嘉策表必不能任備勸公行夏五月至無終秋七月大水傍海道不通田疇請為鄉導公從之引軍出盧龍塞塞外道絕不通乃塹山堙谷五百餘里經白檀歷平岡涉鮮卑庭東指柳城未至二百里虜乃知之尚熙與蹋頓遼西單于樓班右北平單于能臣抵之等將數萬騎逆軍八月登白狼山卒與虜遇衆甚盛公車重在後被甲者少左右皆懼公登高望虜陣不整乃縱兵擊之使張遼為先鋒虜衆大崩斬蹋等及名王已下胡漢降者二十餘萬口遼東單于速僕丸及遼西北平諸豪帥其種人與尚熙奔遼東衆尚有數千騎初遼東太守公孫康恃遠不服及公破烏丸或說公遂征之尚兄弟可禽也公曰吾方使康斬送尚熙首不煩兵矣九月公引兵自柳城還康即斬尚熙及速僕丸等傳其首諸將或問公還而康斬送尚熙何也公曰袁尚熙兵強等急之則兵力緩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十一月至易水代郡烏丸行單于普富盧上郡烏丸行單于那樓將其名王來賀十三年春正月公還鄴作玄武池以肄舟師漢罷三公官置丞相御史大夫夏六月以公為丞相秋七月公南征劉表八月表卒其子琮代屯襄陽劉備屯樊九月公到新野琮遂降備走夏口公進軍江陵下令荊州吏民與之更始乃論荊州服從之功侯者十五人以劉表大將文

朝為江夏太守使統本兵引用荊州名士韓嵩鄧義等孟州牧劉璋始受徵役遣兵給軍十二月孫權為備攻合肥公自江陵征備至巴丘遣張憙救合肥權聞憙至乃走公至赤壁與備戰不利於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軍還備遂有荊州江南諸郡。十四年春三月軍至譙作輕舟治水軍秋七月自渦入淮出肥水軍合肥置揚州郡縣長吏開芍陂屯田。十二月軍還譙十五年冬作銅雀臺。十六年春正月天子命公世子丕為五官中郎將置官屬為丞相副太原商曜等以大陵叛遣夏侯淵徐晃圍破之張魯據漢中三月遣鍾繇討之公使淵等出河東與繇會是時關中諸將疑繇欲自襲馬超遂與韓遂楊秋李堪成宜等叛遣曹仁討之超等屯潼關公勑諸將關西兵精悍堅壁勿與戰秋七月公西征與超等夾關而軍公急持之而潛遣徐晃朱靈等夜渡蒲阪津據河西為營。公自潼關北渡未濟超赴船急戰校尉丁斐因放牛馬以餌賊賊亂取牛馬。公乃得渡循河為甬道而南賊退拒渭口。公乃多設疑兵潛以舟載兵入渭為浮橋夜分兵結營於渭南賊夜攻營伏擊破之超等屯渭南遣信求割河以西請和。公不許九月進軍渡渭超等數挑戰又不許固請割地求送任子。公用賈詡計偽許之韓遂請與公相見公與遂父同歲孝廉又與遂同時儕輩於是交馬語移時不及軍事但說京都舊故拊手歡笑既罷超等問遂公何言遂曰無所言也超等疑之他日公又與遂書多所點竄如遂改定者。超等愈疑遂公乃與兌日會戰先以輕兵挑之戰良久乃縱虎騎夾擊大破之斬成宜李堪等。遂超等走涼州楊秋奔安定。關中諸將或問公曰。初賊守潼關渭北道塢不從河東擊馮翊而反守潼關引日而後北渡何也。公曰賊守潼關若吾入河東賊必引守諸津則西河未可渡吾故盛兵向潼關賊悉衆南守。西河之備虛故二將得擅取西河。然後引軍北渡賊不能與吾爭西河者。以有二將之軍也。連車樹柵為甬道而南既為不可勝且以示弱。渡渭為堅壘堅壁不出。所以驕之也。故賊不為營壘而求割地吾順言許之所以從其意使自安而不為備。因畜士卒之力。一旦擊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兵之變化固非一道也。始賊每一部到公輒有喜色賊破之後諸將問其故公答曰。關中長遠若賊各依險阻征之不一二年不可定也。今皆來集其衆雖多莫相歸服軍無適主一舉可滅為功差易。吾是以喜。冬十月軍自長安北征楊秋圍安定秋降復其爵位使留撫其人民十二月自安定還留夏侯淵屯長安十七年春正月公還鄴。天子命公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如蕭何故事。馬超餘衆梁興等屯藍田使夏侯淵擊平之。割河內之湯陰朝歌林慮東郡之衛國頓丘東武陽發干鉅鹿之廮陶曲周南和廣平之任城趙之襄國邯鄲易陽以益魏郡。冬十月公征孫權。十八年春正月進軍濡須口。攻破權江西營獲權都督公孫陽乃引軍還。詔書并十四州復為九州。夏四月至鄴。五月丙申。天子使御史大夫郗慮持節策命公為魏公。秋七月始建魏社稷宗廟。天子聘公三女為貴人。少者待年於國。九月作金虎臺。鑿渠引漳水入白溝以通河。冬十月分魏郡為東西部置都尉。十一月初置尚書侍中六卿。馬超在漢陽復因羌胡為害。氐千萬叛應超屯興國。使夏侯淵討之。十九年春正月始耕籍田。南安趙衢漢陽尹奉等討超梟其妻子。超奔漢中。韓遂徙金城入氐王千萬部率羌胡萬餘騎與夏侯淵戰擊大破之。遂走西平。淵與諸將攻興國屠之。省安東永陽郡。安定太守毋丘興將之官。公戒之曰。羌胡欲興中國通自當遣人來慎勿遣人往善人難得必將教羌胡妄有所請求因欲以自利。不從便為失異。俗意從之則無益事。興至遣校尉范陵至羌中。陵果教羌使自請為屬國都尉。公曰。吾預知當爾非聖也。但更事多耳。三月天子使魏公位在諸侯王上。改授金璽赤紱遠遊冠。秋七月公征孫權。初隴西宋建自稱河首平漢王。聚衆枹罕。改元置百官。三十餘年遣夏侯淵自興國討之。冬十月屠枹罕。斬建涼州平。公自合肥還。十一月漢皇后伏氏坐昔與父故屯騎校尉完書云。帝以董承被誅怨恨公。辭甚醜惡。發聞后廢黜死。凡弟皆伏法。十二月公至孟津。天子命公置旋頭宮殿設鍾虡。二十年春正月天子立

公中女為皇后。省雲中定襄五原朔方郡。郡置一縣領其民。合以為新興郡。三月公自西征張魯。至陳倉。將自武都入氐。氐人塞道。先遣張郃朱靈等攻破之。夏四月公自陳倉以出散關。至河池。氐王竇茂衆萬餘人恃險不服。五月公攻屠之。西平金城諸將麴演蹇石等共斬送韓遂首。秋七月公至陽平。張魯使弟衛與將楊昂等據陽平關。橫山築城十餘里。攻之不能拔。乃引軍還。賊見大軍退。其守備解散。公乃密遣解懶高祚等乘險夜襲大破之。斬其將楊任。進攻衛等夜遁。魯遂奔巴中。公軍入南鄭。盡得魯府庫珍寶。巴漢皆降。復漢寧郡為漢中。分漢中之安陽西城為西城郡。置太守。分錫上庸郡置都尉。八月孫權圍合肥。張遼李典擊破之。九月巴七姓夷王朴胡賨邑侯杜濩帥夷賨民來附。於是分巴郡以胡為巴東太守。濩為巴西太守。皆封列侯。天子命公承制封拜諸侯守相。冬十月始置名號侯至五大夫。與舊列侯關內侯凡六等。以賞軍功。十一月魯自巴中將其餘衆降。封魯及五子皆為列侯。劉備襲劉璋取益州。遂據巴中。遣張郃擊之。十二月公自南鄭還。留夏侯淵屯漢中。二十一年春二月。公還鄴。三月上賓。公親耕籍田。夏五月天子進公爵為魏王。代郡烏丸行單于普富盧與其侯王來朝。天子命王女為公主。食湯沐邑。秋七月匈奴南單于呼厨泉將其名王來朝。待以客禮。遂留魏。使右賢王去卑監其國。八月以大理鍾繇為

相國冬十月治兵遂征孫權十一月至譙二十二年春正月王軍居巢二月進軍屯江西郝溪權在濡須口築城拒守遂逼攻之權退走三月王引軍還留夏侯惇曹仁張遼等屯居巢夏四月天子命王設天子旌旗出入稱警蹕五月作洋宮六月以軍師華歆為御史大夫冬十月天子命王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車駕六馬設五時副車以五官中郎將丕為魏太子劉備遣張飛馬超吳蘭等屯下辯遣曹洪拒之二十三年春正月漢太醫令吉本與少府耿紀司直韋晃等反攻許燒丞相長史王必營必與潁川典農中郎將嚴匡討斬之曹洪破吳蘭斬其將任夔等三月張飛馬超走漢中陰平氐強端斬吳蘭傳其首夏四月代郡上谷烏九無臣氐等叛遣鄜陵侯彰討破之秋七月治兵遂西征劉備九月至長安冬十月宛守將侯音等反執南陽太守趙咨民吏保宛初曹仁討關羽屯樊城是月使仁圍宛二十四年春正月仁屠宛斬音夏侯淵與劉備戰於陽平為備所殺二月王自長安出斜谷軍遮要以臨漢中遂至陽平備因險拒守夏五月引軍還長安秋七月以夫人卞氏為王后遣于禁助曹仁擊關羽八月漢水溢灌禁軍軍沒羽獲禁遂圍仁使徐晃救之九月相國鍾繇坐西曹掾魏諷反免冬十月軍還洛陽孫權遣使上書以討關羽自效王自洛陽南征羽未至晃攻羽破之羽走仁圍解王軍摩陂二十五年春正月至洛陽權擊斬羽傳其首庚子王崩於洛陽年六十六謚曰武王二月葬高陵

魏武帝集卷全終

曹子桓生長戎旅之間善騎馬左右射又工擊劍彈碁伎能戲弄不減若父其詩歌文辭彷彿上下即不堪弟畜陳思為孟德大兒固有餘也魏王帝業無足稱惟令宦人為官不得過諸署令詔羣臣家不得奏事太后后族家不得當輔政任石室金策可實萬世彼親見漢室災隆女主中人手撲滅之麥秀黍離惆悵心目霸朝初創力更舊輸至待山陽公以不死禮過漢老臣楊彪不奪其志盛德之事非孟德可及當日符命獻諛圖緯被躬羣臣推奉時與勢迫僞建安君臣有能為武庚比干者或觀望卻步竟保常節未可知也典論自序善述生平論文一篇直自言所得與王朗書務立不朽於著述間不肯以七尺一棺畢其生死雅慕漢文列而得謚良云厚幸占其志趣亦古諸侯之博聞者也甄后塘上陳王豆歌損德非一崇華首陽有餘恨焉

東萊張溥題

魏文帝集目錄

賦

浮淮賦有序　滄海賦
濟川賦　臨渦賦有序
述征賦　狡獵賦
又　又
登臺賦有序　登城賦
感物賦有序　感離賦有序
離居賦　戒盈賦有序
永思賦　悼夭賦有序
寡婦賦有序　出婦賦
愁霖賦　喜霽賦
彈棋賦　又
瑪瑙勒賦有序　車渠椀賦有序
述迷賦有序　玉玦賦

柳賦有序　槐賦有序
鶯賦有序　迷迭香賦有序
蔡伯喈女賦有序

詔

定正朔詔　追崇孔子詔
為漢帝置守塚詔　息兵詔
災異免策三公詔　拜日東郊詔
禁母后預政詔　改封諸王為縣王詔
鵷鶵集靈芝池詔　取士不限年詔
輕刑詔　平准詔
禁復讐詔　禁淫祀詔
罷墓祭詔　外國遣使奉獻詔
營壽陵詔　與羣臣詔四首
下潁川詔　增封中牟侯彰詔
答臨淄侯植詔　答北海王袞詔

待楊彪客禮詔　賜華歆詔
論孫權詔　以陳羣為鎮軍司馬懿為撫軍詔
王朗等三公詔　與王朗詔
報王朗詔　答蔣濟詔
與夏侯尚詔　報何夔詔
與于禁詔　于禁復官詔
追贈夏侯尚詔　封朱靈歙侯詔
與張郃詔　答孟達詔
手報司馬芝詔　封張遼李典子為關內侯詔
以李通子基為中郎將詔　賜張既子翁歸為關內侯詔
賜溫恢子生爵關內侯詔　以張登為大官令詔
制詔三公　服色如奏詔
改雒為洛詔　曹植貶封安鄉侯詔
誅鮑勛詔　報王朗讓位詔附下
復以蔣濟為東中郎將詔　又詔附下

賜桓階詔　劉琦遷廬江太守詔
張既為涼州詔　與張既詔
褒田豫詔　追諡杜畿詔
與羣臣詔　又
詔司馬懿
令
向化手令　答許芝上代漢圖讖令
等卒毗等令　答司馬懿等令
答劉廙劉曄等令　讓禪令
讓禪第二令　答劉廙等令
答華歆等令　又答相國歆等令
薄稅令　復租稅令
以鄴稱為武德傳令　廣詢令
問雍州刺史張既令　拜毛玠等子男為郎中令
收斂戰亡士卒令

策
追封鄧公策　誡厲德策
策孫權九錫文　以孫登為東中郎封侯策
教
答卞蘭教
表
讓禪表　讓禪第二表
讓禪第三表
書
與吳質書　又
又　與鍾繇謝玉玦書
與鍾繇五熟釜書　與鍾繇九月迭荷書
與鍾繇書　答鍾繇書
答繁欽書　啁劉楨書
答友人書　與吳監書
與羣臣論蜀錦書　與羣臣論殺服書
與朝臣論杭稻書　報崔琰書
與曹洪書　與王朗書五首
與劉曄書　與諸將書
報吳王孫權書四首　與孟達書二首
答曹洪書　戒鄢陵侯彰書
答楊修書　送劍書
說諸物
序
典論自序　繫欽集序
陳琳集序　建安諸序
論
典論論文　典論論方術
周成漢昭論　漢文帝論
議
漢武帝論　交友論
田疇辭封議
連珠　賜鍾繇五熟釜銘
連珠三首
銘
靈陌刀銘
文
即位告天文
哀策
武帝哀策文
誄
弟蒼舒誄
制
終制

樂府 卷二
臨高臺　釣竿
十五　陌上桑
短歌行　猛虎行
燕歌行 二首　秋胡行 二首
善哉行 二首　同前 二首
丹霞蔽日行　折楊柳行
飲馬長城窟行　上留田行
大墻上蒿行　艷歌何嘗行
煌煌京洛行　月重輪行
詩
黎陽作 二首　黎陽作
於譙作　孟津
芙蓉池作　於玄武陂作
至廣陵於馬上作　櫂詩 二首
清河作　清河見挽船士新婚與妻別作
黎陽作　寡婦
令詩　於明津作
失題　見挽船士兄弟辭別詩
補遺
夏日詩　遊獵詩
歌辭　董逃行
遺句
附錄
本紀

魏文帝集目錄終

賦

浮淮賦有序

建安十四年王師自譙東征大興水軍汎舟萬艘時予從行始入淮口行汨東山覩師徒觀旌帆赫哉盛矣雖孝武盛唐之狩舳艫千里殆不過也乃作斯賦云

沂淮水而南邁兮汎洪濤之湟波仰嵩岡之崇阻兮經東山之曲阿浮飛舟之萬艘兮建千將之鉞戈揚雲旗之繽紛兮聆榜人之謳譁乃撞金鐘爰伐雷鼓白旄冲天黃鉞龐龐武將奮發驍騎赫怒於是鷁風汎涌波駭衆帆張羣權起爭先趨進莫適相待

滄海賦

美百川之獨宗壯滄海之威神經扶桑而遐逝踰天涯而託身鷁濤暴駭騰聊澎湃鯤魚隱潰涌沸凌邁於是龜鼉漸離沉潛淫遊鴻鸞孔鶴哀鳴相求揚鱗濯翼載沉載浮仰唼芳芝俛澈清流巨魚橫奔厥勢吞舟鯨乃釣大貝採明珠寥戾黎收武夫窺大麓之潛林覩摇木之雍生上寒庭以交錢下來風之冷冷振綠葉以藏蟬吐芬蕊而揚潔

濟川賦

臨濟川之層淮覽洪波之容裔瀺灂揚以相薄激長風而亟近浸浩汗而難測眇不覩其垠際於是龜龍神螭鴻鸞犀翔麟介霍驟載止載行俯唼青藻仰餐芳英永號長吟延首相望美玉昭晰以曜輝明珠灼灼而流光於是遊覽既厭日亦西傾朱旗電曜擊鼓雷鳴長驅風厲悠爾北征思魏都以徊息託華屋而遨遊酌玄清于金罍臕羽觴以獻酬

臨渴賦有序

建安八年至譙余兄弟從上拜墳墓遂乘馬遊觀經東園遵渴水相伴乎高樹之下駐馬書鞲作臨渴之賦曰

蔭高樹兮臨曲阿縱風起兮水增波魚頡頏兮鳥遞迻雌雄鳴兮聲相和萍藻生兮散莖柯春水繁兮發丹華

述征賦

建安十三年荊楚僭而弗臣命元司以簡旅予願舊武乎南鄙伐靈鼓之磅隱兮建長旗之飄飄躍甲卒之皓盱兮馳萬騎之瀏瀏揚凱悌之聲惠兮仰乾威之靈武伊

皇衢之遐通兮維天綱之畢舉經南野之舊都聊踈節而容與遵往初之舊迹順歸風以長邁鎮江漢之遺民靜南畿之遐裔

校獵賦

披高門而方軌遊夷途而直騖長鋏糺電飛旗拂天部曲按列什伍相連峙如叢林動若奔山起崇岸之曾崖屬障澨之雙川列翠旌陳戎車方轂風廻雲轉埃連飇屬雷響震天地譟聲蕩山岳遂踰封狶籍塵麋捎飛鳶接鷹鴈聚者成丘陵散者填溪谷流血赫其丹垝羽毛紛其翳日考功效績班賜有敘乃授甘魚飛酌清酤割鮮埜享舉膏鳴鼓釃酒促節驟轡迴翔望雀臺而增舉涉幽澨之茂梁

又

抮冲天之素旄兮靡格澤之修旗雄戟耀越旄而雖厲兮黃鉞龐而揚威

又

千乘亂擾萬騎奔走經營原隰騰越崚嵱彤弓斯彀戈鋋具舉

登臺賦有序

建安十七年春遊西園登銅雀臺命余兄弟並作其詞曰

登高臺以騁望好靈雀之巍巍飛閣崛其特起層樓儼以承天步逍遥以容與聊遊目於西山溪谷紆以交錯草木鬱其相連風飄飄而吹衣鳥飛鳴而過前申躊躇以周覽臨城隅之通川

登城賦

孟春之月惟歲權輿和風初暢有穆其舒駕言東遊陟彼城樓遵遐望乃欣以娛平原博敞中田闢除嘉麥被壟緣路帶衢流莖散葉列倚相扶水幡幡其長流魚裔裔而東馳風飄飄而既臻日掩蔓而面務望舊館而言遨永優游而無為

感物賦有序

喪亂以來天下城郭丘墟惟從大僕君宅尚在南征荊州還過鄉里舍馬乃種諸蔗於中庭涉夏歷秋先感後衰悟興廢之無常慨然永歎乃作斯賦

伊陽春之散節悟乾坤之交靈瞻玄雲之翔翼仰況陰之杳冥降甘雨之豐霈垂長溜之泠泠抠中堂而為圖植諸蔗於前庭涉炎夏而既毓迄凜秋而將衰豈在斯之獨然信人物其有之

感離賦有序

建安十六年上西征余居守老母諸弟皆從不勝思慕乃作賦曰

秋風動兮大氣涼居常不快兮中心傷出北園兮徬徨望衆慕兮成行柯條楷兮無

色綠草變兮萋黃風微霜兮零落隨風雨兮飛揚日薄暮兮無悰思不衰兮愈多招延佇兮良久忽踟躕兮忘家

離居賦

惟離居之可悲靡獨處於空牀愁耿耿而不寐歷冬夜之悠長驚風厲於閨闥忽增激於中房動惟衾之晻曖彼明燭之無光

戒盈賦有序

避暑東閤延賓高會酒酣樂作悵然懷盈滿之戒乃作斯賦

惟應龍之將舉飛雲降而下征資物類之相感信賢徹之通靈何今日之延賓君子紛其集庭信臨高而增懼獨處滿而懷愁願羣士之箴規博納我以良謀

永思賦

仰北辰而永思泝悲風以增傷哀遐路之漫漫痛長河之無梁願託乘於浮雲嗟逝速之難當

悼夭賦有序

族弟文仲亡時年十一母氏傷其夭逝追悼無已余以宗族之愛乃作斯賦

氣紆結以填胸不知涕之縱橫時徘徊於舊處覩靈衣之在床感遺物之如故痛爾

身之獨亡愁端坐而無聊心感感而不寧步廣庭而踟躕覽蕾草於中庭悲風蕭其夜起秋氣惜以厲情仰瞻天而太息聞別鳥之哀鳴

寡婦賦有序

陳留阮元瑜早亡每感存其遺孤未嘗不愴然傷心故作斯賦

惟生民兮艱危於孤寡兮常悲人皆處兮歡樂我獨怨兮無依撫遺孤兮太息俛哀傷兮告誰三辰周兮遞照寒暑運兮代臻歷夏日兮若長涉秋夜兮漫漫微霜隕兮集庭蕊雀翔兮吾前去秋兮就冬改節兮時寒永凝兮成冰雪落兮翻翻傷薄命兮寡獨內惆悵兮自憐

出婦賦

念在昔之恩好似比翼之相親惟方日之疏絕若驚風之吹塵夫色衰而愛絕信古今其有之傷榮獨之無恃恨肩翮之不濕甘沒身而同穴終百年之常期信無子而應出自典禮之常度悲谷風之不答怨昔人之忽故破入門之初服出登車而就路遵長逵而南邁馬躊躇而迴顧悵鳥鵲而高飛愴哀鳴而相慕撫雛服而展節即臨沂之舊城踐麋鹿之曲跡聽百鳥之羣鳴情悵恨而顧望心鬱結其不平

愁霖賦

腊余車而秣馬將言旋乎鄴都玄雲黯其四塞雨濛濛而襲予淦漸洳以沉滯潦淫淫而橫流豈在余之憚勞哀行旅之艱難仰皇天而太息悲白日之不陽思若木以照路假龍燭之末光

喜霽賦

乃命儔而言歸啟吉日而北邁厲羣朋之至願感上下之明神密雲興之埃扎甘雨降以灑塵既灑塵而為淦惟甲路之未晞激清風以漂潦發皎日之陽暉振余策而長驅忽臨食而忘饑

彈棊賦

惟彈棊之嘉巧巧絕超絕其無儔苞上智之弘略允貫微而洞幽局則荊山砂瑾發藻揚暉璧腹高隆厚根四頹平如砥礪滑若柔荑棊則玄木北幹素樹西枝洪纖若一修短無差象善列植一據雙螭滑石霧散雲希四垂然後真和先縱二八次舉級逸間造長邪迭取爾乃詳觀夫變化之理屈伸之形聯翩霏纚展轉盤縈或暇豫安存或窮困側傾或接黨連興或孤據偏停于是觀者莫不虛心竦踴感側息而延佇或雷抃以大噱或戰悸而不能語

又

文石為局金碧齊精隆中爽外理緻肌平

瑪瑙勒賦有序

瑪瑙玉屬也出自西役文理交錯有似馬腦故其方人因以名之或以繫頸或以飾勒余有斯勒美而賦之命陳琳王粲並作辭曰

有奇章之珍物寄中山之崇岡稟金德之靈施含白虎之華章扇朔方之玄氣喜南離之盛陽發中區之黃采曜東夏之純蒼苞五色之明麗配皎日之流光命夫良工是剖是鐫追形逐媸從宜索便乃加砥礪刻方為圓沈光內灼浮景外鮮繁文縟漾交采接連嘉鏘錫之盛美感戎馬之首飾圖茲物之攸宜信君子之所服爾乃籍彼朱罽華勒用成駢居列峙煥若羅星（北堂說集數瑪瑙作琳今合藝文類聚正之）

車渠椀賦有序

車渠玉屬也多纖理縛文生於西國其俗寶之

惟二儀之普育何萬物之殊形料珍怪之上美無茲椀之獨靈苞華文之光麗發符采而揚榮理交錯以連屬似將離而復并或若朝雲浮高山忽似飛鳥厲蒼天夫其方者如矩圓者如規稠希不謬洪纖有宜

玉玦賦

有崐山之鈐璆琳曾城之峻嵷嗽丹水之炎波蔭瑤樹之玄枝包黃中之純氣抱虛靜而無為應九德之淑懿體五材之表儀

柳賦有序

昔建安五年上與袁紹戰於官渡時余始植斯柳自彼迄今十有五載矣感物傷懷乃作斯賦曰

伊中域之偉木兮現姿彰其可珍稟靈祇之篤施兮與造化乎相因四時遞而代運兮去冬節而涉春彼庶卉之未動兮固肇萌而先辰威德遷而南務兮屋為正而司分應隆時而繁育兮揚翠葉之青純脩幹偃蹇以虹指兮桑條阿那而蛇伸上扶疏而施散兮下交錯而龍鱗在余年之二七植斯柳乎中庭始圍寸而高尺兮連拱而九成嗟日月之逝邁忽聲聲以遄征昔周遊而處此兮倏忽而非形感遺物而懷故悵惆悵以傷情於是曜靈次乎鶉首兮景風扇而增熾曹弘陰而博覆兮躭愔愔而弗倦四馬望而傾蓋兮行旅仰而迴瞻秉至德而不伐兮宣簡舉而擇賢含精靈而寄生兮保休體之豐衍惟尺斷而能植兮信永貞而可羨

槐賦有序

文昌殿中槐樹盛暑之時余數遊其下美而賦之玉綮真發賢門小閤外亦有槐樹

乃就使賦曰

有大邦之美樹惟令質之可嘉托靈根於豐壤被日月之光華周長廊而開趾夾通門而駢羅承文昌之遼宇望迎風之曲阿脩幹紛其淮錯綠葉蓁而重陰上幽鵠而雲覆下莖立而擢心伊暮春之既昔即首夏之初期鴻鴈遊而送節凱風翔而迎時天清和而溫潤氣恬淡以安治遵隆暑而適體誰謂此之不怡

鸚賦有序

堂前有籠鸚晨夜哀鳴慽若有懷憐而賦之曰

怨羅人之我困痛密網而在身顧窮慙而無告知時命之將泯升華堂而進御奉明后之威神唯今日之僥倖得去宛而就生託幽籠以栖息厲清風而哀鳴

迷迭香賦有序

余種迷迭于中庭嘉其揚條吐香馥有令芳乃為之賦曰

坐中堂以遊觀兮覽芳草之樹庭重砌葉於纖枝兮揚脩幹而結莖承靈露以潤根兮曷日月而敷榮隨迴風以搖動兮吐芬氣之穆清薄西夷之穢俗兮越萬里而來征豈衆卉之足方兮信希世而特生

蔡伯喈女賦序

家公與蔡伯喈有管鮑之好乃命使者周近持玄璧于匈奴贖其女還以妻屯田卒都命使者

詔

定正朔詔

孔子稱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聖人集群代之美事為後王制法也傳曰夏數為得天朕承唐虞之美至於正朔當依虞夏故事若殊徽號異器械制禮樂易服色用壯懀自當隨土德之數每四時之季月服五十八日臘以丑壯用帛其飾節旄自當赤但節幡黃耳其餘郊祀天地朝會四時之服宜如漢制宗廟所服一如周禮

追崇孔子詔

昔仲尼資大聖之才懷帝王之器當衰周之末無受命之運在魯衛之朝教化乎洙泗之上惸惸焉遑遑焉欲屈己以存道貶身以救世於是王公終莫能用之乃退考五代之禮修素王之事因魯史而制春秋就太師而正雅頌俾千載之後莫不宗其文以述作仰其聖以成謀咨可謂命世之大聖德載之師表者也遭天下大亂百祀隳壞舊居之廟毀而不修褒成之後絕而莫繼闕里不聞講頌之聲四時不覩蒸嘗

之位斯豈所謂崇禮報功威德百世必祀者哉其以議郎孔羨為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祀令魯郡修起舊廟置百戶吏卒以守衛之又於其外廣為屋宇以居學者

為漢帝置守塚詔

朕承符運受終革命其敬事山陽公如賓之宗堯有始有卒傳之無窮前奏司奏處正朔欲使一皆從魏制意所不安其今山陽公於其國中正朔服色祭祀禮樂自如漢興又為武昭宣明帝置守塚各三百家

息兵詔

猾權殘害民物朕以寇不可長故分命猛將三道並征今征東諸軍已斬權將水戰則斬首四萬獲船萬艘大司馬據守濡須其所禽獲亦以萬數中軍征南攻圍江陵左將軍張郃等舳艫直渡擊其南渚賊赴水溺死者數千人又為地道攻城城中外崔嵬不得出入此几上肉耳而賊中痛氣疾病夾江塗地恐相染汚昔周武伐殷旋師孟津漢祖征隗囂還軍高平皆知天時而度賊情也且成湯解三面之網天下歸仁今開江陵之圍以緩成死之衆且休力役罷省繇戍畜養士民咸使安息

災異免策三公詔

災異之作以譴元首而歸過股肱豈禹湯引己之義乎其今百官各虔厥職俊有天

地之青勿復効三公

拜日東郊詔

漢氏不拜日於東郊而旦夕常於殿下東面拜日煩褻似家人之事非事天郊神之道也

禁毋后預政詔

夫婦人與政亂之本也自今以後羣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當輔政之任

又不得横受茅土之爵以此詔傳後世若有背違天下共誅之

改封諸王為縣王詔

先王建國隨時而制漢祖增秦所置郡至光武以天下損耗并省郡縣以今比之蓋不及焉其改封諸王皆為縣王

鵷鵷集靈芝池詔

此詩人所謂汗澤也曹詩刺恭公遠君子而近小人今豈有賢智之士處於下位者乎否則斯鳥何為而至其博舉天下脩德茂才獨行君子以答曹人之刺

取士不限年詔

今之計考古之貢士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若限年然後取士是呂尚周晉不顯於前世也其令郡國所選勿拘老幼儒通經術吏達文法到官試用有司絀故不以實者

輕刑詔

近之不緩何遠之懷今事多而民少上下相弊以文法百姓無所措其手足昔太山之哭者以為苛政甚於猛虎吾備儒者之風服聖人之遺教豈可以目斬其辭行違其誡者哉廣議輕刑以惠百姓

平准詔

今與孫驎和通商旅當日月而至而百賈偷利喜賤其物平價又與其絹故官逆為平准耳宜豈少此物輩耶

禁復讎詔

喪亂以來兵革縱横天下之人多相殘害者昔田横殺酈商之兄張步害伏湛之子漢氏二祖下詔使不得相讎今兵戎始息宇內初定民之存者非流亡之孤則鋒及之餘當相親愛養老長幼自今以後宿有讎怨者皆不得相讎

禁淫祀詔

先王制禮所以昭孝事祖大則郊社其次宗廟三辰五行名山大川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叔世衰亂崇信巫史至乃宮殿之內戶牖之間無不沃酹甚矣其惑也自今其敢設非祀之祭巫祝之言皆以執左道論著於令典

罷墓祭詔

先帝躬履節儉遺詔省約子以述父為孝臣以繫事為忠古不墓祭皆設於廟高陵上殿屋皆毀壞車馬還廐衣服藏府以從先帝儉德之志

外國遣使奉獻詔

西戎即敘氐羌來王詩書美之頃者西域並款塞內附其遣使者撫勞之

營壽陵詔

禮國君即位為椁存不忘亡也昔堯葬穀林通樹之禹葬會稽農不易畝故葬於山椁則合乎山椁封樹之制非上古也吾無取焉壽陵因山為體無為封樹無五寢殿造園邑通神道夫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骨無痛痒之知冢非棲神之宅禮不墓祭欲存亡之不黷也為棺槨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而已故吾營此丘墟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施葦炭無藏金銀銅鐵一以瓦器合古塗車芻靈之義棺但漆畫會三過飯含無以珠玉無施珠襦玉匣諸愚俗所為也季孫以璵璠斂孔子歷級而救之譬之暴骸中原宋公厚葬君子謂華元樂莒不臣以為葬君於惡漢文帝之不發霸陵無求也光武之掘原陵封樹也霸陵之完功在釋之原陵之掘辠在明帝是釋之忠以利君明帝愛以害親也忠臣孝子宜思仲尼丘明釋之

之言鑒華元樂莒明帝之戒存於所以安君定親使魂靈萬載無忌斯則賢聖之忠孝矣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亦無不掘之墓也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匣金縷骸骨幷盡是焚如之刑也豈不重痛哉禍繇乎厚葬封樹桑霍為我戒不亦明乎其皇后及貴人以下不隨王之國者有終沒皆葬洹西前又以表其處矣益舜葬蒼梧二妃不從延陵葬子遠在羸博魂而有靈無不之也一涧之間不足為遠若違今詔妄有所變改造施吾為戮尸地下幾而重戮死而重死臣子為戮死君父不忠不孝使死者有知將不福汝其以此詔藏之宗廟副在尚書秘書三府

與羣臣詔

南方龍眼荔枝甯比西國蒲萄石蜜乎酢且不如中國凡棗味莫若安邑御棗也

又

真定郡梨大若拳甘若蜜脆若凌可以解煩釋渴

又

前于闐王山習所上孔雀尾萬枝文彩五色以為金根車蓋遥望曜人眼

又

新城孟太守道蜀肥羊雖羶味皆洗故蜀人作食喜着飴蜜

下潁川詔

潁川先帝所由起兵征伐也官渡之後四方瓦解遠近顧望而此郡守義丁壯荷戈老弱負糧昔漢祖以泰中為國本光武恃河內為王基今朕復於此登壇受禪天以此郡翼成大魏

增封中牟侯彰詔

先王之道屏翰親親垂建母弟開國承家故能蕃屏大宗榮侯厥嗣彰前受命北伐清定朔土厥功茂焉增邑五千并前萬戶

答臨淄侯植詔植表破綮先王掃於北河之上博士虎優辯益等以為稱公子不得稱先君公子之子不得祖諸侯師不得正朔而綮必禮又曰庶子不得綮宗廟遂詔答之

得月二十八日表知侯推情欲綮先王于河上覽省上下悲傷感切將欲遣禮以綏侯敬綮之意會博士虎優等奏禮如此故寫以示開國承家厭迫禮制惟侯存心與吾同之

答北海王衮詔黃初三年黃龍見鄢西漳水衮上書貢雒鵠黃金十斤詔答之

晉唐叔歸禾東平獻嘉斯皆骨肉賢美以彰懿親王研精墳典貶味道真文雅煥炳朕甚嘉之王其克順明德以終今問

百三名家集　魏文帝集一　詔　九　歸葉山房藏版

待楊彪客禮詔

夫先王制几杖之賜所以賓禮耆舊褒崇元老也昔孔光卓茂皆以淑德高年受茲嘉賜公故漢室臣乃祖已來世著名節年過七十行不踰矩可謂老成人矣所宜寵異以彰舊德其賜公延年杖及馮几謁請之日便使杖入又可使著鹿皮冠

賜華歆詔

司徒國之儁老所與和陰陽理庶事也今大官重膳而司徒蔬食甚無謂也特賜御衣及為其妻子男女皆作衣服

詔孫權詔

權前對浩周自陳不敢自遠樂委質長為外臣又前後辭旨頭尾擊地此鼠子自知不能保爾許地也又今與周書請以十二月遣子復欲遣孫長緒張子布隨子俱來彼二人皆權股肱心膂也又欲為子於京師求婦此權無異心之明效也

以陳羣為鎮軍司馬鄧為撫軍詔

昔軒轅建四面之號周武稱予有亂臣十人斯蓋先聖所以體國君民亮成天工多賢為貴也今內有公卿以鎮京師外設牧伯以監四方至於元戎出征則軍中宜有柱石之賢帥輜重所在又宜有鎮守之重臣然後車駕可以周行天下無內外之慮吾今當征賊欲守之積年其以尚書令潁鄉侯陳羣為鎮軍大將軍尚書僕射西鄉侯司馬懿為撫軍大將軍若吾臨沔授諸將方略則撫軍當留許昌督後諸軍錄後臺文書事鎮軍隨車駕當董督衆軍錄行尚書事留假節鼓吹給中軍兵騎六百人吾欲去江數里築宮室往來其中見賊可擊之形便出奇兵擊之若或未可則當舒六軍以遊獵饗賜軍士

詔王朗等三公猶權欲遣子弟入侍不至是時車駕將討吳大興屯田破舉軍東征朗上疏諫帝以戎軍遠行臨江而還詔王朗等三公

三世為將道家所忌窮兵黷武古有成戒況連年水旱士民損耗而功作倍於前勞役兼於昔進不滅賊退不和民夫屋漏在上知之在下然迷而知反失道不遠過而能改謂之不過今將休息樓櫓高山沈權九原剖除攘棄捜之畫外車駕當以今月中旬到譙淮漢衆軍亦各還反不臘西歸矣

與王朗詔黃初中詔公卿舉獨行君子朗薦光祿大夫楊彪且報疾讓位於彪帝乃為處置更序位次三公詔朗朗乃起

朕求賢於君而未得君乃翻然稱疾非徒不得賢重開失賢之路增玉鉉之傾無乃居其室出其言不善見違於君子卑君其勿有後辭

報王朗詔朗為司空帝頗出游獵或昏夜還宮朗上疏帝報之

覽表摧魏終稱虞箴以諷晉悼相如陳猛獸以戒漢武未足以喻方今二寇未殄將帥遠征故時入原壘以習戎備至於夜還之戒已詔有司施行

百三名家集　魏文帝集一　詔　十　歸葉山房藏版

答蔣濟詔文帝即王位轉濟為相國長史及踐阼出為東中郎將濟請留詔曰

高祖歌曰安得猛士守四方天下未甯要須良臣以鎮邊境如其無事乃還鳴玉未為後也

與夏侯尚詔文帝詔尚尚以示敵騎當待蔣濟濟言於帝曰作臧作臧書之明誡天子無戲言古人所慎然是追收前詔

卿腹心重將特當任使恩施足死惠愛可懷作威作福殺人活人

報何夔詔

益禮賢親舊帝王之常務也以親則君有輔弼之勳焉以賢則君有醇固之茂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今君疾雖未瘳神明驗之矣君其即安以順朕意

與千禁詔

昔漢高脫衣以衣韓信光武綬解以帶李忠誠皆人主當時貴披功勞今以遠遊冠與將軍

于禁復官詔

昔荀林父敗績於邲孟明喪師於殽秦晉不替使復其位其後晉獲秋上秦霸西戎區區小國猶尚若斯而況萬乘之主有棄城之敗水災暴至非戰之咎其復禁等官

追贈夏侯尚詔

尚自少侍從盡誠竭節雖云異姓其猶骨肉是以入為腹心出當爪牙智略深敏謀謨過人不幸早殞命也祭何贈征南大將軍昌陵侯印綬

封朱靈鄒侯詔

將軍佐命先帝興兵歷年威過方鄧功踰絳灌圖籍所美何以加焉朕受天命帝有海內元功之將社稷之臣皆朕所與同福共慶傳之無窮者也今封鄒侯富貴不歸故鄉如夜行衣繡若平常所志願勿難言

與張郃詔郃卽武將而愛樂儒士善馮同鄉東萊淳于伯詔以淳為博士

昔祭遵為將奏置五經大夫居軍中與諸生雅歌投壺今將軍外勒戎旅內存國朝朕嘉將軍之意今擢淳為博士

答孟達詔王雄為西部校尉與達同僚及為涿郡太守達表薦之詔報達雄後歷幽州刺史

昔蕭何薦韓信鄧禹進吳漢惟賢知賢也雄有膽智技能文武之姿吾宿知之今使以參散騎之選方使少在吾門下知指歸使大用之矣天下之士欲使皆先歷散騎然後出據州郡是吾本意也

手報司馬芝詔芝為河南尹曹洪乳母與親沛公主持者其私無禮神靈赦下大后遣黃門傳令芝不通輒收洛陽獄考竟芝上疏陳罪帝親之

省表明卿至心欲奉詔書以權行事是也此乃卿奉詔之意何謝之有後黃門復往慎勿通也

封張遼李典子為關內侯詔

合肥之役遼典以步卒八百破賊十萬自古用兵未之有也使賊至今奪氣可謂國之爪牙兵其分遼典邑各百戶賜一子爵關內侯

以李通子基為中郎將詔

昔袁紹之難自許蔡以南人懷異心通秉義不顧使攜貳率服朕甚嘉之不幸早薨子基雖已襲爵未足酬其勳基兄緒前北祁城又有功世篤其勞其以基為奉義中郎將繕平虜中郎將以寵異焉

賜張既子翁歸為關內侯詔

昔荀桓子立勳翟土晉侯賞以千室之邑馮異輸力漢朝光武封其二子故涼州刺史張既能容民畜眾使羣羌歸土可謂國之良臣不幸薨隕朕甚愍之其賜小子翁歸爵關內侯

賜溫恢子生爵關內侯詔

恢有柱石之質服事先帝功勤明著及為朕執事忠於王室故授之以萬里之任任之以一方之事如何不遂吾甚愍之賜恢子生爵關內侯

以張登為大官令詔

登忠義彰著在職功勤名位雖卑直忠宜顯饗膳近在當得此吏今以登為大官令

制詔三公下並元年

上古之始有君也必崇恩化以美風俗然百姓順教而刑辟厝焉今朕承帝王之緒其以延康元年為黃初元年議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同律度量承土行大赦天下自殊死以後諸不當得赦皆赦除之

服色如奏詔

服色如所奏其餘宜如虞夏殷周但臘日用丑耳此亦聖人之制也

改雒為洛詔

火行而火忌水故洛去水而加佳魏於行次為土土水之牡也水得土而乃流土得水而柔故除佳加水變雒為洛

曹植貶封安鄉侯詔黃初二年監國謁者灌均奉使有司歸治罪前以太后故削安鄉侯

植朕之同母弟朕於天下無所不容而況植乎骨肉之親舍而不誅其改封植

誅鮑勛詔勛為治書執法帝從容謂由陳留郡行不從正道令史劉雅欲推之勛以堅壁未成解止雅有罪勛長一遣而雅

密表勛私解罷事詔曰

勛指鹿作馬收付廷尉

報王朗讓位詔黃初中朗辭旨懇至乞還所受爵土詔公卿舉讓行君子所稱疾讓位光祿大夫楊彪詔曰

朕求賢於君而未得君乃翻然稱疾非徒不得賢更開失賢之路增王鉞之倾無乃居其室出其言不善見違於君子乎君其勿有後辭

蔣濟為東中郎將詔

高祖歌曰安得猛士守四方天下未甯要須良臣以鎮邊境如其無事乃還鳴玉未為後也

又詔復以濟為東中郎將

卿兼資文武志節沉慨常有超越江湖吞吳會之志故復授將率之任

賜桓階詔桓階刷傳階為趙郡太守時傳盡貪穢上聞數戲曰卿家作醬頗多臧否詔曰

昔子文清儉朝不謀夕而有腩糧之秩寧子守約軍食魚飧而有加梁之賜豈況光光大魏富有四海棟宇大臣而有蔬食非吾所以禮賢之意也其賜射鹿師二人并給媒騶字一作梁

劉靖還廬江太守詔

卿父昔為彼州今卿復據此郡可謂克負荷者也

張既為涼州詔

昔賈復請擊郾賊光武笑曰敕金吾擊郾吾復何憂卿謀略過人今則其時以便宜從事勿復先請

與張既詔

卿踰河歷險以勞擊逸以寡勝衆功過南仲勳踰吉甫此勳非但被胡乃永胥河右

使吾長無西顧之念矣

襄田豫詔魏略豫為南州刺史解單康烈等感懷密遺金三十斤豫悉以分受之明去悉皆付外詔復之

昔魏絳開懷以納戎賂今卿舉袖以受狄金朕甚嘉焉

追謚杜畿詔

昔冥勤其官而水死稷勤百穀而山死故尚書僕射杜畿於孟津試船遂至覆沒忠之至也朕甚愍焉追贈大僕謚曰戴侯

與羣臣

新城孟太守道獨肥羊雞鵝味皆洽故蜀人作食喜著飴蜜

又

蓋聞千鍾百觚堯舜之飲也惟酒無量仲尼之能也姬旦酒穀不徹故能制禮作樂

漢高婆娑巨醉故能斬蛇鞠旅

詔司馬懿文帝以懿為撫軍大將軍車騎自廣陵還洛陽沼懿於是帝留鎮許昌

吾東撫軍當總西事吾西撫軍當總東事

令

向化手令蜀將孟達率衆降武都氐王率種人內附王自手筆作令

吾前遣使宣國威靈而達即來吾惟春秋褒儀父即封拜達使還領新城太守近復有扶老攜幼首向王化者吾開夙沙之民自縛其君以歸神農酈國之躬襁負其子而入豐鎬斯豈驅略迫脅之所致哉乃風化動其情而仁義感其衷歡心內發使之然也以此而推西南將萬里無外權備將與誰守死乎

答許芝上代漢圖讖令

昔周文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仲尼歎其至德公旦履天子之籍攝天下之斷終然復子明辟書美其人吾雖德不及二聖敢忘高山景行之義哉若夫唐堯舜禹之蹟皆以聖賢茂德處之故能上和靈祇下膺嘉祐流稱今日今吾德至薄也人至鄙也遭遇際會幸承先王餘業恩未被四海淳未及天下雖領冀揭府以振魏國百姓猶寒者未盡煖飢者未盡飽夙夜憂懼弗敢遑寧庶欲保全髮齒長守今日以沒於地以全魏國下見先王以謝負荷之責望狹志局守此而已雖屢蒙祥瑞嘗之戰慄五色無主若芝之言豈所聞乎心慄手悸書不成字辭不宣口吾悶作詩曰袞亂悠悠遏紀白骨縱橫萬里哀哀下民靡恃吾將佐時整理復子明辟致仕庶欲守此辭以自絕卒不虛言也宣宣示遠近使昭赤心

答羊祜等令

下四方以明孤致心是也至於覽餘辭豈余所謂哉宜所堪哉諸卿指論未若孤自料之審也夫虛談謬稱鄙薄所弗當也且聞叱來東征經郡縣歷屯田百姓面有饑色衣或短褐不完皋皆在孤是以上慙衆瑞下愧士民由斯言之德尚未堪偏王何言帝者也宜止息此議無重吾不德使逝之後不愧後之君子

答司馬懿等令

世之所不足者道義也所有餘者苟妄也常人之蚩賤所不足貴所有餘故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孤雖寡德庶自免於常人之貴夫石可破而不可奪堅丹可磨而不可奪赤丹石微物尚保斯質況吾託士人之末列曹受教於君子哉且於陵仲子以仁為富柏城子高以義為貴鮑焦感子貢之言棄其蔬而槁死新者識季札失辭容

委重而弗視吾獨何人昔周武大聖也使叔旦盟膠鬲於四內使召公約微子於共頭故伯夷叔齊相與笑之曰昔神農氏之有天下不以人之壞自成不以人之卑自高以為周之伐殷以恭也吾德非周武而義懿與齊桓欲遠苟妄之失道立丹石之不奪邁於陵之所富蹈柏成之所貴執鮑焦之貞至遵新者之清節故曰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吾之斯志豈可奪哉

答劉廙劉曄等令

犛牛之馱似虎騂之幼似禾事有似是而非者今日是已覩斯言事良重吾不德于是尚書僕射宣告官寮咸使聞知

讓禪令

當奉遣璽綬為讓章吾豈奉此詔承此職邪昔堯讓天下與許由子州支甫辭亦讓于善卷石戶之農北人無擇或退而耕穎之陽或辭以幽憂之疾或遠入山林莫知其處或携子入海終身不及或以為辱自投深淵且顏歜懼太璞之不完守知足之明分王子搜樂丹穴之潛處被重而不出柳下惠不以三公之貴易其介曹參不以晉楚之富易其仁斯九士者或高節而尚義輕富而賤貴故書名千載於今稱焉求仁得仁仁豈在遠孤獨何為不如哉義有蹈東海而逝不奉漢朝之詔也亟為上章

還璽綬宣之天下使咸聞焉。

讓禪第二令

昔柏成子高辭夏禹而匿埜。顏闔辭魯幣而遠跡。夫以王者之重。諸侯之貴。而二子忽之。何則。其節高也。故列士猶榮名。義夫高貴介雖疏食歠飲。樂在其中。是以仲尼師王駘。而子產喜申徒。今諸卿皆孤股肱腹心。足以明孤。而今咸若斯。則諸卿遊於形骸之內。而孤求為形骸之外。其不相知。未足多怪。亟為上章還璽綬。勿復紛紛也。

讓禪第三令

夫古聖王之治也。至德含乾坤。惠澤均造化。禮教優乎昆蟲。仁恩洽乎草木。日月所照。戴天履地含氣有生之類。靡不被服清風。沐浴玄德。是以金革不起。寄隱不作。風雨應節。禎祥觸類而見。今百姓寒者未煖。饑者未飽。鰥者未室。寡者未嫁。權備尚存。未可棄以干戚。方將整以齊斧。戎役未息於外。士民未安于內。耳未聞康哉之歌。目未覩擊壤之戲。嬰兒未可訖於高堂。餘糧未可以宿於田畝。人事未備。至於此也。夜未曜景星。治未通真。八河未出良馬。山未出泉車。蓂莢未植階庭。蓬蒿未生庖廚。王母未獻白環。渠搜未見珍裘。靈瑞未效。又如彼也。昔東戶季子容成大庭軒轅赫胥之君。咸得以此就功勤名。今諸卿獨不可少假孤精心竭慮。以和天人。以格至理。使

彼衆事備。羣瑞效。然後安乃議此耳。何遽相愧相迫之如是也。速為讓章。上還璽綬。無重吾不德也。

答劉廙等令

天下重器。王者正統。以聖德當之。猶有懼心。吾何人哉。且公卿未至乏主。斯豈小事。且宜以待固讓之後。乃當更議其可耳。

答蘇林等令

凡斯皆宜聖德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天瑞雖彰。須德而光。吾德薄之人。胡足以當之。今讓冀見聽。訢外內咸使聞知。

答華歆等令

以德則孤不足。以時則戎虜未滅。若以羣賢之靈。得保首領。終君魏國。於孤足矣。若孤者胡足以辱四海。至乎天瑞人事。皆先王聖德遺慶。孤何有焉。是以未敢聞命。

又答相國歆等令

昔者大舜飯糗茹草。將終身焉。斯則孤之前志也。及至承堯禪。被珍裘。妻二女。若固有之。斯則順天命也。羣公卿士誠以天命不可拒。民望不可違。孤亦曷以辭焉。

薄稅令

關津所以通商旅。池苑所以樂災荒。設禁重稅。非所以便民。其除池禁之禁。輕關津之稅。皆復什一。

復租稅令

先王皆樂其所生。禮不忘其本。譙。霸王之邦。真人本出。其復譙租稅二年。

以鄭袤為武德傅令

龍淵太阿。出昆吾之金。和氏之璧。由井里之田。龍君以砥礪錯之。以他山。故能致連城之價。為命世之寶。學亦人之砥礪也。稱篤學大儒。勉以經學輔侯。宜旦夕入侍。曜明其志。

廣詢令

軒轅有明臺之議。放勳有衢室之問。皆所以廣詢於下也。百官有司。其務以職盡規諫。將率陳軍法。朝士明制度。牧守申政事。縉紳考六藝。吾將兼覽焉。

問雍州刺史張既令　蘇則為金城太守。遷平襄護羌校尉。既既卒。贈衛尉。

演復始務郎為亂則誅斬之

試守金城太守蘇則既有綏民平夷之功。聞又出軍西定涅中。為河西作聲勢。吾甚嘉之。則之功効。為可加爵邑。未邪。封爵重事。故以問卿。密白意。且勿宣露也。

拜毛玠等子男為郎中令　下並元年

故尚書僕射毛玠。奉常王脩。涼茂郎中令袁涣。少府謝奐。萬潛中尉徐奕。國淵等。皆忠直在朝。履蹈仁義。並早即世。而子孫陵遲。惻然愍之。其皆拜子男為郎中。

收斂戰亡士卒令

諸將征伐士卒死亡者。或未收斂。吾甚哀之。其告郡國給槥櫝。殯送致其家。官為設祭。

策

追封鄧公策

惟黃初二年八月丙午。皇帝曰。咨爾鄧哀侯。冲昔皇天鍾美於爾。敦惇聰哲之才。成於弱年。當永享顯祚。克成厥終。如何不祿。早世夭薨。朕承天序。享有四海。並建親戚。以藩王室。惟爾不逮斯榮。且葬禮未備。追悼之懷。愴然依傷。今遣葬子高陵。使使持節兼謁者僕射郎中陳承追賜號曰鄧公。祠以太牢。魂而有靈。休茲寵榮。

謚厲德策

昔先軫喪元。王蠋絕脰。殞身殉節。前代美之。惟侯式昭果毅。蹈難成名。聲溢當時。義高在昔。寡人愍焉。謚曰壯侯。

策孫權九錫文

蓋聖王之法。以德設爵。以功制祿。勞大者祿厚。德盛者禮豐。故叔旦有夾輔之勳。太

公有贊揚之功並啟土宇并受備物所以表章元功殊異賢哲也近漢高祖受命之初分裂齊牓以王八姓斯則前世之懿事後王之元龜也朕以不德承運革命君臨龍圖秉統天機思齊先代坐而待旦惟君天資忠亮命世作佐深覩歷數達見廢興遠遣行人浮於濟漢望風影附抗疏稱藩兼納織綈南方之貢普遣諸將來還本朝忠肅內發款誠外昭信著金石義蓋山河朕甚嘉焉今封君為吳王使使持節太常高平侯貞授君璽綬策書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以大將軍使持節督交州領荊州牧事錫君青土苴以白茅對揚朕命以尹東夏其上故驃騎將軍南昌侯印綬符策今又加君九錫其敬聽後命以君綏安東南綱紀江外民夷敷暢無窮攜戴是用錫君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君務財勸農倉庫盈積是用錫君袞冕之服赤烏副焉君化民以德禮教興行是用錫君軒縣之樂君宣導休風懷柔百越是用錫君朱戶以居君運其才謀官方任賢是用錫君納陛以登君忠勇並奮清除姦慝是用錫君虎賁之士百人君振威陵邁宣力荊南梟滅山醜拿人斯得是用錫君鈇鉞各一君文和於內武信於外是用錫君彤弓一彤矢百玈弓十玈矢千君以忠肅為基恭勤為德是用錫君秬鬯一卣圭瓚副焉欽哉敬敷訓典以服朕命以昜相我國家永終爾顯烈

冊孫登為東中郎封侯策

蓋河洛寫天意符讖述聖心昭晰著明與天談也故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孫將軍歸心國朝忠亮之節同功佐命而其子當為魏將軍著在圖讖猶漢光武受命李氏為輔王梁孫咸並見符緯也斯乃皇天啟祐大魏永令孫氏仍世為佐其以登為東中郎將封縣侯萬戶昔周嘉公旦祚流七胄漢禮蕭何一門十侯今孫將軍亦當如斯若夫長平之榮安豐之寵方斯茂如。

教

答卞蘭教

賦者言事類之因附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也故作者不虛其辭受者必當其實蘭此賦豈吾實誦昔吾丘壽王一陳寶鼎何武等徒以歌頌猶受金帛之賜蘭事雖不誦義足嘉也今賜牛一頭。

表

讓禪表

皇帝陛下奉被今月乙卯璽書伏聽冊命五內驚震精爽散越不知所處臣前上還相位退守藩國聖恩聽許臣雖無古人量德度身自定之志保已存恉實其私願不

百三名家集 魏文帝集一 策 十七 歸葉山房藏版

庶陛下猥損過謬之命發不世之詔以加無德之臣且聞堯禪重華舉其克諧之德舜授文命采其齊聖之美猶下咨四嶽上觀璿璣今臣德非虞夏行非二君而承歷數之諮應選授之命內自揆撫無德以稱且許由匹夫猶拒帝位善卷布衣而逆虞詔臣雖鄙懇敢忘守節以當大命不勝至願謹拜章陳情使行相國永壽少府冀土臣毛宗奏并上璽綬

讓禪第二表

奉今月戊戌璽書重被聖命伏聽冊告肝膽戰慄不知所措天下神器禪代重事故堯將禪舜納于大麓舜之命禹玄圭告功烈風不迷九州攸平詢事考言然後乃命而猶執謙讓于德不嗣況臣頑固質非二聖乃應天統受終明詔敢守微節歸志箕山不勝大願謹拜表陳情使并奉上璽綬

讓禪第三表

臣聞舜有賓於四門之勳乃受禪於陶虞禹有存國七百之功乃承祿於有虞臣以蒙蔽德非二聖猥當天統不敢聞命敢廣抗疏略陳私願庶章通聖庭得全微節情達宸極永守本志而音重復銜命申制詔臣臣實戰惕不發璽書而音迫于嚴詔不敢復命願陛下馳傳驛召音還奏不勝至誠

百三名家集 魏文帝集一 教 表 十八 歸葉山房藏版

書

與吳質書 質為朝歌長遷元城令太祖西征太子南在孟津小城與質書

五月二十八日丕白季重無恙塗路雖局官守有限願言之懷良不可任足下所治僻左書問致簡益用增勞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誠不可忘既妙思六經逍遥百氏彈碁閑設終以博奕高談娛心哀箏順耳馳騖北場輕食南館浮甘瓜於清泉沈朱李於寒水白日既匿繼以朗月同乘並載以游後園輿輪徐動賓從無聲清風夜起悲笳微吟樂往哀來愴然傷懷余顧而言斯樂難常足下之徒咸以為然今果分別各在一方元瑜長逝化為異物每一念至何時可言方今雖實紀時景風扇物天意和暖衆果具繁時鴈雙飛遵河曲從者鳴茄以啟路文學託乘於後車節同時異物是人非我勞如何今遣騎到鄴故使枉道相過行矣自愛丕白

又與吳質書 魏志云說瑀以十七歲年徐幹陳琳應瑒劉楨以二十二年亮質時為元城令太子與書

二月三日丕白歲月易得別來行復四年三年不見東山猶歎其遠況又過之思何可支雖書疏往返未足解其勞結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邪昔日游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已分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

閒零落略盡言之傷心頃撰其遺文都為一集觀其姓名已為鬼錄追思昔遊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為糞壤可復道哉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雖皆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著中論二十餘篇成一家之業辭義典雅足傳於後此子為不朽矣德連常斐然有述作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息閒者歷觀諸子之文對之抆淚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孔璋章表殊健微為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道耳至其五言詩妙絕當時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獨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也昔伯牙絕絃於鍾期仲尼覆醢於子路悠悠知音之難邈邈傷門人之莫逮也諸子但為未及古人自一時之俊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後生可畏來者難誣然吾與足下不及見也行年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乃通夕不瞑何時復類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光武言年已三十在軍十年所更非一吾德雖不及年與之齊以犬羊之質服虎豹之文無衆星之明假日月之光動見瞻觀何時易邪恐永不復得為昔日遊也少壯真當努力年一過徂何可攀援古人思秉燭夜遊良有以也頃何以自娛頗復有所造述不令廢業於邑裁書敘心不白

又與吳質書 初曹真曾休與質等俱在濡須及太子即王位休真以宗親並受封爵出為列將而質勃海人故史臣類諸人二人以附之

南皮之遊存者三人脩短龍飛或將或侯今惟吾子棲遲下仕從我游處獨不及門飯罄罍恥能無懷愧路不云遠今復相聞

與鍾繇謝玉玦書 太祖征漢中太子在孟津聞鮮有玉玦密使臨淄侯因人說之繇遂馳書

丕白良玉比德君子珪璋見美詩人皆之垂棘魯之璠璵宋之結綠楚之和璞價越萬金賈重都城有稱嘆昔流聲將來是以垂棘出晉虞虢雙禽和璧入秦相如抗節窺見玉書稱美玉白如截肪黑譬純漆赤猥雖殷黃侔蒸栗側聞斯語未覩厥狀雖德非君子義無詩人高山景行私所慕仰然四實邈焉已遠秦漢未聞有良比也求之曠年不遇厥真私願不果飢渴未副近日南陽宗惠叔稱君侯治有美玦間之驚喜笑與抃會當自白書恐傳言未審是以令舍弟子建因荀仲茂時從容喻鄙旨乃不忽遺厚見周稱鄙騎既到寶玦初至捧匣跪發五內賓駭繩窮匣開爛然滿目猥以蒙鄙之姿得覩希世之寶不煩一介之使不損連城之價既有秦昭章臺之觀而無龍生詭奪之誑嘉貺益腆敢不欽承謹奉賦一篇以讚揚麗質丕白

與鍾繇五熟釜書 魏為相國以五鼎飛龍為太子鑄之釜成太子與繇書。

昔有黃三鼎周之九寶咸以一體使調一味豈若斯釜五味時芳蠲去腥臊之烹飪以饗上帝以養聖賢昭德祈福莫斯之美故非大人莫之能造故非斯器莫宜盛德今之嘉釜有逾茲美夫周之尸臣宋之考父衛之孔悝晉之魏顆彼四臣者並以功德勒名鍾鼎今執事寅亮大魏以隆聖化堂堂之德於斯為盛誠太常之所宜銘爰器之所宜勒故作斯銘勒之釜口庶可贊揚洪美垂之不朽

與鍾繇九日送菊書

歲往月來忽逢九月九日九為陽數而日月並應俗嘉其名以為宜於長久故以享宴高會是月律中無射言羣木百草無有射地而生惟芳菊紛然獨榮非夫含乾坤之純和體芬芳之淑氣孰能如此故屈平悲冉冉之將老思餐秋菊之落英輔體延年莫斯之貴謹奉一束以助彭祖之術

與鍾繇書 荀閻字仲茂為太子文學報時有甲乙疑誤閻與鍾繇王朗袁渙優各不同文帝與繇書

袁王國士更為唇齒荀閻勤悃往來銳師真君侯之勁敵左右之深憂也

答鍾繇書 繇報偽臣丈子書報疑誤答書太子又答之。

得報知喜南方至於荀公之清談孫權之嫉嫭執書嗢噱不能離手若權復黠當折以汝南許邵月旦之評權優游二國俯仰荀許亦已足矣

答繁欽書

披書歡笑不能自勝奇才妙俊何其善也頃守宮王孫世有女曰瓚年始九歲夢與

神通寤而悲吟哀聲激切涉歷六載于今十五近者督將具以狀聞是日博延衆賢遠奏名倡曲極數彈歡情未遲乃令從官引內世女須臾而至厥狀甚美素顏玄髮皓齒丹唇詳而問之云善歌舞於是振袂徐進揚蛾微眺芳聲清激逸足橫集然後脩容飾態改曲變度斯可謂聲協鍾石氣應風律今之妙舞莫巧於絳樹清歌莫激於宋臘豈能上亂靈祇下感文庶特漂悠風雲橫厲無方若斯也哉固非車子喉囀長吟所能遠也吾錄色如聲雅應此選謹下良日納之閑房

咽劉楨書 太子初賜楨廚落牆其後師成故借取為隱因書咽楨報答之

夫物因人為貴故在賤者之子不御至尊之側今雖取之勿嫌其不反也

答友人書 御覽作答劉楨書義絕不相責姑闕姓名。

獲累紙之命兼美之貺他既備善雙鈞尤致前後之惠非賢凡之貢則執事之貽也來若川流聚成山積其究匱司頓府藏者固已無數矣

與吳監書

中國珍果甚多且復為說蒲萄當其來夏涉秋尚有餘暑醉酒宿醒掩露而食甘而不餲脆而不酸冷而不寒味長汁多除煩解悶又釀以為酒甘於麴蘖善醉而易醒道之固以流涕咽喘況親食之邪南方有橘酢正熟入牙時有甜耳即遠方之果實有匹者乎

與羣臣論蜀錦書

前後所得蜀錦。殊不相比適可訝而鮮卑尚復不愛也自吾所織如意虎頭連璧錦。亦有金薄蜀漳來至洛邑皆下惡是為下工之物皆有虛名。

與羣臣論被服書

三世長者知被服五世長者知飲食此言被服飲食難曉也夫珍玩必中國夏則綿紵綃總其白如雪冬則雜紈綺觀衣裘鮮文未聞衣布服葛也

與朝臣論秔稻書

江表惟長沙名有好米何得比新城秔稻邪上風吹之五里聞香。

報崔琰書

昨奉嘉命惠示雅數欲使燔翳捐捨翳已壞矣稽亦去馬後有此比蒙復誨諸。

與曹洪書

今魯肅兼齒衆惡稔厲恭維使宋翟紿機械之巧田單騁奔牛之誑吳孫勒八陣之變猶無益也

與王朗書帝初在東宮頃痛大起時人雖得有深感數與大理王朗書故新誄答與論詩賦百餘篇雖諸論滿於商成門內講論大義侃侃無倦

人生有七尺之形死為一棺之土惟立德揚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疇疇數

起士人雕落余獨何人能全其壽。

又宋仲子之子與魏諷謀反伏誅太子答諷書。

昔石厚與州吁游父磾知其與亂韓子昵田蘇穆子知其好仁故君子游必有方。居必就士誠有以也嗟乎宋忠無石子先識之明老罹此禍今雖欲願行滅親之誅立純臣之節尚可得邪。

又

孫權重遣使稱臣奉貢明珠百筐黃金千鎰馴象二頭或牝或牡擾禽鸚鵡其他珍玩盈舟溢舫千類萬品。

又

丕白不愛江漢之珠而愛巴蜀之鈎此言難得之貴寶不若易有之賤物。

又

蚤虱雖細處於安寢鼷鼠至微猶毀郊牛也

與劉曄書

劉生帽裁兩段製微不長有似里父之服今帽所當著。

與諸將書

劉備既殁孤老智窮數掩正使欲與死爭則諸將軍便當就宛中捕取之耳

報吳王孫權書權上書說劉備支濮四萬人馬二三千匹出賴鄉請往掃撲以克捷為效帝報之

晉隗囂之弊禍發肘邑子陽之禽變起扞關將軍其亢厲威武勉蹈奇功以稱吾意

又報孫權書

前使于禁郭及夫所道吾纖騮馬本欲使禁自致之念將軍儻欲速得今故以付徐奉往此二馬朕之常所自乘甚調良善直數萬匹之極選者乘之真可樂也中國雖饒馬其知名絕足亦時有之耳

又權以使聘魏其上破備諸部及告殺所得土地并表將吏功勳宜加爵寵文帝報使數魏子丕明先鋒輔馬又以桑書所作與論及詩賦與權詔答之

老虜遠竄越險深入曠日持久內迫罷弊外因智力故見身於雞頭分兵擾西陵其計不過謂可轉是前述以搖動江東根未著地摧折其支雖未剋備五藏使身首分離其所降誅亦足虜部衆兇懼音吳漢先燒荊門後發夷陵而子陽無所逃其死來歙始襲略陽文叔喜之而知隗囂無所施其巧今討此虜正似其事將軍勉建方略務全獨克

又報孫權書權外託事魏而誠心不變魏遣侍中辛毗尚書桓階往與盟誓并徵任子登辭讓不受魏乃命曹休等數道攻吳時楊越蠻夷多未平復內鄰未弭權卑辭上書求自朔隔若必不見置當奉還土地寄命交州帝報之

君生於擾攘之際本有從橫之志降身奉國以享茲祚自君策名已來貢獻益路討備之功國朝仰成埋而掘之古人之所恥朕之與君大義已定豈樂勞師遠臨江漢廟廟之議王者所不得專三公上君過矣皆有本末朕以不明雖有曾母投杼之疑猶冀言者不信以為國福故先遣使者犒勞又遣尚書侍中踐脩前言以定任子君遂設辭不欲使進議者怪之又前都尉浩周勸君遣子乃實朝臣交謀以此卜君君果有離外引隗囂遣子不終內懷實融守忠而已世殊時異人各有心浩周之還口陳指麾益令議者發明衆嫌終始之本無所據快故遂倪仰從詳臣議今省上事款誠深至心用慨然惻愴動容即日下詔勅諸軍但深溝高壘不得妄進若君必效忠節以解疑議登身朝到歹名其還此言之誠有如大江

與孟達書延康元年達率部曲四千餘家歸魏時文帝初即王位院宿知有達開其來甚悅覽與達書達至拜散騎常侍領新城太守後反誅

近日有命未足達旨何者昔伊摯背商而歸周百里去虞而入秦樂毅感鴟夷以螭蜺王遵識述順以去就皆審慶興之符效知成敗之必然故丹青畫其形容良史載其功勳聞卿姿度純茂器量優絕當曠能明時收名傳記今者翻然濯鱗清流甚相嘉樂廬心西望依依若舊下筆屬辭數心從之昔虞卿入趙再見取相陳平就漢一覲參乘孤今於卿情過於往故致所御馬物以昭忠愛

又與孟達書

今者海內清定萬里一統三垂無邊塵之警中夏無狗吠之虞以是弛罔濯禁與世無疑保官空虛初無瀆任卿來相就當明孤意慎勿令家人繕緝道路以親駭疏也若卿欲來相見且當先安鄧曲有所保固然後徐徐輕騎來東

報吳王孫權書

知已送撰見船最大樟林者六艘受五百石從汚水送付樊口

又

今因趙咨致文馬一匹白龗子裘一領

送劍書

僕有劍一枚明珠標首藍玉飾鞞用給左右以除妖氛

序

典論自序

初平之元董卓殺去鴆后弒覆王室是時四海既困中平之政兼惡卓之凶逆家家思亂人人自危山東牧守咸以春秋之義儒人討州吁于濮言人人皆得討賊於是大興義兵名豪大伐富室強族驅揚雲會萬里相赴袁紹之師戰於滎陽河內之甲

軍于孟津卓遂遷大駕西都長安而山東大者連郡國中者婴城邑小者聚阡陌以還相吞併曾黃巾盛於海嵎山寇暴於并冀乘勝轉攻席卷而南鄉邑望烟而奔城郭覩塵而潰百姓死亡暴骨如莽予時年五歲上以世方擾亂教予學射六歲而知射又教余騎馬八歲而知騎射矣以時之多故每征余常從建安初上南征荊州至宛張繡降旬日而反亡兄孝廉子脩從兄安民遇害時余年十歲乘馬得脫夫文武之道各隨時而用生于中平之季長于戎旅之間是以少好弓馬手不捨矢以六藝為先百步穿楊因物而移弹不虛發連中飛鳥應弦而斃又好擊劍以為自衛不特用于一人當時壯士皆愛其能少長相隨更共講習予從數子之後特為精銳故能究其微妙矣建安七年疫癘大興時予與北海徐幹陳留阮瑀汝南應瑒廣陵陳琳俱在鄴下並見友善日夜遊讌飲酒琴歌以消憂其相追慕如此其後五官將文質彬彬博學多識於是乎在矣

典論論文

傅毅之於班固文人相輕自古而然

譏孔融

文舉既不遵典刑又昵小人與禰衡路粹相善數稱述衡於予衡狂生耳豈足交哉

論文

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是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顯而制禮不以隆約而弗務不以貧賤而忘道懼時俗之過己惟德行之不脩恐禄祚之不足憂疢疾之將至惟保身之不固此志士之所同也

上平定漢中族父都護還書與余甚稱彼方土地形勢觀其辭如陳琳所敘為也

建安諸序

建安二十四年二月丙午魏太子丕造刀三其二曰含章彩似丹霞　又曰造百辟寶劍三其二曰流彩虹

惟建安二十四年二月丙午魏太子丕造百辟寶劍長四尺二寸選茲良金令彼國工

李尤字伯宗少有文章貴達薦尤有相如揚雄之風拜蘭臺令史與劉珍等共撰漢記

王粲長於詞賦陳琳阮瑀之章表書記今之俊也

建安二十四年二月壬午魏太子丕造百辟寶劍長四尺二寸選茲良金令彼國工精而鍊之至於百辟淬以清漳礪以礛諸光似流星名曰飛景

余好擊劍命彼國工以為寶器飾以文玉表以通犀

余好擊劍善以短乘長精而鍊之其始成也五色駁鑷巨闕自鼓雲物紛驚飛鳥翔集昔周魯寶雄孤之戰屈盧之矛孤父之戈徐氏之弩凡斯皆上世名器君子雖有文事必有武備矣

魏太子造百辟七首三其一理似堅冰名曰清剛其二曜似朝日名曰揚文其三狀似龍文名曰龍鱗

昔者周魯寶赤刀孟勞

丕造百辟寶刀其一文似靈龜名曰寶寶其二彩似丹霞名曰含章其三鋒似崩雲相刀身劍鋏名曰秦寶又作露陌刀一名龍鱗

酒以成禍過則敗德孝靈之末朝政頹壞官司並湎于酒貴戚尤甚流俗沈荒故作酒誨以戒孝靈帝末庶官百司並湎于酒斗酒至千錢

論

典論論文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為閭臺今典下筆不能自休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里語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以自騁驥驟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驅以此相服亦良難矣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而作論文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猿漏巵圓扇橘賦雖張蔡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偶也應場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至於雜以嘲

戲及其所善揚班傳此蒙人責遠賜近向聲背實又憙詆於自見譏呵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遺子弟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顯而制禮不以隱約而不務不以康樂而加思夫然則古人賤尺壁而重寸陰懼乎時之過已而人多不彊力貧賤則懼於饑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逸樂生於放恣放恣則志荒饑寒出於慢惰慢惰則業廢志荒業廢則無立此三者同患也

典論論方術

潁川郤儉能辟穀餌茯苓甘陵甘始亦善行氣老有少容廬江左慈知補導之術並為軍吏初儉之至市扶杖僂步數十里議郎安平李覃學其辟穀餐茯苓飲寒水中泄利殆至隕命復始來眾人無不鴟視狼顧呼吸吐納軍謀祭酒弘農董芬為之過差氣閉不通良久乃蘇左慈到又競受其補導之術至寺人嚴峻往從問受閨閉竟真無

事於斯術也人之逐聲乃至於是光和中北海王和平亦好道術自以當僊濟南孫邕少事之從至京師會和平病死邕因葬之東陶有書百餘卷藥數囊悉以送之後弟子夏榮言其尸解邕至今恨不取其寶書僊藥劉向感於鴻寶之說君游眩於子政之言古今愚謬豈惟一人哉

周成漢昭論

或方周成王於漢昭帝俞高成而下昭余以為周成王體上聖之休氣稟賢姒之胎誨周召為保傅呂尚為太師日能言則行入稱辭足能履則相者道儀目厭威容之美耳飽仁義之聲所謂沈潛玄漠而沐浴清風者矣猶有咎悔聆二叔之誨使周公東遘皇天赫怒靡明厥咎猶啟誥金縢稽諸國典然後乃悟不亮周公之聖德而信金縢之教言豈不暗哉夫孝昭又非武王母弟邑姜懿恪主相則築兆體不承聖化不胎育保無仁孝之質佞臣陰邪之治所謂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然而德與性成行與體并年在二七早智夙達發燕書之詐崇霍光之誠豈將有啟金縢信國史而後乃悟哉使夫昭成均年而五易世而化貿臣而治換樂而歌則漢不獨少周不獨多也

漢文帝論

昔有苗不賓重華舞以干戚尉佗稱帝孝文撫以恩德吳王不朝錫之几杖以撫其

意而天下賴安能弘三章之教愷悌之化欲使襄時累息之民得漸步高談無危懼之心若賈誼之才敏壽晝圖跡特賢臣之器管晏之姿豈若孝文大人之量哉

於肅城門內講論大義宿嘉漢文寬仁玄默務欲以德化民有賢聖之風時諸儒或以孝文雖賢其過違國體不如賈誼帝於是著太宗論

漢武帝論

孝武帝承累世之遺業遷中國之殷阜府庫有錢帛倉廩蓄腐朽因此有意平滅匈奴而廓清邊境矣故即位之初從王恢之書設馬邑之謀自元光以迄征和四十五載之間征匈奴四十餘舉踰廣漠絕梓嶺封狼居胥禪姑衍臨翰海刈單于之旗勒閼氏之首探符離之窟搏五王之庭納休屠昆邪之附獲祭天金人之寶斬名王以十數馘首虜以萬計既窮追其殿亡又摧破其積聚虜不服於救死扶傷疲於爭重輕寶元封初躬執武節告以天子自將懼以兩越之誅易彼符號可為威震匈奴矣

交友論

夫陰陽交萬物成君臣交邦國治士庶交德行光同憂樂共富貴而友道備矣易曰上下交而其志同繇此觀之交乃人倫之本發王道之大義非特士友之志也白虎通曰朋友之道有四近則正之遠則稱之樂則思之患則死之楊子法言曰朋而不心面朋也友而不心面友也說苑曰魏文侯歎田子方曰自友方也君臣益親百姓

益附吾是以知友士之功焉

議

田疇辭封議

昔遵教逃祿傳載其美所以激濁世勵貪夫賢於尸祿素餐之人也故可得而小不可得而毀至於田疇方斯近矣免官加刑於法為重

連珠

連珠三首

蓋聞琴瑟高張則哀彈發節士抗行則榮名至是以申胥流音於南極蘇武揚聲於朔裔

蓋聞四節異氣以成歲君子殊道以成名故微子奔走而顯比干剖心而榮

蓋聞驚寒服御良樂容媛鉛刀剖截歐冶數息故少師幸而孝梁懼宰語任而伍員憂

銘

露陌刀銘

於鑠良刀胡煉寶時擊諸麟負靡所任茲不違不若永世寶持利用衛身以威弗治

賜鍾繇五熟釜銘

於赫有魏作漢藩輔厥相惟鍾寔幹心膂靖恭夙夜匪遑安處百僚師師楷茲度矩

文

即位告天文

皇帝臣丕敢用玄牡昭告於皇皇后帝漢歷世二十有四踐年四百二十有六四海困窮王綱不立五緯錯行靈祥並見推術數者慮之古通咸以為天之歷數運終於丕世凡諸嘉祥民神之意比昭有漢數終之極魏家之符漢主以神器宜授於臣憲章有虞致位於丕丕震畏天命雖休勿休羣公庶尹六事之人外及將士洎於蠻夷君長僉曰天命不可以辭拒神器不可以久曠羣臣不可以無主萬機不可以無統丕祇承皇緒敢不欽承卜之守龜兆有大横簡之三易兆有革兆謹擇元日與羣僚登壇受帝璽綬告類于爾大神唯爾有神尚饗永吉兆民之望祚于有魏世享

哀策文

武帝哀策文

痛神曜之幽潛哀鼎俎之虛置舒皇德而詠恩遂腦臆以滋事矧乃小子夙遭不造煢煢在疚嗚呼皇考棄我昚晚棄我昚早羣臣子輔奪我哀願稽抑奔墓俯就權窆卜葬既從大隧既通漫漫長夜窈窈玄宮有晦無明昚有所窮圖簿既塹三官駢羅前驅建旗方相執戈棄此宮庭陟彼山阿

誄

弟蒼舒誄

曹仲宇若行文帝之第也少聰察岐嶷有成人之智年十三病卒帝哀其為鄙鄙民亡女與合葬贈騎都尉印綬

惟建安十有五年五月甲戌童子曹蒼舒卒嗚呼哀哉乃作誄曰

於惟淑弟懿矣純良誕鬯令質荷天之光既哲且仁爰柔克剛彼德之容茲義靡行猗歟公子終然允臧宜蓬介祉以永無疆如何昊天昞斯俊英嗚呼哀哉惟人之生忽若朝露役役百年矍矍行暮矧爾夙夭十三而卒何辜於天景命不遂兼悲增傷侘傺失氣永思長懷哀爾罔極貽爾嘉服越以乙酉宅彼城隅增丘我戰寢廟渠渠婉孌宴宴嬪盈儐僚悠悠羣司爰爰其車傾都蕩邑爰迄爾居魂而有靈庶可以娛嗚呼哀哉

制

終制

禮國君即位為棺存不忘亡也昔堯葬穀林通樹之禹葬會稽農不易畝故葬於山林則合乎山林封樹之制非上古也吾無取焉壽陵因山為體無為封樹無立寢廟造園邑通神道夫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骨無痛痒之知冢非棲神之宅禮不墓祭欲存亡之不黷也為棺槨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而已故吾營此丘墟不

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施葦炭無藏金銀銅鐵一以瓦器合古塗車芻靈之義棺但漆際會三過飯含無以珠玉無施珠襦玉匣諸惡俗所為也季孫以璵璠孔子歷級而救之譏奢之暴骸中原宋公厚葬君子謂華元樂舊不民以為葬君於惡漢文帝之不發霸陵無求也光武之掘圖陵封樹也霸陵之完功在釋之原陵之掘罪在明帝是釋之忠以利君明帝愛以害親也忠臣孝子宜思仲尼丘明釋之之言鑒華元樂舊明帝之戒存於所以安君定親使魂靈萬載無危斯則賢聖之忠孝矣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亦無不掘之墓也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匣金鏤骸骨并盡焚如之刑也豈不重痛哉禍由乎厚葬封樹乘釁為我戒不昭明乎其皇后及貴人以下不隨王之國者有終沒皆葬澗西前又以表其處矣蓋聞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骨無痛痒之知冢非棲神之宅禮不墓祭欲存亡之不黷也為棺槨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而已故吾營此丘墟不為遠若違今詔妄有所變改造施吾為戮尸地下戮而重戮死而重死臣子為蔑死君父不忠不孝使死者有知將不福汝其以此詔藏之宗廟副在尚書秘書三府

魏文帝集卷一終

明　太倉張溥閱

樂府詩品云文帝詩源出於李陵顏有仲宣之體則所計百許篇率皆鄙質如偶謠惟悲西北有浮雲十餘首殊美膾可歌始見其工矣不然何以鉗衡聲彦對揚厥弟者耶詩譜云自魏武以詞為備子桓不足以及此其能有所傳乎藝苑卮言云子桓小藻自是樂府本色

臨高臺詩紀云此曲三段辭不相屬疑欲南遊以下乃古辭飛鵠行也漢曲大略意同

臨高臺以軒下有水清且寒中有黃鵠往且翻行為臣當盡忠願令皇帝陛下三千歲宜居此宮鵠欲南遊雌不能隨我欲舒衡汝口噤不能開欲負之毛衣摧頹五里一顧六里徘徊

釣竿雅樂古今注云鈞竿者伯常子避仇河濱為漁者其妻思之而作也每至河側輒歌之復引馬相如作鈞竿詩述傳為樂曲漢辭今之

東越河濟水遙望大海漫鈞竿何珊珊魚尾何簁簁行路之好者芳餌欲何為

十五古今樂錄云十五歌文帝辭但敘歌謠調西山此似未全

登山而遠望冀谷多所有楩柟千餘尺衆草芝臧茂華葉雜人目五色難可紀雉雊山雞鳴虎嘯谷風起號羣當我道狂顧動牙齒

陌上桑

秦故鄉離室宅遠從軍旅萬里客披荊棘求阡陌側足獨客步路局若虎豹嘻動雄驚禽失羣鳴相索登南山柴何蹈盤石樹木叢生蘙差錯麋鹿羣遊雉兔桃張伴旅畢稍稍日零落惆悵竊自憐相痛惜

短歌行古今樂錄云王僧虔技錄曰短歌行仰絃一曲此曲聲數最美辭不可入樂府

仰瞻帷幕俯察几席其物如故其人不存神靈倏忽棄我遐遷塵壒特湧泣連連哴哴遊鹿銜草鳴麑翻飛鴈挾子巢棲我獨孤煢懷此百離憂心孔疚莫我能知人亦有言憂令人老哲我白髮生何奄長吟永歎懷我聖考曰仁者壽胡不是保

魏文製此辭自撫箏和歌歌者云貴官彈箏此地

猛虎行

與君嬿新歡託配於二儀充列於紫微升降焉可知梧桐攀鳳翼雲雨散洪池

燕歌行

秋風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為霜羣燕辭歸鴈南翔念君客遊多思腸慊慊思歸戀故鄉君何淹留寄他方賤妾榮榮守空房憂來思君不敢忘不覺淚下霑衣裳援琴鳴絃發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長明月皎皎照我牀星漢西流夜未央牽牛織女遥相望爾獨何辜限河梁

別日何易會日難山川悠遠路漫漫攀陶思君未敢言寄聲浮雲往不還淚零雨面交連

望慕顏誰能懷憂獨不歎展詩清歌聊自寬樂往哀來摧肺肝耿耿伏枕不能眠披衣出戶步東西仰看星月觀雲間飛鴻晨鳴聲可憐留連顧懷不能存右一曲本辭

秋胡行

堯任舜禹當復何為百獸率舞鳳凰來儀得人則安失人則危唯賢知賢人不易知歌以詠言誠不易移鳴條之役萬舉必全明德通靈降福自天

汎汎綠池中有浮萍寄身流波隨風靡傾葉落令芳萬苞垂榮朝采其實夕佩其英采之遺誰所思在庭雙魚比目鴛鴦交頸有美一人婉如清揚知音識曲善為樂方

右曲一作淳洋篇有美四句又見善哉行

同前

朝與佳人期日夕殊不來嘉有不嘗旨酒停杯寄言飛鳥告余不能俯折蘭英仰結桂枝佳人不在結之何為從爾所之乃在大海隅礫若遺言貽爾明珠企予望之步立躊躇佳人不來可得斯須

善哉行

上山採薇薄暮苦饑漢谷多風霜露沾衣野雉羣雊猿猴相追遭望故鄉懷何壘壘高山有崖林木有枝憂來無方人莫之知人生如寄多憂何為今我不樂歲月如馳湯湯川流中有行舟隨波轉薄有似客遊策我良馬被我輕裘載馳載驅聊以忘憂日如一作其

其二

有美一人婉如清揚妍姿巧笑和媚心腸知音識曲善為樂方哀絃微妙清氣含芳流鄭激楚度宮中商感心動耳綺麗難忘離鳥夕宿在彼中洲延頸鼓翼悲鳴相求暮然顧之使我心愁嗟嘗人何以忘憂

同前初學記載第題云於酺堂作一解

朝日樂相樂酣飲不知醉悲絃激新聲長笛吹清氣一解絃歌感人腸四坐皆歡悅寥寥高堂上涼風入我室二持滿如不盈有德者能卒君子多苦心所愁不但一三解慊下白屋吐握不可失衆賓飽滿歸主人苦不悉四解比翼翔雲漢雖者安所戴冲靜得自然榮華何足為五解

同前藝文類聚作銅雀園詩

朝遊高臺觀夕宴華池陰大酋奉甘醪狩人獻嘉禽一解倡發東舞秦箏奏西音有

客從南來為我彈清琴解二五音紛繁會抃者激徵吟淫魚垂波鼉蹲躍自浮沈解三飛鳥翻翔舞悲鳴集北林樂極哀情來寥亮摧肝心四解清角豈不妙德薄所不任大哉

子野言猨絃且自禁五解○右二曲魏晉樂所奏

丹霞蔽日行

丹霞蔽日采虹垂天谷水濺濺木落翩翩孤禽失羣悲鳴雲間月盈則沖華不再繁古來有之嘆我何言

折楊柳行樂文作海傾詩古樂府作長歌行

四山一何高高殊無極上有兩仙僮不飲亦不食與我一丸藥光耀有五色一服藥四五日身輕二羽翼輕舉乘浮雲倏忽行萬億流覽觀四海茫茫非所識二解彭祖稱七百悠悠安可席老聃適西戎千今竟不還王喬假鳧辭赤松垂空言三達人識真僞慇夫好妄傳追念往古事憒憒千萬端百家多迂惑聖道我所觀四解○右一曲魏晉樂所奏○古今樂錄云相和瑟調有折楊柳古今辭錄載飛龍篇十解不飢

飲馬長城窟行光題未全

浮舟橫大江討彼犯荊虜武將齊賢鍾征人俟金鼓長戟十萬隊幽冀百石弩發機若雷電一發連四五

上留田行

居世一何不同上留田富人食稻與粱上留田貧子食糟與糠上留田貧賤亦何傷上留田裸命懸在蒼天上留田今爾數息將欲誰怨上留田

大牆上蒿行古今樂錄云王僧虔技錄有大牆上蒿行今不歌

陽春無不長豫草木麋類隨大風起零落若何翩翩中心獨五一何鬱四時舍我驅馳今我隱約欲何為人在居天壤間忽如飛鳥棲枯楊我今隱約欲何為適君身體所服何不恣君口腹所嘗冬被貂鼲溫曖夏當服綺羅輕涼行力自苦我將欲何為不及君少壯之時乘堅車策肥馬良上有倉浪之天今我難得久來視下有蠕蠕之地今我難得久來履何不恣意遨遊從君所喜帶我寶劍今爾何為自低仰悲麗平壯觀白如積雪利若秋霜駿屓摽首玉琢中央帝王所服辟除凶殃御左右奈何致福祥吳之辟閭越之步光賁之龍泉韓有墨陽苗山之鉅羊頭之鋼知名前代咸自謂麗且美曾不知君劍良綺難忘冤青雲之崔嵬纖羅為纓飾以翠綠既美且輕表容儀俯仰垂光榮宋之章甫齊之高冠亦自謂美益何足觀排金鋪坐玉堂風塵不起天氣清涼奏檀瑟舞趙倡女娥長歌聲協宮商感心動耳蕩氣回腸酌桂酒鱠鯉魴與佳人期為樂康前奉玉巵為我行觴今日樂不可忘樂未央為樂常苦遲歲月逝忽若飛何為自苦使我心悲

豔歌何嘗行宋書作古辭樂府作文帝

何嘗快獨無憂但當飲醇酒炙肥牛解一長兄為二千石中兄被貂裘二解小弟雖無官鞍馬騑騑往來王侯長者遊三解但當在王侯殿上快獨樗蒲六博坐對彈碁四解男兒居世各當努力勝迫日暮殊不久留五解少小相觸捩寒苦常相隱忿恚安足諍吾中道與卿共別離約身奉事君禮節不可虧上慙倉浪之天下顧黃口小兒奈何復老心皇皇獨悲誰能知少小下為趨曲前為豔

煌煌京洛行古今樂錄云王僧虔技錄云煌煌京洛行歌文帝園桃一篇樂府解題云晉樂奏文帝天天園桃

天天園桃無子空長虛美難假偏輪不行一解淮陰五刑鳥盡弓藏保身全名獨有子房大憤不收褒衣無帶多言寡誠祇今事敗二解蘇秦之說六國以亡傾側賣主事裂固當賢矣陳軫忠而有謀楚懷不從禍卒不救三解禍夫吳起智小謀大西河何健伏尸何為四解嗟彼郭生古之雅人智矣燕昭可謂得臣義戴仲連齊之高士北解千金東蹈滄海五解

月重輪行

三辰垂光照臨四海煥哉何煌煌悠悠與天地久長愚見目前聖親萬年明闇相絕

何可勝言

詩

黎陽作二首

朝發鄴城夕宿韓陵霖雨載塗輿人困窮載馳載驅沐雨櫛風舍我高殿何為沉中在昔周武爰暨公旦載主而征救民塗炭彼此一時惟天所讌我獨何人餘不靜亂

其二

般般其害濛濛其雨我徒我車涉此艱阻遭彼洹濟言刈其楚班之中路塗潦是御輾轉大車載低載昂嗷嗷僕夫載仆載僵蒙塗冒雨沾衣濡裳

黎陽

千騎隨風靡萬騎正龍驤金鼓震上下干戚紛縱橫白旄若素霓丹旗發朱光追思太王德胥宇識足臧經歷萬歲林行行到黎陽

於譙作

清夜延貴客明燭發高光豐膳漫星陳旨酒盈玉觴絃歌奏新曲遊響拂丹梁餘音赴迅飈懷慨感時激揚獻酬紛交錯雅舞何銷鑠羅縠從風飛長劍自低昂穆穆衆君子和合同樂康餘一作樂

孟津

良辰啟初節高會構歡娛通天拂景雲俯臨四達衢羽爵浮象樽珍膳盈豆區清歌發妙曲樂正奏笙竽曜靈忽西邁炎燭繼望舒朔日浮黃河長驅旋鄴都

芙蓉池作

乘輦夜行遊逍遥步西園雙渠相溉灌嘉木繞通川卑枝拂羽蓋修條摩蒼天飛風扶輪轂飛鳥翔我前丹霞夾明月華屋出雲間上天垂光彩五色一何鮮壽命非松喬誰能得神仙遨遊快心意保已終百年

於玄武陂作

兄弟共行遊驅車出西城野田廣開闡川渠互相經黍稷何鬱鬱流波激悲聲蓼蕘覆綠水芙蓉發丹榮柳垂重蔭綠向我池邊生來渚望長洲鴈鳥誰譁鳴蒲藻汎滥浮澹澹隨風傾忘慶其容與暢此千秋情

至廣陵於馬上作 外編云廣陵觀兵魏志黃初六年十月行幸廣陵故城臨江觀兵戎本十餘萬旌旗數百里帝於馬上為詩是歲大寒水舟不得入江乃引還

觀兵臨江水水流何湯湯戈矛成山林玄甲耀日光猛將懷暴怒騰氣正縱橫誰云江水廣一葦可以航不戰屈敵虜戢兵稱賢良古公宅岐邑實始翦殷商孟冀營虎

牢鄭人懼稽顙充國務耕殖先零自破亡興農淮泗間築室都徐方量宜還舊略六軍咸悅康豈如東山詩悠悠多憂傷 魏文帝才智過人本非庸主如何有此示弱於孫權陳琳奏琛矣按壽正史但云引還不言賦詩魏書注載此詩未嘗示弱也貨宝子常畏人那權詩魏書不載

櫂詩二首 集云抱中作下篇云於黎陽作呂延濟以此詩未即位方為漢征伐實時實至廣陵則此與馬上詩為同時矣今觀章置詩與天隔南北意合或近是耳

觀兵臨江水水流何湯湯戈矛成山林玄甲耀日光猛將懷暴怒騰氣正縱橫誰云江水廣一葦可以航不戰屈敵虜戢兵稱賢良古公宅岐邑實始翦殷商孟冀營虎

至廣陵於馬上作 外編云廣陵觀兵魏志黃初六年十月行幸廣陵故城臨江觀兵戎本十餘萬旌旗數百里帝於馬上為詩是歲大寒水舟不得入江乃引還

觀兵臨江水水流何湯湯戈矛成山林玄甲耀日光猛將懷暴怒騰氣正縱橫誰云江水廣一葦可以航不戰屈敵虜戢兵稱賢良古公宅岐邑實始翦殷商孟冀營虎

牢鄭人懼稽顙充國務耕殖先零自破亡興農淮泗間築室都徐方量宜還舊略六軍咸悅康豈如東山詩悠悠多憂傷 魏文帝才智過人本非庸主如何有此示弱於孫權陳琳奏琛矣按壽正史但云引還不言賦詩魏書注載此詩未嘗示弱也貨宝子常畏人那權詩魏書不載

櫂詩二首 集云抱中作下篇云於黎陽作呂延濟以此詩未即位方為漢征伐實時實至廣陵則此與馬上詩為同時矣今觀章置詩與天隔南北意合或近是耳

清河見挽船士新婚與妻別作 藝文作徐幹為挽船士與新娶妻別五臺作文帝令從之

與君結新婚宿昔當別離涼風動秋草蟋蟀鳴相隨涓涓寒蟬吟蟬吟抱枯枝枯枝時飛揚身輕忽遷移不悲身遷移但惜歲月馳歲月無窮極會合安可知願為雙黃鵠比翼戲清池

黎陽作

奉辭討叛逆征旅遇黎山巉嵓東濟黃河金營北觀故宅頓傾中有高樓亭亭荊棘繞蕃廡生南望故園青青霜露慘懷宵零彼桑梓兮傷情

賓婦友人阮元瑜早亡傷其孀寡為作此詩

霜露紛兮交下木葉落兮凄凄候雁叫兮雲中歸燕翩兮辭垣妾心感兮惆悵白日急兮西頹守長夜兮思君魂一夕兮九乘悵延佇兮仰視星月隨兮天廻徒引領兮入房竊自悲兮孤棲願從君兮終沒愁何可兮久懷

令詩 漢獻帝傳云太史丞許芝條上魏王代漢圖讖王下令辭其詩在令中

喪亂悠悠過紀白骨橫蔽野千里無人聲哀哀下民靡恃吾將佐時整理復子明辟致仕

於明津作

遥遥山上亭皎皎雲間星遠望使心懷遊子總所生驅車出北門遥望河陽城古辭長歌行與此同復有六句云飄風吹長袖夫天技葉頌黃鵠飛相追鵠鵠鵠音告禁切立望西河流下沾雨纓

失題 見藝文

巾車出鄴宮按獵東橋津重置施密網畢罩飄如雲彎弓忽高馳一發連雙麏復關見挽船士凡弟辭別詩

舍我故鄉客將適萬里道妻子霑衣袂落淚霑懷抱復關

本紀

文皇帝諱丕字子桓武帝太子也中平四年冬生于譙建安十六年為五官中郎將副丞相二十二年立為魏太子太祖崩嗣位為丞相魏王尊王后曰王太后改建安二十五年為延康元年元年二月壬戌以大中大夫賈詡為太尉御史大夫華歆為相國大理王朗為御史大夫置散騎常侍侍郎各四人其官人為官者不得過諸署令為金策著令藏之石室初漢高平五年黃龍見譙光祿大夫橋玄聞太史令單颺此何祥也颺曰其國後當有王者興不及五十年亦當復見天事恒象此其應也內黃殷登默而記之至四十五年登尚在三月黃龍見譙登聞之曰單颺之言其驗哉乎己卯以前將軍夏侯惇為大將軍滅貊扶餘單于焉耆于闐王皆各遣使奉獻夏四月丁巳饒安縣言白雉見庚午大將軍夏侯惇薨五月戊寅天子命王追尊皇祖

太尉曰太王夫人丁氏曰太王后封王子叡為武德侯是月馮翊山賊鄭甘王照率衆降皆封列侯酒泉黃華張掖張進等各執太守以叛金城太守蘇則討進斬之華降六月辛亥治兵于東郊庚午遂南征秋七月孫權遣使奉獻罽錦絺絳衆降武都氐王楊僕率種人內附居漢陽郡甲午軍次于譙大饗六軍及譙父老百姓于亳東八月石邑縣言鳳凰集冬十一月丙午行至曲蠡漢帝以衆望在魏乃乃羣公卿士告祠高廟使兼御史大夫張音持節奉璽綬禪位冊曰咨爾魏王昔者帝堯禪位于虞舜舜亦以命禹天命不于常惟歸有德漢道陵遲世失其序降及朕躬大亂茲昏羣兇肆逆宇內顛覆賴武王神武拯茲難于四方惟清區夏以保綏我宗廟豈予一人獲乂俾九服實受其賜今王敦承前緒光于乃德恢文武之大業昭爾考之弘烈皇靈降瑞人神告徵誕惟亮采師錫朕命僉曰爾度克協于虞舜用率我唐典敬遜厥位於戲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君其祇順大禮饗茲萬國以肅承天命乃為壇於繁陽庚午王升壇即阼百官陪位事訖降壇視燎成禮而反改延康為黃初大赦黃初元年十一月癸酉以河內之山陽邑萬戶奉漢帝為山陽公行漢正朔以天子之禮郊祭上書不稱臣宗廟有事于太廟致胙于公之四子為列侯追尊皇祖太王曰太皇帝考武王曰武皇帝尊王太后曰皇太后賜男子爵人一級為

父後及孝悌力田人二級以漢諸侯王為崇德侯列侯為關中侯以賴陰之繁陽亭為繁昌縣封爵增位各有差改相國為司徒御史大夫為司空奉常為太常郎中令為光祿勳大理為廷尉太農為大司農郡國縣邑多所改易更稱匈奴南單于呼厨泉魏郡綏賜青蓋車乘輿寶劍玉玦十二月初營洛陽宮戊午幸洛陽是歲長水校尉戴陵誅不宜數行弋獵帝大悅陵減死罪一等二年春正月郊祀天地明堂甲戌按獵至原陵遣使者以太牢祠漢世祖乙亥朝日于東郊初令郡國口滿十萬者歲察孝廉一人其有孝真無拘戶口辛巳分三公戶邑封子弟各一人為列侯壬午復潁川郡一年田租改許縣為許昌縣以魏郡東部為陽平郡西部為廣平郡以議郎孔羨為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戶吏卒以守衛之又於其外廣為室屋以居學者春三月加遼東太守公孫恭為車騎將軍初復五銖錢夏四月以車騎將軍曹仁為大將軍五月鄭甘復叛遣曹仁討斬之六月庚子初祀五嶽四瀆咸秩羣祀丁卯夫人甄氏卒戊辰晦日有食之有司奏免太尉詔勿復劾三公秋八月孫權遣使奉章并遣子葉等還丁巳使太常邢貞持節拜權為大將軍封吳王加九錫冬十月授楊彪光祿大夫以穀貴罷五銖錢己卯以大將軍曹仁為大司馬十二月行東巡是歲築陵雲臺三年春正月丙寅朔日有蝕之庚午行幸許昌宮

二月鄴善龜茲于闐王各遣使奉獻是後西域遂通置戊己校尉三月乙丑立皇弟公叡為平原王帝弟鄢陵公彰等十一人皆為王初制封王之庶子為鄉公嗣王之庶子為亭侯公之庶子為亭伯甲戌立皇子霖為河東王甲午行幸襄邑夏四月戊申立郢城侯植為郢城王癸亥行還許昌宮五月以荊揚江表八郡為荊州孫權領牧故也荊州江北諸郡為郢州閏月孫權破劉備于夷陵初帝聞備兵東下與權交戰樹柵連營七百餘里謂羣臣曰備不曉兵豈有七百里營可以拒敵者乎苞原隰險阻而為軍者為敵所禽此兵忌也孫權上事今至矣後七日破備書到秋七月冀州大蝗民饑使尚書杜畿持節開倉廩以振之八月蜀大將黃權率衆降九月庚子立皇后郭氏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鰥寡篤癃及貧不能自存者賜穀冬十月甲子表首陽山東為壽陵作終制是月孫權復叛復歸郢州為荊州帝自許昌南征諸軍兵並進權臨河拒守十一月辛丑行幸宛庚申晦日有食之是歲穿靈芝池四年春正月丁未大司馬曹仁薨是月大疫夏五月有鵜鵝焉集靈芝池六月甲戌任城王彰薨于京都甲申太尉賈詡薨太白晝見是月大雨伊洛溢流殺人民壞廬宅秋八月丁卯以廷尉鍾繇為太尉辛未按獵于滎陽遂東巡論征孫權功諸將已下進爵增戶各有差九月甲辰行幸許昌宮五年春正月初命謀反大逆乃得相告其餘皆勿聽

治獄妄相告以其罪罪之三月行自許昌還洛陽宮夏四月立太學制五經課試之法置春秋穀梁博士五月有司以公卿朝朔望日因奏疑事聽斷大政論辨得失秋七月行東巡幸許昌宮八月為水軍親御龍舟循察潁淨淮幸壽春揚州界將吏士民犯五歲刑已下皆原除之九月遂至廣陵閱青徐二州改易諸將守冬十月乙卯太白晝見行還許昌宮十一月庚寅以冀州饑遣使者開倉廩振之戊申晦日有食之是歲穿天淵池六年春二月遣使者循行許昌以東盡沛郡問民所疾苦貧者振貸之三月行幸召陵通討虜渠己還許昌宮并州刺史梁習討鮮卑軻比能大破之辛未帝為舟師東征五月戊申幸譙壬戌薨葬于高陵六月利成郡兵蔡方等以郡反殺太守徐質遣忠騎校尉任福步兵校尉段昭與青州刺史討平之其見脅略及亡命者皆赦其罪秋七月立皇子鑒為東武陽王八月帝遂以舟師自譙循渦入淮從陵道幸徐九月築東巡臺冬十月行幸廣陵故城臨江觀兵戎卒十餘萬旌旗數百里是歲大寒水道冰舟不得入江乃引還十一月東武陽王鑒薨十二月行自譙過梁遣使以太牢祀故漢太尉橋玄七年春正月將幸許昌許昌城南門無故自崩帝心惡之遂不入壬子行還洛陽宮三月築九華臺夏五月丙辰帝疾篤召中軍大將軍曹真鎮軍大將軍陳羣征東大將軍曹休撫軍大將軍司馬宣王並受遺詔

輔綱主遺復宮赦嫉昭儀已下歸其家丁巳帝崩于嘉福殿時年四十六月戊寅葬首陽陵自纊及葬皆以終制從事初帝好文學以著述為務自所勒成垂百篇又使諸儒撰集經傳隨類相從凡千餘篇號曰皇覽

評曰文帝天資文藻下筆成章博聞強識才藝兼該若加之曠大之度勵以公平之誠邁志存道克廣德心則古之賢主何遠之有哉

歸安姚氏咫進齋藏版

魏文帝集卷二終

陳思王集題詞

余讀陳思王責躬應詔詩洟然悲之以為伯奇履霜崔子渡河之屬既讀升天遠遊仙人飛龍諸篇又何翩然遐征覽思方外也王初蒙寵愛幾為太子任性章鬱中受拘攣名為懿親其朝夕縱適反不若一匹夫徒步慷慨請試求通親戚賈誼奮節于匈奴劉勝低首于聞樂斯人感槩豈空云爾哉司馬氏睥睨神器魏忽不祀彼所綱繆者藩防而取代者他族思王之言不再世而驗然則審舉諸文固魏宗之磐石也集備羣體世稱繡虎其名不虛即自然深致少遜其父而才大思麗凡似不如人但見文帝居高陳王伏地遂謂帝王人臣文體有分恐淮南中壘不為武成受屈也黃初二令省愆悔過詩文怫鬱音成于心當此時而猶泣金枕賦感甄必非人情論者又云釋代事起于建發服悲泣使其嗣爵必終身臣漢若然則王之心其周文王乎余將登冀山而問許由焉

婁東張溥題

陳思王集目錄卷一

賦

登臺賦 節遊賦
臨觀賦 遊觀賦
東征賦有序 籍田賦
述行賦 感節賦
娛賓賦 潛志賦
玄暢賦有序 閒居賦
九愁賦 敘愁賦有序
離思賦有序 釋思賦有序
幽思賦 愁思賦
懷親賦有序 慰子賦
靜思賦 歸思賦
洛神賦有序 愍志賦有序
出婦賦 感婚賦
大暑賦 愁霖賦
又 喜霽賦
寶刀賦有序 九華扇賦有序
迷迭香賦 車渠椀賦
酒賦有序 植菊賦
芙蓉賦 槐賦
神龜賦有序 白鶴賦
離繳鴈賦有序 鸚鵡賦
鵲賦有序 鵲雀賦
蟬賦 蝙蝠賦
遷都賦
騶
九詠
令
黃初五年令 黃初六年令

寫灌均上事令

表

求自試表 求通親親表
陳審舉表 諫取諸國士息表
諫伐遼東表 慶文帝受禪表
慶受禪上禮表 龍見賀表
初封安鄉侯表 封甄城王謝表
轉封東阿王謝表 謝妻改封陳妃表
謝入覲表 又
謝周觀表 謝明帝賜食表
謝賜柰表 謝鼓吹表
答明帝詔表 上責躬詩表
上卞太后誄表 上先帝賜鎧表
冬至獻襪履表 獻璧表
獻馬表 獻牛表

請招降江東表　諫用賢表
望恩表　請祭先王表
請赴元正表　作車帳表
乞田表　獵表
啟治表　上銀鞍表
謝賜觀表
章
改封陳王謝章　封二子為公謝恩章
書
與楊德祖書　與吳質書
與司馬仲達書　與陳琳書
與丁敬禮書　答崔文始書
序
前錄自序　柳頌序
鄭生頌序

七
七啟　七咨
七略
論
魏德論　漢二祖優劣論
成王漢昭論　相論
辯道論　又
令禽惡鳥論　仁孝論
輔臣論　征蜀論
又魏德論略
說
籍田說二首　髑髏說
畫說　說疫氣
又
謳　魏德論謳
甘露　連理木
轂　禾
鵲　鳩
碑
制命宗聖侯孔羨奉家祀碑
頌
皇子生頌　承露盤頌有序
孔廟頌有序　社頌有序
湯妃頌　姜后頌
玄俗頌　冬至一陽頌
宜男花頌
贊
畫贊有序　庖犧贊
女媧贊　神農贊

黃帝贊　黃帝三鼎贊
少昊贊　顓頊贊
帝嚳贊　帝堯贊
帝舜贊　夏禹贊
禹治水贊　禹渡河贊
殷湯贊　湯禱桑林贊
周文王贊　周文王赤雀贊
周武王贊　周公贊
周成王贊　漢高帝贊
漢文帝贊　漢景帝贊
漢武帝贊　姜嫄簡狄贊
禹妻贊　班婕妤贊
吹雲贊　巢父贊
汾光贊　商山四皓贊
長樂觀畫贊　古冶子等贊

銘
寶刀銘　承露盤銘 并序
文
誥令文 有序　釋愁文
誄
武帝誄　文帝誄
卞太后誄　任城王誄
大司馬曹休誄　光祿大夫荀侯誄
王仲宣誄　平陽懿公主誄
蒼舒誄
哀辭
仲雅哀辭　金鄉哀辭
行女哀辭
卷二
樂府

箜篌引　薤露行
惟漢行　平陵東
鰕鮮篇　吁嗟篇
豫章行 二首　蒲生行
浮萍篇　當來日大難
丹霞蔽日行　野田黃雀行
門有萬里客　泰山梁甫行
怨詩行
鞞舞歌 五首 有序　聖皇篇
靈芝篇　大魏篇
精微篇　孟冬篇
桂之樹行　當牆欲高行
當欲游南山行　當事君行
當車以駕行　妾薄命 二首
名都篇　美女篇
白馬篇　苦思行
升天行 二首　五遊篇
遠遊篇　仙人篇
飛龍篇　闕雞篇
盤石篇　驅車篇
種葛篇　棄婦篇
詩
上責躬詩　應詔詩
朔風詩　矯志詩
元會詩　閨情
公讌詩　侍太子坐
贈徐幹　贈丁儀
贈王粲　又贈丁儀王粲
贈丁翼　贈白馬王彪
送應氏詩 二首　三良詩
遊仙詩　祼詩 六首
閨情 一作祼詩　七哀詩
情詩　喜雨詩
七步詩　失題
離友詩 二首 并序　妒詩
鬬雞詩　豔歌
樂府　芙蓉池
言志　祼詩
補遺
正會詩　樂府歌
古詞　樂府
苦熱行　結客篇
樂府歌辭　陌上桑
祼詩　遺句
附錄　本傳

賦

登臺賦

從明后而嬉遊兮，登層臺以娛情。見太府之廣開兮，觀聖德之所營。建高門之嵯峨兮，浮雙闕乎太清。立中天之華觀兮，連飛閣乎西城。臨漳水之長流兮，望園果之滋榮。仰春風之和穆兮，聽百鳥之悲鳴。天雲恒其既立兮，家願得而獲逞。揚仁化於宇內兮，盡肅恭於上京。雖伯禽之為盛兮，豈足方乎聖明。休矣美矣惠澤遠揚，翼佐皇家兮，甯彼四方。同天地之矩量兮，齊日月之輝光。永貴尊而無極兮，等年壽于東王。

節遊賦

覽宮宇之顯麗兮，實大人之攸居。建三臺於前處，飄飛陛以凌虛。連雲閣以遠望，臨觀翔於城隅。亢高軒以迴眺，緣雲霓而結疏。仰西嶽之松岑，臨漳滸之清渠。觀靡靡而無終，何渺渺而難殊。亮靈后之所處，非吾人之所盧。於是仲春之月，百卉叢生。萋萋鸛鵒，翠葉朱莖。竹林青憙，珍果含榮。凱風發而時鳥讙，微波動而水蟲鳴。感氣運之和順，樂時澤之有成。遂乃浮素蓋，御驊騮，命友生，攜同儔，誦風人之所歎，遂駕言而出遊。步北園而馳騖，庶翔翔以解憂。望洪池之滉瀁，邀降集乎輕舟。浮沉蟻於金罍，行觴爵於好仇。絲竹發而鴈鶩悲，風激於中流。且容與以盡觀，聊永日而忘愁。嗟義和之奮迅，忽曖靄之無光。念人生之不永，若春日之微霜。諒遺名之可紀，信天命之無常。愈志蕩以淫游，非經國之大綱。罷曲宴而旋服，遂言歸乎舊房。

臨觀賦

登高墉兮望四澤，臨長流兮送遠客。春風暢而氣通靈，草含幹兮木交葩。丘陵峨兮松栢青，南園蔭兮果載榮。樂時物之逸豫，悲予志之長違。數東山之遲歸，歌式微以詠歸。進無路以効功，退無隱以營私。俯無鱗以遊遁，仰無翼以飛飛。

遊觀賦

靜閒居而無事，將遊目以自娛。登北觀而啟路，涉雲際之飛除。從羆熊之武士，荷長戟而先驅。罷若雲歸會如霧聚，車不及回塵不獲舉。會秩成風，揮汗如雨。

東征賦　有序

建安十九年王師東征吳寇，余典禁兵，衛宮省。然神武一舉，東夷必克，想見振旅之盛，故作賦一篇。

登城隅之飛觀兮，望六師之所營。幡旗轉而心異兮，舟楫動而傷情。顧身微而任顯兮，愧任重而命輕。嗟我愁其何為兮，心遥思而懸旌。師旅愿皇穹之靈佑兮，亮元勳之必舉。揮朱旗以東指兮，橫大江而莫御。脩戈楷於清流兮，汎雲梯而容與。禽元帥於中舟兮，振靈威於東野。

籍田賦

營壘萬畝，厥田上上。奇柳夾路，名果被園。司農實掌，是謂公田。

述行賦

尋曲路之南隅，觀秦政之驪墳。哀黔首之罹毒，酷始皇之為君。濯余身于秦井，偉湯禱之若焚。

感節賦

携友生而游觀，盡賓主之所求。登高墉以永望，莫消日以忘憂。欣陽春之潛潤，樂時澤之惠休。望候鴈之翔集，想玄鳥之來遊。嗟征夫之長勤，雖處逸而懷愁。懼天河之一迴，沒我身乎長流。豈吾鄉之足顧，戀祖宗之靈丘。唯人生之忽過，若鑿石之未留。慕牛山之哀泣，懼平仲之我笑。折若華之翳日，庶朱光之常照。願寄軀於飛蓬，乘陽風而遠翱。亮吾志之不從，乃拊心以歎息。青雲鬱其西翔，飛鳥翩而上匿。欲縱體而從之，哀余身之無翼。大風隱其四起，揚黃塵之冥冥。鳥獸驚以求羣，草木紛其揚英。

見遊魚之涔潛，感流波之悲聲。內紆曲而潛結，心怛惕以中驚。匪榮德之累身，恐年命之早零。慕歸全之明義，庶不忝乎所生。

娛賓賦

遂侑賓而高會兮，丹幃曄以四張。辦中廚之豐膳兮，作齊鄭之妍倡。丈人騁其妙說兮，飛輕翰而成章。談在昔之清風兮，總賢聖之紀綱。從公子之高義兮，德芬芳其若蘭。揚仁恩於白屋兮，踰周公之棄餐。感仁風以忘憂兮，美酒清而肴甘。

潛志賦

潛大道以遊志，希往昔之遐烈。鴈貞亮以作矢，當苑囿乎呈藝。驅仁義以為禽，必忠信而後發。退隱身以滅跡，進出世而取容。且推剛而和謀，接虔肅以靜恭。亮知榮而守辱，匪徇夫以為通。

玄暢賦　有序

夫富者非財也，貴者非寶也，或有輕爵祿而重榮譽者，或有反性命而徇功名者，是以孔老異情，楊墨殊義。聊作斯賦，名曰玄暢。

夫何希世之大人，罄天壤而作皇。該仁聖之上義，據神位以統方。補五常之漏闕，緩三代以維綱。儻余生之倖禄，遭九二之嘉祥。上同契於稷高，降合穎於伊望。愚蔑寶

以纖佩忽和璞之始鑠思黃鐘以協律怨伶夔之不存嗟所圖之莫今恨蘊結而延佇希鵬舉以搏天踧青雲而薦羽企騏躍而改駕任中才之展御望前軌而致策顧後乘而安驅匪逞遨之短修取全貞而保素引道德以為宇築無怨以作藩溷蓀蕙以為圃耕柔順以為田不媿景而慚魄信樂天之何欲逸千載而流聲超遺黎而度俗

閒居賦

何吾人之介特去朋匹而無儔出靡時以娛志入無樂以消憂何歲月之若驚復民生之無常感陽春之發節聊輕駕而遠翔登高丘以延企時薄暮而起雨仰歸雲以載華遇蘭蕙之長圃冀芬芳之可服結春衡以延停入虛廊之閒館步生風之高廡踐密通之修除即微景之玄宇翡翠翔於南枝玄鸝鳴於北野青魚躍於東沼白鳥戲於西渚遂乃背通谷對綠波藉文茵翳春華丹轂更馳羽騎相過

九愁賦

嗟離思之難忘心慘毒而含哀踐南畿之未境越引領之徘徊春浮雲以太息顧攀登而無階匪徇榮而愉樂信舊都之可懷恨時王之謬聽受奸枉之虛辭揚天威以臨下忽放臣而不疑登高陵而反顧心懷愁而荒悖念先寵之既隆哀後施之不遂

雖危亡之不豫庶無遠君之心刈桂蘭而秣馬舍余車於西林願接翼於歸鴻嗟高飛而莫攀因流景而寄言響一絕而不還傷時俗之趨險獨悵望而長愁感龍鸞而匿跡如吾身之不留寘江介之曠野獨眇眇而沉舟思孤客之可悲改予身之翩翔豈天監之孔明將時運之無常謂內思而自策算乃昔之愆殃以忠言而見黜信毋負於時王俗參差而不齊豈毀譽之可同規曾智以營私害予身之奉公共朋黨而妬賢偉予濟乎長江嗟大化之移易悲性命之攸遷愁慷慷而繼懷怛悽愴而情挽曠年載而不回長去君兮悠遠御飛龍之蜿蜒揚翠霓之華旌絶紫霄而高驚飄翻節於天庭披輕雲而下觀覽九土之殊形顧南郢之邦壤咸蕪穢而倚頡駭盤桓而思服仰御驥以悲鳴紓予襟而長歎僕夫感以失聲廣先王之正路豈遥徑之可遵知犯君之招咎恥干媚而求親願旋復之無軌長自棄於退濱與麋鹿以為羣宿林藪之蕨蓁野蕭條而極望曠千里而無人民生期於必死何自苦以終身甯作清水之沉泥不為濁路之飛塵踐蹊隧之危阻登岧嶢之高岑見失羣之離獸覩偏棲之孤禽懷憤激以切痛若回思之在心愁感感其無為遊綠林而逍遥臨白水以悲嘯猿驚穢而失條亮無怨而棄逐乃余行之所招

叙愁賦 有序

時家二女弟故漢皇帝聘以為貴人家母見二弟愁思故令予作賦曰

嗟妾身之微薄信未達乎義方遭母氏之聖善奉恩化之彌長迄盛年而始立修女職於衣裳承師保之明訓誦六列之篇章觀圖像之遺形竊庶幾乎英皇委微軀於帝室充末列於椒房荷印綬之令服非陋才之所望對牀帳而太息慕二親以憽傷揚雕袖而掩涕起出戶而彷徨顧堂宇之舊處悲一別之異鄉

離思賦 有序

建安十六年大軍西討馬超太子留監國植時從焉意有憶戀遂作離思賦云

在肇秋之嘉月將曜師而西旗余抱疾以賓從扶衡軫而不怡慮征期之方至傷無階以告辭念戀君之光惠庶沒命而不疑欲舉力於旌麾將何心而違之願我君之自愛為皇朝而寶已水重深而魚悅林修茂而鳥喜

釋思賦 有序

家弟出養族父郎中伊予以凡弟之愛心有戀然作此賦以贈之

彼翔友之離別猶求思乎白駒況同生之義絶重背親而為疎樂駕鴈之同池羨比翼之共林亮根異其何戚痛別幹之傷心

幽思賦

倚高臺之曲隅處幽僻之閒深望翔雲之悠悠羌朝霽而夕陰顧秋華而零落感歲莫而傷心觀躍魚於南沼聆鳴鸛於北林捐素肇而慷慨揚大雅之哀吟仰清風以歎息寄余思於悲絃信有心而在遠重登高以臨川何余心之煩鬱脩翰墨之能傳

愁思賦

四節更王兮秋氣悲遥思惱怳兮若有遺原野蕭條兮煙無依雲高氣靜兮露凝璣野草變色兮蓯葉稀鳴蜩抱木兮鳴南飛歸室解裳兮步庭前月光照懷兮屋依天居一世兮芳景遒松喬難慕兮誰能仙長短命也兮獨何愆

懷親賦 有序

濟陽南澤有先帝故營遂停焉住駕造斯賦焉

猟平原而南騖覩先帝之舊營步壁壘之常制識旌麾之所停在官曹之典列心髣髴於平生回驥首而永游赴修途以尋遠情眷戀而顧懷魂須臾而九反

慰子賦

彼凡人之相親小離別而懷戀況中殤之愛子乃千秋而不見入空室而獨倘對孤幃而切歎痛人亡而物在心何忍而復觀日晚晚而既沒月代照而舒光仰列星以至晨衣霑露而含霜惟逝者之日遠愴傷心而絶腸

靜思賦

夫何美女之爛妖紅顏曄而流光卓特出而無定呈才好其莫當性通暢以賁惠行嬿密而妍詳陰高岑以翳日臨綠水之清流秋風起於中林離鳥鳴而相求愁慘慘以增傷悲予安能乎淹留

歸思賦

背故鄉而遷徂將遙憩乎北濱經乎常之舊居感荒壞而莫振城邑寂以空虛草木機而荊蓁嗟喬木之無陰處原野其何為信樂土之足慕忽弁日之載馳

洛神賦 有序

黃初三年余朝京師還濟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感宋玉對楚王說神女之事遂作斯賦其詞曰

余從京師言歸東藩背伊闕越轘轅經通谷陵景山日既西傾車殆馬煩爾迺稅駕乎蘅皋秣駟乎芝田容與乎楊林流眄乎洛川於是情移神駭忽焉思散俯則未察仰以殊觀覩一麗人於巖之畔爾迺援御者而告之曰爾有覩於彼者乎彼何人斯若此之豔也御者對曰臣聞河洛之神名曰宓妃則君王之所見也無乃是乎其狀若何臣願聞之余告之曰其形也翩若驚鴻婉若游龍榮曜秋菊華茂春松髣髴

兮若輕雲之蔽月飄颻兮若流風之迴雪遠而望之皎若太陽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綠波穠纖得中修短合度肩若削成腰如約素延頸秀項皓質呈露芳澤無加鉛華不御雲髻峩峩修眉聯娟丹唇外朗皓齒內鮮明眸善睞靨輔承權環姿豔逸儀靜體閑柔情綽態媚於語言奇服曠世骨像應圖披羅衣之璀粲兮珥瑤碧之華戴金翠之首飾綴明珠以耀軀踐遠遊之文履曳霧綃之輕裾微幽蘭之芳藹兮步踟躕於山隅於是忽焉縱體以遨以嬉左倚采旄右陰桂旗攘皓腕於神滸兮采湍瀨之玄芝余情悅其淑美兮心振蕩而不怡無良媒以接歡兮託微波而通辭願誠素之先達兮解玉佩而要之嗟佳人之信修兮羌習禮而明詩抗瓊珶以和予兮指潛川而為期執眷眷之款實兮懼斯靈之我欺感交甫之棄言兮悵猶豫而狐疑收和顏而靜志兮申禮防以自持於是洛靈感焉徙倚傍徨神光離合乍陰乍陽竦輕軀以鶴立若將飛而未翔踐椒塗之郁烈步蘅薄而流芳超長吟以永慕兮聲哀厲而彌長爾迺衆靈雜遝命儔嘯侶或戲清流或翔神渚或採明珠或拾翠羽從南湘之二妃攜漢濱之游女歎匏瓜之無匹詠牽牛之獨處揚輕袿之綺靡翳修袖以延停體迅飛鳧飄忽若神陵波微步羅韈生塵動無常則若危若安進止難期若往若還轉眄流精光潤玉顏含辭未吐氣若幽蘭華容婀娜令我忘餐於是屏翳收風川后靜波馮夷鳴鼓女媧清歌騰文魚以警乘鳴玉鸞以偕逝六龍儼其齊首載雲車之容裔鯨鯢踊而夾轂水禽翔而為衛於是越北渚過南岡紆素領迴清陽動朱唇以徐言陳交接之大綱恨人神之道殊怨盛年之莫當抗羅袂以掩淚兮淚流襟之浪浪悼良會之永絕兮哀一逝而異鄉無微情以效愛兮獻江南之明璫雖潛處於太陰長寄心於君王忽不悟其所舍悵神宵而蔽光於是背下陵高足往心留遺情想像顧望懷愁靈體之復形御輕舟而上沂浮長川而忘反思緜緜而增慕夜耿耿而不寐霑繁霜而至曙命僕夫而就駕吾將歸乎東路攬騑轡以抗策悵盤桓而不能去

記曰植初求甄逸女不遂後太祖回與五官中郎將植晝思夜想寢寐恍惚遂感發發成此賦后以郭后讒死植度轘轅還洛水上因思甄氏忽若有見遂述其事而作感甄賦後明帝見之改為洛神賦蓋依植本意而改其題也黃初中入朝帝示植甄后玉鏤金帶枕植見之不覺泣下時東還洛下帝又何至以甄賦相逼此國事家典所無若事因感興而名托洛神圖有之耳豈待明帝始改哉曾傳會者之過矣

隱志賦 有序

或人有好鄰人之女者時無良媒禮不成焉彼女遂行適人有言之於予者予心感焉乃作賦曰

竊托音於往昔迄來春之不從恩同遊而無路情壅隔而靡通哀莫哀於永絕悲莫悲於生離豈良時之難俟痛予質之日虧登高樓以臨下望所歡之攸居去君子之清宇歸小人之蓬廬欲輕飛而從之迫禮防之我拘

出婦賦

以才薄之陋質奉君子之清塵承顏色以接意恩疏賤而不親悅新婚而忘妾哀愛惠之中零遂摧殞而失望退幽屏於下庭痛一旦而見棄心忉忉以悲驚衣入門之初服背床室而出征攀僕御而登車左右悲而失聲嗟宠結而無訴乃愁苦以長窮恨無愆而見棄悼君施之不終

感婚賦

陽氣動兮淑清百卉鬱兮含英春風起兮蕭條蟄蟲出兮悲鳴顧有懷兮妖嬈用感音兮屏營登清臺以遨志伏高軒而游情悲良媒之不顧懼歡婚之不成慨仰首而太息風飄飄以動纓

大暑賦

炎帝掌節祝融司方羲和按轡南崔舞衡蛇折鱗於靈崖龍解角於皓蒼遊乃溫風赫戲草木垂幹山折海沸沙融礫爛飛魚躍落潛龍浮岸鳥張翼而近栖獸交遊而雲散于時黎庶徙倚暮布葉分機女絕綜農夫釋耘背暑者不摩而齊跡向陰者不會而成羣於是大人還居宅幽緩神育靈雲屋重構閨房肅清寒泉涌流玄木蓊鬱

積素冰於幽館氣飛結而為霜奏白雪於琴瑟朔風感而增涼

愁霖賦

迎朔風而爰邁兮雨微微而速行悼朝陽之隱曜兮怨北辰之潛精車結轍以盤桓兮馬鄣躅以悲鳴攀扶桑而仰觀兮假九日於天皇瞻沈雲之泱漭兮哀吾願之不將

又愁霖賦

夫季秋之淫雨兮既彌日而成霖鬱玄雲之暗曖兮聽長空之淋淋中宵卧而歎息起飾帶而撫琴

喜霽賦

禹身逝於暘汗卒錫垂而告成湯感旱於殷時造桑林而數譴動玉朝而雲披鳴鑾鈐而日陽指北極以為期吾將倍道而兼行

寶刀賦有引

建安中家父魏王乃命有司造寶刀五枚三年乃就以龍虎熊馬雀為識太子得一余及余弟饒陽侯各得一焉其餘二枚家王自佽之賦曰

有皇漢之明后思潛達而玄通飛文義以博致揚武備以禦凶乃熾火炎爐蝙鉄擬

英為獲旃椎歐冶是營肅景風以激氣飛光鑠於天庭爰告祠於太乙乃感夢而通靈然後礪以五方之石盤以中黃之壤規員景以定環據神思而造像垂華紛之葳蕤流翠采之晃燿陸斬犀革水斷龍舟輕擊浮截刃不濺流幽南越之巨闕超有楚之太阿寔真人之攸御永天祿而是荷

九華扇賦有引

昔吾先君常侍得幸漢桓帝賜尚方扇不方不圓其中結成文名曰九華其辭曰

有神區之名竹生不周之高岑對綠水之素流背玄澗之重深體虛暢以立幹播翠葉以成林形五離而九華象斧解而纓分放虬龍之蜿蜒法虹霓之氤氳因形致好不常厥儀方不應矩圓不中規隨皓腕以徐轉發惠風之微寒時氣清以方厲紛飄動分綺紈

迷迭香賦

播西都之麗草分應青春而凝暉流翠葉於纖柯分結微根於丹墀信繁華之速實分弗見凋於嚴霜芳尊秋之幽蘭分麗皇崎之英芝既經時而收采分遂幽殺以增芳去枝葉而特御分入綃縠之雾裳附玉體以行止分順微風而舒光

車渠椀賦

惟新椀之所生於涼風之淪漲采金光之定色擬朝陽而發輝豐玄素之暐曄帶朱綠之葳蕤縈縁以肆采藻繁布以相追翩飄颯而浮景若鸞鵠之雙飛隱神璞於

西野瀾百葉而莫希於是乃有儁厚神后廣被仁聲夷慕義而重使獻琬寶於斯庭命公輸之巧匠窮妍麗之殊形華色燦爛文若點成礬菊雲蒸蜿蜒龍征光如激電影若浮星何神怪之巨偉信一覽而九驚雖離朱之聰目內炫耀而失精何明麗之可悅超摩寶而特章俟君子之閑燕酌甘醪於斯觴既娛情而可貴故永御而不忘

酒賦有序

余覽揚雄酒賦辭甚瑰瑋頗戲而不雅聊作酒賦粗究其終始賦曰

嘉儀氏之造思亮緣美之獨珍仰酒旗之景曜協嘉貌於天辰穆生以醴而辭楚侯贏感爵而輕秦其味有宜城醪醴蒼梧縹清或秋藏冬發或春醞夏成或雲沸潮涌或素蟻浮萍爾乃王孫公子遊俠翱翔狩永芬以接意會陵雲之朱堂獻酬交錯宴笑無方以是飲者並醉縱橫諠譁或揚袂屢舞或扣劍清歌或嘯嗷辭觴或奮爵橫飛或歌驪駒既駕或稱朝露未晞於斯時也質者或丈剛者或仁卑者忘賤窶者忘貧於是矯俗先生聞之而歎曰噫夫言何容易此乃淫荒之源非作者之事若耽於觴酌流情縱逸先王所禁君子所斥

植橘賦

有朱橘之珍樹於巖火之遐鄉稟太陽之烈氣嘉旱日之休光體天盛之素分不遷徙於殊方播萬里而遥植列同爵之圓庭背山川之暖氣處玄湖之肅清邦換壤別爰饑喪生處彼不凋在此先零朱實不御焉得素榮惜寒暑之不均嗟華實之永乖仰凱風以傾葉莫炎氣之可懷颺鳴條以流響希越鳥之來栖夫靈德之所感物無微而不和神茲幽而易激信地道之不誣既萌根而弗幹諒結葉而不華漸玄化而弗變非彰德於邦家附微條以歎息哀草木之難化

芙蓉賦

覽百卉之英茂無斯華之獨靈結修根於重壤汎清流而擢莖其始榮也曒若夜光尋扶桑其揚暉也晃若九陽出暘谷其蓉蓉庶芔蔚蔚屋屬綠條垂珠丹榮吐綠焜焜韡韡爛若龍燭觀若終朝情猶未足於是發童媛女相與同遊擢素手於羅袖接紅葩於中流

槐賦

美良木之華麗爰獲貴於至尊憑丈昌之華廡森列峙乎端門觀朱欃以振條據丈陸而結根暢沈陰以溥覆似明后之垂恩在季春以初茂踐朱夏而乃繁覆陽精之

炎景散流耀以增鮮

神龜賦　有序

龜壽千歲時有遺余龜者數日而死肌肉消盡唯甲存焉余感而賦之曰

嘉四靈之建德各潛位乎一方蒼龍虬於東嶽白虎嘯於西崗玄武集於寒門朱雀棲於南鄉順仁風以消息應聖時而後翔嗟神龜之奇物體乾坤之自然下夷方以則地上規隆而法天順陰陽以呼吸藏景曜於重泉餐飛塵以實氣飲不竭於朝露步容趾以俯仰時鸞回而鶴顧忽萬載而不恤周無疆於太素感白龍之翔翥卒不免乎羅且雖見珍於宗廟憎劉勰之重辜欲想怨於上帝將等愧乎游魚懼沈泥之逢殆赴芳蓮以巢居安玄雲而好靜不渉翔而改度昔嚴周之抗節擬斯雲而托喻

嗟祿運之屯蹇終遇釁於江濱歸籠檻以幽處遭酒美之仁人畫顧瞻以終日夕撫順而按晨遘涯災以殞越命勦絕而不振天道昧而未分神明幽而難燭黃氏沒於空澤松喬化於林木蛇折鱗於平皐龍脫骨於深谷亮物類之遷化疑斯靈之解覈

白鸛賦

嗟皓麗之素鳥兮含奇氣之淑祥薄幽林以屏處兮蔭重景之餘光狹單巢於弱條兮懼同毛衣之氣類兮信休息之同行痛美會之中絕兮遘嚴災而違殃共太息而祇懼兮抑吞聲而不揚傷本規之違忤悵離羣而獨處恒竄伏以窮栖獨哀鳴而戢羽冀大綱之難結得奮翅而遠遊聆雅琴之清韻記六翮之末流

鸚鵡賦

美中州之令鳥越衆類之殊名感陽和而振翼遁太陰以存形遇旅人之罿網殊六翮之無遺身挂滯於重籠孤鳴鳴而獨歸豈予身之足惜憐衆雛之未飛分靡軀以潤鑊何全濟之敢希蒙含育之厚德奉君子之光輝恐身輕而施重恐往惠之中虧常戴心以懷懼雖處安其若危永哀鳴其報德庶終來而不疲

離繳鴈賦　有引

余遊於武陵中有鴈離繳不能復飛顧命舟人追而得之故憐而賦焉

憐孤鴈之偏特情惆焉而內傷琴淑類之殊異兮稟上天之休祥含中和之純氣赴四節而征行遠玄冬於南裔兮避炎夏於朔方白露淒以飛兮秋風發乎西商感節運之復至兮假魏道而翔翔振羽翮以南北兮情逸豫而永康望范氏之發機兮揚繳繳以凌雲挂微軀之輕翼兮忽頹落而離羣旅朋驚而鳴逝兮徒矯首而莫聞甘

充君之下廚膏丙牛之鼎鑊蒙生全之顧復何恩施之龍濟於是縱軀歸命無慮無求饑食稻粱渴飲清流

鸚賦　有引

鸚之為禽猛氣共鬬然無勝負期於必死遂賦之焉

美遐圻之偉鳥生太行之巖阻體貞剛之烈性亮金德之所輔戴毛角之雙立揚玄黃之勁羽其沈隕而重辱有節俠之儀矩降居檀澤高處保岑遊不同嶺棲必異林若有翻雄駭逝孤鳴驚翔則長鳴挑敵鼓翼奮場踰高越壑翼不隻傷階侍斯琅俯耀文墀成武官之首飾增庭燎之高輝

鷫鸘賦

鷫欲取鸘鸘自言鸘微賤身體吃小肌肉瘠瘦所得蓋少君欲相噉實不足飽鷫得鸘言未利不敢語頃來輒軒資糧之旅三日不食畧思死鼠今日相得當復置汝鸘得鷫言意甚怔營其命至重鸘鼠貪生君得一食我命是倾望天降鐵臀者是聽鷫得鸘言意甚恒惋當死覩鸘頭如果蒜不早首服然頸大喚行人聞之莫不往觀鸘得鷫言意甚不移目如摩椒跳蕭二翅我當死矣畧無可避鷫乃置鸘良久方去二鸘相違似是公嫗相將入草共上一樹仍敘本末辛苦相語向者近出為鷫所捕賴我翻搥體素便附說我辨語千條萬句欺恐舍長今兒大怖我之得免復勝於兒自今徙意莫復相妬

蟬賦

唯夫蟬之清素兮潛厥類乎太陰在盛陽之仲夏兮始遊豫乎芳林實潛泊而實慾兮獨怡樂而長吟聲嘒嘒而彌厲兮似貞士之介心內含和而弗食兮與衆物而無求棲高枝而仰首兮漱朝露之清流隱柔桑之稠葉兮快啁號以遁暑若黃雀之作害兮愚螳螂之勁斧莫飄翔而遠托兮蠭蜘蛛之網罟欲降身而卑窴兮懼草蠹之襲予免叙難而弗獲兮遥遷集乎宮宇依名果之茂陰兮托修幹以靜處有翩翩之姿童兮步容與於園圃體離朱之聰視兮姿才捷於獵狼條罔葉而不挽兮樹無幹而不緣翳輕驅而奮進兮跪側足以自閑恐余身之驚駭兮精曺睨而目連持柔罕之冉冉兮運微綸而我纏欲翻飛而遁滯兮知性命之長捐亂曰詩歎鳴蜩聲嘒嘒分感陽則來太陰逝兮皓皓貞素侔夷節兮帝臣是戴尚其潔兮

蝙蝠賦

吁何姦氣生茲蝙蝠形殊性詭毋孿常式行不由足飛不假翼明伏暗動盡似鼠形謂鳥不似二足為毛飛而含齒巢不哺穀空不乳子不容毛羣斥逐羽族下不踰陸

上不馮木

遷都賦 序

余初封平原轉出臨淄中命鄄城遂徙雍丘改邑洊儀而末將適于東阿號則六易居實三遷連遇瘠土衣食不繼

騷

九詠

芙蓉車兮桂衡結薄蕊兮翠旌駟蒼虬兮翼轂駕陵魚兮驂鯨茵蘭兮蕙席蕙幔兮苓牀抗南箕兮簸瓊葉挹天河兮滌玉觴靈既降兮泊靜默登丈階兮坐紫房服春榮兮猗靡雲裾繞兮容裔冤北辰兮岌峩帶長虹兮陵厲蘭有御兮玉俎陳雅音奏兮文鏗雜感漢賡兮羨游女揚激楚兮詠湘娥臨迴風兮浮漢渚目牽女兮眺織女交有際兮會有期嗟痛吾兮來不時來無凡兮進無聞泣下雨兮歎成雲先後悔其靡及冀后王之一悟猶翫變而繁策馳覆車之危路羣乘舟而無楫將何川而能度何世俗之蒙昧悼邦國之未靜焚椒蘭其望治由倒裳而求領尋湘漢之長流採芳岸之靈芝遐游女於水裔擥蓱花而結詞野蕭條以極望曠千里而無人民生期於必死何自苦以終身竊作清水之沉泥不為濁路之飛塵

令

黃初五年令

夫違不可知者天也近不可知者人也傳曰知人則哲堯猶病諸諺曰人心不同若其面焉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有怨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自世間人或受寵而背恩或無故而入叛違顧左右曠然無信大嚼者咋斷其舌右手執斧左手親鍼傷夷一身之中尚有不可信況於人乎唯無深瑕潛釁隱過匿愆乃可以為人諺曰穀千駑不如養一驢又曰穀駑養虎大無益也乃知韓昭侯之弊穢良有以也使臣有三品有可以仁義化者有可以恩惠驅者不足以導之則當以刑罰使之刑罰復不足以率之則明主所不畜故唐堯至仁不能容無益之子湯武至聖不能養無益之臣九折臂知為良醫吾知所以待下矣諸吏各敬爾在位推一藥之平功之宜賞於疏必與罪之宜戮在親不赦此令之行有若皓日於戲羣臣共覽之哉

黃初六年令

身輕於鴻毛而誇重於泰山賴蒙帝王天地之仁違百司之典議舍三千之首戾反我舊居襲我初服雲雨之施焉有量哉孤以何功而納斯貺當而不恢寵至不驕者

則周公其人也孤小人爾身更以榮為戚何者將恐簡易之尤出於細微脫爾之役一朝復露也故欲修吾往業守吾初志欲使皇帝思在摩天使孤心常存此地將以全陛下厚德究孤犬馬之年此難能也然固欲行眾之難詩曰德輶如毛鮮克舉之此之謂也

寫灌均上事令

寫灌均所上孤章三臺九府所奏事及詔書一通置之座隅孤欲朝夕諷詠以自警戒

表

求自試表

臣植言臣聞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事父尚於榮親事君貴於興國故蔾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夫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授爵者畢命之臣也故君無虛授臣無虛受虛授謂之謬舉虛受謂之尸祿詩之素餐所由作也昔二虢不辭兩國之任其德厚也旦奭不讓蒸魯之封其功大也今臣蒙國重恩三世於今矣正值陛下升平之際沐浴聖澤潛潤德教可謂厚幸矣而位竊東藩爵在上列身被輕煖口厭百味目極華靡耳倦絲竹者爵重祿厚之所致也退

念古之受爵祿者有異於此皆以攻勤濟國輔主惠民今臣無德可述無功可紀若此終年無益國朝將挂風人彼已之譏是以上慙玄冕俯愧朱紱方今天下一統九州宴如爾而尚有違命之蜀東有不臣之吳使邊境未得稅甲謀士未得高枕者誠欲混同宇內以致太和也故啟滅有虞而夏功昭成克商奄而周德著今陛下以聖明統世將欲卒文武之功繼成康之隆簡良授能以方叔召虎之臣鎮衛四境為國爪牙者可謂當矣然而萬馬未掛於輕鰌淵魚未懸於鈎餌者恐釣弋之術或未盡也昔耿弇不俟光武亟擊張步言不以賊遺於君父也故東右伏劍於明轂雍門刎首於齊境若此二子豈惡生而尚死哉誠忿其慢主而凌君也夫君之寵臣欲以除患興利臣之事君必殺身靜亂以功報主也昔賈誼弱冠求試屬國請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終軍以妙年使越欲得長纓羈南越王之頸致北闕此二臣者豈好為夸主而曜世俗哉志或鬱結欲逞其才力輸能於明君也昔漢武為霍去病治第辭曰匈奴未滅臣無以家為夫憂國忘家捐軀濟難忠臣之志也今臣居外非不厚也而寢不安席食不遑味者以二方未克為念伏見先帝武臣宿兵年者即世者有聞矣雖賢不乏世宿將舊卒可習戰也竊不自量志在效命庶立毛髮之功以報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詔效臣雖乃之用伏得西屬大將軍當一校之隊若東屬大司馬

統編師之任必乘危蹈險馳舟奮驟突刃獨鋒為士卒先雖未能擒權誠亮庶將廣其雄率臧其醜類必效須臾之捷以滅終身之愧使名挂史筆事列朝牒雖身分蜀境自懸吳闕猶生之年也如徼才弗試沒世無聞徒榮北軀而豐其體生無益於事死無損於數虛荷上位而黍重祿俯息偽祠終於白首此徒圖牢之養物非臣之所志也流聞東軍失備師徒小衄輟食棄餐眷秣攘袵撫劍東廂而心已馳於吳會矣臣昔從先武皇帝南極赤岸東臨滄海西望玉門北出玄塞伏見所以行師用兵之勢可謂神妙矣故兵者不可預言臨難而制變者也志欲自効於明時立功於聖世每覽史籍觀古忠臣義士出一朝之命以殉國家之難身雖屠裂而功銘著於景鍾名稱垂於竹帛未嘗不撫心而歎息也臣聞明主使臣不盡有罪故犇北敗軍之將用而秦魯以成其功絕纓盜馬之臣赦而楚趙以濟其難臣竊感先帝早崩威王棄世臣獨何人以堪長久常恐先朝露填溝壑墳土未乾而身名並滅臣聞騏驥長鳴伯樂昭其能盧狗悲號韓國知其才是以效之齊楚之路以逞千里之任試之狡兔之捉以驗搏噬之用今臣志狗馬之微功竊自惟度終無伯樂韓國之舉是以於悒而竊自痛者也夫臨博而企梟聞樂而竊抃者或有賞音而識道也昔毛遂趙之陪隸猶假雖囊之喻以窺主立功何況巍巍大魏多士之朝而無悼悔死難之臣乎夫

自衒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也干時求進者道家之明忌也而臣敢陳聞於陛下者誠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者也冀以塵霧之微補益山海螢爝末光增耀日月是以敢冒其醜而厭其忠必知為朝士所笑聖主不以人廢言伏惟陛下少垂神聽臣則幸矣

求通親親表

臣植言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者以無不載日月稱其明者以無不照江海稱其大者以無不容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夫天德於萬物可謂弘廣矣蓋堯之為教先親後疏自近及遠其傳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及周之文王亦崇厥化其詩曰刑于寡妻至於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以雍雍穆穆風人詠之昔周公弔管蔡之不咸廣封懿親以藩屏王室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誠骨肉之恩爽而不離親親之義寔在敦固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其親者也惟陛下資帝唐欽明之德體文王翼翼之仁惠洽椒房恩昭九族羣臣百僚番休遞上執政不廢於公朝下情得展於私室親理之路通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恕己治人推惠施恩者矣至於臣者人道絕緒禁錮明時臣竊自傷也不敢乃望入氣類修人事敘人倫近且婚媾不通兄弟永絕吉凶之間塞慶弔之禮廢恩紀之違甚於路人隔闕之異殊於胡越今臣以一切之制永無朝覲之望至於注心皇極結情紫闥神明知之矣然天實為之請之何哉退省諸王常有感戚具爾之心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聞四節得展以敘骨肉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妃妾之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雖義於貴宗等惠於百司如此則古人之所歎風雅之所詠復存於聖世矣臣伏自惟省無錐刀之用及觀陛下之所拔擢若以臣為異姓竊自料度不後於朝士矣若得辭遠遊戴武弁解朱紱珮青綬駙馬奏事極得一號安宅京室執鞭珥筆出從華蓋入侍輦轂承答聖問拾遺左右乃臣丹情之至願不離於夢想者也遠慕鹿鳴君臣之實中詠常棣匪他之誡下思伐木友生之義終懷蓼莪罔極之哀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唯僕隸所對唯妻子焉誰與陳發義無所興展哀嘗不聞樂而抃心臨觴而歎息也臣伏以為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天崩城隕霜臣初信之以臣心況徒虛語耳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為之迴光然終向之者誠也臣竊自比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寔在陛下臣聞文子曰不為福始不為禍先今之否隔友于同憂而臣獨唱言者何也竊不願於聖代使有不蒙施之物有不蒙施之物必有慘毒之懷故栢舟有天只之怨谷風有棄予之歎伊尹恥其君不為堯舜孟子曰不以辭之所以事堯事其君者不敬其

君者也臣之愚徹固非處伊至於欲使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宣緝熙章明之德者是臣懷懷之誠竊所獨守寔懷鶴立企佇之心敢復陳聞者冀陛下儻發天聰而垂神聽也

宛轉悲激不減中山靖王閒樂對

陳審舉表

臣聞天地協氣而萬物生君臣合德而庶政成五帝之世非皆智三季之末非皆愚用與不用知與不知也既時有舉賢之名而無得賢之實必各援其類而進矣諺曰相門有相將門有將夫相者文德昭者也將者武功烈者也文德昭則可以匡國朝致雍熙稷契夔龍是也武功烈則可以征不庭威四夷南仲方叔是矣昔伊尹之為媵臣至賤也呂尚之處屠釣至陋也及其見舉於湯武周文誠道合志同玄謀神通豈復假近習之薦因左右之介哉書曰有不世之君必能用不世之臣用不世之臣必能立不世之功殷周二王是矣若夫齷齪近步遵常守故安足為陛下言哉故陰陽不和三光不暢官曠無人庶政不整者三司之責也疆場騷動方隅內侵沒軍喪衆干戈不息者邊將之憂也豈可虛荷國寵而不稱其任哉故任益隆者負益重位益高者責益深書稱無曠庶官詩有職思其憂此其義也陛下體天真之淑聖登神

機以繼統冀聞康哉之謌偃武行文之美而數年以來水旱不時民困衣食師徒之發歲增調加東有猾賊之軍西有殘沒之將至使蚌蛤浮翔於淮泗魑魅讙譁於林木臣每念之未嘗不輟食而揮餐臨饌而猶脫矣昔漢文發代疑朝有變宋昌曰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有齊楚淮南琅邪此則盤石之宗願王勿疑臣伏惟陛下遠覽姬文二虢之援中慮周成召畢之輔下存宋昌磐石之固昔騏驥之於吳阪可謂困矣及其伯樂相之孫郵御之形體不勞而坐取千里益伯樂善御馬明君善御臣伯樂馳千里明君致太平誠任賢使能之明效也若朝司惟良萬機內理武將行師方難克捍陛下可得雍容都城何事勞動鑾駕暴露於邊境哉臣聞羊質虎皮見草則悅見豺則戰忘其皮之虎也今置將不良有似於此故語曰惠為之者不知知之者不得為也昔樂毅奔趙心不忘燕廉頗在楚思為趙將臣生乎亂長乎軍文數承教於武皇帝伏見行師用兵之要不必取孫吳而闇與之合竊揆之於心常願得一奉朝覲排金門踏玉陛列有職之臣賜須臾之閒使臣得一散所懷攄舒蘊積死不恨矣被鴻臚所下發士息書期會甚急又聞豹尾已建戎軒鴛鴦陛下將復勞玉躬擾挂神慮臣誠竦息不遑當虎願得策馬執鞭首當塵露攝風后之奇挾孫吳之要追慕卜商起予左右效命先驅畢命輸劃雖無大益冀有小補然天高聽遠情不上通

徒獨望青雲而拊心仰高天而歎息耳屈平曰國有驥而不知乘馬皇皇而更索昔管蔡放誅周召作弼叔魚陽刑叔向匡國三監之釁臣自當之二南之輔求不必遠華宗貴族潘王之中必有應斯舉者故傳曰無周公之親不得行周公之事唯陛下少留意焉近者漢氏廣建藩王豐則連城數十約則饗食祖祭而已未若姬周之樹國五等之品制也若扶蘇之諫始皇濬于越之難周青臣可謂知時變矣夫能使天下傾耳注目者當權者是矣故謀能移主威能懾下豪右執政不在親戚權之所在雖疏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益取聲者田族非吕宗也分晉者趙魏非姬姓也惟陛下察之苟吉尊其位必離其患者異姓之臣也欲國之安祈家之貴存典其榮沒同其禍者公族之臣也今反公族疏而異姓親臣竊惑焉臣聞孟子曰君子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今臣與陛下跋水履炭登山浮淵寒凝燥濕高下共之豈得離陛下哉不勝憤懣拜表陳情若有不合乞且藏之書府不便滅棄臣死之後事或可思若有豪氂少挂聖意者乞出之朝堂使夫博古之士斟臣表之不合義者如是則臣願足矣

諫取諸國士息表

臣聞古者聖君與日月齊其明四時等其信是以戮凶無重賞善無輕怒若舊愛喜若時雨恩不中絕教無二可以此臨朝則臣下知所死矣受任在萬里之外審主之所以受官必己之所以投命雖有搆會之徒泊然不以為懼者蓋君臣相信之明效也昔韋子為齊將人有告之反者威王曰不然左右曰王何以明之王曰閭韋子改葬死母彼尚不欺死父顧當叛生君乎此君之信臣也昔管仲親射桓公後幽囚從魯檻車載使少年挽而送齊管仲知桓公之必用己懼魯之悔謂少年曰吾為汝唱汝為和聲和聲宜走於是管仲唱之少年走而和之日行數百里宿昔而至至則相齊此臣之信君也臣初受封策書曰植受茲青社封於東土以屏翰皇家為魏藩輔而所得兵百五十人皆年在耳順或不踰矩虎賁官騎及親事凡二百餘人正復不老皆使年壯備有不虞檢校乘城顧不足以自救況皆復耄耆罷曳乎而名為魏東藩使屏翰王室臣竊自羞矣就之諸國國有士子合不過五百人伏以為三軍益損不復賴此方外不定必當須辦者臣願將部曲倍道奔赴夫妻負襁子弟懷糧蹈鋒履刃以衛國難何但習業小兒哉愚誠以揮淚增河魑鼠飲海於朝萬無損益於臣家計甚有殿損又臣士息前後三送兼人已竭惟尚有小兒七八歲已上十六七已還三十餘人今部曲皆年耆臥在牀席非麋不食眼不能視氣息裁屬者凡三十七人疲瘵風靡死盲聾瞎者二十三人惟正須此小兒大者可備宿衛雖不足以禦寇

粗可以警小盜小者未堪大使為可使耘鉏檄莘驅護鳥雀休候人則一事廢一日獵則眾業散不親自經營則功不攝常自躬親不委下吏而已陛下聖仁恩詔三至士子給國長不復發明詔之下有若徼日保金石之恩必明神之信晝然自固如天如地定習業者並復見送瞻若晝晦悵然失圖伏以為陛下既爵臣百寮之右居藩國之任為置卿士屋名為宮家名為陵不使其危居獨立無異於凡庶若栢成欣於野耕子仲樂於灌園蓬戶茅牖原憲之宅也陋巷簞瓢顏子之居也臣才不見效用常慨然執斯志焉若陛下聽臣悉還部曲罷官屬省監官使解璽釋綬追栢成子仲之業營顏淵原憲之事居子臧之盛宅延陵之室如此雖進無成功退有可守身死之日猶松喬也然伏度國朝終未肯聽臣之若是固當羈絆於世繩維繫於祿位懷屑屑之小憂執無已之百念安得蕩然肆志遺遐於宇宙之外哉此願未從陛下必欲崇親親篤骨肉潤白骨而榮枯木者惟遜仁德以副前恩

諫伐遼東表

臣伏以遼東負阻之國勢便形固帶以遼海今輕車遠攻師疲力屈彼有其備所謂以逸待勞以飽制飢者也以臣觀之誠未易攻也若國家攻之而必克屠襄平之城懸公孫之首得其地不足以贍中國之費虜其民不足以補三軍之失是我所獲不

如所喪也若其不捄曠日持久暴師於野然天時不測水濕無常彼我之兵連於城下進則有高城深池無所施其功退則有歸途不通道路濺洳東有侍釁之吳西有伺隙之蜀吳起東南則荊揚騷動蜀應西境則雍梁三分兵不解於外民罷困於內促耕不解其飢疾疫不救其寒夫渴而後穿井飢而後殖種可以圖遠難以應卒也臣以為當今之務在於省徭役薄賦斂勤農桑三者既備然後令伊管之臣得施其術孫吳之將得奮其力若此則太平之基可立而待康哉之歌可坐而聞曾何憂於二敵何懼於公孫乎今不息邦畿之內而勞神於蠻貊之域竊為陛下不取也

慶文帝受禪表

陛下以聖德龍飛順天革命允答神符誕作民主乃祖先后積德累仁世濟其美以暨於先王勤恤民隱劬勞戮力以除其害經營四方不遑啓處是用降茲福慶光啓於魏陛下承統贊成前緒克廣德音綏靜內外紹先周之舊跡襲文武之懿德係大定功海內為一豈不休哉

慶受禪上禮表

陛下以明聖之德受天顯命良辰即祚以臨天下洪化宣流洋溢宇內是以普天率土莫不承風欣慶執贄奔走奉賀闕下況臣親體至戚懷歌踊躍

龍見賀表

臣聞鳳凰復見於鄴南黃龍雙出於清泉聖德至理以致嘉瑞將棲鳳於林囿蓄龍於陂池為百姓旦夕之所觀

初封安鄉侯表

臣抱罪即道憂惶恐怖不知刑罪當所限齊陛下哀愍臣身不聽有司所執待之過厚即日於延津受安鄉侯印綬奉詔之日且懼且悲懼於不慆始違憲法悲於不慎遠此貶退上增陛下垂念下遺太后見憂臣自知罪深責重受恩無量精魄飛散忘軀殞命

封甄城王謝表

臣愚駑垢穢才質疵下過受陛下日月之恩不能摧身碎首以答陛下厚德而狂悖發露始干天憲自分放棄抱罪終身茵負視息無復睎幸不悟聖恩猥以非望枯木生葉白骨更肉非臣罪戾所當宜蒙俯仰慙惶五內戰悸奏詔之日悲喜交至雖罔拜章陳答聖恩下情未展

轉封東阿王謝表

奉詔太皇太后念雍丘下濕少桑欲轉東阿當合王意可遣人按行知可居不奉詔之日伏增悲喜臣以無功虛荷國恩爵尊祿厚用無益於時脂車秣馬志在馳驅不圖陛下天父之恩猥宣太后慈母之念遷之陛下幸為久長計聖旨惻隱恩過天地臣在雍丘劬勞五年左右罷怠居業向定圖果萬株枝條始茂私情區區實所重焉然桑田無常左右貧窮食裁餬口形有朽露臣聞古之仁君必有棄國以為百姓況乃轉居沃土人從蒙福江海所流無地不潤雲雨所加無物不茂若陛下念臣入從五年之勤少見佐助此枯木生華白骨更肉非臣之敢望也饑者易食寒者易衣臣之謂矣

謝妻改封陳妃表

墨書今以東阿王妃為陳王妃并下印綬因故上前所假印以其拜授書以即日到臣輒奉詔拜其才質底下謀同受私遇寵榮餐臣祿其育陛下體乾坤育物之德東海含容之大乃復隨例顯封大國光揚章灼非臣負薪之才所宜克當非臣機量所宜豪獲夙夜憂戰念報罔極洪施遝隆既榮枝幹猥復正臣妃為陳妃光耀宣朗非妾婦愚恩所當蒙被榮養章物猶感恩養況臣含氣銜佩弘慮殞而後已誠非翰墨屢黜所能報答

謝入覲表

臣得出幽屏之城覩覲百官之美此一喜也背茨茨之陋登閶闔之闕此二喜也必以有醜之容贍見穆穆之顏此三喜也將以機杼之質稟受榮聖之訓此四喜也

又

不世之命非所致恩有若披浮雲而覩白日出幽谷而登喬木目希定燎心存葵藿

謝周觀表

詔使周觀初玩雲臺北觀疏圃遂步九華神明特處譎詭天姿誠可謂帝室皇居者矣雖崑崙閶闔之麗文昌之居不是過也

謝明帝賜食表

近得賜御食拜表謝恩尋奉手詔愍臣瘦弱奉詔之日涕泣橫流雖文武二帝所以愍憐於臣不復過於明詔

謝賜柰表

即夕殿中虎賁宣詔賜臣等冬柰一笥詔賜使溫啖夜非食時而賜見及柰以夏熱今則冬至物以非時為珍恩以絕口為厚非臣等所宜荷之

謝敕吹表

許以簫管之樂榮以田游之娛陛下仁重有廣恩過周旦濟世安宗實在聖德

答明帝詔表

奉詔所作故平原公主誄文義相扶章章殊興句句感切

上責躬詩表

臣植言臣自抱釁歸藩刻肌刻骨追思罪戾晝分而食夜分而寢誠以天網不可重罹聖恩難可再恃切感相鼠之篇無禮遄死之義形影相弔五情愧赧以罪棄生則違古賢夕改之勸恐垢苟全則犯詩人胡顏之譏伏惟陛下德侔天地恩隆父母施暢春風澤如時雨是以不別荊棘者慶雲之惠也七子均養者鳴鳩之仁也舍罪責功者明君之舉也矜愚愛能者慈父之恩也是以愚臣徘徊於恩澤而不敢自棄者也前奉詔書臣等絶朝心離志絶自分黃耆永無執圭之望不圖聖詔猥垂盛召至止之日馳心輦轂僻處西館未奉闕庭踊躍之懷瞻望反側不勝犬馬戀主之情謹拜表并獻詩二首詞旨淺末不足採覽貴露下情冒瀆以聞

上卞太后誄表

太行皇太后資坤元之性體載物之仁齊美姜嫄等德任姒佐政內朝惠加四海草木荷恩含氣受潤庶鍾元吉承育萬祚何圖一旦早棄明朝背絶臣庶悲痛靡告臣聞銘以述德誄尚及哀是以冒越諒闇之禮作誄一篇知不足讚揚明貴以展臣夢

義之思憂荒情散不足觀采

上先帝賜鎧表

先帝賜臣鎧黑光明光各一領兩當鎧一領今代以昇平兵革無事乞悉以付鎧曹自理

冬至獻襪履表

伏見舊儀國家冬至獻履貢襪所以迎福踐長先臣或為之頌臣既玩其嘉藻觸述朝慶千載吾期一陽嘉節四方交泰萬靈昭蘇亞歲迎祥履長納慶不勝感節情繫惟幄拜表奉賀并獻文履七量襪若干副茅茨之陋不足以入金門登玉臺也

獻璧表

臣聞玉不隱瑕臣不隱情伏如所進非和氏之璞萬國之幣璧為充貢

獻馬表

臣於先武皇帝世得大宛紫騮一匹形法應圖善持頭尾教令習拜今輒已能又能行與跋節相應謹以表奉獻

獻牛表

臣聞物以洪珍細亦或貴故不見僬僥之徼不知泱莽之far不見果下之乘不別龍馬之大高下相懸所以致觀也謹奉牛一頭不足追遵大小之制形少有殊敢不獻上

請招降江東表

臣聞士之羨永生者非徒以甘食麗服宰割萬物而已將有以補益羣生尊主惠民使功存於竹帛名光於後嗣今臣文不昭於俎豆武不習於干戈而竊位藩王施穢東夏消損天日無益聖朝淮南尚有山窟之賊吳會猶有潛江之虜使戰士未獲歸於農畝五兵未得收於武庫蓋善論者不恥謀善戰者不羞走夫陵雲者泥蟠者也後伸者先屈者也是以神龍以為德尺蠖以昭義昔湯事葛文王事犬夷固仁者能以大事小若陛下遵明哲之使繼能陸賈之踪者使之江南發愷悌之詔明日月之信開以降路權以奉承聖化斯不疑也

請用賢表（舊集刻梁鴻奉表數此之前名曰文請自試表今正之）

昔殷干木修德於閭閻秦師為之輟塗而文侯以安穰苴授節於邦境燕晉為之退師而景公無患皆簡德尊賢之所致也願陛下垂高宗傳巖之明以顯中興之功

望恩表

臣聞寒者不貪尺玉而思短褐饑者不願千金而美一餐夫千金尺玉至貴而不若一餐短褐者物有所急也

請祭先王表

自計違遠以來有踰旬日垂竟夏節方到臣悲傷有心先王公夏至日終是以家俗不以夏日祭至於先王自可以今辰告祠臣雖卑鄙實稟體於先王自臣雖貧窶豢陛下厚賜足供太牢之具臣欲祭先王於北河之上羊豬牛臣能自辦者臣縣自有先王喜飌臣前以表得徐州臧霸二鰒百枚足自供事請水介五枚計先王崩來未能半歲臣實欲告敬旦欲復盡哀

請赴元正表

依豫百官之美想見朝覲之禮耳存九成目想率舞

作車帳表

欲遣人到鄴市上黨布五十疋作車上小帳惟謁者不聽

乞田表

乞城內及城邊好田盡所賜吾年力者臣雖生自至薦然心甘田野性樂稼穡

獵表

於七月伏鹿鳴麈四月五月射雉之際此正樂獵之時

畋治表

昔歐治改視鉛刀易價伯樂所盼駑馬百倍

上銀鞍表

於先武皇帝世勑此銀鞍一具初不敢乘謹奉上

謝賜轂表

詔書念臣經用不足以船河邸閣穀五千斛賜臣

章

改封陳王謝章

臣既弊陋守國無効自分削黜以彰衆誠不意天恩滂霈潤澤橫流猥蒙加封茅土

既優爵寶必重非臣虛淺所宜奉受非臣灰身所能報答

封二子為公謝恩章

詔書封臣息男茂為高陽鄉公志為穆鄉公臣伏自惟文無升堂廟勝之功武無摧

鋒接刃之効天時運泰得生貴門遇以親戚少荷光寵竊位列侯榮曜當世顧影慚

形流汗反側洪恩罔極雲雨增加既榮本幹枝葉并蒙苗志小豎既頑且稚猥荷列

爵並佩金紫施崇所加惠及父子

書

與楊德祖書

植白數日不見思子為勞想同之也僕少小好為文章迄至於今二十有五年矣然

今世作者可畧而言也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

幹振藻於海隅德璉發跡於北魏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

珠家家自謂抱荊山之玉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悉集於國矣

然此數子猶復不能飛騫絕跡一舉千里也以孔璋之才不閑於辭賦而多自謂能

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反為狗者也前有書嘲之反作論盛道僕讚其文夫

鍾期不失聽於今稱之吾亦不能妄歎者畏後世之嗤余也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

常好人識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嘗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

不過若人辭不為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

文者邪吾嘗歎此達言以為美談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

乃不能措一辭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有

龍淵之利乃可以議於斷割劉季緒才不能逮於作者而好詆訶文章掎摭利病昔

田巴毀五帝罪三王屠五霸於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鄒生之

辯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永之不難而無數息矣人各有好尚蘭茝蕙芷眾人之所妉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莖之發衆人所共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

哉今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夫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雅匹

夫之思未易輕棄也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楊子雲先朝執

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為也吾雖薄德位為蕃侯猶庶幾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

世之業流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為勳績辭賦為君子哉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則

將採庶官之實錄辨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於名山將

以傳之於同好非要之皓首豈以今日之論乎其言之不慚恃惠子之知我也明早

相迎書不盡懷曹植白

與吳質書

植白季重足下前日雖因常調得為密坐雖謙飲彌日其於別遠曾稀猶不盡其勞

積也若夫觴酌陵波於前簫笳發音於後足下麾揚其體鳳觀虎視謂蕭曹不足儔

衛霍不足侔也左顧右盼謂若無人豈非君子壯志哉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貴

且快意當斯之時願舉泰山以為肉傾東海以為酒伐雲夢之竹以為笛斬泗濱之

梓以為笙食若填巨壑飲若灌漏唇其樂固難量豈非大丈夫之樂哉然日不我與

曜靈急節西有逸景之速別有參商之闊思欲抑六龍之首頓羲和之轡折若木之

華閉濛汜之谷天路高邈良無由緪懷戀反側如何如何得所來訊文采委曲曄若

春榮瀏若清風申詠反覆曠若復面其諸賢所著文章想還所治復申詠之也可令

意事小史諷而誦之夫文章之難非獨今也古之君子猶亦病諸家有千里驥而不

珍馬懷盈尺和氏而無貴矣夫君子而不知音樂古之達論謂之通而蘞墨翟不

好伐何為過朝歌而迴車乎足下好倦而正值墨氏迴車之時想足下助我張目也

又聞足下在彼自有佳政夫求而不得者日有之矣未有不求而自得者也且改轍

易行非良樂之御易民而治非堯舜之政願足下勉之而已矣適對嘉賓口授不悉

往來數相聞曹植白

與司馬仲達書

今賊徒欲保江表之城守區區之吳爾無有爭雄於宇內角勝於平原之志也故其

俗蓋以洲渚為營壁江淮為城壍而已若可得挑致則吾一旅之卒足以敵之矣蓋

弋鳥者矯其矢釣魚者理其綸此皆度彼為慮因象設宜者也今足下曾無矯矢理

綸之謀徒欲候其離舟伺其登陸乃圖并吳會之地收陳野之民恐非主上授節將

軍之心也

與陳琳書

夫披翠雲以為衣戴北斗以為冠帶虹蜺以為紳連日月以為佩此服非其美也然而帝王不服者望殊於天志絕於心矣

與丁敬禮書

頃不相聞覆相聲音亦為怪故乘興為書含欣而秉筆大笑而吐辭亦歡之極也

答崔文始書

臨江直釣不獲一鱗非江魚之不食其所餌之者非也是以君子慎舉擢

序

前錄自序

故君子之作也儻乎若高山勃乎若浮雲質素也如秋蓬搴藻也如春鼂汜乎洋洋光乎皜皜與雅頌爭流可也余少而好賦其所尚也雅好慷慨所著繁多雖觸類而作然燕穢者衆故刪定別撰為前錄七十八篇

柳頌序

予以閑暇偶言出遊過友人楊德祖之家視其屋宇寥廓庭中有一柳樹聊戲列其枝葉故著斯文表之遺辭寖因辭勢以譏當今之士

鄺生頌序

余道經鄺生之墓聊駐書此文于其碑側

七

七啓

昔枚乘作七發傅毅作七激張衡作七辯崔駰作七依辭各美麗予有慕之焉遂作七啓拜命王粲作焉

玄微子隱居大荒之庭飛遯離俗澄神定靈輕禄傲貴與物無營恥虛好靜羨此永生獨馳思乎天雲之際無物象而能傾於是鏡機子聞而將往說焉駕超野之駟乘追風之輿經逾漢出幽墟入乎洪潾之野遂屆玄微子之所居其居也左激水右高岑背洞壑對芳林冠皮弁被文裘出山岫之潛穴倚峻崖而嬉遊志飄飄焉羣羣焉似若狹六合而蹙九州若將飛而未逝若舉翼而中流於是鏡機子攀葛藟而登距巵而立順風而稱曰予聞君子不遯俗而遺名智士不背世而滅勲今吾子棄道藝之華遺仁義之英耗精神乎虛廓麾人事之紀經譬若畫形於無象造響於無聲未之思乎何所規之不通也玄微子俯而應之曰噫有是言乎夫太極之初混混未分萬物紛錯與道俱隆蓋有形必朽有跡必窮茫茫元氣誰知其終名穢我身伍累我貌竊慕古人之所志仰老莊之遺風假靈龜以托喻甯掉尾於塗中

鏡機子曰夫辯言之艷能使窮澤生流枯木發榮庶感靈而激神況近在乎人情僕將為君子說遊觀之至娛演聲色之妖靡論變化之至妙數道德之弘麗願聞之乎

玄微子曰吾子整身倦世操隱拯沈不遠遐路幸見光臨將啟滌耳以聽玉音

鏡機子曰芳蓀精粹霜蕾露敷玄熊素膚肥養眼肌蟬翼之割剖纖析微累如疊穀離若散雲輕隨風飛及不轉切山鷄斥鷃珠翠之珍峯芳蓮之巢龜膾西海之飛鱗膿江東之潛鼉鵬漢南之鳴鵽糅以芳酸甘和既醇玄冥適鹹蓂收調羊紫蘭丹椒施和必節滋味既殊遺芳射越乃有春清縹酒康狄所營應化則變感氣而成彈徵則苦發和宮則甘生於是風以翠樽酌以雕觴浮蟻鼎沸酷烈馨香可以和神可以娛腸此肴饌之妙也子能從我而食之乎玄微子曰予甘蓼藿未暇此食也

鏡機子曰步光之劍華藻繁繡飾以文犀雕以翠綠綴以驪龍之珠錯以荊山之玉陸斷犀象未足稱焉隨波截鴻水不漸及九疏之梟散曜垂文華組之纓從風紛紜佩則結綠懸黎寶之妙微符采照爛流景揚輝繡縠之服紗縠之裳金華之舄動趾遺光繁飾參差微鮮若霜綷佩綢繆或彫或錯黃以幽若流芳肆布雍容閒步周旋馳騁南威為之解顏西施為之巧笑此容飾之妙也子能從我而服之乎玄微子曰予好毛褐未暇此服也

鏡機子曰馳騁足用蕩思遊獵可以娛情僕將為吾子儻雲龍之飛驅飾玉輅之繁纓乘宛虹之長綏抗招搖之華旃插忘歸之矢秉繁弱之弓忽曜景而輕鶩逸麻曜而超遺風於是俶填谷震樽鼓平夷縱山置罝彌野張罘下無漏跡上無逸飛鳥集獸屯然後會圍獵徒雲布武騎霧散丹旗燀野戈殳皓旰曳文狐掩狡兔捎鵰鶚拂振鷺驚軌見籍值足遁跡飛軒雷逝獸隨輪轉翼不暇張足不及騰動觸飛鋒纍挂輕罾櫻林索險探薄窮阻購山赴壑風厲猋舉機不虛發中必飲羽於是入稠網蹈地過整脇喘闕之獸張牙奮鬣志在觸突猛氣不懾乃使北宮東郭之俦生抽豹尾分裂貙肩形不抗手骨不隱拳批熊碎掌拉虎推斑野無毛獸林無羽羣積獸如陵飛翮成雲於是駴鐘鳴鼓收旌弛旅頹綱縱網罷獵回轅駭騶驤揚蠻飛沫俯倚金較仰撫翠蓋雍容暇豫娛志方外此羽獵之妙也子能從我而觀之乎玄微子曰予性樂恬靜未暇此觀也

鏡機子曰閒宮顯敞雲屋皓旰崇臺山之高基迎清風而立觀彤軒紫柱文榱華梁綺井含龍金墀玉庭溫房則冬服絺綌清室則中夏含霜華閣綠雲飛陛凌虛俯眺流星仰觀八隅升龍攀而不逮眇天際而高居繁巧神怪變名異形班輸無所措其斧斤離婁為之失睛麗草交植殊品詭類綠葉朱榮熙天曜日素水盈沼叢木成林

飛翮陵高鱗甲隱深於是逍遐暇豫忽若忘歸乃使仕子垂鈎魏氏發機芳餌況水輕緻戈飛落翳雲之翔鳥挹九淵之靈龜然後採菱華握水蘋弄珠蠙戲鴛鴦調濆厲之所詠覩遊女於水濱燿神景於中沚被輕穀之纖羅遺芳烈而靜步杭皓手而清歌歌曰望雲際兮有好仇天路長兮往無由佩蘭蕙兮為誰修嬋娟兮我心愁此宮館之妙也子能從我而居之乎玄微子曰子盻巖穴未暇此居也

鏡機子曰既遊觀中原逍遥蘭宮情放志蕩淫樂未終亦將有才人妙妓遺世越俗揚北里之流聲紹陽阿之妙曲爾乃御文軒臨洞庭琴瑟交揮左虡右筍鐘鼓俱振簫管齊鳴然後姣人乃被文穀之華挂振輕綺之飄颺戴金搖之焜燿揚翠羽之雙翹揮流芳燿飛文歷盤鼓煥繽紛長裾隨風悲歌入雲蹁躚若飛鶴虛遠蹁躚超驤蜿蟬揮霍翔鴻翥濈然鳧沒縱輕體以迅赴景追形而不逮飛聲激塵依遲厲響才捷若神形難為象於是為歡未洽白日西頹散樂變飾徙步中閨玄眉殉分鉛華落收亂髮分拂蘭澤形嬪服兮揚幽若紅顏宜笑睇盼流光時與吾子攜手同行踐飛除即閒房華燭熾幄幕張動朱唇發清商揚羅袂振華裳九秋之夕為歡未央此聲色之妙也子能從我而遊之乎玄微子曰予願清虛未暇此遊也

鏡機子曰予聞君子樂養節以順義烈士甘危軀以成仁是以雄俊之徒交黨結徒

重氣輕命感分遺身故田光伏劍於北燕公叔畢命於西秦果毅輕斷虎步谷風威慴萬乘華夏稱雄詞未及終而玄微子曰善鏡機子曰此乃遊俠之徒耳未足稱妙也若夫田文無忌之儔乃上古之俊公子也皆飛仁揚義騰躍道藝遊心無方抗志雲際陵轢諸侯驅馳當世揮袂則九野生風慷慨則氣成虹蜺吾子若當此之時能從我而友之乎玄微子曰予亮顧焉然方於大道有累如何

鏡機子曰世有聖宰翼帝霸世同量乾坤等曜日月玄化參神與靈合契惠澤播於黎苗威靈振乎無外超隆乎於殷周蹤義皇而齊泰顧朝惟清王道遐均民望如草我澤如春河濱無洗耳之士喬嶽無巢居之民是以俊乂來仕觀國之光舉不遺材進各異方讚興禮於辟雍講文德於明堂正流俗之華說綜孔氏之舊章散樂移風國富民康神應休臻屢薦嘉祥故甘露紛而晨降景星宵而舒光觀遊龍於神淵聆鳴鳳於高岡此霸道之至隆而雍熙之盛際然主上猶尚以沈恩之未廣懼聲教之未厲采英奇於仄陋宣皇明於巖穴此甯子商歌之秋而呂望所以投綸而逝也吾子為太和之民不欲仕陶唐之世乎於是玄微子攘袂而興曰偉哉言乎近者吾子所述華落欲以厲我祇攬子心至聞天下穆清明君莅國睹貧盈虛之正義知頑素之迷惑今乎廓爾身輕若飛願反初服從子而歸

七啓

素水象玉難可磨蕩結土成龍遭雨則傷

七畧

纘典禮於辟雍講文德于明堂刪流俗之華說綜孔氏之舊章

論

魏德論

元氣否塞玄黃喪簿辰星亂逆陰陽舛錯四海鼎沸蕭條沙漠武皇之興也以道隆殘義氣風發神戈退指則妖氛順制靈旗一舉則朝陽擣越惟我聖后神武益天威光佐拂辰彗北蠻首尾爭擊氣齊率然乃電北席卷千里隱乎若崩撝旰乎若濱海愠彼蠻夏蠢爾弗恭脂犯蕭斧簡武練鋒星陳而天運振耀乎南封荊人風靡交益影從軍旅餘勢馥利乘權湯鬼區於白水搦猾制乎退川仰屬日於條支睇弱水之滸濩薄張網於大夏突驟騎於祁連其化之也如神其養之也如春柔遠能邇誰敢不賓憲度增飾日曜月光跡存乎建安道隆乎延康於是漢氏歸義顧音孔昭顯禪天位希唐效堯上猶謙謙弗納也發不世之明詔薄皇居而弗泰蹈北人之清節美石戶之高介義貫金石神明已興神祇致祥乾靈效祐於是摩公卿士功臣列辟率

爾而進曰昔文王三分居二以服事殷非能之而弗欲蓋欲之而弗能況天網弗禁皇綱圮紐僭民非復漢朋尺土非復漢有故武皇創迹於前陛下光美於後蓋所謂勳成於彼位定於此者也將使斯民播秬芑植靈芝鋤岐穗挹醴滋遂乃凱風回燠甘露匝時農夫詠於田隴織婦欣而綜緌黃吻之亂含哺而怡鮐背之老擊壤而嬉古雖稱乎赫胥曷若斯之大治乎於是上當於春秋聖德汪濊奇志妙思神鑒靈察方將審御陰陽爭耀日月極稽祥於退與飛仁風以樹惠既遊精於萬機探幽洞深復遐遜乎六藝兼胥儒林抗思乎文藻之場圃容與乎道術之疆畔超天路而高峙階清雲以妙觀將參跡於三皇豈徒論功於大漢天地位矣九域清矣皇化四達帝猷成矣明哉元首股肱貞矣禮樂既作興頌聲矣固封泰山禪梁甫歷名山以祈福周五方之靈宇越八九於往秦踰帝王之靈姬流餘祚於黎烝鍾元吉乎聖主

漢二祖優劣論

有客問予曰夫漢二帝高祖光武俱為撥命撥亂之君比時事之難易論其人之優劣孰者為先予應之曰昔漢之初興高祖因暴秦而起涂誅強楚光有天下功齊湯武業流後嗣誠帝王之元勳人君之盛事也然而名不稱德行不純道身殁之後崩亡之際果令山婦肆酖酷之心嬖妾被人豕之刑亡趙幽囚禍殃骨肉諸呂專權社

稷殘務凡此諸事豈非高祖寡計淺慮以致然彼之雄材大畧徼儻之節信當世至豪僅壯傑士耳又其羣將畫臣皆古今之鮮有歷世之希覩彼能任其才而用之驅其言而察之故兼天下有帝位流巨勳而遺元功也世祖體乾靈之休德稟貞和之純精通黃中之妙理韜亞聖之懿才其為德也通達而多識仁智而明恕重慎而周密樂施而愛人值陽九無妄之世遭炎光厄會之運殷嗣雷發赫然神舉用武厚以擾暴興義兵以掃殘神光前驅威風先逝軍未出於南京莽已斃於西都夫其湯滌山穢勦除醜類若順迅風而縱烈火曜白日而掃朝霧也嗣乃廟勝而復動衆計定而後行師故攻無不陷之壘戰無弗北之卒是以羣下欣欣歸心聖德寔仁以和衆遠德以來遠故實融聞聲而影附馬援一見而歎息股肱有濟濟之美元首有穆穆之容敦睦九族有唐虞之稱高尚純樸有羲皇之素謙虛納下有吐握之勞留心庶事有日昃之勤乃規弘跡而造皇極創帝道而立德基是以計功則業殊比隆則事異雄德則靡怒言行則無穢量力則勢微論輔則力劣卒能撥乾坤之休徵應五百之顯期立不刊之遐迹垂不朽之元功金石播其休烈詩書載其勳懿故曰光武其優也

成王漢昭論

周公以天下初定武王既終而成王尚幼未能定南面之事是以推以忠誠輔制假

號二弟流言召公疑之發金縢之匱然後用窺亦未決也至於昭帝所以不疑於霍光亦緣武帝有遺詔於光使光若周公踐天子之位行周公之事吾恐叛者非徒二弟疑者非徒召公也且賢者固不能知聖賢自其宜耳昭帝固可不疑霍光周王自疑周公也若以昭帝勝成王霍光當踰周公邪若以美舜為成王湯禹作管蔡邵公周公之不見疑必也

相論

世固有人身癭而志立體小而名高者於聖則否是以美眉八彩舜目重瞳禹耳參漏文王四乳然則世亦有四乳者此則駑馬一毛似驥耳宋臣有公孫呂者長七尺面長三尺廣三寸若此之狀蓋連代而求非一是之異也使形殊於外道合其中名震天下不亦宜乎語云無憂而戚憂必及之無慶而歡樂必隨之此心有先動而神有先知則色有先見也故扁鵲見桓公知其將亡申叔見巫臣知其竊妻而逃也

辨道論

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廬江有左慈陽城有郤儉始能行氣導引慕曉房中之術儉善辟穀慈號三百歲卒所以集之於魏國者蓋恐斯人之徒接姦宄以敗衆行妖慝以惑民宣復欲觀神仙於瀛洲求安期於海島釋金輅而履雲舉

六驥而美飛龍哉自家王與公子及余凡第咸以為調笑不信之矣然始等知上遇之有恒奉不過於員吏賞不加於無功海島難得而遊六龍難得而佩終不敢進虛誑之言出非常之語余嘗試卻儉絕穀百日躬與之寢處行步起居自若也夫人不食七日則死而儉乃如是然不必益壽可以療疾而不憚饑饉馬左慈善修房內之術差可終命然自非有志至精莫能行也甘始者老而有少容自諸術士咸共歸之號始辭業實虛頗有怪言余常辟左右獨與之談問其所行溫顏以誘之美辭以導之始語余吾本師性韓字世雄嘗與師於南海作金甫後數四投數萬斤金與海又言諸梁時西城胡來獻香爲膠帶割玉刀時悔不取也又言車師之西國兒生擘背出脾欲其食少而勞行也又言取鯉魚五寸一雙合其一煮藥俱投沸膏中有藥者奮尾鼓鬣游行沉淳有若處淵其一者已熟而可噉余時問言卒可試不言是藥去此逾萬里當出塞始不自行不能得也言不盡於此頗難悉載故粗舉其巨怪者始若遭秦始皇漢武帝則復為徐市欒大之徒也夫帝者位殊萬國富有天下威尊彰明齊光日月宮殿闕庭等曜崇微何顧乎王母之宮皇爺之域哉夫三爲備役不如百官之美也秦女妲娥不若椒房之麗也雲衣羽裳不若黼黻之飾也駕螭載虡不若乘輿之盛也瓊藻玉蕤不若玉圭之潔也而顧為匹夫所罔納虛妄之辭信眩惑

之說隆禮以招弗臣傾產以供虛求散王爵以榮之清閒館以居之經年累稔終無一驗雖復誅其族滅其族紛然足為天下笑矣若夫玄黃所以娛目鏗鏘所以樂耳嫫妃所以紹先翳桑所以說口也何必甘無味之味聽無聲之樂觀無象之色乎

又辯道論此篇出廣弘明集只數語與雜志及藝集同除文俱不載今另存之

夫神仙之書道家之言乃云傳說上為辰尾宿歲星降為東方朔淮南王安誅於淮南而謂之獲道輕舉鉤弋死於雲陽而謂之屍逝柩空其為虛妄甚矣哉中興篤論之士有桓君山者其所著述多善劉子駿嘗問人言誠能抑嗜欲閉耳目可不衰竭乎時庭中有一老榆君山指而謂曰此樹無情欲可忍無耳目可閉然猶枯槁腐朽而子駿乃言可不衰竭非談也君山援榆喻之未是也何者余前為王莽典樂大夫樂記云文帝得魏文侯樂人竇公年百八十兩目盲帝奇而問之何所施行對曰臣年十三而失明父母哀其不及事教臣鼓琴臣又能導引不知壽得何力君山論之曰頗得少宜專一內視情不外營之助也先難子駿以內視無益退論竇公便以不盲證之吾未見其定論也君山又曰方山有董仲君者繫獄佯死數日目瞤蟲出死而復生然後竟死生之必死君子所達夫何喻乎夫至神不過天地不能使蟲蟲復潛震雷冬發時變則物動氣移而事應彼仲君者乃能藏其氣屍其體爛其膚出其

蠱無乃大怪乎世有方士吾王惡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廬江有左慈陽城有郗儉始能行氣導引孔穴曉房中之術儉善辟穀悉號三百歲本所以集之於魏國者誠恐斯人之徒接姦詭以欺衆行妖慝以惑人故聚而禁之甘始者老而有少容自餘術士咸共歸之然始詞繁寡實顧竊有怪言若遭秦始皇漢武帝則復徐福欒大之徒矣終紂殊世而齊惡姦人異代而等僞乃如此邪又世虛然有仙人之說仙人者儻係後之屬與世人得道化為仙人乎夫雉入海為蜃燕入海為蛤當夫俳徊其翼差池其羽猶自識也忽然自換神化體變乃更與龜鼈為羣豈復自識翔林海巢垣屋之娛乎而願為匹夫所調納虛妄之詞信眩惑之誕隆禮以招弗臣傾產以供虛求散王爵以榮之清閑館以居之經年累載終無一效或殁於沙丘或崩乎五柞臨時雖誅其身滅其族紛然足為天下笑矣然壽命長短骨體強劣各有人焉善養者終之勞攝者半之虛用者殁之其斯之謂與

奇健超忽十倍前文

令禽惡鳥論

國人有以伯勞生獻者王召見之侍臣曰世人同惡伯勞之鳴敢問何謂也王曰昔尹吉甫用後妻之說殺孝子伯奇吉甫後悟追傷伯奇出遊於田見鳥鳴於桑見其

聲嗷然吉甫動心曰伯勞乎乃撫翼其音九切吉甫乃顧謂曰伯勞乎是吾子棲吾與非吾子飛勿居鳥慕聲而棲於蓋吉甫遂射殺後妻以謝之故俗惡伯勞之鳴言所鳴之家必有尸也此好事者附名為之說而今普傳惡之斯實否也伯勞以五月而鳴應陰氣之動陰為賊害蓋賊害之鳥也其聲鵙鵙然故俗憎之若其為人災害愚民之所信通人之所畧也鳥鳴之惡自取憎人言之惡自取滅不有能累於當世也而山人之行弗可易鳥為之鳴不可更者天性然也昔荊人之集將棄於吳鴆遇之曰何去荊而集吳爭集曰荊人惡予之聲鴆曰子不能革子之音則吳楚之民不異情也為子計者莫若宛頸戢翼終身勿復鳴也昔會朝議者有人問曰甯有聞鳥食其母乎有答之者曰嘗聞烏反哺未聞梟食母也問者慙唱不善也得蟅者莫不訓而放之為利人也得蚤者莫不縻之齒牙為害身也鳥獸昆蟲猶以名聲見異況夫吉士之與山人乎

仁孝論

以禽獸悉知愛其母知其孝也唯白虎通曰麟稱仁獸者以其明盛衰知治亂也孰者施近仁者及遠

輔臣論

蓋精微聽察理析毫分規矩可則阿保不傾摩言保乎曰而研覈異非典謨也分

而唯所用之者鍾太傅也

清素寡欲明敏特達志存太虛安心玄妙處平則以和養德遭變則以斷蹈義華太尉敬之謂也

文武垂亮權智時發爵不過侯儉不損禮入毗皇家帝之股肱出則侯伯實撫東夏者曹大司馬也

辨博通幽見傳異慮德會充塞乎內知謀縱橫乎外解疑釋滯剖散盤錯王司徒也至德純粹進吐善謀者陳司空也

智慮深奧淵然難測執節平亷中表保暢恭以奉上愛以接下納言左右為帝喉舌曹大將軍也

魁傑雄特秉心平直威嚴足憚風行草靡我昭果毅折衝厭難者司馬驃騎也

征蜀論

今將以謀謨為劍戟以策畧為旌旗（又云下畧成意據殘本補）

魏德論畧

孟春之日從太陽方貴放鳥雀者加其祿也得蚤者莫不驅而放之為利人也得蚤者莫不靡之齒牙為害身也

說

籍田說

昔者神農氏始嘗萬草教民種植今寡人之興此田將欲以擬乎治國非徒娛耳目而已也夫營疇萬畝嚴田上下經以大陌帶以橫阡此亦寡人之封疆也日殄沒而歸館晨未昕而即野此亦寡人之先下也救雚特嘯不忝異田此亦寡人之政理也及其息沸涌泛重陰懷有虞撫素琴此寡人之所習樂也蘭惠荃蘼植之近嘯此亦寡人之所親賢也蔡蓬貢蘇棄之乎遠疆此亦寡人之所遠佞也若年豐歲登果茂菜滋則臣僕小人咸取驗焉

又

封人有能以輕鑿修鉤去樹之蝎者樹得以（缺）者人曰不識治天下者亦有蝎乎寡人告之曰固有之也富而慢貧而驕殘仁賊義甘財悅色亦君子之蝎乎天子勤耘以收一國大夫勤耘以收世祿君子勤耘以顯令德夫農者始於種終於穫澤既時矣苗既美矣棄而不

耘則故為荒疇蓋豐年有期於災收警修道亦期於沒身也

髑髏說

曹子遊乎陂塘之濱步乎蓁穢之藪蕭條潛虛經幽踐阻顧見髑髏塊然獨居於是伏軾而問之曰子將結纓首劍殉國君乎將被堅執銳斃三軍乎將嬰茲固疾命隕傾乎將壽終數極歸幽冥乎叩遺骸而歎息哀白骨之無靈慕嚴周之適楚儻託夢以通情於是俾若有來況若有存影見容隱厲聲而言曰子何國之君子乎既杜輿駕愍其枯朽不惜咳唾之音慰以若言子則辯於辭矣然未達幽冥之情死生之說也夫死之為言歸也歸也者歸於道也道也者身以無形為主故能與化推移陰陽不能更四時不能虧是故洞於纖微之域通於怳惚之庭望之不見其象聽之不聞其聲抱之不充注之不盈吹之不凋噓之不榮激之不流凝之不停寥落冥漠與道相拘偃然長寢樂莫是踰曹子曰子將請之上帝求諸神靈使司命輟籍反子骸形於是髑髏長呻廓然歎曰甚矣何子之難語也太素氏不仁勞我以形苦我以生今也幸變而之死是反吾真也何子之好勞而我之好逸子則行矣予將歸於太虛於是言卒響絕神光霧除顧將旋軫乃命僕夫拂以玄塵覆以縞巾爰將藏彼路濱處以丹土翳以綠榛夫存亡之異世乃宣尼之所陳何神憑之虛對云死生之必均

畫說

觀畫者見三皇五帝莫不仰戴見三季暴主莫不悲宛見簒臣賊嗣莫不切齒見高節妙士莫不忘食見忠節死難莫不抗首見忠臣孝子莫不歎息見淫夫妒婦莫不側目見令妃順后莫不嘉貴是知存乎鑒者何如也

說疫氣

建安二十二年瘟氣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殪或覆族而喪或以為殃者鬼神所作夫罹此者悉被褐袪衾之子荊室蓬戶之人耳若夫殿處鼎食之家重貂累葛之門若是者鮮焉此乃陰陽失位寒暑錯時是故生疫而愚民懸符厭之亦可笑也

又

鹹水之魚不遊于江淡水之魚不入于海

謚

魏德論謚

甘露

玄德洞幽飛化上承甘露以降密洁水凝觀陽弗晞瓊爵是承獻之帝朝以明貢徵

連理木

皇樹嘉德風靡雲披有木連理別幹同枝將承大同應天之規

穀

於穆聖皇仁暢惠溪辭獻減膳以服緜獨和氣致祥時雨洒沃野草萌芽變化嘉穀

禾

猗猗嘉禾惟穀之精其洪盈箱協穗殊莖昔生周朝今植魏庭獻之朝堂以昭祖靈

鵲

鵲之彊彊詩人取喻今存聖世呈質見素饑食苦華渴飲清露異於儁匹衆鳥是驚

鳩

班班者鳩異素其質昔翔殷邦今為魏出朱目丹趾靈姿詭類載飛載鳴彰我皇懿

碑

制命宗聖侯孔羨奉家祀碑

維黃初元年大魏受命肩軒轅之高蹤紹虞氏之遐統應歷數以改物揚仁風以作教於是輯五瑞班宗彝鈞衡石同度量秩羣祀於無文順天時以布化既乃緝熙聖緒紹顯上世追存三代之禮兼紹宣尼之後以魯縣百戶命孔子二十一世孫議郎

孔羨為宗聖侯以奉孔子之祀制詔三公曰昔仲尼負大聖之才懷帝王之器當衰周之末而無受命之運在魯衛之朝教化洙泗之上栖栖焉皇皇焉欲屈己以存道貶身以救世於是王公終莫能用之乃退考五代之禮修素王之事因魯史而制春秋就大師而正雅頌俾千載之後莫不宗其文以述作仰其聖以謀咨可謂命世大聖億載之師表者也遭天下大亂百祀墮壞舊居之廟毀而不修猥成之後絕而莫繼闕里不聞講誦之聲四時不睹蒸嘗之位斯豈所謂崇禮報功盛德必百世祀者哉嗟乎朕甚憫焉其以議郎孔羨為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修起舊廟置百戶卒吏以守衛之又於其外廣為屋宇以居學者於是嘗之父老諸生遊士瞻廟堂之始覩俎豆之初設嘉聖靈於琴瑟想禎祥之來集乃慨然而歎曰大道衰廢禮樂絕滅三十餘年皇上懷仁聖之懿德兼二儀之化育廣大包於無方淵深淪於不測故自受命以來天人咸和神氣氤氳嘉瑞踵武休徵屢臻殊俗解編髮而慕義遐夷越險阻而來賓雖太皞遊龍以君世虞氏儀鳳以臨民伯禹命玄宮而為夏后西伯由岐社而為周文尚何足稱於大魏哉若乃紹繼微絕興修廢官嗜容稽古崇配乾坤況神明之所福作宇宙之所觀欣欣之色豈徒魯邦而已哉國乃感殷人路寢之義嘉先民洋宮之事以為高宗僖公蓋嗣世之王諸侯之國耳猶著德於三

頌騰聲於千載況今聖皇肇造區夏創業垂統受命之日曾未下輿而褒美大聖追
化如此能無頌乎乃作頌曰
煌煌大魏受命溥將繼體黃唐包夏含商降釐下土廓清三光羣祀咸秩靡事不綱
嘉彼玄聖有赫其靈遭世霿亂莫顯其榮猶成既絕寢廟斯傾闕里蕭條靡詔靡馨
我皇悼之尋其世武乃建宗聖以紹厥後修復舊堂豐其黌宇革革學徒爰居爰處
王教既敷羣小遄沮魯道以興永作憲矩洪聲益遐神祇來和休徵雜遝瑞我邦家
內光區域外被荒遐殊方慕義搏拊揚歌於赫四聖運世應期仲尼既沒文亦在茲
彬彬我后越而五之垂於億載如山之基

頌

皇子生頌

於我聖后憲章前志克篤二皇三靈昭事祇肅郊廟明德敬惠陽和積吉鍾天之釐
嘉月令辰篤生聖嗣慶由一人萬國作喜嘔嘔萬國發羣生稟命我后綏之則榮
長為臣妾終天之經仁聖爽代永載明明同年上帝休祥淑禎藩臣作頌光流德聲
吁嗟卿士祇承予聽

承露盤頌 有序 作一銘

皇帝鑄承露盤蓋長十二丈大十圍上盤還四尺下盤還五尺銅龍遶其根龍身長
一丈背負兩子自立於芳林園甘露乃降使臣為頌頌曰
岩岩承露峻極太清神若碣魄洪基載停下潛醴泉上受雲英和氣四充翔風所經
匪我明后孰能經營近歷纏度三光朗明殊俗歸義祥瑞混并鸞鳳晨棲甘露宵零
神物攸協高而不傾奉天戴魏恭統神器固若露盤長存永貴賢聖繼跡爽世明德
不忝先功保茲皇極垂作億兆永荷天秩

孔廟頌 有序

自五帝典籍三皇禮廢應期命世齊賢等聖者莫高於孔子也故有若曰出乎類拔
乎萃誠所謂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矣
由也務學名在前志宰予晝寢糞土作誡過庭子弟詩禮明記歌以詠言又以驟志
予今不述后賢曷識於鑠尼父生民之傑性與天成該聖備藝德倫三五配皇作烈
玄鏡獨鑒神明昭晰仁塞宇宙志凌雲霓學者三千莫不俊人唯仁足憑唯道足恃
鑽仰彌高請益不已 舊集摘宗聖侯碑頌中數語作孔子頌更名此篇為學宮頌今正之

社頌 有序

余前封鄄城侯轉雍丘皆欲為上宅字和造以府庫尚豐志在善公夫務完圖而已
農桑一無所營經離十載瑰然守空饑寒備嘗聖朝隱之故封此縣田則一州之膏
腴桑則天下之甲第故封此桑以為田社乃作頌云
於惟太社官名后土是曰勾龍功著上古德配帝王實為靈主克明播植農正日舉
尊以作稷豐年是興義興社同方神壯宇建國承家莫不攸知

湯妃頌

殷湯令妃有莘之女仁教內修度儀以處清誼后宮九嬪有序伊為勝匹嬪作元輔

姜后頌

於鑠姜后光配周宣非禮不動非禮不言晏起失朝永巷告愆王用勤政蕩蕩以虔

玄俗頌

玄俗妙識饑餌神顏在陰倏逝即陽無景逍遙北嶽凌霄引領揮霧昊天含神自靜

冬至獻襪頌

玉趾既御履和蹈貞行與祿遇動以祥并南闕北戶西逝王城翔翔萬域聖體淳輕

宜男花頌

草號宜男既曄且貞其貞伊何惟乾之嘉其曄伊何綠葉丹花光承晨曜配彼朝日
君子耽樂好和琴瑟固作龠斯惟立孔臧福滂太姒永世克昌

贊

畫贊

蓋畫者鳥書之流昔明德馬后美於色厚於德帝用嘉之嘗從觀畫過虞舜廟見姚
皇女英帝指之戲后曰恨不得如此為妃又前見商唐之像后指堯曰嗟乎羣臣百
寮恨不得為君如是帝顧而笑故夫畫所見多矣

庖犧贊

木德風姓八卦創焉龍瑞名官法地象天庖廚祭祀網罟魚畋琴以像時神德通玄

女媧贊

古之國君造簧作笙人物未就軒轅慕成咸云二皇人首蛇形神化七十何德之靈

神農贊

少典之胄火德成木造為耒耜遍民播穀正為雅琴以暢風俗

黃帝贊

少典之孫神明聖哲土德承火赤帝是滅服牛乘馬衣裳是制氏雲名官功冠五帝

黃帝三鼎贊

鼎質之精古之神器黃帝是鑄以像太乙能輕能重知凶識吉世衰則隱世和則出

少昊贊

祖自軒轅青陽之裔金德承土儀鳳帝世官爲號名殊職別系裳正庶氏各有品制

顓頊贊

昌意之子祖自軒轅始誅九黎水德統天以國爲號風化神宣威暢八極靡不祗度

帝嚳贊

祖自軒轅玄冥之裔生言其名木德帝世撫甯天地神聖靈察教弭四海明並日月

帝堯贊

大德統位父則高辛克平共工萬國同慶調適陰陽其惠如春巍巍成功配天則神

帝舜贊

顓頊之族重瞳神聖克協稽瞽應唐泣跡除山舉俊以齊七政應歷受禪顯天之命

夏禹贊

吁嗟天子拯世濟民克卑宮室致孝鬼神疏食薄服敝冕乃新厥德不回其誠可親

禹治水贊

嗟夫夏禹實勞水功西鑿龍門疏河通江梁岐既闢九州以同天錫玄圭奄有萬邦

百三名家集　陳思王集一　贊　三十五　歸葉山房藏版

禹渡河贊

禹濟於河黃龍負舟舟人並懼禹歎仰天予授大運勤功恤民死亡命也龍乃弭身

殷湯贊

殷湯伐夏諸侯振仰救禁鳴條南面以王桑林之禱炎災克償伊尹佐治可謂賢相

湯禱桑林贊

惟殷之世炎旱七年湯禱桑林祈福於天翦髮離爪自以爲牲皇靈感應時雨以零

周文王贊

於赫聖德寔惟文王三分有二猶服事商化加虞芮傍開四方王業克昭武嗣遂光

周文王赤雀贊

西伯積德天命攸顧赤雀銜書爰集昌戶瑞爲天使和氣所致嗟爾後王昌期而至

周武王贊

桓桓武王繼世滅殷咸任尚父且作商臣功冒四海救世濟民天下宗周萬國是賓

周公贊

成王即位年尚幼稚周公居攝四海慕利劉叛柔服祥應仍至誦長反政達天忠義

周成王贊

成王繼武聖賢保傅年雖幼稚岐嶷有素初疑周公終焉克寤旦奭佐治遂致刑錯

漢高帝贊

屯雲斬蛇靈母告祥朱旗既抗九野披攘禽嬰克羽掃滅英雄承機帝世功著武湯

漢文帝贊

孝文即位愛物儉身驕戾撫越匈奴和親納諫赦罪以德讓民殆至刑錯萬國化洽

漢景帝贊

景帝明德繼文之則肅清王室克滅七國省役薄賦百姓殷昌風移俗易齊美成康

漢武帝贊

世宗光光文武是攘威振百蠻怃拓土疆簡定律曆辨修舊章封天禪土功越百王

姜嫄簡狄贊

嚳有四妃子皆爲王帝摯貶崩堯承天綱玄鳥大跡殷周美祥稷契既生垔化虞唐

禹妻贊

禹娶塗山土功是急閒啓之生過門不入女嬉違義明勳是執成長聖嗣天祿以襲

班婕妤贊

有德有言實惟班婕盈沖其驕窮其厭悅在奕貞艱在晉正接臨履端幹衝霜根葉

百三名家集　陳思王集一　贊　三十六　歸葉山房藏版

吹雲贊

天地變化是生神物吹雲吐潤浮氣蓊鬱

巢父贊

堯禪許由巢父是恥織其網聽臨河洗耳池主是讓以水爲濁嗟此三士清足厲俗

務光贊

湯將伐桀謀於卞子既聞讓位隨以爲恥薄於殷世著自汙己自投鼎水清風邈矣

商山四皓贊

嗟爾四皓避秦隱形劉項之爭養志弗營不應朝聘保節全貞應命太子漢嗣以甯

長樂觀畫贊

妙哉平生才巧若神辭賦之作華若望春

古冶子等贊

齊姜接子勇節絢名虎門之搏忽忘置罰於而日伐輕死重分

銘

寶刀銘

造茲寶刀既磬既礱匪以尚武予身是衛麟角是觸鴛距匪蹤

承露盤銘并序

明帝鑄承露盤莖長十二丈本圍上盤逕四尺下盤逕五尺銅龍遶其根龍身長一丈背負兩子自立於上林園甘露乃降使臣為頌銘銘曰

岩岩承露峻極太清神君礨磈洪基嶽停下潛醴泉上受雲英和氣四充翔風所經匪我明君孰能經營近臨纏度三光朗明殊俗歸義祥瑞況并鸞鳳宸棲甘露宵零神物攸協高而不傾奉天戴巍恭統神器因若露盤長存永貴賢聖繼跡非世明德不悉先功保茲皇極垂作億兆永荷天秩

文

誥咎文 有序

五行致災先史咸以為應政而作天地之氣自有變動未必政治之所興致也於時大風發屋拔木意有感焉聊假天帝之命以誥咎祈福辭曰

上帝有命風伯雨師夫風以助氣雨以潤時陰陽協和氣物以滋元陽害苗暴風傷條伊周是遇在湯斯遭桑林既禱慶雲克舉偃禾復姬公去楚況我皇德承天統民禮敬川嶽祈肅百神享茲元吉釐福日新至若炎旱赫羲颺風扇發嘉卉以萎良木以拔何谷宜填何山應伐何靈宜論何神宜謁於是五靈振悚皇祇赫怒招搖驚怯攬搶奮斧河伯典澤屏翳司風迴呵飛廉顧此豐隆息颸遏暴元勑華蓋慶雲是興效殷豐年遂乃沈陰垓北甘澤微微雨我公田爰壑於私黍稷盈疇芳草依依靈禾重穗生彼邦畿年登歲豐民無餓饑

釋愁文

予以愁慘行吟路邊形容枯悴憂心如醉有玄靈先生見而問之曰子將何疾以至於斯答曰吾所病者愁也先生曰愁是何物而能病子乎答曰愁之為物惟恍惟惚不召自來推之弗往尋之不知其際握之不盈一掌寂寂長夜或寐或覺去來無方亂我情魄其來也難退其去也易追臨餐困於哽咽煩寃毒於酸嘶加之以粉飾不澤飲之以蘭肴不肥溫之以金石不消摩之以神膏不希授之以巧笑不悅樂之以絲竹增悲醫和絕思而無措先生豈能為我蓍龜乎先生作色而言曰予徒擠子之愁形未知子愁所由而生我獨為子言其發矣方今大道既隱子生末季沉溺流俗眩惑名位濯纓彈冠諮趣榮貴生不安席食不終味遑遑汲汲或憔或悴所鶩者名所拘者利良由華簿淘損正氣吾將贈子以無為之藥給子以恬薄之湯刺子以玄虛之針灸子以高朴之方安子以恢廓之宇坐子以寂寞之床使王喬與子遨遊而逝黃公與子詠歌而行莊子與子具養神之撰老聃與子致愛性之方趣避路以棲

跡乘輕雲以翱翔於是精駭魂散改心回邇願納至言仰崇玄旨恨愁忽然不辭而去

誄

武帝誄

於惟我王乘運之衰神武震發羣雄戡夷拯民於下登帝太微德美旦奭功越彭韋九德光備萬國作師寢疾不興聖體長違華夏歔欷黎庶含悲神鸞功顯身沉名飛歎揚聖德表之素旗乃作誄曰

於穆我王胄稷肇周賢聖是紹元懿允休先侯佐漢實維平陽功成績著德昭二皇民以甯一興詠有章我王承統文姿特生年在志學謀過老成奮臂舊邦翻身上京哀興我王兵交若神張陳肖誓徼帝虐民擁徒百萬虎視朔濱我王赫怒戎車列陳武卒奮鬬如雷如震攘撞北掃舉不浹辰紹遂彝北河朔是賓振旅京師帝嘉厥勳乃位丞相摠攝三公光受上爵君臨魏邦九錫昭備大路火龍玄鉞雲縣採幽洞微下無僞情姦不容非敦儉尚古不玩珠玉以身先下民以純樸聖性嚴毅平修清一惟善是嘉靡疏靡昵怨過雷霆喜踰春日萬國肅虔望風震慄既摠庶政兼覽儒林窮著雅頌被之瑟琴茫茫四海我王康之微微漢嗣我王匡之羣傑扇動我王服之

喁喁黎庶我王育之光有天下萬國作君虔奉本朝德美周文以寬克眾每征必舉四夷賓服功爽聖武翼帝王世神武鷹揚左鉞右旄威凌伊呂年踰耳順體愉志肅軌軌庶事氣邁方叔宜並南嶽君國無窮如何不弔禍鍾聖躬棄離臣子背世長終兆民號咷仰慰上穹既以約終令飾不良既即祥宮躬御縗衣璽不存身唯綍是荷明器無飾陶素是嘉既次西陵幽閨啟路羣臣奉迎我王安厝窅窕玄宇三光不晰幽閨一扃萬靈永毓聖上臨穴哀號靡及羣臣陪臨佇立以法去此昭昭於彼冥冥永棄兆民下君百靈千代萬乘爲時復形

文帝誄

惟黃初七年五月七日大行皇帝崩嗚呼哀哉於時天震地駭崩山隕霜陽精薄景五緯錯行百姓吁嗟萬國悲悼若喪考妣恩過慕唐擗踊部埜仰想穹蒼僉曰何辜早世隕喪嗚呼哀哉悲夫大行忽焉光滅永棄萬民雲往雨絕承問慌惚憯憯唲唲神鋒抽刃欲自僵斃追慕三良甘心同穴感彼南風惟以鬱滯終於借沒指景自誓考諸先紀尋之哲言生若浮寄惟德可論朝聞夕逝孔志所存皇雖殞殘天祿永延何以述德表之素旃何以詠功宣之管絃乃作誄曰

皓皓太素兩儀始分中和產物肇有人倫爰暨三皇實秉道真降逮五帝繼以懿純

三代製作踵武立勳季綱不維網漏於秦崩樂滅學儒坑禮焚二世而殲漢氏乃因弗求古訓矜政是遵王綱帝典聞爾無聞末光幽昧道究運遷乾坤回曆簡聖授賢乃眷大行屬以黎元龍飛啟祚合契主玄正行定紀改號革年明明赫赫受命於天風偃物化德以禮宣祥惟聖質岐嶷幼齡研幾六典學不過庭潛心無妄亢志清冥才秀藻朗如玉之瑩聽察無響瞻睹未形其剛如金其貞如瓊如冰之潔如砥之平爵功無重戮違無輕心鏡萬機鑒照下情思良股肱嘉昔伊呂搜揚側陋舉湯代禹拔才巖穴取士蓬戶唯德是榮弗拘禰祖宅土之中道義是圖弗營厥險六合是廣齊契共檢璿下以純恢拓規矩克紹前人科條品制猥賤以因乘殷之輅行夏之辰金根黃屋翠旒龍鱗紼冕崇麗衡紘維新尊肅禮容矚之若神方牧妙舉欽於恤民虎將荷節鎮彼四隣朱旗所剸九壤被震疇克不若孰敢不臣縣雄海表萬里無塵虜備凶徹烏殪江岷摧若涸魚乾腊矯鱗蕭慎納貢越裳效珍條支絕域獻款內賓德儕先王功侔太古上靈降瑞黃初俶祜河龍洛龜陵波遊下平均應繩神鸞翔舞數英階除系風扇暑皓獸素禽飛走郊野神鍾寶鼎形自舊土雲英甘露滋塗被宇靈芝景沼朱華蔭渚回回凱風祁祁甘雨稼穡豐登我稷我黍家佩惠君戶蒙蔥天圖致太和洽德全義將登泰山先皇作儐儐鐫石紀勳兼錄眾瑞方隆封禪歸功天地

實禮百靈敷命視規望祭四嶽燎封奉柴肅於南郊宗祀上帝三牲既供夏禘秋嘗元侯佐祭獻璧奉璋鸞輿幽蔼龍旂太常爰迓太廟鍾鼓鍠鍠頌德詠功八佾鏘鏘皇祖既饗烈考來享神具醉止降茲福祥天地震蕩大行康之三辰暗昧大行光之皇紘絕維大行綱之神器莫統大行當之禮樂廢弛大行張之仁義陸沉大行揚之潛龍隱鳳大行翔之疏狄遐廓大行匡之在位七載元功仍舉將永太和絕迹三五宜作物師長為神主壽終金石等美東父如何奄忽推身后土俾我梵梵靡瞻靡顧嗟嗟皇穹胡甯忍篤嗚呼哀哉明監吉凶體違存亡深垂典制申之嗣皇聖上虔奉是順是矩乃創玄宇基於首陽擬迹軒林追光纂唐合山同陵不樹不墳堂平魂靈珠玉靡藏百神警侍來賓幽堂耕禽田獸望魂之翔於是侯大隧之致功分練元辰之淑禎潛華體於梓宮分馮正殿以居靈顧皇嗣之號咷分存臨者之悲聲悼晏駕之既往分感容車之遠征浮飛魂於輕霄分就黃壚以藏形背三光之昭晰分歸玄宅之冥冥嗟一往之不返分痛閨闥之長扃咨遠臣之眇眇分成山諱以旦驚心孤絕而靡告分紛流涕而交頸思恩榮以橫奔分闚闕塞之冀顧哀經以輕舉分念關防之我嬰欲高飛而遥逝分憚天網之遠經遥投骨於山足分報恩養於下庭慨拊心而自悼分懼施重而命輕嗟微軀之是效分甘九死而忘生幾司命之役籍分

先黃髮而隕零天蓋高而察卑分冀神明於我聽獨鬱伊而莫告分追顧景而憐形奏斯文以寫思分結翰墨以敷誠嗚呼哀哉

卞太后誄　并表

率土嘖溝三光改度陵嶺谷踊五行錯互皇室蕭條羽檄四布百姓赦厥嬰兒號幕若喪考妣天下縞素聖者知命殉道寶名義之攸在亦棄厥生敢揚后德表之旌旌光垂罔極以慰我情乃作誄曰

我皇之生坤靈是輔作合於魏亦光聖武篤生文帝紹虞之緒龍飛紫宸奄有九土詳惟聖善岐嶷秀出德配姜嫄不忝先哲玄覽萬機兼才備藝汎納容眾含垢藏疾仰奉諸姑降接儔列洽處陽潛外明內察乃踐大位毋養萬國溫溫其人不替明德悼彼遠誡未遑寧息恒勞庶事兢兢翼翼親桑蠶館為天下式樊姬霸楚書載其庸武王有亂孔歎其功我后齊聖克暢丹聰不出房閨心照萬邦年踰耳順乾乾匪倦珠玉不玩躬御綈綠日旰忘饑臨樂勿識去奢即儉曠世作顯慎終如始蹈和履貞恭事神祇昭奉百靈踽天踖地祇畏神明敬微慎獨執禮幽冥虔肅宗廟蹌蹌三牲降福無疆祝云其誠宜享斯祜蒙祉自天何圖山岱不免斯年嘗禘盡禮有駕無痊豈命有終神食其言遺孤在疚承諱東藩擗踊郊甸洒淚中原追號皇妣棄我何遷

昔垂顧復今何不然空宮寥廓榱宇無煙迴者階塗髣髴檻軒仰瞻帷幄俯察几筵物不毀故而人不存痛莫酷斯彼蒼者天遂殄魁都游魂舊邑大隧開塗靈魄斯載歎息霧興揮淚雨集徘徊輾枢號咷弗及神光既幽佇立以泣

任城王誄

昔二虢佐文旦奭翼武於休我王魏之元輔將崇懿跡等號齊魯如何奄忽命不是與仁者悼沒兼彼殊類矧我同生能不惜悴目想宮嬪心存平素彷彿魂神馳情陵墓凡夫愛命達者徇名王雖薨徂功著丹青人誰不沒德有遺聲乃作誄曰

幼有令德光耀珪璋孝殊閔氏義達參商溫溫其恭爰柔克剛心存建業王室是匡矯矯元戎雷動雨徂橫行燕代威惜北胡奔虜無寇還戰高柳王率壯士堂為軍首宜究長年永保皇家如何奄忽景命不遐同盟飲淚百寮咨嗟

大司馬曹休誄

於穆公侯魏之宗室明德繼踵爽世純粹闡弘汎愛仁以接物藝以為華體斯亮實年沒弱冠志在雄英高揖名師發言有章東夏翕然稱曰龍光貧而無怨孔以為難嗟我公侯廣宅是安不耽世祿親悅為歡好彼蓬樞甘此瓢簞味道忘憂斟憲趨顏矯矯公侯不撓其厄呵叱三軍躬奮雄戟足蹴白刃手接飛鏑終弭淮南保我疆場

光祿大夫荀侯誄

如水之清如玉之潔法而不威和而不慢百寮士庶敘慼雷纓機女投杼農夫輟耕輪結轍而不轉馬悲鳴而倚衡

王仲宣誄

建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戊申魏故侍中關內侯王君卒嗚呼哀哉皇穹神察詰人是悖如何靈祇殲我吉士誰謂不痛早世即冥誰謂不傷華繁中零存亡分流夭遒同期朝聞夕沒先民所思何用誄德表之素旗何以贈終哀以送之遂作誄曰

猗歟侍中遠祖獨芳公高建業佐武伐商爵同齊魯邦嗣絕亡流爵畢萬勳績惟光晉獻賜封於魏之虞天開之祚末曾孫王厥姓斯氏條分葉散世滋芳烈揚聲秦漢會遭陽九炎光中蟄世祖撥亂爰建時雍三台樹位履道是鍾寵爵之加匪惠惟恭

自君二祖為光為龍僉曰休哉宜翼漢邦或統太尉或掌司空百揆惟叙五典克從天靜人和皇教遐通伊君顯考奕葉佐時入管機密朝政以治出臨朔岱庶績咸熙君以淑懿繼此洪基既有令德材技廣宣強記洽聞幽讚微言文若春華思若涌泉發言可詠下筆成篇何道不治何藝不閑棋局逞巧博奕惟賢皇家不造京室隕顛宰臣專制帝用西遷君乃羈旅離此阻艱翕然鳳舉遠寓荊蠻身窮志達居鄒行鮮

振冠南嶽濯纓清川潛處蓬室不干勢權我公奮鉞耀威南楚荊人或違陳戎講武君乃義發冀我師旅高尚霸功投身帝宇斯言既發謀夫是興是興伊何贊我明德投戈編鄧稽顙漢北我公寔嘉表揚京國金龜紫綬以彰勳則勳則伊何勞謙靡已憂世忘家殊畧卓峙乃署祭酒與君行止奚無遺策晝無失理我王建國百司俊乂君以顯舉秉機省闥戴蟬珥貂朱衣皓帶入侍帷幄出擁華蓋榮耀當世芳風晻藹嗟彼東夷憑江阻湖驍猾邊境勞我師徒光光戎輅霆駭風徂君侍華轂輝耀王塗思榮懷附望彼來威如何不濟運極命衰寢疾彌留吉往山歸嗚呼哀哉翻孤嗣號慟崩摧發軫壯魏遠迄南淮經屆山河泣涕如頹哀風興感行雲徘徊游魚失浪歸鳥忘棲嗚呼哀哉吾與夫子義貫丹青好和琴瑟分過友生庶幾遐年攜手同征如何奄忽棄我風零感昔宴會志各高厲予戲夫子金石難礪人命靡常吉凶異制此歡之人孰先隕越何寤夫子果乃先逝又論死生存亡數度子猶懷疑求之明據儻獨有靈游魂泰素我將假翼飄飄高舉超登景雲要子天路喪柩既臻將及魏京靈輀迴軌白驥悲鳴虛廓無見藏影蔽形孰云仲宣不聞其聲延首歎息雨泣交頸嗟乎夫子永安幽冥人誰不殁達士殉名生榮死哀亦孔之榮嗚呼哀哉

平陽懿公主誄

俯振地紀仰錯天文悲風激興霜霰雰雰凋蘭夭蕙良軫以民於惟懿主瑛瑤其質協策應期含英秀出岐嶷之姿實明實極在生十旬寮人識物儀同聖表聲協音律騶眉識往侻瞳知來未顏忘笑和音則該阿保接手侍御充傍帶在襁褓不停蟬床

專愛一宮取玩聖皇何圖奄忽罹天之殃魂神遷移精爽翱翔號之不應聽之不聆帝用吁嗟嗚呼哀哉憐爾早沒不逮陰光改封大郡惟帝舊疆建土開家邑移蕃王琨珮惟鮮朱紱斯煌國號既崇哀爾孤獨配爾君子華宗貴族爵以列侯銀艾優渥成禮於宮靈輀交轂生雖異室殁同山嶽爰構玄宮王石交連朱房皓壁皓曜青鮮飾終備衛法生象存長埏繕修神閨掩扉二柩並降雙魂孰依人誰不殁憐爾尚微阿保激摧上聖傷悲城闕之詩以日踰歲況我愛子神光長滅扃闥一閨曷其復晰

蒼舒誄

建安十二年五月甲戌童子曹蒼舒卒乃作誄曰

於惟淑弟懿矣純良誕豐令質荷天之光既哲且仁爰柔克剛彼德之容慈我聿行宜逢分祚以永無疆如何昊天凋斯俊英嗚呼哀哉惟人之生忽若朝露促百年曩靈行暮矧爾既夭十三而卒何辜於天景命不遂

哀辭

仲雍哀辭

曹喈字仲雍魏太子之仲子也三月而生五月而亡昔后稷之在寒氷鳲鷇之在楚澤咸依鳥馮虎而無風塵之灾今之玄緼文茵無寒氷之慘羅幃綺帳暖於翔鳥之翼坐房閨字密於雲夢之野慈母良保仁乎鳥虎之情卒不能延期於慕戴雖六旬而夭殃彼孤蘭之秀耿亮成幹其畢榮辰綿綿之弱子早背世而潛形且四孟之未周將願之乎一齡陰雲回於素蓋悲風動其扶輪臨壙闔以歔欷淚流射而沾巾

金鉥哀辭

金鉥子之首女雖未能言固已授色知心矣生十九旬而夭折乃作此辭辭曰

在襁褓而撫育尚孩笑而未言不終年而夭絕何見罰於皇天信吾罪之所招悲弱子之無訾去父母之懷抱滅微骸於窀土天長地久人生幾時先後無覺從爾有期

行女哀辭

行女生於季秋而終於首夏三年之中二子頻喪伊上帝之降命何短修之難裁哉華疑以終年或懷妊而逢災感前哀之未闋復新殃之重來方朝華而晚敷比辰露而先晞感逝者之不追悵情忽而失度天蓋高而無階懷此恨其誰訴

陳思王集卷之一終

明　太倉張溥西銘閱

樂府

詩品云、指詩源出於國風、骨氣奇高、詞彩華茂、情兼怨悱、體被文質、粲溢今古、卓爾不羣、post于陳思之于文章也、譬人倫之有周孔、鱗羽之有龍鳳、音樂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偉國慷銘吮墨者抱篇章而景慕、味餘辉以自燭、故孔氏之門如有詩則公幹升堂、思王入室、陳王最高、劉郎辭氣偏正、得其中和、不拘對屬、偏或有之、蕴興興興、盛衰通情起不由作意、最格自高、十九首其流一也、詩評云、斷斷續續、自然況況、使竹林詩評云、書之作、亦正亦變、駁駁乎大雅之製、見蘭莊詩話云、子建詩覽樓蘭、摩客萬永、風調非徒人易到、陳子昂李太白慕以為宗、信乎晉以下鮮其儔也、子每讀其詩、渥然有千古之想、無名氏云、退仲子建詩、慷慨悽惋、陌處危疑、頗有風人遺意、李夢陽序云、植其音宛、其情摩、其言憤切而有餘悲、陌處危疑、之際者乎、養花庵言云、子建天才流麗、雖譬喻千古、而實避父兄、何以故村太高、辭太華、又喜云子建才敏於父兄、然不如其父兄、覽濮樂府之變、自子建始。

箜篌引

置酒高殿上、親友從我遊、中廚辦豐膳、烹羊宰肥牛、秦箏何慷慨、齊瑟和且柔、陽阿奏奇舞、京洛出名謳、樂飲過三爵、緩帶傾庶羞、主稱千金壽、賓奉萬年酬、久要不可忘、薄終義所尤、謙謙君子德、磐折欲何求、驚風飄白日、光景馳西流、盛時不可再、百年忽我遒、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先民誰不死、知命復何憂。

薤露行　樂府解題云、曹植擬薤露行為天地

天地無窮極、陰陽轉相因、人居一世間、忽若風吹塵、願得展功勳、輸力於明君、懷此王佐才、慷慨獨不羣、鱗介尊神龍、走獸宗麒麟、蟲獸猶如德、何況於士人、孔氏刪詩書、王業粲已分、騁我徑寸輪、流藻垂華芬。

惟漢行　魏武帝薤露詩云、惟漢

太極定二儀、清濁始以形、三光炤八極、天道甚著明、人為立君長、欲以遂其生、行仁童以瑞變、故誠驗盈神、高而聽卑報、若響應聲、明王敬細微、三季膏天經、二皇稱至化、威哉唐虞庭、禹湯既嚴德、周亦致太平、在昔懷帝京、日昃不敢寧、濟濟在公朝、萬載馳其名。

平陵東

閶闔開天衢、通被我羽衣、翠飛龍翠飛龍、與仙期東上蓬萊採靈芝、靈芝採之可服、食年若王父、終無極作與。

鰕鯉篇　一曰鰕鯉篇、被樂府解題云、曹植擬長歌行為鰕鯉

鰕鯉游潢潦、不知江海流、燕雀戲藩柴、安識鴻鵠遊、世士此誠明、大德固無儔、寓言登五嶽、然後小陵丘、俯觀上路人、勢利惟是謀、譬高念皇家、遠懷柔九州、撫劍而雷音、猛氣縱橫溢、汎泊徒嗷嗷、誰知壯士憂。

呼嗟篇　選詩拾遺作箜篌謠、鮑參軍解題云、曹植擬苦寒行為呼嗟、魏志云植每欲求別恩、數及時政、事與意用、終不能得時法、常待黃門吟、

拍板十一年而三遷都、常汲汲無歡。

吁嗟此轉蓬、居世何獨然、長士本根逝、宿夜無休閒、東西經七陌、南北越九阡、卒遇回風起、吹我入雲間、自謂終天路、忽然下沈泉、驚飆接我出、故歸彼中田、當南而更北、謂東而反西、宕宕當何依、忽亡而復存、飄飄周八澤、連翩歷五山、流轉無恒處、誰知吾苦艱、願為中林草、秋隨野火燔、糜滅豈不痛、願與根荄連、根一作株。

豫章行二首　樂府解題云、曹植豫章行為烈

窮達難豫圖、禍福信亦然、虞舜不逢堯、耕耘成中田、太公未遭文、漁釣終渭川、不見魯孔丘、窮困陳蔡間、周公下白屋、天下稱其賢、終一作經。

其二

駕言自朋親、不若比翼連、他人雖同盟、骨肉天性然、周公穆康叔、管蔡則流言、子臧讓千乘、季札慕其賢。

蒲生行浮萍篇

浮萍寄清水、隨風東西流、結髮辭嚴親、來為君子仇、恪勤在朝夕、無端獲罪尤、在昔蒙恩惠、和樂如瑟琴、何意今摧頹、曠若商與參、棄置自有芳、不若桂與蘭、新人雖可愛、無若故所歡、行寒有反期、君恩儻中還、懷懷仰天歎、愁心將何愬、日月不恒處、人生忽若寓、悲風來入懷、淚下如垂露、發篋造裳衣、裁縫紈與素、懷一作悵、裳一作新、○按藝類云、詩不能久恨、工拙之間、相去幾何、自鮑明遠以來、始有此病、如塘上行云、莫以貴相驕、貧賤相棄捐、古詩云、莫以貧賤相棄捐、莫以富貴相忘、此與樂府平調曲、清調曲、瑟調曲、楚調曲、大曲、雜曲、新人雖可愛、無若故所歡、本自論語、然佳不如塘上行、蕃花尼言云、洛神賦、魏王植賦、皆小言無及者、然此賦始名感甄、又以蒲生池上、終此悲況、而不知避諱何也、蒲生池上、含洛神見之、未免褻于建德父耳、

當來日大難　樂府解題云、曹植善哉行為日苦短

當來日大難、人命不可保、離別在須臾、恩愛不得久、願為雙黃鵠、比翼戲雲中、當復待來茂、攜手俱遊嬉、

丹霞蔽日行　魏文帝詩云、丹霞蔽日來虹垂、天曙帝步出夏門行亦云、

紛為卉亂虐殘忠、正周室何隆、一門三聖牧野致功、天亦革命漢祚之興、階泰之衰、雖有南面王、遺陵夷夫再幽、珍滅無遺。

野田黃雀行

高樹多悲風、海水揚其波、利劒不在掌、結友何須多、不見羅間雀、見鷂自投羅、羅家得雀喜、少年見雀悲、拔劒捎羅網、黃雀得飛飛、飛飛摩蒼天、來下謝少年、按藝類云、亦忌鉤逸鉤祖云、光武伐檄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鵬曉曉也、恩王野田黃雀行、譬如雛出籠中、大鳥霹矣、

門有萬里客

門有萬里客、問君何鄉人。褰裳起從之、果得心所親。挽裳對我泣、太息前自陳。本是朔方士、今為吳越民。行行將復行、去去適西秦。

泰山梁甫行

八方各異氣、千里殊風雨。劇哉邊海民、寄身於草野。妻子象禽獸、行止依林阻。柴門何蕭條、狐兔翔我宇。

怨詩行

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婦、悲歎有餘哀。一解 借問歎者誰、自云蕩子妻。夫行踰十載、賤妾常獨棲。二解 念君過於渴、思君劇於飢。君作高山陌、妾為濁水泥。三解 北風行蕭蕭、烈烈入吾耳。心中念故人、淚墮不能止。四解 浮沈各異路、會合當何諧。願作東北風、吹我入君懷。五解 君懷常不開、賤妾當何依。恩情中道絕、流止任東西。六解 我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長。今日樂相樂、別後莫相忘。七解 栢一作相○古一曲晉樂所奏 七哀此篇本辭○呂氏童蒙訓云讀古詩十九首及曹子建諸詩如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之類皆思深遠而有餘悲言有盡而意無窮也學者當以此等詩常自涵養自然下筆高妙

怨歌行 伎錄樂府解題作古辭 郭茂倩樂府作曹植

為君既不易。為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周公佐成王、金縢功不刊。推心輔王室、二叔反流言。待罪居東國、泣涕常流連。皇靈大動變、震雷風且寒。拔樹偃秋稼、天威不可干。素服開金縢、感悟求其端。公旦事既顯、成王乃哀歎。吾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長。今日樂相樂、別後莫相忘。右一曲晉樂所奏

鼙舞歌五首

序曰漢靈帝西園鼓吹有李堅者、能鞞舞。遭亂西隨段煨、先帝聞其舊有技、召之。堅既中廢、兼古曲多謬誤、故改作新歌五篇。古今樂錄云漢曲五篇一曰關東有賢女二曰章和二年中。三曰樂久長。四曰四方皇。五曰殿前生桂樹並章帝造魏曲五篇一明明魏皇帝二大和有聖帝三魏歷長四天生烝民五為君既不易並明帝造以代漢曲其辭並亡、陳思王又有五篇一聖皇篇以當章和二年中二靈芝篇以當殿前生桂樹。三大魏篇、以當漢吉昌四精微篇以當關中有賢女。五孟冬篇以當狡兔。按漢曲無漢吉昌狡兔二篇疑樂久長四方皇是也。隋書樂志云鞞舞漢巴渝舞也。按樂錄隋志並以鞞舞為巴渝今考漢魏二篇歌辭各異、本不相亂、蓋因梁陳之世、於鞞舞前作巴渝弄、遂云一舞二名、殊不知二舞亦容合作、猶中舞以白紵送、豈得便謂白紵為中舞邪、失之遠矣

聖皇篇

聖皇應曆數、正康帝道休。九州咸賓服、威德洞八幽。三公奏諸公。不得久淹留。蕃位任至重。舊章咸率由。侍臣省文奏。陛下體仁慈。沈吟有愛戀。不忍聽可之。迫有官典憲。不得顧恩私。諸王當就國。璽綬何累縗。便時舍外殿。宮省寂無人。主上增顧念。皇母懷苦辛。何以為贈賜。傾府竭寶珍。文錢百億萬、采帛若烟雲。乘輿服御物、錦羅與金銀。龍旂垂九旒、羽蓋參班輪。諸王自計念。無功荷厚德。思一效筋力。糜軀以報國。鴻臚擁節衛。副使隨經營。貴戚並出送。夾道交輜軿。車服齊整設。韡曄耀天精。武騎衛前後。鼓吹簫笳聲。祖道魏東門。淚下霑冠纓。扳蓋因內顧。俛仰慕同生。行行將日暮。何時還闕庭。車輪為徘徊、四馬躊躇鳴。路人尚酸鼻、何況骨肉情。

靈芝篇

靈芝生天地、朱草被洛濱。榮華相晃耀。光采曄若神。古時有虞舜、父母頑且嚚。盡孝於田隴、烝烝不違仁。伯瑜年七十。綵衣以娛親。慈母笞不痛。歔欷涕霑巾。丁蘭少失母。自傷蚤孤煢。刻木當嚴親。朝夕致三牲。暴子見陵侮。犯罪以亡形。丈人為泣血。免戾全其名。董永遭家貧。父老財無遺。舉假以供養。傭作致甘肥。責家填門至。不知何用歸。天靈感至德。神女為秉機。歲月不安居。嗚呼我皇考、生我既已晚、棄我何其早。蓼莪誰所興、念之令人老。退詠南風詩、灑淚滿禕袍。亂曰、聖皇君四海、德教朝夕宣。萬國咸禮讓、百姓家肅虔。庠序不失儀、孝弟處中田、戶有曾閔子、比屋皆仁賢、髫齔無夭齒、黃髮盡其年。陛下三萬歲、慈母亦復然。困學紀聞云陳思王靈芝篇云伯瑜年七十綵衣以娛親今人但知老萊子之事而不知伯瑜

大魏篇

大魏應靈符、天祿方甫始。聖德致泰和、神明為驅使。左右為供養、中殿宜皇子。陛下長壽考、羣臣拜賀咸悅喜。積善有餘慶、寵祿固天常。眾喜填門至、臣子蒙福祥。無患及陽遂、輔翼我聖皇。眾吉咸集會、山邪姦惡並滅亡。黃鵠遊殿前、神鼎周四阿。玉馬充乘輿、芝蓋樹九華。白虎戲西除、舍利從辟邪。騏驎蹋足舞、鳳皇拊翼歌。豐年大置酒。玉樽列廣庭。樂飲過三爵。朱顏暴已形。式宴不違禮。君臣歌鹿鳴。樂人舞鞞鼓、百官雷抃讚若驚、儲禮如江海。積善若陵山。皇嗣繁且熾、孫子列曾玄、羣臣咸稱萬歲、陛下長壽樂年、御酒停未飲、貴戚跪東廂、侍人承顏色、奉進金玉觴、此酒亦真酒、福祿當聖皇、陛下臨軒笑、左右咸歡康、杯來一何遲、羣僚以次行、賞賜累千億、百官並富昌、

精微篇

精微爛金石、至心動神明、杞妻哭死夫、梁山為之傾、子丹西質秦、烏白馬角生、鄒衍囚燕市、繁霜為夏零、關東有賢女、自字蘇來卿、壯年報父仇、身沒垂功名、女休逢赦書。白刃幾在頸。俱上列仙籍。去死獨就生。太倉令有罪、遠徵當就拘、自悲居無男、禍至無與俱、緹縈痛父言、荷擔西上書、盤桓北闕下、泣淚何漣如、乞得幷姊弟、沒身贖父軀、漢文感其義、肉刑法用除、其父得以免、辯義在列圖、多男亦何為、一女足成居、

簡子南渡河津吏廢舟船執法將加刑女娟擁櫂前妾父聞君來將涉不測淵畏懼風波起禱祝祭名川備禮饗神祇為君求福先不勝醻祀誠至令犯罰艱君必欲加誅乞使知罪愆妾願以身代至誠感蒼天國君高其義其父用赦原河激奏中流簡子知其賢歸聘為夫人榮寵超後先辯女解父命何況健少年黃初發和氣明堂德教施治道致太平禮樂風俗移刑措民無枉怨女復何為聖皇長壽考景福常來儀

孟冬篇

孟冬十月陰氣厲清武官誡田講旅統兵元龜襲吉元光著明蚩尤蹕路風弭雨停乘輿啟行鸞鳴幽軋虎賁采騎飛象珥鶡鐘鼓鏗鏘簫管嘈喝萬騎齊鑣千乘等蓋夷山塡谷平林滌藪張羅萬里盡其飛走趯趯狡兔揚白跳翰獵以青骹掩以脩竿韓盧宋鵲呈才騁足噬不盡緤牽麋掎鹿魏氏發機養基撫弦都盧尋高搜索猴猨慶忌孟賁蹈谷超巒張目決眥髮怒穿冠頓熊扼虎蹴豹搏貙氣有餘勢負象而趨獲車既盈日側樂終罷役解徒大饗離宮亂曰聖皇臨飛軒論功校獵徒死禽積如京流血成溝渠明詔大勞賜大官供有無走馬行酒醴驅車布肉魚鳴鼓舉觴爵擊鍾釂無餘絕綱縱麟麑弛罩出鳳雛收功在羽校威靈振鬼區陛下長歡樂永世合天符綱一作網麟曲

桂之樹行

桂之樹桂之樹桂生一何麗佳揚朱華而翠葉流芳布天涯上有棲鸞下有盤螭桂之樹得道之真人咸來會講仙教爾服食日精要道甚省不煩淡泊無為自然乘蹻萬里之外去留隨意所欲存高高上際於衆外下下乃窮極地天

當牆欲高行

龍欲升天須浮雲人之仕進待中人衆口可以鑠金讒言三至慈母不親憒憒俗間不辯偽真願欲披心自說陳君門以九重道遠河無津

當欲游南山行

東海廣且深由卑下百川五嶽雖高大不逆垢與塵良木不十圍洪條無所因長者能博愛天下寄其身大匠無棄材船車用不均錐刀各異能何所獨卻前嘉善而矜愚大聖亦同然仁者各壽者四座咸萬年

當事君行

人生有所貴尚出門各異情朱紫更相奪色雅鄭異音聲好惡隨所愛憎追舉逐聲名百心可事一君巧詐寧拙誠

當車以駕行

歡坐玉殿會諸貴客侍者行觴主人離席顧視東西廂絲竹與鞞鐸不醉無歸來明燈以繼夕

妾薄命二首

攜玉手喜同車北上雲閣飛除釣臺蹇產清虛池塘觀沼可娛仰泛龍舟綠波俯擢神草枝柯想彼宓妃洛河退詠漢女湘娥一作觀雲

其二

日月既逝西藏更會蘭室洞房華燈步障舒光皎若日出扶桑促樽合坐行觴主人起舞娑盤能者冗觸別端騰觚飛爵闌干同量等色齊顏任意交屬所歡朱顏發外形蘭袖隨禮容極情妙舞僊僊體輕裳解履遺絕纓俛仰笑喧無呈覽持佳人玉顏齊舉金爵翠盤手形羅袖良難腕弱不勝珠環坐者歎息舒顏御巾裛粉君傍中有霝納都梁雞舌五味蘭香進者何人齊姜恩重愛深難忘召延親好宴私但歌杯來何遲客賦既醉言歸主人稱露未晞日月既逝藝文作日既逝矣華燈步障舒光玉臺作花燭步帳舒燁煥舉玉臺作攜

名都篇歌錄云名都美女白馬並齊瑟行也皆以首句名篇

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寶劍直千金被服麗且鮮鬬雞東郊道走馬長楸間馳騁未能半雙兔過我前攬弓捷鳴鏑長驅上南山左挽因右發一縱兩禽連餘巧未及

展仰手接飛鳶觀者咸稱善衆工歸我妍歸來宴平樂美酒斗十千膾鯉臇胎鰕炮鱉炙熊蹯鳴儔嘯匹侶列坐竟長筵連翩擊鞠壤巧捷惟萬端白日西南馳光景不可攀雲散還城邑清晨復來還復齋漫錄云曹植詩鬬雞東郊道走馬長楸間陳沈炯還馬有歸心詩躡意長楸道金鞍背落暉杜子美五晚鬬詩頌聯飆赤汗馬踏顧長楸畫馬圖詩霜蹄蹴踏長楸間苕溪漁隱云文選注古人種楸於道故曰長楸野客叢書云懸瑯郭次象多聞書異僕論唐酒價郭翻前輩引老杜詩速令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以此知當時酒價然白樂天與劉夢得沽酒閒飲詩曰共把十千沽一斗相看七十欠三年當劉白之時酒價何太不廉哉僕謂不然十千一斗乃詩人寓言此曹子建樂府中語耳唐人引此甚多如李白詩曰金樽沽酒斗十千王維詩曰新豐美酒斗十千崔輔國詩云與沽一斗酒恰用十千錢許渾詩云十千沽酒留君醉權德輿詩云十千斗酒不知貴陸龜蒙詩云若得奉君歡十千沽一斗唐人言十千一斗類然一斗三百錢獨見子美所云故引以定當時之價然詩人所言出於一時又未知果否二斗三百別無可據唐食貨志云德宗建平三年禁民酤以佐軍費置肆釀酒斛收直三千此可驗乎又觀口口玠談藪北齊盧思道嘗云長安酒賤斗價三百杜詩引此亦未可知僕因謂郭曰曾知漢酒價否郭無以應僕謂漢酒價每斗一千郭謂出於何書僕曰此見典論云者靈帝末年百司湎酒一斗直千文此可證也丹鉛餘錄云古書不可妄改聊舉一端如曹子建名都篇膾鯉臇胎鰕寒鼈炙熊蹯此丹鉛舊本也五臣妄改作炰鱉文選李善注云今之時餚謂之寒蓋韓國饌用此法鹽鐵論羊淹雞寒崔駰傳亦有雞寒曹植丈寒鱉蒸鳧劉熙釋名韓雞為正古字寒與韓通也按丹鉛此論誠為有據然時有云炰鱉膾鯉點亦通

美女篇

美女妖且閑採桑岐路間柔條紛冉冉落葉何翩翩攘袖見素手皓腕約金環頭上金爵釵腰佩翠琅玕明珠交玉體珊瑚間木難羅衣何飄飄輕裾隨風還顧盼遺光

彩長嘯氣若蘭行徒用怠駕休者以忘餐借問女安居乃在城南端青樓臨大路高門結重關容華耀朝日誰不希令顏媒氏何所營玉帛不時安佳人慕高義求賢良獨難衆人徒嗷嗷安知彼所觀盛年處房室中夜起長歎

白馬篇

白馬飾金羈連翩西北馳借問誰家子幽并遊俠兒少小去鄉邑揚聲沙漠垂宿昔秉良弓楛矢何參差控弦破左的右發摧月支仰手接飛猱俯身散馬蹄狡捷過猴猿勇剽若豹螭邊城多警急胡虜數遷移羽檄從北來厲馬登高隄長驅蹈匈奴左顧陵鮮卑弃身鋒刃端性命安可懷父母且不顧何言子與妻名編壯士籍不得中顧私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

苦思行

綠蘿緣玉樹光曜紫相輝下有兩真人舉翅翩高飛我心何踴躍思欲攀雲追鬱鬱西岳顛石室青葱與天連中有耆年一隱士鬚髮皆皓然策杖從吾遊教我要忠言

升天行二首 樂府解題云曹植又有上仙篇與神遊五湖欲升天等篇皆傷人世不永俗情險艱當求神仙紹天六合之外與飛龍仙人二遊篇旨與此歌同意

乘踹追術士遠之蓬萊山靈液飛素波蘭桂上參天玄豹遊其下翔鵾戲其顛乘風忽登舉彷彿見衆仙

其二

扶桑之所出乃在朝陽谿中心陵蓍昊布葉蓋天涯日出登東幹既夕沒西枝願得紆陽轡回日使東馳

五遊篇

九州不足步願得凌雲翔逍遥八紘外遊目歷遐荒披我丹霞衣攀我素霓裳華蓋紛晻藹六龍仰天驤曜靈未移景倏忽造昊蒼閶闔啟丹扉雙闕曜朱光徘徊文昌殿登陟太微堂上帝休西櫺羣后集東廂帶我瓊瑤佩漱我流澌漿踟躕玩靈芝徒倚弄華芳王子奉仙藥羨門進奇方服食享遐紀延壽保無疆

遠遊篇 楚辭遠遊章云惑時俗之迫阨兮願輕舉而遠遊質菲薄而無因兮焉乘雨而上浮王逸云違遊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履方直之行不容於世困於讒佞無所告訴乃思與仙人俱遊戲周歷大地無所不至焉

遠遊臨四海俯觀洪波大魚若曲陵承浪相經過靈龜戴方丈神岳嶕嵯峨仙人翔其隅王女戲其阿瓊蓋可療飢仰首吸朝霞崑崙本吾宅中州非我家將歸謁東父一舉超流沙鼓翼鳳時風長翮激清歌金石固易弊日月同光華齊年與天地萬乘安足多

仙人篇 樂府廣題云秦始皇三十六年使博士為仙真人詩遊行天下令樂人歌之曹植仙人篇曰仙人攬六著言人生如寄當養羽翼俾洞九天以從群仙會於天衢也齊陰翁子有仙人攬六著篇蓋出於此

仙人攬六著對博太山陽湘娥撫琴瑟秦女吹笙簧玉樽盈桂酒河伯獻神魚四海一何廣九州安所如轅轅終與王喬要我於天衢萬里不足步輕舉凌太虛飛騰翊景雲高風吹我軀迴駕觀紫微與帝合靈符閶闔自嵯峨雙闕萬丈餘玉樹扶道生白虎夾門樞驅風遊四海東過王母廬俯觀五岳間人生如寄居潛光養羽翼進趨且徐徐不見昔軒轅升龍出鼎湖俳徊九天下與爾長相須

飛龍篇 樂府解題云為余駕飛龍兮攝玉轡以為車普拍飛龍篇亦言求仙者乘飛龍而昇天與楚辭同意

晨遊泰山雲霧窈寂忽逢二童顏色鮮好乘彼白鹿手翳芝草我知真人長跪問道西登玉堂金樓復道授我仙藥神皇所造教我服食還精補腦壽同金石永世難老

鬬雞篇 春秋左氏傳云季郈之鬬鬬季氏介其雞郈氏為之金距杜預云搤斧擊其雞之兩介間也或云以假沙插之為介距鄭衆說軍云鬬明帝大和中築鬬雞臺趙王石虎亦以斧刃插沙鬬雞東都遺走馬長樞間是也

遊目極妙伎清驅厭宮商主人寂無為衆賓進樂方長筵坐戲客鬬雞觀閒房羣雄正翕赫雙翅自飛揚揮羽邀清風悍目發朱光崩落輕毛散嚴距往往傷長鳴入青雲扇翼獨翔翔顧衆猛膏助常得擅此場

盤石篇

盤石山巔石飄飄潤底達我本太山人何為客淮東葳蕤蒲斤土林木無分重岸巖若崩缺湖水何洶洶蚌蛤破濱涯光彩如錦虹高波凌雲霄浮氣象蟠龍鯨脊若丘陵鬣若山上松呼吸吞船艦澎濞戲中鴻方舟尋高價珍寶麗以通一舉必千里乘颸舉帆幢經危履險阻未知命所鍾常恐沈黃壚下與龜鼈同南極蒼梧野遊眄窮九江中夜揖參辰欲師當定從仰天長太息思想懷故邦乘桴何所志于我嗤孔公

驅車篇

驅車揮駑馬東到奉高城神我彼太山五嶽尊其名隆高貫雲霓嵯峨出太清周流二六候閒置十二亭上有涌醴泉玉石揚華英東北望吳野西眺觀日精魂神所繫屢逝者感斯征王者以歸天效厥元功成歷代無不遵禮記有品程探策或長短唯德享利貞封者七十帝軒皇元獨靈食霞漱流瀣毛羽被身形俊舉踰虛廓徑廷升窈冥同壽東父年曠代永長生

種葛篇

種葛南山下葛藟自成陰與君初婚時結髮恩義深歡愛在枕席宿昔同衣衾羅幕

棠棣篇好樂和瑟琴行年將晚暮佳人懷異心恩紀曠不接我情遲抑沈出門當何顧徘徊步北林下有交頸鹿仰見雙棲禽攀枝長歎息淚下沾羅襟良馬知我悲延頸代我吟昔為同池魚今為商與參往古皆歡遇我獨困於今弃置委天命悠悠安可任

弃婦篇

石榴植前庭綠葉搖縹青丹華灼烈烈璀彩有光榮光榮曄流離可以處淑靈有鳥飛來集拊翼以悲鳴悲鳴夫何為丹華實不成拊心長歎息無子當歸甯有子月經天無子若流星月相終始流星沒無精棲遲失所宜下與瓦石并憂懷從中來歎息通雞鳴反側不能寐逍遙於前庭踟躕還入房簾幃幕聲寥惟更攜帶無弦調鳴箏慷慨有餘音要妙悲且清收淚長歎息何以負神靈招搖待霜露何必春夏成晚穫為良實願君且安甯

上責躬應詔詩 魏書云植文帝第建安中封平原侯徙臨菑侯既以才見異而任性而行不自彫勵飲酒不節文帝御之以術矯情自飾故遂定太祖文帝即王位踐丁儀丁廙楊脩等為之羽翼太祖猶疑焉而植與鄧颺夏侯尚等日馳酒醴宴戲國貴和二年監國謁者灌均希指奏植醉酒悖慢劫脅使者有司請治罪帝以太后故貶爵安鄉侯其年改封鄄城侯三年立為鄄城王四年徙封雍丘王其年朝京都上疏并獻詩又有應詔諫帝嘉其詞義優詔答勉之

臣自抱釁歸藩刻肌刻骨追思罪戾晝分而食夜分而寢誠以天網不可重離聖恩難可再恃竊感相鼠之篇無禮遄死之義形影相弔五情愧赧以罪弃生則違古賢夕改之勸忍恥苟全則犯詩人胡顏之譏伏惟陛下德參天地恩隆父母苑暘春風澤如時雨是以不刖荆棘者慶雲之惠也七子均養者尸鳩之仁也舍罪責功者明君之舉也矜愚愛能者慈父之恩也是以愚臣徘徊於恩澤而不能自弃者也前奉詔書臣等絶朝心離志絶自分黄耇無復執珪之望不圖聖詔猥垂齒召至止之日馳心輦轂僻處西館未奉闕庭踊躍之懷瞻望反仄謹拜表獻詩二篇其辭曰

於穆顯考時惟武皇受命于天寧濟四方朱旗所拂九土披攘玄化滂流荒服來王越商越周與唐比縱篤生我皇爽世載聰武則肅烈文則時雍受禪于漢君臨萬邦萬邪既伏率繇舊則廣命懿親以藩王國帝曰爾庶君茲青土奄有海濱方周于魯車服有輝旗章有敘濟濟俊乂我弼我輔伊予小子恃寵驕盈舉挂時網動亂國經作藩作屏先軌是隳傲我皇使犯我朝儀國有典刑我削我絀將寘于理元兇是率明明天子時惟篤類不忍我刑暴之朝肆違彼執憲哀予小臣改封兖邑于河之濱股肱弗置有君無臣荒湎之闕誰弼予身梵梵僕夫于彼其方嗟予小子乃惟斯秩赫赫天子恩不遺物寵我玄冕要我朱紱光光大使我榮我華剖符受玉王爵是加仰齒金璽俯執聖策皇恩過隆祇承怵惕咨我小子頑兇是嬰逝慙陵墓存愧闕庭匪敢傲德實恩是恃威靈改加足以沒齒昊天罔極生命不圖常懼顏沛抱罪黄壚願豪天石建旗東嶽庶立毫釐微功自贖危軀授命知足免戾甘赴江湘奮戈吳越天啓其衷得會京畿遲奉聖顏如渴如饑心之云慕愴矣其悲天高聽卑皇鑒微誠

應詔詩 李周翰云應詔來京師

肅承明詔應會皇都星陳夙駕秣馬脂車命彼掌徒肅我征旅朝發鳴鑾日夕宿瀍涉芒芒原隰郝郝士女經彼公田樂我稷黍爰有稂莠不重陰匪息雖有餱糧饑不遑食望城不過面邑不游僕夫警策平路是繇玄駟鶬鶬揚鑣漂沫流風翼衡輕雲承蓋涉澗之濱緣山之隈遵彼河湄黄坂是階西濟關谷或降或升騑驂倦路載寢載興將朝聖皇匪敢晏寧殫節長驅指日遄征前驅舉燧後蔡抗旌輪不輟運轡無停鸞爰暨帝室税此西墉嘉詔未賜朝覲莫從仰瞻城闕俯惟闕庭長懷永慕憂心如醒

朔風詩 李周翰云時為東阿王在藩感北風思歸故有此詩文選總一章集作五章今分注為五章而不題列其數蓋兩存之也

仰彼朔風用懷魏都願騁代馬倏忽北徂凱風永至思彼蠻方願隨越鳥翻飛南翔其四氣代謝懸景運周別如俯仰脱若三秋昔我初遷朱華未晞今我旋止素雪云飛二俯降千仞仰登天阻風飄蓬飛載離寒暑千仞易陟天阻可越昔我同袍今永乖別其三子好芳草豈忘爾貽繁華將茂秋霜悴之君不垂眷豈云其誠秋蘭可佩杜樹冬榮其四絃歌蕩思誰與銷憂臨川慕思何為汎舟豈無和樂游非我儔誰忘泛舟愧無榜人其五○蠅笑外稿云小雅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又云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可謂善行役之情矣曹子建效其語云昔我初遷朱華未晞今我旋止素雪云飛則不遑遠矣且子建啟學風雅為四言而猶未忘朱華素雪之屬對此其所以止於遑安黄初歲

嬌志詩

芝桂雖芳難以飼烹尸位素餐難以成名磁石引鍼於金不連大朝舉士愚不聞焉抱璧違乞無為貢賢優仁遵稱無為貢逋駕雖違害不羞卑棲雲虬避難不恥汚泥鼃蔗雖甘杖之必折巧言雖美用之必滅濟濟唐朝萬邦作孚飄蓬蒙雖巧必得良弓聖主雖知必得英雄螳螂見歡齊士輕戰越王軾蛙國以死獻道遠知驥世偽知賢覆之瞻之順天之矩澤如凱風惠如時雨口為禁闥古為發機門機之閫楷矢不追芝桂雖芳今本作芳樹雖香聖藝文作散必得藝文作亦得

元會詩 晉書禮志漢儀有正會禮正旦受賀公侯以下執贄來庭二千石以上升殿稱壽正會文昌殿用漢儀

初歲元祚吉日惟良乃為嘉會宴此高堂衣裳鮮潔黼黻玄黄珍膳旨殽圓方

俯視文軒仰瞻華梁願保茲善千載為常歡笑盡娛樂哉未央皇室榮貴壽考無疆

暑一作熹　室一作家

閨情

有美一人被服纖羅妖姿艷麗奮若春華紅顏曄曄雲髻峩峩彈琴撫節為我絃歌清濁齊均既亮且和取樂今日遑恤其他

公讌詩此在鄴宮與凡五言飲時　武帝在故繫正為公子

公子敬愛客終宴不知疲清夜遊西園飛蓋相追隨明月澄清影列宿正參差秋蘭被長坂朱華冒綠池潛魚躍清波好鳥鳴高枝神飇接丹轂輕輦隨風移飄颻放志意千古長若斯詩家直說云子建已有譽字未華冒靜二字是矣

侍太子坐

白日曜青春時雨靜飛塵寒冰辟炎景涼風飄我身清醴盈金觴餚饌縱橫陳齊人進奇樂歌者出西秦翩翩我公子機巧忽若神景一作氣　奇一作嘉

贈徐幹劉良云子建與徐幹俱不見用有怨刺之意故為此贈

驚風飄白日忽然歸西山圓景光未滿衆生燦以繁志士營世業小人亦不閒聊且夜行游彼雙闕間文昌鬱雲興迎風高中天春鴈鳴飛棟流哀激摽軒顧念蓬室

士貧賤誠足悲徼霜充虛皮稱猶不全慷慨有悲心與文自成篇寶弃怨何人和氏有其德彈冠俟知己誰不然良田無晚歲青澤多豐年亮懷璠璵美積久德逾宣親交義在敦申章復何言遣五臣　良

贈丁儀李善云與都亭侯丁翼今云丁儀誤也銑曰丁儀字正禮太祖辟為掾呂向云魏志張有文才子建贈以此詩有怨刺之意

贈丁翼丁翼文士傳云翼字敬禮儀之弟也為黃門侍郎

嘉賓填城闕豐腊出中廚吾與二三子曲宴此城隅秦箏發西氣齊瑟揚東謳有來不虛歸觴至反無餘我豈狎異人朋友與我俱大國多良材譬海出明珠君子義休待小人德無儲積善有餘慶榮枯立可須治湯固大節時俗多所拘君子通大道無願為世儒

贈白馬王彪集云宋國城作魏志云楚王虎字朱虎時封白馬王彰字子文武帝子彰建安中為北中郎將代為丸有功文城王彰字子文武帝子彰建安中為北中郎將代為丸有功文帝黃初三年為任城王四年朝京不即得見怨恚發憤還國承明廬明月照高樓子恒西北有浮雲攬轡命徒侶飄颻追風塵薄暮宿野次參辰正縱橫秋蟲鳴悲風中夜興太息念我獨煢煢孤魂翔故域靈柩寄京師存者忘遐遠亡沒身自衰人生處一世去若朝露晞年在桑榆間影響不能追自顧非金石咄嗟令心悲嗟一作吒

大谷何冥冥山樹鬱蒼蒼霖雨泥我塗流潦浩縱橫中逵絕無軌改轍登高岡修坂遠雲日我馬玄以黃太五臣作太

其三

玄黃猶能進我思鬱以紆鬱紆將何念親愛在離居本圖相與偕中更不克俱鴈集鳴衡軛豺狼當路衢蒼蠅間白黑讒巧令親疎欲還絕無蹊攬轡止踟躕何念今本作良

踟躕亦何留相思無終極秋風發微涼寒蟬鳴我側原野何蕭條白日忽西匿歸鳥赴喬林翩翩厲羽翼孤獸走索羣銜草不遑食感物傷我懷撫心長太息太祖志作嘆

其五

太息將何為天命與我違奈何念同生一往形不歸孤魂翔故域靈柩寄京師存者忽復過亡沒身自衰人生處一世去若朝露晞年在桑榆間影響不能追自顧非金石咄嗟令心悲嗟一作吒

其六

心悲動我神弃置莫復陳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鄰思愛苟不虧在遠分日親何必

同衾慷慨復展慇懃憂思成疾殄無乃兒女仁舍卒骨肉情能不懷苦辛

其七

苦辛何慮思天命信可疑虛無求列仙松子久吾欺戀故在斯須百年誰能持離別永無會執手將何時王其愛玉體俱享黃髮期收淚即長路援筆從此辭路志作望

送應氏詩二首劉良云送瑒瑒兄弟將董卓遷都帝于西京洛陽故燒戲多言荒蕪之事

步登北邙阪遠望洛陽山洛陽何寂寞宮室盡燒焚垣牆皆頓擗荊棘上參天不見舊耆老但覩新少年側足無行徑荒疇不復田游子久不歸不識陌與阡中野何蕭條千里無人烟念我平常居氣結不能言平常居一作平生翻

其二

清時難屢得嘉會不可常天地無終極人命若朝霜願得展嬿婉我友之翔方親昵並集送置酒此河陽中饋豈獨薄實飲不盡觴愛至望苦深豈不愧中腸山川阻且遠別促會日長願為比翼鳥施翮起高翔翮一作翼五臣

三良詩左傳云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詩人作黃鳥以哀之劉良云植被文帝貴戚意者是恪不從武帝而作是詩

功名不可為忠義我所安秦穆先下世三臣皆自殘生時等榮樂既沒同憂患誰言捐軀易殺身誠獨難攬涕登君墓臨穴仰天歎長夜何寞寞一往不復還黃鳥為悲鳴哀哉傷肺肝

遊仙詩

人生不滿百戚戚少歡娛意欲奮六翮排霧凌紫虛蟬蛻同松喬翻跡登鼎湖翱翔九天上驂鸞遠行遊東觀扶桑曜西臨弱水流北極玄天渚南翔涉丹丘戚戚一作慼慼玄天一作登玄

雜詩六首李善云此六篇並託喻以寫情故人為人寄勢別京已後在鄴域思鄉而作

高臺多悲風朝日照北林之子在萬里江湖回且深方舟安可極離思故難任孤雁飛南游過庭長哀吟翹思慕遠人願欲托遺音形影忽不見翩翩傷我心

其二

轉蓬離本根飄颻隨長風何意迴飇舉吹我入雲中高高上無極天路安可窮類此游客子捐軀遠從戎毛羽不掩形戚戚常不充去去莫復道沈憂令人老游客一作流宕

其三

西北有織婦綺縞何繽紛明晨東機杼日昃不成文太息終長夜悲嘯入青雲妾身守空閨良人行從軍自期三年歸今已歷九春飛鳥繞樹翔嘖嘖鳴索羣願為南流景馳光見我君飛王一作訊

其四

南國有佳人容華若桃李朝游江北岸夕宿瀟湘汜時俗薄朱顏誰為發皓齒俛仰歲將暮榮耀難久恃俛一作俯夕宿瀟湘汜暮作日夕宿湘汜

其五

僕夫早嚴駕吾將遠行遊遠行欲何之吳國為我仇將騁萬里途東路安足由江介多悲風誰泗馳急流願欲一輕濟惜哉無方舟閭居非吾志甘心赴國憂遠行五臣作行遠都玄敬詩話云曹子建雜詩閭居非吾志甘心赴國憂又云國讐誠不塞甘心思喪元先賤而有是兒常不卹其好爵

其六

飛觀百餘尺臨牖御櫺軒遠望周千里朝日見平原烈士多悲心小人愉自閒國讐亮不塞甘心思喪元拊御西南望思欲赴太山弦急悲聲發聆我慷慨言御五臣作仰

閨情一作雜詩

攬衣出中閨逍遲步兩楹閒房何寂寞綠草被堦庭空室自生風百鳥翻南征春思安可忘憂戚與我并佳人在遠道喪身單且煢歡會難再遇芝蘭不重榮人皆棄葛愛君豈若平生寄松為女蘿依水如浮萍飄身奉移帶朝夕不暫傾儻終顧盼恩永副我中情室一作穴儻終顧盼恩一作儻能終顧盼

七哀詩王臺作雜詩樂府作怨歌行本辭

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婦悲歎有餘哀借問歎者誰言是蕩子妻君行踰十年孤妾常獨棲君若清路塵妾若濁水泥浮沈各異勢會合何時諧願為西南風長逝入君懷君懷良不開賤妾當何依蘭路陽秋云七哀詩起曹子建其次則王仲宣張孟陽潘安仁陸士衡潘岳陸士龍潘尼而哀感而哀悲而哀獨樓之思婦仲宣之七哀在於門子之婦人張孟陽之七哀在於已歟之間藏唐陳彥博云仲宣七哀詩所謂君若無定雲妾作不動山雲行出山易山逐雲去雖是皆以一哀而七者具也

情詩王臺作雜詩

微陰翳陽景清風飄我衣遊魚潛綠水翔鳥薄天飛眇眇客行士遠役不得歸始出嚴霜結今來白露晞遊子歎泰離處者歌式微慷慨對嘉賓懷憂內傷悲

喜雨詩

天覆何彌廣苞育此羣生弃之必憔悴惠之則滋榮慶雲從北來靄靄西南征時雨中夜降長雷周我庭嘉種盈膏壤登秋畢有成

七步詩本集不載世說新語云文帝嘗令東阿王七步中作詩不成者行大法東阿便為詩七步帝有慚色

煮豆持作羹漉豉以為汁萁向釜下然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一作萁箇

萁在釜下一作釜中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漫叟詩話云曹子建七步詩世傳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一本云其向釜中燃豆在釜中泣其工拙淺深必有以辨之者

失題鸂鶒部

雙鸂俱遊遊相失東海傍雄飛寓北朔雌驚赴南湘棄我交頸歡離別各異方不惜萬里道但恐天網張

離友詩二首并序

鄉人有夏侯威者少有成人之風余尚其為人與之昵好王師振旅送余於魏邦心有眷然為之隕涕乃作離友之詩其辭曰

王旅遊兮背故鄉彼君子兮篤人綱膺余行兮歸朔方馳原隰兮柔舊疆車載弁兮馬繁驤涉浮濟兮泛輕航迄魏都兮息蘭房展宴好兮惟樂康車一作我車

其二

涼風肅兮白露滋木感氣兮柔葉辭臨淥水兮登重基折秋華兮采靈芝尋永歸兮贈所思感離隔兮會無期伊鬱悒兮情不怡本集止載前一首今考藝文類聚載初學記載二句云日匿景兮天微陰經迴路兮造北林當別有一首也

妬詩

嗟爾同衾曾不是志甯彼治容安此妬忌

髑髏詩

宰落冥冥與道相駈隱然長寢其樂無涯

豔歌

出自薊北門遠望胡池桑枝枝自相值葉葉自相當

樂府

墨出青松烟筆出狡兎翰古人感鳥跡文字有改判

芙蓉池

逍遙芙蓉池翩翩戲輕舟南楊棲雙鵠北柳有鳴鳩

言志

慶雲未時興雲龍潛作魚神驚失其儔還從燕雀居

雜詩

悠悠遠行客去家千餘里出亦無所之入亦無所止浮雲翳日光悲風動地起

補遺

正會詩

初歲元祚吉日惟良乃為嘉會讌此高堂尊卑列叙典而有章衣裳鮮潔黼黻玄黄清酤盈爵中坐騰光珍膳雜遝充滿圓方笙磬既設琴瑟俱張悲歌厲響咀嚼清商俯視文軒仰瞻華梁願保茲善千載為實歡笑盡娛樂哉未央室家榮貴壽若東皇

本集前載並從藝文未全

樂府歌

膠漆至堅浸之則離皎皎素絲隨染色移君不我棄讒人所為

古詞

還行秋殿入侍君王椒房丹帷楹組連綱

樂府

市肉取肥酤酒取醨交觴接盃以致慇懃

苦熱行

行遊到日南經歷交趾鄉苦熱但暴露越爽水中藏

結客篇

結客少年場報怨洛北荒

樂府歌詞

所貴千金劒通厚閒碧琁璣翠飾雜璧標首明月珠

陌上桑

望雲際有真人安得輕舉纕清慶執電轡馳飛麟

雜詩

美玉生磐石寶劒出龍淵帝王臨朝服秉此威百蠻

遺白

如彼翰鳥或飛戾天善哉行復為時所拘羈絏作徽臣天地篇長者賜顏色泰山可動移

雜歌集詩茂四海商賈爭一錢歌樂府齊謳楚舞紛紛歌聲上徹青雲歷九秋妾夏節行

純和天清涼百草滋植舒蘭芳雜歌日匿景兮天微陰經迴路兮造北林雜友詩膏沐誰為容明鏡闇不治七哀詩人遠精神近寤寐夢容光雜詩一顧千金重何必珠玉賤

本傳

陳思王植字子建年十歲餘誦讀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善屬文太祖嘗視其文謂植曰汝倩人邪植跪曰言出為論下筆成章願當面試索何倩人時鄴銅雀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臺便各為賦植援筆立成可觀太祖甚異之性簡易不治威儀與

馬服飾不尚華麗每進見難問應聲而對特見寵愛建安十六年封平原侯十九年徙封臨菑侯太祖征孫權使植留守鄴戒之曰吾昔為頓丘令年二十三思此時所行無悔于今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與植既以才見異而丁儀丁廙楊脩等為之羽翼太祖猶疑幾為太子者數矣而植任性而行不自雕勵飲酒不節文帝御之以術嘗情自飾宮人左右並為之說故遂定為嗣二十二年增置邑五千并前萬戶植嘗乘車行馳道中開司馬門出太祖大怒公車令坐死由是重諸侯科禁而植寵日衰太祖既慮終始之變以楊脩頗有才策而又袁氏之甥也於是以罪誅脩植益內不自安二十四年曹仁為關羽所圍太祖以植為南中郎將行征虜將軍欲遣救仁呼有所勑戒植醉不能受命於是悔而罷之文帝即王位誅丁儀丁廙并其男口植與諸侯並就國黃初二年監國謁者灌均奏植醉酒悖慢劫脅使者有司請治罪帝以太后故貶爵安鄉侯其年改封鄄城侯三年立為鄄城王邑二十五百戶四年徙封雍丘王其年朝京都上表獻詩二篇帝嘉其辭義優詔答勉之六年帝東征還過雍丘幸植宮增戶五百太和元年徙封浚儀二年復還雍丘植常自憤怨抱利器而無所施上疏求自試三年徙封東阿五年復上疏求存問親戚因致其意詔報如王所訴植復上疏陳審舉之義帝輒優文答報其　冬詔諸王朝六年正月其二月以陳四縣封植為陳王邑二十五百戶植每欲求別見獨談論及時政幸冀試用終不能得既還悵然絕望時法制待藩國既自峻迫寮屬皆賈豎下才兵人給其殘老大數不過二百人又植以前過事事復減半十一年中而三徙都常汲汲無歡遂發疾薨時年四十一遺令薄葬以小子志保家之主也欲立之初植登魚山臨東阿喟然有終焉之心遂營為墓子志嗣徙封濟北王景初中詔曰陳思王昔雖有過失既克己慎行以補前闕且自少至終篇籍不離於手誠難能也其收黃初中諸奏植罪狀公卿已下議尚書中書秘書三府大鴻臚者皆削除之撰錄植前後所著賦頌詩銘雜論凡百餘篇副藏內外志累增邑并前九百九十戶

陳思王集卷二終

陳孔璋集題詞
何進謀誅宦官召兵四方陳孔璋時為主簿諫言禍害其意智豈讓曹操哉挾身冀州為袁本初草檄詆操心誠輕之奮其怒氣辭若江河及窮窘歸操預管記室移書吳會即威稱北方無異劇秦美新文人何害惟所用之茂惡爾矛夷懌相醻固恒態也孔璋詩賦非時所推高武軍之賦久乃見許於葛稚川今亦不全他賦絕無空群之名詩則飲馬游覽諸篇稍見奇託然在建安諸子中篇最寂寥子桓兄弟亦少酬贈元瑜陽翟婦仲宣好驢鳴沒而繁恩不可得也彼所出屢惟章表書記孟德善用人長鼓厲風雲遂捐宿憾然魏武奸雄生死欺人獨孔璋斥其奄醜士衡笑其香履足令垂頭帖耳後世即有善言者俱不及也
婁東張溥題

陳記室集目錄
賦
武軍賦 又
又 又
又 神武賦有序
止欲賦
神女賦
大暑賦 瑪瑙勒賦有序
迷迭賦 柳賦
鸚鵡賦
上書
為袁紹上漢帝書
書
為袁紹與公孫瓚書 更公孫瓚與子書
為曹洪與世子書 答張紘書
牋 答東阿王牋
檄
為袁紹檄豫州文 檄吳將校部曲文
版文
為袁紹拜烏丸三王為單于版文
設難
應譏
樂府
飲馬長城窟行
詩
遊覽二首
宴會
附錄
本傳

陳孔璋集目錄終

魏廣陵陳琳孔璋著

明太倉張溥天如閱

賦

武軍賦有序

迴天軍於易水之陽以討瓚焉鴻溝參周鹿豘十里荐之以棘為建修楯千青冥冥深隧下三泉飛雲梯衝神鈎之具不在吳孫之篇三略六韜之術者凡數十事秘莫得聞也乃作武軍曰赫赫哉烈烈矣於此武軍當天符之佐運承斗剛而曜實漢季世之不辟青龍紀乎大荒熊狼競以擊攫神實掎乎鎬京於是武臣赫然飈炎天之隆怒吽諸夏而號八荒爾乃擬北落而樹表睎墜壁以結營百校羅崎千部列陳彌方城掩平原於是啓明戒旦長庚告昏火烈具舉鼓角並震千徒從唱億夫求和聲訇隱而動山光赫奕以燭夜其刃也則楚金越冶棠谿名工清堅皓鍔修刺銳鋒陸陰築扉水截輕鴻鐘則東胡闕鞏百煉精剛函師振旅韋人制絕玄玄縹甲灼爍流光弩則鵰龍筋角恒山麋幹通肌暢骨崇緼曲煙大黃沈紫直矢輕弦當鋒摧決貫遐洞堅其弓則烏號越耗繁弱鬲端象弭繡質哲附文身矢則申息肅慎箇箭疏

焦銅毒鏃麗毅捷輈馬則飛雲絕景直轡驕駭駐龍紫鹿文的躑魚走駿駕飈步象雲浮若乃清道整列按節徐行龍姿鳳峙灼有遺典

又

鈎車轀轑九牛轉牽輦雷響激折撞倒垣其攻也則飛梯行雲臨閻靈構上通紫電下過三壚磕隆既備越有神鈎排雷衝則口高口烈炬然則頗名樓

又

衝鉤競進熊虎爭先墮垣百雙敵樓數千炎燧四舉元戎齊登

又

整行按律決敵中原八部方置山布星陳干戈森其若林牙旗翻以如繒

又

南轅反旆爰振其旅胡馬駢足戎車齊軌

神武賦有序

建安十有二年大司空武平侯曹公東征烏丸六軍被介雲輜萬乘治兵易水次於北平可謂神武奕奕有征無戰者已

佇盤桓以淹次乃申命而後征覩狄民之故土追大晉之遐蹤惡先殺之懲寇善魏絳之詠戎受金石而弗伐蓋禮樂而思終陵九城而上濟起齊軌乎玉繩車軒轅於雷室騎浮鷹乎雲宮輝曜連乎白日旂旒繼於電光旆既軼乎白狼殿未出乎盧龍威凌天地勢括十衝軍鼓未伐虜已潰崩克俊哉首景其魁雄爾乃總輯環珍固穆幕幄擾璿帶佩不飾雕琢華璠玉瑤金觿牙琯文貝紫琰縹碧玄綠黼錦繢組翠鵔皮服

止欲賦

媛哉逸女在念東濱色曜春華豔過碩人乃遂古其寡儔固當世之無鄰允宜國而宅家實君子之攸嬪伊余情之是悅志荒溢而傾移宵烟烟以不寐晝舍食而忘飢歎北風之好我美携手之同歸忽日月之徐邁庶枯楊之生稊道攸長而路阻河廣滭而無梁雖企予而欲往非一葦之可航展余懷以言歸舍惛瘁而就牀忽假寐其若豚夢所懽之來征魂翩翩以遠懷若交好而通靈

神女賦

漢三士之建安荊野蓁而作仇贊皇師以南假濟漢川之清流感詩人之攸歎想神女之來遊儀瞢曉於髣髴託嘉夢以通精望陽侯而滉瀁覩玄麗之軼靈文絳虵之奕奕鳴玉鸞之嚶嚶答玉質於碧華擬豔姿於辭榮感仲春之和節歎鳴鴈之噰噰

申握椒以貽予請同宴乎粤房苟好樂之嘉合永絕世而獨昌既歎爾以豔來又悅我之長期順乾坤以成性夫何若而有辭

大暑賦

土潤溽以歊蒸時渙沍以涸溫風鬱其彤彤譬炎火之陶熾

瑪瑙勒賦有序

五官將得瑪瑙以為寶勒美其英緑之光豔也使琳賦之

記瑤漢之寶岸臨赤水之朱波爾乃他山為錯荆和為理制為寶勒以御君子北堂抄誤寫魏文數語為琳作今據御覽正之

迷迭賦

立碧莖之婀柯舒緑條之婉蟺下扶疎以布濩上綺錯而交紛匪芍方之可樂寔來儀之麗閑動容飾而發徽穆斐斐以承顏

柳賦

偉姿逸態英豔妙奇綠條縹葉雜遝纖麗龍鱗鳳翼綺錯交施蔚雲霧其香蔼象翠蓋之威逶

鸚鵡賦

咨乾坤之兆物萬品錯而殊形有逸姿之令鳥含嘉淑之哀聲抱振鷺之素質被皜羽之縹精（縹入有太荒賦曰假鵠龍笠以負吉閒神驗以作拜）

上書

為袁紹上漢帝書

臣聞昔有哀歎而霜隕悲哭而城崩者每讀其書謂為信然於今況之乃知妄作何者臣出身為國破家立事至於懷忠獲謗抱信見疑晝夜長吟剖肝泣血曾無崩城隕霜之應故鄒衍杞婦何能感徹臣以負薪之資拔於陪隸之中奉職憲臺擢授戎校常侍張讓等涵亂天常侵奪朝威賊害忠德扇動奸黨故大將軍何進忠國疾亂義心赫怒以臣頗有一介之節可責以鷹犬之功故擢臣以督司諮臣以方略臣不敢畏憚強禦避禍求福與進合圖事無違異忠策未盡而元帥受賊太后被質宮室焚燒陛下聖德幼冲親遭虎困時進既被害師徒喪沮臣獨將家兵百餘人抽戈承明踰鄧翼室虎叱羣司奮擊山醜曹不浹辰罪人斯殄此誠愚臣效命之一驗也會董卓來虛所圖不軌臣父兄親從並當大位不憚一室之禍苟惟寧國之義故遂解節出奔創謀河外時卓方貪結外援招悅英豪故即臣渤海申以軍號則臣之與卓未有纖芥之嫌若使苟欲滑況揚波偷榮求利則進可以享竊祿位退無門戶之患

然臣愚所守志無傾奪故遂引會英雄興師百萬飲馬孟津歃血漳河會故冀州牧韓馥懷挾逆謀欲專權埶絕臣軍糧不得踵係至使猾虜肆毒害及一門尊卑大小同日并殞烏獸之情猶知號咷臣所以蕩然忘哀貌無隱戚者誠以忠臣之節道不兩立顧私懷己不能全功斯亦愚臣破家殉國之二驗也又黃巾十萬焚燒青兗黑山張楊踞藩異域臣乃旋師奉辭伐畔金鼓未震狡敵知亡故韓馥懷懼謝咎歸土張楊黑山同時乞降臣時輒承制竊比實融以譏郎曹摽權領兗州牧會公孫瓚師旅南馳陰掠北境臣即星駕席卷與瓚交鋒假天之威每戰輒克臣備公族子弟生長京輦頗聞俎豆不習干戈加自乃祖先臣以來世作輔弼咸以文德盡忠得免罪戾臣非與瓚角戎馬之埶爭戰陣之功者也誠以賊臣不新春秋所貶苟云利國專之不疑故冒踐霜雪不憚劬勤資庶一捷之福以立終身之功社稷未定臣誠恥之太僕趙岐銜命來征宣明陛下含弘之施蠲除細故與下更新奉詔之日引師南轅是臣畏怖天威不敢怠慢之三驗也又臣所上將校率皆清英宿德令名顯達登鋒履刃死者過半勤恪之功不見書列而州郡牧守競盜聲名懷持二端優游顧望皆列土錫圭跨州連郡是以遠近狐疑議論紛錯者也臣聞守文之世德高者位尊倉卒之時功多者賞厚陛下播越非所洛邑之祀海內傷心志士憤惋是以忠臣肝腦塗地肌膚撰分而無悔心者義之所感故也今賞加無勞以攜有德杜黜忠功以疑衆望斯豈腹心之遠圖將乃讒慝之邪說使之然也臣爵為通侯位二十石殊恩厚德臣既叨之豈敢闕覲重禮以希彤弓旅矢之命哉誠傷偏裨列校勤不見紀盡忠為國溺成重愆斯蒙恬所以悲號於邊鶡白起歔欷於杜郵也太傅日磾位為師保任祀東征而耗亂王命寵任非所凡所舉用皆衆所捐棄而容納其策以為謀主今臣骨肉凡弟還為讐敵交鋒接刃搆難茲甚臣雖欲釋甲投戈事不得已誠恐陛下日月之明有所不照四聰之聽有所不聞乞下臣章咨之羣賢使三槐九棘議臣罪戾若以臣今行權為鬱則桓文當有誅絕之刑若以衆不討賊為賢則趙盾可無書弒之貶矣臣雖小人志守一介若使得申明本心不愧先帝則伏首歐刀褒衣就鑕臣之願也惟陛下垂尸鳩之平絕邪謟之論毋令愚臣結恨三泉

書

為袁紹與公孫瓚書

孤與足下既有前盟舊要申之以討亂之誓愛過夷叔分皆升青謂為旅力同仇足踵齊晉故解印釋紱以北帶南分割膏腴以奉執事此非孤赤情之明驗邪豈唇足下棄烈士之高義尋禍亡之險蹤輒而改慮以好易怨盜遣士馬犯暴孤州始聞甲

卒在南親臨戰陣憚於飛矢進流白刃橫集以重足下之禍徒增孤子之咎釁也故為鷹書懇惻冀可改悔而足下逡然自逸矜其威詐謂天罔可吞豪雄可滅果令貴弟殞於鋒刃之端斯言猶在於耳而足下曾不畀討禍源克心罪己苟欲逞其無疆之怒不顧逆順之津愚怨害民驅於余躬遂躍馬控弦處我疆土毒徧生民幸延白骨孤辭不獲已以登界橋之役是時足下兵氣霆震駿馬電發僕師徒肇合機械不嚴疆弱殊科衆寡異論假天之助小戰大克遂陵蹂奔背因壘館穀此非天威棐諶福豐有禮之符表孚足下志猶未厭乃復糾合餘燼率我蜂賊以焚燬渤海孤又不獲寧用及龍河之師藏兵前誘大軍未濟而足下膽破衆散不鼓而敗兵衆擾亂君臣並奔此又足下之為非孤之咎也自此以後禍隙彌深孤之師旅不勝其怨遂至積尸為京頭顱滿野愍彼無辜未嘗不慨然失涕也後比得足下書辭意婉約有改往修來之言僕既欣於舊好克復且愍兆民之不甯每輒引師南篤以順簡書弗盈一時而北邊羽檄之文未嘗不至孤是用痛心疾首靡所錯情夫處三軍之帥當列將之任宜令怒如嚴霜喜如時雨臧否好惡坦然可觀而足下二三其德疆弱易謀急則曲躬緩則放逸行無定端言無質要為壯士者固若此乎既乃殘殺老弱幽土憤怨衆叛親離子然無黨又烏丸歲貊皆與足下同州僕與之殊俗各奮迅激怒爭

為鋒銳又東西解卑舉踵來附此非孫德所能招乃足下驅而致之也夫當荒危之世取千戈之險內違同盟之誓外失戎狄之心兵興州壤禍發蕭墻將以定霸不亦難乎前以西山陸梁出兵平討會麴義餘殘畏誅逃命故遂住大軍分兵撲蕩此兵孤之前行乃界橋搴旗拔壘先登制敵者也始聞足下鏤金紆紫命以元帥謂當因茲奮發以報孟明之恥是故戰夫引領竦望旌旆悁遂含光匿影寂爾無聞卒臻屠滅相為惜之夫有平天下之越希長世之功權御師徒帶養戎馬叛者無討服者不收威懷並喪何以立名今舊京克復天罔云補罪人斯亡忠幹翼化華夏儼然望於穆之作將戴干戈放散牛馬足下獨何守區區之土保軍內之廣甘惡名以速朽亡令德之久長壯而篤之非良策也宜釋憾除嫌敦我舊好若斯言之玷皇天是聞

更公孫瓚與子書

瓚事蓟城陷知必敗乃聞使與子緒書紹既得之使隙琳更其書

蓋聞在昔衰周之世僵尸流血以為不然豈意昔日身當其衝袁氏之攻似若神鬼鼓角鳴於地中梯衝舞吾樓上日窮月蹙無所聊賴汝當碎首於張燕速致輕騎到者當起烽火於北吾當從內出不然吾亡之後天下雖廣汝欲求安足之地其可得乎

為曹洪與世子書

十一月五日洪白前初破賊情侈意奢說事頗過其實得九月二十日書讀之喜咲把翫無厭亦欲令陳琳作報琳頃多事不能得為念欲遠以為懽故自竭老夫之思辭多不可一二粗舉大綱以當談笑漢中地形實有險固四嶽三塗皆不及也彼有精甲數萬臨高守要一夫揮戟萬人不得進而我軍過之若駭鯨之決細網奔兕之觸魯縞未足以喻其易雖云王者之師有征無戰不義而彊古人常有故唐虞之世蠻夷猾夏周宣之盛亦舉大邦詩書歎載言其難也斯皆憑阻恃遠故使其然是以察茲地勢謂為中材處之殆難倉卒來命陳彼妖惑之罪序王師曠蕩之德豈不信然是夏殷所以喪苗扈所以斃我之所以克彼之所以敗也不然商周何以不敵哉昔鬼方聲時崇虎讒凶殷辛暴虐三者皆下科也然高宗有三年之征文王有退修之軍盟津有再駕之役然後殪戎勝殷有此武功焉未有坐流景集颺奮霆擊長驅山河朝至暮捷若今者也由此觀之彼固不逮下愚則中才之守不然明矣在中才則謂不然而來示乃以為彼之惡稔雖一孫田墨楚猶無所執竊又疑焉何者古之用兵敵國雖亂尚有賢人則不伐也是故三仁未去武王還師宮奇在虞晉不加戎李洪猶在彊楚挫講榮至求賢弃紲三國為墟明其無道有人猶可救也且夫墨子之守縈帶為垣高不可登折著為械堅不可入若乃距陽平據石門擾八陣之列騁奔牛之權焉肯土崩魚爛哉設令守無巧拙皆可舉附則公輸已陵宋城樂毅已拔即墨矣墨翟之術何裨田單之智何貴老夫不敏未之前聞蓋聞過高唐者效王豹之謳游雍涘者學藻繢之綵閉自入益部仰司馬楊王之遺風有子勝斐然之志故頗奮文辭異於他日恢乃輕其家血謂為倩人是何言歟夫驌驦垂耳於垌牧鴻雀戢翼於汙池裂之者固以為園囿之凡鳥外廡之下乘也及其整蘭筋揮勁翮陵厲清淨顧眄千里豈可謂其借翰於晨風假足於六騏哉猶未信丘言必大噱也洪白文帝序曰上平定漢中拔父都護遺書與余余風觀彼方土地形勢觀其辭如陳琳所敘為也

答張紘書

紘見揄揚抗愛其文為作賦將琳在北見之以示人曰此吾鄉張子綱所作也後紘見琳作武軍賦應機論與琳書深歎美之琳乃答

自僕在河北與天下隔此間率少於文章易為雄伯故使僕受此過差之譚非其實也今景興在此足下與子布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神氣盡矣

牋

答東阿王牋

琳死罪死罪昨加恩辱命并示龜賦披覽粲然君侯體高俗之林秉青萍干將之器

拂鐘無聲應機立斷此乃天然異稟非鑽仰者所庶幾也音義既遠清辭妙句爰絕煥炳譬猶飛兎流星超山越海龍驤所不敢追況於駑馬可得齊足哉夫聽白雪之音觀綠水之節然後東野巳人嵇部益著載歡載笑欲罷不能謹竊橫玩聊以為吟頌琳死罪死罪

檄

為袁紹檄豫州文

左將軍領豫州刺史郡國相守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能立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非常人所擬也曩者彊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權威福由己時人迫脅莫敢正言終有望夷之敗祖宗焚滅污辱至今永為世鑒及臻呂后季年產祿尊政內兼二軍外統梁趙擅斷萬機決事省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於是絳侯朱虛興兵奮怒誅夷逆暴尊立太宗故能道化興隆光明顯融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騰與左悺徐璜並作妖孽饕餮放橫傷化虐民父嵩乞匄携養因賕假位輿金輦璧輸貨權門輦轂之下盜鼎之賊操贅閹遺醜本無懿德剽狡鋒協好亂樂禍幕府董統鷹揚掃除凶逆續遇董卓侵官暴國於是提劍揮戈發命東夏收羅英雄棄瑕取用

故遂與操同諮合謀授以裨師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至乃恣佛短畧輕進易退傷夷折衄數喪師徒幕府輒復分兵命銳修完補輯表行東郡領兖州刺史被以虎文樊噲威柄冀雖奉師一起之報而操遂乘資跋扈肆行凶忒割剥元元殘賢害善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俊偉天下知名直言正色論不阿諛身首被梟縣之誅妻孥受戮滅之咎自是士林憤痛民怨彌重一夫奮臂舉州同聲故郭破於徐方地奪於呂布彷徨東裔踧踖無所幕府推彊幹弱枝之義且不登叛人之黨故復援雄略甲席卷赴征金鼓擊震布衆奔潰拯其死亡之患復其方伯之位則幕府無德於兖土之民而有大造于操也後會鸞鴞反旆舉虜寇攻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離居故使從事中郎徐勛就發遣操使繕修郊廟翊衛幼主操便放恣專行脅遷當御省禁卑侮王室敗法亂紀坐領三臺專制朝政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摯談者受顯誅腹議者蒙隱戮百寮鉗口道路以目尚書紀朝會公卿充員品而已故太尉楊彪典歷二司享國極位操因緣眦睚被以非罪榜笞參并五毒備至觸情任忿不顧憲綱又議郎趙彦忠諫直言義有可納是以聖朝合聽改容加錫操欲迷奪明時杜絶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又梁孝王先帝母昆墳陵尊顯秦祥於柘猶宣肅恭而操帥將校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尸掠取金寶至今聖朝流滿士

民傷懷操又特置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驛突無骸不露身處三公之位而行禁虐之慝汙國虐民毒施人鬼加其細政慘苛科防互設繒繳充塞坑穽塞路舉手挂網羅動足觸機陷是以兖豫有無聊之民帝都有吁嗟之怨歷觀載籍無道之臣貪殘酷烈於操為甚幕府方詰外奸未及整訓加緒含容冀可彌縫而操豺狼野心潛包禍謀乃欲推揆棟梁孤弱漢室除滅忠正專為梟雄往者伐鼓北征公孫瓚彊寇桀逆拒圍一年操因其未破陰交書命外助王師內相掩襲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濟會其行人發露瓚亦梟夷故使鋒芒挫縮厥圖不果爾乃大軍過湯西山屠各左校皆東首奉實爭為前登犬羊殘醜消淪山谷於是操師震恐晨夜遁逃屯據敖倉阻河為固欲以螳螂之斧禦隆車之隧幕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長戟百萬胡騎千羣奮中黃育獲之士驍良弓勁弩之勢并州越太行青州涉濟漯大軍汎黃河而角其前荆州下宛葉而掎其後雷震虎步並集虜庭若舉炎火以焫飛蓬覆滄海以沃燋炭有何不滅者哉又操軍吏士其可戰者皆自幽冀或故營部曲或忿賸思歸流涕北顧其餘冤豫之民及呂布張揚之遺衆覆亡迫脇權時苟從各被創夷人為讐讎若迴師方征登高岡而擊鼓吹揚素揮以啟降路必土崩瓦解不俟血刃方今漢室陵遲綱維弛絶聖朝無一介之輔股肱無折衝之勢方畿之內簡練之臣皆垂頭

攝翼莫所憑恃雖有忠義之佐脅於暴虐之臣焉能展其節又操持部曲精兵七百圍守宮闕外託宿衛內實拘執懼其慕逆之萌因斯而作此乃忠臣肝膽塗地之秋烈士立功之會可不勗哉操又矯命稱制遣使發兵恐邊遠州郡過聽而給與彊寇弱主違衆旅叛舉以喪名為天下笑則明哲不取也即日幽并青冀四州並進書到荆州便勒見兵與建忠將軍協同聲勢州郡各整戎馬羅落境界舉師揚威並匡社稷則非常之功於是乎著其得操首者封五千戶侯賞錢五千萬部曲偏裨將校諸吏降者勿有所問廣宣恩信班揚符賞布告天下咸使知聖朝有拘偪之難如律令

檄吳將校部曲文

年月日子尚書令彧告江東諸將校部曲及孫權宗親中外蓋聞禍福無門惟人所召夫見幾而作不俟凶危上聖之明也臨事制變因而能通智者之慮也漸清荒沈往而不返愚者之蔽也是以大雅君子居安思危以遠咎悔小人臨禍懷佚以待死亡二者之彙不亦殊乎孫權小子未辨菽麥要領不足以膏斧名字不足以涜簡墨譬猶鼓卵始生翰毛而使陰梁放肆顧行吠主謂為舟楫足以距皇威江湖可以逃靈誅不知天網設張以在網目爨鑊之魚期於消爛也若使水而可恃則洞庭無三苗之墟子陽無荆門之敗朝鮮之墨不利南越之旗不拔昔夫差承闔閭之遠跡

用中胥之訓兵棲越會稽可謂彊矣及其抗衡上國與晉爭長都城屠於句踐武卒散於黃池終於覆滅身虜越軍及吳王濞驕恣屈彊猶猾始亂自以兵強國富勢凌京城太尉帥師南下滎陽則七國之軍瓦解冰泮濞之罵言未絶於口而丹徒之丸以臨其胸何則天威不可當而悖逆之罪重也且江湖之衆不可恃也自董卓作亂以迄於今將三十載其間豪傑縱橫態據虎跱彊如二袁勇如呂布跨州連郡有威有名十有餘輩其餘鋒捍特起鷙視狼顧爭為梟雄者不可勝數鉞皆伏鈇鑕首膏分離雲散原燒罔有子遺近者關中諸將復相合聚續為叛亂阻二華據河渭驅率羌胡齊鋒東向氣高志遠似若無敵丞相秉鉞虓揚順風烈火元戎啓行未鼓而破伏尸千萬流血漂櫓此皆天下所共知也是後大軍所以臨江而不濟者以韓約馬超通逸迸脫走遠涼州復欲鳴吠逆賊宋建僭號河首同惡相救並為唇齒又鎮南將軍張魯負固不恭皆我王誅所當先加故且觀兵旋旆復整六師長驅西征致天下誅偏將涉險則建約梟夷旁首萬里軍入散關則群氐舉服王侯豪帥幹走前驅進臨漢中則陽平不守十萬之師土崩魚爛張魯逋竄走入巴中懷恩悔過委質還降已喪王朴胡賓已侯杜濩各帥種落共舉巴郡以奉王職鉦鼓一動二方俱定利盡西海兵不鈍鋒若此之事皆上天威明社稷神武非徒人力所能立也聖朝寬

仁覆載允信允文大啓爵命以示四方魯及胡濮皆享萬戶之封魯之五子各受千室之邑胡濮子弟部曲將校為列侯將軍以下千有餘人百姓安堵四民反業而建約束屬皆為編氓超之妻孥獲首金城父母嬰孩覆尸許市非國家鍾禍於彼降福於此也逆順之分不得不然夫擊鳥先高攫鷙之勢也牧野之威孟津之退也今者抶隸前歼戎夏以清萬里肅齊六師無事故大舉天師百萬之衆與匈奴南單于呼完廚及六郡烏桓丁令屠各湟中羌棘鞮貪席卷自壽春而南又使征西將軍夏侯湍等率精甲五萬及武都氐羌巴漢銳卒南臨沈江掩據庸蜀江夏襄陽諸軍橫截湘沅以臨豫章樓船撰海之師直指吳會萬里越期五道並入權之期命於是至矣丞相衡奉國威為人除害元惡大憝必當梟夷至於枝附葉從皆非詔書所特禽疾故每破滅彊敵未嘗不捨在先降後誅拔將取才各盡其用是以立功之士莫不翹足引領望風響應昔袁術僭逆王誅將加則廬江太守劉勳先舉其郡還歸國家呂布作亂師臨下邳張遼侯成率衆出降遠討睦固薛洪楊尚開城就化官渡之役則張郃高奐舉事立功後討袁尚則都督將軍馬延故豫州刺史陰夔射蔣校尉鄒昭臨陣來降圍守鄴城則將軍蘇游反為內應審配兄子開門入兵既誅袁譚則幽州大將焦觸攻逐袁熙舉縣來服凡此之輩數百人皆忠壯果烈有智有仁悉與丞相

參圖盡策折衝討難莫敵峯旗靜安海內豈輕舉措也哉誠乃天啟其心計深慮遠審邪正之津明可否之分勇不虛死節不苟立屈伸變化惟道所存故乃建丘山之功享不訾之祿朝為讐虜夕為上將所謂臨難知變轉禍為福者也若夫說詩言懷寶小懲況滯苟且沒而不覺隨波漂流與爍俱滅者亦甚衆多吉凶得失豈不哀哉昔威軍在漢中東西魏隔合肥遺守不滿五千權親以數萬之衆破敗奔走今乃欲當槃雷霆難以冀免夫天道助順人道助信事上之謂義親親之謂仁盛孝章君也而權殺之孫輔兄也而權殺之賊義殘仁莫斯為甚乃神靈之通罪下民所同讐辜讐之人謂之凶賊是故伊摯去夏不為傷德飛廉死紂不可謂賢何者去就之道各有宜也丞相深惟江東舊德名臣多在載籍近魏叔英秀出高崎著名海內虞丈緒礎磧清節卓犖好古周參明當世儁虞德行修明皆宜膺受多福傑又子孫而周盛門戶無辜被戮遺類流離湮沒林薄言之可為愴然聞魏周榮虞仲翔各紹堂構能負折衝及吳諸顧陸舊族長者世有高位當報漢德顯祖揚名又諸將校孫權婚親皆找國家良實利器而並見驅迮再絕於天有斧無柯何以自濟相隨顛沒不亦哀乎蓋鳳鳴高岡以遠罻羅賢聖之德也鵷鵷之鳥巢於棘苞折子破卵之慼也今江東之地無異棘苞諸賢處之信亦危矣聖朝開弘曠蕩重惜民命誅在一人

與衆無忌故設非常之賞以待非常之功乃覇夫烈士奮命之良時也可不勉乎若能翻然大舉建立元勳以膺顯祿福之上也如其未能等量大小以存易亡亦其次也夫繫踣在足則猛虎絕其蹈蝮蛇在手則壯士斷其節何則以其所全者重所棄者輕若乃樂禍懷寧迷而忘復闇大雅之所保背先賢之去就忽朝陽之安甘折苕之末日忘一日以至覆滅大兵一旋玉石俱碎雖欲救之亦無及已故今往購募爵祿科條如左檄到詳思至言如詔律令

版文

為袁紹拜烏丸三王為單于版文

遠西烏丸大人位力居上谷烏丸大人難樓谷蠡王而遠東屬國烏丸大人蘇僕延自稱峭王右北平烏丸大人烏延自稱汗魯王復丘力居死從子踏頓代立魏攝三王袁紹與公孫瓚連戰頻頓助沼擊瓚破之紹矯制賜踏頓難峭王汗魯王印綬皆為單于

使持節大將軍督幽青并領冀州牧阮鄉侯紹承制詔遠東屬國率衆王頒下烏丸遠西率衆王踧頗石北平率衆王汙盧維乃祖慕義遷善款塞內附北捍獯貊東拒濊貊世守北陲為百姓保難時侵犯王略命將徂征厥罪率不旋時悔愆變陬方之外夷最又聰慧者也始有子夫長百夫長以相統領用能悉乃心克有勳力於國家稍受王侯之命自我王室多故公孫瓚作難殘夷厥土之君以侮天慢玉是以四

海之內並執干戈以衛社稷三王奮氣奮土忿奸憂國控弦與漢兵為表裏誠甚忠孝朝所嘉焉然而虎兕長蛇相隨塞路王官爵命否而無聞夫有勳不賞俾勤者怠今遣行謁者楊林齎單于璽綬車服以對爾勞其各綏靜部落教以謹慎無使作凶作慝世復爾祀位長為百蠻長既有咎有不臧者況於爾祿而喪於乃曆可不免乎

設難

應譏

客有譏余者云聞君子動作周旋無所苟而已矣今主君鍾陰陽之美總賢聖之風固非世人所能及遭豺狼肆虐社稷隕越既不能抗節服義與主存亡而背枉違難耀茲武功徙獨竄撲山東剿落元元結疑本朝假拒羣奸使已蒙嘑嗇之謗而他人受討賊之勳捐功棄力以德取怨今賤大德而貴武勇仕權詐而背舊章無乃非至德之純美而有闕於後人哉主人曰是何言也夫兵之設亦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懲淫慝也夫申鳴違父樂羊食子李友鴆兄周公戮弟猶忍而行之王事所不得已也而況將避讒慝之嫌棄社稷之難愛暫勞之民忘永康之樂此庸夫猶所不為何有冠世之士哉昔洪水滔天沉溢中國伯禹躬之過門而不入率萬方之民致力乎溝洫及至簫韶九成百獸率舞垂拱無為而天下宴如夫豈前好勤而後嫺樂乎蓋以

欲勞求斯逸也夫世治責人以禮世亂則考人以功斯各一時之宜故有論戰陣之權於清廟之堂者狂矣陳俎豆之器於城濮之墟者則悖矣是以達人君子必相時以立功必揆宜以處事孝靈既喪姣官放禍棟臣殘酷宮室焚火主君乃奚幽族曳惡醜蕩滌朝奸清澄守職也既乃卓為封蛇幽鴆帝后强以暴國非力所討遠而去之宜也是故天贊人和無思不至用能合師百萬若運諸掌者義也今人主以寬弘為字仁義為廬若地之載如天之燾故當其聞管裔之聲則恐民之病也見羽毛之美則懼士之勞也緊稼穡之不時則推民之匱也臨臺觀之崇高則恤役之病也是以虛心恭己取人之諫闢四門廣諫路責讓言賤巧僞慮不專行功不擅美咨事若不及求訾恐不聞用能使賢智者盡其策勇敢者竭其身故舉無遺闕而風烈宿宣也

樂府

飲馬長城窟行樂府瑟調曲

飲馬長城窟水寒傷馬骨往謂長城吏慎莫稽留太原卒官作自有程舉築諧汝聲

野兒寧當格鬬死何能懼築長城長城何連連連連三千里邊城多健少內舍多寡婦作書與內舍使嫁莫留住善侍新姑嫜時時念我故夫子報書往邊地君今出語一何鄙身在禍難中何為豬留他家子生男慎莫舉生女哺用脯君獨不見長城下死人骸骨相撐拄結髮行事君慊慊心意關明知邊地苦賤妾何能久自全

少玉臺作兒往一作與聞一作聞

詩

遊覽二首

高會時不娛羈客難為心殷懷從中發悲感激清音投觴罷歡坐道遥步長林肅肅山谷風黤黕天路陰惆悵忘旋反歔欷滿沾襟黤黕一作黯黮一作巾

其二

節運時氣舒秋風涼且清閒居心不娛駕言從友生翔翔戲長流逍遥登高城東望看疇野迴顧覽園林嘉木凋綠葉芳草歇紅榮驟哉日月逝年命將西傾建功不及時鐘鼎何所銘收念還房寢慷慨詠墳經庶幾及君在立德垂功名

宴會

飢風翻陰雲白日揚素暉良友招我遊高會宴中閨玄鶴浮清泉綺樹煥青葩後關

本傳

初曹丕為五官將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學粲與北海徐幹字偉長廣陵陳琳字孔璋陳留阮瑀字元瑜汝南應瑒字德璉東平劉楨字公幹並見友善琳前為何進主簿進欲誅諸宦官太后不聽進乃詔四方猛將並使引兵向京城欲以劫恐太后琳諫進曰易稱即鹿無虞諺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況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以此行事無異於鼓洪爐以燎毛髮但當速發雷霆行權立斷違經合道天人順之而反釋其利器更徵於他大兵合聚彊者為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必不成功禍為亂階進不納其言竟以取禍琳避難冀州袁紹使典文章管為紹檄豫州刺史部曹操袁氏敗琳歸操操謂曰卿昔為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操愛其才而不咎瑀少受學於蔡邕建安中都護曹洪欲使掌書記瑀終不為屈操並以琳瑀為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軍國書檄多琳瑀所作也琳作諸書及檄草成呈操操先苦頭風是日疾發臥讀琳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數加厚賜操嘗使瑀作書與韓遂時操適近出瑀隨從因於馬上具草書成呈之操擎筆欲有所定而竟不能增損琳徙門下督瑀為倉曹掾屬

陳記室集終

王仲宣集題辭

袁顯思兄弟爭國王仲宣為劉荊州遺書苦諫今讀其文非獨詞章縱橫其言誠仁人也昔顓考叔一言能感鄭莊使毋子如初仲宣二書疾呼泣血無救閼塹袁氏將喪頎子執兵即蘇張復生何益哉子桓子建交怨若仇仲宣婉孌其間耦俱無猜身沒之後太子臨喪陳思作誄素旗表德頌言不忘彼固善處人骨肉亦綠其天性宿深長於感激不但和光宴詠為兩公子樓護也孟德陰賊喜殺賢士仲宣詠史託諷黃鳥拔文下沸幾秦風矣高平上冑世為漢公遭時流離依徙荊許以七哀之悲為顯廟之頌擇木而窮雅誄見志世謂其詩出李陵今觀書命亦相近也

婁東張溥題

王侍中集目錄

賦
遊海賦　登樓賦
浮淮賦　初征賦
羽獵賦　思友賦
傷夭賦　出婦賦
寡婦賦　神女賦
閑邪賦　大暑賦
酒賦　馬瑙勒賦
車渠椀賦　迷迭賦
柳賦　槐賦
白鶴賦　鸚鵡賦
鴟賦　鶯賦
書
為劉荊州與袁譚書　為劉荊州與袁尚書
檄
為荀彧與孫權檄
七
七釋
記
荊州文學記
論
務本論　三輔論
難鍾荀太平論　儒吏論
爵論　又
安身論　務本論略
儒吏論略
連珠
連珠四首
贊
正考父贊　反金人贊
銘
刀銘有序　硯銘
雞賓鍾銘　無射鍾銘
鍾虡銘
祭文
弔夷齊文
樂府
太廟頌三首　俞兒舞歌四首
矛俞新福歌　弩俞新福歌
安臺新福歌　行辭新福歌
詩
贈蔡子篤　贈士孫文始
贈文叔良　思親詩
雜詩　祿詩四首

七哀詩三首　詠史詩
公讌詩　從軍詩五首
附錄
本傳

王侍中集目錄終

王侍中集卷全　魏山陽王粲仲宣著　明太倉張溥天如閱

賦

遊海賦

乘菌桂之芳舟浮大江而遥逝翼鴻風而長驅集會稽而一眺登陰隅以東望覽滄海之體勢吐星出日天與水際其深不測其廣無垠尋之冥地不見涯涘章亥所不極盧敖所不屆懷珍藏寶神隱怪匿或無氣而能行或含血而不食或有葉而無根或能飛而無翼鳥則爰居孔鵠翡翠鸕鷀繽紛往來沈浮翔翔魚則橫尾曲頭方目偃頷大者若山陵小者重鈞石乃有黿鼉大見明月夜光蠵龜瑇瑁金質黑章若夫長洲別島旗布星峙高或萬尋近或千里桂林藂乎其上珊瑚周乎其趾羣庶代角巨象解齒黃金碧玉名不可紀洪洪洋洋誠不可度也處禹夷之正位兮同色號於穹蒼包納污之弘量正宗廟之紀綱總衆流而臣下為百谷之君王

登樓賦

登茲樓以四望兮聊暇日以銷憂覽斯宇之所處兮實顯敞而寡仇挾清漳之通浦

兮倚曲沮之長洲背墳衍之廣陸兮臨皋隰之沃流北彌陶牧西接昭丘華實蔽野黍稷盈疇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遭紛濁而遷逝兮漫踰紀以迄今情眷眷而懷歸兮孰憂思之可任憑軒檻以遥望兮向北風而開襟平原遠而極目兮蔽荊山之高岑路遠迤而修迥兮川既漾而濟潛悲舊鄉之壅隔兮涕橫墜而弗禁昔尼父之在陳兮有歸歟之歎音鍾儀幽而楚奏兮莊舄顯而越吟人情同於懷土兮豈窮達而異心惟日月之逾邁兮俟河清其未極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騁力懼鮑瓜之徒懸兮畏井渫之莫食好棲遲以偹倚兮白日忽其將匿風蕭瑟而並興兮天慘慘而無色獸狂顧以求羣兮鳥相鳴而舉翼原野闃其無人兮征夫行而未息心慽愴以感發兮意忉怛而憯惻循階除而下降兮氣交憤於胸臆夜參半而不寐兮懷盤桓以反側

浮淮賦

從王師以南征兮浮淮水而遐逝背渦浦之曲流兮望馬丘之高澨泛洪橹于中潮兮飛輕舟乎濱濊建衆檣以成林兮譬無山之樹藝於是汎流與潭浪濤波動長瀨鉦鼓若雷旌旆蔽翳日飛雲天迴蒼鷹飄逸滂沛洶溶遮相競轶飛駕波以高驤馳駭浪而赴策加丹徒之巧極美榜人之閑疾白日未移前驅已屆群帥按部左右就隊

舳艫千里。名卒億計。運茲威以赫趄。清海隅之蒂芥。濟元勳於大舉。垂休績乎遠裔。

初征賦

達世難以迴析兮。超遙集于蠻楚。逢屯否而底滯兮。忽長幼以羈旅。賴皇華之茂功。清四海之疆宇。超南荊之北境。踐周豫之末畿。野蕭條而騁望。路周達而平夷。春風穆其和暢兮。庶卉煥以敷舒。行中國之舊壤。實吾願之所依。當短景之炎陽。犯隆暑之赫曦。薰風溫溫以增熱。體遶遶其若焚。

羽獵賦

濟漳浦而橫陣。倚紫陌而並征。樹重圍於西址。列駿騎乎北坰。遵古道以游豫兮。昭勸助乎農圖。因畤隙之餘日兮。陳苗狩而講旅。相公乃乘輕軒。駕四駱。拘流星。屬繁弱。選徒命士。咸興竭作。旌旗雲擾。鋒刃林錯。揚輝吐火。曜野蔽澤。山川於是乎搖蕩。草木為之推落。禽獸振駭。魂亡氣奪。舉首觸綠。捩尾遇楚。臨心裂胃。潰頸破顱。鷹犬競逐。爽爽霏霏。下轄窮縻。搏肉噬肌。墜者若雨。僵者若坻。清野滌原。莫不殲夷。

思友賦

登城隅之高觀。忽臨下以翱翔。行遊目於林中。覩舊人之故場。身既沒而不見。餘迹存而未喪。滄浪浩兮迴流。滴水石激兮揚素精。夏木兮結蔭。春鳥兮愁鳴。平原兮泱

漭。緣草兮雞生。趨長路兮遠迫。寔舊人兮所經。身既逝兮幽翳。魂眇眇兮藏形。

傷夭賦

惟皇天之賦命。寔浩蕩而不均。或老終以長世。或昏夭而夙泯。物雖存而人亡。心惆悵而長慕。哀皇天之不惠。抱此哀而何愬。求魂神之形影。羌幽冥而弗連。淹徘徊以想像。心彌結而紆鬱。晝忽忽其若昏。夜烟烟而至明。

出婦賦

既僥倖兮非望。逢君子兮弘仁。當隆暑兮翕赫。猶蒙眷兮見覩。更盛衰兮成敗。思情固兮日新。竦余身兮敬事。理中饋兮恪勤。君不篤兮終始。樂枯荑兮一時。心搖蕩兮變易。忘舊姻兮棄之。焉已篤兮在門。身當去兮不疑。攬衣帶兮出戶。顧堂室兮長辭。

寡婦賦

闔門兮邻掃。幽處兮高堂。提孤孩兮出戶。與之步兮東廂。顧左右兮相憐。意慘愴兮推傷。覩草木兮敷榮。感傾葉兮落時。人皆懷兮歡豫。我獨感兮不怡。日掩曖兮不啓。明月皎兮揚輝。坐幽室兮無為。望空牀兮下幃。涕流連兮交頸。心惝結兮增悲。

神女賦

惟天地之普化。何庶氣之淑真。陶陰陽之休液。育天麗之神人。稟自然以絕俗。超希世而無羣。體纖約而方足。膚柔曼以豐盈。髮似玄鑒。鬢類刻成。質素純皓。粉黛不加。朱顏熙曜。瞳若春華。口譬含丹。目若澗波。美姿巧笑。靡輔奇牙。戴金羽之首飾。珥照夜之珠璫。襲羅綺之觸衣。曳縟繡之華裳。錯繢紛以襜帷。佩熠燿而焜煌。退變容而改服。冀致態以相移。稅衣裳兮免譽。施華的兮結羽儀。揚娥微盼。隱眸流離。婉約綺媚。舉動多宜。辭詩表志。安氣和聲。探懷授心。發露幽情。彼佳人之難遇。真一遇而長別。顧大罰之淫愆。亦終身而不滅。心交戰而負勝。乃回意而自絕。

閑邪賦

夫何英媛之麗女。貌洵美而艷逸。橫四海而無儔。超遐世而秀出。發棠棣之春華。當盛年而處室。恨年歲之方暮。哀獨立而無依。情紛挐以交橫。意慘悽而增悲。何性命之奇薄。愛兩絕而俱違。排空房而就祗。將取夢以通靈。目烟烟而不寐。心忉怛而惕驚。

大暑賦

惟林鍾之季月。重陽積而上升。喜潤土之海暑。扇溫風而至興。或赫熾以燎炎。或鬱衍而塡熇。獸狼望以倚喘。鳥垂翼而弗翔。根生苑而焦矣。草含血而能當。遠昆吾之中鄙。天地翕其同光。征夫瘁於原野。處者困於門堂。患社鼠之焚灼。壅洪潦之在床。

起屏營而東西。欲避之而無方。仰庭槐而嘯風。風既至而如湯。氣呼吸以怯短。汗雨下而霑裳。就清泉以自沃。猶沃恩而不涼。體煩如以於悒。心情悶而窮惶。於是帝后順時。幸九嶷之陰岡。託甘泉之清野。御華殿於林光。潛廣室之邃宇。激寒流於下堂。重屋百尋。垂蔭千畝。九閨洞開。周帷高舉。堅氷常凝。寒鏘代敔。

酒賦

帝女儀狄旨酒是戲。泌芬享祀。人神式宴。辯其五齊。節其三事。醪沈盎泛。清濁各異。章文德於廟堂。協武義于三軍。致子弟之孝養。糾骨肉之睦親。成朋友之歡好。贊交往之主賓。既無禮而不入。又何事而不因。賊功業而敗事。毀名行以取恥。遺大恥於載籍。滿簡帛而見書。孰不飲而罹茲罔。非酒而惟事。昔在公旦。極茲詁言。濡首廢舞。談易作難。大禹所忌。文王是艱。

○案此賦序附○夫注心銳意求詣自投垂是也
○案禪基賦序附○固行備志通推達理於博是也
○案圍碁賦序附○清靈體道格談玄神圍碁是也

馬瑙勒賦

遊大國以廣觀。覽希世之偉寶。總衆材而課美。信莫厭於馬瑙。被文采之華飾。雜朱綠與蒼皁。於是乃命工人。裁以飾勒。因姿象形。匪雕匪刻。厥容應規。厥性順德。御世

嗣之駿服表驌驦之儀則。

車渠椀賦

侍君子之宴坐。覽車渠之妙珍。挺英才於山岳。含陰陽之淑貞。飛輕縹與浮白。若鶩風之飄雲。先清朗以內曜。澤溫潤而外津。體貞剛而不撓。理條達而有文。雜玄黃以為質。似乾坤之未分。兼五德之上美。超衆寶而絕倫。

遂迭賦

惟遐方之珍草兮。產崑嶺之極幽。受中和之正氣兮。承陰陽之靈休。揚豐馨於西裔兮。布和種於中州。去原野之側陋兮。植高宇之外庭。布蓼蓼之茂葉兮。挺苒苒之柔莖。色光潤而采發兮。似孔翠之揚精。

柳賦

昔我君之定武。致天屆而祖征。元子從而撫軍。植佳木于茲庭。歷春秋以踰紀。行復出於斯鄉。覽茲樹之豐茂。紛旖旎以修長。枝扶踈而覃布。葩森梢以奮揚。人情感於舊物。心惆悵以增慮。行游目而廣望。觀城壘之故處。悟元正之話言。信思難而存懼。嘉甘棠之不伐。畏取累於此樹。苟遠跡而退之。豈駕馳而不屢。

槐賦

惟中唐之奇樹。稟天然之淑姿。超嶠嶽而登殖。作階庭之華蹕。形禕禕以暢條。色采采而鮮明。豐茂葉之幽蔭。履中夏而數榮。既立本於殿省。植根抵其弘深。烏明栖而投翼。人望庇而披襟。

白鶴賦

白翎稟靈龜之修壽。資儀鳳之純精。接王喬於暘谷。駕赤松於扶桑。飡靈岳之瓊蕊。吸雲表之露漿。

鸚鵡賦

步龍阿以躑躅。叩衆目之希覯。賓衡幹以上手。嗽哀鳴而舒憂。聲嚶嚶以高厲。又慘慘而不休。聽喬木之悲風。美鳴友之相求。日奄謁以西邁。忽逍遙而既宴。就隅角而欲暴。傃獨宿而究頸。

鶺鴒賦

惟茲鶺之為鳥。信才勇而勁武。服乾剛之正氣。稜淳毳之質羽。想晨風以羣鳴。震聲發乎外冓。厲厲風與猛節。超羣類而莫與。惟脊畫之甚銷。固自古之所咨。逢虞人而見獲。遂因執乎縲紲。賴有司之圖功。不閒小而漏微。今薄軀以免害。從孔鶴於園涯。

螢賦

覽堂隅之籠鳥。獨高蹶而背嵩。雖物微而命輕。心悽愴而感之。日奄謁以西邁。忽逍遙而既宴。就隅角以欽翼。眷獨宿而究頸。歷長夜以向晨。聞倉庾之群鳴。春鳩翔於南冀。蘇隼集乎東藩。既同嵩而異憂。宴感類而傷情。

書

為劉荊州與袁譲書

天降災害。禍難殷流。初交殊族。卒成同盟。使王室震蕩。彝倫攸斁。是以智達之士。莫不痛心入骨。傷時人不能相忍也。然孤與太公志同願等。雖楚魏絕邈。山河迴遠。戮力乃心。共翼王室。使非族不干吾盟。異類不絕吾好。此孤與太公無貳之所致也。功績未卒。太公殂隕。賢胤承統。以繼洪業。宣奕世之德。履丕顯之祚。推嚴敵於鄴都。揚休烈於湖土。顧定疆宇。虎視河外。凡吾同盟。莫不景附。何悟青蠅飛於羊旅。無忌游於二壘。使股肱分成二體。胥賀絕為異身。初聞此問。尚謂不然。定聞信來。乃知閼伯實沈之忿已成。棄親即讐之計已決。薪柿交於中原。暴尸累於城下。聞之嗚咽。若存若亡。昔三王五伯。下及戰國。君臣相弒。父子相殺。兄弟相殘。親戚相滅。蓋時有之。然或欲以成王業。或欲以定霸功。皆所謂逆取順守。而徵富彊于一世也。未有棄親即異。冗其根本。而能全於長世者也。昔齊襄公報九世之讐。士匄卒荀偃之事。是故春

秋美其義。君子稱其信。夫伯潘之恨於齊。未若太公之忿於曹也。宣子之臣承業未若仁君之纘統也。且君子違難。不適讐國。交絕。不出惡聲。況忘先人之讐。棄親戚之好。而為萬世之戒。遺同盟之恥哉。蠻夷戎狄。猶有詭讓之言。況我族類。而不痛心邪。夫欲立竹帛於當時。全宗祀於一世。豈宜同生分爭。校得失乎。若冀州有不弟之愆。無愁順之節。仁君當降志辱身。以濟事為務。事定之後。使天下平其曲直。不亦為高義邪。今仁君見憎於夫人。未若鄭莊之於姜氏。昆弟之嫌。未若重華之於象敖。然莊公卒崇大隧之樂。象敖終受有鼻之封。願捐棄百痾。追攝舊義。復為母子昆弟。如初。今整勒士馬。瞻望鶴立。

為劉荊州與袁尚書

表頓首頓首。將軍麾下。勤整六師。芟討暴虐。戎馬厭養。盤無不宜。甚善甚善。河山阻限。狼虎當路。雖遣驛使。或至或否。使引領告而莫達。初聞郭公則辛仲治通內外之言。造交遘之隙。使士民不協。奸雾並作。聞之謬然。為增悠悠。校　劉堅皇河田買等前後到荊。得二月六日所起書。又得賢兄貴弟顯雍及審別駕書。陳敘事變本末之理。乃知變起辛郭。禍結同生。追閼伯實沈之蹤。忘棠棣死喪之義。親尋干戈。僵屍流血。聞之嗚咽。若存若亡。乃追案書傳。思與古比昔。軒轅有涿鹿之戰。周公有商奄之

軍皆所以剪除災害而定王業者也非強弱之爭喜怒之忿也是故滅親不為尤誅兄不傷義也今二君初承洪業纂繼前軌進有國家傾危之慮退有先公遺恨之責當惟曹氏是務不爭雄雌之勢惟國是康不計曲直之利雖蒙塵垢罪下為隸圉折入污泥猶當降志辱身方以定事為計何者夫金木水火以剛柔相濟然後克得其和能為民用若使金與金相近火與火相爍則燋然摧折俱不得其所也今青州天性峭急迷於目前曲直是非昭然可見仁君智數弘大綽有餘裕當以大包小以優容劣歸是於此乃道教之和義士之行也縱不能弭有難忍之忿且當先除曹操以卒先公之恨事定之後乃議兄弟之怨使記注之士定曲直之評不亦上策邪且初天下起兵以尊門為主是以衆寡喁喁莫不樂袁氏之大也今雖分裂有存有亡猶然景附未有革心若仁君兄弟能悔前之謬克己復禮以從所釁則弱者自以為強危者自以為寧誠欲戮力長驅共獎王室雖亡之日猶存之願則伊周不足參五伯不足六也若使迷而不返遂而不改則戎狄蠻夷將有誚讓之言況我同盟復能戮力為君之役哉則是太公墳壠將有汙池之禍夫人弱小將有滅族之殘彼之與此豈可同日而論之哉且行違道以自存猶尚不可況失義以自亡而遺敵之禽哉此韓盧東郭自困於前而遺田父之獲也昔齊公孫竈卒晏子知子期之不免也故曰

二患競真猶可又弱一箇姜氏危哉表與劉左將軍及北海孫公佑共說此事未嘗不痛心入骨相為悲傷也今整勒士馬憤踊鶴立冀聞和同之聲約一舉之期故復遣信并與青州書若其泰也則袁族其與漢升降矣若其否也則同盟永無望矣臨書愴恨不知所言

檄

為荀彧與孫權檄

昨令將帥戰士就渤海七八百里演習舟楫四年之內無日休解今已擊櫂若飛回柁若環

七

七釋

潛虛丈人違世遁俗恬淡清玄渾沌淳樸海禮曼學無為無欲均同死生混齊榮辱於是大夫聞而歎曰蓋聞君子不以仕易道不以身後時進德修業與世同理今子深藏其身高捷其志外無所營內無所事鄙鄭才女三齊巧士名唱秘舞承閑並理七盤陳於廣庭嘷人儛其齊俟翩飄微霍亂精蕩神已渝代起解鐸變振農功既登玄陰戒寒乃致衆庶大獵中原植旌拊表班授行曲徇網連置彌山跨谷弦不虛控矢不徒往儡兪連積隕烏若雨麗才美色希世特立豐膚受肌弱骨纖形長髮玄髻修項秀頸紅顏照曜曄若春榮戴明中之羽雀雜華鏑之威珥照夜之雙璫煥婧嫮以垂曜聖人在仕時邁其德先天弗違稽若古則歡哲文明允恭玄塞登俊入於壟畝舉賢才於仄徹置彼周行列於邦畿九德咸事百僚師師於是四海之內咸變時雍普天率土比屋可封是以棲林隱谷之夫逸迹放言之士鑒乎有道貧賤是恥

記

荊州文學記

有漢荊州牧劉君稽古若時將紹厥績乃曰先王之為世也則象天地軌儀憲極設教導化敘經志業用建雍泮高立師保焉作為禮樂以作其性表陳載籍以持其德上知所以臨下下知所以事上官不失守民聽無悖然後太階平焉夫文學也者人倫之守大教之本也乃命五業從事宋衷所作文學延朋徒焉宣德音以贊之降嘉禮以勸之五載之閒道化大行耆德故老纂母闚等負書荷器自遠而至者三百有餘人於是童幼猛進武人革面總角佩觿委介免胄比肩繼踵川逝泉涌豐豐如也競競如也遂訓六經講禮物諧八音協律呂修紀曆理刑法六路咸秩百氏備矣天降純嘏有所底授臻於我君受命既茂南牧是建荊衡作守時邁淳德宣其丕緒

厥繇伊何四國交阻乃赫斯威奄壁其旅虔夷不若虜戮冤侮誕啓洪軌敦崇聖緒典墳既章禮樂咸舉濟濟縉紳咸茲階宇祁祁髦俊亦集爰處和化普暢休徵時敘品物宣育百穀繁蕪數格皇穹聲被四宇

論

務本論

古者之理國也以本為務八政之於民也以食為首是以黎民時雍降福孔嘉也故仰伺星辰以審其時俯耕藉田以率其力封祀農穆以神其事祈穀報年以寵其功設農師以監之置田畯以董之秦稷茂則喜而賞甿田不墾則怒而加罰都不得有游民室不得有贅疣野積踰冬等者無罪場功過限竊者不刑所以競之於閉藏也先王藉田以力仕力以夫議其老幼度其遠近稼有常時耘有常節收有常期此賞罰之本也種不當時耘不及節收不應期者必加其罰苗實蓊等必加其賞也農益地餘則更受大賞也農損地狹則更受重罰也夫火之焚人也甚於怠農慎火之力也輕於耘稺通邑大都有嚴令則火稀無嚴令則燒者數非賞罰不能濟也

三輔論

湘潛先生江濱逸老將集論雲夢玄公豫焉先生稱曰蓋聞戎不可動兵不可揚今

劉牧建德垂芳名烈既彰矣曷乃稱兵舉衆殘我波蠻逸老曰是何言與天生五材金作明威長沙不執敢作亂違我牧觀其然乃赫爾發憤且上征下戰去暴舉順州牧之兵建拂天之旌鳴振地之鼓玄冥瞠目犀甲如堵以此衆戰孰能禦御劉牧之懿子又未聞乎簒道懷智休述顯光洒掃群虜艾殲機荒走衆衛於西境蛾射貫乎武當過務堅於漢南追楊定於折商

難鍾荀太平論

聖莫盛於堯而洪水方割丹朱淫虐四族凶佞矣帝嚳因之而三苗畔戾矣禹因而防風為戮矣此三聖古之所大稱也繼踵相承且二百年而刑罰未嘗一世而乏也然則此三聖能乎三聖能乎則何世能致之乎孔子稱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不移者丹朱四凶三苗之謂也當紂之世殷周不小大好草竊奸宄周公遼殷頑民於洛邑其下愚之人必有之矣周公之於三聖不能踰也三聖有所不化矣有所不移矣周公之不能化殷之頑民所可知也苟不可移必或犯罪罪而弗刑是失所也犯而刑之刑不可錯矣孟軻有言盡信書不如無書有大而言之者刑錯之屬也豈億兆之民歷數十年而無一人犯罪一物失所哉謂之無者盡信書之謂也

儒吏論

士同風於朝農同業於野雖官職務殊地氣異宜然其致功成利未有相害而不通者也至乎末世則不然矣執法之吏不閑先王之典縉紳之儒不通律令之要彼乃筆之吏豈生而察刻哉起於凡案之下長於官曹之間無溫裕文雅以自潤雖欲無察刻弗能得矣竹帛之儒豈生而迂緩也起於講堂之上遊於鄉校之中無嚴猛斷割以自裁雖欲不迂緩弗能得矣先王見其如此也是以博陳其教輔和民性達其所壅祛其所蔽更服雅訓儒通文法故能寬猛相濟剛柔自克也

爵論

依律有奪爵之法此謂古者爵行之時民賜爵則昌奪爵則懼故可以奪賜而決也今爵事廢矣民不知爵者何也奪之民亦不懼賜之民亦不喜是空設文書而無用也今識循爵則上下不失實而功勞者勸得古之通合漢之法以貨財為賞者不可供以復除為賞者租稅損減以爵為賞者民勸而費省故古人重爵也

又

爵自一級轉益十級而為列侯譬猶秩自百石轉遷而至於公也而近世賢人皆不由等級從無爵封為列侯原其所以爵廢古也司馬法曰賞不踰時欲民速觀為善之利也近世爵廢人有小功無以賞也乃積累為頌事足乃封侯非所以速為而及時也上觀古比高祖功臣白起衛鞅皆稍爵為五大夫客卿庶長以至於侯非一頓而封也夫稍稍賜爵與功大小相稱而俱登既得其義且侯次有緒使慕進者逐之不倦矣

安身論

蓋崇德莫盛乎安身安身莫大乎存政存政莫重乎無私無私莫深乎寡欲是以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宜其交而後行然則動者吉凶之端也語者榮辱之主也求者利病之幾也行者安危之決也故君子不妄動也必適於道不徒語也必經於理不苟求也必造於義不虛行也必由於正夫然用能免或擊之凶厚自天之祐故身不安則殆言不順則悖交不審則黷行不篤則危四者存乎中則患變接乎外矣憂患之搆必生於自私而興於有欲自私者不能成其私欲者不能濟其欲理之至也

又務本論畧

末世之吏負青囊而布春令有觀農之名無賞罰之實

又儒吏論畧

古者八歲入小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十五入大學學君臣朝廷王事之紀則文法典藝其存於此矣

連珠

連珠四首

臣聞明主舉士不待近習聖君用人不拘毀譽故呂尚一見而為師陳平烏集而為輔

臣聞記功忘過君臣之道也不念舊惡賢人之業也是以齊用管仲而霸功立秦任孟明而晉恥雪

臣聞振鷺雖材非六翮無以翔四海帝王雖賢非良臣無以濟天下

臣聞觀於明鏡則疵瑕不滯於軀聽於直言則過行不累乎身

頌

太廟頌三首

（揔為魏公加九錫始立宗廟今纂作此頌以享其先始名曰顯廟頌後更今名）

思皇烈祖時邁其德肇啓洪源貽燕我則我休厥成聿先厥道丕顯丕訓時祖考經庶邦和四字九功備奏樂序建崇牙設璧羽六佾奏八音舉昭大孝衍妣祖念武功收純祐

於穆清廟翼翼休徵祁祁髦士厥德允升懷想成位咸奔在宮無思不若允觀厥崇

贊

正考父贊

恂恂正父應德孔盛身為國卿族則公姓年在耆耋三葉聞政謹能不忘申茲約敬饘粥予口佝僂受命銘書金鼎祚及後聖

反金人贊

君子亮直行不柔辟友賤不恥誨焉是益我能發蹻彼用遠跡一言之賜過乎瑰璧

末世不敦義與茲易言而匪忠退有其適

銘

刀銘 有序

侍中關內侯臣綦毋邃奏言奉命作刀銘及示以其敘二報誠必朝氏之刀而張常為工矣輒思作銘謹奉陋不足覽

相時陰陽制茲利兵和諸色劑考諧濁清灌襲以數實衆有呈附反載顛舒中錯形陸剸犀兕水截鮫鯊君子服之式章威靈無曰不虞戒不在明

硯銘

昔在皇頡爰初書契以代結繩民察官理庶績誕興在世季末華藻流淫文不為行書不盡心涪朴澆散俗以崩沈墨連翰染榮辱是若念茲在茲惟玄是宅

鼗窻鐘銘

有魏臣國誕成天功底綏六合纂定庶邦承民靡戾休徵惟同皇命孔昭造茲衡鐘紀之以三平之以六度量允嘉氣齊允淑表聲韶和民聽以睦時作鼗窻永享遐福

無射鐘銘

有魏臣國成功允章格于上下光于四方休徵時序人悅時康造茲衡鐘有命自皇三以紀之六以平之厥量孔嘉厥齊孔時音聲和協人德同熙聽之無斁用以啟期

鐘虡銘

惟魏四年歲在丙申龍次大火五月丙寅作鼗窻鐘又作無射鐘建安二十三年七月始設鐘虡於文昌殿前歲月并銘各鑄於鐘之角

祭文

吊夷齊文

歲旻秋之仲月從王師以南征濟河津而長驅踰芒阜之崢嶸覽首陽於東隅見孤竹之遺靈心於悒而感懷意惆悵而不平望壇宇而遂弔抑悲古之幽情知養老之可歸忘除暴之為仁潔己躬以驕志忽聖哲之大倫忘舊惡而希古退採薇以窮居守聖人之清槩要既死而不渝厲清風於貪士立果志於懦夫到于今而見稱為作者之表符雖不同於大道含尼父之所譽

樂府

魏文帝云仲宣獨自善于辭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于所著古人無以遠過也詩品云粲詩其源出於李陵發愀愴之辭文秀而質在曹劉間劉勰一體方陳思不足也魏文有敵口云其實有餘溫潤不足竹林詩評云王粲之作如檐柮拄轕固離奇尤宜細材哉

太廟頌三章

建安十八年曹操為魏王加九錫始立宗廟令粲作此頌以享其先祖名曰顯廟頌後人更令名

思皇烈祖時邁其德肇啓洪源始燕我則我休厥成聿先厥道不顯不欽允時祖考

其二

綏庶邦和四宇九功備奏樂序建崇牙設璧翔六佾奏八音舉昭大孝衍妣祖念武功收純祐

其三

於穆清廟翼翼休徵祁祁髦士厥德允升懷想成位咸奔在宮無思不若允觀厥崇

俞兒舞歌四首

矛俞新福歌

漢初建國家臣九州蠻荊震服五刃三革休安不忘備武樂修安我賓師敢用御天永樂無憂子孫受百福常與松喬遊烝庶德莫不咸歡柔

弩俞新福歌

材官選士翫弩錯陳應桴蹈節俯仰若神綏我武烈萬我淳仁自東自西莫不來賓

安臺新福歌

武功既定庶士咸綏樂陳我廣庭式宴賓與師昭文德宣武威平九有撫民黎荷天寵延壽尸千載莫我違

行辭新福歌

神武用師士素厲仁恩廣覆猛節橫逝即古立功莫我弘大桓桓征四國爰及海裔漢國保長慶垂祚延萬世

詩

贈蔡子篤

翼翼飛鸞載飛載東我友云徂言戾舊邦舫舟翩翩以泝大江靜矣荒塗時行靡通慨我懷慕君子所同悠悠世路亂離多阻濟盛江行遼焉異處風流雲散一別如雨

人生實難願其弗與瞻望遐路允企伊佇烈烈冬日肅肅婁風潛鱗在淵歸雁載軒苟非鴻鵬孰能飛翻雖則追慕予思罔宣瞻望東路慘愴增歎率彼江流差逝靡期君子信誓不遷于時及子同窀生死固之何以贈行言援斯詩中心孔淖涕淚連洏嗟爾君子如何勿思作逸五臣

贈士孫文始三輔決錄云士孫瑞字文始少有才學年十五能屬文初董卓之誅也瑞父端知王允必敗涼師不可居乃令瑞間行歸鄉里瑞至荊州依劉表表去無幾景為李傕等所殺及天子都許瑞追論誅董卓之功封萌為澹津亭侯與山陽王粲善瑞嘗就國粲作詩以贈瑞

天降喪亂靡國不夷我獨我友自彼京師宗守邊失越用遐遷遷於荊楚在章之洞亦克晏處和通虎塤比德車輔既度禮義率獲笑語庶茲永日無譽厥緒雖曰無譽時不我已同心離事乃有逝止橫此大江淹彼南汜我思弗及載坐載起惟彼南汜君子居之悠悠我心薄言慕之人亦有言靡詰不思翔伊嬿婉胡不悽而晨風夕逝託與之期瞻仰王室慨其永歎良人在外誰佐天官四國方阻俾爾歸藩爾之歸藩作式下國無曰蠻裔不度汝德慎爾所主率由嘉則龍雖勿用志亦靡忒悠悠滄灉鬱彼唐林雖則同域邈其迴深白駒遠志古人所箴允矣君子不遐厥心既往既來無容爾音詁一作日主一作之

贈文叔良

翩翩者鴻率彼江濱君子于征爰聘西鄰臨此洪清伊思梁岷爾行孔邇如何勿勤君子敬始慎爾所生謀言必賢錯說申輔延陵有作僑肹是與先民遺迹來世之矩既慎爾主亦迪知幾探情以華靚著知微視明聽聰靡事不惟董禍荷名胡寧不師衆不可蓋無尚我言梧宮致雍齊楚構患成功有要在衆思撥人之多忘捨之實難瞻彼異水滔滔其流江漢有容允來厥休二邦若否職汝之由緬彼行人鮮克弗留尚哉君子異於他仇人誰不勤無厚我憂惟詩作贈敢詠在舟

思親詩為蒲文則作

穆穆顯妣德音徽止思齊先姑志侔姜姒躬此勞瘁鞠子小子小子之生遭世罔寧烈考勤時從之于征奄遘不造殷憂是嬰容于靡及退守桃枋五服荒離四國分爭禍難斯逼救兄於頸嗟我懷歸弗克弗逞聖善獨勞莫慰其情春秋代逝于茲九齡緬彼行路焉託予誠予誠既否委之于天庶我顯妣克保遐年豐豐惟懼心乎如懸如何不弔早世徂顛於存弗養於後弗臨遺愆在體慘痛切心形景尸立魂與飛沈在昔毅我哀有餘音我之此譬憂其獨深胡寧視息以濟於今嚴嚴叢險則不可推仰瞻歸雲俯聆飄回飛焉靡翼超焉靡階思若流波情似坻頹詩之作矣情以告哀

前翩字初學記作重後翩字一作飜

禊詩

日暮遊西園蘂寫憂思情曲池揚素波列樹敷丹榮上有特棲鳥懷春向我鳴褰裙欲從之路險不得征徘徊不能去佇立望爾形風颺揚塵起白日忽已冥回身入空房託夢通精誠人欲天不違何懼不合并一作調

禊詩四首

吉日簡清時從君出西園方軌策良馬並驅屬中原北臨清漳水西看柏楊山回翔遊廣囿遵遠波水間

其二

列車息衆駕相伴緣水涓幽蘭吐芳烈芙蓉發紅暉百鳥何繽翻振翼羣相追投綱引潛魚強弩下高飛白日已西遒歡樂忽忘歸

其三

聯翻飛鸞鳥獨遊無所因毛羽照野草哀鳴入層雲我尚假羽翼飛覩爾形身願及春陽會交頸遨殷勤

其四

鸞鳥化為鳩遠竄江漢遨遭遇風雲會託身鸞鳳間天姿既否戾受性又不閑遲遲見通逸俛仰不得言

七哀詩三首

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復棄中國去委身適荊蠻親戚對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路有飢婦人抱子棄草間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驅馬棄之去不忍聽此言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悟彼下泉人喟然傷心肝

其二

荊蠻非我鄉何為久滯淫方舟泝大江日暮愁我心山岡有餘映巖阿增重陰狐狸馳赴穴飛鳥翔故林流波激清響猿猱臨岸吟迅風拂棠袂白露沾衣襟獨夜不能寐攝衣起撫琴絲桐感人情為我發悲音羈旅無終極憂思壯難任

其三見古文苑

邊城使心悲昔吾親更之氷雪截肌膚風飄無止期百里不見人草木誰當遒登城望亭隧翩翩飛戍旗行者不顧返出門與家辭子弟多俘虜哭泣無已時天下盡樂土何為久留茲蓼蓼不知辛去來勿與諮

詠史詩

自古無徇死達人所共知秦穆殺三良惜哉空爾為結髮事明君受恩良不嘗臨沒要之死焉得不相隨妻子當門泣兄弟哭路陲臨穴呼蒼天涕下如綆縻人生各有志終不為此移同知埋身劇心亦有所施生為百夫雄死為壯士規黃鳥作哀詩至今聲不虧

公讌詩

吳天降豐澤百卉挺葳蕤涼風撤蒸暑清雲郁炎暉高會君子堂嘉賓坐盈帷華榱慕有充圓方旨酒盈金罍管絃發徽音曲度清且悲含笙同所樂但懼節行遲常聞詩人語不醉且無歸今日不極歡含情欲待誰見春良不翅守分豈能違古人有遺言君子福所綏願我賢主人與天享巍巍克符周公業爽世不可追

從軍詩五首

從軍有苦樂但問所從誰所從神且武焉得久勞師相公征閩右赫怒震天威一舉滅獯虜再舉服羌夷收邊地賊忽若俯拾遺陳實越立山酒肉踰川坻軍中多汝饒人馬皆溢肥徒行兼乘還空出有餘資拓地三千里往返一如飛歌舞入鄴城所願獲無違晝日處大朝日暮薄言歸外參時明蹤內不廢家私禽獸懼為犯良前轡已揮纓慕負鼎翁願厲朽鈍姿不能效沮溺相隨把鋤犁

其二

涼風厲秋節司典告詳刑我君順時發桓桓東南征汎舟蓋長川陳卒被隰坰征夫懷靦厭誰能無戀情拊衿倚舟檣眷眷思鄴城哀彼東山人喟然感鶴鳴日月不安處人誰獲恒寧昔人從公旦一徂輒三齡今我神武師暫往必速平弃余覲陛恩輸力竭忠貞懼無一夫用報我素餐誠夙夜自怦怦思逝若抽縈將東先益羽豈敢聽金聲

恒善本作常

其三

從軍征遲路討彼東南夷方舟順廣川薄暮未安坻白日半西山秦科有餘睥蜷蜂夾岸鳴孤鳥翩翩飛征夫心多懷悵愴令吾悲下船登高防草露霑我衣迴身赴牀寢此愁當告誰身服干戈事豈得念所私即戎有授命欲理不可違

濮善作閑

其四

朝發鄴都橋暮濟白馬津逍遥河隄上左右望我軍連舫踰萬艘帶甲十萬人率彼東南路將定一舉勲舊衆連帷幄一由我聖君恨我無時謀擘諸具官臣鞠躬中堅內徵畫無所陳許歷為完士一言猶敗秦我有素餐責誠愧伐檀人雖無鈔刀用庶幾禽薄身

纲善本作綱

其五

悠悠涉荒路靡靡我心愁四望無烟火但見林與邱城郭生榛棘蹊徑無所由蒹葭滿長流日夕涼風發翩翩漂吾舟寒蟬在樹鳴鵾鵠摩天遊容子多悲傷淚下不可收朝入謀郡界曠然消人憂鵾鳴達四境泰稷盈原疇館宅充鄽里士女滿莊塢自非賢聖國焉能享斯休

詩人美樂土雖客亦願留

本傳

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也曾祖父龔祖父暢皆為漢三公父謙為大將軍何進長史進以謙名公之胄欲與為婚見其二子使擇焉謙弗許以疾免卒於家獻帝西遷粲徙長安左中郎將蔡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填門賓客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狀短小一坐盡驚邕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年十七司徒辟詔除黃門侍郎以西京擾亂皆不就乃之荊州依劉表表以粲貌寢而體弱通侻不甚重也表卒粲勸表子琮令歸太祖太祖辟為丞相掾賜爵關內侯太祖置酒漢濵粲奉觴賀曰方今袁紹起河北杖大衆志兼天下然好賢而不能用故奇士去之劉表雍容荊楚坐觀時變自以為西伯可規士之避亂荊州者皆海內之儁傑也表不知所任故國危而無輔明公定冀州之日下車即繕其甲卒收其豪傑而用之以横行天下及平江漢引其賢儁而置之列位使海內回心望風而願治文武並用英雄畢力此三王之舉也後遷軍謀祭酒魏國既建拜侍中博物多識問無不對時舊儀廢弛興造制度粲皆典之初粲與人共行讀道邊碑人問曰卿能闇誦乎曰能因使背而誦之不失一字觀人圍棊局壞粲為覆之棊者不信以帊蓋局使更以他局為之用相比校不誤一道其彊記默識如此性善算術略盡其理善屬文疾筆使成無所改定時人常以為宿構然正復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著詩賦論議垂六十篇建安二十一年從征吳二十二年春道病卒時年四十一粲二子為魏諷所引誅後絶

王侍中集卷全終

阮元瑜集題詞

阮掾為曹操遺書孫權文辭英拔見重魏朝文帝云書記翩翩致足樂也元瑜沒王儁誄之曰簡書如雨強力敏成若是乎行人有辭國家光輝以之折衝禦侮其鄭子產乎予觀彼書潤澤發揚善辨若轂擊欲赤壁之敗流汗發慚口重語塞固知無情之言即縣幡擊鼓無能助其威靈也文質論雅有勁思若得優游述作勒成一家亦足與偉長中論翩翻上下迺諸子長逝元瑜最先遺文鬼名撫手痛悼至今傳其焚山應招鼓琴奏曲事亦在有無之間安得起彼九原更談文墨乎悲風凉日明月三星讀其諸詩每使人愁然則元瑜俯首曹氏嗣宗盤桓司馬父子酒歌各有不得已也

婁東張溥題

魏阮元瑜集目錄

賦
鸚鵡賦　止欲賦
箏賦　紀征賦
論
文質論
書
為曹公作書與孫權　為武帝與劉備書
牋
謝太祖牋
文
弔伯喈文
詩
駕出北郭門　琴歌
詠史詩二首
其一　其二
祿詩二首
其一　其二
七哀詩　隱士
苦雨　失題
公讌　怨詩
附錄
本傳

魏阮元瑜集目錄終

魏阮元瑜集卷全

魏 陳留阮瑀 著

明 太倉張溥 閱

賦

鸚鵡賦

惟翩翩之艷色，誕嘉類於京都，穢夷風而弗處，暮聖惠而來徂，被坤文之黃色，服離光之朱形，配秋英以離綠，苞天地以糅榮。

止欲賦

夫何淑女之佳麗，顏煒煒以流光，歷千代其無匹，超古今而特章，執紗年之方盛，性聰惠以和良，稟純潔之明節，後申禮以自防，重行義以輕身，志高尚乎貞姜，情口悅其美麗，無須臾而有忘，思桃夭之所宜，願無衣之同裳，懷紆結而不暢，魂一夕而九翔，出房戶以躑躅，覩天漢之無津，傷匏瓜之無偶，悲織女之獨勤，還伏枕以求寐，度通夢而交神，神惚恍而難遇，思交錯以濱縱，遂終夜而靡見，東方旭以既晨，知所思之不得，乃抑情以自信。

第賦

惟夫第之奇妙，極五音之幽微，苞羣聲以作主，冠衆樂而為師，稟清和於律呂，籠絲木以成資，身長六尺，應律數也，故能清者處天，濁者合地，五聲並用，動靜簡易，大興小附，重發輕隨，抑而復揚，循覆迸開，浮沈抑揚，升降綺靡，殊聲妙巧，不識其為，平調足均，不疾不徐，遲速合度，君子之行也，慷慨磊落，卓礫盤紆，壯士之節也，曲高和寡，妙伎雖工，伯牙能琴於茲，為滕繳繹翁純，庶配其跡，延年新聲，豈比能同，陳惠李丈，曷能是逮。

紀征賦

仰天民之高衢兮，慕在昔之遐軌，希篤聖之崇綱兮，惟弘哲而為紀，同天工而人代兮，匪賢智其能使，五材陳而並序兮，靜亂由乎干戈，惟蠻荊之作讐兮，將治兵而濟河，遂臨河而就濟兮，瞻禹績之茫茫，距疆澤以潛流兮，經崑崙之高岡，目幽紫以廣衍兮，遂窮竊而難量。

論

文質論

蓋聞日月麗天，可瞻而難附，羣物著地，可見而易制，夫遠不可識，文之觀也，近而易察，質之用也，文虛質實，遠疎近密，援之斯至，動之應疾，兩儀通數，固無攸失，若乃陽春敷華，遍衢風而隕落，素葉變秋，既究物而定體，麗物若傷，醜器多宰，華璧易碎，金鐵難陶，故言多方者中難處也，術饒津者要難求也，意弘博者情難足也，性明察者下難事也，通士以四奇高人，必有四難之忌，且少言辭者政不煩也，寡知見者物不擾也，專一道者思不散也，混濛蔑者民不備也，質士以四短違人，必有四安之報，故曹參相齊，蓄詐獄市，欲令奸人有所容立，及為宰相，飲酒而已，故夫安劉氏者周勃，正嫡位者周勃，大臣不強，不至華言，孝文上林苑，欲拜鲁夫釋之前諫，意崇敦朴，自是以降，其為宰相，皆取堅強，一學之士，安用奇才，使變典法。

書

為曹公作書與孫權

淮南之釁也，而忍絕王命，明棄碩交，實為佞人所搆會也，夫似是之言，莫不動聽，因形設象，易為變觀，示之以禍難激之以恥辱，大丈夫雄心能無憤哉，昔蘇秦說韓，蓋以牛後，韓王按劍作色，而怒難兵，抑地割犨，不為悔人之情也，仁君年壯氣盛，諸侯所壁，既懼患至於懷忿，恨不能復遠度，孤心近慮事勢，遂爾見薄之決計，秉翻然之成議，加劉備相扇揚，事結釁連，推而行之，想暢本心，不願於此也，孤以薄德，位高任重，幸蒙國朝將泰之運，蕩平天下，懷集異類，喜得全功，長享其福，而姻親坐離，後援生隙，常恐海內多以相責，以為老夫包藏禍心，陰有鄭武取胡之詐，乃使仁君翻然自絕，以是悠悠懷慙反側，常思除棄小事，更申前好，二族俱榮，流祚後嗣，以明雅素忠誠之效，抱懷數年，未得散意，昔赤壁之役，遭離疫氣，燒舡自還，以避惡地，非周瑜水軍所能抑挫也，江陵之守，物盡穀殫，無所復據，徙民還師，又非瑜之所能敗也，荊土本非己分，我盡與君，冀取其餘，非相侵肌膚，有所割損也，思計此變，無傷於孤，何必自遂於此，不復還之，高帝設壘以延田橫，光武指河而誓朱鮪，君之負累，豈如二子，是以至情願聞德音，往年在譙，新造舟艦，取足自載，以並九江，貴欲觀湖漅之形，定江濱之民耳，非有深入攻戰之計也，將恐識者大為己榮，自謂策得，長無西憂，重以此故，未肯迴情，然智者之慮，慮於未形，達者所規，規於未兆，是故子胥知姑蘇之

有麋鹿輔果識智伯之為兆禽穆生謝病以免楚難鄒陽北游不同吳禍此四士者豈聖人哉徒通變思深以微知著耳以君之明觀孤術數量君所據相計土地豈勢少力乏不能遠舉割江之表晏安而已哉甚未然也若恃水戰臨江塞要欲令王師終不得渡亦未必也夫水戰千里情巧萬端越為三軍吳曾不禦漢潛夏陽魏豹不意江湖雖廣其長難衛也凡事有宜不得盡言將修舊好而張形勢更無以威脅重敵人之心然有所恐恐書無益何則往者軍過而自引還今日在遠而興慰納辭遜意猶謂其力盡適以增驕不足相動但明效古當自圖之耳昔淮南信左吳之策隗囂納王元之言彭寵受親吏之計三夫不寤終為世夭梁王不受詭勝竇融斥逐張玄二賢既覺福亦隨之願仁君少留意焉若能內取子布外擊劉備以效赤心用復前好則江表之任長以相付高位重爵坦然可觀上令聖朝無東顧之勞下令百姓保安全之福君享其榮孤受其利豈不快哉若忽至誠以處僥倖婉彼二人忍不加罪所謂小人之仁大人之賊大雅之人不肯為此也若憐子布願言俱存亦能傾心去恨順君之情更與從事取其後善但禽劉備亦足為效開設二者審處一焉聞荊揚諸將並得降者皆言交州為君所執豫章距命不承執事疲旱並行人兵損減各求進軍其言云孤聞此言未以為悅然道路既遠降者難信幸人之災君子不為

且又百姓國家之有加懷區區樂欲崇和庶幾明德來見招副不勞而定於孫益貴是故按兵守次遣書致意古者兵交使在其中願仁君及孤虛心迴意是以應詩人稱衆之數而慎周易羣復之義濯鱗清流飛翼天衢良時在論勗之而已

為武帝與劉備書

披懷解滯投分寄意

牋

謝太祖牋

一得披玄雲望白日惟力是視敢有二心

文

弔伯夷文

余以王事適彼洛師瞻望首陽欷弔伯夷東海讓國西山食薇重德輕身隱景潛暉

求仁得仁報之仲尼沒而不朽身沈名飛

詩

駕出北郭門

駕出北郭門馬樂不肯馳下車步踟躕一作躕仰折枯楊枝俯聞丘林中嗷嗷有悲嘯借問啼者出何為乃如斯親母舍我殁後母憎孤兒飢寒無衣食舉動鞭捶施骨消肌肉盡體若枯樹皮臧我空室中父還不能知上塚察故處存亡永別離親母何可見淚下聲正嘶棄我于此間窮厄豈有極傳告後代人以此為明規

琴歌

魏文士傳云太祖雅聞琀名辟之不應乃逃入山中太祖使人契山得琀太祖時征長安大延賓客怨琀不與琀便就拔人到琀器解衣能鼓琴撫絃而歌為曲既捷音聲殊妙太祖大悅被曲略文事忠琀建安初辭疾稱名即起不得有契山亭太祖征荊州琀作書十六年入關而云得琀在長安琀十七年亮太祖次年為魏公辭病大魏愈知其妄矣

奕奕天門開大會應期運青蓋巡九州在東西人怨士為知已死女為悅己玩恩義苟潛暢他人焉能亂

詠史詩二首

其一

誤哉秦穆公身沒從三良忠臣不違命隨軀就死亡低頭閨壙戶仰觀日月光誰謂此何處恩義不可忘路人為流涕黃鳥鳴高桑

其二

燕丹養勇士荊軻為上賓圖擯盡七首長驅西入秦素車駕白馬相送易水津漸離擊筑歌悲聲感路人舉坐同咨嗟歎氣若青雲

穆詩二首

其一

臨川多悲風秋日告清涼客子易為感一作對此用哀傷攬衣起踟躕上觀心與房三星守故次明月未收光鷄鳴當何時晨尚未央還坐長歎息憂愛安可忘

其二

我行自漂秋季冬乃來歸置酒高堂上友朋集光輝念當復離別涉路險且夷思慮益惆悵淚下沾裳衣

七哀詩

丁年難再遇富貴不重來良時忽一過身體為土灰冥冥九泉室漫漫長夜臺身盡氣力索精魂靡所能一作媒嘉設不御旨酒盈觴杯出擾望故鄉但見蒿與萊

隱士

四皓潛南岳老萊戲河濱顏回樂陋巷許由安賤貧伯夷餓首陽天下歸其仁何患處貧苦但當守道真

苦雨

苦雨滋玄冬，引日彌且長。丹墀自殲殪，深樹猶沾裳。客行易感悽，我心催已傷。登臺望江沔，陽侯沛洋洋。

失題

白髮隨節墜，未寒思厚衣。四支易懈倦，行步益踈遲。常恐時歲盡，魂魄忽高飛。自知百年後，堂上生旅葵。

公讌

陽春和氣動，賢主以崇仁。布惠綏人物，降愛常所親。上堂相娛樂，中外奉時珍。五味風雨集，杯酒若浮雲。

怨詩

民生受天命，漂若河中塵。雖稱百齡壽，孰能應此身。猶獲嬰山禍，流落一作流離恒苦心。

阮瑀本傳

阮瑀字元瑜，廣陵人也。少受學於蔡邕。建安中，都護曹洪欲使掌書記，瑀終不為屈。太祖雅聞瑀名，辟之，不應，連見逼促，乃逃入山中。太祖使人焚山，得瑀，送至，召入。太

祖時征長安，大延賓客，怒瑀不與語，使就技人列。瑀善解音，能鼓琴，遂撫絃而誦。因造歌曲，為曲既捷，音聲殊妙，當時冠坐。太祖大悅，以瑀為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後徙倉曹掾屬，著文賦數十篇。十七年卒，子籍字嗣宗，曠遠不羈，不拘禮俗，性至孝。居喪雖不率常檢，而毀幾至滅性。太尉蔣濟聞而辟之，官至步兵校尉。假蘇門先生之論，長嘯以寄所懷。與何曾等深相譏疾。大將軍司馬文王常保持之，卒以壽終。子渾字長成，閑澹寡欲，知名京邑，為太子庶子，蚤卒。

魏阮元瑜集卷全終

劉公幹集題詞

魯國孔文舉廣陵陳孔璋山陽王仲宣北海徐偉長陳留阮元瑜汝南應德連東平劉公幹魏文所稱文人七子也文帝云劉楨辭賦本出詩人發乎情止乎禮義以此方古今百家之論蓋down矣然公幹之詩實有過人者鍾嶸詩品亦云其源出古詩恩王而下楨稱獨步豈緣本魏文為之申譽乎近日詩選痛貶建安亦度已迹削他人足耳未若南皮觴酌公讌贈答當時得失相知者深也劉公幹贈五官中郎將詩有云昔我從元后整駕至南鄉過彼豐沛都與君共翔翔王仲宣從軍詩亦云簪笏連帷幄一由我聖君嚴滄浪黙之謂元后聖君並指曹操心敢無漢大義批引二子固當叩頭伏罪然詩頌鋪張詞每過實文人之言豈必盡由中情哉公幹平視甄夫人撫收治罪文帝獨不見怒死後致思悲傷絶絃中心好之弗聞其過也其知公幹誠猶鍾期伯牙云

襄東張溥題

賦
魯都賦
大暑賦
遂志賦
黎陽山賦
瓜賦有序
清慮賦
書
諫平原侯植書
又
答太子書
又
碑
處士國文甫碑
詩
公讌詩
贈五官中郎將
其一
其二
其三
其四
贈徐幹
贈從弟
其一
其二
其三
其四
雜詩
鬬雞
射鴈
失題
其一
其二
附錄
本傳

魏劉公幹集目錄終

魏 東平劉楨 著

明 太倉張溥 閱

賦

魯都賦

昔大廷氏肇建厥居少昊受命亦都茲焉山則連岡屬巘瞳矇峻北紫金揚暉於鴻崖水精潛光乎雲穴岱宗邈其層秀干氣霧以高越其木則赤棘青松文蓂蕙棠洪幹百圍高侔穹皇竹則填彼山陬根彌阪域蒙雪含霜不渝其色其湯攬包勁脩垂植翠實離離鳳皇攸食水產衆鬻各有奚倫頒首華尾豐顱重斷戴兵挾刀盤甲曲鱗且觀其時謝節移和旅綏宗招歡合好肅戒友朋蛾眉清眸顏若雪霜揮曜日之珠玉莽珥明月之珠瑤舞人就列整飾容華和顏揚眸盼風長歌飄乎叔發身如轉沈尋虛驟迹顧與節和縱修袖以終曲若奔星之赴河及其素秋二七天漢指隅民胥祓禊國於水遊緹帷彌津丹帳覆洲蓋如飛鸞馬如遊魚應門嚴嚴朱扉含光路殿臨其隆崇文陛巉巖驚迅雷於長除若有聞而復亡其園囿苑沼駢田接連淥池分浪以帶石垠文陽瓊岸華玉依津邦乃太狩振揚炎威教民即戎講習興師落

幕包括連結營圍毛群隕羽族殲剝填崎塞畎不可勝錄

大暑賦

其為暑也羲和總駕發扶木太陽為與達炎熾靈威參垂步朱鍛赫赫炎炎烈烈輝暉若熾燎之附體又溫泉而沉肌獸喘氣於玄景鳥戢翼於高危農畯捉鋤而去疇織女釋杼而下機溫風至而增熱歊悒懣而無依披衿領而長嘯冀微風之來思

遂志賦

幸遇明后因志東傾披此豐帷乃命小生生之小矣何茲云當牧馬於路役車低昂愴恨惻切我獨西行去峻溪之鴻洞觀日月於朝陽釋蓬棘之餘刺踐檟林之柔芳嚼玉蘂以曜目榮日華以舒光信此山之多靈何神分之煌煌聊且遊觀周歷高岑仰攀高枝側身遺陰磷磷礰礰以廣其心伊天皇之樹葉必結根於仁方梢吳夷於東隅擊哔臣乎南荊戴干戈於內庫我馬繫而不行揚洪恩於無涯聽頌聲之洋洋四寓莫以無為玄道穆以普將冀儁乂於上列逮仄陋於下場襲初服之蕪蔽託蓬廬以遊翔豈放言而云爾乃旦夕之可忘

黎陽山賦

自魏都而南遵迄洪川以竭休想王旅之旋龍望南路之遐修御輕駕而西徂過舊塢之高區爾乃踰峻嶺超連岡一登九息遂臻其陽南陰黃河左帶金城青壇承祀高碑頌靈珍木駢羅奮華揚榮雲興風起蕭瑟清泠延首南望顧瞻舊鄉桑梓增傷慘切懷傷河源汨其東遊陽烏翻而南翔覩衆物之集華遑欣欣而樂康

瓜賦 有序

在曹植坐廁人進瓜植命為賦促立成其辭曰布象牙之席薰玳瑁之筵憑彤玉之几酌摎碧之梅三星在隅溫風節暮枕翹於藤流羙遠布黃花炳曄潛實獨著豐細異形圓方殊務揚輝發濛九采襍糅厥初作苦終然允甘應時滌熱含蘭吐芳藍皮容理素肌丹瓤乃命圖師貢其最良投諸清流一浮一藏析以金刀四剖三離承之以雕盤幕之以纖絺甘逾宴房冷亞氷圭

清慮賦

結束阿之扶桑接西雷乎燭龍上青腹之山臨琳琅之窪玉樹翠葉上栖金烏

書

諫平原侯植書

家巫邢顒北土之彥少秉高節玄靜澹泊言少理多真雅士也楨誠不足同實斯人並列左右而楨禮遇殊特顒友疏簡私懼觀者將謂君侯習近不尚禮賢不足採庶

子之春華忘家巫之秋實為上招謗其罪不小以此反側

又

明使君始垂哀憐意眷日崇譽之疾病乃使炎農分藥岐伯下鍼疾雖未除就沒無恨何者以其天盛至神而榮曄自盡也

答太子書

太子初賜楨廓落帶其後帥死欲借取以為像因書問楨楨答之楨辭指巧妙皆如是

楨聞荊山之璞曜元后之寶隋侯之珠燿衆士之好南垠之金登窮寇之首飂貂之足綴侍臣之幘此四寶者伏朽石之下潛汚泥之中而揚光千載之上發彩疇昔之外亦皆未能初自接於至尊也夫尊者所服卑者所修也貴者所御賤者所先也故夏屋初成而大匠先立其下嘉未始熟而農夫先嘗其秬恨楨所帶無他妙飾若實殊異尚可納也衆士一作衆女

又

肅以素秋則落

碑

處士國文甫碑

先生執乾靈之貞潔稟神祇之正性咳笑則孝弟之端著翫則清節之兆兎韜戲以及成人體無懈容口無愆辭兢兢業業小人畏忌勤讓同儔故事長老雖周之樂正子春漢之江都董相其飭躬力行無以尚之是以長安師其仁朋友欽其義閨門稱其慈宗屬懷其惠既乃潛心窮籙游心載籍藻世名也初海內之亂不視膳羞十有餘年憂心泣血不勝其哀形銷氣竭以建安十七年四月卒于時龍德逸民黃髮實叟縱文通儒有方序士莫不拊心長號如喪同生咸以為誄所以昭行也銘所以旌德也古之君子既沒而令問不忘者由斯一者也銘曰

懿矣先生天授德度外清內白如玉之素遺逸九皋方回是慕不計治萃名與殊路知我者希韞櫝未酤喪過乎哀遘疾不悟早世永頹違此榮祚咨爾末徒事修歡故

詩

公讌詩

永日行遊戲歡樂猶未央遺思在玄夜相與復翱翔華車非素蓋從者盈路傍月出照園中珍木鬱蒼蒼清川過石渠流波為魚防芙蓉散其華蕙芷溢金塘蠻鳥宿水裔仁獸遊飛梁華館寄流波窈窕望風涼生平未始聞歌之安能詳投翰長嘆息綺麗不可忘

贈五官中郎將

其一

昔我從元后整駕出南鄉過彼豐沛都與君共翱翔四節相推斥季冬風且涼衆賓會廣坐明鐙燭炎光清歌製妙聲萬舞在中堂金罍含甘醪羽觴行無方長夜忘歸來聊且為太康四牡向路馳歡悅誠未央

其二

余嬰沈痾疾竄身清漳濱自夏涉玄冬彌曠十餘旬常恐游魂宗不復見古人所親一何篤步趨慰我身清談同日夕情時敘憂勤使復為別辭游車歸西隣素葉隨風起廣路揚埃塵逝者如流水哀此遂離分追慕何時會要我以陽春望慕結不解貽爾新詩文勉哉修令德北面自寵珍

其三

秋日多悲懷感慨以長歎終夜不遑寐企望於蘭翰明燈曜閨中清風凄已寒白露塗前庭應門重其關四節相推斥歲月忽欲殫壯士遠出征戎事將獨難涕泣灑衣裳能不懷所歡

其四

涼風吹沙礫霜氣何皚皚明月照緹幕華燈散炎輝賦詩連篇章極夜不知歸君侯多壯思文雅縱橫飛小臣信頑鄙俛俛安能追

贈徐幹 是時徐在西掖劉在禁省故有此詩

誰謂相去遠隔此西掖垣拘限清切禁中情無由宣思子沈心曲長歎不能言起坐失次第一日三四遷步出北寺門遙望西苑園細柳夾道生方塘含清源輕葉隨風轉飛鳥何翻翻乖人易感動潛下與衿連仰視白日光皦皦高且懸慕燭入絃內物類無顧偏我獨抱深感不得與比焉

贈從弟三首

其一

汎汎東流水磷磷水中石蒲藻生其涯華葉紛扶疏衆之薦宗廟可以羞嘉客豈無園中葵懿此出深澤

其二

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風風聲一何盛松枝一何勁冰霜正慘悽終歲常端正豈不懷凝寒松柏有本性

其三

鳳皇集南岳徘徊孤竹根於心有不厭奮翅凌紫氣豈不常勤苦羞與黃雀群何時當來儀將須聖明君

祿詩

職事相一作填委文墨紛消散馳輪未暇食日昃不知晏沈述簿領書回回自昏亂釋此出西城登高且游觀方塘含白水中有鳧與鴈安得肅肅羽從爾浮波瀾

鬬鷄

丹鷄被華采雙距如鋒芒願一揚夾威會戰此中塲利爪探玉除眼目含火光長翹驚風起動翮正數張輕舉奮勾喙電擊復還翔

射鴈

鳴鴈弄雙翼飄飄薄青雲我后橫怒起意氣凌神仙發機如驚焱三發兩鴈連流血灑墻屋飛毛從風旋庶士同聲贊君射一何妍

失題

其一

昔君錯畦畤東土有素木條柯不盈尋一尺再三曲隱生寘翳林倥傯自追束得託芳蘭苑列植高山足 後闕

其二

青青女蘿艸上依高松枝幸蒙庇養恩分惠不可貲風雨雖急疾根株不傾移後闕

劉楨本傳

劉楨字公幹東平人父名梁字曼山一名恭少有清才以文學見貴終于野王令文帝常賜楨廐落帶其後師死欲借取以為像因書嘲楨云夫物因人貴故在賤者之手不御至尊之側今雖取之勿嫌其不反也楨答書見本集辭旨巧妙由是特為請公子所親愛其後太子嘗請諸文學酒酣坐歡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衆人咸伏而楨獨平視太祖聞之乃收楨楨以不敬竟署吏減死輸作

帰葉山房藏版

魏劉公幹集卷全終

應德連休連集題詞
德連集鮮書記世所傳者止報龐公一牘耳休連書最多俱秀絶時表列諸辭令之科陳孟公王景興其人也德連善賦篇目頗多取方弟書文藻不敵詩雖比肩亦覺百一為長休連火攻良可畏也魏祖二十二年徐陳應劉一時俱逝曹子桓輒申痛惜德連周旋時主年位較遠規諷雪與殷勤指諭憂患存焉汝南應氏世濟文雅德連幸遇子桓時可著書忽化蒿萊美志不遂休連歷事二主喉舌可舒而世無實音義存優孟嗟乎命也機雲若聲入洛載協齊名王府原其風流二應為始依回建章仰送朝鴈予猶善其足傳爾
婁東張溥題

魏應德連集目錄
賦
慰騭賦
迷迭賦
靈河賦
正情賦
征賦
馳射賦
鸚鵡賦
愁霖賦
西狩賦
車渠椀賦
楊柳賦
書
報龐惠恭書
論
文質論
檄文
奕勢
檄文
詩
報趙淑麗
侍五官中郎將建章臺集詩
別詩
其一
其二
鬬鷄
附錄
本傳

魏應德連集目錄終

魏應德連集卷全

魏 汝南應瑒 著

明 太倉張溥 閱

賦

感驥賦

感良驥之不遇兮何屯否之弘多抱天飛之神號兮悲當世之莫知赴玄谷之漸塗兮陟高岡之峻崖懼僕夫之嚴策兮載悚慄而奔馳懷殊姿而困遇兮願遠跡而自弛思奮行而騰首兮叩纏綵之紛挐牽繁轡而增制兮心惆結而槃紆涉嶮遠而方舉兮迫與僕之我拘抱精誠而不暢兮鬱神足而不攄思師翁於西土兮望伯氏於東隅願淳軒於千里兮曜華軨乎天衢瞻前軌而促節兮顧後乘而踟躕展心力於知己兮甘遏遠而亡軀哀二喆之殊世兮時不遘乎良造制御轡於常御兮安獲騁於遐道

迷迭賦

列中堂之嚴宇兮跨階序而駢羅建茂蓳以竦立擢修幹而承阿燭白日之炎陰承翠碧之繁柯朝敷條以誕節夕結秀而垂華振纖枝之翠綵動稼葉之萋萋舒芳香之

酷烈乘清風以徘徊

靈河賦

浴靈川之遐源兮于崑崙之神丘凌增城之陰陽兮賴后土之潛流衝撞石之重險兮披山麓之溢浮蹴龍黃而南遘兮紆滿體而因流涉津洛之阪泉揩九道之中洲汾鴻湧而騰驚兮恒疊疊而徂征擘蘖高而迅逝兮陽侯沛而震驚有漢中葉兮金隄隤而鮑子傾與萬祭而親務兮董聲后而來營下淇園之豐篠兮投璧玉而沈星若夫長杉峻檣茂枯芬檻扶疏淮列聆水蔭防隆條動而暢清風白日顯而曜殊光

正情賦

夫何通女之殊麗兮姿溫惠而明哲應靈和以挺質體蘭茂而瓊潔方往載其鮮艷曜來今而無列發朝陽之鴻暉流精曄而傾泄既榮麗而冠時擬申女而比節余心嘉夫淑美願結歡而靡因永窈冤之芳美情踊躍乎若人魂翩翩而夕遊甘同夢而交神蓋彷徨於路側宵耿耿而達晨清風厲於玄序涼飈逝於中唐聽雲鴈之幹鳴察列宿之華輝南星晃而電閒偏雄肅而特飛其騰言以俯音嗟激迅而難追傷往禽之無偶悼流光之不歸愍伏辰之方邁哀吾願之多違步便旅以永思情慘慄而傷悲還幽室以假寐固展轉而不安神渺渺以潛翔恒存遊乎所觀仰崇夏而長息歎哀響而餘歎氣浮踊而雲館腸一夕而九頃

征賦

奮皇佐之豐烈將親戎乎幽鄰飛龍旂以雲曜披廣路而北巡崇殿鬱其嵯峨華宇爛而舒光搞雲藻之雕飾流輝來之渾黃辭曰

烈烈征師尋遐庭兮悠悠萬里臨長城兮周覽郡邑思既盈兮嘉想前哲遺風聲兮

馳射賦

於是陽春嘉日講肆餘暇將遊遙於郊埜聊娛遊於騁射延賓朋於屋宇言夙駕於輕輈於路左建丹旃於表路羣駿麗于衢首咸皆膘裹與飛遽爾乃結翻作齊倫匹良樂授馬孫臏調駟簉笋充明班次均一左攬繁弱右接湛淫控滿流睇應弦飛碎穫動鼓震譟聲雷潰重破雷碟流景倏忽紛紜絡驛次授二八驊騮激騁神足奔越終節三驅矢不虛發進截飛鳥顧推月支須臾六鈞口譽七規觀者屏氣而傾竦咸側企而騰移爾乃榮回盤厲按節和旋翩翩神厲體若飛仙奕奕驛壯既信且閑揚驃沛艾蠖略相連

鸚鵡賦

何翩翩之麗鳥表衆豔之殊色被光耀之鮮羽流玄黃之華飾苞明哲之弘慮從陰

陽之消息秋風厲而潛形蒼神發而動翼

愁霖賦

聽屯雷之恒音兮聞左右之歎聲情悽憒而含愍兮起披衣而游庭三辰幽而重闇蒼曜隱而無形雲曖曖而周馳雨濛濛而霧零排房帳而北入振蓋股之沾衣還空牀而寢息嘉白日之餘暉惕中唇而不效兮意悽愴而增悲

西狩賦

伊炎漢之建安飛龍耀乎天衢皇穿逸而陶遁樹匡翼而大摹盪無妄之氛穢揚靈乎八區開九土之舊迹暨聲教於海隅昔霜淒而淹埜寒風肅而川逝草木紛而搖蕩鸞鳥別而高厲既乃棟吉日煉嘉辰清風矢戒羣翳收塵於是魏公乃乘彫絡駟飛黃擁纂鉦建九旂按轡清途颯沓風翔於是圍網周合雷鼓天震千乘長羅萬表星陳雙翼優旋八挍祖分長驅電裹高煙蔽雲爾乃徙輿並興方軌連旃鷺飄四騏銜禽鷺溢騁歡麥壁飛鳥徹日爾乃赴玄谷陵崇巒俯掣奔猴仰捷飛猿雲幕被於廣埜京燎照乎平原醲息充給洪施普宣

車渠椀賦

惟茲椀之珍瑋誕靈岳而奇生扇不周之芳烈浸漫露以潤形陰碧條以納曜嗡朝

霞而發榮紛玄黃以彫裔曄豹變而龍華象蛇虹之輔體中含曜乎雲漢若其衆色鱗聚車度說常網縕襍錯乍圓乍方蔚術繁興散列成章揚丹流縹碧玉飛黃華飄承朗內外齊光

楊柳賦

赴陽春之和節植纖柳以承涼攬豐節而廣布紛鬱勃以登陽三春倏其奄過景日赫其垂光振鴻條而遠壽迎雲蓋於中唐

書

報龐惠恭書

夫蕭艾之歌發於信宿子衿之思起於一作宿不嗣音況實三載能不有懷雖堂草樹背泉蘇在側悁憒不逞報以增毒朝隱之官實不住衆喬木之下曠無休息抱勞而已足下剖符南面振威千里行人子羽朝夕揖讓曾不枉咫尺之路問遂室之蕩過意賜書辭不半紙慰藉輕於繒繒讖望重於丘山是用弓之詩所以為刺也植鶺羽於苑丘騁駿足於株林發明月之輝光照妖人之窈窕斯亦所以眩耳目之視聽亡聲命於知友者也

論

文質論

蓋皇穹肇載陰陽初分日月運其光列宿耀其文百穀麗於土芳華茂於春是以聖人合德天地稟氣淳靈仰觀象於玄表俯察式於羣形窮神知化萬物是經故否泰易趣道無攸一二政代序有文有質若乃陶唐建國成周革命九官咸乂濟濟休令火龍翩翩暐曄於廊廟袞冕祈旒煜爚乎朝廷冠德百王莫參其政是以仲尼嘆煥乎之文從郁郁之盛也夫質者端一玄靜冷似無潛化利用承清泰御平業循軌量守成法至乎應天順民撥亂爽世摛藻揚華飾采不忘烈紀禪協律禮儀煥別覽墳丘於皇代建不刊之洪制顯宣尼之典教探微言之所弊若乃和氏之明璧輕殺之徒累必將遊玩於左右振飾於宮房豈爭中逕之勢金布之嘽乎且少言辭者孟傳所以答邵勞也寡智見者屢氏所以困桓罷也今子棄五典之文閣禮義之大信嘗望之小壽老氏之蔽所謂循規常趣未能釋迴環之結也且高帝龍飛豐沛虎據秦楚唯德是建唯賢是與陸卿摘其文辨良乎而其權喧蕭何創其章律叔孫定其序序周撰展其忠教韓彭列其威武明達天下者非一士之術營造宮廟者非一匠之矩也速至高后亂德損我宗劉未虛軫其處辭釋其責曲逆規其模酈友詐其遊襲據北軍實賴其畴冢嗣之不替實四老之由也夫諫則無議以陳問則服汗沾濡豈若陳平敏對叔孫據書言雅國典辭定皇居然後知質者之不足文者之有餘

雜文

奕勢

蓋碁奕之制所由來尚矣有像軍戎戰陣之紀旌旆既列權慮蜂起騶驛雨集魚鱗雁峙奮雄闘翼固衛邊鄙飾遁偽旋卓轢軼列贏師延敵一乘虛絕歸不得合兩見擒滅淮陰之謨扳旗之勢也或匡設無常尋變應足寇動北壘備在南塵中碁既提四表自虧亞夫之智耿弇之奇也或假道四布周旻繁畳雲合星羅侵偪郊場師弱衆寡臨機孫臏拔幡強弩廣略土疆昆陽之威官渡之方也挑誘既戰見欺敵數紛拏相救不量進退奪聚俱殞力行唐突瞋目志憤覆局崩潰項將之咎楚懷之悖也時或失謬取奔攝北還自保固完聚補窒見可而進先負後赴無昭之驗齊項之德也長驅馳逐見利忘害輕敵寡備所長彌大臨疑猶豫算慮不詳苟貪少獲不知所亡當斷不斷還為所謀項羽之失吳王之尤也持碁相守莫敢先動由楚漢之兵相拒索鞏也

檄文

長戟百萬胡馬千羣

詩

報趙淑麗

朝雲不歸夕結成陰離羣猶宿永思長吟有鳥孤栖哀鳴北林嗟我懷矣感物傷心

公讌

巍巍主人德佳會被四方開館延羣士置酒于斯堂辨論釋懽結援筆興文章穆穆衆君子好合同安康促坐寫重帷傳滿騰羽觴

侍五官中郎將建章臺集詩公子以下殿別一首

朝雁鳴雲中音響一何哀問子游何鄉戴翼正徘徊言我塞門來將就衡陽栖往春翔北土今冬客南淮遠行裂霜雪毛羽日摧頹常恐傷肌骨身隕沈黃泥簡珠墮沙石何能中自諧欲因雲雨會濯翼陵高梯良遇不可值仲眉路何階公子敬愛客樂飲不知疲和顏既已暢乃肯顧細微贈詩見存慰小子非所宜且為極歡情不醉其無歸凡百敬爾位以副飢渴懷

別詩二首

朝雲浮四海日暮歸故山行役懷舊土悲思不能言悠悠涉千里未知何時旋

其二

浩浩長河水九折東北流晨夜赴滄海海流亦何抽遠遊萬里道歸來未有由臨河累一作太息五內懷傷憂

鬬鷄

戚戚懷不樂無以釋勞勤兄弟游戲場命駕迎衆賓二部分曹伍羣雛煥以陳雙距解長繻飛踊超敵儔介羽張金距連戰何繽紛從朝至日久勝負尚未分專場驅衆敵剛捷逸等羣四坐同休贊賓主懷悅欣博奕非不樂此戲世所珍

應瑒本傳

汝南應瑒字德璉祖奉字世叔才敏善諷誦故世稱應世叔讀書五行俱下著後序十餘篇為世儒者延熹中至司隸校尉子劭字仲遠亦博學多識尤好事諸所撰述風俗通等凡百餘篇辭雖不典世服其博聞劭又著中漢輯敘漢官儀及禮儀故事凡十一種百三十六卷朝廷制度百官儀式所以不亡者由邵記之官至泰山太守劭弟珣字季瑜司空掾即瑒之父瑒與植各被太祖辟為丞相掾瑒轉為平原侯庶子後為五官將文學二十二年卒著文賦數十篇弟璩字休連子貞字吉甫咸以文章顯璩官至侍中貞咸熙中參相國軍事

魏應德連集卷全終

德連集鮮書記世所得者止觀龐公一牘耳休連書最多俱秀絶時表列諸辭令之科陳孟公王景興其人也德連善賦篇目頗多取方弟書文藻不敵詩雖比肩亦覺百一為長休連火攻良可畏也魏祖二十二年徐陳應劉一時俱逝曹子桓輒申痛惜德連周旋時主年位較遠規諷曹輿殷勤指諭憂患存焉汝南應氏世濟文雅德連幸遇子桓時可著書忽化蒿萊美志不遂休連歷事二主候吉可舒而世無賞音義存優孟嗟乎命也機雲著聲入洛載協齊名王府原其風流二應為始低回建章仰送朝鴈予猶善其足傳爾

婁東張溥題

魏應休連集目錄

牋

與武帝薦貢琳牋　薦和模牋

與曹公牋　與曹昭伯牋

與劉靖牋

書

與滿炳書　與侍郎曹長思書

與廣川長岑文瑜書　與西陽令孔德玻書

與從弟君苗君胄書　與劉公幹書

與韋仲將書　與董仲連書

與尚書諸郎書　又與尚書諸郎書

答韓文憲書　與許子儉書

又與許子儉書　報東海相梁季然書

與陰夏書　與陰中夏書

與程文信書　與梁州刺史劉文與書

與劉文逵書　與夏侯孝智書
與洛陽令杜偉忠書　與王子雍書
與毋丘仲恭書　與龐惠恭書
報燕中尉樊彥皇書　報平陸長貴偉伯書
與崔瑗書　與人書
與趙叔潛書　書
與王將軍書　與劉孔才書
書海錄碎事
詩
百一詩三首　雜詩三首
三叟　又百一詩一名新名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遺句
附錄
應璩本傳

魏應休連集目錄終

魏應休連集卷全

魏　汝南應璩　著
明　太倉張溥　閱

牋

與武帝薦貢琳牋　藝文類聚作薦貢諱琳

璩聞景雲浮則應龍翔治道明則儁義臻是故良哉之歌興於唐堯之世多士之頌形於周文之朝竊見太子舍人貢琳字瑋伯稟性純和體素淳儉宜授以千里之塗任以列曹之職

薦和模牋

璩聞唐堯因羣士以興治齊桓假衆能以定業是故八元進則太平之化成六賢用則九合之功立竊見同郡和模字慮則質性純粹體度貞正履仁蹈義動循軌禮方今海內企踵欣慕捉髮之德山林投袂思望旌弓之招貢舉奇敎用之時賢達進致之良秋也今夜光之璧顯價於和氏之肆千里之足定功於伯樂之庭庶有以宣明大道光益時化

與曹公牋

百三名家集　魏應休連集　牋　一　一帰葉山房藏版

昔漢光武與戴子高有撫塵之好

與曹昭伯牋　曹興

空城寡廟所聞者悲風所見者鳥雀昔陳司空爲邑宰所在幽閒獨坐愁思幸賴游蟻以娛其意以今況之知不虛矣損書及遠若從雲霓

與劉靖牋

靖沛國相人應大司農衛尉○靖薨于御覽云薨字子靖疑書與王靖誤靖時由尚書出爲河南尹遷爲散騎常侍與靖書

入作納言出臨京任富民之術日引月長潘落高峻絕穿窮之心五種別出遠水火之災農器必具無失時之闕奏事有古備之用無雨濕之矣封符指期無流連之吏緑窮孤獨衆庶振之實加之以明適幽微重之以東憲不撓有司供承王命百里垂拱仰辦雖昔趙張三王之治未足以方也

書

與滿炳書

炳字公琰爲列部司馬見貴粥之山公注○炳前日曾過癡至明日欲遣書謝值炳又使人來召癡癡財事不得往故爲報炳父寵爲太尉癡嘗事之故呼曰郎君

昨者不遺猥見昭臨雖昔侯生納顧於夷門毛公受眷於逆旅無以過也外嘉郎君

謙下之德內幸頑才見誠知已歡欣踴躍情有無量是以奔騁御僕宣命周求陽畫喻於麾何揚倩說於范武故使鮮魚出於一作潛淵芳盲發自幽茗繁俎綺錯羽爵罍觴牙曠高徽義渠哀激當此之時仲璠不辭同座之服孟公不顧尚書之期徒恨宴樂始酣白日傾夕驪駒就駕意不宣展追惟耿介迄於明發適欲遣書會承來命知諸君子復有滯渠之會夫滯渠西有伯陽之館北有曠野之望高樹翳朝霏文禽藏綠水沙場喪敞清風肅穆是京臺之樂也得無流而不反乎適有事務須自經營不獲侍坐良增邑邑因白不悉璩白

與侍郎曹長思書還注云長思書傳所不載

璩白足下去後甚相思想叔田有無人之歌閩閩有匪存之思風人之作豈虛也哉王肅以宿德顯授何曾以後進見拔皆鷹揚虎眎有萬里之望薄援助者不能追參於高妙復欲翼於故梗塊然獨處有離羣之志汲黯樂在郎署何武恥為宰相千載揆之知其有由也德非陳平門無結駟之跡學非揚雄堂無好事之客才劣仲舒無下帷之思家貧孟公無置酒之樂悲風起於閨闥一作紅塵蔽於几榻幸有袁生時步玉趾穰苴不爨潘設而已有似周黨之過閔子夫皮朽者毛落川涸者魚逝春生者繁華秋榮者零悴自然之數豈有恨哉聊與大弟陳其善懷耳想還在迎故不益

言璩白

與廣川長岑文瑜書文瑜因時旱祈雨不能得朝書戲之

璩白頃者炎旱日更增甚沙礫銷鑠草木焦卷處涼臺而有鬱蒸之煩浴寒氷而有灼爛之惨宇宙雖廣無陰以憩雲漢之詩何以過此土龍矯首於玄寺況人鶴立於閶里修之歷旬靜無徵效明勸救之術非致雨之備也知恤下民躬自暴露拜起靈壇勤亦至矣昔夏禹之解陽旱一作暘殷湯之禱桑林言未發而水旋流辭未卒而澤滂沛今者雲重一作積而復散雨垂落而復收得無賢聖殊品優劣異姿劉翼宜及庶翦不宜侵肌乎周征殷而年豐衛伐邢而致雨善否之應甚於影響未可以為不然也想雅恩所未及謹書起予應璩白

與西陽令孔德琰書

嘉麥禎祥惟日未久不圖飛蝗一旦至止知恤蒸庶念存良苗親發赫斯奮整其旅鮐背之叟皓首之耋莫不負戈奔走於道路旌表曜於白日電曜震於雷動以此掃敵必將席捲況於徵蟲能無驚駭卓茂治密恭在中牟時雖有災未若斯勤亦猶子賤鳴琴亟馬出入勞逸有殊立功惟一重雲北興不降靈雨麗此二災憂心忡忡遂蝗之道謹聞教矣不審致禳將以何物文王修德以厭地震湯禱桑林致克豐雨宜修善政以慰民望

與從弟君苗君胄書 璩欲歸田故報二從弟

璩報聞者北游喜歡無量登芒濟河瞻若發蒙風伯埽涂雨師灑道按轡清路周望山野亦既至止酌彼春酒接武茅茨涼過大夏扶一作寸肴修味踰方丈逍遥陂塘之上吟詠菀柳之下結春芳以崇佩折若華以翳已弋下高雲之鳥餌出深淵之魚蒲且讚善伊嬴稱妙何其樂哉雖仲尼忘味於虞韶楚人流遁於京臺無以過也班嗣之書信不虛矣來還京都塊然獨處營宅濱洛困於舊歷思樂汶上每發於寤寐昔伊尹輟耕郅惲投竿惠致君於有虞濟蒸人於塗炭而吾方欲東耒耜於山陽沈鉤一作繩於丹水知其不如古人遠矣然山父不貪天下一作之樂曾參不慕晉楚之富亦其志也前者邑人念弟無已欲令州郡崇禮官師一作師官授邑誠美意也歷觀前後來入軍旅至有皓首猶未還也徒有饑寒駿奔之勞俟河之清人壽幾何且宦無金張之援游無子孟之資而圖富貴之榮望殊意之寵是隴西之游越人之射耳幸賴先君之靈免負擔之勤追蹤丈人畜雞種黍潛精墳籍立身揚名斯為可矣無惑一作游言以增邑邑郊牧之田宜以為意廣開土宇吾將老焉劉杜二生想數往來朱明之期已復至矣相見在近不復為言一作書慎勗勗疑是盛夏自愛璩報一作白

與劉公幹書

鵷鶵棲翔鳳之脩翼鼉鼉游昇龍之淵識真者所為憤結也

與韋仲將書 韋誕

夫以原憲懸磬之居而值皇天無已之雨室宇漸而作漏堂館浴而為泥新舊既盡舊敝亦傾一作敝亦頃屠蘇發揮機擿見謀進無顏子不改之志退無揚雄晏然之情是以懷慙良不可堪人非神仙須仰衣食方今體寒心饑憂在旦夕而欲東希許昌治生之物西望陵縣廚食之祿誠恐將為牛蹄中魚卒鮑氏之肆矣

與董仲連書魏尚書

穀糧鶯踊告求周恰一作郤日獲一作給數升一作斗猶復無薪可以熟之雖孟軻困於梁宋宣尼饑一作困於陳蔡無以過此夫挾管晏之智者不有廝役之勞懷陶朱之慮者不居貧賤之地出蒙識於恤護入見謫於嬪息忽使邑懷不知處世之為樂也

與尚書諸郎書

夫秋節涼和霽雨清閑正高會之盛時飲宴之良日也而陋巷之居無高舂之宇壁立之室無自朔之資流潦浸於北堂隤漏霑於衣服藁蒸單蝎檐石傾罄中饋告乏役者莫興飯玉炊桂猶尚儉泰雖欣皇天之降潤亮水車之思雨私懷覬願良不可

言想諸夫子亦斯困也夫否泰潛升益由昏明二三執事以龍虎之姿遭風雲之會方將飛騰閶闔振翼紫微運籌帷幄翻揚豐稭豈久沈滯於下職契濶於貧悴哉

又

擅氏園葵菜繁茂翥旅瓜芋亦離離尚萌未知三生復何種植

答韓文憲書

昔公孫弘皓首入學顏涿聚十五始涉師門朝聞夕殞聖人所貴足下之年甫在不惑加以學藝何晚之有若能上追南榮忘食之機下踵算子黑夜之勤窮文盡義無徼不綜親富貴之榮取金紫之紱是夏侯勝拾芥之謂也

與許子俊書

足下以方剛之盛年應不羣之勁勇將發虎之威致霜雪之誅擒吳梟蜀定功萬里而劉備不下山孫權不出水武力不奮猛氣當勇其毒如何

又

前別倉卒情意不悉追懷萬恨

報東海相梁李然書

足下頓彌天之網收萬仞之魚墨之以谿谷數之以陰陽何其壯乎觀夫任公子之所釣此為鯈蝦未足為君一作吾子道之

與陰夏書

從田來見南野之中有徒步之士沮而問之乃知郎君頗有微疴告祠社神將以祈福聞之悵然以增歎息虛社高樹能有靈應哉

與陰中夏書此與前疑一人

體正者則檢於人質弱者則陋於衆

與程文信書

是以忽此蘇子帶郭之業求彼孫叔寢丘之地故求遠田在闕之西南臨洛水北據邙山託崇岫以為宅因茂林以為蔭謝靈運山居賦法○靈運山居賦云昔仲長願言流水高山應據作書邱阜沿川今宋書謝賦註無是以二句

與梁州刺史劉文奧書

足下內挹叔夷之清節外播二南之惠政德教加於百姓要道過於侏國之卿也北堂書鈔未句有誤一作劉文奧與應瑒書

與劉文達書

僕頃優遊談之事欲修無為之術不能與足下齊鑣驟轡爭千里之表也

與夏侯孝智書

遭值有道之世免致貧賤之患揆鑒自照髻已半白殊可懼也

與洛陽令杜偉恣書

羊寄虎穴鵲托鷹巢心懷怵惕豈其任哉

與王子雍書

卿校之從有職之事足下著書不起草占授數萬言不改定事合古典莫不歎息之矣

與母丘仲恭書

客館不留賓曹無停事

與龐惠恭書

頃見所上利民之術植殫南之榆栽漢中之漆

報燕中尉樊彥皇書

擊祛登與北踐燕路當方化銀鼈以為黃變青組以為紫

報平陸長黃瑋伯書

從此辭矣何敢復飛蟬於惠文鳴玉於縞紵哉

與崔摸書今本作盧摸與應元書誤

堂有亂首抗帥以入都城衣不在體而以適人乎昔戴叔鸞箕坐見遣丈禮此皆衰世之慢行也

與人書

知楊生翻然遂登納言雖有所越亦其宜也傳說築版築而為殷相呂望投竿而為周師卓茂起閭里而為漢宰若此翁者乃奇才耳瓊瓊尚書執憲之吏固以為異哉

與趙叔潛書

入侍華幄出典禁閫

書

左執屋盧之勁矛右秉干將之雄戟高冠拂雲長劍耿介簫管振音戚解載路馮軾虎視清風震蠱可謂堂堂乎難與竝為仁也木平御覽未否為書

與王將軍書閻文閒錄

雀鼠雖微猶知徼烈

與劉孔才書

聽廣陵之清散

海錄碎事引據書

清猿與蠻人爭旦

詩

百一詩三首

野客叢書云石林詩話載建安論詩明出於應瑒應璩詩不多見惟文選載其百一詩一篇所謂下流不可處君子慎厥初與陶時不類五臣注引文章錄云曹丕多遣法應瑒作詩以刺在位若百分有補於一者雖體詩集百一詩凡五首不止一篇所謂百一云者又不止文章錄一說凡有數說張方賢楚國先賢傳云應休連作百一詩識切時事稱以示在位者咸皆怪愧以為應焚弃之何晏獨無怪也李充翰林論曰應休連作五言詩百數十篇有詩人之言孫盛晉陽秋云應璩作詩謂之百一詩樂府廣題云百者數之終一者數之始士有百行終始如一故云百一應璩為曹爽大將軍長史前後為詩百餘篇以諷典禁以譬俗之事爽不悟以及於禍百一詩序云時謂曹爽曰公今閉門作天子邪周公輔成王之業公宜法則之爽不悅歟安能慮死亡此豈非所謂應焚弃之詩乎復何與多遣法隊為是詩以諷焉意者以為百分有一補於時政唇藝文志應璩有百一詩八卷舟陽集云應璩作百一詩譏切時事稱以示往事者皆怪愕以為應焚弃之及觀文選所載百一篇皆不如時事似取又觀郭茂倩樂府載百一詩五篇首篇言馬子侯解音律而以陌上桑為附翼二篇傷躬桑二老無以葬妻子而已無宣孟之德可以贖其愆三篇言老人自知桑榆之景斗酒自樂不肯為子孫積財末篇即文選所載第四篇以風諫所為苟欲娛耳目快心樂腹腸我躬不悅歡安能慮死亡此豈非所謂應焚弃之詩乎復何遑亦有疑百一體所謂蜜觴圍桑下於陵拾李蹟其詩一百十字愚必於或者之說然嵇詩每篇字數各不同第不過四十字爾

下流不可處君子慎厥初名高不宿者易用受侵誣前者驥官去有人適我閭田家

無所有酌醪焚枯魚問我何功德三入承明廬所占於此土是謂仁智居文章不經國筐篋無尺書用等稱才學往往見數譽避席跪自陳賤子實空虛宋人遇周客慙魏雁所如

其二　室廣以下疑別一首

年命在桑榆衆岳與我期長短有常禽違速不得辭斗酒多為樂無為待來茲室廣致凝陰臺高積衆陽奈何季世人侈靡在宮牆飾巧無窮極土木被朱光徵求傾四海雅意猶未康

其三

子弟可不慎慎在選師友師友必長德中才可進誡

雜詩三首　廣文選作應璩今依藝文作應瑒

細微可不慎隄潰自蟻穴牖理早從事安復勞鐵石哲人覩未形愚夫闇明白曲突不見賓燋爛為上客思願獻良規江海倘不逆狂言猶寡善猶有如鷄跖鷄跖食不已齊王為肥澤穴一作隰跖一作蹠

其二

散騎常師友朋夕進規戲侍中主喉舌萬機無不亂尚書統庶事官人乘法憲彫管弭納言詔璋表武弁出入承明廬車服一何煥三寺齊榮秩百僚所瞻顧

其三

少壯面目澤長老顧色麤麁粗醜人所惡拔白自洗蘇

三叟

古有行道人陌上見三叟年各百餘歲相與鋤禾莠住車問三叟何以得此壽上叟前致辭內中嫗貌醜中叟前致辭量腹節所受下叟前致辭夜卧不覆首要哉三叟言所以能長久古一作昔內一作室內

百一詩一名新

漢末桓帝時郎有馬子侯自謂識音律請客鳴篪笙為作陌上桑反言風將雛左右僞稱善亦復自搖頭馬子侯為人頗癡自謂曉音律黃門樂人更往嘲弄侯不知名陌上桑反言風將雛左右僞稱善亦復自搖頭欣喜多賜左右錢帛無復慙色

又

郡國募將士馳騁習弓戰雖妙未更事難用應卒迫

又

人材不能備各有偏短長稱可小入中使辟必知芒

又

秋日昔作短邊夜邊錦綿貧士感此時慷慨不能眠

又

苟欲娛耳目快心樂腹腸我躬不悅歡安能慮死亡

遺句

貞僞各有分駑驥不齊鑣　寵下坎牛矢　甑中裝豆飧　醉酒中憤落頂禿赤如狐　革帶繩為緪履爲穿無底　嵐山寒折骨面目盡生瘡　豐隆窮美味獨食有何甘　有酒流如川有肴積如岑此二句一作應璩侍公晏詩

應璩本傳

應璩字休連汝南人漢泰山太守劭之從子也博學好屬文善為書記明帝世歷官散騎常侍齊王即位稍遷侍中大將軍長史曹爽秉政多違法度璩為詩以諷焉其言雖頗諧然多切時要世共傳之復為侍中典著作嘉平四年卒追贈衛尉子貞字吉甫少以才聞能談論正始中夏侯玄盛有名勢貞常在玄坐作五言詩玄嘉玩之舉高第歷顯位晉武帝為撫軍大將軍以貞參軍事晉室踐祚遷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又以儒學與太尉荀顗撰定新禮事未施行泰始五年卒貞弟純純子紹永嘉中為黃門侍郎為司馬越所殺純弟秀秀子瞻鎮南大將軍江州刺史　終

阮步兵集題辭

嗣宗論樂史遷不如通易達莊則王弼郭象二註皆其環內也以此三論垂諸敝文六家指要網羅精澗曹氏父子詞壇虎步論文有餘言理不足嗣宗視之猶輕塵於泰岱豈特其人禪藝哉諸賦大言小言清風穆如閒覽賦苑長篇爭麗兩京三都讀未終卷闔屏欲睡展觀阮作則一九消珍胸懷盪滌惡可謂世無嘗草也晉王九錫公卿勸進嗣宗製詞婉而善諷司馬氏孤維人主豺聲蜜怒亦無所加正言感人尚愈李人孟子之詩乎詠懷諸篇文隱指遠定哀之際多微辭蓋斯類也履朝右而談方外羈仕宦而慕真仙大人先生一傳甯子虛亡是公耶步兵廚人可以索酒鄰家當壚可以醉卧哭兵家之亡女慟窮途之車跡處魏晉間如是足矣叔夜日與酣飲而文王復稱至慎人與文皆以天全者哉

婁東張溥題

阮步兵集目錄

賦
東平賦　元父賦
首陽山賦　清思賦
獮猴賦　鳩賦
牋
為鄭沖勸晉王牋
奏記
辭蔣太尉辟命奏記　又
書
與晉王薦盧播書　答伏義書
論
樂論　通易論
達莊論　通老論
傳
大人先生傳
贊
孔子贊
誄
孔子誄
文
吊某公文
帖
摹索靖帖
詩
詠懷詩三首　詠懷八十二首
采薪者歌　大人先生歌
附錄
本傳

阮步兵集目錄終

魏陳留阮　籍著
明太倉張　溥評

賦

東平賦

夫九州有方圓凡野有形勢區域高下物有其制閉之則通塞之則否流之則行壅之則止崇之則成丘陵汙之則為藪澤遠迹漫衍繞以大壑及至分之國邑樹之表物四時儀其象陰陽暢其氣脩通迴遠有形有德雲升雷動一叶一默或由之安乃用斯惑若觀夫隅隈之缺幽荒之塗汎漠之域窮野之都奇偉譎詭可以勝圖乃有徧遊之士浩養之雅凌騖飄躡浮霄清濁俱逝吉凶相招是以伶倫遊鳳於崑崙之陽鄒子喻溫於泰谷之陰伯高登降於尚李之上羨門道遠於三山之拳上遐玄圃下遊鄧林鳳鳥自歌翔鸞自舞嘉穀蕃植匪我稷黍其阨陋則有橫術之場鹿豕之墟匪脩潔之攸麗於穢累之所如西則首仰阿甄傍通城濮黍閒漢上荒淫所廣三晉縱橫鄭衛紛敷豪俊凌屬徙蠭留居是以張樂橫於戶牖怨毒於牀隅仍洄欲而作愚豈待久而發諸士惟中劉王是聚高危臨城窮川帶宇叔氏婚族實住其間

背險向水垢汙多和是以其州閭鄙邑莫言或非殖情戾處以殖厥資其土田則原壤無荒樹藝失時疇畝不辟荊棘不治流潢餘潦汗溢靡之東當三齊西接鄒魯長塗千里受茲商旅力閒為率師使以輔驕僕纖芥於馬斯處川澤捷徑洞庭荊楚遺風過焉是徑是宇由而紹俗靡則靡觀非夷閎式導斯作殘是以其唱和矜勢背理向姦尚氣逐利因畏惟侵其居處壅翳蔽塞窕窱弗章倚以陵蔓帶以曲房是故居之則心昏言之則志戾悖罔從易靡所稽慊其外有濁河縈其源清濟溫其奧其北有連罔苑麋崎嶇山陵崔巍雲電相干長風振鷹翮條太原其南則浮汶湛湛行潦成池深林茂樹蓊蔚蓼蓼鳧鴈翔天百獸交馳雖黔首之不淑兮儻山澤之足彌古哲人之攸貴兮好政教之有儀彼玄真之所寶兮樂叔寘之無知咨閭閻之散感兮因回風以揚聲瞻荒榛之蕪穢兮顧東山之岱青甘三里之舊言兮發新詩以慰情信嚴霜之未滋兮豈丹木之再榮北門悲於殷憂兮小升哀於獨誠鴟瑞一而慕仁兮何溷朴之靡逞彼羽儀之感志兮矧伊人之匪寧時慨悁以遑思兮飄飄飄以欲歸欽至遊於陵巔兮舉斯聲而競飛物脩化而神樂兮宵遐觀之可追乘松舟以載險兮雖無維而自繫騁驅於狹路兮顧驟而弗及資章甫以遊越兮見犀先而先入被文繡而賈戎兮識滿素之必襲奉洁德之平和兮孰斯邦之可集將言歸於

美俗兮請王子與俱遊漱玉液之滋怡兮飲白水之清流遂虛心而後已兮又何懷乎愚憂重曰嘉年時之淑清兮美春陽以肇夏託思飇而載行兮因升翮以成駕遵閒維而長驅兮問逶迤於宛風玄雲興而四周兮寒雨淪而下降忽一寤而喪軌兮蹈空虛而遂征扶搖蔽於合墟兮咸池照乎增城欣煌煌之朝顯兮喜太陽之炎精測虛丹以遑思兮聊逍遙於清漠謹玄真之誡訓兮想至人之有形繽雜靚其紛錯兮處翳遠而度遐遂旋軫於畎澮兮若空桑之可即言淫衍而莫止兮心綿綿而未息徙舒詰以鑒戒兮賜衆論之難測神遥遥以抒歸兮畏雙環之在側咨禽鳥之不摩兮悼悠悠之無極感黍離之易脩兮攬左右之相譬懼俛風而永去兮託顓頊於鯈隅雖琴瑟之畢存兮豈聲曲之復舒慮遨遊以觀奇兮彼上騰其焉如紛暧暧以亂錯兮漫浩漾而未靜理都繆而改據兮練端要而自整制規矩以儀衡兮占我龜以觀省眺茲輿之所徹兮寔斯近而匪遠豈三年之無問兮將一往而九反顧景日之初閉兮馳曲陵而飾窈時零落之飄飄兮試枯菀之必彫釋遼遠之閣度兮習約結之常幷巡巢城之開牧兮誦純一之遺聲被風雨之沾濡兮安敢軒翥而逝暑竊悄悄之眷眞兮泰怙洟而永世豈淹留以為感兮特易貌乎殊方乃撰高以登棲兮永欣欣而樂康

清逸古雅有楚騷之遺則凡賦中仍沓鋪張棄蔡蹇澀諸習皆洗濯盡去

元父賦

吾嘗遊元父登其城使人愁思作賦以記之言不足樂也

元父者九州之窮地先代之幽墟者也故其城郭卑小局促危隘不遐其土田則汙除漸於泥塗槃溶方池邊屬兮谷水滂沱穢菜惟產兮不食實多地下沉陰兮受氣匪和太陽不周兮殖物靡嘉故其人民禎罷椅枫下愚難化其區域窪絕斷塞分迫旋淵終始同貫本末相牽曩昔記今曠世歷年鉅野滿其後窮濟盡其前咽喉不暢垢濁莫瀹不肖聲駭屋空無賢故其民放散有亂敖寓澤居比跡麋鹿齊志豪狼是以其原壞不辟樹藝希疏覓葦編鼠蚊虻慘膚也於其遠險則右金鄉而左高平崇陵崔巍深溪峭嶢美類不處能虎是生故人民被害噍類禽性獸情頗之近阻則鳴鴈麋其前曲城發其後鴟梟聲翔狐狸篤口故其人民狼戾豺氣熱憲無厚南望春申東瞻孟嘗裂界絳邑境邊山陽遥旅行舍奔盜所藏北臨平陸齊之西封捷徑燕趙逃遁道遠故其人民側陋頗僻隱蔽不公慷私抱詐奚應是從禮義不設淳化匪同先哲遺言有昭有聽如何居下棲遲斯邦

首陽山賦

正元元年秋余尚為中郎在大將軍府獨往南櫩下北首陽山賦曰

在茲年之末歲兮端旬首而重陰風飄回以曲至兮雨旋轉而纖襟感蟋蟀鳴乎東房兮鶡鴂號乎西林時將暮而無傷兮處懷愴而感心振泱衣而出門兮纓委絕而雁彔步徙倚以遥思兮嚮歎息而微吟將脩飭而欲往兮衆讒讒而笑人靜寂寞而獨立兮亮孤植而靡因懷分索之情一兮穢摩儔之眛真信可寶而弗離兮雷高舉而自償聊仰首以廣頻兮瞻首陽之岡岑樹叢茂以傾倚兮紛蕭爽而揚音下崎嶇而無薄兮上洞徹而無依鳳翔過而不集兮鳴梟翔而來歸寔因軋而處斯兮烏假豫而敢誰吾衆屏而不存兮故甘死而採薇彼背殷而從昌兮投危敗而弗遑此進而不合兮又何稱乎仁義壽夭而弗豫兮競毀譽以為慶察前載之是云兮何美論之足慕苟遺永之在細兮烏子誕而多辭且清虛以守神兮豈慷慨而言之

清思賦

余以為形之可見非色之美音之可聞非聲之善昔黃帝宅德於荊山之上振咸池於南口之岡鬼神其幽而弊牙不聞其章女娃擢榮於東海之濱而翩翻於洪西之旁林石之隱從而瑤臺不照其光是以微妙無形寂寞無聽然後乃可以觀窅窕而

測清故曰日麗光則季后不步其容鍾鼓闡鈴則延子不揚其聲夫清虛寂寞則神物來集飄恍忽則洞幽貫冥水心玉質則徹潔思存恬澹無慾則泰志適情伊哀慮之迺好兮又焉處而靡遥寒風邁於黍穀兮誨子而遊鶺申孺悲而母歸兮吳鴻哀而衆生茲感激以達神豈浩瀁而弗營志不親而神止心不蕩而自誠固秉一而內脩堪尊止之匪傾惟清朝而夕晏兮指濛汜以永窮是時羲和既頹玄夜始扃望舒矯轡素風來征輕帷連颺華裯肅清彭蚌微吟螺蛤徐鳴望南山之崔巍兮顧北林之苞冥太陰潛乎後房兮明月耀乎前庭迴申展而缺縣兮忽一悟而自驚焉長靈以遂寂兮將有歙乎所之意流溢而改慮兮心震動而有思若有來而可接兮若有去而不歸心恍忽而失度情散越而靡治豈覺察而明真兮誠雲夢其如絲驚奇聲之異造兮鑑殊色之在斯開丹山之琴瑟兮聆崇陵之參差始徐唱而微響兮情悄慧以蜿蜒遂招雲以致氣兮乃振動而大駭聲颯颯以洋洋若登崑崙而臨西海超遠茫渺不能究其所在心濩濩而無所終薄兮思悠悠而未半鄧林殪於大澤兮欽邳悲於瑶岸徘徊夷由兮倚靡廣衍遊平圃以長望兮乘脩水之華流長思肅以永至兮滌平衡之大夷循路曠以徑通兮辟閨闥而洞闡羨要眇之飄遊兮倚東風以揚憚沐清淵以漱密兮體清潔而靡譏厥白玉以為面兮披丹霞以為衣襲九英之曜精兮珮瑤光以發微服儻煜以繽紛兮繹衆乘以相追絳色炯燭以流爛兮紛雜錯以威蕤象朝雲之一合兮似變化之相依麾常儀使先好兮命河女以界歸步容與而特進兮盼雨楹而升堂振瑶谿而鳴玉兮播陵陽之斐斐蹈清漠之危跡兮躡離散之輕微釋姿朝之朱履兮踐席假而集帷數斯來之在室兮乃飄忽之所睎馨香發而外揚兮媚顏灼以顯姿清言寫其如蘭兮辭婉娩而靡違記精靈之運貪兮浮日月之餘暉假清氣之精微兮幸備繞以自私願申愛於今夕兮尚有詠乎是非被芬芳之夕暢兮將暫往而永歸觀悅懌而未靜兮言未究而心悲嗟雲霓之可憑兮翻揮翼而俱飛棄中堂之局促兮遺戶牖之不處惟幕張而靡御兮几筵設而莫揮載雲輿之奄寫兮乘夏后之兩龍折丹木以蔽陽兮竦芝蓋之三重翻翼翼以左右兮紛悠悠以容容瞻朝霞之相承兮似美人之懷憂采色雜以成文兮忽離散而不留若將言之未發兮又氣變而飄浮若垂髦而失鬢兮飾未集而形消日流盼而自別兮心欲來而貌遠紛綺靡而未盡兮先列宿之規矩時儻莽而陰暖兮忽不識乎舊宇邁黃妖之崇臺兮雷師告而下雨內莫哲與長年兮咨離倫與膚賈摧魂魄而折鬼神兮貞徑登乎所期歷四方而縱懷兮誰云顛乎或疑超高躍而疾驚兮至北極而放之援閶維以相羊兮臨寒門而長辭既不以萬物累心兮豈一女子之足思

獮猴賦

昔禹平水土而使益驅禽滌蕩川谷兮梯梳山林是以神姦形於九鼎而異物來臻故豐狐文豹釋其表閒尾騶虞獻其珍參父獨鹿被其豪青馬三雖棄其摩此以其壯而殘其生者也若夫熊羆之遊臨江兮見厥功以乘危要貪淵以肆志兮楊震聲而口皮處閒曠而或招兮何幽隱之罔通鼈黿逼以潛身兮八神丘之重深終或餌以求食兮為罾繳之而能禁誠有利而可欲兮雖希覯而為禽故近者不稱感遠者不歷年大則有稱於萬牢細者則為笑於目前夫獮猴真其微者也擒繫縈於下陳體多似而匪類形乖殊而不純外察慧而內無度兮故人面而獸心性褊淺而干進兮似韓非之口春揚眉額而騁呻兮似巧言而偽真潘從後之繁衆兮猶伐樹而喪鄰螫和蛆而偉腹兮懷禍玉之思歸觜嗇而貯視兮有長卿之妍姿聚頭吻而作態兮動可增而自新沐髓湯而滋穢兮臨衆朝之婚人終蚩弄而處泄兮雖近習而不親多才伎其何為固受垢而貌侵姿便捷而好技兮超超騰躍乎岑嶔既口口而東避兮遂中岡而被羈嬰徽纏以拘制兮顧西山而長吟緣棟梠以容與兮志豈忘乎鄧林庶君子之嘉惠設奇視以盡心且須臾以永日焉逸豫而自矜斯伏死於堂下長滅沒乎形神

鳩賦

嘉平中得兩鳩子常食以黍稷後卒為狗所殺故為作賦

伊嘉年之茂惠淇肇悅忽以發榮有期緣之奇鳥以鳴鳩之攸同翔彤木以胎陽寄壇巢於喬松嗆雲霧以消息遊朝陽以相從膻踰旬而育類嘉七子之脩容始戢翼而樹羽遭金風之蕭瑟既顛覆而靡救又振落而莫禦陵極山以徘徊臨舊鄉而思入揚哀鳴以相送悲一往而不集終飄搖以流離傷弱子之悼衆何依恃以育養賴兄弟之親戚背草衆以求仁詔君子之靜室即黍稷之芳膳安戶牖之無疾潔文襟以交頸抗華麗之艷溫端妍姿以擊飾好威儀之如一聊俛仰以逍遥求愛娟於今日何飛翔之美慕願投報而忘畢值狂犬之暴怒加楚害於微軀欲殘沒以糜滅遂捐棄而淪失

餞

為鄧沖勸晉王餞

沖等死罪伏見嘉命顯至竊聞明公固讓沖等春春實有愚心以為聖王作制百代同風褒德賞功有自來矣昔伊尹有莘氏之媵臣耳一佐成湯遂荷阿衡之號周公藉已成之勢據既安之業先宅曲阜奄有龜蒙呂尚磻溪之漁者耳一朝指麾乃封

營丘自是以來功濟而賞厚者不可勝數然賢哲之士猶以為美談況今自先相國以來世有明德翼輔魏室以綏天下朝無闕政人無謗言前者明公西征靈州北臨沙漠榆中以西望風震服羌戎東點廻首內向東誅叛逆全軍獨越禽閻圃之將斬輕銳之卒以萬萬計威加南海名懾三越宇內康寧莫匿不作是以殊俗畏威東夷獻舞故聖上覽乃昔以來禮典舊章開國光宅顯茲太原明公宜承聖旨受茲介福允當天人元功盛勳光光如彼國土嘉祚巍巍如此內外協同靡愆靡違由斯征伐則可朝服濟江掃除吳會西塞江源望祀岷山迴戈弭節以慶天下遠無不服邇無不肅大魏之德光于唐虞明公盛勳超于桓文然後臨滄洲而謝支伯登其山以樗許由豈不盛乎至公至平誰與為鄰何必勤勤小讓也哉沖等不通大體敢以陳聞

奏記

辭辟大尉辟命奏記

籍死罪死罪伏惟明公以含一之德據上台之位摩英翹首俊賢抗足開府之日人人自以為掾屬辟書始下下走為首子夏處西河之上而文侯擁篲鄒子居泰谷之陰而昭王陪乘夫布衣窮居韋帶之士王公大人所以屈體而下之者為道存也籍無鄒卜之德而有其陋猥煩大禮何以當之方將耕於東皋之陽輸忝稷之稅以避

當塗者之路貧新疾病足力不彊補吏之召非所克堪乞迴謬恩以光清舉

又

違由鄙鈍學行固野進無和俗崇譽之高退無靜默恬沖之操猥見顯飾非所被荷舊素庶幾守病委劣謁拜之命未敢堪任昔崇期帶索仲尼不易其三樂仲子守志楚王不奪其灌園貧榮塞賢林進貧賤憂思交集五情相慌明公作蹤崇衡勳隆桓文廣延俊傑恢崇大業乙降期會以避清路舉顧家甚惟家於許

書

與晉王薦盧播書

蓋聞興化濟治在於得人收奇拔異聖賢高致是以八士歸周周道以隆虞舜登庸元凱咸叟伏惟明公公侯皇靈誕秀九德光被應期作輔論道敷化開闢四門延納羽翼賢士以贊雍熙是以英俊之士願排閶闔名委寶真薦之徒輻輳大府誠以鄭林昆吾翔鳳所栖隰黎和緑垂棘所集伏見鄜州別駕同郡盧播年二十二字景宣少有才秀之異長慷淑慤之量貌道悅禮使義依仁研精墳典升堂覩奧聽鑒物理口通玄妙貞固足以幹事忠敬足以肅朝明斷足以質疑機密足以應權臨煩不惑在急備明若得佐時理物則政事之器衛命聘享則專對之才潛心圖籍文學之宗敷藻載述良史之表然而學不為人行不求達故久沉淪未階太清誠後門之秀僕當時之利器宜蒙雍命和味鼎鉉孔子曰如有所譽必有所試播之所能者在已效不敢虛飾取謗大府

答伏義書

猶白承音覽旨有心辭跡夫九蒼之高迅羽不能尋其巔四冥之深幽鱗不能測其底矧無毛分所能論哉且玄雲無定體應龍不常儀或朝濟夕卷翕忽代興或沉潛天飛晨降宵升舒體則八維不足暢遊促節則無間足以從容是又瞽夫所不能瞻瞭矣所不能解也然則弘脩淵邈者非近力所能究矣靈變神化者非局器所能察矣何君子之區區而吾真之務求乎人力勢不能齊好尚殊異鸞鳳凌雲漢以舞翼鴳鵬悅蓬林以翱翔鰩浮入濱以濯鱗鼈螾行潦而羣逝斯用情各從其好以取樂焉據此非彼胡可齊乎夫人之立節也將舒網以籠世豈樽樽以入罔方開模以範俗何暇毀貿以適檢若良運未協神機無准則騰精抗志邈世高超蕩精舉於玄區之表攄妙節於九垓之外而翱翔之乘景躍踔陵忽慌從容與道化同遁遥與日月並流交名虛以齊變及英祇以等化上平無上下乎無下居乎無室出乎無門齊萬物之去留隨六氣之虛盈總玄綱於太極撫天一於寥廓飄埃不能揚其波飛

塵不能垢其潔徒寄形軀於斯域何精神之可察雖業無不開略無不稱而明有所遠未可怪也觀吾子之趨欲銜傾城之金求百錢之售制造天之禮儗膚寸之檢勞玉躬以役物守朴職以自畢沈牛跡之浥薄愠河漢之無根陋可愧其事可悲亮規略之懸踰信大道之弘幽且勿步於常衢無為思遠以自愍已連珍慵力喻不多阮籍白

論

樂論

劉子問曰孔子云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夫禮者男女之所以別父子之所以成君臣之所以立百姓之所以平也為政之具靡先於此故安上治民莫善於禮也夫金石絲竹鐘鼓管絃之音干戚羽旄進退俯仰之容有之何益於政無之何損於化而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乎阮先生曰善哉子之問也昔者孔子著其都乎且未舉其略也今將為子論其凡而子自備詳焉夫樂者天地之體萬物之性也合其體得其性則和離其體失其性則乖昔者聖人之作樂也將以順天地之體成萬物之性也故定天地八方之音以迎陰陽八風之聲均黃鐘中和之律開厚生萬物之情氣故律呂協則陰陽和音聲適而萬物類男女不易其所君臣不犯其

百三名家集

位四海同其歡九州一其節奏之圜山而天神下奏之方丘而地祇上天地合其德則萬物合其生刑賞不用而民自安矣乾坤易簡故雅樂不煩道德平讌故五聲無味不煩則陰陽自通無味則百物自樂日遷善成化而不自知風俗移易而同於是樂此自然之道樂之所始也其後聖人不作道德荒壞政法不立智慧擾物化廢欲行各有風俗故造始之教謂之風習而行之謂之俗楚越之風好勇故其俗輕死鄭衛之風好濡故其俗輕湯輕死故有火焰赴水之歌輕湯故有桑間濮上之曲谷歌其所好各詠其所為歌之者流涕聞之者歎息皆而去之無不慷慨永日之娛抱長夜之歡相聚而合之羣而習之靡靡無已棄父子之親絕君臣之制廢室家之禮廢耕農之業忘終身之樂崇淫縱之俗故江淮之南其民好殘淳汝之間其民好奔吳有雙劒之節趙有扶琴之容氣發於中聲入於耳手足飛揚不覺其駭好勇則犯上淫放則棄親犯上則君臣逆棄親則父子乖逆交爭則患生禍起禍起而意愈異患生而慮不同故八方殊風九州異俗乖離分背莫能相通音異氣別曲節不齊故聖人立調適之音建平和之聲制便事之節定順從之容使天下之為樂者莫不儀焉自上以下降殺有等至於庶人咸皆聞之歌誼者訓先王之德順仰者習先王之容器具者象先生之式度數者應先王之制入於心淪於氣心氣和洽則風俗齊

一聖人之為進退頫仰之容也將以屈形體服心意便所脩安所事也歌詠詩曲將以宣平和着不建也鐘鼓所以節耳目聽之者不傾視之者不養耳目不傾不衰則風俗移易故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也故八音有本體五聲有自然其同物者以大小相君有自然故不可亂大小相君故可得而平也若夫空桑之琴雲和之瑟狐竹之管泗濱之磬其物皆調和適均者聲相宜也故必有常處以大小相君應黃鐘之氣故必有常數有常處故其器貴重有常數故其制不妄貴重故可得以事神不妄故可得以化人其物係天地之衆故不可妄造其凡似遠物之音故不可妄易雅頌有分故人神不雜節會有數故曲折不亂周旋有度故頫仰不惑歌詠有主故言語不悖導之以善緩之以和守之以衷持之以久散其憂比其文扶其天助其壽使去風俗之偏習歸聖王之大化先王之為樂也將以定萬物之情一天下之意也故使其聲平其容和下不思上之聲君不欲臣之色上下不爭而忠義成夫正樂者所以屏淫聲也故樂廢則淫聲作漢哀帝不好音罷省樂府而不知制正禮樂法不脩淫聲遂起很放烝于長騶縱過度丙彊景武富溢於世罷樂之後下移踰規身不是好而淫亂愈甚者禮不設也刑教一體禮樂外內也刑弛則教不獨行禮廢則樂無所立尊卑有分上下有等謂之禮人安其生情意無哀謂之樂車服旌旗宮

百三名家集

室飲食禮之具也鐘磬鞉鼓琴瑟歌舞樂之器也禮踰其制則尊卑乖樂失其序則親疎亂禮定其衆樂平其心禮治其外樂化其內禮樂正而天下平昔衛人求擊縠曲縣而孔子歎息蓋惜禮壞而樂崩也夫鐘者聲之主也縣者鐘之制也鐘失其制則聲失其主主制無常則怪聲竝出盛衰之代相及古今之變若一故聖教廢毀則聰慧之人竝造奇音景王鑄大鐘之律平公好師延之曲公卿大夫捐手嗟歎庶人廢生踊躍思聞正樂遂廢鄭聲大興雅頌之詩不講而妖淫之曲是務延年造傾城之歌而孝武思嬿媠之色雍門作松柏之音賤王念永寒之服故猗靡哀思之音發愁怨愉薄之辭興則人後有縱欲奢侈之意人後有內顧自奉之心是以君子惡大凌之歌憎北里之舞也昔先王制樂非以縱耳目之觀崇曲房之嫵也必通天地之氣靜萬物之神也固上下之倫定性命之真也故清廟之歌詠成功之績肅雝之詠稱禮讓之則百姓化其善異俗服其德此淫聲之所以淳正樂之所以貴也然禮與變俱樂與時化故五帝不同制三王各也造非其相反應時變也夫百姓安服淫亂之聲殘壞先王之正故後王必更作樂各宣其功德於天下通其變使民不倦然但改其名目變造歌詠至於樂聲平和自若故皇帝詠雲門之神少昊歌鳳鳥之瑞咸池六英之名既變而黃鐘之宮不改易故達道之化者可與審樂好音之聲者不足

與論律也舜命夔龍典樂教胄子以中和之德也詩言志歌詠言聲依詠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又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女聽夫煩手淫聲汨湮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言正樂通平易簡心澄氣清以聞育律出納五言也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舞尹允諧詩言志歌詠言操磬鳴琴以聲依律述先王之德故祖考之神來格也笙鏞以間正樂聲希治脩無害故繁縟蹌蹌然也樂有節奏九成而已陰陽調達和氣均通故遠為來儀也簫韶九成而不文四海合同故擊石拊石百獸率舞也言天下治平萬物得所音聲不譁漠然未兆故衆官皆和也故孔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言至樂使人無欲心平氣定不以肉為滋味也以此觀之知聖人之樂和而已矣自西陵青陽之樂皆取之什聽鳳凰之鳴擧長風之衆采大林之口當時之所不見百姓之所希聞故天下慊其德而化其神也夫雅樂周通則萬物和質靜則聽不淫易簡則節制全神靜重則服人心此先王造樂之意也自後衰末之為樂也其物不具其器不固其制不信取於近物同於人間各求其好恣意所存閭里之聲競高永泰之音爭先童兒相聚以詠富貴薄賤負戴以歌賤貧君臣之職未廢而一人慊萬心也

當夏后之末興與女萬人衣以文繡食以粱肉端噪晨歌聞之者憂哦天下若其殃百姓傷其毒殷之季君亦奏斯樂酒池肉林夜以繼日熊容嗟之音未絕而敵國已收其琴瑟矣滿堂而飲酒樂奏而流涕此非皆有憂者也則此樂非樂也當王居臣之時奏新樂於廟中聞之者皆為之悲唱桓帝聞楚琴慢惋傷心倚房而悲慷慨長息曰善哉乎為琴若此一而已足矣順帝上恭陵過樊衢聞鳥鳴而悲泣下橫流曰善哉鳥聲使左右吟之曰使絲聲若是豈不樂哉夫是謂以悲為樂者也誠以悲為樂則天下何樂之有天下無樂而有陰陽調和災害不生亦已難矣樂者使人精神平和哀氣不入天地交泰遠物來集故謂之樂也今則流涕感動噓唏傷氣寒暑不通庶物不遂雖出絲竹且謂之哀奈和俛仰歎息以此稱樂乎昔季流子向風而琴聽之者泣下沾襟弟子曰善哉鼓琴亦已玅矣季流子曰樂謂之善哀謂之傷吾謂哀傷非為善樂也以此言之絲竹不必為樂歌詠不必為善也故墨子之非樂也悲天以哀為樂者胡亥躁哀不樂故顧為點首季斯隨哀不返故思逐狡兎嗚呼君子可不鑒之哉

通易論

阮子曰易者何也乃昔之玄真往古之變經也庖犧氏當天地一終值人物憔悴利用不存法制夷昧神明之德不通萬物之情不類於是始作八卦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分陰陽序剛柔積山澤連水火雜而一之變而通之終于未濟六十四卦盡而不窮是以天地象而萬物形吉凶著而悔吝生事用有取變化有成南北聽斷向明而治結繩而為網罟致日中之貨脩耒耜之利以教天下皆得其所黃帝堯舜應時當務各有攸聚窮神知化述則天序庖犧氏布演六十四卦之變後世聖人觀而因之象而用之禹湯之經皆仰而上古之文不存至平文王故係其辭於是歸藏氏逝而周典經興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惟變所適故謂之易易之為書也本天地因陰陽推盛衰出自幽微以致明著故乾元初潛龍勿用言大人之德隱而未彰潛而未達待時而興循變而發天地既設屯蒙始生需以待賚訟以立義師以聚衆比以安民是以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收其心也原而積之畜而制之是以上下和洽載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順其理也先王既洽德法乘易上凌下替君臣不制剛柔不和天地不交是以君子一類求同遇惡揚善以致其大謙而光之哀多益寡稱物平施君子以裒多益寡稱聖善以命雷出於地於是大人得位明聖又興故先王作樂薦上帝昭明其道以答天貺於是萬物服從隨而事之子尊其父臣承其君臨馭統一大觀天下是以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儀之以度也包而有之含而含之故先王用之

以明罰勅法自上乃下貴復其賤美成亨盡時極日至先王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以靜民也李葉既衰非謀之獲應運順天不竞其作故先王茂對時育萬物施仁布澤以樹其德也萬物歸隨如法流承養善反惡利積生害剛過失柄習坎以陷上失其道下愚其靡於是大人繼明照於四方顯其德也自乾元以來施平而明盛衰有時剛柔無常或得或失一陰一陽出入吉凶由閒察彰文明以止有翼不飛隨之乃存取之者歸施之以若用之在微貴變慎小與物相追非知來藏往者莫之能審也易之為書也覆燾天地之道囊括萬物之情道至而反事極而改庶用應時改用當務應時故天下仰其澤當務故萬物恃其利澤施而天下服此天下之所以順自然惠生類也富貴侔天地功名充六合莫之能偶莫之能害者道不逆也天地易之主也萬物易之心也故虛以受之感以和之男下女上通其氣也柔以承剛久其類也順而持之遁而退之上隆不積剛動大壯正大必用力盛則望明升惟進光大則傷聚以處身異以成類和離既解緩以為失損益有時察以主使揚于王庭乘五馬敗剛既決柔上索下合乎臣遵明君以柔遇剛品物咸亨剛據中正天下大行是以后用施命誥四國貴離教也於是天地萃聚百姓合同升而不已屆極及下并養不窮革不能通不可期革改以成器鼎卑有分長幼有序主之以震宗之以感動不可

終應而行漸以進之為人求位君子之欲進者也臣之求君陰之從陽委之歸誠乃得其所歸而應之卑而一之陽德受歸遠豐位大也賢人君子有眾以成其大也窮修喪大夫之位羣而雁容容而無所畏身下意利見大人巽以申命柔順乎剛入而說之說而教之順天應人渙然成章風行水上有文有光男行不窮女位乎外眾陰承五上同在中從初更始乘木有功故先王以享于帝立廟奉天建國也剛柔分適得中節之以制其道不窮信愛結內剛得中位誠發於心感物唯類大得則蘧甚往則過既應於遠默則不利故君子是以行重乎恭喪重乎哀篤德薄也小過下恭不宜於上下止上動有飛鳥之象焉初六坎下上六離體飛鳥以凶是以災青也柔處中剛失位利與時行過而欲遠小亨正象陰宜乘陽陽剛凌替君臣易位亂而不已非中之謂故君子思患而豫防之慮其敗也通變無窮周流又始剛來出居在中柔濟不遺遂度不窮則象河洛神物設教而天下服慎辨居方陰陽相求初與之通遠作之由也卦體開闔乾以一為開坤以二為闔乾坤成體而剛柔有位故木老於未水生於申而坤在西南火老於戌木生於亥而乾在西北剛柔之際也故謂之父母陽承震動發而相承東制遂行萬物以興故謂之長男水老於辰金生於巳一氣存之終而復起故巽為長女震發於威陰德有純火中鴈鳴母道特始故離為中女

又在西北健戰將升李陰幼昧衰而不勝故兌為少女倉中拔留肇幽為陽在中未達含而未章故坎為中男周流接合萬物既終造徵更始明而未融故艮為少男乾圓坤方女柔男剛健柔時推而禍福是將循化知生從變見它故吉凶成敗不可亂也大過何也棟橈莫輔大者過也先王之馭世也刑設而不犯罰著而不施習坎剛中惟以心享王正其德公守厥職上下不疑臣主無惑納約自牖非戶何咎車騎中門劫戟在閨雖富貴凜凜凶已三歲上六失道刑決也故高宗伐鬼方柔道中也三年有賞德乃豐也同人先號咷其終也旅上之美樂其窮也是以失刑者嚴而不檢喪德者高而不尊故君子正義以守位固法以威民何衛則亨滅耳而凶也小過何也踰位凌上害正危身小者過也既濟初六終亂何也水加日上三陰乘陽以力求濟不止必亡故初吉終亂也未濟上六飲酒無咎何也過而莫改危而弗悶誰咎之也先妄何也無望而至非會合陰陽之違行也六三無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得之邑人災何也有國而不收其民有眾而不脩其器行人得之不亦宜乎九五之疾勿藥何也非常之厚離以為同先妄之疾災以除凶天特成眹何疾之功勿藥有喜不成何試也龍者何也陽健之類喻德尊貴之喻也配天之厚威德莫高之謂尊貴大人受命處中當陽德之至也亢龍有悔何也繼守承貴有困而德不充者也欲大而不

顧其小廿修而不思其儽居正上位而無卑有貴勞而無據喪志危身是以悔也先王何也大人之功也故建萬國親諸侯樹其義也作樂崇上帝正其命也省方觀民施其令也明罰勅法督其政也閉關不行靜亂民也茂時育德應顯其福也享帝立廟昭其祿也禘聖王所造非承平之謂也后者何也成君定位據業脩制保教守法畜履治安者也故自然成功濟用已至大通后成天地之道以左右民也成化理決施令誥方固統紹衰中處將正之務非應初受命之事也上者何也日月相易盛衰相及致飾則利之末慢受故王后不擁君子不錯上以摩下通自然也君子者何也佐聖扶命翼教明法觀時而行有道而臣人者也因正德以理其義察危廢以守其身故經綸以正盈累行以遂義飲食以須時辯義以作事皆所以章先王之建國輔聖人之神志也見險慮難思患預防別物居方慎初施始皆人臣之行非大君之道也大人者何也龍德潛達貴賤通明有位無通大以行之故大過滅頂天下幽明大人發揮重光繼明照于四方萬物仰生合德天地不為而成故大人虎變天德興也君子曰易順天地序萬物方圓有正體四時有常位事業有所麗鳥獸有所率故萬物莫不一也陰陽性生性故有剛柔剛柔情生情故有愛惡愛惡生得失得失生悔吝悔吝著而吉凶見八卦居方以正恠著龜圓通以索情情性交而利害出故立仁義以定性取蓍龜以制情仁義有偏而禍福分是故聖人以建天下之位定尊卑之制序陰陽之通別剛柔之節順之者存逆之者亡得之者身安失之者身危故犯之以別求者雖吉必凶知之以守筮者雖驕必通故寂寞者德之主恣睢者賊之原進往者及之初終蓋者始之根也是以未至不可坼也已用不可越也結有天下之號而匹匹夫之類離周處小侯之細而享于西山之賓外內之德已施而貴賤之名未分何也天道未究善惡未淫也是以明乎天之道者不欲審乎人之德者不憂在上而不凌乎下處卑而不犯乎貴故道不可遠德不可拂也是以聖人獨立無悶大摩不益釋之而道存用之而不可既由此觀之易以通矣

達莊論

伊單閼之辰執徐之歲萬物權輿之時季秋遠夜之月先生徘徊翱翔迎風而遊往遵孚亦水之上來登乎隱室之丘臨乎曲轅之通顧乎洪濟之州恍然而止忽然而休不識曩之所以行今之所以留悵然而無樂愀然而歸白素鳥乎晝閒居隱几而彈琴於是縉紳好事之徒相與聞之共議撰辭合句啓所常疑乃闚鑒整飭嚼齒先引推年躡躅相隨俱進爽爽然步腳腳然視投跡蹈階趨而翔至差肩而坐恭袖而檢猶漾相臨莫肯先占有一人是其中雄梁也乃經目擊勢而大言曰吾生乎唐虞

之後長乎文武之奮遊乎成康之隆盛乎今者之世誦乎六經之教習乎吾儒之迹被袞衣冠飛觴亟曲裾揚雙鬟有日矣而未聞乎至道之要有以異之於斯乎且大人稱之細人承之願聞至教以發其疑先生曰何哉子之所疑者容曰天道貴生地道貴貞聖人脩之以建其名吉凶有分是非有經務利高勢惡死重生故天下安而大功成也今莊周乃齊禍福而一死生以天地為一物以萬類為一指無乃激惑以失真而自以為誠是也於是先生乃撫琴容與慨然而歎俛而微笑仰而流眄噓噏精神言其所見曰昔人有欲觀於閬峰之上者資端冕服驂騑至乎崑崙之下沒而不反端冕者常服之飾驂騑者凡乘之耳非所以矯騰增城之上遊玄圃之中也且燭龍之光不照一堂之上鐘山之口不談曲室之內今吾將墮崔巍之高杜衍謏之流言子之所由幾其寤而獲及乎天地生於自然萬物生於天地自然者無外故天地名焉天地者有內故萬物生焉當其無外誰謂異乎當其有內誰謂殊乎地流其燥天抗其濕月東出日西入隨以相從解而後合升謂之陽降謂之陰在地謂之理在天謂之文蒸謂之雨散謂之風炎謂之火凝謂之冰形謂之石象謂之星朔謂之朝晦謂之冥通謂之川回謂之淵平謂之土積謂之山男女同位山澤通氣雷風不相射水火不相滅天地合其德日月順其光自然一體則萬物經其常入謂之幽出

謂之章一氣盛衰變化而不傷是以重陰雷電非異出也天地日月非殊物也故曰自其異者視之則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則萬物一體也人生天地之中體自然之形身有陰陽之積氣也性者五行之正性也情者遊魂之變欲也神者天地之所以馭者也以生言之則物無不壽推之以死則物無不夭自小視之則萬物莫不小由大觀之則萬物莫不大殤子為壽彭祖為夭秋毫為大泰山為小故以死生為一貫是非為一條也別而言之則賢眉異名合而說之則體之一毛也彼六經之言分處之教也莊周之云致意之辭也大而臨之則至極無外小而理之則物有其制夫守什五之數審左右之名一曲之說也循自然性天地者寥廓之談也凡耳目之官名分之施處官不易司舉奉其身非以絕手足裂肢體也然後世之好異者不顧其本各言我而已矣何待於彼殘生害性還為齮齕斷割肢體不以為痛目視色而不顧耳之所聞耳所聽而不待心之所思心奔欲而不適性之所安故疾痛萌則生意盡禍亂作則萬物殘矣至人者恬於生而靜於死生恬則情不惑死靜則神不離故能與陰陽化而不易從天地變而不移生究其壽死循其宜心氣平治消息不虧是以廣成子處空同之山以入無窮之門軒轅登崑崙之阜而遺玄珠之根此則潛身者易以為活而離本者難以永存也馮夷不遇海若則不以已為小雲將不失於

鴻濛則無以知其次由斯言之自是者不章自建者不立守其有者有據持其無者無執月弦則滿日朝則虛盛池不留陽谷之上而懸車之後將入也故求得者喪爭明者失無欲者自是空虛者受實夫山靜而谷深者自然之道也得之道而正者君子之寶也是以作智造巧者害於物明著是非者危其身脩飾以顯潔者惑於生畏死而榮生者失其真故自然之理不得作天地不泰而日月爭遶朝夕失期而晝夜無分競逐趨利舛倚橫馳父子不合君臣乖離故復言以求信棄禮下之誠也克己以為人者郭外之仁也竊其雄經者亡家之子也剖腹割肌者亂國之臣也曜青巢被沈瀘者昏世之士也履霜露蒙塵埃者含冒之民也潔己以尤世脩身以明汶者誹謗之屬也繁稱是非背實追文者違罔之倫也成非媚悅以容求宇故被珠玉以赴水火者桀紂之終也含叔米褐交鍼而死顏炅之窮也是以名利之塗開則忠信之誠薄是非之辭著則滒厚之情燥也故至道之極混一不分同為一體得失無聞伏羲氏結繩神農教耕逆之者死順之者生又安知貪泠之為罰而貞白之為名乎使至德之要無外而已大均滒固不貳其紀清淨寂寞空路以俟善惡莫之分兒非無所宰故萬物反其所而得其情也儒墨之後堅白竝起吉凶連物得失在心結從聚黨辯說相傾昔大齊之雄三晉之士賓相與瞋目張膽分別此矣咸以為百年之

生難銖而日月之踦無常貧賤僕馬脩衣裘美珠玉飾帷墻出媚君上入欺父兄矯厲才智競逐縱橫家以慧子殘國以才臣亡故不終其天年而大自割繫其於世俗也是以山中之木本大而莫相吹萬數寡相和忽焉自已夫雁之不存無其實而濁其文死生無變而龜之見寶知吉山也故至人清其實而濁其文死生無變而未始有云夫別言者壞道之談也折辯者毀德之端也氣分者一身之疾也二心者萬物之患也故夫裘來馮軾者行以離支處在成敗者坐而求敵踰阻攻險者趙氏之人也舉山填海者燕楚之人也莊周見其若此故述道德之妙叙無為之本寓言以廣之假物以延之聊以娛無為之心而逍遥於一世豈將以希咸陽之門而與稷下爭辯也哉夫善接人者導焉而已無所逆之故公孟季子衣繡而見墨子弗逆中山子牟心在魏闕而詹子不距因其所以來因其所以至循而泰之使自居之發而開之使自舒之且莊周之書何足道哉猶未聞夫太始之論玄古之微言乎直能不害於物而形以生物無所毀而神以清形神在我而道德成忠信不離而上下平茲客今談而同古齊說而意殊是心能守其本而口發不相須也於是二三子者風搖波蕩耘視脈亂次而退踳跌失迹隨而望之耳後頗亦以是知其無定喪氣而慙愧於衰僻也

通考論

聖人明於天人之理達於自然之分通於治化之體審於大慎之訓故君臣垂拱完太素之樸百姓熙怡保性命之和

道者法自然而為化侯王能守之萬物將自化易謂之太極春秋謂之元老子謂之道三皇依道五帝仗德三王施仁五霸行義强國任智蓋優劣之異淳厚之降也

傳

大人先生傳

大人先生蓋老人也不知姓字陳天地之始言神農黃帝之事昭然也莫知其生年之數嘗居蘇門之山故世或謂之聞養性延壽與自然齊光其視堯舜之所事若手中耳以萬里為一步以千歲為一朝行不赴而居不處求乎大道而無所寓先生以應變順和天地為家運去勢隤魁然獨存自以為能足與造化推移故默探道德不與世同自好者非之無識者怪之不知其變化神微也而先生不以世之非怪而易其務也先生以為中區之在天下實不若蠅蚊之着帷故終不以為事而極意乎異方奇域遊鑒觀樂非世所見徘徊無所終極遺其書於蘇門之山而去天下莫知其所如往也或遺大人先生書曰天下之貴莫貴於君子服有常色貌有常則言有常

度行有常式立則磬折拱若抱鼓動靜有節趨步商羽進退周旋咸有規矩心若懷冰戰慄慄束身脩行日慎一日擇地而行唯恐遺失誦周孔之遺訓歎唐虞之道德唯法是修唯禮是克手執珪璧足履繩墨行欲為目前檢言欲為無窮則少稱鄉閭長聞邦國上欲圖三公下不失九州牧故挾金玉垂文組享尊位取茅土揚聲名於後世齊功德於往古奉事君上牧養百姓退營私家育長妻子卜吉宅慮乃億祉違禍近福永堅固已此誠士君子之高致古今不易之美行也今先生乃被髮而居巨海之中與若君子者遠吾恐世之歎先生而非之也行為世所笑身無由自達則可謂恥辱矣身處困苦之地而行為世俗之所笑吾為先生不取也於是大人先生乃逌然而歎假雲霓而應之曰若之云尚何通哉夫大人者乃與造物同體天地並生道遥浮世與道俱成變化散聚不常其形天地制域於內而浮明閒達於外天地之永固非世俗之所及也吾將為汝言之往者天實在下地實在上反覆顛倒未之安固焉得不失度式而常之天固地動山陷川起雲散震壞六合失理汝又焉得擇地而行趨步商羽往者摩氣爭存萬物死慮支體不從身為泥土根拔枝殊咸失其所汝又焉得束身脩行磬折抱鼓孳孳汲汲而身死伯宗忠而世絶進求利以喪身營爵賞而家滅汝又焉得挾金玉萬億祇奉君上而全妻子乎且汝獨不見夫亂之處於禪中逃乎深縫匿乎壞絮自以為吉宅也行不敢離縫際動不敢出禪端自以為得繩墨也饑則噬人自以為無窮食也然熏丘火流焦邑滅郡靡亂死於禪中而不能出汝君子之處區內亦何異夫亂之處禪中乎悲夫而乃自以為遠禍近福堅無窮已亦觀夫陽烏遊於塵外而鸛鵝戲於蓬艾小大固不相及汝又何以為若君子閒於乎哉且近者夏喪於商周捕之劉耿溥為墟豐鎬成丘至人來一顧而世代相酬威居未定他人已有汝之茅土將誰與久是以主人不處而居不脩而治日月為正陰陽為期豈去情乎世繫累於一昧來東雲駕西風與陰守雌據陽為雄志得欲從物莫之窮又何不能自達而畏夫世笑哉昔者天地開闢萬物並生大者恬其性細者靜其形陰藏其氣陽發其精害無所避利無所爭放之不失收之不盈亡不為夭存不為壽福無所得禍無所咎各從其命以度相守明者不以智勝閒者不以愚賤弱者不以逃畏强者不以力盡蓋無君而庶物定無臣而萬事理保身脩性不違其紀惟茲若然故能長久今汝造音以亂聲作色以脫形外易其貌內隱其情懷欲以求多詐偽以要名君立而虐興臣設而賊生坐制禮法束縛下民欺愚詐拙藏智自神强者睽眠而淩羸弱者憔悴而事人假廉以成貪內險而外仁罪至不悔過幸過則自移恥此以奏除故循滯而不振知無貴賤者不怨無富貧者不爭各足

於身而無所求也恩深無所歸則死敗無所仇奇聲不作則耳不易聽淫色不顧則目不改視耳目不相易改則無以亂其神矣此先世之所至止也今汝尊賢以相高說能以相尚勢以相君寵貴以相加驅天下以趣之此所以上下相殘也竭天地萬物之至以奉聲色無窮之欲此非所以養百姓也於是懼民之知其然故重賞以喜之嚴刑以威之財匱而賞不供刑盡而罰不行乃始有亡國戮君潰敗之禍此非汝君子之為乎汝君子之禮法誠天下殘賊亂危死亡之術耳而乃自以為美行不易之道不亦過乎今吾乃飄飄於天地之外與造化為友朝滄湯谷夕飲西海將變化遷易與道周始此之於萬物豈不厚哉故不之於自然者不足以言道闇於昭昭者不足與達明子之謂也先生既申若言天下之喜奇者異之忼慨者高之其不知其體不見其情猜耳其道虛偽之名莫識其真邪達其情雖貴而高之無嚮之非怪者蔑如也至人者不知乃貴不見乃神貴之道存乎內而萬物運於外矣故天下終而不知其用也逌乎有宋扶搖之野有隱士焉見之而喜自以為均志同行也曰善哉吾得之見而舒憤也上古質樸溫厚之道已廢而末枝遺華竝興豺虎貪虐摩物無辜以害為利須性亡軀吾不忍見也故去而處茲人不可與為儔不若與木石為隣安期逃乎蓬山角李潛乎丹水鮑焦立以枯槁萊維去而道死亦由茲夫吾將

抗志瀨高遂終於斯禽生而獸死埋形而遺骨不復反余之生乎夫志均者相求好合者疾顛與夫子同之於是先生乃舒虹霓以蓄麾偃雪蓋以蔽明倚瑤屑而徘徊總衆轡而安行顧而謂之曰泰初真人唯大之根專氣一志萬物以存退不見復進不覩先發西北而造制啓東南以為門徹道而以德久娛樂跨天地而處尊尭然成吾體也是以不避物而處所覩則富不以物為累所道則成彷徉足以舒其意浮騰足以送其情故至人無宅天地為容至人無主天地為所至人無事天地為故無是非之別無善惡之異故天下被其澤而萬物所以熾也若夫惡彼而好我自是而非人忿激以爭求貴志而賤身伊禽生而獸死尚何顧而獲榮悲夫子之用心也薄安利以忘生要求名以喪體誠與彼其無詭何枯槁而道死子之所好何足言哉吾將去子矣乃揚眉而蕩且振神而撫案今緩轡而縱笑遂風起而雲翔彼人者瞻之而垂涕自痛其志衣草木之皮伏于巖石之下懼不終夕而死先生過神宮而息漱吳泉而行迴乎道而遊覽馬見薪於阜者歎曰汝將焉以是終乎哉薪者曰是終我乎不以是終我乎且聖人無懷何其哀夫盛衰變化常不于玆藏器於身伏以俟時孫則足以擒龐雖折脇而乃休百里困而相贏牙既老而猶周飢顛倒而更來今固先窮而後收秦破六國并兼其地夷滅諸侯南面稱帝妳威色崇靡麗營南山以為闕

表東海以為門門萬室而不絕圖無窮而永存美宮室而威帷帳擊鐘鼓而揚其章廣苑囿而深池沼興渭北而建咸陽麗木曾未及成林而荊棘已藂乎何厥時代存而迭處故先得而後亡山東之徒虜遂起而王天下由此視之窮達詎可知耶且聖人以道德為心不以富貴為志以無為用不以人物為事尊顯不加惠貧賤不自輟失不自以為辱得不自以為榮木根捉而枝遠葉繁茂而華零無窮之死猶一朝之生身之多少又何足營因歎而歌曰日沒不周方月出丹淵中陽精藏不見陰光大為雌亭亭在須臾厥厥將復東雖合雲霧兮往來如飄風富貴傾仰閒貧賤何必終留侯起亡虜威武赫荒夷召平封東陵一旦為布衣枝葉托根柢死生同感蔡得志從命升失勢與時隤寒暑代征遷變化更相推禍福無常主何憂身無錄推茲由斯叫莫新又何哀先生聞之笑曰雖不及太燕免小矣乃歌曰天地解兮六合開星辰實兮日月隤我驥而上將何懷衣弗襲而服美佩弗飾而自章上下徘徊兮誰識吾常遂去而遐遨肆雲霽與飛蓋徜徉回翔兮潏濴之外建長星以為旗兮擊雷霆之鏗鑿開不周而出東兮步九野之夷泰坐中州而一顧兮望崇山而迴邁遥余節而飛翮兮縱心慮乎荒裔釋前者而弗脩兮馳家閭而遠遁棄世務之累為兮何細事之足賴處形體而輕舉兮精微妙而神豐命夷野使寬日兮召忻來使緩風攀扶桑之長枝兮聿扶搖之隆崇躍潛飄之冥林兮洗光曜之暗明遺衣裳而弗服兮服雲氣而遂征朝造駕乎湯谷兮夕息馬乎長泉時奄茲而易氣兮輝若華以照宴左宋陽以舉麾兮右玄陰以建旗變容飾而改度遂騰竊以脩征陰陽更而代遷四時幷而相遁惟仙化之倏忽兮心不樂乎久留鸞風奮而遵樂兮雖雲起而忘憂忽電消而神遁兮歷家廓而遐遨佩日月以舒光兮登倘徉而上浮壓前進於彼遁兮將步足乎虛州掃紫宮而陳席兮坐帝室而忽會酬萃衆音而奏樂兮聲驚渺而悠悠五帝舞而再虞兮六神歌而伐周樂啾啾肅肅洞心達神超遙遠茫心往而忘反慮大而志矜舅大人微而弗復兮揚雲氣而上陳召大幽之玉女兮接上王之美人體雲氣之遁暢兮服太清之淑真合歡情而微授兮先艷溢其若神華姿燿以俱發兮采色燐其竝振傾玄髦而垂鬢兮曜紅顏而自新時曖曖而將逝兮風飄飄而振衣雲氣解而霧離兮竊兮散而永歸心惆悵而遥思兮眇迴目而弗晞揚清風以為旗兮翼疏輪而反衍騰夫陽而出疆兮命祝融而使遣驅玄冥以攝堅兮蓐收秉而先戈勾芒奉轂浮驚朝霧寢廓茫茫而靡都兮遊無傳而獨立倚瑤屑而一顧兮哀下土之憔悴兮是非以為行兮又何足與比類寬薄飄兮雲珧翳樂遊兮出天外大人先生被髮飛鬟衣方離之衣統陂陽之襹合符芝嚼甘華噏浮霧食霄霞雖朝雲飄

春風奮乎太極之東遊乎皃襾之西遺轡策流盼乎磨廣之都惆然而思悵爾若忘慨然而歎曰嗚呼時不若歲歲不若天天不若道道不若神神者自然之根也彼匆匆者自以為貴夫世矣而惡知夫世之賤乎茲哉故與世爭貴貴不足尊與世爭富富不足先必超世而絕塵遺俗而獨往登乎太始之前覽乎汗漠之初慮周流於無外志浩蕩而自舒飄飄於四運翩翔乎八隅欲從肆而彷彿況濛而靡拘細行不足以為毀聖賢不足以為譽變化移易與神明扶靡無外以為宅周宇宙以為廬強八維而處安據制物以永居夫如是則可謂富貴矣是故不與堯舜齊德不與湯武竝功王許不足以為匹陽丘豈能與比縱天地且不能越其壽橫成子曾何足與竝容激八風以揚聲躡元吉之高蹤被九天以開除兮來雲飢以馭飛龍專上下以制統兮殊古今而靡同夫世之名利胡足以累之哉故提齊而蹴楚挈趙而蹈秦不滿一朝而天下無人東西南北莫之與隣悲夫子之脩飾以余觀之將焉存乎於茲先生乃去之紛泱莽軌汎洋沫行溢歷度重淵跨青天顧而逍覽焉則有道遥以永年無存忽合散而上臻霍分離蕩瀁瀁洋洋颺涌雲渙逴於搖光直馳騖乎太初之中而休息乎無為之宮太初何如無後無先莫究其極誰識其根邈渺綿綿乃反復乎大道之所在莫暢其究誰曉其根辟九靈而求索曾何足以自陳登其篇天而通

觀浴大始之和風測逍遥以遠遁導大路之無窮遺太乙而弗使陵天地而徑行超滄鴻而遠跡左蕩昧而無涯右幽悠而無次上遥聽而無聲下脩視而無章施無有而宅神氷太清乎教期崔巍高山勃玄雲翔風橫厲白雪紛積水若陵寒傷人陰陽失位日月潰地坼石裂林木摧火冷陽凝寒傷愒陽和微弱隆陰竭海凍不流綿絮折呼嗡不通寒傷裂氣并代動變知神寒倡熱隔害傷人熙與真人懷太清精神棄一用意平寒暑勿傷莫不驚憂雁由素氣甯浮霧凌天恣所經往來微杪路無傾好樂非世又何爭人且皆死我獨生真人遊駕八龍曜日月載雲旗徘徊遙樂所之真人遊太階老原碎天門開雨滂滂風颯颯登黃山出栖遲江河清洛無埃雲氣清真人來真人來唯樂哉時世易好樂隨真人去與天回反未央延年壽獨教世望我何時及越漢濛路日遠先生從此去矣天下莫知其所終極蓋陵天地而與浮明遂遊無始終自然之至真也鷦鷯不踰濊貉不渡汶世之常人亦由此矣曾不通區域又況四海之表天地之外哉若先生者以天地為卵茸如小物細人欲論其長短議其是非莫不哀也哉

贊

老子贊

陰陽不測變化無倫飄飄太素歸虛反真

誄

孔子誄

養徒三千升堂七十潛神演思因使作書考滉元於無形本造化於太初

帖

摹索靖帖

僕不想欲爾夢傳赤縣其力甚於貔虎良久反覆余乃觀天背地觀穹亦當不爽但僕之不遠安得不憂吉乎報我必平詳告三月阮籍白疑君

文

弔泉公文

沈漸荼酷仁義同逐如何不弔玉碎氷摧

詩

詩品云阮籍詩其源出於小雅無雕蟲之功而詠懷之作可以陶性靈發幽思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會於風雅使人忘其鄙近自致遠大類多感興之詞厥旨淵放歸趣難求顏延之注解怯言其志詩譜云天識清虛禮法疎短竹林詩評云阮籍之作如刻漏雪夜孤楫洛汭乘興而來興盡而已嵇潤云黃初之後惟阮籍詠懷之作極為高古有建安風骨鍾嶸品云阮公詠懷遠近之間遺境即際興窮即止生不肯論宗佳耳人乃翻譯子昂勝之何必子昂論風興乎哉

詠懷詩三首

天地網綸元精代序清陽曜靈和風容與明月耿天廿露被宇翔鸞高松猗那長楚草蟲哀鳴鶗鴂振羽感時興思企首延佇於赫帝朝伊衡作輔才非允文豈非經武適彼沅湘託分漁父優哉游哉爰居爰處

其二

月明星稀天高氣寒桂旗翠旌珮玉鳴鑾濯纓醴泉被服蕙蘭忠從二女適彼湘沅靈幽聽徹誰覩玉顏灼灼春華綠葉含丹日月逝矣惜爾華繁

其三

清風肅肅夜漫漫嘯歌傷懷獨寐寤言臨觴拊膺對食忘餐世無嘗草今我哀歎鳴鳥求友谷風剌德重華登庸帝命凱元鮑子傾蓋仲父佐桓回濘嗟嘆不希顏志存明規匪慕彈冠我心伊何其芳若蘭

詠懷八十二首顏延年云阮公身事魏朝常恐遇禍因茲詩懷志在譏刺而文多隱避百代之下難以情測故粗明大意畧其幽旨也詩紀云阮集傳之既久頗存譌闕校錄者往往肆為補綴作者之旨清氣甚鳥今以諸本參校其義稍復

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薄帷鑒明月清風吹我襟孤鴻號外野翔鳥鳴北林徘徊將何見憂思獨傷心

其二

二妃遊江濱逍遥順風翔交甫懷環珮婉孌有芬芳猗靡情歡愛千載不相忘傾城迷下蔡谷好結中腸感激生憂思當草樹蘭茂膏沐為誰施其雨沾朝陽如何金石交一旦更離傷

其三

嘉樹下成蹊東園桃與李秋風吹飛蓬零落從此始繁華有憔悴堂上生荊杞驅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一身不自保何況戀妻子凝霜被野草歲暮亦云已

其四

天馬出西北由來從東道春秋非有記當貴馬常保清露被華蘭凝霜害野草朝為媚少年夕暮成醜老自非王子喬誰能常美好

其五

平生少年時輕薄好絃歌西遊咸陽中趙李相經過娛樂未終極白日忽蹉跎驅馬復來歸反顧望三河黃金百鎰盡資用常苦多北臨太行道失路將如何升高以遠望悵諸西遊咸陽市趙李相經過顏延年以為趙飛燕李夫人對會孟諸安知非實有此人不必求其誰何也不詳詩意咸陽趙李謂游俠近侍之倖漢谷永傳小臣趙李

從徵賤貴寵成帝幸與微行籍用趙李字正出此若知顏延年之說趙飛燕李夫人宜可言經過知劉會孟言當時實有此人唐王維詩亦有日夜經過趙李家良唐時
髮亦不免失之況下此者耶詩話補遺云按漢書乃趙李李欵

其六

昔聞衆陵飛近在青門外連畛距阡陌子母相鈎帶五色曜朝日嘉賓四面會膏火自煎終多財為患害布衣可終身寵祿豈足賴

其七

炎暑惟茲夏三旬將欲移芳樹垂綠葉青雲自逶迤四時更代謝日月遞參差徘徊空堂上忉怛莫我知願觀卒歡好不見悲別離參差一作差池

其八

灼灼西隤日餘光照我衣迴風吹四壁寒鳥相因依周周高街羽翮翼亦念飢如何當路子磐抑忘所歸豈為今譽名憔悴使心悲實與燕雀期不隨黃鵠飛黃鵠遊四海中路將安歸魯一作與

其九

步出上東門北望首陽岑下有采薇士上有嘉樹林良辰在何許凝霜霑衣襟寒風振山岡玄雲起重陰鳴鴈飛南征鶤鵾發哀音素質游商聲悽愴傷我心

其十

北里多奇緻濮上有微音輕薄閭遊子俯仰生浮沈捷徑從我路傴傀趨荒淫鳥見王子喬棄雲翔鄧林獨有延年術可以慰我心以五臣作用

其十一

湛湛長江水上有楓樹林羅蘭被徑路青驪逝駸駸遠望令人悲春氣感我心三楚多秀士朝霧進英潔朱華振芬芳高蔡相追尋一為黃雀哀淚下誰能禁

其十二

昔日繁華子安陵與龍陽夭夭桃李花灼灼有輝光悅懌若九春磐折似秋霜流盼發姿媚言笑吐芬芳携手等歡愛宿昔同衣裳願為雙飛鳥比翼共翱翔丹青著明誡永世不相忘

其十三

登高臨四野北望青山阿松柏翳岡塗飛鳥鳴相過感慨懷辛酸怨妻常苦多李公悲東門蘇子歎三河求仁自得仁豈復歎咨嗟

其十四

閒秋北涼氣蟋蟀鳴牀帷感物懷殷憂情悄令心悲多言烏所生繁辭將訴誰微風吹羅袂明月耀清輝晨雞鳴高樹命駕起旋歸

其十五

昔年十四五志高好詩書被褐懷珠玉顏閔相與期開軒臨四野登高望所思上墓蔽山岡萬代同一時千秋萬歲後榮名安所之乃悟羨門子嗷嗷令自嗤

其十六

徘徊蓬池上還顧望大梁緣水揚洪波朦野莽茫茫走獸交橫馳飛鳥相隨翔是時鶉火中日月正相望朔風厲嚴寒陰氣下微霜羈旅無儔匹俛仰懷哀傷小人計其功君子道其常豈惜終憔悴詠言著斯章

其十七

獨坐空堂上誰可與歡者出門臨永路不見行車馬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曠野孤鳥西北飛離獸東南下日暮思親友悟言用自寫

其十八

懸車在西南羲和將欲倾流光曜四海忽忽至夕宴朝為咸池暉潔汜受其榮豈知窮達士一死不再生視彼桃李花誰能久榮榮君子在何許曠世未合并瞻仰景山松可以慰吾情知集作我聽歎息一作歎息

其十九

西方有佳人皎若白日光被服纖羅衣左右珮雙璜脩容耀姿美順風振微芳登高眺所思舉袂當朝陽寄顏雲霄間揮袖凌虛翔飄颻恍惚中流盼顧我傍悅懌未交接悟言用感傷文館詞林集作向

其二十

楊朱泣岐路墨子悲染絲揖讓長離別飄颻難與期豈徒燕婉情存亡誠有之蕭索人所悲禍災不可辭趙女媚中山謙柔恣見欺嗟嗟塗上士何用自保持

其二十一

於心懷寸陰羲陽將欲匿揮袂撫長劒仰觀浮雲征雲間有玄鶴抗志揚哀聲一飛沖青天曠世不再鳴豈與鶉鷃遊連翩戲中庭京師曹氏家藏阮步兵詩一卷唐人所書與世所傳多異其一篇云放心懷寸陰羲和將欲匿揮袂撫長劒仰觀浮雲行雲間有立鶴抗首揚哀聲一飛沖青天曠世不再鳴安與鶉鷃侔翩翩戲中庭孔宗翰亦有本與此多同

其二十二

夏后乘雲輿夸父為鄧林存亡從變化日月有浮沈殷鳳鳴岡差伶倫發其音王子好清管世世相追尋誰言不可見青烏明我心

其二十三

東南有射山汾水出其陽六龍服氣與雲蓋切天綱仙者四五人逍遥晏蘭居寢息
一統和呼翕成靈霜沐浴丹淵中焰耀日月光豈安通靈臺游濛去高翔切一作覆通集作通

其二十四

殷憂令志結怵惕常若驚道遠未終晏朱陽忽西傾蟋蟀在戶牖蟪蛄號中庭心腸
未相好誰云亮我情願為雲間鳥千里一哀鳴三芝延瀛洲遠遊可長生

其二十五

拔劒臨白水安能相中傷但畏工言子稱我三江旁飛泉流玉山懸車棲扶桑日月
徑千里素風發微霜勢路有窮達咨嗟安可長勢外編作世

其二十六

朝登洪坡巔日夕望西山荊棘被原野群鳥飛翩翩鸞鵠棲宿牲命有自然逝木
誰能追躡不復嬋娟不見林中葛延蔓相勾連晴集作持

其二十七

周鄰天下交衢術當三河妖冶閭都子煥燁何芬葩玄髮發朱顏睟盼有光華傾城
思一顧遺視來相誇願為三春遊朝陽忽蹉跎盛衰在須臾誰別將如何發作照詩初學作週

其二十八

若花燿西海扶桑翳瀛洲日月經天塗明暗不相讎豈躬達自有常得失又何求豈效
路上童携手共遨遊陰陽有變化誰云沈不浮朱鸞躍飛泉夜飛過吳洲俛仰運天
地再撫四海流繫累名利場駑駿同一轍豈若遺耳目升遐去殷憂花一作木西一作四譬集作阼

其二十九

昔余遊大梁登于黃華顛其工宅玄宮高臺造青天幽荒遼悠悠慢倉懷所憐所嬖
者誰子明察自照妍應龍沈冀州妖女不得眠肆侈陵世俗豈云永厥年自照妍一作應自然
修一作倏○詩話補遺云阮籍詩昔余遊大梁登于黃華顛應龍沈冀州妖女不得眠按戰國策趙武靈西至河登黃華之上遙見大戎代君主也歌舞其北而應龍翔谷而鳳翥之可見其微意蓋當是時魏明帝郭后毛后皆寵相殺正類武靈王事故隱語怪說亦春秋定哀多微辭意也

其三十

驅車出門去意欲遠征行征行安所知皆弃今與名今名不在己但願適中情單帷
鼓鼙日高樹隔微聲讒邪使交疏浮雲令晝冥嫣婉同衣裳一顧傾人城從容在一
時繁華不再榮晨朝垂復暮不見所歡形黃鳥東南飛寄言謝友生

其三十一

駕言發魏都南向望吹臺繁管有遺音梁王安在哉戰士食糟糠賢者處富貴歌舞
曲未終秦兵已復來夾林非吾有宋宮生塵埃軍敗華陽下身竟為土灰世說新語下入石臨外白司馬梁王并親時事形已濟在平乘上部鼓並作自高訴云繁管有遺音梁王安在哉文昌雜錄云東京記天清寺繁臺梁孝王按歌吹之臺阮公詩云駕言發魏都南向望吹臺繁管有餘音梁王安在哉後有繁氏居其側里人呼為繁臺

其三十二

朝陽不再盛白日忽西幽去此若俯仰如何似九秋人生若塵露天道邈悠悠齊景
升丘山涕泗紛交流孔聖臨長川惜逝忽若浮去者余不及來者吾不留願登太華
山上與松子遊漁父知世患乘流泛輕舟

其三十三

一日復一夕一夕復一朝顏色改平常精神自損消胸中懷湯火變化故相招萬事
無窮極知謀苦不饒但恐須臾間魂氣隨風飄終身履薄冰誰知我心焦作憔一作理

其三十四

一日復一朝一昏復一晨谷色改平常精神自飄淪臨觴多哀楚思我故時人對酒
不能言悽愴懷酸辛願耕東阜陽誰與守其貞慈若在一時高行傷微身曲直何所
為龍蛇為我隣

其三十五

世務何繽紛人道苟不遑壯年以時逝朝露待太陽願攬羲和轡白日不移光天階
路殊絶雲漢邈無梁濕髮暘谷濆遠遊崑崙傍登彼列仙岨採此秋蘭芳時路為足
爭太極可翔翔

其三十六

誰言萬事艱道遥可終生臨堂翳華樹悠悠念無形彷徨思親友條忽復至冥寄言
東飛鳥可用慰我情

其三十七

嘉時在今辰零雨濯塵埃臨路望所思日夕復不來人情有感傷落落焉能排揮涕
懷哀傷辛酸誰語哉

其三十八

炎光延萬里洪川蕩滿瀨彎弓掛扶桑長劒倚天外泰山成砥礪黃河為帶厲視彼
莊周子榮枯何足賴捐身弃中野鳥為作患害豈若雄傑士功名從此大

其三十九

壯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驅車遠行役受命念自忘良弓扶烏號明甲有精光臨難
不顧生身死魂飛揚豈為全軀士效命爭戰場忠為百世榮義使令名彰典聲訓後

世累節故有常

其四十

混元生兩儀四衆運衡璣曝日布炎精素月垂景暉晷度有昭回哀哉人命微飄若風塵逝忽若屢雲脈脩齡適余願先寵非己威安期步天路松子與世違焉得凌霄翼飄飄登雲溷嗟哉尼父志何為居九夷

其四十一

天網彌四野六翮掩不舒隨波紛綸容汎汎若浮鳧生命無期度朝夕有不虞列仙亭脩齡養志在沖虛飄飄雲日間邈與世路殊榮名非己寶縈色焉足娛棲樂無旋返神仙志不符遘此良可惑令我久躊躇客集作落浮一作鳧鷖

其四十二

王業須良輔建功俟英雄元凱康哉美多士頌聲隆陰陽有外錯日月不常融天時有否泰人事多盈沖圖綺邈南岳徂陽隱西戎保身念道真寵祿焉足崇人誰不善始鮮能赴厥終休哉上世士萬載垂清風

其四十三

鴻鵠相隨飛飛飛適荒裔雙翮臨長風須臾萬里逝朝餐琅玕實夕宿外山際抗身

青雲中網羅孰能制豈與鄉曲士拱手共言攜從藝文定正

其四十四

俾物終始殊脩短各異方琅玕生高山芝英耀朱堂蓼蓼桃李花成蹊將大傷焉敢希干衢三春采微光自非凌風樹憔悴為有常鳥一作妻

其四十五

幽蘭不可佩朱草為誰榮脩竹隱山陰射干臨增城葛藟延幽谷絲瓜結生樂極消靈神哀深傷人情竟知憂無益豈若歸太清

其四十六

鴛鴦飛桑榆海鳥運天池豈不識宏大羽翼不相宜招搖安可翔不若棲樹枝下集蓬艾間上遊園籞但爾亦自足用子為追隨此首藝文類聚所載與今本不同而義意近優觀李善文選注江文通擬詠懷詩所引與藝文同亦一証也今從藝文定正

其四十七

生命長安在憂戚涕沾襟高鳥翔山岡驚雀棲下林青雲蔽前庭素琴使我心崇山有鳴鶴豈可相追尋

其四十八

鳴鴈嬉庭樹焦明遊浮雲鳥見孤翔鳥翩翩無匹儔死生自然理消散何繽紛漢魏詩集合前為一首

其四十九

朋遊三衢旁惆悵念所思豈為今朝見悅惚誠有之澤中生喬松萬世未可期高鳥摩天飛凌雲共遊嬉豈有孤行士垂涕悲故時未一作安

其五十

清露為凝霜華草成黃衆誰云君子賢明達安可能乘雲招松喬呼嘯永矣哉

其五十一

那心失恩澤惠德喪所宜善言焉可長慈惠未易施不見南飛燕羽翼正差池高子忽新諫三閭悼乖離何為混沌氏倏忽體貌虧

其五十二

十日出暘谷猰貐萬里經天耀四海倏忽潛滄汜誰言久夾久遊沒何行俟逝者豈長生亦去荊與杞千載猶崇朝一餐郵自己是非得失間焉足相識理計利知術窮哀情遼能止聊自己一作百金子遠一作克

其五十三

自然有成理生死遵無常智巧萬端出大要不易方如何夸毘子作色懷驕腸乘軒驅良馬懇几向膏粱被服纖羅衣深榭設閑房不見日夕舉翩翩飛路傍

其五十四

夸談快憤懣情慷發煩心西北望不周東南望鄧林牖野彌九州崇山抗高岑一餐度萬世千歲再浮沈誰云玉石同淚下不可禁情一作情

其五十五

人言顧延年延年欲焉之黃鵠呼子安千秋未可期獨坐山岩中惻愴懷所思王子一何妹猗靡相攜探懷澤捐今后計校在一時置此明朝事日夕將見欺今本作潛見安能處山巖在一時置此明朝事日夕將見欺見安能處

其五十六

貴賤在天命窮達自有時娛樂佞邪子隨利來相欺孤思損惠施但為讒夫嗤鵠鴒鳴雲中載飛靡所期焉知傾側士一旦不可持

其五十七

驚風振四野迴雲陰堂隅林唯為誰設凡材為誰扶雖非明君子豈闕棄與榆世有此聖賢芒芒將焉如朝朝從風飛悠悠去故居離麾玉山下遺弃毀與譽

其五十八

危冠切浮雲長劒出天外細故何足慮高度跨一世非子為我御逍遙遊荒裔顧謝西王母吾將從此逝豈與逢戶士彈琴誦言誓

其五十九

河上有丈人緯蕭弄明珠廿彼菽藿食樂是逢高腐豈效繽紛子良馬騁龍輿朝生衢路索夕瘞橫術隅歡笑不終晏俛仰復歔欷鏊鈕二三者憤懣從此舒

其六十

儒者通六藝立志不可干進禮不為勢非法不肯言渴飲清泉流饑食井一簞歲時無以祀衣服常苦寒展履詠南風緇袍笑華軒信道守詩書我不受一餐烈烈襄貶辭老氏用長歎鏊一作義弁一作甘

其六十一

少年學擊刺妙伎過曲城英風載雲霓超世餐奇槊揮劒臨沙漠飲馬九野塵旗幟何翩翩但聞金鼓鳴軍旅令人悲烈烈有良憤念我平常時悔恨從此生刺客作劒

其六十二

平晝墜衣冠思見客與賓賓客者誰子倏忽若飛塵寒衣佩雲氣言語究靈神須臾

相背棄何時見斯人

其六十三

多慮令志戚寂寞使心憂翔翔觀陂澤撫劒登輕舟但願長閉暇後歲復來遊陂一作彼

其六十四

朝出上東門遠望首陽基松栢鬱森沈鸞黃相與嬉逍遙九曲間徘徊欲何之念我平居時鬱悠思妖姬

其六十五

王子十五年遊衍伊洛濱朱顏茂春華辯慧懷清真馬見浮雲公舉手謝時人輕薄易悅惚飄飄棄其身飛飛鳴且翔揮翼且酸辛

其六十六

塞門不可出海水馬可浮朱明奄昧獨無和鳴儔侯持瓜思東陵黃雀誠獨羞夫勢在須臾帶劒上吾丘悼彼桑林子涕下自交流假乘汗渭間鞍馬去行遊塞一作寒

錄云漢武時事漢武帝崩後急見形謂陵令薛平曰我雖失勢猶為汝君奈何令吏辛上吾陵磨物乎因不見推陵旁果有方石可以為礪吏辛嘗盜磨刀刻書光欲斬之張安石曰神道恍惚不宜為法故忘公詠陳詩曰夫勢在須臾帶劒上吾丘

其六十七

洪生資制度被服止有常爭爵設次序事物齊紀綱容飾整顏色磬折執圭璋堂上置玄酒室中盛稻粱外厲貞素談戶內滅芳芬放口從衷出復說道義亦要曲周旋儀姿態慈我腸

其六十八

北臨乾隊谿西行遊少伍逕願望天津駐湯樂我心綺靡停亡門一遊不再秦儻遇晨風鳥飛駕出南林潛濺瑤光中忽忽肆荒溪休息晏清都超世又誰禁南一作東超世又誰禁一作起坐復誰禁

其六十九

人知結交易交友誠獨難險路多疑惑明珠未可干彼求樂太牢我欲弁一餐捐益生怨毒咄咄復何言

其七十

有悲則有情無悲亦無思哲士貴非婁網罟何必萬里畿翔風拂重霄慶雲招所懽友心寄枯毛昌顧人間姿始得忘我難焉知嘿自逸無悲亦無思集作無情亦無悲始集作曲

其七十一

木槿榮三墓煌煌有光色白日頹林中朝朝零路側蟋蟀吟戶牖蟪蛄鳴荊棘蜉蝣

玩三朝來來脩羽翼衣裳為誰施俛仰自收拭生命幾何時慷慨各努力

其七十二

脩塗駕軒車長川載輕舟性命豈自然勢路有所遒高名令志惑重利使心憂視昵慷尺側骨肉還相讐吏希毀珠玉可用登遠遊

其七十三

橫術有奇士黃駿服其裯胡起瀛洲野日夕宿明光再撫四海外羽翼自飛揚去置世上事豈足恭我腸一去長離絕千歲復相望

其七十四

猗歟上世士恬淡志安貧棄捐陵遲馳驟紛垢塵富貴子豈不顏揚歌誰肯殉棲棲非我儔俛仰非己倫喟嗟榮辱事去來味道真道真信可保清潔存精神棄由抗高節從此適河濱殉一作詢

其七十五

梁東有芳草一朝再三榮色容艷姿美光華耀城豈為明哲士妖豔諂媚生輕薄在一時安知百世名路端便娟子但恐日月傾馬見宴罷來悠悠竟無形

其七十六

秋駕安可學東野窮路索綸深魚淵潛增設爲高翔沉沉乘輕舟演漾靡所望吹噓誰以益江湖相捐忘都治難爲顏脩容是我常茲年在松喬恍惚誠未央秋駕作梳駕者訛按莊子達篇尹儁學御三年而無所得夜夢受秋駕明日往朝師師目今將教子以秋駕註曰秋駕法駕

其七十七

咄嗟行至老儻倪常苦憂臨川　洪波同始異支流百年何足言但苦怨與讐讐怨者誰子耳目還相羞靡色爲胡越人情自遁遁招彼玄通上去來歸羨遠

其七十八

昔有神仙士乃處射山阿乘雲御飛龍噦噦噯噯瓔華可聞不可見慷慨歎咨嗟自傷非曦類愁苦來相加下學而上達忽忽將如何噯音二小食也

其七十九

林中有奇鳥自言是鳳皇清朝飲醴泉日夕棲山岡高鳴徹九州延頸望八荒適逢商風起羽翼自摧藏一去竟西何時復迴翔但恨處非立愴恨使心傷

其八十

出門望佳人佳人宜在茲三山招松喬萬世誰與期存亡有長短悽愴將焉知忽忽朝日憤行行將何之不見入秋草摧折在今時亡一作日

其八十一

昔有神仙者羨門及松喬翕習九陽間升近曦雲霄人生樂長久百年自言遙白日隕陽谷一夕不再朝豈若遺世物登明遂飄颻

其八十二

墓前榮榮者木槿耀朱華榮好未終朝秦魏隕其葩豈若西山草琅玕與丹砂垂影臨增城餘光照九阿寧微少年子日夕難咨嗟

采薪者歌

日沒不周西月出丹淵中陽精蔽不見陰光代爲雄亭亭在須臾厭厭將復陰離合雲霧今往來如飄風富貴俯仰間貧賤何必終留侯起亡虜威武赫荒夷邵平封東陵一旦爲布衣枝葉托根柢死生同盛衰得志從命升失勢與時隤寒暑代征遷變化更相推禍福無常主何憂身無歸惟茲緜斯口負薪又何哀

大人先生歌

天地解兮六合開星辰隕兮日月頹我騰而上將何懷

本傳

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也父瑀魏丞相掾知名於世籍容貌瑰傑志氣宏放徼狀獨得任性不羈而喜怒不形於色或閉戶視書累月不出或登臨山水經日忘歸博覽群籍尤好莊老嗜酒能嘯善彈琴當其得意忽忘形骸時人多謂之癡惟族兄文業每歎服之以爲勝己由是咸共稱異籍嘗隨叔父至東郡百三名家集　阮步兵集　傳　三十　埽葉山房藏版
兗州刺史王昶請與相見終日不關一言自以不能測太尉蔣濟聞其有儁才而辟之籍詣都亭奏記初濟恐籍不至得記欣然遣卒迎之而籍已去濟大怒於是鄉親共喻之乃就吏後謝病歸使爲尚書郎少時又以病免及曹爽輔政召爲參軍籍因以疾辭屏於田里歲餘而爽誅時人服其遠識宣帝爲太傅命籍爲從事中郎及帝崩復爲景帝大司馬從事中郎高貴鄉公卽位封關內侯徙散騎常侍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爲常文帝初欲爲武帝求婚於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鍾會數以時事問之欲因其可否而攻之罪皆以酣醉獲免及文帝輔政籍嘗從容言於帝曰籍平生實過東平樂其風土帝大悅卽拜東平相籍乘驢到郡壞府舍屏鄣使內外相望法令清簡旬日而還帝引爲大將軍從事中郎有司言有子殺母者籍曰嗟殺父乃可至殺母手坐者怪其失言帝曰殺父天下之極惡而以爲可乎籍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殺父禽獸之類也殺母禽獸之不若衆乃悅服籍閒步兵廚營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爲步兵校尉遺落世事雖去佐職恒遊府內朝宴必與焉會帝讓九錫公卿將勸進使籍爲其辭籍沉醉忘作臨詣府使取之見籍方據案醉眠使者以告籍便書按使寫之無所改竄辭甚清壯爲時所重籍雖不拘禮教然發言玄遠口不臧否人物性至孝母終正與人圍棊對者求止籍留與決賭既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及將葬食一蒸肫飲二斗酒然後臨訣直言窮矣舉聲一號因又吐血數升毀瘠骨立殆致滅性裴楷往弔之籍散髮箕踞醉而直視楷弔唁畢使去或問楷凡弔者主哭客乃爲禮籍既不哭君何爲哭楷曰阮籍既外方之士故不崇禮典我俗中之士故以軌儀自居時人歎爲兩得籍又能爲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及嵇喜來弔籍作白眼喜不懌而退喜弟康聞之乃齎酒挾琴造焉籍大悅乃見青眼由是禮法之士疾之若讐而帝每保護之籍嫂嘗歸寧籍相見與別或譏之籍曰禮豈爲我設耶鄰家少婦有美色當壚沽酒籍常詣婦飲醉便臥其側籍既不自嫌其夫察之亦不疑也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識其父兄經往哭盡哀而還其外坦蕩而內淸至皆此類也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痛哭而反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歎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登武牢山望京邑而歎於是賦豪傑詩景元四年冬卒時年五十四籍能屬文初不留思作詠懷詩八十餘篇爲世所重著達莊論叙無爲之貴文多不錄籍嘗於

蘇門山遇孫登與商略終古及栖神道氣之術登皆不應籍因長嘯而退至半嶺聞有聲若鸞風之音響乎巖谷乃登之嘯也遂歸著大人先生傳其略曰世之所謂君子惟法是脩惟禮是克手執圭璧足履繩墨行欲為目前檢言欲為無窮則步趨擁絜長閒鄰國上欲圖三公下不失九州牧獨不見摩蝨之處褌中逃乎深縫匿乎壞絮自以為吉兆也行不敢離縫際動不敢出褌襦自以為得繩墨也然炎丘大流已滅都群蝨處於褌中而不能出也君子之處域內何異夫蝨之處褌中乎此亦籍之胷懷本趣也子渾字長成有父風少慕通達不飾小節籍謂曰仲容已豫吾此流汝不得復爾太康中為太子庶子

阮步兵集終

嵇中散集題辭
嵇辭清峻阮旨遥深兩家詩文定論也叔夜著文論六七萬言唐志猶有十五卷今存者僅若此殆百一耳然視建安諸子篇章彫落斯又歸然大部矣家誠小心篤誨酒坐語言兢兢集本獨以柳下鋸鍛徹鏁會竟遭譖死東漢馬文淵誡其兄子效龍伯高毋效杜季良足稱至慎善保家門而意汝一車妻孥草索怨謗之來非人所意凡性不近物者勉為抑損終與物乖中散絶交巨源非惡山公於當世人事誠不耐也書中自序逢蒼坵面懶癖入真阮嗣宗口不臧否亦心知師之卒不能學人實不宜仕宦强衣被之適速死耳集中大文諸論為高誦養生而達莊老之旨辯管蔡而知周公之心其時役役司馬門下者非惟不能作亦不能讀也范升繫獄楊政肉袒道旁哀泣請命明主立釋叔夜將形東市太學生三千人求為師不許抱卧龍之姿攝僭臣之忌其死也正以此耳贈兄詩云雖曰幽深豈無顛沛幽憤詩云繫此幽阻實耻訟冤夫人身隱矣而禍猶隨之禍至而復不欲與直也不死安歸子廣陵散絶弊在用光鍾士季呂長悌獸畏耳豈能殺叔夜者哉

婁東張溥題

嵇中散集目錄

賦
琴賦有序　懷香賦

書
與山巨源絶交書　與呂長悌絶交書

設難
卜疑集

論
釋私論　養生論
答難養生論　聲無哀樂論
難宅無吉凶攝生論　答釋難宅無吉凶攝生論
難自然好學論　明膽論
管蔡論

贊
原憲論　襄城童贊

司馬相如贊　許由贊
井丹贊　琴贊
箴
太師箴
誡
家誡
樂府
秋胡行七首
詩
幽憤詩
贈秀才入軍十九首
答二郭三首
遊仙詩
惟上古堯舜
知慧用
生生厚昭咎
東方朔至清
老萊妻賢名
思親詩
附錄
本傳

嵇中散集目錄終

魏譙國嵇　康著
明太倉張　溥閱

賦

琴賦有序

余少好音聲長而翫之以為物有盛衰而此無變滋味有厭而此不勌可以導養神氣宣和情志處窮獨而不悶者莫近於音聲也是故復之而不足則吟詠以肆志吟詠之不足則寄言以廣意然八音之器歌舞之象歷世才士並為之賦頌其體制風流莫不相襲稱其材幹則以危苦為上賦其聲音則以悲哀為主美其感化則以垂涕為喜麗則麗矣然未盡其理也推其所由似元不解聲音貶其百趣亦未達禮樂之情也衆器之中琴德最優故級叙所懷以為之賦其辭曰

惟椅梧之所生兮託峻嶽之崇岡披重壤以誕載兮參辰極而高驤含天地之醞和兮吸日月之休光鬱紛紜以獨茂兮飛英縩於昊蒼夕納景於虞淵兮旦晞幹於九陽經千載以侍價兮寂神跱而永康且其山川形勢則盤紆隱深確嵬峥嶸嵓嶺巉岩嵽嵲崔嵬嶕嶢巃嵸青壁萬尋若乃重巖增起偃蹇雲屯巃嵸隆崇以極壯巆巍巖

而特秀蒸璧液以播雲據神淵而吐溜爾乃顛波奔冥狂赴爭流觸巖觝隈鬱怒虓休洶湧騰漰奮沫揚濤瀺汩澎湃蟹蠣相糾放肆大川濟乎中州安迴徐遠寂爾長浮澹乎洋洋榮抱山丘詳觀其區土之所產毓與宇之所寶殖珍怪琅玕璀璨爰始叢集累積奐衍於其側若乃春蘭被其東沙棠殖其西滍子宅其陽玉醴涌其前玄雲陰其上翔鸞集其巔清露潤其膚惠風流其間竦蕭蕭以靜謐密微微其清閑夫所以經營其左右者固以自然神麗而足思願愛樂矣於是遯世之士榮期綺季之疇乃相與登飛梁越幽壑援殘枝陟峻嵎以游乎其下周旋永望邈若凌飛邪睨昆侖俯闚海濱指蒼梧之迢遞臨迴江之威夷寤時俗之多累仰箕山之餘輝羨斯嶽之弘風心慷慨以忘歸情舒放而遠覽接軒轅之遺音慕老童於隗隅欽泰容之高吟顧茲桐而興慮思假物以託心乃斲孫枝準量所任至人攄思制為雅琴乃使離子瞽墨匠石儁斤夔襄旅法班倕騁神鏤會裒刷密調均華繪彫琢布藻垂文錯以犀象籍以翠綠紘以園客之絲徽以鍾山之玉爰有龍鳳之象古人之形伯牙揮手鍾期聽聲華容灼爍發采揚明何其麗也伶倫比律田連操張進御君子新聲悽亮何其偉也及其初調則角羽俱起宮徵相證參發並趣上下累應踳駁合美聲將興固以和祖而足耽矣爾乃理正聲奏妙曲揚白雪發清角紛淋浪以流離奐泮

餘音靡靡衘猗或摟捥攓捋縹繚漱洌輕行浮彈明嬿瞭惠葉而不連留而不滯嗣緜飄邈微音迅逝遠而聽之若鶯鳳和鳴戲雲中迫而察之若衆葩敷榮曜春風既豐贍以多姿又善始而令終嗟姣妙以弘麗何變態之無窮若夫三春之初麗服以時乃攜友生以遨以嬉涉蘭圃登重基背長林翳華芝臨清流賦新詩嘉魚龍之逸豫樂百卉之榮滋理重華之遺操悅遠慕而長思若乃華堂曲宴密友近賓蘭有兼御旨酒清醪進南荊發西秦紹陵陽度巴人變用檮而並起竦衆聽而駭神料殊功而叶操竟笙篇之能倫若次其曲引所宜則廣陵止息東武太山飛龍鹿鳴鶺鴒游絃更唱迭奏聲若自然流楚窈窕優躁雪煩下逮謠俗蔡氏五曲王昭楚妃千里別鶴猶有一切永閒箸乏亦有可觀者焉然非夫曠遠者不能與之嬉游非夫淵靜者不能與之閒止非放達者不能與之無吝非至精者不能與之析理也若論其體勢詳其風聲器和故響逸張急故聲清閒遲故音殫絃長故徽鳴性潔靜以端理含至德之和平誠可以感盪心志而發洩幽情矣是故懷戚者聞之莫不憯懔悽愴傷心含哀懊咿不能自禁其康樂者聞之則欣愉歡釋抃舞踊溢留連瀾漫嗢噱終日若和平者聽之則怡養悅愉淑穆玄真恬虛樂古棄事遺身是以伯夷以之廉頗回以之仁屺干以之忠尾生以之信惠施以之辨給萬石以之訥慎其餘觸類而長

所致非一同歸殊塗或文或質總中和以統物咸日用而不失其感人動物蓋亦弘矣於時也金石寢聲貔竹屏氣王豹輟謳狄牙喪味天吳踊躍於重淵王喬披雲而下隊鸞鶴於庭階游女飄然而來萃感天地以致和況跂行之衆類嘉斯器之懿茂詠茲文以自樹永服御而不厭信古今之所貴亂曰愔愔琴德不可測兮體清心遠邇難極兮良質美手遇今世兮紛綸翕響冠衆藝兮識音者希誰能珍兮能盡雅琴唯至人兮

懷香賦

余以太蔟之月登於歷山之陽仰眺崇岡俯察幽坂及覩懷香生蒙楚之間曾見斯草植於廣厦之庭或被帝王之園怪其遐棄遂遷而樹於中堂華麗則殊采婀娜芳實則可以藏之書又感其棄本高崖委身階庭似傳說顯殷四叟歸漢故因事義賦之

書

與山巨源絶交書

足下前稱吾於顏川吾常謂之知言然經怪此意尚未熟悉於足下何從便得之也前年從河東遷顯宗阿都說足下議以吾自代事雖不行知足下故不知之足下旁

通多可而少怪吾直性狹中多所不堪偶與足下相知耳間闊足下遷惕然不喜恐足下差庇人之獨割引尸祝以自助手薦鸞刀漫之獲腥故具為足下陳其可否吾昔讀書得并介之人或謂無之今乃信其真有耳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強今空語同知有達人無所不堪外不殊俗而內不失正與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老子莊周吾之師也親居賤職郷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敢短之哉又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文無欲卿相而三登令尹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也所謂達能兼善而不渝窮則自得而無悶以此觀之故堯舜之君世許由之巖棲子房之佐漢接輿之行歌其揆一也仰瞻數君可謂能遂其志若也故君子百行殊塗而同歸修而動各附所安故有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論且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志業所託不可奪也吾每請尚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之想其為人少加孤露母兄見驕不涉經學性復疏懶筋駑肉緩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悶蝨不能沐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畧轉乃起耳又縱逸來久情意傲散簡與禮相背嬾與慢相成而為儕類見賓不攻其過又讀莊老重增其放故使榮進之心日耿任實之情轉篤此由禽鹿少見馴育則服從教制長而見羈則狂顧頡纓赴蹈湯火雖飾以金鑣飾以文繡猶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師

之而未能及至性過人與物無傷惟飲酒過差耳至為禮法之士所繩疾之如讐幸賴大將軍保持之耳吾不如嗣宗之賢而有慢弛之闕又不識人情闇於機宜無萬石之慎而有好盡之累久與事接疵衊日興雖欲無患其可得乎又人倫有禮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卧喜晚起而當關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抱琴行吟弋釣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動二不堪也危坐一時痺不得搖性復多蝨爬搔無已而當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便書又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几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久四不堪也不喜弔喪而人道以此為重己為未見恕者所怨至欲見中傷者雖瞿然自責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順俗則詭故不情亦終不能獲無咎無譽如此五不堪也不喜俗人而當與之共事或賓客盈坐鳴聲聒耳囂塵臭處千變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煩而官事鞅掌機務纏其心世故繁其慮七不堪也又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間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此甚不可二也以偈中小心之性統此九患不有外難當有內病甯可久處人間邪又聞道士遺言餌术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游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夫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禹不偏伯成子高全其

節也仲尼不假蓋於子夏謂其短也近諸葛孔明不迫元直以入蜀華子魚不强幼安以卿相此可謂能相終始真相知者也足下見直木不可以為輪曲者不可以為棟蓋不欲以枉其天才令得其所也故四民有業各以得志為樂惟達者為能通之此足下度內耳不可自見好章甫强越人以文冕也已嗜臭腐養鴞雛以死鼠也吾頃學養生之術方外榮華去滋味游心於寂寞以無為為貴縱無九患尚不顧足下所好者又有心閒疾頃轉增篤私意自試不能堪其所不樂自卜已審若遁盡筆窮則已耳足下無事宽之令轉於溝壑也吾新失母兄之歡意常悽切女年十三男年八歲未及成人況復多病顧此恨恨如何可言今但願守陋巷教養子孤時與親舊叙離闊陳說平生濁酒一盃彈琴一曲志願畢矣足下若嬰之不置不過欲為官得人以益時用耳足下舊知吾潦倒麤疎不切事情自惟亦皆不如今日之賢能也若以俗人皆喜榮華謂能離之以此為快此最近之可得言耶然使長不廣度無所不淹而不能營乃可貴耶若吾多病困欲離事自全以保餘年此真所之耳豈可見黃門而稱貞誕若趣欲共登王塗期於相致時為惟益一旦迫之必發其狂疾自非重怨不至於此也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欲獻之至尊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疏矣願足下勿似之其意如此既以解足下并以為別嵇康白

與呂長悌紹交書

康白昔與足下年時相比以故數面相親足下篤意遂成大好由是許足下以至交雖出處殊途而歡愛不衰也及中間少知阿都志力開悟每善足下家復有此弟而阿都去年向我有言誠恣足下意欲發舉吾深抑之亦自恃每謂足下不足迫之故從吾言間令足下因其順親蓋情足下門戶欲令彼此無恙也又足下許吾終不繫都以子父六人為誓吾乃慨然感足下重言慰解都都遂釋然不復興意足下陰自阻疑密表繫都先首服誣都此為都故信吾又無言何意足下包藏禍心邪都之含忍足下實由吾言今都獲罪吾為負之吾之負都由足下之負吾也恨然失圖復何言哉若此無心復與足下交矣古之君子絕交不出醜言從此別矣臨別恨恨嵇康白

設難

卜疑集

有宏達先生者恢廓其度寂寥疏濶方而不制廉而不劌超世獨步懷玉被褐交不苟合仕不期達常以為忠信篤敬直道而行之可以居九夷遊八蠻浮滄海踐河源甲兵不足忌猛獸不為患是以機心不存泊然純素從容縱肆遺忘好惡以天道為

一指不識品物之細故也然而大道既隱智功滋繁世俗滕加人情萬端利之所在若鳥之趨竇富為積蠹貴為聚怨動者多累靜者鮮患禍乃思丘中之隱士樂川上之執竿也於是遠念長想超然自失即人既沒誰為吾歌聖人吾不得見冀聞之於數術乃適太史貞父之廬而訪之曰吾有所疑願子卜之貞父乃危坐操蓍拂几瀝龜曰君何以命之先生曰吾寤發憤陳誠讜言帝庭不屈王公乎將卑懦委隨陳旨倚靡為面從乎寤愷悌弘覆被而不德乎將進趣世利苟容偷合乎寤隱居行義推至誠乎將崇飾矯誣養虛名乎寤斥逐凶佞守正不傾明否臧乎將徹睨滑稽挾智任術為智囊乎寤與王喬赤松為侶乎將進伊摯而友尚父乎寤隱鱗藏彩若淵中之龍乎將舒翼揚聲若雲間之鴻乎寤外化其形內隱其情屈身隨時陸沉無名雖在人間實處寂寞乎將激昂為清銳思為精行與世異心與俗并所在必聞恒營營乎寤寒落閒放無所矜尚彼我為一不爭不讓遊心皓素恣然坐忘退養農而不及行中路而惆悵乎將慷慨以為壯感槩以為亮上干萬乘下淩將相尊嚴其容高自矯抗常如失職懷恨怏怏乎寤聚貨千億擊鐘鼎食枕藉芬芳婉孌美色乎將苦身竭力剪除荊棘山居谷飲倚巖而息乎寤如伯奮仲堪二八為偶排擯共鯀令失所乎將如箕山之夫潁水之父輕賤庶虞而笑大禹乎寤如泰伯之隱德潛讓而不

揚乎將如季札之顧節義慕為子臧乎寤如老聃之清靜微妙守玄抱一乎將如莊周之齊物變化洞達而放逸乎寤如夷吾之不宏束縛而終成霸功乎將如魯連之輕世肆志高談從容乎寤如市南子之神勇內固山淵其志乎將如毛公藺生之龍驤虎步慕為壯士乎此誰得誰失何凶何吉時移俗易好貴慕名臧文不讓位於柳季公孫不歸美於重生賈誼一當於明主絳灌作色而揚聲況今千龍並馳萬驥俱征紛紜交競逝若流星敢不惟思謀於老成哉太史貞父曰吾聞至人不相達人不卜若先生者文明在中見素表璞內不愧心外不負俗交不為利仕不謀祿鑒乎古今滌情蕩欲夫如是呂梁可以遊湯谷可以浴方將觀大鵬於南溟又何憂於人間之委曲

論

釋私論

夫稱君子者心無措乎是非而行不違乎道者也何以言之夫氣靜神虛者心不存於矜尚體亮心達者情不繫於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繫於所欲故能審貴賤而通物情物情順通故大道無違越名任心故是非無措也是故言君子則以無措為表以通物為美言小人則以匿情為非以違道為醜何者匿

情矜名小人之至惡虛心無措君子之篤行也是以大道言及吾無身吾又何患無以生為貴者是賢於貴生也由斯而言夫至人之用心固不存有措矣是故伊尹不借賢於殷湯故世濟而名顯周旦不顧賢而隱行故假攝而化隆夷吾不匿情於齊桓故國霸而主尊其用心豈為身而繫乎私哉故管子曰君子行道忘其為身斯言是矣君子之行賢也不察於有度而後行也仁心無邪不議於善而後正也顯情無措不論於是而後為也是故儻然忘賢而賢與度會忽然任心而心與善遇儻然無措而事與是俱也故論公私者雖云一作終於事與是俱而已志道存善口無凶邪無所懷而不匿者不可謂無私雖欲之伐善情之違道無所抱而不顯者不可謂不公令執必公之理以繩必公之情使夫雖為善者不離於有私雖欲之伐善不陷於不公重其名而貴其心則是非之情不得不顯矣是非必顯有善者無匿情之不是有非者不加不公之大非無不是則善莫不得無大非則莫過其非乃所以救其非也非徒盡善亦所以厲不善也夫善以盡善非以救非而況乎以是非之至者故善之與不善物之至者也若處二物之間所往者必以公成而私賊同用一器而有成有敗夫公私者成敗之塗而吉凶之門乎故物至而不移者寡不至而在用者眾若賢乎中人之性運乎在用之質而栖心古烈擬足公塗值心而言則言無不是觸情

而行則事無不吉於是乎同之所措者乃非所措也俗之所私者乃非所私也言不計乎得失而遇善行不準乎是非而遇吉豈公成私敗之數乎夫如是也又何措之有哉故里鳥顧盜晉文愆憮勃艱虢罪忠立身存總賢吐釁言納名稱漸離告誠一堂流涕然數子皆以投命之禍臨不測之機表露心識獨以安全況乎君子無彼人之罪而有其善乎措善之情其所病也唯病病是以不病病而能療亦賢於瘝矣然事亦有似非而非非類是而非是者不可不察也故變通之機或有矜以至讓貪以至廉愚以成智忍以濟仁然矜吝之疇不可謂無廉情情作繙忍之形不可謂無仁此似非而非非者也或讒言似信不可謂有誠激盜似忠不可謂無私此類是而非是也故乃論其用心定其所趣執其辭而準其禮察其情以尋其變肆乎所始明其所終則夫行私之情不得因乎似非而容其非淑亮之心不得蹈乎似是而負其是故實是以暫非而後顯實非以暫是而後明公私交顯則行私者無所冀而淑亮者無所負矣行私者無所冀則思改其非立功者無所忌則行之無疑此大治之道也故主妾履醴以罪受賤王陵庭爭而陳平順旨於是觀之非是非非者乎明君子之篤行顯公私之所在闇堂盈階莫不寓目而曰善人也然背顏退議而含私者不復同耳抱口而匿情不改者誠神以喪於所惑而體以瀆於常名心以制於所愕而情有

繫於所欲咸自以為有是而莫賢乎已未有功期之悛駭心之禍遂莫能收情以自反棄名以佳實乃心有是焉匿之以私志有善焉措之為愚不措所措而措所不措不求所以不措之理而求所以為措之道故時為措而闇於措是以不措為拙措為工惟懼隱之不微惟患匿之不密故有矜忤之容以觀常人矯飾之言以要俗譽謂永年良規莫盛於茲終日馳思莫闚其外故能成其私之體而喪其自然之質也於是隱匿之情必存乎心偽怠之機必形乎事若是則是非之議既明賞罰之實又篤不知冒塞之可以無景而患景之不匿不知無情之可以無患而患情之不巧豈不哀哉是以申侯苟順取棄楚泰宇蕘躰私卒享其禍由是言之未有抱隱懷姦而身立清世匿非藏情而信著明君者也君子既有其質又覩其鑒責夫亮達而存之惡夫矜吝棄而遠之所措一非而內愧乎神瞰隱一闕而外慙其形言無苟諼而行無苟隱不以愛之而苟善不以惡之而苟非心無所矜而情無所繫體清神正而是非允當忠感明於天子而信篤乎萬民胥胸懷於八方垂坦蕩以永日斯非賢人君子高行之美異者乎或問曰第五倫有私乎哉曰昔吾兄子有疾吾一夕十往省而反寐自安吾子有疾終朝不往視而通夜不得眠若是可謂私乎非私也答曰是非也非私也夫私以不言為名公以盡言為稱善以無名為體非以有措為負今第五

倫顯情是非無私也矜往不眠是有非也無私而有非者無措之志也夫言無措者不齊於必盡也言多吝者不具於不言而已故多吝有非無措有是然無措之所以有是以志無所尚心無所欲達乎大道之情動以自然則無道以至非也抱一而無措則無私無非兼有二義乃為絕美耳若非而能言者是賢於不言之私非無情以非之大者也今第五倫有非而能顯不可謂不公也所顯是非不可謂有措也有非而謂私不可謂不惑公私之理也

養生論

世或有謂神仙可以學得不死可以力致者或云上壽百二十古今所同過此以往莫非夭妄者此皆兩失其情試粗論之夫神仙雖目不見然記籍所載前史所傳較而論之其有必矣似特受異氣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能致也至於導養得理以盡性命上獲千餘歲下可數百年可有之耳而世皆不精故莫能得之何以言之夫服藥求汗或有弗獲而愧情一集渙然流離終朝未餐則翼然思食而曾子銜哀七日不饑夜分而生則低迷思寢內懷殷憂則達旦不瞑勁刷理鬢酳醴發顏僅乃得之壯士之怒赫然殊觀植髮衝冠由此言之精神之於形骸猶國之有君也神躁於中而形喪於外猶君昏於上國亂於下也夫為稼於湯世偏有一澇之功者雖終歸於燋爛必一澇者復枯然則一澇之益固不可誣也而世常謂一怒不足以侵蝕一哀不足以傷身輕而肆之是猶不識一澇之益而望嘉穀於旱苗者也是以君子知形恃神以立神須形以存悟生理之易失知一過之害生故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愛憎不棲於情憂喜不留於意泊然無感而體氣和平又呼吸吐納服食養身使形神相親表裏俱濟也夫田種者一畝十斛謂之良田此天下通稱也不知區種可百餘斛田種一也至於樹養不同則功收相懸謂商無十倍之價農無百解之望此孚常而不變者也且豆令人重榆令人瞑合歡蠲忿萱草忘憂愚智所知也薰辛害目豚魚不養常世所識也蓬處頭而黑麝食柏而香顎處險而癭齒居晉而黃推此而言凡所食之氣染性染身莫不相應豈惟蒸之使重而無使輕害之使闇而無使明薰之使黃而無使堅分之使香而無使延哉故神農曰上藥養命中藥養性者誠知性命之理因歸養以通也而世人不察五穀是見聲色是眩目惑玄黃耳務淫哇滋味前其府藏醴酵煮其腸胃香芳腐其骨髓喜怒悖其正氣思慮消其精神哀樂殃其平粹夫以蕞爾之軀攻之者非一塗易竭之身而外內受敵身非木石其能久乎其自用甚者飲食不節以生百病好色不勤以致之絕風寒所災百毒所傷中道夭於衆難世皆知笑悼謂之不善持生也至於措身失理亡之於微積微成損積損成衰

從衰得白從白得老從老得終悶若無端中智以下謂之自然縱少覺悟感歎恨於所遇之初而不知慎衆險於未兆是猶桓侯抱將死之疾而怒扁鵲之先見以覺痛之日而為受病之始也害成於微而救之於著故有無功之理馳騁常人之域故有一切之壽仰觀俯察莫不皆然以多自識以同自慰謂天地之理盡此而已矣縱聞養生之事則斷以所見謂之不然其次孤疑雖少底幾莫知所由其次自力服藥半年一年勞而未驗志以厭衰中路復廢或益之以吠濫而泄之以尾閭而欲坐望顧報者或抑情忍欲割棄榮願而嗜好常在耳目之前所希在數十年之後又恐兩失內懷猶豫心戰於內物誘於外交賒相傾如此復敗者夫至物微妙可以理知難以目識譬猶操章生七年然後可覺耶今以躁競之心涉希靜之塗意速而事遲望近而應遠故莫能相終夫悠悠者既未效不求而求者以不專喪業偏恃者以不兼無功追術者以小道自濟凡若此類故欲之者萬無一能成也善養生者則不然矣清虛靜泰少私寡欲知名位之傷德忽而不營非欲而彊禁也識厚味之害性故棄而弗顧非貪而後抑也外物以累心不存神氣以醞泊獨著曖然無憂寂然無思慮又守之以一養之以和和理日濟同乎大順然後蒸以靈芝潤以醴泉晞以朝陽綏以五絃無為自得體妙心玄忘徹而後樂足遺生而後身存若此以往恕可與義

門比壽王喬爭年何為其無有哉

答難養生論

答曰所以貴智而尚動者以其能益生而厚身也然欲動則悔吝生智行則前識立前識立則志開而物遂悔吝生則患積而身危二者不藏之於內而接於外祇足以災身非所以厚生也夫嗜欲雖出於人而非道之正猶木之有蝎雖木之所生而非木之宜也故蝎盛則木朽欲勝則身枯然則欲與生不並立名與身不俱存晏可知矣而世未之悟以順欲為得生雖有後生之情而不識生生之理故動之死地也是以古之人知酒肉為甘鴆棄之如遺識名位為香餌逝而不顧使動足資身不濫於物知正其身不營於外背其所害向其所利此所以用智逐生之道也故智之為美美其益生而不美生之為貴貴其樂和而不交豈可疾智而輕身勤欲而賤生哉且聖人寶位以富貴為崇高者蓋謂人君貴為天子富有四海民不可無主而存主不能無尊而立故為天下而尊君位不為一人而重富貴也又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者蓋為夸世惡貧賤而好富貴也未能外榮華而安貧賤且抑使由其道而不爭不可令其力爭故許其心競中庸不可得故與其狂狷此俗談耳不言至人常貧富貴也聖人不得已而臨天下以萬物為心在宥群生由身以道與天下同於自得穆然

以無事為業坦爾以天下為公雖居君位饗萬國恬若素士接賓客也雖建龍旂服華衮忽若布衣之在身故君臣相忘於上烝民家足於下豈勸百姓之尊己剝天下以自私以富貴為崇高心欲之而不已哉且子文三黜色不加悅柳惠三黜容不加戚何者令尹之尊不若德義之貴三黜之賤不傷冲粹之美二子豈得富貴於其身終不以人爵嬰心故視榮辱如一由此言之豈云欲富貴之情哉請問錦衣繡裳不陳於閨室者何必顧衆而動以毀譽為歡戚也夫然則欲之患其得得之懼其失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在上何得不驕持滿何得不溢求之何得不苟得之何得不失耶且君子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豈在於多欲以貴得哉奉法循理不絓世網以無罪自尊以不仕為逸遊心乎道義偃息乎卑室恬愉無為而神氣條達豈羨榮華然後乃貴哉耕而為食蠶而為衣衣食周身則餘天下之財猶渴者飲河快然以足不羨洪流豈待積欵然後乃富哉君子之用心若此蓋將以名位為贅瘤資財為塵垢也安用富貴乎故世之難得者非財也非榮也患意之不足耳意足者雖耦耕甽畝被褐啜菽豈不自得不足者雖養以天下委以萬物猶未愜然則足者不須外不足者無外之不須也無不須故無往而不乏無所須故無適而不足不以榮華肆志不以隱約趨俗混乎與萬物並行不可寵辱此真有富貴也故遺貴欲貴者賤及

之故忘富欲富者貧得之理之然也今居榮華而憂雖與榮華俗老亦所以終身長愁耳故老子曰樂莫大於無憂富莫大於知足此之謂也難曰感而思室饑而求食自然之理也誠哉是言今不使不室不食但欲令室食得理耳夫不慮而欲性之動也識而後感智之用也性動者遇物而當足則無餘智用者從感而求勤而不已故世之所患禍之所由常在於智用不在於性動今使瞽者遇室則西施與嫫母同情矇者忘味則糟糠與精粹等甘豈識賢愚好醜以愛憎亂心哉君子識智以無恒傷生欲以逐物害性故智用則收之以恬性動則糾之以和使智上於恬性足於和然後神以默醞體以和成去累除害與彼更生所謂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者也縱令滋味常染於口聲色已開於心則可以至理遣之多算勝之何以言之也夫欲官不識君位思室不擬親戚何者知其所不得則不當生心也故嗜酒者自抑於鴆醪貪食者忍饑於漏脯知吉凶之理故背之不惑棄之不疑也豈恨向不得酣飲與大爵哉且逆旅之妾惡者以自惡為責美者以自美得賤美惡之形在目而貴賤不同是非之情先著故美惡不能移也苟云理足於內乘一以御外何物之能默哉由此言之性氣自和則無所困於防閑情志自平則無鬱而不通世之多累由見之不明耳又常人之情遠雖大莫不忽之近雖小莫不存之夫何故哉誠以交賒相奪識見異情

也三年喪不內御禮之禁也莫有犯者酒色乃身之讐也莫能棄之由此言之禮禁雖小不犯身警雖大不棄然使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旋害其身雖愚夫不為明天下之輕於其身酒色之輕於天下又可知矣而世人以身殉之斃而不悔此以所重而要所輕豈非背賒而趨交眽智者則不然矣審輕重然後動量得失以居身交賒之理同故備遠如近慎微如著獨行衆妙之門終始無虞此與夫貪欲而快意者何殊間哉難曰聖人窮理盡性宜享遐期而堯孔上獲百年下者七十豈復疏於導養乎案論堯孔雖稟命有限故導養以盡其壽此則窮理之致不為不養生得百年也且仲尼窮理盡性以至七十田父以六弊憃愚有百二十者若以仲尼之至妙資田父之至拙則千歲之論奚所怪哉且凡聖人有損己為世表行顯功使天下慕之三徙成都者或非食勤躬經營四方心勞形困趣步失節或奇謀潛稱爰及干戈威武殺伐功利爭優或修身以明汙顯智以憂愚藉名高於一世取准的於天下又勤誨善誘聚徒三千口勸談議身疲磬折形若救孺子視若營四海神馳於利害之端心驚於榮辱之塗俛仰之間已再撫宇宙之外者若比之於內視反聽愛氣嗇精明白四達而無執無為遺世坐忘以寶性全真吾所不能同也今不言松栢不殊於榆柳也然則中年枯悴樹之重屋則榮茂日新此亦毓形之一觀也竇公無所服御而致

百八十豈非鼓琴和其心哉此亦養神之一徵也火籟十八曰寒籟三十曰餘以不得踰時之命而將養有過倍之隆溫肥者早終涼瘦者遲竭斷可識矣園馬養而不乘用皆六十歲體疲者速彫形全者難斃又可知矣富貴多殘伐之者衆也野人多壽傷之者寡也亦可見矣令能使目與瞽者同功口與瞶者等味遠害生之具御益生之物則始可與言養性命矣難曰神農嘗粒食之始鳥獸以之飛走生民以之視息今不言五穀非神農所嘗也既言上藥又嘗五穀者以上藥希寡艱而難致五穀易殖農而可久所以濟百姓而繼天關也並而存之惟賢志其大不肖者志其小耳此同出一人至當歸止痛用之不已耒耜壅薾從之不輟何養命蔑而不議此殆玩所先習惟於所未知且平原則有衆栗之廩池沼則有菱芡之類雖非上藥猶愈於黍稷之篤恭也豈云視息之具唯立五穀哉又曰黍稷惟馨實降神祇蘋藻德潔非豐有之匹潢汙行潦非重酎之對薦之宗廟感靈降祉是知神饗德之與信不以所養為生猶九土述職各貢方物以効誠耳又曰有糧入體益不踰旬以明宜生之驗此所以困其體也今不言有糧無充體之益但謂延生非上藥之偶耳請借以為難夫所知麥之善於穀稻之勝於稷由有効而識之假無稻稷之域必以菽麥為珍養謂不可尚矣然則世人不知上藥良於稻稷猶守菽麥之賢於蓬蒿而必天下之無

稻稷也若能仗藥以自永則稻稷之賤居然可知君子知其若此故准性理之所宜資妙物以養身植玄根於初九吸朝霞以濟神令若以有酒為壽則未聞高陽有黃髮之叟也若以充性為賢則未聞鼎食有百年之賓也且冉生嬰疾顏子短折稷歲多病饑年少疾故秋食禾而生癩瘡得穀而血淳馬秣粟而足重膺食粒而身留從此言之鳥獸不足報功於五穀生民不足受德於田疇也而人竭力以營之殺身以爭之養親獻尊則口菊苁梁聘享嘉會則有餳白酒而不知皆淳溺筋脆易摩速腐初雖芬香入身臭腐脣精神染汚六府鬱穢氣蒸自生火竈襲淫所階百疾所附味之者口爽服之者短祚豈若流泉甘醴瓊藥玉英金丹石菌紫芝黃精皆衆靈令英獨發奇生貞香難歇和氣克盈澡雪五臟疏徹開明吮之者體輕又練骸易氣染骨柔筋滌垢澤穢志凌青雲若此以往何五穀之養哉且蜮蛉有子果蓏貞之性之變也橘渡江為枳易土而變形之異也納所食之氣還質易性豈不能哉故亦爾以練丹賴鬢涓子以术精久延僊佺以松實方目赤松以水玉乘烟務光以蒲韭長耳卬疏以石髓駐年方回以雲母變化昌容以蓬藁易顏若此之類不可詳載也孰云五穀為最而上藥無益哉又責千歲以來目未之見謂無其人即問談者見千歲人何以別之欲校之以形則與人不異欲驗之以年則朝菌無以知晦朔蜉蝣無以識

靈龜然則千歲雖在市朝固非小年之所辨矣彭祖七百安期千年則狹見者謂書籍妄記劉根霣寢不食或謂偶能忍饑仲都冬倮而體溫夏表而身凍桓譚謂偶耐寒暑李少君識恒公玉柅則阮生謂之逢占而知堯以天下禪許由而楊雄謂好大為之凡若此類上以周孔為關鍵畢志一誠下以嗜欲為鞭策欲罷不能馳騖於世教之內爭巧於榮辱之間以多同自減思不出位使奇事絕於所見妙理斷於常論以言變通達微未之聞也久慍閑居謂之無悰深恨無肴謂之自愁以酒色為供養謂長生為無聊然則子之所以為歡者必結駟連騎食方丈於前也夫俟此而後為足謂之天理自然者皆役身以物喪志於欲原性命之情有累於所論矣夫渴者惟水之是見酌者惟酒之是求人皆知子生於有疾也今若以從欲為得性則渴酌者非痟淫湎者非過桀跖之徒皆得自然非本論所以明至理之意也夫至理誠微善溺於世然或可求諸身而後悟校外物以知之者人從少至長隆殺好惡有盛衰或稚年所樂壯而棄之始之所導終而重之當其所悅謂不可奪值其所醜謂不可猒然選成易地則情變於初苟嗜欲有變安知今之所歿不為臭腐囊之所賤不為奇美耶假令廝養暴發卿尹則監門之類蔑而遺之由此言之凡所區區一域之情耳豈必不易哉又饑飡者於將獲所欲則悅情注心飽滿之後釋然疏之或有厭惡然

則榮華酒色有可疏之時蚺蛇珍於越土中國遇而惡之鼈鼈貴於華夏裸國得而榮之當其無用皆中國之蚺蛇裸國之鼈鼈也以大和為至樂則榮華不足顧也以恬澹為至味則酒色不足飲也苟得意有地俗之所樂皆夷土耳何足戀哉今談者不覩至樂之情甘臧牢戹生以從所願此則李斯背傭以碣一朝之欲主父發憤思調五鼎之味耳且鮑肆自玩而賤蘭篋猶海鳥對太牢而長愁文侯聞雅樂而塞耳故以榮華為生具謂濟萬世不足以喜耳此皆無主於內借外物以樂之外物雖豐哀亦備矣有主於中以內樂外雖無鐘鼓樂已具矣故得志者非軒冕也有至樂者非充屈也得失無以累之耳且父母有病在困而瘳則憂喜並用矣由此言之不若無喜可知也然則樂豈非至樂耶故順天和以自然以道德為師友玩陰陽之變化得長生之永久任自然以託身並天地而不朽者孰享之哉養生有五難名利不滅此一難也喜怒不除此二難也聲色不去此三難也滋味不絕此四難也神慮轉發此五難也五者必存雖心希難若口誦至言唱爵英華呼吸太陽不能不迴其操不天其年也五者無於胸中則信順日濟玄德日全不祈喜而有福不求壽而自延此養生大理之所效也然或有行踰曾閔服膺仁義動由中和無甚大之累便謂人理已畢以此自臧而不盪喜怒平神氣而欲卻老延年者未之聞也或抗志希古不榮

名位因自高於馳驟或運智御世不嬰禍哉以此自貴此於用身甫與鄉黨貌齒者年同耳以言存生蓋闕如也或棄世不辭志氣和粹不絕寢如芝無益於短期矣或瓊糧既儲六氣並御而能含光內觀凝神復樸棲心於玄寞之崖含氣於莫大之涘者則有老可却有年可延也凡此數者合而為用不可相無猶轅軸輪轄不可一乏於輿也然人皆偏見各備所患單豹以營內致斃張毅以趣外失中齊以誡濟西取敗秦以備戎狄自窮此皆不兼之禍也積善履信世屢聞之慎言語節飲食學者識之過此以往莫之或知請以先覺語將來之覺者

聲無哀樂論

有秦客問於東野主人曰聞之前論曰治世之音安以樂亡國之音哀以思夫治亂在政而音聲應之故哀思之情表於金石安樂之象形於管絃也又仲尼聞韶識廣舜之德季札聽絃知衆國之風斯已然之事先賢所不疑也今子獨以為聲無哀樂其理何居若有嘉訊令請聞其說主人應之曰斯義久滯莫肯拯救故念或作令歷世濫於名實爭衆欵遘將言其一隅焉夫天地合德萬物資生寒暑代往五行以成故章為五色發為五音音聲之作其猶臭味在於天地之間其善與不善雖遭遇濁亂其體自若而不變也豈以愛憎易操哀樂改度哉及宮商集化聲音克諧此人心至

顧情欲之所鍾古人知情不可恣欲不可極因其所用每為之節使哀不至傷樂不至淫斯其大較也然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哀云哀云哭泣云乎哉因絃而言玉帛非禮敬之實歌舞非悲哀之主也何以明之夫殊方異俗歌哭不同使錯而用之或聞哭而歡或聽歌而感然而哀樂之情均也今用均一之情而發萬殊之聲斯非音聲之無常哉然聲音和比感人之最深者也勞者歌其事樂者舞其功夫內有非痛之心則激切哀言言比成詩聲比成音雜而咏之聚而聽之心動於和聲情感於苦言嗟歎未絕而泣涕流連矣夫哀心藏於苦心之內遇和聲而後發和聲無象而哀心有主夫以有主之哀心因乎無象之和聲其所覺悟惟哀而已豈復知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哉風俗之流遂成其政是故國史明政教之得失審國風之盛衰吟咏情性以諷其上故曰亡國之音哀以思也夫喜怒哀樂愛憎慚懼凡此八者生民所以接物傳情區別有屬而不可溢者也夫味以甘苦為稱令以甲賢而心覺以乙愚而情憎則愛憎宜屬我而賢愚宜屬彼也可以我愛而謂之愛人我憎而謂之憎人所喜則謂之喜咏所怒則謂之怒味哉由此言之則內外殊用彼我異名聲音自當以善惡為主則無關於哀樂哀樂自當以情感則無係於聲音名實俱去則盡然可見矣且季子在魯採詩觀禮以別風雅豈徒任聲以決臧否哉又仲尼聞韶歎其一致是以咨嗟何必因聲以知廣舜之德然後歎美耶令麤明其一端亦可思過半矣秦客難曰八方異俗歌哭萬殊然其哀樂之情不得不見也夫心動於中而聲出於心雖託之於他音寄之於餘聲善聽察者要自覺之不使得過也昔伯牙理琴而鍾子知其所志隸人擊磬而子産識其心哀魯人晨哭而顏淵審其生離夫數子者豈復假智於常音借驗於曲度哉心感者則形為之動情悲者則聲為之哀此自然相應不可得逃惟神明者能精之耳夫能者不以聲衆為難不能者不以聲寡為易今不可以未遇善聽而謂之聲無可察之理見方俗之多變而謂聲音無哀樂也又云賢不宜言愛愚不宜言憎然則有賢然後愛生有愚然後憎成但不當共其名耳哀樂之作亦有由而然此為聲使我哀音使我樂也苟哀樂由聲更為有實何得名實俱去耶又云季子採詩觀禮以別風雅仲尼歎韶音之一致是以咨嗟是何言歟且師襄奉操而仲尼觀文王之容師涓進曲而子野識亡國之音寓復講詩而後下言習禮然後立評哉斯皆神妙獨見不待留聞積日而已綜其吉凶矣是以前史以為美談令子以區區之近知齊所見而為限無乃誣前賢之識徼負夫子之妙察耶主人答曰難云雖歌哭萬殊善聽察者要自覺之不假智於常音不借驗於曲度鍾子之徒云云是也此為心悲者雖談笑鼓舞情歡者雖拊膺咨嗟猶不能獨外形以自

匿詐察者於疑似也以為就令聲音之無常猶謂當有哀樂耳又曰季子聽聲以知衆國之風師襄奏操而仲尼觀文王之容案如所云此為文王之功德與風俗之盛衰皆可象之於聲音聲之輕重可移於後世衰涓之巧能得之於將來若然者三皇五帝可不絕於今日何獨數事哉若此果然也則文王之操有常度韶武之音有定數不可雜以他樂濮以餘聲也則向所謂聲音之無常鍾子之觸類於是乎躍矣若聲音無常鍾子觸類其果然耶則仲尼之識徵李札之善聽固亦誣矣此皆俗儒妄記欲神其事而追為耳欲令天下感聲音之道不言理自盡此而惟使神妙難知恨不遇奇聽於當時慕古人而自歎所以大罔後生也夫推類辨物當先求之自然之理理已定然後借古義以明之耳今未得之於心而多恃前言以為談證自此以往恐巧歷不能紀又難云哀樂之作猶愛憎之由賢愚此為聲使我哀而音使我樂苟哀樂由聲更為有實矣夫五色有好醜五聲有善惡此物之自然也至於愛與不愛人情之變統物之理惟止於此然皆無豫於內待物而成耳至夫哀樂自以事會先遘於心但因和聲以自顯發故前論已明其無常今復假此談以正名號耳不謂哀樂發於聲音如愛憎之生於賢愚也然和聲之感人心亦猶酒醴之發人情也酒以甘苦為主而醉者以喜怒為用其見歡戚為聲發而謂聲有哀樂不可見喜怒為酒使

而謂酒有喜怒之理也秦客難曰夫觀氣採色天下之通用也心變於內而色應於外較然可見故吾子不疑夫聲音氣之激者也心應感而動聲從變而發心有盛衰聲亦隆殺同見役於一身何獨於聲使當疑耶夫喜怒章於色哀樂亦宜形於聲音聲音自當有哀樂但闇者不能識之至鍾子之徒雖遭無常之聲則頡然獨見矣今矇瞽面牆而不悟離婁照秋毫於百尋以此言之則明闇殊能矣不可守咫尺之度而疑離婁之察執中庸之聽而猜鍾子之聰皆謂古人為妄記也主人答曰難云心應感而動聲從變而發心有盛衰聲亦隆殺哀樂之情必形於聲音鍾子之徒雖遭無常之聲則頡然獨見矣必若所言則濁質之飽首陽之饑卞和之寃伯奇之悲相如之含怒不占之怖祇千變百態使各發一詠之歌同欲數彈之徼則鍾子之徒各審其情矣僞為聽聲者不以寡衆易思察情者不以大小為異同出一身者期於識之也設使從下則子野之徒亦當復操律鳴管以考其音知南風之盛哀別雅鄭之淫正也夫食辛之與甚噦薰目之與哀泣同用出淚使狄牙嘗之必不言樂淚甜而哀淚苦斯可知矣何者肌液肉汗踧笮便出無主於哀樂猶徒酒之囊漉雖笮具不同而酒味不變也聲俱一體之所出何獨當含哀樂之理也且夫咸池六莖大章韶濩此先王之至樂所以動天地感鬼神今必云聲音莫不象其體而傳其心此必為至樂不可託之於聲史必須聖人理其絃管爾乃雅音得全也舜命夔擊石拊石八音克諧神人以和以此言之至樂雖待聖人而作不必聖人自執也何者音聲有自然之和而無係於人情克諧之音成於金石至和之聲得於管絃也夫纖毫自有形可察故離朱以明闇異功耳若以水濟水孰異之哉秦客難曰雖衆喻有隱足拓攻難然其大理當有所就若葛盧聞牛鳴知其三子為犧師矇吹律知南風不競楚師必敗羊舌母聽闡兒啼而審其喪家凡此數事皆就於上世是以咸見錄載推此而言則盛衰吉凶莫不存乎聲音矣今若復為之証明則前言往記皆為棄物無用之也以言通論未之或安若能明其所以顧其所由設二論俱濟願重聞之主人答曰吾謂能反三隅者得意而言是以前論畧而未詳今復煩循環之難敢不自一竭耶夫魯牛能知攘歷之喪生哀三子之不存舍悲經年訴怨葛盧此為心與人同異於獸形耳此又吾之所疑也且牛非人類無道相通若謂鳴獸皆能有言葛盧受牲獨曉之此為稱其語而論其事猶譯傳異言耳不為考聲音而知其情則非所以為難也若謂知者為當觸物而達無所不知今且先議其所易者請問聖人卒入胡域當知其所言否乎難者必曰知之知之之理何以明之願借子之難以之鑒識之域或當與關接識其言耶將吹律鳴管校其音耶觀氣採色知其心耶此為知心自由

氣色雖自不言猶將知之知之之道可不待言也若吹律校音以知其心假令心志於馬而誤言鹿察者固當由鹿以弘馬也此為心不係於所言言或不足以證心也若當關接而知言此為孺子學言於所師然後知之則何貴於聰明哉夫言非自然一定之物五方殊俗同事異號舉一名以為標識耳夫聖人窮理謂自然可尋無微不照理叙則雖近不見故異域之言不能強通推此以往葛盧之不知牛鳴得不信乎又難云師曠吹律知南風不競楚多死聲此又吾之所疑也請問師曠吹律之時楚國之風耶則相去千里聲不足達若正識楚國來入律中耶則楚南有吳越北有梁宋苟不見其原奚以識之哉凡陰陽憤激然後成風氣之相感觸地而發何得發楚庭來入晉乎且又律呂分四時之氣耳時至而氣動律應而灰移皆自然相待不假人以為用也上生下生所以均五聲之和叙剛柔之分也然律有一定之聲雖冬吹中呂其音自滿而無損也今以晉人之氣吹無韻之律楚風安得來入其中與為盈縮耶風無形聲與律不通則校理之地無取於風律不其然乎豈獨師曠多識博物自有以知勝敗之形欲固衆心而託以神微若伯常騫之許景公壽哉又難云羊舌母聽闡兒啼而審其喪家復請問何由知之為神心獨悟闇語而當耶嘗聞兒啼若此其大而悉今之啼聲似昔之啼聲故知其喪家耶若神心獨悟闇語之當非理

之所得也雖曰聽噫無取驗於兒聲矣若以嘗聞之聲為惡故知今啼當惡此為以甲聲為度以校乙之啼也夫聲之與音猶形之於心也有形同而情乖貌殊而心均者何以明之聖人齊心等德而形狀不同也苟心同而形異則何言乎觀形而知心哉且口之激氣為聲何異於籟篇納氣而鳴耶啼聲之善惡不由兒口吉凶猶琴瑟之清濁不在操者之工拙也心能辨理善談而不能令籟篇調利猶瞽者能善其曲度而不能令器必清和也器不假妙瞽而良篇不因慧心而調然則心之與聲明為二物二物之誠然則求情者不留觀於形貌揆心者不借聽於聲音也察者欲因聲以知心不亦外乎令晉母未得之於老成而專信昨日之聲以證今日之啼豈不誤中於前世好奇者從而稱之哉奏客難曰吾聞敢者不羞走所以全也吾心未厭而言難復更從其餘令平和之人聽箏笛琵琶則形躁而志越聞琴瑟之音則聽靜而心閒同一器之中曲用每殊則情隨之變奏泰聲則歎美而慷慨理齊楚則情一而思專鄙娛弄則歡放而欲愜心為聲變若此其眾苟躁靜由聲則何為限其哀樂而但云至和之聲無所不感託大同於聲音歸眾變於人情得無知彼不明此哉主人答曰難云琵琶箏笛令人躁越又云曲用每殊而情隨之變此情所以使人常感也琵琶箏笛間促而聲高變眾而節數以高聲御數節故更形躁而志越猶鈴鐸磬耳

鐘鼓駭心故聞鼓鞞之音思將帥之臣蓋以聲音有大小故動人有猛靜也琴瑟之體閑遲而音埤變布而聲清以埤音御布變不虛心靜聽則不盡清和之極是以聽靜而心閒也夫曲用不同亦猶殊器之音耳齊楚之曲多重故情一變妙故思專姣弄之音挹眾聲之美會五音之和其體贍而用博故心侈於眾理五音會故歡放而欲愜然皆以單複高埤善惡為體而人情以躁靜而容端此為聲音之體盡於舒疾情之應聲亦止以躁靜耳夫曲用每殊而情之處變猶滋味異美而口輒識之也五味萬殊而大同於美曲變雖眾亦大同於和美有甘和有樂然隨曲之情盡於和域應美之口絕於甘境安得哀樂於其間哉然人情不同自師所解則發其所懷若言平和哀樂正等則無所先發故終得躁靜若有所發則是有主於內不為平和也以此言之躁靜者聲之功也哀樂者情之主也不可見聲有躁靜之應因謂哀樂皆由聲音也且聲音雖有猛靜猛靜各有一和和之所感莫不自發何以明之夫會賓盈堂酒酣奏琴或忻然而歡或悽爾而泣非進哀於彼導樂於此也其音無變於昔而歡慼並用斯非吹萬不同耶夫惟無主於喜怒無主於哀樂故歡慼俱見若資偏固之音含一致之聲其所發明各當其分則焉能兼御羣理總發眾情耶由是言之聲音以平和為體而感物無常心志以所俟為主應感而發然則聲之與心殊塗異軌不相經緯焉得樂太和於惟慼級虛名於哀樂哉奏客難曰論云猛靜之音各有一和和之所感莫不自發是以酒酣奏琴而歡慼並用此言偏並之情先積於內故懷歡者值哀音而發內慼者遇樂聲而感也夫音聲自當有一定之哀樂但聲化遲緩不可倉卒不能對易偏重之情觸物而作故令哀樂同時而應耳雖二情俱見則何損於聲音有定理耶主人答曰難云哀樂自有定聲但偏重之情不可卒移故懷慼者遇樂聲而哀耳即如所言聲有定分假使鹿鳴重奏是樂聲也而令慼者遇之雖聲化遲緩但當不能使變令歡耳何得更以哀耶猶一嫋之火雖未能溫一室不宜復增其寒矣夫火非隆寒之物樂非增哀之具也理絃高堂而歡慼並用者真主和之發滯導情故令外物所感得自盡耳雖云偏重之情觸物而作故令哀樂同時而應耳夫言哀者或見几杖而泣或覩輿服而悲徒以感人亡而物存痛事顧而形潛其所以會之皆自有由不為觸地而生哀當席而淚出也今見几杖以致感聽和聲而流涕者斯非和之所感莫不自發也奏客難曰論云酒酣奏琴而歡慼並用欲通此言故答以偏情感物而發耳今且隱心而言明之以成效夫人心不歡則慼不慼則歡此情志之大域也然泣是慼之傷笑是歡之用蓋聞齊楚之曲者惟覩其哀涕之容而未嘗見笑嚾之貌此必齊楚之曲以哀為體設其所感皆應其度量豈徒以

多重而少變則致情一而思專耳若誠能致泣則聲音之有哀樂斷可知矣主人答曰難人情感於哀樂哀樂各有多人又哀樂之極不必同致也夫小哀容壞甚悲而泣哀之方也小歡頗悅至樂心愉樂之理也何以明之夫至親安豫則恬若自然所自得也及在危急僅然後濟則扑不及儻由此言之儻之不若向之自得豈不然哉至夫笑嚾雖出於惟情然自然應聲之具也此為樂之應聲以自得為主哀之應感以垂涕為哉垂涕則形動而可覺自得則神合而無憂是以觀其異而不識其同別其外而未察其內耳然夫嚾之不顯於聲音豈獨齊楚之曲耶令不求樂於自得之域而以無笑嚾謂齊楚體哀豈不知哀而不識樂乎秦客問曰仲尼有言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即如所論凡百哀樂皆不在聲即移風易俗果以何物耶又古人慎靡靡之風抑慆耳之聲故曰放鄭聲遠佞人然則鄭衛之音鼗鳴球以協神人敢問鄭雅之體隆弊所極風俗移易奚由而濟幸重聞之以悟所疑主人應之曰夫言移風易俗者必承哀弊之後也古之王者承天理物必崇簡易之教御無為之治君靜於上臣順於下玄化潛通天人交泰枯槁之類浸育靈液六合之內沐浴鴻流蕩滌塵垢羣生安逸自求多福默然從道懷忠抱義而不覺其所以然也和心足於內和氣見於外故歌以敘志儛以宣情然後文之以采章昭之以風雅播之以八音感之以太

和導其神氣養而就之迎其性情致而明之使心與理相順和與聲相應合乎會通以濟其美故凱樂之情見於金石含弘光大顯於音聲也若以往則萬國同風芳蘭齊茂馥如秋蘭不則而信不謀而誠穆然相樂猶舒錦綵而絮炳可觀也大道之隆莫盛於茲太平之業莫顯於此故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樂之為體以心為主故無聲之樂民之父母也至八音會識人之所悅亦總謂之樂然風俗移易不在此也夫音聲和比人情所不能已者也是以古人知情之不可放故抑其所遏知欲之不可絕故因其所自為可奉之禮制可導之樂口不盡味樂不極音揆終始之宜度賢愚之中為之檢則使遠近同風用而不竭亦所以結忠信著不遷也故鄉校庠塾亦隨之變絲竹與俎豆並存羽毛與揖讓俱用正言與和聲同發使將聽是聲也必聞此言將觀是容也必崇此禮禮猶賓主升降然後酬酢行焉於是言語之節聲音之度揖讓之儀動止之數進退相須共為一體君臣用之於朝庶士用之於家少而習之長而不怠心安志固從善日遷然後臨之以敬持之以久而不變然後化成此又先王用樂之意也故朝宴聘享嘉樂必存是以國史採風俗之盛衰寄之樂工宣之管絃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誡此又先王用樂之意也若夫鄭聲是音聲之至妖妙音感人猶美色惑志眩惑荒酒易以喪業自非至人孰能禦之先王恐天下流

而不反故具其八音不濟其聲絕其大和不窮其變損窈窕之聲使樂而不淫猶太羹不和不極芍藥之味也若流俗淺近則聲不足悅又非所歡也若上失其道國喪其紀男女奔隨婬荒無度則風以此變俗以好成尚其所志則羣能肆之樂其所習則何以誅之託於和聲配而長之誠動於言心感於和風俗一成因而名之然所名之聲無甚於淫邪也淫之與正同乎心雅鄭之體亦足以觀矣

難宅無吉山攝生論

夫神祇退遠吉山難明雖中人自竭莫得其端而易以惑道故夫子寢答於來問終慎神惟而不言是以古人顯仁於物藏用於身知其不可眾所共非故隱之彼非所明也吾無意於底幾而足下師心陋見斷然不疑繫決如此足以獨斷思者來論言多不通謹因來言以生此難方推金木求知所在莫有食治世無自理之道法無獨善之術苟非其人道不虛行禮樂政形經常外事猶有所疏況乎幽微者耶縱欲辨明神微祛惑起滯立端以明所由口斷以檢其要乃為口徼若但撮提羣愚口口鑒種悠而棄之因謂無陰陽吉山之理得無似噎而怨粒稼禍而責舟楫者耶論曰百年之宮不能令殤子壽孤逆魁罔不能令彭祖夭又曰許負之相條侯英布之黥而後王皆性命也應曰此為命有所定壽有所在相不可以智逃福不可以力致英布

畏痛卒罹刀鋸亞夫忌餓終有餓患萬物萬事凡所遭遇無非相命也然居廣之世命何同延長平之卒命何同短此吾之所疑也即如所論雖慎若曾顏不得免禍惡若桀跖故當昌熾吉山素定不可推移則古人何言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履信思順自天祐之必積善而後福應信著而後祐來猶罪之招罰功之致賞也苟先積而後受報事理所得不為闇自遇之也若皆謂之是相此為決相命於行事定吉山於知力恐非本論之意此又吾之所疑也又云多食不消必須黃丸苟命自當生多食何畏而服良藥若謂服藥是相之所一宅豈非是一耶若謂雖命猶當須藥自濟何知相不須宅以自輔矛若謂藥可論而宅不可說恐天下或有說之者矣既曰壽夭不可求甚於貴賤而復曰善求壽強者必先知災疾之所自來然後可防也然則壽夭果可求耶不可求也既曰彭祖七百殤子之夭皆性命自然而復曰不知防疾致壽去夭求實於虛故性命不逐此為壽夭之來生於用身性命之逐得於善求然則夭短者何得不謂之愚壽延者何得不謂之智苟壽夭成於愚智則自然之命不可求之論異所指之凡此數者亦雅論之矛楯矣論曰專氣致柔少私寡欲直行情性之所宜而合養生之正度求之於懷抱之內而得之矣又曰善養生者和為盡矣誠哉斯言誣為不然但謂全身不盡此耳夫危邦不入所以避亂政之害重門擊柝所以

避狂暴之災居必爽壇所以遠風毒之患凡事之在外能為害者此未足以盡其數也安在守一和而可以為盡乎夫專靜寡欲莫若單豹行年七十而有童孺之色可謂柔和之用矣而一旦為虎所食豈非恃內而忽外耶若謂豹相正當給虎雖智不免則寡欲何益而云養生可得若單豹以求盡善而致災則輔生之道不止於一和苟和未足保生則外物之為患者吾未知其所齊矣論曰師占成居則有驗使造新則無徵請問占成居而有驗者為但占牆屋耶占居者之吉凶也若占居者而知盛衰此自占人非占成居也占成居而知吉凶此為宅自有善惡而居者從之則當吉之人受災於凶宅妖逆無道獲福於吉居爾為吉凶之致惟宅而已更令由人心新便無徵耶若吉凶故當由人則雖成居何得而云有驗耶若此果可占耶不可占耶果有宅耶其無宅也論曰宅猶卜筮可以知吉凶而不能為吉凶必應曰此相似而不同卜者吉凶無豫待物而應將來之地也相宅不問居者之賢愚惟觀己然有傳者己成之形也猶觀龍顏而知當貴見縱理而知餓死然各有由不為闇中必令見其同於得吉凶因為相宅與卜不異此猶見琴而謂之空侯非但不知琴必縱如論宅與卜同但能知而不能為則吉凶已成雖知何益卜與不卜了無所在古人將有為必曰問之龜筮吉以定所由差此豈徒也哉此復吾之所疑也武王營周則云

考卜惟王宅是鎬京周公遷邑乃卜澗瀍然惟洛食又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古人修之於昔如彼足下非之於今如此不知誰定可從論曰為三公宅而愚民必不為三公可知也或曰愚民必不得久居公侯宅然則果無宅也應曰不謂吉宅能獨成福但謂君子既有賢才又卜其居復順積德乃享元吉猶夫良農既懷善藝又擇沃土復加耘耨乃有盈倉之報耶今見愚民不能得福於吉居便謂宅無善惡何異覩種田之無十千而謂田無壞堉耶良田雖美而稼不獨茂卜宅雖吉而功不獨成相須之理誠然則宅之吉凶未可惑也今徵祥則稟人理之所宜守卜相則絶陰陽之吉凶持知力則忘天道之所存此何異識時雨之生物因乖拱而望嘉穀乎是故疑怪之論生偏是之議興所託不一鳥能相通若夫兼而善之者得無半非衆宅耶論曰時日讜柴古盛王無之季王之所好聽此言善矣顧其不盡然湯禱桑林周公秉圭不知是讜柴非也吉日惟戊既伯既禱不知是時日非也此皆足下家事先師所立而一朝背之必若湯周未為盛王幸吏詳之又當知二賢何如足下眼論曰賊方至以疾走為務食不消以黃丸為先子徒知此為賢於安須更與求乙胡而不知制賊病於無形事功幽而無跡也夫救火以水雖自多於抱薪而不知曲突之先物矣況乎沃沸徹漿言所不能及數所不能分是以古人存而不論神而明之遂知來

物故能獨覩於萬化之前收功於大順之後百姓謂之自然而不知所以然若此豈常理之所逮耶今形象著明有數者猶尚滯之天地廣遠品物多方智之所知未若所不知者衆也今則辟穀之術謂養生已備至理已盡馳心極觀齊此而還意所不及皆謂無之欲據所見以定古人之所難言得無似嬾蛄之議冰耶欲以所識而口口之所棄得無似戎人問布於中國覩麻種而不事耶吾怯於專斷進不敢定禍福於卜相退不敢謂家無吉凶也

答釋難宅無吉凶攝生

夫先王垂訓開端中人言之所樹賢愚不遠事之所由古今不惑所以致教也若玄機神妙不言之化自非至精孰能與之故善求者觀物於微觸類而長不以己為度也按如所論甚有則愚甚無則誕今使小有便得不愚耶了無乃得離之也若小有則不愚吾未知小有其限所止也若了無乃得離之則甚無者無為謂之誕也又曰私神立則公神廢然則惡夫私之害公邪之傷正不為無神也向墨子立公神之情狀不甚有之說使董生託正忌之塗孰不甚無之言二賢雅趣可得合而一兩無不失耶今之所辨欲求實有實無以明自然不詭持論有工拙議教有精粗也豪雅論之指謂河洛不誠借助鬼神故為之宗廟以神其本不答子貢以求其然則足下得不為託心無鬼以齊契於董生耶而復顧古人之言懼無鬼之弊貌與情乖立從公廢私之論欲彌縫兩端使不愚不誣兩讓董墨謂其中央可得而居恐辭辨雖巧難可俱通又非所望於覈論也故吾謂古人合德天地動應自然經世所立莫不有徵豈匿設宗廟以期後嗣空借鬼神以調將來耶足下將謂吾與墨不殊令不辭同有鬼但不偏孑一區明所當然使人鬼同謀幽明並濟亦所以求衷所以為異耳論曰釣疾而禱不同故於臣弟則周公請命親其身則尼父不禱所謂禮為情貌者也難曰若於臣子則宜修情貌未聞舜禹有請君父也若於身則否未聞武王聞禱之命也湯禱桑林復為君父耶推此而言宜以禱為益則湯周用之禱無所行則孔子不請此其殊塗同歸隨時之義也又曰時日先王所以誡不怠而勸從事足下前論云時日非盛王所有故吾問惟戊之事令不答惟戊果是非而曰所誡勸此復兩許之言也縱令惟戊盡於誡勸尋論按名當言有日耶無日耶又曰俗之時日順妖忌而逆事理按此言以惡夫妖逆故去之未為盛王了無日也夫時日用於盛世而來代襲以妖惑猶先王制雅樂而季世繼以淫哇也今憤妖忌因欲去日何異忌鄰衛而滅韶武耶不思其本見其所弊輒疾而欲除得不為遇噎廢而遷怒耶足下既已善卜矣乾坤有六子支幹有剛柔統以陰陽錯以五行故吉凶可得而時日是其所由

故古人順之焉有善其流而惡其源者吾未知其可也至於河洛宗廟則謂匿而不信類禡祈禱則謂偽而無實時日剛柔則謂假以為勸此聖人專造虛詐以欺天下匹夫之諒且猶恥之今議古人得無不可乃爾也凡此數事猶惱於誣妄衆宅之見伐不亦宜乎前論曰若許負之相條侯兵布之黥而後王一櫚之羊竇至而有死者性命之自然也今論曰隆準龍顏公侯之相不可假求此為相命自有一定相所當成人不能壞相所當敗智不能戕陋常生於衆險難可懼而無患抑當貴於厮養賤辱賤而必貴溥姬之周而後昌皆不可為不可求而聞自遇之全相之論必當若此乃一途得通本論不滯耳吾通以信順為難則便曰信順者成命之理必若所言命以信順成亦以不信順敗矣若命之成敗取足於信順故是吾前難壽夭成於愚智耳安得有性命自然也若信順果成相命請問亞夫由幾邑而得餓英布修何德以致王生羊積幾善以獲存死者負何罪以逢災耶既持相命復惜信順欲師二論使得並通恐似矛楯無俱立之勢非辯言所能兩濟也論曰論相命當辨有無無疑衆寮苟一人有命則長平皆一矣又曰知命者不立巖墻之下吾謂知命者當無所不順乃畏巖墻知命有在立之何懼若巖墻果能為害不擇命之長短則知與不知立之有禍避之無患也則何知白起非長平之巖墻而云千萬皆命無疑衆寮耶若謂

長平雖同於巖墻故是相命宜值之則命所當至期於必然不立之誠何所施耶若此果有相也此復吾之所疑也又曰長平不得係於命將係宅耶則居廣之世宅何同吉本疑前論無非相命故借長平之異同以難相命之必然廣求異端以明事理豈必吉宅以貿之耶又前論已明吉宅之不獨行令空抑此言欲以誰難又曰長平之卒宅何同凶苟大同足據足下愚於吾也適至守相便言千萬皆一校以至理莫情之對於是乎見既虛立吉宅口而無獲欲救相命而情以難顧故云如此可謂善戰矣論曰卜之蓋理所以成相命者也此復吾所疑矣前論以相命為主而尋益以信順此一難裏也今復以卜成之成命之異三而猶不知相命竟須幾箇為足也若惟信順於理尚少何以謂成命之理耶若是相濟則卜何所補於卜復曰成命耶請問卜之成命使單約行卜知將有虎災則隱居深宮嚴備自衛若虎猶及之為卜無所益也何云成相耶若謂約卜而得脫本無厄虎相也卜為妄語矣若謂凡有命皆當由卜乃成則世有終身不卜者皆夫相天命耶若謂卜亦相也然則卜是相中一物也安得云以成相耶若此不知卜筮故當與相命通相成為不當各自行也論曰無故而居可占猶龍顏可相也設為吉宅而後居以幸福報無異假顏準而望公侯也然則人實徵宅非宅制人也按如所言無故而居可占者必謂當吉人之瞑目而

而前推遇往命以闇營宅自然遇吉也然則豈獨吉人凡有命者皆可以闇動而自得正是前論命自然不可增減者也驟以可為之信順卜筮成不可增減之命矣奚獨禁可為之宅不盡相命惟有闇作乃是真宅耶若瞑目可以得相闇目亦無所加也智者愈當賾之周公營居何故躊躇於澗瀍間龜筮而食洛耶若龜筮果有助於為宅則知闇作可有不盡善之理矣苟闇作有不盡則不闇豈非求之術耶若必謂龜筮不能盡相於闇往想亦不失相於考卜也則卜與不卜為與不為皆期於自得自得苟全則善占者所遇當識何得無故則能知有故則不知也然貞宅之異假顏貴夫無故識之貞宅之與設為其形不同以功成俱是吉宅也但無故為貞宅授吉於闇遇設為減福於用知爾然則吉凶之形果自有理可以為故而得故前論有占成之驗也然則占成之形何以言之必遂遠近得宜堂廉有制坦然殊觀可得而別利人以福故謂之吉害人以禍故謂之凶但公侯之相闇與吉會爾然則宅無性命雖各一物猶農夫良田合而成功也設公侯遷後方樂其吉而往居之吉宅豈選能而後納擇善而後福設苟宅無情於擇賢不惜吉於誤為則屋不辭人田不讓耕其所以為吉凶溥厚何得不均前吉者不求而遇後闇吉而往同於居吉宅而有求與不求矣何言誕而不可為也由是言之非從人而徵宅亦成人明矣若按顏狀則英布黥相不減其貴隆準見劉不減公侯之標是知顏準是公侯之標識非所以為公侯質也故標識者非公侯質也吉名宅宇與吉者宅實也無吉徵而自宅以徵假見難可也若以非質之標識難有徵之吉宅此吾所不敢許也子陽無質而鑠其掌即知當宇長耳巨君篡宅而運其魁即偏恃之禍非所以為難也至公侯之命稟之自然不可陶易宅是外物方圓由人有可為之理猶西施之潔不可為而西施之服可為也翻散芳準所以助口吉宅口家所以成相故世無人方而有卜宅是以知人宅不可相喻也安得以不可作之人絕可作之宅耶至刑德皆同此一家非本論占成居而得吉凶者也且先了此乃議其餘論曰獵夫從林所遇或禽或虎虎凶禽吉卜者筮而知之非能為安知所言地之善惡猶禽吉虎凶獵夫先筮故擇而從禽如擇居故避凶而從吉吉地雖不可為而可擇處猶禽虎雖不可變而可擇從苟卜筮所以成相虎可卜而地可擇何為半信而半不信耶又云地之吉凶有若禽虎不得宮姓則無害商則為災也案此為怪所不解而以為難似未察宮商之理也雖此理之吉而或長於養宮短於毓商猶良田雖美而稼有所宜何以言之人姓有五音五行有相生故同姓不昏惡不殖生人誠有之地亦宜然故古人仰準陰陽俯協剛柔中識性理使三才相善同會於大通所以窮理而盡物宜也夫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自

然之分也音不和則此絃不動聲同則雖遠相應此事雖著而猶莫或識苟有五音各有宜土氣有相生則人宅猶禽虎之類豈可見宮商之不同而謂之地無吉凶也論曰天下或有能說之者子而不言誰與能之難曰足下前論以云有能占成居者此即能說之矣故吾曰天下當有能者今不求之於前論而復責吾難之於能言亦當知冢宅有吉凶也又曰樂之已病為一也實而宅之吉凶為一也誕既曰成居可占而復曰誕耶樂之已病其驗又見故君子信之宅之吉凶其報賒遥故君子疑之令若以交賒為虛則恐所以求物之地鮮矣吾見溝澮不疑江海之大覩丘陵則知有泰山之高也若守藥則棄宅見效則非賒是海人所以終身無山山客曰無大魚也論曰智之所知未若所不知不可妄論也難曰智所不知相必亦未知也今暗許使多於所知者何耶必生於本謂之無而彊以驗有也彊有之驗將不盈於數矣而并所成驗者謂之多於所知耳苟知然果有未還之理不因見求隱尋論究緒由口口而得卯未夫尋端之理猶獵師以得禽也縱使尋迹時有無獲然得禽曷嘗不由之哉令吉凶不先定則謂不可求何異口數不期則不敢訊舉氣口足坐守無根也由此而言探賾索隱何謂為妄

難自然好學論

夫民之性好安而惡危好逸而惡勞故不擾則其願得不通則其志從洪荒之世大朴未虧君無文於上民無競於下物全理順莫不自得飽則安寢饑則求食怡然鼓腹不知為至德之世也若此則安知仁義之端禮律之文及至人不存大道陵遲乃始作文墨以傳其意區別群物使有類族造立仁義以嬰其心制其名分以檢其外勸學講文以神其教故六經紛錯百家繁熾開榮利之塗故奔驚而不覺是以貪生之夥食園池之梁趨求安之士乃詭志以從俗操筆執觚足容蘇息積學明經以代稼穡是以困而後學學以致榮計而後習好而習成有似自然故令吾子謂之自然耳推其原也六經以抑引為主人性以從欲為歡抑引則違其願從欲則得自然然則自然之得不由抑引之六經全性之本不須犯情之禮律故仁義務於理偽非養真之要術廉讓生於爭奪非自然之所出也由是言之則鳥不毀以求馴獸不群而求畜則人之真性無為正當自然躰此禮學矣論又云嘉肴珍膳雖所未嘗嘗必美之適於口也處在閨室覩燕燭之光不教而悅得於心況以長夜之冥得照太陽情變變陶而發其衆雖事以未來情以本應則無損於自然好學雖曰夫口之於甘苦身之於痛癢感物而動應事而作不須學而後能不待借而後有此必然之理吾所不易也令子以必然之理喻未必然之好學則恐似是而非之議學如一粟之論於

是乎在也令子立六經以為準仰仁義以為主以規矩為軒冕以講論為哺乳由其塗則通乘其路則濟遊心極視不覩其外終年馳騁思不出位聚族獻議唯學為貴執書摘句俛仰咨嗟使服膺其言以為榮華故吾子謂六經為太陽不學為長夜耳令若以講堂為丙舍以誦諷為鬼語以六經為無穢以仁義為毘腐覩文籍則目眴修揖讓則變傴襲章服則轉筋譚禮典則齒齲於是兼而棄之與萬物為更始則吾子雖好學不倦猶將闚焉則向之不學未必為長夜六經未必為太陽也俗語曰乞兒不辱馬醫若遇上有無文之始可不學而獲安不勤而得志則何求於六經何欲於仁義哉以此言之則令之學者豈不先計而後學苟計而後動則非自然之應也子之云云恐故得葛蒲蒭耳

明贍論

有吕子者精義味道研覈是非以為人有贍可無明有明便有贍矣嵇先生以為明贍殊用不能相生論曰夫元氣陶鑠衆生稟焉賦受有多少故才性有昏明惟至人特鍾純美兼周外內無不舉備降此已往蓋闕如也或明於見物或勇於決斷人情貪廉各有所止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兼之者博於物偏受者守其分故吾謂明贍異氣不能相生明以見物贍以決斷專明無贍則雖見不斷專贍無明則違理失機故

子家軟弱惱於仗君左師不斷見逼華臣皆智及之而決不行也此理坦然非無疑滯故舉舉一隅想不重疑

吕子曰敬覽來論可謂海亦不加者矣折理貴約而盡情何尚浮穢而迂誕哉令子之論乃引潭元以為喻何遼遠而坦謨也故直答以人事之切要焉漢之賈生陳切直之策奮危言之至行之無疑明所察也忌鵬作賦暗所惑也一人之贍豈有盈縮矛蓋見與不見故行之有果否也子家左師皆愚惑淺弊明不徹達故惑於瞖昧終丁禍害豈明見照察而贍不斷矛故霍光懷沉勇之氣履上將之任戰子王賀之事延年文生夙無武稱陳義奮辭贍氣凌雲斯其驗歟及於期授首陵毋伏劍明果之嗜若此萬端欲詳而載之不可勝言也況有覩表塗而無敢投足階雲路而疑於迕泰清者矛若思弊之倫為能自託幽昧之中棄身陷阱之間如盜跖竄身於虎吻穿窬先首於溝瀆而暴虎馮河果敢之類則能有之是以余謂明無贍無贍能偏守易了之理不在多喻故不遠引繁言若未反三隅猶復有疑思承後誨得一駁解

夫論理性情折引異同固尋所受之終始推氣分之所由順端極末乃不悖耳令子欲棄置潭元据摭所見此為好理網目而惡持綱領也本論二氣不同明不生贍欲極論之當令一人播無刺諷之贍而有見事之明故當有不果之害非中人血氣無

之而復貴之以明二氣存一體則明能運贍貴誰是也貴誰明贍自足相經故能濟事誰言殊無贍獨任明以行事者矛子獨自作此言以合其論也忌鵬闇惑明所不周何害於贍矛明既以見物贍能行之耳明所不見贍當何斷進退相扶可謂盈縮就如此言賈生陳策明所見也忌鵬作賦闇所惑也爾為明徹於前而闇惑於後有盈縮也苟明有進退贍亦何為不可偏矛子然霍光有沉勇而戰於廢王有所撓也而子言一人贍豈有盈縮此則是也賈生闇鵬明有所塞也光懼廢之勇有所撓也夫惟至能無所虧耳苟自非若此誰無弊損子但當總有無之大畧而致論之耳夫物以實見為主延年奮發勇義凌雲此則贍也而云夙無武稱此為信宿稱而疑成事也延年處議明所見也壯氣騰厲勇之決也此足以觀矣子入曰言明無贍無贍能偏守案子之言此則有專贍之人亦為贍特自一氣矣五才存體各有所生明以陽曜贍以陰凝豈可為有陽而生陰可無陽耶雖相須以合德要自異氣也凡餘雜說於期陵毋暴虎云云萬言致一欲以何明耶幸更詳思不為辭費而已矣

○管蔡論

或問曰案記管蔡流言叛戾東都周公征討誅以凶逆頑愚顯著流名千里且明父聖兄哲不鑒凶愚於幼稚覺無良之子弟而乃使理亂殷之孽民顧榮爵於藩國使

惡積罪成終遇禍害於理不通心無所安願聞其說答曰善哉子之問也昔文武之用管蔡以贊周公之誅管蔡以權權事順實事流流一作故令時人全謂管蔡為頑凶方為吾子論之夫管蔡皆服教殉義忠誠自然是以文王列而顯之發旦二聖舉而任之非以情親而相私也乃所以崇德禮賢濟殷弊民綏輔武虐以興禎祚功業有績故曠世不廢名冠當時列為藩臣逮至武卒嗣誦幼冲周公踐阼率朝諸侯思光前載以隆王業而管蔡服教不達聖權卒遇大變不能自通忠疑乃心思在王室遂乃抗言率衆欲除國患翼存天子甘心毀旦斯乃愚誠懷發所以徵福也成王大悟周公顯復一化齊俗義以斷恩雖內信如心外體不立稱兵叛亂所感者廣是以隱忍授刑流涕行誅示以賞副不避親戚榮爵所顯必鍾盛德斧鉞所加有罪斯及乃為教之正令之朝議管蔡雖懷忠抱誠要為罪誅罪誅已顯不得復理內心幽伏罪惡遂章幽章之路大殊故令爽世未蒙發起然論者誠名信行便以管蔡為惡不知管蔡之惡乃所以令三聖為不明也若三聖未為不明則聖不佑惡而任頑凶不容於時世則管蔡無取私於父兄而見任必以忠良則二叔故為淑善矣今若本三聖之用明思顯授之實理推忠賢之閒權論為國之大紀則二叔之良乃顯三聖之用也以流言之故有緣周公之誅是矣且周公居攝邵公不悅推此言則管蔡懷疑未為不賢而忠賢可不達權三聖未為用惡而周公不得不誅若此三聖所用信良周公之誅得宜管蔡之心見理爾乃大義得通外內兼叙無相伐負者則時論亦得釋然而大解也

贊

原憲贊

原憲味道財窶義豐栖遲華門安賤固窮絃歌自樂體逸心沖淮應子貢邈有清風

襄城童贊水經注云黃帝嘗遇牧童於襄城之野故稽叔夜贊曰

奇矣難測襄城小童倦遊六合來翔茲邦

司馬相如贊

長卿慢世越禮自放犢鼻居市不恥其狀託疾避宮茂此卿相乃賦大人超然莫尚

許由贊

許由養神宅於箕阿德貞體全擇日登遐

井丹贊

井丹高潔不慕榮貴抗節五王不交非類顯識輦車左右失氣被褐長揖義陵群輩

琴贊

惟彼雅器載璞靈山體其德真清和自然澡以春雪澹若洞泉溫乎其仁玉潤外鮮

箴

太師箴

浩浩太素陽曜陰凝二儀陶化人倫肇興厥初冥昧不慮不營欲以物開患以事成犯機觸害智不救生宗長歸仁自然之情故君道自然必託賢明茫茫在昔罔或不寧赫胥既往紹以皇羲默靜無文太朴未虧萬物熙熙不夭不離爰及唐虞猶篤其緒體資易簡應天順矩緯禍其裳土木其宇物或失性懼若在予疇咨熙載終禪舜禹夫統之者勞仰之者逸至人重身棄而不恤故子州稱疾石戶乘桴許由鞠躬辭長九州先王仁愛愍世憂時哀萬物之將穨紛後涖之下遂德衰大道沉淪智慧日用漸私其親懼物乖離口學仁利巧愈競繁禮屢陳刑教爭施天性喪真季世陵遲繼體承資憑尊恃勢不友不師率割天下以奉其私故君位益侈臣路生心竭智謀國不吝厥沉賞罰雖存莫勸莫禁若乃驕盈肆志阻兵擅權矜威縱虐禍衆丘山刑本懲暴今以脅賢昔為天下今為一身下疾其上君猜其臣喪亂弘多國乃殞顛故殷辛不道首縣素旗周朝敗度黥人是謀楚靈極暴乾鈹潰叛晉厲殘虐樂書作難主父棄禮毅胎不寧秦皇荼毒禍流四海是以亡國繼踵令古相承醜彼推滅而

襲其亡儆初安若山後敗如崩臨刃振鋒悔何所增故居帝王者無曰我尊慢爾德音無曰我豐肆於驕淫棄彼佞諂訓言順耳染德生患悠悠庶類我控我告唯賢是擾何必親戚順乃造好民實胥效治亂之原豈無昌教穆穆天子思問其德虛心導人允求讜言師臣司訓敢告在前

誡

家誡

人無志非人也但君子用心所欲準行自當量其善者必擬議而後動若志之所之則口與心誓守死無二耻躬不逮期於必濟若心疲體懈或奉於外物或累於內欲不堪近患不忍小情則議於去就議於去就則二心交爭二心交爭則向所見役之情勝矣或有中道而廢或有不成一簣而敗之以守則不固以之攻則怯弱與之誓則多違與之謀則善泄臨樂則肆情處逸則極意故雖繁華熠燿無結秀之勤終年之勤無一旦之功斯君子所以歎息也若夫申胥之長吟夷齊之全潔展季之執信蘇武之守節可謂固矣故以無心守之安而體之若自然也乃是守志之盛者可耳所居長吏但宜敬之而已矣不當極諂窮不宜數往往當有時其衆人又不當宿留所以然者長吏喜問外事或時發舉則怨或者謂人所說無以自免也若行寡言慎

備自守則忘責之路解矣其立身當清遠若有煩辱欲人之盡命託人之請求當謙辭口譏其素不預此輩事當相亮耳若有怨怒心所不忍可外違拒密為濟之所以然者上遠宜適之幾中絕常人淫黷之求下全束修無玷之稱此又束志之一隅也凡行事先自審其可不差於宜宜行此事而人欲易之當說宜易之理若使彼語殊佳者勿羞折遂非也若其理不足而更以情求來守人雖復云云當堅執所守此又束志之一隅也不須行小小束修之意兼若見窮乏而有可以賑濟者便見義而作若人從我欲有所求先自思省若有所損廢多於今日所濟之義少則當權其輕重而拒之雖復辱不已猶當絕之然大率人之告求皆彼無我有故來求我此為與之多也自不如此而為輕竭不忍面言彊副小情未為有志也夫言語君子之機機動物應則是非之形著矣故不可不慎若於意不善了而本意欲言則當懼有不了之失且權忍之後視向不言此事無他不可則向言或有不可然則能不言全得其可矣且俗人傳吉遷傳凶疾又好議人之過闕此常人之議也坐言所訾自非高識但是動靜消息小小異同但當高視不足和答也非義不言詳靜敬通豈非寡悔之譏人有相與變爭未知得失所在懼勿擿也且默以觀之其非行自可見或有小是不足是小非不足非至竟可不言以待之就有人問者猶當辭以不解近論議亦然若會酒坐見人爭語其形勢似欲轉盛便當巽舍去之此將鬬之兆也坐視必見曲直黨不能不有言有言必是在一人其不是者方自謂為直則謂曲我者有私於彼便怨惡之情生矣或便獲悖辱之言正坐視之大見是非而爭不了則仁而無武於義無可當遠之也然大鬬爭訟者小人耳正復有是非共潘汙漫難勝可足稱哉就不得遠取醉為佳若意中偶有所諱而彼必欲知者若守大不已或却以鄙情不可憚此小單而為所撓引以盡其言令正堅語不知不識方為有志耳自非知舊鄰比庶幾以下欲請呼者當辭以他故勿往也外榮華則少欲自非至急終無求欲上美也不須作小小卑恭當大議裕不須作小小廉恥當全大讓若臨朝讓官臨義讓生若孔文舉求代兄死此忠臣烈士之節凡人自有公私慎勿強知人知彼知我知之則有忌於我令知而不言則便是不知矣若見竊語私議便舍起勿使忌人也或時逼迮強與我共說若其言邪險則當正色以道義正之何者君子不容偽薄之言故也一旦事敗便言某甲昔知吾事以宜備之深也凡人私語無所不有宜預以為意見之而走者何哉或偶知其私事與同則可不同則彼恐事泄思害人以滅迹也非意所欽者而來戲調慢笑人之闕者但莫應從小共轉至於不共而勿大水矜趨以不言答之勢不得久行自止也自非所監臨相與無他宜適有查檀之意束修之好此人道所通不須逆也過此以往自非通穆匹帛之饋車服之贈當深絕之何者常人皆薄義而重利令以自竭者必有為而作營貨徼歡苞而求報其俗人之所甘願而君子之所大惡也

又憒不須離樓強勸人酒不飲自已若人來勸已輒當為持之勿誚勿逆也見醉薰薰便止慎不當至困醉不能自裁也

樂府

詩品云顏似龍文過為峻切詳直露才傷淵雅之致然末大高流矣詩譜云人品駘大高自然流出發於色言云詩少沙矜持更不如嗣宗

秋胡行七首

富貴尊榮憂患諒獨多富貴尊榮憂患諒獨多古人所懼豐屋蔀家人害其上獸惡網羅惟有貧賤可以無他歌以言之富貴憂患多

其二

貧賤易居貴盛難為工貧賤易居貴盛難為工趾佞直言與禍相逢樂故萬端俾吉作山思牽黃犬其計莫從歌以言之貴盛難為工其計莫從樂府作其莫之從

其三

勞謙寡悔忠信可久安勞謙寡悔忠信可久安天道害盈好勝者殘彊梁致災多事招禍患欲得安樂獨有無愆歌以言之忠信可久安害一作惡一無事字愆集作愆

其四

役神者斃極欲疾枯役神者斃極欲疾枯顏回短折不及童烏縱體淫恣莫不蚤徂酒色何物令自不車歌以言之酒色令人枯

其五

絕智棄學遊心於玄默絕智棄學遊心於玄默遇過而悔當不自得垂釣一壑所樂一國被髮行歌和者四塞歌以言之遊心於玄默

其六

思與王喬棄雲遊八極思與王喬棄雲遊八極凌厲五岳忽行萬億授我神藥自生羽翼呼吸太和鍊形易色歌以言之思行遊八極

其七

非徊鍾山息駕於層城徘徊鍾山息駕於層城上蔭華蓋下采若英受道王母遂升崑崙逍遥天衢千載長生歌以言之徊徘於層城

詩

幽憤詩晉書云東平呂安服康高致康友而善之後安為兄所枉訴以事繫獄嵇紹引述復讎康康權言行一旦頓殘乃作幽憤詩故鍾會有憾於

康時呂安兄兄嘉遇安妻兄為大將軍長史遷撫軍將軍安鍾會為大將軍所善因勸大將軍誅康康又有與呂長悌絶交書書辭其間曰阿都間悟每喜足下有此弟足下許吾不辭都以子文六人為賢吾乃感足下重言慧解都都遂捨然何意足下色滅稱心密表繫都令都覆罪吾為負之吾之負都絲足下之負吾也蓋康當為安致解於其兄兄給其和密致其罪康慢因為是書與其兄絶交遂事連入獄康憤之詩正志其事所以有內負宿心外愚良朋之語魏氏春秋謂呂兄弟誣其弟安不孝安引康為證康義不負心俾明其事向子期思舊賦序云余少與嵇康呂安居止接近其人並有不羈之才然嵇意遠而疎呂心賴而放其終各以事見法

嗟余薄祜少遭不造哀苶靡識越在襁褓母兄鞠育有慈無威恃愛肆姐不訓不師爰及冠帶憑寵自放抗心希古任其所尚託好老莊賤物貴身志在守樸養素全真曰余不敏好善闇人子玉之敗屢增惟塵大人含弘藏垢懷耻民之多僻政不由己惟此褊心顯明臧否感悟思愆恒若創痏欲寡其過謗議沸騰性不傷物頻致怨憎昔愍柳惠今愧展禽內負宿心外忝良朋仰慕嚴鄭樂道閒居與世無營神氣晏如咨予不淑嬰累多虞罹降自天實由頑疎理弊患結卒致囹圄對答鄙訊繫此幽阻實耻訟冤時不我與雖曰義直神辱志沮漂身滄浪豈云能補噭噭鳴鴈晉翼北遊順時而動得意忘憂嗟我憤歎曾莫能傷事與願違遘茲淹留窮達有命亦又何求古人有言善莫近名奉時恭默咎悔不生萬石周慎安親保榮世務紛紜祇攬予情安樂必誠乃終利貞煌煌靈芝一年三秀予獨何為有志不就懲難思復心焉內疚

底勠將來無馨無臭采微山阿散髮巖岫永嘯長吟頤性養壽

雜詩

微風清扇雲氣四除皎皎亮月麗於高陽興命公子攜手同車龍驤翼翼揚鑣踟躕蕭蕭背征造我友廬光燈吐輝華幔長舒鸞觴酌醴神鼎烹魚絃超于野歌過綿駒流詠太素俯讚玄虛孰克英賢與爾剖符

贈秀才入軍十九首　集云兄秀才公穆入軍贈詩限鉄注云叔夜录

鴛鴦于飛肅肅其羽朝遊高原夕宿蘭渚邕邕和鳴顧眄儔侶俛仰慷慨優游容與

其二

鴛鴦于飛肅肅其羽朝遊高原夕宿中洲交頸振翼容與清流咀嚼蘭蕙俛仰優游

其三

泳彼長川言息其濵陟彼高岡言刈其楚嗟我征邁獨行踽踽仰彼凱風涕泣如雨

其四

泳彼長川言息其泚陟彼高岡言刈其杞嗟我獨征靡瞻靡恃仰彼凱風載生載起

其五

穆穆惠風扇彼輕塵爰爰素波轉此遊鱗伊我之榮有懷佳人寤言永思實鍾所親

其六

所親安在舍我遠遊棄此蓀芷襲彼蕭艾雖曰幽深豈無顧眄言念君子不遐有害

其七

人生壽促天地長久百年之期孰云其壽思欲登仙以濟不朽攬轡踟躕仰顧我友

其八

我友焉之隔茲山岡誰謂河廣一葦可航徒恨永離逝彼路長瞻仰弗及徙倚彷徨

其九

良馬既閑麗服有曄左攬繁弱右接忘歸風馳電逝躡景追飛凌厲中原顧盼生姿

其十

攜我好仇載我載車南凌長阜北厲清渠仰落驚鴻俯引淵魚盤于游田其樂只且

其十一

凌高遠眺俯仰咨嗟怨彼幽繫邈爾路遐雖有好音誰與清歌雖有妹顏誰與發華仰訊高雲俯託輕波棄流遠遁抱恨山阿

其十二

輕車迅邁息彼長林春木載榮布葉垂陰習習谷風吹我素琴交交黃鳥顧儔弄音

感悟馳情思我所歎心之憂矣永嘯長吟悟集作寤

其十三

浩浩洪流滯我邦畿萋萋綠林鳴聲相和魚龍潛躍鳥群飛翔言出遊日夕忘歸思我良朋如渴如饑願言不獲悽矣其悲

其十四

息徒蘭圃秣馬華山流磻平皋垂綸長川目送歸鴻手揮五絃俯仰自得游心大玄嘉彼釣叟得魚忘筌郢人逝矣誰與盡言

其十五

閒夜肅清朗月照軒微風動袿組帳高褰旨酒盈樽莫與交歡鳴琴在御誰與鼓彈仰慕同趣其馨若蘭佳人不存能不永歎

其十六

乘風高遊遠登靈丘託好松喬攜手俱遊朝發太華夕宿神州彈琴詠詩聊以忘憂

其十七

琴詩自樂遠遊可珍含道獨往棄智遺身執子無累何求於人長寄靈岳怡志養神

其十八

流俗難悟逐物不還至人遠鑒歸之自然萬物為一四海同宅與彼共之子何所惜生若浮寄暫見忽終世故紛紜棄之八成澤雉雖飢不願園林安能服御勞形苦心身貴名賤榮辱何在貴得肆志縱心無悔

其十九

雙鴈匿景曜戢翼太山崖抗首漱朝露晞陽振羽儀長鳴戲雲中時下息蘭池自謂絕塵埃終始永不虧何意世多艱虞人來我疑雲網塞四區高羅正參差雷逝勢不便六翮無所施隱姿就長纓辛為時所羈單雄翻孤逝哀吟傷生離徘徊戀儔侶慷慨高山陂鳥盡良弓藏謀極身心危吉凶雖在己世路多嶮巇安得反初服抱玉寶六奇逍遙遊太清攜手長相隨

酒會詩七首

淡淡流水淪胥而逝汎汎桮舟載浮載滯微嘯清風鼓檝容裔放櫂投竿優游卒歲

其二

婉彼鴛鴦戲翼而遊俯啄綠藻託身洪流朝翔素瀨夕棲靈洲摧鴻清波與之沈浮

其三

流詠蘭池和聲激朗操縵清商遊心大象傾昧修身惠音遠響鍾期不存我志誰賞

其四

欲紘散思遊釣九淵重流千仞或餌者懸鉤與莊老棲遲永年實惟龍化蕩志洁然

其五

肅肅谷風分生江渚郁皆華林俯沂丹祇含陽吐英履霜不哀嗟我殊觀百卉具腓心之憂矣孰識玄機（機一作物）

其六

猗猗蘭藹殖彼中原綠葉幽茂麗莖濃繁馥馥惠芳順風而宣縣御椒房吐薰蘭軒瞻彼秋草悵矣惟藩

其七

樂哉苑中遊周覽無窮已百卉吐芳華崇巖高跱林木紛交錯玄池戲鮫鯉輕丸驚翔禽繳綸出纖鮪坐中發美讌異氣同音軌臨川獻清酤微歌發皓齒素琴揮雅操清聲隨風起斯會豈不樂恨無東野子酒中念幽人守故俯終始但當體七絃寄心在知己

答二郭三首

天下悠悠者下京趨上京二郭懷不群超然來北征樂道託茅廬雅志無所營良時遘其願遂結歡愛情君子義是親恩好篤平生寡志自生災屢使眾謗成豫子匿梁側轟政變其形願此懷但惕慮在苟自益今當寄他域嚴駕不得停本圖終宴婚今更不克并二子贈嘉詩靦如幽蘭馨懇土思所親不知氣憤盈（盈一作滿）

其二

昔衆父兄祚少得離負荷因疏遂成懶寢跡北山阿但願養性命終己靡有他良辰不我期當年值紛華坎壈趣世務常恐羈網羅義農邈已遠捐膺豈嗟朔戒貴尚容漁父好揚波雖逸亦已難非余心所嘉豈若翔區外餐瓊漱朝霞遺物棄鄙累逍遥遊太和結友集靈岳彈琴登清歌有能從此者古人豈足多

其三

詳觀凌世務屯險多憂慮施報更相市大道匿不彰邪路值杈轄安步將焉如權智相傾奪名位不可居鸞鳳避罻羅遠託崑崙墟莊周悼靈龜越穆嗟王與至人存諸己隱璞樂玄虛功名何足殉乃欲列簡書所好亮若斯楊氏歎文舉去去從所志戮謝道不俱（俱一作叡）

與阮德如

舍哀還舊廬感切傷心肝良時溝數子談慰與如蘭疇昔恨不早既面伴鵠歡不悟

卒永離念隔增憂戮事故無一有別易會良難郢人忽已逝匠石寢不言澤雉窮野草靈龜樂泥蟠榮名穢人身高位多災患末若捐外累肆志養洁然顏氏希有虞隰子慕黃軒涓彭獨何人唯志在所安漸漬殉近欲一往不可攀生生在擾擾如此悵自寬南土旱不涼祚訐宜早完君其愛德素行路慎風寒自力致所懷臨文情辛酸（累一作遺）

遊仙詩

遥望山上松隆谷鬱青葱自遇一何高獨立迥無雙願想遊其下蹊路絕不通王喬棄我去參雲駕六龍飄飄戲玄圃黃老路相逢授我自然道曖若發童蒙採藥鍾山陽服食改姿容蟬蛻棄穢累結友家板桐臨觸奏九韶雅歌何邕邕長與俗人別誰能覩其蹤

述志詩二首

潛龍育神軀濯鱗戲蘭池延頸慕大庭寢足俟皇羲慶雲未垂景盤桓朝陽陂悠悠非吾匹嚆肯應俗宜殊類難偏周鄙議紛流離轗軻丁悔吝雅志不得施耕耨感溝越馬席激張儀逝將離羣侶杖策追洪崖焦鵬振六翮羅者安所羈浮遊太清中更求新相知比翼翔雲漢飲露餐瓊枝多念世間人夙篤成軀馳沖靜得自然榮華安

足為

其二

斥鷃擅高枝仰笑神鳳飛坎井蝤蛭宅神龜安所歸恨自用身拙任意多永思遠賢與世殊義譽非所希往事既已謝來者猶可追何為人事閙自令心不夷慷慨思古人夢想見容輝願與知己遇舒憤啟其微巖穴多隱逸輕舉求吾師晨登箕山巔曰夕不知饑玄居仰嘗曬千載長自綏飛一作安其志抱遺作西

惟上古堯舜

二人功德齊均不以天下私親高尚簡樸茲順宅濟四海烝民

唐虞世道治

萬國穆親無事賢愚各自得志晏然逸豫內忘住哉爾時可喜

知慧用

為法滋章寇生紛然相召不停大人玄寂無聲鎮之以靜自正

名與身孰親

哀哉世俗徇榮馳驚竭力喪精得失相紛憂懼自是勤苦不寧

生生厚昭咎

金玉滿堂莫守古人安此麄醜獨以道德為友故能延期不朽

名行顯患滋

位高勢重禍基美色伐性不疑厚味腊毒難治如何貪人不思

東方朔至清

外以貪污內貞穢身滑稽隱名不為世界所攖所欲不足無營

楚子交善仕

三為令尹不喜柳下降身蒙恥不以爵祿為己靜旅古惟二子

老萊妻賢名

不顯夫子相荊相將避祿隱耕樂道閒居採薇終厲高節不傾

嗟古賢原憲

棄背膏粱宋顏樂此屢空飢寒形陋體逸心寬得志一世無患

思親詩

榮何愁兮慼無聊恒惻惻兮心若抽慼榮何兮悲思多情鬱結兮不可化舍失恃兮孤煢煢內自悼兮啼失聲思報德兮邈已絕感鞠育兮情剝裂嗟母兄兮永潛藏想形容兮內摧傷感陽春兮思慈親欲一見兮路無因望南山兮發哀歎感机杖兮涕泗滂念疇昔兮母兄在心逸豫兮壽四海忽已逝兮不可遏心窮約兮但有悲上空堂兮廓無依視遺物兮心崩摧中夜悲兮當告誰獨收淚兮抱哀戚日遠遁兮思予心戀所生兮淚不禁慈母沒兮誰與驕顧自憐兮心忉忉訴蒼天兮天不聞淚如雨兮歎青雲欲棄冥兮尋復來痛殷殷兮不可裁

琴歌琴賦云拊絃安歌新撰代起歌曰

凌扶搖兮憩瀛洲要列子兮為好仇餐沆瀣兮帶朝霞眇翩翩兮薄天遊齊萬物兮超自得委性命兮任去留激清響以赴會何紱歌之綢繆

本傳

嵇康字叔夜譙國銍人也其先姓奚會稽上虞人以避怨徙焉銍有嵇山家於其側因而命氏兄喜有當世才歷太僕宗正康早孤有奇才遠邁不群身長七尺八寸美詞氣有風儀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飾人以為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恬靜寡欲含垢藏瑕寬簡有大量學不師受博覽無不該通長好老莊與魏宗室婚姻中散大夫嘗修養性服食之事彈琴詠詩自足於懷以為神仙稟之自然非積學所得至於導養得理則安期彭祖之倫可及乃著養生論又以為君子無私者無私論蓋其胸懷所當以高契難期每思鄙質所與神交者惟陳留阮籍河內山濤預其流者河內向秀沛國劉倫籍兄子咸琅邪王戎遂為竹林之遊世所謂竹林七賢也戎自言與康居山陽二十年未嘗見其喜慍之色康嘗採藥游山澤會其得意忘反時有樵蘇者遇之咸謂神至汲郡山中見孫登康遂從之游登沈默自守無所言說康臨去登曰君性烈而才儁其能免乎康又遇王烈共入山烈嘗得石髓如飴即自服半餘半與康皆疑而為石又於石室中見一卷素書遽呼康往取輒不復見烈乃歎曰权夜趣非常而輒不遇命也其神心所感每過幽逸如此山濤將去選官舉康自代康乃與濤書告絕書既行知其不可羈屈也性絕巧而好鍛宅中有一柳樹甚茂乃激水圜之每夏月居其上以鍛東平呂安服康高致每一相思輒千里命駕康友而善之後安為兄所枉訴以事繫獄辭相證引遂復收康康性慎言行口未嘗臧否初康居貧嘗與向秀共鍛於大樹之下以自贍給潁川鍾會貴公子也精練有才旣故往造焉康不為之禮而鍛不輟良久會去康謂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會以此憾之及是言於文帝曰嵇康臥龍也不可起公無憂天下顧以康為慮耳因譖康欲助毋丘儉賴山濤不聽昔齊殺華士魯誅少正卯誠以害時亂教故聖賢去之康安善言論放蕩非毀典謨帝王者所不宜容宜因釁除之以淳風俗帝既昵聽信會遂并害之康將刑東市太學生三千人請以為師弗

許康顧見日影索琴彈之曰昔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靳固之廣陵散於今絕矣時年四十海內之士莫不痛之帝亦悟而恨焉初康嘗游于洛西暮宿華陽亭夜分忽有客詣之稱是古人與康音談音律辭致清雅因索琴彈之而為廣陵散聲調絕倫遂以授康仍誓不傳人亦不言其姓字康善談理又能屬文其高情遠趣率然玄遠撰上古以來高士為之傳贊欲友其人於千載也又作太師箴亦足以明帝王之道焉復作聲無哀樂論甚有條理子紹別有傳

嵇中散集終

魏鍾司徒集題詞

鍾士季弱冠與王輔嗣並知名中於論易無互體才性同異厥旨不殊然山陽易註先列學宮而潁川玄辨寂爾不騁幽旨寄地經營方期功業無暇立言或者身族屢覆篆書烟銷徵言抄義莫得而聞也士心六道論二十篇係士季文筆今不獲見其他亡軼可以類推令婦傳善言毋德宗法教訓在齊女傳毋愈孝敬姜之間乃鳴鶴白茅樞機慎密毋誨至勤胡為破蜀以後頓忘執手之戒自取滅門夫司馬尊國眈眈魏鼎旁有西土勢必自帝魏亡于司馬與亡于士季等亡爾使反謀果成步騎並發縛文王父子告廟稟鼓篡安大魏功豈在問卜散以下即不然同為篡臣割地而守未知誰雌雄也時運其才傾跌須臾亂兵聳城英雄駢死天相司馬非盡士季之失抑覽其遺篇彬彬儒雅則猶魏文七子餘澤矣

婁東張溥題

魏鍾司徒集目錄

賦
孔雀賦
菊花賦
又
浦萄賦
檄
移蜀檄
奏
平蜀奏
書
與姜維書
與將斌書
與吳主書
記
高貴鄉公少康高祖優劣論記
傳
毋張夫人傳
成侯命婦傳

論
易無論
附錄
鍾會本傳

魏鍾司徒集目錄終

魏　鍾會士季　著
明　張溥西銘　閱

賦

孔雀賦

有炎方之偉鳥感靈和而來儀禀麗精以挺質生丹穴之南垂藻翠毛以表升翠綠翅之森繞裁修尾之翹翹若順風而揚尾五色點注華羽參差鱗次綺錯文繡陸離丹口金輔玄目素規或舒翼軒峙奮迅洪姿或踧足踟躕鳴喈郁啾

菊花賦

何秋菊之可奇兮獨華茂乎疑霜提威節於蒼春兮表壯觀乎金商延壽齡於阪被圃繚幹綠葉青柯紅芒芳寔離暉藻煌煌微風扇動曜曜垂光於是季秋九月九日數并置酒華堂高會娛情百卉雕瘁芳菊始榮紛紜繽繽或黃或赤乃有毛嬙西施荊姬秦韓妍姿妖艷一顧傾城擢纖纖之素手雪皓腕而露形仰撫雲鬢俯弄芳榮

又

夫菊有五美烏黃花高懸准天極地純黃不雜后土色也早植晚登君子德也冒霜吐頴象勁直也流中輕體神仙食也

蒲萄賦有序

余植蒲桃於堂前嘉而賦之命尚最並作

美乾衛之廣霄兮佳陽澤之至淳覽遐方之殊偉兮無斯果之獨珍託靈根之玄圃植崑山之高垠綠葉翳曄若重陰翳義和秀房陸離混若紫英乘素滅仰承丹液之靈露下歃豐潤於醴泉恣衆和之淑美體至氣於自然珍味允備與物無儔清濁外暢甘吉內遒滋澤膏潤入口散流

檄

移蜀檄

往者漢祚衰微率土分崩生民之命幾於泯滅太祖武皇帝神武聖哲撥亂反正拯其將墜造我區夏高祖文皇帝應天順民受命踐阼烈祖明皇帝奕世重光恢拓洪業然江山之外異政殊俗率土齊民未蒙王化此三祖所以顧懷遺恨也今主上聖德欽明紹隆前緒宰輔忠肅明允劬勞王室布政垂惠而萬邦協和施德百蠻而肅慎致貢悼彼巴蜀獨為匪民愍此百姓勞役未已是以命授六師龔行天罰征西將軍鎮西諸軍五道並進古之行軍以仁為本以義治之王者之師有征無戰故虞舜干戚而服有苗周武有散財發廩表閭之義今鎮西奉辭銜命攝統戎重廣弘文告之訓以濟元元之命非欲窮武極戰以快一朝之政故略陳安危之要其敬聽諸言益州先主以命世英才興兵朔野困蹙暮徐之郊制命紹布之手太祖拯而濟之與隆大好中更背違棄同即異諸葛孔明仍規秦川姜伯約屢出隴右勞動我邊境侵擾我氏羌方國家多故未遑修討今邊境又清方內無事畜力待時并兵一向而巴蜀益州之衆分張守備難以禦天下之師段谷侯和沮傷之氣難以敵堂堂之陣比年以來曾無甯歲征夫勤瘁難以當子來之民此皆諸賢所親見也蜀相壯見禽於秦公孫述授首於漢九州之險是非一姓此皆諸賢所備聞也明者見危於無形智者窺禍於未萌是以微子去商長為周賓陳平背項立功於漢豈妄安酖毒懷祿而不變哉今國朝隆天覆之恩宰輔弘寬恕之德先惠後誅好生惡殺往者吳將孫壹舉衆內附位為上司寵秩殊異文欽唐咨為國大害叛主舉賊還為戎首咨因過禽復欽二子還降皆將軍對戾咨與聞國事壹等窮跋歸命猶加盛寵況巴蜀賢知見機而作者哉誠能深鑒成敗邈然高蹈投跡徵子之蹤錯身陳平之軌則福同古人慶流來裔百姓士民安堵舊業農不易畝市不回肆去累卵之危就永

安之福豈不美與若偷安旦夕迷而不反大兵一發玉石皆碎雖欲悔之亦無及已其詳擇利害自求多福咎具宣布咸使聞知

奏

平蜀奏

賊姜維張翼廖化董厥等逃死遁走欲趣成都臣趣遣司馬夏侯咸護軍胡烈等徑從劒閣出新都大渡截其前參軍爰影將軍句安等躡其後參軍皇甫闓將軍王賈等從洛南出衝其腹臣據洛縣為東西勢援維等所統步騎四五萬人擐甲負兵塞川填谷數百里中首尾相繼憑恃其衆方軌而西臣勅咸闇策令分兵據勢倚依險阻南杜走吳之道西塞成都之路北絕越逸之徑四面雲集首尾並進蹊路斷絕走伏無地臣又手書申喻開示生路群寇困逼知命窮數盡解甲投戈面縛委質印綬襁負稽山積首舞干戚有苗自服牧野之師商旅倒戈有征無戰帝王之盛業全國為上破國次之全軍為上破軍次之用兵之令典陛下聖德侔蹤前代翼輔忠明齊軌公旦仁育群生義征不譴殊俗向化無思不服師不踰時兵無血刃萬里同風九州共貫臣輒奉宣詔命導揚恩化復其社稷安其閭伍舍其賦調弛其征役訓之德禮以移其風示之軌儀以易其俗百姓欣欣人懷逸豫后來其蘇義無以過

書

與姜維書

公侯以文武之德懷邁世之略功濟巴漢聲揚華夏遠近莫不歸名每惟疇昔嘗同大化吳札鄭僑能喻斯好

與蔣斌書

巴蜀賢智文武之士多矣至于足下諸葛思遠鄧士載吾氣類也桑梓之敬古今所敦西到欲奉瞻尊大君公侯墓當灑埽墳塋奉祠致敬願告其所在

與吳主書

執笏之心載在名策

記

高貴鄉公少康高祖優劣論記

二月丙辰帝宴羣臣于太極東堂與侍中荀顗尚書崔贊袁亮鍾毓給事中中書令虞松等並講述禮典遂言帝王優劣之差帝慕少康因問顗等曰有夏既衰后相殆滅少康收集夏衆復禹之績高祖拔起隴畝驅帥豪傑艾夷秦項包舉寓內斯二主可謂殊才異略命世大賢者也考其功德誰宜為先顗等對曰夫天下重器王者天

授聖德應期然後能受命創業至于階緣前緒興復舊績造之與因難易不同少康功德雖美猶為中興之君與世祖同流可也至如高祖臣等以為優帝曰自古帝王功德言行互有高下未必創業者皆優紹繼者咸劣也湯武高祖雖俱受命聖聖之分所覺絲殊少康殷宗中興之美夏啟周成守文之盛論德較實方諸漢祖吾見其優未聞其劣顗所遇之時殊故所名之功異耳少康生於滅世之後降為諸侯之議崎嶇逃難僅以身免能布其德而兆其謀卒滅過戈克復禹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非至德弘仁豈濟斯勳漢祖因土崩之勢杖一時之權專任智力以成功業行事動靜多違雲捨為人子則數危其親為人君則以繫賢相為人父則不能篤于身沒之後社稷幾頓若與少康易時而處或未能復大禹之績也推此言之宜高夏康而下漢祖矣諸卿具論詳之翌日丁巳講業既畢顗亮等議曰三代建國列土而治當其衰弊無土崩之勢可懷以德難屈以力遂至戰國強弱相兼去道德而任智力故秦之弊可以力爭少康布德仁者之與也高祖任力智者之偽也仁智不同二帝殊矣詩書述殷中宗高宗宜列大雅少康功美過於二宗其為大雅明矣少康為優宜如詔旨琴毓松等議曰少康雖積德累仁然上承大禹遺澤餘慶內有虞仍之援外有靡艾之助寒浞讒愚不德于民流寇無親外內棄之以此有國蓋有所因至於漢祖

起自布衣率烏合之士以成帝者之業論德則少康優課功則高祖多語資則少康易較時則高祖難帝曰諸卿論少康因資高祖創造誠有之矣然未知三代之世任德濟勳如彼之難秦項之際任力成功如此之易且太上立德其次立功漢祖功高未若少康盛德之茂也且夫仁者必有勇誅暴必用武少康武烈之盛豈必降於漢祖哉但夏書湮亡舊文殘闕故勳美闕而罔載唯有伍員粗述大略其言復禹之績不失舊物祖述聖業修章布行自非大雅兼才孰能與於此向令墳典具存行事詳備亦豈有異同之論哉於是摩臣咸悅服中書令松進曰少康之事去世久遠其文昧如是以自古及今議論之士莫有言者優美隱而不宣陛下既垂心遠察考詳古昔又發德音贊明少康之美使顯於千載之上宜錄以成篇永垂於後帝曰吾學不博所聞淺狹懼於所論未獲其宜縱有可采德則屢中又不足貴無乃致笑後賢彰吾闇昧矣於是侍郎鍾會退論次焉

傳

生母張夫人傳

夫人張氏字曰蒲太原縣氏人大傳定陵成侯之命婦也世長吏二千石六人少喪父母充成侯家修身正行非禮不動為上下所稱述貴妾孫氏惲嫡專家心害其賢

數讒毀無所不至孫氏辨博有知巧言足以飾非成過然竟不能傷也及姓娠愈更嫉妬乃置藥食中夫人中食覺而吐之瞑眩者數日或曰何不向公言之答曰嫡庶相害破家危國古今以為鑒誡假如公信我衆誰能明其事彼以心度我謂我必言固將先我事繇彼發顧不快邪遂搆疾不見孫氏果謂成侯曰妾欲其男故欲以得男之藥反謂毒之成侯曰得男藥佳事關於食中與人非人情也遂訊侍者具服孫氏繇是得罪出成侯問夫人何能不言夫人言其故成侯大驚益以此賢之黃初六年生會愚寵愈隆成侯既出孫氏更納正嫡賈氏

成侯命婦傳

夫人性矜嚴明於教訓會雖童稚勤見規誨年四歲授孝經七歲誦論語八歲誦詩十歲誦尚書十一誦易十二誦春秋左氏傳國語十三誦周禮禮記十四誦成侯易記十五使入太學問四方奇文異訓謂會曰學猥則倦倦則意怠吾懼汝之意怠故以漸訓汝今可以獨學矣雅好書籍涉歷衆書特好易老子每讀易孔子說鳴鶴在陰勞謙君子籍用白茅不出戶庭之義每使會反覆讀之曰易三百餘爻仲尼特說此者以謙恭慎密抑機之殘行已至要榮身所繇故也順斯術以往足為君子矣正始八年會為尚書郎夫人執會手而誨之曰汝弱冠見敘人情不能不自足則損在

其中矣勉思其戒是時大將軍曹爽專朝政日縱酒沉醉會兄侍中毓宴退言其事夫人曰樂則樂矣然難久也居上不驕制節謹度猶可無危溢之患今爽僭若此非長守富貴之道矣卒元年秉駕朝高平陵會為中書郎從行相國宜文侯始舉兵衆人恐懼而夫人自若中書令劉放侍郎衛瓘夏侯和等家皆惶問夫人一子在危難之中何能無憂答曰大將軍奢僭無度吾常疑其不安太傅義不危國必為大將軍舉耳吾兒在帝側何憂聞且出兵無他重器其勢必不久戰果如其言一時稱明會歷機密十餘年顧豫政謀夫人謂曰昔范氏少子為趙簡子設伐邾之計事從民悅可謂功矣然其母以為乘偽作詐未業鄙事必不能久其識本深遠非近人所計吾常樂其為人汝居心正吾知勉矣但當修所志以輔益時化不泰先人耶常言人雖能皆體自然但力行不倦抑亦其次雖接鄙賤必以言信取與之間分畫分明或問此無乃小乎答曰君子之行皆積小以致高大若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此乃小人之事耳希通慕大者吾所不好會自幼少衣不過青緹親營家事自知恭儉然見得思義臨財必讓會前後賜錢帛數百萬皆悉送供公家之用一無所取年五十有九甘露二年二月暴疾薨比葬天子有手詔命大將軍高都侯厚加賵贈喪事無巨細一皆供給議者以為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所謂外命婦也依春秋成風

定姒之義宜崇典禮不得總稱妾名於是稱成侯命婦窆葬之事有取於古制禮也

勿羌論

國之猾富者在乎豐民非獨謂府庫盈倉廩實也且府庫盈倉廩實非上天所降皆取之於民民困國虛矣

本傳

鍾會字士季潁川長社人太傅繇小子也少敏惠夙成中護軍蔣濟著論謂觀其眸子足以知人會年五歲繇遣見濟濟甚異之曰非常人也及壯有才數技藝而博學精練名理以狐疑書繇是獲聲譽正始中以為秘書郎遷尚中書侍郎高貴鄉公即尊位賜爵關內侯母亡儉作亂大將軍司馬景王東征會從典知密事衛將軍司馬文王為大軍後繼景王薨於許昌文王總統六軍會謀謨帷幄時中詔勑尚書傅嘏以東南新定權留衛將軍屯許昌為內外之援令嘏率諸軍還會與嘏謀使嘏表上輒與衛將軍俱發還到雒水南屯住於是朝廷拜文王為大將軍輔政會遷黃門侍郎封東武亭侯邑三百戶甘露二年徵諸葛誕為司空時會喪喈在家策誕必不從

兄子毓儀曹建業與其家內爭訟携其母將部曲數十家渡江自歸文王會建衆密為糧儀作書使糧儀所親信齎入城告懌等說吳中怒懌等不能拔壽春欲盡誅諸將家故逃來歸命懌等恐懼遂將所領開東城門出降皆家封寵城中繇是軍離壽春之破會謀居多親待日隆時人謂之子房軍還遷為太僕固辭不就以中郎在太將軍府管記室事為腹心之任以討諸葛誕功進爵陳侯屢讓不受詔曰會典綜軍事參同計策料敵制勝有謀謨之勳而推寵固讓辭指款實前後累重志不可奪夫成功不處古人所重其聽會所執以成其美遷司隸校尉雖在外司時政損益當世興奪無不綜典稽康等見誅皆會謀也文王以蜀大將姜維屢擾邊陲料蜀國小民疲資力單竭欲大舉圖蜀惟會亦以為蜀可取豫共籌度地形考論事勢景元三年冬以會為鎮西將軍假節都督關中諸軍東大王勑青徐兗豫荊揚諸州並使作船又令唐咨作浮海大船外為將伐吳者四年秋乃下詔使鄧艾諸葛緒谷統諸軍三萬餘人艾趣甘松沓中連綴維緒趣武街橋頭絕維歸路會統十餘萬衆分從斜谷駱谷入先命牙門將許儀在前治道會在後行而橋穿馬足陷於是斬儀儀者許褚之子有功王室猶不原貸諸軍聞之莫不震竦蜀令諸圍皆不得戰退還漢樂二城

宋魏興太守劉欽趙子午谷諸軍數道平行至漢中蜀監軍王含守樂城護軍胡烈

守漢城兵各五千會使護軍荀愷前將軍李輔各統萬人愷圍漢城輔圍樂城會徑過西出陽安口遣人祭諸葛亮之墓使護軍胡烈等行前攻破關城得庫藏積穀姜維自沓中還至陰平合集士衆欲赴關城未到聞其已破退趣白水與蜀將張翼廖化等合守劒閣拒會會移檄蜀將士吏民鄧艾追姜維到陰平簡選精銳欲從漢德陽入江由左儋道諸縣竹趣成都與諸葛緒共行緒以本受節度邀姜維西從非本詔遂進軍前向白水與會合會遣將軍田章等從劒閣西徑出江由未至百里章先破蜀伏兵三校艾使章先登遂長驅而前會與緒軍向劒閣會欲專軍勢密白緒會懦不進檻車徵還軍悉屬會進攻劒閣不克引退蜀軍保險拒守艾遂至縣竹大戰斬諸葛瞻維等聞瞻已破率其衆東入于巴會乃進軍至涪遣胡烈田續龐會等追維艾進軍向成都劉禪詣艾降遣使勑維等令降於會維至廣漢鄢縣今兵悉放器仗送節傳於胡烈便從東道詣會降會上言會于是禁檢士衆不得鈔略虛已誘納以接蜀之群司與維情好歡甚十二月詔曰會所向摧殄前無彊敵織制衆城圍雖逆逸蜀之豪帥面縛歸命謀無遺策舉無廢功凡所降誅動以萬計全勝獨克有征無戰拓平西羌方隅清晏其以會為司徒進封縣侯增邑萬戶封子二人亭侯邑各千戶會內有異志因鄧艾承制專事密白艾有反狀於是詔書檻車徵艾司馬文王

慴艾或不從命勑會並進軍成都監軍衛瓘在會前行以文王手筆令宣喻艾軍艾軍皆釋仗遂收艾入檻車會所憚惟艾旣禽而會尋至獨統大衆威震西土自謂功名蓋世不可復為人下加猛將銳卒皆在已手遂謀反欲使姜維等皆將蜀兵出斜谷會自將大衆隨其後旣至長安令騎士從陸道步兵從水道順流浮渭入河以為五日可到孟津與騎會洛陽一旦天下可定也會得文王書云恐鄧艾或不就徵今遣中護軍賈充將步騎萬人徑入斜谷屯樂城吾自將十萬屯長安相見住近會得書驚呼所親語之曰但取鄧艾相國知我能獨辦之今衆大事必覺我異矣使當速發事成可得天下不成退保蜀漢不失作劉備也我自淮南以來晝無遺衆四海所共知也我欲持此安歸乎會以五年正月十五日至其明日悉請護軍郡守牙門騎督以上及蜀之故官為太后發喪于蜀朝堂矯太后遺詔使會起兵廢文王皆班示坐上人使下議說書版署置更使所親信代領諸軍所請群官悉閉著益州諸曹屋中城門宮門皆閉嚴兵圍守會帳下督巴建本屬胡烈烈薦之文王會請以自隨任愛之建悉烈獨坐啓會使聽內一親兵出取飲食諸牙門隨例各內一人烈結語親兵及疏與其子曰丘建密說消息會已作大坑白梧數千欲悉呼外兵入入賜白恪拜為散將以次梧殺坑中諸牙門親兵亦咸說此語一夜傳相告皆偪或謂會可盡殺牙門騎督以上會猶豫未決十八日日中烈軍兵與烈兒雷鼓出門諸軍兵不期皆鼓譟出曹無督促之者而爭先赴城時方給與姜維鎧杖白外有匈匈聲似失火有頃白兵走向城會驚謂維曰兵來似欲作惡當云何維曰但當擊之耳會遣兵悉殺所閉諸牙門郡守內人共舉杌以柱門兵所門不能破斯須門外倚梯登城或燒城屋壞附亂進矢下如雨牙門郡守各緣屋出與其卒兵相得姜維率會左右戰手殺五六人衆旣格斬維等赴殺會會時年四十將士死者數百人初艾為太尉會為司徒皆持節都督諸軍如故咸未受命而斃會兄毓以四年冬薨會竟未知問會兄子邕隨會與俱死會所養兄子毅及峻迪等下獄當伏誅司馬文王表天子下詔曰峻等祖父叡三祖之世極位台司佐命立勳饗食廟庭父毓歷職內外幹事有績昔楚恩子文之治不滅鬬氏之祀晉錄成宣之忠用存趙氏之後以會邕之罪而絕叡毓之類吾有愍然峻迪兄弟特原有官爵者如故惟毅及邕息伏法或曰毓嘗密啓司馬文王言會挾術難保不可專任故宥峻等云初文王欲遣會伐蜀西曹屬邵悌求見曰今遣鍾會率十餘萬衆伐蜀愚謂會單身無重任不若使餘人行文王笑曰我常當復不知此即蜀為天下作患使民不得安息我今伐之如指掌耳而衆人皆言蜀不可伐夫人心豫怯則智勇並竭智勇並竭而讒使之適為敵禽耳惟鍾會與人意同今遣會伐蜀必可滅蜀滅蜀之後就如卿所慮當何所能一辭耶心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心膽以破故也若蜀以破遺民震恐不足與圖事中國將士各自思歸不宜與同也若作惡祇自滅族耳卿不須憂此慎莫使人聞也及會白鄧艾不軌文王將西悌復曰鍾會所統五六倍于鄧艾但可勑會取艾不足自行文王曰卿忘前時言所邪而更云可不須行乎雖爾此言不可宣也我要自當以信義待人但人不當負我我豈可先人生心哉近日賈護軍問我言頗疑鍾會不我荅言如今遣卿行甯可復疑卿邪賈亦無以易我語也我到長安則自了矣軍至長安會果已死咸如所策會嘗論易無互體才性同異及會宛後于會家得書二十篇名曰道論而實刑名家也其文似會初會弱冠與山陽王弼並知名弼好論儒道辭才逸辯注易及老子為尚書郎年二十餘卒

鍾司徒集終

晉杜征南集題詞

左傳之有杜元凱六經之孔孟也當時論者猶以質直見輕豈真貴古而賤今乎子雲太玄不遇桓譚幾覆醬瓿韻元凱釋左非擊虞亦莫知其孤行天地也杜集絶無詩賦惟者其雕蟲那復留綸經傳自託麒麟下者則薄之誠不欲以此有名也元凱嘗言三不朽庶幾立功立言其事皆踐漢興佐命如酈侯刀筆高密書生不免望塵而拜華袞爾雅悉西京風制經術既深凡文皆餘耳不期工而工此學者糞本之說也武庫平吳功堪廟食釋左一書復縣日月之間為世傳習其於聖經為後先疏附也成勞過楊玄吳儲君降服議禮與讖是將通世變以就古人檀弓變禮不辭作俑未可與素冠之詩同相笑也

婁東張溥題

晉杜征南集目錄

奏
律令注解奏　黜陟課法略
秦川軍事　奏事
又　又
又　又
疏
論水利疏　又疏
表
陳伐吳至計表　再上伐吳表
請署羊祜鎮士表　舉賢良方正表
又　又
議
皇太子釋服議　會盧欽魏舒問
皇太子諒闇終制奏　又

祥祫議
書
與王濟書　與子睨書
歲終帖　親故帖
序
春秋左氏傳序　律序
論
春秋長歷論
說
春秋長歷說
譜
宗譜
令
遺令
雜文
酒論
本傳
附錄

晉 杜預元凱 著

明 張溥汝霖 閱

奏

上律令注解奏

法者蓋繩墨之斷例非窮理盡性之書也故文約而例直聽者而禁網例直易見禁簡難犯易見則人知所避難犯則幾於刑厝刑之本在於簡直故必審名分審名分者必忍小理古之刑書銘之鍾鼎鑄之金石所以遠衆異端使無淫巧也今所注皆網羅法意格之以名分使用之者執名例以審趣舍伸繩墨之直去析薪之理也

上黜陟課法畧

臣聞上古之政因循自然虛己委誠而信順之道應神感心通而天下之理得逮至淳樸漸散彰美顯惡設官分職以領衆務弘宣六典以詳考察然猶倚明哲之輔建忠貞之司使名不得越功而獨美功不得後名而獨隱皆聽咨博詢敷納以言及至末世不能紀遠而求於密微疑諸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愈繁官方愈偽法令滋章巧飾彌多昔漢之刺史亦歲終奏事不制算課而清濁粗舉魏氏考課

即京房之遺意其文可謂至密然務於累細以違其體故歷代不能通也豈若申唐堯之舊去察就簡則簡而易從也夫宣盡物理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去人而任法則以傷理今科課優劣莫若委任達官各考所統在官一年以後每歲言優者一人為上第劣者一人為下第因計偕以名聞如此六載主者總集採案其六歲處優舉者超用之六歲處劣舉者奏免之其優劣少者左遷之令考課之品所對不鈞誠有難易若以難取優以易而否主者固當準量輕重微加降殺不足復曲以法盡也已丑詔書以考課難成聽通為例為例之理即亦取於風聲六年頓為黜陟無漸又非古者三考之意也今每歲一考則積優以成陟累劣以取黜小士君子之心相處未有官故六年六黜清能六進否劣者也監司將亦隨而彈之若令上下公相容過此為清議大穨亦無取於黜陟也

秦川軍事

臣嘗聞邊人說虜專以騎為寇穿整不如作馬坑馬坑法坑方三尺錯平穿之虜騎非下馬平治則終不得入又其外蹊要路亦可隨作鳩施槍垽中詭薄覆其上如此則虜當築地而行不敢輒往來也

奏事

竊惟藉田令本以籍田千畝十頃之田計其所行周旋不過數里凡宗廟粢盛御用膳羞及享神之調於是取所籍戶口足以當一縣一邑所供至重事貴臨履也

又

臣前在南聞魏興西北山有野牛野羊牛之大者二十斤羊之大者數百斤試令四求令者各得一枚并頭角蹄按其形不與中土相似然是野獸中所希有

又

樂杵臼澡槃缶斗釜瓮銚鍋鐺亦民間之急用也

又

被勅以臣造新律事律吏杜景孚復等造律皆未清本末之意者也

疏

論水利疏

臣竊思惟今者水災東南特劇非但五稼不收居業并損下回所在停汚高地皆多磽塉此即百姓困窮方在來年雖詔書切告長吏二千石為之設計而不廓開大制定其趨舍之宜恐徒文具所益益演當今秋夏疏食之時而百姓已有不贍前至冬春野無青草則必指仰官穀以為生命此乃一方之大事不可不豫為思慮者也臣

愚謂既以水為困當恃魚菜螺蜂而洪波汎溢貧弱者終不能得今者宜大壞兗豫州東界諸陂隨其所嶠而宣導之交令飢者盡得水產之饒百姓不出境界之內旦暮野食此目下日給之益也水去之後填淤之田畝收數鍾至春大種五穀必豐此又明年之益也前啟典牧種牛不供耕駕至於老不穿鼻者無益於用而徒有吏士穀草之費歲送任駕者甚少尚復不調習宜大出賣以易穀及為賞直詔曰蕃育之物不宜減散事遂停寢間主者令典廐右典牧種產牛大小相通有四萬五千餘頭苟不益世用頭數雖多其費日廣古者匹馬丘牛居則以耕出則以戰非如猪羊類也今徒養宜用之牛終為無用之費甚失事宜東南以水田為業人無牛犒令既壞陂可分種牛二萬五千頭以付二州將吏士庶使及春耕穀登之後萬頭責三百斛是為化無用之費得運水次成穀七百萬斛此又數年後之益也加以百姓降丘宅土將來公私之饒乃不可計其所留好種萬頭而即今右典牧都尉官屬養之人多畜少可並佃牧地明其考課此又三魏近旬歲當復入數十萬斛穀牛又皆當調習動可駕可皆令曰之可全者也

又疏

諸欲脩水田者皆以火耕水耨為便非不爾也然此事施於新田草萊與百姓相絕

離者耳。往者東南草創人稀故得水田之利。自頃户口日增而陂塘歲決良田變生蒲葦人居沮澤之際。水陸失宜放牧絶種樹木立枯。皆陂之害也。陂多則土壅水淺潦不即潤。故每有水雨輒復橫流延及陸田。言者不思其故。因云此土不可陸種。臣計漢之户口以險今之陂處皆陸業也。其或有舊陂舊塘則堅完修固。非今所謂當為人害者也。臣前見尚書胡威啓宜壞陂。其言懇至。臣中者又見宋侯相應遵上便宜求壞泗陂從運道。時下都督度支共處。當各據所見。不從遵言。臣按遵上事。運道東詣彭城有舊渠可不鑿。泗陂泗陂有遵地界。壞地凡萬三千餘頃。傷敗成業遵縣領應佃二千六百口。可謂至少。而猶患地狹不足盡力。此皆水之為害也。當所共悉。而都督度支方復執異。非所見之難。直以不同害理也。人心所見既不同。利害之情又有異。軍家之與郡縣士大夫之與百姓其意莫有同者。此皆偏其利以忘其害者也。此理之所以未盡而事之所以多患也。臣又按涼州界二度支所領佃者。州郡大軍雜士。凡用水田七十五百餘頃。計三年之儲。不過二萬餘頃。以常理言之。無為多積無用之水。況於今者水源益大。為災害臣以為與其失當寧濶之不滴宜發明詔勅刺史二千石。其漢氏舊陂舊塘及山谷私家小陂。皆當修繕以積水。其諸魏氏以來所造立及諸因雨決溢滿輒馬腸陂之類。皆決遏之。長吏二十石。躬親勸功

諸食力之人。並一時附功令。比及水凍得粗枯涸。其所修功實之人。皆以俾之。其舊陂塘溝渠當有所補塞者。皆尋求徵跡。一如漢時故事。豫為部分列上。須冬東南休兵交代。各留一月以佐之。夫川澤有常流。地形有定體。漢氏居人。衆多猶以無患。今因其所患而富富之跡。古事以明。近大理顯然。可坐論而得。臣不勝愚意。竊謂最是今日之實益也。

表

陳伐吳至計表

自閏月以來。賊但勅嚴下無兵上以理勢推之。賊之窮計力不兩完。必先認上流勤保夏口以東。以延視息。無緣多兵西上空其國都。而陛下過聽。便用委棄大計。縱敵患生。此誠國之遠圖。使舉而有敗。勿舉可也。事為之制。務從完宰。若或有成。則開太平之基。不成。不過費損日月之間。何惜而不一試之。若當須後年天時人事不得如常。臣恐其更難也。陛下宿議。分命臣等隨界分進。其所禁持東西同符。萬安之舉。未有傾敗之慮。臣心實了。不敢以曖昧之見。自取後累。唯陛下察之。

再上伐吳表

羊祜與朝臣多不同。不先博盡而密與陛下共施此計。故益令多異。凡事當以利害相較。今此舉十有八九利。其一二。止於無功耳。其言破敗之形。亦不可得。是計不出。已功不在身。各恥其前言。故帝之也。自頃朝廷事無大小。異意蜂起。雖人心不同。亦緣特恩不慮後難。故輕相同異也。昔漢宣帝議趙充國所上事效之後。詰責諸議者。皆叩頭而謝。以塞異端也。自秋已來。討賊之形頗露。若今中止。孫皓怖而生計。或徙都武昌。更完修江南諸城。遠其居人。城不可攻。野無所掠。糧大船於夏口。則明年之計。或無所及。

請羊祜辟士表

祜開府累年。讓職不獲。辟士始有所命。會卒。不得除署。故參佐劉俊等。隨預表上不許。

祜雖開府而不備僚屬。引謙之義。宜見顯明。及扶疾辟士。未到而沒。家無肩嗣。官無命士。此方之望。隱憂載懷。夫篤終追遠。人德歸厚。漢祖不惜四千户之封。以慰趙子弟心。請議之。

舉賢良方正表

按蘇贊布行於草野。著德於閭閻。放心直意。若得琅琊筆丹堰推訪格言。必有謇謇匪躬之節。

又

若得言論端委。太學錯總藝文。垂纓玉陛。論道紫宮。誠帝宮之瑰寶。清廟之偉器。

又

長史劉儉修治洛陽以東運渠。通舟。嘗用赤馬。

議

皇太子服制議

秦始十年。武元楊皇后崩。及將遷于峻陽陵。依舊制。既葬。帝及羣臣除衰。即吉。先是尚書祠部奏。從博士張靖議。皇太子亦從制。俱釋服。博士陳逵議。以為今制所依。蓋漢帝權制。與子有事。非禮之正。皇太子無有國家自宜終服。有詔更詳議。頃議云。

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同齊斬。既葬除衰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禮。漢氏承秦天下。為天子脩服三年。漢文帝見其下不可久行。而不知古制。更以意制。祥禫除卽吉。魏氏直以訖葬為節。嗣君皆不復諒闇。終制。學者非之久矣。然竟不推究經傳。考其行事。尊謂五者三年之喪。當以衰麻終二十五月。嗣君苟若此。則天子羣臣皆不得除。祲雖志在居篤。更通而不行。至今世主皆從漢文輕典。由處制者非制也。今皇太子與尊同體。宜復古典。卒哭除衰麻。以諒闇終制。於義既不應不除。又無取於漢文乃所以篤喪禮也。

答盧欽魏舒問

時尚書僕射盧欽尚書魏舒問預證據所依預答云于是欽舒述命預遠據經奏

傳稱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此謂天子絕慕唯有三年喪也非謂居喪衣服三年與士庶同也故后世子之喪而叔嚮稱有三年之喪二也周公不言高宗服喪三年而云諒闇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叔嚮不識景王除喪而識其燕樂已早明既墓應除而違諒闇之節也春秋魯僖享諸侯子産相鄭伯時簡公未葬請免喪以聽命君子謂之得禮宰嚭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傳曰弔生不及哀此皆既墓除服諒闇之證先儒舊說往往亦見學者未之思耳喪服諸侯為天子亦斬衰豈可謂終服三年耶上考七代未知王者君臣上下衰麻三年者諸下推將來恐亦難之玉其理一也非必不能乃事勢不得故知聖人不虛設不行之制仲尼曰禮所損益雖百世可知此之謂也

皇太子諒闇終制奏

侍中尚書令司空魯公臣賈充侍中尚書僕射奉車都尉大梁侯臣盧欽尚書新昌伯臣山濤尚書奉車都尉平春侯臣胡威尚書劇陽子臣魏舒司尚書堂陽子臣石鑒尚書豐樂亭侯臣杜預稽首言禮官參議博士張靖等議以為孝文權制三十六日之服以日易月道有汚隆禮不得全皇太子亦宜割情除服博士陳逵等議以為

三年之喪人子所以自盡故聖人制禮自上達下是以今制將吏諸遭父母喪皆假寧二十五月敦崇孝道所以風化天下皇太子至孝著于內而衰服除于外非禮所謂稱情者也宜其不除臣欽臣舒臣預謹按靖逵等議各見所學之一端未統衆者居喪古今之通禮也自上及下尊卑貴賤物有其宜故禮有以多為貴者有以少為貴者有以高為貴者有以下為貴者唯其稱也不然則本末不經行之不遠天子之與羣臣雖哀樂之情若一而所居之宜實異故禮不得同易曰上古之世喪期無數棄書稱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其後無文至周公旦乃稱殷之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其傳曰諒信也闇默也下逮五百餘歲而子張疑之以問仲尼仲尼答云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周景王有后世子之喪既葬除喪而樂晉叔向譏之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弗遂宴樂已早亦非禮也此皆天子喪事見於古文者也稱高宗不云服卷三年而云諒闇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譏景王不識其除卷而譏其宴樂已早明既葬應除而違諒闇之節也竟崩舜諒闇三年故稱遏密八音由此言之天下居喪齊斬之制非杖絰帶當遂其服既葬而除諒闇以終之三年無改父之道故百官總己聽於冢宰喪服已除故稱不言之美明不復寢苫枕土以荒大政也禮記三年之喪自天子達又云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又云端衰喪車皆無等此通謂天子居喪衣服之節同於凡人心喪之禮終於三年亦無服喪三年之文然繼體之君猶多荒嘿自從慶諒闇之制至令高宗擅名於往代子張疑於當時此乃賢聖所以為識非識天子不以服終喪也秦燔書籍率意而行亢上抑下漢祖草創因而不革乃至率天下皆終重服旦夕哀臨經罹寒暑禁塞嫁娶飲酒食肉制不稱情是以孝文遵認欲畢便墓墓畢制紅禫之除雖不合高宗諒闇之義近於古典故傳之後嗣于時預修陵廟故欲墓得在洨辰之內因以定制近至明帝存無陵寢五旬乃墓安在三十六日此當時經學疏略不師前聖之病也魏氏革命以既墓為節合於古典然不垂心諒闇同譏前代自秦始開元陛下追尊諒闇之禮慎終居篤允蹈古制超絕於殷宗天下歌德誠非靖等所能原本也天子諸侯之禮當以具矣諸侯悲其害己而削其籍今其存者唯士喪一篇戴聖之記襍錯其間亦難以取正天子之位至尊萬機之政至大羣臣之衆至廣不同之於凡人故大行既墓祔祭于廟則因疏而除之已不除則羣臣莫敢除故屈已以除之而諒闇以終制天下之人皆曰我王之仁也屈已以從宜皆曰我王之孝也既除而心喪我王猶若此也為也凡等臣子亦焉得不自勉以崇禮此乃聖制移風易俗之本高宗所以致殷隂宅惟衰榮而已哉若如難者更以權制自居疑於屈伸厭降欲以職

事為斷則父在為母基父卒三年此以至親屈於至尊之義也出母之喪以至親為厭而長子不得有制體尊之義升降皆從不敢獨也禮諸子之職掌國子之倅國有事則帥國子而致之太子唯所用之傳曰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不無事矣喪服母為長子妻為夫妾為主皆三年內宮之主可謂無事按魏漢制孝文之喪紅禫既畢孝景即吉於未央溝后實后必不得齊斬於別宮此可知也況皇太子配貳之至尊與國為體國宜遠遵古禮近同時制屈除以覓諸下協一代之成典君子之於禮有直而行曲而報有經而等有順而去之存諸內而已禮云非王后之謂喪云惟衰麻之謂斗此既臣等所謂經制大義且即實近言亦有不安今皇太子至孝烝烝發於自然號咷之慕匍匐殯宮大行既葬在而不反必想像平故彷徨寢戚若不覩從諒闇則東宮臣僕義不釋服此為永福官屬當獨衰麻從事出入殿者亦難以維今將吏雖蒙同二十五月之事寧至於大臣亦奪其制哲禫方進自以身為漢相居喪三十六日不敢踰國典而況於皇太子臣等以為皇太子宜如前奏除服諒闇制

又

于是太子遂以厭降之義從制除衰麻諒闇終制

諒闇之制乃自上古是以高宗無服喪之父而惟文稱不言漢文限三十六日魏氏以降既慶為儲望太子與國為體理宜釋服卒哭便除

祥祫議

易曰上古之代喪期無數自殷高宗諒闇三年不稱服喪三年而稱諒闇三年此釋服心喪之謂大戴篇曰昔武王崩成王十三而嗣立周公居冢宰攝政明年六月既葬周公冠成王而朝於祖以見諸侯命祝雍作頌是三年之同時明矣故令祫祀烝嘗於是行焉昔仲尼之制春秋也因魯史以明王法喪中之祥祫識影之文著焉

書

與王濛書

帝初令濛下建平受杜預節度濛至而陵預與濛書濛大驚表呈濛及濛答書及濛將至林陵王濛建信要令暫過論事濛舉帆直指謝曰風利不得泊也

足下既推其西藩便當徑取秣陵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於塗炭自江入海逾於泗沂泝河而上振旅還都亦曠世一事也秣陵通鑑作建業

與子昵書預子錫無名昵者

知汝頗欲念學今同還車到副書可按錄受之當別置一宅中勿復以借人

歲終帖

百三名家集

十一月十四日預頓首歲忽已終別久益兼其勞道遠書問又簡閒得來說知消息

中省次若言面來云真

親故帖

新故數移轉想祖父白具云也祖父如足下來言小大云具絕汝親也有信數附書信以慰吾心也黃伯思法帖刊誤云道遠書問又簡閒得來況非當時尺牘中語或是江左人書不時親故悟誤也數附書信以慰吾心求近世流俗語耳帖末云滿此

序

春秋左傳集解序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曰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偽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其餘則皆即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略不必改也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修之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為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身為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河之浸膏澤之潤渙然氷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修之以成一經之統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啓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即以為義者此蓋春秋新義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故發傳之體有三而為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顯文見於此而義起於彼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之類是也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偁辟假許田之類是也四曰盡而不汙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五

百三名家集

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或曰春秋以錯文見義若如所論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答曰春秋雖以一字為褒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為六十四也固當依傳以為斷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相祖述進不成為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丘明之傳於丘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沒而不說而更廣引公羊穀梁適足自亂預今所以為異專修丘明之傳以釋經經之條貫必由於傳傳之義例摠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褒貶簡二傳而去異端蓋丘明之志也其有疑錯則備論而闕之以俟後賢然劉子駿劉道大義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諸儒之美者也未有顓子嚴者雖淺近亦復名家故特舉劉賈許顓之違以見同異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又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相與為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曰釋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詳之也或曰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為仲尼自衛反魯修春秋立素王之制為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魯危行言孫以避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隱其義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終孔子卒敢問所安答曰異

乎余所聞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意也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傷時王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時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為感也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為終也曰然則春秋何始于魯隱公答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胙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隱公能弘宣祖業光啓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迹不墜是故因其歷數附其行事采周之舊以會成王義垂法將來所書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歷即周正也所稱之公即魯隱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此其義也若夫制作之文所以章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聖人包周身之防既作之後方復隱諱以避患非所聞也子路欲使門人為臣孔子以為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先儒以為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既已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誣據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小鄒射不住三叛之數故余以為感麟而作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為得其實至於反袂拭面稱吾道窮亦無取焉義起于彼五臣作起義在彼諱避善本作避諱若此五臣作若如有所善作其所公即五臣作公則

律序

律者以正罪名令者以序事制二者相須為用也

論

春秋長歷論

書稱期三百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是以天子必置日官諸侯必置日御世修其業以考其術舉全數而言故曰六日其實五日四分之一日日行一度而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有畸日官當會集此之遲疾以考成晦朔錯綜以設閏月閏月無中氣而北斗邪指兩辰之間所以異於他月也積此以相通四時八節無違乃得成歲其微密至矣得其精微以合天道事敘而不悖故傳曰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然陰陽之運隨動而差差而不已遂與歷錯故仲尼丘明每於朔閏發文益矯正得失因以宣明歷數也桓十七年日食得朔而史闕其日單書朔僖十五年日食而史闕朔與日故傳因其得失並起時史之誤兼以明其餘日食或歷失其正也莊二十五年經書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周之六月夏之四月所謂正陽之月也而時歷誤當是七月之朔非六月故傳云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用幣于社伐鼓于朝此非用幣伐鼓常月因變而起歷誤也文十五年經文皆同而更復發傳曰非禮

明前傳欲以審正陽之月後傳發例欲以明諸侯之禮也此乃聖賢之微旨先儒所未喻也昭十七年夏六月日有食之而單子言非正陽之月以詔一朝近於指鹿為馬故傳曰不君矣且因以明此月為得天正也劉子駿造三統歷以修春秋春秋日食有甲乙者三十四而三統歷唯一食歷術比諸家既最疎又六千餘歲輒益一日凡歲當累日為次而無故益之此不可行之甚者班固前代名儒而謂之最密非徒班固也自古以來諸論春秋者多述謬誤或造家術或用黃帝以來諸歷以推經傳朔日皆不得諧合日食於朔此乃天驗經傳又書其朔食可謂得天而劉賈諸儒說皆以為月二日或三日公違聖人明文其蔽在於守一元不與天消息也余感春秋之事嘗著歷論極言歷之通理其大指曰天行不息日月星辰各運其舍皆動物也物動則不一雖行歷大量可得而限累日為月以新故相序不得不有毫毛之差此自然理也故春秋日有頻月而食者曠年不食者理不得一而等守恒數故歷無不有差失也始失於毫毛而尚未可覺積而成多以失弦望朔晦則不得不改憲以從之書所謂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易所謂治歷明時言當順天以求合非為合以驗天者也推此論之春秋二百餘年其治歷變通多矣雖數術絕滅還尋經傳微旨大量可知時之違謬則經傳有驗學者固當曲循經傳月日日之食以考朔晦也以推時驗而皆不然各據其學以推春秋此無異度已之跡而欲削他人之足也余為歷論之後至咸寧中善算李修夏顯依論體為術名乾度歷表上朝廷其術合日行四分之數而微增月行用三百歲改憲之意二元相推七十餘歲承以強弱強弱之差蓋少而適足以遠通盈縮時尚書及史官以乾度與太始歷衆校古今記注乾度歷殊勝令其術具存時又并致古今十歷以驗春秋知三統歷之最疎也今具列其時得失之數又據經傳微旨證據及失閏旨考日辰朔晦以相發明為經傳長歷諸經傳證據及失閏時文字謬誤皆甄發之雖未必其得天蓋春秋當時文歷也學者覽焉

說

春秋長歷說與論畧同

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七分之七有奇日官當會集此之遲疾以考成晦朔以設閏月閏月無中而北斗邪指兩辰之間所以異於他月積此以相通四時八節無違乃得成歲其微密至矣得其精微以合天道則事敘而不悖故傳曰閏以正時時以作事然陰陽之運隨動而差差而不已遂與歷錯故仲尼丘明每於朔閏發文益矯正得失因以宣明歷數也劉子駿造三正歷以修春秋日食有甲乙者三十四而三

正歷惟得一蝕。比諸家既最疎又六千餘歲輒益一日。凡歲當累日為次而故益之。此不可行之甚者。自古以來諸論春秋者多述謬誤或造家術或用黃帝已來諸歷以推經傳朔日皆不諧合日蝕於朔。此乃天驗經傳又書其朔蝕可謂得天而劉賁諸儒說皆以為月二日或三日。公違聖人明文。其辯在於守一元不與天消息也。余感春秋之事嘗著歷論極言歷之通理其大指曰天行不息日月星辰各運其舍皆動物也物動則不一。雖行度有大量可得而限。累日為月累月為歲。以新故相涉不得不有毫末之差。此自然之理也。故春秋日有頻月有朔者。曠年不蝕者。理不得一。而算守恒數故歷無不有先後也。始失於毫毛而尚未可覺。積而成多。以失弦望晦朔則不得不改。憲以從之。書所謂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易所謂治歷明時言當順天之求合非為合以驗天者也。推此論之。春秋二百餘年其治歷變通多矣。雖數術絕滅遠尋經傳微旨大量可知。時之違謬則經傳有驗。學者固當曲循經傳月日日蝕以考晦朔以推時驗而皆不然。各推其學以推春秋此異於度已之跡而欲削他人足也。余為歷諸論之後至咸寧中善算者李修卜顯依論體為術名乾度歷表上朝廷其術合日行四分數而微增月行用三百歲改憲之意二元相推七十餘歲承以強弱強弱之差益少而適足以遠通盈縮時尚書及史官以乾度與泰始歷參

校古今記注乾度歷殊勝泰始歷上勝官歷四十五事。今其術具存。又并考古今十歷以驗春秋知三統之最疎也。

譜

宗譜

別子者。君之嫡妻之子。長子之母弟也。君命為祖。其子則為太宗。常有一主。昭穆之序。辨親疎之別。是故百代不遷。若無子。則支子為後。雖七十無無主婦若殤死。則繼經加一等。以兄弟之列代之。殤無為父道。兄弟昭穆同故也。死皆為之齊縗三月。若始封君相傳數各隨親疎為限。雖尊雖出嫁猶不敢降也。屬絕則為之齊縗三月。若始封君相傳。則自祖始封君其支子孫皆宗太宗。然則繼體君為中宗之尊。支庶莫敢宗之。是以命別子為宗主。一宗奉之。故曰祖者高祖也。言屬逮於君。則就君屬絕於君。則適宗子家也。而說者或云君代代得立太宗。或云別子之母弟亦得為祖。或云命妾子為別子。其嫡妻子則還宗於君。皆非也。別子之弟。子孫無貴賤皆宜宗別子之子孫。小宗一家之長也。同族則宗之。其服隨親疎為比。姊妹出嫁不敢降之。五屬斷服。則不宗之矣。

令

遺令

古不合葬。明於終始之理。同於無有也。中古聖人改而合之。蓋以別合無位。更緣生以示教也。自此以來。大人君子或合或否。未能知生安能知死。故各以己意所欲也。吾往為叠郎。嘗以公事使過密縣之邢山。山上有冢。問耕父云。是鄭大夫祭仲。或云子厚之冢也。遂率從者祭而觀焉。其造冢居山之頂。四望周遠。連山體南北之正而邪乘北向。新鄭城意不忘本也。其隧道唯塞其後。而空其前。不填之示藏無珍寶。不取於重深之山多美石。不用。必集洧水自然之石。以為冢藏。費不勞工巧而此石不入世用也。君子尚其有情。小人無利。可勤歷千載無毀偷之致也。吾去春入朝。因郭氏葬亡緣陪陵舊義。自表營洛陽城東首陽之南。為將來兆域。而所得地中有小山上無舊冢。其高顯雖未足比邢山。然東奉二陵。西瞻宮闕。南嚮伊洛。北望羣英。欣暢然遠覽情之所安也。故遂表樹開道。為一定之制。至時皆用洛水圓石。開隧道南向。儀制取法於鄭大夫。欲以儉自完。棺器小斂之事。皆當稱此。（一作遠。○耕父仰覽作耕者祭。作登。有情作俗。）

檄文

酒論

重醞酳醴。汝土泉清甜苦無常。五味相并。

杜預本傳

杜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也。祖畿。魏尚書僕射。父恕。幽州刺史。預博學多通。明於興廢之道。常言德不可以企及。立功立言。可庶幾也。初其父與宣帝不相能。遂以幽死。故預久不得調。文帝嗣位。預尚帝妹高陸公主。起家拜尚書郎。襲祖爵豐樂亭侯。仕職四年。轉祭相。府軍事鍾會伐蜀。以預為征西長史。及會反。察佐並遇害。唯預以智獲免。增邑千一百三十戶。與車騎將軍賈充等定律令。既成。預為之注解。乃奏之。詔班于天下。泰始中。守河南尹。預以京師王化之始。自近及遠。凡所施論。務崇大體。受詔為黜陟之課。司隸按尉石鑒以宿憾奏預免職。時虜寇隴右。以預為安西軍司。給兵三百人。騎百匹。到長安。更除秦州刺史。領東羌校尉。輕車將軍。假節。屬虜乞石鑒時為安西將軍。使預出兵擊之。預以虜乘勝馬肥。而官軍懸乏。宜并力大運。須春進討。陳五不可。四不須。鑒大怒。復奏預擅飾城門官舍。檐之軍興。遣御史檻車徵詣廷尉。以預尚主。在八議。以侯贖論。其後隴右之事。卒如預策。是時朝廷皆以預明于籌略。會匈奴帥劉猛舉兵反。自并州西及河東平陽。詔預以散侯定計。省閱戎拜度支尚書。預乃奏立籍田。建安漁論處軍國之要。又作人排新器。興常平倉。定穀價。

較鹽鐵制課調內以利國外以救邊者五十餘條皆納焉石鑒自軍還論功不實為預所糾遂相讐恨言詞諠譁並坐免官以侯兼本職數年復拜度支尚書元皇后梓宮將遷于峻陽陵舊制既葬帝及羣臣即吉尚書奏皇太子亦宜釋服預議皇太子宜復古典以諒闇不制從之預以時應差舛不應基度奏上二元乾度歷行于世預又以孟津渡險有覆沒之患請建河橋于富平津議者以為殷周所都歷聖賢而不作者少不可立故也預曰造舟為梁則河橋之謂也及橋成帝從百僚臨會舉觴屬預曰非君此橋不立也對曰非陛下之明臣亦不得施其微巧周廟歆器至漢東京猶在御坐漢末喪亂不復存形制遂絕預創意造成奏上之帝甚嘉歎焉咸寧四年秋太霖雨蝗蟲起預上疏多陳農要事在貢賢才預在內七年損益萬機不可勝數朝野稱美號曰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也時帝密有滅吳之計而朝議多違唯預羊祜張華與帝意合祜病舉預自代因以本官假節行平東將軍領征南軍司及祜卒拜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給追鋒車第二駙馬預既至鎮繕兵甲耀威武乃簡精銳襲吳西陵督張政大破之以功增封三百六十五戶珓吳之名將也據要害之地恥以無備取敗不以所喪之實告于孫皓預欲間吳邊將乃表還其所獲之衆于皓皓果召政遣武昌監劉憲代之故大軍臨至使其將帥移易以成傾湯之勢預

處分既定乃啓請伐吳之期帝報待明年方欲大舉預表陳至計時帝與中書令張華圖基而預表適至華推枰歛手曰陛下聖明神武朝野清晏國富兵強號令如一吳主荒淫驕虐誅殺賢能當今討之可不勞而定帝乃許之預以太康元年正月陳兵于江陵遣參軍襲襲陽太守周奇等舉衆循江西上檄以節度奇日之間累城邑皆如預策焉又遣牙門管定周旨伍巢等率奇兵八百泛舟夜濟以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出于要害之地以奪賊心吳都督孫歆震恐與伍延書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吳之男女降者萬餘口旨巢等伏兵樂鄉城外歆遣軍出距王濬大敗而還旨等發伏兵隨歆軍而入歆不覺直至帳下虜歆而還故軍中為之謠曰以計代戰一當萬千是進過江陵吳督將伍延偽請降而列兵登陴預攻拔之既平上流于是沅湘以南至于交廣吳之州郡皆望風歸命奉送印綬預仗節撫詔而綏撫之凡所斬及生獲吳都督監軍十四牙門郡守百二十餘人又因兵威徙將士屯戍之家以實江北南郡故地各樹之長吏荊土肅然吳人赴者如歸矣王濬先列上得孫歆頭預復生送歆洛中以為大笑時衆軍會議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劾今伺暑水潦方降疾疫將起宜俟來冬更為大舉預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以并強齊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遂指授羣帥徑

進林陵所過城邑莫不來手議者乃以書謝之孫皓既平振旅凱入以功進爵當陽縣侯增邑并前九千六百戶封子毓為亭侯千戶賜絹八千匹初攻江陵吳人知預病癰憚其智計以敓擊狗頸示之每大樹似癰輒砍使白題曰杜預頸及城平盡捕殺之預既還鎮累陳家世吏職武非其功請還不許預以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勤于講武修立洋宮江漢懷德化被萬里攻破山夷錯置屯營分據要害之地以固維持之勢又修邵信臣遺跡激用淯消諸水以浸原田萬餘頃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衆庶賴之號曰杜父舊水道唯沔漢達江陵千數百里非無通路又巴丘湖沅湘之會表裏山川實為險固荊蠻之所恃也預乃開揚口起夏水達巴陵十餘里內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南土歌之曰後世無叛由杜貽孰識智名與勇功預公家之事知無不為凡所興造必依度始終鮮有敗事或譏其意碎者預曰禹稷之功期于濟世所廢幾也預好為後世名常言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刻石為二碑紀其勳績一沉萬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曰焉知此後不為陵谷乎預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而每仕大事輒居將率之列結交結物恭而有禮問無所隱論人不倦敏於事而慎於言既立功之後從容無事乃躬思經籍為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參攷衆家譜第謂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歷備成一家之學比老乃成又撰女記讚當時論者謂預文義質直世人未之重唯秘書監荀勗賞之曰左丘明本為春秋作傳而左傳遂自孤行釋例本為傳設而所發明何但左傳故亦孤行時王濟解相馬又甚愛之而和嶠頗聚斂預常稱濟有馬癖嶠有錢癖武帝問之謂預曰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預在鎮數餉遺洛中貴要或問其故預曰吾但恐為害不求益也預初在荊州因宴集醉卧坐中外人間嘔吐盤竊窺之户止見一大蛇垂頭而吐聞者異之其後徵為目緣按尉加位特進行次鄧縣而卒時年六十三帝甚嗟悼追贈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諡曰成預先為遺令子孫一以遵之子錫嗣

杜征南集卷全終

荀成侯學古而佞者也史責其援朱均以貳極煽衆閒而偶寨至於斗粟興謀踰里成詠階禍已甚誠無辭焉嘉博聞明識牛鐸諳樂勞薪炊飯咸能辨之茂先倫匹也顧其文采則謝弗如泰始中與傅張同造歌詩荀尤少味始歎班固明堂實鼎不可復作獨其條問列和表正笛聲樂家之論畫獏為優其他簡牘亦云清令益晉初之文豪玄尚存雕幾未極名人吐辭簡直近理江左文士盛談茂先散珠太沖橫錦若二荀者流忽而不言不幾乘大輅笑椎輪乎無惑乎六朝體製追時為工登高望之旗靡轍亂也東漢荀氏後多顯人景倩既讓文若公曾尤媲慈明何其子孫位通而德儉也以是名克家然乎

寓東張溥題

賦
蒲荀賦
奏
條牒問列和諸律意狀奏
表
辭尚書令表　讓豫州大中正表
讓樂事表　答問三公表
對
議遣王公之國對　議增置丈法對
議
省吏議　甲乙議
書
為文王與孫皓書　答王琛書
序
穆天子傳序
樂歌
晉四廂樂歌
正旦大會行禮歌
於皇　明明
邦國　祖宗
王公上壽歌
踐元辰
食舉樂東西廂歌
煌煌　賓之初筵
三后　赫矣
烈文　猗歟
隆化　振鷺
翼翼　既宴
時雍　嘉會
晉正德大豫舞歌
正德舞歌　大豫舞歌
詩
從武帝華林園宴二首
附錄
本傳

魏　潁川荀勗　著
明　太倉張溥　閱

賦

浦笛賦

靈運仙流休祥允淑懿彼秋方乾元是育有浦笛之珍奇應溟和而延育

奏

條牒問列和諸律意狀奏

泰始十年中書監荀勗中書令張華出御府銅竹律二十五具部太樂郎劉秀等校試其三具與杜夔及左延年律法同其二十二具視其銘題尺寸是笛律也問協律中郎將列和聲音魏明帝時令和承受一笛聲以作此律調使學者別居一坊歌詠習依此律調至于都合樂時但識其尺寸之名則絲竹歌詠皆得均合歌聲清濁者用長笛長律歌聲清濁用短笛短律凡絃歌調張清濁之制不依笛尺寸名之則不可知如最等奏奏可

昔先王之作樂也以振風陽俗饗神祐賢必協律呂之和以節八音之中是故郊祀朝宴用之有制歌奏分銖清濁有宜故曰五聲十二律還相為宮此經傳記籍可得而知者也如和對辭笛之長短無所象則率意而作不由曲度考以正律皆不相應吹其聲均多不諧合又辭先師傳笛別其清濁直以長短工人裁制檀不依律是為

作笛無法而和寫笛造律又今琴瑟歌詠從之為正非所以稽古先哲垂顧于後者也謹條牒諸律問和意狀如左及依典制用十二律造笛象十二枚聲均調和器用便利講肄彈擊必合律呂況乎宴饗萬國奏之廟堂者哉雖伶蒙瞽逸至音難精猶疑儀形古者以求厥衷合乎經理於制為謀若可施行請更部笛工選竹造作下太樂樂府施行平議諸杜夔左延年律可皆留其御府笛正聲下徵各一具皆銘題作者姓名其餘無所施用還付御府毀破令書削最又問和作笛為可依十二律作十二笛令一孔依一律然後乃以為樂不和辭太樂東廂長笛正聲已長四尺二寸今當復取其下徵之聲於法聲濁者笛當長計其尺寸乃五尺有餘和者日作之不可吹也又笛諸孔雖不按試意謂不能得一孔輒應一律也按太樂四尺一寸笛正聲均應徙寫以十二律還相為宮推法下徵之孔當應律大呂大呂笛長二尺六寸有奇不得長五尺餘輒令太樂郎劉秀鄧昊等依律作大呂笛以示和又吹七律一孔一按聲皆相應然後令郝生鼓箏來同吹笛以為標引相和諸曲和乃辭曰自和父祖漢世以來笛家相傳不知此法而今調均與律相應實非所及也郝生善基種整朱夏皆與和同

又問和笛有六孔及其體中之空為七和為能盡名其宮商角徵羽孔調與不調以何檢知和辭先師相傳吹笛但以作曲相語為某曲當舉某指初不知七孔盡應何聲也若當作笛其仰尚方笛工依按舊像施但吹取鳴者初不復校其諸孔調與不調也按周禮調樂金石有十定之聲是故造鐘磬者先依律調之然後施於庸縣作樂之時請音皆受鐘磬之均即為悉應律也至於饗宴殿堂之上無庸縣鐘磬以笛有一定調故諸絲歌皆依笛為是為笛猶鐘磬宜必合於律呂如和所對真以意造率短一寸七孔聲均不知其皆應何律調與不調無以檢正惟取竹之鳴者為無法制輒令部郎劉秀鄧昊王艷魏邵等與笛工參具作笛工人造其形律者定其聲然後器象有制音均和協

又問和元不知律呂之義作樂音均高下清濁之調常以何名之和辭無合樂時隨歌者聲之清濁用笛有長短假令聲濁者用三尺二笛因名曰此三尺二調也聲清者用二尺九笛因名曰此二尺九調也漢魏相傳施行皆然按周禮奏六樂乃奏黃鐘大呂乃奏太簇歌應鐘皆以律呂之義紀歌奏清濁而和所稱以二尺三尺為名雖漢魏用之俗而不與部郎劉秀鄧昊等以律作笛三尺二寸者應無射之律若宜用長笛執樂者曰請奏無射周語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二尺八寸四分四釐應黃鐘之律若宜用短笛執樂者曰請奏黃鐘周語曰黃鐘所以

宣養六氣九德也則歌奏之義當合經禮考之古典於制為雅

表

辭尚書令表

爰六官所掌冢宰為首泰公卿贊以丞相御史為寇今者尚書令總此三者非臣為濶所宜忝竊

讓豫州大中正表

被勅以臣為豫州大中正臣與州閭鄉黨初不相接臣本州十郡方與他州人數倍多品漢人物名正豫州請論此乃臧否之本風俗所繫

讓樂事表

臣掌者作又知秘書今復校錯誤十萬餘卷書不可舍字復兼他職必有廢頓

答問三公表

（咸寧四年司徒王曾遷太宰詔問最同徒處當歸心副遠近之望并治事見才雖可如最表）

三公具瞻之望誠不可用非其人昔魏文帝用賈詡為公孫權笑之尚責令李膚忠亮高潔堪處台輔

薦三公保傅表

三公保傅宜得其人若使楊珧參輔東宮必當仰稱聖意尚書令衛瓘吏部尚書山濤皆可為司徒如以瓘新為令未出者濤即其人

對

議遣王公之國對

如詔舉古方伯選才使軍國各隨方面為都督誠如明旨至於割正封疆使親疎不同誠為佳矣然分裂舊土猶懼多所搖動必使人心忽擾愚惟竊宜如前若於事不得不時有所轉封而不至分割土域有所損奪者可隨宜節度其五等體國經遠實不成制度然但虛名其於實事畧與舊郡縣鄉亭無異若造次改奪恐不能不以為恨今方了其大者以為五等可須後裁度凡事雖有久而益善者若臨時或有不解亦不可忽

議增制文法對

門下侍郎事令史伊羨趙咸為舍人對掌文法詔以問最最對

今天下幸賴陛下聖德六合為一望道化隆洽垂之將來而門下上稱程咸張憚下稱此等欲以文法為政皆愚臣所未達者昔張釋之諫漢文謂獄圄當天不宜見用邴吉住車明調和陰陽之本此二人豈不知小吏之惠誠重惜大化也昔魏武帝使

中軍司荀攸典刑獄明帝時猶以付內常侍以臣所聞明帝時唯有通事劉泰等官不過與殿中同號耳又頃言論者皆云省官減事而求益吏者相尋矣多云尚書郎大令史不親文書乃委付書令史及幹誠吏多則相倚也增置文法之職適恐更耗擾臺閣臣竊謂不可

議

省吏議

時議省州郡縣吏以赴農功最議云

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昔蕭曹相漢載其清靜致畫一之歌此清心之本也漢文垂拱幾致刑措此省事也光武併合吏員縣官國邑裁置十一此省官也魏太和中遣王人四出減天下吏員正始中亦并合郡縣此省吏也今必欲求之於本則宜以省事為先凡居位者使務思蕭曹之心以翼佐大化篤義行崇敦睦使昧寵忘本者不得容而偽行自息浮華者懼矣重敦讓尚止足令賤不妨貴少不陵長遠不間親新不間舊小不加大淫不破義制上下和安遠近相信矣役不可以進趣得譽不可以朋黨求則是非不妄而明官人不惑於聽矣去奇技抑異說好變舊以徼非常之利者必加其刑則官業有常人心不遷矣事留則政稽政稽則

功廢處位者而孜孜不怠奉職司者而夙夜不懈則雖在罣罥而守不假器矣使信若金石小失不害大政恐忽捐以容之簡文崇畧細詐命之所施必使人易視聽顧之如陽春長之如雷震勿使微文煩撓為百吏所黠則吏竭其誠下悅上命矣設官分職委事責成君子心競而不力爭量能受任愚不出位則官無異業政典不奸矣凡此皆愚所謂省事之本也苟無此雖不省吏天下必課之省矣若欲省官私謂九寺可并於尚書蘭臺宜省付三府然施行歷代世之所習是以久抱愚懷而不敢言至於省事實以為善若直作大例皆減其半恐文武衆官郡國職業及事之興廢不得皆同凡發號施令典而當則安倫有駁者或致壅否凡職所臨履先精其得失使忠信之官明察之長各裁其中先條上言之然後混齊大體詳宜所省則令下必行不可搖動如其不爾恐適惑人聽比前仆所省皆須更輒復或激而滋繁亦不可不重

甲乙議

昔鄉里鄭子摩娶陳司空從妹後隔呂布之亂不復相知存亡更娶鄉里蔡氏女徐州平定陳氏得還還二妃竝存蔡氏之子字元鑾為陳氏服嫡母之服事陳公以從舅之禮族兄宗伯曾責元鑾謂抑其親鄉里先達以元鑾為令宜不審此事粗相似

否又王昌前母服議皆同

書

為文王與孫皓書

時遣吳商賈將徐紹孫彧所命齎詰遣使報書方發使聘吳並令當時文士作書昭用嗣所作皓既報命和親昭謂嗣曰君前作書使吳思順發十萬之衆也○孫楚為石苞與皓書亦此時徐紹孫彧與符郭孫郁參誤

聖人稱有君臣然後有上下禮義是故大必字小小必事大然後上下安服摩生獲所遷至未塗紀德既毀勳民之命以爭強於天下違理順之至理則仁者弗由也方今主上聖明履幬無外僕備位宰輔屬當國重惟華夏乖殊方隅圮裂六十餘載金革亟動無年不戰暴骸喪元困悴罔定每用悼心坐以待旦將欲止戈興仁為百姓請命故分命偏師平定蜀漢役未經年全軍獨克于時猛將謀夫朝臣庶士咸以奉天時之宜就既征之軍藉吞敵之勢宜遂回旗東指以臨吳境舟師泛江順流而下陸軍南轅取徑四郡兼成都之權漕巴漢之衆然後以中軍整旅一方雲會未及浹辰可便江表底平南夏順軌然國朝深惟伐罪之舉雖有靜難之功亦悼黷武獨惟其害戰於緜竹者自元帥以下並受斬戮伏屍蔽地血流丹野一之於前猶追恨不忍況重之於後乎是故旅師按甲思與南邦共全百姓之命夫料力忖勢度資量險

遠攷古昔廢興之理近鑒西蜀安危之効隆德保祚去危即順屈己以甯四海者仁哲之高致也履危偷安隕德覆祚而不稱於後世者非智者之所居也今朝廷遵徐紹孫或獻書翰懷若書御於前必少留意回慮革箸結歡弭兵共為一家惠矜吳會施及中土豈不泰哉此昭心之大願也敢不承受若不獲命則晉天率土期於大同雖重于戈固不復已也太平御覽載荀勗為文王與孫皓書御覽

答王深書

王隱丘州人闖廟盜鮮卑金頭帶十二枚

序

穆天子傳序

晉荀勗撰次為中經列在秘書

序古文穆天子傳者太康二年汲縣民不准盜發古冢所得書也皆竹簡素絲編以

臣晉前所攷定古尺度其簡長二尺四寸以墨書一簡四十字汲者戰國時魏地也按所得紀年益魏惠成王子今王之塚也於世本益襄王也按史記六國年表自今王二十一年至秦始王三十四年燔書之歲八十六年及至太康二年初得此書凡五百七十九年其書言周穆王游行之事春秋左氏傳曰穆王欲肆其心周行于天

下將皆使有車轍馬迹焉此書所載則其事也王好巡守得盜驪騄耳之乘造父為御以觀四荒北絕流沙西登崑崙見西王母與太史公記同汲郡收書不讓多毀落殘缺雖其言不典皆是古書頗可觀覽謹以二尺黃紙寫上請事平以本簡書及所新寫並付秘書繕寫藏之中經副在三閣讎校

樂歌

晉四廂樂歌

晉書樂志曰魏杜夔傳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聲辭及太和中左延年改變騶虞伐檀文王三曲更自作聲節其名

雅樂郎作者是也後又改易正旦大會太尉奉璧皮帛行禮東廂歌二曰鹿鳴篇詠文帝用延年所改文王聲第四曰伐檀篇詠明帝用延年所改騶虞之聲重用而除古伐檀古今樂錄曰漢故事上壽用四會曲魏明帝青龍二年以長笛倉舉第十一古大置酒曲代四會又易古詩名曰鞉鼓行用為上壽曲遠用最在前鹿鳴以下十二曲名

倉舉樂而四會之曲遂廢晉書樂志曰秦始中使傅玄荀勗張華各造正旦大會行禮及王公上壽酒倉舉樂歌詩荀勗乃更作行禮詩四篇又為正旦大會王公上壽歌詩并倉舉樂歌詩合十三篇又以魏氏歌詩或二言或三言或四言或五言與古詩不類以問司徒中郎將陳頵頵曰被之金石未必皆當被荀勗造晉歌皆為四言唯王公上壽酒一篇為三言五言焉

正旦大會行禮歌

晉荀勗造正旦大會於皇帝行禮歌四篇一曰於皇篇

於皇元首肇生資始履瑞大享敬御繁祉肆覲厥后爰及卿士欽順則元允也天子

明明當魏

明明天子臨下有赫四表宅心惠洽荒貊柔遠能邇孔淑不逆來格祁祁邦家是若

邦國當魏洋洋

光光邦國天篤其祜丕顯哲命顧柔三祖世德作求爰有九士思我皇度奮倫攸序

祖宗當魏鹿鳴

惟祖惟宗高朗緝熙對越在天駿惠在茲聿求厥成我皇崇之式固其猶往敬用治

王公上壽酒歌

踐元辰當魏羽行

踐元辰延顧融獻羽觴祈令終我皇壽而隆我皇茂而嵩本支奮百世休祚鍾聖躬

食舉樂東西廂歌

煌煌當鹿鳴

煌煌七曰重明文暢我有嘉賓是應是貺邦政既圖接以大饗人之好我式遵德讓

賓之初筵當於

賓之初筵錫湯濟濟既朝乃宴以洽百禮頒以位敘或延或陞登儐台鬼亦有兄弟

胥于階容兹度揩觀顧養正隆禍孔偕

三台當昭

三台我三后大業是維今我聖皇煜燿前暉奕世重規明照九畿思輯用光時罔有違

陝禹之跡莫不來威天祓顯祿福履是綏

赫矣當華

赫矣太祖克廣明德廓開宇宙正世立則變化不經民無瑕愚創業垂統兆我晉國

烈文當朝

烈文伯考時惟帝景夷險平亂威而不猛御衡不迷皇塗煥炳七德威宣其甯惟永

猗歟當盛

猗歟盛歟先皇聖文則天作孚大哉為君慎徽五典帝載是勳文武發揮茂建嘉勳

修己濟治民用甯殷懷遠燭幽玄教氛氳善世不伐服事三分德博化隆道冒無垠

隆化當蕤賓

隆化洋洋帝命溥將登我晉邁越惟聖皇龍飛華運臨熹八荒敏哲欽明配蹤虞唐

封建厥福駿發其祥三朝習吉終然允臧其臧惟何總彼萬方元侯列辟四嶽群王

時見世享率茲有堂旅揖在庭嘉客在堂宋衛既鎮陳留山陽我有賓僚觀國之光

貢賢納訐獻璧奉璋保佑命之申錫無疆

振鷺雍雍

振鷺于飛鴻漸其翼亮邑穆穆四方是式無競惟人王綱允棘君子來朝言觀其極

翼翼當陽

翼翼大君民之攸暨信理天工惠康不匱將遵不仁訓以純粹幽明有倫俊乂在位九族既睦庶邦順比開元布憲四海鱗萃協物正統殊塗同致厚德載物靈心隆叢敦奏讓言納以無諱樹之典象誨之義類上教如風下應如流一人有慶羣萌以遂我后宴喜今問不陳

既宴嘉賓既宴嘉賓天庭

既宴既喜爰是萬邦禮儀辛度物有其容晰晰庭燎皇皇鼓鍾笙磬詠德萬舞象功八音克諧俗易化從其和如樂庶品時邕

時雍當秀兩義

時邕斌斌宋書作分分六合同塵往我祖宮威靜殊荒首定荊楚遂平燕秦聲聲文王遹德流仁爰造卓昧應乾順民靈瑞告符休徵響震天地弗違以和神人既戭庸蜀吳會是賓肅慎率職梏矢來陳韓濊進樂均音書作宮協清鈞函旅斂契抚南狹珍玉喬重譯玄菟文身我皇撫之景命惟新

嘉會

倍悟嘉會有聞無聲清酤既奠遵豆既登晉書作升禮充樂備簫韶九成愷樂飲酒酣而不盈率土歡豫邦國以寧王猷充塞萬載無傾

晉正德大豫舞歌

正德舞歌

人文垂則盛德有容聲以依詠舞以象功干戚發揮節以笙鏞羽籥雲會翊宣今蹈敦美盡善允協時邕煥炳其章光乎萬邦萬邦洋洋承我晉道配天作享元命有造上化如風民慝如革豫穆斌斌形于綴兆文武旁作慶流四表無競維烈永世是紹

大豫舞歌

豫順以動大哉惟時時遘其仁世載邕熙兆我區夏宣文是基大業惟新我皇隆之重光累暉欽明文思迄用有成惟晉之祺穆穆聖皇受命既固品物咸寧芳烈雲布文教旁通篤以溫柔玄化洽暢被之暇豫作樂崇德同美韶濩游遊幽遐式遵王度

詩

從武帝華林園宴二章

習習春陽帝出乎震 平天施地生以應仲春思文聖皇順時秉仁欽若靈則飲御嘉賓洪恩普暢慶乃衆臣

具慶維何錫以帝祉肆覲厚后有客庶尹外納要荒內延卿士簫管詠德八音咸理凱樂飲酒莫不宴喜

荀勗本傳

荀勗字公曾潁川潁陰人漢司空爽曾孫也祖棐射聲校尉父昶早亡勗依于舅氏岐嶷夙成年十餘歲能屬文從外祖魏太傅鍾繇曰此兒當及其曾祖既長遂博學達於從政仕魏辟大將軍曹爽掾遷中書通事郎爽誅門生故吏無敢往者勗獨臨赴衆乃從之為安陽令轉驃騎從事中郎勗有遺愛安陽生為立祠遷廷尉正褒文帝大將軍軍事賜爵關內侯轉從事中郎領記室高貴鄉公欲為變時大將軍據孫佑等守閶闔門帝弟安陽侯幹閽難欲入佑謂幹曰未有入者可從東掖門及幹至帝遽之幹以狀白帝欲誅佑勗諫曰孫佑不納安陽誠宜深責然事有逆順用刑不可以意怒為輕重今成倅刑止其身佑乃族誅恐義士私議乃免佑為庶人時官騎路遠求為判官入蜀勗言於帝曰明公以至公宰天下宜伐正義以伐進討而名

以判客除賊非所謂刑于四海以德服遠也帝稱善及鍾會謀反審問未至而外人先告之帝侍會素厚未之信也勗曰會雖受恩然其性未可許以見得思義不可不速為之備帝即出鎮長安王薄郭奕等軍王深以勗是會從甥少長舅氏勸帝斥出之帝不納而使勗陪乘侍之如初先是勗啓伐蜀宜以衛瓘為監軍及蜀中亂瓘以漸會平還洛與裴秀羊祜共管機密時將發使聘吳並遣當時文士作書與孫皓帝用勗所作皓既報命和親帝謂勗曰君前作書使吳恐順勝十萬之衆也帝即晉王位以勗為侍中封安陽子邑千户武帝受禪改封濟北郡公勗以羊祜讓乃固辭為侍郎中書監加侍中領著作與賈充共定律令充將鎮關右也勗謂馮紞曰賈公遠放咎等失勢太子婚尚未定若使充女得為妃則不留而自停矣勗與紞何帝閣並稱充女才色絕世若納東宮必能輔佐君子有關雎后妃之德遂成婚當時甚為正直者所疾而獲後媚之譏焉久之進位光祿大夫既掌樂事又修律呂並行於世初勗於路逢趙賈人牛鐸識其聲及掌樂音韻未調乃曰得趙之牛鐸則諧矣遂下郡縣遣送牛鐸果得諧者又嘗在帝座進飯謂在坐人曰此是勞新所炊咸未之信帝遣問鐸太乃云實用故車脚舉世伏其明識俄領秘書監與中書令張華依劉向別錄整理記籍又立書博士置弟子教習以鍾胡為法咸甯初與石苞等並為佐命

功臣列於銘饗及王濟表請伐吳勗與賈充固諫不可帝不從而吳果滅以專典詔命論功封子一人為亭侯邑一千戶賜絹千匹又封孫顗為潁陽亭侯乃得汲郡冢中古文竹書詔勗撰次之以為中經列在秘書時議遣王公之國帝以問勗勗對曰諸王公已為都督而使之國則廢方伍又分割郡縣人心戀本必用叛國皆置軍官兵還當給國而關遵守帝重使勗思之勗又陳帝以勗言為允多從其意時又議省州郡縣半吏以赴農功勗議以為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勗論議損益多此類太康中詔曰勗明哲聰達經識天序有佐命之功兼博洽之才久典內任着勳弘茂詢事考言謀猷允誠宜登大位毗贊朝政今以勗為光祿大夫儀同三司開府辟召守中書監侍中侯如故時太尉賈充司徒李胤竝薨太子太傅又缺勗表陳三公保傅宜得其人若使楊珧荀輔東宮必當仰稱聖意尚書令衛瓘吏部尚書山濤皆可為司徒如以瓘新為令未出者濤即其人帝並從之明年秋諸州郡大水兗土尤甚勗陳宜立都水使者其後門下啓通事令史伊羨趙咸為舍人對掌文法詔以問勗勗曰不可時帝素知太子闇弱恐後亂國遣勗及和嶠往觀之勗還盛稱太子之德而嶠云太子如初於是天下貴嶠而賤勗帝將廢賈妃勗與馮紞等諫請故得不廢時議以勗傾國害時孫資劉放之匹然性慎密每有詔令大事

雖已宣布然終不言不欲使人知己豫聞也族弟良曾勗勗曰公大失物情有所進益者自可語之則懷恩多矣其壻武統亦說勗宜有所營置令有婦載者勗並默然不應還而語諸子曰人臣不密則失身樹私則背公是大戒也汝等亦當宦達人間宜識吾此意久之以勗守尚書令勗久在中書專管機事及失之甚惘惘恨恨或有賀之者勗曰奪我鳳凰池諸君賀我耶及在尚書課試令史以下毀其才能有闇於文法不能決疑處事者即時遣出帝嘗謂曰魏武帝言荀文若之進善不進不止荀公達之退惡不退不休二令君之美亦望於君也居職月餘以母憂上還印綬帝不許遣常侍周恢喻旨勗乃奉詔視職勗久管機密有才思採得人主微旨不犯顏忤旨故得始終全其寵祿太康十年卒詔贈司徒賜東園秘器朝服一具錢五十萬布百匹遣兼御史持節護喪謚曰成勗有十子其達者輯潘岳輯嗣官至衛尉卒謚曰簡子畯嗣卒謚曰烈無適子以弟息識為嗣輯子綽綽字弘舒博學有才能摸晉後書十五篇傳於世永嘉末為司空從事中郎沒於石勒為勒參軍

晉荀公曾集終

傳鵝觧集題詞
晉代郊祀宗廟樂歌多推傅休奕顧其文采與荀張等耳若相簪與稧詩二首頗有四愁定情之風歷九秋篇讀者疑為漢古辭非相如故乘不能作其言文聲永誠詩家六言之祖也休奕天性峻急正色白簡臺閣生風獨為詩篇卑婉温麗善言兒女強直之士懷情正深賦好色者何必宋玉哉後人致疑廣平抑固哉高叟也晉武受禪廣納直言休奕時務便宜諸疏劇切中理至云魏武好法術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天下賤守節請退虚鄙如逐鳥雀晉哀薄俗先有隱憂干令升論曰覽傅玄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校傅咸之奏錢神之論而覩寵賂之彰悼禍亂而美知幾清泉藥石可世守也爭言篤座兩遭免官褊心有誚亦汲長孺之徽韙乎
婁東張溥題

晉傳鵝觧集目錄
賦
朝會賦 正都賦
又 又
又 辟雍鄉飲酒賦
陽春賦 述夏賦
大寒賦 喜霽賦
弔秦始皇賦有序 筆賦
硯賦 琵琶賦有序
又 又
箏賦 圓扇賦
相風賦 酒賦
又 又
桃賦 李賦
玄衆賦 石榴賦
瓜賦 桑椹賦
柳賦 蓍賦
鬱金賦 紫花賦有序
宜男花賦 菊賦有序
雉賦 山雞賦
鷹賦 又
鸚鵡賦 鬬雞賦
蟬賦 乘輿馬賦
良馬賦 又
又 又
馳射馬賦 又
又 又
奏狗賦
獲猴賦
麈尾賦 箏賦序
乘輿馬賦序 琴賦序

彈棊賦序 蜀葵賦序
芸香賦序 矯情賦序
墓誌銘
江夏太守任君墓誌銘
疏
陳時務疏 水旱上便宜五事疏
與淸遠疏
表
賀老人星表 又
奏
諸官病奏
議
正朔議 五祀議
序
贈扶風馬鈞序 連珠序

華嶽銘序 七謨序
論
荀何論 又
又
贊
漢高祖畫贊
班婕妤畫贊 明德馬皇后贊
古今畫贊信陵 又孫武
太常趙浴畫贊 楊阜贊序
箴
吏部尚書箴 太子少傅箴
銘
印銘 劍銘
棟銘 筆銘
鏡銘 杖銘

澡盤銘 燈銘
龜滴銘 席銘
被銘 衣銘
冠銘
履銘
玄龍銘
靈蛇銘 擬金人銘作口銘
誡
口誡
頌
魏德頌
設難
客難
誄
太僕卿虞誄
祝文
祝祖文
服
魏武帝擬古皮升裁縫帛為白恰以易舊服
魏尚書何晏好服婦人之服
樂府
晉郊祀歌三首
夕牲歌 迎送神歌
饗神歌三章
晉天地郊明當歌六首
夕牲歌 降神歌
天郊饗神歌 地郊饗神歌
又 明堂饗神歌
晉宗廟歌十一首
夕牲歌 迎送神歌
征西將軍登歌 豫章府君登歌

潁川府君登歌 京兆府君登歌
宣皇帝登歌 景皇帝登歌
文皇帝登歌 饗神歌二章
晉四廂樂歌三首
正旦大會行禮歌四章 上壽酒歌
食舉東西廂歌十三章
晉鼓吹曲二十二首
靈之祥 宣受命
征遼東 宣輔政
時運多難 景龍飛
平玉衡 文皇統百揆
因時運 惟庸蜀
天序 大晉承運期
金靈運 於穆我皇
仲春振旅 夏苗田

仲秋豳田　順天道
唐堯　玄雲
伯益　釣竿
晉正德大豫舞歌二首
正德舞歌　大豫舞歌
晉宣武舞歌四首
惟聖皇篇　矛俞第一
短兵篇　劍俞第二
軍鎮篇　弩俞第三
窮武篇　安臺行亂第四
晉宣文舞歌二首
羽籥舞歌　羽鐸舞歌
晉鼙舞歌五首
洪業篇　天命篇
景皇篇　大晉篇

明君篇
晉鐸舞歌
雲門篇
短歌行　秋胡行
惟漢行　豔歌行
長歌行　豫章行苦相篇
和秋胡行　飲馬長城窟行
放歌行　豔歌行有女篇
墻上難為趨　怨歌行朝時篇
秋蘭篇　明月篇
前有一樽酒行　何當行
邯鄲西門行　美女篇
飛塵篇　董逃行歷九秋篇十二首
吳楚歌　鴻雁生塞北行
白楊行　秦女休行
雲中白子高行　西長安行
車遹遹篇　昔思君
詩
答程曉詩　宴會詩
芙蕖　雜詩三首
又答程曉　宴詩
天行篇　日昇歌
三光篇　衆星詩
苦雨　苦熱
古詩　擬四愁詩四首并序
雨儀詩　天行歌雜言
驚雷歌　雜言一作書
雲歌　蓮歌
咏木　雜歌
九曲歌　歌詞
失題五首見藝文日部
三藝文類聚　二初學江部
五藝文松部　四藝文庭燎部

附錄
本傳

傅鶉觚集目錄終

傳鵬鵜集卷全

晉北地傳　玄著

明太倉張　溥閱

賦

朝會賦

仰二皇之文象詠帝德乎上系考夏后之遺訓綜殷周之典制采秦漢之舊儀肇元正之嘉會於是先期戒事衆官允勑萬國咸亨各以其職翼翼京邑巍巍紫極前三朝之夜半庭燎晃以舒光華燈若乎火樹熾百枝之煌煌俯而察之如亢燭龍而炤玄方仰而觀焉若披丹霞而鑒九陽闓闓闓天門開坐大極之正殿嚴嚴義義崔嵬嘉廣庭之敞麗美升雲之玉階相者從容俟次而入濟濟洋洋蕭蕭習習就位重列面席而立臚人臚列賓禮九重羣后德讓海外來同來帛旣奠羣邑獻琛奉璋入蕭其容是時天子盛服晨興坐武帳憑玉几正南面而聽朝憲權衡乎砥矢羣司百辟遝作納觸望恩下降休氣上翔禮畢樂謐進止有章六樂遞奏磬管鏗鏘淵淵鼓鐘喤喤笙簧韡附琴瑟以詠先皇雅歌內協頌聲外揚。

正都賦

撫琴瑟陳鐘虡吹鳳簫擊鼉鼓奏新聲理秘舞乃有材童妙妓都盧迅足緣脩竿而上下形旣變而景屢忽跟掛而倒絕若將墜而復續虬紫龍蛇委隨紆曲杪竿首而腹施承巖節之繁促於是神蛾雙立岡巖鉦鏗嘉木成林東父騁青蓋而遐望西母使三足之靈禽列仙逸喝熊虎聽音飛蛟吹笙文豹鼓琴素女撫瑟而安歌聲可憙而人心愜佺企而鶴立和清響而哀吟

又

五采文身贊美光燭激衝風於秦鑪飛光天之烈燄

又

苗山之鉄鑄以為劍其利也陸斷犀兕水截輕鴻瀺灂奔駒於中衢斬雙蛟於大江將以威天下而禁羣凶

又

手戲絕倒凌虛寄身跳九擲擣飛劍舞輪

辟雍鄉飲酒賦

時皇帝親杜萬乘之尊號以幸乎辟雍臨講列官正其容乃延卿士乃命王公定小會之常儀分饗殊俗而見遠邦揖讓而升有主有賓禮雖舊制其教惟新若其俎豆有數威儀翼翼羣主百拜貴賤脩勑酒清而不飲肴乾而不食及至鳴鳴笙磬喤喤鐘鼓琴瑟安歌德音有欽樂而不淫好樸尚古四坐先述而後悟然後知禮教之弘善也

陽春賦

虛心定乎昏中龍星正乎春辰嘉句芒之統時宣太皞之威神素冰解而泰液洽玄獺祭而鴈北征乾坤絪縕沖氣穆清幽蟄蠢動萬物樂生依依楊柳翩翩浮萍桃之夭夭灼灼其榮繁華燴而爛野煒芬馞而揚英鵲營巢於高樹燕銜泥於廣庭覩戴勝之止桑兮聆布穀之晨鳴樂仁化之普宴兮異鷹隼之變形習習谷風洋洋綠泉丹霞橫景文虹竟天

述夏賦

四月惟夏運鍊正陽和氣穆而扇物麥含露而飛芒清徽泛於琴瑟朱鳥感於炎荒鹿解角於中野草木蔚其條長

大寒賦

五行條而競鶩兮四節奔而電逝諒暑往寒來十二月而成歲日月會于析木兮重陰淒而增蕭彩虹藏於虛廓兮鱗介潛而長伏若乃天地凜烈庶極氣不嚴霜夜結悲風晝起飛雪山積蕭條萬里百川明而不流兮冰凍合於四海扶木惟悴於湯谷若華零落於濛汜

喜霖賦

喜陰霖之既霈嘉良辰之肇晴悅氛雲之潛匿兮樂天鑒之孔明行潦歸於百川兮七氣徹於雲庭東風穆而扇路重陽昇其舒靈去湮沒之憂患即通塗之敞平釋昏墊之蒙昧覩日月之光榮若幽龍之出泉兮超飛躍乎太清昔唐帝之欽明兮遘洪水之巨害在殷湯之盛時兮亢災旱以歷歲伊我后之神聖兮數皇道以居常雖風雨之失度兮且嘉穀之無歉感調暢以茲茂兮天人穆其交泰命怡樂之吐和兮播仁風於無外

弔秦始皇賦　有序

余治獄至長安觀乎阿房而弔始皇曰

傷秦政之為暴棄仁義以自亡捐紙申辭以弔始皇有姬失統命不於常六國旣平奄有萬方政虐刑酷如火之撓致周章之百萬取發撼於項王疲斯民乎宮墓甚矣卒於夏商未旋踵而為墟毛廬廢乎廟堂國旣顛而莫扶孰阻兵之為強

筆賦

簡脩毫之奇兎逐珍皮之上輒濯之以清水芬之以幽蘭嘉竹翠色彤管含丹於是班匠竭巧名工逞術鑪以素泉納以玄漆豐豹得中不丈不短乃染芳松之淳煙寫文象於飛素動應手而從心煥光流而星布

硯賦

採陰山之潛璞簡衆材之攸宜節方圓以定形鍛金鐵而為池設上下之剖判配法象乎二儀水貴其能軟石美其潤堅加承漆之膠固含冲德之清玄

琵琶賦有序

世本不載作者聞之故老云漢遣烏孫公主嫁昆彌念其行道思慕使工人知音者載琴箏筑箜篌之屬作馬上之樂觀其器中虛外實天地象也盤員柄直陰陽叙也柱有十二配律呂也四弦法四時也以方語目之故云琵琶取易傳于外國也杜摯以為蠡秦之末蓋苦長城之役百姓弦韌而鼓之二者各有所據以意斷之烏孫近馬素手紛其若飄分逸響薄於焉梁弱腕急以競騁分象雷電之絶光飛纖指以促柱分創發越以哀傷時旖旎以却蹇分聲撤擢以激揚啟飛龍之秘引逞奇妙於清商聲哀內結況氣外漲舒誕沈深徊翔曲折

又

然後衆弄雜會六引遞奏纖絃振舞迅手

又

控脩柄以布柱轉四時而發機

笛賦

陰沉陽升柔屈剛與玄黃之分故推引新送為主賓四時之陳　追赴促彈急擊扣危洪纖雜沓或合或離　清濁代興有始有終哀起清羽樂混大宮

圓扇賦

何皎月之纖素擬皓日而軟貞晞箑箭之芳烈隨變體而殊名勢節剛以立質象日月之定形

相風賦有序

昔之造相風者其知自然之極乎其達變通之理乎上稽天道陰陽之運表以靈烏物象其類下憑地體安貞之德鎮以金虎玄成其氣風雲之應龍虎是從觀妙之徼神明所通夫能立成器以占吉凶之先見者莫精乎此

乃構相風因象設形蜿蟤盤蹙以為趾建脩竿之亭亭體正直而無撓度徑挺而不傾棲神烏以竿首候祥風之來征

酒賦

課長興興中山北蒼梧興宜城造藥限以口口味蜜甜而膽苦

又

飲者杯無算醞醴成川渠

又

應酒旗之明象赴酒泉之佳名

桃賦

有東園之珍果兮承陰陽之靈和結柔根以列樹兮艷長畝而駢羅夏日先熟初進廟堂卒氏踐秋厥味益長花落實結與時剛柔既甘且脆入口消流亦有冬桃冷俸氷霜和神適意恣口所嘗華升御於內庭兮飾佳人之令顏實充虛而療饑兮信功烈之難原嘉放牛於斯林兮悦萬國之又安望海島而慷慨兮懷度索之靈山何茲樹之獨茂兮條枝紛而麗閑根龍虬而雲結兮彌萬里而屈盤樂百鬼之攸憑兮列神荼以司奸辟山邪而滅正兮豈唯榮美之足言

李賦

植中州之名果兮結脩根於芳園嘉列樹之蔚蔚兮美弱枝之冬茂既乃長條四布、

密葉重陰夕景迴光傍陰蘭林於是肅肅晨風飄飄落英潛實內結豐彩外盈翠質未爽形隨運成清角奏而微醪起大宮動而和甘生既變洽熟五色有章種別類分或朱或黃甘酸得適美適宴房浮彩點駁赤者如丹八口流灑遠味難原見之則心悦含之則神安乃有河汾黃建房陵縣貢一樹三色異味殊名乃上代之所不覩兮咸升御乎紫庭周萬國之口實兮充廣饗於神靈昔悋古人之感賦乃荅之以實瓊斟斯味之奇瑋兮終後知報之為輕

玄棗賦

有蓬萊之嘉樹植神州之膏壤擢剛莖以排虛誕幽根以滋長北陰塞門南臨三江或有燕趙或廣河東既乃繁枝四合豐茂翁鬱斐斐素華離離朱實脆若離雪甘如含蜜脆者宜新嘗夏之歊堅者宜乾薦羞天人有棗若瓜出自海滬全生益氣服之如神

石榴賦

鳥宿中而纖條結龍辰升而丹華繁其在晨也灼若旭日棲扶桑其在昏也爽若燭龍吐潛光茫玄黃之列輝緣蟬瞻而焜煌發朱榮於綠葉時從風而飄揚

瓜賦

調土下種播之有經應運候時負甲徐生遂日就而月將既成毋而盤紫次落莫之密葉兮交連連之脩莖數碧綠之純采金華炳其朗明育之以人功養之以六氣黃

中鮮顆寡儔一蟲之頃至三摘頭選美芳園重簡其珍披以吳刀承以朱盤中割而破雖分若完質堅五味氣美芳蘭餐得冷而益甘兮怡神爽而解煩細肌密理多瓤少滓豐旨絶異食之不餉

桑椹賦

繁實離離含甘吐液翠朱三變或玄或白嘉味殊滋食之無斁

柳賦

美允靈之鑠氣兮嘉木德之在春何茲柳之珍樹兮稟二儀之清純受大角之禎祥兮生濛汜之遐濵參剛柔而定體兮應中和以屈伸長莖舒而墻茂兮密葉布而重陰夾通塗與廣庭兮環清沼而成林於是玄雲被岳素景含暉泰液源流朝露未晞是精靈之所鍾兮蔚鬱鬱以依依居者觀而美思兮行者樂而忘歸夫其結根建本則固於泰山兼覆廣施則均於昊天雖尺斷而逾滋兮配生生於自然無邦壤而不植兮象乾道之廛遷紛猗靡以從風兮若將往而復旋若乃豐茂樹長枝夭夭阿那四垂氛風振條同志來遊攜手逍遙

蓍賦

春蒐衡德於青陽混百卉而萌生逮朱夏而脩茂暨商秋而堅貞雖離霜而未彫與潛龜乎通靈於是原極以道揆形以度以類萬物之情以通天下之故豈惟終始於事業乃參天而倚數彙原野之蕭條并雲階而內御運茲莖於掌握文象形而星布信鉤深而致遠實開物而成務

鬱金賦

葉蓁蓁兮翠青英緼緼而金黃樹奄藹以成陰氣芬馥而含芳凌蘇合之殊珍益又納之足方榮曜帝寓香播紫宮吐芬揚烈萬里望風

紫花賦有序

紫花一名長樂華舊生於蜀其東界特饒中國奇而種之余嘉其華純耐久可歷冬而服故與友生各為之賦

有遐方之奇草稟二氣之純精仰紫微之景曜因令色以定名剛莖勁立纖條繁列從回風以搖動紛蘭暢而蕙潔蔚青蔥以增茂並含華而未發於是敬綠葉秀紫榮縕若芝草之始敷灼若百枝之在庭獨參差以照耀何光麗之離形渙渙昱昱而奪

人目精下無物以借喻上取象於朝霞妙萬物而比豔莫茲草之可嘉太平御覽卷九百九十八草部十一紫華踰于碧枝兮玄葉華踰嵩嵩之翠英

宜男花賦

猗猗令草生於中方花曰宜男號應禎祥達而望之煥若三辰之麗天近而察之明若芙蓉之鑒泉於是妓童嫒女以時來征結九秋之永思含春風以娛情

菊賦有序

詩人覩王睢而咏后妃之德屈平見朱橘而申忠臣之志

布濩河洛縱橫齊秦掇以纖手承以輕巾揉以玉英納以朱脣服之者長壽食之者通神

雉賦

稟炎離之正氣應朱衣之禎祥播五彩之繁縟被華文而成章冠列角之威儀翅從風而飄揚脰嚴距之武節趫驚跱而鳳翔感天和而貽瑞進據鼎而祚商樂周道之方隆數皓質於越裳

山雞賦

惟南州之令鳥兼坤離而體珍被黃中之正色敷文象以飾身翳景山之竹林起遊集乎水濵鑒中流以顧影晞雲表之清塵

鷹賦

含炎離之猛氣兮受金剛之純精獨飛跱於林野兮復翔於天庭左看若則右視如傾勁翮二六機連體輕鉤爪懸芒足如枯荊嘴利吳戟目顧星明雄姿邈世逸氣橫生

又

奮翅不得起撫翼無所翔飾五采之華絆結璇璣之鎣環雖逍遙於廣廈思擊鷹於中原

鸚鵡賦

奇毛曜體綠采含英鳳翔鸞跱孔賓翠禁聲言輒應若響追蘇懸賴分於丹足婉朱咮之焕煥

鬬雞賦

玄羽黝而含曜兮素毛顯而揚精紅縹剛於徽黃兮翠彩蔚而流青五色錯而成文兮質光麗而豐盈前看如倒傍視如傾目象規作喙似削成高膺峭跱雙翅齊平踶身踜體怒勢橫生爪似鍊鋼目如奔星揚翹因風撫翮長鳴猛志橫逸勢凌天廷或

踟躕踟躕或嘯咲容與或屹地俯仰或舞翼木擧或狠顧鴟視或鶱翔鵰舞或伴背而引敵或畢命於强禦於是紛紜翕赫雷合電擊爭奮身而相戰兮競集鷙而鵰睨得勢者凌九天失據者淪九地徒觀其戰也則距不虛掛翮不徒拊意如饑鷹勢如逸虎

蟬賦

美茲蟬之純潔兮稟陰陽之徼靈含精粹之貞氣兮體自然之妙形潛玄昭於后土兮雖在穢而愈馨經青春而未有兮當隆夏而化生忽神脫而靈變兮曾輕翼之浮伍翳密葉之重蔭兮嘯閑樹之肅清緣長枝而仰觀兮吸滋露之朝零泊無為而自得兮聆商風而和鳴聲嘒嘒以清和兮遥自託乎蘭林嗟羣吟以近唱兮似蕭管之餘音清激暢於遐邇兮時感君之丹心

乘輿馬賦

目若曜星符米横發高顙懸日雙壁象月頭似削成鬣如髮髮延首高驤揔足軒跱氣蓋青雲勢校萬里九方不能測其天機秦公不能究其妙理

良馬賦

金羈在首發以明珂鏤鞍來轄織勒含華

又

飾以金羈甲以玉纖結以輕軒節以和鈴

又

鞭不得揺手不及動忽然墻逝力飛骨踴

又

奮豐沛於虎據麟跱望雲睇景乘虛四起縱衡斯迹攬轡則止

馳射馬賦

何逸羣之奇駿生濛汜之遐流附南方以定位表天馴於三辰儀乾行之剛健憑坤厚以託身豈驥德之足慕眄萬里之清塵

又

百鳥齊興六驥孔閑金銜玉羈文勒鏤鞍明珂景朗華槙來鮮

又

很如革戾如膠鞭裁向膺奮尾跳虎

又

耳小易使鼻大勢恕往來若鷹鵰超騰如逸虎

走狗賦

蓋輕迅者莫如鷹猛捷者莫如虎惟良犬之稟性兼二儔之勁武應天人之景曜順儀象而近處憑水木之和氣鍊金精以自輔統黙喙於秋方居太素之內寓諒韓盧其不挍豈晉獒之能禦既乃濟盧泉涉流沙踰三光跨大河希代來貢作珍皇家骨相多奇儀表可嘉足懸鉤爪口含素牙首顒躁蝟尾如騰蛇脩頸闊腹廣前捎後豐顧促耳長又纖口舒節急放豹耳龍形蹄如結玄五魚體成勢若凌青雲目若泉中星轉視流光朱暉赤睛震如黃而悄宋鶻兮越妙古而揚名於是尋溝跳躍遺踪形疾騰波勢如駭龍邈朝烏之輕機兮絕猛獸之逸軌澡星流而景廣兮逾窈冥而勝起陵岡越嶽橫山超谷原無遁兔林無隱鹿願正臬以嬉遊兮步蘭皐而騁足然後誤志苑圃遺逸中路儳精策以待蹤逐東郭之狡兔既洋洋以衍衍還妙觀於永路既迅捷其無前又閒暇而有度樂極情遺逸足未釋抑武烈而就羅兮順指麾而言旋歸功美於執紲兮其樂豈之不廣感恩眷而懷德兮願致用於後田聆輔車之驚鑣兮逸猶獫而盤桓

猴賦

余酒酣耳熱憺顏未伸逐戲猴而縱猿何壞啄之驚公戴以赤幘裁以朱巾先裝其面又丹其脣揚眉蹙額若愁若瞋或長眠而抱勒或嘔咋而齟齬或顒仰而跼蹐或悲嘯而噬呻既似老公又類胡兒或低眩而擇蝨或捉掌而胡舞

鷹兎賦

鷹謂兎曰汝害于物有盈于世華髮被肌形營以制

箏賦序

箏以為蒙恬所造今觀其器上圓似天下平似地中空准六合絃柱十二擬十二月設之則四象存鼓之則五音發體合法度節兼哀樂斯乃仁智之器也豈亡國之函所能開思運巧哉或以為蒙恬所造非也

乘輿馬賦序

往日劉備之初降也太祖賜之駿馬使自至廐選之歷名馬以百數莫可意者次之下廐有的顱馬妻妾莫視疲瘠骨立劉備撫而取之衆莫不笑之馬超破蘇氏羌中有駿馬百餘匹自超以下俱爭取肥好者而將軍龐恩獨取一瘦馬形觀既醜衆亦笑之其後劉備奔於荊州馬超戰於渭南逸足電發追不可逮衆乃服焉

琴賦序

神農氏造琴所以協和天下人性為至和之主齊桓有鳴琴曰號鍾楚王有琴曰繞

梁司馬相如有焦尾蔡邕有綠綺皆名器也

彈碁賦序

漢武帝好蹴鞠劉向以為蹴鞠勞人體竭人力非至尊所宜御乃因其體而作彈碁以解之今觀其道蹴鞠道也

蜀葵賦序

蜀葵其苗似瓜瓠實種之一年引苗而生華經二年春乃發既大而結鮮紫色曜日芸香賦序

始以徽查退人終於損棄黃壤吁可閔也遂詠而賦之又前賦序詩人親王維而詞后妃之德盛平見采楊而申勸注焉之志焉

猜情賦序

我太宗文皇帝命臣作西征賦又命陳徐諸臣作箴皆含玉吐金爛然成章

墓誌銘

江夏太守任君墓誌銘

君承洪苗之高實稟岐疑之上姿質美珪璋志邈雲霄景行足以作儀範柱石足以庶安危弱冠而英名播乎遐邇拜江夏太守內平五教外運六奇邦國大安飄塵不

作銘曰

我我任君應和秀生如山之峙如海之淳才行蘭茂文武是經羣右利德泊然弗營宜享景福光輔上京如何風逝不延百齡

疏

陳時務疏

臣聞舜舉五臣無為而化用人得其要也天下羣司猥多不可不審得其人也不得其人一日則損不貲況積日乎典謨曰無曠庶官言職之不可久廢也諸有疾病滿百日不差宜令去職優其禮秩而寵存之既差而後更用臣不廢職於朝國無曠官之累此王政之急也臣聞先王分士農工商以經國制事各一其業而殊其務自士已上子弟為之立大學以教之選明師以訓之各隨其才優劣而授用之農以豐其食工以足其器商貴以通其貨故雖天下之大兆庶之眾無有一人游手分類之法周備如此漢魏不定其分百官子弟不脩經藝而務交遊未知蒞事而坐享天祿農工之業多廢或逐淫利而離其事徒繫名於太學然不聞先王之風今聖明之政資始而漢魏之失未改散官眾而學校未設游手多而親農者少工器不盡其宜臣以為亟定其制通計而天下人若干為士足以為在官之吏若干人為農三年足有一年之儲若干人為工足其器用若干人為商賈足以通貨而已尊儒尚學貴農賤商此皆事業之要務也前皇甫陶上事欲令賜拜散官宿課使親耕天下享足食之利惠樏躬稼祚流後世是以明堂月令著帝籍之制伊尹古之名臣耕於有莘晏嬰齊之大夫避萊公之難亦耕於海濱昔有聖帝明王賢佐俊士皆當從事於農矣王人賜官冗散無事者不督使學則當使耕無緣放之使坐食百姓也今文武之官既帛而拜賜不在職者又多加以服役為兵不得耕稼當農者之半南面食祿者參倍於前使冗散之官農而收其租稅家得其實而天下之穀可以無乏矣夫家足食為子則孝為父則慈為兄則友為弟則悌天下足食則仁義之教可不令而行也為政之要計人而置官分人而授事士農工商之分不可斯須廢也若未能精其防制計天下文武之官足為副貳者使學其餘宿歸之於農若百工商賈有長者亦宿歸之於農務農若此何有不贍乎虞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是為九年之後乃有遷敘也堯舜官久則念立愒終之化居不見久則聵為一切之政六年之限日月淺近不周黜陟陶之所上義合古制夫儒學者王教之首也尊其道貴其業重其選猶恐化之不崇忽而不以為急臣懼日有陵遲而不覺也仲尼有言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然則尊其道者非惟尊其書而已尊其人之謂也貴其業者不妄教非其人也重其選者不妄用非其人也若此而學校之綱舉矣

水旱上使宜五事疏

臣聞聖帝明王受命天時未必無災是以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惟能濟之以人事耳故洪水滔天而免沉溺野無生草而不困憑伏惟陛下聖德欽明時時小水旱人未大饑下祇畏之詔求極意之言同禹湯之罪己伴周文之夕惕臣伏懼喜上使宜五事

其一曰耕夫務多種而耕墐不熟徒喪功力而無收又舊兵持官牛者官得六分士得四分自持私牛者與官中分旋行來久眾心安之今一朝減持官牛者官得八分士得二分持私牛及無牛者官得七分士得三分人失其所必不懽樂臣愚以為宜佃兵持官牛者與四分持私牛與官中分則天下兵作懽然悅樂愛惜成穀無有損棄之憂

其二曰以二十石雖奉務農之詔猶不勤心以盡地利昔漢氏以墾田不實徵殺二千石以十數臣愚以為宜伸漢氏舊典以警戒天下郡縣宿以死刑督之

其三曰以魏初未留意於水事先帝統百揆分河堤為四部并水凡五謁者以水功至大與農事並興非一人所周故也今謁者一人之力行天下諸水無時得偏伏見

河堤謁者車諠不知水勢轉為他職更選知水者代之可分為五部使各精其方宜其四曰古以步百為畝今以二百四十步為一畝所覺過倍近魏初課田不務多其頃畝但務脩其功力故白田收至十餘斛水田收數十斛自頃以來日增田頃畝之課而田兵益甚功不能脩理至畝數斛已還或不足以償種非與曩時異天地橫遇災害也其病正在於務多頃畝而功不脩耳竊見河堤謁者石恢甚精鍊水事及田事知其利害乞中書召恢委曲問其得失必有所補

其五曰臣以為胡夷獸心不與華同鮮卑最甚本鄧艾苟欲取一時之利不慮後患使鮮卑數萬散居人間此必為害之勢也秦州刺史胡烈素有恩信於西方今烈徙諸胡雖已無惡必且消弭然獸心難保不必其可久安也若後有動衆須計能制之惟恐胡虜通圍於討擊便能東入安定西赴武威外名為降可動復動此二郡非烈所制則惡胡東西有窟穴浮游之地故復為患無以禁之也宜更置一郡於高平川因安定西州都尉募樂徙民重其復除以充之以通北道漸以實邊詳議此二郡及新置郡皆使并屬秦州令烈得專御邊之宜

舉清遠疏

臣聞先王之臨天下也明其大教長其義節道化隆於上清議行於下上下相奉人

慷慨心亡秦蕩滅先王之制以法術相御而義心亡矣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其後綱維不攝而虛無放誕之論盈於朝野使天下無復清議而亡秦之病復發於今陛下聖德龍興受禪弘堯舜之化開正直之路體夏禹之至儉綜殷周之典文臣詠歎而已將又奚言惟未舉清遠有禮之臣以敦風節未退虛鄙以懲不恪臣是以猶敢有言

武帝詔報

舉清遠有禮之臣者此尤今之要也

表

賀老人星表

老人星見體色光明嘉占元吉弘無量之祐降克昌之祚普天同慶率土會歡

又

老人星見暉景光明聖主壽延享祚元吉自天之祐莫不抃舞

奏

諸官病奏

諸官有病滿百日不差宜令去職優其禮秩既差而復用

議

正朔議

帝王受命應歷禪代則不改正朔遭變征伐則改之舜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無改正之文唐虞正朔皆同明矣夏殷周革命乃改魏受漢禪亦已不改至于服色皆從其本唯節幡用黃大晉以金德王天下順五行三統之序矣

五礼議

禮大記云室中央中霤謂四霤之中也祭于奧井蓋失之矣七祀之文蓋云祀行而無井祭竈而不祭井於事則闕夫設祀者非唯報功而已亦神道設教使民慎之幽明也臣以為帝之都城宜祭一門正宮一戶井竈中霤亦各擇其一正者祭之

序

贈扶風馬鈞序

馬先生天下之名巧也少而游豫不自知其為巧也當此之時言不及巧馬可以言知乎為博士居貧乃思綾機之變不言而世人知其巧矣舊綾機五十綜者五十蹏六十綜者六十蹏先生患其喪功費日乃省易以十二蹏其奇文異變因感而作者

猶自然之成形陰陽之無窮此輪扁之對不可以言言者又烏可以言校也先生為給事中與常侍高堂隆駙騎將軍秦朗爭論於朝言及指南車二子謂古無指南車記言之虛也先生曰古有之未之思耳夫何遠之有二子哂之曰先生名鈞字德衡鈞者器之模而衡者所以定物之輕重輕重無準而莫不模哉先生曰虛爭空言不如試之易效也於是二子遠以白明帝詔先生作之而指南車成此一異也又不可以言者也從是天下服其巧矣居京都城內有地可以為園患無水以灌之乃作翻車令童兒轉之而灌水自覆更入更出其巧百倍於常此二異也其後人有上百戲者能設而不能動也帝以問先生可動否對曰可動帝曰其巧可益否對曰可益受詔作之以大木偶倒使其形若輪平地施之潛以水發馬設為女樂舞象至今木人擊鼓吹簫作山岳使木人跳丸擲劍緣絙倒立出入自在百官行看春磨鬬雞變巧百端此三異也先生見諸葛亮連弩曰巧則巧矣未盡善也言作之可令加五倍又患發石車敵人之於樓邊縣瀑牛皮中之則墮石不能連屬而至欲作一輪縣大石數十以機發輪為常則以斷縣石飛擊敵城使首尾電至嘗試以車輪懸鎮竅數十飛之數百步矣有裴子者上國之士也精通見理聞而哂之乃難先生先生口屈不對裴子目以為難得其要言之不已傅子謂裴子曰子所長者言也所短者巧也馬

氏所長者巧也所短者言也以子所長擊彼所短則不得不屈以子所短難彼所長則必有所不解煮夫巧天下之微事也有所不解而難之不已其相擊刺必已遠矣心乘於內口麻於外此馬氏所以不對也傳子見安卿侯言及裴子之論安卿侯又與裴子同傳子曰聖人具體備物取人不以一揆也有以神取之者有以言取之者有以事取之者有以神取之者不言而誠心先達德行顏淵之倫是也以言取之者以變雖是非言語室我子貢是也以事取之者若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雖聖人之明盡物如有所用必有所試然則試冉季以政試游夏以學矣游夏猶然況自此而降者乎何者懸言物理不可以言盡也施之於事言之難盡而試之易知也今若馬氏所欲作者國之精器軍之要用也費十尋之木勞二人之力不經時而是非定難誣易驗之事而輕以言抑人異能此猶以己智估天下之事不窮其道以御難盡之物此所以多廢也馬氏所作因變而得是則初所言者不皆是矣其不皆是因不用之是不世之巧無由出也夫同情者相妒同事者相害中人所不能免也故君子不以人害人必以考試為衡石廢衡石而不用此美玉所以見誣為石荊和所以抱璞而哭之也於是安鄉侯悅逐言之武安侯忽之不果試也此既易試之事又馬氏巧名已定猶忽而不察況幽深之才無名之樸乎後之君子其鑒之哉

馬先生之巧雖古公輸般墨翟王爾近漢世張平子不能過也公輸般墨翟皆見用於時乃有益於世平子雖為侍中馬先生雖給事省中俱不與工官巧無益於世用人不當其才聞賢不試以事良可恨也裴子者裴秀安鄉侯者曹爽也武安侯者曹爽也

縱橫波瀾晉文中之恢辨者

連珠序

所謂連珠者興於漢章帝之世班固賈逵傅毅三才子受詔作之而蔡邕張華之徒又廣焉其文體辭麗而約不指說事情必假喻以達其旨而賢者微悟合於古詩勸興之義欲使歷歷如貫珠易覩而可悅故謂之連珠也班固喻美辭妙文章弘麗最得其體蔡邕似論言簡而辭碎然旨篤矣賈逵傅毅有文而不典

華岳銘序

易稱法象莫大乎天地天以高明崇顯而嶽配焉地以廣厚為基而嶽體焉若夫太華之為鎮也五嶽列位而存其首三條分方而處其中故能參兩儀以比德協和氣之細縕故雲行與雨施興靄風以動物是以古先應代聖帝明王莫不燔柴加牲尊而祀焉於慶書則西巡狩至于西嶽而親祭焉於禮則大司馬掌其分域而大宗伯典其禮祀也

七謨序

昔枚乘作七發而屬之士若傅毅劉廣崔駰李尤桓麟崔琦劉梁桓彬之徒承其流而作之者紛焉七激七興七依七說七蠲七舉之篇於通儒大才馬季常張平子亦引其源而廣之焉作七厲張造七辨或以恢大道而導幽滯或以黜瑰奢而託諷揚暉揚烈垂於後世者凡十有餘篇自大魏英賢迭作有陳王七啓王氏七釋楊氏七訓劉氏七華從父侍中七誨並陵前而邈後揚清風於儒林亦數篇焉世之賢明多稱七激為工餘以為未盡善也七辨似也非張氏至思比之七激未為劣也七釋會曰妙哉吾無間矣若七依之卓犖一致七辨之鏗錦精巧七啟之奔逸壯麗七釋之精密閑理亦近代之所希也

論

荀何論

以文王之道事其親者其潁昌何侯乎其荀侯乎古稱曹閔今日曹何內盡其心以事其親外崇禮讓以接天下孝子百世之宗仁人天下之命有能行孝之過君子之儀表也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今德不邁二夫子之景行者非樂中正之道也

又

潁昌侯之事親其盡孝子之道乎存盡其和事盡其敬亡盡其哀乎於潁昌侯見之矣

又

見其親之禀如見其親六十而獨慈予於潁昌侯見之矣

贊

漢高祖畫贊

赫赫漢祖受命龍興五星協象神母告徵討秦滅項如日之升超從則陋光據萬乘

漢明帝畫贊

肅矣孝明仗法任刑勃綜萬機察下以情求弘道治用致太平專信俗儒非禮之經

班婕妤畫贊

斌斌婕妤履正脩文進辭同輦以禮匡君納侍顯德讓對解紛退身避害志超浮雲

明德馬后贊

明德馬后姒履貞素光崇六行動遵禮度作后作母帝誥厥誡國風內訓家應頌祚

古今書贊　信陵

信陵魏牟虎視龍驤謀蓋駭雷動北疆

又孫武

孫武論兵實妙於神奇正迭用變化無形

太常趙岐畫贊

天下信之如日月仰之如雲雨仁風翔於路德禮讓行于士女時亮天工四門順軌

楊阜贊序

君構潛謀以龍變應事機而虎發山西數郡獲安者君克敵之勳也

箴

吏部尚書箴

明明王軌制為九秩君執常道臣有定職各有攸司又用不憑貴無常蕃賤不恒畀不明厥德國用顛危昔舜舉禹咎繇而俊又在宮湯舉阿衡而不仁流屏且表正而象平日夕而景側處喉舌者患銓衡之無常不患於不明故曰無謂隱微廢公住私無好自專遠眾取怨是以古之君子無親無疏縱心大倫隨己以通弘道以身易貴好爵慎官人官不可妄授職不可閑受能者春之致福不能者斃之招咎衡臣司書敢告左右

太子少傅箴

夫金木無常方圓應形亦有隱括習以性成故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聲和則響清形正則影直正人在側德義益堂鮑肆先入蘭惠不芳傳臣司訓敢告君王

銘

印銘

往昔先王配天垂則乃設印章作信萬國取象眷度是銘是刻文明慎密直方其德本立道生歸于玄默太上結繩下無荒慝

劍銘

道德不脩雖有千金之劍何所用之先王觀變而服劍所以立武象也太上有象而已其次則綢繆之銘曰光文耀武以衛乃國

棟銘

國有維輔屋有棟梁室之傾尚可柱也心之傾不可輔也

筆銘

鞞鞞彤管再再輕翰正色玄墨銘心寫言

鏡銘

人徒鑒于鏡止于見形鑒人可以見情

杖銘

杖正心安厥身以隨不安則傾不貞則危

澡盤銘

與其澡於水當澡於德水之清猶可濯也德之脩不可塵也

燈銘

晃晃華燈含滋炳靈素膏流液玄灶亭亭丹水陽輝飛景蘭亭

龜滴銘

鑄茲靈龜體象自然含出源水有似清泉潤彼玄墨梁此弱翰申情寫素經緯羣言

席銘

閑居勿極其歡左端寢處毋忘其患右端居其安無忘其危左後感生於邪色禍成於多言右後

被銘

被雖溫無忘人之寒無厚於己無薄於人

衣銘

衣服從其儀君子德也衣以飾外德以備內內脩外飾禮有制也

裳銘

上衣下裳天地則也服從其宜君子德也

冠銘

居高無忘危在上無忘敬懼則安敬則正

履銘

戒之哉念履正無履邪正者吉之路邪者山之徼

玄龍銘

麗哉神龍誕應陽精潛景九淵飛躍天庭屈伸從時變化無形偃伏汙泥上凌太清

靈蛇銘

嘉茲靈蛇斷而能續飛不須翼行不假足上騰雲霄下遊山嶽進此明珠預身龍族

擬金人銘作口銘

神以感通心繇口宣禍生有兆禍來有端情莫多妄口莫多言蟻孔潰河溜穴傾山病從口入禍從口出存亡之機開闔之術口與心謀安危之源樞機之發榮辱存焉可不誡

口誡

勿謂何傷積怨致殃勿曰不傳伏流成川蟻孔潰河流穴傾山

頌

魏德頌

朱旗翳天玄甲炤路戎車萬駟逸驥千羣

設難

容難

振筆若天文運思若迴雲

誄

太僕龐侯誄

衆衆孝敬行著閨庭如蘭之芳如金之貞在亂不回處暗斯明仁象春日威配秋霜慈恩雨施惠化風揚嘉善獻親疾亟若讎品定人倫清濁異流將繼四祖世據削定天假其年主優其祿等勳伊呂比壽庚嶽

祝文

祝祖文

祖君自庚百靈齊行翠蓋翩翩象輿珮箱王子進駕騶服調良

服

魏武帝擬古皮弁裁練帛為白帢以易舊服

白乃軍容非國容也

魏尚書何晏好服婦人之服

此服妖也夫本裳之制所以定上下殊內外也大雅云玄袞赤舄鉤膺鏤鍚敬其文也小雅云有嚴有翼共武之服詠其武也若內外不殊王制失紀服妖既作身隨之亡妹喜冠男子之冠桀亡天下何晏服婦人之服亦亡其家其咎均也吳婦人之脩容者急束其髮而劇角過于耳蓋其俗自操永夫急而廉隅失中之謂也故吳之風俗相驅以急言論彈射以刻薄相尚居三年之喪者往往有致毀以成諸葛恪之者正交論雖不可以經訓整亂蓋亦救時之作也

樂府

晉郊祀歌三首

晉書樂志武帝受命泰始二年詔郊祀明堂禮樂權用魏儀遵周室掌禘郊禮之義但改樂章使傅次為之歸凡十九篇

夕牲歌

天命有晉穆穆明明我其夙夜祇事上靈常于時假迄用其一作有成於廣玄牡進夕牲崇德作樂神祇是聽

迎送神歌

宣文蒸哉日靖四方永言保之夙夜匪康光天之命上帝是皇嘉樂殷薦靈祚景祥神祇降假享福無疆

饗神歌三章

天祚有晉其命惟新受終于魏奄有兆晉書作黎民燕及皇天懷柔百神不顯遺烈之德之純享其玄牡式用肇禋神祇來格福祿是臻

時邁其猷昊天子之祜享有晉兆民戴之畏天之威敬授人時不顯不承於繹思

皇極斯建底績咸熙底幾夙夜惟晉之祺

宣文惟后克配彼天撫寧四海保有康年於乎緝熙肆用靖民爰立典制爰脩禮紀作民之極莫非資始克昌厥後永言保之

晉天地郊明堂歌六首

夕牲歌天地郊明堂同

皇矣有晉時邁其德受終于天光濡萬國萬國既光神定厥祥度于郊祇事上皇

祇事上皇百福是臻魏魏祖考克配彼天嘉牲匪歆德馨惟饗受天之神祜化四方

宋書作神和四暢

降神歌

於赫大晉膺晉書作應天景祥二帝邁德宣茲重光我皇受命奄有萬方郊祀配享禮樂孔章神祇嘉饗祖考是皇克昌厥後保祚無疆

天郊饗神歌

整泰壇祀晉書作禋皇神精氣感百靈羣燔柴火燎芳薪紫烟遹一作迴升冠青雲神之體羅象形曠無方幽以清神之來光景照聽無聞視無兆神之至舉歆靈真協動余心神之坐同歡娛澤雲翔化風舒嘉樂奏文中聲八音諧神是聽咸潔齋並分芳烹牲牠享王觴神悅饗歆禋祀祜大晉降繁祉祚京邑行晉書作廣四海保天年晉書作命駱地紀

地郊饗神歌

整泰垓埃皇祇衆神感羣靈儀陰祀設吉禮施夜將極時未移祇之體無形象潛泰幽動忽荒祇之出愛若有靈無遠天下毋祇之來遺光景昭若存終宴宴祇之至舉欣欣舞羣德歌成文祇之坐同歡豫潭雨施化雲布樂八變群教數物成享祇是娛齋既潔侍者肅玉觴進咸穆穆饗嘉祭歆德馨祚有晉豐羣生滋九壤格天庇保萬

壽延億齡
又（初學記載）
結方丘祇國瑞樽既享俎既歆敬捧玉具饗瑤琳百福底自古協萬壽迄在今
明堂饗神歌
經始明堂享配匪解於皇烈考光配上帝赫赫上帝既高既崇聖考是配明德（樂府作堂）
顯融率土敬虔萬方來祭常于世假保祚永世
晉宗廟歌十一首
（南齊書樂志曰晉泰始中傅玄造宗廟夕牲昭夏歌一篇迎送神夏歌一篇登歌歌盛德之功頌廟異其文饗神猶周頌之有酌及雍也徹饗神猶明禮樂之盛七廟饗神皆用之）
夕牲歌
我夕我牲猗歟敬止嘉蔘孔時供茲享祀神鑒厥誠博碩斯歆祖考降饗以慶孝孫之心
迎送神歌
嗚呼悠哉日鑒在茲以時享祀神明降之神明斯降既祐饗之祚我無疆受天之祜
赫赫太上魏魏聖祖明明烈考丕承繼序

征西將軍登歌
經始宗廟神明庥止申錫無疆祚承享祀假哉皇祖綏予孫子燕及後昆錫茲繁祉
豫章府君登歌
嘉樂肆庭虞祀在堂皇皇宗廟乃祖先皇濟濟辟公相予烝嘗享祀不忘降福穰穰
潁川府君登歌
於邈先后實司于天顯矣皇祖帝社肇臻本支克昌資始開元惠我無疆享祀（晉書作祚）永年
京兆府君登歌
於惟曾皇顯顯令德高明清亮匪懈柔克保父命祐基命惟則篤生聖祖光濟四國
宣皇帝登歌
於鑠皇祖聖德欽明勤拊四方夙夜敬止載敷文教載揚武烈匡定社稷恭行天罰
經始大業造創帝基畏天之命于時保之
景皇帝登歌
孰競景皇克明克哲夢作穆穆惟祖惟畏慕宣之緒者定厥功登此俊火糾彼犇山
業業在位帝既勤止維天之命於穆不已

文皇帝登歌
於皇時晉允文文皇聰明睿智聖敬神武萬幾莫綜皇斯清之虎兕（晉書作地承）放命皇斯平之柔遠能邇簡撫英賢創業垂統勳格皇天
饗神歌二章
曰晉是常饗祀時序宗廟致敬禮樂具舉惟其來祭晉天孚土犧樽既奠清酤既載亦有和羹薦羞斯備粢盛秬鬯永慕感時興思登歌奏舞神樂其和祖考來格祐我邦家
敷天之下罔不休嘉肅肅在位濟濟臣工四海來格禮儀有容鐘鼓振管絃理舞開元歌永始神胥樂兮肅肅在位臣工濟濟小大咸敬上下有禮理管絃振鼓鐘舞冢德歌咏功神胥樂兮肅肅在位有來雍雍穆穆天子相維辟公禮有儀樂有則舞冢功歌詠德神胥樂兮
晉四廂樂歌三首
（晉書樂志曰晉初食舉亦用鹿鳴至武帝泰始五年使傅玄荀勗張華各造正旦行禮及王公上壽酒食舉樂歌詩後又詔成公綏亦作焉傅玄造三篇於赫三曰天鑒二曰命）
正旦大會行禮歌四章
天鑒有晉世祚聖皇時齊七政朝此萬方
鍾鼓斯震九賓備禮正位在朝穆穆濟濟
煌煌三辰實麗于天君后是象威儀孔庶
率禮無愆莫非邁德儀刑聖皇萬邦惟則
上壽酒歌
於赫明明聖德龍興王朝獻酒萬壽是膺敷佑四方如日之升自天降祚元吉有徵
食舉東西廂歌十三章
天命大晉載育羣生於穆上德隨時化成
自祖配命皇后辟維天創業宣文之績
丕顯宣文先知稼穡克恭克儉足教足食
既教食之弘濟艱難上帝是祐下民所安
天祐聖皇萬邦來賀雖安勿安乾乾匪懈
乃正上郊乃定家社庶庶作宗先宅天下
惟敬朝饗奏奏食舉盡禮供御嘉樂有序
樹羽設業崇鏞以間琴瑟群列亦有筦塤
喤喤鼓鐘鏘鏘磬管八音克諧載夷載簡

既夷既簡其大不樂風化潛興如雲如雨
如雲之覆如雨之潤聲教所暨無思不順
教以化之樂以和之和而養之時惟皇熙
禮慎其儀樂節其聲於鑠皇猷既和且平

晉鼓吹曲二十二首

晉書樂志曰武帝令傅玄製鼓吹曲二十二篇以代鞞曲

靈之祥

古來鴻行古今樂錄曰遷之祥言宣皇帝之佐魏循虞舜之事克也既有石瑞之祚又能用武以救孟度之逆命也

靈之祥石瑞章旌金德出西方天降命授宣皇應期運時龍驤繼大統佐陶唐讚武丈建帝綱孟氏叛據南疆連有扈亂五常吳寇勁蜀虜交指盟連退荒宣赫怒奮威揚震乾威曜電光陵九天臨石城梟逆命拯有生萬國安四海甯

宣受命

古恩施翁行古今樂錄曰宣受命言宣帝樂毓篤亮春威播運神兵

宣受命應天機風雲時動神龍飛傑謀英乂鎮雍梁邊境寇夷夏康務節事勤定傾攬英雄保持盈淵穆穆赫明明沖而泰天之經養威重運神兵亮乃震燁天下晉書有安字

甯

征遼東

古文而雅行古今樂錄曰征遼東言宣帝討滅公孫淵梟其首也

征遼東敵失據威靈邁日域公孫既授首羣逆破膽威震怖弱北響應海表景附武功赫德雲布

宣輔政

古上之回行古今樂錄曰言宣帝聖道深遠雖亂反正網羅文武之才以定二儀之序也

宣皇輔政聖烈溥撥亂反正從天心網羅文武术慎厥所生所生賢遺教施安上治民化風移肇創一作帝基洪業垂於鑠明明時赫戲功濟萬世定二儀雲行樂府作澤雨施海外風動

時運多難

古楡雄行古今樂錄曰時運多難言宣帝數討吳方有征無戰也

時運多難道教痛天地變化有盈虛蠢爾吳虜虎視江湖我皇赫斯致天誅有征無戰弭其圖天威橫被廓東隅

景龍飛

古戰城南行古今樂錄曰景龍飛言景帝光明威制祚惟無疆崇此洪基也

景龍飛御天威聰鑒玄察動與神明協機從之者顯逆之者滅夷文敷教武功翼番被四海萬邦望風莫不永綏聖德潛斷先天弗違弗違祥享世永長猛以致寬道化光赫明明祚隆無疆帝績惟期有命既集崇此洪基

平玉衡

古亚山高行古今樂錄曰平玉衡言景帝一統國之殊風齊四海之乖沙澧賢養士而慕洪業也

平玉衡紀叛回萬國殊風四海乖禮賢養士羈御英雄思心睿慕成洪業崇皇階品物咸亨聖敬日躋聰鑒盡下情明明綜天機

文皇統百揆

古上陵行古今樂錄曰文皇統百揆言文帝始統百揆以數太平之化也

文皇統百揆繼天理萬方武將鎮四隅英佐盈朝堂謀言協秋蘭清風發其芳洪澤所漸潤礫石為珪璋大道侔五帝盛德踰三王咸光大上參天與地至化無內外無內外六合並康又並康又遘茲嘉會在昔歲興農大晉德斯邁鎮征及諸州為蕃衛玄功濟四海洪烈流萬世

因時運

古料造酒行古今樂錄曰因時運言文帝因時運變聖謀潛施解長蛇之交離羣祭之黨以武濟文審其大計以邁其德也

因時運聖策施長蛇交解羣祭離黎窮奔吳虎騎廬惟武運審大計時邁其德清一世

惟庸蜀

古有所思行古今樂錄曰惟庸蜀唱文帝平蜀封建萬國錄五等之爵也

惟庸蜀潛號天一隅劉備逆帝命禪亮承其餘擁衆數十萬關隘承我虛驛騎進羽檄天下不遑居妻維廑寇邊隴上為荒蕪文皇隱斯民慮世愛罪孽外謨滿屏臣內謀衆士夫介牙應指授腹心厥一作良圖之圖協成文大乃一作與百萬軍雷鼓震地起猛勢陵浮雲通虜畏天誅面縛造壘門萬里同風敎逆命稱妾臣光建五等紀綱天人

天序

古芳樹行古今樂錄曰天序言聖皇應受禪承大化開人各盡其才也

天序應應受禪承盡祐御羣龍勃蝡虎弘濟大化英傷作輔明明統萬機赫赫鎮四方咨繇稷契之疇協蘭芳禮王臣覆兆民化之如天與地誰敢愛其身

大晉承運期

古工相行古今樂錄曰大晉承運
謂言聖皇應籙受圖化象神明也

大晉承運期德隆聖皇時清晏白日垂光應籙圖陟帝位繼天正玉衡化行象神明
至哉道隆淳與唐元首數洪化百寮股肱並忠良民太康隆隆赫赫福祚盈無疆

金靈運

古君馬黃行古今樂錄曰金靈運言聖
皇踐阼改敬宗廟而李道行於天下也

金靈運天符發聖徵見參日月惟我皇體神聖受魏禪應天命皇之興靈有徵登大
麓御萬乘皇之輔若關虞爪牙奮奠之樂皇之佐讚清化百事理萬邦賀神祇應嘉
瑞章恭享禮薦先君樂時奏磬管鏘鼓淵淵鐘煌煌奠璧組實玉觴神歆饗感悅康
寧祚永祐無疆大孝烝烝德教被萬方

於穆我皇

古雉子行古今樂錄曰於穆我
皇言聖皇受命德合神明也

於穆我皇盛德聖且明受禪君世光濟羣生普天率土莫不來庭顒顒六合內望風
仰奉清萬國雍雍興頌聲大化洽地平而天成七政齊玉衡惟平峨峨佐命濟濟羣
英風夜乾乾萬機是經雖治興匪荒宵謙道光沖不盈天地合德日月同榮赫赫煌
煌曜幽冥三光克從於顯天垂景星龍鳳臻甘露宵零肅神祇祇上靈萬物欣戴自

天效其成

仲春振旅

古聖人出行古今樂錄曰仲春振旅
言大晉中興文武之教威懾以時也

仲春振旅大致民武教於時日新師執提工執鼓坐作從晉書作起節有序盛矣允文允
武蒐田表禡申法誓遂圍禁嚴社祭允以時明國制文武並用禮之經列車如戰大
教明古今誰能去兵大晉繼天濟羣生

夏苗田

古臨高臺行古今樂錄曰夏苗田
言大晉收狩順時為田除害也

夏苗田遵將徂軍國異容文武殊乃命羣吏遵車徒辨其號名讚契書王軍啟八門
行同上帝居時路建大旆雲旗翳紫盧百官象其事疾則疾徐則徐回衡旋軫龍陳
弊車獻禽享祠烝烝配有虞惟大晉德參兩儀化雲敷

仲秋獮田

古遠期行古今樂錄曰仲秋獮田言大
晉雖有文德不廢武嘉順時以殺伐也

仲秋獮田金德常剛涼風清且厲凝露結為霜白藏司辰荅隼時鷹揚鷹揚尚父
順天以殺伐春秋時序雷霆振威曜進退由鉦鼓致禽祀祓羽毛之用充軍府赫赫

大晉德芬烈陵三五敷化以文雖治晉書作安不廢武光宅四海永享天之祐

順天道

古石留行古今樂錄曰順天道言仲
冬大閱用武時文大晉之德配天也

順天道撫神界三時不講武事冬大閱鳴鐲振鼓鐸旌旗象虹霓文制其中武不窮
武動軍旅衆禮成而義舉三驅以崇仁進止不失其序兵卒練將如關虎惟關虎氣
陵青雲解圍三面殺不殄羣寇旋旌慶班六軍獻享蒸修典文嘉大晉德配天祿報功
爵侯賢饗燕樂受茲百祿嘉晉書作壽萬年

唐堯

古務成行古今樂府曰唐
堯言聖皇陟帝位德化光四表也

唐堯諮務成謀謙德所興積漸終光大履霜致堅冰神明道自然晉書作成河海猶可凝
舜禹統百揆元凱以次升禪讓應天順羣聖世相承我皇陟帝位平衡正準繩德化
飛四表祥氣見其徵興王坐俟旦亡主一作王作俟旦亡主一作怙自矜致逵由近始覆簣成山陵披圖
挾先籍有其證靈液

玄雲

古玄雲行古今樂錄曰
玄雲言聖皇用人各盡其才也

玄雲起丘山祥氣萬里會龍飛何蜿蜿鳳翔何翽翽昔在唐虞朝時見青雲際今親
遊萬一作國方流光溢天外鵷鳴在後園清音隨風遠成湯隆顯命伊摯來如飛周文
獵渭濱遂載呂望歸待合如影響先天天弗違報耕綜時晉書作紲解褐於天維元功
配二王芬馨世所稀我皇叡羣木洪烈何巍巍桓桓征四表海濱理萬機神化感無
方髦才盈帝畿丕顯惟昧旦日新孔所咨茂哉明聖德日月同光輝

伯益

古黃鵠行古今樂錄曰伯益言赤烏神
書有周以興今聖皇受命神祇來也

伯益佐舜禹職掌山與川德侔十六相思心入無間樂府作閒智理周萬物下知衆鳥言
黃雀應清化翔集何翩翩和鳴棲庭樹徘徊雲日閒夏桀為無道盈網施山河酷祝
振纖綱當奈黃雀何殷湯崇天德去其三面羅逍遥羣飛來鳴聲乃復和來雀作南
宿鳳凰統羽羣赤烏銜書至天命瑞周文神雀合來遊為我受命君嘉祥致天和膏
澤隆一作降青雲蘭風發芳氣聞世同共欣

釣竿

古釣竿行漢鐃歌二十二曲無釣竿古今樂錄曰釣竿
言聖皇施配竟與又有呂望之佐以濟天功致太平也

釣竿何冉冉甘餌芳且鮮臨川運思心微綸沈九淵太公寶此術乃在靈秘篇機變

隨物移精妙貫未狹游魚聽者鈞潛龍飛庆天庆天安所至撫翼翔太清太清一何異雨儀出渾成玉衡正三辰造化賦羣形退願輔聖君與神合其靈我君弘遠略天人不足并天人初并時昧昧何芒芒日月有徽兆文象興三皇崇尤亂山氏黃帝用兵征萬方建夏禹而德衰三代不及虞與唐我皇聖德配堯舜受禪即祚享天祥率土蒙祜靡不肅庶事康庶事康穆穆明明荷百祿保無極永泰年

晉正德大豫舞歌二首

宋書樂志曰晉荀勗典知樂事造正德大豫之舞勗及傅玄張華又各造舞歌

正德舞歌

天命有晉光濟萬國穆穆聖皇文武惟則在天斯正在地成德載韜政刑載崇禮教我敷玄化臻於中道

大豫舞歌

於鑠皇晉配天受命熙帝之先世德惟聖嘉樂大豫保祐萬姓淵兮不竭沖而用之先帝弗違度奉天時

晉宣武舞歌四首

晉書樂志曰魏黃初改漢巴俞舞曰昭武舞景初又作武始咸熙改章斌三舞皆執羽籥及晉文帝受禪改昭武舞曰宣武舞曰籥舞曰宣文舞

矛俞第一

惟聖皇德魏魏光四海禮樂備形影文武為表裏乃作已渝肆舞士劍弩矟列戈矛為之始迴退疾雷鶡龍戰而豹起如亂不可亂動作順其理離合有統紀

短兵篇　劍俞第二

劍為短兵其勢險危疾踰飛電回旋應規武節奏聲或合或離電發星驚若景若蓋兵法攸象軍容是儀

軍鎮篇　弩俞第三

弩為遠兵軍之鎮其發有機體雖動往必速重而不遲銳精分鏑射遠中微弩俞之樂一何奇變多姿迭若激進若飛五聲協八音諧宣武象讚天威

窮武篇　安臺行亂第四

窮武者喪何但敗北柔弱亡戰國家亦廢秦始徐偃既已作戒前世先王鑒其機修文整武藝文武足相濟然後德光大亂曰高則亢滿則盈亢必危盈必傾去危傾守以平沖則久濁能清混文武順天經

晉宣文舞歌二首

羽籥舞歌

義皇之初天地開元圖吾禽獸羣黎以安神農教耕創業誠難民得粒食滔然無所患黃帝始征伐萬品造其端軍駕無常居是曰軒轅軒轅既勤止堯舜匪荒寧夏禹治水湯武又用兵孰能保安逸坐致太平聖皇邁乾乾天下興頌聲穆穆且明明惟聖皇道化彰徽四海清三光萬機理庶事康濟龍升儀鳳翔風雨時物繁昌邪走馬降瑞祥揚側陋簡忠良百祿是荷眉壽無疆

羽鐸舞歌

昔在渾成時雨儀尚未分陽升垂清景陰降興浮雲中和合氣盈萬物各異羣人倫得其序衆生樂聖君三統繼五行然後有質文皇王殊運代治亂亦繽紛伊大晉德兼往古超機農邈舜禹參天地陵三五禮唐周樂韶武豈惟簫韶六代具舉澤霑地境化克天寓聖明臨朝元凱作輔晉天同樂貪浩浩元氣遐哉太清五行流邁日月代征隨時變化庶物乃成聖皇繼天光濟羣生化之以道萬國咸寧受茲介福延于傳葉

晉鼙舞歌五首

古今樂錄曰晉鼙舞歌五篇一曰洪業篇魏曲明明魏皇帝古曲關東有賢女二曰天命篇魏曲大和有聖帝古曲章和二年中三曰景皇篇魏曲明君篇魏曲天生烝民古曲前生桂樹四方皇五曰明君篇魏曲為君歌不易古曲

洪業篇

宣文創洪業盛德在秦始聖皇應靈符受命君四海萬國何所樂上有明天子唐堯禪帝位慶舜惟恭己恭己正南面道化與時移大敖溫蒨漸文敷被黃支象天則地體無為聽明配日月神聖參兩儀雖有三凶類靜言無所施象天則地體無為稷契並佐命伊呂升王臣蘭芷登朝肆下無失宿民聲發響自應表立景來附應虎從羣制潛龍升一作飛天路備物立成器變通極其數百事以時敘萬機有常度訓之以克讓納之以忠恕羣下仰清風海外同惟慕象天則地化雲布昔日貴雕飾今日儉與素昔日多纖介今去情與欵象天則地化雲布濟濟大朝士夙夜綜萬機萬機無廢理明明降嘽諧臣聲列星景君配朝日暉事業竝通濟功烈何巍巍五帝繼三皇三王世所歸聖德應期運天地不能違仰之彌已高猶天不可階將復御龍氏鳳凰在庭棲

天命篇

聖祖受天命應期輔魏皇入則綜萬機出則征四方朝廷無遺理方表甯且康道隆辭臣免積德踰大王孟度阻窮險造亂天一隅神兵出不易奉命致天誅敢善戮有罪元惡宗為虛威風振勁蜀武烈惜僵吳諸葛不知命肆逆亂天常擁徒十餘萬數

來寇邊疆我皇邁神武秉鉞鎮雍涼亮乃畏天威未戰先仆儻盈虛自然邁時變固多艱東征陵海表萬里梟賊淵受遁齊七政曹輿又淪天羣凶受誅神旨祿咸來臻

黃華應福始王凌為禍先

景皇篇

景皇帝聰明命世生盛德參天地帝王道大創基既已難繼世亦未易外則夏侯玄內則張與李三凶稱晉書作構逆亂帝紀順天行誅窮其姦究遏晉書作違將御其漸潛謀不得起罪人咸伏辜威風振萬里平衡綜萬機萬機無不理召陵祖不君內外何紛紜眾小便成羣蒙昧恣心治亂不分嚴聖獨斷淵武常以文順天惟廢立掃霓披浮雲雲霓既已闢清和未幾聞羽檄旄尾至變起東南蕃儉欽為長蛇外則憑吳蠻萬國紛騷擾咸咸天下惟不安神武御六軍我皇秉鉞征儉欽起壽春前鋒據項城出其不意並縱奇兵奇兵誠難御廟勝實難走兩軍不期遇敵退計無施虎騎惟武進大戰沙陽隄欽乃亡魂魄奔虜若雲披天恩赦有罪東土放鯨鯢

大晉篇

赫赫大晉於穆文皇蕩蕩巍巍道邁陶唐世稱三皇五帝及令重其光九德充明文既顯武又章恩洪六合兼濟萬方內舉元凱朝政以綱外簡虎臣時惟鷹揚鷹順不

懷逆命斯亡仁配春日盛暢秋霜潛潛多士同茲蘭芳唐虞至治四山洽天致討儉欽罔不肅虔化感海外海外來賓獻其樂樂互稱妾臣西蜀猾夏僭號方域命將致討委圍稽服吳人放命憑海阻江飛書告諭響應來同先王建萬國九服為藩衛亡秦壞諸侯享祚不二世歷代不能復忽踰五百歲我皇邁聖德應期創典制分土五等藩國正封界華夷文武佾千秋遺嘉會洪業溢區內仁風翔海外

明君篇

明君御四海聽鑒盡物情顧望有謹罰竭忠身必榮蘭芷出荒野萬里升紫庭茨草穢堂階掃截不得生能否莫相蒙百官正其名恭己慎有為有為無不成閨君不自信羣下孰異端正直罹浸潤姦臣奪其權雖欲盡忠誠結舌不敢言結舌亦何憚盡忠為身患清流豈不潔飛塵濁其源改路令人迷未達勝不還忠臣立君朝正色不顧身邪正不並存譬若胡與秦胡秦有合時邪正各異津忠臣遇明君乾乾惟日新羣目統在綱敬皇拱北辰設令遭闇主斥退為凡民雖薄其時作俟時用白茅猶可珍冰霜晝夜結蘭桂摧為薪邪臣多端巧用心何妄曲便辟順情指動隨君所欲偷安樂日前不問清與濁積偽罔時主養交以持祿言行恒相違難慶悬絕谷昧死射乾

洩覺露則滅族

晉鐸舞歌

雲門篇

黃雲門唐咸池虞韶舞夏夏殷濩列代有五振鐸鳴金延大武清歌發唱形為玉聲和八音協律呂身不虛動手不徒舉應節合度周其叙時奏宮角祿之以徵羽下饗眾目上從鐘鼓樂以移風與德禮相輔安有失其所

短歌行

長安高城層樓亭亭干雲四起上貫天庭蜉蝣何盛行如軍征蟋蟀何感中夜哀鳴蚍蜉愉樂蓁蓁其榮罷罷念之誰知我情昔君視我如掌中珠何意一朝棄我溝渠昔君與我如影如形何意一去心如流星昔君與我兩心相結何意今日忽焉雨絕

秋胡行

秋胡子娶婦三日曾行仕宦既享顯爵保茲德音以祿順親韞此黃金覩一好婦採桑路旁遂下黃金誘以達卿玉唐淑潔蘭動蒲蓯源流潔清水無濁泥奈何秋胡中道懷邪美此節婦為行巍哀哉可愍自投長河

惟漢行

危哉鴻門會沛公幾不還輕裝入人軍投身湯火間雄不俱立亞父見此權項莊奮劍起白刃何翩翩伯身雖為蔽事促不及旋張良恒坐側萬祖蜜龍顏賴得樊將軍虎吒項王前嗔目騂三軍磨牙咀豚肩空庖讓霸王臨急吐奇言威凌萬乘主指顧回泰山神龍困鼎鑊非嚕豈得全徇庸登上將功業信不虛健兒實可慕應儒安足數

蠶歌行

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秦氏有好女自字為羅敷首戴金翠飾耳纓明月珠白素為下裙丹霞為上襦一顧傾朝市再顧國為虛問女居安在堂在城南居青樓臨大衢幽門結重樞使君自南來駟馬立踟躕遣吏謝賢女豈可同行車斯女長跪對使君言何姝使君自有婦賤妾有鄙夫天地正欣似願君改其圖

長歌行

利害同根源嘗下有甘飴義門近上填獸口出通侯撫劍安所趨蠻方未順流蜀賊阻石城吳寇馮龍舟二軍多壯士聞賊如見讐投身効知己徒生心所羞應準厲天翼取與無崔遊成敗在縱者無令驚鳥憂

豫章行苦相篇

苦相身為女卑陋難再陳男兒當門戶墮地自生神雄心志四海萬里望風塵女胄無心愛不為家所珍長大逃深室藏頭羞見人垂淚適他鄉忽見南飛雲低頭和顏色素齒結朱脣跪拜無復數婢妾如嚴賓情合同雲漢參霍仰陽春心永甚水火百毒集其身玉顏隨年變丈夫多好新昔為形與影今為胡與秦胡秦時相見一絕踰參辰

和秋胡行一云和堘氏詩

秋胡納令室三日宦他鄉皎皎潔婦姿冷冷守空房燕婉不終夕別如參與商憂來猶四海會合感難可陟人言生日短愁者苦夜長百草揚春華攬枕悵柔桑素手尋繁枝落葉不盈筐羅衣翳玉體回目流采章君子倦仕歸車馬如龍驤精誠馳萬里既至兩相忘行人悅令顏借息此樹旁誘以逢婀愉遂下黃金裝烈烈負女意言辭厲秋霜長驅及居室奉金升北堂毋立哼婦來歡情樂未央秋胡見此婦惕然懷採湯負心豈不慚永誓非所望清濁必異源鳥鳳不並翔引身赴長流果哉潔婦腸彼夫既不淑此婦亦太剛

飲馬長城窟行

青青河邊草悠悠萬里道草生在春時遠道還有期春至草不生期一作盡歎無聲

感物懷思心夢想發中情夢君如雙鴈比翼雲間翔既覺寂無見曠如參與商夢君結同心比翼遊北林既覺寂無見曠如商與參河洛自用固不如中岳安回流不及逝浮雲往自還悲風動思心悠悠誰知者縣景無停居忽如馳駟馬傾耳懷音響轉目淚雙墮生存無會期要君黃泉下

放歌行

靈龜有枯甲神龍有腐鱗人無千歲壽存質空相因朝露尚移景促哉水上塵丘壠如履霜不識故與新高樹來悲風松柏垂威神曠野何蕭條顧望無生人但見狐狸逐虎豹自成羣孤鸞舉翮鳴離鳥何繽紛愁子多哀心塞耳不忍聞長嘯淚雨下太息氣成雲

豔歌行有女篇

有女懷芬芳娟娟步東廂蛾眉分翠羽明目一眸作發清揚丹唇騁皓齒藍秀色若珪璋巧笑露歡靨眾媚不可詳令儀布世出無乃古毛嬙頭安金步搖耳綴明月璫琅琊環約素腕翠羽垂鮮光文袍綴藻繡玉體映羅裳容華既已豔志節擬秋霜徽音冠青雲聲響流四方妙哉美婦德宜配侯與王靈應萬世合日月時相望媒氏陳束帛羔雁鳴前堂百兩盈中路起若鸞鳳翔凡夫徒踴躍望絕珠參商

墻上難為趨

玉倩度技錄云墻上難為趨行前陳所撰

門有車馬客驂服若騰飛華組結玉佩繁縟紛葳蕤流觴酌滿輒垂長纓顧盼有餘輝資主厭聲厭聲此藍縷衣客曰嘉病乎王色意無疑吐言若瘦水猶吞不可追滯淫漁釣發乃為周所諮顧回處陋巷大聖稱庶幾苟富不知厭千駟賤衆微李孫由俊顯管仲病三歸夫差耽淫侈終為越所圍遺身外榮利然後享巍巍速者一何駭孔難知德希甚美哉鼎恨不如豚豕肥楊朱泣路歧失道令人悲宁貢欲自於原憲知其非屈伸各異勢窮達不同資夫惟體中庸先天天不違

怨歌行朝時篇

昭昭朝時日皎皎晨明月十五入君門一別終華髮同心忽異離願如胡與越胡越有會時參辰遠且闊形影雖髣髴音聲叔無達纖絃感促柱觸之哀聲發情思如循環愛來不可遏淦山有餘恨詩人詠來葛蜻蛚吟床下回風起幽閨春榮隨路落芙蓉生木末自陽命不遇良辰永乖別已爾可奈何譬如納素製孤雌翔故巢星流光景絕魂神馳萬里甘心要同穴

秋蘭篇

秋蘭蓀玉池池水清且芳芙蓉隨風發中有雙鴛鴦梁魚自踴躍雨鳥時迴翔君其愿九秋與妾同衣裳

明月篇樂文作怨時

皎皎明月光灼灼朝日暉昔為春蠶絲今為秋女衣丹唇列素齒翠彩發蛾眉嬌子多好言歡合易為資玉顏盛有時芳色隨年衰常恐新間舊變故興細微浮萍本無根非水將何依憂喜更相接樂極還自悲

前有一樽酒行

置酒結此會主人起行觴玉樹雨檐間絲竹東西廂弄神一何妙變化窮萬方賓主霑德意歡欣樂未央同享千年壽朋來會此堂

何當行

同聲自相應同心自相知外合不由中雖固終必離管鮑不世出結交安可為

邯鄲西門行

和樂惟有舞運體不失機退似前龍婉進如翔鸞飛回目流神光隨亞有餘妥

美女篇

美女一何麗顏若芙蓉花一顧亂人國再顧亂人家未亂猶可奈何

飛塵篇

飛塵穢清流朝雲蔽日光秋蘭豈不芬鮑肆亂其芳河決漬金堤一手不能障

董逃行歷九秋篇十二首

歷九秋兮三春遺賓客兮遠宦願多君心所飬乃命妙妓才人炳若日月星辰序金罍兮玉觴賓主遞起雁行杯若飛電絕虎交觴接爪結黨悵慨歎笑萬方奏新詩兮夫君爛然虎變龍文渾如天地未分齊謳楚舞紛紛歌聲上激青雲窮八音兮異倫奇聲靡靡每新徵披素齒丹唇逸響飛薄梁塵精爽眇眇入神坐咸醉兮沾歡引樽促席臨軒迭對獻壽翻翻千秋要君一言願愛不移若山君恩愛兮不竭譬若朝日夕月此景萬里不絕長保初醮髮結何憂坐成胡越

攜弱手兮金環上遊飛閣雲間穆若鴛鴦還幸蘭芳自安娛心樂意難痊樂既極兮多懷感時忽逝若頹寒暑革御景迴榮華隨風飄摧感物動心增哀妾受命兮孤虛男兒墮地稱珠女弱雖存若無骨肉至親更疏奉事他人託軀君如影兮隨形賤妾如水浮萍明月不能常盈誰能無根保榮良時冉冉代征顧繒領兮含暉皎日迴光照徽朱華忽爾淅衰影欲舍形馬飛誰言往思可追

蘇與李兮貞雯蘭桂踐霜逾馨祿命懸天難明妾心結意丹青何愛君心中傾

（選詩拾遺）

曰此篇階不如何人之詞非相如枚乘其筆能為之故此詞本題曰董逃行歷九秋篇董逃行起於漢末不得謂相如枚乘為之也觀其辭語不類一京當以樂錄傳玄為正

吳楚歌七言

燕人美兮趙女佳其室則遠兮限虜塵雲為車兮風為馬玉在山兮蘭在野雲無期兮風有止思多端兮誰能理

鴻雁生塞北行

魏武帝都東西門行曰鴻雁生塞北乃在無人鄉

鳳凰違生海西及時毘山岡五德存羽儀和鳴定宮商百鳥並侍左右鼓翼騰華光上照遊雲日閒千歲時來翔翥若彼龍與龜曳尾況中藏非雲雨則不升冬伏春遁驥退哀此秋蘭草根絕隨化揚靈氣一何憂萬里馳芬芳常恐物微朝歎一朝見棄忘

白楊行

右今樂錄曰王僧虔技錄有白楊行今不歌

青雲固非青當雲乘白雲驥從西北馳來吾何憶驥來對我悲鳴舉頭氣凌青雲當奈此驥正龍形蹀足踑跱長坡下蹇驏慷慨歔與我爭馳鄰蹋鹽車之中流汗兩耳盡下垂雖懷千里之逸志當時一得施白雲影影舍我高翔青雲徘徊戲我愁啼上時增崖下臨清池日欲西移既來歸君君不一顧仰天太息當用生為青雲乎飛時悲當奈何那青雲飛乎

秦女休行

秦一作氏有烈婦義聲馳雍涘父讎家有重怨仇人暴且彊雖有男兄弟志弱不能當烈女念此痛丹心為寸傷外若無意者內潛思無方白日入都市怨家如平常匿劍藏白刃一奮尋身僵身首為之異處伏尸列肆家內與主合成泥漿血濺飛梁猛氣上干雲霓仇黨共守為彼攘一市稱烈義觀者收淚並慨忼百步何當益不如一女良烈女直造縣門云父不幸遭禍殊今仇身以分梟雖必情益揚殺人當伏法義不苟活隳強章縣令解印綬今我傷心不忍聽刑部垂頭塞耳今我吏舉不能成烈著希代之績義立無窮之名夫家同受其祚子子孫孫咸享其榮今我作歌詠烏風激揚壯發悲且清

雲中白子高行

陵陽子來明意欲作天與仙人遊超登元氣舉日月遂造天門將上謁閶闔閶見紫微蜂閶紫宮崔嵬萬戲羞我聾闕萬丈玉樹羅童女對雲霄羣男挽雷車雲漢隨天流浩浩如江河因王長公謁上皇鈞天樂作不可詳龍仙神仙教我靈秘八風子儀與遊我祥我心何感感思故鄉消看故鄉二儀設張樂哉二儀日月運移地東南傾天西北馳鶴五氣所補鼇四足所支舉駕飛龍驂赤螭逍遙五岳間東西馳長一作期與天地並復何為復何為

西長安行

所思兮何在乃在西長安何用存問妾香橙雙珠環何用重存問羽爵翠琅玕今我兮問君更有兮異心香亦不可燒環亦不可沈香燒日有歇環沈日自深

車遙遙篇

車遙遙兮馬洋洋遠思君兮不可忘君安遊兮西入秦願為影兮隨君身君在陰兮影不見君依光兮妾所願

昔思君

昔君與我兮形影潛結交君與我兮雲飛雨絕昔君與我兮音響相和今君與我兮落葉去柯昔君與我兮金石無虧今君與我兮星滅光離

詩

答程曉詩四言

奕奕兩儀昭昭太陽四氣代升三朝受祥濟濟羣后我我聖皇元服肇御配天垂光伊周作弼玉室惟康顒顒兆民蠢蠢戎蠻率土克庭萬國奉蕃皇澤雲行神化風宣六合咸熙邁邁同歡赫赫明明天人合和下圖遺滓焦朽斯苯矧我良朋如玉之嘉穆穆雝雝興頌作歌

宴會詩

日之既逝情亦既洽賓奄歡主容不足樂飲今夕溫其如玉

芙蕖

煌煌芙蕖從風芬馥照以皎日灌以清波陰結其實陽發其華金房綠葉素株翠柯

雜詩三首以下五言

志士惜日短愁人知夜長攝衣步前庭仰觀南鴈翔玄景隨形運流響歸空虛清風何飄飄微月出西方繁星依一作青天列宿自成行蟬鳴高樹間野鳥號東廂纖雲時髣髴渥露沾我裳良時無停晷北斗忽低昂常恐寒節至凝氣結為霜落葉隨風摧一絕如流光

閒夜微風起明月照高臺清響呼不應玄景招不來廚人進羹如有酒不盈杯安貧福所與富貴為禍媒金玉雖高堂於我賤蒿萊

鵾巢亡城側雀乳空井中居不附龍鳳常長蛇與蟲依賢義不恐近暴自當戮

又答程曉

義和運玉衡招搖賦朔旬嘉慶形三朝美德揚初春聖主加元服萬國望威神伊周敷玄化竝世霑天人洪崖歌山岫許由嗟水濱

宴詩

鸞鳥晞鳳皇舒纖白日千秋遘嘉會來并君子室華樽享清酤珍肴自盈溢

天行篇

天行一何促日月無停駐百川宿起流一作赴暘谷三辰回泰紫

日昇歌

東光昇朝陽初攬轡六龍竝騰驤流景何晃旭日照萬方皇德配天地神明鑒幽荒

三光篇

三光垂象表天地一作降度群和音響應形立影自附素日抱玄烏明月懷靈兎

衆星詩

朗月共衆星日出擅其明冬寒地為裂春和草木榮陽德雖普濟非陰亦不成

苦雨

徂暑未一旬重陽翳朝霞欻初月離畢積日逐滂沱屯雲結不解長溜周四阿霖雨如倒井黃潦起洪波滿深溝閉門庶若決河水糞不復舉竈中生蛙蝦

苦熱

朱明運將極溽暑晝夜興我動四支厥躬若山陵珠汗洽玉體呼吸氣轉蒸慶坫自成泥素紛隨手凝

古詩

東方大明星光景照千里少年舍家遊思心晝夜起

擬四愁詩四首并序七言

張平子作四愁詩體小而俗七言類也即擬而作之名曰擬四愁詩

我所思兮在瀟洲願為雙鵠戲中流聲牛織女期在秋山高水深路無由愁余不遘

婁殷憂佳人貽我明月珠何以要之比目魚海廣無底恨勞劬寄言飛龍天馬駒風氣雲披飛龍逝驚波漫天禹不廣何為多念心憂泄

我所思兮在球崖願為比翼深清池剛柔合德配二儀形影一絕長別離愁余不遘

情所攜佳人貽我蘭蕙草何以要之同心鳥火熱水深憂盈抱申以琁璇夜光寶下

和既沒玉不察存若流光忽電滅何為多念獨鬱結

我所思兮在崑山願為鹿麈一作麛閬苑瀹日月迴耀照景天參辰曠隔曾無緣愁余

不遘惟百艱佳人貽我蘇合香何以要之翠鴛鴦雙度弱水川無梁申以錦衣文繡裳三光躡邁景不留鮮似民生忽如浮何為多念祇自愁

我所思兮在朔方願為飛燕俱南翔煥乎人道著三光胡越殊心生異鄉愁余不遘

惟百殃佳人遺我徐羽纓何以要之影與形永增憂結繁華零申以日月指明星星辰有翳日月移鴛鴦哀鳴慚不馳何為多念徒自虧

雨儀詩

雨儀始分元氣清列宿垂象六位成日月西流景東征悠悠萬物殊品名聖人憂代念羣生

天行歌雜言

天時泰兮昭以陽清風起兮景雲翔仰觀兮辰象日月兮運周俯視兮河海百川兮東流

雹雷歌

雹雷盛兮震萬里威陵宇宙兮動四海六合不維兮誰能理

雜言一作害

雷隱隱感妾心傾耳清聽非車音

雲歌

白雲翩翩翔天庭流景髣髴非君形白雲飄飄捨我高翔青雲徘徊為我愁腸

蓮歌

渡江南採蓮花芙蓉璀璨若星羅綠葉映長波迴風容與動纖柯

啄木

啄木高翔鳴喈喈飄搖林薄着朶枝便緣樹間喙如錐嚶喔嚶喔聲正悲專為萬物作偶能當此之時樂不可過

雜歌

鳳有翼龍有鱗君不獨興必有良臣

九曲歌

歲莫景邁聲光絕安得長繩繫白日

歌詞

雷師鳴鐘鼓風伯吹笙簧西毋出穴聽王父吟東廂

失題五首見藝文類聚日部

湯谷發清曦九日棲高枝願得並天御六龍齊五羸

二初學江部

有女殊代生涉江采菱花上翳青雲意下鑒淥水波

三藝文類聚部

譬我繁弱弓弄我丈八矟一舉殪三軍再舉殄戎羯

四藝文類聚庭部

元正始朝享萬國執珪璋棧燈若火樹庭燎繼天光

五藝文松部

飛蓬隨飄起芳草摧山澤世有千年松人生詎能百

一本傳

傅玄字休奕北地泥陽人也祖燮漢漢陽太守父幹魏扶風太守玄少孤貧博學善屬文解鍾律性剛勁亮直不能容人之短郡上計吏再舉孝廉太尉辟皆不就州舉秀才除郎中與東海繆施俱以時譽選入著作撰集魏書後參安東衛軍軍事轉溫令再遷弘農太守領典農校尉所居稱職數上書陳便宜多所匡正五等建封鶉觚

男武帝為晉王以玄為散騎常侍及受禪進爵為子加駙馬都尉帝初即位廣納直言聞不諱之路玄及散騎常侍皇甫陶共掌諫職俄遷侍中初玄與皇甫陶及入而抵玄以事與陶爭言誼譁為有司所奏二人竟坐免官泰始四年以為御史中丞時頗有水旱之災玄復上疏陳五事優詔報之五年遷太僕時元年不登羌胡擾邊詔公卿會議玄應對所問陳事切直雖不盡施行而常見優容轉司隸校尉獻皇后崩於弘訓宮設喪位旛制司隸於端門外坐在諸卿上絕席其入殿拔本品秩在諸卿下以次坐不絕席而謁者以弘訓宮為殿內制玄位在卿下玄憑旛正色而責謁者謁者妄稱尚書所處玄對百僚而罵尚書以下御史中丞庾純奏玄不敬玄又自表不以實坐免官然玄天性峻急不能有所容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簡整簪帶竦踊不寐坐而待旦於是貴游憚伏臺閣生風尋卒於家時年六十二謚曰剛玄少時避難於河內專心誦學後雖顯貴而著述不廢撰論經國九流及三史故事評斷得失各為區例名為傅子為內外中篇凡有四部六錄合百四十首數十萬言并文集百餘卷行於世玄初作內篇成子咸以示司空王沈沈與玄書曰省足下所著書言當理瀝經綸政體存望儒教足以塞楊墨之流通瀝採孟於往代再閒卷未嘗不歎息也不見賈生自以過之乃今不及信矣其後追封清泉侯子咸嗣

史臣曰傅玄體彊直之姿懷匪躬之操抗辭正色補闕納諫諤諤當朝不忝其職者矣及乎位居三獨彈擊是司遂能使臺閣生風貴戚歛手雖前仁範萬何以加之然而惟此褊心之弘雅度鄙閭競興為物議所譏惜哉古人取戒於韋弦良有以也

贊曰鶉觚負誚實惟朝望志厲彊直性非夷曠

晉傅鶉觚集終

張茂先集題詞
張壯武博物君子晉室老臣彌綸暗主虐后之間足稱補袞竟以猶豫族誅橫尸前殿悲哉壯武初未知名作鷦鷯賦以寄意感其不才善全有莊周永雁之思既賦相鳳朽社亦躊躇於在高戒險盛衰交心及陟台司不祥數見中台星坼少子韙勸其遜位猶戀弗忍決漢王京兆不念牛衣遂沉牢獄然死以直諫誠重泰山壯武豈忘牧羊時爭名位已極篤於守經徒為賈氏而死適資人口耳晁氏書目云張司空集有詩一百二十哀詞册文二十一賦三今余所緝賦數過之文不及全詩歌八十餘中間拂舞白紵舞杯槃舞諸篇晉代無名氏之作藏書家本亦有繫之張司空集者悉覩其壯健頓挫類非司空溫麗之素餘詩平雅近代詩家深服其博學為累宜所謂聽古樂而卧孚壯武文章賦最蒼深文次之詩又次之大抵去漢不遠猶存張蔡之遺詩數論詩晉以下若茂先勵志廣微補亡季倫吟歎等曲尚有前代典刑余於司空諸文亦云
裏承張溥題

晉張茂先集目錄
賦
鷦鷯賦有序
相風賦有序
感婚賦有序
壯林枕賦
表
上壽酒舉歌詩表
薦成公綏表
議
封禪議
晉文王謚議
廢黜武悼楊太后議
哀策
武帝哀策文
武元楊皇后策文
誄
章懷皇后誄
魏劉驃騎誄
列女先生鮑玄泰誄
箴
女史箴
尚書令箴
銘
倚几銘
杖銘
書
與褚陶書
報雷煥書
暫西帖
問
甲乙問
序
博物志序
贊
博物志地理贊
樂歌
晉四廂樂歌
王公上壽詩
食舉東西廂樂詩
其二
其三
其四
其五
其六
其七
其八
其九
其十
其十一
正旦大會行禮詩
其二
其三
其四
晉冬至初歲小會歌
晉宴會歌
晉中宮所歌
孝宗親會歌
晉正德大豫舞歌
正德舞歌
大豫舞歌
晉凱歌

命將出征歌　勞還師歌
晉白紵舞歌詩　其二
其三
晉杯槃舞歌詩　拂舞歌二首
白鳩篇　獨漉篇
濟濟篇
詩
遊獵篇　遊俠篇
博陵王宮俠曲　其二
門有車馬客行　輕薄篇
壯士篇　蕭史曲
祖道征西應詔詩　祖道趙王應詔詩
太康六年三月三日後園會詩　其二
其三　其四
上已篇　勵志詩

其二　其三
其四　其五
其六　其七
其八　其九
答何劭　其二
其三　情詩
其二　其三
其四　其五
感婚詩　雜詩
其二　其三
擬古　遊仙詩
其二　其三
贈摯仲治詩　招隱
其二　荷詩
橘詩

附錄
張華本傳

晉張茂先集目錄終

晉 張華茂先 著

明 張溥西銘 閱

賦

鷦鷯賦 有序

鷦鷯小鳥也生於蒿萊之間長於藩籬之下翔集尋常之內而生生之理足矣色淺體陋不為人用形微處卑物莫之害繁滋族類棲庇遊蒙蒙然有以自樂也彼鸞鵠鴻鵠孔雀翡翠或被矰繳之禍或羅籠之御翰舉足以沖天翼距足以自衛然皆負矰婴繳羽毛入貢何者有用於人也夫言有淺而可以託深類有微而可以喻大故賦之云爾

何造化之多端兮播羣形於萬類惟鷦鷯之微禽兮亦攝生而受氣育翩翻之陋體兮無玄黃以自貴毛弗施於器用兮肉不登乎俎味鷹鸇過猶俛翼兮尚何懼於鷾鸃矜鳳麟是焉遊集飛不翫翮翔不翕習其居易容其求易給巢林不過一枝毋食不過數粒栖無所滿遊無所盤匪惔荊棘匪榮蓬蒿動翼而逸投足而安委命順時

守約而不矜動因循以簡易任自然以為資無誘慕於世偽鷦鷯介其窅距鷫鸘鷙鷻於雲際鷦雖寓於幽險孔翠生於遐裔彼晨鳧與歸雁又矯翼而增逝咸美羽而豐肌故無辜而罹機徒衛盧以遘繳終為戮於此世鴛鴦載而受紲鸚鵡慧而入籠虎猛志以服養螭幽繫於九重變音聲以順旨思推翮而為庸戀鍾岱之林墜慕壎壝之高松雖蒙幸於今日未若疇昔之從容海鳥爰居避風而至脩枝巨雀踰嶺自致提挈萬里飄颻過畏大唯體大物而形巨足瑋也陰陽陶燮萬品一區巨細幷錯衆繁類殊鷦螟巢於蚊睫大鵬彌乎天隅將以上方不足下比有餘普天壤而遐觀吾又安知其大小之所如

歸田賦

隨陰陽之開闔從時宜以卷舒冬奧處以城邑春遊放於田廬歸郊郭之窘里託言靜以閑居育草木之蔚蔚因地勢之丘墟豐荒果之林錯茂桑麻之紛敷用天道以取資行樂物以為娛時逍遙於洛濱聊相佯以縱意目白沙與積礫玩衆卉之同異揚素波以濯足泝清瀾以濕思低徊往留棲遲菴藹存神忽微遊精域外籍纖草以為茵援垂陰以為蓋瞻高鳥之陵風臨淪魚於清瀨眇萬物而遠觀修自然之通會以退足於一壑故處否而忘泰

相風賦 有序

大史候部有相風在西城上而作者弗為豈以其託處幽閑遠衆特立無羽毛之飾而毋深不為之容乎

蓋在先聖術淪生人擬論天地錯綜明神在璿璣以齊七政象渾儀於陶鈞考古勞於六氣仰貞觀於三辰炎在保章世序其職鄭風候方必立唯極循物致用器不假飾眇修幹之迢迢凌高墉而莖植玄鳥偏其增翥晞雲霄而矯翼嘉創制之弗理諒器淺而事深步元氣於尋尺寄先識於茲禽既在高而思危又戒險而自藏雖迴易之無常終守正而不淫永格立以彌世志淪滯而愈新超無返而特存差偓景而為鄰

永懷賦

美淑人之妖豔固盼睞而傾城揚綽約之麗姿懷婉娩之柔情越六列於往古邁來今之清英既惠余以至懽又結我以同心交思好之歡固接情愛之分深誓中誠於曒日要執契以斷金嗟夫天衢幽昧差錯繆於參差怨祿運之不遇雖義結而絕離執纏綿之篤趣守惠音以終始邀幸會於有期冀容華之我俟懷皇靈之垂仁長收惟於永已

感婚賦 有序

方今歲在己巳將次四仲婚姻者競赴良時蔡麗之觀相繼於路嫁娶之會不乏乎日乃作感婚賦曰

彼婚姻之俗忌兮惡當梁之在斯適來年之將至兮迨星紀之未移羽旄初茂玉質始盛容華外豐心神內正接軫連騎隱隱習習充街塞里暉曜城邑相麗姿之綽約兮遥琴瑟以感心怨佳人之幽翳兮恨檢防之高深（一本無彼婚姻四句）

朽杜賦

高桓橋南大衢傍有古槐樹蓋數百年木也余少居迫之後去行路遇之則已朽意有緬然輒為之賦因以言哀感之理云爾

伊茲槐之挺植於京路之東隅得託尊於田主據典塏以高居垂重陰於衢周臨大路之通衢饗春秋之所報應豐胙於無射歷漢京之康樂踰長亂之橫逆朱夏當陽翁鵠蕭森征夫雲會行旅歸心輜軒停轂輕輿託陰吉人向風而袪袂王滌清嘯而啟襟晞甘棠之廣覆稱烏木之無陰

壞材枕賦（一作牀）

有卓爾之殊瓌超詭異之邈絕且其材色也如芸之黃其為香也如蘭之芳其文彩也如霜地而金鉝紫葉而紅榮有若浦桃之蔓延或如兔絲之煩榮有若嘉禾之垂

穎又似靈芝之吐英其似木者有類桂枝之蘭干或象灌木之叢生其似鳥者或似鴛鴦之徑迸或類鴻鸛之上征有若孤雌之無味或如鴛鴦之交頸紛雲興而氣溢般瑟羅而流精何衆文之煩朗灼陰爚而發明曲有所方事有所成爾則異姿動各殊名衆彩不可殫形制為方枕四角正端會緻密固絕除無間形妍體法既麗且閑高卑得適辟堅毋姿不屑朱碧之飾助不煩錐鋒之鏤鏤無丹漆之形來圖觴象之佐副較程形而靈露衆妙該而悉備珪璋特達璵璠富也美稱遠邇不敢與竝相思成幾晞風於永列神龍之姿衆鱗相絕昔詩人稱角枕之菜季世加以錦繡之飾皆比集異物貴日勞力傷財害民有損於德豈如茲壞既剖既斲斯須速成一材而莫與混并纖微無加而美瞠春榮

豆羹賦一作張翰

乃有孟秋嘉蔬垂枝挺莢是刈是穫充簋盈篋香鏤和調周疾赴急時御一柸下咽三歎時在下邑頗多艱難空廚之尼固不緩惟追念昔日啜菽永安

表

上壽食舉歌詩表

太始五年尚書奏按太僕傅玄中書監荀勗黃門侍郎張華各造正旦行禮及王公上壽酒食舉樂歌詩舉上表勗以觀氏歌詩二三四五言與古詩不類以聞詔律中郎將陳頒頒問彼之金石未必皆當城勗造舊歌皆為四言惟王公上壽酒一篇為三言五言此則華勗所明異古也

案魏上壽食舉詩及漢氏所施用其文句長短不齊未皆合古蓋以依詠弦節本有因循而識樂知音足以制聲度曲法用率非凡近所能改二代三京襲而不變雖詩章詞異興廢隨時至其韻逗曲折皆繫於旧有緣然也是以一皆因就不敢有所改易

薦成公綏表

竊見處士東郡成公綏年二十五字子安體珪璋之資秉不器之量知深慮明足以妙見研思篤好則仲舒之精引之闕世貞幹足以敦風萬俗淵才達學足以弘通世教固逸倫之殊俊搢紳之檢式也

議

封禪議

海內歸心符瑞之應備物之盛未有若今之盛者正宜禮中岳封太山禪梁父發德號明至尊厚福慶萬黎民闕肇自生人則有后辟載化口數莫之能紀大德普代揮揚仁風

晉文王謚議

殊位盛禮實勞明德班爵崇寵亦光茂勳至於表名贈號世考洪列寵聲無窮者莫尚于號謚也論功為于禹稷比德邁于伊周

廢黜武悼楊太后議

賈后既非后又楊駿因宣言太后同逆詔羣公有司奏太后亦宜廢黜帝詔曰此大事史詳之華為中書監編稱武帝皇后不順遂廢為庶人按

夫婦之道父不能得之於子子不能得之於父皇太后非得罪於先帝者也今廢其所寵為不母於聖世宜依漢廢趙太后為孝成后故事敢太后之號還稱武皇后居異宮以全貴終之恩

案其所寵后傳作龔惡所稱異宮作離宮

哀策

武帝哀策文

弈大饗之無虧哀蒸祖之虛設叩龍輴以長叫痛靈暉之潛逝其辭曰欽惟皇考體道之真德作乾坤齊曜三辰應期登禪協於天人上處郊祀下惠兆民憲章唐虞允得其津搜揚仄陋故老是賓百揆時序盛業日新恩從雲翔威猶震震江海靜波岳無塵四夷率服莫不來臣肅慎奉貢越裳効珍化此弊俗歸之至淳昔在上聖咸享百年哀哀皇考用不是臻遺靈彌侵景命須臾舍此昭晰即彼幽玄仰瞻靡恬廓若無天終劉尚儉率由典度華幕弗陳器必陶素不封不樹所在惟固貽法來世是

則是慕大隧既啟吉日將征鐘鼓雷震白虎抗旌龍蛇騰首良馬悲鳴倡者振鐸挽夫齊聲背此崇殿將適下庭玄宮窈窕修夜冥冥光燈永戢幽閨長扃仰訴皇穹零淚屏營云誰能忍寄之我情結心墳隴永憑聖靈

武元楊皇后哀策文

天地配序化成兩儀王假有道冀在伉儷姜嫄佐譽二妃興嬀仰布古昔覩亦同規今胡不悌景命風虧嗚呼哀哉我應圖錄臨統萬方正位於內實在嬪嬙天作之合駿發其祥河嶽降靈啟祚華陽奕世豐衍朱紱斯煌纖女維行受命溥將來冀家邦寵度是常緝熙陰教德聲顯揚昔我先妣暉曜休光后承前訓奉述遺芳宜嗣徽音繼序無荒如何不弔背世隕喪瑤臺無主長去蒸嘗追懷永悼率土摧傷嗚呼哀哉陵兆既窆將遷幽都宵陳鳳駕元妃其徂宮闈邃密階庭空虛設祖布綍告駕啟塗服輦裕狄寄象容車金輅晻曖蒙帳不舒千乘動軫六驥踟躕銘旌樹表翼抑雲數祁祁同軌及及蒸徒孰云不懷哀感萬夫宿神虞卜安體玄廬土房陶甄尊制遠初依行紀謚聲被八區雖背明光亦歸皇妣沒而不朽世德作謨嗚呼哀哉

誄

章懷皇后誄

自天陶靈必有徵祥誕在初載亦曜神光顯庶天祿聿媚聖皇受氣自然實鍾清和內含茂實外發英華身處宸極敬恭惟風窈窕淑媚柔順婉穆宣慈內政流化太微六宮雙飛清我壺閨經綸庶勳積思萬機既臻緝熙玄澤流衍將翼我后登封降禪氛祲告妖沉結彌留奄忽升遐棄世高逝聖上哀懷感切悼心率土高素過容八音眇眇遊靈將馬所之容光幽遷豈有及期香香新宮下絕三泉茫茫陵域合體中原委棄暉章即安太清

魏劉驃騎誄

昔在殷周惟伊惟呂穆穆公侯紹茲勳緒如何上天殲我鼎輔金剛玉潤水潔冰清郁郁文彩煥若朝榮功遂身退致仕懸輿志遵留侯心邁二疏風凜凜以翼衡雲霏霏以承蓋旒旐翩翩以飄飄旌翣紛以奄薄

列文先生鮑玄泰誄

於鑠列文繼軌皇祚爰啓基命靈根已固杞鄫既徹枝離葉布爰暨叔弟世贊尊風異極滄溟遠登霸功越在漢隆三司竝職列考中丞妙世顯名載我先生誕資英俊淑質清淳簡若玉潤抗行標邁遊心大順冗文允明聰昭秀哲啟冥演幽宇文命世抱道沖虛執義貞確遘無悶不營不忮擾志雲霄致命窮邃行為軌範言成隱括

宜登選牟弘此獻獻濟濟縉紳永挹清流取識遺音日想表儀執云玄泰曾不我知感傷懷慨揮涕滂淅已矣鮑子窮爾玄陰振聲竹帛永播徽音

歲

女史箴

（惠帝時華嶠后紀之誤作女史箴以諷）

茫茫造化兩儀始分散氣流形既陶既甄在帝庖犧肇經天人爰始夫婦以及君臣家道以正而王猷有倫婦德尚柔含章貞吉嬪嬪淑慎正位居室樂姬感莊不食鮮鱻衛女煽桓耳忘和音志厲義高而二主易心玄熊攀檻馮媛趨進夫豈無畏知死不懈班妾有辭割歡同輦夫豈不懷防微慮遠道固隆而不殺物無盛而不衰日中則昃月滿則微崇猶虛損替若駭機人咸知飾其容而莫知飾其性性之不飾或愆禮正爰之漆之克念作聖出其言善千里應之苟違斯義同衾以疑出言如機而榮辱由茲勿謂幽昧靈鑒無象勿謂玄漠神聽無響無稔爾惡天道惡盈無恃爾音隆隆者墜鑒於小星戒彼逸心鑿斯則聚爾類懼不可以凶寵不可以專寵生慢愛極則遷致盈必損理有固然美者自美嗣以取尤治容求好君子所仇結恩而絕職此之由故曰翼翼恭慎福所以興靖恭自思榮顯所期女史司箴敢告庶姬（遺之）

大司農箴

家有廡井王有廩籍阜茂豐物和鈞關石在周之室不虔政首粢稷弗修不蓄千畝置神之祀敗於戎醜穡臣司農敢告左右（一本無家有廡井四句）

尚書令箴（一刻孝廣）

明明先王開國承家作制垂憲仰觀列曜俯令百官政用周悆昔舜納大麓七政以齊內成外平而風雨不迷仲山翼周靡剛靡柔補我袞闕闡我王猷王猷允塞而四海咸休雖曰聖明必資良材無曰我智官不任能發言如絲其出成綸千里之應樞機在身世孝道缺天綱紐替既無老成改舊法制法制不修不長厥喬尚臣司臺敢告侍衛

環材枕箴

殘哉其文饒哉其芬出自幽阻升于既焚允壞允麗惟淑惟珍安安文枕二被升冠翹翹予盡枕式予自代作充用榮己富身興寢有節遘性和神

銘

倚几銘

倚几之設設而不倚作器於此成禮於彼

杖銘

不正陷墜不安傾危

書

與褚陶書

（陶字季雅吳郡錢塘人浦城縣志以墳典目錄吳中武帝補臺郎遷中牧尉舉為司空掾與陶書）

二陸龍躍於江漢彥先鳳鳴於朝陽自此以來誠恐南金已盡而得復之於吾子故知延州之德不孤淵岱之寶不匱（世說云張華見褚陶語陸平原曰君北方龍雖雲興鳳鳴朝陽謂東南之寶已盡不意復見褚生陸曰公未觀不鳴不躍者耳華曰故知延州之德不孤川嶽之寶不遺矣不云是書）

報雷煥書

所致詳觀劍文真干將也莫邪何復不至雖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真晉書作何復不至尺牘作可復至否）

暫西帖

得書為慰僕緒恙疾已甚頓西臥歸遽乃悉比將念反不具張華呈

閒

甲乙問

安禮本守程脩先乙有妻後又娶適五二嫡前妻亡後妻子與嫉所厭中書令張華述甲乙之問

甲娶乙為妻後又娶妾匿不說有乙居家如二嫡無有貴賤之差乙亡景之子當何服本實嫡列嫡庶不殊雖二嫡非正此夫在先人子何得卑制折其親也若為庶母服又不成為庶進退不知所從

序

博物志序

余視山海經及禹貢爾雅說文地志雖曰悉備各有所不載者作略說出所不見麤言遠方陳山川位象吉凶有徵諸國境界犬牙相入春秋之後並相侵伐其土地不可具詳其山川地澤略而言之正圖十二博物之士覽而鑒焉

贊

博物志地理略贊

地理廣大四海八方遐遠別域略以難詳侯王設險守國保疆遠近川塞近備城隍司察奸非禁禦不良勿恃遥阸思其湮荒無德則敗有德則昌安居猶懼乃可不亡進用忠良社稷永康教民以孝弭化以彰

樂歌

晉四廂樂歌

王公上壽詩

稱元慶奉聖觴后皇延遐祚安樂撫萬方

食舉東西廂樂詩

明明在上丕顯欽緜翼翼三壽蕃后惟休羣生漸德六合承流三正元辰朝慶鱗萃華夏奉職貢八荒覩殊類歡笑充廣庭鳴玉盈朝位

其二

濟濟朝位言觀其光儀序既以時禮文煥以彰思皇享多祐嘉樂永無央

其三

九賓在庭臨譜既通升瑞奠贄乃俟乃公穆穆天尊隆禮動容履端承元吉介福御萬邦

其四

朝享上下咸雍崇多儀繁禮容舞盛德歌九功揚芳烈播休跡

其五

皇化洽洞幽明懷柔百神輯祥禎潛龍雕彫虎仁儀鳳鳥庭游麟枯蠹榮竭泉流茵芝茂枳棘柔和氣應休徵弼協靈符彰帝期綏宇宙萬國和昊天成命賚皇家賚皇家

其六

世資聖哲三后在天啟鴻烈啟鴻烈隆王基率土謳吟欣戴於時恒文象代氣著期

其七

泰始開元龍升在位四隩同風寰宇殊類五難來備嘉生以遂疑庶績嘉大康申繹祉膚無疆本枝百世繼緒不忘繼緒不忘休有烈光永言配命惟晉之祥

其八

聖明統世萬皇仁廣大配天地順動若陶鈞玄化參自然至德通神明清風暢八極流澤被無垠

其九

於皇時晉奕世睿聖惟天降鑒神祇保定弘濟區夏允集大命有命既集光帝啟大明重曜鑒六幽聲教洋溢惠澤流惠澤流移風俗多士盈朝賢俊乂座敦世心斯彫反素樸反素樸懷成方千戚舞階庭疏狄悅遐荒扶南假重譯肅慎龍木紫雲覆雨

施德洽無疆旁作穆穆仁化祥

其十

朝元日賓王庭承宸極當盛明衍和樂踐祖誡仰嘉惠懷德馨遊澤風泳淑清協億兆同歡榮建皇極統天位運陰陽御六氣殷羣生成性類王道洽治功成人倫序俗化清度明祀祇三靈崇禮樂式儀刑

其十一

慶元吉宴三朝擒金石泳泠簫奏九夏舞雲韶遠德音流英聲八紘一六合富六合富承聖明王澤洽道登隆經亟夏總華戎齊德教混殊風混殊風康萬國崇奢簡尚敦德弘王度遠遐則

正旦大會行禮詩

於赫皇祖紹哲齊聖經緯大業基天之命克開洪緒誕篤天慶劭齊奕倫仰齊七政

其二

烈烈景皇克明克聰靜封略定勲功成名立政儀刑萬邦式固崇軌光紹前跡

其三

允文烈考潛哲應期參德天地化功四時大宇以正庶績咸熙肇啟晉宇遂登皇基

其四

明明我后玄德通神受終正位協應天人容民厚下有物流仁蹲我王道輝光日新

晉冬至初歲小會歌

日月不留四氣迴周節慶代序萬國同歡一作休慶尹羣后奉壽一作升朝我有嘉禮式宴百僚繫有綺錯旨酒泉淳筐鏞和奏磬管流聲上隆其愛下盡其心宣其壅滯訓詠一作之德音乃宣乃訓配享文泰永戴仁風長撫無外

晉宴會歌

疊鷹我皇配天垂光留精日晏經曜無荒總朝有暇延命衆臣冠益雲集縉紳星陳有燕多品八珍代奏羽爵無算樂極宴歌有流聲武者投袂動容有節絲竹並設宣暢四體繁手趨拏惟定發和酣不忘禮好樂無荒翼翼濟濟

晉中宮所歌

先王統大業玄化漸八維儀刑乎萬邦內訓隆壺闈皇英垂帝典大雅詠三妃孰德宣隆敬正位理厥機一作含章體柔順率禮蹈謙祇螽斯弘慈惠樛木逮幽微徽音穆清風高義邈不追遺榮參日月百世仰餘暉

晉宗親會歌

族燕明禮順殷會序親親骨肉敦不睦兄弟豈他人本枝篤同慶棠棣著先民於皇聖明后天覆弘且仁降禮崇親戚勞旋協族姻式宴盡酣娛飲御備盈珍和樂既宣洽上下同歡欣德教加四海敦睦被無垠

晉正德大豫舞歌

正德舞歌

曰皇上天玄鑒惟光神器周回五德代章祚命于晉世有掞玉弘濟區夏陶甄萬方大明垂耀勞燭無疆蠢蠢庶類風德永康皇道惟清禮樂斯經金石在縣萬舞在廷象容表慶協律被聲軼武超護取節六英同進退讓化漸無形大和宣洽通于幽冥

大豫舞歌

惟命之命待運有歸赫赫大晉三后重暉繼明紹世光撫九圍我皇朝期遂在璇璣羣生賡命各有庶邦慎徽五典玄教遐通萬方同軌率土咸雍爰制大豫宣德舞功醇化既穆王道協隆仁及草木惠加昆蟲億兆夷人悅仰皇風丕顯大業永世彌崇

晉凱歌

命將出征歌

重華隆帝道戎蠻或不賓徐夷興有周鬼方亦違殷今在聖明世寇虐動四垠豹狼

梁牙飛羣生琉穹昊元帥總方夏出車撫涼秦衆貞以律藏否實在人威信加殊類誅逖思自親單醪豈有一作味挾纊感至仁武功尚止戈七德美安民遠跡由斯舉永世無風塵

勞還師歌

獯猶背天德搆亂擾邦畿戎車震朔野羣帥贊皇威將士齊心旅感義忘其私契積如鞏弩赴節如發機鼙聲動山谷金光曜素暉揮戟一作戈陵勁敵武步踰橫屍綵鞶皆授首北土永清夷昔往冒隆暑今來白雲霏征夫信勤瘁自古詠采薇收榮於舍爵燕喜在凱歸

晉白紵舞歌詩

輕軀徐起何洋洋高舉兩手白鵠翔宛若龍轉乍低昂凝停善睞容儀光如推若引留且行隨世而變誠無方舞以盡神安可忘晉世方昌樂未央質如輕雲色如銀愛之遺誰贈佳人制以為袍餘作巾袍以光軀巾拂塵服在御會佳賓醪醴盈樽美且潔清歌徐舞降祇神四座歡樂胡可陳

其二

雙袂齊舉鸞鳳翔羅裙飄颺昭儀光超步生姿進流芳鳴弦清歌及三陽人生世間如電過樂時每少苦日多幸及良辰耀春華僊僊舞趙女歌殽和馳景逝不停春露未晞嚴霜零百草凋索花從英蟋蟀吟牖寒蟬鳴百年之命忽若傾早和迅速兼燭行東造扶桑遊紫庭西至崑崙戲曾城

其三

陽春白日風光眇趨步明王舞瑤璫聲發金石媚至賓羅桂徐轉紅袖揚清歌流響統風梁如矜若思凝且翔轉盼遺精盪輝光將流將引雙雁行歡來何晚意何長明君御世永歌昌

晉柘枝舞歌詩

晉世富四海平普天安樂永大富四海安天下歡樂治興隆舞柘枝舞柘枝何翩翩舉坐觀衆壽萬年天與日終與一左回右轉不相失笳笛悲酒舞疲心中慷慨可德兒樽酒斗絲竹清願令諸君醉復醒醉復醒時合同四座歡樂皆言工絲竹音可不聽亦舞此柘枝左右輕自相當合坐歡樂人命長人命長當結友千秋萬歲皆老壽

拂舞歌三首

白鳩篇

翩翩白鳩載飛載鳴懷我君德來集君庭白雀呈瑞素羽明鮮翔庭舞翼以應仁乾

交交（音書作鴈鳴或丹武黃）樂我君惠振羽來翔來壁餘充魚在江湖懽而不樂（歌或作）我慤駕言我良馹習我驅馳與君周旋樂道亡餘（音書作忘機）我心虛靜我志霑霑彈琴鼓瑟聊以自娛凌雲登臺浮游太清扳龍附鳳（音書作目望）身輕

獨漉篇

獨漉獨漉（音書作瀆瀆）水深泥濁泥濁尚可水深殺我乘雁雙鵬遊戲田畔我欲射鵬念子（一作孤）獨翩翩浮淨（音書作逕）得風搖（宋書作逕）我心何合與之同并空床低帷誰知無人夜不錦繡誰別僞眞刀鳴鼎中俱糜無施父冤不報欲活何為猛虎斑斑遊戲山間虎幼齧人不避豪賢

漪瀾篇

鴛飛（音書作鴈）鴛舞（音書作鴈）氣流芳追念三五大綱黃去失有時可行去來同時（音書作共）此未央時舟舟近桑榆但當有酒為歡娛良老逝有何期（音書作何）多憂耿耿內懷思淵沈厲（音書作魚）獨希顧得黃浦衆所依恩感人心無比悲歌且舞無極已

詩

遊獵篇

歲暮凝霜結堅冰泜幽泉鷹風蕩原隰浮雲蔽昊天玄雲晻靄合素雪紛連翩鷹隼

始擊驚厥人厥時鮮厥駕鳴儔侶攬轡過中田戎車方四驅文軒馭紫燕與徒既盤飧容服麗且妍武騎列重圍前驅抗修旃後息似回飈絡繹若浮烟鼓噪山淵動衝塵雲霧連輕轂拂柔轅纖繩蔭長川游魚未暇窺歸雁不得還（一作由）悉控繫弱公差操黃間機發應弦倒一倒連雙肩儻禽正狼藉落羽何翻翻積獲被山阜流血丹中原馳騁未及勸雕靈俄移悬結置彌澤畏聲振四鄙鳥驚翩白刃獸駭掛流矢仰手接遊鴻舉足蹶摩兕如黃犢獲兔青骹攝飛雉鵠驚不盡收鳧鷖安足視日冥徒御勞賞勤課能否野饗會衆賓玄酒甘且旨燔炙播遺芳金觴浮素蛾珍羞陳時歸雲纖有出涼水四氣運不停年時何曫曫人生忽如寄居世遽能幾至人同禍福達士等生死榮辱渾一門安知慈與美遊放使心狂履車難再顧伯陽為我誡檢跡投清軌

遊俠篇

翩翩四公子濁世稱賢名龍虎相交爭七國並抗衡食客三千餘門下多豪英遊說（一作類）朝夕至辨士自縱橫孟嘗康出關濟身由雞鳴信陵西及魏秦人不窺兵（一作關海鍾）趙勝南詣楚乃與毛遂行黃歇北適秦太子還入荊美哉遊俠士何以尚四卿我則異於是好古師老彭

博陵王宮侯曲

俠客樂幽險築室窮山陰燎獵野獸肴施網川無禽歲暮饑寒至悵慨賴足吟躬今壯士激安能懷苦心千將坐自口繁弱控餘音耕佃窮淵陂種粟著劍鐔收秋俠路閒一擊重千金樓遲能罷穴容與虎豹林身在法令外縱逸常不禁

其二

雄兒任氣俠聲蓋少年場借友行報怨殺人租市旁吳刀鳴手中利劍嚴秋霜膝間義素戟手持白頭鎌鵰超如激電迴旋如流光舊擊當手決交處自縱橫審為殤鬼雄義不入圜墻生從命子遊死聞俠骨香身沒心不懲勇氣加四方

門有車馬客行

門有車馬客問君何鄉士捷步往相訊果是舊鄰里語昔有故悲論今無新喜清晨相訪慰日暮不能已詞端競未究忽唱分遠始前悲尚未弭後憂方復起

輕薄篇

末世多輕薄騎伐（一作好）浮華志意既（一作放逸）貲財亦豐奢被服極纖麗有腦盡柔嘉童僕餘粱肉婢妾羅綺文軒樹羽蓋乘馬鳴玉珂橫簪刺珥璫長鞭錯象牀足下金鏤履手中雙莫邪窮從俠絡繹侍御何芬葩朝與金張期暮宿許史家甲第

面長衢朱門赫嵯峨蒼梧竹葉清宜城九醞醁浮醪隨觴轉素蛾自跳波美女興發趙妍唱出西已一顧城國傾千金宛樂府作不足多北里獻奇舞大陵奏名歌新聲踰激楚妙妓絕陽阿玄鶴降浮雲鱗魚躍中河墨翟且停車展季猶咨嗟滿于前行酒罷門堂相和孟公結重關賓客不得蹉三雅來何遲耳熱眼中花盤案互交錯坐席咸諠譁彝珥咸墮落冠冕皆傾邪酣飲終日夜明燈繼朝霞絕纓高不言安能復顧他留連彌信宿此歡難可過人生若浮寄年時忽蹉跎俛俛朝露期榮樂遽幾何念此腸中悲涕下自滂沱但畏執法吏禮防且切磋

壯士篇

天地相震蕩回薄不知（一作窮）人物稟常格有始必有終年時倘仰邁功名宜速崇壯士懷憤激安能守虛沖乘我大宛馬撫我繁弱弓長劍橫九野高謳拂玄雲慷慨成素霓嘯吒起清風震響駭八荒奮威躍四戎濯鱗滄海畔馳騁大漠中獨步聖明世四海稱英雄

蕭史曲

蕭史愛長（一作年）嬴女玄雲童顏火粒顧排棄霞霧好登摹龍飛逸（一作竟）天路鳳起出春關身去長不返蕭聲時往還

祖道征西應詔詩

赫赫大晉奄有萬方陶以仁化曜以天光貳跡陝西實在我王內飭玉鉉外惟鷹揚四牡揚鑣玄轡振纓旅旆摩旌飲餞洛濱感離歎慕德遲遲

祖道趙王應詔詩

崇逸穆穆利建明德一作明明於顧穆親時惟我王稟姿自然金質玉相光宅儁越作鎮冀方休寵曲錫備物煥彰輝輅上京出自天邑百寮餞行縉紳具集軒冕戟我冠蓋習習懿德維愾永歎弗及

太康六年三月三日後園會

暮春元日陽氣清明祁祁甘雨膏澤流盈習習祥風啟滯導生禽鳥翔逸一作逸翔齊木一作森蘇繩條綠萃華含英

其二

於皇我后欽若昊乾順時省物言觀中園講及羣辟乃命乃延一作初延合樂華池被灌清川汎彼一作汎汎龍舟沂游洪源一作沿洪源

其三

朱幕雲覆列坐文茵羽觴波騰品物備珍管絃繁會雙用奏新聲穆穆我皇臨下淵仁

訓以德惠詢納廣神好樂無荒亿逮無垠

其四

咨予徵臣荷寵明時忝恩於外攸攸三期犬馬惟慕天實為之靈啟其願邀願在茲於以表情爰著斯詩

上巳篇

仁風導和氣勾芒御昊春姑洗應時月元巳啟良辰晷雲陰朝日零雨灑微塵飛軒遊九野置酒會眾賓臨川懸廣幕夾水布長茵徘徊存往古慷慨慕先真朋從自遠至童冠八九人追好舞雩庭撥跡洙泗濯伶人理新樂膳夫紙時珍八音硼磕奏有俎從橫陳妙舞赴節趨悲歌出三秦春醪踰九醞冬清過十旬盛時不努力咸暮將何因勉哉眾君子茂德景日新高飛舞風翼輕舉摩龍鱗

勵志詩

大儀斡鳥拍反運天迴地游四氣鱗次寒暑環周星火既夕忽焉素秋涼風振落炎燿燿宵流

其二

吉士思秋實感物化日與月與平往再代謝逝者如斯曾無日夜嗟爾庶士胡寓自舍

其三

仁道不遐德輶如羽求焉斯至衆鮮克舉大猷玄漠將抽厥緒先民有作貽我高矩

其四

雖有淑姿放心縱逸出服於遊居多暇日如彼秬秠弗勤丹漆雖勞模斷終負素質

其五

養由矯矢獸號烏林滿廬縈繳神感飛禽未伎之妙動物應心研精歷道安有幽深

其六

安心恬蕩樓志浮雲體之以質麁之以文如彼南畝力未既勤農惠致功必有豐殷

其七

水積成川載瀾載清土積成山歊蒸鬱其山不讓塵川不辭盈勉爾一作含弘以隆德聲

其八

高以下基洪由纖起川廣自源成人在始累微以著乃物之理纆聿之長實累十里

其九

復禮終朝天下歸仁若金受礪若泥在鈞進德修業輝光日新隰朋仰慕予亦何人

答何劭

吏道何其迫窘茲坐自拘纓緤為嚴纆文憲焉可踰恬曠苦不足煩促每有餘良朋貽新詩示我以游娛穆如灑清風煥若春華敷自昔同寮寀於今比園廬哀疾迫辱殆庶幾孟懿與敬叔重陰下抱杖臨清渠鷹耳聽鷺鳴流目翫鯈魚從容養餘日取樂於朱楠

其二

洪鈞陶萬類大塊稟羣生明閭信異姿靜躁亦殊形自予及有識志不在功名虛恬獨所好文學少所經忝荷既過任白日已西傾道長苦智短責重困才輕周任有遺矩其言明且清負乘為我戒夕惕坐自警是用感嘉貺寫心出中誠發扁雖溫庶無乃違其情

其三

駕言歸外庭放志永棲遲相伴步園疇春草翠萋萋滋榮覩舊盈目親友莫與偕悟物增隆思結戀慕同倘援翰屬新詩永歎有餘懷

情詩

清風動簾帷晨月照幽房佳人處遐遠蘭室無容光徘徊擁虛景輕衾覆空牀
居歡惜小伏在感忘宵長拊五臣作撫枕獨嘯歎感慨心內傷

其二

游目四野外遠遠獨延佇蘭蕙緣清渠繁華蔭綠渚佳人不在茲取此欲誰與巢居
知風寒穴處識陰雨不豫遠別離安知慕儔侶

其三

北方有佳人端坐鼓鳴琴終晨撫管絃日夕不成音憂來結不解我思存所欽君子
尋時役幽妄懷苦心初為三載別於今久滯淫昔耶生戶牖庭內自成陰翔鳥鳴翠
隅草蟲相和吟心態易感激俛仰淚流衿顧託晨風翼永帶侍衣衾

其四

明月曜清景曦光照玄琳幽人守靜夜迴身入空帷東帶俟將朝鄰落晨星稀驚鵲
交情鳧艱我佳人姿巧笑娟惟一作誰靡雙娟睇與眉寤言增長歎慊慊悲心獨悲

其五

君居北海陽妾在江南陰懸邈極修遠一作作迭遠山川阻且深永惟注隆愛結分投所
欽銜恩一作篤守義萬里託微心

百三名家集　張茂先集　詩　十五　埽葉山房藏版

感婚詩

篤言遊東邑東邑紛穰穰婚姻及良時嫁娶避當梁窈窕出閨女嫵婉妲與姜素顏
發紅華美目流清揚輝煒敞親戚於我猶若常譬彼暮春草榮華不再陽

雜詩

晷度隨天運四時互相承東壁正昏中涸陰寒節升繁霜降當夕悲風中夜興朱火
青無光蘭膏坐自凝重衾無暖氣挾纊如懷冰伏枕終遥夕寤言莫予應永思慮崇
昔慨然獨拊膺

其二

逍遥游春宮一作容與泳池阿白頻閑素葉朱草茂丹華微風振芳條榮彩曜中林流馨入綺羅王孫遊不歸修路邈以遐誰與歡遺芳佇立獨咨嗟

其三

荏苒日月運寒暑忽流易同好逝不存迢迢遠離析房櫳自來風戶庭無行迹蒹葭
生牀下蛛蝥網四壁懷思豈不隆感物重鬱積遊雁比翼翔歸鴻知接翮衆哉彼君
子無愁徒自隔

擬古

松生瓏坂上百尺下無枝東南望河尾西北隱崑崖剛風振山嶺朗鳥夜驚悲涼
貫年節蕤草恒若斯安得草木心不怨寒暑移

遊仙詩

雲霧無藻飾羽往揚輕裾攬轡登清雲閒論道神皇蕭肅史登鳳音王后吹鳴笙宇精
味玄妙遥遥無為域

其二

玉佩連浮星輕冠結朝霞列坐王母堂艷體凌瑤華湘妃詠涉江漢女奏陽阿

其三

乘雲去中夏隨風濯江湘疊疊陟高陵逶迤玉繼陽雲峨峨瓊石神妃侍衣裳

贈摯仲洽詩

君子有逸志棲遲於一丘仰蔭高林茂俯臨綠水流恬淡養玄虛沈精研聖猷

招隱

隱士託山林逍世以保真連惠亮未遇雄才屈不伸

其二

棲遲四野外陸沈背當時偏名掩不著藏器待無期嵇和荅六龍弭節越崦嵫盛年
俛仰過忽若振轡絲

百三名家集　張茂先集　詩　十六　埽葉山房藏版

荷詩

荷生綠泉中碧葉齊如規迴蕩流霧珠映水遂條垂照灼此金塘藻曜君王池不慙
世嘗絕但畏盛明移

橘詩

橘生湘水側菲陋人莫博逐君金華宮得在玉几前

張華本傳

張華字茂先范陽方城人也父平魏漁陽郡守華少孤貧自牧羊同郡盧欽見而器
之鄉人劉放亦奇其才以女妻焉華學業優博辭藻溫麗朗贍多通圖緯方伎之書
莫不詳覽少自修謹造次必以禮度勇於赴義篤于周急嘉識弘曠時人罕能測之
初未知名著鷦鷯賦以自寓賦見本集陳留阮籍見之嘆曰王佐之才也由是聲名始著
郡守鮮于嗣薦華為太常博士盧欽言之於文帝轉河南尹丞未拜除佐著作郎頃
之遷長史兼中書郎朝議表奏多見施用遂即真晉受禪拜黃門侍郎封關內侯華
強記默識四海之內若指諸掌武帝嘗問漢宮室制度及建章千門萬戶華應對如
流聽者忘倦畫地成圖左右屬目帝甚異之時人比之于陸數歲拜中書令後加散

騎常侍遭母憂哀毀過禮中詔勉慮適令攝事初帝潛與羊祜謀伐吳而羣臣多以為不可惟華贊成其計及後祜疾篤帝遣華詣祜問以伐吳之計語在祜傳及將大舉以華為度支尚書及量計運漕決定廟算衆軍既進而未有剋獲賈充等奏誅華以謝天下帝曰此是吾意華但與吾同耳時大臣皆以為未可輕進華獨堅執以為必剋及吳滅詔曰尚書關內侯張華前典故太傅羊祜共創大計遂典掌軍事部分諸方算定權略運籌決勝有謀謨之勳其進封為廣武縣侯增邑萬戶子一人為亭侯千五百戶賜絹萬匹華名重一世衆所推服晉吏及儀禮憲章咸屬於華多所損益當時詔誥皆所草定聲譽益盛有台輔之望馬而荀勗自以大族恃帝恩深憎疾之每伺閒隙欲出華外鎮會帝問華誰可託寄後事者對曰明德至親莫如齊王倣既非上意所在徵為侍中閒言遂行乃出華為持節都督幽州諸軍事領護烏桓校尉安北將軍撫納新舊戎夏懷之東夷馬韓新彌諸國依山帶海去州四千餘里歷任未附者二十餘國並遣使朝獻于是遠夷賓服四境無虞頻歲豐稔士馬彊盛朝議欲徵華入相又欲退號儀同初華毀徵士馮恢於帝帝以即恢之第也深有寵於帝帝嘗侍帝從容論魏晉事因曰臣切謂鍾會之舉頗由太祖帝變色曰卿何言邪紘免冠謝曰臣愚冗瞽言罪應萬死然臣微意猶有可申帝曰何以言之紘曰臣以

為善御者必識六轡盈縮之勢善政者必審官方控帶之宜故仲由以兼人被抑冉求以退弱被進漢高八王以寵過夷滅光武諸將由抑損克終非上有仁暴之殊下有愚智之異蓋抑揚予奪使之然耳鍾會才具有限而太祖誘奬太過加其謀畧威名器居以重勢委以大兵故使會自謂算無遺策功在不賞輒張跋扈遂遠山逆耳向令太祖錄其小能節以大禮抑之以權勢納之以軌則則心無由而生亂事無由而成矣帝曰然統稽首曰陛下既已然徹臣之言宜思堅冰之漸無使如會之徒復致覆喪帝曰當今豈有如會者乎統曰東方朔有言談何容易易曰臣不容則失身帝乃屏左右曰卿極言之統曰陛下謀謨之臣著大功於天下海內莫不聞知據方鎮摠戎馬之任者皆在陛下聖慮矣帝默然頃之徵華為太常以太廟座棟折免官遂終帝之世以列侯朝見惠帝即位以華為太子少傅與王戎裴楷和嶠俱以德望為楊駿所忌皆不與朝政及駿誅後將廢皇太后會羣臣於朝堂議者皆承風望旨以為春秋絕文姜今太后自絕於宗廟亦宜廢黜惟華議以為宜依漢廢趙太后為孝成后故事貶太后之號遷耦武皇后居異宮以全貴終之恩不從遂廢太后為庶人楚王瑋受密詔殺太宰汝南王亮太保衛瓘等內外兵擾朝廷大恐計無所出華曰帝以瑋矯詔擅害二公將士倉卒謂是國家意故從之耳今可遣騶虞幡使外

軍解嚴理必風靡上從之瑋兵果敗及瑋誅華以首謀有功拜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侍中中書監金章紫綬固辭開府賈謐與后共謀以華威族儒雅有籌略進無逼上之嫌退為衆望所依欲倚以朝綱訪以政事疑而未決以問裴頠頠素重華深贊其事華遂盡忠匡輔彌縫闕漏雖當閹主虐后之朝而海內晏然華之功也華懼后族之盛作女史箴以為誡賈后雖凶妒而知敬重華久之論前後忠勳進封壯武郡公華十餘讓中詔敦喻乃受數年代下邳王晃為司空領著作及賈后謀廢太子左衛率劉卞甚為太子所信遇每會宴卞必預焉屢見賈謐驕傲太子恨之形於言色識亦不能平卞以賈后謀問華華曰不聞卞曰卞以寒悴自頹昌小吏受公成拔以至今日士感知己是以盡言而公吏有疑於卞耶華曰假令有此君欲如何卞曰東宮儉心如林四率精兵萬人公居阼衛之位若得公命皇太子因朝入錄尚書事廢賈后於金墉城而黃門力耳華曰今天子當陽太子人子也吾又不受阿衡之命忽相與行此是無其君父而以不孝示天下也雖能有成猶不免罪況權戚滿朝盛柄不一而可以安乎及帝會羣臣於式乾殿出太子手書徧示羣臣莫敢有言者惟華諫曰此國之大禍自漢武以來每廢黜正嫡恒至喪亂且國家有天下日淺願陛下詳之尚書左僕射裴頠以為宜先檢校傅書者又請比校太子手書不然恐有詐妄

賈后乃內出太子素啟事十餘紙衆人比視亦無敢言非者議至日西不決后知華等意堅因表乞免為庶人帝乃可其奏初趙王倫為鎮西將軍撓亂關中氐羌反叛乃以梁王肜代之或說華曰趙王貪昧信用孫秀所在為亂而秀變詐奸人之雄今可遣梁王斬秀刈趙之半以謝關右不亦可乎華從之肜許諾秀反入卒再從西來言於肜曰氐羌自反非秀之為故得免災倫既還謁事賈后因求錄尚書事後入求尚書令華與裴頠皆固執不可由是致怨倫秀疾華如讐武庫火華懼因此變作列兵圍宗燃後救之故累代之寶及漢高斬蛇劍王莽頭孔子履等盡焚焉時華見劍穿屋而飛莫知所向初華所封壯武郡有桑化為柏識者以為不祥又華舍及監省數有妖怪少子韙以中台星坐數華遜位華不從曰天道玄遠惟修德以應之耳不如靜以待之以俟天命及倫秀將廢賈后秀使司馬雅夜告華曰今社稷將危趙王欲以公共匡朝廷為霸者之事華知秀等必成篡奪乃距之雅恕曰刃將加頸而吐言如此不顧而出華方晝臥忽夢見座壞覺而惡之是夜難作詐稱詔召華遂與裴頠俱被收華將收謂張林曰卿欲害忠臣耶林稱詔詰之曰卿為宰相任天下事太子之廢不能以節何也華曰式乾之議臣諫事具存非不諫也林曰諫若不從何不去位華不能答須臾使者至曰詔斬公華曰臣先帝老臣中心如丹臣不愛死懼王

室之難禍不可測也遂愛之於前戚馬道南表三族朝野美不悲痛之時年六十九
華性好人物誘進不倦至於窮賤候門之士有一介之善者便咨嗟稱誦為之延譽
雅愛書籍身死之日家無餘財惟有文史溢于機篋嘗從容載書三十乘秘書監摯
虞撰定官書皆資華之本以取正焉天下奇秘世所希有者悉在華所縣是博物洽
聞世無與比惠帝中人有得鳥毛三丈以示華華見惕然曰此謂海鳧毛也出則天
下亂矣陸機嘗飽華餅于時賓客滿座華發器使曰此龍肉也食永之信華曰試以苦
酒濕之必有異既而五色光起機還問餅主果云園中茅積下得一白魚質狀殊常以
作鮓過美故以相厭武庫封閉甚密其中忽有雉雊華曰此必蛇化為雉也開視雉
側果有蛇蜕焉吳郡臨平岸崩出一石鼓槌之無聲帝以問華華曰可取蜀中桐材
刻為魚形扣之則鳴矣于是如其言果聲聞數里初吳之未滅也斗牛之間常有紫
氣道術者皆以吳方強盛未可圖也惟華以為不然及吳平之後紫氣愈明華聞豫
章人雷煥妙達緯象乃要煥宿牀人曰可共尋天文知將來吉凶因登樓仰觀煥曰僕
察之久矣惟斗牛之間頗有異氣華曰是何祥也煥曰寶劍之精上徹於天耳華曰
君言得之吾少時有相者言吾出六十位登三事當得寶劍佩之斯言豈效歟因問
曰在何郡煥曰在豫章豐城華曰欲屈君為宰密共尋之可也煥許之華大喜即補

煥為豐城令煥到縣掘獄屋基入地四丈餘得一石函光氣非常中有雙劍並刻題
一曰龍泉一曰太阿其夕斗牛間氣不復見焉煥以南昌西山北巖下土以拭劍光
芒艷發大盜感水晝劍其上視之者精芒炫目遣使送一劍并土與華留一自佩或謂
煥曰得兩送一張公豈可欺乎煥曰本朝將亂張公當受其禍此劍當歸徐君墓耳
靈異之物終當化去不永為人服也華得劍寶愛之常晝坐側華以南昌上不如
華陰赤土報煥書因以華陰土一斤致煥煥更以拭劍倍益精明華誅失劍所在煥
卒子爽為州從事持劍行經延平津劍忽于腰間躍出墮水使人沒水取之不見劍
但見兩龍各長數丈蝄蜽有文章沒者懼而反須臾光彩照水波浪驚沸於是失劍
爽嘆曰先君化去之言張公然合之論此其驗乎華之博物多此類不可詳載焉後倫
廢伏誅尋王冏輔政擊虞致箋於冏冏於是奏曰臣聞興微繼絕聖王之高政賤惡
嘉善春秋之美義是以武王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誠幽明之故有以相通也孫
秀逼亂滅佐命之國誅骨鯁之臣以斷喪王室肆其虐庾功臣之後多見浪誅張華
裴頠各以見憚取誅於是解系解結同以羔羊竝被其害酷陽建等無罪而死百姓
憐之今陛下更日月之光布維新之命赦此等諸侯未蒙恩理昔樂郤降在阜隸而春
秋傳其遠幽王絕功臣之後秦賢者子孫而詩人以為刺臣備忝在職思納愚誠若
舍聖意可令郡官通識議者各有所執而多樹其宽壯武國臣竺道又諸長沙玉求
復華爵位依遠者久之太安二年詔曰夫愛惡相攻佞邪醜正自古而有故司空壯
武公華踰其忠貞思翼朝政謀謨之勳每事頼之前以華殉滅之功宜同封建而華
固讓至于八九深陳大制不可得辭終有顛殞危辱之慮辭表懇誠足勸遠近華之至
心誓於神明華以伐吳之勳受爵於先帝後封既非國制又不宜以小功踰前大典
華之見害俱以奸逆圖亂滋被枉賊其復華侍中中書監司空公廣武侯及所沒財
物與印綬符策遣使弔祭之初陸機兄弟志氣高爽自以吳之名家初入洛不推中
國人士見華一面如舊欽華德範如師資之禮焉華誅後作誄又為詠德賦以悼之
華著博物志十篇及文章並行於世

晉張茂先集終

孫子荊集題辭
子荊零雨正長朔風稱於詩家今亦未見其絕倫也除婦服詩王武子嘆為情文相生照以方樹君通伉儷詩兄弟間耳江東未順司馬文王發使遣書子荊與荀公曾各詹筆札孫最傑出而荀獨見用謂勝十萬師文章有神不在遇合朝廟之上實晉尤難必欲如元瑜孔璋見知孟德棄易言哉石崇驕溢府主也郭奕其同里也睥睨忿爭遂致沉廢子荊平日素有傲名鄉曲缺慶此亦其見短之一事乎然同閈相知有一武子生死顧足靈牀驢聲何必非叔夜之琴也笑賦調謔自得反金人銘蚩薄箝口似狂非狂言各有寄若夫長虞勁直箴頌夜光威鞏褫遺書勘仕知人實長未聞玩物太原名士磊落英多其為品狀字讓汝頹哉
婁東張溥題

晉孫馮翊集目錄
賦
笑賦
登樓賦
同前
韓王臺賦有序
又
井賦
雪賦
茄賦有序
相風賦
菊花賦
漢花賦
杖杜賦有序
蒹葭賦
麈賦有序
鷹賦
雉賦
蟬賦
論
屈建論
頌
尼父頌
梁令孫侯頌
贊
莊周贊
榮啟期贊
原壤贊
顏回贊
管仲贊
季子贊
白起贊
樂毅贊
韓信贊
銘
反金人銘
石人銘
碑
故太傅羊祜碑
鷹門太守掾府君碑
疏
龍見上疏
九品疏
取士疏
牋
薦傅長虞牋
謝賜鄭日牋
書
為石苞與孫皓書
與董京書
哀文
和氏外孫遺生哀文
和氏外孫小同哀文
詩
答弘農故吏民
除婦服詩
征西官屬送於陟陽侯作詩
太僕座上詩
祖道詩
之馮翊祖道詩
附錄
本傳
晉孫馮翊集目錄終

孫馮翼集卷全

晉太原孫　楚著

明太倉張　溥閱

賦

笑賦

有度俗之公子總萬物之細故心髣髴乎巢由以得意為至樂不拘戀乎凡流會親戚於高宅結宗盟於綢繆所以交頸偃仰摧胸指掌亢洪聲於通谷順長風以流響氣參譚以相處若將頹而復往或嘯城傾首狀似悲愁怫鬱唯轉呻吟郁伊或搤手悲嘯噓天長吁遵重則如陸沈輕疾則如水漂徐疾任其口頰圖合得乎機要或中路背叛更相毀殘傾倚叵我彫聲逸乎日晏信天下之笑林調諧之巨觀也

登樓賦

有都城之百雉加層樓之五尋從明王以登極即暇日以娛心涇渭汩以阻邁齐木鬱而成林晞朝陽之素暉羨綠竹之茂陰望秦墳於驪山覩八陵於北岑營塋墓峙列宅萬區黎民布野商旅充衢紀柳綢繆美容吐芳俯依青川仰翳朱楊體象濛汜幽若扶桑白日為之晝翳鳥翥為之韻頑

同前

有都城之百雉加層樓之五尋從明王之登遊即暇日以娛心鳴鳩拂羽於桑榆游鳧濯翅於素波牧豎吟嘯於行陌舟人鼓枻而揚歌百僚雲集促坐華臺嘉肴滿俎旨酒盈杯談三墳而詠五典釋聖哲之所裁具載羲文首同四句而末互異姑兩存焉

韓王臺賦有序

酸棗寺門外夾道左右有兩故臺訪諸故老云韓王聽訟觀也

望韓王之故臺尋往代之所營雙闕碣以峻峙貫雲氣而上征歷十載而特立顧砂觀於太清薄郎鄂之叢臺陋楚國之章華邈岩堯以亢極豈荅樓之能加至乃宮觀弘敞璿臺隱天伐丈祥於萬仞發玉石於三泉優倡角鳥鳥之聲蛾眉戲白雲之舞紛淫衍以低仰翳修袖而容與

又

喪丘陵之遷迤亞五獄之嵯峨

井賦

倚崇丘以鑿井兮臨斥澤之淫淹若行潦之滓濁兮靡清流以自娛乃喟爾而有感兮率鄰左之數夫脉厥土以興泉兮登甘醴於玄庖體象圓川下貫五伯幽泉勝涌津澤旁溝抱甕而汲不設機引鉈披淫飾安此樸慎俗高其事我篤其信既處湟而不緇又磨之而不磷雖矢志而無妄實游心於大順湯人來翔行旅是賴輟耕息肩不期而會沈黃李浮朱棗雜狸首之斑如飛清塵以洮汰枕玄石以盥漱喜遨怡以緩帶

雪賦

堯九載以山梱兮湯請禱於桑林周二聖以濟世兮孰繁行以迄今嗟亢陽之踰時兮情反側以寂興豐隆灑雪交錯翻紛膏澤偃浪普潤中田肅肅三麥實獲豐年

茄賦有序

頃還北館遇華發人於潤水之濱向春風而吹長茄音聲寥亮有感余情爰作斯賦

街長葭以泛吹嘆啾啾之哀聲奏胡馬之悲思詠北狄之遐征順谷風以撫節飄逸響乎天庭爾乃調唇吻楚容止揚清臚隱皓齒徐疾從宜音引代起叩角動商鳴羽發徵若夫廣陵散嗆三節白紵太山長曲哀及梁父似鴻雁之將雛乃羣翔於河渚

相風賦

伊聖皇之高烈美治襛之穆清兼乾坤之普覆齊三光之朗明猶恭己以勞謙迄日昃而不遑慮政之有闕誡禍福於無形建殊才於辰極樹相風於紫庭爾乃神獸

盤具根靈烏掇其顛羽族翩飜羅其側翔風蕭即出其間

菊花賦

彼芳蒨之為草兮稟自然之醞精當青春而潛翳兮迄素秋而敷榮於是和樂公子雅容無為翱翔華林駿足交馳薄言采之手折纖枝飛金英以浮旨酒拂翠葉以振羽儀偉茲物之珍麗兮超庶類而神奇

蓮花賦

有自然之麗華育靈沼之清瀨結根係於重壤森藝延以騰蔓爾乃紅花電發暉光焰燄仰曜朝露俯照綠水潛綢房之奧密兮含珍蘊之甘腴攢聚星列纖離相扶儻若玄黎披幽夜案若鄧林飛鴻離

杕杜賦

家弟以虞氏梨賦見示余謂宜以梨有用之為貴杜無用之為賤故無用獲全所以為貴有用獲殘所以為賤故賦云爾

惟有杕之為杜森萬物而並生其質菲薄既不施於器用華葉琅悴靡休陰之茂榮昔在鄧伯聽訟述職甘棠作頌垂之罔極

茱萸賦

有茅英之嘉木植茅茨之前庭歷漢女而始育闕百載而長生森蔓延以盛興布綠葉於紫莖鶴火西徂白藏授節零露既凝鷹隼翻厲攀紫房於纖柯緞朱實之酷烈應神農之本草療生民之疹疾

鷹賦有序

郭延考與余厚其從者轉二鷹以侍側郭邊人也好弋獵顧盼心欲自娛樂請余為賦曰

有金剛之俊鳥生井陘之巖阻超萬仞之崇嶺蔭青松以靜處體勁悍之自然振肅肅之輕羽擒狡兔於平原截鴻雁於河渚且其為相也疏尾濶膽高髽脊禿顧深目蛾眉狀似悲胡曲喙短頸足若雙枯麾則應機招則易呼背碣石以西遊經馬嶺而南徂于時商秋既邁歲在玄冥風霜激厲羽毛振鷺翩乃策良驥服黑裘精青骹戲田疇紫深谷繞山丘定心意審精眸獸馳厥足鳥矯其翼下赴幽谿上翔辰極隨指綾以騰躍因升降以畢力紛連薄以攫獲逐隰首以摧膽

鷹賦

有逸豫之雋禽稟和氣之清沖候天時以動靜隨寒暑而汚隆毳同集于曠野紛羣翔於雲中翳朝陽之景曜角聲勃於晨風族類阜繁數則千億迎素秋而南遊背青

春而北息派長川以鳴號凌洪波以鼓翼任自然而相佯羣天壤於八極

雉賦

體沖和之淑質飾羽儀於茂林斑五色之文章揚皦皦之清音設密網於巖阿飛輕繳之雲浮上無逃而弗獲下無隱而不搜逐戰翼以就養隨籠柄而言歸恒遁逸於階庭慶朝陽之盛暉

蟬賦

惟大化之廣御何品數之多名當仲夏之始出據長條而悲鳴翼如羅縠形如枯槁終日不衡一粒激哀聲之頓摅

論

屈建論

加邊之品菱芰存焉楚多陂塘菱所生人自嗜之而抑按牢祀既毀就養無方之禮又失奉死如生之義譽平素欲建何忍焉

頌

尼父頌

皇矣尼父聖哲之佛德比天地明齊日月周室陵遲大道蕪穢禮樂崩阻姦雄罔世乃養門徒廣延俊乂垂訓列國頌聲鬯衢威震夾谷義厥陳蔡德之休明幽而彌泰超矣三代風馳雲邁

梁令孫庾頌

於穆君庾英才宣朗神鑒將來思通既往受佐陝西臨我邦壤髣之所振下應如響明斷決疑易於指掌野有寇盜維庾屏之我有田疇惟庾闢之古人慎獄惟庾平之凡此三惠如何勿思

贊

莊周贊

莊周曠蕩高才英儁本道根良歸於大順妻亡不哭亦何所憫偶弔鼓缶放此誑言始矯其情近失自然

榮啟期贊

榮公溫雅既怡既懌濁以徐清寂然澹泊援琴自娛詠此三樂眉壽無疆惟德之宅

原壤贊

壤之軿張絕滅禮教實交仲尼同機合輿聖以之藏俗以之笑獨協區外孰知其妙

顏回贊

永身膺行宗事聖道鑽仰孜孜視予猶考

管仲贊

管生嚬矣興桓是譽駿奔從絏塊為景囚沐浴西郊鷙飛詹亡

季子贊

季子聰哲思心精微玄覽幽賾觸類應機

白起贊

烈烈桓桓時惟武安神機電斷氣海師然南折勁楚走魏禽韓北摧馬服凌川成丹應侯無良蘇子入關嗷嗷讒口大燎于原遂莫杜郵與蕭俱燔惟其殺矣古今所歎

樂毅贊

樂生誅節實立弘度丹旋電慶秦韓景附威震海西尊隗失據惠之不敏翻然高翥栖遲一丘以保皓素

韓信贊

淮陰屈節盤於幽賤秦失其鹿英雄交戰踐楚知亡撫戈從漢遂滅明主超然虎步威震趙魏擒項平難割據山川稱孤南面惜哉遇疑一朝書叛

銘

反金人銘

普太廟有石人焉大張其口而書其胸曰我古之多言人也無少言無少事少言少事則後生何述焉夫唯立言名乃長久胡為塊然生鉗其口凡夫貪財烈士殉名盜跖為濁奚柳為清鮑叔為奚蘭圃為馨莫貴澄清莫賤滓穢二者言異歸於一會竟懸諫鼓辯立謗木聽來風諱惟日不足道潤羣生化隆元庶末葉陵遲禮敎彌衰永言則順忤意則違時好細腰宮中皆饑時悅廣額下作細眉逆龍之鱗必隕斯機拮巢無咎乃免誅夷顛覆厥德可為傷悲則可用戒無妄之時假說周廟於言為當是以君子追而王之

石人銘

大象無形元氣為毋杳兮冥兮陶冶衆有

碑

故太傅羊祜碑

稟二儀之純靈膺造化之冲氣文為辭宗行作世表遷黃門侍郎受祕書監公筭滅吳之略以為孟獻營虎牢而鄭人懼晏弱城東陽而莒子服乃據進險處開建五城收青腴之地奪敵人之資於是江淮馳義極負而至雖研精軍政用思滅敵猶兼立學

校閱揚典訓是以縉紳之士鱗集仰化雲翔衡門雖泮宮之詠魯侯菁莪之美育才無以過也銘曰

金德發曜惟公作輔肇造嘉謨建我民主不愆遺公俾屏聖皇哲人其徂孰不增傷

鴈門太守衊府君碑

君體德允真才量高潔明鑒達於世變弘毅足以致遠幸振鴻翼於衰塵之表卓爾先覺於擬議之前君與劉備少長河朔英雄同契為刎頸之交俄而委質於太祖備逐鼎足於蜀漢所交非常為時所忌每自酌損在乎季孟之間遼鴈門太守教民耕戰聽斷以情信賞必罰下服其命是以夷狄慕追閭知所安鑾秋枯之隕晨風激遠之不及掩耳也伐叛柔服威震沙漠遺種遠遁萬里無塵

烈烈君侯文武允崇少兼七德翻飛撫戎名揚河朔魏鎮漢中臨危運奇在難能從廻旌東魔撫司徐青截彼降賊海岱以平剖符千里為國干城

疏

龍見上疏

頃聞武庫井中有二龍羣臣或有謂之禎祥而稱賀者或有謂之非祥無所賀者可謂楚既失之而齊亦未為得也夫龍或俯鱗潛于重泉或仰攀雲漢游乎蒼昊而今蟠于坎井同於蛙蝦者豈獨管庫之士或有隱伏廝役之賤沒于行伍故龍見光景有所感悟願陛下赦小過舉賢才垂夢於傅巖望想於渭濱脩學官起海滯申命公卿舉獨行君子可惇風厲俗者又舉亮拔秀異之才可以撥煩理難矯世抗言者無擊蒙旗必先逸賤夫戰勝攻取之勢并兼混一之威五伯之事韓白之功耳至於制禮作樂闡揚道化甫是士人出筋力之秋也伏願陛下擇狂夫之言

九品疏

九品漢氏本無班固著漢書序先往代贊智以九條此蓋記鬼錄次第耳而陳羣依之以品生人又魏武拔奇決於胸臆收人才不問階次宜賴九品而後得人今可令長守為小大中正各自品其鄉戶也

取士疏

當今士子繁多略以萬計當患官少才多無地以處秀才自別是一種仕宦非若漢代取人之例也假若秀才對五問可稱李廉答一策能通此乃雕蟲小道何關理功得人以此求才徒虛語爾

牋

薦傅長虞牋

楚聞麒麟不遺能於伯樂良寶不藏輝於卞和是以輝光夜射價連秦趙飛馹絕影終朝千里物尚有之士亦宜然

謝賜郭日牋

大恩賜郭日其器雖小而禮過甚弘昔衛館錫六劍珍而不用楚雖不敏且受而藏之

書

為石苞與孫皓書

蓋聞見機而作周易所貴小不事大春秋所誅此乃吉山之萌兆榮辱之所由興也是故許鄭以衛墜生國曹諱以無禮取滅載籍既記其成敗古今又著其愚智矣不復廣引譬類崇飾浮辭苟以夸大為名更喪忠告之實今粗論事勢以相覺悟昔炎精幽昧歷數將終桓靈失德宂繆益興豺狼抗爪牙之毒生人陷塗炭之艱於是九州絕貢皇綱解紐四海蕭條非復漢有太祖承運神武應期征討暴亂克窮區夏協建靈符天命既集遂廓洪基奄有魏域土則神州中岳罔則九鼎擅存世載淑美重光相襲固知四隩之攸同天下之壯觀也公孫淵承藉父兄世居東裔擁帶燕胡憑陵險遠講武盤桓不供職貢內敢帝命外通南國乘桴滄流交疇貨賄萬越布於朔

土。貂馬建乎吳會。自以為控弦十萬。奔走足用。信能右折燕。飛左振扶桑。陵轢沙漠。南面稱王也。宣王薄伐玁狁。長驅師次邊陽。而城池不守。枝鼓一震。而元山折首。然後遠跡龍堆。列郡大荒。收離聚散。咸安其居。民庶悅服。殊俗款附。自茲遂隆。九野清泰。東夷獻其樂器。肅慎貢其楛矢。曠世不羈。應化而至。魏魏蕩蕩。想所具聞。吳之先主。起自荊州。遭時擾攘。播潛江表。劉備雲震。懼亦逃己。峴。遂依上陵。積石之固。三江五湖。浩汗無涯。假氣游魂。迄于四紀。二邦合從。東西唱和。互相扇動。距捍中國。自謂三分鼎足之勢。可與泰山共相終始。相國晉王。輔相帝室。文武桓桓。志廣秋霜。廟勝之算。應變無窮。獨見之鑒。與衆絕慮。主人欽明。委以萬機。長轡遠御。妙略潛授。偏師同心。上下用力。陵威奮伐。采入其阻。并敵一向。奪其膽氣。小戰江介。則成都自潰。曜兵劍閣。而姜維面縛。開北五千。列郡三十。師不踰時。梁益肅清。使窮兇之雄。稽顙絳闕。球琳重錦。充於府庫。夫韓并魏。倕滅虞亡。此皆前鑒之驗。後事之師也。又南中呂興。深覩天命。嬋蜕內向。願為臣妾。外失輔車唇齒之援。內有毛羽零落之漸。而乘回危國。莫延日月。此猶魏武侯却指河山。以自強大。殊不知物有興亡。則所美非其地也。方今百僚濟濟。俊乂盈朝。虎臣武將。折衝萬里。國富兵強。六軍精練。思復翰墨。飲馬南海。自頃國家整脩器械。脩造舟楫。簡習水戰。伐樹北山。則太行木盡。潛決河洛。則百川通流。樓船萬艘。千里相望。自劉末以來。舟車之用。未有如今之盛者也。驍勇百萬。畜力待時。役不再舉。今日之謂也。然主上眷眷。未便電邁者。以為愛民治國。道家所尚。崇城遂單。文王退舍。故先開示大信。喻以存亡。殷勤之旨。往使所覩。若能審識安危。自求多福。蹶然改容。祇承往告。追慕南越嬰齊入侍。北面稱臣。伏聽告策。則世祚江表。永為藩輔。豐報顯賞。隆於今日矣。若倘慢不式王命。然後謀力雲合。指麾風從。雍益二州。順流而東。青徐戰士。列江而西。荊揚兵豫。爭馳八衝。征東甲卒。虎步秣陵。爾乃皇輿整駕。六師徐征。羽校燭日。旗旗流星。游龍曜路。歌吹盈耳。士卒奔遘。其會如林。煙塵俱起。震天駭地。渴賓之士。鋒鏑爭先。忽然一旦。身首橫分。宗祀虧覆。取誡萬世。引領南望。良以寒心。夫治膏肓者。必進苦口之藥。決狐疑者。必告逆耳之言。如其遠謀。未知所投。恐俞附見其已困。扁鵲知其無功也。勉思良圖。惟所去就。

與董京書

京與關西封夷俱至洛陽。被髮而行。道遙吟。永嘯自得。時乞於市。隱處數載。社中與京語。我以俱歸。京不肯至。楚地之書。京答以詩。

令竟寧之世。胡為懷道遠邦。

哀文

和氏外孫道生哀文

嗟爾道生。和氏之寮。玉顏豐下。曜於懷抱。暮春而育。孟冬而夭。二十三旬。奇于五日。方之期頤。百分之一。命之脩短。始則有終。誰能長久。與天無窮。錢翁近不殤子幼沖。俱反無形。冥昧之中。造化多少。豈獨爾躬。

和氏外孫小同哀文

曄曄華。朝生夕落。爾命方之。猶為淺薄。暫有實質。尋反冥漠。譬彼蜉蝣。不識晦朔。死尚未知。生亦焉知。爾雖旬月。我未之視。萬物混焉。天地一指。杪末嬰孩。安足稱誄。大人達觀。同之一揆。

詩

答弘農故吏氏

昔我先侯。邁德垂化。康哉之詠。實由良佐。惟余忝屬。弗克負荷。每歷貴邦。仰瞻泰華。追慕先勳。感想哀嗟。說詭臣故。爰及羣士。皓首老成。率彼邑里。闡崇高義。長幼以亂。

除婦服詩 婦胡毋氏也

時邁不停。日月電流。神爽登遐。忽已一周。禮制有叙。告除靈丘。臨祠感痛。中心若抽。

征西官屬送於陟陽侯作詩

晨風飄歧路。零雨被秋草。傾城遠追送。餞我千里道。三命皆有極。咄嗟安可保。莫大於殤子。彭聃猶為夭。吉山如斜鏡。憂喜相紛繞。五臣作曉。天地為我鏞。萬物一何小。達人垂大觀。誠此苦不早。乖離即長衢。惆悵盈懷抱。孰能察其心。鑒之以蒼昊。斡契在今朝。守之與偕老。

木僕座上詩 以下闕文

朝欽厥庸。出尹京畿。迴授太僕。四牡騑騑。綠耳盈轄。翠華威威。勳尊庭實。增國之輝。

祖道詩

仰天惟龍御。地以驥利。有攸往。不期而至。

之馮翊祖道詩

衆翩翩。三秦抗我千里。自念當隔山河。氛霧懷慘毒。

本傳

孫楚字子荊。太原中都人也。祖資。魏驃騎將軍父宏。南陽太守。楚才藻卓絕。與邁不羣。多所陵傲。缺鄉曲之譽。年四十餘。始參鎮東軍事。文帝遣符勑孫郁使吳。將軍石苞令楚作書遺孫皓。勑等至吳。不敢為通。楚後遷佐著作郎。復參石苞驃騎軍事。楚既負其材氣。頗侮易於苞。初至長揖曰。天子命我參卿軍事。因此而嫌隙遂構。苞奏楚與吳人孫世山共詆毀時政。楚亦抗表自理。紛紜經年。事未判。又與鄉人郭奕忿爭。

武帝雖不顯明其罪然以少賤掌書逐湮廢積年初參軍不敬府主楚既輕苞逐制施敬自楚始也征西將軍扶風王駿與楚舊好起為參軍轉梁令遷衛將軍司馬時龍見武庫井中羣臣將上賀楚言龍蟠坎井下有伏才請起沈滯惠帝初為馮翊太守太康三年卒初楚與同郡王濟友善濟為本州大中正訪問銓邑人品狀至楚濟曰此人非卿所能目吾目為之乃狀楚曰天才英博亮拔不羣楚少時欲隱居謂濟曰當欲枕石漱流誤云漱石枕流濟曰流非可枕石非可漱楚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厲其齒楚少所推服惟雅敬濟初楚除婦服作詩以示濟濟曰未知文生於情情生於文覽之悽然增伉儷之重三子眾洵幕厲及洵俱未仕而早終惟幕子統綽並知名

史臣曰孫楚體英綺之姿超然出類見知武子誠無愧色覽其貽皓之書誄裴代之佳筆也而負才誕傲落落忤奕遣逐讓之道肆陵憤之氣十年沉廢蓋自取矣

晉孫馮翊集終

摯仲治為玄晏高弟知名當世遭亂餓死傷哉貧也張茂先聚書三十乘仲治探定官書省資以取正茂先冤死仲治致箋賈王事漸表曰可云不負知己集詩甚少賦亦遠遜茂先議禮諸文最稱宏辨與杜元凱求廣微並生一時勢猶鼎足二旬弗如也東堂策對其生平致身之文中少壯氣沿為單豐靡靡之句效者益貧當日作者得無自恨其率爾乎茂先博極羣書能辨鳥毛能肉而不知察變桑梓仲治善觀玄象知涼州可以避難而流離京洛竟同餓隸子輒怪儒者有博物之長無謀身之斷此趙壹所以悲窮鳥也流別曠論窮神盡理劉勰雕龍鍾嶸詩品緣此起義評論日多矣

婁東張溥題

晉摯太常集目錄

賦
思游賦有序
觀魚賦
疾愈賦
鴟鵂賦
槐賦
策
賢良對策
表
普增位一等表
討論新禮表
奏
明堂議奏
二社奏
祀六宗奏
議
祀泰陶議
廟設次殿議
皇太孫喪服議
國喪佩劍綬議
國喪服制議
吉駕導喪議
輓歌議
寄公喪哀服議
諸侯公孤絕葬議
師服議
巡狩建旗議
皇太子稱臣議
夫人答拜羣妾議
新禮議
駁
宜用古尺駁
五禮冠服駁
書
答杜預論皇太子除服書
駁河內宜立學書
箴
新婚箴
贊
庖犧贊
神農贊
黃帝贊
唐堯贊
夏禹贊
殷湯贊
周文王贊
周武王贊
周宣王贊
漢高祖贊
漢文帝贊
孔子贊
顏子贊
五丘明贊
銘
武庫銘
門銘
竈屋銘
誄
遷宅誄
論

文章流別論
頌　詩
七　賦
箴　銘
誄　哀辭
文　圖讖
碑銘　又
對
三日曲水對
詩
谷杜育詩　雍州詩
騷
慰騷
附錄
本傳

晉擊太常集目錄終

晉 京兆摯虞 著
明 太倉張溥 閱

賦

思遊賦有序

虞嘗以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天之所祐者義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順所以延福違此而行所以速禍然道長世短禍福糾錯牀迫之徒不知所守蕩而積憤或逮或旋故偕之以身假之以事先陳處世不遷之難遷棄倫輕舉遠游以極常人罔惑之情而俊引之以正反之以義推神明之應於視聽之表崇否泰之運於智力之外以明天任命之不可違故作思遊賦其辭曰

有軒轅之遐胄兮氏仲壬之洪裔敷華穎于末葉兮晞靈根于上世準乾坤以斡度兮儀陰陽以定制匪時運其焉行兮乘太虛而遨遊戴朗月之高冠兮緝太白之明璜製文霓以為衣兮襲朱雲以為裳要華電之煌煌兮佩玉衡之琳琅明景日以鑒形兮信煥燿而重光至美詭好于凡觀兮修稀合而靡量燕石緝襲以華國兮和璞遯棄于南荊夏像龜塵于市北兮艱罟抗方于雨極矯皇耿介而偏棲兮蘭桂背時而獨榮陽寒暑以練真兮豈改容而典情感昆吾之易越兮懷暉光之速暮羨一稔而三春兮尚含英以容豫悼曜靈之靡暇兮限天晷之有度聆鳴蜩之號節兮感隕葉于凝露希前軌而增驁兮眷後塵而旋顧往者倏忽而不遠兮來者冥昧而未著二儀泊焉其無央兮四節環轉而靡窮星鳥逝而時反兮夕景潛而且融旻三后之在天兮歆聖哲之永終謀僉而命微兮孰舍盈而戢沖撫隋珠與蕙若兮時莫悅而未遑彼未遑其何恤兮懼獨美之有傷蹇委深而投舉兮底分漾之不虧考處幽而彌馨兮寶在夜而愈光遏區內之迫脅兮思攄翼乎八荒望雲階之崇壯兮願輕舉而高翔造虎攜以問象兮辨吉繇于姮丈將遠遊于太初兮鑒形魄之未分四靈儼而為衛兮六氣紛以成羣驂白獸于商風兮御蒼龍于景雲簡衆徒于靈圃兮從馮夷而問津召陵陽于游谿兮旌王子于柏人前祝融以掌燧兮戲玄冥以掩塵形影影而遂遐兮氣曡曡而愈新挹玉膏于菜嶋兮掇芝英于瀛濱揖太昊以假憩兮聽賦政于三春洪乾翕而復張兮百介隕而更震睇玉女之紛彩兮執蟋管于扶木覽玄象之韓曄兮仍騰躍乎陽谷吸朝霞以療飢兮降廉泉而潤足將縱轡以道遥兮限東極之路促詔纖阿而右迴兮覩朱明之赫戲位羣神于夏庭兮迴蒼梧而結知纚焦明以承旂兮駟天馬而高馳讒蔑和于丹丘兮詣倒景之亂儀尋氛風而南豎兮謝

太陽于炎離戚潛暑之陶鬱兮余安能乎留斯聞君雞之長晨兮吾將往乎西遊粤浮鷁于弱水兮泊舳艫于中流苟精粹之攸存兮誠沈羽以汎舟輟望舒以陵厲兮羌神漂而氣浮訊碩老于金室兮來儁聞于荒陬識淪陰于危山兮問王母于椒丘觀玄鳥之麥趾兮曾根壹之神篇攬鬼兎于月窟兮詰姮娥于蓂收爰揭鑾而旋騙兮訪北史之倚伏乘墳冰而遂濟兮凌岡陰之所潛探龜蛇于幽穴兮瞰困養之潛育哂倏忽之踩狂兮喪中黃于耳目倘燭龍而游衍兮躡大明于北陸攀招搖而上躋兮忽臨廓而凌虛登閶闔而遺暮兮順玄黃于地與召黙雷以先導兮覲天帝于清都攬渾儀以寫目兮拊造化之大樞爰辨惑于上皇兮稽吉凶之元符唐則天而民咨兮奚亂常而感厲孔揮涕于西狩兮臧考祥于婁丘跖肆暴而保久兮顏爾仁而夙逝何吾泰之靡所兮睎榮辱之不屬運可期兮不可恩道可知兮不可為求之春蔕兮欲之春感信天任命兮理乃自得且以四位為匝乾以為均敬而為物結而為人陽降陰升一替一興流而為川滯而為陵禍不可禳福不可徵其否兮有豫其泰兮有數成形兮未察靈像兮已固永明訓以發蒙兮審性命之靡求將澄神而守一兮奚飄飄而遐遊斐陳辭以告逞兮主悖悃而永歎惟升降之不仍兮詠別易而會難願大饗以致妊兮盡息駕于一餐會司儀于有始兮延嘉賓于九乾陳鈞天之廣樂兮展萬舞之至歡杜矢鏃其在手兮狼弧翔其斯彎睨翟犬于于帝側兮蠻熊羆于靈軒儛乃清道風蹕載輸修祖班命受號轅整旅兆司攀以啇路兮萬靈森而陳庭豐隆軒其擊衆兮鈞陳帥以屬兵堪輿練而進時兮文昌肅以司行抗黨允之修辀兮建雄虹之承旌乘雲車電鞭之扶與委移兮鴈應龍青虬之容裔陸離俯遊光逸景倏鏘徹霆兮仰流旌垂旋炎攸纖纚前湛湛而攝進兮後傑傑而方駘且啟行于重陽兮奄稅駕乎少儀跨列缺兮關乾以撣玉關兮出天門涉漢津兮望崐崘經赤霄兮臨玄根觀品物兮終復魂形已消兮氣猶存眺懸舟之離離兮懷傷都之遺踵仍繁榮而督引兮將遊降而速邁華雲依霏而翼衡兮日月炳晃而英蓋踰烟烟兮離天徼心闇翳兮識故居路遂道兮情欣欣奄忽歸兮反常閭修中和兮崇奠倫大道緜兮味琴書樂自然兮識窮達澹無思兮心恒娛

鵾鵘賦

有南州之奇鳥諒殊美而可嘉生九皋之曠澤游江滙之洪波既前翼以就養遂婉孌乎邦家鵾鵘呈儀若刻若畫鸞頸龜背戴玄珥白斑毛賴膺殷羽朱掖青不專紺縑不擅赤因宛黠注希稠有逸其在水也則巧態多姿調節柔骨一低一仰乍浮乍沒或遊或舞繽翻倏忽若乃陽敗多陰殊方相求見水則喜睹火而憂

觀魚賦

觀鱗族於淸池兮，睨羽羣於瀕涯。乃有洎泉之鯉，濯陂之鱷，瀺灂湧躍，沒浪赴遠，集於曲渚之隈，逐于潞淡之深，攢聚輻湊，或濯或沉，修樂攸驛，眩目驚心，徒極觀而無獲兮，景鮮有之素鱗。於是六柱俱起，參搆橫羅，綸竿為筏，撫木激波，奔突轉薄，流不及瀺，魚未驚而失，行忽浪達於急滿，諒形勝之得勢，實有逢而無反。包鱣腹鯉，亦有底羞，有核竝陳，既旨且柔，況溢齒於通海，固素波以獻酬。騁微巧於浮觴，競機捷於迅流，既歡緣而不倦，願窮晝而兼夜，獨臨川而悵慨，感逝者之不捨，惟修名之求立。戀景曜之西謝，懼留連之敗惠，遂收歡而命駕，是時也，含懷湛適，需于酒食，盤衍宴安，歡情未極，選輿之言，嚮杜以直，悅而不懌，莫不歎息。

槐賦

覽坤元之產殖，莫茲槐之為貴。爰表庭而樹門，膺論道而正位。爾乃觀其誕狀，察其攸居，豐融湛露，翳翳扶疎，上拂華宇，下臨修渠，湊以夷逕，帶以通衢，鼓柯命風，振葉致滴，開明過於八閩，為重陰踰乎九房。

疾愈賦

余體氣不和，飲食漸損，旬有餘日，衆疾並除，饘食纖纖，而日數頓廉，廉而轉損，校

朝夕，其未殊驗，朔望而減，本形容消而憔悴，體膚憊而狼狽，內憂深而慮遠，乃量淺而度帶，講和緩之餘論，尋越人之遺方，考異同以求中，稽衆術而簡良，會異端於妙門，乃歸奇於涉靈。惟茲藥之攸造，實明中之皆堅。凡以三七為劑服，以四氣為程，勢終朝而始發，景未仄而身輕，食信宿而異量，體涉旬而告平。

策

賢良對策

時貞觀十四年，詔賢良方正會東堂，親臨發策，擢為太子舍人。

臣聞古之聖明，原始以要終，體本以正末，故憂法度之不當，而不憂人物之失所憂。人物之失所，而不憂災害之流行，誠以法得於此，則物理於彼；人和於下，則災消於上。其有日月之眚，水旱之災，則反聽內視，求其所由，遠考諸物，近驗諸身，耳目聰察，豈或有蔽其聰明者乎？動心出令，豈或有傾其常正者乎？大官大職，豈或有授非其人者乎？賞罰興陟，豈或有不得其所者乎？河瀆山嶽，豈或有懷道鈞慕而不感於夢兆者乎？方外遐裔，豈或有命世傑出而未蒙臺澤者乎？推此類也，以求其故，詢事考言，以盡其實，則天人之情，可得而見，幽微之至，可得而救也。若推之於物，則無忤；求之於身，則無尤。萬物理順，內外咸寧，祝史正辭，言不負誠，而日月失行，大癘不戒，此

則陰陽之事，非吉凶所在也。期運度數，自然之分，固非人事所能供禦。其亦振廩散滯，貶食省用而已矣。是故誠過期運，則雖陶唐殷湯，有所不免；苟非期運，則宋衛之君，諸侯之相，猶能有感。惟陛下審其所由，以盡其理，則天下幸甚，臣生長蓽門，不見異物，雖有賢才，所未接識，不敢瞽言妄舉，無以疇答聖問。

表

普增位一等表

時太廟初定，詔普增位一等，後以主者承詔失旨，改除之。廣上表，詔從後焉。

臣聞昔之聖明，不愛千乘之國，而惜桐葉之信。所以重至尊之命，而達於萬國之誠也。前已敕書，遠稱先帝遺惠餘澤，普增位一等，以酬四海欣戴之心。驛書班下，被于遠近，莫不鳥騰魚躍，喜衆德澤。今一旦更有主者，思文不審，收既往之詔，奪已頒之施，臣之愚心，竊以為不可。

討論新禮表

晉國史文帝命荀顗損益新禮，太康初，付尚書郎鄭厚、討論成書，顗宣揚增〇按本傳元康中遷吳王友，討論新禮。

臣典校故太尉顗所損五禮，臣以為夫革命以垂統，帝王之美事也；隆禮以率教，邦國之大務也。是以臣前表禮事，稽留求速，說施行。又以喪服最多疑闕，宜見補定。又

以令禮篇卷煩重，宜隨類通令。事久不出，懼見寢嘿，蓋冠昏祭會諸吉禮，其制少變至于喪服，世之要用，而特易失旨，故子張疑高宗諒陰三年，子思不聽其子服出母。子游請異父昆弟大功，而子夏謂之齊衰。及孔子殁，而門人疑於所服，此等皆明達習禮仰諮周典，俯師仲尼，漸濳聖訓，講肄積年，及遘喪事，摘尚若此，明要禮易惑，不可不詳也。況自此已來，當章焚散，去聖彌遠，喪制說異，固其宜矣。是以喪服一卷，卷不盈掬，而爭說紛然，三年之喪，鄭云二十七月。王云二十五月。改葬之服，鄭云服緦三月，王云葬訖而除。繼母出嫁，鄭云皆服。王云從乎繼寄育乃為之服，無服之殤，鄭云子生一月，哭之一日。王云以哭之日。易服之月。如此者甚衆，喪服本文，皆略而不詳，必待注解，事義乃著。其傳說差詳，世稱子夏所作，鄭王祖經宗傳，而各有異同，天下並疑，莫知所定。而顗直書古經文而已，盡除子夏傳及先儒注說，其事不可得行，及其行事，故當還須異說。一彼一此，非所以定制也。臣以為今宜參采禮記，略取傳說，補其未備，一其殊義，可依準王景侯所撰喪服變除，使類統明正，以斷疑爭，然後制無二門，咸同所由。又有此禮當班於天下，不宜繁多，顗為百六十五篇，篇為一卷，合十五餘萬言。臣猶謂卷多，文煩，類皆重出，按尚書堯典，祀山川之禮，惟於東嶽備補牲幣之數，陳所用之儀，其餘則但曰如初，周禮配天地五帝享先王，其事同者，皆曰亦如之

文約而義舉。今禮儀事同而名異者。輒別為篇。卷煩而不典。皆宜省文通事。隨類合之。事有不同。乃列其異。如此所減三分之一。

奏

明堂議奏

晉初明堂以文帝配。後段以宣帝尊。至是虞喜云詔從之。文帝配其餘無所變革。至是虞喜云詔從之。

漢魏故事。明堂祀五帝之神。新禮五帝即上帝即天帝也。明堂除五帝之位。惟祭上帝。按仲尼稱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周禮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望。望非地則上帝非天。斷可識矣。郊丘之祀。掃地而祭。牲用瓶盛。器用陶匏。事及其始。故配以遠祖。明堂之祭。備物以薦。三牲並陳。籩豆成列。禮同人理。故配以近考。郊堂兆位。居北。異體牲牢品物。質文殊趣。祖考同配。非謂尊嚴之義。其非一神。亦足明矣。昔在上古。生為明王。沒則配五行。故太昊配木神。農配火。少昊配金。顓頊配水。黃帝配土。此五帝者。配天之神。同兆之於四郊。報之於明堂。祀天大裘而冕。五帝亦如之。或以為五精之帝。依天育物者也。前代相因。莫之或廢。晉初始從異議。庚午詔書。明堂及南郊。除五帝之位。惟祀天神。新禮奉而用之。前太醫令韓楊上書。宜如舊祀五帝。太康十年詔已施用。宜定新禮。明堂及郊祀五帝。如舊議。

二社奏

泰上詔定之。

臣按祭法。王為羣姓立社。曰太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周禮太司徒。設其社稷之壝。又曰。以血祭社稷。則太社也。又曰。封人掌設王之社壝。又有軍旅。宜乎社則王社也。太社為羣姓祈報。祈報有時。主不可廢。故凡被社稷之誅。及奪其土地。則變置其社。不敢廢也。此皆二社之明文。前代之所尊。以尚書召誥社于新邑。三牲各文。詩稱乃立家土。無兩社之文。故廢帝初。惟立太社。詩書所稱。各指一事。又皆在公旦制作之前。未可以易周禮之明典。祭法之正義。前改建廟社。營一社之處。朝議雙載。執古匡今。世祖武皇帝躬發明詔。定二社之義。以為永制。宜定新禮。從二社。

祀六宗奏

晉受命司馬氏。著表六宗之祀。不應時立新禮。于是遂廢其祀。其後郭虞之奏。又欲復之。

按舜受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則六宗非上帝之神。又非山川之靈也。周禮肆師職曰。用牲于社宗。蓋正職。曰春秋祭禜亦如之。肆師之宗。與社並列。則班與社同也。蓋正之宗。文不繫社。則神與社異也。周之命祀。莫重郊社。宗同于社。則貴神明矣。又月令孟冬。祈于天宗。則周禮祭月。令天宗六宗之神也。漢光武即位高邑。依虞禮祭于六宗。安帝元初中。立祀乾位。禮同太社。魏氏因之。至景初二年。大議其神。朝士紛紛。各有所執。惟散騎常侍劉邵以為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六宗者。太極沖和之氣。為六氣之宗者也。虞書謂之六宗。周書謂之天宗。是時考論異同。而從其議。漢魏相仍。著為貢祀。凡禜祀百神。故而不致有其禮。之則莫敢廢之。宜定新禮。祀六宗如舊。

議

祀帝嚳議

故事祀帝嚳于廋門。新禮移祀于律署。以同祭先聖於太學也

故事祀后稷以社日。新禮改以孟秋之月。以應秋成故也。虞云祖祀可。

按虞書皐陶作士。師惟明克允。國重其功。人思其當。是以獄官禮其神。繫者致其祭。功在斷獄之成。不在律令之始也。太學之設。義重太常。故祭于太學。是崇聖而從重也。律署之置。卑於廋門。移祀於署。是去重而就輕也。律非正署。廢興無常。宜如舊祀於廋門。又祭用仲春。義取重生。改用孟秋。以應刑殺。理未足以相易。宜定新禮。皆如舊制。

廟設次殿議

魏故事天子為次殿於廟殿之北。東天子自北門入。新禮設次殿于廟中門之右。天子入自南門。虞氏因之。

次殿所以為解息之處。凡適廟以不顯為恭。以幽陰為順。而設之於上位。入自南門。非謙虛之義。宜定新禮。皆如舊說。

皇太孫喪服議

惠帝太安元年三月。皇太孫尚薨。有司奏。服齊衰。詔下通喪。

太子初生。舉以成人之禮。則殤理除矣。太孫亦体君傳重。由位成而服全。非以年也。天子無服殤之議。絕暮故也。

國喪佩劍議

魏氏故事。國有大喪。羣臣皆服以帛為緌。冀以布為劍本。新禮以傳去是無所不佩。明在喪則無佩也。更制齊斬之喪。不佩解緌。虞說從之。

周禮武賁氏。士大夫之職也。皆以兵守王宮。國有喪故。則衰葛執戈楯。守門塗。則從軍而哭。又成王崩。太保命諸大夫以干戈內外警。說明喪故之際。蓋重宿衛之防。去喪無所不佩。謂服飾之事。不謂防禦之用。宜定新禮。布衣劍如舊。其餘如新制。

國喪服制議

古者無事故喪三年。非訖葬除心喪也。後代一日萬機。故魏權制。晉氏加以心服。非三年也。

吉駕導喪議

漢魏故事：將葬，設吉凶鼓吹，新禮以禮無吉駕導柩之文，臣子不宜擇其哀而以服玄黃除吉駕，固海又山事無樂，遇葬八音除山服之鼓吹，從之。

葬有祥車曠左，則今之容車也。既窆日中反虞，通神而還。春秋傳鄭大夫公孫黑卒。天子追賜大路以行，士喪禮莫有棨乘車，以載生之服，此皆不惟載柩，兼有吉駕之明文也。既設吉駕，則宜有導從，以象平生之容，明不致死之義，臣子哀痛不得為身而釋以為君父，則無不可。顧命之篇，足以明之。宜定新禮，設吉服導從如舊。其凶服鼓吹宜除。

輓歌議

輓歌議

漢魏故事：大喪及大臣之喪，執紼者有輓歌，新禮以為輓歌出于漢武帝役人之勞歌，聲哀，初送以為送終之禮，雖音曲增悲，非經典所制，違禮設衛，故之義方在除不宜以歌為名。除不輓歌，從之。

輓歌因倡和而為摧愴之聲，街枚所以全哀，此亦以感衆，雖非經典所載，是歷代故事。詩稱君子作歌，惟以告哀，以歌為名，亦無所嫌，宜定新禮如舊。

寄公齊衰服議

未服記公為所黜，齊衰三月，新禮以今無此事，除此一章，從議，詔從之。

周禮作樂於刑措之時，而著荒政十二，禮備制待物，不以時衰而除盛典，世隆而闕衰，敝也。衰者王司徒失守，擅越自稱寄公。是時天下又多此，此皆禮之所及，宜定新禮，自如舊經。

諸侯公孤絕幕議

新禮王公五等諸侯咸國置卿者及朝廷公孤之爵皆侍講經幕而陪臣為之服，新衰，衰而拔，位次大夫者皆絕，絕，衰，從之。

古者諸侯君臨其國，臣諸父兄，今之諸侯，未同于古，未可以則其尊，未全不宜便從絕幕之制，而令傍親服斬衰之重也。諸侯既熟，則公孤之爵，亦宜如舊。昔魏武帝建安中，已曾表上，漢朝依古為制，事與古異，皆不施行，施行者著魏科，大晉承以著令，宜定新禮，皆如舊。

師服議

喪服無弟子為師服之制，新禮弟子為師齊衰三月，從議，詔從之。

自古無師服之制，故仲尼之喪，門人疑於所服，子貢曰：昔夫子之卷顏回，若喪子而無服，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遂心喪三年。此則懷三年之哀，而無齊衰之制也。羣居入則趨，出則否。所謂弔服加麻也。先聖為禮，必易從而可傳，師徒義誠重，而服制不著，歷代相襲，不以為疑，且尊師者，以彌高為得，故屢遷而不嫌，修業者，以日新為益，故舍舊而不疑。仲尼稱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子貢云：夫何常師之有？淺學之師，暫學之師，不可皆為之服。義有輕重，服有廢興，則臧否由之，而起是非，因之而爭愛惡相攻，悔吝生焉。宜定新禮，無復如舊。

巡狩建旗議

魏氏無巡狩故事。新禮則巡狩方岳，柴望告至，設壝宮如禮，諸侯之覲者，擯及執贄，皆如朝儀，而不建其旗，臣虞按覲禮，諸侯覲天子，各建其旗，旃章所以殊爵命，示等威，詩稱君子至止，言觀其旂，宜定新禮，建旗如舊禮。

皇太子稱臣議

漢魏故事：皇太子稱臣，新禮以太子既以子為名，而又稱臣，臣子兼稱，于義不通，除太子稱臣之制，從議，詔從之。

孝經資于事父以事君，義兼臣子，則不嫌稱臣，宜定新禮，皇太子稱臣如舊。

夫人答拜羣妾議

漢魏故事：王公羣妾見於夫人，夫人不答，見新禮以為禮無不答，更制，夫人答妾，畔，從議，詔可其議。

禮妾事女君，如婦之事姑，妾服女君，君於女君不報，則敬與婦同，而又加賤也，名位不同，本無酬報，禮無不答，義不謂此，先聖殊嫡庶之別，以絕陵替之漸，峻明其防，猶有僭違，宜定新禮，自如其舊。

新禮議

漢魏故事：遣將出征，符節郎授鉞於朝堂，新禮遣將，御臨軒，尚書授節鉞，古兵書說而推轂之義也。

駁

宜用古尺駁

陳勰以地得古尺，尚書參今尺長于古尺，宜以古為正，漢志以為日用乙，久不宜復，從之。

昔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其形容，象物制器，以存時用，故參天兩地，以正算數之紀，依律計分，以定長短之度，其作之也有則，故用之也有徵，考步兩儀，則天地無所隱其情，準正三辰，則懸象無所容其謬，施之金石，則音韻和諧，措之規矩，則器用合宜，一本不差，而萬物皆正，及其差也，事皆反是，今尺長於古尺，幾於半寸，樂府用之律呂不合，史官用之，歷象失占，醫署用之，孔穴乖錯，此三者度量之所由生，得失之所取徵，皆繫聞而不得通，故宜改今而從古也。唐虞之制，同律度量，衡仲尼之訓，謹權審度，今兩尺並用，不可謂之同，知失而行，不可謂之謹，不同不謹，是謂謬法，非所以軌物垂則，示人之極，凡物有多而易改，亦有少而難變，亦有改而致煩，有變而之簡，度量是人所常用，而長短非人所戀惜，是多而易改者也。正失於得，反邪於正，一

時之變。永世無二是變而之簡者也。蹇章成式。不失舊物。李承旨合之制。異端雜亂之用。當以時釐改。貞夫一者也。臣以為宜如所奏。

五禮冠議 敬

天子即位之日。即為成君。冕服以備。不宜有加。諸侯即位為成。豈不定。諸侯成君。不拘盛典。而可以冠天子成君。獨有火龍黼衣。使不可乎。意為宜冠有加。

書

答杜預論皇太子除服書

泰始十年。楊皇后崩。博士張靖等議。以皇太子宜如制。釋服。衆議不同。虞為吳王友。答預書。從之。於時內外率閒。預議或謂宜遵聖制。或謂宜如舊。為定證。

僕以為除服誠合事宜。附古則意有未安。五服之制。成於周室。周室以前。仰追上古。雖有在喪之哀。未有行喪之制。故堯稱遏密。殷曰諒闇。各舉其事。而言非本。至降除之名。也禮有定制。孝景之即吉。方進之從時。皆未足為准。蓋聖人之於禮。識其失而通其變。今皇太子未就東宮。猶在殿省之內。故不得伸其哀情。以宜奪志。何必附之於古。欽以舊義哉。

又

唐稱遏密殷云諒闇各舉事以為名。非既葬有殊降。周室以來。謂之喪服。喪服者。以服表喪。今帝者一日萬機。太子監撫之重。以宜奪禮。墓詎除服。變制通理。垂典將來。何必附之於古。使老儒致爭哉。

敬河內宜立學書

河內太守魯褒使民二百家共立一學。未成而司隸奏以違法。尚書郎中騎都尉臣摯虞駁。褒為近畿。太都。朝所委任。親臨民物。足識事宜。累表仍上。求二百家立一學。是其留心學校。必欲有成也。

戒

致齋王冏戒

武帝問華。華可記。後事者。對曰。明德至親。莫如齊王。攸。攸為行首。後隸華。攸子冏。冏嗣攸。廣攸讓于冏。冏表求通。攸。

閒於張華。華沒後。入中書省。得華先帝時答詔本。草先帝問華。可以輔政持重。付以後事者。華答明德至親。莫如先王。宜留以為社稷之鎮。其忠良之謀。款誠之言。信於幽冥。沒而後彰。與苟且隨時者。不可同世而論也。議者有責華以慫懷太子之事。不抗節匡弼。當此之時。諫者必得遵命之必。先聖之教。死而無益者。不以責人。故晏嬰齊之正卿。不死崔杼之難。季札吳之宗臣。不爭順逆之理。理之盡而無所施者。固聖教之所不責也。

頌

太康頌

廣雅太子舍人除閱書令。時天子留心正道。兵寇和平。上太康頌以美盛德。

於休上古。人之資始。四隩咸宅。萬國同軌。有漢不競。喪亂靡紀。戎服外叛。戾衝內圮。天難既降。時惟綢繆。山龍戰虎。爭分裂裒。邦備僭岷蜀。度遏海東。權乃緣閒割據三江。明明上帝。臨下有赫。乃宣皇威。致天之辟。奮武遠隧。罪人斯獲。撫定朝鮮。奄征韓貊。文既應期。席卷梁益。元惡委命。九夷重譯。邛冉哀牢。是馬底綏。我皇之登。二國既平。靡適不懷。以育羣生。吳乃負固。放命南寘。聲教未讋。弗及王靈。皇震其威。赫如雷霆。截彼江沔。荊舒以清。邈矣聖皇。參乾兩離。陶化以正。取亂以奇。耀武六旬。興徙不疲。飲至數實。千旌無虧。洋洋四海。率禮和樂。穆穆宮廟。歌雅詠鑠。光天之下。莫匪帝略。窮髮反景。承正蒙朔。龍馬駿駿。風于華陽。弓矢戢服。干戈戢藏。嚴嚴南金。業業餘皇。雄劍班朝。造舟為梁。聖明有造。寶代天工。天地不違。黎元時邕。三務斯協。用底厥庸。既遠其述。將明其疆。喬山惟嶽。望帝之封。倚歟聖帝。胡不封哉。

釋奠頌

如彼泉流。不盈不遲。講業既終。禮師釋奠。升觴奉俎。上下惟讓。邕邕其來。肅肅其見。

連理槐頌

東宮正德之內。承華之外。槐樹二枝。連理而生。二幹一心。以蕃本根。

箴

尚書令箴 初學作張華。今從後漢文學傳。

明明先王。開國承家。作制垂憲。仰觀列曜。俯令百官。政用罔愆。昔舜納大麓。七政以叙。內成外平。而風雨不迷。山甫翼周。靡剛靡柔。補我袞闕。闡我王猷。王猷允塞。而四海咸和。雖聖雖明。必資良枝。無曰我智。官不任能。發言如絲。其出成綸。千里之應。樞機在身。三季道缺。天網紛替。既無先成。改舊法制。法制不修。不長厥裔。尚臣司臺。敢告侍衛。山甫一作仲也。闕作機。雖聖句作雖曰聖明。資作賴。時作隨。告作言。

新婚箴

今在哲人。室家不忘。結髮之麗。不同皆老。既納新配。內谷外藻。厚味腊毒。大命將夭。色不可耽。命不可輕。君子是憚。敢告後生。

贊

庖犧贊

昔在上古惟德居位庖犧作王世尚醇樸設封分象開物紀類苑罟設網人用不匱

神農贊

神農居世通變該極民眾歡歟乃教稼穡聚貨交市艸木播植務滋其本不通其飾

黃帝贊

黃帝在位實號軒轅車以行陸舟以濟川弧矢之利彌難消息垂衣而治萬國又安

唐堯贊

唐帝放勳欽明文思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巍巍蕩蕩萬邦雍熙

夏禹贊

決陁疏河刊山敷土四隩既宅奠倫攸敘畢宮菲食以甯區宇

殷湯贊

睿也惟商實惟成湯三五迭興爰帝稱王

周文王贊

周文翼翼儀刑體教上帝是臨神明是奠東鄰之酋西鄰之瞿九有既集以聖易暴

周武王贊

於皇武王天命是鍾七德既曜莫不率從奄清宇宙盪商之緻

周宣王贊

宣王承哀邦家多阻懲難思理官人以敘山甫補闕方叔樂侮是用中興恢復周宇

漢高祖贊

漢祖明達兼資權武總御羣雄剪翦強楚奄正華夏經略區宇遂登天位纘充之緒

漢文帝贊

漢之光大實惟孝文體仁尚儉克己為君按轡細柳抑尊成軍營兆南原陵不崇墳

孔子贊

仲尼大聖遭時昏荒河圖沈翳鳳鳥幽藏爰整禮樂以綜三綱因史立法是謂素王

顏子贊

顏子曩實仁心不遠行無貳過知章知斂

左丘明贊

左丘明信史時惟衰周錯綜墳籍思弘厥猷闡明正典光演春秋誕宣聖旨曠代彌休

銘

武庫銘

有財無義惟家之殃無黨曩王以敘五常

門銘

祿無常家福無定門人謀鬼謀道在則尊

竈座銘

大孝養志厥次養形事親以敬美過三牲

誥

遷宅誥

惟泰始三年九月上旬涉自洛川周于原阿乃卜昌水東黃水西背山面隰故此稱良

論

文章流別論

頌

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倫之敘窮理盡性以究萬物之宜者也王澤流而詩作成功緣而頌興德勳立而銘著嘉美終而誄集祝史陳辭官箴王闕周禮太師掌

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言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頌者美詩德之形容賦者敷陳之稱也比者喻類之言也興者有感之辭也後世之為詩者多矣其功德者謂之頌其餘則總謂之詩頌詩之美者也古者聖帝明王功成治定而頌聲興於是史錄其篇工歌其章以奏於宗廟告於鬼神故頌之所美者聖王之德也則以為律呂或以頌形或以頌聲其細也甚非古頌之意昔班固為安豐戴侯頌史本為出師頌和熹鄧后頌與魯頌體意相類而文辭之異古今之變也揚雄趙充國頌頌而似雅傅毅顯宗頌文與周頌相似而雜以風雅之意若馬融廣成上林之屬純為今賦之體而謂之頌失之遠矣

詩

書云詩言志歌永言言其志謂之詩古有採詩之官王者以知得失古之詩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古詩率以四言為體而時有一句二句雜在四言之間後世演之遂以為篇古詩之三言者振振鷺鷺于飛之屬是也漢郊廟歌多用之五言者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之屬是也于嗟詼諧倡樂多用之六言者我姑酌彼金罍之屬是也樂府亦用之七言者交交黃鳥止于桑之屬是也於詼諧倡樂世用之古詩之九言者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之屬是也不入歌謠之章故世希為之夫詩雖

以情志為本而以成聲為節然則雅音之韵四言為正其餘雖備曲折之體而非音之正也

七

七發造於枚乘借吳楚以為客主先言出與入輦廢疾之損深宮洞房寒暑之疾靡曼美色宴安之毒厚味腊腥肥濃甘脆之害宜聽世之君子要言妙道以疏神導體蠲淹滯之累跻設此辭以顯明去就之路而後說以聲色逸游之樂其說不入乃陳聖人辨士講論之奥而霍然疾瘳此因膏粱之常疾以為匡勸雖有甚泰之辭而不沒其諭論之義也其流遂廣其義遂變率有辭人淫麗之尤矣崔駰既作七依而假非有先生之言曰嗚呼楊雄有言童子雕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為也孔子疾小言破道斯文之旨豈不謂義不足而辨有餘者乎賦者將以諷吾心其不免於勸也

賦

賦者敷陳之稱古詩之流也古之作詩者發乎情止乎禮義情之發因辭以形之禮義之旨須事以明之故有賦焉所以假象盡辭敷陳其志前世為賦者有孫卿屈原尚頗有古詩之義至宋玉則多淫浮之病矣楚辭之賦賦之善者也故揚子稱賦莫深于離騷贊諷之作則御原傳也古詩之賦以情義為主以事類為佐今之賦以事

形為本以義正為助情義為主則言者無尤事形為本則言當而辭無常矣文之煩省辭之險易蓋繇於此夫假象過大則與類相遠逸辭過壯則與事相違難言過理則與義相失麗靡過美則與情相悖此四過者所以背大體而害政教是以司馬遷劉相如之浮說揚雄疾辭人之賦麗以淫也

箴

揚雄依虞箴作十二州十二官箴而傳于世不具九官崔氏累世彌縫其闕胡公又以次其首目而為之解署曰百官箴

銘

夫古之銘至約今之銘至煩亦有繇也質文時異則既論之矣且上古之銘銘於宗廟之碑蔡邕為楊公作碑其文典正末世之美者也後世以求器銘之佳者有王莽鼎銘嘉量諸侯大夫銘太常勒鍾鼎之義所言雖殊而令德一也李尤為銘自山河都邑至于刀筆竿契無不有銘而文多穢病討論而潤色亦可采錄

誄

詩頌穢銘之篇嘗有往古成文可放依而作誄無定制故作者多異焉見於典籍者左傳有魯哀公為孔子誄

哀辭

哀辭者誄之流也崔瑗蘇順馬融等為之率以施於童殤夫折不以壽終者建安中文帝與臨淄侯各失稚子命徐幹劉楨等為之哀辭哀辭之體以哀痛為主緣以歎息之辭

文

若解朝之弘緩優大應實之淵懿温雅連旨之壯厲忼慷應間之綢繆契潤郁郁彬彬靡有不長焉矣

圖讖

圖讖之處雖非正文之制然以取其縱橫有義反覆成章

碑銘

古有宗廟之碑後世立碑于墓顯之衢路其所載者銘辭也

又

以上數見蔡文類聚北堂書鈔太平御覽諸書此復見廣文選此合二首為一并載之

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像明人倫之敘窮理盡性以究萬物之宜者也王澤流而詩作成功纂而頌興德勳立而銘著嘉美終而誄集祝史陳辭宮商王關周禮太師掌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言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頌者美盛德之形容賦者敷陳之稱也比者喻類之言也興者有感之辭也後世之為詩者多矣其功德者謂之頌其餘則總謂之詩頌詩之美者也古者聖帝明王功成治定而頌聲興於是奏于宗廟告於鬼神故頌之所美者聖王之德也古之作詩者發乎情止乎禮義情之發因辭以形之禮義之旨須事以明之故有賦焉所以假象盡辭敷陳其志古詩之賦以情義為主以事類為佐今之賦以事形為本以義正為助情意為主則言者無尤文有倒矣事形為本則言當而辭無常文之煩省辭之險易蓋繇于此夫假象過大則與類相遠逸辭過壯則與事相違難言過理則與義相失麗靡過美則與情相悖此四過者所以背大體而害政教是以司馬遷劉相如之浮說揚雄疾辭人之賦麗以淫詩之流也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古詩率以四言為體而時有一句二句雜在四言之間後世演之遂以為篇古詩之三言者振振鷺鷺于飛之屬是也五言者誰謂鼠無角何以穿我屋之屬是也六言者我姑酌彼金罍之屬是也七言者交交黃鳥止于桑之屬是也九言者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之屬是也夫詩雖以情志為本而以成聲為節然則雅音之韻四言為正其餘雖備曲折之體而非詩之正也

對

三日曲水對

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村人以為怪乃招攜之水濵洗祓遂因水以汎觴其義起此

詩

答杜肯詩

越有杜生既文且哲龍躍顯豫有聲彰激頽茲三益如琢如切好以義結友以文會豈伊在昔分定傾蓋其人如玉美彼生劉鐘鼓匪樂安用百壺老夫灌灌離羣索居懷戀結好心焉悵如

雍州詩

於皇先王經啟九有有州維雍居京之右土載奧區山包神皐嘉生惟繁底類伊阜悠悠州域有華有戎外接皮服內含岐豐周餘既沒夷德未終莫不慕義易俗移風

包一作苞

駿

愍駿

益明哲之處貞固度時以進退泰則攄志於宇宙否則澄神於幽昧攄之莫究其外亟之罔識其內順陰陽以潛躍豈凝滯乎一槩

摯虞本傳

摯虞字仲洽京兆長安人也父模魏太僕卿虞少事皇甫謐才學通博著述不倦郡擬主簿虞嘗以兒生有命富貴在天故作思游賦舉賢良與夏侯湛等十七人策為上第拜中郎武帝詔曰省諸賢良答策雖所言殊塗皆明于王義有益政道欲詳覽其對究觀賢士大夫用心因詔諸賢良方正直言會東堂策問虞對擢為太子舍人除閒喜令時天子留心政道又吳寇新平天下久安上太康頌以美晉德以毋憂辭職久之召補尚書郎將作大匠陳勰掘地得古尺尚書奏今尺長于古尺宜以古為正潘岳以為習用已久不宜復改虞駁又表論封禪見禮志虞以漢末喪亂譜傳多亡失雖其子孫不能言其先祖撰族姓昭穆十卷上疏進之以為足以備物致用廣多聞之益以定品遷法為司徒所敎詔原之時太廟初建詔普增位一等後以主者承詔失旨改除之虞上表不可詔從之元康中遷奉王友時荀顗撰新禮使虞討論得失而後施行元皇后崩杜預奏諒闇之制乃自上古是以高宗無服喪之文而文唯稱不言漢文限三十六日魏氏以降既虞為節皇太子與國為體理宜釋服斬哭使

除虞答預書皇太孫尚薨有司奏御服齊衰朞詔令博士議虞曰太子生舉以成人之禮則殤理除矣太孫亦體君傳重由位成而服全非以年也從之虞又議玉輅兩社事是與服志後歷秘書監衛尉卿從惠帝幸長安及東軍來迎百官奔散遂流離鄠杜之間轉入南山中糧絕飢甚拾橡實而食之後得還洛歷光祿勳太常卿時懷帝親郊自元康以來不親郊祀禮儀殘廢虞考正舊典法物粲然及洛京荒亂盜竊縱橫人飢相食虞素清貧遂以餓卒虞撰文章志四卷注解三輔決錄又撰古文章類聚區分為三十卷名曰流別集各為之論辭理愜當為世所重虞善觀玄象嘗謂友人曰今天下方亂避難之國其惟涼土乎性愛士人有表薦者恒為其辭東平太叔廣極機清辯廣談虞不能對虞筆廣不能答更相嗤笑紛然于世云

晉摯太常集終

東陽平集題辭

晉世笑永先生勸農及凝諸賦文辭鄙俗今祿置賦苑反覺其膚致近古縣彼雕繢少也廣微沉逕作玄居釋以擬客難張茂先見而奇之顧其文婁倩醜也此粗也獨痛言周漢衰時禍福無徵朝卿相夕鼎烹功名之士可為嗑指出血當途興午牝鳴狼噬衣冠達人謀無遺種中散幽憤之詩逸民崇有之論俱無救於溫死始知太虛玄蠹嚴叟鄭老投足天地不如一卷豈虛談乎集中數議爾雅之文不愧典冊補亡詩志高而辭淺欲以續經罷不勝任也三百風微古詩終絕韋孟諷諫傅毅迪志俱非昔響降而西晉誰為朱絃哉汲墓竹簡蒿萬科斗自博學者觀之直其尸牖書也曲水之對見榮人主何異東方名藻神中壘辨武負乎

婁東張溥題

晉永廣微集目錄

賦

貧家賦　餅賦
勸農賦　近遊賦
讀書賦

論

春夏封諸侯論

議

廣農議　高祿壇石議
婚姻以時議　風伯雨師不得避諱議
又議

對

三日曲水對

奏

薦王導奏

書

荅汲家竹書雜糅書

牋

謝公曹牋

文

弔蕭孟恩文　弔衛巨山文

雜文

玄居釋　集語

詩

補亡詩六首有序

南陵　白華
華黍　緜庚
崇丘　緜蠻

附錄

永晳本傳

東陽平集目錄終

晉 永哲廣微 著
明 張溥西銘 閱

賦

貧家賦 載筑文

余遭家之轗軻嬰六極之困也恒恕身以勞思丁饑寒之苦辛無原憲之廉德有民斯之下貧有漏狹之草廬無蔽賤之受塵唯曲檠之常在旨弛落而塵鎖食草葉而不飽常噍噍於膳珍涉孟夏之季月迄仲冬之堅冰猶前歲而窮迫無衣褐以蔽身還趨牀而無被於狂攘而妄榮何長夜之難曉心洛嗟以怨天債家至而相敦乃取東而償直行乞貸而無處退顧影以自憐衒貴業而難售逐前至於饑年者黃當之草萊作汪洋之美饘釜遽鈍而難沸新鬱絀而不炊至日中而不熟心苦苦而饑懇丈夫慨於堂上妻妾歎於竈間悲風嘆於左側小兒啼於右邊

餅賦 載筑文

立冬徂寒清晨之會沸湧鼻中霜凝口外充盈解戰湯餅為最弱似春縣白若秋練氣勃鬱以揚布香飛散而遠過行人失延於下風童僕空唯而斜眄嗜者舐脣立侍者吮咽

勸農賦 載筑文

惟百里之置吏各區別而異書孝治民之賤職美莫當乎勸農專一里之權擅百家之勢及至青蛸棄半游隋田賦度乎頃畝與奪在己良薄濫口受饒丘於肥脯得力在於美酒若場功畢租輸至錄社長召閭師條牒所領注列名諱則脽雞爭下壺榼橫至遂乃定一以為十拘五以為二益田熟唉紆其膜而杜康啞其胃

近遊賦 載筑文

世有逸民在乎田疇宅彌五畝志狹九州安窮賤於下里寞玄澤而無求乘籠豬之偃蹇駕蘭軒之疲牛連裾索以為袂結鄽棬而作轍蓽門而高蹈揭徘徊而近遊井則兩家共一圍必去舍百步貫雞觳於歲首收雞繩于物手其男女服飾衣裳之制名號說異隨速設繫穊以御冬負汗衫以當熱幅引四角之縫裙為素條之殺書兒啼於客堂設杜門以避吏婦詣卿夫子哼父字及至三農閒隙遘結婚姻老公戴合歡之幘少年著嚴角之巾

讀書賦 載筑文

耽道先生澹泊閒居澡練精神哼吸清虛抗志雲表戴形陋廬垂帷帳以隱儿被紈素而讀書抑揣嘈贓或疾或徐優游編籍亦卷亦舒頌卷耳而忠臣喜詠蓼莪則孝子悲稱碩鼠則貪民去唱白駒而賢士歸是故重華詠詩以終己仲尼讀易於終身原憲潛唫而忘膜顏回精勤以輕貨倪寬口誦而芸耨賈臣行唫而負薪賢聖其猶孳孳況中才與小人

論

春夏封諸侯論

月令所紀非一王之制凡稱古者無逮今之限未知夏封諸侯何代之典秋祭田邑夏乎殷乎而王據月令以非祭統鄭云祭統而疑月令無乃俱未通哉莫若通以三代說兩氏而不俱一也

議

廣農議

伏見詔書以倉廩不實關右饑窮欲大興田農以蕃嘉穀此誠有虞成大禹盡力之謂然農穡可致所繇者三一曰天時不僞二曰地理無失三曰人力咸用若必春無霖潦之潤秋繁滂池之患水旱失中雲穰有詐雖使羲和平秩后稷親農理疆畎於原隰勤農桑於中田猶不足以致倉庾盈億之積也然地理可以計生人力可以

課致詔書之高亦欲將盡此理乎今天下十城人多遊食廢業占空無田課之實較計九州數過萬計可申嚴此防令監司精察一人失課負及郡縣此人力之可致也又州刺十郡土狹人繁三魏尤甚而猪牛馬牧布其境內宜悉破廢以供無業業少之人雖頗割佈在者尤多田諸苑牧不樂曠野貪在人間故謂北土不宜畜牧此誠不然案古今之語以為馬之所生實在冀北大賈牽羊取之清渤放豕之歌起於鉅鹿是其效也可悉徙諸牧以充其地使馬牛猪羊駝阜於空虛之田游食之人受業於賦給之賜此地利之可致者也昔鄴城在河史克所以頌魯僖卻馬務田老氏所以稱有道豈利之所以會哉又如汲郡之吳澤良田數十頃汀水停滯人不墾植聞其國人皆謂通泄之功不足為難為固成廢其利甚重而豪強大族惜其魚捕之饒構說官長終於不破此亦谷口之論載在史篇謂宜復下郡縣以詳當今之計刪揚兗豫汙泥之土渠塢之宜必多此類最是不待天時而豐年可獲者也以其雲雨生於春和多稼生於決泄不必望朝隮而黃瀦鍾岱山川而霖雨息是故雨周爭東西之流史起惜漳渠之浸明地利之重也宜詔四州刺史使謹按以聞又昔魏氏徙三郡人在陽平頃乏界今者繁熾合五六千家二郡田地過狹謂可徙遷西州以充邊土賜其十年之復以慰重遷之情一舉而得引實內實增廣窮人之業以闢西郊之

田此又農事之大益也

高禖壇石議

元康六年高禖壇上石破為二段詔書問置此石來幾時出何經典今應復否博士議祀無高禖置石之文未知設造所由既已毀破無可改造說高辛氏有簡狄吞卵之祥今此石有吞卵之象蓋俗說所為石史猶無記可但收聚復于舊處而已太常以為吞卵之言蓋是流俗之失義因令毀破使宜廢除下四府博士議尚書屬束晳議按得高堂隆故事詔更置石如舊

夫未詳其置之故而欲必其可除之理不可然按郊祀志秦漢不祀高禖漢武帝五子傳武帝晚得太子始為立禖其事未之能審許慎五經異說云山陽民祭皆以石為主然則石之為主繇來尚矣祭禮瘞藏祭器弊則埋之而改置新石今破則宜埋而更造不宜遂廢收集破石積之故處於禮無依於事不肅愚所未安也

婚姻以時議

春秋二百四十年魯女出嫁夫人來歸大夫迎女天王娶后自正月至十二月悉不以得時失時為貶褒何限於仲春季秋以相非哉夫春秋舉秋毫之善貶纖介之惡故春狩於郎書時禮也夏城中丘書不時也此人間小事猶書得時失時況婚姻人倫端始禮之大者不譏得時失時不善者耶若婚姻季秋期盡仲春則隱二年冬十月夏之八月未及季秋伯姬歸于紀周之季春夏之正月也桓九年春季姜歸于京

師莊二十五年六月夏之四月也已過仲春伯姬歸于紀或出盛時之前或在期盡之後而經無貶文三傳不譏何哉凡詩人之興取義繁廣或舉譬類或稱所見不必皆可以定候也又按桃夭篇叙美婚姻以時蓋謂盛壯之時而非日月之時故灼灼其華喻以盛壯非為嫁娶當用桃夭之月其次章云其葉蓁蓁有蕡其實之子于歸此豈在仲春之月乎又摽梅三章注曰夏之向晚迨冰未泮正月以前草蟲嚶嚶未秋之時或言嫁娶或美男女及時然詠各異矣周禮以仲春會男女之無夫家者蓋一切相配合之時而非常人之節曲禮曰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故日月以告君齋戒以告鬼神若薦人必在仲春則其日月有常不得前却何復日月以告君乎夫冠婚笄嫁男女之節冠以二十為限而無春秋之期笄以嫁而設不以日月為斷何獨嫁娶當繫於時月乎

風伯雨師不得避諱議

元康七年詔書稱咸甯元年詔下尊諱風伯雨師皆為詁訓又公官文書吏人上事稱引經書者復多迴避使大義不明諸經傳咸言天神星宿帝王稱號皆不得變易本文但省事言語臨時訓避而已

又議

太常博士華簡言按周禮大宗伯職云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此禮文正稱應如內辰詔書不改其名事下五府博議賊曹屬束晳議

按風伯之名所曰來遠其在漢魏固已有之非晉氏避諱始造此號也若以異於周禮宜當變改則令國家行事神物稱號多因近代不皆率古蓋亦簡易而從仍舊隨時之制不足悉變唯雨師之名實繇避諱宜如舊稱

對

三日曲水對

昔周公城洛邑因流水以汎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又秦昭王以三日置酒河曲見金人奉水心之劍曰令君制有西夏乃霸諸侯因此立為曲水二漢相緣皆為盛集

弔蕭孟恩文

東海蕭惠孟恩者父昔為御史與晳先君同僚孟恩及晳日夕同遊分義蚤著孟恩夫婦皆亡門無血胤時有伯毋從兄之憂未得自往致文一篇以弔其魂并修薄奠其文曰舊友人陽平束晳謹請同業生李祭奉脯脩一束麥糒一器以致祠於處士蕭生之墓曰嗚乎哀哉精爽遐登形骸幽匿有邪亡邪莫之能測敬薦薄饋魂兮來食孟恩孟恩豈猶我識

弔衞巨山文

元康元年楚王瑋矯詔舉兵害太保衞公及公四子三孫公世子黃門郎巨山與晳有好交時自本郡來赴其喪作弔文一篇以告其柩曰同志舊友陽平束晳頃聞飛虎肆暴竊矯皇制禍集于子宗祊幾滅越自冀方來赴來闕遙望子第銘旌葳立既闕子庭其殯盈十徘徊感動載號載泣歔欷升階子不我揖引袂受袪子不我執魂兮棄兮于焉栖集

雜文

玄居釋

束晳閒居門人竝侍方下帷深譚隱机而咍含毫散藻考撰同異在側者進而問之曰蓋聞道尚變通達者無窮世亂則救其紛時泰則扶其隆振天維以贊百務熙帝載而鼓皇風生則率土樂其存死則宇內哀其終是以君子屈己伸道不恥干時上國有不索何獲之言周易著躍以求進之辭莘老負金鉉以陳烹割之說甯客當康衢而咏白水之詩今先生耽道修藝嶷然山峙潛朗通微洽覽深識夜兼忘寐之勤晝騁鑽玄之思曠年累稔不墮其志鱗翼成而愈伏術業優而不試乃欲闔櫝辭價泥蟠深處永戢琳琅之耀匿首窮魚之渚當唐年而慕長沮邦有道而反甯武識彼迷此愚竊不取若乃士以援登進必待求附勢之黨橫擢則林藪之彥不抽丹墀

步紈袴之童東野遺白顏之嘆孟亦困于都而事博陸憑鵬首以涉洪流臨翠雲以駭逸龍振光耀以驚沈鱗徒屈蛹于塩井眄天路而不游學既種而身困夫何為乎秘芒且歲不我與時若奔軼有來無反難得易失先生不知盱豫之識悔遲而忘夫朋盍之義務疾亦豈能登海渭而仰東流之水臨廣泉而招西歸之日徒以曲畏為禍儒學自拙因大道于環堵若形骸于蓬室豈若託身權貴憑勢假力擇棲芳林飛不待翼夕宿七娀之房朝享五鼎之食匡三正則大階平替五教而玉繩直執若如霍濃疏終身以匿哉來子曰居吾將導爾以君子之道諭爾以出處之事爾其明受余訊謹聽余志昔元一既啟兩儀肇立離光夜隱望舒晝載羽族翔林蛾蛆赴燄物從性之所安士樂志之所執或皆譽榮以嚴栖或排蘭闥而求入在野者龍逸在朝者鳳集雖其軌迹不同而道無貴賤必安其業交而相羨稷契禽庸以宣通巢由洗耳以避禪同垂不朽之稱俱入賢者之流參名此譽誰劣誰優何必貪與二八為羣而恥為七人之儔乎且道撰而通士不同趣吾竊繼處者之末行未敢聞子之高前將忽滿輪而不眄夫何檻檻之云附哉昔周漢中衰時難自記褚先既開惠端亦作朝遊魏我之宮夕陵崢嵘之窟晝笑夜歎晨華暮落忠不足以衛己禍不可以預度是士諱登朝而競赴臨海或毀名自汙或不食其祿化從政於画荀之龜壁富貴者於

郊廟之犧公孫泣涕而辭相楊雄抗論於赤族今大晉熙隆六合甯靜蜂蠆止毒熊羆輟猛五刑勿用八紘備整主無驩肆之怒臣無愁纓之請上下相安率禮從道朝養觸邪之戮庭有指佞之草禍機可以忠逃寵祿可以順保且夫進無險懼而惟寂之務者率其性也兩可俱是而舍彼趨此者從其志也蓋無為可以解天下之紛澹泊可以救國家之急當位者事有所躓陳榮者言有不入瞿璜不能迴西鄰之寇平勃不能正如意之立千木卧而秦師退四皓起而戚姬泣夫如是何舍何執何去何就謂山岑之林為芳谷底之莽為臭守分任可唯天所授鳥不假甲于龜魚不假足于鼈何必笑孫竹之貧而求喬景之富恥布衣以肆志窮文裘而拖繡且能約其躬則儕石之積以豐窮肆其欲則海陵之積不足存道德者則匹夫之身可榮忘大倫者則萬乘之主猶辱將研六籍以訓世守寂泊以鎮俗儔舜老於海隅巴嚴奧於僊蜀且世以太虛為輿玄蟾為肆神游莫競之林心存無營之室榮利不擾其覺殷憂不干其寐捐參者之所貪收踪務之所棄雖聖籍之荒蕪纘羣言之一致全素履於丘園背纓緌而長逸詩予誄吾業於千載無聽吾言於今日也

集語

薄冰凝池非登廟之寶霧露垂林非緼冕之飾必將採素璧於層山採圓珠於重泉也

詩

補亡詩六首有序○詩家直說云求晉補亡詩對隔精加辭語流麗不脫六朝氣習

序曰習與同業嘯人肆修鄉飲之禮烝所詠之詩或有義無辭音樂取節闕而不備于是遥想既往思存在昔補著其文以綴備制

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

循彼南陔言采其蘭眷戀庭闈心不遑安彼居之子罔或游盤馨備夕膳潔爾晨餐循彼南陔厥草油油彼居之子色思其柔眷戀庭闈心不遑留爾夕膳潔爾晨羞有獺有獺在河之涘凌波赴汨噬鯉捕鯉噭噭林鳥受哺于子養隆敬深惟禽之似最增爾虔以介丕祉

白華孝子之潔白也

白華孝子之潔被于幽薄絜絜門子如磨如錯終晨三省匪愆其恪白華絳趺在陵之陬脩脩士子涅而不渝竭誠盡敬盥盥忘劬白華玄足在丘之曲堂堂孝子無營無欲鮮侶晨飢莫之與廝

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

黮黮重雲習習和風黍華陵巔麥秀丘中蘇由不播九穀斯豐爰爰玄霄漾漾甘霤

黍發稠華未挺其秀蘇由不殖九穀斯茂無禹不播無下不植芒芒其稼參參其穉穉我王安充我民食玉燭陽明顯獻翼翼

由庚萬物由其道也

蕩蕩夷庚物則由之蠢蠢庶類王亦柔之道之既由化之既柔木以秋零草以春抽歟在于草魚躍順流四時遞謝八風代扇織阿紫磨星燦其躔五緯不愆六氣無易愔愔我王紹文之跡

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天也

瞻彼崇丘其林鬱鬱值物斯高動類斯大周風既治王猷允泰漫漫方輿迴迴洪覆何類不繁何生不茂物極其性人永其壽恢恢大圜茫茫九壤資生仰化于何不養人無道天物極則長

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儀也

肅肅君子由儀率性明明后辟仁以為政魚游清沼鳥萃平林濯鱗鼓翼振振其音實為嘽誠王竭其心時之和矣何思何修文化內輯武功外悠

本傳

宋晉字廣微陽平元城人漢太子太傅疏廣之後也王莽末廣曾孫孟連避難自東

海徙居沙鹿山南因去疎之足遂改姓焉祖混隴西太守父龔鴻臚太守並有名譽皆博學多聞與兄璟俱知名少游國學或問博士曹志曰當今好學者誰乎志曰陽平束廣微好學不倦人莫及也還鄉里察孝廉舉茂才皆不就璟娶石崇從女棄之鑒以為憾諷州郡公府不得辟故皆等久不得調太康中郡界大旱皆為邑人請雨三日而雨注眾為皆誠感為作歌曰束先生通神明請天三日甘雨零我黍以育我稷以生何以疇之報束長生皆與衛恒厚善聞恒遇禍自本郡赴喪嘗為勸農及撰諡賦文頗鄙俗時人薄之而性沈退不慕榮利作玄居釋以擬客難張華見而奇之石崇卒王戎乃辟璟舉茂皆為掾又為司空下邳王晃所辟華為司空復以為賊曹屬時欲廣異聞上議轉佐著作郎撰晉書帝紀十志遷轉博士著作如故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其紀年十三篇記夏以來至周幽王為犬戎所滅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書大略與春秋皆多相應其中經傳大異則云夏年多殷益干啟伯啟殺之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壽百歲也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攝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其易經二篇與周易上下經同易繫陰陽卦二篇與周易略同繫辭則易卦下易經一篇似說卦而異公孫段二篇公孫段與邵陟論

易國語三篇言楚晉事名三篇似禮記又似爾雅論語師春一篇書左傳諸卜筮師春似是逸書者姓名也瑣語十一篇諸國卜夢妖怪相書也梁正臧一篇先敘魏之世數次言正臧金玉事繳書二篇論弋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大歷二篇鄒子談天類也穆天子傳五篇言周穆王游行四海見帝臺西王母圖訖一篇書賦之屬也又雜書十九篇周食田法周書論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簡書折壞不識名題冢中又得銅劍一枚長二尺五寸漆書皆科斗字初發冢者燒策照取寶物及官收之多燼簡斷札文既殘缺不復詮次武帝以其書付秘書校綴次第尋考指歸而以今文寫之皆在著作得觀竹書隨疑分釋皆有義證遷尚書郎武帝嘗問擊虞三日曲水之義虞對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村人以為怪乃招禊之水濱洗祓遂因水以汎觴其義起此帝曰公如所談便非好事皆進曰虞小生不足以知臣請言之昔周公成洛邑因流水以汎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又秦昭王以三日置酒河曲見金人奉水心之劍曰令君制有西夏乃霸諸侯因此立為曲水二漢相緣皆為盛集帝大悅賜皆金五十斤時有人於萬高山下得竹簡一枚上有行科斗書傳以相示莫有知者司空張華以問皆皆曰此漢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檢驗果然時人伏其博識趙王倫為相國請為記室皆辭疾罷歸教授門徒年四十卒元城市里為之廢業門生故人立碑墓側皆才學博通所著三魏人士傳七代通記晉書紀志遇亂亡失其五經通論發冢記補亡詩文集數十篇行於世云

潘安仁之誄夏侯孝若也曰執戟疲楊長沙投閒余誦其詞竊歎丈人相惜死生尤見抵疑之作班固賓戲蔡邕釋誨流也高才淹蹤含文寫懷鋪張問難聊代嘯歌縱觀西晉玄虛推論釋勸釋時文皆近是追踪西漢邈乎後塵矣昆弟誥誡訓羣子紹閻穆侯人倫長者之書也但規模帝典僅能形似刻鵠畫虎不無譏焉周詩上續白華志猶永暫補亡安仁誦之亦賦家風友朋具鋤跖文以情生字貴識二十四友安仁居首毋氏數論不知省改白首之識貽親以僇孝若連璧未或同熟長歸雖先幸不及禍其離親詠有云苟違親以從利兮匪曾閔之攸寶余為三復泣下孝弟文雅盛名得全者此爾東漢趙戚豪猶嗌血未及況他人乎

婁東張溥題

夏侯常侍集目錄

賦
雷賦　春可樂賦
秋夕哀賦　秋可哀賦
大暑賦　漆賦
梁田賦　夜聽砧賦
評弈賦　雀釵賦
缸燈賦　繳彈賦
觀飛鳥賦　玄鳥賦
獵兎賦　隱相賦
芙蓉賦　石榴賦
宜男花賦　朝華賦
浮萍賦　蒲賦
爪賦
設難
抵疑
序
華秉序　從祖叔權幼權序
誥
昆弟誥
贊
東方朔畫贊　虞舜贊
左丘明贊　顏子贊
閔子騫贊　莊周贊
管仲贊　鮑叔贊
范蠡贊　魯仲連贊
傳
外祖母憲英傳
詩
周詩
山路吟
江上泛歌　離親詠
長夜謠　寒苦謠
征邁離
附錄
本傳

夏侯常侍集目錄終

夏侯常侍集卷全

晉譙國夏侯湛著

明太倉張　溥閱

賦

雷賦

伊朱明之季節兮暑燠赫以盛興扶桑煒以揚燎兮雷火曄以南升大明曜其酒暟兮天地鬱以同蒸聲丹霆之皓琰兮奮迅雷之崇崇馳壯音於天上兮激駭響於地中徒觀其轗軻之所種鑿火石之所燒鑠雲雨之所洗決流潦之所淹湛當衡則擢破遇披則纖溺山林為之崩溫羣生為之震辟是以大聖變於烈風小雅蕭於天高嗟乾坤之神祇兮信靈化之誕昭故先王之制刑擬雷霆於征伐恢文德以經化兮耀武義以崇烈苟不合於大象兮焉溝遒以成哲

春可樂賦

春可樂兮樂東作之良時嘉新田之啟萊悅中疇之發苗柔丹丹以詹條麥遂遂以揚秀澤南翳滿原卉耀阜春可樂兮樂崇陸之可娛登表岡以迴眺超矯駕乎山隅緻雜華以為蓋集繁雞以飾裳散風衣之靚氣納戢懷之潛芳鷺鳥父父以弄音翠翰翔以輕翔招君子以偕樂攜淑人以微行

秋夕哀賦

秋夕兮遇長哀心兮永傷結帷兮中宇庭廈兮閑房聽蟋蟀之潛鳴想游雁之雲翔奉修廡之飛簷覽明月之流光木蕭蕭以被風階綿綿以受霜王機兮環轉四運兮驟遷銜恤兮迄今忽將兮涉年日往兮哀深歲暮兮思繁

秋可哀賦

秋可哀兮哀秋日之蕭條火迴景以西流天既清而氣高壤含素霜山結玄霄月延路以增夜日遷行以收暉屏緯綌於箧笥納綸縞以授衣秋可哀兮哀新物之陳無綢繆朔以斂紼密葉摘以隕旅雁擢翼於太清燕蟄形乎椓墟秋可哀兮哀良夜之遒長月翳翳以隱雲時龍龍以投光映前軒之踈幌炤後帷之閒房捐輕衾而不寐臨虛楹而搴裳感時邁以興思情愴愴以含傷

大暑賦

惟青春之謝兮接朱明之季月何太陽之赫曦乃鬱陶以興熱於是大呂統律祝融紀節蒸澤外煽太陰內閉若乃三伏相仍徂暑彤彤上無纖雲下無微風扶桑扡其增燒天氣曄其南升爾乃土墳墜坼谷枯川竭寒泉潛沸冰井騰沫洪波漂於單單兮珠汗霑乎絺葛溫風翕其至兮若濺湯於玉質汰新水以達夕振輕箑以終日

禊賦

羲暮春之嘉辰美靈氣之和柔結方軌於秦路數令節而宣遊爾乃□□□□鈴鳴擢翠旗垂繁纓徽雲乘軒清風卷旌飛輪疾起良馬電驚車駕鱗萃男女霧會服煥羅穀翠翳連蓋繁香凡於素襖結九齡乎時外發爛爮離焜曄發越若乎朝春捷苞夕霞抱月爾乃臨清流背綠柯雲幕高接丹組四羅

梁田賦

嬉於夷甫之廣陸步于大野之長京察田疇之疆畔觀遊雉之逸形

夜聽蛩賦

越鳥戀乎南枝胡馬懷乎朔風惟人情之有思乃否滯而發中南閨兮掩掌北閣兮鳴蛩鳴蛩兮協節分唱兮相和相和兮諧慘激暢兮清哀奏烽燧之初警展從由之歎乖伸棄兮更纏遷調兮故顏披涼州之妙操制飛龍之奇引垂幽蘭之游響來楚妃之絕歎放鵾雞之弄音散白雪之清變

鞞舞歌

專奇巧於樂府兮茂殊妙乎伶人匪繁手之素流兮乃望世之所珍在劇則格祖考兮在郊則降天神納和氣於兩儀兮通克諧乎君臣協至美於九成兮等太上乎唐虞

雀釵賦

覽嘉婁之機巧特精思於雀釵收泉珍於八極納瓊異以表奇布太陽而擬法妙圓圖而應規於是妍姿英妙之徒相與競嬖飛寵並修勑理往祿整服飾盛玄眉之琰琰收紅顏而發色流盼閒步輕袂翼翼恃炫豔以相竦常適遙而侍側昔先王興道立教崇沖讓以致賢不留志於華好

缸燈賦

殊珍寶器奇像妙工取光藏烟致巧金銅融治甄流陶形定容爾乃隱以金翳疏以華籠融素膏於回槃發朱曜於綺窗宣耀蘭堂騰明廣宇煇煜煙于菌蓋煥炤晰乎屏紐

繳彈賦

張弱弓理繁繳望大羣以送九霄逐放而必獲

觀飛鳥賦

見逸游之鳥鳥遨翱翔而殊遊握華毛以迅發迴勁翼以揚勢披六翮之聯翩振輕

體之迢遞遂乃矜形遼廓馮虛安翔翩翻徘徊上下頡頏動素羽之習習亂白質於日光流流氣以差池弄長風以抑揚攜雙翔以鳥舉舒修頸以儛佯目悅妙勢心嘉羽儀愛惠音之嚶嚶美弱翰之參差整高凌於景外又抑身乎雲堆乍乘乍往若懸若垂衆流星之離天似圖物之墜危何斯遊之自得諒逸豫之可希苟臨川而羨魚亦觀翔而樂飛

玄鳥賦

觀羽族之羣類美玄鳥之翔集順陰陽以出處隨寒暑而遊蟄摧翻翔之麗容揮連翩之玄翼挺參差之修尾發緇素之鮮色及至大火西景商風吹衣遂匿形於深穴欽六翮而不飛含靜泊以充肌嚥至和之精粹澹怙心以去欲故保生而不匱處衆物之為害獨棄林而憑凡不驚畏以自疏永歸馴而附魏有嘉祥而皇祇改遺卵而生殷惟帝皇之嘉美置禹稷以表神類鴛皇之知德象君子之安仁爾乃街泥構巢營居傳楨積一喙而不已終累況而成座拾柔草以自藉揀懦毛以為茸吐清惠之泠音永吟鳴而自足

獵兎賦

爾乃乘露相御良馬肩戈援於廣漠弓矢連於曠野端眺蒿萊摘盱榛藪落目攢慨傍覩翁詹視麗兎之所隱乃精望而審發弦絶箭激擭伏並斃搜陵危險竟應岡阜留罔挂於重林跡罝結於通藪密網視於草間暫見之於蒙茸擬以銳戈規以良弓覩毫末而放鏃乃殪之於窟中或紛紜赫以驚擾影跳踉而揚白擢輕足之焚焚振遊形之踶踶弓不暇彎罝不及幕爾乃鷹鷂翻以飄揚勁翼謖而下鞴馬釋控以長驟鷹騰空而陵厲翁習於迴阻之間絲繞於山澤之際盤紆遊田其樂泄泄心既倦兮日遷命與駕兮將還息徒蘭圃秣騾華田日送歸鴻手揮五絃優哉游哉聊以永年

愍桐賦

有南國之陋寔植嘉桐于前庭闚洪根以誕茂豐條森以繁生納谷風以疏棄含春雨以渥莖渥莖天夭布葉蔭謁蔚童童以重茂蔭蒙接而相蓋蔽陰潛之南表覆陽阿之北外於是詰朝之暇步趾前廡奉以遊目夏以清暑昔詩人之所稱美厥生之彼奇植匪闚其不滋識非條其不儀

芙蓉賦

臨清池以遊矚觀芙蓉之麗華潛靈耦於玄泉擢修莖乎清波煥然陰沼灼爾星羅若乃迥葉外敷茄內離的出艷發葉恢花披綠房翠蒂紫飾紅數黃螺圓出垂雞

散餘纓以金朱點以素珠圃陂池之麗觀尊終世之特殊爾乃採淳芻摘圃蒭析碧皮食柔實味甘滋而清美同嘉異乎橙橘參嘉果以作珍長充御乎口實

石榴賦

贊華圃之嘉樹兮美石榴之奇生滋玄根於夷壤兮擢繁榦於蘭庭雷靈液之粹色兮含滋霧以深榮若乃時雨新霈微風扇物鵲萋萋以鮮茂兮紛扶輿以猗儺枝掾檐以環柔兮葉鱗次以周密纖條參差以窈窕兮洪柯流離以相拂於是乎青陽之末朱明之初翕微煥以擒朱兮的窴珠以揚敷接翠萼於綠蕚兮曾紅芽以丹鬚艷狀含雜璀爛散珠若乃蕾飄始翠萼乾方離潛暉蜿艷綠柔未披眼灼攢列熒熒玄垂雪醒解餚怡神實氣冠百品以奇仰邇眾果而特貴

宜男花賦

淑夫邦之奇草兮應則百之休祥稟至貞之靈氣兮顯嘉名以自彰冠眾卉之挺生兮承木德于少陽體柔性剛蕙潔蘭芳結纖根以立本兮靈液於青雲順陰陽於滋茂兮笑含章之有文遠而望之若丹霞照青天近而觀之若芙蓉曜綠泉姜姜翠葉灼灼朱華曄若珠玉之樹煥若景宿之羅宛后妃之盛飾兮登紫微之內庭回日月之輝光兮隨天地以盈虛

朝華賦

容神樹之修異實積陽之純精蜿潛根以誕節據川壤以濯莖皎日升而朝華玄景逝而夕零逮明晨而繁沸若靜夜之眾星長莖擢起柔條列布濯靈柯於時雨滋逸采於豐露灼煌煌以煒煒獨崇朝而達暮於是茂樹蒼蒼纖枝離離潛光玉朗綠葉翠鮮

浮萍賦

步長渠以遊目兮曖隨波之微草紛漂漾以淫茂兮羌孤生於靈沼因纖根以自滋兮乃逸蕩乎波表散圓葉以舒形兮發翠綠以含綠陰修莖之泰鮮兮晴蘭池之清潦既淡瀉以順流兮又雜容以隨風有纏薄於崖側兮或迴滯乎淵中紛上下其靡常兮潔住來其無窮仰照陽曜儵憑綠水淳不安處行無定軌流息則甫薄援則動浮輕善移勢危易盪秋孤臣之介立隨排擯之所往內一志以奉朝兮外結心以絕黨萍出水而立枯兮士失據而身杜翹斯草而悽慨兮固知直道之難爽

蓴賦

寒冬之日余登于城踐步于北園覩眾草之萎悴曬林果之零殘悲纖條之槁摧憮枯葉之飄殫見芳春之時生被畦疇而獨繁鑽堅冰而挺茂紫嚴霜以發鮮含盛陽

而弗萌在太陰而斯育永安性於猛寒充無窮宇燒爍霽精氣於歊冬均育固宇松竹

仄賦

入策林造仄田摘虎掌拾黃玭落帶離册漬於清泉

設難

抵疑

當路子有疑夏侯湛者而謂之曰吾聞有其才而不遇者時也有其時而不遇者命也吾子童幼而岐嶷弱冠而著德少而流聲長而垂名拔萃始立而登宰相之朝揖翼初儀而受卿尹之樂盥典籍之華誦先王之言入閫閾蹈丹墀染彤管吐洪煇千當世之務觸人主之威有效矣而官不過散郎舉不過賢良屑模五期龍蛇六年英耀秀落羽儀摧殘而獨離容翹文藻騁儒林志不輟作述之業口不釋非頌之音徒費精而耗力勞神而苦心此猶亦已薄矣而終莫之辯宜吾子之陳沈也且以言乎末則吾子優矣以言乎時則子之所與二三公者義則骨肉之固交則明道之龍也當於德貴於官其所發明雖叩牛操猱之容佈倩抱關之緑負俗懷譏之士猶將登為大夫顯為卿尹於何有寶咳唾之音發鍼針之力句若棗一斛回一襲今吾子學其

飛騰之勢挂其羽儀之末猶奮迅於雲霄之際騰驤於四極之外今乃金口玉音漠然沉默使吾子棲遲窮巷守此困極心有窮志貌有飢色吞江河之流不以濯舟船之畔惜夜壁之光不以寓貧婦之目抑亦二三公之蔽賢也豈吾子之拙惑也夏侯子曰噫湛也安有過人必知之矣吾子所以褒飾之大矣斟酌之喻非小醜之所堪也然過承古人之誨抑因子大夫之忝在敵室敢布其腹心豈能隱几以覽其槩乎客曰敢祇以聽夏侯子曰吾聞先大夫孔聖之言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四得具而名位不至者非吾任也是以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僕世門廣之訓是以得揆冠帶之末忝守大夫之列朝聞六經之文覽百家之學弱年而入公朝叢蔽而當顯榮進不能出羣拔萃邦不能抗排當世志則乍顯乍昧文則乍幽乍辯知之者則謂之欲逍遙以養生不知之者則謂之欲遑遑以求達此皆未是僕之所圖也僕又聞世有道則士無所執其節默涉明則下不在量其力是以當舉而不辭入朝而酬問僕東野之鄙人頑直之陋生也不識當世之使不達朝廷之情不能倚靡容悅出入崎傾逐巧黠姁嘔啀喔辯佞隨羣趨之炎伏閭裏之後當此之時若失水之魚喪家之狗行不勝杖言不出口安能干當世之務觸人主之威適足以露拙聞而增塵垢縱使心有至言言有倫直此安足之

誠非朝廷之欲也今天子以茂德臨天下以八方六合為四境海內無虞萬國安靜凡夫之徒王化猶洪聲之收清響衆苗之樂幽夏若遊形之招惠景鄉曲之徒一介之士曾訊急就習甲子者皆奮筆揚文議制論道出草茅起林藪卿青瑣入金墉者無日不有況三臺之宇盈中書之閣有司不能竟其文當年不能編其籍此執政之所厭聞也若乃羣公百辟卿士常伯被朱佩紫耀金帶白坐而論道者又充路盈衢黃幄玉階之內飽其尺牘矣若僕之言皆冀主之說淸磨灰爛疽辱招穢適可充猶士之糞盆掃除之器擿投盈寸之膠而欲使江海易色燒一羽之毛而欲令大鑪增勢若燎原之烟彌天之雲噓之不益其熾翕之不減其氣今子見僕入朝鞅對使欲坐望高位吐言數百使謂陵嘈一世何吾子之失評也僕固脂車以須放秣馬以待却反耕於枳落歸志乎渦瀕從容乎農夫優游乎卒歲矣古者天子畫王以封羣后羣后受國以臨其邦縣大賞以樂其成列九伐以討其違與衆相形安危相傾故在位者以求賢為務受任者以進才為急今也則九州為一家萬國為百郡政有常道法有恒訓因循而禮樂自定揖讓而天下大順夫道學之貴游閭邑之縉紳皆高門之子世臣之胄弘識長轡推成而進德修者皆天下之彥也諷詁訓傳詩書講儒墨說玄虛僕皆不如也二三公之薦僕於凡庸之肆顯僕於細猶之中則為功也

查矣時而清談則為親也周矣且古之君子不知士則不明不安是以居逸而思危對食而有飢今也則否居位者以善身為靜以寡交為慎以弱斷為重以怯言為信不知士者無公誰不得士者不私愧彼在位者皆稷契咎益伊呂周召之倫叔豹仲能之儔稽古則王黃唐經緯則越虞夏羲昆吾之功嗤桓丈之勳抵掎管仲蹉跎晏嬰其遠則欲升鼎湖近則欲超太平方將保重喬神獨善其身玄白冲虛化爾養真進力挾太山將不舉一羽揚波萬里將不濕一鱗咳唾成珠玉揮袂出風雲豈胥歟蹄鄙事敢才進人此人吾子之失言子獨夫神人乘喻風飲露不食五穀登太清遊山嶽靡芝草弄白玉不因而獨備無假而自足不與人路同嗤欲不與世務榮辱故能入無窮之門享不死之年以此言之何待進賢客曰聖人有言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今子值有道之世當太平之會不攘袂奮氣發謀出奇使鳴鶴受和好爵見縻抑乃沉身郎署約志勤卑不亦羸哉且伊尹之干成湯甯戚之迭桓公或投己鼎俎或庸身飯牛明廢興之機歌白水之流德入堯王義感齊侯故伊尹起庖厨而登阿衡甯戚出車下而階大夫外無微介內無請謁矯身握手徑躡名位吾子亦何不慕賢以自厲希古以慷慨乎夏侯子曰嗚呼是何言歟富與貴是人之所欲非僕之所惡也夫干將之劍陸斷狗馬水截蛟龍而鉛刀不能入況騏驥騄駬之乘一日

而致千里而驚蓼不能邁畝百鍊之鑑別顯眉之數而壁玉不見泰山鴻鵠一舉橫四海之區出青雲之外而凡鳥不陵桑榆此利鈍之較優劣之決也夫欲進其身者不過十萬乘而僕已上朝堂荅世問不過顯所知而僕已竭心思盡才學意無雅正可準論無片言可採是以顛於鄙劣而莫之能起也以此言之僕何為其不自衒哉子不嫌僕德之不劭而疑其位之不到是猶反鏡而索照登床而下鈎僕未以此為不肖也若乃伊尹負鼎以干湯呂尚隱遊以徼文傳說築岩以寤王甯戚擊角以要君此非僕所能也莊周貽湯以放言君平生卜以自覺接輿陽狂以厥身梅福棄家以求仙又非僕之所安也若乃李札抗節於延陵揚雄畢思於太玄伯玉和柔於仕懷柳惠三黜於士官僕雖不敏竊頗仿佛其清塵

序

羊秉序

羊秉字長遠太山平陽人漢南陽太守續曾孫太父魏郡府君即車騎掾元子也府君夫人鄭氏無子乃養秉鞠亂而佳小心敬慎十歲而鄭夫人歿秉思容盡哀哦而公府掾及夫人益卒秉葬從父率禮相承人不聞其親雖雖如也仕參撫軍將軍事將奮千里之足揮冲天之翼惜乎春秋三十有二而卒昔寧虎妃子產以為無與為善自夫子之沒有子產之歎知亡後有子男又不育是何行善而禍繁也豈非司馬生之所感歟

從祖叔權幼權序

稱字叔權自孺子而好合歌童兒為之渠帥戲必為軍旅戰陳之事有違者輒嚴以鞭捷衆莫敢逆渊陰奇之使讀項羽傳及兵書不肯曰能則自為耳安能學人年十六渊與之田見奔虎稱驅馬逐之葉之不可一箭而倒名聞太祖太祖把其手喜曰我得汝矣與文帝為布衣之交每談會飛陵一坐雖士不能屈世之高名者多從之遊年十八卒弟榮字幼權幼聰慧七歲能屬文誦書日千言經目輒識之文帝聞而請焉賓客百餘人人一奏刺悉書其鄉邑名氏世所謂爵里刺也客示之一寓目使之遍誦不謬一人帝深奇之漢中之敗榮年十三左右提之走不肯曰君親在難馬所逃死乃奮劍而戰遂沒陣。

誥

昆弟誥

惟正月才生魄潛若曰咨爾昆弟潛琬瑜謨總瞻古人有言孝乎惟孝友于兄弟兄喪之戚兄弟孔懷又曰周之有至德也莫如兄弟於戲古之哉于訓籍傳于詩書者厥乃不思不可不行爾其尊乃心一乃聽砥礪乃惟以聽我之格言淳等拜手稽首潛若曰嗚呼惟我皇乃祖滕公肇造厥德厥功以左右漢祖弘濟于嗣君用垂祚于後世世增敷前軌濟其好行美德明允相繼冠冕晉及以逮于皇曾祖悊侯寅亮魏祖用康父厥世遂啟土宇以大綜厥勳于家我皇祖穆侯崇厥基以允隆顯志用恢闡我令業維我后府君侯祇服前命欽明文思以興柔我家道丕隆我先緒欽若稽古訓用敷訓典籍乃綜其徽言嗚呼自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圖緯六藝及百家衆流罔不探賾索隱鉤深致遠洪範九疇彝倫攸叙乃命世立言越用繼厎父之大業斯文在茲且九齡而我王母薛妃登遐我后孝思罔極惟以奉于穆侯之繼室蔡姬以致其子道蔡姬登遐臨于穆侯之命厥禮乃不得成用不祔于祖始惟用騁其永慕厥乃以疾辭位用邇于厥家布衣席藁以終于三載厥乃古訓無文我后丕孝其心用假于厥志以穆于世父使君侯惟伯后聰明睿智英世載德用慈友于我后我惟烝烝是虔罔不克承厥論用璿茂我敦篤以撫休美于一世厥乃可不遵惟我用夙夜匪懈日鑽其道而仰之彌高鑽之彌堅我用欲罷不敢豈惟予躬是懼寘令跡是奉厥乃畫分而食夜分而寢豈唯令跡是畏實爾猶是俄嗚呼尒其敬哉創余聞之

周之有至德有婦人焉我母氏羊姬宣慈愷悌明粹篤誠以撫訓羣子厥乃我亂盛則受厥教于書學承遑推寓教詩書禮樂孳孳弗倦我有識惟與汝服厥誨惟仁義惟孝友是尚憂深思遠祇以防于微翳義形於色厚愛乎恕以濟其寬裕用緝和我七子訓迪我五妹惟我兄弟姊妹承修慎行用不辱于冠帶寘母氏是憑余其為政嚴爾惟母氏仁之不行是戚余其望色思寬嫩之不情教之不奉是訓予其納成思詳嗚呼惟母氏信著于不言行感于神明若夫恭事于蔡姬敦睦于九族乃高于古之人古之人厥乃千里承師刻我惟父惟母世德之餘烈服膺之弗可及景仰之弗可階汝其念哉俾羣弟天祚于我家俾爾咸休明是履滔英哉文明柔順玟乃沉毅篤固惟瑣厥清粹乎理諫茂哉僞哲寅亮總其弘肅簡雅瞻乃純鍊惠和惟我蒙蔽極否于義訓嗟爾六弟汝其滋義洗心以補予之尤余乃亦不敢忘汝之闕嗚呼小子瞻汝其見予之長于仁未見予之長于義也瞻曰俞以如何湛若曰我之肇于總角以逮于弱冠暨于今之二毛受學于先載納誨于嚴父慈母予其敬忘于厥身而匡予之纖介冀予之小疵使予有過未曾不知余知之迺改惟冲子是賴予親于心愛于中敬于貌厥乃口無擇言柔惠且直廉而不劌肅而不厲厥其成予哉用集我父母之訓庶明厲翼滿可遠在茲瞻拜手稽首曰俞湛曰都在修身在愛人瞻曰吁惟聖

其難之湛曰郁厥不行維艱厥行惟易湛曰俞明而昧崇而卑沖而恒顯而賢同而疑厲而柔和而矜湛曰俞乃言厥有道湛曰俞祇服訓湛曰來琬汝亦昌言琬曰俞身不及於人不敢墮于動厥故惟新湛曰俞瑤亦昌言瑤曰俞滋敬于己不滋敬于己惟敬乃恃無忘有恥湛曰俞謨亦昌言謨曰俞無忘於不可不虞形貌以心訪心於虞湛曰俞總亦昌言總曰俞若憂厥憂以休湛曰俞瞻亦昌言瞻曰俞復外惟內取諸內不忘諸外湛曰俞休哉湛等拜手稽首湛亦拜手稽首乃歌曰明德復哉家道休哉世祚悠哉百祿周哉又作歌曰訓德恭哉訓翼從哉內外康哉皆拜曰欽哉

贊

康方朔畫贊 有序

大夫諱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魏建安中分厭次以為樂陵郡故又為郡人焉事漢武帝漢書具載其事先生瓌瑋博達思周變通以為濁世不可以富貴也故薄游以取位苟出不可以直道也故頡頏以傲世傲世不可以垂訓也故正諫以明節明節不可以久安也故詼諧以取容潔其道而穢其迹清其質而濁其文弛張而不為邪進退而不離郡若乃達心曠度贍智宏材倜儻博物觸類多能合變以明算幽贊以知來自三墳五典八索九丘陰陽圖緯之學百家衆流之論周給敏捷之

辨支離覆逆之數經脉藥石之藝射御書計之術乃研精而究其理不習而盡其功經目而諷於口過耳而聞於心夫其明瀹開敏包含弘大陵轢卿相嘲哂豪傑籠罩靡前跆藉貴勢出不休顯賤不憂戚戚萬乘若寮友視傷列如草芥雄節邁倫高氣蓋世可謂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已諱者又以先生噓吸冲和吐故納新蟬蛻龍變棄俗登僊神交造化靈為星辰此又奇怪恍惚不可備論者也大人來守此國僕自京師言歸定省覩先生之縣邑想先生之高風徘徊路寢見先生之遺像逍遙城郭觀先生之祠宇慨然有懷乃作頌焉其辭曰

嶢嶢先生肥遯居貞退不終否進亦避榮臨世淟忍布古振纓涅而無滓既濁能清無滓伊何高明克柔能清伊何視汚若淨樂在必行處淪罔憂跨世陵時遠蹈獨游瞻望往代爰想遐跡邈邈先生其道猶龍染跡朝隱和而不同棲遲下位聊以從容我來自東言適茲邑敬問墟墳企佇原隰墟墓徒存精靈永載民思其軌祠宇斯立徘徊寺觀遺像在圖周旋祠宇庭序荒無棟梠傾落草萊弗除肅肅先生豈焉是居弗形悠悠我情昔在有德罔不遵靈天秩有禮神監孔明彷彿風塵用垂頌聲

廣辨贊

有廣惛惛損讓敖柔垂拱臨民詠彼南音世澄道玄天下混心民思王度如玉如金

左仁明贊

世亂讒勝君子道憂仁明達聖致志春秋微言逃難考行不流底幾斯丈布志訓猷

顏子贊

知章知微體深研機明象介石量同聖師探賾罔滯在言靡遺仰之惟高瞻之彼布

閔子騫贊

聖既擬天賢亦希聖烝烝子騫立體忠正干祿辭親事親盡敬勉心景迹摧辭流詠

莊周贊

邁邁莊周購世獨遊邀時放言棄物絕尤垂釣一壑取戒犧牛望風寄心託志清流

管仲贊

堂堂管生忘存與仁仁道在己唯惠無身包辱遂害思濟棄倫心寄鮑子動成生民

鮑叔贊

鮑叔惛惛式昭德音綢繆敬叔二人同心厥芳摘蘭其堅如金遜遁景迹君子攸欽

范蠡贊

悠悠范子永仁在己進報危國退弘妙理身與勳偕名與身否逸摩遠遊永辭終始

魯仲連贊

我我先生有邈其節流仁愛亂抗道自絜隨事抑揚與時閑閱在幽能泰處悶惟悅

傳

外祖母憲英傳

憲英聰明有才鑒初文帝與陳思王爭為太子既而文帝得立抱毗頸而喜曰卒君知我喜不毗以告憲英憲英歎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慼主國不可以不懼宜慼而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弟敞為大將軍曹爽參軍司馬宣王將誅爽因爽出閑城門大將軍司馬魯芝將爽府兵犯門斬關出城門赴爽衆吁敞俱去敞懼問憲英曰天子在小太傅閉城門人云將不利國家於事可得爾乎憲英曰天下有不可知然以吾度之太傅殆不得不爾明皇帝臨崩託太傅臂以後事付之此言猶在朝士之耳且曹爽與太傅俱受寄託之任而獨專權勢行以驕奢與王室不恭與人道不直此舉不過以誅曹爽耳敞曰然則事就乎憲英曰得無殆就爽之才非太傅之偶也敞曰然則敞可以無出乎憲英曰安可以不出職守人之大義也凡人在難猶或恤之為人執鞭而棄其事不祥不可也且為人死為人任親暱之職也從衆而已敞遂出宣王果誅爽事定之後敞歎曰吾不謀於妹幾不獲於義逮鍾會為鎮西將軍憲英謂從子羊祜曰鍾士季何故西出祜曰將為滅蜀也憲英

曰會在事雖急非特久處下之迫吾畏其有他志也祐曰季毋勿多言其後會請于琇為參軍憲英憂曰他日見鍾會之出吾為國憂之矣今日雖至吾家此國之大事必不得止也琇固請司馬文王文王不聽憲英語琇曰行矣戒之古之君子入則致孝於親出則致節於國在職思其所司在義思其所立不遺父母憂患而已軍旅之間可以濟者其惟仁恕乎汝其慎之琇竟以全身憲英年至七十有九泰始五年卒

詩

周詩

敘曰周詩者南坂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六篇有其義而亡其辭湛續其亡故云周詩也

既殷斯虔仰說洪恩夕寐晨省奉朝侍宸宵中告退雞鳴在門學恭論夙夜是敘

山路吟

風駕兮待明陟山路兮退征冒晨朝兮入大谷道遙遙兮風氣清攬轡兮抑馬跼蹐兮曠野曠野驅兮遵落崇岳兮蔑蓼丘陵兮連巒升木兮交錯涉水兮長流鶯鳴兮拂石

江上泛歌

悠悠兮遠征條條兮暨南荊南荊兮臨長江臨長江兮討不庭江水兮浩浩長流兮萬里洪浪兮雲轉陽侯兮奔起鷁翼兮垂天鯨魚兮岳跱麋燕紛兮被阜陸修竹鬱兮翳崖趾望江之南兮邈目桂林桂枝翁鬱兮鴟難揚音凌波兮顧瀛舟楫不具兮江水深沈嗟阻盼於北夏何歸軫之難尋

離親詠

剖符兮南荊離親兮遐征發軔兮皇京夕臻兮泉亭撫首兮內顧按轡兮安步仰戀兮後塗俯歎兮前路既感物以永思兮且歸身乎懷抱苟違親以從利兮匪曾閔之攸寶視微榮之瑣瑣兮知吾志之愈小獨申悃於一心兮報德之彌少

長夜謠

日暮兮初晴天灼灼兮遐清披雲兮歸山垂景兮照庭列宿兮皎皎皇稀兮月明亭亭隅隈以逍遙兮盼太虛以仰觀望閶闔之昭晰兮麗紫微之暉煥

寒苦謠

惟立冬之初夜天慘慄以降寒霜皚皚以被庭冰凘瀨於井幹草槭槭以疏葉木蕭蕭以零殘松隕葉於草條竹椎柯於綠竿

征遠辭

上伊闕兮臨川捎駿馬兮授鞭中衢兮截歎歙鞚兮盤桓

本傳

夏侯湛字孝若譙國譙人也祖威魏兗州刺史父莊淮南太守湛幼有盛才文章宏富善構新詞而美容觀與潘岳友善每行止同輿接首京都謂之連璧少為太尉掾泰始中舉賢良對策中第拜郎中累年不調乃作抵疑以自廣後遷補太子舍人轉尚書郎出為野王令以邨隱為愈而綏於公調政清務閑優游多暇乃作昆弟誥居邑累年朝野多敭其屈除中書侍郎出補南陽相遷太子僕未就命而武帝崩惠帝即位以為散騎常侍元康初年年四十九著論三十餘篇別為一家之言初湛作周詩成以示潘岳岳曰此文非徒溫雅乃別見孝悌之性岳因此述作家風詩湛族為戚門性頗豪侈侯服玉食窮滋極珍及將沒遺命小棺薄殮不修封樹論者謂湛雖生不能儉名節必則儉約令終深達存亡之理

史臣曰孝若拔蔚春華時摛麗藻親其抵疑詮理本窮通於自天作誥數丈流英聲於孝悌旨深致遠殊有大雅之風烈焉

贊曰湛稱弄翰縟彩彫煥才高位卑往哲攸嘆

夏侯常侍集終

潘黃門集題辭
余讀潘安仁馬汧督誄惻然思古義士牆班孟堅之傳蘇子卿也及悼亡詩賦哀永逝文則又傷其閨房早苦有古落葉哀蟬之歎史云善為哀誄誠然哉籍田賦客舍議並以典則見稱陸海潘江無不善也獨惜其慾懷詐書呈身扎后屈長卿之典册行江充之告變重汙泥以自辱耳閑居一賦板輿輕軒浮杯鳥歌天倫樂事足起愛慕孰知其仕宦情重方思熟客慈母奉奉非所念也楊駿被誅網紀當坐安仁賴河陽舊客得脫軀命而好進不休聚家廢滅害由小史生之者公孫宏殺之者孫秀禍福何常古人所以畏蜂蠆也二陸賡門戕毒相類天下哀之遂膺討檄安仁東市猶憑悼者士之賢愚至一死益見余深為彼美惜焉

婁東張溥題

晉潘黃門集目錄

賦

西征賦　籍田賦
滄海賦　登虎牢山賦
閑居賦　狹室賦
秋興賦　懷舊賦
悼亡賦　寡婦賦
笙賦　相風賦
又　射雉賦
螢火賦　河陽庭前安石榴賦有序
蓮花賦　芙蓉賦
橘賦　秋菊賦

表

上關中詩表

議

九品議　上客舍議

頌

許由頌

誄

故太常任府君畫贊

哀

荅摯虞新婚哀

訓

兩階銅人訓

碑

司空鄭哀碑　荊州刺史東武戴侯楊使君碑

哀文

景獻皇后哀策文　哀永逝文
為楊長文作弟仲武哀祝文　京陸公主女王氏哀辭
陽城劉氏妹哀辭　金鹿哀辭

傷弱子辭　悲邢生辭
為任子咸妻作孤女澤蘭哀辭

祭文

弔孟嘗君文　為諸婦祭庾新婦文
哭弟文

誄

世祖武皇帝誄　太宰魯武公誄有序
楊荊州誄　夏侯常侍誄
馬汧督誄　楊仲武誄
宜城宣君誄　庾尚書誄
南陽長公主誄　皇女誄
賈充誄

詩

關中詩十六章　為賈謐作贈陸機十一章
北芒送別王世胄　家風詩

於貫誼坐講漢書　離合
金谷集作詩　河陽縣作二首
在懷縣作二首　內顧詩二首
悼亡詩三首　哀詩
思子詩　別詩
閣柱誡
附錄
本傳

潘黃門集目錄終

晉　滎陽潘　岳著

明　太倉張　溥閱

賦

西征賦

歲次玄枵月旅鶉實丙丁統日乙未御辰瀋子憑軾西征自京徂秦乃喟然而歎曰古往今來逸矣悠哉寥廓忽忧化一氣而甄三才此三才者天地人道唯生與位謂之大寶生有修短之命位有通塞之遇鬼神莫之要聖智弗能豫當休明之盛世分託菲薄之陋質納雅弓於鉉台讚庶績於帝室嗟鄙夫之常累分固既得而患失無柳季之真道佐士師而一黜武皇忽其升遐八音遏於四海天子請於諒闇分百官聽於冢宰彼負荷之殊重分雖伊周其猶殆窺七貴於漢庭嘯一姓之或在無危明以安位稽后通以示專陶亂逆以受戮匪降禍之自天孔隨時以行藏遊與國而舒卷苟嚴微以謀彰患過辟之未遠悟山潛之逸士卓長往而不反陋吾人之拘攣飄萍浮而蓬轉慕位僞其隆替名節淮以隳落危素卵之累殼甚玄鳥之巢幕心戰懼以兢慄如臨深而履薄夕獲歸於都外宵未中而難作匪擇木以棲集鮮林棘而鳥

存遭十載之嘉會皇合德於乾坤弛秋霜之嚴威流春澤之溶恩甄大義以明責反初服於私門皇鑒揆余之忠誠俄命余以末班牧廢人於西夏撫老劾而入關亡去魯而顧載季過沛而涕零伊故鄉之可懷疚聖達之幽情矧匹夫之安土邈投身於鎬京猶犬馬之戀主竊託慕於關庭眷華落而淹涕恩鑿鑿於墳塋余乃越平樂過街郵秩馬皐門稅駕西周遠矣姬德興自高辛思文后稷厥初生民率西水滸化流岐幽祚隆高發舊邦維新旋牧野而歷茲愈宇泰以孰競夜申旦而不寐憂天保之未定惟泰山其猶危祀八百而餘慶覽亡王之驕淫寵南巢以投命坐積薪以待然方指日而比盛人度量之非外何相越之遼迴考土中於斯邑成建都而營基既定鼎于郟鄏遂鑽龜而啟繇平失道而來遷繄二國而是祐豈時王之無賴先哲以長懋望圜北之兩門感戮鄭之納鬼討子頹之樂禍尤關西之效庚重戴帶以定襄弘大順以霸世靈擁川以止鬬晉演義以獻說容景悼以迄正政凌遲而翦季俾底朝之邁遠歷兩王而千位踰十葉以逮殷邦分崩而為二竟橫噬於虎口輸文武之神器澡孝水而涯纓嘉善名而在兹夭赤子於新安坎路側而瘞之亭有千秋之號子無七旬之期雖勉廁於延陵實潛勸乎余慈眄山川以懷古悵攬轡於中逵虐項氏之肆暴坑降卒之無辜激秦人以歸德成劉后之來蘇事洄汶而好還卒宗滅

而身脩經漁池而長想停余車而不進秦虎狼之強國趙侵弱之餘燼超入險而高會杖命世之英聞恥庚瑟之偏鼓提西缶而接歡辱十城之虛毒奉咸陽以取傷出申威於河外何猛氣之吃勃入屈節於廉公若四體之無骨處智勇之淵偉方鄰君之忿悁雖改日而易歲無等級以寧言當先武之蒙塵致王誅於赤眉異奉辭以伐罪初垂翔於迴溪不允膏以掩德終禽翼而高揮建佐命之元勳振皇綱而更維登崤坂之威夷御案鎮之嵯峨皐託墳於南陵文達風於北阿蓑笑孟以審敗裹裹要而撥戈曾使輪之不反鯀三帥以濟河值庸主之矜愎始肆叔於朝市任好綽其餘松獨引過以歸己明三敗而不黜卒凌晉以雪恥豈虛名之可立良致霸其有以降曲崤而憐歲託與國於亡虞貪誘賂以賣隣不及臘而就拘垂棘反於故府屈產服於晉與德不逮而民無援仲雍之祀忽諸我徂安陽言陟陝邪行乎漫濱之口想乎曹陽之墟美哉邈乎茲土之舊也圖乃周召之所分二南之所交麟趾信於闕雎鵲巢應乎鵲巢越漢氏之剝亂朝流亡以離祈卓淪天以大滌劫宮廟而遷跡俾萬乘之威尊降遙思於征役顧請旋於催沱既獲許而中惕追皇駕而驟戰望玉輅而緻鏑痛百寮之勤王咸畢力以致死分身首於鋒刃洞胸腹以流矢有寨衷以投羿或據秩以赴水傷稗稊之禍小撮舟中之掬指分曲汰而惆悵惜兆亂而兇替枝末

大而本披都偽國而禍結臧札飆其高厲委曹吳而成節何莊武之無恥徒利閑而義閉踰函谷之重阻者天險之矜帶跡諸侯之勇怯算嬴氏之利害或閉關以延敵鏡適逃以奔窮有棨門而莫啟不窺兵於山外連雉亙而不棲小國合而成大豈地勢之安危信人事之否泰漢六世而拓畿縣弘農而達關厥紫極之閒敵甘徹行以遊盤長轍竇於柏谷妻覩貌而獻浪畴匹婦其已秦胡厥夫之謀官昔明王之巡幸固清道而後往懼銜橛之或蹙峻陘御以誅賞彼白龍之魚服挂豫且之密網輕帝重於天下奚斯漸之可長弔庾國於湖邑諒遭世之巫蠱採隱伏於難明妄謂賊之趙虜加顛戮於儲貳絕胤膚而不顧作歸求之悲臺疾望思其何補紛吾既遏此念節分又繼之以盤桓問伏牛之故林感傲名於桃園發閬鄉而警策遡黃卷以滿湧眺華岳之陰虛觀高穹之遺跡憶江使之反虛告亡期於祖龍不語怪以徵異吾聞之於孔公温韓焉之大懿阻闕谷以稱亂魏武赫以震震奉義辭以伐叛彼雖眾其焉用故制勝於廟算砰揚稽以振慶續爰解而冰洋超遂遁而奔狄甲卒化為京觀陘狹路之迫隘軌崎嶇以低仰踰秦郊而始闊豁奧壤以宏壯黃壤千里沃野彌望華實紛敷桑麻條暢邪界疲斜右濶沂龍寶雞前鳴甘泉後涌面終南而背雲陽跨平原而連嶠家九嵕戚阡太一龍從吐清風之颯戾納歸雲之鬱紆南有玄滿黃渭

湯井温谷北有清渭濁涇蘭池周曲浸決鄭白之渠灌引淮海之粟林茂有鄠之竹山延藍田之玉班述陸海珍藏張叙神皐隩區此西窻所以言於庚主安處所以聽於憩廬也可不謂然乎勤於彰於歲寒貞臣見於國危入鄭都而掫掌義桓友之忠規竭股肱於舍主赴塗炭而不移世善職於司徒繼末敵而改為履犬戎之侵地狹幽后之號惑舉偽烽以沮衆猶璧褒以縱憑軍敗戚水之上身死驪山之北赫赫宗周滅為亡國又有繼於此者異哉秦始皇之為君也傾天下以厚葬自開闢而未聞匠人勞而弗圖俾生理以報勤外離西楚之禍內受妓監之災語曰行無禮必自及此非其効歟乾坤以有親可久君子以厚德載物觀夫漢高之興也非徒聰明神武器達大度而已也乃實慎終追遠篤誠敬愛澤靡不漸恩無不逮率土且猶弗遺而況於鄰里乎而況於卿士乎于斯時也乃摹寫儀墾剏造新邑故社易罷枌榆邊立街衢如一庭宇相襲渾雞犬以亂放各識家而競入籍舍怒於鴻門沛侯踏而來王范諶害而弗詐陰授劍以約莊擿白刃以萬舞危冬葉之待霜願虎尾而不噬寔要伯於子房與抗憤以危酒咀氣肩以激揚怨蛇變而龍據雄霸上而高驤曼邊怒而橫撫碎玉斗其何傷嬰冒組於軹塗投素車而肉袒踣飲餞於東門畏極位之盛滿金堙鬱其萬雉峻崤峭以繩直戾飲馬之陽橋踐宣平之清閟都中雜沓戶千人億

華夷士女駢闐通側展名京之初儀即新館而涖職厲疲鈍以臨朝最自彊而不息於是垂春受謝聽覽餘日巡省農功周行廬室街里蕭條芒居散逸營宇寺署肆廊官庫蕩為於城隅者百不一處所謂尚冠修成黃棘宣明建陽昌陰北煥南平皆是漫滌蕩無其處而有其名爾乃階長樂登未央汎太液凌建章縈駿娑而馺遝紛詣而糅承光徘徊桂宮惆悵柏梁鸞雉並於臺陵狐兔窟於殿除何泰苗之離離而余思之芒芒洪鐘頓於毀廟棗風廢而不聽禁省鞠為茂草金狄遷於霸川懷夫蕭曹魏邴之相辛李衛霍之將衛使則蘇屬國震遠則張博望救敦而奏倫序兵舉而皇威暢臨危而致勇禽投命而高節亮暨乎稅侯之忠孝淳深陸賈之優游宴喜長卿淵雲之文子長政駿之史趙張三王之尹京定國釋之之聽理汲長孺之正直鄭當時之推士終童山東之英妙賈生洛陽之才子飛翠綫拖鳴玉以出入禁門者衆矣或被髮左衽奮迅泥滓或從容傅會望表知裏或著顯績而嬰時戮或有大才而無貴仕皆揚清風於上列垂令聞而不已想珮聲之遺響若鏗鏘之在耳當魯鳳恭顯之任勢也乃煉灼四方震耀都鄙而死之日曾不得與夫十餘公之徒隸齒名才難不其然乎望漸臺而抗脫扈巨猾而餘愁揖不疑於北闕軼樸里於武庫酒池鑒於商辛追覆車而不返曲陽僭於白虎化奢淫而無處命有始而必終孰長生而

久視武雄略其馬在近惑文成而溺五利俾造化以制作窮山海之奥祕靈若翔於神島鼻鯨浪而失水曝鰓骼於漫沙隕明月以棄隆握仙掌以承露干雲漢而上至致邛筍其奚難惟余欲而是悠從逸遊於角觝絡甲乙以珠翠忍生人之滅半勒庸岳以虛美超長懷以遐念若循環之無賜較面朝之煥炳次後庭之猗靡壯當熊之忠勇深辭輦之明智衛翼髮以先驅趙輕體之纖麗咸善立而聲流亦寵極而禍侈津便門以右轉究吾境之所壅掩細柳而撫劍快孝文之命帥周受命而忘身明戎政之果毅距華蓋於壘和崇乘輿之尊鑾蕭天威之臨顏率軍禮以長揖輕赫霸之兒戲重條侯之節貴索杜郵其馬在云孝里之前貌惆輾駕而容與哀武安以興悼畢伐趙以徇國定廟算之勝負扞矢言而弗納反推怨以歸咎未十里於邊路尋賜劍以刎首嗟主闇而臣疾禍于何而不有窺秦壘於渭城冀闕緬而埋盡見陘殿之餘基載崚嶁以隱嶙想趙使之抱璧瀏睨楹以抗憤燕圖窮而荊發紛絕袖而自引筑聲厲而高奮狙潛鉛以脫臘據天位其若茲亦狼狽而可愍簡良人以自輔謂斯忠而孰賢寄奇制於捐灰矯扶蘇於朔邊儒林填於坑幷詩書煬而為燼國滅亡以繼後身刑轘以啟前商法焉得以宿黃犬何可復臺野蒲燮而成脯宛鹿化以為焉假讒賊以天權鉗衆口而寄坐兵在蹟而顧問何為不早而告我願黔黎其詎聽惟

請死而獲可逮子嬰之果決敢討賊以舒禍勢主崩而莫振作降王於路左蕭收圖以相劉料險易於衆寡羽天與而不取冠沐猴而縱火貫三光而洞九泉曾未足以喻其高下感市閭之鼓井歎尸韓之舊處巫屬號而守闕人百身以納贖宜生命之易投誠惠愛之洽著許望之以求直亦余心之所慕思夫人之政術實幹時之良具苟明法以釋憾不愛才以成務弘大體以高責非所望於蕭傳委長山而慷慨偉龍顏之英主胸中豁其洞開羣善湊而必舉存威格乎天區亡墳墟而莫襝臨掩坎而然抔步毀垣以延佇越安陵而無恙諒惠聲之寂寞弔炎絲之正謀伏梁劍於東郭訊景皇於陽丘爰信讒而矜譴殞吳嗣於后下蓋發怒於一搏成七國之稱亂翻助逆以誅錯恨過聽之無討茲沮善而勸惡皆孝元於渭壘執奄尹以明賊褒夫君之善行廢園邑以崇儉過延門而責成忠何幸而為戮陷社稷之王章俾幽死而莫赦狀淫嬖之由忽勠皇貌之孕育張勞氏之奸漸貽漢宗以傾覆刺哀主於義域僭天爵於高安欲法堯而承禪永終古而不刊瞰康園之孤墳悲平后之專絜殃厥父之慕遂蒙漢恥而不雪激義誠而引決赴丹焰以明節投宮火而焦糜從灰燼而俱滅鶩橫橋而旋軫歷敞邑之南垂門礪石而梁木蘭分構阿房之屈奇流南山以表闕俾與川以激池役鬼傭其猶否矧人才之所為工徒斲而未息義兵紛以交馳宗祧

汚而為沼豈斯羽之獨隳由偽新之凡廟誇宗虞而祖黃驅吁嗟而妖臨搜佚哀以拜郎誦六藝以飾奸焚詩書而面牆心不則於德義雖異術而同亡宗李宣於樂遊紹哀緒以中興不獲事于敬養盡加隆於園陵兆惟奉明邑號千人訊諸故老造自帝詢隱王毋之非命綏聲樂以娛神雖靡率於舊典亦觀過而知仁憑高望之陽隈體川陸之汚隆閱禮平清暑之館遊目于五柞之宮交渠引灣激滿生風乃有昆明池乎其中其池則湯湯汗汗滉瀁瀰漫浩如河漢日月麗天出入乎東西旦似暘谷夕類虞淵昔豫章之名宇披玄流而特起儀景星以天漢對斗女以雙峙圖萬載而不傾奄攉落於十紀攉百尋之膚觀今數仞之餘址振鷺于飛鳧躍鴻漸乘雲類頑隨流澹淡灩灩蜚波唼喋菱芡華蓮爛於綠沼青蕃蔚乎翠藪伊茲池之肇宋肆水戰於荒服志勤遠以極武良無遊於後福而菜蔬芼實水物惟錯乃有騭乎原陸在皇代而物土故毀之而又復儿厥蓁司既富而教咸帥貧惰同槃機椁收晉課獲引繳舉效鱓夫有室愁民以樂徙觀其鼓旌回輪灑鉤投綸垂餌出入挺拔來往纖經蓮白鳴根鳧響貫鷖鶩屬聲三秦雨於是弛青鯉於網鉅解赬鯉於鮎徽華鮪躍鱗素鱗揚鬐養人纍切鑒刀若飛應刃落俎霏霏霈紅鮮紛其初載賓旅肆而遲御既餐服以屬厥泊怙靜以無欲迴小人之腹為君子之慮爾乃端策拂茵彈冠振衣

能徊鄧鄙如渴如饑心翹勤以仰止不加敬而自祇豈三聖之敢褻稿十亂之或布紲始靈臺成之不日惟鄙及鄙仍京其室庶人子來神降之吉積德延祚莫貳其一永惟此邦云誰之識越可略聞而難鑄其極子蠢鋤以偕父訓泰法而著色耕讓畔以閑田沾姓化而生棘蘇張喜而詐蜮虞芮愧而讓息由此觀之士無常俗而教有定式上之遷下猶鈞之埏埴雖五方雜會風流涸清惰農好利不自作勞密邇撿犹戎馬生郊而制者必割實存採刀人之升降隨政隆替伎信則莫不用情無欲則賞之不竊雖智不能理明不能察信此心也度免夫戾如其禮樂以俟來哲

籍田賦

伊晉之四年正月丁未皇帝親率羣后籍於千畝之甸禮也於是乃使司師清畿野廬掃路封人遠宮掌舍設柘青壇蔚其藉立兮翠幄黝以雲布結崇基之靈址兮啟四塗之廣阼沃野墳腴膏壤平低清洛濁渠引流激水選阡繩直邁陌如矢忽猗服於縲軨兮紺轅級於黛耜儲駕於屋左兮侯萬乘之躬履百僚先置位以職分自上下下其惟命臣襲春服之萋萋兮按游車之轔轔微風生於輕幰兮纖埃起於朱輪森奉璋以階列兮望皇軒而肅震若湛露之晞朝陽兮衆星之拱北辰也於是前驅魚麗屬車鱗萃閶闔洞起參塗方駟常伯陪乘太僕奉轡后妃嬪御乘輜軿而從之

撰播殖之器挈壺掌升降之節宮正設門閭之蹕天子乃御玉輅六驪陰峯孟衛牙錚鎗繡紱絳繖金根照耀以煇晃兮龍驤驟而沸天表朱旂於蒼螭飛青蓋於震兌中黃曄以發輝兮方綠紛其繁會五輅鳴鑾八旗揚旒鈒八鸞雲罕晻靄蕭管嘲啾以啾嘈兮鼓鞞砰隱以砰磕簫韶蠲儛以軒翥兮洪鍾越乎區外震震填填鏖鼓連天以幸乎籍田蟬冕頍以灼灼兮碧色肅其羊羊似夜光之剖荊璞兮若茂松之依山顛也於是我皇乃降靈壇撫御耦游場梁廈洪廡在乎三推而舍庶人終畝貴賤以班或五或九于斯時也居靡都鄙民無華裔長幼雜遝以交集士女頒斌而咸戾被褐振裾垂髫總聲蹁躚側肩揩裘連袂黃塵為之四合兮陽光為之潛翳動容發音而觀者莫不抃舞乎康衢謳吟乎聖世情欣樂乎百作兮慮盡力乎樹藝靡推瞀而常勤兮莫之課而自勵躬先勞以悅使兮豈嚴刑而猛制哉有邑老田父或退而耦曰蓋損益隨時理有常然高以下為基民以食為天正其本善其後者慎其先夫九土之宜弗任四人之務不一野有菜蔬之色朝靡代耕之秩無儲稽以虞災徒望歲以自畢三季之哀皆此物也今聖上昧旦丕顯夕惕若慄圖惟於豐防儉於逸欽哉欽哉惟穀之恤展三時之弘務致倉廩於盈溢固充湯之用心而存救之要術也若乃廟祧有事祝宗誦日籩豆普淖則此之自實緇皂蕭茅又於是乎出泰稷馨香旨酒嘉果宜其民和年豐而神降之吉也古人有言曰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夫孝者天地之性人之所由靈也昔者明王以孝理天下其或繼之者鮮哉希矣遠我皇晉實光斯道儀刑乎於萬國愛敬盡於祖考故躬稼以供粢盛所以致孝也勸稼以足百姓所以固本也能本而孝盛德大業至矣哉此一役也而二美具焉不亦遠乎不亦重乎敢作頌曰思樂甸畿薄采其茅大君庶止言藉其農農三推萬方以祗粺我公田實及我私籩斯盛我簋斯粢我倉如陵我庾如坻念茲在茲永言孝思民力普存祝史正辭神祇攸歆逸豫無期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滄海賦

徒觀其壯也則湯湯蕩蕩瀾漫形沈流沫千里懸水萬丈測之莫量其深望之不見其廣無遠不集靡幽不通羣谿俱息萬流來同含三河而納四瀆朝五湖而夕九江陰霖則興雲降雨陽霽則吐霞曜日煮水而鹽成剖蚌而珠出其中有蓬萊名嶽青丘奇山卓陵別島嵎環其間其山則嶕嵲嵬萃嵯峨降屈披滄流以特起擢崇基而秀出其魚則有吞舟鯨鯢鰅鰫鱏鱣鰋鮫鯊鰐鱷鱗鯉目豹口狸斑鯨鱯體異名不可勝圖其蟲獸則素蛟丹虯元龜靈龜修龜巨鼈紫貝臙蛇玄蝠蜘蛛赤熊炎貙遷體改角推舊納新舉扶搖以抗翼汎陽侯以濯鱗其禽鳥則鷛鴻鸛鸘鶬鵝鵠鵁鶄朱背煒煒縹

翠葱青詳察波浪之來往遍聽奔激之音響力努之所迴薄潤澤之所彌廣信普天之極大橫率土而莫雨

登虎牢山賦

辭京輦兮遥邁將遠遊兮東夏朝發軔兮帝壖夕結軌兮中野憑脩坂兮停車臨寒泉兮飲馬春故鄉之逺隔思紆軫以鬱陶步玉趾以升降凌氾水兮登虎牢覽河洛之二川眺成平之雙皐崇嶺鬱以崔嵬幽谷窈以寥窕路逶迤以迫蔭林鄰落以蕭條鶴乃仰蔭蓂木俯藉芳卉青烟鬱其相望棟宇慄以鱗萃彼登山而臨水固先哲之所哀矧去鄉而離家邈長辭而遠乖望歸雲以歎息腸一日而九迴良勞者之詠事願寄言以表懷

閑居賦

岳嘗讀汲黯傳至司馬安四至九卿而良史題之以巧宦之目未嘗不慨然廢書而歎曰嗟乎巧誠有之拙亦宜然顧常以為士之生也非至聖無軌微妙玄通者則必立功立事効當年之用是以資忠履信以進德脩辭立誠以居業僕少竊鄉曲之譽忝司空大尉之命所奉之主即太尉魯武公其人也舉秀才為郎遭事世祖武皇帝為河陽懷令尚書郎廷尉平今天子諒闇之際領太傅主簿府主謀除名為民俄而復官除長安令遷博士未名拜親疾輒去官閱自弱冠涉乎知命之年八徙官而一進階再免一除名一不拜職遷者三而已矣雖通塞有遇抑亦拙者之效也昔通人和長輿之論余也固謂拙於用多稱多則吾豈敢言拙信而有徵方今俊乂在官百工惟時拙者可以絶意乎寵榮之事矣夫人在堂有嚴老之疾尚何能遠膝下色養而肩肩從斗筲之役乎於是覽止足之分庶浮雲之志築室種樹遶自得池沼足以漁釣春稅足以代耕灌園鬻蔬以供朝夕之膳牧羊酤酪以俟伏臘之費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此亦拙者之為政也乃作閑居之賦以歌事遂情焉其辭曰

徼墳素之長圖步先哲之高儔雖吾顏之云厚猶內愧於寡儔有道吾不仕無道吾不愚何巧智之不足而拙艱之有餘也於是退而閑居于洛之埃身雖逸民名縗下士陪京泝伊面郊後市浮梁黝以徑度靈臺傑其高峙窺天文之秘奥究人事之終始其西則有元戎其營玄幙綠徽鉛子巨黍異纂同機礮石雷駭激矢電飛以先啟行曜我皇威其東則有明堂辟雍清穆敬閑環林繚映圖海迴澗事追孝以嚴父宗文者以配天祇聖敬以明順養更老以成年若乃背冬涉春陰謝陽施天子有事於紫燎以郊祖而展義張鈞天之廣樂備千乘之萬騎服振振以薨薨管啾啾而並吹煌煌乎隱隱乎磁禮容之壯觀而王制之巨麗也雨學齊列雙宇如一右延國胄左納良逸祈祈生徒濟濟儒術或升之堂或入之室教無常師道在則是故髦士投紱名王懷虜訓若風行應如草靡此里仁所以為美孟母所以三徙也爰定我居築室穿池長楊映沼芳枳樹籬遊鱗瀲瀲鳧鷖浮浮菑敷披竹木翁鬱靈果參羅張公大谷之梨梁侯烏椑之柿周文弱枝之棗房陵朱仲之李靡不畢殖三桃表櫻胡之別二栗曜丹白之色石榴蒲萄之珍磊落蔓衍乎其側梅杏郁李之屬繁榮蘼蕪之飾華實照爛言所不能極也茱則葱韮蒜芋青筍紫薑堇蕪甘旨麥麥分芳蘘荷依陰時藿向陽渌葵含露白薤負霜於是凉秋暑退熄春寒往微雨新晴六合清朗太夫人乃御板輿升軺軒遠覽王畿近周家園體以行和藥以勞宣常膳載加舊痾有痊席長庭列孫子柳垂陰車結軌陸擁紫房水挂頹鯉或宴於林或楔于氾昆弟班白兒童稚齒稱萬壽以獻觴或一懽而一喜壽觴舉慈顏和浮杯樂飲絲竹駢羅頓足起舞抗音高歌人生安樂孰知其他退求己而自省信用薄而才劣奉周任之格言敢陳力而就列幾陋身之不保尚奚擬於明哲仰衆妙而絶思終優游以養拙

狹室賦

愍中第以遊觀旋陋巷而言歸伊余館之偏狹良窮鼠而杜微閟冥戾以互掩門崎嶇而外扉室側戶以攢楹檐接柜而交襟當祝融之御節爍朱明之隆暑沸體愁其如鑠珠汗揮其如雨若乃重陰晦寞天威震曜漢流沸騰叢溜奔激白黿為之沈潟罷用為之浮漂彼處貧而不怨嗟生民之攸難匪廣廈之足榮有切身之近患青陽萌而畏暑白藏兆而懼寒獨味道而不悶嚮猋向其時歎

秋興賦

晉十有四年余春秋三十有二始見二毛以太尉掾兼虎賁中郎將寓直于散騎之省高閣連雲陽景罩曜珥蟬冕而襲紱縉之士此焉遊處僕野人也偃息不過茅屋茂林之下談詁不過農夫田父之客攝官承乏猥厠朝列風興晏寢匪遑底寧譬猶沈魚籠鳥而有江湖山藪之思於是染翰操紙慨然而賦于時秋也故以秋興命篇其辭曰

四運忽其代序兮萬物紛以迴薄覽往昔之時育兮寤感哀之所託感冬索而春敷嗟夏茂而秋落雖末士之榮悴兮伊人情之美惡善乎宋生之言曰悲哉秋之為氣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憭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送將歸夫送歸懷慕徒之戀兮遠行有羈旅之愁臨川感流以歎逝兮登山懷遠以悼近彼四感之疚心兮遭一塗其難忍嗟秋日之可哀兮良無愁而不盡野有歸鴈隰有翔隼游氛朝興槁葉夕殞於時乃屏轡蔥擇纖繒籍莞蒻御袷衣庭樹槭以灑落動風戾而吹帷蟬鳴鳴以寒

吟。雁翩翩而南飛。天晃朗以彌高。日慘陽而浸微。何微陽之短晷。覺漏夜之方永。月朧朧以含光。露淒清以凝冷。烟煌熒於階閨。蟋蟀鳴乎軒屏。聽離鴻之晨吟。望流火之餘景。胥耿介而不寐。獨展轉於華省。悟時歲之遒盡。慨俛首而自省。班貂蟬以承弁。素髮颯以垂領。仰羣儔之逸軌。攀雲漢以遊騁。登春臺之熙熙。珥金貂之烱烱。苟趣舍之殊途。庸詎識其躁靜。聞至人之休風。齊天地於一指。彼知安而忘危。固出生而入死。行投趾於容跡。殆不踐而獲底。闕側足以及泉。雖猴猿而不廢。亂札骨於宗祧。思反身於綠水。且斂裨以歸來。忽投紱以高廣。耕東皋之汝壤。輸泰稷之餘稅。泉涌濊於石間。菊揚芳乎屋漏。澡秋水之涓涓。玩游儵之激遞。遥乎山川之阿。放曠乎人間之世。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懷舊賦

余十二而獲見於父友東武戴侯。楊君始見知名。遂申之以婚姻。而道元公嗣亦隆世親之愛。不幸短命。父子凋殞。余既有私艱。且尋復於外。不歷嵩丘之山者九年于茲矣。今而經焉。慨襲懷舊。乃作賦曰。

啟閶陽而朝邁。薄清洛以徑度。晨風凄以激冷。夕雪高以掩路。轍含水以滅軌。水漸軔以凝洫。塗艱迫其難進。日晼晚而將暮。仰眺歸雲。俯鏡泉流。前瞻太室。傍眺嵩丘。

東武托焉建塋。啟疇巖巖。鑾表列行。楸望彼楸矣。感于予懷。既與慕於戴侯。亦悼元而哀嗣。墳壘壘以接壟。栢森森以攢植。何逝沒之相尋。曾傷事之未異。余總角而獲見。冰戴侯之清塵。名余以國士。眷余以嘉姻。自祖考而降好。逮二子而世親。歡接手以偕老。成報德之有憐。今九載而一來。五臣本作歸。空館閑其無人。陳蓑破於堂除。荒圃化而為薪。步庭蕪以徘徊。涕泫流而霑巾。胥展轉而不寐。聽長嘆以達晨。獨鬱結其誰語。聊緼思於斯文。

悼亡賦

伊良孃之初降。幾二紀以迄茲。遭兩門之不造。備荼毒而嘗之。嬰生艱之至極。又薄命而早終。含芬華之芳烈。翩零落而從風。神飄忽而不反。形安得而久安。襲時服於遺帳。表鉛華於餘顏。問蓋眉之何期。實過分而參闌。詎幾時而見之。日春戀以相屬。聽雞人之唱籌。衆聲叫以連續。聞冬夜之恒長。何此夕之一促。且伉儷之片合。垂明哲乎嘉禮。苟此義之不謬。乃全身之半體。吾聞喪禮之在妻。謂制重而哀輕。既履冰而知寒。吾今信其緣情。夕既旦兮朝既清。延爾族兮臨後庭。入空室兮望靈座。帷飄飄兮燈熒熒。燈熒熒兮如故。帷飄飄兮若存。物未改兮人已化。饋生塵兮酒停樽。春風兮泮水。初陽兮戒溫。逝道遠兮浸遠。嗟煢煢兮孤魂。

寡婦賦

樂安任子咸有韜世之量。與余少而歡焉。雖凡弟之愛。無以加也。不幸弱冠而終。良友既沒。何痛如之。其妻又吾姨也。少喪父母。適人而所天又殞。孤女藐焉。始孩。斯亦生民之至戹。而荼毒之極哀也。音阮瑀既沒。魏文悼之。並命知舊作寡婦之賦。余遂擬之以作。敘其孤寡之心焉。其辭曰。

嗟余生之不造兮。哀天難之酷忱。少伶俜而偏孤兮。痛切怛以推心。瞪冥泉之遺歎兮。詠麥義之餘音。情長感以永慕兮。思彌遠而遍深。尹女子之有行兮。奮奉嫗於高旅。承慶雲之光覆兮。倚君子之惠渥。願蕭蘭之襲趾兮。託微莖於擢木。幸見徵而施重兮。若履冰而臨谷。遵義方之明訓兮。憲女史之典戒。奉基雷以效順兮。供灌捕以殲載。彼詩人之攸歎兮。徒願言而心痗。何遭命之奇薄兮。遘天禍之未悔。榮華煒其始茂兮。良人忽以捐背。靜閨門以窮居兮。塊煢獨而靡依。易歸茵以苫席兮。代羅幬以素帷。命阿保而就列兮。覽巾箑以舒悲。口嗚咽以失聲兮。淚橫迸而霑衣。愁煩冤其誰告兮。提孤孩於坐側。時晙晙以向昏兮。日杳杳以西墜。雀羣飛而赴楹兮。雞登棲而斂翼。歸空館而自憐兮。撫余衾而歎息。悉經綿以眷亂兮。心摧傷以愴惻。曜靈曄而遄邁兮。四節運而推移。天凝露以降霜兮。木葉落而隕枝。仰神宇之寥寥兮。瞻

靈衣之披拂。退幽悲於堂隅兮。進獨拜於牀垂。耳傾想於嘻咳。目彷彿乎平羲。雖冥冥而罔覩兮。猶依依以憑附。痛存亡之殊制兮。將遷神而安厝。龍輴儼其星駕兮。飛旐翩以啟路。輪按軌以徐進兮。馬悲鳴而踟顧。潛靈邈其不反兮。殷憂結而靡訴。睎形影於几筵兮。馳精爽於丘墓。自仲秋而在疚兮。踰履霜以踐冰。雪靡靡而驟落兮。風瀏瀏而夙興。露泠泠而夜下兮。水五臣作泮泮非。泮泮以微凝。感憑悅以遷越兮。神一夕而九升。庶浸遠而哀降兮。情惻惻而彌甚。願假夢以通靈兮。目烟烟而不寢。夜漫漫以悠悠兮。寒淒淒以凜凜。氣滂而乘胸兮。淚交橫而流枕。亡魂逝而永遠兮。時歲忽其道盡。容貌備以頓籟兮。左右淒其相感。三良之殉秦兮。甘捐生而自引。嗣稚子於懷抱兮。嗟低徊而不忍。獨指景而心誓兮。雖形存而志殞。重曰。仰皇穹兮嘆息。私自憐兮何極。省微身兮孤弱。顧稚子兮未識。如涉川兮無梁。若凌虛兮失翼。上瞻兮遺像。下臨兮泉壤。窈冥冥兮潛黯。心存兮目想。奉靈坐兮肅清。懇空宇兮曠朗。廓孤立兮顧影。塊獨言兮聽響。顏影兮傷摧。聽響兮增哀。遥逝兮遠緬。邈兮長永。四節流兮忽。心序歲云暮兮日西頹。霜被庭兮風入室。夜既分兮星漢迴。夢良人兮來遊。若閶闔兮洞開。怛驚悟兮無聞。超惝怳兮惆懷。惆懷兮奈何。言陟兮山阿。蒿門兮肅肅。脩隴兮義哉。孤鳥嚶嚶兮悲鳴。長松裊裊兮振柯。哀歡結兮交集。淚橫流兮滂

沱踣恭美兮明誓詠桓舟兮清歌終歸骨兮山足存憑託兮餘華要吾君兮同穴之死夫兮靡他

笙賦

河汾之寶有曲汾之懸貌馬鄒魯之珍有汶陽之孤篠馬若乃緜蔓紛敷之麗浸漑靈液之滋陽隈夷險之勢禽鳥翔集之嬉固衆作者之所詳余可得而略之也徒視其制器也則審洪纖而短長剡生葬截孰黃設宮分羽經徵列商泄之反謐厥鳥乃揚管攢雁而表列音要妙而含清各守一以司應統大魁以為笙基黃鐘以舉韻望儀風以握形寫皇翼以插羽摹鸞音以鳴聲如鳥斯企翻翻岐岐明珠在咮若銜若垂脩揭內辟餘簫外逶騈田獵攏紳練參差於是乃有始泰終約前榮後悴激憤於今賤永懷乎故貴衆滿堂而飲酒獨向陽而掩淚撲鳴笙而將吹先嗢噦以理氣初雍容以安暇中佛鬱以怫情終嵬峩以蹇謂又嫗煦而繁沸固浪孟以惆悵若欲絕而復肆恻愴以奔邀似將放而中遺愀愴惻減飄薄煜爚汎溼氾瀺雲爆炭炭或紫衍奏靡或蜂勇剽急或既往不反或已出復入徘徊布濩渙衍算襲聲跐踦而中輟節將撫而不及樂聲發而盡室歡悲音奏而列坐泣揄纖翮以震幽簧越上笭而通下管應吹噏以往來隨抑揚以虛滿勃慷慨以慘亮顧躊躇以舒緩輒振女之

哀殫流廣陵之名散詠園桃之夭夭歌棘下之纂纂歌曰棘下纂纂朱實離離宛其死矣化為枯枝人生不能以行樂死何以虛誕為緬乃引飛龍鳴鵾雞雙鴻翔白鶴飛子喬輕舉明君懷歸荊王嚮其長吟楚妃歎而增悲夫其淒唳辛酸嚶嚶關關若離鴻之鳴子也含嗚嘌諧雁喈喈若羣雛之從母也郁抒劫悟泓宏融喬哇咬嘲嗷噎何慇慧訣厲悄切又何磅礴若夫時陽初曒臨川送離酒酣徒擾樂闋日移球客始闌主人徵疲弛絃輟篇徵填庠悉爾乃促中筵攜友生解嚴顏擢幽情披黃苞以授甘傾綠爵以酌醴光岐儼其階列雙鳳嚶以和鳴晉野悚而投琴況寥廓與秦箏新聲變曲奇韻橫逸驚纏歌鼓網羅鐘律爛熠煇煌以放艷鬱蓬勃以氣出秋風詠於燕路天光晝於朝日大不踰宮細不過羽唱發章夏導揚韶武協和陳宋混一齊楚通不通而遠無攜聲成文而節有序彼政有失得而化以陋薄樂所以移風於善亦所以易俗於惡故絲竹之器未改而桑濮之流已作惟簧也能研羣聲之清惟笙也能總衆清之林衡無所措其邪鄭無所容其淫非天下之和樂不易之德音其孰能與於此乎

相風賦

混元恍其初判二氣變而無窮動靡微而不兆象有始而必終思先天而不遷立成器以相風棲靈烏於帝庭似月離乎紫宮飛輕羽於竿杪若鷺翔乎雲中廣莫興而習坎景風發而遡離閶闔揚而曲指明庶起而東移

又

抹脩竹于廣城歷寒暑而靡凋踞神獸於下趾棲靈烏于上標

射雉賦

涉青林以游覽兮樂羽族之羣飛聿來毛之英麗兮有五色之名鸞靡耿介之專心兮參雄豔之姣姿眾乏陵以經略兮畫壎衍而分畿於是青陽告謝朱明肇授靡木不滋無草不茂初莫蔚其濯新陳柯擷以改舊天泱泱以垂雲泉涓涓而吐溜參漸以擢芒雉鶅鶅而朝雊時稱龍以揭驕睨驍媒之變態儳勁敵以角提瞬悍目以旁睞驚緺翼而頼撾灼繡頸而衆背鬱軒翥以餘怒思長鳴以效能爾乃滌場挂罻停僮葱翠綠植參差丈翮鱗次蕭森繁茂婉轉輕利衷料庶以徵鑒表厥躡以密緻恐吾游之晏起慮原禽之罕至甘疲心於企想分倦目以萬視何調翰之喬棘邈疇類而殊才候眉舉而清吐野聞聲而應媒寤微吾以長眺已跟蹤而徐來擒朱冠之赩赫數藻翰之陪鰓育約綠素身挖繭繪青緺莎靡丹臆蘭綬或蹴或啄時行時止斑尾揚翹雙角特起良遊吮唼引之規裏應叱愕立擢身蛛峙搏黃閒以密敦厲剛往以潛擬倒翕紛以迸落機聲振而未已山鷹悍害衆迅已甚越鑿凌空飛鳴薄廩鯨牙低鏃心平望霤毛體推落霍若碎錦逸羣之鴈擅場挾兩樸雌妬異條求忽往忘上風之餐切畏映日之懷朗屏發布而累息徒心煩而伎愜伊義鳥之應敵啾攫地以虜響彼聆音而逕進忽交距以接壤形盈眥以美發紛首顧而膽仰或乃崇墳夷靡農不易職稼菽叢棘翳薈蓁葺鳴雄振羽依于其家捆降丘以馳敵雖形隱而草動瞻挺穢之傾撟意淫躍以振踊瞰出笛以入場愈情駭而神悚望麋合而翳韜雉脥扃而旋踵倣余志之精銳擬青顱而點項亦有目不步體邪眺旁射靡聞而驚無見自鷹周環迴復鱗繞盤辟戾翳旋把縈隱所歷彳亍中輒顧馬中鏑前刷重膺傍徹疊翮若夫多疑少決膽劣心狷內無固守出不交戰來若處子去如激電閃閃巖巖惧歷乍見於是計分銖商遠邇挨懸刀嘷絕伎如轢如軒不鳥不埋當味值胸裂膝破腦夷險殊地馴麋羣變炅不暇食夕不告勩昔貴氏之如鼻始解顏於一箭醜夫為之改貌感妻為之釋怨彼遊田之致獲咸衆危以馳騖何斯藝之安逸嗟爾從其已豫清道而行擇地而住倒尾飾鑣而在腹肉登俎而永御豈唯皂隸此焉君舉若乃畋盤流遁放心不移忘其身恤司其雄雌樂而無節端操或虧此則老氏之所誡而君子之所不為

螢火賦

喜煜燿之精將與衆類守趍殊東山感而增歎行士慨而懷憂翔太陰之玄昧抱夜光以清遊類若飛電之宵逝嘒似移星之雲流動集陽暉灼如隋珠煜煜熒熒若丹英之照蛅飄飄頻頻若流金之在沙載飛載止光色孔嘉無聲無臭明影暢遲歛朝霞於曠野点一葉之垂柯無干欲於萬物豈顧恤于網羅至夫重陰之夕風雨晦暝萬物眩惑翩翩獨征奇姿燎朗在陰益榮猶賢哲之處時時昏昧而道明若蘭香之在幽越摩臭而彌馨隨陰陽以飄飄非飲食之是營問鉞斯之無忌希奚惠之清貞羨微虫之琦瑋援彤筆以為銘

河陽庭前安石榴賦有序

石榴者天下之奇樹九州之名果也是以屬文之士叙而賦之

仰天路而高睇顧隣國以相望侵莫微於牢邑館莫陋于河陽雖小縣陋館可以遨遊實有嘉木曰安石榴脩條外暢榮幹内樛扶疎偃蹇冉弱紛柔於是暮春告謝朱夏戒初新莖抽潤膏葉垂腴曾華曄以先越含榮鶚其方數丹暉纚於朱房繡的點乎紅鬚煌煌煒煒燈燭晏景似琉璃之棲鄧林若珊瑚之映綠水光明燁爛含丹擢紫味滋芳神色麗瓊藥選而望之煥若隋珠擢重淵詳而察之灼若列星出雲間千

房同模千子如一御湯療饑解醒止疾既乃攢乎狹庭載阨載褊土階無等高鵝惟淺壁衣蒼苔凡被駮蘚處悴而榮在幽彌顯其華可玩其實可珍蓋于王公薦于鬼神豈伊人陋用滷厥貢菓猶如之而況於人

蓮花賦

偉玄澤之普行嘉植物之並數遊莫美于春臺華莫盛于芙蕖於是惠風動沖氣和眄清池散蓮花舒綠葉挺纖阿結綠房列紅葩仰含清液俯湛素波修柯婀娜桑茎再翦流風徐轉迴波微激其望之也曄若皦日燭崑山其即之也晃若盈尺映藍田

芙蓉賦

蓼蘭池之豐沼育沃野之上腴課衆榮而比觀煥卓犖而獨殊擢雲布宿星羅光擬燭龍色奪朝霞丹煇拂紅飛贲垂的斐披艷赫散渙焜煌流芬賦來風靡雲旋布濩磊落蔓衍天開發清陽而增媚潤曰玉而加鮮

橘賦

余齡前橘樹冬夏再熟即為賦云爾

嗟嘉卉之芬華信氛氳而芬馥既翦茸而蓁楚且參差而補簃已譬譬而冬茂亦離離而夏郁至如廣命賓客歷情遊觀三清既設百味星爛焜煌乎玉案照曜於金盤

故成都美其家園江陵重其千樹既見稱於陸言亦標名于馬賦

秋菊賦

垂采煒於芙蓉流芳越乎蘭林遊女望榮而巧笑嬪雛遥集而弄音若乃真人採其實王母接其肥或充廬而養氣或增妓而揚娥既延期以永壽又蠲疾而弭痾

表

上關中詩表

詔臣作關中詩輒奉詔竭愚作詩一篇案漢記孝明時讓光校尉鄭林上降羌顛岸以為羌豪岸兄顛吾復降問事狀林對前後雨戚坐誣罔下獄久得為羊編戶隸屬為日久矣而欲生異辭必有詭謬故引證喻以懲不悛

書

詐作愍懷太子書

陛下宜自了不自了吾當入了之中宮又宜速自了不了吾當手了之并謝妃共要剋期而兩發勿疑猶豫致後患如毛飲血於三辰之下皇天許當捕除患害立道文為王將為内主願成當三牲祠北君大赦天下要疏如律令

議

九品議

天生烝民而樹之君使司牧之勿失其性君不獨治於是乎建牧立監陳其輔佐故曰天工人其代之然則高官厚禄非明紫賢所以興治卑位下役非為鄙愚所以供職雖或開榮辱之門有爭競之弊而百王莫之能易者此道不可以一故也方今天下降平四海攸同鷹賢達善各以類進夫觀民宣化為治之本雖實小邑猶須其人又中正之身優劣應殊苟知人者智則不知者謀矣莫如達官各舉其屬方徵九列朝所取信郡守雖輕有刺史存舉之當否實司其事考績黜名施無陟焉進賢受賞不進賢甘戮沮勸既明則人自為謀原公道大行而私謁息矣

上客舍議

謹按逆旅久矣其所由來行者賴以頓止居者薄收其直交易貿遷各得其所宫無復賦因人成利惠加百姓而公無末數語曰許由辭帝堯之命而舍於逆旅春秋外傳曰晉陽處父邁寘戚於逆旅魏武皇帝亦以為宜其詩曰逆旅整設以通商賈然則自充到今未有不得客舍之法唯商鞅尤之此固非聖世所言也乃今四海會同九服納貢八方翼翼公私滿路近畿輻輳客舍亦稠冬有温廬夏有涼蔭蓐秣成行器用取給疲牛必投乘涼道進發檝駕鞍皆有所眄又諸刻盜皆起於迥絶而止今

人衆十里蕭條則奸軌生心連陌接館則寇情叵測且聞聲有救已發有追不救有罪不追有戮葉慕捕亡恒有司存凡此皆客舍之益而官樽之所乏也又行者貪路告雞炊黍宿以昏晨盛夏晝熱又兼星夜既限早閉不及鼈門或避晚關遂逐路隅祇是慢藏誨盜之原苟以客舍多敗法教官守棘樽獨復何人彼河橋孟津解券輸錢高第賢察數入校出品郎兩岸相檢猶懼或失之故懸以祿利許以功報今賤吏疲人獨專樽税管閉閉之稚籍不校之數此道路之蠹奸利所殖也率應代之舊俗獲行留之惟心使客舍灑掃以待征旅擇家而息豈非衆庶顒顒之望

頌

許由頌

歟哉許公軌真履貞辭堯天下抱樸隱形川停岳峙澹泊無營棲遲高山與世靡爭盧海忝任來牢斯城愧無惠化豹產之政莪哉治所樂慕景名登基道遙來過墓庭通於時憲傾筐不盈恨無音酒奠公之靈死而不朽公其有榮即述雅美揚公馨聲

贊

故太常任府君畫贊

堂堂我君鑒象閑度逸德宣猷含真履素味道無悶守終純固弓輿羔集撫翼清舉

翰飛公庭龍升天路初長方國流化千里逸宮秘籍辨章舊史入登常伯出作御士外內惟允庶績咸理中節日新今聞不已濟濟儒林莫莫國子

箴

答舉虞新婚箴

先王制禮隨時為正俯從企及豈永物性女無二歸男有再聘女實存色男實存德德在居正色在不惑新孀兼弘義申理得貶性情之際誠難處心君子過慮爰獻明箴防微測顯文麗旨深歌納嘉誨敢酬德音

訓

兩階銅人訓

言之有臧託乎多士言之不臧絕之由己無曰莫傳宣于四海無曰莫聞響振萬里樞機之發榮辱之徵怨豈在大纖介是與

碑

司空鄭袤碑

陳謨台階翼和鼎實顯績成於臺省清風暢於所蒞故能老安少懷遠至邇親凡厥縉紳之士所以挹酌洪流含沮英芳者猶旱苗之仰膏雨湛露之晞朝陽也銘曰

於鑠元侯則天垂象弘操嶽峙字量深廣允恭克讓宣哲清朗有始有卒可大可久言由忠信行履孝友光光金貂再冠其首赫赫皇符仍折其部義格皇穹德冠羣后清風顯烈沒而不朽

荊州刺史東武戴侯楊使君碑

肇宇李初縈陽人封東武伯薨謚曰戴君誕保靈和繼期載德宣哲清朗貞道高尚若乃嘉號推賢博愛滿衆邦黨服其義而縉紳慕其風于時文后歷數在躬相國幕府實允華夏九德咸事俊乂在官成君名器納宇參軍宏略播於南國美化行乎江漢西陵之役懸軍深入親薄惡壘躬行天誅既而救兵不進糧盡道窮困乃憮然回慮殿其衆而返雖為法受無勳庸未崇而天下伏其勇世主思其忠

哀文

景獻皇后哀策文

於穆先后儷皇協運世宗之膺德博化光用儉禮峻住如隆周后亦母帝終溫且惠其儀淑慎既慎其儀允明禮教撫翼霑潤訓成弘操其慈有威不舒不暴乃家乃邦是則是效嗟余艱屯仍遭不造靡恃惟城景命弗保心之云痛痛貫穹昊襲龜筮之良辰啓幽房之潛燧啓武篤之隆祉結龍翰之綸駟望旂常而崩摧披輻輬以增欷

口嗚咽以失聲目橫進以灑淚邈兩絕於宮闈長無覿於彷彿

哀永逝文

啟夕兮宵興悲絕緒兮莫承俄龍輴兮門側嗟俟時兮將升嫂姪兮慟惶慈姑兮垂矜聞鳴雞兮戒朝咸駭號兮撫膺逝日長兮生年淺愛惠衆兮歡樂鮮彼遺恩兮鄰居歎河廣兮宋遠今奈何兮一舉窆終天兮不反盡余哀兮祖之晨揚明燎兮援靈輴撤房帷兮席庭延舉酹觴兮告永遷懷切兮增欷俯仰兮揮淚想孤魂兮眷舊宇視像恩兮若髣髴徒髣髴兮在慮靡耳目兮一遇停駕兮淹留徘徊兮故處周求兮何獲引身兮當去去華輦兮初邁馬迴首兮依鄉風泠泠兮入帷雲霏霏兮永蓋鳥倦翼兮忘林魚仰沫兮失瀨悵悵兮遵遵遵吉路兮山歸思其人兮已滅覽餘跡兮未夷昔同塗兮今異世憶舊歡兮增新悲謂原隰兮無畔謂川流兮無岸望山兮寥廓臨水兮浩汗視天日兮蒼茫面邑里兮蕭散睹外物兮或改固歡哀兮情換嗟潛隧兮既敞將送形兮長往安蘭房兮繁華喪窮泉兮朽壤中慕吟兮撫掾之子降兮宅兆撫靈櫬兮訣幽房棺冥冥兮埏窈窈戶閨兮滅燈夜何時兮復晚歸反哭兮殯宮聲有止兮哀無終是乎非乎何遑遑一過兮目中既過目兮無兆曾寤寐兮弗夢既顧轡兮家道長寄心兮爾躬重曰已矣此蓋新哀之情然耳柴陳之棋何極無窮

兮莊子

為楊長文作弟仲武哀祝文

悠悠上天我獨何辜祖考早世昆弟幼孤備嘗艱苦同巢婺谷父兮生我過庭廉閒母兮勖我當一苦辛日顧日復我弟我身亞自垂髫越于成人淵哲聰朗純粹溫良烈烈清風邦族之望母氏劬勞度彌之報彼蒼者天子何不弔殲我今弟窮泉是造無父何恃無弟何友煢煢此身哀哀慈母煩冤痛毒撫心思咎哀爾薄祐逢家多阻弱冠未室咸年絕緒喪庭寥廓廬位無主宴宴長夜窈窕玄宇當復何時見我仲武于以祔之于其王父魂而有靈神其寧處

京陵公主女王氏哀辭

猗歟公子季女惟王生自洪胄稟茲義方盼倩巧笑鹿宛淑良如彼春蘭吐芬含芳葩以藹隕芳以歇盡彼蒼者天胡甯斯忍曾未弱笄無疾而隕宮朝震驚廡人不悅嗟爾母氏劬勞撫鞠恩斯勤斯是長是育帷屏綿子奄離顧復哀無廢心涕不輟目于以祖之于掖庭閨于以送之陵崗崔嵬僕馬迴春旗旐旋飛夕陽失映晴鳥忘歸皎皎霄月載盈載微冥冥公子一往不追長夜無旦孤魂曷依

陽城劉氏妹哀辭

鳥鳴于柏鳥號于荊徘徊以躅立聞其聲相彼羽族矧伊人情叩心長吁痛我同生誕育聖善終奇稚齒如彼名駒昂昂十里劉氏懷寶未曜隋和伊子輕弱弗克負荷祿微于朝貯置于家俾我令妹勤儉備加珍羞罕御茗服靡華撫膺恨每逝矣余何哀哀母氏蒸蒸聖慈震動摒棄何痛如之魂而有靈豈不慕思嗟哉往矣當復何時

金鹿哀辭

嗟我金鹿天姿特挺鬖髮凝膚蛾眉蟬領柔情和奏朗心聰警嗚呼上天胡忍我閔良孀短世令于夭奇既披我幹又剪我根塊如瘢木枯羨獨存捐子中野遵我歸路將反如疑迴首長顧

傷弱子辭

子之長安次于新安千秋亭而弱子夭感慟博之哀乃傷之曰

奈何兮弱子邈棄爾兮正林遷眺兮墳塋草莽莽兮木森森伊邃世之遐胄遠祖考之永延咨吾家之不嗣羌一適之未甄仰崇堂之遺構若無津而涉川葉落永離覆水不收赤子何辜罪我之由

悲邴生辭

周文王之苗裔子元勇之洪胄鷹揆雉其不拔鄉黎著而且就紗邦蠹而高蹙雄州閭以擢秀茂實暢矣而休名未衍其財至貧其位至賤而死之日奔者盈庭停予車而在郊撫靈櫬以增悲瞻輀容而想像曾無覩乎餘暉送子兮境垂永訣兮路歧一別兮長絕盡哀兮告離

為侄子咸妻作孤女澤蘭哀辭

澤蘭者侄子咸之女也涉三齡未沒哀而猶余聞而悲之遂為其母辭

茫茫造化爰啟爰淑猗猗澤蘭應靈誕育嬰孺蛾眉巧笑美目顏輝榮茎華茂時菊如金之精如蘭之馨淑質彌暢聰慧日新朝夕顧復夙夜盡勤彼蒼者天哀此於人胡甯不惠忍予耽身俾爾嬰孺徵命弗振俯覽余襟仰訴穹旻弱子在懷既生不遂存靡託躬沒無遺類耳存遺譽目想餘顏寢席伏枕摧心剖肝相彼鳥矣和鳴嚶嚶矧伊蘭子音影寔冥彷徨丘隴徙倚墳塋

祭文

吊孟嘗君文

人間貴賤士無真偽廷人如歸望賓若企出握秦機入專齊政右盼而贏強左顧而田競且以造化為水天地為舟樂則齊喜哀則同憂宜區區之國而大邦是謀瑣瑣之身而名利是求畏首畏尾東奔西囚志撓於未偶命懸於孤裘

為諸婦祭庾新婦文

潛形幽櫬甯神舊宇寔虛風生牀塵帷舉目我不見載離寒暑雖則乖隔哀亦時敘啟殯今夕祖行明朝甬絕華庭埃滅大甯灑埽箕帚偕奉夕朝髣髴未行顧瞻弗獲伏膺飲泣感今懷昔懷昔伊何祁祁婦姒感今伊何寔寔吾子形未廢目音猶在耳

哭弟文

視不見兮聽不聞逝日遠兮憂彌殷終晧首兮何時忘情楚惻兮常苦辛

誄

世祖武皇帝誄

粵若稽古帝皇誕受休命作我晉室赫赫文皇配天孟日大行龍飛創制改物沉思汪濊流澤洋溢上齊七政下綏萬邦四門穆穆五典克從惟清緝熙於變時雍愛盡事親敬加百姓于喪過哀在祭餘敬后蠶躬服躬藉粢盛六代畢奏九功咸詠行敦醇樸思賁玄妙涖政端位臨朝光曜胄子入學辟雍宗禮國老恂恂胄遊濟濟莫李

睢子奠係睢弟化自外明訓法以禮擴彼吳楚構亂三代世應五偽年幾百載邊垂虔劉王化阻閑羽檄星馳鉦鼓日戒帝御群師奉辭伐罪旅膽心庭爭爪牙疑沮天監獨聖聖乘乃舉朝服臨江止戈曜武野無交兵役不淹旬愕號歸命稽顙嘗關邢界

蠻流傍納百越表閒旌善德音爰發廣人獻歲周書無諂酒懼其孚戎城其冒於我大行緻心所好道不踰矩性與道與厥厥酣飲樂不辨顛桓桓振旅田無遊盤我德如風民應如蘭靡不風夜無敢宴安務農望歲時或不穡小心翼翼恤民以畏御坐不怡撤膳脈廩西流無精南金抑施永言孝思天經地義閔罹癘事兵序髦士閔罹翼侍博物君子潛明神鑒從衆屈己道濟羣生為而不恃先天弗違後天降時萬物熙熙懷而慕思願願錯紳不謀同辭嚴嚴從宗想望翠旗恭惟大行功成不居議寢封禪心樓沖虛衆告不足太平有餘七十二君方之蔑如思樂天德等壽嵩華如何寢疾背世登遐遺幸梓宮孤我邦家龜筮既襲吉日惟良永指太極寓神峻陽群后擗踴長訣輾轉聖靈斯願豈伊不陽豕無遠邁邦靡小大四海供職同軌畢會泮泮原野享亭泰蓋編絡解駕白虎弭旆龍輴即定玄閭載扃如天斯崩如地斯傾哀哀庶寮焚香悁悁彼蒼者天胡甯斯忍聖君不返我獨旋軫

太宰魯武公誄

昂昂公侯實天誕育八元斯九五臣茲六撝討逆節折衝江湖走欽攄徵鳧誕弊吳公于出征爰整其旅壘未越郊慶不及舉秦涼獲戈西戎即敘他人之賢譬彼丘陵邈矣公侯如日之昇泰山其頹寢疾不興遐邇曷仰社稷焉憑生則榮易終哀實難

靡不春華鮮克歲寒於呼公隕率土含酸趙喪望諸列國同傷秦亡蹇叔春者不相桃李不言下自成行德之休明沒能彌彰

楊荊州誄有序

維咸甯元年夏四月乙丑晉故折衝將軍荊州刺史東武戴侯蒸陽楊使君薨嗚呼哀哉夫天子建國諸侯立家選賢與能政是以和周頌尚父殷憑太阿矯矯楊侯晉之爪牙忠節克明茂績維嘉將宏王畧肅清荒遐降年不永玄宵未曉衔恨沒世命也奈何嗚呼哀哉自古在昔有生必死身沒名垂先哲所建行以號彰德以述美敢託旒旗爰作斯誄其辭曰

邈矣遠祖系自有周昭穆繁昌枝葉分流族始伯僑氏出楊侯奕世不顯允廸大猷天厥漢德龍戰本分伊君祖考方事之殷鳥則擇木臣亦簡君投心外朝榮名委身奮躍淵塗跨騰風雲或統驍騎或據領軍萬生戴侯茂德繼期纂戚洪緒克搆堂基弱冠味道無統惟時李實蒸蒸友亦怡怡多才豐藝識記洽聞目睹是承心算無垠草隸兼善尺牘必珍足不輟行手不釋文翰動若飛紈落如雲學優則仕乃從王政散璞發輝臨軹作令化行邑里惠洽百姓越登司官肅我朝命惟此大理國之憲章君涖其任視民如傷庶獄明慎刑辟端詳聽參鼻吕稱俾于張改授農政于彼野王

倉盈庾億國富兵疆煌煌丈后鴻漸普室君以兼資參戎作衡用錫土宇膺茲顯秩青社白茅赤朱其綏魏氏順天聖皇受終列列楊侯實統禁戎司管閶闔清我帝宮苛慝不作穆如和風謂督勳勞班命彌崇茫茫海岱玄化未周淪淪江漢疆埸分流秉文兼武時惟楊侯既守東莞乃牧荊州折衝萬里對揚王休閒暑若驚疾惡如讐示威示德以伐以柔吳夷山徼偽師畏遒將來壓霧席卷南極繼寨糧盡神謀不試君子之過引曲推直如彼日月有時則食負執其咎功謀其力亦既旋旆為法受黜退守匡塋杜門不出游目典墳縱心儒術祈祈繩紳升堂入室雕事不洽無疑不質位敗道行身窮志遠弗慮弗圖乃寢乃疾昊天不弔景命其卒嗚呼哀哉子嬰佐楚遺言城郢史魚諫衛以尸顯政伊君臨終不忘忠敬寢伏床蓐念在朝廷朝達其辭夕隕其命聖王嗟悼寵贈崇極謀德策勳考終定謚羣辟動懷邦族揮淚孤嗣在疚寮屬含悽赴者同哀路人增欷嗚呼哀哉余以頑敝覆露重陰仰追先考執友之心俯感知己識達之深承誄忉怛涕淚霑襟豈忘載奔憂病是沈在疾不省於亡不臨舉聲增慟哀有餘音嗚呼哀哉

夏侯常侍誄

夏侯湛字孝若譙國譙人也少知名弱冠辟太尉府掾贊良方正徵為太子舍人尚書郎野王今中書郎南陽相家艱乞還頃之遷為太子僕未就命而世祖崩天子以為散騎常侍從班列也春秋四十有九元康元年夏五月壬辰寢疾卒於延喜里第嗚呼哀哉乃作誄曰

嗣錫玄珪實曰文命克明克聖光啟夏政其在于漢邁勳惟冀思弘儒業小大雙名顯祖曜德牧兗及荊父宇淮岱治亦有聲英英夫子灼灼其儁飛辯摛藻華繁玉振如彼隋和發彩流潤如彼錦繢列素點絢人見其表莫測其裏徒謂吾生文勝則史心照神交唯我與子且歷少長逮觀終始子之承親孝齊閔參子之友悌和如瑟琴事君貞道與朋信心雖實鳴馬猶賓鳧鶴奇弱冠應冀羽儀初升公朝既招皇輿乃儐內憎兩宮外寧蔡邕忠節允著清風載興洪彼樂都龍子惟王設官建藩妙簡邦良用取喉舌相爾南陽惠訓不倦視人如傷乃眷北顧辭祿迮喜余亦區息無事明時曠昔之游二紀于茲班白攜手何歎如之居吾語女衆實勝寡人愚偶異俗疵文雅飢戎疲楊長沙投貴無謂瀾馬耽居物下子乃洗恨變色易容喊然歎曰道固不同為仁由己雖我求索誰毀誰譽何去何從莫湟睚眦莫磨睚磷子獨正色居屈志申雖不爾以猶致其身感替盡規媚茲一人謹言忠謀世祖是嘉時僕陪皇奉轡承華先朝末命聖列顯加入侍帝閨出先厥家我聞積善神降之吉宜享遐紀長保天秩

如何斯人而有斯疾曾未知命中年隕卒嗚呼哀哉惟爾之存匪爵而貴甘食美服重珍兼味臨終遺誓永錫爾類欲以時襲殮不簡罷誰能拔俗生盡其養孰是養生而薄其葬淵哉若人縱心條暢條操明達困而彌亮柩輀既祖容體長歸存亡永訣逝者不追望子舊事覽爾遺衣惆悵失聲進涕交揮非子為慟吾慟為誰嗚呼哀哉日往月來暑退寒襲霰露霑凝勁風淒急慘爾其傷念我良執適子素館撫泣相泣前恩未弭後感仍集積悲滿懷逝矣安及嗚呼哀哉

馬汧督誄

惟元康七年秋九月十五日晉故督守關中侯扶風馬君卒嗚呼哀哉初雍部之內夷羌反叛而編戶之民又肆逆焉雖王旅致討終於殄滅而蜂蠆有毒螽夫小利俾百姓流亡頻於塗炭建威長元於好畤州伯宵邀于大鄠若夫偏師裨將之隕首覆車者蓋以十數剖符專城紆青拖墨之司奔走失守者相望於境秦隴之陷辇轂為虧既已襲汧而館其縣子以渺爾之身介乎重圍之裏率寡弱之衆據十堆之城羣氐如蝟毛而起四面而射城中城中鑿穴而處負戶而汲木石將盡樵蘇之踰絕於是乎發梁棟而用之罄以鐵鏁機關既縱礮而又升馬冀陳隼之麥柿稻之秋用能新蒭不匱人畜取給青烟傍起樵馬長鳴山魈驚而疑懼乃關地

而攻子命穴浚壍實壺鐳瓶瓮以偵之將穿城譬作困焚積火薰之潛氏熾焉久之安西之救至竟免虎口之厄全數百萬石之積文契書於幕府聖朝嘉焉進以顯秩殊以幢蓋之制而州之有司乃以私隸數口穀數十斛考訊吏兵以瘯楚之辭連之大將軍慶抗其疏曰敦固守孤城獨當羣寇以少禦衆載離寒暑臨危奮節保穀全城而雍州從事忌敦勳效極推小疵非所以褒獎元功宜解敦某勑假授詔書遠詐而子固以下獄發憤而卒也朝廷聞而傷之策書曰皇帝咨故督守關中侯馬敦忠勇果毅率厲有方固守孤城危逼獲濟寵秩未加不幸喪亡朕用悼焉今追贈才門將軍印綬詞以少牢魂而有靈嘉茲寵榮嗟潔士之聞徽其庸效思宇若乃下吏之肆其噤害則皆妬之徒也嗟乎妬之欺善抑亦賢首之讐也語曰或戚其子慎無為善言固可以若是悲夫昔秦止之戰縣賁父御魯莊公馬驚敗績賁父曰他日未嘗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圍人浴馬有殪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乃誄之漢明帝時有司馬叔持者白日於都市手劍父讐視死如歸亦命史臣班固為之誄然則忠孝義烈之流慷慨非命而死者殺辭之士未之或遺也天子既已策而贈之微臣託乎傷史之末敢闕其文哉乃作誄曰

知人未易知人未易知嗟蕪馬生位未名卑西戎猾夏乃奮其奇保此汧城救我邊氓

彼邊裔氓城小衆寡子以渺身而裁其守兵無加衛瓘不璋策基婺羣於討虎鏡逐鞏東恣睢潛跱官手蕩蕩魔麗震驚公司聲勢沸騰種落煽熾旌旗電舒戈矛林植彤珠星流飛矢雨集惴惴士女號天以泣冀參而炊負戶以汲累卵之危倒懸之急馬生爰發在險彌亮精貫白日猛烈秋霜棱威可厲懦夫克壯霑恩撫循寒士挾纊蠢蠢犬羊阻衆陵寡潛隧密攻九地之下愜愜窮城氣若無假昔命懸天今也惟焉此馬生才博智贍偵以瓶壺剋以長槊鍾未見鋒火以起煽董尸滿窟掊穴以斂木石積竭其稈室虛瞷然馬生傲若有餘芻梁為礮柿松為劒守不乏械櫌有鳴駒衰衰建威身伏斧質悠悠烈將覆車喪窓戎釋我徒顧誅我帥以生易死疇克不二聖朝西顧關右震惶分我汧庾化為寇糧實賴夫子思慕彌長威使有勇致命知方我雖未學聞之前典十世宥能表墓旌善思人愛樹甘棠勿翦矧乃君子功深疑淺而造未具儁隸蓋鮮孰是勳庸而不獲免猶哉部司其心反側斷善害能醜正惡直狄人遠迫自公退食聞穢鷹揚曹不戡翼忘爾大勞猶爾小利苟莫開懷于何不至慨慨馬生硜硜高致發憤圖國沒而猶眡嗚呼哀哉安乎出奇破寨克完張孟運籌危趙獲安汧人賴子猶彼談單如何吞嫉搖之筆端傾倉可賞矧云私粟狄隸可頒況曰家僕剔子奠龜貴以三木功存汧城身死汧獄凡爾同圍心焉推刺扶老攜幼街

號巷哭嗚呼哀哉明明天子旌以殊恩光光寵贈乃矛其門司勳班爵亦兆後昆死而有靈庶慰冤魂嗚呼哀哉

楊仲武誄

楊經字仲武榮陽宛陵人也中領軍肅侯之曾孫荊州刺史戴侯之孫東武康侯之子也八歲喪父其母鄭氏光祿勳密陵成侯之元女操行甚高恤養幼孤以保人夫家而免諸艱難戴侯康侯多所論著又善草隸之筑子以妙年之庆固能綜覽義旨而軌式模範矣雖舅氏隆盛而孤貧守約心安陋巷體服菲薄余甚奇之若乃清才雋茂威德日新吾見其進未見其已也既籍三葉世親之恩而子之姑子之侃儷焉往歲辛於德宮里喪服周次綢繆累月苟人必有心此亦款誠之至也不幸短命春秋二十九元康九年夏五月己亥卒嗚呼哀哉乃作誄曰

伊子之先奕葉熙隆惟祖惟曾載揚休風顯考康侯無祿早終名器雖光勳業未融篤生吾子誕茂淑姿克岐克嶷知章知微鉤深探賾味道研幾匪直也人邦家之輝子之遺閔曾未亂髫如彼危根當此衝颸德之休明靡幽不燾豹冠流芳儁聲清劭爾舅惟榮倘宗惟疼幼秉妹操達豐安置猥錄先訓俾無隕墜舊文新敦罔不必肆湎揚之穆有自來矣矧乃今日慎終如始爾休爾戚如賓在己視子猶父不得猶子

敬亦既篤愛亦既深雖殊其年實同厥心日晨景西望子朝陰如何短折皆世湮沈嗚呼哀哉臞疾彌留守嫗孝友臨命忘身顧戀慈母哀哀慈母痛心疾首嗷嗷同生悽悽諸舅春蘭擬兆方茂其華荊實挺璞將剖於和含芳委曜踐聲摧柯嗚呼仲武痛哉余何德宮之艱同次外寢惟我與爾對筵接枕自時迄今曾未盈稔姑姪繼隕何痛斯甚嗚呼哀哉披帷散書虞靚遺文有造有寫或草或真執玩周復想見其人紙勞于手涕霑于巾龜筮既襲垽隧既開痛矣楊子與世長永朝濟洛川夕次山隈歸鴈頡頏行雲徘徊臨穴永訣撫櫬盡哀遺形莫經增慟余懷魂兮往矣梁木實摧嗚呼哀哉

宜城宣君誄

行成于己名生于人考終定謚實曰宣君祝宗薄事卿相奉引輕車駑駕介士列陣鷺翰依容輼車升槻

庾尚書誄

寬而能慷威而不猛仁行如形民應如影曖曖虛坐廓廓玄幕几席生塵空館寥廓

南陽長公主誄

昔唐女嬪姚書敘登降之美周姬適齊詩詠肅雍之歌漢之新野以節義垂號十載

伊昔之獻主以聰明睿智考終定謚茲可謂毋儀純備邁蹤古烈者已惜乎不永背世湮沈爰詔素旂式章徽音

主之誕育既篡洪胄德之休明亦固天授思心婉孌淑質純茂毋儀不忒內則靡疚摩自弱幷有韻其分言告言歸作合於荀在貴思降處逸能勤上虔諸姑侍接支嬪內諧閨閫外和族姻終溫且惠淑慎其身積善餘慶啟茲名胄厥以惠肅誨以柔順主實體化不言而信二子遵式匪嚴而峻於穆獻后奕代徽懿重作大司黎收火正國之仁姑家之慈母天道輔賢宜享遐壽如何短命曾不華首寢疾弗興繁榮推朽嗚呼哀哉容車戒路祖奠在庭鼗鼓踴躍服馬悲鳴皇輿親臨望旗失聲列辟咸起灑淚雲纓嗚呼哀哉既次墓門降柩升輀靈衣從風素幕生塵明燎守夜竦紼俟晨嗷嗷遺嗣覺覺孤臣號無廢音涕不輟巾

皇女誄

歐初在鞠玉盾華繁玄髮脩曜蛾眉連涓清顱橫流明眸朗鮮迎時夙智望歲能言亦既免懷提攜紫庭聰慧機警授色應聲雋雋其進好曰之經離令容止閑於幼齡猗猗春蘭柔條含芳落英剛矣從風飄揚眇眇好弱嫣然寂良孰是人斯而離斯殃靈殞既祖次此暴廬披覽遺物徘徊舊庭手澤未改領膩如初孤魂遐逝存亡永殊

嗚呼哀哉

賈充誄

年踰知命位極人臣家無餘積貴而食貧

詩

閨中詩十六章

元康六年戊辰歲次丙午於關中
反亂既平帝命旨作閨中詩

於皇時晉受命既固三祖在天聖皇紹祚德博化光刑簡杜錯微火不戒延我寶庫毒爾戎狄狡焉思肆虜我國青籍我利器戕收庶殊威懷理二將無專莱兵不素肆翹翹趙王請徙三萬朝議惟疑未遑斯願桓桓梁征高牙乃建旗蓋相望偏師作援虎視眈眈威彼好峙素甲日耀玄幕雲起誰其繼之夏侯鄉士惟余惟處別營綦跱夫豈無謀戎士承平守有完郛戰有全兵鋒交卒奔孰免孟明飛檄秦郊告敗上京周殉師令身實氏斧人之云亡貞節克舉盧播違命投界朔土為法受慈誰謂荼苦哀此黎元無罪無辜肝腦塗地白骨交衢夫行妻哭父出子孤俾我晉民化為狄俘亂離斯瘼日月其稔天子是矜旰食晏寢土憂注懣孰不祗懼悼無獻納尸素以恥皇赫斯怒爰整精銳命彼上谷指日過逝親秦成規積威遐痛首陽中辱揚聲萬計兵固說道先聲後實聞之有司以萬為一紂之不善我未之必盧植德繆彰申吉雍門不啟陳汧危徧觀逐虎奮威思輸力重圍克解虎城載色豈曰無過功亦不測情固萬端于何不有紛紜孱萬亦孔之醜曰納其降曰梟其首嚼真可掩孰偽可久既徵爾辭既敬爾訟當乃明實否則證空好尚既靡顯戮亦從不見實林伏尸漢邦周人之詩實曰采薇北難儉玁西患昆夷以苦況今何足瞿威徒慇斯民我心傷悲斯民如何荼毒于秦師旅既加饑饉是因疫癘淫行荊棘成榛絳陽之衆浮于渭濱明明天子視民如傷申命羣司保爾封疆靡暴于眾無陵于彊惴惴寡弱如履春陽

為賈謐作贈陸機十一章

摩自初創二儀細緼粤有生民伏羲始君結繩闡化八象成文芒芒九有區域以分神農更王軒轅承紀畫野離疆爰封衆子夏殷既襲宗周繼祀縣縣瓜瓞六國互峙彊秦兼併吞滅四隅子嬰面櫬漢祖膺圖靈威微弱在涅則渝三雄鼎足孫啟南吳南吳伊何閥號稱王大晉統天仁風遐揚隅孫銜璧奉土歸疆婉婉長離凌江而翔長離云誰吝爾陸生鸞鳴九皋摛藻厥聲況乃海隅播名上京爰應旌招撫翼宰庭儲皇之選實簡惟良英英朱鷺來自南岡曜藻崇正玄冕丹裳如彼蘭蕙載採其芳藩岳作鎮輔我京室旋反桑梓帝弟作卿或云國宜清塗攸夫吾子洗然怙淡自遂

廊廟惟清俊久是延擢應嘉舉自國而邊喬嶽羣龍光讚納言優游省闥珥筆華軒
昔余與子繾綣東朝雖禮以賓情通友僚嬉娛絲竹撫轡舞韶修日朗月攜手逍遙
自我離羣二周于今雖簡其面分著情深子其超矣實慰我心發言為詩俟望好音
欲崇其高必重其麓立德之柄莫匪安恒在南稱甘度北則楹崇子鋒穎不頹不崩

北芒送別王世胄

朱鑲既揚四轡既盤駕言餞行告離芒嶺情有遲延日無餘影迴軨南翔心馬北騁

家風詩

綰髮綰髮髮亦髮止日祇敬亦慎止靡專靡有受之父母嗚鶴匪和析薪弗荷
隱憂孔疚我堂靡構義方既訓家道頹隕豈敢荒寧一日三省

於賈誼堂講漢書

治道在儒弘儒在人顯允魯侯文質彬彬筆下摛藻席上數珍前疑惟辨舊史惟新
惟新爾史既辨爾疑延我賓友講此微辭

離合

佃漁始化人民穴處意守醇樸音應律呂叅梓被源斤木在野錫鸞未設金石弗舉
害咎蠲消吉德流普黔谷可安奚作棘宇嫣然以憙焉懼外侮熙神委命已求多祜

漢彼季末口出擇語誰能默識言喪厥所龍而之訪龍潛巖阻默義崇亂少長失敘

金谷集作詩

王生和鼎實石子鎮海汴親友各言邁中心悵有違何以敘離思攜手游郊甗朝發
晉京陽夕次金谷湄迴路縈曲阻峻阪路威夷綠池泛淡淡青柳何依依溫泉龍鱗
澗一作激波連珠揮前庭樹沙棠後園植烏椑靈圃蘗石若一作榴茂林列芳梨飲至
臨華沼邊坐登隆城玄醴梁朱顏但想杯行遲揚桴撫靈鼓簫管清且悲春榮誰不
慕五旦歲寒良獨希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

河陽縣作二首

微身輕蟬翼弱冠忝嘉招在疚妨賢路再升上宰朝撰荷公叔舉連陪周王寮長嘯
歸東山擁耒耨時茂幽谷茂纖葛峻巖教榮條落英隕林趾飛塵秀陵扇甲馬亦何
常升降在一朝徙恨良時泰小人道遂消譬如野田蓬幹流隨風飄昔侈都邑游今
掌河朔徭登城眷南顧凱風揚微綃洪流何浩蕩修芒贵當羌誰謂晉京遠望通身
實遼誰謂邑宰趣令名患不劭人生天地間百年孰能要欻如敲石火瞥若截道飆
親都無遺聲桐鄉有餘謠福謙在純約善盈由稔驕雖無君人德視民庶不恍
日夕陰雲起登城望洪河川氣冒山巔鴈鴻滿激巖阿歸雁映蘭畤五旦游魚動圓波

鳴蟬厲寒音時荊耀秋華引領望京室南路在伐柯大廈五旦緬無覩崇芒鬱嵯峨
總總都邑人擾擾俗化訛依水類浮萍寄松似懸蘿朱博斜奇慢楚風被琅玡曲蓬
何以直託身以叢麻默黎竟何常政成在民和位同單父邑愧無子賤歌豈敢陋微
官但恐忝所荷

在懷縣作二首

南陸迎修景朱明送未垂初伏啟新節隆暑方赫曦朝想慶雲興夕遲白日移揮汗
辭中宇登城臨清池涼颸自遠集輕襟隨風吹靈圃耀華果通衢列高樹仰逶夏長
芭蕉芋紛廣畦稻栽粛羊羊秦菌何離離虛薄乏時用位微名日卑驅役罕兩邑政
績竟無施自我違京輦四載迄于斯寤非廊廟姿廛出固其宜徒懷越鳥志眷戀想
南枝

春秋代遷逝四運紛可喜寵辱易不驚戀本難為思我來冰未泮時暑忽隆熾感此
遷期淹歎彼年往駐登城望郊甸游目歷朝寺小國寡民務終日寂無事白水過庭
激綠槐夾門植信美非吾土祇攬懷歸志眷然顧肇洛山川覩雜異願言旋舊鄉畏
此蘭書忌祇奉社稷守恪居處職司

內顧詩二首

靜居懷所歡登城望四澤春草鬱青青桑柘何奕奕芳林振朱榮淥水激素石初征
氷未洋忽焉矜綿邈漫三千里迢迢遠行客馳情戀朱顏寸陰過盈尺夜愁極清
晨朝悲終日夕山川信悠永願言良弗獲引領訊歸期沈思不可釋
獨悲安所慕人生若朝露綿邈寄絕域春戀想平素爾情既來追我心亦還顧形體
隔不違精與交中路不見山下松隆冬不易故不見澗邊栢歲寒守一度無謂布見
玦在遠分彌固

悼亡詩三首

往年冬春到寒暑忽流易之子歸窮泉重壤永幽隔私懷誰克從淹留亦何益倏忽
恭朝命迴心反初役望廬思其人入室想所歷幃屏無髣髴翰墨有餘跡流芳未及
歇遺挂猶在壁悵怳如或存周遑忡驚惕如彼翰林鳥雙棲一朝隻如彼游川魚比
目中路析春風緣隙來晨雷永簷滴寢息何時忘沉憂日盈積庶幾有時衰莊缶猶
可擊

皎皎窗中月照我室南端清商應秋至溽暑隨節闌凜凜涼風升始覺夏簟單豈曰
無重纊誰與同歲寒歲寒無與同朗月何朧朧展轉盼枕席長簟竟牀空牀空委清
塵室虛來悲風獨無李氏靈髣髴覩爾容撫衿長歎息不覺淚霑胸霑胸安能已悲

懷從中起寢興目存形遺音猶在耳上慚東門吳下愧蒙莊子賦詩欲言志此志難具紀命也可奈何長戚自令鄙

暟靈運天機四節代遷近凄凄朝露凝烈烈夕風厲奈何悼淑儷儀容永潛翳念此加昨日誰知已辛歲改服從朝改哀心寄松制肉轉張故房朔望臨爾祭爾祭詎幾時朔望忽復盡今裳一製撤千載不復引領瞻暮月周戚戚循相愍悲懷感物來泣涕應情隕篤言涉東阜望墳思紆軫徘徊墟墓間欲去復不忍徘徊不忍去徙倚步踟躕落葉委墀側枯荄帶墳隅孤魂獨榮榮知靈與無投心遵朝命揮涕強就車誰謂帝宮遠路極悲有餘

哀詩

淮如葉落樹邊若雨絶天雨絶有歸雲葉落何時還山氣冒岡嶺長風鼓松柏堂虛閒鳥聲室暗如日夕晝悲愈遠宵夜思忽終昔辰轉獨悲鬱泣下沾枕席人居天地間飄若遠行客先後詎能幾誰能躭金石

思子詩

造化甄品物天地代虛盈奈何念稚子懷奇隕幼齡追想存髣髴感道傷中情一往何時還千載不復生

別詩

堪角成都王諱同馬遹至北邙別作錄

微微髮膚愛之父母哉哉王侯中外之首子親伊始我父唯勇

閑居賦

閤中有大牛王濟駿裴楷歟和嶠刺促不得休世說作和嶠裴楷歟和嶠刺促不得休王濟駿裴楷歟和嶠刺促不得休云

本傳

潘岳字安仁滎陽中牟人也祖瑾安平太守父芘琅琊內史岳少以才穎見稱鄉邑號為奇童謝鯤嘗謂然實之傳山濤辟司空太尉府舉秀才太始中武帝躬耕籍田岳作賦以美其事岳才名冠世為眾所疾遂棲遲十年出為河陽令負其才而懷鬱不得志時尚書僕射山濤領吏部王濟裴楷筆政為帝所親遇岳內非之題閤道為誚後轉懷令時以逆旅遂未廢農奸淫亡命多所依湊敗亂法度勅當除之十里一官職使老小貧戶守之又差吏拿主依客舍收錢岳上其誚朝廷從之岳頻宰二邑勤于政績調補尚書度支郎遷廷尉平以公事免楊駿輔政高選吏佐引岳為太傅主簿駿誅除名初謀入公孫宏少孤貧客田于河陽善鼓琴頗屬文岳之為河陽令愛其才藝待之甚厚宏是宏為楚王瑋長史專殺生之政時駿綱紀皆當從坐同署主簿朱振已就戮岳其夕取急在外宏言之瑋謂之假吏故得免未幾遂為長安令作西征賦述所經人物山水文清旨詞辭多不錄徵補博士未召以母疾輒去官免尋為著作郎轉散騎侍郎遷給事黃門侍郎岳性輕躁趨世利與石崇等諂事賈謐每候其出與崇輒望塵而拜搆愍懷之文岳之辭也謚二十四友岳為其首謚晉書限斷亦岳之辭也其母數誚之曰爾當知足而靜沒不已乎而岳終不能改既仕宦不達乃作閑居賦初託為琅邪內史孫秀為小史給岳而狡黠自喜岳惡其為人數撻辱之秀常銜忿及趙王倫輔政秀為中書令岳于省內謂秀曰孫令猶憶疇昔周旋不答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于是自知不免俄而秀遂誣岳及石崇歐陽建謀奉淮南王允齊王冏為亂誅之夷三族岳將詣市與母別曰負阿母初被收俱不相知石崇已送在市岳後至崇謂之曰安仁卿亦復爾邪岳曰可謂白首同所歸岳金谷詩云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乃成其讖岳母及兄侍御史釋弟燕令豹司徒掾據據弟訥兄弟之子已出之女無長幼一時被害唯釋子伯武逃難得免而豹女與其母相抱號呼不可解會詔原之岳美姿儀辭藻絶麗尤善為哀誄之文少時常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之者皆連手縈繞投之以果遂滿車而歸時張載甚醜每行小兒以瓦石擲之委頓而反

史臣曰安仁思緒雲騫詞鋒景煥前史傳於賈謐先達方之士衡賈論政乾源王化之幽贊潘著哀詞貫人靈之情性機文喻海韞蓬山而育華岳瀹如江淮美錦而增絢混三家以通校為二賢之亞匹矣然其挾彈盈果拜慮趨賣茂棄倚門之訓乾沒不逞之間斯才也而有斯行也天之所賦何其駁歟

贊曰岳實含章藻思抑揚趨權胥勢終亦罹殃

晉潘黃門集終

傅中丞集題詞

傅休奕剛峻少容貴顯當世老而不折時晉運方興天子虛己老成喉舌可以無恙若長虞所處國艱甫慰僉謂楊氏執政之萌規汝南輔相之失劾按鷙人榮終司隸直道而行若是多福鮑子都諸葛少季無其遇也傅氏諸賦不尚綺麗長虞短篇時見正性治獄明意賦云吏斧身以存公古有死而無柔一生骨鯁風尚顯白歷官威嚴條申職掌御史作箴汲生共勗司隸布教卧虎立名彼其之子邦之司直斯人有焉休奕四部六錄文集百餘湮闕者多長虞著述不富傳文亦與父埒為能為固不能短長其間七經詩中毛詩一首雖集句託始無隔言志與尚書同寮詩則告誡臣僕有孚盈缶聿孟在鄒家風不墜矣

墨東張溥題

傅中丞集目錄

賦

申懷賦有序　感別賦有序
明意賦有序　小語賦
喜雨賦有序　悲雨賦
感涼賦有序　神泉賦有序
登岑賦有序　卞和畫像賦有序
玉賦有序　鏡賦
扇賦　羽扇賦有序
約誓扇賦　紙賦
相風賦有序　汙卮賦有序
禦賦有序　燭賦有序
桑樹賦有序　梧桐賦
款冬花賦　又
寧華賦有序　芸香賦

風賦有序　鸚鵡賦
燕賦有序　班鳩賦有序
螢火賦有序　蟬賦有序
鳴蜩賦　叩頭蟲賦
青蠅賦　蜉蝣賦
芸香賦序　叩頭蟲賦序
蜉蝣賦序

疏

應詔陳言疏

表

駁改社表　重論立社表
兼司隸表　左丞表
理李含表　又
涼州表

奏

請赦荀愷奏　劾夏侯承奏
劾夏侯駿事　劾王戎奏
同前　特進執墜奏
奏事　又

上書

禁奢上書　陳選舉上書
明司隸職掌上書

牋

與汝南王牋

教

司隸教　又

又

草

相論草

書

與太傅楊駿書　與汝南王亮書
又諫汝南王書　答楊濟書
又答楊濟書　答李斌書
尺牘
答曹志
頌
皇太子釋奠頌
箴
御史中丞箴
銘
犀鈎銘有序　杖銘
燭銘　扇銘
碑銘
中郎將曹府君碑銘
誄
襄邑侯誄
詩
李陵詩二章　論語詩二章
毛詩詩二章　周易詩
周官詩　左傳詩
與尚書同寮詩　贈褚武良詩
贈崔伏二郎詩　答潘尼詩并序
答樂弘詩并序　贈尼平太守李叔龍
贈何劭王濟并序
失題二首
附錄
本傳
傅中丞集目錄終

賦

申懷賦

余自咸寧訟為衆論所許補太子洗馬才不稱職而意常惆悵賦

阿天旋之弘普廓瓦礫於瓊瑛備東宮之妙選奉儲君之聖明穆穆清暉濟濟羣英鸞翔鳳集羽儀上京分芳並發我獨其馨德音先宣我累厥聲豈伊不媿顧影慚形雖自百於頑越懼愚陋而命輕命既輕而才下諒無補於明時塞賢哲之顯路而塵損之日滋罹耽榮而忘替實結念之有違忽厚顏於蚤類甘覆度而受譏不悟皇恩之彌崇授大縣乎近畿畿云近而防遠情眷眷而含悲悲恻兼懷憂慮寔深雅可南面千載晞心微微小子斯之莫任莫斯之任求住在我將反初服畢志訓雅盡烏鳶之至情竭歡敬於陛下進抗疏以歸誠退抽簪而脩事庶所乞之充遂永收迹於蓬廬

感別賦有序

友人魯展叔雅量弘濟恩心遼遠余自與之相長情相親愛有如同生其後選太子洗馬俄而課蒙朝私展忝斯職雖懼不稱而喜得與此子同班共事天下之遇未有若此周旋三載會生邊尚書郎雖別不遠而情甚悵恨退作茲賦云爾

嘉天地之交泰美萬物之會通悅朋友之攸攝慕管鮑之遐蹤退以文而會友欽公子之清塵信同聲之相應意未寫而情親誓雅好之超亂分綢繆而日新蘭蕙含芳有時而馨龍驤超足有時而征乾道變化時惟大明我哉睽友載揚厥聲降聖宰之旌招瞻羽儀之上京憎唐虞之嘉運超飛瞳乎太清佩銀璜於帝側拖紫文於天庭瞻宸極之眇眇喜台予之寵榮無荊玉之夜觀猥蒙景於夜光敢有覬於斯寶欣與子而並翔天啟其願自忝頻繁幼則同遊長則同坐同心厥職其臭如蘭展績未凝聖朝曠恣顯佐納言先綜萬機出順景而為偶入閒燕而無依步虛宇以低迴想冥笑之餘暉意纏綿而彌結淚雨面而霑衣

明意賦有序

侍御史傅咸奉詔治獄作賦用明意云

含控款以彌載令棲遲以淹留史砥身以存公去有宛而無柔彼背正以從邪我沒世而是尤數臂腸以為劾兮豈文飾之足脩感恩輸命心口自誡加我數年竭力効節春秋既不吾與日月忽其不留周道兮如砥吉人兮是由材曲兮柱撓朽木兮難抽

小語賦

楚襄王登陽雲之臺景差唐勒宋玉侍王曰能為小語者處上位景差曰公薳之子形難為象處登蜮埃薄暮不上朝炊半粒晝復得釀孳一小盈飽於鄉黨唐勒曰攀蚊聚附蜩翼我自謂重彼不極遲遠有急相切通寬於針孔以自監宋玉曰折辭足以為權舫粒糠而為舟將遠遊以遐覽越蟬渭以橫浮若涉海之無涯懼湮沒於洪流彌數旬而汔濟陟蟣蝨之崇丘未升半而凡息何時達乎杪頭

喜雨賦有序

秦始九年自春不雨以涉夏節草木共燋百姓以兌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恐遭斯運並有懼心聖皇勞慮分使祈禱偏于羣望余以太子洗馬兼司徒請雨百辟落事三朝而大雨降退作斯賦

祝融熾景羲和按轡亢陽火憤野無生類悠悠億兆同茲慘悴伊我皇之仁德兮配堯育於二儀慶刻躬而勤政兮廣請禱於靈祇乳謂天高其聽不邈乳謂神遠厥應孔昭絜齋致虔於茲三朝陰翳怫而膺起陽卷愛而自消飛廉扇谷風之翼翼靈蛻

興慶雲之飄飄遂乃重陰四會溟邈無垠方中降雨亘夜迄今生我百穀粒我蒸民昔洪水滔天於唐堯之朝亢旱為災於殷湯之世下民其咨莫能俾乂歷稔九七僅免斯害猶以嘻咨為美談躬禱為勛伐

惠雨賦

夫河遠寓之多慷惠淫雨之有觸自流火以迄今歷九旬而無甯庶太清之垂曜翫日月之光明雲乍披而復合雷暫輟而復零將收雷之要用棄嘉穀於已成前鴻焉而不降後惠之而弗晴惟二儀之神化奚水旱之有幷湯亢陽於七載兮兌洪汎乎九瀛天道且猶若茲況人事之不平

感涼賦有序

盛夏困於炎熱熱甚不過旬日而復自涼以時之涼命親戚曲會作賦云爾

踐朱明之中月暑鬱隆以肇興赫融融以彌熾乃沸海而焦陵歐氣伏於幽林兮鳥垂翼而弗飛汗珠隕於玉體兮粉附身而沾凝於是景雲晨翳曜靈潛光陰氣盡升凱風載揚忽輕箑於坐隅兮思暖服於蘭房

神泉賦有序

余所居庭前有湧泉在夏則冷涉冬而温温則水物冬生冷則氷可以過每夏遊之

不知歲之有暑耳。

惟茲神泉厥理難原。在冬則溫既夏而寒。混混洋洋。載清載瀾。遂乃壇以文石。樹之柳杞。密葉雲膚。重蔭徹泚。氣泠泠以含涼。風肅肅而恒起。于時朱明紀運。旭日馳光。鑠鑠隆暑。赫赫太陽。盥玉體於素波。身凄焉而自清。不知天時之有暑。忽謂繁霜之隕庭。逮至夏秋既逝。司寒騁節。六合蕭條。嚴霜凜冽。河洛輟流。太陰凝結。彼湟湟而含凍。此灼灼而含熱。綠竹猗猗。行藻青青。是託斯陰。是殖斯榮。

登芒賦有序

左光祿大夫潛北庑荀公前喪元妃。及失令子。葬於西芒。有以感懷而作斯賦。

何天道之難忱。信厥命之靡常。匪彼生之不辰。亦大夫之多殃。惟滄非之初載。厥邁是而逢罹。興爪跡之縣縣。飛英聲以風馳。庶衆道之克昌。永保祚於鑫斯。愠無妄之為災。忽上皇之有違。在德門之方隆。乃降厲於元妃。蘭房閨其無主。衆孤煢而莫依。孔臨川以永歎。趙有感於九原。贈昏芒之哀賦。諒聖賢之同情。

卞和畫像賦有序

先畫卞和之像。吾雖其事在素定。見其涕血殘刖之形。情以悽然。至臧文仲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卞和自刖以相證。相去遠矣。戲畫其像於卞子之旁。特亦其面以示猶有慙色。辭曰。

惟年命之迺短。述流光之有經。疾沒世而不稱。貴立身而揚名。既銘勒於鐘鼎。又圖像於丹青。覽光烈之彼畫。覩卞子之容形。泣泉流以雨下。灑血面而滅纓。痛兩趾之僂刖。心惻愴以傷情。雖髣髴之不毀。覺害仁以偷生。向厥趾之不刖。孰夜光之見明。人之不同。美自在昔。臧知柳而不進。和殘軀以證璧。

玉賦有序

易稱乾為玉。玉之美與天合德。其在玉藻。仲尼論之備矣。非復鄙文所可稱述。萬物資生。玉稟其精體。乾之剛配天之清。故能珍嘉在昔。實用圖極。夫豈君子之是比。蓋乃王度之所式。其為美也。若此當其潛光荊野。抱璞未理。衆視之以為石。獨見知於卞子。曠十載以遐棄。條一旦而見鹵。為有國之偉寶。禮神祇於明祀。豈連城之足云。嘉遭遇乎知己。知己之不可遇。譬河清之難俟。既已若此。誰亦泣血而刖趾。

鏡賦

順陰位於西裔。採秋金之剛精。醮祝融以致虔。命歐冶而是營。晞日月之光烈。儀厥象乎睢盱。清鋭明水。景若朝陽。不將不迎。應物無方。不有心於好醜。而衆形其必詳。同實錄於良史。隨善惡而是彰。猗猗淑媛。我后妃。春春榮之容悴。懼玉顏之有衰。盼清揚而自鑑。貌崇矮以相暉。若乃雲鬢亂於首。頹儀淫於色。設有乏於斯鑒。兮。孰厥貌之能飾。與暗督而同昧。兮。迨有面而不識。君子知鏡之不可以不飾。則內省而自戒。既見前而慮後。則祇畏於幽深。察明明之待營。則以此而洗心。睹目觀之有瑕。則稽訓於儒紳。夫然尚何厥容之有慢。而厥思之有淫。

扇賦

天道行而不息。四節代以相臻。背青春之令月。踐朱夏於斯今。熱融融以太甚。氛赫赫之可任。汗珠隕以外流。氣鬱結而內沈。庶飢風之自南。貌清肅而啟襟。怨微飆之不興。恨喬木之無陰。搖輕扇之苒弱。手纔動而慍心。心取慍於懷抱。尚何布乎北林。下漪億兆。上宵侯王。是曰安衆。清暑作涼。蒙貴幸於斯時。無日夜而有忘。謂洪恩之可固。終靡弊於君旁。火星忽以西流。悲風起乎金商。秋日淒淒白露為霜。體斂然以思曉。御輕裘於溫房。猥棄我其若遺。去玉手而潛藏。君皆故而向新。非余身之無良。哀徒勞而靡報。獨懷忽忽於一方。

羽扇賦有序

吳人截鳥翼而搖風。既勝於方圓二扇。而中國吳有生意。滅吳之後。翕然實之。其辭曰。

鳳皇于飛。翩翩其羽。況靈體以遐翔。匪六翮其焉舉。感扇揚之興。風宜沒之以清暑。彼安衆之云妙。差剖竹於毫縷。體往奇以輕弱。俾縞素於磬氣。此因資以為用。不假裁於規矩。雖靡飾於容好。亦差池而有序。上比列於南箕。下等美於箜甫。北堂書鈔引武陵耆舊傳曰。赫然高燒于扶桑。熱眠天而灼地。沸巨海而成陽。

狗脊扇賦

蓋卑以自居。君子之經。孤寡不穀。王侯脩名。尚不媿狗脊之為號。亦焉顧九華之妙形。

紙賦

蓋世有簡文則理有損。益故禮隨時變而器與事。易既作契以代結繩兮。又造紙以當衆。猶純儉之從宜。亦唯變而是適。夫其為物。厥美可珍。廉方有則。體潔性真。含章縞藻。實好斯文。取彼之淑。以為己新。攬之則舒。含之則卷。可屈可伸。能幽能顯。若乃六親乖方。離羣索居。鱗鴻附使。援筆飛書。寫情於萬里。精思於一隅。

相風賦有序

相風之賦。蓋以富矣。然辭義大同。唯中書張令。以太史相風獨無文飾。故特賦之。太僕寺丞武君庭樹一竹於前庭。其上頗有樞機。揷以雞毛。于以占事知來。與彼無異。

斯乃簡易之至有殊太史相風張氏之賦非其至也

簹篁竹竿在武之庭厥用自然既脩且貞挿羽其旁丹漆弗營經之營之不日而成

汙卮賦有序

人有遺余琉璃卮者小兒竊弄墮之不潔意既惜之又感物之汙辱乃喪其所以為寶況君子行身而可以有玷乎

有金爵之瑋寶稟乾剛之淳精歎春暉之定色越冬冰之至清爰鎔陶以成器逞異域之姝形猥臨身於醜穢豈厥美之不惜與觸杓之長離曹瓦西之不若

櫛賦有序

夫才治世猶櫛之理髮也理髮不可無櫛治世不可無才賦曰

我喜茲櫛惡亂好理一髮不順實以為恥一日用而罷憐不告勞而自已苟以理而委任期竭力而沒齒

燭賦

余治徽至長安在遠多懷與同行夜飲以忘愁顧惟燭之自焚以致用亦有殺身以成仁矣賦曰

蓋奉清垂象匪日不光向晦入冥匪火不彰故六龍銜燭於北極九日登曜於扶桑

日中則昃月虧於望時邁靡停晝不于常背三接之昭昭即旋閨之有傷何遠寓之多懷悲冬夜之悠長獨耿耿而不寐待雞鳴之未央徒伏枕以展轉起燃燭於閨房揚丹輝之煒燁熾朱焰之煌煌俾幽夜而作晝繼列景乎朝陽慨顧景以增歎孰斯愁之可忘嘉湛露之恒恪遂命樽而設觴爾乃延僚屬酌醪清講三墳論五經高談既倦引滿行盈樂飲今夕寔慰我情

桑樹賦有序

世祖昔為中壘將軍於直廬種桑一株迄今三十餘年其茂盛不衰皇太子入朝以此處為便坐賦曰

伊茲樹之統偉蒙生生之淑惠降皇軀以斯植遂弘茂於聖世厥茂伊何其大連尋陰柯遠揚洪條梢檒布繁枝之決若播密葉以垂陰蔭華宇而作涼清隆暑之難住以厥樹之巨偉登九日於朝陽且積小以高大生合抱於毫芒猶帝道之將升亦累德以彌光湯躬禱於斯林周獲雨而興商惟皇晉之基命爰於斯而發祥從皇儲於斯館物無改於平生心惻切以興思感有感於聖明步徬徨以周覽庶髣髴於儀形

梧桐賦

美詩人之攸貴兮覩梧桐于朝陽爵棽蓁以羣棲兮鬱株列而成行夾二門以駢羅

作館焉之表章

歎冬花賦有序

余嘗逐禽登于北山于時仲冬之月也氷凌盈谷積雪被廛顧見欹危煒然始敷賦曰

惟茲奇卉歎冬而生原厥物之載育稟滔粹之至精用能託體固儀利此堅貞惡朱紫之相奪患居衆之易傾在萬物之並作故鶣華而弗逞遯曾死以枯槁獨保質而全形

又

華豔春暉既麗且殊以堅氷為膏壤吸霜雪以自濡非天然之真貴曷能彌寒暑而不渝

辭華賦有序

佳其日新之美敬種之前庭而為之賦

覩中唐之奇樹稟沖粹之至清應青春而敷藥逮朱夏而誕英布天天之纖枝發灼灼之殊榮紅苞紫蒂翠葉素莖含暉吐曜爛若列星朝陽照灼以舒暉逸藻來襲而光明發天壤而莫儔何菱華之足榮

芸香賦序附後

携昵友以逍遙兮覽偉草之敷英慕君子之弘贍兮超託軀於朱庭俯引澤于丹壤兮仰汲潤于奉清繁茲綠葱茂此翠莖葉芟徒以纖折兮枝婀娜以迴縈象春松之含曜兮鬱翁蔚以葱青

鳳賦有序

鵷鶵賦者廣武張侯之所造也以其形微處卑物莫之害也而余以為物生則有害有害而能免所以貴乎才智也夫鵷鶵既無智足貴亦禍害未免免乎禍害者其唯儀鳳也歟曰

仰天文以彌觀兮覽神象乎太清伊儀鳳之誕育兮稟朱行之淳精設能體該眾妙德備五靈擬維塵之紛濁兮惠俗網之易嬰心眇眇其悠遠兮意飄飄以遐征翔寥廓以輕舉兮凌清霄而絕形若乃龍飛九五時惟大明闡隆正道既和且平感聖化而來儀兮譜簫韶於凡成隨時宜以行藏兮諒出處之有經嘗以美而貴害兮固以德而見榮曠千載而莫覩兮忽翻爾而來庭應龍至兮厥有感於斯誠而君子之是忽兮賦微物以申情雖綺靡之可擬兮恧志大之所營敢碱鈍於末躡兮則瓦礫於瑾瓊

鸚鵡賦

有金商之奇鳥處隴城之高松謂崇峻之可固然以慧而入籠披丹唇以授音亦尋蠻而應聲昧明晰以承顏側聰耳而有聽口纔發而輒和密景而隨形言無往而不復似探幽而測冥自嘉智於君子足取愛而揚名

燕賦有序

有言燕令年巢在此明歲復來者其將遊翦爪識之其後果至焉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何詩人之是興信進止之有序秋背陰以龍潛春晞陽而鳳舉隨時宜以行藏似君子之出處惡焚巢之凶醜憩林野之多阻諒鳥獸之難羣非斯人而誰與惟里仁之為美託君子之堂宇遂求春而復旋意着春而懷舊一委身乃無餘豈改適而更赴

班鳩賦有序

余懨蔚然成林閒居無為有時遊之顧見班鳩音聲可悅於是捕而畜之既以馴擾出之於籠無何失去後時時一來飛翔始如有戀卒為之賦

集茂樹之蔭蔚聳弱枝以容與體郁郁以數丈音嚶嚶而有序情欽樂而是悅遂籠之於前焉爾乃欽以神泉食之稻粱朝憩椒塗夕宿蘭房時連翩於庭阿見飛燕之頡頏慨感物而哀鳴聲楚切以懷傷仰華林而矯翼紛憎逝而高翔

螢火賦有序

余曾獨處夜不能寐顧見螢火遂有感於是執以自照而為之賦其辭曰

潛空館之寂寂兮意遥遥而靡寫夜耿耿而不寐兮憂悄悄而傷情哀斯火之湮滅兮近腐草而化生感詩人之悠懷兮贊煇煇于前庭不以姿質之鄙薄兮欲增輝乎太清雖無補於日月兮期自照於陋形當朝陽而戢景兮必宵昧而是征進不競於天光兮退在晦而能明諒有似於賢臣兮於球外而盡誠蓋物小而喻大兮固作者之所雅假乃光而爾熾兮庶有表乎潔貞

黏蟬賦有序

櫻桃為樹則多陰為果則先熟故種之於廳事之前時以盛暑遥遥其下有蟬鳴焉仰而見之聊命黏取以弄小兒退惟當蟬之得意於斯樹不知黏之將至亦猶人之得意於富貴而不慮禍之將來也

有嘉果之珍樹蔚弘覆於我庭在赫赫之隆暑獨肅肅而自清遂寓目以周覽見鳴蜩於纖枝翳翠葉以長吟信厥樂之在斯苟得意於所歆曾往黏之莫知罹網命之遒薄坐俯安而忘危嗟悠悠之眩罷請茲覽以自規

鳴蜩賦

有嘵嘵之鳴蜩于台府之高槐物處陰而自憀冀厥聲之可哀秋日悽悽兮感時逝之若頹曷時逝之是感兮感年歲之我催氛知命之不憂詠梁木之有摧生世忽兮如寓求富貴於不回且明明以在公惟忠讜之是與佚脩道之坦坦登高儕以自棲

叩頭蟲賦序附後

蓋齒以剛兌而盡舌存以其能柔強梁者不得其死執雌者物莫之讐無咎生於惕厲悔怯來亦有由仲尼唯諾於陽虎所以解紛而免尤韓信非為懦兒出胯下而不羞何茲蟲之多畏人繞觸而叩頭犯而不校誰與為讐人不我害我亦無憂彼螳蜋之舉斧豈患禍之能儔此謙卑以自救乃無害之可尋將斯文之馬貴貴不逸而取譬雖不能觸類是長且書紳以自示旨一日而三省恒跼蹐以祗畏然後可以蒙自天祐之吉無不利

青蠅賦

幸依容以閒居且遊心於典墳瞥詩人之有造刺青蠅之營營無纖芥之微用信作害之不輕既反白而為黑恒懷蛆以自盈穢美玉之鮮潔棄嘉肴之芳馨滿堂室之喪喪孰閨禽之得情

蜉蝣賦序附後

有生之薄是曰蜉蝣育微微之陋質羌來來而自脩不識晦朔無意春秋取足一日尚又何求戚停海而委餘何必江湖而是游

芸香賦序

先君作芸香賦詞美高麗有靚斯亦蔚茂馨香同遊使余為序

叩頭蟲賦序

叩頭蟲之微細者然敖之輒叩頭人以其叩頭傷不祥故莫之害也

蜉蝣賦序

讀詩至蜉蝣感其雖朝生暮死而能脩其翼可以有興遂賦之

疏

應詔陳言疏

陛下處至尊之位而脩布衣之事親覽萬機勞心日昃在昔帝王躬自菲薄以利天下未有踰陛下也然泰始開元以暨于今十有五年矣而軍國未豐百姓不贍一歲不登便有菜色者誠由官衆事殷復除猥濫蠹食者多而親農者少也臣以頑疎謬忝近職每見聖詔以百姓饑饉為慮無能云補伏用慚恧敢不自竭以對天問僭都

督有四。今并監軍乃盈於十。夏禹數土分為九州。今之刺史幾向一倍。戶口比漢十分之一。而置郡縣更多。空校才門。無益宿衛。而虛立軍府。動有百數。五等諸侯復坐置官屬。諸所寵給。皆生於百姓。一夫不農。有受其飢。今之不農。不可勝計。縱使五稼普收。僅足相接。脫有災患。使不繼贍。以為當今之急。先并官省事。靜事息役。上下用心。惟農是務也。

表

駁改社表

太康九年改建宗廟而社稷壇與廟俱徙乃詔曰社實一神其并二社之禮

祭法二社各有其義。天子尊事郊廟。故冕而躬耕也。者所以重孝享之深。盛致殷薦於上帝也。穀梁傳曰。天子親耕以供粢盛。親耕謂自報。自為立社者。為籍而報也。國以人為本。人以穀為命。故又為百姓立社。而祈報焉。事異報殊。此社之所以有二也。王景侯之論王社。亦謂春祈藉田。秋而報之也。其論太社則曰。王者布下垢內為百姓立之。謂之太社。不自立之於京師也。景侯此論。據祭法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景侯解曰。今之里社是也。景侯解祭法則以置社為人間之社矣。而別論復以太社為人間之社。未晓此旨也。太社天子為人而祀。故稱天子。社稷特牲曰。天子太社。必受霸霖風雨。夫以羣姓之衆。王者通為立社。故稱太社。若夫置社。其數不一。蓋以里所為名。左氏傳盟于清丘之社是也。人間之社。既已不稱太矣。若復不立之京都。當安所立乎。祭法又曰。王為羣姓立七祀。自為立七祀。言自為者。自為而祀也。為羣姓者。為羣姓而祀也。太社與七祀其文正等。說者窮此。因云壇籍但有五祀。無七祀也。按祭五祀。國之大祀。七者小祀。周禮所云。祭凡小祀。則墨冕之屬也。景侯解大厲曰。如周社伯鬼有所歸。乃不為厲。今云無二社者。稱景侯祭法。不謂無二。則曰口傳無其文也。夫以景侯之明。擬議而後為解。而欲以口論除明文。如此非但二社當是。思惟景侯之從解亦未易除也。前被勅尚書召語社于新邑。唯一太牢。不二社之明義也。按郊特牲曰。社稷太牢。必援一牢之文。以明社之無二。則稷無牲矣。說者則曰。舉社以明稷。何獨不可舉一以明二。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若有過而除之。不若過而存之。況存之有義而除之無據乎。周禮封人掌設社壝。無稷字。今帝社無稷。蓋出於此。然國主社稷。故經傳動稱社稷。周禮王祭稷則緯冕。此王社有稷之文也。封人設壝之無稷字。說者以為略文。從可知也。謂宜仍舊立二社而加立帝社之稷。

重論立社表

時武梁謂景侯論太社不立京都欲破鄭氏學盛重表。

如繫之論。景侯之解。文以此壞。大雅云。乃立冢土。毛公解曰。冢土。太社也。景侯解詩。即用此說。禹貢惟土五色。景侯解曰。王者取五色土為太社。封四方諸侯。各割其方色。王者覆四方也。如此太社復為立京都也。不知此論從何出。而與解乘上違經記明文。下壞景侯之解。臣雖頑蔽。少長學問。不能默已。謹復續上。

兼司隸表

臣既駑弱。不勝重任。加在哀疚。假息日閱。陛下過意授非所堪。披露丹款。題署上聞。謬詔既往。終默無改。臣雖不能滅身以全禮教。義無顧懼。虛忝隆寵。前受嚴詔。視事之日。私心自誓。隨越為報。以貨賂流行。所宜深絕。切勑都官。以此為先。而經猶日月未有所得。斯由陛下有以獎厲。慮於愚戇。將必死斃。故自掩撤。以避其鋒耳。在職有日。既無赫然之舉。又不應弦垂翹。入誰復憚。故先祿大夫劉毅為司隸。聲震內外。遠近清肅。非徒毅有王臣匪躬之節。亦由所奏見從。威風得伸也。

左丞表

左丞職輕事重。以賤制貴。所以難居。臣以闇劣。猥忝斯任。愧於不稱。懼罪之及。夙夜惶恐。寢食無寧。

理李含表

臣州秦國郎中令始平李含。忠公清正。才經世務。實有史魚秉直之風。雖以此不能協和流俗。然其名行峻厲。不可得掩。二郡並舉孝廉。異行尚書郭奕臨出含寒門少年。而奕超為別駕。太保衛瓘辟含為掾。每語臣曰。李世容當為晉匪躬之臣。秦王之霸。悉惻感人。百僚會喪。皆所目見也。今以含俯就王制。謂之背戚居榮。奪其中正。天王之朝。既葬不除。藩國之喪。既葬而除。藩國欲同不除。乃當責引尊卑。非所宜言耳。今天朝吉于上。欲令藩國服于下。此為藩國之義隆。而天朝之禮薄也。又云諸王公皆終喪禮畢盡乃敘。明以喪制宜隆。務在敦重也。夫率盡乃敘。明以哀其病耳。異於天朝制使然。喪未見。斯文國制既葬而除。既除而祔。爰自漢魏。迄于聖晉。文皇升遐。武帝崩殂。世祖過哀。陛下毀頓。衝疚諒闇。以終三年。率土臣妾。豈無攀慕送服之心。實以國制不可而踰。故於既葬不敢不除。天王之喪。釋除於上。藩國之臣。獨遂于下。此不可安復以秦王無後。含應為喪主。而王喪既除而祔。則應吉祭。因曰王未有廟主。不應除服。秦王始封。無所遷祔。靈主所居。即使為廟。不問國制云何。而以無廟為貶。以含今日之所行。移博士使案禮文。必也放勳之殂。遏密三載。世祖之崩。數旬即吉。引古繩今。闇世有貶。何但李含。不應除服。今也無貶。王制故也。聖上諒闇哀慘不報。殷肱近侍。猶宜心喪。不宜使行婚娶歡樂之事。而莫云者。豈不以大制不可而

曲邪。且前以含有王喪。上為差代尚書。勑王葬日在近。監詔含應攝職。不聽差代葬訖含猶躊躇。司徒慶詣闕請問。欲含攝職而隨擊之。此為臺勑府符陷含於惡。若謂臺府為傷教義。則當據正。不正符勑。唯含是貶。含之困躓。尚足惜乎。國制不可偏耳。又含自以隴西人。雖戶屬始平。非所綜悉。自初見使為中正。反覆言辭。說非始平國人不宜為中正。後為郎中令。又自以選官。引臺府為比。以讓常山太守蘇韶。辭意懇切。形于文墨。含之固讓。乃在王未薨之前。蔡俊躊躇窮於對詔而攝職耳。臣從弟祇為州都督。意在欲隆風教。讓含已過。不良之人。遂相扇動。糞揆名義。法外致案。足有所邀。中正龐騰便割含品。臣雖無祁大夫之德。見含為騰所誣。謹表以聞。乞朝廷以時博議。無令騰得妄弄刀尺。（李含為秦國郎中令。司徒選舉。含領始平中正。秦王薨。含依臺儀葬訖除喪。尚書奏含不應除喪。成上表理之。）

又

臣以為國之大制。不可而偏。秦國郎中令李含承尚書之勑。奔喪服之命。既葬除服。而中正龐騰無所據依。貶含品三等。謂此未值漢魏以來施行之制。具以表聞。未嘗朝廷當云何。騰等之論。以秦王無後。前又有詔。以此謂含不應除服。愚謂諸侯之制。不得異于天朝。就秦王有嗣。于制亦自應除。且秦王無後。乃前有詔。朝野莫不聞知。而尚書下勑葬訖。含自應攝職。不應差代。尋舉為臺郎。又司徒摘罰訪問。催含攝職。

如此。臺府亦皆謂含既葬應除也。相是純臣。羣臣之首。奏令含釋服。亦無餘疑。至於含除便獨為罪。竊謂有負于情。臣之在事。小大欲盡使在優崇。況國之大制。當垂將來。心所不安。而不敷奏。謹重以聞。乞中書見詰。猶百慮當一得也。

涼州表

涼州民先辦靴從軍之物。然後作衣。

奏

請賑荀愷奏

死喪之戚。兄弟孔懷。同堂亡隕。方在信宿。聖恩矜憫。聽使臨喪。詔未下而使以行。造急詔追之。敘無友于之情。宜加顯貶。以隆風教。

勑夏侯承奏

少府夏侯承取官田。立私屋。近小人妾。以家計。令工匠竊盜官物。附益于私。所營唯利。醜問充斥。大臣穢濁。無以為訓。

勑夏侯駿事

今史張溥案行城東。見有新立屋。聞莉花障二十丈。推問是少府夏侯駿所作。請免駿官。

勑王戎奏

書稱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今內外羣官。居職未期。而戎奏還。既未定其優劣。且送故迎新。相望道路。巧詐由生。傷農害政。戎不仰依堯舜典謨而驅動浮華。鼓敗風俗。非徒無益。乃大有損。宜免戎官。以敦風俗。

同前

戎備位台輔。兼掌選舉。不能謐靜風俗。以凝庶績。至令人心傾動。聞張浮競。中郎李重等義。不相匡正。請免戎等官。

特進荀顗奏

公品第一。執珪坐侍臣之上。特進品第二。執皮帛坐侍臣之下。以有舊制。今啟特進宜執璧繼公。

奏事

尚書舊奏。給介士二百人。人給大同口刀各一枚。

又

司隸中丞得糺太子。而不得糺尚書。臣所未詳。朝廷無亦易之。

上書

禁奢上書

臣以為穀帛難生。而用之不節。無緣不匱。故先王之化天下。食肉衣帛。官有其制。竊謂奢侈之費。甚於天災。古者堯有茅茨。今之百姓。競豐其屋。古者臣無玉食。今之貴賤。皆厭粱肉。古者后妃乃有殊飾。今之婢妾。被服綾羅。古者大夫。乃不徒行。今之賤隸。悉輕驅肥。古者人稠地狹。而有儲蓄。由於節也。今者土廣人稀。而患不足。由於奢也。欲時之儉。當詰其奢。奢不見詰。轉相高尚。昔毛玠為吏部尚書。時無敢好衣美食者。魏武帝歎曰。孤之法不如毛尚書令。使諸部用心。各如毛玠。風俗之移。在不難矣。

陳選舉上書

臣聞以為夫興化之要。在於官人。才非一流。職有不同。譬諸林木。洪纖枉直。各有攸施。故明揚遠于庶陋。嘯咨無拘內外之任。內外之任。出處隨宜。中間選用。惟內是隆。外舉既頓。復多節目。競內薄外。遂成風俗。此弊誠宜亟革之當。內外通塞。無所偏耳。既使通塞無偏。若選用不平。有以深負青之苟深。無憂不平也。且勝枉不可以調選。況乎官人而可以限乎。伏思所限者。以防選用不能出人。不能出人。當隨事而制。無須限法。法之有限。其於致遠。無乃泥乎。或謂不制其法。以何為責。臣聞刑懲小人。義

責君子。君子之責在心不在限也。正始中任何晏以選舉內外之衆職各得其才。粲然之美於斯可觀。如此非徒御之以限法之所致。乃委任之由也。委任之體基於限法。是法之失非己之咎。咎之以刑。免而無恥者也。苟委任之一則廣罪之及二則懼致怨讒。己快則朝野稱詠。不善則衆惡是歸。此之戰戰兢兢與倚限法以苟免乎。

明司隸職掌上書

按令御史中丞督司百僚。皇太子以下。其在行馬內有違法憲者彈糾之。雖在行馬外而監司不糾。亦得奏之。如今之文。行馬之內有違法憲。謂禁防之事耳。宮內禁防。外司不得而行。故專施中丞。今道路橋梁不脩。闕訟屠沽不絕。如此之比。中丞推責州里。即今所謂行馬內語。施於禁防。既云中丞督司百僚矣。何復說行馬之內乎。既云百僚而不得復說行馬之內者。內外衆官。謂之百僚。則通內外矣。司隸所以不復說行馬內外者。禁防之事。已於中丞說之。故也。中丞司隸。俱糾皇太子以下。則共對司內外矣。不為中丞專司內百僚。司隸專司外百僚。自有中丞司隸以來。更互奏內外衆官。惟所糾得無內外之限也。而結一旦橫捏臣臣前所以不羅縷者。冀因結奏得從私願也。今既所願不從。而勅云但為過耳。非所不及也。以此見原臣本司直之

任。宜當正己率人。若其有過。不敢受原。是以申陳其愚。司隸與中丞俱共糾皇太子以下。則從皇太子以下無所不糾。也得糾皇太子。而不得糾尚書。臣之闇蔇。既所未覺。皇太子為在行馬之內耶。皇太子在行馬之內。而得糾之。尚書在行馬之內。而不以糾。無有此理。此理灼然。而結以此捏臣臣可無恨耳。其於觀聽無乃有怪邪。臣識石公前在殿上脫衣為司隸荀愷所奏。先帝不以為非。于時莫謂侵官。今臣裁糾尚書。而當有罪乎。

彈文

奏彈司隸荀愷文

死喪之戚。兄弟孔懷。同堂亡隕。方在信宿。聖恩矜憫。聽使臨喪。詔未下而使以行。造急詬媚之敬。無友于之情。宜加顯貶。以隆風教。

戩

與汝南王戩

衛伯與賈妃兄子誠有才章。應作臺郎。熟未得東宮。宮廣東宮官屬。前思楊駿親理。蓽路今有伯與復越某作郎。一犬吠形。羣犬吠聲。懼於羣吠。遂至回聽。

教

司隸教

司隸校尉舊號臥虎。誠以舉綱而萬目理。提領而衆毛順。

又

閩南方有蜀婢作茶粥賣之。廉事歐其器。具使無為聲餅子市。而禁茶粥。以困老姥。獨何哉。

入

唐牛酤酒。鑿錢作錫。皆有損害。

草

相謝草

黃紙故事。鋪不上。皆取急與。自頃多廢。輒皆移病。前門自今以後。尚書鋪上。不拘急。

拘音鳥引也又音柏

書

與太傅楊駿書

武為尚書左丞惠帝即位駿輔政咸言於駿

事與世變。禮隨時宜。諒闇之不行尚矣。由世道彌薄。權不可假。故雖斬焉在疚而躬覽萬機也。逮至漢文以天下體大。服重難久。遂至既葬而除。世祖武皇帝雖大孝烝烝。亦從時釋服。制心喪三年。至於萬機之事。則有不遑。今聖上欲委政於公。諒闇自居。此雖謙讓之心。而天下未以為善者。以德兆顒顒。戴仰宸極。聽於冢宰。懼天光有斂。人心既已若此。而明公處之。固未為易也。竊謂山陵之事既畢。明公當思隆替之宜。周公聖人。猶不免謗。以此推之。周公之任。既未易而處。況聖上春秋。非成王之年乎。得意忘言。言未易盡。苟明公有以察其愷欵。言豈在多。

與汝南王亮書

高祖既為大冢宰。欲殺楊駿之功。時將除者十八九。一人或為卿。史中丞錄書。

咸以為太甲成王。年在蒙幼。故有伊周之事。聖人且猶不免疑。況臣既不聖。主非孺子。而可以行伊周之事乎。上在諒闇。聽於冢宰。而楊駿無狀。便作伊周。自為居天下之安。所以至死其罪。既不可勝。亦宜殿下所見駿之見討。發自天聰。孟觀李肇。與知密旨。耳至於論功。當歸美於上。觀等乙數千戶縣侯。聖上以駿死莫不欣悅。故論功宰輔。以敘其歡心。此羣下所宜以實裁量。而遂扇動東安封王。孟李郡公。餘侯伯子男。既妄有加復。又三等超遷。此之隼赫。震動天地。自古以來。封賞未有若此者也。無功而厚賞。莫不樂國有禍。禍起當復有大功也。人而樂禍。其可極乎。作此者皆由東

安公謂殿下至止當有以正之正之以道衆亦何所怨乎衆之所怨在於不平耳而今皆更倍論莫不失望咸之愚冗不惟失望而已竊以為憂又討駿之時殿下在外實所不綜今欲委重故令殿下論功論功之事實未易可處莫若坐觀得失有居正之譽宜也（駿中郎孟觀李肇楊大后父駿子賈后之黨楊珧駿而東安公繇舉衆討駿進封東安王）

又諫汝南王書

（咸復以亮輔政專權又諫之）

楊駿有震主之威委任親咸此天下所以謹譁今之處重宜反此失謂宜靜默顧神有大得失乃維持之自非大事一皆抑遣比四遣詣令經過尊門冠蓋車馬填塞街衢此之翕習既宜弭息又夏侯長容奉使為先帝請命祈禱無感先帝崩背宜自咎責而自求請命之勞而公以為少府私竊之論云長容則公之姻故至於此一犬吠形羣犬吠聲懼於羣吠遂至巨聽也咸之為人不能面從而有後言嘗觸楊駿幾為身禍況於殿下而當有惜往從駕殿下見語卿不識韓非逆鱗之言耶而欲摩天子逆鱗自知所陳識頷觸猛獸之鬚耳所以敢言殿下當識其不勝區區前摩天子逆鱗欲以盡忠今觸猛獸之鬚非欲為惡必將以此見怒

答楊濟書

衛公云酒色之殺人此甚於作直坐酒色死人不為悔逆畏以直致禍此由心不直正欲以苟且為明哲耳自古以直致禍者當自矯枉過直或不忘允欲以亢厲為聲故致忿耳安有悾悾為忠益而當見疾乎

又答楊濟書

違距上命稽停招貢退思此罪在於不測纔加貶黜還用戰悸何復以杖重為劇小人不德所好惟酒宜於養癘可數致也

答李毅書

吾作左丞未幾而已吾為京兆雖心知此為不合衆是家鄉親重自願使從俗耳時足下問吾當去不吾答鸚鵡子言阿安樂今到洧安樂何為不去

凡牘

答曹志

英氣泉涌逸藻波飛

頌

皇太子釋奠頌

蓋蒸皇儲既齋且聰神而明之夫豈發蒙謙以制禮雍事不恭企茲良辰卜迓于中乃脩嘉膺于國之雍敬享先師以疇昭功疊疊皇儲希心閟里光光與服穆穆容止越奉昭靈躬承明祀濟濟儒生佻佻冑子清酒千觴匪宴斯喜欣道之弘自今以始

箴

御史中丞箴

百官之箴以箴王闕余承先君之蹤竊位憲臺懼有忝累垂翼之責且造斯箴以自勗庶不云自箴而云御史中丞箴者凡為御史中丞欲通以箴之也

煌煌天文衆星是環爰立執法其暉有煥執憲之綱秉國之憲鷹揚虎視肅清違慢謇謇匪躬是曰王臣既直其道爰顧其身身之不顧孰有弗震邦國若否山甫是明焉用彼相矣扶其傾淮南構逆實憚汲生赫赫有國可無忠貞憂責有在繩亦必直良農耘穢勿使能植無禮是逐安惜翅翼嗟爾庶寮各敬乃職無為罰先無怙威力怨及朋友無憋于色得罪天子內省有恧是用作箴惟以自勅

銘

犀鈎銘　有序

世稱駿雞之犀閣之父常侍曰犀之美者有光雞見影而驚故曰駿雞有以此鈎見遺者乃為之銘

獸曰玄犀處自林麓食惟蒭秣林兼五肉口或有神表露以角含精吐英望如華燭置之荒野禽獸莫觸

杖銘

嘉茲奇竹簡勁體直立此高節示世於式

燭銘

煌煌丹燭煙煙飛光取則景龍擬象扶桑照彼玄夜炳若朝陽焚形監世無影不彰

扇銘

武都太守房仲發遺扇無以報為銘以識之云

行藏惟時孔顏舜軌

碑銘

中郎將曹府君碑銘

伊公立朝雅然正色既侍皇帷讜言常則

誄

襄邑侯誄

言研其幾文懿春閨

詩

孝經詩 二章

立身行道始於事親上下無怨不惡於人（一作不敢惡人）孝無終始不離其身三者備矣以臨其民

以孝事君不離令名進思盡忠義則不爭匡救其惡災害不生孝悌之至通於神明

論語詩 二章

守死善道磨而不磷直哉史魚可謂大臣見危授命能致其身

克己復禮學優則仕富貴在天為仁由己以道事君死而後已

毛詩詩 二章

無將大車維塵冥冥潛潛多士文王以寧顯允君子大猷是經

秉彝厥德令終有徵勉爾遯思我言維服盜言孔甘其何能淑讒人罔極有靦面目

周易詩

單以自牧謙尊而光進德修業既有典常晬光日新照于四方小人勿用君子道長

周官詩 二章

惟王建國（一作設官分職）進賢興功敢諮明聖又（易直除其不蠲無敢反側以德詔

翦凶鋒其柚

辨其可任以告于正掌其戒禁治其政令各濟乃職以聽王命

左傳詩

事君之禮敢不盡情敬奉德義樹之風聲郤德塞怨不殞其名死而利國以為己榮

故心不貳忠而能力不為利喝古之遺直盛典不墜勿使能植

與高書同僚詩

非望之寵謬加于己假授非據危司萬里煌煌朱軒服驥駿騑曄曄初星肅肅臣僕

暉光顯赫眾目所屬斯之弗稱匪榮伊辱簡弱尚文受任廣揚德非與仲王命是將

百城或遷無能有匡一州之稗將弛其綱得意忘言言在意後夫惟神交可以長久

我心之孚有盈于缶與子偕老豈曰執手出司萬（一作里）牧彼殊滇服冕乘軒六轡

既均威風先邁百城肅震

贈福武良詩

爰暨于諸惟晉之禎肇振鳳翼羽儀上京奉作喉古納言紫庭光贊帝道敷皇之明

方任之重實在江揚乃授旄鉞宣曜威靈悠悠遐邁東夏于征

贈度伏二郎詩

英妙之選二生之授顒顒雨城歡德之茂君子所居九夷非陋無狹百里而不垂覆

人之好我贈我清詩示我周行心與道期誠發自中義形于辭古人辭讓豈不爾思

答潘尼詩 并序

司州秀才潘正叔識通高以文學溫雅為博士余性直而處清論褒貶之任作詩以見規雖褒飾之舉非所敢聞而斐爕之辭良可樂也答之雖不足以相訓報所謂盡各言志也

貽我妙文繁春之禁匪榮朋尚乃新其聲吉甫作頌有穆其馨實由樊仲其德克明

投此瓦礫剛彼瑤瓊貶非其喻聞寵若驚

答樂弘詩 并序

安樂令樂弘太傅鉅平侯羊公辟未就而公薨後應司州之命舉秀才博文通濟之士余失和於府當換為護軍司馬賦詩見贈答之云爾

鉅平作宰是實是敦弓旌仍招嘉命肴尊厭厭養儀載翼幽林未附雅調以和韶音

鉅平遐逝厲志彌深肅肅京司清風載遵乃延羣彥龍集風會亦既斯降萬里有頓

聲發響應好結傾蓋

贈建平太守李叔龍

弘道興化實在良守悠悠建平皇澤未流朝選於眾乃子之授南荊注望心乎克副

贈何劭王濟 并序

朗陵公何敬祖咸之從內兄國子祭酒王武子咸從姑之孫也並以明德見重於世咸親之重之情猶同生義則師友何公既登侍中武子俄而亦作二臣相得甚歡咸亦慶之恨自恨閣劣雖願其纘繼而從之末由歷試無效且有家艱心存目替賦詩申懷以貽之云爾

日月光太清列宿曜紫微赫赫大晉朝明明闕皇闈吾兄既鳳翔王子亦龍飛雙鸞

遊蘭渚二鳥揚清暉振手升玉階並坐侍升帷金璫綴惠文煌煌發令姿斯榮非彼

庶纏綿情所希豈不企高跡麟趾邈難追臨川靡芳餌何為守空坻槁葉待風飄逝

將與君違違君能無懋尸素當言歸歸身蓬蓽廬樂道以忘饑進則無云補退則恤

其私但願隆弘美王度日清夷

贈太尉司馬虞顯機

帝宗元淑妙選真僚命子是佐璿宗之緡

失題

爽爽恒山作鎮冀方伊趙建國在岳之陽

失題見初學記部

霧露濛江海飛塵崇山岳過謀伍台輔安能住鼎鉉

本傳

傳咸字長虞剛簡有大節風格峻整識性明悟疾惡如仇推賢樂善常慕李文子仲山甫之志好屬文論雖鄉鹿不足而言成規鑒潁川庾純常歎曰長虞之文近乎詩人之作矣咸甫初襲父爵拜太子洗馬累遷尚書右丞出為冀州刺史繼母杜氏不肯隨咸之官自表解職三旬之間遷司徒左長史時帝留心政事詔訪朝臣政之損益咸上言請重農務在位多所執正豫州大中正夏侯駿上言魯國小中正司空司馬孔毓四移病所不能接賓求以尚書郎書韻代毓旬日復上毓為中正司徒二郎俊故據正咸以俊與奪惟意乃奏免俊大中正司徒魏舒俊之姻黨慶却不署咸據正甚右舒終不從咸遂獨上舒奏咸激訕不直詔轉咸為車騎司馬咸以世俗奪後上書匡救又議移縣獄於郡及二社應立朝廷從之遷尚書左丞惠帝即位楊駿輔政咸言於駿謂山陵既畢當思隆替之宜司隸荀愷從兄喪自表赴哀詔聽之而未下愷乃造駿咸奏愷宜加顯貶帝以駿管朝政有詔不問駿甚憚之咸復與駿箋諷切之駿意稍折漸以不平由是欲出為京兆弘農太守駿甥李斌說駿不宜外出止

人乃止駿弟濟素與咸善與咸書咸據理以答居無何駿誅咸轉為太子中庶子遷御史中丞時太宰汝南王亮輔政咸致書規之亮不納會景實詔羣僚舉郡縣之職以補內官咸復上書請無拘限法再為本郡中正遭繼母憂去官頃之起以議郎長兼司隸校尉咸前後固辭不聽赦使者就拜咸復送還印綬公車不通催使攝職咸以身無兄弟喪祭無主重自陳乞乃使於官舍設靈坐咸又上表請仲咸嚴以劉毅自徼詔曰但當思必應繩中理咸風自伸何獨劉毅時朝廷貴勢豪右放恣父私請託朝野溷清咸奏免河南尹潘左將軍倩廷尉高光兼河南尹何攀等京都肅然貴戚憚伏咸以聖人久於其道天下化成是以唐虞三載考績九年黜陟其在周禮三年大比孔子亦云三年有成而中間以來長吏到官未幾便遷百姓困於無定吏卒疲於送迎時傑射王戎兼吏部咸奏戎備位台輔兼掌選舉不能協靜風俗以凝庶績至令人心傾動開張浮競中郎李重李毅不相匡正請免戎等官詔曰政道之本識宜久於其職咸奏是也戎職在論道吾所崇委其解禁止御史中丞解結以咸劾戎為違典制越局侵官干非其分奏免咸官詔亦不許咸累自上稱引故事條理灼然朝廷無以易之吳郡顧榮常與親故書曰傅長虞為司隸勤直忠果劾案獨人雖非周才偏真可貴也元康四年卒官時年五十六詔贈司隸校尉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二十萬謚曰貞有三子敦帥慕長子敷嗣

史臣曰長虞風格凝峻弗鑒家聲及其納諫汝南獻書臨晉居諒直之地有先見之明矣

傅中丞集終

潘太常集題辭
史稱潘正叔著論究人道之綱紀盛懸乘輿之鑒此二文者非徒龍甲鳳毛亦其生平所以自立也元康薦亂八王鬬爭從父安仁一門罹酷正叔知幾歸掃墳墓後得封公顯職尋終塢壁當安仁初任河陽贈詩祖道美其天姿刑僇之後樹碑紀事增慟覆醢其於叔父情篤猶中郎也存沒異路榮辱天壤逃死須臾之間垂髫三王之際至今誦聞居者笑黃門之乾沒講安身者重太常之居正人物短長亦懸禍福泉下嘿嘿烏誰雌雄即有不平能更收召魂魄抗眉爭列哉傳長虞會定九品正叔作詩規之其為人也無說隨其為文也無戲謔大致類然若琴有八分之書賦著琉璃之盌適文人餘韻也
曼東張溥題

潘太常集目錄
賦
東武館賦 有序
入
武庫賦
火賦
琉璃椀賦
扇賦
桑樹賦
龜賦有引
頌
釋奠頌有序
箴
乘輿箴有序
論
安身論
序
送二李郎詩序
銘
戴侍中銘
碑
益州刺史楊恭侯碑
詩
七月七日侍皇太子宴玄圃
答陸士衡
皇太子集應令
三月三日洛水作
贈侍御史王元貺
贈隴西太守張正治
答楊士安
送盧景宣
迎太駕
釋奠詩
贈汲郡太守李茂彥
附錄
本傳

贈陸機出為吳王郎中令 六章
答傅咸詩 并序
皇太子哀
贈河陽詩
贈長安令劉正伯
贈滎陽太守吳子仲
送盧景宣
逸民吟
送大將軍掾盧晏
贈劉佐

潘太常集目錄終

晉滎陽潘尼正叔著

明　太倉張　溥閱

賦

東武館賦有序

東武館者、益東武陽侯之館也、俄而遷居、詔余曰、吾將老焉、故有終焉之心、而無移易之志、子且為我賦之、

嘉大雅之洪操、美明哲之保身、懲都邑之迫險、厭里巷之囂塵、慕古公之晉宇、美孟氏之審鄰、將遷居于爽塏、乃投迹於里仁、前則行旅四湊、通衢交會、水泛輕舟、陸方羽蓋、後則崇山崔嵬、茂林幽藹、獨望遠覽、滄瀁爽豁、表裏山河、出入襟帶、若乃潛流旁注、飛渠脈散、芙蓉映渚、靈芝敷岸、於是逍遥靈沼、遊豫華林、彎弓撫弹、娛志蕩心、枯不空縱、綸不苟沈、趙鱮雙躍、落羽相尋、膳夫進俎、庶人獻鮮、春醪九醞、嘉豆百遍、隨波沂流、乍往乍旋、

西道賦

異山河之岨阨、僭關谷之蟠紆、車低佪於潛軌、馬俛僒於險塗、狗肘還勾、羊角互度、施罝連投十數、億計石子之澗坎塙之穴、支體為之危蹙、形骸為之疲曳、此亦行者之艱難、羈旅之困敝、若其名坂則羊羔美人、成皐黃馬、回波激浪、飛沙飄瓦、馬則頓蹶狼僄、阨頸玄黃、牛則體疲力竭、損食喪膚、磕蹄穿領、摩憒脫軀、

又

道深地狹、坂峭軌長、輪輿顛覆、人馬仆僵、

懷退賦

伊嚮昔之懷憤、思天飛以遠迹、望脩塗而投軌、邈翔風以理翮、冀雲霧之可憑、希天路之開闢、阿時願之多違、奄就羈以服役、困吳坂之峻峨、畏鹽車之嚴笈、嗟遊處之弗遇、奚夢悎之難任、背宇宙之寥廓、罹網罟之重深、常屏氣以斂迹、焉遊豫以娛心、傅釋板以亮厥望、投竿而相尪、窮獨善以全質、達兼利以濟時、聊安志於柱史、由抗迹於嵩箕、理殊塗而同歸、雖百慮其何思、敢因虛以記談、遂逡巡而造辭、

武庫賦

若夫大刀寶劒、曠世絶殊、煉質於昆吾之竈、定形於薛燭之鑪、

鈞賦

抗余志於浮雲、樂余身於蓬廬、尋渭濱之遠跡、且游釣以自娛、左援修竹、右縱飛綸、金鉤屬鉅、甘餌垂芬、衆鯁奔涌、潛鱗橫集、觸餌見禽、值鉤被執、長繳續紛、輕竿翕熠、雲往颸馳、光飛電入、曜靈未及、譽策益已、獲其數十、且夫燔炙之鮮、煎烹之味、百品千變、殊芳異氣、隨心適好、不可勝紀、乃命宰夫、膾此潛鯉、名工習巧、飛刀逞伎、電剖星流、芒散縷解、隨風離鍔、遠翮雪累、西戎之蒜、南夷之薑、醯酸調適、齊和有方、紅麵之飯、糅以蒓羹、五味道洽、餘氣芬芳、和神安體、易思難忘、

火賦

覽天人之至周、嘉火德之為貴、含太陽之靈暉、體清剛之正氣、光聖仰觀、道神悟靈、窮物盡數、研幾至精、形生於未兆、聲發於無象、蓋之不得其根、聽之不聞其響、來則莫見其跡、去則不知其往、似大道之未離、而元氣之灝濛、故能博贍羣生、資育萬類、威而不暴、施而不費、其變無方、其用不匱、鑽燧造火、陶冶羣形、協和五味、華燮庶膳、酒醴烹飪、于斯獲成、爾乃狄牙典膳、百品既陳、和羹商醑、旨酒醽醁、烹鼈煮鼂、灼鼈臛鱓、若乃流金化石、鑠鐵融銅、造制戎器、以戒不恭、砥鍊兵械、整飾軍容、四海康乂、邊境無寇、韜弓戢戎、解甲釋胄、鎬鎬為耒、鑄戈為耨、戰士反於耕農、戎馬放乎外廐、及至焚野燎原、一大赫曦、林木摧拉、沙粒並飛、騰光絶覺、雲散電掇、遂及衡風激揚、夾光奔逸、玄煙四合、雲蒸霧華、山陵為之崩弛、川澤為之涌沸、去若風驅疾如電逝、

芬綸紆轉、倏忽橫厲、蕭條長空、野無孑遺、無隰不灰、無垌不戾、響達乎八寘、流光燭乎四裔、燎無既除、九野謐清、蕩枿於凜秋、候來春而改生、其揚聲發怒、則雷電之威也、明照遠鑒、則日月之暉也、甄陶品物、則造化之制也、濟育羣生、則天地之惠也、是以上聖人擬太以制禮、鄭僑據猛以立政、功用關乎古今、勳績著乎百姓、

苦雨賦

氣觸石而結蒸、雲層合而仰浮、雨紛射而下注、流漂波湧而橫流、豈信宿之云多、乃踰月而成霖、瞻中塘之浩汗、聽長窗之涔涔、始濛濛而徐墜、終滂沛而難禁、悲列宿之匿景、悼太陽之幽沈、雲靡披而飄合、雨乍息而亟零、旦淫淫以達暮、夜淋淋以極明、龜鼈遊於門闥、蛙蝦嬉乎中庭、懼二源之并合、畏黔首之為魚、處者含瘁於窮巷、行者歎息於長衢、

琉璃椀賦

覽方貢之彼珍、瑋茲椀之獨奇、濟流沙之絶險、越葱嶺之峻危、其由來也阻遠其所託也幽深、據重巒之僊仞、臨洪溪之萬尋、接玉樹以瓊歷、鄰沙棠與碧林、贍閬風之崔嵬、覩玄圃之蕭森、於是遊西極、望大蒙、歷鍾山、閱燭龍、觀王母、訪仙童、取琉璃之攸華、詔曠世之良工、慕玄儀以取象、準三辰以定容、光映日曜、圓成月盈、纖瑕周麗、

飛麈麈停灼爍宵燭表裏相形凝霜不足方其潔澄水不能喻其清剛過金石勁勵瓊玉磨之不磷涅之不緇舉茲梡以酬賓榮密坐之曲宴流景烟晃以內澈清醽瑤琰而外見

琱瑵梡賦

有琱瑵之奇寶亦同旅于介蟲下法川以矩夷上擬乾而規隆或步趾於清源或掉尾於泥中隨陰陽以潛躍與龜龍乎齊風包神藏智備體兼才高下斯處水陸皆能文若綺波背負蓬萊爾乃遊夷敫珍越裳貢職橫海萬里踰鎮千億捉璞荒巒摘藻辰極光曜炫晃昭爛嬿起嘉斯寶之兼美料衆珍而靡對文不煩於錯縷衆不假乎藻繢豈翡翠之足儷胡犀象之能逮

扇賦

夫器有精粗用有疎密安衆以方為體五明以圓為質或託形於竹素或取固於膠漆方圓應於規矩制度由於繩墨始顯用於荒蠻終表奇于上國

石榴賦

安石榴者天下之奇樹九州之名果是以屬文之士或敘而賦之蓋感時而騁思觀物而興辭余遷舊宇爰造新居前臨曠澤却背清渠實有斯樹植于堂隅華實並麗

滋味亦殊可以樂志可以充虛朱芳赫爽紅萼參差含英吐秀乍含乍披遙而望之煥若隋珠耀重川詳而察之灼若列宿出雲間湘涯二后漢川遊女攜類命儔逍遙避暑託斯樹以栖遲遊祥風而容與爾乃擢纖手兮舒皓腕羅袖靡兮流芳散披綠葉於修條綴朱華兮弱幹豈金翠之足珍寔茲葩之可翫商秋授氣收華斂實千房同蒂十子如一繽紛磊落垂光耀質滋味浸液馨香流溢

桑樹賦

從明儲以省膳想便房以偃息觀蔬樹之特偉感先皇之攸植蔚蕭森以四射邈洪偏而端直爾乃徘徊周牆俯仰逍遥倪脫靈根上眺修條洞芳泉於丸壤含滋露於

清霄倚增城之飛觀拂綺窗之疏寮下迴遞以極望上扶疎而參差睢鳴鳥之攸萃相皇鶯之羽儀理有微而至顯道有隱而應期豈皇晉之貞瑞兆先見而啓蔡起尋

抱於纖喜崇萬箕於始基

芙蓉賦

或摧莖以高立似削葉之翠蓋或委波而布體擬連璧之攢會

顰賦有序

皇太子遊於玄圃遊命鈎魚有得顰而獻之者令侍臣賦之

翩衛鈞以振掉吁驍人而可惡跼顧隆於巖岸方盤跚而雅步或延首以鶴顧或頓足而鷹踞或曳尾於塗中或縮頭於殼裏若乃秋水暴賊百川沸流有東海之巨鼈乃負山而吞舟

朝菌賦序

朝菌者蓋朝華而暮落世謂之木樸或謂之日及詩人以為斧藥宣尼以為朝菌其物向晨而結建明而布見陽而盛終日而頌不以其異乎何名之多也

頌

釋奠頌有序

元康元年冬十二月上以皇太子富於春秋而人道之始莫先於孝悌初命講孝經於崇政殿實應天縱生知之量微言與義發自聖問業終而體達至三年春閏月將有事於上庠釋奠于先師禮也越二十四日景申侍祠者既齊興駕次于太學太傅在前少傅在後恫恫乎弘保訓之道宮臣畢從三率備衛濟濟乎蕭翼贊之敷乃掃壇為殿懸幕為宮夫子位于西序顏回侍于北墉宗伯掌禮司儀辨位二學儒官搢紳先生之徒垂纓佩玉規行矩步者皆端委而陪於堂下以待執事之命設樽罍於兩楹之間陳粢洗於阼階之左几筵既布鐘懸既列我后乃躬拜俯之勤資在三之

義讓先之美獨劭闕里之教虎榮穆穆邕邕焉真先王之徽典不刊之美業允不可替已於是牲饋之事既終享獻之禮已畢釋玄衣御春服弛膏棨反故式天子乃命內外羣司百辟卿士番王三事至于學徒國子咸來觀禮我后皆延而與之燕金石簫管之音八佾六代之舞鏗鏘閶闔殷辟侁侁可以邁神潛欲移風易俗者罔不畢奏抑淫哇屏鄭衛遠佞邪釋巧辯是日也人無愚智路無遠邇離鄉越國扶老攜幼不期而俱萃皆延頸以視傾耳以聽希道慕業洗心革志想洙泗之風歌來蘇之惠然後知居室之善著應乎千里之外不言之化洋溢乎九有之內於熙乎若典固皇代之壯觀萬載之一會也尼昔奉禮官嘗聞俎豆今厠末列親覩盛美濟濟徹徹沐浴芳潤不知手舞口詠竊作頌一篇義近辭陋不足測盛德之形容光聖明之遐度其辭曰

二元迭運五德代徹黃精既元素靈乃曜有皇承天造我晉紹祚以大寶登以龍飛宣基誕命景熙遐緒三分自文受終惟武席卷要靈蕩定荒阻道濟羣生化流率土後帝承式丕隆曾構奄有萬方光宅宇宙篤生上嗣纘期挺秀聖敬日躋濬哲閑茂留精儒術敦閱古訓遵遺讓齒降心下問鋪以金聲光以玉潤如日之升如乾之遲乃延台保乃命學臣聖容穆穆侍講閶閶抽演微言啟發道真探幽窮賾溫故知新

講業既終精義既研崇聖重師卜日告莫陳其三宰引其四縣既戒既式乃盥乃薦惴惴孔懼百王攸希豐蠁顒生好學無逮日皇儲后體神合機兆吉先見知來洞微齋漸二宮謳謠辰常俊人鱗萃鬒士盈朝如彼和鼒莫匪瓊瑤如彼儀鳳樂我雲韶瓊瑤誰剖四門洞開霅韶奚樂神人允諧蟬冕權庭細珮振階德以謙光仁以恩懷我酒惟清我肴惟馨舞以六代歌以九成革革冑子祁祁學生洗心自百觀國之榮學猶莓苗化若偃草博我以文弘我以道萬邦蠉蜮矧乃俊造鐫鉼瑩珠剖石攝藻絲匪玄黃水圖方圓引之斯流染之斯鮮若金受範若埴在甄上好如雲下效如川昔在周典王化之始曰文曰武時惟世子今我皇儲濟聖通理緝熙重光於穆不已於穆伊何思文哲后媚茲一人實副元首孝洽家邦光照九有純嘏自晉永世昌阜微微下臣過充近侍猥躡風雲鸞龍是厠身濫芳流目玩盛事竭誠作頌祇誦聖志

後園頌

芒芒在昔悠悠結繩太樸未散玄化靡凝羲皇繼踵三代相承五德更王文質迭興天命匪諶祐謙輔信乃眷我皇光有大晉應期納祚天人是順和氣四充惠澤孚潤神祇告祥四靈效質游龍升雲儀鳳翳日甘露晨流醴泉涌溢華夏既甯八荒靜謐人亦有言我何以休乃延卿士從皇以遊長筵遠布廣幕四周嘉肴惟芳旨酒思柔

巖巖峻岳湯湯玄流翔鳥鼓翼游魚載浮明明天子肅肅庶官文士濟濟武夫桓桓講藝華林肄射後園威儀既具弓矢斯閑恂恂謙德穆穆聖顏賜以晏飲詔以詁言泰稷既登貨財既豐仁風潛運皇化彌隆征夫釋甲戰士罷戎遐夷慕義絕域望風無或慢易在始慮終無或安逸在盈思冲

箴

乘輿箴 有序

易稱有天地然後有人倫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傳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然君臣父子之道天地人倫之本未有以先之者也故天生蒸人而樹之君使司牧之將以導羣生之性而理萬物之情豈以寵一人之身極無量之欲如斯而已哉夫古之為君者無欲而至公故有茅茨土階之儉而後之為君有欲而自利故有瑤臺瓊室之侈無欲者天下共推之有欲者天下共爭之推之極雖禪代猶脫屣爭之極雖刼殺而不避故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安可求而得辭而已者乎夫修諸己而化諸人出乎邇而見乎遠者言行之謂也故人主所惠莫甚於不知其過而所美莫美於好聞其過若有君於此而曰予必無過唯其言而莫之違斯孔子所謂其庶幾乎一言而喪國者也蓋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雖以堯舜湯武之盛必有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盤盂之銘無諱之史所以閑其邪僻而納諸正道其自維持如此之備故箴規之興將以補過救闕然猶依遲諷喻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誡先儒既後古義舉內外之殊而高祖亦序六官論成敗之要義正辭約又盡善矣自虞人箴以至于百官非唯規其所司誠欲人主斟酌其得失焉春秋傳曰命百官箴王闕則亦天子之事也尼以為王者膺受命之期當神聽之運總萬機而撫四海簡奪才而審所授孜孜於得人汲汲於閑過雖逸爭面折猶將祈請而來焉至於箴規諫之順者曷為獨闕之哉是以不量其學陋思淺因員擔之餘嘗試撰而述之不敢斥至尊之號故以乘輿目篇蓋帝王之事至大而古今之變至衆文繁而義瞻意局而辭野將欲希企前賢髣髴崇軌譬猶丘垤之望華岳恒星之繫日月也其不遲明矣頌曰

元元遂初芒芒太始清濁同流玄黃錯跱上下弗形尊卑靡紀赫胥悠哉大庭尚矣皇極啟建而儀既分奠倫永序萬邦已紛國事明王家奉嚴君各有攸尊德用不勤義震已降聖于夏殷或禪或傳乃質乃文太上無名下知有之仁義不存而人歸孝慈無為無執何欲何思忠信之薄禮刑實滋既譽既畏以侮以欺作誓作盟而人始疑煌煌四海藹藹萬乘匪誓焉憑左輔右弼前疑後丞一日萬機業業競競夫出

其言善則千里是應而莫余違亦喪邦有徵樞機之動式以發興戎出不遠若之何勿徵且厚味腊毒豐屋生災辛作璇室而夏興瑤臺糟丘酒池象筯玉杯殷有伊何龍肝豹胎惟此哲婦職為亂階殷用喪師夏亦不恢是以帝堯在位茅茨不翦周文日昃昧旦丕顯天德輶如毛而或舉之者鮮故湯有慚德武未盡善下世道衰末俗化澆耽樂逸遊荒淫沈湎不式古訓而好是佞辯不遵王路而覆車是踐敗之効載在先典匪唯陵夷厥世用殄故曰樹君如之何將人是司牧視之猶傷而知其寒嗛故能撫之斯柔而敦之斯睦無遠不懷靡思不服大豈厥縱一人而玩其耳目內述聲色外荒馳逐不修政事而終於顛覆昔唐民援舜舜亦命禹受終納祖丕承天序故稱惟湯剋殷伊武故禪代非一姓社稷無常主四嶽三塗九州之阻彭蠡洞庭殷商之旅豪夏之隆非由尺土而紂之百尅卒於絕緒故王者無親唯在擇人傾蓋惟舊白首乃新望由釣夫伊起有莘負鼎鼓刀而謀合于聖神夫豈借官左右而取介近臣蓺有國有家者莫云我聰或此面從莫謂我智聽受不易甘言美疢勿不為累由夷逃竄遠於脫屣奈何人主位極則侈知人則哲惟帝所難唐虞既泰四族作奸周室既隆而管蔡不虔匪我二聖孰弭斯患若九德咸受僊又在官君非臣莫治臣非君莫安故書美康哉而易貴金闕有皇司國敢告納言

論

安身論

蓋崇德莫大乎安身、安身莫尚乎存正、存正莫重乎無私、無私莫深乎寡欲、是以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篤其志而後行、然則動者吉凶之端也、語者榮辱之主也、求者利病之幾也、行者安危之決也、故君子不妄動也、動必適其道、不徒語也、語必經於理、不苟求也、求必造於義、不虛行也、行必由於正、夫然用能免咸繫之凶、享自天之祐、故身不安則殆言不從則悖、交不審則惑、行不篤則危、四者行乎中、則憂患接於外矣、憂患之接必生於自私而興於有欲、自私者不能成其私、有欲者不能濟其欲、理之至也、欲苟不濟、能無爭乎、私苟不從、能無伐乎、人人自私、家家有欲、衆欲並爭、羣私交伐、爭則亂之萌也、伐則怨之府也、怨亂既構、危害及之、得不懼乎、然棄本要末之徒、知進忘退之士、莫不飾才銳智、抽鋒擢穎、傾側乎勢利之交、馳騁乎當塗之務、朝有彈冠之朋、野有結綬之友、黨與熾於前、榮名扇其後、握權則赴者鱗集、失寵則散者瓦解、求利則訾咻頸之憎、爭路則構刻骨之隙、於是浮偽波騰、曲辯雲沸、寒暑殊聲、朝夕異價、駕衰希奔放之跡、鉛刀競一割之用、至於愛惡相攻、興奪交戰、誹謗嘖嘖、毀譽縱橫、君子務能小人伐技、風頹於上、俗弊

於下、禍結而恨爭之不殫、患至而悔伐之未辨、大者傾國喪家、次則覆身滅祀、其何故邪、豈不始於私欲、而終於爭伐哉、君子則不然、知自私之害公也、故後外其身、知有欲之傷德也、故遠絕榮利、知爭競之遘災也、故犯而不校、知好伐之招怨也、故有功而不德、安身而不為私、故身正而私全、慎言而不適欲、故言濟而欲從、定交而不求益、故交立而益厚、謹行而不求名、故行成而名美、止則立乎無私之域、行則由乎不爭之塗、必將通天下之理、而濟萬物之性、天下猶我、故與天下同其欲、己猶萬物、故與萬物同其利、夫能保其安者、非謂榮生生之厚、而躭逸豫之樂也、不忘危而已、有其進者、非謂寵實寵之榮、而藉名位之重也、不忘退而已、存其治者、非謂嚴刑政之威、而明司察之禁也、不忘亂而已、故寢蓬室、隱陋巷、掇短褐、茹黍藿、環堵而居、易衣而出、苟存乎道、非不安也、雖生華殿、戴文軒、服黼繡、御方丈、重門而處、成列而行、不得與之齊榮、用天時分地利、甘布衣、安藪澤、沾體塗足、耕而後食、苟榮乎德、非不進也、雖居高位、饗重祿、執權衡、擅機秘、功蓋當時、勳侔人主、不得與之比逸、遺意慮、沒才智、忘肝膽、棄形骸、貌若無能、志若不及、苟正乎心、非不治也、雖繁計策、廣術藝、審刑名、峻法制、文辨流離、議論純世、不得與之爭功、故安也者、安乎道者也、進也者、進乎德者也、治也者、治乎心者也、未有安身而不能保國家、進德而不能處富貴、治心而不能治萬物者也、然思危所以求安、慮退所以能進、懼亂所以保治、戒亡所以獲存也、若乃弱志虛心、曠神遠致、徙倚乎不拔之根、浮遊乎無垠之外、不自貴於物、而物宗焉、不自重於人、而人敬焉、可親而不可慢也、可尊而不可遠也、親之如不足、天下莫之能狎也、舉之如易勝、而當世莫之能困也、達則濟其道而不榮也、窮則善其身而不悶也、用則立於上而非爭也、舍則藏於下而非讓也、夫榮之所不能動者、則辱之所不能加也、利之所不能勸者、則害之所不能嬰也、譽之所不能益者、則毀之所不能損也、今之學者、識能釋自私之心、塞有欲之求、杜交爭之原、去矜伐之態、動則行乎至通之路、靜則入乎大順之門、泰則翔乎寥廓之宇、否則淪乎渾冥之泉、邪氣不能干其度、外物不能擾其神、哀樂不能溢其守、死生不能易其真、而以造化為工、以天地為陶鈞、名位為稽泊、勢利為埃塵、治其內而不飾其外、求諸己而不假諸人、忠肅以奉上、愛敬以事親、可以御一體、可以牧萬民、可以處富貴、可以居賤貧、經盛衰而不改、則庶幾乎能安身矣、

序

贈二李郎詩序

元康六年、尚書吏部郎汝南李充彥遷汲郡太守、都亭侯江夏李茂曾遷平陽太守、

此二子皆弱冠知名、歷職顯要、旬月之間、繼踵名郡、雖儉劇之勤、既放曠之逸、枕鳴琴以俟遠、致離別之際、各斐然賦詩、

銘

戴侍中銘

雅論弘博、逸藻波騰、

碑

益州刺史楊恭侯碑

君乾稟之醇德、挺一世之殊量、稟天然不渝之操、體蘭石芳堅之質、夫其蠶庸弘濟、知能周達、窮不怨否、顯不矜泰、履行則為模楷、吐言則成隱括、德實充於內、而光華發乎外也、君發迹州國、委質明主、自景皇帝撫政、文皇帝繼業、值天下多虞、疆埸未靜、以君先帝所拔懷、實後時而深達遠識、有經國之量、故為腹心謀臣、而監度政事焉、君出則簡練能罷職、司是圖、入則從容諷議、盡規帷幄、其所以進可替否、決疑定策者、皆言効於既往、而事簡於帝心、君再臨司官、三撫名郡、方將宣文德以來遠、建武功於所牧、銘曰、

天生蒸民、有類有則、誕育恭表、應期秀特、文兼六行、武備七德、忠肅弘毅、柔嘉温克、

機事無瑕臨疑不惑我謀既精我化既清澤流河朔勳著王庭西南朱夷僕其足寄
上天不惠早世潛靈
給事黃門侍郎潘君碑
君遇孫秀之難闔門受禍故門生感覆醢以增慟乃樹碑以紀事
詩
七月七日侍皇太子宴玄圃
商風初授辰火微流朱明送夏少昊迎秋嘉木茂圃芳草被疇於時我后以豫以遊
贈陸機出為吳王郎中令六章
東南之美實惟延州顧允陸生於今勘五臣作畔儁振鱗南海濯翼清流婆娑翰林容與
績丘
玉以瑜潤隨以光融乃漸上京羽善作儀儲宮玩爾清藻味爾芳風泳之彌廣挹之
彌沖
崑山何有有瑤有珉及爾同僚具惟近臣予涉素秋子登青春愧無老成厠彼日新
祁祁大邦惟桑惟桋穆穆伊人南國之紀帝曰爾諧惟王卿士俯僕從命寘恤寘喜
我車既巾我馬既秣星陳夙駕載脂載轄婉孌二宮徘徊殿閤醪澄莫饗孰慰飢渴

昔子忝私貽我蕙蘭今子徂東何以贈捐寸晷惟寶豈無璵璠彼美陸生可與晤言
答陸士衡
顧茲蓬蔚厠根蘭皐膏澤雖均華不足報遲春不茂朱秋先萎子濯鱗翼我揆羽儀
願言難常載合載離昔遊禁閤衹畏夕陽今放丘園縱心爽易口詠新詩目玩文跡
予志耕圃爾勤王役慙無琬琰以誄尺壁
答傅咸詩 并序
司徒左長史傅長虞會定九品左長史宜得其才屈為此職執天下清議寧割百
國而長廣性直而行或有不堪余與之親作詩以規焉
悠悠羣吏非子不整斁斁朋僚譏非子不靖忽荷畧紲攉綱提領婚婚貞臣惟國之屏
皇太子集應令
聖朝命方岳爪牙司北鄰皇儲延篤愛設餞送遠賓誰應今日宴具惟廊廟臣置酒
宣猷庶擊哉靈沼濱羽觴飛醽醁芳饌備奇珍已渝二八奏妙舞鼓鐸振長秩 一作秩
生迴颸曲裾揚輕塵
皇太子社
太簇協青陽履端發歲首孟月涉初旬吉日唯上丙我后邁天休設社祈遲耇

三月三日洛水作

晷運無窮已時逝焉可追斗酒足為歡臨川胡獨悲暮春服成百草敷英雜卉滿
三日遊方駕結龍旂廊廟多豪俊都邑有艷姿朱軒陰蘭皐翠幔映洛湄臨崖濯素
手步冰搴輕衣沈鉤出比目舉弋落雙飛羽觴乘波進素俎隨時歸
贈河陽詩 私潘岳為河陽令
處生化單父子奇茲東阿桐鄉建遺烈武城播絃歌逸躡騰奧路潛龍躍淇波弱冠
步鼎鉉既立宰三河流聲馥秋蘭摘海鹽春華徒美天姿茂豈謂人爵多
贈侍御史王元貺
崑山積瓊玉廣廈構衆材游鱗萃靈沼撫翼希天階膏蘭孰為消濟治由賢能王侯
厭榮禮迴迹清憲臺蠖屈固小往龍翔迺大來協心毘聖世畢力讚康哉
贈長安令劉正伯
遊鸞過太虛騰鱗託浮霄過蒙嘉時會假翼陵扶搖疲德克時之及余再同僚並跡
侍儲宮携手登皇朝劉侯撫西都遹績參豹喬德厚化必深政明姦自消萬尋由積
簣千里一步超嗣其驟逸軌遠塵固可要
贈龍西太守張正治

二八由唐顧周以多士隆羣靈感韶運理翮應翔風張生援幽華頻繁登二宮未幾
振朱錦剖符撫西戎及子仍同僚贈言貽爾躬威刑有時用唯德可令終
贈蔡陽太守吳子仲
大晉盛得人儲宮富髦士吳侯降高貿剖符授千里垂履宣他鄉迴光照桑梓寵類
厭岐路黎庶思如馭老氏喻小鮮曹參寄獄吏無謂敝邑陋履實由茲起
答楊士安
逝將辭儲宮栖遲集南畿不憚百里賤徒惜年志衰躊躇顧城闕悠戀慕端閫俊德
貽妙詩歎藥發清厲媿彼寢崇通感此岐路賤
送廬景宣
楊朱焉所哭岐路重別離屈原何傷悲生離情獨哀知命雖無憂倉卒意低迴歎氣
從中發灑淚隨襟頹九重不常鍵閶闔有時開悵無時衣歔貽言取諸懷
迎大駕
南山鬱參差洛川迅且急青松蔭修巔綠繁被廣隰朝日順長塗夕暮無所集歸雲
乘憶浮遲風尋帷入道遵深識士舉手對吾揖世故尚未爽嵇叔猶夾兩
輶軒當路立翔鳳翼龍楹駃騠見維繫俎豆昔嘗聞軍旅素未習且少停君駕發

待干戈戢、

逸民吟

我願做世自遺、舒志六合、由巢是追、沐浴洪池、迅羽衣、陟彼名山、採此芝薇、朝雲靈靈、行露未晞、遊魚羣戲、翔鳥雙飛、逍遥博觀、日晏忘歸、嗟哉四士、從我者誰、

釋真詩

致書請業研幾通理、尊師重道、釋真崇祀、德成教倫、孰云不祉、

送大將軍掾盧晏

贈物雖陋薄、識意在忘言、瓊琚尚交好、桃李貴往還、蕭艾苟見納、貽我以芳蘭、

贈汲郡太守李茂彦

離索何惆悵、後會□（闕二字）希、河朔貴相忘、岐路安足悲、

贈劉佐

要言將誰告、聊以貽友生、念我二三賢、親我無隱情、

本傳

潘尼字正叔、祖勗漢東海相、父滿平原內史、並以學行稱、尼少有清才、與岳俱以文章見知、恬靜退不競、唯以勤學著述為事、著安身論以明所守、初應州辟、後以父老辭位、致養、太康中舉秀才、為太常博士、歷高陸令、淮南王允鎮東參軍、元康初、拜太子舍人、上釋奠頌、後出為宛令、在任寬而不縱、恤隱勤政、斷公平而遺人事、入補尚書郎、俄轉著作郎、為乘輿箴及趙王倫簒位、孫秀專政、忠良之士、皆罹禍酷、尼遘疾篤、取假拜埽墳墓、聞齊王冏起義、乃赴許昌、冏引為參軍、與謀時務、兼管書記、事平、封安昌公、歷黃門侍郎、散騎常侍、侍中、秘書監、永興末為中書令、時三王戰爭、皇家多故、尼職居顯要、從容而已、雖憂虞不及、而備嘗艱難、永嘉中遷太常卿、洛陽將沒、攜家屬東出成皋、欲還鄉里、道遇賊、不得前、病卒於塢壁、年六十餘、

史臣曰、正叔合唱藝文、履危居正、安其身而後動、邦其心而後言、著論究人道之綱、裁箴隱乘輿之弊、可謂玉質而金相者矣、

贊曰、尼標雅性、風聞詞令、

潘太常集終

陸平原集題詞

陸氏為吳世臣士衡才冠當世國亡主辱頹沛圖濟成則張子房敗則萇伯約斯其人也俯首入洛竟糜晉爵身事仇讐而欲高語英雄難矣太康末年童謠日作士衡豫誅賈謐侃得通侯俗人謂福君子謂禍趙王誅死羈囚廷尉秋風蓴鱸可早決幾復戀成都活命之恩遺孟玖青蠅之譖黑幘告夢白恰受刑書獄自投其誰厚哉張茂先博物君子昧於知止身族分滅前車不遠同堪痛哭然寃結亂朝文懸萬載弔魏武而老奸掩袂賦豪士而驕王喪魄辨亡懷宗國之憂五等陳建侯之利北海以後一人而已排沙簡金興公造喻子思才多司空歎美尚屬輕令賤目非深知平原者也

婁東張溥題

陸平原集目錄

卷之一

賦

文賦　逸志賦

祖德賦　述先賦

思親賦　別賦

懷士賦　思歸賦

行思賦　感時賦

歎逝賦　愍思賦

述思賦　大暮賦

感丘賦　又

列儷賦　凌霄賦

幽人賦　應嘉賦

豪士賦　浮雲賦

白雲賦　鼓吹賦

又　滿刻賦

羽扇賦　桑賦

瓜賦　鷂賦

表

謝平原內史表　薦賀循郭訥表

見原後謝表　薦張嶷表

牋

與趙王倫薦戴淵牋　同前

至洛與成都王穎牋

書

與弟雲書四首　又

又　又

七

七徵

連珠

演連珠五十首

論

五等諸侯論　辨亡論　上　下

讚

大田讚

頌

漢高祖功臣頌

贊

孔子贊　王子喬贊

箴

丞相箴

策文

策秀才文六首

傳

顧譚傳

碑
晉平西將軍孝侯周處碑
誄
吳大帝誄
吳大司馬陸公誄
弔文
弔魏武帝文
哀辭
吳大司馬陸公少女哀辭
卷之二
樂府
短歌行
隴西行
挽歌三首
君子行
秋胡行
日出東南隅行
長歌行
從軍行

苦寒行
長安有狹邪行
折楊柳
門有車馬客行
太山吟
東武吟行
君子有所思行
悲哉行
吳趨行
吳趨行
董桃行
飲酒樂
猛虎行
順東西門行
日重光行
豫章行
塘上行
飲馬長城窟行
櫂歌行
梁甫吟
班婕妤
駕言出北闕行
齊謳行
前緩聲歌
飲酒樂
上留田行
燕歌行
鞠歌行
日重光行
百年歌十首

詩

皇太子宴玄圃宣猷堂有令賦詩
皇太子鸚鵡詩
贈馮文熊遷斤丘令八章
答賈籙十一章有序
贈弟士龍十章有序
贈潘尼
贈潘尼
贈馮文熊
贈弟士龍
於承明作與弟士龍
贈尚書郎顧彥先二首
贈顧交阯公真
答張士然
贈從兄車騎
為顧彥先贈婦二首
為陸思遠婦作
為周夫人贈車騎
祖道畢雍孫劉違仲潘正叔
赴洛二首
赴洛道中作二首
吳王郎中時從梁陳作
擬行行重行行
擬今日良宴會
擬迢迢牽牛星
擬涉江采芙蓉
擬青青河畔草
擬明月何皎皎
擬蘭若生朝陽

擬青青陵上柏
擬東城一何高
擬西北有高樓
擬庭中有奇樹
擬明月皎夜光
招隱詩
遊遊出西城
園葵詩二首
贈汲丘令馮文羆
贈顧彥先
贈紀士
贈潘正叔
招隱二首
尸鄉亭
三月三日
春詠
詠老
讀漢書詩
秋詠
失題二首
附錄
本傳

陸平原集目錄終

晉 吳郡陸 機著

明 太倉張 溥閱

賦

文賦有序

余每觀才士之所作竊有以得其用心夫其放言遣辭良多變矣妍蚩好惡可得而言每自屬文尤見其情恒患意不稱物文不逮意蓋非知之難能之難也故作文賦以述先士之盛藻因論作文之利害所由他日殆可謂曲盡其妙至於操斧伐柯雖取則不遠若夫隨手之變良難以辭逮蓋所能言者具於此云爾

佇中區以玄覽頤情志於典墳遵四時以歎逝瞻萬物而思紛悲落葉於勁秋喜柔條於芳春心懍懍以懷霜志眇眇而臨雲詠世德之駿烈誦先人之清芬游文章之林府嘉麗藻之彬彬慨投篇而援筆聊宣之乎斯文其始也皆收視反聽耽思傍訊精騖八極心遊萬仞其致也情曈曨而彌鮮物昭晰而互進傾羣言之瀝液漱六藝之芳潤浮天淵以安流濯下泉而潛浸於是沈辭怫悅若游魚銜鉤而出重淵之深浮藻聯翩若翰鳥纓繳而墜層雲之峻收百世之闕文採千載之遺韻謝朝華於已

披啟夕秀於未振觀古今於須臾撫四海於一瞬然後選義按部考辭就班庶幾者咸叩懷響者畢彈或因枝以振葉或沿波以討源或本隱以之顯或求易而得難或虎變而獸擾或龍見而鳥瀾或妥帖而易施或岨嵁而不安謐澄心以凝思眇眾慮而為言籠天地於形內挫萬物於筆端始躑躅於燥吻終流離於濡翰理扶質以立幹文垂條而結繁信情貌之不差故每變而在顏思涉樂其必笑方言哀而已歎或操觚以率爾或含毫而邈然伊茲事之可樂固聖賢之所鈐課虛無以責有叩寂寞而求音函綿邈於尺素吐滂沛乎寸心言恢之而彌廣思按之而逾深播芳蕤之馥馥發青條之森森槩風飛而颺竪鬱雲起乎翰林體有萬殊物無一量紛紜挫霍形難為狀辭程才以效伎意司契而為匠在有無而黽俛當淺深而不讓雖離方而遯圓期窮形而盡相故夫誇目者尚奢愜心者貴當言窮者無隘論達者唯曠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碑披文以相質誄纏綿而悽愴銘博約而溫潤箴頓挫而清壯頌優游以彬蔚論精微而朗暢奏平徹以閑雅說煒曄而譎誑雖區分之在茲亦禁邪而制放要辭達而理舉故無取乎冗長其為物也多姿其為體也屢遷其會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貴妍暨音聲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雖逝止之無常固崎錡之難便尚迭變而識次猶開流以納泉如失機而後會常操末以續顛謬玄黃之秩叙故

淵泓而不竭或仰逼於先條或俯侵於後章或辭害而理比或言順而義妨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考殿最於錙銖定去留於毫芒苟銓衡之所裁固應繩其必當或文繁理富而意不指適極無兩致盡不可益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雖眾辭之有條必待茲而後統亮功多而累寡故取足而不易或遵思綺合清麗芊眠炳若繡鏤悽若繁絃必所擬之不殊乃暗合乎曩篇雖杼軸於予懷怵他人之我先苟傷廉而愈義亦雖愛而必捐或若發顧坠離群絕致形不可逐響難為係塊孤立而特峙非常音之所�心牢落而無偶意徘徊而不能揮石韞玉而山輝水懷珠而川媚彼榛楛之勿翦亦蒙榮於集翠線下里於白雪吾亦濟夫所偉或託言於短韻對窮述而孤興俯寂寞而無友仰寥廓而莫承譬偏絃之獨張含清唱而靡應或寄辭於瘁音言徒靡而弗華混妍蚩而成體累良質而為瑕象下管之偏疾故雖應而不和或遺理以存異徒尋虛以逐微言寡情而鮮愛辭浮漂而不歸猶絃么而徽急故雖和而不悲或寄於以諧合務嘈囋而妖冶徒悅目而偶俗固聲高而曲下寤防露與桑間又雖悲而不雅或清虛以婉約每除煩而去濫闕大羹之遺味同朱絃之清汜雖一唱而三嘆固既雅而不豔若夫豐約之裁俯仰之形因宜適變曲有微情或言拙而喻巧或理朴而詞輕或襲故而彌新或沿濫而更清或覽之而必察或研之而

復精譬猶舞者赴節以投袂歌者應絃而遣聲是蓋輪扁所不得言故亦非華說之所能精普辭條與文律良余膺之所服練世情之常尤識前修之所淑雖濬發於巧心或受嗤於拙目彼瑣瑣與玉藻若中原之有菽同橐籥之罔窮與天地乎並育雖紛藹於此世嗟不盈於予掬患挈瓶之屢空病昌言之難屬故踧踖於短韻放庸音以足曲恒遺恨以終篇豈懷盈而自足懼蒙塵於叩缶顧取笑乎鳴玉若夫感應之會通塞之紀來不可遏去不可止藏若景滅行猶響起方天機之駿利夫何紛而不理思風發於胸臆言泉流於唇齒紛葳蕤以駁遝唯毫素之所擬文徽徽以溢目音泠泠以盈耳及其六情底滯志往神留兀若枯木豁若涸流攬營魂以探賾頤精爽而自求理翳翳而愈伏思軋軋其若抽是以或竭情而多悔或率意而寡尤雖茲物之在我非余力之所戮故時撫空懷而自悅吾未識夫開塞之所由也伊茲文之為用固眾理之所因恢萬里使無閡通億載而為津俯貽則於來哲仰觀象於古人濟文武於將墜宣風聲於不泯塗無遠而不彌理無微而弗綸配雷潤於雲雨象變化乎鬼神被金石而德廣流管絃而日新

逸志賦有序

昔崔豹作詩以明道述志而馮衍又作顯志賦班固作幽通賦皆相依倣焉張衡思

玄祭邑玄表張叔哀系此前世之可得言者也崔氏簡而有情顯志壯而泛濫哀系俗而時麗玄表雅而徹素思玄精練而和惠欵麗前人而優游清典漏幽通矣班生樹彬切而不綺哀而不怨矣崔蔡沖虛溫敏雅之屬也衍抑揚頓挫怨之徒也豈亦窮達異事而聲為情變乎余備托作者之末聊復用心焉

武定鼎於洛汭胡受瑞於汝墳緜鳴鳳於百祀啟敬仲乎方震旂天光之所照豈舜族其必陳戚種祀於故墟饗禴祭於東鄰禴八葉而松茂舜九韶乎降神系姜嬀於海曲表滄流於遠裔仰前踪之緜邈豈孤人之能胄匪世祿之敢懷傷茲堂之不搆理或睽而後合道有爽而弗順傳稱嘗而神交伊荷鼎以自進蕭綢繆於豐沛故攀龍而先躍陳頓委於楚魏亦凌霄以自濯伍被刑而伏劍魏和戎而擁槊彼殊塗而並致此同川而偏渴禍無景而易逢福有時而難學惟萬物之運動雖紛糾而相襲隨性類以曲成故圓行而方立要信心而委命揆前修以自程擬遺跡於成軌詠新曲於故聲任窮達以逝止亦進仕而退耕庶斯言之不渝把耿介以成名

祖德賦

洛時文之懿祖膺降神之靈曜棲九德以弘道禔風烈以增劭彼劉公之婚婚固雲綢之逸禽既憑形以徵物諒傳翼而棲林伊我公之秀武思無幽而弗昶形鮮烈於懷霜澤溫惠乎枌隴岐布世之洪規固山谷而為量西夏坦其無塵帝命赫而大壯登具瞻於太階濯長纓乎天漢解戎衣以高揖正端冕而大觀戡霊武於既曜恢時文於赤縣騰紀風以逸驚庶退蹤於公旦

述先賦

仰先后之顯烈懿曄祚之允輯應遠期於已曠昭前光於未戢抱朗節以遐慕振奇迹而峻立在虐臣之貪禍據西山而作違指長轂於河畔欽莫焉乎江湄頻雲綱而潛泳揮神戈而外臨敵罔隆而弗夷逆無微而不翦茂德鞏其既休元勳賡而洊舉龍衮服於太階配三台乎其所是故其生也榮雖萬物咸被其仁其亡也哀雖天網猶失其綱嬰國命以逝止亮身沒而吳亡

思親賦

悲棄梓之悠曠愧蒸嘗之弗營指南雲以寄款至歸風而効誠年歲俄其聿暮明星爛而將清迴颸肅以長赴零雪紛其下隕羲纖枝之在斡悼落葉之去枝存顧復之遺志感明發之所懷居辭安而厭苦養引約而推豐忘天命之晚暮願鞠子之速融兄瓊芳而蕙茂弟蘭發而玉暉感瑰姿之晚就痛蘐景之先違天步悠長人道短矣異途同歸無早晚矣

別賦

伊公子之可懷悲永別之局期悼同居之無樂曾不踰乎一暮經春秋之寒暑常戚戚而不怡登九層而修觀超臨遠以相思

懷土賦 有序

余去家漸久懷土綢篤方思之殷何物不感曲街委巷罔不興詠水泉草木成足悲焉故述斯賦

背故都之沃衍適新邑之丘墟遵黃川以葺宇啟蒼林而卜居悼孤生之已晏恨親沒之何速排虛房而永念想遺廛其如玉眇緜邈而莫覿徒佇立其焉偏感亡景於存沒悅隕年於拱木悲顧盼而有餘思俯仰而自足留蕊情於江介寄瘁貌於河曲玩通川以悠想撫征轡而躑躅伊命駕之徒勤慘歸途之良難愍棲鳥於南枝弔離禽於別山念庭樹以悟懷憶路草以解顏甘堇荼於飴茂締蕭艾其如蘭神何寢而不夢形何興而不言

思歸賦 有序

余以元康六年冬取急歸而王師外征職典中兵興閒軍政懼兵革未息宿願有違懷歸之思憤而成篇

節運代序四時相推寒風肅殺白露霑衣嗟行遊之獨留感時逝而懷悲彼離思之在人恒戚戚而無歡悲緣情以自誘憂觸物而生端晝輟食而發憤宵假寐而興言羨歸鴻以矯首挹谷風而如蘭歲靡靡而薄暮心悠悠而增楚風霏霏而入室響泠泠而愁予既遨遊乎川汭亦改駕乎山林伊我思之沉鬱愴感物而增深歎隨風而上逝涕承纓而下尋冀王事之暇豫庶歸甯之有時候涼風而警策指孟冬而為期願靈暉之促景恒立表以望之

行思賦

背洛浦之遥遥浮廣川之裔裔遵河曲以悠遠觀通流之所會啟石門而東縈沿渠其如帶託飄風之習習冒沉雲之藹藹商秋肅其發節玄雲霈而垂陰涼風凄其薄體零雨鬱而下淫覩川禽之遵渚看山鳥之歸林揮清波以濯羽翳綠葉而弄音行彌久而情勞逕愈近而思深羨品物以獨感悲網繆而在心嗟逝官之永久年荏苒而歷盛越河山而記景眇四載而違期就歸甯之弗樂獨抱感而弗怡

感時賦

悲夫冬之為氣亦何憯慄以肅索天悠悠其彌高霧鬱鬱而四幕夜緜邈其難終日晚晚而易落歎層雲之蔽蹙霰雪之揮霍冰洌洌而寢興風謖謖而妄作鳴枯條

之泠泠飛落葉之漠漠山嵷嵷以含悴川婾蛇而抱凋望八極以懷落普宇宙而寥廓伊天時之方慘曷萬物之能敵魚徵徵而求偶獸岳岳而相攜獲長痛於林杪鳥高鳴於雲端矧余情之含悴恒覩物而增酸歷四時之迭感悲此歲之已寒撫傷懷以鳴咽望永路而汎瀾

歎逝賦 有序

昔每聞長老追計平生同時親故或彫落已盡或僅有存者余年方四十而懿親戚厲亡多存寮曩交密友亦不半在感所曾共遊一塗同宴一室十年之內索然已盡以是思哀哀可知矣乃為賦曰

伊天地之遷流紛升降而相襲日望空以駸驅節循虛而謇立嗟人生之短期孰長年之能執時飄忽其不再老晚晚其將及慙瓊藥之無徵恨朝霞之難挹望暘谷以企予惜此景之屢戢悲夫川閱水以成川水滔滔而日度世閱人而為世人再而行暮人何世而弗新世何人之能故野莓春其必華草無朔而遺露纔終古而常然率品物其如素譬日及之在條恒雖盡而不悟雖不悟而可悲心惆悵而自傷亮造化之若茲吾安取夫久長痛靈根之風殞怨具爾之多喪悼堂構之頹痒愍城闕之丘荒親殲懿其已逝交何戚而不亡洛余命之方殆何視天之茫茫傷懷懷其多念

感貌痒而鮮歡幽情發而成緒滯思叩而興端慘此世之無樂詠在昔而為言居充堂而衍宇衍連駕而比軒獨年時其詎幾夫何往而不殘或宴遨而既盡或寥廓而僅半信松茂而柏悅嗟芝焚而蕙歎苟性命之弗殊豈同波而異瀾瞻前軌之既覆知此路之良難啟四體而深悼懼蕊形之將然垂娛情之寡方怨感目之多顏諒多顏之感目神何適而獲怡尋平生於響像覺前物而懷之步寒林以悽惻眺春翹而有思矚萬物以生悲歎同節而異時年瞵往而念廣逵薄暮而意迮親落落而日稀友靡靡而愈索願言要於遺存得十一於千百樂隕心其如忘哀緣情而來宅託末契於後生余將老而為客然後弭節安懷妙思天造精浮神淪忽在世表寤大暮之同寢何矜晚以怨早指彼日之方除豈蕊情之足攜感秋華於衰木痒零露於萱草在殷憂而弗遠夫何云乎識道將頤天地之大德遵聖人之洪寶解心累於未迹聊優游以娛老

愁思賦 有序

予屢抱孔懷之痛而奄復喪同生婦衡恤哀傷一載之間而喪制便過故作此賦以紓慘惻之感

時方至其倏忽歲既去其皖皖樂來日之有雖傷頹年之莫暮覽萬物以澄念怨伯姊之已遠尋遺塵之思長曙日月之何短升降乎階際顧盼兮屏幃雲承宇兮藹藹風入室兮泠泠僕從為我悲孤鳥為我鳴

述思賦

情易感於已攬思難戢於未忘嗟伊思之且爾夫何往而弗臧騷中心於同氣分戚貌於異方寒鳥悲而饒音衰林愁而寡色嗟余情之屢傷負大悲之無力苟彼窪之信險恐此日之行晏亮相見之幾何又離居而別域觀尺景以傷悲撫寸心而悽惻

大暮賦 有序

夫死生是得失之大者故樂莫甚焉哀莫深焉使死而有知乎安知其不如生如生無知耶又何生之足戀故極言其哀而終之以達庶以開夫近俗云

夫何天地之遼闊而人生之不可久長日引月而並謁時維歲而俱喪知自壯而得老體自老而得亡顧黃壚之杳杳悲泉路之鬱鬱揮千乘猶一毫當何數乎智慧徒假願於須臾指夕景而為誓忽呼吸而不振奄神徂而形斃顧萬物而遺恨收百慮而長逝於是六親雲起姻族如林爭窪淹淚望門舉音歔欷席以悠想陳備物而虞靈仰寥廓而無見俯寂寞而無聲有餘傷其不毀酒湛湛而每盈屯送客於山足伏延道而哭之扃幽戶以大舉訴玄闕而長辭歸無窒兮往不反年彌去兮逝彌遠彌遠兮日隔無窒兮曷因庭樹兮葉落暮草兮根陳

感丘賦

泛輕舟於西川背京室而電飛遵伊洛之坻渚泝黃河之曲湄覩墟墓於山梁託崇山以自綏見兆域之鬱鬱羅魂封之纍纍於是徘徊洛涯徘徊節河不怡盼留心慨爾遺歎仰終古以遠念窮萬緒乎其端伊人生之寄世猶水草乎山河應甄陶以歲改順通川而日過嗣乃申舟人以遂往橫大川而有悲傷年命之倏忽悉天步之不幾雖履信而思順曾何足以保茲普天壤其弗免富吾人之所辭願靈根之晚隆指歲暮而為期

又

生移跡於當世死同宅乎一丘翳形骸以下淪兮漂營魂而上浮隨陰陽以融治託山原以為疇妍媸混而為一孰云識其所修必眇代以遠覽兮夫何狗乎區陳

列僊賦

夫何列僊玄妙超攝生乎世表因自然以為基仰造化而聞道性沖虛以易足年緬邈其難老爾乃呼翕九陽抱一含元引新吐故雲飲露食遠品物以長盼妙羣生而為言爾其嘉會之仇息宴遊棲則昌容弄玉浴淀江妃觀百化於神區觀天皇於紫

徼過太華以息駕越流沙而來歸

凌霄賦

挾至道之容徼、狹流俗之紛沮、飄余節以遠擾、風扶搖而相予、削陋跡於分乖、省遊仙而投軌、凱情累以遂濟、豈時俗之云阻、判煙雲之騰躍、率天步而無旅、詠凌霄之飄飄、永終焉而弗悔、冥蒼煥而運流、日月毓其代序、下霄房之靡迤、良展而復舉、陟瑤臺以投轡、步玉除而容與、

幽人賦

世有幽人、漁釣乎玄清、彈雲冕以辭世、披霄褐而延佇、見以物外莫得窺其異、舉世不足揚其波、勁秋不能雕其葉、若春不能發其華、超塵寰以絕緒、豈世網之能加、

應嘉賦　有序

友人有作嘉遁賦與余者、作賦應之、號曰應嘉云、

徼世公子、體逸懷遲、意邈澄霄、神夷靜波、仰羣軌以遥企、頓駿羽以婆娑、寄沖氣於大象、解心累於世羅、襲三閭之奇服、詠南榮之清歌、濯下泉於淩澜、沂凱風於卷阿、指千秋以厲響、俟寂寞之來和、懷前修之彷彿、覩幽人乎所過、抱玄景以獨寐、含清風而寤語、發蘭音以清唱、操玉懷而喻予、於是葺宇中陵、築室河曲、軌絶千途、而門

贍百族、假妙道以達觀、考貢龜而貞卜、苟形骸之可忘、豈投簪其必谷、方介士於尺阜、託雲林乎一木、佇鳴條以招風、聆哀音其如玉、窮覽物以盡齒、將弭跡於餘足、

豪士賦　有序

夫立德之基有常、而建功之路不一、何則循心以為量者存乎我、因物以成務者繫乎彼、存夫我者隆殺止乎其域、繫乎物者豐約唯所遭、遇落葉俟微風以隕、而風之力益寡、孟賁遭雍門以泣、而琴之感以来、何者欲隕之葉無所假烈風、將墜之泓不足繁哀響也、是故荀時啟於民、庸夫可以濟聖賢之功、斗筲可以定烈士之業、故曰才不半古、而功已倍之、益得之於時勢也、歷觀古今、徵一時之功、而居伊周之位者有矣、夫我之自我者、士猶嬰其累、物之相物、昆蟲皆有此情、夫以自我之量、而挾非常之勳、神器瞬其顧盼、萬物隨其俯仰、心玩居常之安、耳飽從諛之說、豈識乎功在身外、任出才表者哉、且好榮惡辱、有生之所大期、忌盈害上、鬼神猶且不免、人主操其常柄、天下服其大節、故曰天可讐乎、而時有衣服荷戟、立乎廟門之下、援旗誓衆、奮於阡陌之上、況乎代主制命、自下裁物者哉、廣樹恩不足以猷怨勤興利不足以補害、故曰代大匠斲者必傷其手、且夫政由甯氏、忠臣所為慷慨、祭則寡人、人主所不久堪、是以君奭鞅鞅不悅、公旦之舉、高平師師側目、博陸之勢而成王不遺嫌容於懷、宣帝若負芒刺於背、非其然者歟、嗟乎、光于四表、德莫富焉、王曰叔父、親莫昵焉、登帝天位、功莫厚焉、宇節浚邁、忠莫至焉、而傾側顛沛、僅而自全、則伊生抱明允以嬰戮、文子懷忠敬而齒劍、固其所也、因斯以言、夫以篤聖穆親、如彼之懿、大德至忠、如此之盛、尚不能取信於人主之懷、止譖於衆多之口、過此以往、惡觀其可安危之理、斷可識矣、又況乎饗大名以冒道家之忌、運知才而易聖哲所難者哉、身危由於勢過、而不知去勢、以求安福、積起於寵盛、而不知辭寵、以招福、見百姓之謀己、則申宮警守、以崇不畜之威、懼萬民之不服、則嚴刑峻制、以賈傷心之怨、然後威窮乎震主、而怨行乎上下、衆心日陰、危機將發、而方偃仰蹈時、謂足以奔世笑、古人之未工、忘己事之已拙、知叢歟之可矜、暗成敗之有會、是以事窮運盡、必於顛仆、風起塵合、而禍至、常酷也、聖人忌功名之過己、惡寵祿之踰量、蓋為此也、夫惡欲之大端、賢愚所共有、而游子猶高位於生前、志士恩垂名於身後、受生之分唯此而已、夫蓋世之業、名莫大焉、震主之勢、位莫盛焉、率意無違、欲莫順焉、借使伊人頗覽天道、知盡不可益、盈難久持、超然自引、高揖而退、則巍巍之盛、仰邈前賢、洋洋之風、俯冠來籍、而大欲不乏於身、至樂無慼乎舊邱、彌劭而德彌廣、身愈逸而名愈劭、此之不為、彼之何昧、然後河海之逝、埋為窮流、一簣之覆、積成山岳、名編山嶺之條、身

厭茶毒之痛、豈不譏哉、故聊賦焉、庶使百世少有寤云、

世有豪士兮、遭國顛沛、擯窮運之歸期、當衆通之所會、苟時至而理盡、譬摧枯而振敗、因天地以運動、恒才瓊而効大於是、禮極上典、服盡暉崇儀、北辰以葬宇、實蘭室而桂宮、攬玉衡於樞極、運萬物乎掌中、伊天道之剛健、猶時至而必僅、日罔中而弗昃、月何盈而不闕、襲覆車之危軌、笑前乘之去穴、若知欲而退止、超歸蕃而自戚、推璇璣以長謝、顧萬物而高揖、讓浮雲以遙志、豈咎衰之能集、儕為山以自隕、歎禍至於何及、

浮雲賦

有輕虛之艷象、無實體之真形、厚厥本初、浮況泯并、六律舊應、八風時遷、玄陰觸石、甘澤零霈、勢不崇朝、擾彼無外、若層臺高觀、重樓疊閣、或如鍾首之勢律、乍似寒門之寥廓、金柯分、玉葉散、綠翹明、碧英煥、鸞翔鳳翥、鴻驚鵠奮、鯨鯢沂波、鼓鰓衝遏、朱綠亂紀、羅袿失領、飛僊凌虛、隨風遊騁、有若芙蓉披葩、華總會、車渠繞理、瑪瑙縛文、

白雲賦

攄神景於八幽、合洪化乎烟煴、充宇宙以播象、協元氣而齊勳、發憤盧石、擢性洪流、

與曜沓泉升速融仁盈八紘以餘憤雖獨天其朱泄口口期於遼晷遇榮朝而倏忽紅葉發而蓋苞金翹援而合苑神收鬼化弼性遣序鳥殊類而比棲獸異迹而同處蛟引翳而並潛龍攀鴻而雙舉鸞舞鳥以軒罷驚企翮而迹佇長城曲蜿采闇相扶隼瑤臺之峨辭構瓊圖之離異雄虹墻而垂天翠鳥軒而日暈

鼓吹賦

原鼓吹之伊始益稷命於黃軒擂威靈於茲樂亮聖器而成文騁逸氣而憤壯繞頰手乎曲折舒飄颺以遐洞卷徘徊其如結及其悲唱流音彷徨依違合歡嚶弄乍數乍稀音躑躅於唇吻舌將舒而復迴鼓砰砰以輕投簫嘈嘈而微吟詠悲菊之流恩怒高臺之難臨顧穹谷以含哀仰歸雲而落音節應氣以舒卷響隨風而浮沉馬頻迹而增鳴士頻處而霑襟若乃迥郊澤戲野垌泰君馬詠南城修巫山之遐瞰觀芳樹之可榮

又

宮備衆聲體傳君器飾聲成文剛音作蔚響以形分曲以和綴敘嘉樂於會通宣萬變於觸類遒清響以定奏期要妙於豐會邈拊搏之所管移旻愍之為最

漏刻賦

偉聖人之制器妙萬物而為基形罔隆而弗色理何遠而不之寸管俯而陰陽致其誠尺表仰而日月與之期玄鳥懸而八風以情應玉衡立而天地不能欺既窮神以盡化又設漏以考時國乃挈金壺以南羅藏幽水而北戴擬洪輸於編鍾順卑高而為級激懸泉以遠射跨飛逵而遥集伏陰蟲以承波吞恒流其如挹是故來象神造去猶鬼紉因勢相引乘靈自厲口納朏吐水無滯咽形微獨靈之緒逝若垂天之電循四時以合最指昏明乎無廢龍八極於千分度晝夜乎一箭抱百刻以駿淳仰朔人而利見夫其立體也簡而効績也誠其假物也粗而致用也精積水不過一鍾導流不過一筵而用天者因其敏分地者賴其平徵聽者假其察負觀者借其明考計歷之潛應測日月之幽情信探賾之妙術雖無神其若靈

羽扇賦

昔楚襄王會於章臺之上山西與河右諸侯在焉大夫宋玉唐勒侍皆操白鸝之羽以為扇諸侯掩麈尾而笑襄王不悅宋玉趨而進曰敢問諸侯何笑諸侯曰昔者武玉玄覽造扇於前而五明安衆庶繁於後各有託於方圓蓋受則於蓮莆舍茲器而不用顧奚取於鳥羽宋玉曰夫創始者恒樸而飭終者必研是故烹飪起於熟石王斡基於椎輪安衆方而氣散五明圓而風煩未若茲羽之為麗固體俊而用鮮彼凌霄之偉鳥擒鮮輝之輕積隱九皋以鳳鳴游芳田而龍見醜靈龜而遠期超長年而久眄累懷壁於美羽挫千載乎一箭委曲體以受制奏雙翅而為扇則其布翮也差洪細秩長短稠不遍稀不簡於是鏤巨獸之齒裁奇木之幹憲靈樸於造化審貞則而妙觀移圓根於正體因天秩乎舊貫為不能別其是非人莫敢分其真贋翩姍姍以微振風飄飄以垂婉妙自然以為言故不積而能散其執手也安其應物也誠其招風也利其播氣也平混貴賤而一節風無往而不清諸侯曰善宋玉遂言曰伊茲羽之駿敏似南箕之啟扉垂皓曜之奕奕含鮮風之微微襄王仰而捐節諸侯伏而引非皆泰扇於楚庭執鳥羽而言歸屬唐勒而為之辭曰

伊鮮禽之令羽夫何翻翻與眇眇反寒暑於一掌之末運八風乎六翮之秒

桑賦

皇太子便坐益本將軍直廬也初世祖武皇帝為中壘將軍植桑一株世更二代年漸三紀扶疎豐衍柳有瑰異焉

夫何佳樹之洪麗超託居乎紫庭羅萬根以下洞嬌千條而上征豈民黎之能植乃世武之所營故其形瑰瑋類體豔衆木黃中奧理滋榮煩縟繁葉興而盈尺崇條蔓而曾尋希太極以延峙映承明而廣臨華飛鵠之流響想鳴鳥之遺音唯歷數之有紀恒依物以表德豈神明之所相將我皇之先識誇百世而勿剪超長年以永植

瓜賦

佳哉瓜之為德邈衆果而莫賢觀中和之滒祜播滋榮於甫田背芳春以初載迎朱夏而自延謇修条之莫莫遘秀冠之綿綿赴廣武以長翼葉煙接以雲連感佳時而促節蒙惠露而增鮮若乃紛敷雜錯鬱悅婆娑發彼通此迭相經過熙朗日以煙暉扇和風其如波有蔓蒙之卑及相椒聊之衆多發金榮於秀翹結玉實於柔柯敷翠景以自育綴修莖而星羅夫其種族類數則有括蔞定桃黃瓜傅金文密甫小青太斑玄爵素椀鞮首虎蹯庚陵出於秦谷桂髓起於巫山五色比象殊形異端或濟貌以表內或惠心而醜顏或摠文而抱綠或披素而懷丹氣洪細而俱芬體修短而必圓芳郁烈其充堂味窮理而不餉德弘濟於飢渴道殷流乎貢賤若夫灌以寒冰淬以夏凌越氣外歛溫液密凝體猶握虛離若剖冰

鼈賦有引

皇太子幸于鈞臺漁人獻鼈命侍臣作賦

其狀也宵脊運脅玄甲四周遒方圓於規矩徒廣狹以妨循盈尺而脚寸又取具於指掌鼻嘗氣而忌脂耳無聽而受響是以棲居多遁出處寡便尾不副首足不運身

於是從容澤畔肆志汪洋朝戲蘭渚夕息中塘越高波以燕逸覽洪流而潛藏咀蕙蘭之芳荄翳華藻之垂房

表

謝平原內史表

陸機言今月九日魏郡太守遣兼丞張含齎板詔書印綬假臣為平原內史拜受祇竦莫知所裁臣機頻負死罪死罪臣本吳人出自敝國世無先臣宣力之效才非丘園臥介之秀皇澤廣被惠濟無遠擢自羣萃累蒙榮進入朝九載歷官有六身登三閣宮成兩宮服冕乘軒仰齒貴遊攄景接迹顧邈同列苞重山岳義足厥沒遭國顛沛無節可紀罹蒙曠蕩臣獨何顏俛首頻膝憂塊若厲而橫為故齊王冏所見枉陷誣臣興衆人共作彈文幽執囹圄當為誅始臣之微誠不負天地倉卒之際慮有逼迫乃與弟雲及散騎侍郎袁瑜中書侍郎馮熊尚書右丞崔基廷尉正顧榮汝陰太守曹武思所以獲免陰冢避迴崎嶇旬列片言隻字不關其間事跡筆跡皆可推校而一朝翻然更以為罪蓋國之生尚不足宏區區本懷實有可悲畏逼天威即罪惟謹鉗口結舌不敢上訴所天莫大之釁日經聖聽肝血之誠終不一聞所以臨難慷慨而不能不恨恨者唯此而已重蒙陛下愷悌之宥回霜收電使不隕越復得

扶老攜幼生出獄戶懷金抱紫退就散華感恩惟咎五情震悼蹐天蹐地若無所容不悟日月之明逐垂曲照雲雨之澤播及朽瘁忘臣弱才身無足采哀臣零落罪有可察苟削丹書得表平民則塵洗天波豬純聚口臣之始望尚未至是猥辱大命顯授符虎使春枯之條更與秋蘭垂芳陸沉之羽復與翔鴻撫翼雖安國免徒起紆青組張敞亡命坐致朱軒方臣所荷未足為泰豈臣蒙垢含吝所宜叅竊非臣毀宗夷族所能上報喜懼參并悲慚哽結拘守常憲當便道之官不得東身奉走稽顙城闕瞻係天徼馳心輦轂臣不勝屏營延仰謹拜表以聞

薦賀循郭訥表

伏見武康令賀循德量邃茂分鑒清遠服膺道素風操凝峻歷試二城刑政肅穆前蒸陽令郭訥風度簡曠器識朗拔通濟敏悟才足幹事循守下縣編名凡悴訥歸家蓬蓽遂有年皆出自新邦朝無知己居在遐外志不自營年時倏忽而邈無階緒實州黨恩智所為恨恨臣等伏思臺郎所以使州州有人非徒以均分顧路惠及外州而已誠以庶土殊風四方異俗壅隔之害遠國益甚至於荊揚二州戶各數十萬今揚州無郎而荊州江南乃無一人為京城職者誠非聖朝待四方之本心至於才望資品循可尚書郎訥可太子洗馬舍人此乃衆望所積非但企及清塗苟充方選也

謹條資品乞蒙簡察（吳志孫皎陸機陸雲薦顧榮賀循表其後云臣等並以凡才累蒙拔飾此誠臣節思報之時而才不稱職恩澤不流朝未知良士役時而宇宙無言謹有敝賢之咎是以不勝思管謹冒死表聞）

見原後謝表

趙王倫以陸士衡為中書侍郎齊王冏士衡付廷尉出既謝表

臣以賤在中書制命所出而臣本以筆札見知辭不獲已乃詐發內疾喪出就第雲哭泣受弔片言隻字文不關其間

薦張暢表

伏見司徒下諫議大夫張暢除當為豫州內史丞暢才思清敏志節貞厲秉心立操早有名譽真年時舊比多歷郡守惟暢陵遲末齒而佐下藩遂蹈碎獷於暢名實損愚以為宜解舉試以近縣

牋

與趙王倫薦戴淵牋

蓋聞繁弱登御然後高墉之功顯孤竹在肆然後降神之曲成是以高世之心緬邈過之罷鹽匿之才思託大音之和伏見處士廣陵戴若思年三十清沖簡遠識量允塞思理足以研幽才鑒足以辯物安窮樂志無風塵之慕砥節立行有井渫之潔

誠東南之遺寶宰朝之奇璞也若得託跡康衢則能結轨騏驎曜質廊廟必能垂光璵璠矣惟明公垂神抹察不使忠允之言以人而廢

同前（出庾闡晉書與今本稍異今并載之）

蓋聞繁弱登御然後高墉之功顯孤竹在肆然後降神之曲成伏見處士戴淵砥節立行有井渫之潔安窮樂志無風塵之慕誠東南之遺寶朝廷之貴璞也若得寄跡康衢必能結轨騏驎耀質廊廟必能垂光璵璠夫枯岸之民果於輸珠澗山之客烈於貢玉蓋明暗星形則庸識所甄也

至洛與成都王頴牋

玉室多故禍難荐有羊玄之乘寵山賢專記朝政奸臣賊子是為比周皇甫商同惡相求共為亂階至今天子飄颻甚於贅旒伏惟明公匡濟之舉義命方宣元戎既啟風威雷赫機以奪闇文武寡施猥紊橫發委任外圍輒承嚴教董率諸軍惟力是視

書

與弟雲書

仁壽殿前有大方銅鏡高五尺餘廣三尺二寸立著庭中向之便寫人形體了了亦恠也

又

天淵池南岡有果各作一株無處不有縱橫成行一果之間輒作一堂（又云天淵池畔基可塘）

又

監徙武庫建始殿諸房中見有兩足候真恆物也（又聽松觀東作監徙武庫屋）

又

此間有一僧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以履酒甕耳。

七

七徵

玄虛子耽性沖素雍容玄泊棄時俗而弗狥甘漁釣於一壑乃有通徵大夫怨皇居之失寶傷鴻誓之後聞策玄黃於棒險憑穴嵁而啟言通徵大夫曰奇膳玉食窮滋致豐簡犧羽族考牲毛宗俯出沉鮪仰落歸鴻創承胎於孕豹宰瘠肝乎養龍拾朝陽之遺卵納丹穴之飛鳳神宰奇稔嘉禾之穗含滋發馨素顆玉鋭灼若皓雪之顆玄雲皎若明珠之積細眞素蠅踊而滉滑滋芬溢而相徹味雖濃而弗爽氣既惠而復奇介景福於眉壽稽盛克乎齊聖子能饗之乎通徵大夫曰豐居華殿奇構磊落

萬宇雲覆千檻林錯仰綏現木俯積瑛石敷延袤之廣廡增凌霄之高閣秀清輝乎雲表騰藻蔭之爽爽珍觀清樹岳立連行雲階飛陸仰涉穹蒼聳浮柱而虬立拖飛檐以龍翔回房旋室綴珠襲玉圖畫神仙延祐承福懸鼈高達長廊迴屬於是登漸臺理俊音鏡玄沚望長林逐狡獸弋輕禽覽壯藝以悅觀聆和樂而怡心子能居之乎通徵大夫曰金石諧而齊響塤篪協而和鳴於是才人進羽衞玄弁被藻襲侈紫領以鴻歸仰墻首而鴈立激長歌於丹唇發鏗鏘乎素木合清商以絕節揮流徵而赴曲奏南荊之高歎訴易水之清角陶乃覩蛾眉之羣麗容既都而又閑嬌纖腰以逐節頓皓足於鼓盤舒妍暉以妖韶若陸危之未安通徵大夫曰益閨沐北有采唐之思淇上有送予之歎關雎以寤寐為風濮洧以謔浪為歡若夫妖嬪豔女鬼羣擢俊穆藻儀於今衰茂當年之柔嫚縈妍規之約纖體每變而增閑秀芳發其愉愉若餘頸之可食若夫靈晉潛租顏退荊觴升清琴鳳因清明以宣誠流徽瞼而投愛纖手揮而鳴佩鏗華矜破則芳塵萃子其納之乎通徵大夫曰窪有殊而一致業有殊而名約各因姿以效績期寄響於天人也孰與顯奇蹤於萬邦撫六轡而高遊瞰八宇以攄眩齊清風乎諸侯言成否泰氣作溫涼徘徊略於強暴綜陰紀乎危邦子豈不覩斯之雍容乎通徵大夫曰明主應期撫民以德配仁風於黃唐齊威靈乎宸極

奏倫幸序庶績咸乂盈流風於雍俗給天民乎齊泰是以玄靈感而表應嘉神繁而畢覩舞唐庭之來儀鳴岐陽之鸞鷟應天監之休命荷神聽之介福然聖主達持盈之寶術寤經國之在賢各畢榮於分局期贊化於大鈞吾子豈不欲縻好爵於天宇願列彙乎帝臣歟玄虛子作而言曰甚哉鄙人之惑也猶窮纓自逸於井幹憑河盜本於黃川欽至論數敝社謹聞命於王孫

連珠

演連珠五十首

臣聞日溥星運宵天所以紀物山盈川沖后地所以播氣五行錯而致用四時遷而成歲是以百官恪居以赴八音之離明君執契以要克諧之會

臣聞任重於力才盡則困用廣其器應博則凶是以物勝權而衡殆形過鏡則照窮故明王程才以效業貞臣底力而辭豐

臣聞駑俊之才世所希乏丘園之秀因時則揚是以大人基命不擢才於后土明主拳典不降佐於翼翼

臣聞世之所遺未為非寶主之所珍不必適治是以俊乂之數希秦駟車之拾金碧之嵁忘辱風舉之使

臣聞祿放於寵非隆家之舉官私於親非興邦之選是以三卿世及庚國多衰弊之政五侯並執西京有陵夷之運

臣聞靈輝朝覿稱物納照時風夕灑程形賦音是以至道之行萬類取足於世大化既洽百姓無匱於心

臣聞頓網探淵不能拍龍振綱羅雲不必招鳳是以巢箕之叟不眄丘園之幣洗渭之民不發傅嵓之夢

臣聞鑑之積也無厚而照有重淵之深目之察也有畔而眠周天壤之際何則應事以精不以形造物以神不以器是以萬邦凱樂非悅鐘鼓之娛天下歸仁非感玉帛之惠

臣聞積實雖微必動於物索虛雖廣不能移心是以都人冶容不悅西施之影乘馬班如不輟太山之陰

臣聞應物有方居難則易藏器在身所之者時是以克堂之芳非蘭所難繞梁之音實繁絃所思

臣聞智周通塞不為時窮才經夷險不為世屈是以凌飈之羽不采反風曜夜之目不思倒日

臣聞忠臣率志不謀其報貞士發憤期在明賢是以柳莊黜璜非貪仆行之賞禽息碎首豈要先茅之田
臣聞利眼瞎雲不能垂照朗璞蒙垢不能吐暉是以明哲之君時有蔽壅之累俊人之臣屢抱後時之歎
臣聞郁烈之芳出於委灰繁會之音生於絶絃是以貞女要名於沒世烈士赴節於當年
臣聞良宰謀朝不必借威貞臣衛主修身則足是以三晉之強屈於齊堂之俎千乘之勢弱於陽門之夫
臣聞赴曲之音洪細入韻蹈節之容俯仰依詠是以書苟適事精粗可施士苟適道修短可命
臣聞因雲灑潤則芬澤易流乘風載響則音徽自遠是以德教俟物而濟榮名緣時而顯
臣聞覽影偶質不能解獨指跡慕遠無救於遲是以循虛器者非應物之具玩空言者非致治之機
臣聞鑽燧吐火以續暘谷之晷揮扇生風而繼飛廉之功是以物有微而昭著事有

瑣而助洪
臣聞春風朝煦蕭艾零其溫秋霜宵墜芝蕙被其凍是以威以齊物為廉德以普濟為弘
臣聞性之所期貴賤同量理之所極卑高一歸是以准月稟水不能加涼晞日引火不必增輝
臣聞巧盡於器智數則貫道繫於神人亡則滅是以輪匠斲目不乏奚仲之妙瞽史清耳而無伶倫之察
臣聞絶節高唱非凡耳所悲肆義芳訊非庸聽所善是以南荊有寡和之歌東野有不釋之辨
臣聞尋煙染芬薰息猶芳徽音鍊響操終則絶何則垂於世者可繼止乎身者難結
是以玄晏之風恒存動神之化已滅
臣聞託閨藏形不為巧密倚智隱情不足自匿是以重光發藻尋虛捕景大人貞觀探心昭忒
臣聞披雲看青則天文清澄風觀水則川流平是以四族救而唐弘二臣誅而楚肅
臣聞音以比耳為美色以悅目為徽是以衆聽所傾非假北里之操萬夫婉孌非俟西子之顏故聖人隨世以擢佐明主因時而命官
臣聞出乎身者非假物所隆牽乎時者非克己所勗是以利盡萬物不能厭童昏之心德表生民不能救棲遑之弊
臣聞動循定檢天有可察應無常節身或難照是以望景揆日盈數可期撫臆論心有時而謬
臣聞傾耳求音眡優聽苦澄心狥物形逸神勞是以天殊其數雖同方不能分其感
理塞其通則並質不能共其休
臣聞遯世之士非受孤介之性幽居之女非無懷春之情是以名勝欲故偶影之操矜窮愈達故凌霄之節厲
臣聞聽極於音不慕鈞天之樂身足於蔭不假垂天之雲是以蒲密之黎遺時雍之世豐沛之士忘桓撥之君
臣聞飛轡而頓則離朱與矇瞍收察懸景東秀則夜光與砆砢擢是以才換世則俱困功偶時而並劾
臣聞示應於近遠有可察託驗於顯微或可包是以寸管下係天地不能以氣欺尺素逆立日月不能以形逃

臣聞絃有常音故曲終則改鏡無畜影故觸形則照是以虛已應物必究千變之容挾情適事不觀萬殊之妙
臣聞祝敔希聲以諧金石之和擊鼓疎擊以節繁絃之契是以經治必宣其通圖物恒審其會
臣聞目無常音之察耳無照景之神故在乎我者不誅之於己存乎物者不求備於人
臣聞放身而居體逸則安肆口而食厲厭則亮是以王鮪登俎不假吞波之魚蘭膏停室不思衝燭之龍
臣聞衝波安流則龍舟不能以漂震風洞發則夏屋有時而傾何則牽乎動則靜疑係乎靜則動貞是以淫風大行貞女豪治容之藩滔化殷流盜跖挾曾史之情
臣聞達之所服貴有或遺窮之所接賤而必尋是以江漢之君悲其墜僕少原之婦哭其亡簪
臣聞觸非其類雖疾不應感以其方雖微則順是以商飆漂山不與盈尺之雲谷風乘條必降獨天之潤故闇於治者唱繁而和寡審乎物者力約而功峻
臣聞煙出於火非火之和情生於性非性之適故火壯則煙微性克則情約是以殷

墟有威物之悲周京無佇立之跡。

臣聞通物之技俯仰異用應事之器通塞異任是以鳥棲雲而繳飛魚藏淵而網沉貢鼓密而含響朗笛踈而吐音

臣聞理之所守勢所常奪道之所閉權所必開是以生重於利故據圖無揮劍之痛義重於身故臨川有投跡之哀。

臣聞圖形於影未盡纖麗之容察火於灰不覩洪赫之烈是以問道存乎其人觀物必造其質

臣聞通於變者用約而利悖明其要者器淺而應玄是以天地之頤該於六位萬殊之曲窮於五絃

臣聞情見於物雖遠猶邇神藏於形雖近則密是以儀天步晷而修短可量臨淵揆水而淺深難察

臣聞虐暑熏天不減堅冰之寒涸陰凝地無累陵大之熱是以吞舟之強不能反蹈海之志漂鹵之威不能降西山之節

臣聞理之所開力所常達數之所塞威有必窮是以烈火流金不能焚景況寒凝海不能結風

臣聞足於性者天損不能入貞於期者時累不能淫是以迅風陵雨不謬辰禽之察勁陰殺節不渝寒木之心

論

五等諸侯論

夫體國經野先王所慎創制垂基思隆後葉然而經略不同長世異術五等之制始於黃唐郡縣之治創自秦漢得失成敗備在典謨是以其詳可得而言夫先王知帝業至重天下至曠曠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獨任任重必於借力制曠終乎因人故設官分職所以輕其任也並建互長所以弘其制也於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裁其親疎之宜使萬國相維以成磐石之固宗盟雜居而定維城之業又有以見綏世之長御識人情之大方知其為人不如厚己利物不如圖身安上在於悅下為己在乎利人故易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孫卿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之利也是以分天下以厚樂而已得與之同憂饗天下以豐利而我得與之共害利博則恩篤樂遠則愛深故諸侯享食土之實萬國受世及之作矣夫然則南面之君各務其治九服之民知有定主上之子愛於是乎生下之體信於是乎結世治足以敦風道衰足以禦暴故強殺之國不能擅一時之勢雄俊之士無所寄爵王之志然後國安由萬邦之思治主莫親羣后之圖身譬猶眾目營方則天網自舉四體辭難而心膂獲人三代所以直道四王所以隆業也夫盛衰陰敵理所固有救之廢興繫乎其人原法期於必涼明道有時而闇故世及之制敵於強弊厚下之典漏於末折侵弱之譬遷自三季陵夷之禍終於七雄昔者成湯親賚夏后之鑒公旦目涉商人之戒文質相濟損益有物故五等之禮不革於時封畛之制有隆焉爾者豈玩二王之禍而闇經世之算乎固知百世非可懸御善制不能無敵而侵弱之辱愈於珍祀土崩之困痛於陵夷也是以經始權其多福慮終取其少禍非謂侯伯無可亂之符郡縣非致治之具也故國憂賴其釋位主弱憑其翼戴及承微積敵王室遂卑猶係名位祚垂後嗣望統幽而不輟神器否而必存者豈非置勢使之然歟降及亡秦棄道任術懲周之失自矜其得尋斧始於所庇制國昧於弱下國虞獨攬其利主憂莫興其害雖遠亡趣亂不必一道顛沛之釁實由孤立是蓋思五等之小怨忘經國之大德知陵夷之可患閨土崩之為痛也周之不競有自來矣國之令主十有餘世然片言動王誥侯必慮一朝振於遠國先叛故強晉收其請隧之圖暴楚觀其觀鼎之志宣劉項之能闚關勝廣之敗瓠瀦哉借使秦人因循周制雖則無道有與共弊覆滅之禍豈在暴日漢矯秦枉大啟侯王境土喻溢不遵舊典故賈生憂其危晁錯痛其亂是以諸侯阻其國家之富憑其士民之力勢足者反疾土狹者逆遁六臣犯其弱綱七子衝其滿網皇祖庶於黥徒西京病於東帝是蓋過正之災而非建侯之累也然呂氏之難朝士外顧宋昌策漢必稱諸侯建至中葉忌其失節割削宗子有名無實天下曠然復襲亡秦之軌矣是以五侯作威不忌萬邦新都襲漢易於拾遺也光武中興纂隆皇統而猶遵覆車之遺轍養喪家之宿疾僅及數世姦軌充斥卒有強臣專朝則天下風靡一夫縱橫則城池自夷豈不危哉在周之世難興王室救命者七臣千位者三子嗣王委其九鼎凶挾據其天邑鉦聲震於閫宇鋒鏑流乎絳闕然禍止纔而害不覃及天下晏然以治侍亂是以宣王興於共和襄惠振於晉鄭豈若二漢階闥蹙擾而四海已沸尊臣朝入而九服夕亂哉遠惟王莽篡逆之事近覽董卓擅權之際億兆悼心愚智同痛然猶以之存漢以之亡夫何故哉豈世乏賢時之臣士無匡合之志歟蓋遠績屈於時異雄心挫於卑勢屬故烈士抃腕終委兒豎之手中人變節以助虐國之禁雖復時有嗚合同志以謀王室然上非異主下皆市人師旅無先定之班君臣無相保之志是以義兵雲合無救翅拭之禍民望未改而已見大漢之滅矣武以諸侯世位不必常全昏主暴君有時比跡故五等所以多亂今之牧守皆以官方庸能雖或失之其得固多故郡縣易以為治夫德之休明黜陟日用長率連

儻咸述其職而淫昏之君無所容過何則其不治哉故先代有以興之矣荀武哀陵百度自悖儻官之吏以貨準才則貪殘之萌皆如羣后也安在其不亂哉故後王有以之廢矣且要而言之五等之君為已思治郡縣之長為利圖物何以儆之蓋企及進取仕士之常志修已安民良士之所希及夫進取之情銳而安民之譽遲是故侵百姓以利已者在位所不憚捐實事以養名者官長所厭也君無卒歲之圖臣挾一時之志五等則不然知國為已土衆皆我民民安已受其利國傷家嬰其病故前人欲以垂後後嗣思其堂構為上無苟且之心羣下知勝固之義使其並賢居治則功有厚薄而愚處亂則過有深淺然則探八代之制幾可以一理貫秦漢之典殆可以一言蔽矣

辨亡論上

昔漢氏失御奸臣竊命禍基京畿毒徧宇內皇綱弛紊王室遂卑於是羣雄蜂駭義兵自合吳武烈皇帝慷慨下國震發荊南權略紛紜忠勇伯世威稜則夷羿震盪兵交則醜虜授馘遂歸清宗祜蒸稚皇祖於時雲興之將帶州陾起之歸踵已嘷嗣之羣風驅熊羆之衆霧集雖兵以義合同盟戮力然皆包藏禍心阻兵怙亂或師無謀律喪威稔惡忠規武節未有如此其著者也武烈既沒長沙桓王遵才命世弱冠秀

發拾慣遺老興之述業神兵東驅奮寡犯衆攻無堅城之將戰無交鋒之虜誅叛柔服而江外底定飭法脩師則威德翕赫賓禮名賢而張昭為之雄交御豪俊而周瑜為之傑彼二君子皆弘敏而多奇雅達而聰哲故同方者以類附等契者以氣集而江東蓋多士矣將北伐諸華誅鉏干紀旋皇輿於夷庚反帝座乎紫闥挾天子以令諸侯清天步而歸舊物戎車既次羣雄側目大業未就中世而殞用集我大皇帝以奇蹤襲於逸熱眷心因於令圖從政資於故實播惠稽乎遺風而加之以篤固申之以節儉嘈咨俊茂好謀善斷東昂旅於丘園旌命交於窮巷故豪彥尋聲而響臻志士希光而景驚英人輻輳猶士如林於是張昭為師傅周瑜陸公魯肅呂蒙之疇入為腹心出作股肱甘甯凌統程普賀齊朱桓朱然之徒奮其威辭當潘璋黃蓋蔣欽周泰之屬宣其力風雅則諸葛瑾張承步騭以聲名光國政事則顧雍潘濬呂範呂岱以器任幹職奇偉則虞翻陸績張溫張惇以風議舉正奉使則趙咨沈珩以敏達延譽術數則吳範趙達以機祥協德董襲陳武殺身以衛主駱統劉基強諫以補過謀無遺謨舉不失策故遂割據山川跨制荊吳而與天下爭衡矣魏氏常藉戰勝之威率百萬之師浮鄧塞之舟下漢陰之衆刑樯萬計龍躍順流銳騎千里虎步原隰謨臣盈室武將連衡喟然有吞江淮之志一宇宙之氣而周瑜驅我偏師黜之赤壁喪旗亂職僅而獲免收跡遠遁漢王亦憑帝室之號帥巴漢之民乘危騁變結壘千里志報關羽之敗圖收湘西之地而我陸公亦捽之西陵覆師敗績困而後濟紀命永安績以濡須之寇臨川推銳蓬龍之戰子輪不反由是二邦之將喪氣挫鋒勢汲財匱而吳蒐然坐乘其弊故魏人請好漢氏乞盟遂躋天號鼎峙而立西屠庸蜀之郊北裂淮漢之涘東包百越之地南拓羣蠻之表於是溝八代之禮范三王之樂告類上帝烈祖升配羣后虎臣殺卒循江而守長棘勁鋸望飈而奮庶尹盡規於上四民展業於下化協殊裔風衍遐垓乃俾一介行人撫巡外域臣象逸駿擾於外閑明珠瑱寶耀於內府珍瑰重跡而至奇玩應響而赴輶軒騁於南荒衝輈息於翔野齊民免干戈之患戎馬無晨服之虞而帝業固矣大皇既沒幼主蒞朝奸回肆虐景星晝興虞脩遺憲政無大闕守文之良主也降及歸命之初典刑未滅故老猶存大司馬陸公以文武熙朝左丞相陸凱以謇諤盡規而施績范慎以盛重顯丁奉離婁以武毅稱孟宗丁固之徒為公卿樓玄賀邵之屬掌機事元首雖病股肱猶存爰及末葉羣公既喪然後黔首有瓦解之患皇家有土崩之釁歷命應化而徵王師蹈運而發平散于陳民幹于邑城池無藩籬之固山川無溝阜之勢非有公輸雲梯之械智伯灌激之害楚子築室之圍燕人濟西之隊軍未浹辰而社稷夷矣雖忠臣孤憤烈士死節將吳敕哉夫曹劉之將非一世所選向時之師無曩日之衆戰守之道抑有前符險阻之利俄然未改而成敗異理古今詭趣何哉彼此之化殊授任之才異也

辨亡論下

昔三方之王也魏人據中夏漢氏有岷益吳制荊揚而秦有交廣曹氏雖功濟諸華虐亦深矣其民怨矣劉公困險以飭智功已溥矣其俗陋矣夫吳桓王基之以武太祖成之以德聰明叡達懿度弘遠矣其求賢如不及恤民如稚子接士盡威德之容親仁罄丹府之愛拔呂蒙於戎行識潘濬於係虜推誠信士不恤人之我欺量能授器不患權之我偏執鞭弭以重陸公之威悉委武衛以濟周瑜之師舉宮菲食以豐功臣之賞披懷虛已以納謨士之算故曾肅一面而自托士樂蒙險而致命高張公之德而省游田之娛賢諸葛之言而割情欲之歡感陸公之規而除刑法之煩奇劉基之議而作三爵之誓屏風蹋蹏以伺子明之疾分滋損甘以育凌統之孤登壇慷慨歸魯子之功削投惡言信子瑜之節是以忠臣競盡其謨志士咸得肆力洪規遠略固不厭夫區區者也故百官苟合庶務未遑初都建業羣臣請備禮秩天子辭而不許曰天下其謂朕何宮室輿服蓋慊如也爰及中葉天人之分既定百度之缺粗脩雖醮化整綱未齒乎上代抑其體國經民之具亦足以為政矣地方幾萬里帶

中將百萬其野沃其兵練其器利其財豐東負滄海西阻險塞長江制其區宇峻山帶其封域國家之利未臣有弘於茲者矣借使中才守之以道善人御之有術數率遵典勤民謹政循定衆守常險則可以長世永年未有危亡之患也或曰吳蜀唇齒之國也蜀滅吳亡理則然矣夫蜀益藩援之興國而非吳人之存亡也何則其郊境之接重山積險陸無長轂之徑川泥流迟水有驚波之艱雖有銳師百萬猷行不過千夫舳艫千里前驅不過百艘故劉氏之伐陸公喻之長蛇其勢然也昔高之初亡朝臣異謀或欲積石以險其流或欲機械以禦其變天子總羣謀而諮之大司馬陸公公以四瀆天地之所以節宣其氣固無可遏之理而機械則彼我之所共彼若棄長技以就所屈即荆揚而爭舟楫之用是天贊我也將謹守峽口以待擒耳遽步闡之亂憑寶城以延強寇重資幣以誘羣蠻于時大邦之衆雲翔雷發懸拾江介蜂蠆蓬滿襜帶要害以止吳人之西而已漢舟師沿江東下陸公以偏師三萬北據東坑深溝高壘案甲養威反虜跧跡待戮而不敢北窺生路強寇敗績宵遁喪師大半分命銳師五千西禦水軍東西同捷獻俘萬計信哉賢人之謀豈欺我哉自是烽燧罕警封域寖廣陸公没而潛謀兆吳釁深而六師駭夫太康之役衆未盛乎襄日之師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而邦家顛覆宗廟為墟嗚呼人之云亡邦國珍瘁不

其然歟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玄曰亂不極則治不形言帝王之因天時也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言為國之恃險也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險言守險之由人也吳之興也參而由焉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及其亡也恃險而已又孫卿所謂捨其參者也夫四州之萌非無衆也大江之南非乏俊也山川之險易守也勁利之器易用也先政之策易循也功不興而禍遘者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是故先王達經國之長規審存亡之至數謙己以安百姓敦厚以致人和寬冲以誘俊又之謀慈和以結士民之愛是以其安也則黎元與之同慶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共患安與衆同慶則其危不可得也危與下共患則其難不足恤也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參秀無悲殷之思黍離無愍周之感矣

議

大田議

臣聞隆古之王不改法而下治陵夷之世不易術而民怠夫商人逸而利厚農人勞而報薄導導農以利則耕夫勸節商以法則游子歸

頌

漢高祖功臣頌

相國酇文終侯沛蕭何相國平陽懿侯沛曹參太子少傅留文成侯韓張良丞相曲逆獻侯陽武陳平楚王淮陰韓信梁王昌彭越淮南王六黥布趙景王大梁張耳韓王韓信燕王豐盧綰長沙文王吳芮荆王沛劉賈太傅安國懿侯王陵左丞相絳武侯沛周勃相國舞陽侯沛樊噲右丞相曲周景侯高陽酈商太僕汝陰文侯沛夏侯嬰丞相潁陰懿侯睢陽灌嬰代丞相陽陵景侯魏傅寬車騎將軍信武肅侯靳歙大行廣野君高陽酈食其中郎建信侯齊劉敬大中大夫楚陸賈太子太傅稷嗣君薛叔孫通魏無知護軍中尉隱何新成三老董公轅生將軍紀信御史大夫沛周苛平國君侯公右三十一人與定天下安社稷者也頌曰

茫茫宇宙上埒下黷波振四海塵飛五岳九服徘徊三靈改卜赫矣高祖肇載天禄沉跡中鄉飛名帝錄慶雲應禮望階授木龍興泗濱虎嘯豐谷彤雲晝聚素靈夜哭金精仍頼朱光以渥萬邦宅心駿民敦足堂堂蕭公王跡是因綢繆叡后無競惟人外濟六師内撫三秦拔奇兼難邁德振民體國垂制上穆下親名蓋羣后是謂宗臣平陽樂道在變則通爰玄爰默有此武功長驅河朔雷擊壞東協策淮陰亞跡蕭公丈成作師通幽洞冥永言配命因心則靈窮神觀化望影揣情鬼無隱謀物無遁形武關是闢鴻門是寧隨難榮陽即謀下邑鎖印基廢推齋勸立運籌固陵定策東垂

三王從風五侯允集霸楚實喪皇漢凱入怡顏高覽弭翼鳳戢託跡黃老辭世卻粒曲逆宏達好謀能深游精杳漠神跡是尋重玄匪奥九地匪沉伐謀先兆擯響於音奇謀六奮嘉慮四迴規王以足離項于懷格人乃謝楚翼實摧輔王寧執胡馬洞開迎文以謀笑高以哀灼灼淮陰壘武冠世策出無方思入神契奮臂雲興騰跡虎噬凌險必夷推堅則脆肇謀濟漢還定渭表京索既扼引師北討齊河夷魏登山滅趙威震火烈勢踰風掃拾代如遺偃齊猶草二州肅清四邦咸寧乃眷北燕遂表東海克滅龍且爰取其旅劉項懸命人謀是興念功惟德辭通絶楚彭越觀時殘跡匿光民具爾瞻冀國鷹揚威凌楚域質委漢王靖難河濟即宮舊梁烈烈黯布耽耽其貌名冠強楚鋒猶驟電靚幾蟬蜕悟主革面肇彼梟風翻為我扇天命方輯王在東夏矯矯三雄至于垓下元凶既夷龍祿來假保大全祚非德孰可謀之不臧舍禍取禍張耳之賢有聲梁魏士也罔極自貽伊媿俯思舊恩仰察五雄脱跡違難披榛來洎改策西秦報辱北冀怦葉更輝枯條以肆王信韓孽宅土開疆我圖爾才越遷晉陽盧綰自徹婉孌我皇跨功踰德祚爾稱章人之貪禍甯為亂亡吳芮之王祚由梅鋗功微勢弱世戴忠賢肅肅荆王董我三軍我圖四方殷薦其勛庸親作勞藹楚是分往踐厥字大啟淮濆安國建親悠悠我思依依哲母既明且慈引身伏劍永言固之

淑人君子寔邦之基義形於色憤發於辭主亡與亡永命是期綽侯質木多略寡言曾是忠勇惟帝攸歎雲驚雹丘景逸上蘭平代禽狒奋有燕韓竊亂以武斃呂以權滌穢紫宮徵帝太原實惟太尉劉宗以安挾功震主自古所難勳耀上代身終下藩

彝陽道迎延帝幽厥宣力王室匪惟厥武總于鴻門披闔帝宇僻顏請項掩滅豬玉曲周之進于其哲凡俾率爾徒從王于征振威龍蜕攄武墉城六師實因克荼禽黥猗歟汝陰綽有裕戎軒肇跡荷策來附馬煩轡殆不釋擁樹皇儲時乂平城有謀顓陰銳敏庸為軍鋒舊戈東域禽項定功乘風碧響高步長江收吳引淮光啟于東陽陵之助元帥是承信武薄伐楊節江陵更王殄國俾亂作慝忱忱廣野誕節令圖進謁嘉謀退守名都東規白馬北距飛狐即倉救庾據險三窪轄軒東踐漢風載徂身死于齊非說之辜我皇實念言祚爾孤建信表幹被福獻實指明周漢銓時論道移帝伊洛定都鄭鎬柔遠鎮邊實啟攸考抑抑陰生知言之貫往制勁越來訪皇漢附會平勃曳山剪亂所謂伊人邦家之彥百王之極舊章靡存漢德雖朗朝儀則昏稷嗣制禮下肅上尊穆穆帝典煥其盈門風睎三代憲流後昆無知啟敏獨昭奇跡察侔蕭相貶同師錫隨何辯達因資於敵紓漢救楚雖生是績瞻瞻董叟誤我平陰三軍縞素天下歸心哀生秀朗況心善照漢柿南振楚威自撓大略淵回元功譬效

逸哉惟人何識之炊鬯信誑項輔軒是乘攝齋赴節用死執懲身與烟消名與風興

周苛慷慨心若懷冰形可以暴志不可凌貞執節沒亮跡雙升帝嘻嗣庸後嗣是膺

天地雖順王心有違懷親望楚永言長悲侯公伏軾皇媼來歸是謂平國寵命有輝

虞風過物清濁效響大人于興利在攸往弘海者川崇山惟壤詔瀆鏘音衮龍比象

明明衆善同濟天網劍宣其利鑒獻其朗文武四充漢祚克廣悠悠遐風千載是仰

贊

孔子贊

孔子獻聖配天弘道風扇玄流思探神賾明發懷周興言誤老靈魄有行言觀蒼昊

清歌先識丹書有造

王子喬贊

遺形靈岳顧景忘歸乘雲倏忽飄飄紫微

箴

丞相箴

夫導民在簡為政以仁仁實生愛簡亦易遵網疏下睦禁密巧繁深文碎教伊何能

存故人不可以不審任不可以不忠捨賢昵讒則喪國邦且偏見則昧專聽惑疑耳

目之用亦各有期夫豈不察而惟墻隔之矜已任智是蔽是欺德無違而不復惡可

遵而不追存亡日鑒成敗代陳人咸知鏡其貌而莫能照其身

策文

策秀才文

昔三代明王啟建洪業文質殊制而令名一致然夏人尚忠忠之弊也朴救朴莫若

敬殷人革而脩禹敬之弊也鬼救鬼莫若文周人矯而變禹文之弊也簡救簿則又

反之於忠然則王道之反覆其無一定邪亦所祖之不同而功業各異也自無聖王

人散久矣三代之損益百姓之變遷其故可得而聞邪今將反古以救其弊明風以

篤其穢三代之制將何所從太古之化有何異道

又

又問在昔哲王象事備物明堂所以崇上帝清廟所以甯祖考辟雍所以班禮教太

學所以講藝文此蓋有國之盛典為邦之大司亡奉廢興制度荒闕諸儒之論損益

殊物漢氏遺作居為異事而蔡邕月令謂之一物將何所從

又

又問庶明亮采故時雍穆唐有命既集而多士隆周故書稱明良之歌易貴全蘭之

美此長世所以廢興有邦所以榮替夫成功之君勤於求才立名之士急於招世理

無世不對而事千載恒背古之興王何道而如彼後之衰世何闕而如此

又

又問昔唐虞垂五刑之教周公明四罪之制故世歎清問而時歌緝熙奸宄既殷法

物滋有叔世崇三辟之文暴秦加族誅之律溱刑淪胥虐濫已甚漢魏遵承因而弗

革亦由險泰不同而救世異術不得已而用之故也寬猛之中將何立而可族誅之

法足為永制與不

又

又問曰夫五行迭代陰陽相須二儀所以陶育四時所以化生易稱在天成象在地

成形形象之作相須之道也若陰陽不調則大數不得不否一氣偏廢則萬物不得

獨成此應同之至驗不偏之明證也今有溫泉而無寒火其故何也思聞辨之以釋

不同之理

又

又問曰夫窮神知化才之盡稱備物致用功之極目以之為政則黃羲之規可踵以

之革亂則玄古之風可紹然而唐虞密皇人之淵網夏殷繁帝者之約法機心起而

日進淳德往而莫返豈太樸一離理不可振將聖人之道稍有降殺邪

傳

顧譚傳

宣太子正位東宮天子方隆訓導之義妙簡俊彥講學左右時四方之傑畢集大傳諸葛恪等雄奇蓋衆而譚以清識絶倫獨見推重自太尉范慎謝景羊徽之徒皆以秀稱其名而悉在譚下

碑

晉平西將軍孝侯周處碑

君諱處字子隱義興陽羨人也氏胄纂興煥乎墳典華宗往茂鬱其簡書啟三十之洪基源流定鼎逕八百之遠祚枝葉封桐軒蓋列於漢庭蟬冕播於陽羨二南之僊傳不朽而紛敷大韓之音聲無微而必顯山高海濶其在斯焉祖實少折節早亡吳初召諮議參軍舉郡上計轉為州辟從事別駕步兵校尉先祿大夫廣平太守父敞少好學舉孝廉吳甫國長奮威長史懷安錢塘縣侯丹陽西部屬國都尉立節校尉拜裨將軍三部都督大中大夫臨川豫章鄱陽太守君晉故散騎常侍新平廣漢二郡太守封關內侯贊皷揚名臺閣標著風化之美蓽最為能亭亭孤美灼灼橫孤狗

高位於生前思垂名於身後遂以罕言不違應期出賴洋洋之風脩冠來葉巍巍之盛仰繼前賢君初早孤不弘禮制年未弱冠膂力絶于天下妙氣捷於人間騎猛無嗜時英武慕縱情寡偶俗弊不忻鄉曲誣其害名畋節播其聲譽遂來吳事余闕弟謹然受誨向道朝聞方勵志而淫詩書便好學而尋子史文章綺合藻思雕麗吳朝州縣交辟太子洗馬東觀左丞中書右丞五官郎中左右國史靖恭夙夜恪居官次遷尚書僕射東觀令太常卿無難督巨熙庶績朝廷謐甯使持節大都督淦中京下諸軍事封章浦亭侯國猶多士君實得賢汪洋廷闕之傍昂藏寨寀之上射獸功猶見顯剌姦名乃遠揚忠烈道自克脩義節情還永布琳琅祥祀珪璧棟梁君著默語三十篇及風土記并撰吳書於是吳平入晉王渾登建業官醞酒既酣因謂君曰諸人亡國之餘得無慼乎君對曰漢末分崩三方鼎立魏滅於前吳亡於後亡國之慼豈惟一人渾乃大慚仕晉稍遷總統初入拜諮議郎除討虜護軍新平太守撫和戎狄叛羌歸附雍土吳之轉為廣漢太守郡多滯訟有經三十年不決者處立評其枉直一朝決遣以毋年老罷歸尊除楚內史未之官徵散騎常侍處曰古人辭大不辭小乃先之楚而郡既阻喪亂新舊雜居風俗未一處敦以教義又檢尸無主及白骨在野收而葬之然後就徵遠近稱嘆及居近侍多所規諷遷御史中丞正繩直筆凡所糾劾不避寵戚梁王彤違法處深文案之及氏人齊萬年反朝臣惡其強直皆曰處吳之名將子也忠烈果毅兵僚振肅英情天逸遠性靈驁戾北留黨遂有二天之詠荆南渡虎猶標十部之書尋轉散騎常侍輕車將軍迴輸出於新平士女揮涕褰帷望子廣漢雖大雄宣振茲威略宣其惠和晉京遵仰部從迎欽是時氐賊作逆有衆七萬屯於梁山朝廷推賢以君才兼文武詔授建威將軍以五千兵奉辭西討忠概盡節不顧身命乃賦詩曰去去世事已策馬觀西戎黎藿甘梁泰期之克令終言畢而戰自旦及暮斬首萬級弦絶矢盡奮氣不救左右勸退處按劍怒曰此是吾效節授命之日何以退為大臣以身狥國不亦可乎韓信背水之軍未遑得喻工輸掾帶之勢早擬連蹤莫不梯山聚壑穢負來歸戎士枉其封疆農人展其耕織秋風才起追戰勇於雷霆春水方生揮鍤同於雲雨立功立事名將名臣者乎元康九年舊疾增加奄捐館舍春秋六十有二天子以大臣之葬師傅之禮親臨殯壙建武元年冬十一月甲子追贈平西將軍封清流亭侯謚曰孝禮也賜錢百萬葬地一頃京城地五十畝為第又賜王家田五頃詔曰處毋年老加以逆旅遠人朕每憫念給其醫藥酒米賜以終年以太興二年歲在己卯正月十日葬於義興舊原南瞻荆岳崇峻極之巍我北睇蛟川濬清流之澄澈娶同郡盛氏有四子靖玘札碩並皆志性純孝

過禮喪親墳前之樹梁泯先枯庭際之禽聞悲乃下遂作銘曰

周南著美岐山表靈葉繁漢室枝茂晉庭皎皎夫子奇特播名幼有異行世存風烈早馳問望晚懷耿節顧尚豪雄昇名楚閫捨爵秉鉞允歸明哲輝赫大晉封爵多故式揚廟略克清天步海濱既折江淮並泝漢水作藩條章斯布俗歌投日人謠何暮忠貞作相逸蹤絳侯將享嘉茂擾掩芳猷潛光陽甸返葩吳丘舊闕雖入鄉路寞浮從榮制葛終非畫遊春墟以綠清淮自流深沈素憲縣縣來流玄堂寂寂黃泉悠悠書方易折家揭難留鐫茲幽石萬代千秋

此碑據舊集抄之中多訛謬文理不接且孝侯既戰沒而云舊疾增加奄捐館舍尤可笑也考常州志此碑尚藏于廟而所載亦是如此當是古碑殘缺後人臆斷而以意補綴之用勒于石遂沿以為真耳尚須博考

誄

吳大帝誄

我皇明明固天實生體和二合以察三精濯暉育慶懷祥載榮率性而和因心則靈厥靈伊何克聖克仁茂對四象克配乾坤齊明日月考祥鬼神誕自幼沖敷哲宿照甄化無形探景絶曜巍巍聖安文武既備有覺德義兆民欣順將熙景命經營九圍登跡岱宗班瑞舊圻上玄眷惠享祚聖暉神廬既考史臣獻貞龍輔啟殯胥載榮庭辰殞飛藻山旗舉銘崇華增燁翼盡繁縷千乘結轡萬騎重營簫鼓振響和鸞流聲

勤斬闔承背承明顧步歩宮幽軀百靈隨化太素即宮宴德兆同幕泣血如零

愍懷太子誄

明明皇子成命既駿保乂皇家藏生淑肖茂德克廣仁姿朗傷富克無疆光紹有晉如何不弔暴離咎艱曾是邁愍罹降自天肇傾運祚遂喪華年嗚呼哀哉況雲既祛日月增輝靈龍可增寃魂難追舊物東反靈柩西歸傷我惠后寘馬翳滅衢哀駿奔幽服就列追慕徽塵興言斷絶敢誄遺風庶存芳烈其辭曰

巍巍皇基奕葉崇徽有命既集天祿永綏萬生太子篡德承茂平紹大烈時惟洪胄奇顒發翹清藻在秀誕自幼蒙遠事武皇展矣太子播此瓊芳允矣聖祖無言不臧婉孌乘輿名裕德昌龍集庚戌日月改度赫赫明明我皇登祚嚴登伊何皇統是荷華綏重采翠益垂範鸞旗阿那玉衡吐和率來在宮體亮而誠肅雍皇極思媚紫庭亦既涉學遵師威道何年之妙而察之早讜言必復乖義則考惟天有命太子膺之惟皇有慶太子承之當究遐年登茲胡考緝熙有晉克構帝字如何晨牝徵我朝聽仰索皇家惟慶明聖惴惴太子終溫且敬衛辭即罪掩泯祇命顯加放流潛肆鴆毒痛矣太子乃離斯酷謂天盖高訴哀靡告鞫躬引分顧景摧剝嗚呼哀哉凡民之喪有戚有姻太子之殁傍無昵親踽踽嚴宮絶命禁闥幽柩偏脊孤魂昌歸嗚呼太子

生寃殁悲匹夫有怨尚或殞霜矧乃太子萬邦攸望普天扼腕率土懷傷精感六沴咎徵紫房曷茲元輔啟我令圖王赫斯怒天誅靡遘攬擣叱掃元凶服辜仁詔引咎哀棄東徂光復冤孤於時暉服黎馬畢陳庭旅舊物堂有故臣孰云太子不見其人嗚呼哀哉既濟洛川靈神左迴三軍慷裂都邑如隕慨矣嬪歎念我愍懷

吳大司馬陸公誄

我公承執高風肅邁明德繼體徽音奕世昭德昭德伊何克俊克仁德周能事體合機神禮交從侯啟睦白屋踧踖曲躬吐食捥沐爰及鰥寡眼此惸獨孚厥惠和脫驂分祿乃命我公誕作元輔位表百辟名茂羣后因是荊人造我甯宇備物典策王冠及斧龍旂飛藻靈鼓樹羽質文殊塗百行異軌人玩其華鮮識其實於穆我公因心則哲經綸至道終始自結德興行滿美興言溢

吳貞獻處士陸君誄

我開有命天祿有秩如斯古人而有斯疾凡弟之恩離形合氣矧我與君年相亞連綢繆之遊自髫及朗孩不貳音抱或同襁撫髽並肓攜手相長行焉比踪誦必共聲庶君偕老靈根克固隊翼雲霄雙飛天路人皆年長君獨短祚穀則同朝遊矣先暮

弔文

弔魏武帝文

元康八年機始以臺郎出補著作游乎秘閣而見魏武帝遺令慨然歎息傷懷者久之客曰夫始終者萬物之大歸死生者性命之區域是以臨喪殯而後悲覩陳根而絶哭今乃傷心百年之際興哀無情之地意者無乃知哀之可有而未識情之可無乎機答之曰夫日蝕由乎交分山崩起於朽壤亦云數而已矣然百性怪焉者豈不以資高明之質而不免卑濁之累居常安之勢而終興傾離之患故乎夫以迴天倒日之力而不能振形骸之內濟世夷難之智而受困魏闕之下已而格乎上下者藏於區區之木光於血食者翳乎蓁蘭之土雄心摧於弱情壯圖終乎哀志長算屈於短日達跡頓於促路嗚呼豈特瞽史之異闕景黔黎之怪類岸乎觀其所以顧命家嗣貽謀四子經國之略既達隆家之訓亦弘又云吾在軍中持法是也至於小忿怒大過失不當效也善乎達人之讓言矣持姬文而指季豹以示四子曰以累汝因泣下傷哉曩以天下自任今以累子託人同乎盡者無餘而得乎亡者無存然而婉孌帛聞之內綢繆家人之務則幾乎密與又曰吾婕妤妓人皆著銅雀臺於臺堂上施八尺牀總帳朝晡上脯糒之屬月朝十五日輒向帳作妓汝等時時登銅雀臺望吾西陵墓田又云餘香可分與諸夫人諸舍中無所為學作履組賣也吾歿官所得綬

皆著藏中吾餘衣裘可別為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既而竟分焉亡者可以勿求存者可以勿違求與違不其兩傷乎悲夫愛有大而必失惡有甚而必得智慧不能去其惡威力不能全其愛故前識所不用心而聖人罕言焉若乃繁情累於外物留曲念於閨房亦賢俊之所宜廢乎於是遂憤懣而獻弔云爾

接皇漢之末緒值王室之多遘伊重淵以育鱗撫慶雲而遐翔運神道以載德乘靈風而扇威摧羣雄而電擊舉勁敵其如遺指八極以遠略必翦焉而後綏履三才之闓典啟天地之禁閘舉修綱之絶紀紐失音之解徽揮雲物以貞觀要萬塗而來歸丕大德以宏賡援日月而齊曜濟元功於九有固舉世之所推彼人事之大造夫何往而不臻矧履貴於浚谷擢為山乎九天苟理窮而性盡豈長算之所研悟臨川之有悲固梁木其必頹當建安之三八實大命之所艱雖光昭於冀載將稅駕於此年惟降神之綿邈眇千載而遠期信斯武之未喪膺靈符而在茲雖龍飛於文昌非王心之所怡憤西夏以鞠旅沂秦川而舉旗踰鎬京而不豫臨渭濱而有疑冀翼百之云廖獮四旬而成災詠歸塗以反旆登崤澠而竭來次洛汭而大漸指六軍曰念哉伊君王之赫奕實終古之所難感先天而益世力盪海而拔山厄異險而弗濟敵何強而不殘每因禍以禔福亦踐危而必安迄在茲而蒙昧慮喙閉而無端委顯命以

待難痛沒世而永言撫四子以深念循膚體而顧數逗營魄之未離假餘息乎音翰執姬女以嗽捽指季豹以淮焉氣衝襟以嗚咽啼垂睫而汎瀾還率土以靜寐哉殯天乎一棺咨玄廋之峻邈壯大業之允昌思居終而恤始命臨沒而擧揚援負吞以慈悔雖在我而不臧惜內顧之纏綿恨末命之微詳紓廣念於廆組慮清慮於餘香結遺情於婉孌何命促而意長陳法服於帷座愔窈窕於玉房宣備物於虛器發哀音於舊倡矯威容以赴節掩零淚而薦觴物無微而不存體無慧而不亡庶聖靈之響像想幽神之復光茍形聲之翳沒雖音景其必藏徽清絃而獨奏進脯糒而誰嘗悼總帳之寞漠怨西陵之茫茫登崔壟而摩悲眄羨目其何望既晞古以遺累信簡禮而薄葬彼裹紱於何有貽塵謗於後王嗟大戀之所存故雖哲而不忘覽遺籍以慷慨獻茲文而悽傷

弔蔡邕文

彼洪川之方割豈一簣之所堙故尼父之惠訓智必愚而後賢諒知道之已妙曷信道之未堅忽甯子之保已效甚叔之違天冀澄河之遠日忘朝露之短年

哀辭

吳大司馬陸公少女哀辭

冉冉晞陽不逐其茂曄曄芳華彫芳落秀適堂涉室髣髴興想人皆有親爾獨無響

陸平原集卷之一終

晉 吳郡陸機 著
明 太倉張溥 閱

樂府

短歌行 以下四言

置酒高堂悲歌臨觴人壽幾何逝如朝霜時無重至華不再揚嶺以春暉蘭以秋芳。
來日苦短去日苦長今我不樂蟋蟀在房樂以會興悲以別章豈曰無感憂為子忘。
我酒既旨我肴既臧短歌有詠長夜無荒。

秋胡行

道雖一致塗有萬端吉凶紛藉休咎之源人鮮知命命未易觀生亦何惜功名所歎。

隴西行

我一如鏡民動如煙事以形兆應以象懸豈曰無才世鮮興賢。

日出東南隅行 或曰羅敷豔歌 以下五言

扶桑升朝暉照此高臺端高臺多妖麗璿房出清顏淑貌耀皎日惠心清且閑美目揚玉潭蛾眉象翠鬟鮮膚一河潤秀色若可餐窈窕多容儀婉媚巧笑言暮春服

成綵綵綺與紈金翠無藻翔玉佩結瑤璠方駕揚清塵濯足洛水瀾翫蘭風雲會佳人一何繁南岸充羅幕北渚盈軒轓清川含藻景高岸被華丹馥馥芳袖揮泠泠纖指彈悲歌吐清響雅舞播幽蘭丹唇含九秋妍姿陵七盤赴曲迅驚鴻蹈節如集鸞綺態隨顏變沈姿無定一作之源俯仰紛阿那顧步咸可憚遺芳結飛飆浮景映清瀾。
冶容不足詠春遊良可歎。

挽歌三首

卜擇考休貞嘉命咸在茲夙駕警徒御結轡頓重基龍輴被廣柳前驅矯輕旗殯宮何嘈嘈哀響沸中闈中闈且勿喧聽我薤露詩死生各異倫稅駕當有時舍爵而極位啟殯進靈輀飲餞觴莫舉出宿歸無期帷柱曠遺影棟宇無子離周親咸斡湊友朋自遠來翼翼飛輕軒駿駿策柔駟紫轡遵長薄送子長夜臺呼子子不聞泣子子不知歎息重櫬側念我疇昔時三秋猶足收萬世安可思徇沒身易亡殺子非所能。
含言言哽咽揮涕涕流離。
流離親友思惆悵神不泰素驂仰轅軒玄駟驚飛蓋哀鳴與殯宮迴遲悲野外魂輿寂無響但見冠與帶備物象平生長旌誰為招悲風徹行軌傾雲結流霤振策指靈丘踽踽言從此逝。

重阜何崔嵬玄廬窅其間磷磷立四極穹隆放蒼天俯聽陰溝涌卧觀天井縣墳五臣作宵何寥廓大暮安可晨人往有返歲我行無歸年昔居四民宅今託萬鬼隣昔為七尺軀今成灰與塵金玉素所佩鴻毛今不振豐肌饗蟻蟻妍姿永夷泯壽堂延魑魅虛無自相賓蠕蠕爾何怨嚖嚖我何親拊心痛荼毒永歎莫為陳。

長歌行

逝矣經天日悲哉帶地川寸陰無停晷尺波豈徒旋年往信勁矢時來亮急弦遠期鮮克及盈數固希全容華風夜零體澤坐自損旒物苟難停吾壽安得延俛仰逝將過倏忽忽幾何閒慷慨亦焉訴天道良自然但恨功名薄竹帛無所宣迨及歲未暮長歌乘我閑。

君子行

天道夷且簡人道險而難休咎相乘攝翻覆若波瀾去疾苦不遠疑似實生患近火固宜熱履冰豈惡寒擬蜂滅天道拾慶感孔顏遂臣尚何有棄友焉足歎福鍾恒有兆禍集非無端天損未易辭人益猷可歡朗鑒豈遠假取之在傾冠近情苦自信君子防未然。

從軍行

窮四遐南陟五嶺巔北戍長城河深且廣作濬谷邃作深巖扉守作鎮苦哉遠征人飄颻五臣作飄颻作飄飄山鬱差峩嶭脅拳喬木振逕涉流沙隆暑固已慘涼風厲且苛夏條蔭鮮藻寒冰結衝波胡馬如雲屯越棋亦星羅飛鋒無絕影鳴鏑自相和朝食不免胄夕息常荷戈苦哉遠征人撫心悲如何。

苦寒行

北遊幽朔城涼野多險難五臣作艱阻入窮谷底仰陟高山盤凝冰結重磴積雪被長巒陰雲興叢側悲風鳴樹端不覩白日景但聞寒鳥喧猛虎憑林嘯玄猿臨岸歎夕宿飲冰下哽咽涕泗流歎彼代耕者豈不懷所安慷慨為誰歌悠悠行路難我獨守此言人懶慎沮苦寒。

豫章行

汎舟清川濱遠望高山陰川陸殊塗軌懿親將遠尋三荊艱同林四鳥悲異林樂會良自古悼朋豈獨今寄世將幾何日晏無停陰前路既已多後塗隨年侵促促薄暮慕儔侶矜兄弟為復以茲曾是懷苦心遠節興物感近情能不深行矣保嘉福景純無響但見冠與帶備物象平生長旌誰為招悲風徹行軌傾雲結流霤振策指靈丘踽踽言從此逝。

絕緩以音。

長安有狹邪行

伊洛有岐路岐路交來輪輕蓋承華景騰步躡飛塵鳴玉豈樸儒憑軾皆俊民烈心厲勁秋麗服鮮芳春余本倦游客豪彥多舊親傾蓋承若訊欲鳴當及晨守一不足矜岐路良可遵規行無曠迹矩步豈違人投足緒已蹟四時不必循將遂殊塗軌要子同歸津

塘上行

江蘺生幽渚徽芳不足宣被霧風雲會移居華池邊發藻玉臺下垂影滄浪泉露潤既已渥結根與且堅四節迭不處繁華難久鮮淑氣與時殫餘芳隨風捐天道有還易人理無常全男懽智領愚女愛衰遲妍不惜徽軀退恒懼蒼蠅前願君廣末光照妾薄暮年

折楊柳

邈矣垂天景壯哉曾地雷豐隆豈久響華光但西隤日落似有竟時逝恒若催仰悲朗月遷坐觀旋蓋迴感門無再入衰房莫苦開人生固已短出處鮮為諧慷慨惟昔人興此千載懷升龍悲絶處葛藟愛絲枚寤寐豈虛歎曾是感與摧彈意無足歡願言有餘哀

飲馬長城窟行

驅馬陟陰山山高馬不前往問陰山候勁虜在燕然戎車無停軌旌旆屢但遷仰懇積雪農俯涉堅冰川冬來秋未反去家遠以緜猶兖未更征人豈徒旋未德爭先鳴必罷無兩全師克溥實行軍沒徽纆損將遒甘陳速收功舉于觴振旅勞歸士受爵案街傳

門有車馬客行

門有車馬客駕言發故鄉念君久不歸濡跡涉江湘投袂赴門塗攬衣不及裳拊膺攜客泣掩淚叙溫涼借問邦族間恻愴論存亡親友多零落舊齒皆剛長市朝忽遷易城闕或丘荒墳壟日月多松栢鬱冬冬天道信崇替人生安得長悽慨惟平生俛仰獨悲傷

權歌行

遲遲暮春日天氣柔且嘉元吉隆初已濯徽遊黃河龍舟浮鷁首羽旗垂藻葩乘風靈飛景道遠戲中波名謳激清唱傍人繼棹歌投綸沈洪川飛繳入紫霞

太山吟

太山一何高逶迤造天庭峻極周已遠曾雲鬱冥冥梁甫亦有館蒿里亦有亭蟲蟄延萬鬼神房集百靈長吟太山側慷慨激楚聲

梁甫吟

玉衡既已駿羲和若飛凌四運循環轉寒暑自相承冉冉時暮遒逶天路徼拾搖東北指大火西南昇悲風無絶響玄雲互相仍豐水憑川結零（一作寒）露殞天凝年命時相迫慶雲鮮克乘慶信多愆期思順焉足憑慷慨臨川響非此孰為興哀吟梁甫巔慷慨獨拊膺

東武吟行

投跡短世間高步長生闌濯髮冒雲冠浣身被羽衣飢從韓眾餐寒就侯女棲

婕妤怨

婕妤去辭寵洽留終不見寄情在玉階託意惟團扇春苔暗階除秋草蔫高殿黃昏（一作昏黃）履幕絶愁來空南面

駕言出北闕行

駕言出北闕踟躕遵山陵長松何鬱鬱丘墓互相承念昔俱殁子悠悠不可勝安寢重宵慶天壤莫能興人生何所促忽如朝露凝卒苦百年間戚戚如履冰仁智亦何補遷化有明徵求仙鮮克仙太虛不可凌良會詣芙服對酒宴同聲

君子有所思行

命駕登北山延伫望城郭塵里一何盛街巷紛漠漠甲第崇高閨洞房結阿閣曲池何湛湛清川帶華蹕蓮宇列綺窗蘭室接羅幕淑貌色斯升衰音承顏作人生誠行遵客華隨平落善哉膏粱士營生奥且博宴安消靈根鴆毒不可悟無以肉食資取笑葵與藿

悲哉行

游客芳春林春芳傷客心和風飛清響鮮雲垂薄陰蕙草饒淑氣時鳥多好音翩翩鳴鳩羽嘈嘈倉庚音（五臣作吟）幽蘭盈通谷長秀被高岑女蘿亦有託夏葛亦有尋傷哉客遊士憂思一何深目感隨氣草卉悲訊時禽寤寐多遠念緬然若飛沈願託歸風響寄言遺所欽

齊謳行

營丘負海曲沃野奥且平洪川控河濟崇山入高冥東被姑尤側南界聊攝城海物錯萬類隆產尚千名孟諸吞楚夢百二侔秦京惟師恢東表桓后定周傾天道有迭代人道久無盈鄙哉牛山歎未及至人情奥鳩苟已徂吾子安得停行行將復去長存非所營

吳趨行

楚妃且勿歎齊娥且勿謳四生並請聽聽我歌吳趨吳趨自有始請從閶門起閶門何戔戔飛閣跨通波重檐承游極回軒啟曲阿藹藹慶雲被泠泠祥風過山澤多藏育土風清且嘉泰伯導仁風仲雍揚其波穆穆延陵子灼灼光諸華王迹隕陽九帝功興四退大皇自富春矯手頓世羅邦彥應運興槃若春林葩屬城咸有士吳邑最為多八葉未足侈四姓實名家文德熙淳懿武功侔山河禮讓何濟濟流化自滂沱淑美難窮紀商搉為此歌

前緩聲歌

游仙聚靈族高會層城阿長風萬里舉慶雲鬱嵯峨宓妃興洛浦王韓起太華北徼瑤臺女南要湘川娥簫簫宵駕動翩翩翠蓋羅羽旗棲瓊鸞玉銜吐鳴和太容揮高絃洪崖發清歌獻酬既已周輕舉乘崇虧總轡扶桑枝濯足暘谷波清燿滋天門垂慶惠皇家

吳趨行

墨滿益重黨唯有遠相思藕葉清朝釗何見早還時

飲酒樂

飲酒須飲多人生能幾何百年須受樂莫厭管絃歌

董桃行 以下六言

和風習習薄林柔條布葉垂陰鳴鳩拂羽相鼻倉庚喈喈弄音感時悼逝傷心日月相追周旋萬里倏忽幾年人皆冉冉西遷感時一往不還悼既乖念悽然昔為少年無憂常恢秉燭夜遊翩翩宵征何求于今知此有繇但為老去年遒盛固有衰不疑長夜寞寞無期何不驅馳及時即樂永日自怡奢此遺情何之人生居世為安豈若及時為歡世道多故萬端憂慮紛錯交顏老行及之長歎

上留田行

嗟行人之謠謠駭馬陟原風馳輕舟泛川雷邁寒往暑來相尋零雪霏霏集宇悲風徘徊入棘歲華冉冉方除我思纏綿未舒感時悼逝悽如

飲酒樂 樂府作還東樂 一曰陸機詩誤

蒲萄四時芳醇瑠璃千鍾萬實夜飲舞遲銷燭朝醒絃促催人春風秋月恒好醴醉日月言新

燕歌行 七言

四時代序逝不追寒風習習落葉飛蟋蟀在堂露盈墀念君客遊常苦悲君何緬然久不歸賤妾悠悠心無違白日既沒明燈輝夜寒 一作會赴林匹鳥棲雙鳩關關宿河

涓憂來感物涕不晞非君之念思為誰刖日何早會何遲

猛虎行 以下雜言

渴不飲盜泉水熱不息惡木陰惡木豈無枝志士多苦心整駕肅時命杖而為遠尋飢食猛虎窟寒棲野雀林日歸功未建時往歲載陰榮雲臨岸駭鳴條隨風吟靜言幽谷底長嘯高山岑急絃無懦響良節難為音人生誠未易曷云開此衿眷我耿介懷俯仰愧古今

鞠歌行

序曰按漢宮閣有含章鞠室靈芝鞠室後漢馬防第宅下臨道連閣通池鞠城彌於街路鞠歌蓋謂此也又東阿王詩連騎擊壤或謂蹴鞠于三言七言雖奇寶名器不過知已終不見重願逢知已以託意焉

朝雲升應龍攀乘風遠遊騰雲瑞鼓鐘歡豈自歡急絃高張思和殫時希值年風往循已雖易人知難王陽登貢公歎罕生既沒國子歎嗟千載豈虛言邈矣遠念情愾然

順東西門行

出西門望天庭陽谷既虛唵嵫盈感朝露悲人生逝者若斯安得傳桑扈戒蟋蟀鳴

我今不樂歲暮征迫未暮及時平置酒高堂宴友生激朗笛彈哀箏取樂今日盡歡情

日重光行

日重光柔何天迴薄日重光冉冉其遊如飛征日重光兮我日華華之盛日重光倏忽過亦安停日重光盛往衰亦來日重光譬如四時固恒相催日重光惟命有分可營日重光但惆悵才志日重光身沒之後無遺名

月重輪行

人生一時月重輪盛年安可持月重輪吉凶倚伏百年莫我與期臨川曷悲悼茲去不從肩月重輪功名不最之善哉古人揚聲歎閑九服身名流何穆既自才難既嘉運亦易愆俛仰行老存沒將何所擬志士慷慨獨長歎獨長歎

百年歌十首

一十時顏如舜華嬪有曄體如飄風行如飛燕彼孺子相追隨終朝出遊薄暮歸六情逸豫心無違清酒漿炙柔樂何清酒漿炙柔樂何

二十時膚體彩澤人理成美目淑貌灼有榮被服冠帶麗且清光車駿馬遊都城高談雅步何盈盈清酒漿炙柔樂何清酒漿炙柔樂何

三十時行成名立有令聞力可扛鼎志干雲食如漏凡氣如熏辭家觀國綜典文高
冠素帶煥翻紛清酒既夾桑樂何清酒既夾桑樂何
四十時體力克壯志方剛跨州越郡還帝鄉出入承明擁大璫清酒既夾桑樂何清
酒既夾桑樂何
五十時荷旄仗節鎮邦家鼓鐘喈噭趙女歌羅衣綷縩金翠華言笑雅撰相經過清
酒既夾桑樂何清酒既夾桑樂何
六十時年亦耆艾業亦隆駿駕四牡入紫宮軒冕如那翠雲中子孫昌盛家道豐清
酒既夾桑樂何清酒既夾桑樂何
七十時精爽頗損聲力徑清水明鏡不欲觀臨樂對酒轉無歡攬衣羞(一作愴)髮獨長
歎
八十時明已損目聰去耳前言往行不復紀辭官致祿歸桑梓安車駟馬入舊里樂
事告終憂事始
九十時日告耗弃月告衰形體雖是志意非言多謬誤心多悲子孫朝拜或問誰指
景玩日慮安危感念平生淚交揮
百歲時盈數已登肌肉單四支百節遷相患目苦濁鏡口垂涎呼吸嘒感及側難茵
褥滋味不復安

詩

皇太子宴玄圃宣猷堂有令賦詩

三正迭紹洪聖啟運自昔哲王先天而順羣辟崇替降及近古黃暉既渝素靈承秘
乃眷斯顧祚之宅土三后始基世武丕承協風勞駭天晷仰澄滔曜六合皇慶攸興
自彼河汾奄齊七政時文惟晉世篤其聖欽翼昊天對揚成命九區克咸謳歌以詠
皇上纂隆經教弘道于化既豐在工載考俯應庶績仰荒大造儀型祖宗妥綏天保
篤生我后克明克秀體輝重光承規景軌茂德淵沖天姿玉裕纂爾小臣邈彼荒遐
弛厥負擔振纓承華睚願伊始惟命之嘉

皇太子賜讌詩

明明隆晉茂德有赫思媚上帝配天光宅誕育皇儲儀刑在昔徽言時宣福祿來格
勞謙降貴肆敬下臣肇彼先驅翻成嘉賓

贈馮文羆遷庐令　八章

於皇聖世時文惟晉受命自天奄有黎獻閩閩既闢承華再建明明在上有集惟彥
奕奕馮生哲問允迪天保定爾靡德不鑠遹心玄穆矯志崇邈遵彼承華其容灼灼
嗟我人斯戢翼江濱有命集止翻飛自南出自幽谷及爾同林雙情交暎遺物識心
人亦有言交道實難有類者弁千載一彈今我與子贖斯齊歡利斷金石氣惠秋蘭
羣黎未綏帝用勤止我求明德肆于百里僉曰爾諧俾民是紀乃眷壯徂對揚帝社
疇昔之遊好合纏綿借曰未給(五臣作洽)亦既三年居陪華幄出從朱輪方驥齊鑣比迹
同塵
之子既命四牡項領遵塗遠跨騰軌高騁慶雲扶質清風承景嗟我懷人其邁惟永
否泰有(一作晉)殊窮達有違及子春華復爾秋輝逝將去我涉彼朔陲非子之念心孰
為悲

答賈謐　十一章有序

余昔為太子洗馬曾公賈長淵以散騎常侍侍東宮積年余出補吳王郎中令元
康六年入為尚書郎曾公贈詩一篇作此詩答之云爾
伊昔有皇肇濟黎烝先天創物景命是膺降及羣后迭毀迭興邈矣終古崇替有徵
在漢之季皇綱惛裂大辰匿暉金虎曜質雄臣馳騖義夫赴節釋位揮戈言謀王室
王室之亂靡邦不泯如彼墜景曾不可振乃眷三哲俾乂斯民啟土綏難改物承天
爰茲有魏即宮天邑吳實龍飛劉亦岳立干戈載揚俎豆載戢民勞師興國玩凱入

天厥霸德皇祚告翼獄訟違魏謳歌適晉陳留歸藩我皇登禪庸岷稽顙三江改獻
赫矣隆晉奄宅率土對揚天人有秩斯祜惟公太宰克翼二祖誕育洪胄纂戎于魯
東朝既建淑問我載我求明德濟同以和魯公戾止衮服委蛇思媚皇儀高步承華
昔我遘兹時惟下僚及子棲遲同林異條年殊志比服舛義惆游跨三春情固二秋
祇承皇命出納無違往踐蕃朝來步紫微升降祕閣我服載暉孰云匪懼仰慕明威
分索則易攜手實難念昔良游茲焉永歎公之云感貽此音翰翰彼高藻如玉如蘭
惟漢有木曾不踰境惟南有金萬邦作詠民之胥好猶狂厲聖儀刑在昔予聞子命

贈弟士龍

余弱年夙孤與弟士龍銜卹喪庭續會遘王命遷繕即戎時亟榮髮悼心告別漸
歷八載家邦顛覆凡厥同生靡落殆半收迹之日感物興哀而龍又先在四時追
當祖載二昆不容遑遑銜痛東徂遺情西慕故作是詩以寄其哀苦焉

於穆予宗禀精東嶽誕育祖考造我南國南國克靖實繇洪績惟帝念功載繁其錫
其錫惟何玄冕衮衣金石假樂旒鉞設威匪威是信稱平遠德爰世翼衡扶帝紫極
篤生三昆克明克俊遵塗結轍承風襲閒帝曰欽哉纂戎列祚雙組式帶綬章載路
即命荆楚對揚休顧肇敢厥績武功聿舉烟煴若藻綢繆江澨昊天不弔胡甯喪予

嗟予人斯胡德之微闕彼遺軌則此碩遵王事匪監於旆慶振委藉舊戈統厥征人
祈祈征人載肅載閑駸駸戎馬有口有斾昔子翼考惟斯伊撫今予小子繆尋末緒
有命自天崇替靡常王師乘運席卷江湘雖口口守從武臣守后下列譬彼飛塵
洪波雷擊興衆同泯顛跋西夏收迹舊京俯慚堂構仰愧(蓼文稿聚作惟)先靈孰云忍愧寄
之我情
伊我俊弟咨爾士龍懷襲瑰瑋播殖清風非德莫勳非道莫弘垂翼東徼耀顯名邦
綿綿洪統非爾孰崇依依同生恩篤情綜義存並濟胡樂之悅願爾偕老携手黃髮
昔我西征扼腕川湄掩涕即路耀秩長辭六龍促節逝不我待自往迄茲曠年八祀
悠悠我思非爾焉在昔並垂髮今也將老衡哀載感邦濶充飽嗟我人斯胡卹之早
天步多艱性命難誓常懼頓斃孤魂殊喬存不皐物沒不增壞生若朝風死猶絶景
視彼浮遊方之儁客春此黃廬譬之斃宅匪身是安亮會伊惜其惜伊何言紆其思
其思伊何悲彼曠載
出車戒塗言告言歸幕食鶩鳧風興宵馳濛雨之陰炤月之輝陸陵峻岨川越洪湫
爰屆爰止步彼高堂失爾羽翼良願中荒我心永懷匪悅匪康
昔我斯逝兄弟九仁今我來思或彫或疫昔我斯逝族有餘榮今我來思堂有哀聲

我行其道鞠為茂草我履其房物存人亡拊膺涕泣血淚彷徨
企佇朔路言送爾歸心存言宴日想容輝追彼宛委載驅東路繼其桑梓肆力丘墓
婉兮孌兮興懷罔極眷言顧之使我心惻

贈潘尼

水會于海雲翔于天道之所混軌後軌先及子雖殊同升太玄舍彼玄冕襲此雲冠
遺情市朝永志丘園靜猶幽谷動若揮蘭

答潘尼

於穆同心如璋如圭我求日仙來儀其瑞彼美淑生實綜我心採我玉懷畴爾惠音

贈馮文羆 以下五言

昔與二三子游息承華南拊翼同枝條翩飛各異尋苟無凌風翮徘徊守故林慷慨
誰為感願言懷所欽於軫清洛汭驅馬大河陰佇立望朔塵悠悠迴且深分索古所
悲志士多苦心悲情臨川結苦言隨風吟愧無雅佩贈良訊代兼金夫子茂遠猷欵
誠寄惠音

於承明作與弟士龍

牽世嬰時網駕言違征役飲餞豈異族親戚弟與兄婉孌居人思紆轡遊子情明發
遺安寐晤言洛交纓分途長林側揮袂萬始亭佇眄要遐景傾耳玩餘聲南歸慰永
安北邁頻承明永安有昨軌承明子棄予俯仰悲林薄慷慨含辛楚懷往歡絶端悼
來憂成緒感別慘舒翮思歸樂遵渚

贈弟士龍

行矣怨路長悠馬傷別促指途悲有餘臨觴歡不足我若西流水子為東峙岳慷慨
逝言感徘徊居情肯安得携手俱契濶成鵾鵬

贈尚書郎顧彥先二首

大火貞朱光積陽熙自南望舒離金虎屏翳吐重陰淒風迕時序苦雨遶成霖朝游
忘輕羽夕自憶重衾感物百憂生鑪綿自相尋與子隔蕭牆蕭牆阻且深形影曠不
接所託聲與音音聲日夜濶何用慰吾心
朝遊遊層城夕息旋直廬迅雷中宵激驚電光夜舒玄雲拖朱閣振風薄綺疏豐注
溢修霤潢潦浸階除停陰結不解通衢化為渠沈稼湮渠頡流民泝荆徐春言憶桑
梓無乃將為魚

贈顧交阯公貞

顧侯體明德清風肅已邁發迹翼蕃后政授撫南裔伐鼓五嶺表揚旌萬里外遠績
不辭小立德不在大高山安足凌巨海猶縈帶惆悵贈飛駕引領望歸旆

答張士然

潔身躋秘閣秘閣峻且玄終朝理文案簿暮不遑眠(暮作曛喚作駕)言巡明祀致敬在祈年
遐遠春王園(五臣作園)蹰躅千畝田迴渠繞曲陌通波扶直阡嘉穀垂重穎芳樹發華顛
余固木鄉士總轡臨清淵感戚多遠念行行遂成篇

贈從兄車騎

孤獸思故藪離鳥悲舊林翩翩游宦子辛苦誰為心髣髴谷水陽婉孌崑山陰誉魄
懷茲土精爽若飛沈寤寐靡安豫願言思所欽感彼歸途艱使我怨暮深安得忘憂
草言樹背與稽斯言豈虛作思鳥有悲音

為顧彥先贈婦二首

辭家遠行游悠悠三千里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為緇修身悼憂苦感念同懷子隆思
亂心曲沈歡滯不起歡沈難克興心亂誰為理願假歸鴻翼飄飄游江汜
東南有思婦長歎充幽閨借問歎何為佳人眇天末游宦久不歸山川脩且濶形影
參商乖音息曠不遠離合非有常譬彼絃與音願保金石軀慰妾長飢渴

為陸思遠婦作

二合兆嘉偶女子禮有行潔已入德門終遠母與兄如何執時罷游宦忘歸甯雖為
三載婦魏景媿虛名歲暮毓悲風洞房凉且清附枕循薄質非君誰見榮離君多悲
心寤寐勞人情敢忘桃李陋側想瑤與瓊

為周夫人贈車騎

碎碎纖細練為君作繡繐君行豈有顧憶君是妾夫昔者得君書聞君在高平今時
得君書聞君在京城京城華麗所璀璨多異人男兒多遠志豈知妾念君昔者與君
別歲律薄將暮日月一何速素秋墜湛露湛露何冉冉思君咸隨晚對食不能餐臨
觴不能飯

祖逖畢雍孫劉遠仲潘正叔

皇備延髦俊多士出幽遐適值 一作時來運與子遊承華執劬崇賢內振纓曾城阿
畢劇贊文武潘生藩邦家感別懷遠人願言歎以嗟

赴洛二首

希世無高符營道無烈心靖端肅有命假檝越江潭親友贈予邁揮淚廣川陰撫膺
解攜手永歎結遺音無迹有所邆寂寞聲必沈肆目眇不及緬然若雙潛南望泣玄
渚北邁涉長林谷風拂脩薄泗雲翳高峯費費孤獸驍嚶嚶思鳥吟感物總堂室離

思一何深俯立慨我歎寤寐涕盈衿惜無懷歸志辛苦誰為心
羈旅遠遊宦託身承華側撫劍遵銅鞮振纓盡祇厲歲月一何易寒暑忽已革戴離
多悲心感物情悽惻慨遺安豫五臣作念永歎廢餐食思樂樂誰誘曰歸歸未克憂苦
欲何為緼綿胸與應仰瞻凌霄鳥羣翻歸飛翼

赴洛道中作二首

總轡登長路鳴咽辭密親借問子何之世網嬰我身永歎遵北渚遺思結南津行行
遂已遠野逈曠無人山澤紛紆餘林薄杳汗眠虎嘯深谷底鵾鳴高樹顛哀風中夜
流孤獸更我前悲情觸物感沈思鬱纏綿佇立望故鄉顧影懷自憐

遠遊越山川山川脩且廣振策陟崇丘安轡遵平莽夕息抱影寐朝徂銜思往頓轡
倚高嚴側聽悲風響清露墜素輝明月一何朗撫枕不能寐振衣獨長想

吳王郎中時從梁陳作

在昔蓄嘉運婚姻入崇賢假翼鳴鳳條濯足升龍淵玄冕無醜士冶服使我妍輕劍
拂鞶厲五臣作礪長纓麗且鮮誰謂伏事淺契闊踰三年薄言肅後命改服就藩臣夙駕
尋清軌遠遊越梁陳感物多遠念慷慨懷古人

擬行行重行行

悠悠行邁遠戚戚憂思深此思亦何思思君徽與音音徽日夜離緬邈若飛沈王斷
懷河岫晨風思北林遊子眇天末還期不可尋驚飆褰反信歸雲難寄音佇立想萬
里沈憂萃我心攬衣有餘帶循形不盈衿去去遺情累安處撫清琴

擬今日良宴會

閑夜命懽友置酒迎風館齊僮梁甫吟秦娥張女彈哀音繞棟宇遺響入雲漢四座
咸同志羽觴不可算高談一何縟蔚若朝霞爛人生無幾何為樂常苦晏譬彼同晨
鳥陽聲當及旦曷為恒憂苦守此貪與賤

擬迢迢牽牛星

昭昭清漢輝粲粲光天步牽牛西北迴織女東南顧華容一何冶揮手如振素怨彼
河無梁悲此年歲暮跋彼無良緣睆焉不得度引領望大川雙涕如霣露

擬涉江采芙蓉

上山采瓊藥窮谷饒芳蘭采采不盈掬悠悠懷所歡故鄉一何曠山川阻且難沈思
鍾萬里鄙躅獨吟歎

擬青青河畔草

靡靡江蘺草熠熠生河側皎皎彼姝女阿那當軒織粲粲妖容姿灼灼美顏色良人
遊不歸偏棲獨翼空房來悲風中夜起歎息

擬明月何皎皎

安寢北堂上明月入我牖照之有餘輝攬之不盈手涼風繞曲房寒蟬鳴高柳蹈廡
感節物我行永已久游宦會無成離惟難常守

擬蘭若生朝陽

嘉樹生朝陽凝霜封其條執心守時信歲寒終不彫美人何其曠灼灼在雲霄隆想
彌年月長嘯入飛飆引領望天末譬彼向陽翹

擬青青陵上柏

冉冉高陵蘋習習隨風輪人生當幾時譬彼濁水瀾盛盛多滯念置酒宴所歡方篤
振飛響遠遊入長安名部一何綺城闕鬱盤桓飛閣耀虹帶層臺冒雲冠高門羅北
闕甲第椒與蘭俠客控絶景都人驂王軒遨遊放情願慷慨為誰歎

擬東城一何高

西山何其峩層曲鬱崔嵬零露漫天墜蕙葉憑林衰寒蟬相因襲時遊忽如頹三閭
結飛轡大臺嗟落暉曷為牽世務中心若有違京洛多妖麗玉顏伴瓊蕤閨夜撫鳴
琴悲音清且悲長歌赴促節哀響逐高徽一唱萬夫歎再唱梁塵飛思為河曲鳥雙

游澧水湄

擬西北有高樓

高樓一何峻迢迢（一作峭而安綺窗出虛宴飛陛躡雲端佳人撫琴瑟纖手清且閒芳氣隨風結哀響馥若蘭玉容誰能顧（一作傾）城在一彈伫立望日晏聊踟再三歎不怨伫立久但願歌者歡思駕歸鴻和比翼雙飛翰

擬庭中有奇樹

歡友蘭時往迢迢崑首徽廣淵引純景四節遊若飛芳草久已茂佳人竟不歸聊踟遶林淑慝風入我懷感物戀所歡采此欲貽誰

擬明月皎夜光

歲暮涼風發昊天肅明明招搖西北指天漢東南傾朗月照閨房蟋蟀吟戶庭翩翩歸鴈集嗈嗈寒蟬鳴疇昔同宴友翰飛戾高冥服美改麗職居愉遺舊情纖女無機杼大梁不架樞

招隱詩

明發心不寐振衣聊躑躅躑躅欲安之幽人在浚谷朝采南澗藻夕息西山足輕條象雲搆密葉承翠憺激楚伫蘭林回芳藹秀木山溜何泠泠飛泉漱鳴玉哀音附靈波顧響赴曾曲至樂非有假安事澆淳樸富貴苟難圖稅駕從所欲

遊遊出西城

遨遊出西城按轡循郊邑逝物隨節改時風痛且煜遷化有常然盛衰自相襲靡靡年時改冉冉老已及行矣勉良圖使爾脩名立

園葵詩二首

種葵北園中葵生鬱桑麥朝榮東北傾夕顧西南睎零露垂鮮澤朗月耀其輝時逝柔風戢歲暮商飆飛曾雲無溫液嚴霜有疑威幸蒙高墉德玄景陰素葵豐條並春盛落葉後秋衰慶彼晚彫福忘此孤生悲

翩翩晚彫葵孤生哥北藩被蒙霞露惠微軀後時殘厄尼周一智生理各萬端不若聞道易但傷知命難

贈波丘令馮文羆

風駕出東城送子臨江曲密席接同志羽觴飛鄰淥登樓望峻陂時逝一何速

贈顧彥先

清夜不能寐悲風入我軒立影對孤軀長歎應苦言

贈紀士

瓊瓌俟豐價沉冤不自需有美蛾眉子惠音清且淑脩容協妹靨華顏婉如玉

贈潘正叔

過蒙時來運與爾遊承華執筠管貢內振修竿域何

招隱二首

駕言尋飛遯山路鬱盤桓芳蘭振蕙葉玉泉湧微瀾嘉卉獻時服翠木進朝飡尋山求逸民雪谷幽且遷清泉盪玉渚文魚曜中波

尸卿亭

東遊觀翠洛逍遙丘墓閒秋草漫長柯寒水入雲煙發軫有夙宴息駕無遐歎

三月三日

遲遲暮春日天氣柔且佳元吉降初巳禊飲濯黃河

春詠

節運同可悲莫若春氣甚和風承及煇遒涼清且凜

詠老

歎顏收紅藻丘鬱吐素華冉冉逝將老咄咄柰老何

講漢書詩

稅駕金華講學秘館有集惟髦芳風雅宴

秋詠

蕭蕭素秋節湛湛濃露凝太陽夙夜降少陰忽已升

吳趨二首

太素卜令宅布徽啟奧基玄冲纂懿文虛無承先師

澄神玄漠流棲心太素域弭節欣高視俟我大夢覺

本傳

陸機字士衡吳郡人也祖遜吳丞相父抗吳大司馬機身長七尺九寸其聲如鐘少有異才文章冠世伏膺儒術非禮不動抗平領父兵為牙門將年二十而吳滅退居舊里閉門勤學積有十年以孫氏在吳而祖父世為將相有大勳於江表深慨孫皓舉而棄之乃論權所以得皓所以亡又欲述其祖父功業遂作辨亡論二篇至太康末與弟雲俱入洛造太常張華華素重其名如舊相識曰伐吳之役利獲二俊又嘗詣侍中王濟濟指羊酪謂機曰卿吳中何以敵此答云千里蓴羹未下鹽豉時人稱為名對張華薦之諸公後太傅楊駿辟為祭酒會駿誅累遷太子洗馬著作郎范陽盧志於衆中問機曰陸遜陸抗於君近遠機曰如君於盧毓盧珽盧悝志默然既起雲謂機曰

殊邦遐遠容不相悉何至於此機曰我父祖名播四海宿不知邪議者以此定二陸之優劣吳王晏出鎮淮南以機為郎中令遷尚書中兵郎轉殿中郎趙王倫輔政引為相國參軍豫誅賈謐功賜爵關中侯倫將篡位以為中書郎倫之誅也齊王冏以機職在中書九錫文及禪詔疑機與焉遂收機等九人付廷尉成都王穎吳王晏並救理之得減死徙邊遇赦而歸初機有駿犬名曰黃耳甚愛之既而羈寓京師久無家問笑語犬曰我家絕無書信汝能齎書取消息不犬搖尾作聲機乃為書以竹筒盛之而繫其頸犬尋路南走徑至其家得報還洛其後因以為常時中國多難顧榮戴若思等咸勸機還吳機負其才望而志匡世難故不從固既矜功自伐安爵不讓機惡之作豪士賦以刺焉冏不之悟而竟以敗機又以聖王經國義在封建因採其遠指著五等論時成都王穎推功不居勞謙下士機既感全濟之恩又見朝廷屢有變難謂穎必能康隆晉室遂委身焉穎以機參大將軍軍事表為平原內史太安初穎與河間王顒起兵討長沙王乂假機後將軍河北大都督北中郎將王粹冠軍將軍秀等諸軍二十餘萬人機以三世為將道家所忌又羈旅入宦頓居羣士之右而王粹將軍秀等皆有怨心因辭部眥穎不許機鄉人孫惠亦勸機讓都督於粹機曰將謂吾為首鼠避賊適所以速禍也遂行穎謂機曰若功成事定當爵為郡公位以台

司將軍勉之矣機曰昔齊桓任夷吾以建九合之功燕惠疑樂毅以失垂成之業今日之事在公不在機也穎左長史盧志心害機寵言於穎曰陸機自比管樂擬君閻主自古命將遣師未有臣陵其君而可以濟事者也穎默然機始臨戎而牙旗折意甚惡之列軍自朝歌至于河橋鼓聲聞數百里漢魏以來出師之盛未嘗有也長沙王乂奉天子與機戰於鹿苑機軍大敗赴七里澗而死者如積馬水為之不流將軍賈棱皆死之初宦人孟玖弟超並為穎所愛寵超領萬人為小都督未戰縱兵大掠機錄其主者超將鐵騎百餘人直入機麾下奪之故謂機曰貉奴能作督不機司馬孫拯勸機殺之機不能用趙宣言於衆曰陸機將反又遣書與玖言機指兩端軍不速決及戰超不受機節度輕兵獨進而沒玖疑機殺之遂譖機於穎言其有異志將軍王闡郝昌公師藩等皆玖所用與牽秀等共證之穎大怒使秀密收機其父機夢黑憒繞車手決不開大明而秀兵至機釋戎服著白帢與秀相見神色自若謂秀曰自吳朝傾覆吾兄弟宗於豪國重思人侍幄幄出剖符竹成都命吾以重任辭不獲已今日受誅豈非命也因與穎牋詞甚悽惻既而歎曰華亭鶴唳豈可復聞乎遂遇害於軍中時年四十三二子蔚夏亦同被害機既死非其罪士卒痛之莫不流涕是日昏霧晝合大風折木平地尺雪議者以為陸氏之冤機天才秀逸辭藻宏麗很華

嘗謂之曰人之為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弟雲嘗與書曰君前見兄文輒欲燒其筆硯後葛洪著書稱機文猶女圖之積玉無非夜光馬五河之吐流泉源如一焉其弘麗妍贍英藻凜逸亦一代之絕乎其為人所推服如此然好游權門與賈謐親善以進趣獲譏所著文章凡二百餘篇並行於世

制曰古人云雖楚有才晉實用之觀夫陸機陸雲實荊衡之杞梓挺珪璋於秀實馳英華於早年風鑒澄爽神精俊邁文藻宏麗獨步當時言論慷慨冠乎終古高詞迥映如朗月之懸光盼意迴舒若重巖之積秀千條析理則電折霜開一緒連文則珠流璧合其詞深而雅其義博而顯故足遠越枚馬高躡王劉百代文宗一人而已然其祖考重光羽楫吳運文武英謀將相連華而機以廊廟瓌才珊連標器宜其承後人之慶奉佐時之業申能展用保譽流功屬吳祚傾基金陵畢氣君移國滅家喪臣遷嬪翻南辭翻棲大樹飛鱗壯逝卒委湯池遂使穴碎雙龍巢傾雨鳳激浪之心未騁遙涓修鱗陵雲之意將騰光厥勳翮望其翔躍焉可得哉夫賢之立身以功名為本士之居世以官貴為先然則榮利人之所貪禍辱人之所惡故居安保名則君子處焉冒危履貴則哲士去焉是知蘭植中逵芯無經時之翠桂生幽壑終保彌年之丹非蘭恕而桂親異塗害而蒙利而生滅有殊者隱顯之勢異也故曰衛美非所罕

有常安韜奇秘用故能全性觀機雲之行已也智不遠言矣覩其文章之識何知易而行難自以智足安時才堪佐命庶保名位無忝前基不知世屬未通運鍾方否進不能闢昏匡亂退不能屏跡全身而奮力危邦竭心庸主忠抱實而不諒誘緣虛而不疑生在已而難長死因人而易足上蔡之犬不誡於前華亭之鶴方悔於後卒令覆宗絕祀良可悲夫然則三世為將累鍾來葉誅降不祥殃及後昆是知西陵結其凶端河橋收其禍末其天意也豈人事乎

陸平原集卷之二終

陸清河集題詞

士龍與兄書稱論文章頗貴清省妙若文賦尚嫌綺語未盡又云作文尚多譬家猪羊耳其數四推兄或云瑰鑠或云高遠絕異或云新聲絕曲要所得意惟清新相接士衡文成輒使弟定之不假他人二陸用心先質後文重規沓矩亦不得已而後見耳哲昆詩匹人稱如陳思白馬士龍所傳四言偏多有皇思文諸篇誦美祁陽式模大雅頗以卑頌尊非朋舊之體餘篇一致間有至極使盡其才即不得為韋侯諷諫仲宣思親顧高出補亡六首則有餘矣宰治浚儀善察疑獄佐相吳王屢陳讜論神明之長諫諍之臣有兼能焉士衡枉死遂同隕墮聞河橋之鼓聲哀華亭之鶴唳巢覆卵破宜相及也集中大文雖少而江漢同名劉彥和謂其布采鮮淨敏於短篇殆質論歟

婁東張溥題

陸清河集目錄

卷之一

賦

南征賦 有序　登臺賦 有序
愁霖賦 有序　嘉霽賦 有序
歲暮賦 有序　逸民賦 有序
羊腸轉賦　寒蟬賦 有序

啓疏

諫吳王起西園第宜遵節儉啓　又疏
諫吳王起觀疏　請吳王引師友文學觀書問道啓
又啓　請吳王入朝啓
請吳王覆校諸官啓　請防不法啓

書

移太常府薦張贍書　答車茂安書
與戴季甫書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與張光祿書
又　又
與朱光祿書　與嚴究陵書
與楊彥明書　又
又　又
又　又
與陸典書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弔陳永長書　又
又　又

又　弔陳伯華
又　春節帖
與兄平原書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頌
登遐頌有序
祖考頌有序
又
又
又
又
贊
榮啓期讚有序
箴
逸民箴有序
碑
秦伯碑
誄
吳故丞相陸公誄
晉故豫章剌史夏府君誄
文
嘲褚常侍文
騷
九歎
脩身
悲郢
涉江
紆思
行吟
感逝
考志
征
卷之二
詩
大將軍宴會被命作詩六章
征西大將軍京陵王公會射堂皇太子見命作此詩六章
太尉王公以九錫命大將軍讓公將還京邑祖餞贈此詩六章
大安二年夏四月大將軍出祖王羊二公於城南堂皇被命作此詩六章
從事中郎張彥明為中護軍六章
贈汲郡太守八章有序
贈顧騄駒二首
有皇八章有引
思文八章有引
贈都陽府君張仲膺五章
贈顧彥先五章
答顧秀才五章
答大將軍荅酒顧令文五章
答吳王上將顧處微九章
贈顧尚書
答兄平原
贈鄭曼季四首
谷風五章有序
鳴鶴四章有序
南衡五章有序
高岡四章
答孫顯世十章
答孫顯世十章
失題八章
失題六章
失題
失題
答兄平原
答張士然
為顧彥先贈婦往返四首
芙渠

附錄
本傳

陸清河集卷之一

晉吳郡陸　雲著

明太倉張　溥閱

賦

南征賦有序

太安二年秋八月、奸臣羊玄之皇甫商敢行稱亂凌遏乘輿、天子蒙塵于外、自秋徂冬、大將軍數命羣后、同恤社稷、乃身統三軍、以謀國難、自義聲所及四海之內、朔漠之表、蒸徒羸糧而請覩、胡馬馘塞而思征、四方之會、衆以百萬、軍旅之盛、盛豐之著、自古以來未之有也、粤十月、軍次于朝歌、講武治戎、以觀兵于殷墟、於是美義征之舉、壯師徒之盛、乃作南征賦以揚匡霸之勳云爾、

有皇晉之覇后、資淵哲之嚴聖、崇文德於緝熙、濟武功而保定、應天鑒之昭華、荷帝祐之休命、步玉衡以觀八方、在璇璣而齊七政、芒芒神道、化洽崇深、仰戾天飛、俯洞淵沈、振南箕以鼓物、冒慶雲而崇蔭、恢天維以籠世、廓宇宙而宅心、濟博施之厚德、鍠布聲之大音、潤澤回而泣洼、豪彥華而為林、九服惟清、諸夏謐靜、肅慎回首、沙漠引領、天和時降、地靈夙挺、結芳林之奇幹、發珍禾之神穎、勵修德於億兆、端澄形於

萬畺、在中葉之不競、遭皇家之毒亂、悉國步之未夷、仰夙興而昧旦、括無方而大誥、纂率土而奠觀、致天屬於王畿、肅宵征而省難、爾乃建黃鉞之霊威、樹戎輅之高蓋、伐陽天之雷鼓、振凌霄之電旆、介夫揮戈而風興、輕武總干而啓萬、振靈韶之嘈嘈、飛旗旄之鵠鵠、虹蜺沂風以委蛇、霓旌冀光而容裔、公徒十萬、其會雲興、悠悠華戎、時罔不承爾、乃命庶翳以夕降、式飛廉以朝升、望雰雰而而覆清景、帶天而光澄、陪武臣於雕軒、列名像於後乘、猛將起而虓嘯、商飈肅其來應、士憑威而嚮驟、馬厭天而景凌、臨川也於廣陰、武騎被乎中陵、類禍比京師徒、經始桓桓、先征在河之滸、順彼長道、懸旌千里、美王師之遵時、茂七德而發止、爾乃稅駕旋轅、我徒既閑、順時講武、薄狩于原、紛同方而類聚、煥副翼而明分、祇明刑以誓衆、習軍政於舊聞、儼山立以崇警、緊烟驍而興紛、若冥海之引囚、流黛靈之吐行雲、于時玄冬首時、陰風戒慄、山澤含哀、天地肅凶、閒夜洌以澄清、中原曠而曖昧、戎士肅而咸戒、三軍紛而雜遝、長角哀吟以命旅、金鼓隱轂而啟伐、景凌冥而四播、音乘雲而上逝、火烈具舉、伐鼓淵淵、朱光俛而丹野、炎暉仰而絳天、曜靈翕赫以增熾、憤氣曒悅而凌煙、狂飆起而妄驅、行雲鼓而羊眠、旌拂翻其倚靡、鷺燦因而嬋娟、鉦鐸乃洪音雷動、清聞赳廣、凌雲發揮、萬里振響、磐礴虛而天回、烈驅空而地蕩、映皎月而望舒、閶眼重昏而大夜朗、服

縣炎揚而晃懷、飛烽戲煜而洪溝、乃有熊羆之旅、旄鬪之將、雄聲泉湧、逸氣風亮、趙三軍以奔屬、貴酣勇而成壯、兆洪音於寂寞、先無形而高唱、紛若屯雲、渙若積波、遁陰邑景、靜言勿譁、絕倡寂其既收、萬夫翕而咸和、嚴鼓隱而重戒、景旌曜而星羅、烈象於百華、

登臺賦有序

永寧中、參大府之佐於鄴都、以時事巡行鄴宮三臺、登高有感、因以言崇替、遂作賦云、

承后皇之嘉惠兮、翼聖軍之威靈、肅言詞而述業兮、乃啓行乎北京、巡華室以周流兮、登崇臺而上征、擧凌烟而遥臨兮、迄雲閣而少寘、爾乃佇眄瑶軒、滿目綺寮、中原方華、綠葉振翹、嘉生民之臺豐兮、望天晉之蒼蒼、歷玉階而容與兮、憩蘭堂以逍遥、霧紫庭之芳塵兮、駐洞房之迴飈、穎嚮遊而近物兮、傾冠擧而凌霄、曲房榮而窈眇兮、長廊邈而蕭條、於是迴路遠兔、遂宇玄芒、深堂百室、曾臺千房、閣南應而霧著兮、啓朔牖而覆霜、遊陽堂而冬温兮、步陰房而夏涼、萬禽委蛇於潛室兮、鷲風墻翼而來翔、紛縞縞於有象兮、邈悠忽而無方、于時南征司火、朱明鬱遥、縣車式徐、曜靈西

墜、暑乘陰而增炎兮、景望淵而曖昧、玩瓊宇而情厭兮、覽八方而思銑、陋雨館之常規兮、鄙鳴鵠之蔽芾、仰凌昄於天庭兮、俛睿觀乎萬薈、北溟浩以揚波兮、青林煥其興蔚、扶桑細於毫末兮、覓畜單乎覆蓋、於是怨馬俛仰、天地既翕、宇宙同區、萬物為一、原十變之常鈞兮、齊億載於今日、彼區中之側陋兮、非吾儕之一室、本達觀於無形兮、今何水而有質、於是聊樂近遊、清言僊佯、朝登金虎、夕步文昌、綺疏列於東序、朱戸立乎西廂、經綵驛以披藻兮、椒塗馥而遺芳、感物之咸存兮、悲昔人之云亡、憑虛檻而遠想兮、審歷命於斯堂、於是精疲遊倦、白日藏輝、鄰舂登乏、有情兮、惡荊臺之忘歸、聊弭節而駕言兮、悵將逝而徘徊、感榮替之靡常兮、悟廢興而永懷、隆期啟而雲升、逝連靡其如顧、長發惟祥、天鑒在晉、肅有命而龍飛、兮蹦重斯而肇建、嘉有魏之啟若兮、鑒靈符而告禪、清文昌之離宮兮、虛紫微而為蕃、秦普天之光宅兮、質率土之黎氓、欽哉皇之承天兮、集北顧於乃眷、誕洪祚之遠期兮、則斯年於有萬、

愁霖賦有序

永寧三年夏六月、鄴都大霖旬有奇日、稼穡沉湮、生民愁瘁、時丈雅之士、煥然並作、同僚見命乃作賦曰、

在朱明之季月兮、反極陽於重陰、興介丘之膚寸兮、陵層雲而洪沉、谷風扇而攸逢、

兮苦雨播而成淫天泱漭以懷慘兮民頻感而愁霖於是天地發揮陰陽交烈萬物混而同波兮玄黃浩其無質雷憑虛以振庭兮電凌牖而輝室雷鼓鼙以駿奔兮濛風驅而競疾豈南山之暴濟兮將冥海之壅溢隱隱填填若降自天高岸滸其無涯兮平原蕩而為淵遵渚回於凌河兮泰稷仆於中田賦多稼於億廩兮鹿夙敬於祈年外溝郊而內荒郁城陰無睎景雷無輟聲饑波靡於前途兮微津隔於峻庭紛雲擾而霧塞兮漫天頹而地盈於是愁音比屋歎發廬省陽堂之暉朗室無景望曾雲之萬仞兮想白日之寸脛感虛無而思深兮對寂漠而言靖泰甚而之未晞兮悲夏日之方永驤大辰以賴息兮仰天衢而引領愁情沈疾明發哀吟永言有懷感物傷心結南枝之舊思兮詠莊烏之遺音美弁彼之歸飛兮寄予思乎江陰渺天末以流目兮涕滂沲而沾襟何人生之倏忽痛存亡之無期方千歲於天壤兮吾固已陋夫靈龜矧百年之促節兮又莫登乎期頤哀感容之易感兮悲懽顏之難怡考傷懷於衆苦兮愁貞霖之足悲雲曇曇而覺結兮雨淫淫而未散睎朱陽於崇朝兮悲此日之廢晏勉豐隆於岳陽兮執赤松於神館命雲師以藏用兮紲乘龍於河漢照滄汜之清暉兮炳扶桑之始旦考幽明於人神兮妙萬物以達觀

喜霽賦有序

余既作愁霖賦而亦霽昔魏之文士又作喜霽賦聊廁作者之末而作是賦焉

毒霖雨之掩時兮情懷憤而無懌蕭有禱於人謀兮反極陰于天律靖屏翳之洪遞兮戴太山之觸石凌風純而謐甯兮歸雲反而揮霍改望舒之離畢兮曜六龍於紫闈揚天步之剡剡兮播靈輝之赫爽於是朱明自皓凱風來南復火正之舊司兮黜后土於重陰爽中原之多濕兮反高岸於嵩岑蓑禾蝗而振顯兮儇木豎而成林嘉大田之未墜兮幸神祇之有歆罔乃俯順習坎仰熾重離兼明暢而天地曉兮羣生悅而萬物齊魚凌淵以增躍兮鳥望林而朝躋戴流波於柱水兮起芳塵於沉泥朱光播於甕牖兮素景衍乎中閨天監作熙幽明舉覩普厥有懽覃及四國翕萬情而咸喜兮雖無獲而自得災未及害和斯有祥翼翼泰稷油稻穰望有年於自古兮睎陰周之萬箱原思悅於蓬戶兮孤竹欣於首陽陰陽交泰萬物方遒炎神送暑素靈迎秋四時逝而代謝兮大忽其西流年冉冉其易頹兮時靡靡而難留嗟沉哀之慈思兮瞻日月而增憂感年華之行暮兮思乘煙而遠遊命海若以量津兮吾欲往乎瀛洲臨儀天之大川兮凌懷山之洪波瞻增城之峻極兮仰蓬萊之蒨裁望王母於弱水兮詠白雲之清歌雖嘉命之未錫兮輕舉於流沙振仙車之鳴鸞兮吐玉衡之八和託芝蓋之後乘兮食瓊林之朝華修無窮以容與兮豈萬載之足多

歲暮賦

余祖役京邑載離永久永甯二年春忝寵北郡其夏又轉大將軍右司馬於鄴都自去故鄉荏苒六年惟姑與婶仍見背棄衡痛萬里哀思傷春而日月逝逶迤云暮感萬物之既改瞻天地而傷懷乃作賦以言情焉

夫何乾行之變通兮昏明遞而載路晨展轂之遠御兮膺六龍於天步時赴節而漸流兮氣移數而改度揮促節於短日兮振修纓於長夜運悠忽其既周兮載冉冉而告暮變林心之柔風兮滋豐草之湛露玄暉逸以峻服兮貴寒始而振素於是頹顏御時玄冥統官天廟既底日月貞觀淪重陽於潛戶兮嚴積陰於司寒日回天以滅景兮颺衡淵而無瀾堅冰涸於川底兮白雪隕於雲端普區宇之痒景兮頻萬物之衰顏時漂疾其可悲兮氣蕭索而傷心婁風憯其鳴條兮落葉翻而灑林獸藏丘而絕迹兮鳥摩木而栖音山振枯於曾巔兮民懷慘於重襟寒與暑其代謝兮年冉冉其將老豐顏曜而朝榮兮玄鬢染其夕皓感芳華之志學兮悲時暮而難考遠圖迸而離懷兮密思集而盈抱羨厚德之溥藏兮嘉豐化之大造恨威來之若曩兮悲哀至之常驟指晞露而怵心兮衍死生於靡草瞽時來之嘉運兮遊上京而凱入委乘轡於紫宮兮剖金虎而底邑憑台光之發暉兮荷龍靈而來集望故嘷之迫遽兮沂

南風而頹泣長歎息而永懷兮感逝物而傷悲哀年歲之徂往兮伊行人之思歸結隆思於朝日兮緊永念於氾暉表寸陰而貞各兮盼盈尺其若遺嗟我行之久永兮何歸逵之芒芒遵渚兮盼川徙逝兮江湘處孝敬於神丘兮結祇慕於惟桑瞻山川而物存兮思六親而人亡閭仁姑而背世兮及伯妹而淪喪曩餘跼於空宇兮想絕景於遺堂悲山林之杳藹兮痛華構之丘荒靖深情以遐慕兮愚纏綿而懷楚涕垂頤以交頹兮哀凌心而洞賑神尋路而窮逝兮形嘆覺乎其所心悠悠其若懸兮音既絕而復舉悲人身之有終兮何天造而罔極仰悲谷之方中兮顧懸車而日昃百年迄於分噬兮千歲疾於一息踒大椿之萬祀兮同蟪蛄於未識歲難停而易逝兮情艱多而泰寡年有來而棄予兮時無算而非我祇生心於日順兮雖呼禽其難假攝儀生於逆旅兮欲淹留其焉可彼鑒寐之有時兮亦始卒之固然舒遠懷於千載兮恨同感乎中山鑒通人之烟戚兮懼曩平之遠言啟貞心以自貴兮覽遺籍而問道亮與鳩之既徂兮故營丘之有紹在吾儕之陋心兮豈取樂於東表苟長生而自得兮將奚待而有天考大德於天地兮知斯言之益嬗

逸民賦有序

富與貴人之所欲也而古之逸民或輕天下細萬物而欲專一丘之歡擅一壑之美

豈不以身勝於宇宙而心恬於紛華者哉故天地不易其樂萬物不干其心然後可以妙有生之極享無獘之休也乃為賦云

世有逸民兮栖遲於一丘委天形之外心兮淡浩然其何求陋此世之險隘兮又安足以盤遊杖短策而遂往兮乃枕石而漱流戴菅抱朴懷元服一傲物思甯妙世自逸靜芬響於永言滅絶景於無質相荒土而卜居度山阿而考室曾丘蔚奮穹谷重深叢木振穎葛蠃垂陰潛魚泳沚嚶鳥來吟仍蔬圃於芝薄兮即蘭堂於芳林靡夾廛以赴節兮揮天籟而興音假樂器於神造兮詠幽人於鳴琴挹迴源於別沼兮飡秋菊於高岑蒙玉泉以濯髮兮臨滄谷而投簪寂然戶居傲焉山立遵清龍見在林鳳戢遒綿野以宅心望空巖而凱入明發悟歌有懷在昔賓濮水之清淵兮儀磻溪之一竪毒萬物之諠譁兮卿漁釣於此澤爾乃蕭言容興式宴盤桓朝挹芳露夕玩幽蘭眇區外而放志兮眷天路而怡顏望靈嶽之清景兮想佳人於雲端悲滄浪之濁波兮詠芳池之清瀾鄙終南之辱節兮薄伯陽之考槃眄清霄以寄傲兮沂凌風而頹歎玄微載晏何思何欲漂若行雲之浮泊若窮林之木咨有得之必喪兮益怙寵之召辱彼貪夫之死權兮固遺生以要祿蛛戰競而履冰兮秖肅懷以臨谷亮擾鼎之無慄兮在顛沛其必渥是故夫形瑰者徵咎體壯者為犧雖明文而龍蘇兮終

倪首而受羈立修名於禍始兮貸全生於庀階資朝華之促節兮抱千載之長懷擠考終於遠期兮顛靈根而自摧殉有喪之假樂兮彼無身其孰哀美達人之玄覽兮邈藏器於無為物有自遣道無不可萬殊有同齊物無窮並冢於國等朝于野榮在鼎之無慄兮在顛沛其必渥是故夫形瑰者徵咎體壯者為犧雖明文而龍蘇兮終

羊腸轉賦

爾乃使熊羆之士旄鬪之將雄聲衆踴逸氣風亮超三軍以奔厲賈餘勇以成壯兆洪音於寂寞先元聲而高唱元兵時紛若屯雲煥若積波授教斯謐靜言勿譁嚴鼓隱其雲戎萬夫翕而咸和治安步以止亟應金奏而靡迫總干以乘言退揮旅而星羅及至景凌禮既畢歸旅將振尋榮圓轉因瀨益駛若疾流之繞驥沈驚風之靡狄塵羊腸轉時命屏翳以夕降式飛廉而朝興涂蒙而後清景帶天而先澄陪俊臣於閶闔列名像於雲飛猛將起而虎嘯商風肅其來應士憑勢而譽騄馬噬天而景凌（舊本混列與凡平原者中今摘出）

寒蟬賦　有序

昔人稱雖有五德而作者賦焉至於寒蟬才齊其美獨未之思而莫斯述夫頭上有緌則其文也含氣飲露則其清也黍稷不食則其廉也處不巢居則其儉也應候守節則其信也加以冠冕則其容也君子則其操可以事君可以立身豈非至德之蟲哉且攀木寒鳴負才所歎余昔倘處切有感焉興賦云爾

伊寒蟬之感運近嘉時以遊征含二儀之和氣稟乾元之清靈體貞精之淑質吐嘒嚶之哀聲希慶雲以優遊追太陰以自甯於是霊岳幽崖長林參差羣蟬集止輕羽沙飛清徽激德音孔嘉承南風而軒景附高松之上華泰稷惟馨而匪享竦身睇陽乎霊和喉乎其音翩乎其翔容麗蜩螗聲美宮商飄如飛所之遺響風眇如輕雲之麗太陽華霊鳳之羽儀睹皇都乎上京跨天路於萬里豈蒼蠅之尋常繭乃振修綏以表首舒輕翅而迅翰挹朝華之陰露含煙熅以夕飡望北林以鸞飛集橚木以龍蟠彰淵信於嚴時稟清誠乎自然翩眇微妙綿蠻其形翔林附木一枝不盈豈黃鳥之敢希唯鴻毛其猶輕憑綠葉之餘光景秋華之方零思鳳居以翹竦仰蚰立而哀鳴若夫歲聿云暮上天其涼感運悲聲貧士含傷或歌我行永久或詠之于無裳原思嘆於遭室孤竹吟於首陽不銜予以微身不勤身以營巢志高於鳴鴈節妙乎

鴟鴞附枯枝以永處倚瓊林之迫條惟雨雪之霏霏哀北風之飄飄既乃彫以金采圖我嘉容珍景曜爛暉曄華豐奇伴翻酸艷比衮龍清和明潔羣動希蹤爾乃緝玄冕增成首飾纓翹翻紛九旒容翼映華蟲於朱衮表馨香乎明德於是公侯常伯乃紆紫纕執龍淵俯鳴佩玉仰撫貂蟬飾黃廬之多士光帝皇之侍人既騰儀俟於雲闈望景曜乎通天邁休聲之五德豈鳴雞之猶珍聊振思於翰藻闡令問以長存於是貧居之士喟國相與而俱嘆曰寒蟬哀鳴其聲也悲四時云暮臨河徘徊感北門之憂殷嘆年歲之無衣望泰清之巍哉思希光之無階簡嘉蹤於皇心冠神景乎紫微詠清風以慷慨發哀歌以慰懷

騷

九愍

昔屈原放逐而離騷之辭興自今及古丈雅之士莫不以其情而玩其辭而表意焉遂剚作者之末而述九愍

畜皇聖之豐祐膺萬乘之多福真龍曄以底載啟元辰而誕育考度中以錫命瑞嘉令而自肅闡情靚以芬香瓊懷皎其如玉希千載以遥想視遠思而自怡範方地而式矩儀穹天而承規結丹疑於璇璣協朱誠於四時洛中心之信修佩日月以為瑱

悲年歲之晚暮殉修名而競心仰勲華之耿曜詠三辟之遐音握遺芳而自玩挹浩露於蘭林陰雲紛以興靄颸風起而回波黨朋淫以惡美疾傾宮之揚娥樹椒蘭於瑶圃掩夜光於瓊華遺貞心以誰感毀玉質而豪瑕甘秀言而棄予忽遐放其若遺瞻前軌而我先顧後乘而駕遒遵荒塗而伏轼撫鳴鸞而稱悲感騭鳥之有律嗟離雁之禺歸靜沉思以自瘁願凌雲而高飛

修身

逢天怒而離紛遘時咎於惟虞端周誠以恪居祇後命而自寅悲讒口之罔極隔離情於參辰豈三錫之又晞乃裔子於遐賓遷羽櫂以涉江浮鄂渚而駕言背夏首以窮迶兮沂行川而永歎結風回而薄水兮源波榮而重瀾情懷眷以疊結舟淹流而中盤祖愁心以自遏肅稽人而曾嘔詒河渭以清川命湘娥而安流濟南詔以伫望野蕭條而振曠獸悲號以命侶鳥狂顧而鳴仇悲我行之悠悠忽同懷之莫求發辰陽而往陵緣湘沅而來假亦芳樹於縣車秣梁苗於樊馬山嵩高以藏景雲掩靄而荒野鳥拊翼於甍巔水回波於宇下指明星以脉路景即陰而無旅隨長川以問津響修聲而和予聽歸音以自閑踐無迹以窮處雖遘愍之既多亦顛沛其何悔仰眾芳之遺情希絶風之延佇亂曰有鳥翻飛集江湘兮彼美一人莫予將兮念茲涉江

懷故鄉兮生日何短感日長兮顧我慈景惟永傷兮

涉江

□□□□□□積沉毒於苦心魂憑虚以飄蕩形息景於重陰虎鳴颸以拂谷蝯回雲而結林操土音以懷郢涕類代而盈襟辭終古之舊墟託茲邦而遥集望龍門而屢顧攀惟桑而抵涘悲愁心之難狀振枯形而獨立撫彫容之日頹怊惘思而弗及聞先黎之達教固積善於遺慶晦明休而受言想介福之保定雁心負以祇服沂大順而委命君在初之嘉惠每成言而永日怨谷風之攸歎彌九齡而未徹願自獻於承閒悲蒼人之造膝舒幽情其曷訴卷永懷而淹恤嗟哲士之足歎傷邦家之殄瘁痛靈修之匪懷頹九成於一簣忘大寶之勿假輕挈瓶之守器仰剪翮於凌霄俯歸飛於增嶽毀方城於秦川投江漢於泥渭悲彼泰之在郢悼宗楚之莫籲撫傷心以告哀將斯情之孰慰

悲郢

登高山以遊望念悠處之淹流豈大川之難濟悲利涉之莫由申修誠以砥節反內鑒而自求考余心其焉可往稽度於神謀訪斯言以卜居想貞龜以告猷將矯翼而遠蹝思振清而世濁羌釋英而評予諒不疑其何卜朝彈冠以晞髮夕振衆而濯足有懷沙以赴淵無抱素而蒙塵悲鯉綿以宅心長歎息而飲淚步江潭以彷徉類行吟而含悴遇漁父之戒止興讓言而來慰雖懷芳而握瑜擢輕塵之我穢顧虚景而踴形翔同波於俱醉迨伊人之遺遏聊仰蓁於林側懷達心以遠悟怡哀顏而表色仰蹤荆之遺情想嘉訊而良食若有言而未吐忽棄予而凌波揮龍榜以鼓枻遺芬響而清歌俟滄浪之濯纓悲余壽之幾何悵禍心之歎渝恨爾謀之莫和捐江魚之言志誓玄寂於汨羅荀懷忠而死節豈有生之足嘉

行吟

悲悠思之多感情惆悵而遠慕世玄黄而既渝心居貞而抱素莫斯氣之一清要佳人於天路考年載以遒之悲歲律之已暮攬豐草於朝日思先晞於湛露規法圓而天象矩則方於地形祇信順以自範邈式穀於神聽悲登魂之無抗訊貞夢而通靈悔抱道而懷顧悲實蕃之已盈頓椒丘而息駕振初服而翱翔結瓊靳之芳襟襲凌華之藻裳懷瑶林之珍秀握蘭野之芳香命巫咸以啟期訪百神而考祥靖永言以聽命欽靈辭而肅遇振華袂之玉藻樹象軒之高蓋鸞假翼以鳴和霓揮景而繁旆芳塵移以煙煴彤雲起而漂薀遊八極以大觀餐飛響以長想將結軌而世狹願援榛而川廣雖我服之方壯思振策其安往舒遠懷以弭節憂世羅於天網亂曰猗猗

芳草殖山阿兮朝日來照發豐華兮秋風蕭瑟凝霜加兮傾葉懷春猶俟河兮

紓思

徧周流而無遇悲窮思之永久聽幽荒而罔詔春寥廓而無友沉流液於繩樞逝回颸於夔牛叔寞而靡應攬虚無其何有神悠悠而永念曼綢繆而盈室哀惻心而響起時蓁予而景逸招逝運其難徵儀遺範而無律雖芳林之將棄豈蘭馨之可誣晞靓風於曠野思同谷而靡質命險太其靡常道離隆而匪易紆幽情而思古援在昔而立辟俟重華以同遊悲瑶圃之難適舟登陸其焉濟輪涉淵而無迹悲荒塗之既幷臨遵渚而投策欲隨波以周流恨匪石之難頹將從風而卷舒悲直天之辭懷貞朗志而玉折厲勁心而蘭摧唱我懷以寤歎闡前鑒而自融忠與邪其莫可豈余命之所窮俯投迹而世淹仰晞志而遺隆耻霧垢於同塵思振秩於列風明奥心以畢志考吾道以自終

考志

天機偏其挺盭玉衡運而回襄景彌修而日短時愈促而夜長和音變而改律乘風革而為商感秋林之風暮悲芳草之中霜存候忽而風邁逝揮霍而雲散方輕炊而烟遍比收電而景宴將愉樂以夙興迨良日於昧旦痛予生之不辰逢此世之多難

將謁謁而未飄世渾渾其難澄風顥山以離谷波平淵而為陵道曠世而朴散化固滯而物凝恨輶德以莫舉悲民鮮之孰勝景照明以炒見音根響而攄聞金泮堅以示斷芒雕質而效芬鑿貞規以殉節反蒙譏於朋羣洛小心以惴惴悲江草之芸芸亂曰浮雲暗謁天明息兮增羅重設鳳矯翼兮梧桐逝矣樹榛棘兮思我芬林喟歎息兮

感逝

哀時命之險薄懷斯類以結憂手拊膺而永歎形顧景而長愁生遭年而有盡居靜言其何須將輕舉以遠覽眇天路而高遊結垂雲之翠蚴駕琬琰之玉輿揮朱旄以煙指靡華旌而電訾命日月以清天吾將遊乎九閽命屏翳以夕降式飛廉以朝興塗霧雨而後清景貞曜而先登陪湘妃於雕輅列漢女以後乘瓊旒起而清嘯神風穆其來應騁遽雲而響騖驂噓天而景凌望崇微以振策踰太階而遂升飛芝蓋之翼翼回雲車之轔轔朝總轡於扶桑夕飲馬於天津伐河鼓以解徵迄昆侖而凱振軌凌虛而遺迹摩蒼飆而絕輪豈遠遊之無樂懷故都而傷情靡龍旨以還顧轉瑶衡而回縈沂凱風以流盼悲舊邦之穢傾眷南雲以興悲蒙東雨而涕零淩百川而絕跡仰灌髮於峥嵘豈況痒之足弭將蟬蜕於長生

征

痛世路之蹖跎訴遂古而長悲鏡端形於三接照真影於太微祇中懷以眷慕豈鑒寐而忘歸悼天朝之遂晦構良錦於繁文侈南箕以鼓物譎青陽而播芬迹同塵而壤絕景和光而天分俯隕息於榮渡仰頹歎而崩雲折若華以翳日時靡靡而難停飡秋菊以却老年冉冉其既盈欲假翼以天飛怨曾颺之我纚思哉蘇以遁沮悲沉綱之在淵有河清而志得捶千載之長年擠哀響於頹風寓悲音於絶絃嗟有生之必死固遇我以自休彼達人之遺物甘寒棠而赴流矧余情之況毒資有生以速憂悼居世其何感固形存其為尤想百年之促期悲樂少而難多修與短其足劾曷久況於汨羅投澗猗而員石涉清湘以懷沙臨恒流而自墜冀睿聖之隆波接申脊於南江□□□於□□鼓層雲以携手仰接景而登遐

啓疏

諫吳王起西園第宜遵節儉啓

郎中令臣雲言伏見西園大營第宅雖未窮節度豐儉之制然用功甚嚴竊懼事不得濟愚臣管見輒敢瞽言臣竊見世祖武皇帝臨朝淵黙訓世以儉即位二十有六載宮室臺榭無所新營屢發明詔厚戒豐奢國家基承務在遵奉而世俗淩遽家競

盈溢漸漬波蕩遂已成風雖嚴詔屢宣而侈俗滋廣每觀詔書衆庶歎息清河王昔起墓宅未及極僊時手詔追述先帝節儉之教懇切之旨形于四海清河王毀壞城宅以奉詔命海內聽望咸用欣然臣慮以先帝遺教日以凌替聖上憂勤猶未之振今與國家協崇大化追闡前蹤者實在殿下先敦素朴而後可以訓正四方示民知禁竊謂第宅之設可使儉而不陋凡在崇麗一宜節之以制然後上厭帝心下允民望且自聞制國之用事從節省而方於此時大造第宅又非聖意從簡之旨臣以凡才殿下不以其駑闇特蒙振擢將以臣能有狂夫之言可以裨補聖德臣自奉職已來亦思竭忠効節以報所受之施是以不慮犯迕敢陳所懷如愚臣言有可采乞垂三省

又疏

臣雲言間一日敢瞽言以干閽聽天恩未加咎責猥發明令臣伏誦聖旨奉用歎惋臣聞有國者不患宮室之不崇患在令名之不立是以賢人之在富貴莫不卑身節欲損己抑情能保其國家今聞百世歷觀古今以約失之者實寡以奢失之者益衆非天下之至德孰能居豐行儉在富能貧清儉節素自殿下家道此所以懷集四方而使兆民服者也世祖武皇帝富有四海貴為天子居無離宮之館身御家人之服先帝豈欲以此道止於治身而已者哉固將必欲遺訓百世貽燕子孫此固殿下所宜祗奉也昔淮南太妃當垂屑臣凡比下墨機時為郎中令從行太妃令追稱先帝養生送終事從節儉今宜奉用遺制不事豐厚令旨懇切言歸于約清河昔起墓宅發手詔又還毀朝野之論于今未已竊以西園第宅用功方嚴雖知聖德節儉有素猶復思闡愚言以補萬一亦臣縫綌微忠昊天罔極之誠也至被明令聖旨炳然嘉承至遇奉以稱慶不勝下情謹疏以聞

諫吳王起觀疏

郎中令臣雲言前啟西園第宅宜遵先帝節儉之制不宜使至豐麗被命優隆言歸謙素臣奉以欣慕而聞屋宇之制既自崇侈竊聞當復起觀六間既非前令之旨且臣亦竊用不安臣聞詩云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今四祖創基既垂成命哲王繼體世祖恭儉殿下承之固宜奉不甯而自昔造第過度民歎其勞卒士譏其過尤誘言未弭而又加以崇侈此誠不可不惜先帝皆世曾未十年而儉德之化國為其貧此又所以慷慨酸心而不敢不盡狂夫之諫者也按晉魏以來諸侯奢靡第室滋廣未有如國今日之甚者也古人之戒猶云無為福始況今猶崇豐侈作為禍先此又臣所以寤寐憂歎忘寢與食者也殿下誕應運期首建大國固將憲章今

興貽範萬世始基之制不可不慎今設為豐禽以示將來子孫象之又何以能風且先帝勤家如彼其素殿下承之若此其泰退傷舉國之典過厭隆家之慕用之當身損盛德之譽垂之後嗣非興邦之制一舉而失四得此古人之所以長太息者也且第宅之過朝野所識而監司結舌莫敢明言者實以殿下國之昵親朝所欽重故隱司過之鉗結執憲之繩耳後世直臣必將信威明法考制度禮愚以此觀有必毀之理苟此物不可終然誠不如不為使其無毀也今空設過制之物而終為直士之資臣又未見其可也惟殿下思愚臣之言時命有司必省此舉舉手懽遠伏用流汗

請吳王引師友文學觀書問道啟

郎中令臣雲言聞古之君子既盛德在身又外求諸物是以廣納俊士博觀載籍朝夕師傅夙夜勤禮實友嘉容講義於前往古來今日聞于耳故知積德廣而流芳罔極伏惟殿下天資聰敏應期挺秀聖敬敷聞輝光日新即位以來仍遣不造大禮雖閑哀故滋有賓客無接覲之宴師友闕講誦之禮愚臣所以寤寐永歎而私懷慷慨者也愚以宜發通客之令使朝士有接見之緣又可時與師友文學披觀文籍坐而論道非學無以聞義非士無以行禮禮義既舉羣望允塞此臣下所以拭目思德音之發者也臣區區所懷敢以聞

又啓

臣雲言臣前啟可與師友文學觀書論道今又天時清適正是講誦之日臣聞崇山之高不厭其峻滄海之量無限於廣是以周公一日萬事猶復旁觀百篇孔子假期玩年至於韋編三絕由是言之雖聖之弘亦不能不求之於學也伏惟殿下明德光劭天資秀朗方當光演文武允迪皇猷如復垂精古今之典仰覽千載之籍則神道叡知無物不照且師友文學朝選於衆以德來教雖豐祿崇禮已隆其人而先王之道未簡聖聽在位累載官廢其職每聽其言亦懷慷慨臣以可於良日就講經學先開大道永播芳風愚臣區區敢獻瞽言

請吳王入朝啓

郎中令臣雲言臣聞事君之道苟在盡規知無不為是以愚臣敢獻瞽言

五日與駕宜入朝臣聞事君之道苟在盡規知無不為是以愚臣敢獻瞽言

請吳王攝校諸官啟

郎中令臣雲言伏見令書以部曲將李咸遇南司馬吳定給事徐泰等攝校諸官市買錢帛簿率日決咸南等治書以下無所復司而案錢帛重實奸吏多情出入之用

誠宜使虛實當法以防檢巧偽然臣愚以聖德龍興光有大國選衆官材庶工肆業臣以虛薄忝竊朝右雖貿弱任重無益補察至於奉己思勤吳天罔極中尉謀大農誕皆清德淑慎恪居所司其下衆官悉州閭一介疏闒之咎雖可日聞至於處義用情庶無大戾今咸南軍旅小人定泰士卒廝賤非有清慎素著忠公足稱今猥使此等任以覆校大臣所闕猶謂未詳咸等皆察然後得信既非開國勿用之義又傷殿下推誠納下曠蕩之量雖使咸等能盡節益國而功利百倍至於光輔國美猶未若開懷信士之無失況咸等所益不過姑息之利而名使小人用事大道凌替此臣所以慷慨也亂之所興在於小人得親治之所興在於君子自昔廢興治亂由此而已臣備位大臣職在獻可苟有管見敢不盡規愚以宜發明令必罷此等廣察衆士一付治書則無外之慮口光無遠大信臨下人思盡節矣謹隨啟以聞

請防不法啓

郎中令臣雲言國人兵敖橫多行非法至使暴及市道聲聞京邑親信兵乃篤雲洛陽市丞遠近翕然聲論日廣而主者前後所報每寡寬宥故羣小敢肆其暴虐前興駕當東時臣具以奏聞上立節度亦備嚴上下司察念在奉宣而親信卒暴嬉稱突闖強市民物至使行道哀寡路人歎恨臣下祇命幸使罪人時獲欽以奉宣加重戮

以威痛方來軍都督李嬰行實奸穢然身備王人雖不致法猶加捶楚主者奏奉依嬰決罰事寢不出而特今原泰泰之凶狡罰至大辟至於今日不豪薄罰臣切以自今羣醜虎視競為暴虐矣小人得志則下凌上替前卿顧言事大農文旨倍僥反威郡安功名之士議在不屈而顯等恃愚敢行侮慢臣時列啟并呈顯言事寢不省是以自來拱默未敢多言切見國法日侈而愚宥無已誠懼威禁遂頹醜聲滋聞愚謂自今宜齊之以法使下知禁有司所執猶宜時聽不然以往則監司之吏鋒鉅靡加而準繩替矣臣忝竊非據與聞國事服事以來荏苒三年朝憲多違威御無列好問不登而流聲播越皆由執政之臣官非其人常思收逸自替以避賢路退惟受遇徹報未效是以忍垢棄餐敢用文疏惟殿下哀明愚臣縕緣愚不以前後干迕多見罪責臨紙慷慨言不自盡

書

移太常府薦張騭書

益聞在昔聖王承天御世厥薦明德愚和人神莫不崇典謨以敷愚興禮學以陶遠是以帝堯昭煥而道協人天西伯質文而周隆二代大晉建皇業配天地區夏既混禮樂將廢君侯應歷運之會贊天人之期博延俊茂熙隆載興伏見衛將軍舍人同

郡張贍茂德清粹器慮深通初慕聖門樓心重伋啓潼及階遂升樞奧抽靈匱於秘宮披金縢於玄夏思樂百氏博採其珍辭邁翰林言敷其藻探徵集逸思心洞神論道屬書篇章光韜含奇宰府婆娑公門棲靜隱實淪虛藏器聚衆襲錦褐衣被玉曾泉改路懸車將邁考槃下位歲聿屢遷縉紳之士具懷愾恨方今太清開宇四門啓泉改路懸車將邁考槃下位歲聿屢遷縉紳之士具懷愾恨方今太清開宇四門啓篇玄綱括地天網廣羅處雲興以招龍和風起而儀鳳誠嚴宓耀頭之秋河津記乘之日也而贍沈淪下位羣望悼心若得端委太學錯綜先典垂纓玉階論道紫宮誠帝室之瑰寶清廟之偉器廣樂九奏必登昊天之庭詔夏六變必饗上帝之祀矣

答車茂安書

雲白前書未報重得來況知賢甥石季甫當屈鄭令尊堂憂灼賢姊弟泣上下愁勞舉家慘戚何可勝耶輒為足下具說鄭縣土地之快非徒浮言華籃而已皆有實徵也縣去郡治不出三日直東而出水陸並通西有大湖廣縱十頃北有名山南有林澤東臨巨海往往無涯汜船長驅一舉千里北接青徐東洞交廣海物惟錯不可稱名過長川以為陂塘茂草以為田火耕水種不煩人力決泄任意高下在心舉錢成雲下錢成雨既浸既潤隨時代序也官無通滯之穀民無飢之慮衣食常充倉庫恒實榮辱既明禮節甚備為君甚簡為民亦易季冬之月收口既畢嚴霜隕而蘭葭

蓼林鳥榮而爵羅設因民所欲順時游獵結罝繞鋸密罔彌山放鷹走犬弓弩亂發鳥不得飛獸不得逸真光赫之觀盤戲之至樂也若乃斷遏海浦隔截曲隈隨潮進退來蜂捕魚鱣鮪赤尾鮫鼓比目不可紀名鱠鯽鱸炙熏鯢鯉蒸石首臛鮞真東海之俊味有膳之至妙也及其蜂蛤之屬目所希見耳所不聞品類數百難可盡言也昔秦始皇至尊至貴前臨終南遏燕阿房離宮別館隨意所居沈綸浮渭飲馬昆明四方奇麗天下珍玩無所不有猶以不如吳會也卿東觀滄海遂御六軍南巡狩登稽嶽刻文石身在鄧縣三十餘日夫以帝王之尊不憚爾行季甫年少受命牧民武城之歌足以興化秦孫逢夫丈夫之志經營四方古人所歎何足憂乎且彼吏民恭謹篤慎敬愛官長鞭朴不施聲教風靡漢吳以來臨此縣者無不遷變尊大人賢妙上下當為喜慶歌舞相送勿為慮也足下急啟喻冤慰具說此意吾不虛言也停及不一一陸雲白

與戴季甫書

雲頓首頓首惟夏始暑願府館萬福疾病處遠人信希少情問闕替申間曠年瞻慕敬想興言反側隆敦比辱慰誨銜抱豐眷以增思遂不勝勤企謹及君之書不以備

又

陸雲頓首頓首曠遠以來忽踰年載宗想輝蔭引領惟慕東歸之後疾患增瘵且道路悠遠不值信便久念自修而經年不果雖在伏枕至於結心注望實係光塵累蒙誨命舊惟新執對之日如或面展長筵自替聽誨末由瞻企勤戀守以委重表不具今更繼情

又

季鷹公世相係徂落俊德茂業邦家之彥一朝並地永爾淪沒哀痛切裂不能自勝柰何柰何江南初平人物失叙當賴俊彥彌縫其闕加在二賢楚國之良沈實積實未重大朝重惟痛恨言增哀咽誠念仁風篤烈如在疇昔意愛所隆嗟悼之心誠不可言備冢其分情兼切傷加承仁誨蓋以惻愴

又

武陵於荊州云多人士聞周孟子伍令明潘世長諸人並為美德心常依依今日遭遇良賤展才之秋也不審達者凡有幾人無因聽承誨語咨稟未聞每懷勤企表不盡言

又

長游前下停此十餘日想德欣喜無以為喻分別恨恨于今戀之當暑遠涉益進心懸清粹沈茂思敏通徵居德履通東心真實貴一時良彥君之別久見之懽察風姿美令心神烈暢已成美器欽愛之情款然至實近聞若思未有通塗每用於邑

又

周安東昔奄遭徂慕切剝不能自勝歎業弗究早爾背世遺惠鄙州民物同哀備記名義情兼切裂在此會同每言高重武陵至心款列誠念篤終必垂悽愴王季楊孝友行素既簡清慶在此接近備其所顧居心秉尚用志不苟公私振實足為美器今為士斷品還此郡前羣小虛妄遂下其編牒為之憤歎人物遠士冀倫多失願垂末光益有以潤區區至心謹復言意戴彥遠永昌猶為遠小想其必有惠政耳

又

郭敬言蒸陽良才遠負為之邑歎以其姿望足以致高想不久爾耳石行文在無錫大有清績一州之高功長吏此家行素道實州閭所稱疇昔接事既盡其才願重榮益以成其實凡在羽族忽附鳳翼風塵所集無不拭目

與張光祿書

長幼之序人倫大司季世多難失欲在昔敢布今典求思自遏謹奉下敬以藉度款

顧令文彥先每宣隆眷弭奏之惠懷德惟慚守以反側既睎仁風委心自昵加與沛
君分同骨肉憑藉之懷凝心如結

又

加豪顧遇重以傾倒惟亮歸誠石行文敦素篤遂道實茂淑嘉敬既美思學又快南
州良德今者東行望風自託其意繾綣願厚接納副其乃心

與朱光祿書

少長之禮教化所崇中葉陵遲篤章廢替追惟前訓思遵在昔敢慕高義謹奏下敬

與嚴宛陵書

少長之序禮之大司晚節陵替舊章殘棄瞻言今典既慕欽承仰憑高風實副邦民
謹奏下敬以藉虔款思復未遠庶免悔吝

與楊彥明書

雲白欽明去書不悉彥先來得書以為慰時去苒荏歲行復半悲此推移悠然何及
漸已欲熱想自如常悠悠守限良跂未日眇然東望思以敘至及反憤悶不多行矣
愛德往來相聞

又

雲白省示累紙重存往會益以增歎年時可喜何遽之甚昔年少時見五十公去此
甚遠今日冉冉已近之已耳順之年行復為憂歎也柯生而多悅樂春未厥秋風行
戒已悲落葉矣人道多故懽樂恒乏遨遊此世當復幾時各爾永高良會每闡懷想
親覺寤寐無忘書無所悉

彥先來相欣喜便復分別恨恨不可言階逕尚否通路令塞令人惘然名論允進遠
而有光者度此顯期不淹民望耳廟堂之士比遊山棲者悲歎豈惟一心少明湘公
亦不成遷名公之舉且可以為資然今恨恨當行行復有宜耳

又

彥先相說疾患漸欲增發深為恒然行向衰篤疾來應百年之望雖未必此為疑然
親親所以相卹之一感耳想勤服藥行復向佳耳吾既當贏閒來襜中亦恒少賴日
嗣匆匆則堪自力未遠待罪會期難赴情之戀想何勞之多好自愛慶相聞

又

行言竟行令人恨之已當至未耶能少留不世明篤行至性如前後所論語其偶爾
旋莫能悟耳而聞其遂遠邇真使愕然宵以所不可虧一國之清格乎輒便絕意彥
先所一二

又

戴曾稽如是便發分別恨然一時名士惟當有此君耳失分重勞令人歎息善得日
夕真家人若思望之清才俊類一時之彥善並得接九月中可得達東禮衡陽長沙
甚快東人近來復有見敘者公進履久恒為邑罔窴方有清窪薄國讓在內中大有
好稱此家一時美德也在事又佳甚快甚快

又

永耀已葬冥冥遠矣存想其人痛切肝懷奈何奈何聞伯華善佳深慰存亡人生有
終誰得免此且使繼嗣克勝堂構有紹亦存亡之願也朋類喪索同好日盡如此生
華那可復多耶臨書酸心

與陸典書

雲再拜自曠但嗣已復經時限制長路惟親未期嗆近晨風傾匡結言來誨綢繆篤
眷彌隆誦玩千周以當侍會靜言莫瞻翹翹仰慕大人汜愛在我尤弘每啣思戀何
時去心限此省省願言用替遥瞻靈丘感時情傷往來信理自更繼情如有信唯不
玉音

又

雲再拜侍郎比侍數會同邪常憶戀此君不慚有殞此君公私並憎年長而志新齒
邁而曾勤家宗美者也常感其篤分封之始年相見重達其至心

又

雲再拜日月運邁一何流速街哀經覺繫思愈深亡靈處彼蔓兆幽壙在遠之憶心
常憧裂含痛靡及悠悠奈何想時時復一省視思至心破無所屬情叔父一兄故尚
未遑想不久至耳深憂徙際公私哀罔曠離山墓永適異國四時靈寢桑梓靡循且
念親各爾分析情感復結悲歎而已知大人每垂卹遠也臨表悲猥絕筆餘哀不知
所況雲再拜

又

每念彥先情兼剝裂年城志美令姿可借舉言及此不知心傷也

又

雲再拜國士之邦實鍾俊哲太伯清風邁世立德龍蛇東嶽三讓天下垂化邁迹百
代所睎高蹤越於先民盛德稱乎在昔績及延陵繼響馳聲沈淪漂流優遊上國聆
音察微智越衆俊通幽暢邈明同聖哲言徂昭烈於孔堂貞武邁功於諸侯自秀偉
相承明德繼踵亦為不少英國和作雄俊尤盛今日雕衰未皆下華夏也來海所及

選通同懷重及二聖下逮衆子或生羌狄或在邊域勲美之隆實如嘉誨愚以東國之士進無所立退無所守明裂背苔皆未如意雲之鄙姿志歸丘壟華門閨窮之人敢睎天望之冀至於紹季札之遊蹤結高肝於中夏光東州之幽昧流榮勲於朝野所謂窺管以瞻天緣木而求魚也重申不剋雲再拜

又

雲再拜每惟大人挺自然之妙質稟淵姿之弘毅克壯其烈兼詠之遺希文尚武潛居以娛其志靜處以育其神遊步八素之林逍遥德化之園豈如某者棄曳瑣瑣世道通明俊乂在官馬使睎世之寶久隱岑嵓之山逸景之迹永絜幽冥之坂方將車乘回綸束帛戔戔排金風於太微踏天路以炒觀恢皇綱之大烈垂榮祚乎祖宗此乃大人之所宜脩非允夫之可企望也無因覲展書以言心心之所積萬不叙一雲再拜

又

雲再拜巨卿前行陵有小事惟以具聞事已大了猶以為願行欲取歸念別方至豫以悒然每相見未嘗不以大人為言想令仁士光令遠公然兄弟屢數常存思想想令遠分好已為綢繆彦恩復蒙誘掖耳無因覲對言不盡心屢垂誨以慰遠思雲再

拜

又

雲再拜巨卿在臺高譽洋溢洛邑之内無不欽歎東南之貴寶真不但會稽之篠蕩也每會常共歌詠信無一面不歎吟也想方周旋携手散今日之思耳雲再拜

又

雲再拜瓠宣來意仲應此家大自欽重大人儻已見其意耳

又

雲再拜不知從事今在州得假歸耳想今來得行有緣侍面耳每得令遠書感賴豐化言言歸款來誨惋及亦為無已情深欣如云在身年歲及人名聞難集非賴師友何以自濟願敦惠助為之光輔巨仁在此華亭之望以大人為宗主宜令小大得分亦崇洪業也雲再拜

弔陳永長書

雲頓首頓首哀懷切恒賢弟永曜早喪俊德酷痛甚殟奈何陸士龍頓首頓首

又

雲頓首頓首天災橫流禍害無常何圖永曜奄忽遘此凶問卒至痛心摧剥柰何柰何想念萬恠哀悼切裂當可堪言無因展告望企鯁咽財遣表唁悲猥不次雲頓首

又

永曜茂德遠量一時秀生奇跡瑋寶灼爾凌摩光國隆家人士之望冀其永年遂播盛業攜手退遊假樂此世柰何一朝獨先剛路奄聞凶諱禍出不意拊心痛楚肝懷如割柰何柰何豈況至恠何可為心臨書鯁塞投筆傷情

又

與永曜相得便結願好契潤分覺恩同至親遇烈三益終始所願中間離別但爾累年結想之懷夢寐仿佛何圖忽爾便成永隔哀心慟楚不能自勝痛當奈何奈何義在奔馳牽役萬里至心不叙東望貴舍雨淚霑糠今遣吏并進薄祭不得臨哀追增切裂幸損至念書重不知所言

又

永曜素恂彊健了不知有此患險戲之災遂不可救豈惟貴門獨喪重寶此賢之殞邦家以痺情分異她痛心殊深已矣遠矣可復奈何追想遺規不去心目悠悠無期哀至悲裂不知何言可以言知酷楚而已

弔陳伯華書

大君遠資高數世之琨瑋當光裕大業茂垂勲名柰何日朝早爾喪隆自聞凶諱痛心割裂追惟哀摧肝心破剥痛當柰何柰何相念夙年每嬰哀艱扳慕不及當可為心牽役遠路無因奔馳東望霣宇五情哽咽割切哀慕書重感狠不次

又

昔與大君分義款篤彌隆之愛恩加兄弟憑此烈好要以始卒何圖大君獨先早世遠聞訃問若喪四體拊心慟楚肝心如割柰何柰何豈況至恠當何可言今遣吏恭集簿祭不得臨喪以叙悲苦計猛人到貴舍之日揮涕而已投筆歔欷

春節帖

三月十六日雲白春節餘不適得示知足下平安為思面未知何由如何信數之及卿既清邃可之經高言人數之當令征南取之也

書

與兄平原書

一日案行并視曹公器物牀厨席具寒夏被七枚介幘如吳幘平天冠遠遊冠具在嚴器方七八寸高四寸餘中無萬如吳小人嚴具牀刷臘處尚可識疏枇刷齒纖縰皆在拭目黄絮二在垢垢黑目淚所沾漆手衣卧龍挽蒲棋局書箱亦在奏案大小

五枚書車又作岐崇以卧視書扇如吳扇要扇亦在書箱想兄識彦高書箱甚似之筆亦如吳筆硯亦爾書刀五枚琉璃筆一枚所希聞景初三年七月劉建奴折之見此期復使人悵然有感處器物皆素今送鄴宮大尺閣數前已白其總帳及望墓田處是清河時臺上諸奇變無方常欲問曹公使賊得上臺而公但以變譎因複避之若焚臺當云何此公似亦不能止文昌殿北有閣道去殿丈內中在東殿東便屬陳留王內不可得見也（案魏武帝於漢為相不得有違好又景初是魏明帝與曹公嵇斌同處故致斜雜矣）

又

一日上三臺曹公藏石墨數十萬斤云燒此消復可用然烟中人不知兄頗見之不今送二螺

又（此書舊誤接前二螺下作一篇今正之）

若曹公遺事天下多意長才乃當爾作弊屋向百年于今正平奧塘乃不可得壞便以斧斫之耳爾定以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也

又

近日復案行曹公器物取其剔齒賦一箇今以送兄

又

兄于道有古方衆其銘如此不審兄頗曾見此書種稷不近因魯引以問秘書中謹啓（舊誤今送一篇篇疑兄上有脫誤）

又

雲再拜前省皇甫士安高士傳復作逸民賦今復送之如欲報稱久不作文多不悅澤兄為小獨色之可成佳物願必留思四言五言非所長願能作賦為欲作十篇許小者以為一分生於愁思遂復文論欲得雲論閒在郡紛紛有所鈎定言語流行斷絶欲更定之而了不可以思慮今自好醜不可視想冬下體中佳能定之耳兄文章已自行天下多少無所在且用思困人亦不事復及以此自勞役閒居恐復不能不願當自消息謹啓

又

雲再拜前堂頌已得省兄文不復稍論當佳然了不見出語意謂非兄文之休者前後讀兄文一再過便上口語省此文雖未大精然了無所識然此文甚自難事同又相似益不古皆新綺用此已自為洋洋耳答少明詩亦未為妙省之如不悲苦無惻然傷心言今重復精之一日見正叔與兄讀古五言詩此生數息欲得之謹啓

又

雲再拜二祖頌甚為高偉雲作難時有一佳語見兄作又欲成篤儉家無緣當致兄此讌辭又雲亦復不以苟自退耳然意故復謂之微多民不輟數一句謂可省武烈未得有吳說桓王之事而云建其孤恐太祖不得為桓王之孫雲前作此頌及信以白兄作游仙詩故自能劉氏頌極佳但無出言耳二頌不減復過所望如此已欲解此公之半歲暮賦甚欲成之而不可自用得此百數十字今送不知於諸賦者不罷少不想少佳成當送到洛陳琳大荒甚極自雲作必過之想終能自果耳謹啓二陸集並（不見二祖頌劉氏頌游仙詩惟載幕賦耳所失多矣）

又

雲再拜兵真出事生來初不見習嘆觀之正自使人意愚羊腸轉時極佳間人皆不解何以作此轉雖云微相泄恐此正自取好耳說之不能工願兄試一說之很義元答員瞰之回流崑崙吐河不體正自似急水中山石間是人謂回轉者但言之辭不工耳不知此中語於諸賦中何如

又

頃日極匆匆病一十當出暑通日在馬上此不可讀又恐信不及兄今以因休祖致又力作無錫書極無頼甚不備具如是更白問于中

又

雲再拜省諸賦皆有高言絶典不可復言頃有事復不大快凡得再三視耳其未精倉卒未能為之次第省述思賦深情至言實為清妙恐故復未得為兄賦之最兄文自為雄非累日精拔卒不可得言文賦甚有辭綺語頗多文適多體便欲不清不審兄呼爾不訴德頌甚復盡美省之惻然扇賦腹中愈首尾發頭一而不快言烏云龍見如有不體威逝賦愈前恐故當小不然一至不復減漏賦可謂清工兄頻作爾多文而新奇乃爾真令人怖不當復道作文謹啓

又

雲再拜祖堂贊甚已盡美不與昔同既此不容多說又皆一事非兄亦不可得見帋少明殊復勝前帋蔡君清妙不可言漢功臣頌甚美恐帋蔡君故當為最使雲作文好惡為當又可成耳至於定兄文惟兄亦恕其無遺情而不自盡耳丞相贊云披結散紛辭中原不清利兄已自作銘此但頌實事耳亦謂可如兄意直說事而已石當復屬文於引便當書前銘耳謹啓

又

雲再拜誨欲定吳書雲昔嘗已商之凡此真不朽事恐不與十分好書同是出千載

事兄作必自與昔人相去辦亾則已是過秦對事來當可得耳陳壽吳書有魏賜九錫文及分天下文吳書不載又有嚴陸諸君傳今當寫送兄體中佳者可並思諸應作傳及作引甚單常欲引之未得兄所作引甚好雲方欲更作引述思賦儻自竭屬然雲意皆已盡不知本復何言方當積思思有利鈍如兄所賦恐不可須願兄且以示伯聲兄弟

又舊與前書合為一篇今折為二

前日觀習先欲作講武賦因欲遠言大體欲獻之大將軍才不便作大文得少許家語不知此可出不故鈔以白兄若兄意謂此可成者欲試成之大文難作廢可以為矚睢之見微謹啓

又

雲再拜往日論文先辭而後情尚潔而不取悅澤嘗憶兄道張公又子論文實欲自得今日便欲宗其言兄文章之高逸絕異不可復稱言然猶皆欲徵多但清新相接不以此為病耳若復令小省恐其妙欲不見可復稱極不審兄猶以為爾不茂曹碑皆自是蔡氏碑之上者比視蔡氏數十碑殊多不及言亦自清美愚以無疑不存三祖贊不可聞武帝贊如欲管管流澤有以常相稱美如不史願更視之小跋幾而悅

奕為蘊理雲今意視文乃好清省欲無以尚意之至此乃出自然張公在者必能必復以此見調不知九愍不多不當小減九悲九愁連日鈔除所去甚多才本不精正自極此願兄小為之定一字兩字出之便欲得遲望不言謹啓

又

雲再拜仲宣文如兄言實得張公力如子桓書亦自不乃重之兄詩多勝其思親耳登樓賦無乃煩感乏其弔夷齊辭不為偉兄二弔自美之但其呵二子小工正當以此言為高文耳文中有於是爾乃於轉句識佳然得不用之益快有故不如無又於文句中自可不用之便少亦常云四言轉句以四句為佳往曾以兄七哀回煩手而況哀結上兩句為聊今更視定自有不應用時期當爾復以為不快故前多有所去喜賽俯煩哥均弔誠重離此下重得如此語為佳思不得其韵願兄為益之謹啓

又

雲再拜嘗聞湯仲歎九歌皆讀楚辭意不大愛之頃日視之實自清絕滔滔故自是識者古今來為如此種文此為宗矣視九章時有善誠太類是穢文不難舉意視九歌便自歸謝絕思兄常欲其作詩文獨未作此曹語若消息小佳願兄可試作之兄復不作者恐此文獨單行千載聞嘗謂此曹語不好視九歌正自可歎息王褒作九懷亦極佳恐猶自繼真玄感稱九辯意甚不爾

又

雲再拜頃得張公封禪事平平耳不及李氏其文無比恐非其所作欲見此公劉氏世頌有信願付雲頃又為輔吳詹威作頌欲參前頌然意並不以快遣信當送九愍三賦脫然謂可舉意假彼頌便有怯處想無又閒便可耳大類不便作四言五言謹啟

又

雲再拜讀二賦佳久不復作文又不復視文章都自無次第文章既自可羨且解愁忘憂但作之不工煩勞而棄力故久絕意耳在此悲思視書不能解前作二篇後為復欲有所作以慰小思應便大頓極不知何以乃爾前登城門意有懷作登臺賦極未能成而崔君笛作之聊復成前意不能令佳而亂萃累日猶云愈前二賦不審兄平之云何願小有損益一字兩字不敢望多旨楚願兄便定之兄旨與獻彦之屬皆願仲宣須賦獻與服索張公語雲云兄文故自楚頌作文為思昔所識文乃視兄作誄又令結使說音耳兄所撰願且可付之此有書者更校善書送信還望之謹啟

又

雲再拜疏成高作未得去有登遐傳因作登遐須史便成視之復謂可行今並送之尚未定判及此信今更有何所損益後八人了無事合會之才得二篇耳榮度是淫鬼無緣在此中故不可作頌慈邑忽欲復作文臨時輒自云佳小久報不能視為此故息意文欲定前於用功夫大小文隨了為以解愁而作今視所作不謂乃極更不自信恐年時間復捐棄之徒自困苦爾兄小加潤色便欲可出極不苦作文但無新奇而體力甚困瘁耳謹稟幼安在此今之草今住一弘不呼作工謹啟

又

雲再拜誨頌兄乃以為佳甚以自慰文章當貴經緯如謂復頊語如漂漂故謂如小勝耳九愍如兄所誨亦殊過望雲意自謂當不如三賦情難非體中所長欲徧周流雲意亦謂為佳耳然不云其愈於與漁父吾今多少有所定及所欲去留欲爾今送本往不審能勝故不意亦殊未以為了南去轉遠洛中無知少睹願兄勑所遣留為當爾可須來不佳思慮益處未能稱所欲去徹與寒皆不與日韻思惟不能得願賜此一字雲作文如兄所論兄過所望況乃敢當今兄有張蔡之懷得此乃悵怖也謹啓

又

雲再拜誨歲暮如兄所誨雲意亦如前啟情言深至述思自難希每憶常侍自論文為當復自力耳雲意呼發頭但當小不如復耳兄乃不好者試當更思之所誨雲文所比愁霖喜霽之徒實有可爾者登樓名高恐未可越爾楊四公黃胡頌恐此不得見比聞兄此誨若有喜懼交集祖德頌無大諫語耳然靡靡清工用辭緯澤亦未易恐兄未熟視之耳兄文方當日多但文實無貴於為多多而如兄文者人不厭其多也屢視諸故時文皆有恨文體成爾然新聲故自難復過九悲多好語可眩誦但小不韻耳皆已行天下天下人歸高如此亦可不復更耳兄作大賦必好意精時故願兄作數大文近日視子安賦亦對之歎息絕工矣兄誨又爾故自是高手謹啟

又

雲再拜蔡氏所長惟銘頌耳銘之善者亦復數篇其餘平平耳兄詩賦自與絕埒不當稍與比校張公昔亦云兄新聲多之不同也典當故為未及彥藏亦云爾又古今兄文所未得與枝者亦惟兄所遁數都賦耳其餘雖有小勝負大都自皆為雄耳張公父子亦語雲兄文過子安子安諸賦兄復不皆過其便可可不與供論雲謂兄作二京必傳無疑久勸兄為耳又思三都世人已作是語觸類長之能事可見此過實戲之徒自難作賓戲客語可為耳答之甚未易東方士所不得全其高名頗有答極謹啓

又

雲再拜誨九悉如所勑此自未定然雲意自謂故當是近所作上近者意又謂其與漁父相見以下盡篇為佳謂兄必許此條而淵弦意哼作脫可行耳至兄惟以此為快不知雲論文何以當與兄意作如此異此是情文但本少情而頗能作泛說耳又見作凡者多不祖宗原意而自作一家說惟兄說與漁父相見又不大委曲盡其意故原流故惟見此一人當為致其義深自謂佳願兄可試更視與漁父相見時語亦無他異附情而言恐此故勝淵弦兄意所謂不善願疏勑其處緒亦欲成之令出意莫更感如惡所在以兄文雲猶時有所能得言雲前復所作謹啟

又

雲再拜誨前二賦佳視之行已復不如初昔文自無可成藏之甚密而為復漏顯世欲為益者豈有謂之不善而不為懷此不成意想兄已得懷之耳有作文惟尚多而家多豬羊之徒作蟬賦二千餘言既無藻偉體都自不似事文章實自不當多古今之能為新聲絕曲者無又過凡兄往日文雖多現鑠至於文體實不如今日閭在洛有所視已當報而比更隆以今意觀文見此真更以為不盡善文賦云故日向人歎

兄文人然來同殆以此為病張公文無他異正自清省無煩長作文正爾自復佳兄文章已顯一世亦不足復多自困苦適欲白凡可因今清靜盧定昔日文但當鈎除差易為功力誨已定敬長謀意當闕與凡合雲久絕意於文章由前日見敦之後而作文解恐卿復作數篇為復欲有所為以忘憂貧家佳物便欲盡但有錢穀復着出之而體中殊不可以思慮腹立滿背便熱亦誠可悲間視大荒傳欲作大荒賦既自難工又是大賦恐交自困絕異佳經比子墓悵然欲弔之無又即意又事業爾

又

雲再拜張公箴誄自過五言詩耳但雲自不便五言詩由已而言耳玄奏誄自不及士祚誄兄丞相箴小多不如女史清約耳恐凡無緣思於此意猶云何而凡乃有高論更復無意雲故日不作文而常少張公又今所作凡輒復云過之得作此公筆便可斐然有所謝故自為不及諸碑箴纂甚極不足與秘歌亦平平彼見人讚敘春當與令伯論吳百官次第公卿名伯畧盡識少交當具項作頌及吳事有憽然且公傳未成諸人所作多不盡理凡作之公私並叙且又非常素從雲凡來作之今畧已成甚復可惜事少功夫亦易耳猶可得五十卷謹啟梅禹金云彼見以下疑別一篇

又

義高家事正當付令文耶弟彥長昔作吳事云三十卷可令欽求謹啟

又

雲再拜吳書是大業既可垂不朽且非凡述此一國事遂亦失凡諸列人皆是名士不知姚公足為作傳不可着儒林中耳不大識唐子正事愚謂常侍便可連於尚書傳下書定自難雲少作書至今不能全成日見其不易前數卷為時有佳語近來意亦殊已莫莫猶當一定之恐不全此七卷無意復望增欲作文章六七紙卷十分可令皆如今所作輩為復差徒爾文章識不用多苟卷必佳便謂此為足今見已向四卷比五十可得成但恐胸中成瘺爾恐凡胸疾必述作人故計凡凡著此之自損胸中無緣不病作書猶差易讚敘亦復無幾年歲限之猶當小復謹啟

又

雲再拜一日會公大欽欣命坐者皆賦諸詩了不作備此日又病極得思惟立草復不為乃倉卒退還猶復多少有所定猶不副意與頊雖同體然佳不如頊不解此意可以不弘遠去當祖遁似當復作詩搆作此一篇至積思復欲不如前倉卒時不知為可存錄不諸詩未出別寫送弘遠詩極佳中靜作亦佳張魏郡作急就詩公甚笑燕王亦似不復祖遁弘遠已作為存耳凡圖棊詩清工然猶復非凡詩妙者雲詩亦

惟為彼一語如佳先已先得便自歪頓欲更作之昔如已身先此篇詩了不復倆佛識有此語此語於常言為佳謹啟

又

雲再拜久不復作文了無復次第真玄昔廬聞周侯至論前比霖雨此下人亦作愁霖賦好醜允敦又因人見督自愁慘又了無復意此家勤勤難違之亦復垂此兩憂邑卿作之因以言哀思又作喜霽今送雲作為易得耳窮不好故都絕意此間人呼作者皆休故不得有所送不審此何成已出之故為存不棄耳謹啟

又

雲再拜一日視伯喈祖德頌亦以述作宜褒揚祖考為先卿復作此頌今送之願兄為損益之欲令有而正自輒多欲無可如有碑文通大悅愉有似賦愚謂小復質之為佳前作此頌書之行欲遣信以白兄昨聞有賊消息愁憒無賴既冀又然又已成書卿以付信耳尋得李寵勸封禪草信自有才頌多煩長耳今送閻人又有張公所作已令寫別送臨紙罔罔不知所言謹啟

又

近得洛消息勝永適去二十日書彥先訪為驃騎司馬又云似未成已詰難解耳敬

屬司馬參軍此間復失之恨不得與周旋戴允治見訪大司馬謹啟

又

雲再拜君苗文反才中亦少爾然自復能作文雲惟見其登臺賦及詩頌作愁霖賦極佳願做雲雲所如多恐故當在二人後然未究見其文見兄文輒云欲燒筆硯以為此故不喜出之曹志苗之婦公其婦及兒皆能作文頃借其釋詁二十七卷當欲百餘紙寫之不知兄盡有不李氏云雪與列韻曹便復不用人亦復云曹不可用者音自難得正謹啟

又

雲再拜今送君苗登臺賦為佳手筆云復更定復勝此不知能愈之不其人推能兄文不可言作文百餘卷不肯出之視仲宣賦集初述征登樓前耶甚佳其餘平平不得言情處此賢文正自欲不茂不審兄呼嗣不真玄亦云兄文當作宣輩宣得此巍巍耳愁霖喜霽殊自委頓恐此都自易勝謹啟

又

雲再拜誨頌兄意乃以為佳甚以自慰今易上韻不知差前不不佳者願兄小為損益令定下云靈祇電揮因兄見許意遂不悟不知可作蔡氏祖德頌比不景歆有蔡氏文四十餘卷小者六七紙大者數十紙文章亦足為多然其可貴者故復是常所文耳雲頌不佳思慮胸臆如鼓夜不便眠了不可又以有意兄不佳文章已足垂不朽不足又多謹啟

又

雲再拜嵇郡周弼並處事不值免詔甚切甚念之悚息胡光祿以宿士可痛令郤還云治中書散騎並缺是其才不知何以乃古之謹啟

又

雲再拜頃哀思更力成歲暮賦適且舉猶未大定自呼前後所未有是雲文之絕無又憶兄常云文後成者恒謂之佳貞小爾恐數自後轉不如今且欲寄之既未大定又恐此信至兄已發當因暮洛謹啟

又

雲再拜兄前表甚有深情遠旨可耽味高文也兄文雖復自相為作多少然無不為高體中不快不足復以自勞役耳前集兄文為二十卷適訖一十當黃之書不工紙又惡恨不精謹啟

頌

登遐頌

夫死生存亡二理之已然者也而世有神仙登遐之言千歲不死之事其詳固難得而精矣列仙之道作者既集而登遐未有焉莊周有言我試妄言之子試妄聽之彼之有無蓋難以理求我之妄聽願可以言寄之遂為頌云爾

郁閭人　王子喬　孔仲尼　九疑仙人
大隗山上女　李少君　玄洛梅福　左元放
劉根　黃伯晨　賈長房　焦生
鮮卑婦患　鮮卑婦衆　何女子　仙作子　兒谷子
林陽子

淵哉郁閭懷寶採薪媚茲伯陽常道是賓俯翼遊周攜手入秦遺物執一妙世頤神思我玄流浩若無津王喬淵嘿遥志潛輝遺形靈蘂顧景亡歸嬰彼有傳與爾翻飛承雲儻忽飄颻紫微玄洛妙識飢餌神顯在陰儻逝即陽無景遁遥非蘂凌霄引領揮霧昊天合神自靖孔丘大聖配天弘道風扇玄流思探神實明發懷周興言謨老靈魄有行言觀蒼昊清歌先誡丹書有造茫茫九疑登暉太素有漢登聞神具爾顏發彼靈丘聿來載步貽我則歌永揚遐祚大勝之娥厥猶翼翼降宮有和納符帝側揮杖指展純音顏息舊若玄石在彼峻極少君善祠怡爾豐顏俯觀劉漢仰摸姜桓式宴安期巨棗為餐神光攸往後來其蘩在漢之衰顏火炎精梅公指景有皇遺形逝彼文辭脊此洞庭神輝絶景豈外北冥張招澄精妙思玄芒則是神物錯綜徽章

乃幽乃顯若存若亡因形則變倏忽無方生在清純故情玄昧在物淵沉沂虛攸遠清酒一壺百朋具醉有命集止乘龍來載載見君子言觀其蘇劉根登嵩遺世蟬桓形委服容口厭瓊蘭挹彼呼翕為國朝餐景絕巖穴光茂雲端伯嚴志道飄颻自南北食中饑練形嵩岑奔星凌顛朱光垂陰雲精九口握耀盈襟長房有悵承師問道蒙險洪海聆心玄浩將登蓬萊祚國難老嘉命既錫如何勿考逝矣何女芳靈既彫安寢曾丘逝魂清霄喪魄載營大墓崇朝玉趾再步於焉逍遙焦生卜居在河之東皓褋解帶嘉卉結容頤神太素淑思玄冲在彼黃堂明道固窮壯狄務塵在彼沙漠含神匿頤靜居有恪旬彼王庭聿來伊洛天子命之載見紫閨衛矣終化靈毛揚葩慎爾貞心神祉來荷靡靡夷門髏道含真飡玉盧卉凌雲頤神林陽餌車明視聰耳壯子既飡步晞千里任化亂人輕雲揮止移形善變載坐載起悠悠鬼谷永言潛止要終有集資生無始綢繆方平在彼二子分響蘭揮有來盈耳

盛德頌

余行經泗水高帝昔為亭長於此瞻望山川意有慨然遂奏章以通情焉并為之頌云爾

昔太子含人冀土臣雲稽首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雲頓首死罪伏維陛下紹軒轅之叡誼越三代之高跡膺有聖之玄景龜生民之上畧奉政肆虐漸豐生民在昔上帝乃眷多方肅雍賓命鑒民顧天思文儀聖以宅神冀六合夫駕八荒星錯企皇居於阿房摛逸鹿於九野謨猷回遹天人匪祚乃薾斯國授漢于西京是以先紹五緯章太素神母哀號底命丹野九坡闢授命之符鈞天清建皇之鑒陛下蟠蟠泗水龍躍下亭慶雲徘徊紫虛煜燁皇威肇於斷蛇神武基於豐沛掩四垠以蓋天廓玄謨以闡宇華宮山藏玉堂海納雲蓋景陰金門林蔚掖足崇長揖之賓吐飡納厥規之容玄猷上通德輝下濟仰翰雲翕俯躍魚鮪是以四海之內莫不企景嶽以接羣望廣川而鱗集乘山涉水視險若夷奔波闕廷思効死節乃鴟鴞在衡奔騶服輅良平風儀信布虎據豪雄凌暴於外奇謨補闕乎內威謀兼陳智勇畢効乃凌河海河海無梁乃仆高山嶽華不重三秦席卷項籍灰分通虜霧散遺寇雲徹泛時雨以清天瀧狂塵以肅地□□□轡於舟輿崤崤嵯蓋於蒼昊功濟宇宙德被羣生天人允嘉民神協愛曆數在身有命將集而陛下猶復允執高讓成功靡有普天歸德羣后固請然後謁天皇於圜丘巡萬乘於帝室率土離暴秦之亂臣妾蒙有道之惠戎羌蠻夷之墟雕趾肅慎之國莫非帝臣巍巍蕩蕩蓋天臨地自啟闢以來有皇之美未有若聖功之著盛者也臣雲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以鄙倍文武無施忝寵本朝承乏下

位而臣邊愍自西徂東行邁攸止路經泗水伏見史臣班固撰錄聖功竊承陛下扶桑始暉天曜未融之日嘗臨御此川於是即命舟人得檝水汭瞻仰山川舊物不替永惟聖輝罔識所憑遠眺邇念感物興哀忽懷靡及拊心遐慕臣命違于載之運身生四百之外恨不得復力聖明之鑒寫目風塵之會揮戈前隊待罪下軍抽鋒咸陽之闕提鉞項籍之頸痛心自悼不知所裁行役之臣羣荊朝憲雖懷彷徨王事靡盬肅將言邁實銜罔極臣聞遊魂變化神道無方雖聖靈登遐降陟在天連光五精流輝太一或冀神與降勗薄狩五服特邁玉輅言巡茲邑是以下臣仰瞻紫宮俯要恍惚愚情振蕩靡審所如不勝延頸紫徼結心闕闈之情謹往水濱拜章陳愚臣雲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稽首以聞臣雲言臣聞歌詠所以宣成功之烈詩頌所以美盛德之容是以聞其聲則重華之道彌新存其樂則文王之容可覩永惟陛下聖德豐化比隆前代元勳茂功越跡在昔故詩歌之所依詠金石之所揄揚者也臣謹上盛德頌一篇雖不足以仰度天高伏測地厚貴獻狂夫區區之情臣雲云云晉太子含人臣陸雲上

於皇漢祖篡脩有唐平章在昔文思百王丹輝樓列火精幽光爰啟聖緒顯維弛綱靈曜燭燿騰景扶桑則天未墜重規昊蒼其規伊何橫乾作峻厥德不回矩地能順

過河拓景裒徽殷韻龍章烟偉虎賁碩蔚有秦不競罔極黔首震驚予師思度神王上帝曰咨天鑒有赫乃眷伊漢此惟予宅明明聖皇既受帝祉雲騰下邑風驅泗水仰鏡天文五緯同晷俯察雲符神母爰止思文聖王克賡克迪威凌羣雄德潤諸華爰祀天人天人飲嘉爰輯蒸徒蒸徒既和既和既順乃夫德音豐沛之旅其會如林朱旗虹起彤旆雷鼓推師蕭曹撫劍高吟元戎啟行時罔不龔淩波川渙肆野陸沉咸陽克殄既係秦后我我阿房乃清帝宇穆穆聖皇天保攸定有項畔換不式王命王命既愆黜我西土於鑠王師遵時昧旦怒赫乘豐席卷三夏嘽嘽戎軒繒繳乘馬樊伐強楚至于垓下天誅薄曝泰羅掩首區夏既泯宇宙蒙光肅肅帝居巍巍神器有皇于登是臨天位繡文于裳組華于藏明明天子有穆其容至于鎛鏞相維辟公實聲路寢發疏紫宮頌此愷悌以富萬邦思樂皇慶協于時雍琴瑟在御大予舞功越裳委贄肅慎來王明明聖皇闓圖乘制分圭作瑞河山命祚禮律克彰典文垂藝有漢恢恢疏罔不替聖功克明九方孔安良宰內幹武臣外闌漸澤莫域沽被戎蠻連光太素萬載不刊

祖考頌

雲之世族承黃虞之苗緒裔靈根之遺芳用能枝播千條頡振萬葉繁衍圖於三代

饗祀存乎百世豈非皇慶之積祐神明之殷祥者哉在周之衰有嫡之後將育于姜而貞龜發鳴鳳之兆周史表觀國之緜故能光宇營丘奄有東海支庶蕃廡而肩祚昌大矣遭世多難子孫蕩析遂于南土烈祖丞相邵侯顯考大司馬武侯明德敏哲沉雄特秀固上天所以繼述前期惠成顧者也是以有吳雲興而邵侯龍見遂風騰海塲電斷荊楚運籌制勝底定緇暑文德光宣武功四克乃作台衡以御于王政天綱興先代比隆義問與前修接響國所謂江洋浩浩不世出者哉武侯以光遠之度襲重規之範宣朝之明照晉暉之景故寅亮樞極則萬物滔曜緝熙有邦而宇內恪居及至中葉亂曰虎臣紘援既集而大難時弭德濟封域之內威揚函夏之表遂仍世作宰煇燿祖業車實襲軌裘不改帶光勳冕於光國洪烈著於隆家考德計功比之前代未有茂於此者也是以小子敢慕徽猷敘述芳烈雖不足以當朱絃之一唱發清廟之三歎益爾臣子之遺思罔極之所處也乃作頌曰

悠悠聖緒上帝是臨世篤其獻于顯徽音神風往播福祿來尋靈根既茂萬葉垂林鬱盛海嵎顓冥漢陰既曰宿止芳祜允淑乃步斯溫降神有陸赫矣二公應期載育明明邵侯允哲允謀敭心昭德淑問宣猷如日之升如川之至夫精既頹黃撫禺煥光宅海邦大造江漢王于出征二公斯難長驅致屈九有有判咸黜凶醜區域甯晏

天祿未終大命有集卜食東夏元龜既襲聿來故宮作蕃舊邑公徒斯振帝旅斷八於變時雍神道緬邈肅肅九命永言徽止公拜稽首對敭天子猗歟盛歟邵侯有作我考篡戎爰究爰度遠除尋軌崇基式廓昭明有家祖廟奕奕中葉虎臣稱亂西秦靈祠電撫伐鼓震會朝良舉征不浹辰退風遠掃萬里無塵有族斯祜念功在兹哀衣之宜遂作上司台光增朗方險載夷穆矣輝章有吳之旗我祖我考受言藏之曄曄藻裘再命同服騑騑四牡二世方轂分珪比瑞天秩底祿公堂峻趾華構重屋皆在二伊于殷有聲在漢之興亦曰韋平惟祖惟考復貞大亨邈彼坡陽追蹤阿衡駿惠西施景濯雲行洋洋玄化功濟具民風馳海表光被嶽瀆二后重規世有哲人肅雍碩譽萬載是振

張二侯頌 有序

張氏之先蓋少昊氏之苗裔也其在春秋晉德方休而張老廷舉爰暨有漢文成佐命於初基訏宏揚聲於末葉流長祚遠世不之侯輔吳將軍文侯遭季末雲擾遂避難于東有吳之興實為謀主桓王即世提建太祖知命審於將萌先識鏡於未兆遂作上將輔成王業立朝無不易之方正色有犯顏之亮固所謂謇謇王臣古之遺直者也奮威將軍定侯明德光遠軌量弘濟文敏足以華國威暑足以振衆重規繼體而大業輝榮故休祚類繁寵靈仍世天秩之體彌彰而毀盈之心茲沖用能保寵固世考終碩問蓋什帛之所光宣詠恩之所揄揚也乃作頌曰

烈文遠祖肇自上皇金天滔曜遠濟窮桑真人有作飛龍在天留侯載見階雲白淵即謀神造啟運妙玄有漢再命慶邑于東其在中葉誕育司空邈矣唐陵有恭斯庸甯行盈止世篤天祿神之聽思儁我敭繄遏芳祉底之洪族洪族既昌再惠音徽於穆二侯仍世雙飛堂堂輔吳抑抑奮威如龍之躍如鳳之輝薄言庶止在彼紫微金印紛若四海畔換文侯乃顧妙世遠觀逝彼窪方度茲江漢鳴飛遵海聿來有亂遺家不造殲我明聖桓后肇揚侯承末命皇天烝哉天保未定睢侯卹度宗緒孰正帝墅我旅外薄四荒命作惟師時惟鷹揚遂登上將亮彼大皇底邑胙土命珪有璋赛赛我侯明發宿夜襲彼遺直興言有慕事懷來忠王室之故猶敷定侯祇服清曜爽爽瓊範玉潤淑貌淵腊往藏朗思來照曾是儁章再世被荷庸勳開國明道隆家茫茫其芬淑問揚和有蔚其文如林之華皇吳帝祚受言既崇女有行作合儲條宮延延紫極顓衍皇靈豐豐定侯在盈思沖祇罷戒益永懷慎終重光並曜播我芳風

贊

榮啟期贊

榮啟期者周時人也值衰世之季末當王道頹凌遂隱居窮處遺物求已沂懷玄妙之門求意希微之域天子不得而臣諸侯不得而友行年九十被裘鼓琴而歌孔子過之問曰先生何樂答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為貴吾得為人矣是一樂也以男為貴吾又得為男是二樂也或皆不免於襁褓而吾行年九十是三樂也夫貧者士之常也死固命之終也居常待終當何憂乎孔子聽其音為之三日悲常被裘帶索行吟於路曰吾著裘者何求帶索者何索遂放志一丘滅景榛數居真思樂之林利涉忘憂之沼以卒其天年榮華溢世不足以盈其心萬物兼陳不足以易其樂絃鳴絃清泛撫節高徽有聖庾山永言傷悲天造草昧貞道寶嘉於鑠先生既體斯和熊羆作祥黃髮皓皓鬼此三樂遺彼世華翼翼彼路行吟以遊的的蕞兒陋我輕裘永脫亂世受言一丘媚茲常道聊以忘憂

箴

逸民箴

余昔為逸民賦大將軍掾何遵彥大府之俊才也作反逸民賦盛稱官人以美寵祿之華靡偉名位之大寶斐然其可觀也夫名者實之賓位者物之寄窮高有必顧之宏溢美有大惡之尤可不慎哉故為逸民箴以戒厥正焉

浩浩太素制為兩儀經始君臣朝有俊邴野有逸民各有攸屈而後品物有倫在昔后帝奢物遠觀貴不假賤教不示勸虞謨莫設而生黎浩異降迄中古黃軒可觀而唐文有煥乃雕乃藻太樸既散橫之既散萬百熙心形為寵放神為利淫有翹者車命彼在林是故懷王喪寶而被禍解襟恬亡智生與世成競匪智無鑒匪心伊鏡芒芒禹迹鞠為塗徑惟是每懷偏彼反正正反於寵既尸干祿相協厥居而豐其屋祿之既尸刑為爾司屋之既豐喪家于宮故非據之災戒之在凶人皆知存之為存而莫知得之為喪榮猶振韁墮若顛荒咎自專寵禍在脩墻是故保其安者常危而忘其存者不亡無休爾榮身是親名無謂爵崇神期好沖戒彼覆餗冒此棟隆慎微如顯乃保身以終自古在昔逸民有作相彼宇宙方之委烏夫豈無不休而好是沖漠是故名利之災至人攸恪謂予未信無甯監于桑霍天明既畏神道無親善在求已慶由積仁無念爾祖聿修厥猷執盈如虛乃反天真逸民司正敢告官人

碑

泰伯碑

夫至仁至德垂風垂化內修訓範外陶氓俗百年之教漸道載凝而百年既終遺愛斯斂莫不肅虔寢廟著名金石遺其後昆率遵前典是以為堂既毀增飾丹青堯碑載樊重覩刊勒泰伯膺慶二儀協靈七曜志輕天下慈深萬物脫徙岐周克讓之風斯舉端委揚越衣冠之俗載成重以仲雍揚波延陵蹈節民習敦厚俗懷忠信憂深思遠千載遺風美哉洋洋致足觀也昔滄洲遺逸箕山辭位志守幽優不越樽俎猶以稱首高節標名往代豈若吾君之子義結民心嶽訟載歸謳歌屢請能舍玉興之貴承龍戾戊冠之迭悠然獨往信無德而稱焉吳啟金匱晉遷紫蓋實疏帝鄉爰是天邑若乃忠人入國悽愴生悲殉義亦風懦夫立志

誄

吳故丞相陸公誄

惟赤烏八年二月粵乙卯吳故使持節鄂州牧左都護丞相江陵郡侯陸公薨嗚呼哀哉皇朝迭紹成命昊天聖王作矣世有哲臣觀監在吳乃降斯神思皇我后應運對揚顯秀若華景逸扶桑龍輝紫極鳳鳴玉堂舉旗清阻奮戒夷荒悠結沉維峻極

公綱將撫遠績括地九圍皇滔爽泰昊昃疾威生民如何哲人其顛發靈在天遺音播徽敢揚元勳表之素旆乃作誄曰

濬哲我祖時文峻德玄粹納真清休載式本承慶輝駿愚閑極申錫多祜本支千億芳條達蔭靈根植根條伊何苗黃蔚特長發有祥胎我祚晉神明之統寶蕃瑰萬和音嗣世不替碩彥明鑒在下降命上玄我公初載天賦之純重光納職旋璣授銓仰儀喬嶽俯瀝洪川清輝秀顏雲翹映晨聲彼岐巍允迪天真先心則智率意斯仁秉彝清昧體靈協神神休載繹九德兼和揮揮茂朴豐涼鎮嶽恩峻凌高玄源踴沸造辰睽隆瀰海廓遐光備既涵逸軌爰趨閫網苞荒景靈渥耀山林敷秀天光乃照窮化機神探蹟衆妙駭塵氛埃澄轡清肖妖淵博量騰峻峨峨邵振網宇表登軌絕蹤厥初藏器樓蟠海濱披藻崑崙濯秀暘谷沉輝熙陵清塵嗣德含章在潛登揮龍躍時伏陽九承乾之衷有皇于井玉軒徘徊爰茲赫奕需期雲飛天步皇興載見太猷華堂誕基委蛇自階鼎輝既隣嘉命乃集和美未飪宰物下邑康年屢登惠風時協在斷無煩于教斯輯金虎觀精戎車孔肆神罰撝越天人釋俟有命在茲帝思元帥委弁總干振翼虎營威靈既揆六軍有序乃誓我衆乃整我旅神干山立雄旗電舉縣雍汜陽即戎江滸我后日敬上帝臨予靖端風夜匪甯匪處經始綿綿濛沱惟海

乃幹中軍入作內輔公侯涉降在帝左右關羽洎天作寇西土帝曰將軍整爾熊虎赫赫明明皇興出祖龍舟照瀰旒映野鋪敦江滸仍執醜虜荊南既集方嶺未夷天子命我撫之西垂公侯戾止威神繕熙虔劉作虐思輯子來妖祲北靡峯爾雄旗猥彼羣蠻稱秬遺黎柔遠能和薄言綏之方隅肅清烈文篤武舍爵明堂冊勳天府天子曰咨我圖乃功錫爾青土建侯于東開國名墟光宅海邦分圭作寶軒絡以庸既受帝祉公用加大駟鐵孔阜元戎百蠲淑旂飛燄綏章承蓋振我揮靈四方于邁劉王負險恣我西隣公侯赫怒干戈啟陳金鉞鏡日雲旗絳天凌圖襄撽沉維枯淵元王隕難鯨鯢鱗戎漢時殲方域清塵曹休東竄我纛斯越帝簡厥佐將命其傑乃俾我公啟行警伐江漢之濱天子授鉞揖帝整旅隱爾霆發桓桓神誅震驚魏方我公矯虓虎視元戎截彼醜掠效此武功武功既彰天威薄愾靈武震華邊垂清暴振旅凱入王假有廟假廟伊何本膺龍祚土田陪敦四牡載路出餞于郊此惟予顧禮嘉萬高樂和湛露改容肅至傾蓋罷步聲帶珮紱珍裘阿那區宇惟甯繁遏帝祉於穆嘖嗇敷奏多士將膺元輔相維天子僉曰公侯宜有爰止繡裳袞袞袞帶重紫遂虛上司命公登宰帝曰丞相朕嘉君德以茲軒冕往踐乃職宣爾叡心維黃協極邦國若否四方爾式公拜稽首欽異明聖乃御璣衡仰徵七政祇恰不顯無易惟命

巍巍天邑惟清四門公侯作弼煥炳星文重輝熾景協風煙熅百神秩祀兆獻思滈克諧庶尹遂成帝勳時雍既濟王途克廣儀刑我度軌物垂象後遐施歸崇廢惠仰茂德棲音廣問況響洪範遠廸玄猷洞深靈澤崇數天險垂陰翰飛樂峻淵蟠泳沉澤豐衆丘潤博雲林遺世大過彝倫靡肅亹亹公侯思維雅俗發憤戎衣永言禮樂被分敎化荷戈思學體仁長物御禮熙國獻鑒擢微玄輝鏡璞戒危膏粱收俊白屋五品時訓民神攸鑠我有煥文如曜如辰何以崇之匪闕伊人我有烈武如震如霆何以將之保大豐年思弘景業熙世登民克壯碩老秉鉞河津祉祚勿引早世幽神仰慕遺輝寤辟憂慇嗚呼哀哉永惟我公克明德心紛藹芳和被之惠林公侯没矣孰嗣徽音名存體逝德懋形潛民之秉思好是謳吟嗚呼哀哉惟帝念功寵命大光考謚典謨崇榮協泰安宮載考我公于邁轜軒啟塗先驅警旆哀風結輿遺思馮蓋舍此休明即彼重藹攀桑靡及永戀光愛嗚呼哀哉

晉故散騎常侍陸府君誄

惟太康五年夏四月丙申晉故散騎常侍吳郡陸君卒嗚呼哀哉天降純嘏誕育俊乂才雄九奧德鍾三懿應運纔期顯徽闡昧特拔大猷雍化熙世昊天不弔奄忽霣墜嗚呼哀哉朝隕棠榦邦喪國輝帝欽遺烈士詠清機思經皇心痛泱民懷揮淚充

邑惜慟盈懺敢述洪迹于茲素旂其辭曰

於穆皇源時惟誕弘權興有媯爰帝暨王徽音接響丕祚克昌乾鑒南眷誕降我祖顯考尚書納言帝宇正命惟允銓衡攸序篤生常侍固天所隆祚以靈粹陶以惠風道協體稟德與性鍾叡心遠暢淵思遐通瞻言潛覽克哲克聰耽精遐奧肆志篇章仰咨遺訓思齊曩蹤摛光啟晦微言是綱錯綜羣藝精徹毫芒顯允閑姿既明且偉敦叙汎愛經德紀義契濶邦族是綜是緯博約以禮陳錫載施雍雍闔闔克諧由仁幸禮崇化色養甯親九族和睦德被宗姻猗猗髦俊祁祁縉紳鑽仰明範挹道希塵愷悌弘裕惠化是振潛機密暢靡幽不甄濯以清波權以明銓旌善板築刊穢紫辰邦無踰幸靈不年真沐浴玄源風移俗純儀德鄉甸比化泗濱耀睿切輝既升未融爰涖陽邑作尹名邦密邇帝畿大東小東宣敷五教敬化以崇徽典墜命興無廢功帝欽良政民懷穆風粤稽舊章率由典刑考績三載紬幽陟明超踐皇闈紆組垂纓奕世納言帝衡以平本崇曩烈堂構克榮征擊屢振干戈未戢乃秉雄戟徽戎東邑四牡俱征威德以立爰守會稽青綬既襲帝曰欽哉疇咨羣后改授顯服屯騎是撫雍容皇甸綜文經武時值大過士爽其德虔惟常侍高明柔直履冰寀霜淪心遠測春存三季形志于色頻顧厄運載離咎懸靖亨思順曹氏匪革投升釋紱浩思東嶽適世無悶清源是濯韻風彌馨明徽載鑠皇途既闢大同誕張運在九五宸嶮即康猗歟高懿避風遠藏帝降大命丘園是揚禪將天邑紆藻舊京僉曰休哉昭德塞違乃升常伯補闕拾遺振纓紫極攄光太微奕奕玄冕熠熠貂璫仰耀皇維俯映明堂興振鳴鸞體佩琮璜居德彌冲雖休匪康既踐君宿未跱鼎辰將陟大階弘載育民皇靈靡顧大命奄虧厲山彌留儵忽頹湮嗚呼哀哉黃河難澄梁木易荒聖賢絕景希世齊光豈曰徙生實維天綱於鑠常侍本德昭仁俯堅瑤響仰綴玉振其在克壯自蹇乘屯鳳翳靈倏龍竄秘泉收遁匿耀洪器陶縕雖躡嘉運託景風雲瑰光既耀靈寶未闡弗應皇圖銜恨徂遷嗚呼哀哉江河纂海丘陵樂山於惟君德齊聖廣淵羣彥景附漸化濯真蓋以崇嚴函以裕淵西徂華源負澤慕塵幽萌潛孏滯思賴振六言六行匪君不肅五有三無匪君不極銜准失平匪君不直方榮遐邈匪君不式極其永没民其焉則結思遺愛惟哀允惻嗚呼哀哉仲尼喪魯孺慕失聲國僑殞鄭邦無竽笙實惟常侍徽懿克明思懷士心信結民情聞者巷泣赴者風征八音輟響獻酢弗營羽檄翳川輕駕盈庭揮袂雲藹殞淚雨零嗚呼哀哉伊惟平生冀寵荷輝愷樂承明桑梓猶邇衷聿懷震丘言告言歸明德遠燭慮凶以吉雖則榮泰存亡是卹爰箸新邑經始匪日眷懷不虞甯覲斯室王事靡盬皇鑒是旋鳴和吉往曾未浹辰

震旂凶歸輝景長泯痛感皇衷哀普四民嗚呼哀哉穆穆天子昭明有融乃命王人禮憲是崇賜以歸賻榮以贈終冠蓋南徂映族輝邦日薄南陸辰次天漢龜契協貞靈域載判明器既庀神道已羨縣窆未登明星有爛軒車微動執紼同贊永棄高廈黃爐是館甯彼昏昧荒此輝榮幽房長鑰修夜靡旦翼翼輕蓋翩翩丹旂龍章舒藻旟旐有輝轜輪轃結玄駟俳佪人誰弗思靡思匪哀援扎心楚投翰餘悲嗚呼哀哉

晉故豫章刺史夏府君誄

惟永甯元年五月二十五日晉故豫章內史夏府君卒嗚呼哀哉乾鑒育俊崇茲大猷景靈垂祐黃精協符濯蹤浩素闡志玄流熙光聖代邁勳九區良彼造化徂命不均既寢斯美忝茲遐年祁祁縉紳泣涕流漣故作斯誄著之不泯其辭曰

於穆府君遠祖獨光功濟黎獻澤洽八荒披園承禪襲化軒唐洪風既振遐耀休煌越殷自周紹膺遺祉亮節三恪侯服千祀悠悠託茲徽烈不已奕世本弘厥美是紀惟神隆慶篤生府君玄祐秀朗暉景烟熅誕載豐美俊穎夙繁性與體和孝友穆融虔茲君親姻族睦崇情廣褒誘品物虛躬安仁履素接篤以冲澄鑒博映哲思惟文淪心衆妙洞志靈源探幽判疑況叙淵分甄滯擧祕義猶一貫崇規邈世體道而盤瞻言先機蔚藻騰翰處約由厚交順于顏文武未墜君惟克修百行殊揆君望斯周

棲義初九戢翼洪條瓊輝四灼景閒綢繆在昔我國元首載哲假寐俟旦思庸俊逸旃檢高麾體亦秩秩儀刑柳惠庶績惟穆既穆其績英風彌邵天子有命曾是在朝頻繁悼慍祇承皇曜神以測幽明以遠聽目難識夷觀喻改蹈譬彼清鑒莫塵其操五紀迭御載隆載傾南嶽頹鎮蔭稗素靈瑋遷寶投跡上京兆萌未緝皇猷嗟嗟韋臨猗氏接被鄒踐道之以禮肯之以和齊俗拯弊民靡不嘉振我翰音洋鑠諸華明明皇儲嚴哲時揆奮厥河澨矯足雲霄俄軒玄闕儼英揚飛光灼東朝髦士攸希媚茲一人亦既翰飛委蛇華閣陟降太微訥言贊事淵格徘徊習習和風惟穆惟宣亦曰武昌厥俗允新我后有命爰授俊臣君子云顧義在安親秉文共武言撫舊京仰肅慈顏俯熙典刑移彼滯汙洋宮時榮衆否斯濟飛鴻華聲春翹晞景振鷺在庭高墉未奮遷茲閩山頻順泣血三載以終哀響未歇臺命朝降厥命伊何俾守南奮匪曰是屯託身虛概巾車既脂駕言將逝桑倫惟清路通其序君之于遠乃恢斯緒思彼衆逸言尋厥楚暮瞻豐林展看淵水灌奇以翹披遠導軌彼湘之東地嶮俗危明德審罰替此崇儀嚴不式刑仁扶物施威和威振澤被遐歲皇道御世興民靡偏敷彼惠政濟此未均思一黔首濯漑義淵揖望皇命修翮佃翔循彼江濱乃眷豫章觀風樹政德音允揚洪化既擾禮樂克昌閑非秋厲惠淑春陽廣命俊心惟弓與旃

丘園靡滯鸞翮憑軒豈方伊類捉髮躬勤震我聲教遠鄉惟殿君化大揚自北而南君澤本沃河濮義咸慶輝雲陞婺潤川漸將配皇宿登景具瞻昊天不弔乃降茲厲高祿未融幽疢中燔寢疾彌留大命隕墜邦家不紀沉哀結世嗚呼哀哉式玩遺美君實克明懷光暢幽晞髮結清體德秉真審行居貞屈曳蹈機興世靡移天命渠諶唯仁則延任道委分亮曰斯然執云府君不聞其言永懷載念憂心孔艱曰凡曰弟篤愛纏綿晞光繼軌參融鴻振今君何之背世遐湮同生拊膺蹙哀殞身眇眇孤徼過庭曷遵天何忍斯于何之臻自君初遘既夷且榮今君反矣素斾垂銘雖光百辟託晷玄靈民慟于顯神旅于冥物從人感轅馬失征飄風悼譽潛魚仰驚豐霄蹴陰衆羽徊鳴嗚呼哀哉瞻彼日月歲聿云夕寒暑窮化四辰交錯日考三從紫轡長薄謁矣轅軒脫駕密宮背榮孤世甯神大漠丘陵堙蔭閟閨寥寥寤擗惟哀心摧涕澈嗚呼哀哉浩予興君恩親之微豪恤于昔投纓濯衿思周弱志永庇惠輝如何府君昭景長遵願言永春載傷載悲昔我經年逝彼川路進闕趨奔退遠陵墓仰瞻靈丘俯增永慕惻剝肝懷哀其曷盾嗚呼哀哉

文

嘲褚常侍文

六年正月以臨川府丞褚為常侍君子謂矣於是乎能官人官人國之所廢興也古之興王唯賢是與呂望漁釣而周王枉駕甯戚叩角而齊王忘寐委斯徒而縻好爵釋短褐而服龍章姬姜之族非無人也親昵之愛非無懷也取彼庸賤之徒登之佐臣之列故九賢翼世而有命既集五子佐時匡霸以濟夫唯能官人之所出也褚氏大夫之常倏遠邦之賤司才則邵矣官實陋矣而拔出羣萃超昇階閫雖文王登師桓公取倫亦何以加之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甯言官人得才也褚常侍聞之喜曰君子之言豈虛也哉吾得此足矣君子謂褚常侍於是乎不讓讓也者致敬以存其位者也謙之不存德無柄矣世之治也君子自以為不足故樽節以求役于禮敬讓以求安于仁世之亂也在位者自以為有餘故爵豐而求更厚位隆而欲復廣世之治亂恒由此作今褚侯嶢蛻槁木鵠鳴玉堂不庶幾風夜允集衆譽而意充於一善心盈於自足足則無求盈則無戒不求則善遷之無戒則惡來之亦何以為君子哉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慎之至也褚常侍聞是言也懼謂之曷言也而拜之君子曰褚侯其幾矣聞善而喜過又應之懼嘉服義之賢而拜讓言之辱規同禹迹義均罪已君子哉吳無君子斯焉取斯

牛責季友文

天造草昧萬物化淫類族殊品莫同寸人令子履方象以矩地戴圓規以儀天該芳靈之敦素挺協氣於皓玄故神窮來哲思洞無間踊翰則憤凌風波吐辭則辨解連環子何不絕淵而躍照日之光使顯秀暘谷景溢扶桑俯經見龍之輝仰集天人之堂維子之服既玄而素今子之滯年時云暮而晃不易物車不改度子何不使玄貂左餌華蟬右顧令牛朝服青軒夕駕軺軨望紫微而風行踐蘭逵而安步而崎岖龍坂息駕郊牧玉容舍楚孤牛在疾何子崇道興德而遺貴與富之甚哉日月逝矣歲聿其暮嗟乎季友感時可惜迨良期於風柔競悲颸於葉落陳讜言於洪範圖遺形於甯閣使景絕而音流芬身荐而榮赫爽子如不能建功以及時予請逆於桃林之薄

陸清河集卷一終

陸清河集卷之二

晉吳郡陸　雲著

明太倉張　溥閱

詩

大將軍宴會被命作詩　六章

皇皇帝祜誕隆駿命，四祖正家天祿保定。叡哲惟晉，世有明聖。如彼日月，萬景攸正。巍巍明聖，道隆自天。則明分觀，觀象洞玄。陵風叶紀，絶輝照淵。肅雍往播，福祿來臻。在昔奸臣，稱亂紫微，神風潛駭，有赫茲威。靈旗樹旆，如電斯揮。致天之屆，于河之沂。有命再集，皇輿凱歸。

顥網既振，品物咸秩。神道見素，遺華反質。晨暮重光，協風應律。函夏無塵，海外有謐。

茫茫宇宙，天地交泰。王在華堂，式宴嘉會。玄暉峻朗，翠雲崇讌。覓弁振纓，藻服五臣作大。垂帶。

祁祁臣僚，有來雍雍。薄言載考，承顏下風。俯覩嘉容，仰瞻玉容。施已唯約，于禮斯豐。

天錫難老，如岳之崇。

征西大將軍京陵王公會射堂皇太子見命作此詩　六章

茫茫太極，玄化烟煴。類形成器，凌象垂文。大鈞造物，庶類羣分。光識經始，實綜奕倫。

惟嶽隆周，生甫及申。天鑒在晉，祚之降神。邈矣遐風，茂德有鄰。永言配命，唯晉之鎮。

厥鎮伊何，實幹心賛。文教內輯，武功外禦。淮方未靖，帝曰彼序。公于出征，奄有南浦。

南海既賁，爰戢干戈。桃林釋駕，天馬婁蛩。象齒南金，來格皇家。絶音協徽，宇宙告和。

玄網峻極，天罔既紿。文武方升，允茲兼弘。哉哉高夏，有肅其涼。公侯戾止，驟驟龍驤。

善問如林，在會辯鏘。

祝融御節，火正綵熙。凱風徘徊，萬物欣時。秩秩初筵，薄言在茲。嘉福介祜，萬壽無期。

大尉王公以九錫命大將軍讓公將還京邑祖餞贈此詩　六章

烈文辟公，時惟哲王。闡緝絶期，平顯幽光。內實慎徽，緝熙有藏。出允方愿，聞誉不揚。

高山峻極，天造茫茫。

天子念功，大興光備。肅肅王命，宰臣涖事。穆矣淵讓，遺功遂志。思我違猷，徽音孰嗣。

后命既靈，王人返旆。興言出祖，飲餞于邁。於蕘泱泱，軺軒鶬鶬。和風弭塵，清暉映蓋。

思樂中陵，言觀其川。公王戾止，有車轔轔。伊誰云饗，我有嘉賓。羽觴舉酬，酢爾征人。

悠悠征人，四牡騑騑。發軫北京，振策紫微。音乃云來，春林方輝。歲亦暮止，之子言歸。

道遙興懿，伏載捐徽。

聖澤既渥，嘉會惟庸。庭鐘鼓堂，有瑟琴飛。轡清暉扶桑，移蔭視景。秣慕揮袂沾襟。

蠻彼同桓，悲爾異林。我有旨酒，以歌以吟。

明太倉張　溥閱

大安二年夏四月大將軍出祖王羊二公於城南堂皇被命作此詩　六章

時文唯晉，天祚有祥。聖宰作弼，受言既臧。有赫期虞，動格昊蒼。景物台暉，棟隆王堂。

惟常思庸，大典光迪。聖敬達微，神道玄邈。思媚三靈，誕膺天篤。嘉命既昏，王人言告。

翼翼王人，言告惟慕。公興駕言，乃眷斯顧。華旆飛藻，鳴鸞振路。騑騑四牡，噬天載步。

我有高廈，如雲斯會。雕軒戾止，薄言嘉會。問誰在宴，惟俊惟父。豐俎殷羞，獻酬交奏。

彼彼昊天，南正興言。朱明有曄，萬葉翠鬱。昌雲垂天，凱風熙顏。王臣在此，貽宴于懽。

懸象西覩，廣淵納景。嘉樂未晞，嚴駕已整。行矣征人，身乘路永。飛驂顧懷，華蟬引領。

遺思北京，結轡臺省。

從事中郎張彥明為中護軍　六章

思文有聖，叡哲配天。功濟生黎，道合上玄。休命發揮，有集惟賢。恢弘寤宿，澄此在淵。

濟濟多士，實播令聞。王曰次哉，余嘉乃勳。嚴音孔碩，惠爾風雲。穆此芳烈，肇揚清芬。

肅肅庶僚，祛服龍暉。肇被桃蟲，假翼翻飛。出撫邦家，入翔紫微。有命既集，願言永違。

思樂華堂，雲構崇基。公王有酒，薄言饗之。景曜嚴芒，芳風詠時。宴爾賓儐，具樂于茲。

覺覺我王，豐恩允臧。我客戾止，飲酒公堂。自彼下僚，聿來有光。悲永言指，逝逝將將。

形違殿闈，景附華房。

開國承家，勿用小人。今我聖宰，實番斯仁。浚淵龍躍，披林鳳振。正直既好，嘉禮式陳。

振我遠德，歸于時民。

贈汲郡太守　八章　有序

吳世都為汲郡太守，客將之官。大將軍崇賢之德，既遠而厚。下之恩，又隆非比。離析有感，聖皇既蒙引見，又宴于後園。感鹿鳴之宴，樂詠魚藻之凱歌而作是詩。

於穆皇晉，豪彥賓番。天網振維，有聖貞觀。鳴鳥在林，良駿即閑。羣彼俊乂，時亮庶官。

抑抑奚生，天篤其滔。芳顏蘭暉，瓊光玉振。沈機照物，妙思考神。思我善問，觀德古人。

善問伊何，惠音孔韶。肇冗衡門，翻飛宰朝。肅雍芳林，芬響凌霄。移矣和風，育爾清休。

亦既有試，出宰邦家。之于于行，民固謳歌。風澄俗儉，化靜世波。芒芒既庶，且樂于和。

我有好爵，既成爾服。人贊崇華，逸詣帷幄。時文聖宰，天祚方毅。朔風徵止，鴻漸雲衢。

悠悠斯民，三代直道。我求明德，惟奚攸考。緝熙暉章，天祿來保。惠心無競，豐化有造。

樂只君子，茂德攸嗟。我懷人式，是言歸聿。言來集如翼，斯揮曰予不惠。照爾清暉，

職思既殊，亦各有司。念我同僚，悲爾異事之子之遠，悠悠我思。雖無贈之歌，以言志。

贈顧驃騎二首

有皇八章 有序

有皇美祈陽也祈陽東文之士駿發其聲故能明照有吳入顯乎晉國人美之故作是詩焉

有皇大晉時文憲章規天有光矩地無疆神篤斯祜本顯克昌載生之禹實惟祈陽

哲問宣猷考茂其相

於鑠祈陽誕鍾天篤清輝龍見玄猷淵嘿沈機響駿幽神廣韻和以同人歸物時育

有大惡盈謙以自牧思我懿範萬民來服

吳未喪師天秩有庸淵哉若人弱冠休風俯翼黃門以德來忠端秀蕃后正色儲宮

嚴音鑠顯邈矣遐蹤

皇惟南終舊邦匪歆委弁釋位如龍之潛考盤窮谷假樂豐林于雖藏器鐘鼓有音

惠風往敬慶問來尋

濟濟元公相惟天子明明辟玉思隆多士帝曰欽哉有命集止我洽四方今問在爾

以朕大賚乃膺嘉祉率來晉步觀國之紀

惟皇建極緝熙清曜我有俊民明德來聆大觀在上王假有廟顯允顧生金聲玉振

之子于升利見大人龍輝鮑跡有肅清塵

清塵既彰朝虛好爵敬子侯度慎徽百辟子聞有命停禮不易嗟我懷人瞻言永錫

豐祐東法惟子之績

遵汶涉泗言告同征勁風霄烈湛露朝零雲垂鶴下泉洌清泠哀哉行人感物傷情

從子京邑言觀嚴威天保祚德式穀以寧

思文八章 有引

思文美祁陽也祁陽能明其德刑于寡妻以至于家邦無思不服亦賴賢妃貞女

以成其內教故作是詩焉

思文祁陽祁陽克峻天錫純嘏宣茲義問德音既烈海外有奮既奮斯音祇敬厥德

昭治其家卑及邦國永肇儀刑俾民惟則

文王在上太姒思齊魯侯克昌亦賴令妻鑒神有顧蘋藻在斯祁陽載天作之伉儷

在廣之貴實惟有姚顥龍玉秀華茂桃夭居顯祇明在靈格幽清塵煙燼淑心綢繆

爰及祁陽惟德之周

其僊伊何和貞虔告師氏履素言謀慮虔鍾鼓思樂靖端風效考休攸嬪來嫁于顧

黑羊執贄玉帛有輝百兩集止之子于歸宗姻風從娣姪雲回祁陽顧之煥其盈軌

既曰歸止式揚好音言觀河洲有集于林思樂葛藟薄采其莫疲俊伐遠乃孚惠心

惠心既孚有恪中饋敦此衆斯永錫嗣類載延窈窕用和寤寐神之聽之肩祚來爾

昔周之隆有任有姒內刑聖教外崇多士令我淑人實亮君子豐儀翼翼亦繩斯祉

宜爾子孫福祿盈止

贈鄱陽府君張仲膺五章

神林何有奇華妙實皇朝如何窮文極質斌斌君子升堂入室太上有曜子誕其燁

知機日難子達其微入輔帷幄出御千里浴沿江漢南國之紀

謁帝東堂剖符南征天子命我車服以榮何以潤之德被蒼生何以濟之威振羣城

卻愚以化崇賢以仁鳳舒其翮龍濯其鱗憶彼荒徼莫敢不賓雖云舊邦其命維新

卞和南金終始一色顯允君子窮達一德弘仁厲道物究其極古賢交辭脩墻虔恭

今哲居貴履盈如沖接新以化變舊以豐淦此嚶鳴懼彼谷風

忠至胤加孝至榮集肉崇南岳外清名邑煒煒棠棣實壞其藩猗猗桑梓厥曜孔多

秩繡畫衍昔人攸美階雲飛藻孰與同紊

人道伊何難合易離會如升峻別如順淇嗟我懷人曷云其來貢言執手涕既隕之

贈顧彥先五章

玄黃挺秀誕受至真行該其高德備其新光瑩之偉隋卞同珍騰都之駿龍風合塵

皇皇明哲應期纘聲華映殊域實鎮天庭入輔出輔乾乾靡寧夏發涼臺我雨我暑

冬遵邦族風霜是處嗟彼獨宿誰與晤語飄飄艱辛非禹孰舉言念君子悵惟心楚

悠悠山川驍騎征邁涉升嵩瀍降涉洪流言無不利乘峻而嘉人懷思慮我保其和

邂逅相遇良願乃偕不違如已誰濟予躬莫攀莫附魁我高風時過年邁晚冉桑榆

睎光賴潤亦在斯須假我夷塗頃不忘驅氾予津川桴不失浮無愛餘曜遠暗東嵎

幽幽東嵎巍彼西歸瞻儀情感黯音心悲之子于邁風夜京畿王事多難仲爲徘徊

答顧秀才五章

芒芒上玄有物有則厥初造命立我蓺則爰茲族類有覺先識斯文未喪誕育明德

允矣顧生載靈之和沈根芳沼濯秀蘭波淵趣載穎景茂爰華惟是德心是用閑邪

德心伊何行歸于周希高仰峻企遠懷悠匪顧在明靡倦斯幽凡我同朋贈言清休

慎終于遠俾民歸厚言若有行及予攜手何以恤我其仁孔有心之云愛隆敬其久

既邁斯仁亦迪茲文藻不雕模華不變淳有斐君子如珪如璋仰欽德類依懷惠詮

式揚好問邦家于宣

答大將軍咨酒顧令文五章

惟林有儁惟期有蜻顯允明德實邦之基先后陟恪子配于茲遵彼玉堂受言邁之中原有軌世鮮克蹈先民有懷子探其玅心稱水鑒函景內照名若振炎攄光外燭相彼水鑒民胥攸臨矧曰明德人誰弗欽寫我朵頤即爾澄心義隆自古好邈在今大人有作無雲自天之子于升亦躍于淵景曳清霄響發鳴弦義問弘集淑風載鮮企予朔都非子孰念豈無弱輗才不克贍惠音聿來瓊華玉艷無德不報念辭惟忝

答吳王上將顧處徵 九章

邈矣大昧造化明明物以曲全人以直生類聚百族厥分萬形員淵挺隋方川吐瓊藹藹洪猋天祿攸蕃神綏厥本道洛其源條有豐葉波無輟瀾烈風時播芳響世繁曰繁曰頤載德于兹克文克敏乃惠乃慈遵彼洪流薄言詠之好是神契聊興之期仁勇同宅文武相紛王謂御事誰撫上軍於時翻飛虎嘯江濱式遏不虞俾也無塵三代既遠直道垂音非齒焉尚非德焉欽鑽仰自古鮮曰在今匪唯形交殷薦其心心以殷薦分以道成祇服惠顧嚮此深情亦有芳訊簿載其誠豈無春暉茲焉可榮大道易闚崇軌難襲孰云匪行咨爰尤集敢謝不佞栖山自戢臨蕃焉愧德韜辭辱翩彼日月逝猶駭電朝華未厭夕風已扇詩亦有悲無機相見懷德歎心于焉東春平津晚貢貢公後儁陟彼玉階黃髮來升靈卉三秀芳草秋興唯頤清神福祿是膺

贈顧尚書

五嶽降神四瀆炳靈兩儀鈞陶參和大成兆光人倫誕育王英於顯尚書實惟我兄行成世則才為時生體道既弘大德允明厥弘伊何靡曠不遵厥明伊何靡妙不研無索焰灼有求幽玄細微不錯毫芒以陳積貫為山納流成淵扶翹布華養物作春所肅以禮所潤以仁宜質拔行曜文入采堅不可鑽清如凝水方逝迎眼踰齊闕里晞聖而惟亦顧之子彼棄芝英玩此蘭茝異世同芳其馥不已我蘭既馥我風載清能芬南岳運芳北征子有其德人求其馨逝此陋巷薰彼紫庭厥音六已鼓鐘以聲

聞天之聰聖之謀明天聽既孚實惟章乘風之翼者言朝陽抽雲藻綠來此舊鄉謙光自抑厥輝愈揚麗容翬翟孔好已張既昭平林具我華英華英已曜餘光難延會淺別速哀以紹欣追曠同溪暫和笑言殊音合奏曲異響連絕我惟俛統我思因根分來在愛感往思我非形景有處有遊載離載會且惟且憂感彼遠曠忝此延娛樂奏聲哀言發源流唯願我子德與福俱亦天之祐亦我之和

答兄平原書

伊我世祿大極降精昔在上代軒虞篤生厥生伊何流祚萬嶷南嶽有神乃降厥靈誕鍾祖考徽茲神明運步玉衡仰和太清實御四門寄穆紫庭紫庭既穆威聲爰振厥振伊何播化殊鄰清風似被率土歸仁彤弧所譬萬里無塵功昭王府帝庸厥勳黃鉞授征錫命頻繁闡如醲虎肅茲三軍光若辰跨亮彼公門仍世上司芳流慶純雲和所產爰育二昆誕豐畯嶷風邁令聞令聞伊何休音允臧先公克構乃崇斯堂耀顯上京發迹扶桑戎車山征時惟鷹揚鷹揚既昭勳庸克邁天子命我鎮彌于外在作忻城以表南裔降災匪懲景命顛沛惟我賢昆天姿秀生含奇播殊明德惟馨太陽散氣乃稟厥和山川垂度爰則厥遐厥遐伊何惟光惟大惟大伊何如岱如渭恢此廣淵廓彼弘懿洪道愷德淵哉為罷統我先基弱冠悼慨將弘祖業實棠奕世洛予頑蒙喪爾弱才沈耀玄渚把庇雲祺陶化靡移周陋于茲瞻仰洪軌實忝先基巍巍先基重規累構赫赫重光遐風激驚昔我先公爰造斯酤今我六酤匪棠克挹悠悠大道載邈載遐洋洋淵源如海如河昔我先公斯綱斯紀今我末嗣乃傾乃圮世業之顧自予小子仰愧靈祇衝憂沒齒憂懷惟何顧景惟慶栽高蹤眇眇賢辰明德繼軌莫非哲人今我頑鄙規範靡遵仍世載德荒之予身莫峻匪岳有峻斯登莫高匪雲有高斯凌矧我成基匪克階升上黃長坂載驛載輿豈敢憚行哀此負乘嗟嗟高山自予頹之濟濟德義匪予懷之終銜永負于其媿而昔予言曠汜舟東川銜憂告離揮淚海濱義陽趣駕爰華電征自我不見邈哉八齡悠思迴望寤言通靈

昔我往矣辰在東嵎今我于茲日薄桑榆街艱遘愍困瘁殷憂哀矣我世匪蒙靈休閑元迄茲震興迭徵弱風隱駭海水犀飛王旅南征闡耀靈威于昆乃搴爰集朔土載離永久其毒太苦上帝休命駕言其歸多我邁愍振蕩朔垂羈繫殊俗初願用違嚴駕東征肅邁林野夕秣乘馬朝整僕旅矯矯乘馬載驅載馳漫漫長路或降或階晨風凰零朝不皇飢傾景儳儳夕不存罷雖有豐草匪釋奔馳雖有重淦匪遑假寐梵梵僕夫悠悠遠征經彼喬木有鳥嚶鳴微物識節矧伊有情樂茲宗棣實歡友生既至既觀滯旬曠年曠年殊域觀未浹辰恨其永懷憂心孔艱天地永久命也難長生民忽霍曷去其常我之既存靡績靡紀乾坤難並寂焉其已生若電激沒若川征存愧松柏逝慚生靈匪忝性命實悼徒生茍克祈薪豈憚冥冥瞻企皇極徽福上天冀我友生要期永年昔我先公邦國攸興今我家道綿綿莫承昔我昆弟如鸞如龍今我友生涸後墜雄家哲永徂世業長終華堂傾構廣宅頹墉高門降衡修庭樹蓬廬物悲懷愴矣其傷悟仁汜愛錫予好音晞光懷寶煥若南金披華玩藻曄若翰林詠彼清聲被之瑟琴味此殊響貽之予心弘諮忘鄙命之反覆敢投桃李以報珠玉

冀遇光蓋編諸末錄

贈鄭曼季四首

谷風五章
有序

谷風懷思也君子在野愛而不見故作是詩言其懷思之也

習習谷風扇此暮春玄澤瑩潤靈爽烟氛高山熾景喬木興繁蘭波清蘋芳渚增涼感物興想念我懷人

習習谷風載穆其音流瑩鼓物清塵拂林霖雨嘉播有淒凄陰歸鴻逝矣玄鳥來吟嗟我懷人其居樂潛明發有想如結予心

習習谷風以溫以涼玄黃交泰品物含章潛介淵躍候鳥雲翔嗟我懷人在津之梁

明發有思凌波褰裳

習習谷風其集惟高嗟我懷人於焉逍遙鸞棲高岡鼱想雲韶拊翼隴夕和鳴興朝我之思之言懷其休

習習谷風其音孔嘉所謂伊人在谷之阿虎賁山嘯龍輝淵蟠維南有箕匪休其和有林斯畢俾爾滂沱懿厥河漢惟彼太華明發有懷我勞如何

鳴鶴四章
有序

鳴鶴美君子也太平之世君子猶有退而窮居者樂天知命無憂無欲碩人之考槃傷有德之遺世故作是詩也

鳴鶴在陰厥其左翼肅雍和鳴在川之側假樂君子祚爾明德思樂重虛歸予其極嗟我懷人惟馨香稷

鳴鶴在陰其鳴喈喈垂翼蘭沼濯清芳池假樂君子其茂猗猗底之琨實有餐瓊瑰乃振駭翼翻翔衣嗟我懷人欽襟以晞

鳴鶴在陰其儀蕭蕭謂天蓋高和音于邁假樂君子篤膺俊人穆風潛烈興雲戲奮德茂當年時行嘉會安得攀藻改爾綸帶嗟我懷人心焉怳懷

鳴鶴在陰載好其聲漸陸儀羽遵渚回渥假樂君子祚之篤生德報有穆如瑤如瓊安得風帆深濯鬱總景遒雲雨興在北冥嗟我懷人惟用傷情

南衡五章
有序

南衡美君子也言君子遯世不悶以德存身作者思其以德來仕又願言就之宿感白駒之義而作是詩焉

南衡惟嶽峻極昊蒼曙彼江湘惟水泱泱清和有合俊乂以臧天保定爾茂以瓊光

景秀濛汜顥逸扶桑我之懷矣休音峻揚

穆穆休音有來雝雝沈波涌奧澗芳馥風傳虛養恬照日遺蹤考槃遵渚思樂潛龍我之懷矣真爾華宗

和璧在山荊林玉潤之子于潛清輝遠振克稱顯德作寶有晉和聲在林羽儀未燮我之懷矣有客來信

風雲有作應通山淵清琴啟彈宮商乘絃類族知感有命自天夷叔希世猶謂比肩矧我與子始會斯年

我之懷矣在彼北林北林何有於煥斯文瓊瑰非寶尺牘成珍豐華非妙得意惟神河紡登俎遺答清川

高岡四章

瞻彼高岡有猗其桐允也君子實贊南江員規啟儀沈矩履方泳此明流清淵川通涉彼衡林味其回芳

馥馥回芳綢繆中原祁祁庶麾薄采其芬棲遲泌丘容與衡門聲播東汜響溢南雲

穆穆閩鄴南端啟籓庶明以廡帝聽式閑有鳳于翔在林棲梧非予之祚孰與好鼓幽居玩物顧景自頤發憤潛惟倘佛有思予美忘此終然晉來金予與言惟用作詩

答孫顯世十章

邈矣上祖垂休萬葉廣開弘祓崇軌峻蹤高山克荒大川利涉繁韡惟祜風連雲接大人有作二后利見九功數奏七德殷薦鼎實重芳勞烈再敭奕世弘遵天祿來宴

遵弘振古祚未替今如彼在川亦有浮沈大韶既奏響非我音豈曰荒止蓬弗克尋

昌風改物豐水易測百川總紀四海合源在彼禹取聿來莫觀曾是褊心敢忘云圓

員暉偏照玄澤瑋盈發彼承華頓此增城紀景靈雲像遊紫庭匪曰能知實忝長纓

煥矣金虎襲我皇猷孰云匪宏仰規蒼流往憲來反弭述一丘變彼東朝言即蘭謀

振振孫子洪族之紀志擬龍潛德配麟趾引服朗節亮明峻軌遵彼中皐於穆不已

於穆不已大都是階之子于命民膺如積厚德時邁協風允諧惠此海涯俾也可懷

乃眷丘林樂哉河曲解紱披褐援印懷玉遵情眷戀托蔭寒木言念伊人溫其在谷

道侯人行辭以義輔和容過表余未云執惠音弘播清風駿集懷德形懌臨篇永

失題八章

悠悠縣象昭回太素清濁迭興升降啟度遵和既爽季春告暮朱明來思青陽受煦

日征月盈天道變通太初陶物造化為功四月惟夏南征觀方凱風有集飄飄南窓

思樂萬物觀異知同

有濟蓼蓼甘雨未播黍稷方華中田多稼庭槐振藻園桃何那簿言觀物在堂知化

蓬戶惟情玩物一室明發有懷念昔先哲通夢幽人彷彿遺烈清暉在天孰興永日

乃啟遺籍思予大觀幽居傲物顧景怡顏況惟解舞衡門重關思媚古人有懷良盤

沈曦含輝芳烈如蘭
厥初生民有物有類自古有稱大寶以位征徒式好俊奔攸遞啟予有聞誨爾達貴
達貴伊何天爵無榮渾淪大睦混其濁清毀方瓦象遵頑履貞道實藏器景以昭形
芒芒陋世美兢美錯牧彼紛華委之冲漠漂志垂天矯心憑閬通好莊聃儀刑有作
安得遺人顧予命蒲

失題六章

思樂芳林言采其蘅衡薄遨遑中原有鼓登彼修繼在林寤宿彷彿佳人清顏如玉
予美亡此誰為適適容與佚之玄髮方皓躑躅山河玩此芳草願飡其顥庶以遺老
疊疊嘉時飄忽棄予有瞻逝深永歎潛欲登願扶桑仰結飛晷伊人匪存遺芳孰興
精氣為物或降或升徂落攸往神奇有登死生為徒存亡曷勝謂予不信遺籍有徵
閒居外物靜言樂幽繩樞增結甕牖綢繆私神當春清節為秋天地則爾戶庭已悠
嗟彼懷人悠悠其潛念昔先秘有懷所欽駭情玩世堂允南金瓊輝邈矣誰適為心
明發興言忧慨芳林

失題

美哉良友稟德坤靈明照遠鑒幽微研精超跡皇英寶如瑤瓊贈我翰林示我丹誠

道同契合體異心并自頃西徂合于五樓遐想歡懌觀我良儔亦既至止願言莫由
室邇人高中情則憂抱恨東遊神往形留何以合忻寄之此詩何以寫思記之斯辭
我心愛矣歌以贈之無秘爾音不我是貽

失題

有美一人芳問芬葩嗟我欽美夢想光華亦既至止上下欣嘉德馥秋蘭容茂春羅
淑似令嫺惟予陋何雖有良友朽木難加愛樂朋規贈以斯歌皆能載之其美孔多
嗟痛薄祜並罹哀苦堂構既崩過庭莫覩我悴西隣子沈東土契濶艱辛誰與晤語
身滯情往神遊景處發夢宵寐以慰延佇

答兄平原 五言

悠悠滎可極別促怨會長衢思善作戀行邁興言在臨艬南津有絶濟北渚無河梁
神往同逝感形留悲參商衡軌若殊迹奪牛非服箱

答張士然

行邁越長川飄飄冒風塵通波激枉渚悲風薄亡榛修路無窮迹井邑自相循百城
各異俗千室非良鄰歡舊難假合風土豈虛親感念桑梓域勞鞏眼中人靡靡日夜
遠暮暮懷苦辛
為顧彥先贈婦往返四首
我在三川陽子居五湖陰山海一何曠譬彼飛與沈目想清慧姿耳存淑媚音獨寐
多遠念寤言撫空衿彼美同懷子非爾誰為心
悠悠君行邁蔌蔌妾獨止山河安可踰永路隔萬里京室多妖治粲粲都人子雅步
擢纖腰巧言發皓齒佳麗良可美衰賤焉足紀遠蒙眷顧言衡恩非望始
翩翩飛遠征都都寒水縈遊止固殊性浮沈豈一情隆愛結在昔信誓貫三靈衷心
金石固豈從時俗傾美目迄不顧纖腰徒盈盈何用結中款仰指北辰星
浮海難為水遊林難為觀容色貴及時朝華忌日晏皎皎彼姝子灼灼懷春粲西城
善罹舞總章饒清彈鳴簧發丹唇朱絃繞素腕輕裾猶電揮雙袂如霧散華容溢藻
幄哀響入雲漢知音世所希非君誰能讚棄置北辰星問此玄龍燁時暮復何言華
落理必賤

笑集

綠房哈青實金條懸白瓊俯仰隨風傾煒煒照清流

本傳

陸雲字士龍六歲能屬文性清正有才理少與兄機齊名雖文章不及機而持論過
之號曰二陸幼時吳尚書廣陵閔鴻見而奇之曰此兒若非龍駒定是鳳雛後舉雲
賢良時年十六吳平入洛機和詣張華華問雲何在機曰雲有笑疾未敢自見俄而
雲至華為人多姿制又好帛繩纏鬚雲見而大笑不能自已先是嘗著線紵上船於
水中顧見其影因大笑落水人救獲免雲與荀隱素未相識嘗會華坐華曰今日相
遇可勿為常談雲因抗手曰雲間陸士龍隱曰日下荀鳴鶴鳴鶴隱字也雲又曰既
開青雲覩白雉何不張爾弓挾爾矢隱曰本謂是雲龍騶發乃是山鹿野麋獻微弓
强是以發逢華撫手大笑刺史周浚召為從事謂人曰陸士龍當今之顏子也俄而
公府板為大子舍人出補浚儀令縣居都會之要名為難理雲到官肅然下不能欺
市無二價人有見殺者主名不立雲錄其妻而無所問十許日遣出密令人隨後謂
曰其去不出十里當有男子候之與語便縛來既而果然問之具服云與此妻通共
殺其夫聞妻得出欲與語憚近縣故遠相要候於是一縣稱其神明都守害其能屢
誣責之雲乃去官百姓追思之圖畫形象配食縣社尋拜吳王晏郎中令晏於西園
大營第宅雲上書爭之時晏信任部將使覆案諸官錢帛雲又諫止雲愛才好士多
所貢達移書太常府薦同郡張瞻宜亟樂玉階論道紫宮嗣入為尚書郎侍御史太
子中舍人中書侍郎成都王穎表為清河內史穎將討齊王冏以雲為前鋒都督會

同謀轉大將軍右司馬顧晚節政亂雲屢以正言忤旨孟玖欲用其父為邯鄲令左長史盧志等並阿意從之而雲固執不許曰此縣皆公府條貨並有貴門父客之罪玖深恨怨張昌為亂顧上雲為徒將所害前鋒將軍石冰長沙王乃出機之此也并收雲顧官屬汝南內史朱誕等上疏曰伏聞明詔下盡機荀有所懷不敢不聞數以諫機後矣軍糧師徒敗績以法刑甚不謂當誠足以肅齊三軍威示遠近所謂一人受戮天下知誡者也凡圖事敗以機圖為反遥應加族謀未知本末者莫不疑哉夫舜人於朝興眾共之刑人於市與眾棄之惟刑之恤古人所慎今明公興舉義兵以除國難四海同心雲合響應罪人之命懸於漏刻泰平之期不旦則夕矣機兄弟並蒙拔擢俱受重任不當皆罔極之恩而懷亡之慮去泰山之安而赴累卵之危也且以機計慮淺迫不能策構羣帥鼓衆於敵進退之間事有疑似故令聖慮未察其實早刑謀事大言機有反逆之微宜令王梓霍秀檢校其事令事驗顯然暴之萬姓然後加雲等之誅未足為晚今此舉措實為大惠得則足今天下情服失則必使四方心離不可不令詳慎統等區區非為陸雲請一身之命實慮此舉有得失之機眥恩懇以備辭讓願不納統等重請願遲迴者三日盧志又曰昔趙王殺中護軍趙浚越其子暲暲詣明公而擊慈即前

事也蔡克入至顧前叩頭流血曰雲為孟玖所怨遠近莫不聞今果見枉罪無辜驗將令羣心疑惑竊為明公惜之僚屬隨克入者數十人流涕固請顧愴然有宥雲色孟玖扶顧入催令殺雲時年四十二有二女無男門生故吏迎喪葬清河脩墓立碑四時祠祭所著文章三百四十九篇入撰新書十篇並行於世初雲嘗行逗宿故人家夜暗迷路莫知所從忽望草中有火光於是趣之至一家便投宿見一少年美風姿共談老子辭致深遠向曉辭去行十許里至故人家云此數十里中無人居雲意始悟却尋昨宿處乃王弼冢雲本無玄學自此談老往往遊雲弟耽為平東祭酒亦有清譽與雲同遇害大將軍參軍猗惠與淮南內史朱誕書曰不意三陸相携門朝一旦湮滅道業淪喪痛酷之深筆墨難言國喪儁望悲豈一人其為州里所痛悼如此

後東海王越討顧移檄天下亦以機雲兄弟枉害罪狀顧云

陸清河集卷二終

成公子安集題詞

東郡成公子安賦心不若左太沖史才不若袁彥伯其在晉文苑與庾仲初曹輔佐兄弟也嘯賦見賞於時梁昭明登之文選激揚嘽緩彷彿有聲然列於馬融長笛賦康琴賦亦彈而不成矣賦少深致而序各有思讀諸賦不如讀其序也樂歌施於廟廟挨之雅頌不知其中何篇也晉世郊廟燕射鼓吹舞曲皆有詞其篇章見名者傳玄張華荀勗成公綏曹毗王珣耳辭每當同傳稍出羣子安得與茂先接塵其人幸甚欲如漢郊祀歌之練時日鼓吹鐃歌之朱鷺則真曠代矣隸勢善於說字若有宮商綦組亦陸機文賦之流乎

婁東張溥題

晉成公子安集目錄

賦
天地賦有序
雲賦
琵琶賦
琴賦
棄故筆賦有序
烏賦有序
延賓賦
蜘蛛賦
洛禊賦
鸚鵡賦序
頌
賢明頌
銘
木蘭賦有序
柳賦
大河賦
時雨賦
芸香賦
陰霖賦
嘯賦
螳螂賦
鴻雁賦有序
日及賦序
菊頌
檄華銘
菊銘
箴
市長箴
誄
魏相國舞陽宣文侯司馬公誄
七
七唱
雜文
隸書體
樂歌
晉四廂樂歌
正旦大會行禮歌十五章
詩
中宮詩二首 其一
其二
遊仙詩
附錄
本傳
蔽膝銘
戒火文
王公上壽酒歌
行詩

晉成公子安集卷全

晉 司馬成公綏 著

明 太倉張溥 閱

天地賦有序

賦者貴能分賦物理敷演無方天地之畝可以致思矣歷觀古人未之有賦豈獨以至麗無文難以辭贊不然何其闕哉遂為天地賦

惟自然之初載分衝虛無而玄清太素紛以混淆分始有物而混成何元一之芒昧分廓關闢而著形爾乃清濁剖分玄黃判離太極既殊是生兩儀星辰煥列日月重規天動以尊地靜以卑昏明迭炤寒暑盈虧陰陽協氣而代謝寒暑隨時而推移三才殊性五行異位千變萬化繁育庶類授之以形稟之以氣色表文采聲有音律覆載無方流形品物鼓以雷霆潤以慶雲八風翱翔六氣氤氳行蠕動方聚類分鱗殊族別羽毛以羣各舍精而容治咸受範於陶鈞何滋育之周極分偉造化之至神若夫懸象成文列宿有章三辰燭曜五緯重光河漢委蛇而帶天虹蜺偃寨於昊蒼望舒弧節於九衢羲和正轡於中黃衆星回而環極招搖運而指方白虎峙據於參井青龍垂尾於氐房玄龜匿首於女虛朱鳥詹翼於星張帝皇正坐於紫宮輔臣列

位於文昌垣屏駱驛而珠連三台差池而雁行軒轅華布而曲列攝提鼎峙而相望若乃徵瑞表祥災變星異文會薄蝕抱暈幣斑流逓犯歷踰悟焉事違容著而妖害生老人形而主受暮天夫黃而國吉祥彗孛發而世所忌爾乃勞觀四極俯察地理川瀆浩汗而分流山嶽磊落而羅峙滄海流潢而四周懸圃隆崇而特起昆吾嘉於南極燭龍曜於北陛扶桑高於萬仞尋木長於千里崑崙鎮於陰陽赤縣繇於辰巳於是八十一域區分方別風乖俗異險斷阻絕萬國羅布九州並列青冀白壤荊衡滎泥海岱赤埴華梁青黎兗帶河洛揚有江淮辨方正土經署建邦王圻九服列國一同連城北邑深池高壘康衢交路四達五通東至暘谷西極泰濛南暨丹地北盡空同遐方外區絕域殊隣人首蛇軀鳥翼龍身衣毛被羽或介或鱗穴林浮水若獸若人居乎大荒之外處於巨海之濱於是六合混一而同宅宇宙結體而括氣元運渾流而無窮陰陽循度而準常回動糾紛而乾乾天衡不息而自強統摩生而載育人託命於所繫尊太一於上皇奉萬神於五帝故萬物之所宗必敬天而事地若乃共工赫怒天柱摧折東南俄其既傾西北豁而中缺斷鼇足而續毀鍊玉石而補缺豈斯事之有徵將言者之虛設何陰陽之難測惟二儀之參觀坤厚息以載物乾資始而至大俯盡變於有形仰徹視於所蓋瀜瀜萬物而極思故一言於天外

木蘭賦有序

許昌西園中木蘭樹余往觀之遂為賦曰

覽衆樹之列植嘉木蘭之殊觀至於玄冥授節猛寒嚴烈戕我堅冰霏霏白雪木應霜而枯零草隨風而摧折顧青翠之茂葉繁猗旎之弱條諒抗節而殫時獨滋茂而不雕

雲賦

於是玄氣仰散歸雲四旋冰消瓦離奕奕翩翩去則滅軌以無迹來則幽闇以杳冥舒則彌綸覆四海卷則消液入無形或狎獵鱗次參差交錯上捷葉以梁倚下壘硪而相薄狀嵬嵬其不安吁可畏而欲落或槃烟綺藻若畫若規繁縟成文一續一離或編文錦章依微要妙縣邈凌虛輕翔浮漠

柳賦

宅京宇之西偏濱犢鼻之清渠啟橫門於大路臨九達之通衢慨行旅之靡休樹雙柳於衢隅彌年載而成陰紛憚援而扶踈

琵琶賦

八音之用誦於典藝簫韶九奏物有容制惟此琵琶興自末世爾乃託巧班輸如意

橫施因形造美洪殺得宜柄如翠虬之仰首盤似靈龜之負背臨樂則齊州之丹木柱則梁山之象鼈挑以琅琊格以瑤柷若夫盤圖合靈太極形也三材片合兩儀生也分柱列位歲數成也回窓華表日月星也

大河賦

覽百川之弘壯兮莫尚美於黃河潛崑崙之峻極兮出積石之峩峩登龍門而南遊兮掃華陰與曲阿凌砥柱而激湍兮踰汭洛而揚波體委蛇於后土兮配雲漢於穹蒼貫中夏之幾甸兮經朔秋之瑕荒歷二周之北境兮流三晉之南鄉秦自西而啟壤兮齊據東而蓄疆殷億涉而永固衛遵濟而遂強趙決流而却魏魯觸引溝而滅梁思先喆之攸數何水惠之難量

琴賦

伯牙彈而駟馬仰秣子墊撣而玄鸛口鳴清角發而陽氣亢白雲奏而風雨零

時雨賦

兩儀協合二氣烟煴洪川赴波名山興雲

棄故筆賦有序

治世之功莫尚於筆能舉萬物之形序自然之情即聖人之志非筆不能宣實天地

之偉器也有倉頡之奇生列四目而兼明慕羲氏之畫卦載萬物於五行乃發慮於書契採秋毫之頴芒加膠漆之綢繆結三來而五重是屏角之玄管鳳象齒於纖鋒染青松之微煙著不泯之永跡則象神仙人皇九頭式範摩生異體怪軀注五度於七經訓河洛之讖緯書日月之所躔別列宿之舍次乃皆是筆之勛人日用而不窺伹盡力於鳥機平見棄於行路

芸香賦

美芸香之修絜稟陰陽之淑精去原壄之蕪穢植廣夏之前庭蕤類秋竹葉象春檉

鳥賦有序

有考鳥集余之廬乃嘈囋而數曰余無仁惠之禎祥禽曷為而至哉夫鳥之為瑞久矣以其反哺識養故為吉鳥是以周書神其流覽詩人尋其所集望高者瞻其羣山愛屋者及其增歎茲益古人所以為稱若乃三足德靈國有衛則見國無衛則隱斯乃鳳鳥之惠何以加焉鵂鶹惡鳥而賈生懼之為善禽而吾嘉焉懼惡而作歌嘉善而賦之不亦可乎

惟玄鳥之令鳥兮性自然之有識應炎陽之純精兮體乾剛之至色望仁里之迴翔兮翩翬鳴以拊翼羞自託於君子兮心雖通而不遏起祓高林集此叢薄棲息重陰

列巢布翰繽紛霧會迴星慶颿來若雨集去如雲散哀鳴日夕鼓翼昧旦噫啞相酬音聲可玩嗟斯鳥之克孝兮心識養而知暮同蓼莪之報恩兮懷凱風之至素雖既壯而能飛兮乃銜食而反哺遊朝霞而凌觚兮翫輕舉於玄冥有崑山之奇類兮體殊形而王趾凌西極以翱翔兮為王母之所使時應德而來儀兮介帝王之繁祉入中州而武興兮集林木而軍起能休祥於有周兮炳貞明於吉士嘉茲鳥之淑良兮永歡樂而靡已

陰霖賦

百川汎濫潢橫流沈龜生蠹中逕運舟

延賓賦

延賓命客集我友生高談清晏講道研精闚闖侶侶娛心肆情

嘯賦

逸羣公子體奇好異傲世忘榮絕棄人事布髙慕古長想遠思將登其山以抗節浮滄海以游志於是延友生集同好精性命之至機研衛息之玄異愍流俗之未悟獨超然而先覺狹世路之阨阻仰天衢而高跱邈踽踽而遺身乃慷慨而長嘯於時曜靈儀景流光濛汜遒遥携手踟躕步趾發妙聲於丹脣激哀音於皓齒響抑揚而潛轉氣衝鬱而慄起協貢宮於清角雜商羽於流徵颺游雲於泰清集長風乎萬里曲既終而響絕遺餘玩而未已良自然之至音非絲竹之所擬是故聲不假器用不借物近取諸身役心御氣動脣有曲發口成音觸類感物因歌隨唫大而不溷細而不沈清激切於竽瑟優潤和於絃琴玄妙足以通神悟靈精徹足以窮幽測深收激楚之哀荒節北里之奢淫濟洪災於炎旱反元陽於重陰唱引萬變曲用無方和樂怡懌悲傷摧藏時幽散而將絕中escape厲而慨慷徐婉約而優游紛繁駁而激揚情既思而能反心雖哀而不傷總八音之至繇國極樂而無荒若乃登高臺以臨遠披文軒而騁望嘈仰抃而抗首嘈長引而慘亮或舒肆而自反或徘徊而復放或冉弱而柔撓或澎湃而奔壯橫鬱鳴而滔涸列繚眺而清起逸氣奮湧繽紛交錯列列颺揚啾啾響作作胡馬之長嘶回寒風乎北朔又似鴻雁之將雛羣鳴號乎沙漠故能因形創聲隨事造曲應物無窮儀發響遠怫鬱衝流參譚雲儻若離若合將絕復續飛廉鼓於幽陽猛虎應於中谷南箕動於穹蒼清飈振乎喬木散滯積而播揚流埃靄之涸濶窶陰陽之至和移淫風之穢俗若乃游崇岡陵景山臨巖側望流川坐磐石漱清泉籍皋蘭之猗靡蔭修竹之嬋娟乃嗆咏而發散聲絡繹而響連舒蓄思之悱憤奮久結之纏綿心滌蕩而無累志離俗而飄然若夫假象金革擬則陶勉衆聲繁奏

若茄若簫礪碌震隱雷磕嘈發徵則隆冬熙蒸駿羽則嚴霜夏凋動商則秋霖春降泰角則谷風鳴條音均不恒曲無定制行而不流止而不滯隨口吻而發揚假芳氣而遠逝音要妙而流響聲激曜而清厲信自然之極麗羌殊尤而絕世越韶夏與咸池何徒取異乎鄭衛於是駙駒結舌而喪精王豹杜口而失色廣公輸聲而止歌甯子欲手而歎息鍾期棄琴而改聽尼父忘味而不食百獸率舞而抃足鳳皇來儀而拊翼乃知長嘯之奇妙益亦音聲之至極

蜘蛛賦

獨星懸於浮處遂設網於四隅南連大廡北接華宇左馮廣廈右依高廊吐絲屬絡布網引綱鍥羅絡莫綺錯交張於是蒼蚊夕起青蠅昏歸營營羣衆貴貴翻飛挂翼繞足翳絲置圍衝突必獲犯者無遺

螳蜋賦

仰及茂陰俯緣條枝冠首戟叡足翹岐岐尋喬木而上緣從蔓草而下垂戢翼鷹跱距車輪而軒翥固齊侯之所尚乃有翻翻黃雀舉翮高揮連翔枝幹或鳴或飛覩弦螳蜋將以療饑厲嗜脅翼其往如歸

洛禊賦

考吉日簡良辰祓除解禊司會洛濱妖童媛女遨遊河曲或振纖手或濯素足臨清流坐沙場列罍樽飛羽觴

鴻雁賦 有序

余嘗遊乎河澤之間是時鴻雁應節而翥至望川以奔集夫鴻漸著羽儀之歎小雅作於飛之歌斯乃古人所以假象興物有取其美也余又奇其應氣而知時故作斯賦

辰火西流秋風厲起軒蒼鼓翼抗志萬里通雲夢以娛遊投淮湘而中憩盡顧眺以候遠夜警循而相衛

鸚鵡賦序

鸚鵡小禽也以其能言解意故為人所愛玩育之以金籠升之以堂檻可謂珍之矣未得鳥之性也

日及賦序

日及者華甚鮮茂榮於仲夏託於孟秋

頌

賢明頌

於鑠姜后光配周宣非義不動非禮不言晏起早朝永巷告愆王用勤政萬國以虔

菊頌

先明有作詠茲秋菊綠樹黃花菲菲成叢考踰蘭蕙茂過松柏其莖可玩其葩可服味之不已松喬等福

銘

椒華銘

嘉哉芳椒載繁其實厥味惟珍蠲除百疾肇惟歲始月正元日永介眉壽以祈和吉

蔽髻銘

或遺茲髻南金翠翼明珠星列繁華致飾

菊銘

數在三九時惟斯生

箴

市長箴

貿遷有無市朝有處入以攸貿貨以攸敘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曹參相齊清淨以義

奸不可擾顧託有寄市臣掌肆敢告執事

誄

魏相國武陽宣文侯司馬公誄

應期降命篤生我公九德率修百行兼通文皇踐位龍飛天衢協贊大命啟迪靈符光我聖王齊德有虞受茲戚祉封國建蕆入總納言敷化衡機出登上將奮武明威皇輿肅方作鎮于許徂猰既夷撫戎荊楚巴蜀作寇侵我邊疆乃眷西顧董統雍京丹鹿所指莫之敢抗仁濟宇內威攝外荒流惠零雨齊美甘棠加命九錫尊位相國比王齊魯以崇殿禮

七

七唱

奮長袖以颺迴擢纖腰以烟起鎮抗首而委蛇颯頃足而立跱紛龍轉而鳳翔忽若倒而中止

雜文

隸書體 御覽作隸勢

皇頡作文因物攡思觀彼鳥跡遂以成意閎之後嗣存載道義 闕四字 綱紀萬事俗所

傳述實繇書記時變巧易古今各異蟲篆既繁草藁近僞通之中庸莫尚于隸規矩有則用之簡易隨便通宜亦有殆張操筆似墨抵押毫芒處與隳落形體抑揚芬葩連屬溢分羅行爛若天文之布耀蔚若綿蠻之有章或輕拂徐振緩案急挑撓橫引從左牽右繞長波鬱拂微勢縹緲二巧難傳善之者少應心隱手必繇意曉爾乃動纖指舉弱腕握素紈染玄鈆彤管電流兩下雹散黙駐折怵捌挫安案纘紛駱驛華藻猋爛縹網卓犖一何壯觀繁縟成文又何可玩章周遭之郁郁表唐虞之輝煥若乃八分篆法殊好異制分白賦黑慕布星列趣旨舉尾直剌邪捌縮縷結體剩彩詭節或若蚖龍蟠游蛇蟬軒翥鸞風翔翔婚翼欲去或若鷁鳥將擊并體抑怒良馬騰驤奔放向路仰而望之鬱若宵霧朝升遊烟連雲俯而察之凜若清風厲水漪瀾成文垂象表式有模有楷形功難詳聊舉大體 形管二句一作賦筆流形管雲飛

戒火文

余家遭火屋宇焚盡器用廓然乃造于四隣以為戒大文曰

經籍為灰篇章為炭

樂歌

晉四廂樂歌

王公上壽酒歌

上壽酒樂未央大晉應天處皇帝永無疆

正旦大會行禮歌 十五章

詩

穆穆天子光臨萬國多士盈朝莫非俊德流化罔極王猷允塞嘉會置酒嘉賓充庭羽旄曜辰極鐘鼓振泰清百辟朝三朝或戒或明儀刑濟濟鏘鏘金振玉聲禮樂具宴嘉賓眉壽祚聖皇景福惟日新羣后庶尹有來雍雍獻酬納贊崇此禮容豐有萬廷旨酒千鍾嘉樂盡宴樂福祿咸依同

樂哉天下安甯道化行風俗清簫韶作詠九成年豐穰世泰平至治哉樂無窮元首聰明股肱忠謝豐澤揚清風

嘉瑞出靈應彰麒麟見鳳凰翔醴泉湧流中唐嘉木生穗盈箱降繁祉祚聖皇承天位統萬國受命應期授聖德四世重光宣開洪業景克昌文欽明德彌彰肇啟晉邦流祚無疆

泰始建元鳳皇龍興龍興伊何享祚萬乘奄有八荒化育黎烝圖書煥炳（晉書作炳既炳）金石有徵德光大道熙隆被四表格皇穹奕奕萬嗣明明顯融高朗令終保茲永祚與天北崇

聖皇君四海順人應天期三葉合重光泰始開洪基明曜參日月功光侔四時宇宙清且泰黎庶咸雍熙善哉雍熙

惟天降命翼仁祐聖於穆三皇載德彌盛總齊璇璣光統七政百揆時序化若神聖四海同風興至仁濟民育物擬陶鈞擬陶鈞垂惠澤皇皇履賢哉哉英俊德化宣芬芳播來貢

播來貢垂後昆清廟何穆穆皇極闢四門皇極闢四門萬機無不綜豐豐翼翼樂不及荒饑不違食大禮記行樂無極

登崑崙上層城乘飛龍升泰清冠日月佩五星揚虹蜺建彗旌披慶雲陰繁榮覽八極遊天庭順天地和陰陽序四時曜三光張帝網正皇綱播仁風流惠康邁洪化振靈威懷萬方納九夷朝閶闔宴樂微

建五旗羅鍾虡列四縣奏韶武鏗金石揚雅聲縱八佾巴渝舞詠雅頌和律呂于胥樂樂樂聖王化蕩蕩清風泄總英雄御俊傑闢宇宙掃四裔光鮮熙美聖哲超百代揚休烈流景祚顯萬世皇皇顯祖翼世佐時甯清六合受命應期神武鷹揚大化咸熙

廓開皇衢用成帝基

光光景皇無疏惟烈匡時拯俗休功蓋世宇宙既康九域有載天命降鑒啟祚明哲

穆穆烈考克明克篤寶天生德誕膺靈運肇建帝業開國有晉載德奕世垂慶洪胤明明聖帝龍飛在天與豐合契通德幽玄仰化青雲俯育重淵受釐之祐於萬斯年

詩

中宮詩二首 按樂府載張華晉中宮所歌一首題與此同

其一

殷湯令妃有莘之女仁教內修度義以處清識後宮九嬪有序尹為腰臣遂作元輔

周詩逸載作賢明俊

其二

天地不獨立造化由陰陽乾坤要履載日月曜重光治國先家道立教起閨房二妃濟有虞三母隆周王窪山興大禹有莘佐成湯齊晉霸諸侯皆賴姬與姜關雎思賢妃此言安可忘

行詩 一云塗中作

洋洋熊耳流巍巍伊闕山高岡碣崔嵬雙阜夾長川素石何磷磷水禽何翩翩遠涉許潁路顧思邈綿綿脅陶懷所親引領情緬然

遊仙詩

威年無幾時奄忽行欲老那得赤松子從學度世道西入華陰山求得神芝草珠玉猶戴土何惜千金寶但願垂無窮與君長相保

成公綏本傳

成公綏字子安東郡白馬人也幼而聰敏博涉經傳性寡欲不營資產家貧歲常晏如也少有俊才詞賦甚麗閑默自守不求聞達時有考鳧每集其廬舍綏謂有反哺之德以為祥禽乃作賦美之又以天地之盛古未有賦遂為天地賦（一作本集綏雅好音律嘗當暑夜風而嘯冷然成曲因為嘯賦見本集）張華雅重綏每見其文數稱以為絕倫篇之太常徵為博士歷秘書郎轉丞遷中書郎每與華受詔並為詩賦又與賈充等參定法律泰始九年卒年四十三所著詩賦雜筆十餘卷行於世

晉成公子安集終

張孟陽景陽集題詞
晉代文人有二陸三張之稱三張者孟陽載景陽協季陽亢也季陽才藻不逮二昆文不甚顯孟陽濛汜司隸延譽景陽七命舉世稱工安平棣華名豈虛得然揆其旨趣語亦猶人不能不遠慚枚叔近媿平原也劍閣一銘文章典則礧石蜀山古今榮遇景陽文稍讓兄而詩獨勁出益二張齊驅詩文之間互有長短若論才家庭則伯難為兄仲難為弟矣二子守道嫉衆貪位高尚之懷每形詩詠時或疵其玄之尚白及觀二鳳齊傾金谷並賦華亭上蔡唳呼歎晚然後知達人蚤識長謠二疏高歌招隱所以能自脫于巫山之大也
東萊張溥題

晉張孟陽集目錄
賦
濛汜池賦
叙行賦
鄧酒賦
扇賦
安石榴賦
論
權論
頌
平吳頌
銘
劍閣銘
洪池陂銘
七首銘
詩
登成都白菟樓
贈廣顧度
招隱詩
七哀詩
其一
其二
霖雨
擬四愁詩
其一
其二
其三
其四
述懷詩
失題
又
又
附錄
本傳

晉張孟陽集卷全

晉　安平張載　著

明　太倉張溥　閱

賦

濠汜池賦

麗華池之湛湛開重壤以停源激通渠於千金承纏洛之長川挹洪流之汪滅包素瀨之寒泉既乃北通醴泉東入紫宮左面九市右帶閶風周墉建乎其表洋波迴乎其中幽濱傍集潛流獨注仰承河漢吐納雲霧緣以采石葩以嘉樹水禽育而萬品珍魚產而無數蒼苔汎濫條修無斁綠葉覆水玄陰夾岸紅蓮煒而秀出繁葩艷以煥爛遊龍曜翼而上征翔鳳因儀而下觀想白日之納光覩洪暉之皓旰於是天子乘玉輦時遨遊排金門出千秋造綠池鏡清流翳華蓋以逍遙攬魚釣之所收纖綸挂而鱣鮪來芳餌況而鯉鯉浮豐鬐躍蹄於巨壑信可樂以忘憂

叙行賦

歲大荒之孟夏余將往乎蜀都脂轄車而秣馬循路軌以西徂朝發軔於京宇兮夕予宿於載洛踐有周之舊墟陟丘荒以寥廓讚王孫於北門問九鼎於東郭實公旦

之所卜曷斯水之濱溝入函谷而長驅歷新安之西阜行遠迤以登降涉二崤之重阻經嶔岑之險巇想姬文之避雨出澶關以迴逝仰華岳之崔嵬動大禹之疏導路龍門之洞開舍予車以步趾玩卉木之璀錯鬱青青之長松陰蘭蕭之高柞緣阻岑之絶崖踰偏梁之懸閣石壁立以切天岌嶫現其欲落超陽平而越臼水稍幽邃以迴深乘重巒之百磴轉木末於九岑浮雲起於轂下零雨集於麓林上昭晰以青陽下杳冥而晝陰閩山為之晨鳴聽玄猿之夜唫雖處者之所樂嗟寂寞而愁予心遠劍閣之崇嶭路盤曲以陸蟠山崢嶸以峻狹仰青天其如帶巖習坎之重固形束隘以要害豈乾坤之分域將隔絶乎內外

鄢酒賦

惟聖賢之興作貴垂功而不泯加康狄之先識亦應天而順人擬酒旂於玄鳥造甘醴以頤神雖賢愚之同好似大化之齊均物無往而不愛獨居舊而殲新鯉風哀而無厭歷百代而作珍若乃中山冬啟醞酎秋發長安春御洛浪夏設漂蟻萍布分香酷烈播殊美於聖載信人神之所悅未聞珍酒出於湘東既丕顯於皇都乃潛淪於吳邦往逢天地之否運今遭六合之開通播殊美于聖代宣至味而大同匪徒法用之窮理信泉壤之所鍾故其為酒也殊功絶倫三事既節五齊必均造釀在秋告成

在春備味滋和體色清清宣御神志導氣養形達愛消患適性順情言之者加其美志味之者棄事忘榮於是糾合同好以遨以遊嘉賓雲會矩坐四周設金樽於南楹酌浮觴以拖流備鮮肴以綺進錯時膳之珍羞禮義彼序是獻是酬頹顏既發溢思凱休德音晏晏弘此徽猷咸德至以自足願接遷於一丘於是懽樂既洽日薄西陽主稱湛露賓歌騶虞駕僕夫整駕言旋其居乃馮軾以迴軨騁輕駟於通衢反衡門以隱跡覽前聖之典讓感夏禹之防微悟儀氏之見疏整往事而作戒罔非酒而惟愆哀秦穆之既酣殲良人而棄賢嘉衛武之能悔著屢舞於初筵察成敗於往古垂將來於茲篇

扇賦

有翔雲之素鳥體自然之至潔飄縞羽於清霄擬妙姿於白雪翫濯素於河漢仰睇光於日月雙趾蹻而騰虛六翮揮而風厲於是儻世公子倜儻遺物獨出樂此天爵飛蒲氏之修蝠棠子舍之纖纖戈翔冥之鵾雞逸王子之白鶴載輕翼以為翫發清風於勁翮若乃搜奇選妙純色寡雙鵾質鏤鮮玄的熙鋒修短雖異而光彩齊同故易稱可以為儀詩美簟茀之容是以停之如栖鵾揮之如驚鴻飄縹縹於軒幌發暉曜於屢龍夫裂素製圓剖竹為方五明起於名都九華興於上京

安石榴賦

有石榴之奇樹擢結根於西海仰青春以啟萌晞希夏以發采輝光垂綠擢幹曜鮮燦若屬翡俱栖爛若百枝並照煥乎郁郁煒乎煌煌仰映清霄俯燭蘭堂似西極之若木譬東谷之扶桑於是天迴節移龍火西夕流風晨激行露朝白紫房既熟頳膚自坼剖之則珠璣含之則冰釋

論

權論

夫賢人君子將立天下之功成天下之名非遇其時曷由致之哉故嘗試論之殷湯無鳴條之事則伊尹有莘之匹夫也周武無牧野之陣則呂牙渭濱之釣翁也若茲之類不可勝紀蓋聲發響應形動影從時平則才伏世亂則才用豈不信歟誠使春蒐修三王之法時獮陳平則漢祖泗上之徒吏光武春陵之俠客耳況乎附麗者哉故嘗其有事也則足非千里不入於輿刃非新鴻不翫於韝是以駑驥望風而遁頑鈍未試而厭及其無事也則牛驥共牢利鈍齊列而無長塗犀革以決之此離朱與聾者同眼之說也處宇平之世而欲建殊常之勳居太平之際而吐違俗之謀此猶却步而登山鑿井而於越也漢文帝見季廣而歎曰惜子不遇當高祖時萬戶侯豈

足道哉故智無所運其謀勇無所奮其氣則勇怯一也才無所騁其能辨無所展其說則頑慧均也是以吳榜越船不能無水而浮青虬赤螭不能無雲而飛故和璧之在荊山隋珠之潛重川非遇其人焉有連城之價照車之名乎青嶽擎霄繫於龍中何以效其嶽峻東郭於難下也白猿玄豹藏於靈樞何以知其接垂條於千仞也孱夫與烏獲拔力非龍文赤鬃無以明之益壘跋興荊卿爭勇非強秦之威孰能辨之故餓夫庸豎抱關屠釣之倫一旦而都卿相之位建金石之號者或有懷顏孟之術抱伊管之略沒世而不齒者此言有事之世易為功無為之時難為名也若使湮滅而不稱曾不足以多詠況夫庸庸之徒少有不得意者則自以為枉伏莫不飾小辨立小善以偽時結朋黨聚虛譽以驅俗進之無補於時退之無損於化而世主相與雷同齊口吹而煦之豈不哀哉今士循常循故規行矩步積階級累閥閱碌碌然以取世資若夫魁梧儻傑卓犖俶儻之徒直將伏死鼓吻之下安能與步驟共爭道里乎至如軒冕纓班之士苟不能匡化輔政依時益世而徒俯仰取容要榮求利厚自封之資量私家之私此沐猴而冠耳尚焉足道哉

頌

平吳頌 并序

聞之前志充有丹水之陣舜有三苗之誅此聖帝明王平暴靜亂未有不用兵而制之也夫太上成功非頌不顯情動於中非言不彰猶既攘出軍以興淮夷既平江漢用作斯故先典之明志不刊之美事烏可闕歟遂作頌曰

上哉仁聖曰惟皇昔光澤四表繼天垂統帝道煥於唐堯美聲邁乎虞舜蠢爾鯨吳憑山阻水肆虐播毒而作豺虺蒼茅羣而不貢越衆替其白雉正九伐之明典申虓令之舊章布亘地之長罾根天網之修綱制征期於一朝並箕軀而幕張涵乃拽丹陽之峻壁屠西陵之高墉日不移晷麾旄率從望會稽而振鐸臨吳地而奮旅衆軍競趣烽燧具舉摧其輕銳走其守衛

銘

劍閣銘

巖巖梁山積石峨峨遠屬荊衡近緝岷嶓南通邛僰北達褒斜狹過彭碣高踰嵩華惟蜀之門作固作鎮是曰劍閣壁立千仞穹地之險極路之峻世濁則逃道清斯順閉由往漢開自有晉奉得百二并吞諸侯齊得十二田生獻壽矧茲狹隘土之外區一人荷戟萬夫趑趄形勝之地非親勿居昔在武侯中流而喜山河之固見盛吳起興實在德險亦難恃洞庭孟門二國不祀自古迄今天命匪易憑阻作昏鮮不敗績

公孫既滅劉氏銜璧覆軍之轍無或重跡勒銘山阿敢告梁益

洪池陂銘

開源東注出自城池魚鱉蟫殖水鳥盈涯菱藕押獵抗稻連畦漸臺中起列館參差惟水泱泱厥大難詣

七首銘

先民造制戒豫惟詳七首之設應速用近既不忽備亦無輕意利以形彰功以道隱

詩

登成都白菟樓

重城結曲阿飛宇起層樓一作累棟出雲表峣榮臨太虛高軒啟朱扉迴望陽八隅西瞻岷山巔嵯峨似荊巫蹲鴟啟地生原隰殖嘉蔬雖遇堯湯世民食恒有餘蓼蟲不識辛少城中岌岌百祿居街術紛綺錯高甍夾長衢借問楊子宅想見長卿廬程卓累千金騁侈擬五侯門有連騎客翠帶腰吳鉤鼎食隨時進百和紗且殊披林採秋橘臨江鈎春魚黑子過龍醢果饌踰蟹胥芳茶冠六清溫味播九區人生苟安樂益土聊可娛

贈虞顯度

曦昔揚蘭茂繼緤在華年嘉好結下素分著寮友前誦得終遲日綢繆永周旋吾子遭不造遘閔丁憂艱俾我失良朋誰與吐話言一日為三秋歲況乃三年離居一何濶結思如迴川

招隱詩

出處雖殊塗居然有輕易山林無悔吝人間實多累鴻鵾翔寥旻蒲且不能視鸛鶴遵皋澤數為矰所繫隱顯雖在心彼我共一地不見巫山女芝艾豈相離去來捐時俗超然辭世偽得意在丘中安事慮與智

七哀詩二首

北芒一作邙何壘壘高陵有四五借問誰家墳皆云漢世主蒼茫相望原陵夥臚臘季世一作叢亂起賊盜如豺虎發壞過一抔便房啟幽戶珠柙一作匣離玉體珍寶見剽虜園寢化為墟周壚無遺堵蒙籠荊棘生蹊遲登童豎狐兔窟其中蕪穢不復掃頹牆並壑發崩隧營農圃昔為萬乘君今為丘中土感彼薤門言悽愴哀今一作古

其二

秋風吐商氣蕭瑟掃前林陽鳥烏一作收和響寒蟬無餘音白露中一作夜結木落柯條森朱光馳北陸浮景忽西沉顧望無所見唯覩松柏陰蕭蕭高桐枝翻翻棲孤禽

仰聽離鴻鳴俯聞晴蛩吟哀人易感傷觸物增悲心丘隴日已遠纏綿彌思深憂來令髮白誰云愁可任裴徊向長風淚下沾衣襟

霖雨

霖雨餘旬殟濛昧日夜墜何以解愁懷豐酒招親朋嘽嘽絲竹作伶人奏奇秘悲歌結流風逸響迴秋氣

擬四愁詩四首

我所思兮在南巢欲往從之巫山高登崖遠望涕泗交我之懷矣心傷歎佳人遺我詩中布何以贈之流黃素願因飄風超遠路終然莫致增永慕

其二

我所思兮在朔滿欲往從之白雪飛登崖遠望涕泗頷一作我之懷矣心傷悲佳人遺我雲中翮何以報之連城璧願因歸鴻超遐翮終然莫致增永積

其三

我所思兮在隴原欲往從之隔太山登崖遠望涕泗遍我之懷矣心傷煩佳人遺我雙角端何以贈之雕玉環願因行雲超重巘終然莫致增永嘆

其四

我所思兮在營州欲往從之路阻修登崖遠望涕泗流我之懷矣心傷憂佳人遺我綠綺琴何以贈之雙南金願因流波超重深終然莫致增永吟

述懷詩

跋涉山川千里告辭楊子哭岐墨氏感絲雲非雨絕心乎愴而

失題

江南郡蔗釀液豐沛三巴黃甘瓜州素柰凡此素品殊美絕恢渴者所思銘之常帶

同前

白日遁天迴暾暾圓如規踊躍湯谷中上登扶桑枝

同前

氣力漸衰損髣髴終以皓昔為春月華今為秋日草

張載本傳

張載字孟陽安平人也父收蜀郡太守載性閑雅博學有文章太康初至蜀省父道經劍閣載以蜀人恃險好亂因著銘以作誡文見本集益州刺史張敏見而奇之乃表上其文武帝遣使鐫之於劍閣山焉載又為權論見本集載又為濛汜賦司隸校尉傅玄見而嗟嘆以車迎之言談盡日為之延譽遂知名起家佐著作郎轉太子中舍人遷

安樂相弘農太守長沙王義請為記室督拜中書侍郎復領著作載見世方亂無復進仕意遂稱疾篤告歸卒于家

張孟陽集卷全終

晉張景陽集目錄
賦
洛禊賦　都蔗賦
安石榴賦　玄武館賦
登北邙賦
銘
泰阿劍銘　文身刀銘
把刀銘　長鉄銘
短鉄銘　霜陌刀銘
手戟銘
七
七命
詩
詠史　穉詩
其二　其三

其四　其五
其六　其七
其八　其九
其十　雜詩
遊仙
附錄
本傳

賦

洛禊賦

夫何三春之令月，嘉天氣之氤氳，和風穆以布暢，百卉曄而敷芬，川流清泠以汪濊，原隰蔥翠以龍鱗，遊魚澆瀣於淥波，玄鳥鼓翼於高雲，美節慶之動物，悅羣生之樂欣，故新服之既成，將禊除於水濱，於是搢紳先生，嘯儔命友，携朋接黨，冠童八九，主希孔孟，賓慕顏柳，臨涯詠喰，濯足揮手，乃至都人士女，奕奕祁祁，車駕岬嶋，充溢中逵，紛紜翁習，緣阿被湄，振袖生風，接衽成幃，若夫權盛之家，豪侈之族，采騎齊鑣，華輪方轂，青蓋雲浮，參差相屬，集乎長洲之浦，曜乎洛川之曲，遂乃停輿蕙渚，税駕蘭田，朱幔虹舒，翠幕蜿連，羅樽列爵，周以長筵，於是布椒醑，薦柔嘉，祈休吉，蠲百病，滌清源，以滌穢兮，攬綠藻之纖柯，浮素柈一作卵以酹水，灑玄酏於中河

都蔗賦

若乃九秋良期，一作朝玄酎初出，黄華浮觴，酣飲累日，挫斯蔗而療渴，共漱醴而含蜜

清滋津於紫梨，流液豐於朱橘，擇蘇釱而不遺，何況沙棠與椰實

安石榴賦

攻草木於方志，覽華實於園疇，窮陸產於苞貢，嗟英奇於石榴，耀靈葩於三春，緩霜滋於九秋，蠲乃飛龍啟節，揚飆扇埃，舍和澤以滋生，鬱敷萌以挺載，傾柯遠擢，沉根下盤，繁茄稼穡，豐幹林攢，揮長枝以揚綠，披翠葉以吐丹，流暉俯散，迴葩仰聚，爛若百枝並燃，燐如烽燧俱燎，皦如朝日晃若，龍燭晞絳，綵於扶桑，接朱光於若木，爾乃頡萼挺蕾，金牙承鞶，蓋佳人之玄髻，發窈窕之素姿，游女一顧傾城，無鹽化為南威，於是天漢西流，辰角南傾，芳實晏落，月滿虧虚，爰採爰收，乃剖乃坼，內鱗幽以含紫，外滴瀝以霞赤，柔膚冰潔，凝光玉瑩，淮如冰碎，泫若珠迸，舍清洽之溫潤，信和神以理性

玄武館賦

爾乃地勢夷敞，既膏且腴，環以翠林，帶以赤渠，尊殿先之依基，實張氏之舊墟，何魏后之周覽，遂築館而起廬，既號玄武，是曰石樓，於是崇墉四匝，豐屋龍蟠，皎如素雪璀璨，皓旰華璫，四垂接棟，連阿岬嶋，參差朱戶，青鋪幽闥，秘闥於是高樓特起，崚峙岩巉，飛甍四注，上壑浮霄，直亭亭以孤立，迎千里之清飈，陽扉南啟，陰軒

北遠春牖左開秋窓右豁仰眎雲根俯臨天未木則楸梓夾路翁蔚如林洪幹十圍
修之百尋
登北邙賦
陟巒丘之巍岫升遙迤之修峻迴余車於峻嶺聊送目於四遠靈嶽鬱以造天連崗
一作岡巖以蔽虧伊洛混而東流帝居赫以崇顯山川汩其常分萬物化而代轉何天
地之難窮悼人生之危淺數白日之西頹分哀世路之多蹇於是徘徊絕鎖踟躕步
趾前瞻狼山却闚大坯東眺虎牢西睨熊耳邪亘天際雩極萬里莽眩眼以茫昧諒
羣形之難紀臨千仞而俯看似游身於雲霓撫長風以延佇想凌天而舉翮瞻冤蓋
之一作以悠悠覩商旅之接柅爾乃地勢宛隆丘墟陂陁墳壟嵬嵬壘模布星羅松林槮
映以攢列玄木搜寥而振柯壯漢氏之所營望五陵之嵬峨喪亂起而啟壙一作敗壞僮
豎登而作歌
銘
奉阿劍銘
奉阿之劍世載一作齊其美淬以清波礪一作以越砥如玉斯曜若影在水不運自肅
率土從軌
百三名家集 張景陽集 賦 銘 二 埽葉山房藏版
文身刀銘
寶刀既成窮理盡紗繁文波迴流光電照
把刀銘
爽爽名金昆吾遺璞裁為把刀利亞切玉時文斯偃舍精內燭威昉雖化武不可釁
長鈇銘
五才並建金作明威長鈇陸斷弭凶防違素刃霜厲溢景橫飛
短鈇銘
器用多品號制殊觀來有短鈇清瞟載爓昔在先朝戢兵靜亂惟皇賓之優而弗玩
露陌刀銘
露陌在服威靈遠振遵養時晦曜德棠信
手戟銘
錢錢雄戟淬金鍊剛名配越戟用過千將嚴鋒勁松摛鍔耀芒松御覽作枝
七
七命
沖漠公子含華隱耀嘉遯龍蟠文選作盤超文選作跳世高蹈遊心於浩煦玩志乎泯妙絕景
乎大荒之遐阻吞響乎幽山之窮奧於是狗華大夫聞而造焉乃整文選作勑雲輅駟飛
黃越奔沙輾流霜凌扶搖之風驅堅冰之津拄拂霄塲軌出蒼垠天清冷而無霞野
曠朗而無塵臨重岫而攬轡顧石室而迴輪遂適沖漠公子之所居其居也崢嶸幽
藹蕭瑟虛玄漠海渾渡涌其後崿谷嘈嘈張其前尋竹疎蒸蔭其蠻百籟羣鳴龍文選作鼈
其山衝颷發而迴日飛礫起而厲一作麗非天於是登絕巘遵長風陳辨惑之辭命公
子於巖中曰益聞聖人不卷道而背時智士不遺身而匿跡生必耀華名於玉牒歿
則勒洪伐於金冊今公子遭世陸沈避地獨竄有生之懽滅資父之義廢慈洽百年
苦溫千歲何異促鱗之遊汙瀦短翮之棲翳簀今將榮子以天人之大寶悅子以縱
性之至娛窮地而遊中天而居傾四海之歡殫九州之腴鑽屈轂之紛解疏罍之拘
子欲之乎公子曰大夫不遺來萃荒外雖在不敏敬聽佳話
大夫曰寒山之桐出自太冥含黃鍾以吐韺據蒼岑而孤生既乃瓊嶩嶒崚金岸嵷
嵷左當風谷右臨雲谿上無凌虛之巢下無跖實之蹊搖則峻挺若遨嶢文選作若聰
三春之溢露遡九秋之鳴鵙雲一作雪寫其根霏霜一作雲封其條木既繁而後綠草
未素而先凋於是構雲梯陟崢嶸翫賓之陽柯剖大呂之陰蓼營匠斲其樸倫倫
均其聲蕊舉樂奏促調高張音朗號鐘韵清絃梁追逸響於八風來奇律於歸昌啟
百三名家集 張景陽集 七 三 埽葉山房藏版
中黃之妙文選作尹宮發孤唳之變商若乃龍火西頹暄氣初收飛霜迎節高風送秋羈
旅懷土之徒流宕百慮之儔文選作疇撫促柱則酸鼻揮危弦則涕流若乃追清哇赴嚴
節蔡練一作綠水吐白雪激楚迴流風結悲黃英之朝落悼望舒之夕缺覽蔡為之擲
撰蠕老為之嗚咽王子拂纓而傾耳六馬噬天而仰秣此蓋音曲之至妙子豈能從
我而聽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蘭宮秘宇彫堂綺櫳雲屏燭汗一作璫壁青熊應門八襲旋臺九重表以百
常之闕圍以萬雉之墉爾乃峴榭迎風秀出中天翠觀岑青彤文選作彫閣霞連長翼臨
陵非雲飛陛凌山盟玉繩而結極承倒景而開軒頫素炳煥紛拲嵷峨陰虯負穡陽
馬承阿錯以瑤英鐫以金華方疏含秀圓井吐葩重殿疊起交綺對榱幽堂晝密明
室夜朗熠螟飛而生風尺蠖動而成響若乃目厭常玩體倦雕幔揚公子而雙遊時
娛觀於林麓登翠阜臨丹谷華草錦繁飛采星燭陽葉春青陰條秋綠華實代新承
意恣觀一作歡仰折神蕊俯採朝蘭遨熹風於衡漳春椒室於瑤壇爾乃浮三翼戲中
沚潛鯤驟鷁翰起沈絲結飛繒理挂歸翮於赤霄之表出華鱗於紫潭善本作渊之裏然
後緤權五日本作棹隨風弭楫乘波吹孤竹拊雲和淵一作川容唱淮南之曲榜人奏采菱之
歌歌曰乘鳧一作鳬舟兮為水媒臨芳洲兮拔雲芝樂以忘戚遊以卒時窮夜為日畢

歲為期此蓋宴居之浩麗子豈能從我而處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若乃白商素節月既授衣天凝地閉風厲霜飛柔條夕勁密葉晨稀將因氣以敦戮臨金郊而講師爾乃列輕武整戎旅建雲髦啟雄弩駕紅陽之飛燕驂唐公之騄駬屯羽隊於外林縱輕翼於中荒爾乃張修罠布飛纖一作陵黃岑挂青巒畫長壑以為限帶流谿以為關既乃內無疏躅外無漏蹤叩鉦數一作按舉麾旌獲穀金機馳鳴鏑前剛豪落勁頡車一作騎競驚騁武齊轍翕忽揮霆雲迴風劉聲動響飛形移景發舉戈林球揮鋒電滅仰傾雲巢俯殫地穴乃有圖文之豽一作貔鼓鼙生怒目電眴口蝮霜刃足撥飛鋒觀林蹴石扣枝幽叢於是飛黃奮銳貢肯一作逞伎處封猜憤一作憒遇豕拉豗豶挫獅虡句爪搏鋸牙捭瀾漫狼籍傾榛倒壑殞質挂山僵踣掩澤戴為毛林隰為丹薄於是撒圍頓罔卷旆收禽虜人數獸林衡計鮮論最犒勤息馬韜弦肴駟連鑣酒旨方軒千鍾電酹萬燧星繁陵阜雷流膚落谷厥芳烟歡極樂殫迴節而捷此亦畋遊之壯觀子豈能從我而為之乎
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楚之陽劍歐治所營邪谿之銅赤山之精銷踰羊頭鏌越鋟成乃鍊乃鏤萬辟千淮豐隆奮椎飛廉扇炭神器化成陽文陰縷既乃乃二字善本無既流綺星連浮彩艷

發光如散電質如耀雪霜鍔水逝冰刃露潔形冠豪曹名珍巨闕指鄭則三軍白首麾晉則千里流血豈徒水截蛟龍一作陸灑奔馹斷浮翮以為工絕重甲而稱利云爾而已哉若其靈寶則鈐辟無方奇鋒異模形寔薛燭光駭風胡價兼三鄉聲貴二都或馳名傾秦或夜飛去吳是以功冠萬載威曜無窮揮之者無前擁之者身雄可以從服九國橫制八戎介胄景沮函夏承風此蓋希世之神兵子豈能從我而服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天驥之駿逸態超越稟氣靈淵受精皎月眸瞳黑照玄綵紺發沫如揮紅汗如振血秦青不能識其衆尺方堙不能覩其若滅爾乃巾雲軒踐朝霧赴春衢整秋御蚿踊蟠騰麟趠龍翥望山載奔視林載赴氣盛怒發星飛電驟志陵九州勢越四海影不及形塵不暇起浮箭未移再踐千里爾乃踰天垠越地隔過汗漫之所不遊躡章亥之所未跡陽烏為之頓羽夸父為之投策斯蓋天下之儁乘子豈能從我而御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大梁之泰瓊山之禾唐稷播其根農帝嘗其華爾乃六禽殊珍四醖異肴窮海之錯極陸之毛伊公爨鼎庖丁一作子揮刀味重九沸和兼勺藥晨晁露鵠霜鵝黃崔園柧星亂方丈華錯封熊之蹯翰音之跖鶯脾程膚鼂殘豸白靈淵之鼈菜黃之

鮎丹穴之鵷玄豹之胎煇以秋橙酤以春梅接以商王之箸承以帝辛之杯范公之鱗出自九溪頫尾丹鰩紫翼青鬐爾乃命支離飛霜鋙紅肌綺散素膚雪薐夷子之毫文選作最不能劂其細秋蟬之翼不足擬其薄繁肴既闌亦有嘉一作羞商山之果漢皋之橘一作析龍眼之房剖椰子之瓢芳旨萬遷承意代奏乃有荊南鳥程臻壯竹筐浮蟻星沸飛華薄接玄石嘗其味儀氏進其法傾罍一朝可以流湎千日單醪投川可使三軍告捷斯人神之所歆羲觀聽之所燀曄也子豈能強起而御之乎公子曰躰口爽之饌甘腊毒之味腹腐腸之藥御亡國之器雖子大夫之所榮顧亦吾人之所畏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蓋有晉之融皇風也金華啟徵大人有作繼明代照配天光宅其基德也隆于姬公之處岐其垂仁也富乎有殷之在亳南箕之風不能暢其化離畢之雲無以豐其澤皇遁煥威一作昭煥帝載緝熙導氣以樂宣德以詩文選作語教清於雲官之世政一作治穆乎鳥紀之時王猷四塞函夏謐甯一作丹冥投烽青徼釋警部馬於糞車之轅銘德於昆吳之鼎覆氓反素時文一作載郁耕父推畔漁覓讓陸樵夫恥危冠之飾與臺笑短後之服六合時邑巍巍湯湯玄韶荅歌黃鬚擊壤解義皇之繩揩陶唐之象若乃華裔之羌流荒之貙語不傳於輶軒地不被乎正朔莫不駿奔稽顙委質重

譯于時昆岐感惠無思不擾苑戲九尾之禽囿棲三足之鳥鳴鳳在林翳於黃帝之園有龍游淵盤於孔甲之沼萬物烟熅天地交泰義懷靡內化感無外林無被褐山無草帶皆象刻於百工兆發乎蠆蔡繒紳濟濟軒冕藹藹功與造化爭流德與二儀比大言未終公子斂然而興曰鄙夫固陋守茲文選作此狂狷荄理有毀之而爭寶之訟解言有怒之而齊王之疾痊向子誘我以聾耳之樂樸我以蔀家之屋田游馳蕩利刃騖足既老氏之攸戒非吾人之所欲故靡得而應子至聞皇風載暢時聖道淳舉實為秋褵藻為春下有可封之人一作民上有大哉之君余雖不敏請摹一作後塵

詩

詩品云張協詩其源出於王粲文體華淨少病累又巧構形似之言雄于潘岳靡於太沖風流調達實曠代之高手詩采蕙情音韻鏗鏘使人味之無窮不倦詩譜云采句訛錄辭工製美

詠史

昔在西京時朝野多歡娛藹藹東都門輦轂二陳朱軒曜金城供帳臨長衢達人知止足遺榮忽如無抽簪解朝衣散髮歸海隅行人為隕涕賢哉此大文選作丈夫揮金樂當年歲暮不留儲顧謂四座賓多財為累愚清風激萬代名與天壤俱咄此蟬冕客君紳宜見書

雜詩

秋夜涼風起清氣蕩暄濕蜻蜓吟堦下飛蛾拂明燭君子從遠役佳人守煢獨離居幾何時鑽燧忽改木房櫳無行跡庭草萋以綠青苔依空牆蜘蛛網四屋感物多所懷沈憂結心曲

其二

大火流坤維白日馳西陸浮陽映翠林迴颸扇綠竹飛雨灑朝蘭輕露棲叢菊龍轂暄氣歇天高萬物蕭豺狼不重結芳躅豈再馥人生瀛海內忽如鳥過目川上之歎逝前修以自戒

其三

金風扇素節丹霞啟陰期騰雲似涌煙密雨如散絲寒花發黃采一作秋草舍綠滋閒居玩萬物離羣戀一作所思紫無蕭氏牘庭無貢公纂高尚遺王侯道積是成基至人不嬰物餘風足染時

其四

朝霞迎白日丹氣臨暘谷一作谷翳翳結繁雲森森散雨足輕風摧勁草凝霜疎高木密葉日夜疎叢林森如束嚶昔嘆時遷晚節悲年促歲暮懷百憂將從季主卜

其五

昔我資章甫聊以適諸越行行入幽荒歐一作駱從祝髮窮年非所用此貨將安設鈆槧夸輿璠魚目笑明月不見郢中客龍否居然別陽春無和者已人皆下節流俗多昏迷此理誰能察

其六

朝登魯陽觀狹路峭且深流澗萬餘丈園木數千尋咆虎響窮山鳴鶴聒空林淒風為我嘯百籟坐自吟感物多思情在險易常心揭來戒不虞捷轡越飛岑王陽驅九折周文走岑崟經阻貴勿遲此理著來今

其七

此鄉非吾地此郭非吾城羈旅無定心翩翩如懸旌出覩軍馬陣入聞鞞鼓聲常懼羽檄飛神武一朝征長鉞鳴鞠中嫷大列遷亭舍我衛門衣更被縵胡纓嘯昔懷徽志惟幕窻所經何必操干戈堂上有奇兵折衝樽俎間制勝在兩楹巧遲不足稱拙速乃垂名

其八

述職投邊城羈束戍旅閒下車如昨日望訂四五圓借問此何時胡蝶飛南園流波戀舊浦行雲思故山閨越衣文蛇胡馬顧度燕風土文選作士風安所習由來有固然

其九

結宇窮岡曲稱耕幽藪陰荒庭寂以閒幽一作岫峭且深漫風起東谷有淒興南岑雖無冥舉期膚寸自成霖澤堆登壟雛寒猿攀條吟溪壑無人跡荒蹊鬱蒹葭俛岸垂時釣樵採音重基可擬志迴淵可比心暮真商無為遁勝貴陸沈游思竹素園寄辭翰墨林

其十

墨蛟躍重淵商羊儛野庭飄廉應南箕豐隆迎虓屏雲根臨八極兩足濯四溟霑湿過二旬散漫亞九齡階下伏泉滿堂上水衣生洪濛浩方割人懷曾孰情沈液漱陳根綠葉腐秋蓮里無曲突烟路無行輪聲環堵自頹毀垣闇不隱形尺爐重尋桂紅粒貴瑤瓊君子守固窮在約不爽貞雖榮田方贈慚為濤蠡名取志於陵子比足作之點要生此有江海雜擬所為張黃門苦雨者也

雜詩

太昊啟東節春郊穫青祇鷹化日夜分雷動寒暑雜飛澤洗冬條浮颸鮮春漸采虹經高雲文虬鳴陰池沖氣扇九堰蒼生行四垂時至萬實成化周天地移

遊仙

崢嶸玄圃深嵯峨天嶺峰亭館籠雲構脩梁流三曜蘭範蓋嶺坡清風綠隰嘯

張協本傳

張協字景陽安平人也少有儁才與戴奢名辟公府掾轉秘書郎補華陰令征北大將軍從事中郎遷中書侍郎轉河間內史在郡清簡寡欲于時天下已亂所在寇盜協遠棄絕人事屏居草澤守道不競以屬詠自娛擬諸文士作七命文見本集永嘉初復徵為黃門侍郎託疾不就終于家

張景陽集終

表
上愍帝請糧表
上愍帝謝錄功表
上愍帝請北伐表
勸進元帝表
又
又
又
又
戩
與丞相戩
又
又
又
又
又
上太子戩
與丞相戩
又
又
答晉王膚戩
書
答太傅府書
又
答盧諶書
遺石勒書

又
與親故書
與兄子南兗州刺史演書
又
與兄弟書
書
與段匹磾書
盟文
與段匹磾盟文
誄
散騎常侍劉府君誄
詩
答盧諶八首
其一
其二
其三
其四
其五
其六
其七
其八
重贈盧諶
扶風歌
胡姬年十五

附錄
本傳

劉越石集目錄終

晉劉越石集

晉 劉琨越石 著

明 張溥西銘 閱

表

上愍帝請權表

臣以頑敝志望有限因緣際會遂忝過任九月未得發道險山峻胡寇塞路輒以少擊衆冒險而進頻伏艱危辛苦備嘗即日達壺口關臣自涉州疆目覩困乏流移四散十不存二搤老扶弱不絕於路及其在者鬻妻賣子生相捐棄死亡委尸白骨橫野哀呼之聲感傷和氣羣胡數萬周匝四山動足遏掠開目覩寇唯有壺關可得告籲而此二道九州之險數人當路則百夫不敢進公私往反沒喪者多嬰守窮城不得薪采耕牛既盡又乏田器以臣愚短當此至難憂如循環不遑寢食臣復思此州雖云遠朔實通皇畿南通河內東連司冀北捍殊俗西禦強虜是勁弓良馬勇士精騎之所出也當須委輸乃全其命今上尚書請此州穀五百萬斛絹五百萬匹綿五百萬斤願陛下時出臣表速見聽處

上愍帝謝錄功表

陛下略臣大德錄臣小善猥蒙天恩光授殊寵顯以蟬冕之榮崇以上將之位伏省詔書五情飛越臣聞晉文以郤穀為元帥而定霸功高祖以韓信為大將而成王業咸有敦詩閱禮之德戎昭果毅之威故能振豐功於荊南拓洪基於河北況臣凡陋擬縱前哲俯懼折鼎慮在覆餗昔曹沫三北而收功於柯盟馮異垂翅而奮翼於漉池皆能因敗為成以功補過陛下宥過之恩已隆而臣自新之善不立臣雖不逮預聞前訓恭讓之節臣猶庶幾所以冒承寵命者實欲沒身報國輒死自效要以致命寇場盡其臣節至於寵榮之施非言辭所謝又謁者史蘭殿中中郎王春等繼至奉詔臣俯尋聖旨伏紙飲淚臣聞夷險流行古今代有靈厭皇德曾未懈褫紱縱舜於神州夷商肆虐於上國七廟闕禋祀之享百官喪奔倫之序梓宮淪辱山陵未兆率土永慕思同考妣陛下龍姿日茂嚴貌彌光升區宇於既頹崇社稷於已替四海之內舉有上下九服之萌復覩典制伏惟陛下蒙塵于外越在秦郊蒸嘗之敬在心桑梓之心未克臣備位辱年才質駑下丘山之蒙已重毫釐之效未著須以時宜權假位號竟無殞成之績而有負乘之累當肆刑書以明黜陟是以臣前表上聞敢緣愚款乞奉先朝之班苟存偏師之職赦其三敗之愆收其一功之用得騁志虜場快意大逆雖身膏野草無恨黃墟陛下偏恩過隆曲蒙權拔遂授上將位兼常伯征討之務得從事焉拜命驚惶五情戰悸懼於隕越以為朝羞昔申胥不徇伯舉而成公堉之勳伍員不從城父而濟入郢之庸臣雖頑凶無覩古人其於披堅執銳致身寇讎所謂天地之施辭生莫謝不勝受恩至深謹拜表陳聞

上愍帝請北伐表

逆胡劉聰敢率犬羊焉陵肇毀人神發憤遐邇奮怒伏省詔書相國南陽王保太尉涼州刺史軌糾合二州同恤王室冠軍將軍允護軍將軍綽總齊六軍幾力國難王旅大振俘馘千計猛旗首於晉路金鼓振於河曲崤函無虞劉之驚汗隴有安葉之慶斯誠宗廟社稷陛下神武之所致含氣之類莫不引領況臣之心能無踴躍臣前表當與鮮卑猗盧赴今年三月都會平陽會匈羯石勒以三月三日徑掩薊城大司馬博陵公浚受其偽和為勒所虜勒勢轉盛欲來襲臣城塢駭懼志在自守又猗盧國內欲生奸謀幸賴警慮尋皆誅滅遂使南北顧慮用忘成舉臣所以泣血宵吟扼腕長歎者也勒據襄國與臣隔山寇騎朝發夕及臣城同惡相求其徒實繁自東北八州勒滅其七先朝所授存者唯臣臣是以勒朝謀夕慮以圖臣為計闕伺間隙抄相尋戎士不得解甲百姓不得在野天網雖張靈澤未及唯臣子烝興寇為伍自守則稽聽之謀進討則勒襲其後進退唯谷首尾狼狽徒懷憤踴力不從願慚佈征營

痛心疾首形留所在神馳寇庭秋穀既登胡馬已肥前鋒諸軍並有至者臣當首啟戎行身先士卒臣與二虜勢不並立聰勒不梟臣無歸志庶遇陛下威靈使微意獲展然後隕首謝國沒而無恨

勸進元帝表

否泰之運古今迭有宗子有明德昌常不由多難以隆中興故猶犹殷周以啟宣王臣猥竊漢乃發光武陛下天授至德聰明神武勞謙恭己畏以自牧體伯禽經營之誠行公旦吐握之事上崇勤王之義下垂庇民之量收羅俊乂任賢以能綏爰陝東化流無外戎狄荒服請事率職重譯納貢不遠萬里功高德邵遐邇歸心況陛下道邁大宗勳莫與二且以親以賢義實兼之是以琨敢緣天文人事徵祥之應昧死上事以奉尊號願陛下無常心以羣心為心忘其身以萬物為公則宗廟蒸嘗不替於今遜虜通逋一討而滅無負於天下無愧於七后矣

又表

臣聞台宿在天實承辰極股肱雖卑固體元首臣負乘前朝過充三吏國之宗替有興憂喜臣聞德合兩儀者固以四海為公智周萬物者不以一身為私舜禹揖讓以陟帝位湯武征伐以濟時難彼四王者遘會不同登受有異至夫外已存物憂世遺

躬其致一也期於愛民治國應變合道以為天下利而已矣況宗廟是陛下之宗廟百姓是大晉之百姓耶陛下若忽七廟之重拒天人之心絶而不繼因而不拯則宗廟不歆其禋祀羣生無所措其手足矣況臣班具臣之列荷累世之恩上懷國家之統俯絶鳥鳥之情者哉昔伍員發怒手捷平王之墓灌夫慷慨身寡吳漢之旗皆能宣其臣節憾其私恣戮尸斬將存亡罔恨臣誠無若人之才實有此人之憤苟得上憑天威展其微効雖隕九泉猶以明白

又表

陛下之躬執謙光允荅克讓俛從吏議示總萬機而蕩曠之詔開自新之路海隅漸惠朔南暨聲有生之倫咸被嘉慶陛下量包宇宙明侔三辰靈祇稽應華戎同歡加以王室中微邦基將絶遺民元元屬命陛下陛下以德則無所與讓言事固所負荷誠宜遵小禮存大務援據圖錄居正宸極上副祖宗之心下一兆庶之望臣聞必也正名前聖大之春秋傳曰名以出信名苟不正則事有不從信苟不立則禮義或愆乃載籍之明誡開塞之所由也

又表

臣聞天生蒸民樹之以君所以對越天地司牧黎元聖帝明王鑒其若此知天地不

可以無饗故屈其身以奉之知黎元不可以無主故不得已而臨之社稷時難則戚淪定其傾郊廟或替則宗祏蹇其祀所以弘振遐風式固萬世自元康以來艱禍繁興永嘉之際氛厲彌昏宸極失御登遐醜裔國家之危有若綴旒天不悔禍大災薦臻國未亡難寇害尋興逆胡劉曜縱逸西都主上幽劫復沉虜庭神器流離再罹荒迭臣每覽史籍觀之前載厄運之極古今未有在食土之毛含氣之類莫不叩心絶氣行號巷哭況臣荷寵二世位厠鼎司承閒震惶精爽飛越臣聞昏明迭用否泰相濟天命無改曆數有歸或多難以固邦國或隱憂以啟聖明是以齊有無知之禍而小白為五伯之長晉有驪姬之難而重耳以主諸侯陛下玄德通於神明聖德合於兩儀應命世之期紹千載之運符瑞之表天人有徵中興之肇圖讖垂典自京幾殞喪九服崩離陛下撫甯江左奄有舊吳蒸服以德伐叛以刑抗明威以懾不類杖大順以庸宇內純化既敷則率土宅心義風既暢則遐方企踵昔少康之隆夏訓以為美誄宣王之興周詩以為休詠況茂勳格于皇天清暉光于四海蒼生顒然莫不欣戴群教所加願為臣妾者哉且宣皇之亂唯有陛下憶兆攸歸曾無與二天祚大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陛下而誰是以遇無異言遠無異望謳歌者無不吟咏嶽瀆者無不思于聖德天地之際既交華裔之情允洽一角之獸連理之本以為休徵者蓋有百數冠帶之倫要荒之衆不謀而同辭者動以萬計是以臣等敢考天地之心因函夏之趣睹死上尊競願陛下存舜禹至公之情狹黃由嬬抗之節以社稷為務不以小行為先以黔首為憂不以克讓為高上以慰宗廟乃顧之懷下以繹普天傾首之望臣聞尊位不可久虛萬機不可久曠虛之一日則尊位以殆曠之決辰則萬機以亂陛下雖欲遠迴其若宗廟何其若百姓何

牋

與丞相牋

不得進軍者實困無食殘民鳥散擁髮徒跣錄召之日皆投林而至衣服藍縷未弓一張荊矢十發編草藉穅不盈二日夏則桑椹冬則薁豆視此衰歉使人氣索恐孫吳韓白猶或難之況以琨怯弱凡才而當率此以珍強寇

又與丞相牋

昔車騎威猾毒敉州之勳表以代郡封色為代公見聽時大駕在長安會值戎寇道路不通竟未施行盧以封事見託琨實為表上追述車騎前意即蒙聽許遣兼謁者僕射拜盧賜印及符冊浚以此見責戎狄封華郡誠為失禮然蓋以救弊耳亦猶浚先以遼西封務勿慶此禮之失浚賛啟之浚遂與盧爭代郡舉為所破紛錯之由始

結於此雁門郡有五縣在陘北盧新弃廬官國甚強盛從琨求陘北地以並遣三萬餘家散在五縣閒既非所制又於琨殘弱之計得相聚集來為失宜既徙陘北五縣著陘南盧因移頗侵通浚西陘圍塞請軍營浚不復見怨危弱而見罪責

又

琨頓身竭誠北和猗盧遂引大衆躬啟戎行即具白太傅切陳愚見取賊之計聽宜時討勒不可縱而宰相意異所慮不同更憂苟晞鴻富之徒而稽二寇之誅遣使節抑挫臣銳氣臣即解甲遣虜衆歸國

又 雨雹懷帝永嘉五年七月王浚立皇太子

浚設壇場有所建立稱皇太子

又 通鑑永嘉五年九月劉聰殺南陽王模

平昌以九月遇禍世子時鎮龍石故得無恙

上太子牋 太子為秦王業即愍帝 通鑑永嘉六年七月高密郡事以晉陽降晉書劉琨傳屬龍降于聰雁門烏丸復反琨親出禦之劉粲乘虛襲晉陽

聰以七月十六日復決計送死臣即自東下率中山常山之平並合樂平上黨諸軍未旋之間而晉陽傾潰考異云十六四春秋亦云琨收兵常山本傳在此

與丞相牋 建興元年瑯琊王睿用刁協劉隗為宄州建興元年十一月壬寅劉與丞相牋

焦求雖出塞鄉有文武胆幹荀晬用為陳留太守獨在河南距當石勒撫綏有方琨以求行貝宄州刺史後聞荀公以李述為宄州以素論門望不可與求同日而論至於胆幹可以處危權一時之用李述亦不能及求而王玄年少便欲共討求琨以求已與玄搆隙便召還而州界民物甚不安服述二十石及文武大姓遣信使求刺史是以遣兄子演伐求領宄州事往年春正月遣詣鄴至是斬王桑走趙固云今勒據襄國逼近鄴城故今演轉南演今住在廩丘而李述郗鑒並欲爭宄州或云為荀公所用或云為明公所用大寇未珍而自共尋干戈此亦大潰也輒勑滿謹自守而已

又

傳長安消息王上是秦王

又

致裴一領亦達其情耳

答晉王脅牋

謹當躬自執佩戚截二虜

書

答太傅府書 懷帝永嘉二年

偕遣使驛離聞其部落淵遂怖懼一大於南奔蒲子雜虜歸降萬有餘落 資治通鑑考異云按時淵稱呼猶豈國長呼而徒都蓋呼為自大之辭史因承以為實耳一一大有脫誤

又

聰獵一上輒龐恪不能禦一上下有脫誤

安居走利韓逼授書封田之敗黃羆不還決辰之間名將仍殄

即重遠議陶都尉張倚領上黨太守疾據襄垣續遣鷹揚將軍趙撫梁余郝尉李茂與倚并力輕行衣襲賊捐棄輜重宵遁而退追尋討截獲三分之二當聰獵之未走烏丸劉虎搆為變遂西招白部遣使致任稱臣於淵殘州困弱內外受敵輒背聰面討虎自四月八日攻圍

答盧湛書

琨頓首捐書及詩備辛酸之苦言暢經通之遠旨執玩反覆不能釋手慨然以悲歎然以喜昔在少壯未嘗撿括遠慕老莊之齊物近嘉阮生之放曠怪厚薄何從而生哀樂何緣而至自頃輈張困於逆亂國破家亡親友凋殘塊然獨立則哀憤雨集負杖行吟則百憂俱至時復相與舉觴對膝破涕為笑排終身之積慘求數刻之暫歡譬蘇疾疚獵年而欲一丸錯之其可得乎夫才生於世世實須才和氏之璧馬得獨曜於郢掩夜光之珠何得專玩於隨掌天下之寶固當與天下共之但分析之日不能不悵恨耳然後知鵶周之為虛誕嗣宗之為妄作也昔騶驥倚轅於吳阪鳴於良樂知與不知也百里奚愚於虞而智於秦遇與不遇也今君遇之已晚之而已不復屬意於文二十餘年矣久廢則無次想必欲其一反故稱指送一篇適足以彰來詩之益美耳琨頓首頓首

遺石勒書 初勒被署平原與母王相失及劉暾看勒領并州刺史徙州牧琨遣張嶷送母于勒遺勒貴勒報書遺琨名馬珍寶厚資其使歸歸之以純

將軍發跡河朔席捲冤豫飲馬江淮折衝漢汚雖自古名將未足為喻所以攻城而不有其人略地而不有其土翕翼雲合忽復星散將軍豈知其然哉存亡決在得主成敗要在所附得主則為義兵附逆則為賊衆義兵雖敗而功業必成賊衆雖尅而終歸殄滅昔赤眉黃巾橫逸宇宙所以一旦敗亡者正以兵出無名聚而為亂將軍以天挺之質威振宇內擇有德而推崇隨時望而歸之勤義堂堂長享退貴背聰則禍除向主則福至採納往誠翻然改圖天下不足定蝗寇不足掃今相授侍中持節

車騎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襄城郡公摠內外之任兼華夷之號顯封大郡以表殊能將軍其受之副遠近之望也自古以來誠無戎人以為帝王者至於名臣建基業者則有之矣今之亹想蓋以天下大亂當須雄才遠聞將軍攻城野戰合於機神雖不視兵書闇與孫吳同契所謂生而知之者上學而知之者次但得精騎五千以將軍之才何向不摧至心實事皆張儒所具

同前

將軍誕稟雄姿勇略自然大呼於紛擾之中奮臂於駭亂之際發跡河朔席卷兗豫飲馬江沔折衝淮漢自古名將未足為喻所以攻城而不有其民略地而不有其土聚徒百萬而莫為已用翕翼雲合忽復星散周流天下而無容足之地百戰百勝而無尺寸之功將軍豈知然乎存亡決在得主成敗要在所附得主則為義兵附逆則為賊衆義兵雖敗而功業必成賊衆雖尅而終殄滅者也赤眉威於東海黃巾連帶三州張昌李辰僭逆荊豫或擁衆百萬橫逆宇內所以一旦敗亡正以兵出無名聚而為亂劉聰父子戎狄凡十一乘釁肆毒寇虐人神煞害弟偷竊位號自古及今豈有聰比而可以正天下者乎況將軍明鑒灼然所宜懸了者也況附聰之弊漸以彰著資財不為已用名位不可得守有若晨霜秋露零霧之氣雖朝凝而夕消暫見而

畢沒也今將軍附賊而望為民主不亦難乎

與親故書

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虜常恐祖生先吾著鞭耳

與兄子南兗州刺史演書　演字始仁琨兄左長史羣之子為都督後將軍統焉

前得安州乾薑一斤桂一斤黃芩一斤皆所須也吾體中煩悶恒假真茶汝可信信致之

又

前得安州乾茶二斤薑一斤桂一斤皆所須也吾體中滯悶常仰真茶汝可信信置之

又

前得安州乾茶二斤薑一斤桂一斤皆所須也吾體中煩悶恒假真茶汝可信信致之

與兄弟書

單于便欲得碧汝不可不檢送

書

膽識堅定臨難無苟免之意

與段匹磾書

與公同盟志奬王室仰憑威力庶雪國家之恥若兒書容遠亦終不以一子之故負公忘義也

百三名家集　劉越石集　書文　七　靜菜山房藏版

盟文

與段匹磾盟文

天不靜晉難集上邦四方豪傑是焉扇動乃愚陵予諸夏俾天子播越震蕩困有彼底二虜交侵區夏將泯神人之主蒼生無歸百罹備嬰死喪相枕肌膚潤于鋒鏑骸骨曝於草莽千里無烟火之廬列城有兵曠之邑茲所以痛心疾首仰訴皇穹者也臣琨蒙國寵寔叨猥台岳臣磾世敦忠節忝荷公輔大懼隕類猶夏王旅須首喪元盡其臣禮古先哲王貽厥後訓所以翼戴天子敦序同好者莫不臨之以神明結之以盟誓故齊桓會於邵陵而羣后如恭晉文盟於踐土而諸侯茲順加臣等介在遐鄙而與主相去迥遠是以敢干先典刑牲歃血自今日既盟之後皆盡忠竭節以剪夷二寇有加難於磾琨必救加難於琨磾亦如之違繇齊契披布胸懷書功金石藏於王府有渝此盟亡其宗族俾墜軍旅無其遺育

誄

散騎常侍劉府君誄

爰自上葉帝堯之胄堂堂漢祖豁豁高謨茂載孝景克紹前訓穆矣靖王開國作鎮惟祖惟父乃光有晉積行累仁世篤忠順是用威和誕育奇偽淑質英挺金聲玉振

嗟予君係仍寔斯疾命不可迾中牟殞平衡疏推華閣風彫實如可贖分人百其贇存若燭龍銜曜沒若庭燎俱滅搢紳嬗範於高模邦國殲悼於隕哲

詩

答盧諶八首

其一

厄運初遷陽爻在六乾象棟傾坤儀舟覆橫厲糾紛摩妖競逐火燎神州共流華域

其二

彼黍離離彼稷育育哀我皇晉痛心在目

其二

天地無心萬物同塗禍淫莫驗福善則虛逆有全邑義無完都英藻夏落毒竹冬敷如彼龜玉韞櫝毀諸匏狗之談其最得乎

其三

咨余軟弱弗克負荷寇虐仍彰榮龍屢加威之不逮禍延山樵忠隕于國孝愆于家斯罪之積如彼山河斯謗之深終莫能磨

其四

郁穆舊姻燕婉新婚不虞其敗唯義是敦裹糧攜弱匍匐星奔未輟嗣篤已隕五臣作壎

百三名家集　劉越石集　詩　八　靜菜山房藏版

我門二族偕覆三孽並根長慚舊猴永負寬魂

其五

亭亭孤竦獨生無伴綠葉繁縟柔條修宇朝採蘭實夕持蘭芳芳翠豐翦逸珠盈枕實消我憂憂急用縱迹將去矣庭虛情滿

其六

虛滿伊何蘭桂移植茂彼春林痒此秋棘有鳥翻飛不遑休息匪桐不棲匪竹不食永戢東北翰撫西翼我之敬之廢斁輟職

其七

音以寄奏味以珠珍文以明言言以暢神之子之往四美不臻澄醪覆觴絲竹生塵素卷莫啟幄無茂賓既孤我德又闕我鄰

其八

光光良生出幽遷喬資忠履信武烈文昭旌弓驻驟興馬翹翹乃奮長驅是譽是鍊何以贈子謁心公朝何以敘懷引領長謠

重答盧諶

握中有玄璧本自荊山璆惟彼太公望昔在渭濱叟鄧生何感激千里來相求白登

幸曲逆音句通鴻門賴留侯重耳任五賢小白相射鉤苟能降二伯安問當與譽中夜撫枕歎相與數子游吾衰久矣夫何其不夢周誰云聖達節知命故不憂宣尼悲獲麟西狩涕孔丘功業未及見夕陽忽西流時哉不我與去乎若雲浮朱實隕勁風繁英落素秋豫路傾華一作車蓋驅驅攄雙轅何意百鍊鋼化為繞指柔

扶風歌

朝發廣莫門暮宿丹水山左手彎弱右手揮龍淵顧瞻望宮闕俯仰御飛軒據鞍長歎息淚下如流泉繫馬長松下發鞍高岳頭烈烈悲風起泠泠澗水流揮手長相謝哽咽不能下浮雲為我結歸五臣作飛鳥為我旋去家日已遠安知存與亡慷慨窮林中抱膝獨摧藏麋鹿遊我前猨猴戲我側資糧既已盡薇蕨安可食攬轡命徒侶吟嘯絕巖中君子道微矣夫子故一作固有窮惟昔李騫期寄在匈奴庭忠信反獲罪漢武不見明我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長棄置勿重陳重陳令心傷

胡姬年十五

虹梁照曉日淥水泛香蓮如何十五少含笑酒壚前花將面自許人共影相憐回頭堪百萬價重為時年

劉琨本傳

劉琨字越石中山魏昌人漢中山靖王勝之後也祖邁有經國之才為相國參軍散騎常侍父蕃清高沖儉位至光祿大夫琨少得儁朗之目與范陽祖納俱以雄豪著名年二十六為司隸從事時征虜將軍石崇河南金谷澗中有別廬冠絕時輩引致賓客日以賦詩琨預其間文詠頗為當時所許秘書監賈謐參管朝政京師人士無不傾心石崇歐陽建陸機陸雲之徒並以文章降節事謐琨兄弟亦在其間號曰二十四友太尉高密王泰辟為掾頻遷著作郎太學博士尚書郎趙王倫執政以琨為記室督轉從事中郎倫子荂即琨妹壻也故琨父子兄弟並為倫所委任及篡荂為皇太子琨為荂詹事三王之討倫也以琨為冠軍假節與孫秀子會率宿衛兵三萬距成都王穎戰于黃橋琨大敗而還焚河橋以自固及齊王冏輔政以其父兄皆有當世之望故特宥之拜尚書左丞轉司徒左長史冏敗范陽王虓鎮許昌引為司馬及惠帝幸長安東海王越謀迎大駕以琨父蕃為淮北護軍豫州刺史劉喬攻范陽王虓於許昌也琨與汝南太守杜育等率兵救之未至而虓敗琨與虓俱奔河北琨之父母遂為劉喬所執琨乃說冀州刺史溫羨使讓位於虓及虓領冀州遣琨詣幽州乞師於王浚得突騎八百人與虓濟河共破東平王楙於鹿丘南走劉喬始得其父母又斬石越降呂朗因統諸軍奉迎大駕於長安以勳封廣武侯邑二千戶永嘉元年為并州刺史加振威將軍領匈奴中郎將琨在路上表見本集朝廷許之時東贏公騰自晉陽鎮鄴并土飢荒百姓隨騰南下餘戶不滿二萬寇賊縱橫道路斷塞琨募得千餘人轉鬬至晉陽府寺焚燒僵尸蔽地其有存者飢羸無復人色荊棘成林豺狼滿道琨勢除荊棘收葵枯骨遣府朝建市廛寇盜互來掩襲但以城門為戰場百姓負檐以耕廣澤而耨琨撫循勞來甚得物情劉元海時在離石相去三百許里琨密遣離間其部誘虜降者萬餘元海甚懼遷城蒲子而居之在官未幕流人稍復雖犬之音復相接矣琨父蕃自洛赴之人士奔進者多歸於琨琨善於懷撫而短於控御一日之中雖歸者數千去者亦以相繼然素謇質嗜慕色雖智自矯勵而輒復網邊河南徐潤者以音律自通遊於貴勢琨甚愛之署為晉陽令潤恃寵驕恣干預琨政籌威護軍令狐盛性亢直數以此為諫并諫琨除潤琨不納初單于猗卑以救東贏公騰之功琨表其弟猗盧為代郡公與劉帝合衆於中山王浚以琨侵己之地數來擊琨琨不能抗由是聲實稍損徐潤又譖令狐盛於琨曰盛將勸公稱帝矣琨不察便殺之琨母曰汝不能弘經略駕豪傑專欲除勝己以自安當何以得濟如是禍必及我不從盛子泥奔于劉聰具言虛實聰大喜以泥為鄉導屬上黨太守襲醜降于聰雁門烏丸復反琨親率精兵出擊之琨遣子粲及令

狐泥乘虛襲晉陽太原太守高喬以郡降聰琨父母並遇害琨引猗盧并力攻粲大敗之死者十五六琨乘勝追之更不能尅猗盧以為聰未可滅遺琨牛羊車馬而去留其將箕澹段繁等戍晉陽琨志在復讐而屈於力弱泣血尸立撫慰傷痍務居陽邑城以招集亡散懸帝即位拜大將軍都督并州諸軍事加散騎常侍假節琨上疏謝見本集及麴允敗劉曜斬趙丹琨又上表見本集三年帝遣兼大鴻臚趙廙持節拜琨為司空都督并劍幽三州諸軍事琨上表讓司空受都督尅期與猗盧討劉聰冀猗盧父子相圖盧及兄子根皆病死部落四散琨子遵先質於盧衆皆附之及是遵與箕澹等帥廣武三萬人馬牛羊十萬悉來歸琨自是復振率數百騎自平城擊破之屬石勒攻樂平太守韓據請救於琨而琨自以士衆新合欲因其銳以威勒其澹諫曰此雖晉人久在荒裔未習恩信難以法御今內收鮮卑之餘散外抄殘胡之半羊且閉關守險務農息士既服化感義然後用之則功可立也琨不從悉發其衆命澹領步騎二萬為前驅琨自為後繼勒先據險要設伏以擊澹大敗之一軍皆沒并止震駭尋又夾旱琨窮蹙不能復守幽州刺史鮮卑段匹磾數遣信要琨欲與同奬王室琨素是率衆赴之從飛狐入蘭石磾見之甚相崇重與琨結婚約為兄弟是時西都不守元帝稱制江左琨乃令長史溫嶠勸進於是河朔征鎮夷夏一百八十八

連名上表語在元紀今報曰豺狼肆毒薦瘼社稷億兆顒顒延首閤闕是以居于王位以答天下庶以慰復聖王掃蕩讐恥豈可猥當陰極此孤之至誠著於遐邇者也公受奕世之寵極人臣之位忠亢義誠精感天地實賴遠謀共濟艱難南北迴邈同契一致萬里之外心存咫尺公其撫甯華戎致罰醜類勳靜以聞建武元年琨與匹磾期討石勒匹磾推琨為大都督晒血載書徼諸方守俱集襄國琨匹磾進屯固安以俟衆軍匹磾從弟末波納勒厚賄獨不進乃沮其計琨匹磾以勢弱而退是歲元帝轉琨為侍中太尉餘如故并贈名刀琨以牋答見本集匹磾奔其兄喪琨遣世子羣送之而末波率衆要擊匹磾而敗走之羣為末波所得末波厚禮之許以琨為幽州刺史共結盟而襲匹磾密遣使齎羣書諸琨為內應而為匹磾還騎所得時琨別屯故征北府小城不之知也因來見匹磾匹磾以羣書示琨曰意亦不疑公是以白公耳琨曰興公同盟志翼王室仰憑威力庶雪國家之恥若兒書密遠亦終不以一子之故負公忘義也匹磾雅重琨私無害琨志將聽還也其中弟叔軍好學者有智謀為匹磾所信謂匹磾曰吾胡夷耳所以能服晉人者畏吾衆也今我骨肉搆禍是其良圖之日若有奉琨以起吾族盡矣匹磾遂留琨琨之庶長子遵憚誅與琨左長史

楊橋并州治中如綏閉門自守匹磾諭之不得因縱兵攻之琨將龍季猛迫於之食遂斬檣綴而降初琨之去晉陽也慮及危亂而大恥不雪亦知夷狄難以義伏冀輸寫至誠僥倖萬一每見將佐發言慷慨悲其道彭欲率部曲死於賊壘斯謀未果竟為匹磾所拘自知必死神色怡如也為五言詩贈其別駕盧諶見本琨詩託意非常據暢幽憤遠想張陳感鴻門白登之事用以激諶諶素無奇略以常調酧和殊乖琨心重以詩贈之乃謂琨曰前篇帝主大志非人臣所言矣然琨既忠於晉室素有重望被拘經月遠近憤歎匹磾所署代郡太守辟閭嵩與琨所署雁門太守王據後將軍韓據連謀密作攻具欲以襲匹磾而韓據文為匹磾兄妾聞其謀而告之匹磾於是執王據辟閭嵩及其徒黨悉誅之會王敦密使匹磾殺琨匹磾又懼衆反已遂稱有詔收琨和琨聞敦使至謂其子曰處仲使來而不我告是殺我也死生有命但恨讐不雪無以下見二親耳因厲歎不能自勝匹磾遠繫之時年四十八子侄四人俱被害朝廷以匹磾尚磾當為國討石勒不舉琨哀三年琨故從事中郎盧諶崔悅等上表理琨文見盧諶集太子中庶子溫嶠又上疏理之帝乃下詔曰故太尉廣武侯劉琨忠亮開濟乃誠王家不幸遘難志節不遂朕甚悼之德以戎事未加弔祭其下幽州使依舊弔祭贈侍中太尉謚曰愍琨少負志氣有縱橫之才善交勝己而願浮讒與范陽祖逖為友聞逖被用與靳故書見本集在薊陽當為胡騎所圍數重城中窘迫無計琨乃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皆愾然長歎中夜奏胡笳賊又流涕歔欷有懷土之切向曉復吹之賊並棄圍而走子羣嗣

劉越石集卷全終

郭弘農集題辭
神僊傳言郭河東得兵解之道今為水僊伯其然與否吾不敢知亦足見烈士殉義雖死可生亂臣賊子不能殺也景純才學見重明帝埒於溫嶠庾亮余謂其抗節王敦賛成大事匡國之志嶠可庶幾亮安敢班哉雙栢鶴巢越城伍伯絶命之期先知之矣猶然解髮啣刀祈祥幽讖非苟求活欲觀須臾得一當以報國家耳陳述憂亡呼之為福景純亦縱酒色自滅精神孝陵惜死若所恥也負穢讓之忠蹈猶生之禍豈非天乎阮嗣宗厭苦司馬以狂自晦彼亦無可如何不得已而逃為酒人景純則非無術以處敦者也含桓奚不窺稟祖生命不盡日中勤王之師義當先驅其取敦也猶廬江主人家婢爾南岡斷頭遺文殲烈今讀其集直臣諫諍神靈博物無不有也如斯人而不謂之仙乎不可得已
婁東張溥題

百三名家集 郭弘農集 題辭 一 崑崙山房藏版

晉郭弘農集目錄

卷一

賦
南郊賦
巫咸山賦
鹽池賦
流寓賦
又
江賦
登百尺樓賦
井賦
蜜蜂賦
蚍蜉賦

疏
省刑疏
日有黑氣疏
皇孫生請布澤疏
平刑疏
彈任谷疏
禁荻疏

表
辭尚書表

序
山海經序
爾雅序
方言序
設難
客傲
哀策文
晉元帝哀策文

卷二

讚
山海經圖
迷穀
水玉
白狼
鹿蜀
麒
祝荼草旋龜鵸鵌魚
鴸鳥
鵸鵌
長右
患
兕
雕翟如鳥虎蛟
育隧谷
白谿以上南山
太華山
鵸梁赤鷩鳥文莖木鴟鳥
蠭蟲
橐茗
杜衡
磐石
鸚鵡
鷩鳥
蠻蠻
貪稽山
犀
象
鳳
鱯魚顯鳥
臧羊
肥遺蛇
流赭
黃雚草肥遺鳥黃獸
桃枝
蕃容草遽䗪獸櫟鳥
猨如
數斯鳥擊獸鴟鳥
鳧徯鳥朱厭獸
丹木玉膏

百三名家集 郭弘農集 目錄 二 崑崙山房藏版

璿瑜玉　鍾山之子鼓欽鴞
鯪魚　神英招
樠木　崑崙丘
神陵吾　土螻獸欽原鳥
沙棠　鵸鵌沙棠實黃草
神長乘　西王母
積石　白帝少昊
獰　畢方
文貝　天狗
三青鳥　江疑獬狎獸鵸鵌鳥
神祈童　帝江
獙獙獸鵸鵌鳥　當康
白狼　白虎
駮　神魌蠻蠻鼻遺魚
樓木　鳥鼠同穴山

鴛鴦魚　丹木
窮奇獸贏魚軋湖獸　鰼魚以上西山
水馬　儵魚
膩疏獸鵸鵌鳥何羅魚　孟槐
鮨鮨魚　橐駝
耳鼠　幽鵌
窩鳥孟極屈營獸　鴟鳥
諸懷獸白鵸踈斯鳥　磁石
旋牛　長蛇
山貚　寓簡諸懷獸鰼魚肥遺蛇
鱄魚　狍鴞
狒狒馬獨裕　鸞鵸
居暨獸鳧鳥三桑　騶獸
天馬　鵸居
飛鼠　鵸鵸象蛇鮨又魚

酸與　鵸鵌黃鳥
精衛　辣辣羅凡獸大蛇以上北山
鯛鰼魚從從獸蠻鼠　倫䲹
洞洞　堪孱魚軨軨獸
珠蠻魚　狐徐
狸力獸鴛胡鳥　朱獳
嶽嶽蠭蛾獸絜鉤鳥　彼彼
蠭龜　粟胡精精獸鮯鮯魚
獨狙獸魄雚　芑木
䲹魚薄魚　合窳
當康獸鰼魚　蠪以上東山
桃林　鳴石
旋龜人魚修辟　帝臺棋
若華鳥酸草　蓀草
山膏獸黃蜚　三足龜

嘉榮　天福牛傷文獸膢魚
帝休　泰室
楰木　茵草
鵸鵌　鳴蛇化蛇
赤銅　神魚池
神武雚　鵸鵌
荀草　馬腹獸飛魚
神泰逢　薊桐
橘櫾　雚
鮫魚　鵸鵌
椒　神蟲圖計蒙涉蟲
岷山　蔓牛
猼山　狍狼雍和狼獸
蜼　熊穴
跂踵　蛟

神耕父　九鐘
嬰勺　猼
帝臺漿　狙如
帝女桑　梁渠豹即閭猼獸駃騠餘爲
神于兒　神二女
飛蛇 以上中山　自此山來蟲爲蛇蛇琥爲魚
羽民國　神人二八
讙頭國　厭火國
三珠樹　戴國
賈胸文胵反舌國　不死國
鑿齒國　三首國
焦僥國　長臂國
狄山帝堯葬於陽帝嚳葬于陰　視肉
南方祝融 以上海外南經圖　夏后啓
三身國一臂國　奇肱國

形天　女祭女戚
鸞鳥鵷鳥　丈夫國
女丑尸　巫咸
并封　女子國
軒轅國　乘黃
滅蒙鳥大運山雄常樹　龍魚
西方蓐收 以上海外西經圖　無腎國
燭龍　一目國
柔利國　共工臣相柳
深目國　聶耳國
夸父　尋木
跂踵國　歐絲野
無腸國　平丘
駒駼國　北方禺彊 以上海外北經圖
君子國　天吳
九尾狐　豎亥
十日　毛民國
黑齒國雨師妾玄股國勞民國　東方勾芒 以上海外東經圖
梟陽　狌狌
夏后啓臣孟涂　建木
氏人　巴蛇 以上海內南經圖
貳負臣危　流黃酆氏國
大澤方百里　流沙
木禾　開明
文玉玕琪樹　不死樹
甘水聖木　窫窳
服常琅玕樹 以上海內西經圖　吉良
蛇巫山鬼神蜮大搏帝臺大蜂朱蛾
闕非據比尸林戎　騶虞
冰夷　王子夜尸

宵明燭光　列姑射山大蟹陵魚
蓬萊山 以上海內北經圖　鄖州
鼾雁始鳴雷澤神螺蠃臺　豎沙居蘇壤端圜圉國
大江北江南江浙江廬淮湘漢滲溫潕汝涇渭白沅贛泗鄱肆潢洛汾沁濟漯
摩沱漳水 以上海內東經圖　封豕
鼷鼠　弱水
都廣之野　猩猩
若木　翡翠
歎冬　鬼草
蝡蛇　枳首蛇
鰼魚　飛魚
焦僥 以上補遺　釋天地圖
星圖　炎山
筆　龜
蚌　蟬

螢火　茶苣
杜若　芙蓉
麻　珪
尺蠖　蒴
萍　寒旆
螳螂　麟
比肩獸　鼎
金銀　柚
梧桐　燕
馬　貔
鼷鼠　鼷鼠
鼷鼠
記
遷州記
詩
贈溫嶠　遊仙詩十四首
贈潘尼　春
夏　別
題墓詩
附錄
本傳

晉　河東郭　璞　著

明　太倉張　溥　閱

賦

南郊賦

於是時惟青陽、日在方旭、我后將受命靈壇、乃改步而鳴玉、升金軒、撫太僕、揚六轡、齊八騶、列五幡於一元兮、旌日月乎黃屋、繙陵鳥以偵候兮、整豹尾於後屬、武騎仡以清道、被練煥以波燭、闕乃造曠場、庶壇庭、百寮山立、萬乘雲榮、延祝史肆玉牲、登圓丘、揖太清、禮羣望、告皇靈、天潛其氣日朗、其精飛、庶鼓舞於八維兮、豐隆擊節於九冥、祝融穆以肅侍兮、陽侯澹以中停、於是司烜戒爟火烈、具炳、宗皇祖而配祀、增孝思之惟永、郊寢之內、區域之外、雕題卉服、被髮左衽、駿奔在壇、不期而會、峨峨羣辟、蚩蚩黎庶、翹懷聖猷、思我王度、事崇其簡、服尚其素、化無不融、萬物自鼓、振西北之絕維、隆東南之撓柱、廓清紫衢、電掃神宇、風馬桂林、抗旌琳圃、五岳不足以題其勳、九韶不足以贊其舞、饗駭鬼方、聲振丘隴、倒景望風、龍漢企踵、烟若列星之環辰、咸雲騰而海涌、此蓋和氣旁通、玄羅潛總、自然之感、鼓而遂動

江賦

咨五才之並用、實水德之靈長、惟岷山之導江、初發源乎濫觴、聿經始於洛沫、攬萬川乎巴梁、衝巫峽以迅激、蹭江津而起漲、極泓量而海運、狀滔天以淼茫、總括漢泗、兼包淮湘、并吞沅澧、汲引沮漳、源二分於崌崍、流九派乎潯陽、鼓洪濤於赤岸、綸餘波乎柴桑、綢絡羣流、商推涓滸、表神委於江都、混流宗而東會、注五湖以漫潰、灌三江而淪沛、漏汗六州之域、經營夷險之外、所以作限於華夷、壯天地之崄介、呼吸萬里、吐納靈潮、自然往復、或夕或朝、激逸勢以前驅、乃鼓怒而作濤、峨嵽為泉陽之揭、玉壘作東別之標、衡霍磊落以連鎮、巫廬嵬嵓而比嶠、協靈通氣、濟簿相陶、流風蕪雷、騰虹揚霓、出信陽而長邁、淙大壑與沃焦、若乃巴東之峽、夏后疏鑿、絕岸萬丈、壁立嶄嶪、虎牙嵯豎、以屹崒荊門闕竦而槃礴、圓淵九迴、以懸騰、溫流雷响而電激、駭浪暴灑、驚波飛薄、迟瀾增澆、湧滿疊躍、硃巖鼓作、瀹浩漂滑、澆漫瀺灂、漏漬瀑溲、滅瀘溳、龍鱗結絡、碧沙遺漉、而往來巨石碑砢、以前却、潛演之所汨淪、奔溜之所磑錯、厓隰為之渺嵺、幽澗積嶇、礫硌碓、若乃曾潭之府、靈湖之淵、澄澹汪洸、瀇瀁混沌、瀜瀜淪淪、涵漫君鄰、國溝泯瀚、瀾瀕漪流、映揚焆、漠莽渺汪、汗汗洄洄、窅之無象、尋之無邊、氣滔淳以霧杳、時勢律

其如螾、頹胘潭之未凝、象太極之構天、長波決漾、峻湍崔嵬、盤渦轉凌、瀑山頹陽、僕砐砐以岸起、洪瀾沇演而雲迴、沿淪漩澴乍泥乍瀨、如地裂、磊若天開、觸曲屋以縈繞、駭崩浪而相磕、鼓昏窟以瀹淳、乃瀉湧而駕隈、魚則江豚海豨、叔鮪王鰋、鮥鱳鮪、鮫鰩鰼、鯠或鹿觡、象鼻、或虎狀、龍顏、鱗甲雜錯、煥爛錦斑、揚鬐掉尾、噴浪飛唧、排流呼哈、隨波遊延、或爆采以晃淵、或嚇鰓乎巖間、介鯨乘潮以出入、鯊鮅順時而往還、爾其水物怪錯、則有潛鵝魚牛、虎蛟鉤蛇、蜦蠵鱉蝸、鱣鱵鱷鼉、玉珧海月、土肉石華、三棱虾江、黿螺蜿蝸、璟蛄腹蟹、水母目蝦、紫蚖如渠、淇蚶專車、瓊蚌睢睢、以瑩珠石、蛄應節而揚、記蠐螬蠢、森裒以垂、翹玄蠵砨、碟而瑕、礪或泛激於潮波、或混淪乎泥沙、若乃龍鯉一角、奇鶂九頭、有鸓三足、有龜六眸、赮螢肺躍而吐、璣大鮥磬鳴以孕、璆儵蜻、拂翼而擊、殖神蛾蝹蜦以沈遊、騁馬騰波以盪、躁水兕雷咆乎陽侯、淵客築室於巖底、鮫人構館於懸流、鼈布餘櫂、星離沙鏡、青綸競糾、縛組帛眺、紫蒻葵蘧以叢被、綠苔髣髴乎研上、石帆蒙龍以蓋、嶼萍實時出而漂泳、其下則有金礦丹碟、雲精燭銀、瑒瑰、水豐潛瑜、鳴石列於陽渚、浮磬肆乎陰濱、或頫彩輕captured、或捐曜涯鄰、林無不瀺岸、無不滓、其羽族也、則有晨鵠天鷄、鵾鷖鷗鴎、陽烏爰翔、于以玄月、千類萬聲、自相喧聒、躍濯翻疏、風鼓翅翻翮、撣弄灑珠、拊拂瀑泳、集若霞布、散如雲

露、產龍積羽、往來勃碣、橫杞稹薄、於潯溪、楊槤森嶺、而羅峯、桃枝箖箠、實繁有叢、葭蒲雲蔓、以蘭紅、揚觸眡、攫紫茸、蔭潭隩、被長江、繁蔚芳蘺、隱蔓水松、涯灌芊菊、潛薈蔥、龍鮫鮭、踦踞於垠、隱獵獵、瞞乎庭空、迅蜼臨虛、以騁巧、狖玃登危、而雅容、夔拓翹踔、於夕陽、鴛離弄翩乎山東、因岐成浪、觸潤開渠、漱壑生浦、區別作湖、碭之以灉、漯漯之以尾閭、標之以翠鷁、泛之以遊、蔪、擣匪藝之芒穗、梃自然之嘉蔬、鱗被菱荷、攢布水蓀、翹莖濃藥、濯顏散裹、隨風猗蓋、與波潭池、流光潛映、景炎霞火、其旁則有雲夢雷池、彭蠡青草、具區瑤湖、朱滸丹澭、極望數百、沆瀁晶瀁、發有包山洞庭、巴陵地道、潛達雾通、幽岫窈窕、金精玉英、瑱其裏、瑤珠怪石、綷其表、麗蚪繆其址、楨雲冠其嶠、海童之所巡遊、琴高之所靈燔、冰夷倚浪以傲睨、江妃含頻而瞰盼、撫凌波而鳧躍、吸翠霞而天矯、若乃宇宙澄寂、八風不翔、舟子夕是、稍棹、涉人於是、檝櫂、漂飛雲、運艫艫、軸艫相屬、萬里連檣、沂洄沿流、或漁或商、赴交盍、投幽浪、竭南極、窮東荒、爾乃諸雰稷於清旭、覘五兩之動靜、長風颺以增扇、廣莫颺而氣整、徐而不颱、疾而不猛、鼓帆迅越、趣瀨截洞、凌波縱枻、電往雷濞、霧如晨霞、孤征眇若雲翼、絕嶺修忽數百、千里俄頃、飛廉無以睎其蹤、渠黃不能企其景、於是盧人漁子、擸落江山、衣則羽褐、食惟蔬果、潛淵浮澱、為涔為梁、漱羅筌、弭連鋒、瞥雷比船、或揮輪於懸磯、或中瀨

而橫旋忽夕而宵歸詠採菱以叩舷徵自足於一嗢尋風波以窮年爾乃域之以盤螭容之以洞壑疏之以池氾鼓之以潮汐州流之所歸湊雲霧之所蒸波珍怪之所化產傀奇之所窟宅納隱淪之列真挺異人乎精魄播靈潤於千里越岱宗之觸石及其語變億忱符祥非一動應無方感事而出經紀天地錯綜人術妙不可盡之於言事不可窮之於筆若乃岷精垂曜於東井陽侯遯雅乎大波奇相得道而宅神乃協靈爽於湘娥駭黃龍之負舟識伯禹之仰嘆壯荊飛之擒蛟終成氣乎太阿悼要離之圖慶在中流而推戈悲靈均之任石歎漁父之櫂歌想周穆之濟師驅八駿於龜甍感交甫之喪珮懃神使之婺羅煥大塊之流形混萬盡於一科保不虧而永固稟元氣於靈和考川瀆之妙觀實莫著於江河

巫咸山賦有序

蓋巫咸者實以鴻術為帝堯醫生為上公死為貴神葬封斯山而因以名之矣伊巫咸之名山崛孤停而嶸峙體岑峭以隆頹冠崇嶺以峻起配華靈以助鎮致靈潤乎百里爾乃寒泉懸湧浚湍流帶林薄叢籠幽麓隱蔽八風之所歸起旋鳥之所喧會潛瑕石揚蘭茵迴翔鵾集凌鵾鵬翳禽鳥栖陽以晨鳴熊虎蹲險而夕嘷

登百尺樓賦

在青陽之季月登百尺以高觀嘉斯遊之可娛乃老氏之所嘆撫凌檻以逸想乃目極而肆遷情眇然以思遠悵自失而潛慍贍烏臺之隆嵓奇巫咸之孤峙美蘧池之滉汙蒸紫霧而霞起異傅巖之幽人神介山之伯子揖首陽之二老招鬼谷之隱士嗟王室之蠢蠢方構怨而極武良神器之遷浪指經旒以譬玉雄戟列於廊枫戎馬鳴乎講柱寤苕華而嗇恪數飛鳧之過戶步蓋樓以曠眺情慨爾而懷古

鹽池賦

水澗下以作鹹莫斯鹽之最靈儻峻岳以發源池茫爾而海渟嗟玄液之潛洞羌莫知其所生狀委蛇其若漢流漫漫以潸潸吁鑿鑿以鑿鑿色鬱然而雪朗揚亦波之煥爛尤盱盱以晃晃隆陽映而不焦洪泱汰而不長磊崔嵬碓鍔剡森方至潤膏滓雪白凌岡粲如散璽煥若布璋爛然漢明晃爾霞赤望之絳承即之雪積翠塗內映顛液外暴動而愈生損而滋益若乃煎海鑠泉或凍或澌所贍不過一鄉所營不過鍾斛飴戎見珍於西鄰火井擅奇乎巴濮豈若茲池之所產帶神邑之名嶽吸靈澗於河汾總膏液乎澹漻

井賦

蓋作井龍登天鑿后土洞黃泉潛源存臻滴滴涓涓幽溟圓淳深洞深玄爾乃冠玉

檻弩鱗鎧敲轆轤揮勁索飛輕韜之繽紛爭驚而互擲長縲委蛇以曲縈兮瑞甕龍騰而澒激乃回澄以靜映狀冏然而鏡灼挹之不損停之不溢莫窘其源動而愈出信潤下而德施壯邑移以不改獨星陳於丘墟兮越百代而猶在守虛靜以玄澹兮不東流而汪海氣霧集以杳冥兮聲雷駭而瀰濫

流窮賦

戒雞晨而星發至猗氏而方曉觀屋落之廢殘顧但見乎丘稟嗟城池之不固何人物之希少越南山之高嶺修焦丘之微路駭斯徑之峻絕感王陽而增懼詰朝發於解池辰中發乎河北思此縣之舊名益囊日之魏國詠詩人之流歌信風土之儉刻背蓋邑之迴迤何險難之多歷望陝城於南涯存虢氏之疆場實我姓之攸出邈有懷乎乃述陟函谷之高闕壯斯勢之險固過玉成之丘墟想轂洛之合鬬悲玉靈之癘流奇子喬之輕舉遊華巒而永懷乃倦軾以寓目思文公之所營蓋成周之墟域

蜜蜂賦

嗟品物之蠢蠢惟貞蟲之明族有蕤瑣之細蜂亦策名於羽屬近浮遊於園薗遠翔翔乎林谷爰翔爰集逢轉颸迴紛紜雪亂混池雲積景翳燿靈響迅風雷闢乃眩幾之雀下林天井青松冠谷赤蘿繡嶺無花不經無陳不省吮瓊液於懸峰吸瀣滓乎

晨景於是迴舊林葺經營堂窟繁布金房曠構玉室咀嚼華滋釀以為蜜自然靈化莫識其術散似甘露凝如割肪冰鮮玉潤籠滑蘭查百藥須之以諧鉢扁鵲得之而術良爾乃察其所安視其所託恒據中而廣難營翠微而結落徹號明於羽族闇衛固乎管籥誅幾峻於鈇鉞招徵遠乎羽檄集不謀而同類動不安而齊約

又

窮味之美極甜之長百果須以諧和靈娥御以艷顏

蚍蜉賦

惟洪崗之萬舛賦羣形而遍濕物莫微於昆蟲屬莫賤乎螻蟻淫淫奕奕交錯往來行無遺迹驚不動埃迅雷震而不駭激風發而不動虎貴比而不懾龍劍揮而不恐乃吞舟而是制無小大與輕重因無心以致力果有象乎大勇出奇膠於九真流頒液其如血飾人士之喪具在四陽而交結濟齊國之窮師由山東之高垤感崩陽以潛出將知水而封穴伊斯蟲之愚昧乃先識而似哲

疏

諫刑疏

臣聞春秋之義貴元慎始故分至啟閉以觀雲物所以顯天人之統存休咎之徵臣

不揆淺見輒依歲首粗有所占卦得解之既濟按爻論思方涉春木王龍德之時而為發水之氣來見乘加升陽未布隆陰仍積坎為法象刑獄所麗變坎加離厥象不煖以義推之皆為刑獄殷繁理者有壅濫又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太白蝕月月者屬坎羣陰之府所以照察幽情以佐太陽精者也太白金行之星而來犯之天意若曰刑理失中自壞其所以為法者也臣術學庸近不練內事卦理所及敢不盡言又去秋以來沉雨踰年雖無金家涉火之祥然亦是刑獄充滿怨歎之氣所致往建興四年十二月中行丞相今史滈于伯刑於市而血逆流長標伯者小人雖罪在未允何足感動靈變致若斯之惟邪明皇天所以保佑金家子愛陛下慮見災異殷勤無已陛下宜側身思懼以應靈譴皇極之譴事不虛降不然恐將來必有愆陽苦雨之災崩震薄蝕之變狂狡姦宄之妖以益陛下旰食之勞也臣謹尋按舊經尚書有五事供傑之術京房易傳有消復之救所以緣咎而致慶因異而邁政故木不生庭太戊無以隆雉不鳴鼎武丁不為宗夫寅畏者所以招悔此自然之符應不可不察也按解卦繇云君子以赦過宥罪既濟云思患而豫防之臣愚以為宜發哀矜之詔引在予之責蕩除瑕穢贊陽布惠使幽鬱之人應蒼生以悅育否滯之氣隨谷風而紓散此亦寄時事以制用藉閒塞而曲成者也臣竊觀陛下貞明仁

恕體之自然天假其祚卷有區夏啟重光於已昧廓四祖之遐武祥靈表瑞人鬼獻謀應天順時殆不尚此然陛下即位以來中興之化未聞雖朔綜萬機勞逾日昃玄澤未加於羣生聲教未被乎宇宙臣主未甯於上默細未輯於下鴻雁之詠不興康衢之歌不作者何也杖道之情未著而任刑之風先彰經國之畧未震而軌物之速屢遷夫法令不一則人情惑職次數改則覩覩生官方不審則政化作懲勸不明則善惡渾此有國者之所慎也臣竊為陛下惜之夫以區區之曹參猶能遵蓋公之一言倚清靖以鎮俗寄布獄以容非德音不忘流詠于今漢之中宗聰悟獨斷可謂令主然厲意刑名用虧純德老子以禮為忠信之薄況刑又是禮之糟粕者乎夫無為而為之不宰以宰之固陛下之所體者也恥其君不為堯舜者亦豈惟古人是以敢肆狂瞽不隱其懷若臣言可採或所以為塵露之益若不足採所以廣聽納之門願陛下少留神鑒賜察臣言

日有黑氣疏

臣以頑昧近者冒陳所見陛下不遺狂言事蒙御省伏讀聖詔歡懼交戰臣前云升陽未布隆陰仍積坎為法象刑獄所麗變坎加離厥象不煖疑將來必有簿蝕之變也此月四日日出山六七丈精光潛暗而色都赤中有異物大如雞子又有青黑之

氣共相搏擊良久方解按時在歲首純陽之日月在癸亥全陰之位而有此異殆元首供傑之義不顯消復之理不著之所致也計去徵臣所陳未及一月而便有此變益明皇天留情陛下懇懇之至也往年歲末太白蝕月今在歲始日有咎譴曾未數旬大眚再見日月告灾見慢詩人無曰天高其鑒不遠故宋景言善災感退次光武宵亂痺池結冰此明天人之懸符有若形影之相應應之以德則休祥臻酬之以怠則咎徵作陛下宜恭承靈譴敬天之怒施沛然之恩諧玄同之化上所以允塞天意下所以弭息羣謗臣聞人之多幸國之不幸敕不宜數賚如聖旨臣愚以為子產知鑄刑書非政事之善然不得不作者須以救弊故也今之宜赦理亦如之隨時之宜亦聖人所善者此國家大信之要誡非徵臣所得干豫今聖朝明哲思弘謀猷方闡四門以亮采訪興誦於羣小徵臣蒙珥筆朝末而可不竭誠盡規哉

皇孫生請布澤疏

有道之君未嘗不以危自持亂世之主未嘗不以安自居故存而不忘亡者三代之所以興也亡而自以為存者三季之所以廢也是以古之令主開納忠讜以弼其違摽顯功直用攻其失至乃聞一善則拜見規誡則懼何者蓋不私其身處天下以至公也臣竊惟陛下符運至著勳業至大而中興之祚不隆聖敬之風未臻者殆由法

令太明刑教太峻故水至清則無魚政至察則衆乖此自然之勢也臣去春啟事以困圄充斥陰陽不和推之卦理宜因郊祀作赦以蕩滌瑕穢不然將來必有愆陽苦雨之災崩震薄蝕之變狂狡姦宄之妖其後月餘日景薄闕去秋以來諸郡並有暴雨水皆洪漲歲用無平適聞吳興復欲有擾妄者咎徵漸成臣甚惡之頃者以來役賦轉重獄訐日結百姓困擾甘亂者多小人愚險其相扇惑雖勢無所至然不可不慮按洪範傳君道虧則日蝕人憤怨則水涌溢陰氣積則下代上此徵理潛應已著實於事者也假令臣遂不幸謬中必貽陛下側席之憂今皇孫載育天固靈基黔首顒顒實望惠潤又歲涉午位金家所忌宜於此時崇恩布澤則大氣潛消災譴不生矣陛下上籌天意下順物情可因皇孫之慶大赦天下然後明罰勅法以肅理官克厭天心慰塞人事兆庶幸甚禎祥必臻矣臣今所陳鄙而省之或未允聖旨久而尋之終亮臣誠者所啟上合顧陛下勿以臣身廢臣之言臣言無隱而陛下納之適所以顯君明臣直之義耳

平刑疏

臣聞上古象刑而民不犯中古明刑以致刑措故立刑以禁刑立殺以去殺重之以死所以求其生峻之以刑所以輕其死死由於法輕生存乎法重此立防之成標也

然則刑無輕重用之唯平非平法之為難思在斷之為難是以子皐行戮刖者忘痛釋之典刑民無怨色何者積之於誠也按癸酉詔書之旨專為遷城實之畿士濟當時一切之用非為經遠之法亦是中夏全平之時威御足指控制故可得行之矣欲役無賴子弟驅不逞之人聚之於空荒四維之地將以扞固牧圉未見其利也且滇接鯨猾密邇蠢戮退未絶其亡竄之願進無以塞其通逃之門五流三居誠古之犯刑論之於今事實難行且律令以跨三代歷載所遵未易輕改者也是以刑法不專則名爭者蹤政令數變則人志無繫子產患其如此故鑄先正議事之制而立刑書之辟皆所以弼民心而正羣惑者也

彈任谷疏

任谷所為妖異無有因由陛下玄鑒廣覽欲知其情狀引之禁內供給安處臣聞為國以禮正不聞以奇邪所聽惟人故神降之吉陛下簡默居正動遵典刑按周禮奇服怪人不入宮況谷妖詭怪人之甚者而登讌肆之堂寄邇殿省之側塵黷日月織亂天聽臣之私情竊所以不取也陛下若以谷信為神靈所憑者則應敬而遠之夫神聰明正直接以人事若以谷為妖蠱詐妄者則當投畀裔土不宜令棄近紫闥若以谷或是神祇告譴為國作眚者則當克己修禮以弭其妖不宜令谷安然自容肆

其邪變也臣愚以為陰陽陶蒸變化萬端亦是狐狸魍魎憑陵作慝願陛下採臣愚慮特遣谷出臣以人乏忝荷史任敢忘直筆惟義是規

禁菽疏

不宜禁菽地禮云名山大澤不封益欲以民通財共利不獨專之也

辭尚書表

今當以劣弱之質充誓責之官以無用之才管繁劇之任

序

山海經序

世之覽山海經者皆以其閎誕迂誇多奇怪俶儻之言莫不疑焉嘗試論之曰莊生有云人之所知莫若其所不知吾於山海經見之矣夫以宇宙之寥廓羣生之紛紜陰陽之煦蒸萬殊之區分精氣渾淆自相漬薄遊魂靈怪觸象而構流形於山川麗狀於木石者惡可勝言乎然則總其所以來鼓之於一聲成其所以變混之於一象世之所謂異未知其所以異也所謂不異未知其所以不異何者物不自異待我而後異異果在我非物異也故胡人見布而疑賡越人見罽而駭毳夫觀所習見而奇所希聞此人情之常蔽也今略舉可以明之者陽火出於冰水陰鼠生於炎山而

俗之論者莫之或怪及談山海經所載而咸怪之是不怪所可怪而怪所不可怪也不怪所可怪則幾於無怪矣怪所不可怪則未始有可怪也夫能然所不可不可所不可然則理無不然矣案汲郡竹書及穆天子傳穆王西征見西王母執璧帛之好獻錦組之屬穆王享王母于瑤池之上賦詩往來辭義可觀遂襲崑崙之丘遊軒轅之宮眺鍾山之嶺玩帝者之寶勒石王母之山紀跡玄圃之上乃取其嘉木蘂草奇鳥怪獸玉石珍瑰之器金膏燭銀之寶歸而殖養之於中國穆王駕八駿之乘右服盜驪左驂驊耳造父為御蠃戎為右萬里長嶷以周歷四荒名山大川靡不賓濟東升大人之堂西燕王母之廬南轢龜鼉之梁北踰積羽之衝窮歡極娛然後旋歸案史記說穆王得盜驪驊耳驊騮之駟使造父御之以西巡守見西王母樂而忘歸亦與竹書同左傳曰穆王欲肆其心使天下皆有車轍馬跡焉竹書所載則是其事也而譙周之徒足為通識瑰儒而雅不平此驗之史考以著其妄司馬遷敘大宛傳亦云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惡睹所謂崑崙者乎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不亦悲乎若竹書不潛出於千載以作徵於今日者則山海之言其幾乎廢矣若乃東方生曉畢方之名劉子政辨盜械之尸王順訪雨面之客海民獲長臂之衣精驗潛劾純代懸符於戚羣惑者亦可以少寤乎是故聖皇原化以極變象物

以應怪鑒無滯頤曲盡幽情神禹廈戴神禹廈戴蓋此書跨世七代歷載三千雖曾顯於漢而尋亦寖廢其山川名號所在多有舛謬與今不同師訓莫傳遂將湮泯道之所存俗之所喪悲夫余有懼焉故為之創傳疏其壅閡闡其弗無領其玄致標其洞洗庶幾令逸文不墜于世奇言不絶于今夏后之逸羿升於將來八荒之事有聞於後裔不亦可乎夫翻會之翔臣以論垂天之凌跡涔之遊無以知絳虬之騰釣天之庭豈伶人之所躡無航之津豈蓍兕之所涉非天下之至通難與言山海之義矣嗚呼達觀博物之客其鑒之哉

爾雅序

夫爾雅者所以通詁訓之指歸敘詩人之興詠總絶代之離詞辨同實而殊號者也識九流之津涉六藝之鈐鍵學覽者之潭奧摛翰者之華苑也若乃可以博物不惑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者莫近於爾雅爾雅者蓋興於中古隆於漢氏劉氏既辨其業亦顯英儒瞻聞之士洪筆麗藻之客雍不鈌玩翫味為之義訓璞不揆檮昧少而習焉沈研鑽極二九載矣雖註者十餘然猶未詳備並多紛謬有所漏略是以復綴集異聞會稡舊說考方國之語采詁俗之志錯綜參雜博關羣言剖其瑕礫舉其蕭艾事有隱滯援據傍徵之其所易了闕而不論別為音圖用祛未寤輒復擁篲清道企

成廣喝者以將來君子為亦有涉乎此也

方言序

蓋聞方言之作出乎輶軒之使所以巡遊萬國采覽異言車軌之所交人迹之所蹈靡不畢載以為奏籍周秦之季其業廢廢莫有存者暨乎揚生沉淡其志慿載構緝乃就斯文是以三五之篇著而獨鑒之功顯故可不出戶庭而坐照四表不勞嘒咨而物來能名考九服之逸言標六代之絶語類摘詞之指韻明乖違而同致辨章風謠而區分曲通萬殊而不離真洽見之奇書不刊之碩記也余少玩雅訓旁味方言復為之解觸事廣之演其未及摘其謬漏庶以燕石之瑜補琬琰之瑕俾後之瞻涉者可以廣寤多聞爾

設難

客傲

客傲郭生曰玉以兼城為寶士以知名為賢明月不妄映蘭苞豈虛鮮今足下既以掞文秀於叢薈蔭弱根於慶雲陵扶搖而竦翮揮清瀾以濯鱗而譽不徹於九皋價不登乎千金徵岸榮悴之際詡頷龍魚之間進不為諸隱退不為放言無沈寞之韻而希風乎嚴光徒費思於鑽啄摹洞林乎連山尚何名乎夫攀驪龍之髯撫翠禽之

毛者而不得絶霞肆跨天津者未之前聞也郭生粲然而笑曰鵷鵷不可與論雲翼井蛙難與量海鼈雖然將祛子之惑訊以未悟其可乎乃者地維中絶乾光墜采皇運暫回廓祚淮海龍德時乘羣才雲驟鵠若鄧林之會逸翰爛若滄海之納奔濤不煩咨嗟之訪不假蒲昂之招騶九有之奇駿咸總之於一朝豈惟豐沛之英南陽之豪邑吾挺鋒驥騏軒髦杞梓競勸蘭蓀爭翹嚮聲冠於伐木援類繁乎拔茅是以水無浪士嚴無幽人刈蘭不暇費桂不給爰事錯薪乎且夫窟泉之潛不思雲霏熙冰之采不羨旭暉況光曜於埃鵲者亦易願滄浪之深秋陽之映乎登降紛於九五淪湧懸乎龍津蚓蚘以不才陸穉蟒蛇以騰驚暴鱗連域之寶藏於稠裏三秀雖豔糜于麗采香惡乎芬貢惡乎在是以不塵不寘不驪不騏支離其神蕭悴其形形廢則神玉逝麁而名生體全者為犗至獨者不孤傲俗者不得以自得默覺者不足以涉無故不恢心而形遷不外累而智喪無巖穴而寘寂無江湖而放浪玄悟不以應機洞鑒不以昭曠不物物我我不是是非非志意非我意得意非我懷寄羣鶵乎無象域萬殊於一歸不壽殤子不夭彭涓不壯秋毫不小太山蚊虻與天地齊流蜉蝣與大椿齒年然一閤一開兩儀之逕一沖一溢懸象之節淚沍期於寒暑獨蔚要乎春秋青陽之翠秀龍豹之委顥駿狼之長暉玄陸之短景故舉壞為悲欣之府蝴蝶為

物化之器矣夫欣黍黃之吾者不聲蟪蛄之吟豁雲壘之觀者心閡滯寮之歡縱蹈而詠採薇擁壁而歎抱關戰機心以外物不能得意於一弦悟往復於嗟歎安可與言樂天者乎若乃莊周偃蹇於漆園老萊婆娑於林窟嚴平澄漠於廛肆梅貞隱淪乎市卒梁生吟嘯而嫡逕焦先混沌而橘秔阮公昏酣而賣傲翟叟遯形以倏忽吾不戮韻於數賢故寂然玩此員策興智胥

哀策文

晉元帝哀策文

永惟殿宇之廓寂悲奏篇之莫歆感鶯鮐之晏篤哀衰衰之委矜痛聖躬之遐往長淪景於太陰乃作策曰王之不極百六作艱鴻集瓊林鯨躍神淵懷愍失據海覆岳顛蠢蠢六合罔不倒懸靈慶有感見龍在田誰其極哉我后先天大人承運重明繼作撫征淮海駿命鼻廓仁風旁靡神化潛鍊處沖思把居簡行約聖敬日邁玄心逾漠用物與能總攬羣略林無滯才山無遺錯恩靡不懷化靡不被茫茫海域款塞慕義萬里同塵罔罣王綵熙熙遺黎莫知其累括終宇宙混同天地曰功永年曰德慶隆奈何氛厲奄集聖躬大業未恢皇齡未中天惜其景覓頹其崇覺覺小子藐藐孤冲靡天何數靡地何憑恍惚極慕若存若終蔑馬無聞廓焉長窮瞻音靡睎矚顏失

覩窮號曷訴叩心誰告何悲之哀何痛之酷嗚呼我皇達天之威嗚呼哀哉眇然升遐即安玄室煌煌大龍赫赫朱韍終焉永澄曷其有出明訓長絶小子何述望阜增歔臨崩勳懍哀兼陟方痛過遏密靈與安之反真復質永合元漠終始得一

晉郭弘農集卷之二

晉　河東郭璞　著
明　太倉張溥　閱

南山經圖讚

桂

桂生南番拔萃岑嶺廣莫熙茂凌霜津癘氣王百藥森然雲挺
迷穀

爰有奇樹產自招搖厥華流光上映垂霄佩之不惑潛有靈標

狌狌

狌狌似猴走立行伏權木捉力少卒明目輦廣迅足豈食斯肉

水玉

水玉沐浴潛映洞淵赤松是服靈蛻乘煙吐納六氣昇降九天

白猿

白猿肆巧錄基撫弓應睨而號神有先中數如循環其妙無窮

鹿蜀

鹿蜀之獸馬質虎文攫此吟鳴蹏足騰羣佩其皮毛子孫如雲

鰼

魚號曰鰼處不在水厥狀如牛鳥翼蛇尾隨時隱見倚乎生死

類

類之為獸一體兼二近取諸身用不假器窈窕是佩不知妬忌

狪詭

狪詭似羊眼反在背視之則奇推之無怪若欲不恐厥皮可佩

祝餘草旋龜鵸鵌魚

祝餘草食之不饑鳥首蛇尾其名旋龜鵸鵌六足三翅並鬲

濩濩鳥赤鰼

濩聲如何厥形如鳩佩之辨惑出自青丘赤鰼之物魚身人頭

鵸鵌

彗星橫天鯨魚死浪鵸鳴於邑賢士見放厥理至微言之無泥

猾裹

猾裹之獸見則興役膺政而出匪亂不遏天下有逋幽形匿跡

長右蟲

長右四耳厥狀如猴實為水禍見則橫流疫虎其身厥尾如牛

會稽山

禹祖會稽發朝羣臣不虔是討乃戮長人玉匱表夏玄石勒春

患疾

有獸無口其名曰患害氣不入厥體無竅至理之盡出乎自然

犀

犀頭如豬形兼牛質角則併三分身五出鼓鼻生風壯氣溢溢

兕

兕推壯獸似牛青黑力無不傾自焚以革皮充武備角助文德

象

象實魁梧體巨貌詭肉兼十牛目不踰豕望頭如尾動若丘徙

蟇雕

蟇雕似鳥虎蛟

蟇雕有角聲若鳧鶩翟如三手厥狀似鳩魚身蛇尾是謂虎蛟

鳳

鳳皇靈鳥實冠羽羣八象其體五德其文羽翼來儀應我聖君

青隧谷

青隧之谷炎含氛風青陽既謝氣應祝融炎雰是扇以散鬱隆

鱯魚顒鳥

顒鳥栖林鱯魚處淵俱為旱徵災延普天測之無象厥數推玄

白蓉

白蓉翠蘇其汁如飴食之辟穀味有餘滋逍遥忘勞口生盡期

西山經圖讚

羬羊

月氏之羊其類在野厥高六尺尾亦如馬何以審之事見爾雅

太華山

華嶽靈峻削成四方炎有神女是挹玉漿其誰漦之龍駕雲裳

肥遺蛇

肥遺為物興災合契鼓翼陽山以表亢厲桑林既禱倏忽潛逝

鴟梟赤鷩鳥文蓲木鴟鳥

鵁鶄已殃赤鷩辟火文蜮愈聾是則嘉果鴟亦衡災厥形惟厖

流赭

沙則潛流亦有蓮藕于以求鐵趨在其下蚑牛之屬作采于赭

豪彘

鼢鼠之族號曰豪毫毛如揩鉼中有激矢厥體兼資自為北山

黃雚草肥遺鳥蕙獸

浴痕之草厥子赭赤肥遺似鶉其肉已瘦蕙獸長臂為物好擲

棠霍

有似人面一腳孤立性與時反冬出夏蟄帶其羽毛迅雷不入

桃枝

嵇家美竹殿號桃枝叢薄幽蔽從容彈琴以安寢枕以扶危

杜衡

往往聚人杜衡走馬理固須臾體亦有似足駿在感安事御者

菁容草遷蜚獸櫟鳥

有華無實菁容之樹遷蜚類狗皮厥妖蠱黑文赤翁鳥愈隱痔

礬石

稟氣方殊幷錯理微礬石殺鼠蠹食而肥物性雖反齊之一歸

獿如

獿如之獸鹿狀四角馬足人手其尾則白貌兼三彰攀木緣石

鸚鵡

鸚鵡慧鳥青羽赤嗓四指中分行則以當自牝伊龍見蚊生蚘

數斯鳥擊獸鶣鳥

數斯鳥擊獸鶣鳥人脚厥狀似鵁聲獸大眼有鳥名鶣而面四足翔若合飛

鸞鳥

鸞翔女牀鳳出丹穴拊翼相和以應聖哲擊石雍詠韶音其絶

鬼傒朱厭獿

鬼傒鳥朱厭獿

鬼傒朱厭見則有兵類異感同理不虛行推之自然厥數難明

蠻蠻

比翼之鳥似鳧青赤雌云一形氣同謹隅延頸離鳥翻飛合翮

丹木玉膏

丹木煒燁沸沸玉膏黃軒是服遂攀龍髙眇然升遐一下鳥號

瓘瑜玉

鍾山之賓爰有玉華光彩流映氣如虹霓君子是佩象德閑邪

鍾山之子鼓欽鴉

欽鴉及鼓是殺祖江帝乃戮之崑崙之東二子皆化憑翼亦同

鰼魚

見則邑穰厥名曰鰼經營二海憑翼閒賓唯味之奇見數伊庖

神英招

梫江之山英招是主巡遊四海撫翼雲儛實惟帝囿有謂玄圃

梫木

榣惟靈樹爰生若木重根墻篤流光旁燭食之靈化榮名仙錄

崑崙丘

崑崙月精水之靈府惟帝下都西老之宇嶸然中峙號曰天柱

神陸吾

肩吾得一以處崑崙開明是對司帝之門吐納靈氣熊熊魂魂

土螻獸欽原鳥

土螻食人四角似羊欽原類蜂大如篤聚觸物則斃其銳難當

沙棠

安得沙棠制為龍舟汎彼滄海眇然遐遊聊以逍遥伍波去留

鵸鵌沙棠實蕨草

司帝百服其鳥名鵸鵌沙棠之實惟果是珍爰有奇菜厥號曰蕨

神長乘

九德之氣是生長乘人狀豹尾其神則凝妙物自澄世無得稱

西王母

天帝之女蓬髮虎齒穆王執贄賦詩交歡蘭外之事難以具言

積石

積石之中實生重河夏后是導石門湧波珍物斯備比奇崑阿

白帝少昊

少昊之帝號曰金天砥氏之宮亦在此山是司日入其景則圓

獀

章義之山奇怪所宅有獸似豹厥色惟赤五尾一角鳴如擊石

畢方

畢方赤文雜精是炳見則高翔赤翼陽景集乃流災火不炎正

文貝

先民有作龜貝為貨貴以文彩賈以小大爵則易資犯而不過

天狗

乾麻不長天狗不大厥質雖小禳災除害氣之相王在乎食帶

三青鳥

山名三危青鳥所憩往來崑崙王母是隸穆王西征旋軫斯地

江疑獃胡獸鵸鵌鳥

江疑所居風雲是潛獃有獃胡毛如披蓑鵸鵌鳥一頭厥身則兼

神耆童

顓頊之子嗣作大正鯉鮪其鳴聲如鐘磬處于騩山唯靈之盛

帝江

質則混沌神則旁通自然靈照聽不以聰強為之名曰惟帝江

獙獙鵸鵌鳥

獙獙三頭獙獸三尾俱傑不祥消凶辟昧君子服之不逢不題

當扈

鳥飛以翼當扈則翼厥多任少沛然有餘輪運於轂至用在無

白狼

嬌嬌白狼有道則遊應符變質乃衘靈鈔惟德是適出殷見周

白虎

彪彪之虎仁而有猛其質載皓其文載炳應德而擾止我交境

駮

駮惟馬類實畜之英騰髦騾首嘘天雷鳴氣無不凌吞虎辟兵

神螅蠻蠻鼓遺魚

其音如吟一脚人面鼠身鼈頭厥號曰蠻目如馬耳食厥妖變

橐木

橐之為木厥形似槐若能長服披樹排山力則有之壽則宜然

鳥鼠同穴山

鵸鵌二蟲殊類同歸聚不以方或走或飛不然之然難以理推

蠪姪魚

形如覆銚色玉含珠有而不積泄以尾閭閒與道舍可謂奇魚

丹木

炎有丹木生彼淯濱厥實如瓜其味甘酸濁痾辟火用奇桂蘭

窮奇獸蠪魚孰湖獸

窮奇如牛蝟毛自表濛水之蠪匪魚伊鳥孰湖之獸見人則抱

鯥魚

物以感應亦不數動壯士抵劍氣激白虹鯥魚潛淵出則邑慽

北山經圖讚

水馬

馬實龍精爰出水類渥洼之駿是靈是瑞昔在夏后亦有何駟

儵魚

泂和損平莫慘於憂詩詠萱草帶山則儵鼈馬遺伐聊以盤遊

雕疏獸鵸鵌鳥何羅魚

厥火之獸厥名雕疏有鳥自化號曰鵸鵌一頭十身何羅之魚

孟槐

孟槐似貙其豪則赤列象畏獸凶邪是辟氣之相勝莫見其迹

鯩鯩魚

鼓翮一揮十翼翻翻厥鳴如鸛鱗在羽端是謂怪魚食之瘅癘

橐駝

駝惟奇畜肉鞍是被迟驅流次顯功絕地潛識泉源徵乎其智

鼢鼠

蹂實以足排虛以羽翹尾飄飛奇哉鼢鼠厥皮惟良百毒是禦

幽頮

幽頮似猴俾愚作智觸物則笑見人伴睡好用小慧終是嬰繫

窮鳥孟極足營獸

鼠而傳翼厥聲如羊孟極似豹或倚無良見人則呼號曰足營

鴟鳥

毛如雌雉朋翔羣下飛則蘢日集則蔽野肉驗鍼石不勞補寫

諸犍獃白鵺蜼斯鳥

諸犍善吒行則銜尾白鵺蜼斯厥狀如雉見人則跳頭戈如繡

礜石

礜石吸鐵瑇瑁取芥氣有潛感數亦冥會物之相投出乎意外瑇瑁一作琥珀

狼牛

牛充兵機兼之者旋冠于拄鼓為軍之標匪肉致災亦毛之招

長蛇

長蛇百尋厥鬣如飛羣走類靡不吞噬極物之惡盡毒之厲

山獾

山獾之獸見人歡謔厥性善投行如夫激是惟氣精出則風作獾一作唬

窫窳

窫窳諸懷獸鰼魚肥遺蛇

窫窳諸懷是則害人鰼之為狀羊鱗黑文肥遺之蛇一頭兩身

黃魚

陽鳖動日土蛇致實微哉黃魚食則不騖物在所感其用無標

狍鴞

狍鴞貪惏其目在腋食人未盡還自齧割圖形妙鼎是謂不若

狗閒

狗閒駃馬獨狢

有獸如豹厥文惟繡閒善躍峻駃馬一角虎狀馬尾號曰獨狢

鴟鴞

鴟鴞之鳥厥名鴟鴞昏明是互晝隱夜覩物貴應用安事鸞鵲

居暨獸

居暨豚鳴如彙赤毛四翼一目其名曰罴三桑無枝厥樹惟高

驒騱

驒騱四角馬尾有距涉歷歸山騰峻躍岨厥貌惟奇如是旋舞

天馬

龍馮雲遊騰蛇假霧未若天馬自然凌翥有理懸運天機潛御

鵸鵌居

鵸鵌居如鳥青身黃足食之不飢可以辟穀內厥唯珍配彼升木

飛鼠

或以尾翔或以髯凌飛鼠鼓翰翛然皆騰用無常所惟神是憑

鸓鸓象蛇鮨又魚

有鳥焉名曰鸓鸓象蛇似雉自生子孫鮨又魚首厥體如豚

酸與

景山有鳥狀形殊類厥狀如蛇腳二翼四見則邑恐食之不醉

鵸鵌黃鳥

鵸鵌之鳥食之不厭爰有黃鳥其鳴自叫婦人是服媚情易操

精衛

炎帝之女化為精衛沈形東海靈爽西邁乃銜木石以填波害

狪狪

狪狪狀似羊眼在耳後竅生尾上號曰狪九幽都之山大蛇牛吼

東山經圖讚

鰼鰼魚從從獸鼠

魚號鰼鰼如牛虎駮從從之狀似狗六腳鼠如雞見則旱涸

倏蟜

倏蟜蛇狀振翼濯光憑波騰逝出入江湘見則歲旱是維火祥

狪狪

狪狪

蛙則含珠獸胡不可狪狪如豚被褐懷璧難無錄指之自我

堪予

堪予魚蛉蚗獸

堪予蚗蛉蚗獸同占見則洪水天下昏墊豈伊妄降亦應牒讖

珠蟞魚

珠蟞魚

濫水之鮮形如涼肺鼈兼三才以貨貴害厥用既多何以自衛

狍徐

狍徐之獸見人佯眠與災協氣出則無年此豈能為歸之於天

狸力獸鴛胡鳥

狸力鴛胡或飛或伏是惟土祥出興功築長城之役同集秦域

朱獳

朱獳無音見則邑駭通感靡誠維數所在因事而作未始無徵

徽徽蟊蚘獸絜鉤鳥

徽徽如狐有翼不飛九尾虎爪號曰蟊蚘絜鉤似鳧見則民悲

夜夜

治在得賢亡由失人倏忽之來乃致狡實歸之冥應誰見其津

蠵龜

水圓四十潛源溫沸靈龜爰處掉尾養氣莊生是感揮竿傲貴

蛩胡精精獸餘餘魚

蛩胡之狀似麋魚眼精精如牛以尾自辨餘餘所潛厥深無限

獨狙獸麅崔

獨狙狡獸麅崔惡鳥或狼其雎或虎其心安用甲兵擾之以道

芑木

馬維剛驍窴之芑汁不勞孫陽自然閑習厥術無方理有潛執

比魚薄魚

有魚十身麋蕪其臭食之和體氣不下溜薄之躍淵是維災候

合窳

豬身人面號曰合窳厥性貪殘物為不咀至陰之精見則水雨

當康獸鰼魚

當康如豚見則歲穰鰼魚鳥翼飛乃流光以出殊應或災或祥

蜚

蜚則災獸跂踵厲深會所經涉竭水槁林稟氣自然罷此殃淫

中山經圖讚

桃林

桃林之谷實惟窴野武王克商休牛風馬阪越三溼作唫西夏

鳴石

金石同類潛響是擊之雷駭厥聲遠聞苟以數通氣無不遝

旋龜人魚修辟

旋龜人魚修辟似鼈厥鳴如鴟人魚類鯑出于洛伊

帝臺棋

帝臺維靈之貴爰有石棋五彩煥蔚腸禱百神以和天氣

若華烏酸草

若華烏酸草療癃之草厥實如枹烏酸之葉三成黃華可以為毒不畏蛇蛇

葯草

葯草黃華實如菟絲君子是佩人服媚之帝女所化其理難思

山膏獸黃棘

山膏如豚厥性好罵黃棘是食匪子匪化雖無貞操理同不嫁

三足龜

造物維均靡偏靡頗少不為短長不為多貢能三足何異龜鼈

嘉榮

霆維天精動心駭目曷以禦之嘉榮是服所正者神用口腸腹

天螭牛傷鎮氣天螭磔嚢文獸臘魚

牛傷鎮氣天螭磔嚢文獸如蜂枝尾反舌臘魚青班處于逵穴

帝休

帝休之樹厥枝交對蜮本少室曾陰雲霧君子服之匪怒伊懟

泰室

嵩維岳宗華岱恒衡氣通天漢神洞幽明巍然中立衆山之英天漢一作元漢

楠木

爰有嘉樹厥名曰楠薄言采之窈窕是服君子維歡家無反目

茵草

茵草赤莖實如棠莫食之益智忽不自覺殆齊生知功奇於學

鶡鳥

鶡之為鳥同聲相為時類被侵雖死不避毛飾武士兼厲以義

鳴蛇化蛇

鳴化二蛇同類異狀拂鬱俱遊騰波漂浪見則並災或淫或亢

亦銅

昆吾之山名銅所在切玉如泥火災有彩尸子所歎驗之彼宰彼一作汲

神熏池

泰逢虎尾武羅人面熏池之神厥狀不見爰有美玉河林如積

神武羅

有神武羅細腰白齒聲如鳴珮以鑄貫耳司帝密都是宜女子

鴢鳥

鴢鳥似鳧翠羽朱目既麗其形亦奇其肉婦女是食子孫繁育

荀草

荀草赤實厥狀如萱婦人服之練色易顏夏姬是豔厥媚三遷

馬腹獸飛魚

馬腹之物人面似虎飛魚如豚赤文無耳食之辟兵不畏雷敲

神泰逢

神虢泰逢好遊山陽湛足九州出入流光天氣是動孔甲迷惶

葥栢

葥栢白華厥子如丹實肥變氣食之忘寒物隨所深墨子所數

楀樒

厥苞楀樒奇者維甘朱實金鮮葉儕翠藍靈均是蘇以為奚詅

狼

大騩之山爰有萆草青華白實食之無夭雖不增齡可以窮老

鮫魚

魚之別厥厥號曰鮫珠皮毒尾匪鱗匪毛可以錯角兼飾劒刀

鴆鳥

蝮維毒魁鴆鳥是嗽拂翼鳴林草痒木慘悴行隱戮厥罰雖犯

椒

椒之滋植實繁有倫拂顙露霜朱實分辛服之不已洞見通神倫一本作糠

神蟲園計蒙沙蟲

涉蟲三脚蠶園虎爪計蒙龍首獨棄異表升降風雨茫茫渺渺

岷山

岷山之精上絡東井始出一勺終致蔣實作紀南夏天清地靜

夔牛

西南巨牛出自江岷體若垂雲肉盈千鈞雖有逸力難以揮綸

峳山

邛峳峻嶮其坂九折王陽逡巡王尊逞節殷有三仁漢稱二哲

狍狼雞和狼獸

狍狼之出兵不外擊雞和作恐狼乃流疫同惡殊災氣各有適

雌

寓屬之木莫過于雌雨則自懸塞異以尾厥形雖隨列象宇義

熊穴

熊山有穴神人是出興彼石啟象珠應一祥雖先見厥事非吉

跂踵

青耕禦疫跂踵降災物之相反各以氣來見則民洽實為病媒

蛟

匪蛇匪龍鱗彩炳煥騰躍波濟蜿蜒江漢漢武飲羽飛飲疊斷

神耕父

清泠之水在乎山頂耕父是游流光滉景黔首祀禁以弭災眚

九鍾

嶢崩涇竭麟鬬日薄九鍾將鳴凌霜乃落氣之相應觸感而作

嬰勺

支離之山有鳥似鵲白身赤眼厥尾如勺維彼有斗不可以酌

獬

有獸虎爪厥號曰獬好自跳撲鼓甲振奮若食其肉不覺風迅

帝臺漿

帝臺之水飲蹈心病靈府是滌和神養怯食可逍遙濯髮浴沐

狙如

狙如微蟲厥體無害見則興師兩陣交會物之所感禹有小大

帝女桑

爰有洪桑生濱淪潭厥園五丈枝相交參圍容是採帝女所蠶

梁渠豺即閼逢獸鵸鵌

梁渠致兵豺即起災鵸鵌辟火物各有能聞逢之見大風乃來

神于兒

于兒如人蛇頭有兩常遊江淵見于洞庭乍潛乍出神光惚恍

神二女

神之二女爰宅洞庭游化五江惚恍窈冥號曰夫人是維湘靈

飛蛇

騰蛇飛龍因霧而躍雖欲登天雲罷陸莫朴非所任雖以久託

海外南經圖讚

自此山來蟲為蛇蛇號為魚

賤無定貢貴無常珍物不自物自物由人萬事皆然豈伊蛇鱗

羽民國

鳥喙長頸羽生則卯矯翼而翔龍飛不遠人維傑儁何狀之反

神人二八

羽民之東有神司夜二八連臂俱相繩駕蓋隱胄出號時淪化

讙頭國

讙頭鳥喙行則杖羽潛于海濱維食妃秬實維嘉穀所謂靈泰

厭火國

有人獸體厥狀怪譎吐絳炎精火隨氣烈推之無赤理有不熱

三珠樹

三珠所生素水之際翹葉相接美壯若彗灌彩丹波自相霞映

載國

不蠶不絲不稼不穡百獸率儛羣鳥相與是謂載民自然衣食

貫胸交脛支古國

鑠金洪鑪滀成萬品造物無私各任所稟歸於曲成是見兆朕

不死國

有人爰處圜丘之上赤泉駐年神木養命稟此遐齡悠悠無竟

鑿齒國

鑿齒人類實有儵牙猛越九嬰害過長蛇堯乃命羿斃之喪華

三首國

雖云一氣呼吸異通觀則俱見食則皆飽物形自周造化非巧

焦僥國

羣輈斜吹氣有萬殊大人三丈焦僥尺餘混之一歸此亦儔如

長臂國

雙肱三尺體如中人彼曷為者長臂之民修脚是負捕魚海濱

狄山帝堯葬于陽帝嚳葬于陰

聖德廣被物無不懷爰乃徂落封墓表哀異類猶然矧乃華黎

視肉

聚肉有眼而無腸胃與彼馬敦頤相髣髴奇在不盡食人薄味

南方祝融

祝融火神雲駕龍驂氣御朱明正陽是含作配炎帝列位于南

海外西經圖讚

夏后啟

筮御飛龍果儛九代雲融是揮玉璜是佩對揚帝德稟天靈誕

三身國一臂國

品物流行以散混沌增不為多減不為損厥變難原請尋其本

奇肱國

妙哉工巧奇肱之人因風構思制為飛輪淩頹遠軌帝湯是賓

形天

爭神不勝為帝所戮遂厥形天臍口乳目仍憚干戚雖化不服

女祭女戚

彼妹者子誰氏二女曷為水間操魚抶俎厥儷安在離羣逸處

鳧鳥鶴鳥

有鳥青黃號曰鶴鳧與妖會合所集會至類則枭鸛厥狀難媚

丈夫國

淫有偏化陽無產理丈夫之國王孟是始感靈所通桑石無子

女丑尸

十日並燠女丑以斃暴于山阿揮袖自翳彼美誰子逢天之厲

巫咸

羣有十巫巫咸所統經技是揆術藝是綜採藥靈山隨時登降

并封

龍過無頭并封運載物狀相乖如膜分背數得自通尋之愈闕

女子國

簡狄有孕姜嫄有履女子之國浴于黃水乃娠乃字生男則死

軒轅國

軒轅國人承天之祐冬不襲衣夏不扇暑猶氣之和家為彭祖

乘黃

飛黃奇駿乘之難老揣角輕騰忽若龍矯實鑒有德乃集厥皁

滅蒙鳥大運山雄常樹

青質赤尾旋曰滅蒙大運之山百仞三重雄常之樹應德而通

龍魚

龍魚一角似狸處陵俟時而出神聖攸乘飛翥九域乘雲上昇

西方蓐收

蓐收金神白毛虎爪珥蛇執鉞專司無道立號西阿恭行天討

海外北經圖讚

無腎國

萬物相傳非子則稀無腎因心構肉生魂所以能然尊形者存

燭龍

天缺西北龍銜火精氣為寒暑眼作晝明身長千里可謂至神

一目國

蒼四不多此一不少千野冥冥洞見無表形遊遊旅所貴維眇

柔利國

柔利之人曲腳反肘子求之容方此無醜所貴者神形於何有

共工臣相柳

共工之臣號曰相柳纂此奇表蛇身九首恃力禁暴終禽夏后

深目國

深目類胡但口絕縮軒轅道隆款塞歸服穿胸長脚同會異族

聶耳國

聶耳之國海渚是縣雕虎斯使奇物畢見形有相須手不離面

夸父

神哉夸父難以理尋傾沙逐日邂形鄧林觸類而化應無常心

鄧木

盼盼鄧木生于河邊疎枝千里上干雲天垂陰四極下蓋虞淵

跂踵國

厥形雖大斯御則企跳步崔嵬踵不閣地應德而臻款塞歸義

歐絲野

女子紋人體近蠆蚌出珠胎甲吐絲匪蛹化出無方物豈有種

無腸國

無腸之人厥體維泯心實靈府餌則外用得一自全理無不共

平丘

南山之間丘號曰平爰有遺玉駿馬維青視肉甘華奇果所生

駒駼

駒駼野駿產自北域交頸相摩分背翹陸雖有孫陽終不能服

北方禺彊

禺彊水神面色黧黑乘龍踐蛇浚雲附日口一玄寬立于北極

海外東經圖讚

君子國

東方氣仁國有君子董華是食雕虎是使雅好禮讓禮委論理

天吳

朏朏水伯號曰谷神八頭十尾人面虎身龍據兩川威無不震

九尾狐

青丘奇獸九尾之狐有道翔見出則衔書作瑞周文以標靈符

豎亥

禹命豎亥青丘之北東盡太遠西窮邠國步履宇宙以明靈德

十日

十日並出草木焦枯羿乃控弦仰落陽烏可謂洞感天人懸符

毛民國

牢悲海鳥西子駭麋或貴穴傈或尊裳衣物我相傾孰了是非

黑齒國

陽谷之山國號黑齒禹師之妾以蛇掛耳玄股食鼈勞民黑趾

東方句芒

有神人面身鳥素服銜帝之命錫齡奉穆皇天無親行善有福

海內南經圖讚

梟陽

鬾鬾怪獸被髮據竹獲人則笑唇徹其目終亦號咷反為我戮

狌狌

狌狌之狀形下如犬厥性識往為物警捍以酒捨災自始嬰罟

夏后啓臣孟涂

孟涂司巴聽訟是非厥理有曲血乃見衣所請靈斷鳴呼神徽

建木

爰有建木黃葉柯皮如蛇纍葉有素澤絕蔭弱水義人則過

氐人

炎帝之苗實生氏人死則復蘇厥身為鱗雲南是託浮游天津

巴蛇

象實巨獸有蛇吞之越出其胷三年為期厥大何如屈生是疑

海內西經圖讚

貳負臣危

漢擊磐石其中則危劉生是識羣臣莫知可謂博物山海乃奇

流黃酆氏國

城圍三百連河比棟動是慶昏烝氣霧重焉得遊之以遨以縱

大澤方百里

地號積羽厥方百里羣鳥雲集鼓翅雷起穆王旋駿是榮騄耳

流沙

天限內外分以流沙經帶西極顏溏委蛇注于黑水永漏餘波

木禾

崑崙之陽鴻鸞之阿爰有嘉穀號曰木禾匪植匪藝自然靈播

開明

開明天獸稟茲食精虎身人面表此猶形瞪視崑山威懾百靈

文玉玕琪樹

文玉玕琪方以類叢翠葉猗萎丹柯玲瓏玉光爭煥彩艷大龍

不死樹

萬物暫見人生如寄不死之樹壽敵天地請藥西姥烏得如昇

甘水聖木

醴泉膏木養齡盡恬增氣之和祛神之寞何必生知然後為聖

窫窳

窫窳無罪見害貳負帝命羣丞梏栗夾宰遂淪溺淵變為龍首

服常琅玕樹

服常琅玕崑山奇樹丹實珠離綠葉碧布三頭是伺遙望遽顧

海內北經圖讚

吉良

金精朱鬣龍行駿跱拾節鴻驚塵不及起是謂吉黃釋聖脯里

蛇巫山鬼神蜮大羣帝臺大蜂朱蛾

蛇巫之山有人操杯鬼神蜮大主為妖災大蜂朱蛾羣帝之臺

闉非據比尸林戎

人面獸身是謂闉非被髮折頸據比之尸戎三共角林監其肩

驅虞

怪獸五彩尾參於身墻足千里像忽若神是謂驅虞詩歎其仁

氷夷

稟華之精練食石八乘龍隱淪往來海若是謂水仙號曰河伯

王子夜尸

子夜之尸體分成七離不為疏合不為密苟以神御形歸於一

宵明燭光

水有佳人宵明燭光流燿河洲稟此奇祥維嬪二女別處一方

列姑射山大鼈陵魚

列姑之山實栖神人大鼈千里亦有陵魚臧哉溟海含怪藏珍

蓬萊山

蓬萊之山玉碧構林金臺雲館縞哉戲禽實維靈府玉主甘心

海內東經圖讚

郁州

南極之山越處東海不行而至不動而改維神所運物無常在

韓鴈始鳩在海之州雷澤之神鼓腹優游瑯琊嶕巍若雲樓

豎沙居繇墝端璽畎國

豎沙居繇墝端璽畎沙漠之鄉絕地之館或羈于秦或賓于漢

大江北江南江浙江廬淮湘漢濛溫頻浹渭白沅顛湘鬱肆潢洛汾沁濟漯

摩沱漳水

川瀆交錯涘澗流帶通潛潤下經營華外殊出同歸混之東會（交一作清）

補遺

封豕

有物貪婪號曰封豕厲食無厭肆其殘毀羿乃飲羽獻帝效技

鼷鼠

鼷之為鼠食烟棲林載飛載乳乍獸乍禽皮藉孚婦人為大任

弱水

弱出崑山鴻毛是沉壯淪流沙南映火林惟水之奇莫測其深

都廣之野

都廣之野珍怪所聚爰有黑蛟鸞歌鳳舞后稷託終樂哉斯土

猩猩

能言之獸是謂猩猩厥狀似猴號音若嘷自然知往顧測物情

若木

若生之木崑山是濱朱華電照碧葉玉津食之靈知為力為神

翡翠

翠雀麋鳥越在南海羽不供用肉不足宰懷璧其罪貴害以采

歎冬

吹萬不同陽煦陰蒸歎冬之生擢穎堅冰物休所安焉知渙蚿

鬼草

焉得鬼草是樹是藝服之不憂樂天儀世如波滾舟任波流滯

螭蛇

蠢蠢萬生咸以類長惟蛇之君是謂巨蟒小則數尋大或百丈

枳首蛇

夔稱一足蛇則二首少不知無多不覺有雖資天然無異駢拇

鰼魚

鰼之為狀半鳥半魚形如雞鶩食之已疣

飛魚

飛魚如豚赤文無羽服之不雷可以禦兵

焦冥

焦冥極廢靖人喙小四體具足類眉才尔

釋天地圖讚

祭地肆座郊天致煙氣升太一精淪九泉至敬不文明德惟鮮

星圖讚

茫茫地理絫燭天文四靈垂象萬類羣分眇觀六沴咎徵惟君

矢山讚

木舍陽氣精構則燃焚之無盡是生大山理見中微其妙在傳

筆讚

上古結繩易以書契經緯天地錯綜羣務日用不知功益萬世

龜讚

天生神物十朋之龜或游于火或游于蒼雖云類殊象二一歸豐豐致用極數盡幾

蚌讚

萬物變蛻其理無方崔雅之化含珠懷璫與月盈虧協氣晦望

蠃讚

蟲之精絜可貴惟蠃潛蛻棄歲飲露恒鮮萬物皆化人胡不然

螢火讚

熠燿宵行蟲之微么出自腐草燁若散漂物之相照孰知其陶

芣苢讚

車前之草刓名芣苢王會之云其實知李名之相亂在乎疑似

杜若

蘼蕪善草亂之地卑不隕其實自別以芳佞人似智巧言如簧

芙蓉

芙蓉麗草一曰澤芝泛葉雲布映波振熙伯陽是食饗比靈期

麻

草皮之良莫貴於麻用無不給服無不加至物在適求之好退

珪

玉作五瑞辨章有國君子鳴佩亦以表德永觀厥祭時惟文則

尺蠖

貴有可賤賤有可珍嗟茲尺蠖體此屈伸論配龍蛇見歎聖人

蒓

蒓名白精布華玄月仙客薄采何憂華髮

萍

萍之在水猶卉植地靡見其布漠爾鱗被物無常託孰知所寄

卷施

卷施之草拔心不死屈平嘉之諷詠以比取類雖遠興有遠旨

螳螂

螳螂飛蟲揮斧奮臂當轍不迴可踐可避勇士致斃厲之以義

麟

麟惟靈獸與麐同體智在隱蹤仁表不抵孰為來哉宣尼揮涕

比肩獸

蛩與邛虛乍兎乍鼠長短相濟彼我俱舉有若自然同心共膂

鼎

九牧貢金鼎出夏后和味養賢以無化有赫赫三事鑒于瓌瑋

金銀讚

金銀三品揚越作貢五材之珍是謂國用務經軍農爰及雕弄

柚

厥包橘柚精者曰甘實染繁霜萊鮮翠藍屈生嘉數以為美談

梧桐

桐實嘉木鳳凰所棲爰伐琴瑟八音克諧歌以永言噰噰喈喈

燕

燕燕于飛翩翩其羽差池其翼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馬

馬出明精祖自天駟十閒六種各有名類三才五御駑駿異轡

貔

書稱猛士如虎如貔貔貙豹屬亦曰執夷白狐之云自是而非

鼷鼠

有鼠豹彩厥號為鼷漢朝莫知郎中能名實以柬帛雅業遂盛

鼷鼠

小鼠曰鼷實有螫毒乃食郊牛不恭是告厥罰惟明徵乎其覺

鼹鼠

五能之鼠技無所執應氣而化翻飛鴛集詩人歌之無食我粒

詩

贈温嶠

人方有言松竹有林及爾臭味異苔同岑言以忘徨交以淡成同匪伊和惟我與生

嗣神余契我懷予情攜手一豁安知塵寞

遊仙詩十四首

京華游俠窟山林隱遯棲朱門何足榮未若託蓬萊臨源挹清波陵岡掇丹蕤靈谿

可潛盤安事登雲梯漆園有傲吏萊氏有逆妻進則保龍見退為嗣潘郪高蹈風塵外長揖謝夷齊

青溪千餘仞中有一道士雪生淡棟間風出窗戶裏借問此何誰云是鬼谷子翹迹企潁陽臨河思洗耳閶闔西南來潛波渙鱗起靈妃顧我笑粲然啟玉齒寒修時不存要之將誰使

翡翠戲蘭苕容色更相鮮綠蘿結高林蒙籠蓋一山中有寞寂士靜嘯撫清絃放情凌霄外嘯傲挹飛泉赤松林上游駕鴻乘紫煙左挹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借問蜉蝣輩甯知龜鶴年

六龍安可頓運流有代謝時變感人思已秋復顧夏淮海變微禽吾生獨不化雖欲騰丹谿雲螭非我駕愧無魯陽德迴日向三舍臨川哀年邁撫心獨悲吒

逸翮思拂霄迹足羨遠遨清源無增瀾安得運吞舟珪璋雖特達明月難闇投潛顧怨清陽陵茗哀素秋悲來惻丹心零淚緣纓流

雜縣寓魯門風駿將為災吞舟涌海底高浪駕蓬萊神仙排雲出但見金銀臺陵陽挹丹溜容成撣玉杯短娥揚妙音洪崖領其頤升降隨長煙飄颻戲九垓奇齡邁五龍千歲方嬰孩燕昭無靈氣漢武非仙才

晦朔如循環月盈已復虧尊收清西陸朱羲將由白寒露拂陵苕女蘿緑松柏森榮不終朝蜉蝣豈見夕圓丘有奇草鐘山出靈液玉孫列八珍安期錬五石長揖當途人去來山林客

暘谷吐靈曜扶桑森千丈朱霞升東山朝日何晃朗迴風流曲櫺幽室發逸響悠然心永懷眇爾自遐思仰思舉雲翼延首瞻玉掌嘯傲遺世羅縱情任獨往明道雖若昧其中有妙象希賢宜勵德羨魚當結網

採藥遊名山將以救年頹呼吸玉滋液妙氣盈胸懷登仙撫龍駟迅駕乘奔雷鱗裳逐電曜雲蓋隨風迴手頓羲和轡足蹈閶闔開東海猶蹄涔崑崙若蜎堆遐邈冥茫中俯視令人哀

瑰臺冠崑嶺西海濱招搖頌林龍藻映碧樹疏英翹丹泉漂朱沫黑水鼓玄濤奉仙篇餘日今乃見子喬振髮晞翠岳解褐被絳綃總轡臨少廣盤虬舞雲軿永偕帝鄉侶千齡共逍遙

登嶽採五芝涉澗將六莖散髮蕩玄溟終年不華皓

四瀆流如泉五嶽雖若垣尋我青雲友永與時人絕

靜歎亦何念悲此妙齡逝在世無千月命如秋葉落蔕蔓生蓬色閭榮曜常幽翳

縱酒濛汜濱結駕尋木末翹手攀金梯飛步登玉闕左顧擁方目右眷極朱髮

贈酒尼

杞梓生南荊奇才應世出擢穎蓋濮陽鴻聲駭星室遂應四科選朱衣耀玉質

春

青陽暢和氣谷風穆以溫英莖曄林實兒蟲感啟門高臺臨迅流四座列王孫羽蓋停雲陰翠鬱映玉樽

夏

義和驂丹轡朱明赫其猛融風拂晨霄陽精一何炯閒宇靜無娛端坐愁日永

別

君如秋日雲妾似突中煙高下理自殊一乖兩絕天

題墓詩

北阜烈烈巨海混混壘壘三墳唯母與昆

本傳

郭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也父瑗尚書有令史時尚書杜預有所增損璞多駁正之以公方著稱終於建平太守璞好經術博學有高才而訥於言論辭賦為中興之冠

好古文奇字妙於陰陽算歷有郭公者客居河東精於卜筮璞從之受業公以青囊中書九卷與之蘇是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攄吳轜禍通致無方雖京房管輅不能過也璞門人趙載嘗竊青囊書術及讀而為火所焚惠懷之際河東先擾璞筮之投策而嘆曰嗟乎黔黎將涅於異類桑梓其翦為龍荒乎於是潛結姻昵及交遊數十家欲避地東南振將軍趙固會固所乘良馬死固惜之不接賓客璞至門吏不為通璞曰吾能活馬吏驚入白固固趨出曰君能活我馬乎璞曰得健夫二三十人皆持長竿東行三十里有丘林社廟者便以竿打拍當得一物宜急持歸得此馬活矣固如其言果得一物似猴持歸此物見馬死便噓吸其鼻頃之馬起奮迅嘶鳴食如常不復見向物固奇之厚加資給行至廬江太守胡孟康被承相召為軍諮祭酒時江淮清晏孟康安之無心南渡璞為占曰賊康不之信璞將促裝去之愛主人婢無由而得乃取小荳三升繞主人宅散之主人晨見赤衣人數千圍其家就視則滅甚惡之請璞為卦璞曰君家不宜畜此婢可於東南二十里賣之慎勿爭價則此妖可除也主人從之璞陰令人賤買此婢復為符投于井中數千赤衣人皆反縛一一自投于井主人大悅璞搆婢去後數旬而廬江陷璞既過江宣城太守殷祐引為參軍時有物大如水牛灰色卑腳腳類象胸前尾上皆白大力而遲鈍來到城下衆咸異

馬祐使人伏而取之令璞作卦遇遯之蠱其卦曰艮體遯乾其物壯巨山潛之畜匪兇匪虎身與鬼并精見二午法當為禽兩異不許遂殺一創還其本墅按卦名之是為驢鼠卜遯了伏者以戟刺之深尺餘遂去不復見郡細紀上祠請殺之巫云廟神不悅曰此是鄭亭驢山君鼠使詣荊山暫來過我不須觸之其精妙如此祐遷石頭督護璞復隨之時有龜鼠出延陵璞占之曰此郡東當有妖人欲稱制者尋亦自死矣後當有妖樹生然若端而非瑞卒斃之木也儻有此者東南數百里必有作逆者期明年矣無錫縣故有茱萸四株交枝而生若連理者其年盜殺吳興太守袁琰或以問璞璞曰卯戈發而沴金此木不曲直而成災也王導深重之引參己軍事嘗令作卦璞言公有震厄可命駕西出數十里得一柏樹截斷如身長置帶寢處災當可消矣導從其言數日果震柏樹粉碎時元帝初鎮建鄴導令璞筮之遇咸之井璞曰東北郡縣有武名者當出鐸以著受命之符西南郡縣有陽名者并當沸其後晉陵武進縣人於田中得銅鐸五枚歷陽縣中井沸經日乃止及帝為晉王又使璞筮遇豫之睽璞曰會稽當出鐘以告成功上言勳銘應在人家井泥中得之縣解所謂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者也及帝即位太興初會稽剡縣人果於井中得一鐘長七寸二分口徑四寸半上有古文奇書十八字云會稽嶽命餘字時人莫識之璞

曰蓋王者之作必有靈符塞天人之心與神物合幷然後可以言受命矣觀五鐸啟號於晉陵機鎮告成於會稽瑞不失類出皆以方豈不偉哉若夫鐸發其響鐘徵其象鼓以數臻事以實應天人之際不可不察帝甚重之璞著江賦其辭甚偉為世所稱後復作南郊賦帝見而嘉之以為著作佐郎于時陰陽錯繆而刑獄繁興璞上疏優詔報之其後日有黑氣璞復上疏頃之遷尚書郎數言便宜多所匡益明帝之在東宮興溫嶠庾亮並有布衣之好璞亦以才學見重焉於嶠亮論者美之然性輕易不修威儀嗜酒好色時或過度著作郎干寶常誡之曰此非適性之道也璞曰吾所受有本限耳之恒懇不得盡卿乃憂酒色之為患乎璞既好卜筮縉紳多笑之又自以才高位卑乃著客傲永昌元年皇孫生璞疏請崇恩布澤疏奏納焉即大赦改年時暨陽人任谷因耕息於樹下忽有一人著羽衣就泣之既而不知所在谷遂有娠積月將產羽衣人復來以刀穿其陰下出一蛇子便去谷遂成宦者後詣闕上書自云有道術帝留谷于宮中璞復上疏請出之其後元帝崩谷因亡走璞以坎壈去職卜葬地於暨陽去水百步許人以近水為言璞曰當即為陸矣其後沙漲去墓數十里皆為桑田永嘉末敦起璞為記室參軍是時潁川陳述為大將軍掾有美名為敦所重未幾而沒璞哭之哀甚呼曰嗣祖嗣祖焉知非福未幾而敦作難時明帝即位

踰年未改號而褒盛守房璞時休歸帝乃遣使齎手詔問璞會暨陽縣復上言白赤烏見璞乃上疏請改年肆赦文多不載璞嘗為人葬帝微服往觀之因問主人何以葬龍角此法當滅族主人曰郭璞云此葬龍耳不出三年當致天子也帝曰出天子耶答曰能致天子問耳帝甚異之璞素與桓彝友善彝每造之或值璞在婦間便入璞曰卿來他處自可徑前但不可厠上相尋耳必客主有殊彝後因醉詣璞正逢在厠掩而觀之見璞裸身被髮啸咄乃設酏璞見彝撫心大驚曰吾每屬卿勿來反更如是非但禍吾卿亦不免矣天實為之將以誰咎璞終嬰王敦之禍彝亦死蘇峻之難王敦之謀逆也溫嶠庾亮使璞筮之璞對不決嶠亮復合占已之吉凶璞曰大吉嶠等退相謂曰璞對不了是不敢有言或天奪敦魄今吾等與國家共舉大事而璞云大吉是為舉事有姓棠者構璞於敦敦將舉兵又使璞筮璞曰無成敦固疑璞之勸嶠亮又聞卦凶乃問璞曰卿更筮吾壽幾何答曰思向卦明公起事禍必不久若住武昌壽不可測敦大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今日中敦怒收璞詣南崗斬之璞臨出謂行刑者欲何之曰南崗頭璞曰必在雙柏樹下既至果然復云此樹應有大鵲巢衆索之不得璞更令尋覓果於枝間得一大鵲巢窓葉蔽之初璞中興初行經越城閭遇一人呼其姓名因以移櫚遺之其人辭不受璞曰但取後當自知其人遂受

而去至是果此人行刑時年四十九及王敦平追贈弘農太守初庾翼幼時嘗令璞筮公家及身卦成曰建元之末丘山傾長順之和子周零及康帝即位將改元為建元或謂庾冰曰子忘郭生之言邪丘山上名此號不宜用冰撫心歎恨及帝崩何充改元為永和庾翼歎曰天道精微乃當如是長順者永和也吾庸得免乎其年翼卒冰又令筮其後嗣卦成曰卿諸子並當貴盛然有白龍者凶徵至矣若墓碑生金庾氏之大忌也後冰子瓌為廣州刺史妾房內忽有一新生白狗子莫知所由來其妾愛之不令瓌知狗轉長大瓌入見狗眉眼分明又身至長而弱異於常狗瓌甚怪之將出共視在衆人前忽失所在瓌慨然曰殆白龍守庾氏禍至矣又墓碑生金俄而為桓溫所滅終如其言璞之占驗皆此類也璞撰前後筮驗六十餘事名為洞林又鈔京費諸家要最更撰新林十篇卜韻一篇注釋爾雅別為音義圖譜又註三蒼方言穆天子傳山海經及楚辭子虛上林賦數十萬言皆傳於世所作詩賦誄頌亦數萬言子瓌官至臨賀太守

史臣曰景純篤志縕緗洽聞彊記在異書而舉綜瞻往滯而成釋情源秀逸思葉高奇襲文雅於西朝振辭鋒於南夏為中興才學之宗矣夫語怪徵神使成則賤前修貽訓鄙乎茲道景純之探策定數考往知來邁京管於前圖軼梓慶於遐象而官微於世禮薄於時區區然寄客傲以申懷斯亦伎成之累也若乃大塊流形玄天賦命吉凶修短定乎自然雖稽象或通而厭勝難情稟之有在必也無差自可居常待終顧心委運何至卻乃被髮邊邊於幽徼之間哉晚抗忠言無救王敦之逆初智免竟斃山宗之謀悲夫

贊曰景純通秀風振宏材沉研鳥卦洞曉龜枚匪甯國覆生致身災

晉郭弘農集卷二終